中華大典

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哲學典.佛道諸教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415-3166-8

Ⅰ.中… Ⅱ.①中…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②宗教-中國-百科全書 Ⅳ.Z227 B928.2-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41947號

中華大典·哲學典·佛道諸教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環城西路609號 郵政編碼 650034)

發行:雲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環城西路609號 郵政編碼 650034)

排版: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276-1號 郵政編碼 210037)

印刷: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澳門路477號 郵政編碼 200060)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368.75 字數:11 920 000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2 500冊(絕版)

書號:ISBN 978-7-5415-3166-8

定價(全六冊):3 050.00圓

絕版編號: 2474

佛道諸教分典

細目

一

典籍總部

佛教部 …… 三

經錄分部 …… 三

佛教目錄 …… 三

其他目錄 …… 三七

藏經分部 …… 四八

序跋分部 …… 一五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 一五八

《放光般若經》 …… 一六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 一六七

《摩訶般若鈔經》 …… 一七三

《道行般若經》 …… 一七三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四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六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 二〇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二〇九

《大寶積經》 …… 二二三

《無量壽經》 …… 二二五

《法鏡經》 …… 二二六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 二二七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 二二七

《毗耶娑問經》 …… 二二八

《大方等大集經》 …… 二二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 二二九

《般舟三昧經》 …… 二二九

《如來大哀經》 …… 二二九

《自在王菩薩經》 …… 二三〇

《奮迅王問經》 …… 二三〇

《寶星陀羅尼經》 …… 二三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 …… 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 …… 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 二四〇

《漸備一切智德經》 …… 二四三

《十住經》 …… 二四五

《大般涅槃經》 …… 二四六

《普曜經》 …… 二四九

《無量義經》 …… 二四九

《妙法蓮華經》 …… 二五〇

《觀世音經》 …… 二七四

《維摩詰所說經》 …… 二七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九
《合部金光明經》……二八一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二八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深密解脫經》……二八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八三
《大乘入楞伽經》……二九五
《慧印三昧經》……二九六
《藥師如來本願經》……二九七
《觀無量壽佛經》……二九七
《阿彌陀經》……三〇二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三一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三一〇
《了本生死經》……三一〇
《盂蘭盆經》……三一一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三一二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一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三一三
《陀羅尼集經》……三一四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一四
《無量門微密持經》……三一六
《溫室洗浴衆僧經》……三一七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一七
《須真天子經》……三一七
《首楞嚴三昧經》……三一八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三一九
《賢劫經》……三一九
《賢劫三千佛名經》……三二〇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三二〇
《大乘密嚴經》……三二九
《占察善惡業報經》……三二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三三〇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三六六
《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三六九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三七〇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三七一
《造塔功德經》……三七一
《金剛三昧經》……三七一
《八大人覺經》……三七三
《菩薩善戒經》、《菩薩地持經》……三七四
《優波塞戒經》……三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三七五
《菩薩戒本經》……三八一
《菩薩戒羯磨》……三八一
《大智度論》……三八一
《十地經論》……三八二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中論》……三八三
《般若燈論釋》……三八四
《十二門論》……三八五
《百論》……三八六

《大乘莊嚴經論》……三八六
《攝大乘論》……三八七
《業成就論》……三八八
《成唯識論》……三八八
《大乘起信論》……三九七
《觀所緣緣論釋記》……四〇二
《迴諍論》……四〇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四〇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四〇四
《長阿含經》……四〇四
《中阿含經》……四〇五
《增壹阿含經》……四〇五
《人本欲生經》……四〇六
《聖法印經》……四〇六
《治禪病秘要法》……四〇六
《太子瑞應本起經》……四〇六
《四十二章經》……四〇七
《八師經》……四〇九
《正法念處經》……四〇九
《興起行經》……四〇九
《大安般守意經》……四一〇
《陰持入經》……四一一
《八關齋戒經》……四一二
《十誦律》……四一二
《五分律》……四一三
《四分律》……四一三
《四分比丘尼戒本》……四一五
《四分戒本》……四一六
《解脫戒經》……四一六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四一七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一七
《僧羯磨》……四一八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四一八
《五百問事經》……四一九
《鼻奈耶經》……四一九
《善見律毗婆沙》……四二〇
《阿毗曇八犍度論》……四二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四二〇
《阿毗曇毗婆沙論》……四二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四二一
《阿毗曇心論》……四二二
《雜阿毗曇心論》……四二三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四二四
《三法度論》……四二四
《成實論》……四二五
《舍利弗阿毗曇論》……四二六
《出曜經》……四二六
《賢愚經》……四二七
《道地經》……四二七
《修行道地經》……四二八
《僧伽羅刹所集經》……四二八
《百喻經》……四二九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四二九
《四阿含暮抄解》……四二九
《法句經》……四三〇
《釋迦譜》……四三〇

《釋迦氏譜》……四三一
《釋迦方誌》……四三一
《經律異相》……四三二
《諸經要集》……四三二
《大唐西域記》……四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三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四三四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三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三六
《高僧傳》……四三六
《續高僧傳》……四三七
《弘明集》……四三八
《廣弘明集》……四四〇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四三
《比丘尼傳》……四四四
《法苑珠林》……四四五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四四五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四四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四四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四四八
《十地經》……四四八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五〇
《三寶感應要略錄》……四五一
《釋摩訶衍論》……四五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四五二
《佛像量度經》……四五三
《造像量度經》……四五五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四五七
詩文類……四五七
史地類……四六二
語言文字類……四八一
疑僞經類……四八五
雜類……四八六

道教部……四九三

注經分部……四九三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四九三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四九三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九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四九五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四九五
《道德真經次解》……四九五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四九六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五〇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五〇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五〇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五〇四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五〇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五〇六
《太平經》(存目)……五〇八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五〇八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疏集注》……五〇八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五〇八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五〇九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五一〇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五一〇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五一〇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五一一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五一二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二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五一三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五一三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五一五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五一五
趙佶《西昇經注》……五一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五一六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五一六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五一七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五一七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五一七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五一八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五一八
《洞靈真經》（存目）……五一八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五一八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五一八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五一八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五一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五一九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五一九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五二〇
論集分部……五二二
葛洪《抱朴子內篇》……五二二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五二三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五二四
司馬承禎《天隱子》……五二六
司馬承禎《坐忘論》……五二六
司馬承禎《道體論》……五二六
吳筠《玄綱論》……五二七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五二七
孟安排《道教義樞》……五二七
王暉《玄珠錄》（存目）……五二八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五二八
《三論元旨》……五二九
無能子《無能子》……五二九
譚峭《化書》……五二九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五三〇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五三〇
陶埴《陶真人內丹賦》……五三〇
陶埴《還金述》……五三一

強名子注《真氣還元銘》……五三一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五三一
林轅《谷神篇》(存目)……五三二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五三一
張伯端《悟真篇》……五三一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三三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五三五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五三五
白玉蟾《白真人集》……五三五
《金丹賦》……五三七
衡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存目)……五三七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五三七
王喆《重陽全真集》……五三八
王喆《重陽教化集》……五三九
馬鈺《丹陽神光燦》……五三九
譚處端《水雲集》……五四〇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五四一
郝大通《太古集》……五四一
丘處機《磻溪集》……五四三
丘處機《大丹直指》……五四四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五四五
尹志平《葆光集》……五四五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五四六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五四七
陳致虛《金丹大要》……五四八
李道純《中和集》……五四九
余洞真《悟玄篇》……五五〇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五五〇
王吉昌《會真集》……五五〇
汪可孫《雲宮法語》……五五〇
道儒交涉分部……五五一
張宇初《峴泉集》……五五一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五五二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五五三
中國基督教部……五五九
唐元分部……五五九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五五九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五六七
《尊經》……五六七
明清分部……五六八
利瑪竇《天主實義》……五六八
利瑪竇《交友論》……五七一
利瑪竇《逑友篇》……五七二
利瑪竇《二十五言》……五七四
艾儒略《五十言餘》……五七五
利瑪竇《畸人十篇》……五七五
利瑪竇《辨學遺牘》……五七八
龐迪我《七克》……五七九
高一志《空際格致》……五八二
艾儒略《西學凡》……五八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五八四
畢方濟《靈言蠡勺》……五八七
傅汎際《寰有銓》……五八八
傅汎際《名理探》……五八九
湯若望《主制羣徵》……五九一
利類思《不得已辯》……五九一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五九二
李之藻《天學初函》……五九二
徐光啓《辨學章疏》……五九三
楊廷筠《代疑編》……五九三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五九四
朱宗元《拯世略說》……五九五
吳漁山《墨井集》……五九六
吳漁山《三巴集》……五九七
李剛己《教務紀略》……五九七
黃天香《破邪集》……五九九
《闢邪集》……六〇二
楊光先《不得已》……六〇三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六〇三
梁發《勸世良言》……六〇四
丁韙良《天道溯原》……六〇四
中國伊斯蘭教部……六〇五
王岱輿《正教真詮》……六〇五
王岱輿《清真大學》……六〇七
王岱輿《希真正答》……六〇七
馬注《清真指南》……六〇八
劉智《天方性理》……六一〇
馬復初《四典要會》……六一二
馬復初《大化總歸》……六一四
猶太教部……六一六
《重建清真寺記》……六一六
摩尼教部……六一六
《摩尼經》……六一六
《二宗經》……六一九
《老子化胡經》……六一九
《九姓回鶻可汗碑》……六二〇

人物總部

佛教部……六二五
漢魏兩晉分部……六二五
安世高……六二五
支讖……六二六
支謙……六二七
康僧會……六二七
朱士行……六二八
帛法祖……六二九
竺法護……六二九
竺叔蘭……六三〇
尸梨蜜……六三〇
支遁……六三一
道安……六三二
鳩摩羅什……六三八
僧肇……六四三
慧遠……六四九
南北朝分部……六五六
法顯……六五六
智嚴……六五八
曇無讖……六五八
僧叡……六六〇
道融……六六一
竺道生……六六二
慧嚴……六六三

寶雲……六六四
智猛……六六四
慧觀……六六五
法勇……六六六
沮渠京聲……六六六
寶亮……六六七
僧祐……六六七
智藏……六六九
法寵……六七一
法雲……六七一
菩提達磨……六七三
慧皎……六七九
慧思……六七九
法上……六八一
隋唐五代分部……六八二
慧可……六八二
智顗……六八三
僧璨……六八六
彥琮……六八七
吉藏……六九〇
法藏……六九二
灌頂……六九三
法礪……六九四
法順……六九四
道綽……六九五
道信……六九五
法融……六九六
道因……六九八
玄奘……六九九
道宣……七四〇
智儼……七四二
弘忍……七四二
智威……七四六
窺基……七四六
道世……七四八
僧瑗……七四八
會隱……七四九
順璟……七四九
圓測……七四九
懷素……七五〇
元曉……七五〇
普光……七五一
靖邁……七五一
宗哲……七五一
義湘……七五二
神秀……七五二
慧安……七五四
法寶……七五五
嘉尚……七五五
彥悰……七五五
法藏……七五六
恆景……七六四
義淨……七六四
慧能……七六五
玄覺……七八〇
印宗……七八一

慧沼……七八二
佛陀波利……七八二
神楷……七八三
浮丘……七八三
圓暉……七八三
一行……七八四
義忠……七八五
德感……七八五
善無畏……七八六
普寂……七八八
義福……七八八
道氤……七八九
行思……七九〇
金剛智……七九〇
慧苑……七九二
懷讓……七九二
智昇……七九五
玄逸……七九五
神會……七九六
禮宗……七九七
本淨……七九七
法海……七九八
不空……七九九
無住……八〇二
慧忠……八〇三
良賁……八〇五
法詵……八〇六
惟慤……八〇六
湛然……八〇七
惟忠……八〇九
潛真……八〇九
道一……八一〇
希遷……八一六
良秀……八一九
龐蘊……八二〇
道悟……八二〇
智常……八二一
如滿……八二二
慧海……八二二
懷海……八二四
慧琳……八二九
元浩……八三〇
智藏……八三〇
無業……八三一
神清……八三〇
天然……八三二
寶通……八三四
遺則……八三四
普願……八三五
惟儼……八三七
智藏……八三九
宗智……八三九
端甫……八四〇
澄觀……八四一
法常……八四三
宗密……八四四

曇晟……八五一
李翺……八五二
齊安……八五二

二

志遠……八五三
白居易……八五三
希運……八五三
靈祐……八五五
乘恩……八五七
德誠……八五八
宣鑒……八五八
義玄……八六〇
良价……八六四
弘辯……八六七
裴休……八六八
知玄……八六八
善會……八七〇
全𤦺……八七一
慶諸……八七三
存獎……八七四
瓦棺……八七五
希圓……八七五
文邃……八七六
從諗……八七六
僧徹……八八〇
本寂……八八〇
道膺……八八三
玄約……八八五
智禪師……八八五
良遂……八八六
義存……八八六
師備……八八九
彥暉……八九二
大同……八九三
慧寂……八九四
虛受……八九八
可周……八九九
從展……八九九
慧稜……九〇〇
可止……九〇二
令諲……九〇二
貞誨……九〇三
歸嶼……九〇三
道怤……九〇四
貞辯……九〇五
僧照……九〇五
宗季……九〇六
文偃……九〇六
從隱……九一一
恆超……九一一
巨岷……九一二
神晏……九一二
智佺……九一三

文益……九一四
宋元分部……九一六
皓端……九一六
傅章……九一七
繼倫……九一七
德韶……九一七
義楚……九二一
延壽……九二一
晤恩……九三三
義寂……九三三
匡仁……九三五
贊寧……九三六
智圓……九四三
善昭……九四八
知禮……九四九
子璿……九五二
楚圓……九五三
方會……九五五
慧覺……九六三
守芝……九六四
重顯……九六五
義懷……九六七
翠巖……九六八
慧(惠)南……九六九
仁勇……九八二
契嵩……九八三
守端……九八八
王安石……九九〇
淨源……九九一
從悅……九九三
常總……九九四
祖心……九九四
蘇軾……九九五
克文……一〇〇〇
法演……一〇一二
黃庭堅……一〇一四
道寧……一〇一九
文準……一〇一九
悟新……一〇二一
慧懃……一〇二二
清遠……一〇二三
張商英……一〇三四
法雲杲禪師……一〇三五
元靜……一〇三六
克勤……一〇三七
紹隆……一〇四三
智才……一〇四三
景元……一〇四四
士珪……一〇四五
端裕……一〇四六
清了……一〇四六
彌光……一〇四七
正覺……一〇四八
張九成……一〇四九
心道……一〇五〇
道元……一〇五一

法泰……一〇五一
本才……一〇五二
宗杲……一〇五二
曇華……一〇六二
天游……一〇六三
宗顯……一〇六四
知昺……一〇六五
耶律楚材……一〇六五
原妙……一〇七〇
趙孟頫……一〇七四
明本……一〇八一
惟則……一〇八九
明清分部……一〇九五
梵琦……一〇九五
宋濂……一一〇二
朱元璋……一一一八
道衍……一一二三
宗喀巴……一一二四
真可……一一五〇
傳燈……一一六七
李贄……一一七一
袁宏道……一一八一
袾宏……一一八九
德清……一一九九
元來……一二一五
智旭……一二一八
元賢……一二二七
道忞……一二三四
通琇……一二三五
道霈……一二三九
續法……一二四六
胤禎……一二四九
彭際清……一二五九
龔自珍……一二六二
楊文會……一二六四
梁啓超……一二七八
章炳麟……一二八六
道教部……一二九五
魏伯陽……一二九五
葛洪……一二九五
寇謙之……一二九九
顧歡……一三〇四
陶弘景……一三〇六
王遠知……一三〇七
潘師正……一三〇七
司馬承禎……一三〇八
吴筠……一三〇九
李榮(存目)……一三〇九
成玄英(存目)……一三〇九
李筌……一三〇九
張果……一三〇九
白履忠……一三一〇
張伯端……一三一〇
白玉蟾……一三一二
王喆……一三一四
丘處機……一三一四

中國基督教部……一三一五
唐元分部……一三一五
景淨……一三一五
阿羅含……一三一五
明清分部……一三一六
利瑪竇……一三一六
龐迪我……一三一三
高一志……一三一三
陽瑪諾……一三一三
艾儒略……一三一三
畢方濟……一三一六
傅汎濟……一三一六
湯若望……一三一六
利類思……一三一八
衛匡國……一三一九
南懷仁……一三二九
徐光啓……一三三〇
李之藻……一三三六
楊廷筠……一三三七
王徵……一三四〇
吴歷……一三四〇
梁發……一三四一
太平天國分部……一三四三
洪秀全……一三四三
馮雲山……一三四五
楊秀清……一三四五
盧賢拔……一三四六
洪仁玕……一三四七

中國伊斯蘭教部……一三五〇
王岱輿……一三五〇
馬注……一三五一
劉智……一三五四
馬復初……一三五七

流派總部

佛教部……一三六三
般若學分部……一三六三
毗曇學分部……一三七四
成實學分部……一三八〇
涅槃學分部……一三八三
地論學分部……一四〇〇
俱舍學分部……一四〇三
三論宗分部……一四〇九
天台宗分部……一四三六
華嚴宗分部……一五七二
唯識宗分部……一六四五
淨土宗分部……一七〇七
律宗分部……一八一九

三

禪宗分部……一八五一
密教分部……二一〇五
道教部……二一一九
太平道分部……二一二九
五斗米道(正一道)分部……二一三〇

丹鼎派分部……二一三二
上清派分部……二一三二
靈寶派分部……二一三四
茅山派分部……二一三五
全真教(北宗)分部……二一三五
全真教(南宗)分部……二一四九
真大道教分部……二一五一
太一教分部……二一五二
淨明道分部……二一五二
中國基督教部……二一五二
基督教分部……二一五二
景教分部……二一五七
也里可温教分部……二一六二
天主教分部……二一六五
耶穌會……二一七六
耶穌教(新教)分部……二一八〇
廣學會……二一八五
尚賢堂……二一八七
太平天國分部……二一八九
祆教部……二一九八
猶太教部……二二〇一
一賜樂業教分部……二二〇三
挑筋教分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分部……二二〇五
明教分部……二二一〇

範疇總部

佛教部……二二一五
世界觀分部……二二一五
緣起、因緣……二二一五
空無……二二二九
空有……二二三四
色空……二二三九
不真空……二二四五
法性、實相、實際、真際、真如……二二五一
五陰……二二六五
色法……二二七一
四大、六大……二二七六
無常、無我、無相……二二七七
因果……二二七八
生滅……二二八一
法界……二二八五
圓融無礙……二二九〇
理事……二二九四
六相……二二九九
十玄……二三〇一
十如……二三〇六
一多……二三〇八
世界、世間……二三一〇
三界……二三一四
諸天……二三一五
淨土……二三一七
動靜……二三一九

大小……二二二一
三性、三無性……二二二二
法身、化身、應身……二二二六
認識論分部……二二三〇
中觀……二二三〇
二諦……二二三四
於諦、教諦……二二三九二
般若無知……二二四〇三
戲論……二二四一四
悉檀……二二四二三
空假中三觀……二二四四二
一念三千……二二四四七
圓頓止觀……二二四五二
六即……二二四五四
無情有性……二二四五七
阿賴耶識……二二四六三
末那識……二二四七九
種子、現行……二二四八六
見分、相分……二二五一四
熏習……二二五二九
本覺……二二五四二
頓悟……二二五五八
默照……二二五六三
參話頭……二二五六四
四賓主……二二五七一
邏輯名辯論分部……二二五七三
因明……二二五七三
能立……二二五七九
能破……二二五八四
似能立……二二五八五
似能破……二二五九二
現量……二二五九三
比量……二二五九四
似現量……二二五九五
似比量……二二五九五
量果……二二五九六
宗……二二五九六
因……二二六〇一
因三相……二二六〇七
喻……二二六〇八
似同法喻……二二六一二
似異法喻……二二六一四
四不成……二二六一六
六不定……二二六一八
四相違……二二六二三
真唯識量……二二六二七
心性論分部……二二六二九
心……二二六二九
自心……二二六七三
本心……二二六七九
無心……二二六八五
直心……二二六八八
平常心……二二六八九
心王……二二六九〇
一心二門……二二六九一
觀心……二二七〇六

菩提心……二七二三
唯心……二七二六
真心……二七三一
妄心……二七三八
佛性……二七四二
真性……二七七二
五種性……二七七三
自性……二七七八
性……二七八三
無情有性……二七九四
本性……二八〇三
法性……二八〇六
歷史觀分部……二八三七
三世……二八三七
劫……二八三九
生住異滅……二八五八
正法、像法、末法……二八六〇
判教……二八六二
道德修養論分部……二九〇〇
智慧……二九〇〇
發願……二九〇二
發心……二九〇五
三學……二九一一
六度……二九一二
皈依……二九一八
戒……二九一九

四

五戒……二九二七
八戒……二九三一
染……二九三二
慚愧……二九三五
念……二九四二
念佛……二九四三
善惡……二九四四
善根……二九五一
惡根……二九五四
十善……二九五四
十惡……二九五五
報……二九六一
善報……二九六五
罪……二九六六
四恩……二九六七
五事……二九六八
忍……二九七〇
性德……二九七四
布施……二九七六
孝……二九八五
六和敬……二九八八
自覺覺他……二九八九
自利利人……二九九〇
自力他力……二九九七
修……三〇〇二

修德……三〇一三
信……三〇二三
淨……三〇二七
四攝……三〇二七
供養……三〇二九
方便……三〇三〇
止觀……三〇三三
精進……三〇四一
迴向……三〇四二
四無量……三〇四四
慈悲……三〇四九
八正道……三〇五三
自在……三〇五四
福田……三〇五六
人生觀分部……三〇五七
生……三〇五七
老……三〇六三
病……三〇六三
死……三〇六四
苦……三〇六四
無明……三〇七一
欲望……三〇七六
癡……三〇七九
煩惱……三〇八一
業……三〇八五
業力……三〇九三
身業……三〇九四
口業……三〇九五
意業……三〇九六
善業……三〇九八
惡業……三一〇二
我執……三一〇四
法執……三一〇七
輪迴……三一〇九
衆生……三一一五
轉生……三一一九
因果報應……三一二〇
神不滅……三一二五
無我……三一三一
原人論……三一四六
解脫……三一五〇
涅槃……三一六三
心力……三一七一
自由……三一七一
成佛……三一七二
淨土……三一七七
道教部……三一九一
世界觀分部……三一九一
天……三一九一
天命……三二四二
天意……三二六六
天心……三二七〇
天道……三二八一
天理……三三〇八
天數……三三一〇

虛無……三三一〇
先天後天……三三二一
天地生成論……三三二七
人物生成論……三三四〇
天人合一……三三五二
天人感應……三三五五
氣……三三七一
元氣……三四〇七
精氣……三四三五
道……三四三九
一……三五七一
陰陽……三五九五
五行……三六九二
太極……三七三五
玄……三七四三
道氣……三七四六
神氣……三七五〇
沖氣……三七七六
太平氣……三七七七
太和氣……三七八六
精氣神……三七八七
真氣……三八四二
真一之氣……三八四六
先天一氣……三八五二
卦氣……三八五五
幾(機)……三八六二
動靜……三八六七
變化……三八七六
顚倒……三八九五
返本還元……三八九七
認識論分部……三八九八
知……三八九八
誠……三九二八
明……三九二九
驗……三九三二
知行……三九三三
邏輯名辯論分部……三九三六
常變……三九三六
名實……三九四二
有無……三九四五
體用……三九六六
本末……三九六六
一多……三九七〇
言意……三九七二
虛實……三九七二
同異……三九七四

五

心性論分部……三九七五
精……三九七五
神……三九七八
精神……四〇一九
魂魄……四〇二九
鬼神……四〇三七
心……四〇四九

性……四一三〇
心性……四一五四
道性……四一八七
情……四一九三
性情……四一九四
性命……四二〇一
自然……四二三四
人心道心……四二六一
性善……四二六一
天命之性……四二六三
氣質之性……四二六四
歷史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古今……四二六六
政治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君臣……四二六六
王道……四二七三
法……四二七四
無爲……四二七五
太平……四三三八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三四一
德……四三四一
道德……四三六二
仁……四三六六
義……四三七六
仁義……四三七七
禮……四三八七
智……四三九一
信……四三九八
孝……四三九九
中……四四一四
和……四四一四
中和……四四一九
中庸……四四一九
君子小人……四四二〇
聖人……四四二六
修性……四四四八
修心……四四五〇
修身……四四六五
主敬……四四七七
主靜……四四七七
守雌……四四九六
中國基督教部……四四九九
世界觀分部……四四九九
天主論……四四九九
三位一體說……四五二一
宇宙論……四五二二
心性論分部……四五二九
天主性……四五二九
人性……四五三一
靈魂論……四五四五
救贖論……四五六九
邏輯名辯論分部……四五七二
名理……四五七二
歷史觀分部……四五七五
治國論……四五七五

社會論……四五八一
人生觀分部……四五八五
人生論……四五八五
生死論……四五八八
信仰論……四五九四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五九五
德……四五九五
君子……四六〇五
防貪……四六〇八
誡卜……四六〇九
十誡……四六一一
信德……四六一四
愛德……四六一五
哀矜……四六一六
守貞……四六一七
靈修……四六一七
告解……四六一九
聖事……四六二〇
苦行……四六二一
齋戒……四六二三
持齋……四六二五
七克……四六二六
伏傲……四六二八
解貪……四六三九
防淫……四六四五
熄忿……四六五二
塞饕……四六六一
平妬……四六六八
策怠……四六七四
賞罰……四六八四
倫理……四七〇二
交友……四七〇三
中國伊斯蘭教部……四七一四
世界觀分部……四七一四
宇宙論……四七一四
三一說……四七八九
前定論……四七九七
正教論……四八〇〇
認識論分部……四八〇六
認主學……四八〇六
屬性說……四八一三
心性論分部……四八一五
心性理氣說……四八一五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八二一
五常說……四八二一
正人說……四八二六
祆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善惡二元論……四八四三
天神……四八四三
猶太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天道……四八四三
摩尼教部……四八四五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五

二宗三際說……四八四五

六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儒家部……四八四九
魏晉至隋唐分部……四八四九
宋元分部……四八六六
明清分部……五一二〇
佛教部……五一七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五一七一
隋唐五代分部……五二〇三
宋元分部……五三一二
明清分部……五三八七
道教部……五四四五
魏晉至隋唐分部……五四四五
宋元分部……五四八三
明清分部……五五二六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五五八七
摩尼教部……五八〇九
景教部……五八二二

引用書目

儒家部

魏晉至隋唐分部

論說

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玄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刼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眞，能爲非眞。非眞不傷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刼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味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謬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謬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眞？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眞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己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云互，物己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一合，與眞知同異？初答：與眞知異。

驎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眞知。

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恆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己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己他者，入於滯矣；壹有無、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恆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尊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網問：敬披高論，深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爲，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輒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情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驎假知中殊爲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揖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

又《答網琳二法師並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網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上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慚畫於羅、趙，觸類之躓，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愚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志，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悔

新，功在次臣。但次臣不稱功於幽暗，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聚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又《答王衛軍問並書》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暗信聖人耶。若暗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暗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可謂無人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之。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己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暗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恆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敍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何尚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駮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奬者，乃當著令耳。」

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顗，略數十人，靡非

時後。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稟，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並。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寃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沙池塔放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作尼。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暴雨恆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慝。桀、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秖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暗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胖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翠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

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並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范縝《神滅論》【略】見《範疇總部・佛教部・人生觀分部・神不滅》條。

蕭統《令旨解二諦義》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眞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眞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眞而生。正可得言一眞一俗。眞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問。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為中道。眞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何遜《神仙》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裁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景於飛浮，比生靈於棲托。擾擾摩肩，轔轔方駕。空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捨。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壁上眞詞，枕中祕要。彈射鬼神，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夭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鶴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漂以沾服，雲霏微而襲予。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

解珮於江濱，逢弄珠於湘渚。薄遊玄圃，弭節泰華。列神童於羽帳，倚玉女於仙車。澗采芬危實，苑拔芬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嶽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擊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

顏之推《歸心篇》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饗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於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擊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擊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一作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苑一作菅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踴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絡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剔落髮。豈令鑿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道一作遂。誠臣狥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儻佉之國，則有自然秔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

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竟何親也，而爲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陈子昂《續唐故中岳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並序》

尊師業尚冲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眞盛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歎，遙深，踟躕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革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蔑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冥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骨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惟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君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眞蹈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

張說《進佛像表》

臣某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趺，刻題尊號。彼州士女，屢覩佛光。臣懇思聖心，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據。信知功遍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靈，躬履危險。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當思積德而興帝國，系本艱難而成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爲百姓求福也。陛下爲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億，同符祖宗。夫惟興王必藉佐命，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效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言。

李邕《諫鄭普思以方技得幸疏》

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本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於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

高適《繡阿育王像讚 並序》

阿育五繡像，竇氏女奉爲亡妣六夫人蘇氏所建也。嗚呼，有以蓬首摻行，柴立孝思，仰昊天之茫茫，對高堂而泣血。女之孝矣，將感於神明。婦之義矣，可施於王化。故能摩垢明鏡，住持青蓮。永惟宿因獨見諸淨，以爲霜雪風雨之思。胡寧以報親功德莊嚴之深，冀以益吾親矣。乃自方丈之室，沛然廣大之願。綵翠鮮秀，光華可揀。運夫心眼之靈，盡如相好之美。瞻仰圍繞，涕淚是悲。俾像教之勿墜，如佛身之有在。夫莫大者孝也，不泯者善也。惟孝與善可以導達幽冥，則我太夫人宜歸淨土矣。嗚呼，孝之至也，感人無窮。乃爲讚曰，佛不可見兮，法亦難知。惟我莊嚴兮，本乎孝思。儻幽冥兮昭乎景福，彼淨土者可得而歸之。

韓愈《原道》【略】

又《諫迎佛骨表》【略】

又《與大顛師書》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愈白。

又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

望，不宣　愈白

又　愈啓，惠書至辱答問，珍悚無已　所示廣大深遠，非造次可論　《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　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　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　倘能乘閒一訪，幸甚　旦夕馳望　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閒寂，與城郭無異　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　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

又《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　君子與其進可也　令縱，釋氏之秀者　又善爲文　浮遊倘徉，跡接天下　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　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　典而不諛，麗而不淫　其有中古之遺風與　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　浩浩乎不窮，諄諄乎深而有歸　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　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　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　盍賦詩以道其行

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宮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兒二十四日手書　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一數日，實能外形骸，以興自勝，不爲事物侵亂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來往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　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哉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況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　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　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　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　燒除其經，坑殺學士　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亡二三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　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　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　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浸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辱吾兒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　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忤，其聲讒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　必且以我爲狂爲惑　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　夫子，聖人也！　且曰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　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　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

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下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慼慼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王不爲也。豈害於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張籍《與韓愈書》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昧，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也。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笮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須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歿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益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資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業，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又《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者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及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辨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所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又《重與韓退之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耳。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雖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

之日而親諭之者，遲而不入，則會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人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遑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處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不相遠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寖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也。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几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止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恢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皇甫湜《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吾師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讙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又《送孫生序》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骫骳，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除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傾生盡出其說以挈而見余。余既悲而異之，乃約其言。

李翺《去佛齋並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言，徙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惟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潛於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於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己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寒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己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土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曰、法哉、叔氏專以禮爭人　人之襲於禮、夫禮之末者也、猶不可　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紀事

《魏書・釋老志》　大人有作、可牧牛民、帝謂以法、書契斯絕、故靡得而知焉　自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其神言秘策、蘊圖緯之文、籍時率民、垂墳典之迹　秦肆其毒、滅於灰燼；漢採遺籍、復於石山　司馬遷區別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　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　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皇蘭、過焉耆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　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　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　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　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　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　凡爲善惡，必有報應　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　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　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皆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　晉、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　俗人之信慕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　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　婦人道者曰比丘尼　其誡至於五百，皆以二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　心去貪、怒、癡，身除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　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　凡人修行粗爲極　云可以達善報，漸階聖迹　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　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　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盡累，濟物進德　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　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乃成登佛境矣

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　釋迦神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　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　釋迦則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　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　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　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其本起經說之備矣　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　至魏武定六年，凡二千二百二十七年云　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　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　眞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　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　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　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世，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　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墓，建宮宇，謂爲「塔」　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　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　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於天竺，於今猶在　中土來往，並稱見之

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

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蓋能綜覈深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

漢章帝時，楚王英喜爲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桓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爲。魏明帝曾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東，爲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鑿爲濠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竺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謨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昔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遷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琨瑛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銀鉢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纈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

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肜、僧略、道恆、道禛、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肜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遊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於前，爲今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

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廳中，帝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篤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地。道路飢饉，絕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嵩強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爲誦說功報。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十已下者。

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義眞及僚佐皆敬重焉。義眞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曰，世號之曰白腳師。太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齊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其傳，頌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三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

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盡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始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靜，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論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

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

去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敬重之。

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昭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復得顯。

京師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髮。師賢仍爲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遣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鉢並畫像迹。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洒，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異，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璩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駿君臣以爲靈感，改中興爲天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是年，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其歲，高祖誕載。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

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寶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

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畜焉。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永寧寺，設太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爲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於顯祖。是月，又詔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

命中、祕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　又於有山大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　自興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三萬七千二百五十六人　四年春、詔以鷹師爲報德寺　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　爾來三年、王女觀者有千百　於時人皆異之　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　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責隱審　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粗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　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　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令」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　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高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　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　朕每玩《成實論》、可以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爲　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恆侍講論　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　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匹　又設一切僧齋、並命京城七日行道　又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恆摧慟、不能已已　比葬治恒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　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所敬信　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叡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　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修蹤、情深遐遠、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敘拔」

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高祖時、沙門道頵、惠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知重　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　故道教彰於互顯、崇勸各有所宜　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　輒與經律法師輩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　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　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　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爲己私畜　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　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　緣州外　又、出家捨著、本無凶義、不應廢道從俗　其父母三師、遠聞区問、聽哭三日　若在見前、限以七日　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　若有犯者、脫服還民　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啓聞聽造　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　僧尼之法、不得爲俗人所使　若有犯者、還配本屬　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有德行令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先是、於西畏剋山造珉玉丈六像　二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　山林僧尼、跨以給施；民有窮弊、亦即賑之　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　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自今已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　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錄記　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　或有私債、轉施僧曾、爲以丐民、不聽收檢　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　富有之家、不聽輒貸　脫仍冒監、依法治罪」

又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凉州軍目趙苟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　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　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　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　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　悠悠之人、尚爲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　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之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　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　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

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　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　上既崇之、下攝企尚　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　正光三年冬、還京師　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

二年春、齊人請今年常度僧、依限大小、選百人者、州郡於明年二月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如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僚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曾是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僚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役。時法禁寬弛、不能改革也。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三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三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三所、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帝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處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

夫學逐沖妙、非浮識所祖；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爭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陀儉設、足厲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剎、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之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真僞混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謀、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叡聖、防遏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

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禮賺、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覩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爲、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綱暫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

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爲、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指言當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徒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

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綱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令敕。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開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

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

元象元年秋，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屈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恆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並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

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

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末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

《隋書・經籍志》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甚，見數如此。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講疏。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卷，論。十部，七十六卷，講疏。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三部，二百七十九卷，論。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講疏。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衞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淸淨，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敎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敎，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私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誡。釋迦在世敎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

根業各異，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氏〕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士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

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

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法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宋元分部

論說

宋太祖《禁寄褐道士詔》 玄妙之門，清淨爲本，迨於末俗，頗玷眞風。或竊服冠裳，號爲寄褐；或雜居宮觀，曾不捨家。有黷憲章，所宜釐革。應兩京及諸道、州、府士庶稱寄褐者，一切禁斷；其道士無得於宮觀內蓄養妻妾，已有家者，速遣出外居止。仍自今不許私度人，如願入道者，須本師與本觀知事同詣長吏陳牒，請給公據，然後聽習教法，度爲道士。違者捕繫抵罪。

陶穀《王右軍書黃庭經跋》 此換鵝經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誠無唐盛時，是銛鋒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卷末眞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眞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眞書一字耳。

又《右軍書黃庭經續題》 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昔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同上

又《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辯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冊，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晏瑤池，捧王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仙桃。周穆之觀西極也，濯馬潼，飲鵲血，踐亘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畤，幸朝那，立飛廉之館，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瑟，虞舜二妃也，黃姑有星，天河織女也，或楚詞所傳，或巫咸所記，猶能編祀典，配巖祠，簫鼓豆籩，豫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清上眞，佩分景之玉劍，納去瓊之鳳舄。八琅仙璈以節樂，九色辨麟而在馭。嘯詠則海神鼓舞，指顧則嶽靈奔走。輔五帝於金闕，校三官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回中有王母之廟，非不經也。年祀寖遠，棟宇墮壞。壇歆杏朽，蔽荆棘於荒庭；井廢禽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清河公受脤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常。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土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風能偃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鎮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駿奔上都，天子設庭燎以延之，奏肆夏以寵之，臨軒絕席以綏懷，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揖，詔還舊鎮。公既旋所理，來謁靈廟，齊莊有感，肸蠁如答。中命主者，鳩工繕修。蘿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頹簷於廊廡，締構宏材。丹青盡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嗟西土之遙；水闊長川，若訝東溟之淺。容衛既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瑤姬感夢，灑暮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詞，庶盡上眞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時，論恩謬冠於詞臣，敘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鑾之殿，視草無功；強竊朱雀之牋，偷桃知愧。謹爲頌曰：

崑崙之墟，崦嵫之下，戴勝蓬髮，虎豹爲伍。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臺命駕，七夕爲期。雲駢鳳輦，劍佩光輝。倩兮盼兮，穆若仙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美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湄，奠玉斝兮薦金徽。白雲零落歸何處，黃竹惟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涇水之仙祠。

又《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浮圖氏之教，其來久矣。自昔金人入夢，白馬來朝，像法聿興，奇才間出。僧會東下，吳俗從風；羅什西來，秦人被化。圖澄馳名於趙國，惠遠傳法於廬山。自邇已還，厥徒孔熾。宏道者指白蓮而結社，求法者度雪嶺以尋經。至於浮杯飛錫之流，黃眼赤鬚之士，論堪揮麈，講必雨花。示現則吐膾成魚，布施則投身飼虎。戒珠月滿，慧劍霜明，五蘊皆空，諸漏已盡。去聖逾遠，其道日彰，盛事芳蹤，不可備載。清河公，好古博雅君子也，以爲桑門行跡，非在九流，一物不知，未能無恥。乃徧閱茲

傳，至於載言，略彼浮華，撮其機要，分爲二卷，以類相從，予體而異之。嘻，張公之才美，作事可法，傳無盲乎？孔氏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爲四科，升堂者顏、閔而已。達磨、寶誌之輩，亦釋門之領袖，甚有可觀。夫童子救蟻之仁，乃德行乎；祖師傳燈之要，乃政事乎；道安彌天之論，乃言語乎；湯休碧雲之句，乃文學乎。豈其教則有殊，歸其理則無異。稽乎用意，豈徒爲一書哉！起予者商，不敢無述。

徐鉉《重修筠州祈仙觀記》

筠州祈仙觀者，東晉黃眞君上升之地，因爲道館，綿歷代祀，互有增修。國朝保大中，元宗皇帝奉爲昊讓皇，再加營構，金石具刻，此不備書。夫言意假象，故立朝修之所；形器有壞，故資繕完之工。此觀當荆楚之要津，實郵傳之便道，過賓稅駕，遊子輶裝，憧憧往來，罕或虛月，必葺之。後一紀有餘，閈閎垣墉，頹落且半。道士羅自正，總攝眞侶，啓煥玄風，以爲道由人弘，德以勤繼，下飾不美，人其謂何？於是心謀躬行，節用畜力，授其徒之可任者，會其士之好道者，月省歲計，經之營之，即舊謀新，興衰補闕，十有餘歲，其績大成。凡建聖祖殿、黃眞君殿各一區，峙瑤壇，範洪鐘，造橫橋於通津，植茂樹而蔽野。其修舊整壞者，層樓重廊二十餘間。其取材也時，其擇匠也良。程之以壯，督之以固，甑甎瓴甋尚其密，藻繪丹雘尚其麗。帑廩不費，工庸不勞，煥然新宮，峙此靈境。君子是以知其能也。夫神仙之事，史臣不論，豈不以度越常均，非擬議所及故邪？仲尼書曰：食星隕，皆略其微而著其顯，虛學者之致惑也，又況於希夷恍惚之際乎！然而載籍之間，微旨可得，《書》云：「三后在天」，《詩》云：「萬壽無疆」，斯皆輕舉長生之明效也。及周漢而降，則事迹彰灼，耳目不誣，天人交感，民信之矣。於是通儒洪筆，始著於篇。至如許君、黃君，通幽洞冥，窮神極妙。逮爾姻族，與夫家人，乘景上隮，超然絕俗。故墟舊井，眞氣裴回。至其鄉而思其人，仰其道而踐其迹。斯觀之盛，豈徒然哉！鉉頃歲屢從南巡，有事於游帷之觀，二宮相距兩舍而遙，使指有程，瞻望弗及。逮今一紀，無日忘之。會羅君狀其功績，圖其形勝，見託紀述，欣然而書。開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又《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元氣既判，天地乃位。氣之清明靈粹者，鍾乎洞天福地，名山大川之間，眞聖之所居也，景福之所興也。然則游居走望，乃建道館焉，通都大邑，往往而在。豫章之地，寔曰奧區，帶豫章之通川，據西山之雄鎮，鑾映磅礴，神異所栖，高眞十二，震耀方夏，萬靈軌轍，靡迤蟬聯。保大庚戌歲，詔復高安縣爲筠州，析其北鄙爲清江縣。而三清觀自新邑之左，瞰長江之濱，形勝高奇，壇宇嚴淨。聞諸故老，昔大許二君嘗遊茲地，夜觀青氣上屬於天，相與嘆曰：「此非凡地，當爲神仙之宅。」及二君登遐之後，邑人追感前言，共構茅茨，歲時薦獻，衆目爲草堂道院。鬱關紫氣，事往名存；蠶屋草樓，人非郭是。年世彌遠，增修益崇。開成中始詔賜號三清之觀。自時厥後，又踰十紀，運逢治亂，道有汙隆。中興已還，百度咸復，官得其守，人盡其能。道士吳宗元，允迪玄風，克堪道任，以爲朝禮之域，飆欲所臨，不飾不美，衆將安仰？於是日考歲計，庀工飭材，補廢扶傾，無所不至。建三清之殿，造虛皇之臺，設待賓之區，敞飯賢之室，範華鍾之鏗訇，構層樓之苕亭，回廊複道，重深奧秘。於是飾儀衛，備器用，肅然必洽，煥焉可觀。夫其誠至者，其禮修；其守固者，其事舉。道不遠矣，人焉廋哉！宗元又以雲境昭回，祥符睟蠁，思刻貞石，以貽後人，不遠千里，見訪論譔。嘉尚其志，故爲直書。時甲戌開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又《復三茅禁山記》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薦享之殷，修奉之嚴，樵牧之禁，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宮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荒蕪。若乃眞靈翔集，玄貺時蠁，興復之迹，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脈，偃息宋陽，永懷舊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彩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會，凡縞紵之贈，貲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志。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於萌隸者盡購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藝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梁必通，榛穢必翦，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姜巴古陌，秦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寶之歲矣。先是，紫陽之石，有靈寶院焉，眞臺故基，鞠爲茂草。先生殫罄資用，克構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屆。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隗致襄城之駕，庚桑化岷嶇之人，是知道心惟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規同志，是攝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績用不愆，斯實攸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悉書夫屋之數，疆畔所經，請命於京師，申禁於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乃神清氣靈，骨籙標映，受之於天也；心

虛器沖，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眞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參相合。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欽駕不留，冥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託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又《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　夫清淨玄默，道之基也，宮館壇墠，道之階也。生知者因基以成構，勤行者升階而覩奧。故君子德業玄挺，仁慈積中，必廣馴致之方，乃形兼愛之迹。爲科誡以檢其情性，爲象設以致其誠明。情性平則和氣來，誠明通則靈符集。由是登正眞之境，入希夷之域，曠矣無際，藹然大和。斯實興化致理之方，還淳反樸之本，豈與夫延方士，尚祕祝，求長生以自奉者同年而語哉？宣州開元觀，遠擬清虛，獨標形勝。敬峯崇峻鎭其後，句谿澄澈經其陽。鍾一方淳粹之精，結三素氤氳之氣。當泰陵之尊道，揭聖曆於華題，藹爾殊庭，居爲福地。及運纏百六，數偶三災，雖棟宇不渝，而制度多闕。靈蹤必復，有待而興。主上嗣位之七年，皇室再造之一紀，今儲后徇臧，札之操，讓德承華；體間平之賢，總戎藩服。首台司而握師律，鎭京口而領宣城。其爲政也，質以先正，諮於耆老，義以果斷，仁以發生，民力不偷，闕政咸舉。而斯觀路門久廢，遺址將無，非所以敬教尊祖，會昌建福者也。乃命執事，即從經度，民多暇日，府有羨財，勤而不勞，成而勿亟。巨棟凌空，層簷翼舒，六扉洞開，方軌並入。重廊助其迴合，秘殿表其深嚴。十絕之幡，拂文楣而絢彩；九龍之驂，軋金鋪而振響。瞻之者有凌雲之氣，經之者疑駕欻之游。信足以勵下士之進修，福蒼生於仁壽。既而功宣納麗，望集撫軍，大壯之制斯成，重離之位亦正，貞符允塞，盛德宜書。道士孫洞虛，素業淳深，至誠敦慤，發揚眞迹，啓迪嘉猷。永爲不朽之功，願紀它山之石。宮臣執筆，以謹歲時。戊午秋九月庚申記。

又《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　夫金闕琳房，不可階而升也，惟至誠能通之；靈符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於時，宣力於國，敷惠於民，貽範於家，此人之極致，自天所祐也。又況考集靈之地，崇列眞之宇，薦納約之信，勵勤行之誠。然則希夷眇邈，超言象之表矣。有若故司空相國馮翊懿公，承世功之緒，襲重侯之業，地親於副馬，美繼於緇衣，便蕃臺閣，夷險一心。中立不倚，金石貫其心；唯力是視，風霜盡其節。故四綜會府，再踐中樞，三殿方鎭，一平邦土，愼終如始，沒有遺忠。激楚之樂雖窮，通德之門不改。嗣子太僕少卿俊等，祗奉慈訓，不敢失墜。以爲公之純誠沖氣，本道家者流，而仁政令典，近浹於三茅之境，高齋甲第，夙隣乎玄元之宮。故棲神植福，必先於是爾。其治城峻址，西州舊署，忠貞公之遺隴，郭文舉之故臺，九原可作，勝氣如在。乃相形勢，補廢闕，建司命眞君之殿於宮之艮維。披眞蘊以立程，集國工而考藝，瞻星揆日，不勞而成。崇高壯麗，重深藻繪，煥如也；凝旒端簡，負斧仍几，穆如也。珠旛絳節，紛披乎左右；空歌洞章，蕭寥乎晨暮。眞聖以之而臨御，純嘏以之而蕃錫。賢人有後，孝子奉先，無以加於此矣。鉉始以事分通舊，從子弟之游；終以禁掖具員，陪僚屬之末。及公之啓手足也，復忝國士之許，辱寄託之任。知己之厚，何日而忘。短篇叙事，蓋感遇之萬一也。

又《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　昔者老君伯陽，憫大道之既隱，傷周室之既微，以爲清淨無爲，道之本也，非建言不能盡其意；安上治民，道之用也，非設教不能永其成。乃著書於函關，以明清心之要，授禮於仲尼，以開垂世之統。繇是教義之被於民，如造化之漸於物，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出入戰國，經歷薄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於今受其賜，則二聖人是賴焉。故並享明祀，格於宇縣，雖百世不能易也。邢州紫極宮者，唐開元中所立，老君像則琢玉石以爲之。眞靈所憑，功用殊絕，睟容奇表，儼然若存，瞻仰之徒，莫不增肅。三寶剝亂，郡國崩離，三晉之郊，戎馬孔棘。崇堂隳落，乃移像於北極殿之西偏，數十年間，不絕如線。皇宋膺運，百度惟貞，道風載陽，眞侶咸萃。女道士陳體元，江左右族，夙挺玄符，不從象服之華，自結鳳羅之誓，勤行匪懈，眞氣日滋。乙亥歲，伯氏從宦，將之俱至，嶇嵐知化，汗漫與期，郡守賢之，授以宮任。亦既涖止，慨然永懷，嗟崇構之傾頹，歎尊位之蹂雜，程工度費，即舊謀新。知州事段公思恭，仙派分源，諫垣舊德，嘉其偉志，助以俸金，郡僚而下，歡然風靡。即宮之西序，建老君殿三間，材用必良，工藝必精，廣袤中規，奢儉合度。旭景昇而丹彩煥，清風襲而爽氣生，肅然仙都，復覩靈境。粵某年月奉玉像而處焉，霓衣致虔，羽蓋成列，几筵嚴肅，香燭苾芬，鐘磬咸和，煙雲改色。非至誠感召，孰能臻此者乎？練師之家，奕葉從公，清白垂訓。仲兄前鹿邑令省躬，秉直忤俗，退而居貞；季兄邢州書記長參，學古入官，和以接物。積善之家，宜生仙才。鉉知二君歲久，故美其事而紀於石。某年十二月二日記。

又《洪州始豐山興玄觀記》 聖人之言，道無不在。若乃域中歸其大，萬物恃之生，鴻化玄造，無德而稱已。至於顯神道之教，挺方外之朝，反之於身，以固其本，清心鍊氣，保精嗇神。飡霞茹芝，修用者殊規；御風乘景，游集者無方。蓋眞階仙品之有差，故洞天福地而區列，奇篇所紀，靈境可尋。豫章始豐山者，案圖牒，第三十七之福地也。爾其穹窿蹇產，干霄蔽日，凌空瞰野之勢；嶔崟窈窕，蒸雲泄雨，儲神宅怪之奇。陰林修幹，材用之所生也周；飛湍激流，利澤之所及者遠。紫煙白霧，隱映而紛霏；靈風爽氣，蕭寥而披靡。醮享之數，歷代相因。爰有興玄之觀，是爲薦誠之地。土德云季，三災迭興，市朝貿遷，堂構隳頓，幾歎遼城之鶴，常棲楚幕之烏。若夫眞氣所憑，神靈攸相，物無終否，道不遠人。道士鼎紫庭，襲玉笥之地英，追九仙之夙契，以勤行爲志業，以訪古爲師資。歲在玄枵，來游此觀，顧瞻祠宇，慷慨傷懷，徒倡敦請，遂膺其任。積行所應，至誠易通，游居之人，莫不信奉。以爲興作者古人之所愼，因循者前哲之所宗，足備制度，何必侈大？於是補其闕而葺其壞，窒其隙而扶其傾。集瓴甋塼埴之工，加杇鏝丹雘之飾。瑣窗鏤檻，朱戶金鋪，深沈靡迤，虛明藻麗。百年舊制，一旦維新，日就厥功，十稔而已。已不病於費，人不知其勞，用此修眞，眞其焉往？又以方志漏略，碑頌堙沉，使夫來者，何所宗仰？謂余爲好道者，故求我以文，是用直書，以觀成績。淳化元年夏六月記。

又《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 開元中，尊崇至道，伸嚴祀典，詔置九天使者廟於匡廬之山，眞靈咸秩，率由科敎，應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公，遣道士沈太虛設醮於廟。太虛醮罷，恍然若夢，見圖像一人前揖太虛，曰：「我張懷武也，嘗爲軍將，有微功及物，帝命爲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某後至，話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歲，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率其屬奔焉。既卽路，兩軍稍不相見，進至武昌，釁隙大搆，剋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哉！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戰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搆難矣。』遂自剄。於是士衆皆慟哭，乃與和親，比及豫章，無逃亡者。」許某但懷其舊恩，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好道者也，嘗以此語人。鉉始在膠庠，預聞斯論。辛酉歲扈從南幸，獲謁祠宮，道士童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之，以刊貞石。嗚呼！古之君子，體至公，綜萬殊，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旣濟焉，何必享利！故有歸全以爲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非淸貞之氣，不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寧其神。昭報動乎上，肸蠁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咨爾百代，高山仰之。於是歲次癸酉上元日記。

又《茅山紫陽觀碑銘》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爲器。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鰲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遭罹異塗，步驟一致，莫不契協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眞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蘿圖啓後，游神象外，脫屣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閬宮淸廟，式嚴觀德之場；玉洞金壇，別啓下都之所。由是靈符總集，眞籙歧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髣髴；七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徼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旣作，雲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今上敬爲烈祖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爾乃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錄，懸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眞科流衍，治化宏開於赤縣，符圖廣秘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羣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煙霞韜映；右帶陽谷，川原隱轔。伏龍靡迤，鎭以雷平之嶺；鬱岡迴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眞人叩舷之池，不遷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洌寒泉。白露紫煙，照映其上；飈輪鶴馭，往來其間。高眞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先生以玄德應世，肇開宋陽之館；以玉書演秘，爰立昭眞之臺。堂靖疏基，玄州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綴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靖先王以冲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惟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惟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倚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軿羽蓋，往往降靈，皆著於金石，播

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汙隆，與皇圖而升降。赤明末啓，猶多聞百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有天中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旅弓，允至公於四海。由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掛羣后，輯瑞玉而觀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奔馭朽，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唯以蒼生是念。知無爲之無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消兵，守好戰必危之誡；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効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高帝籙，貞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今上承績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庇民，不矜功而尚智；靜惟修政，恒務嗇而勸分。聞善若驚，每賞秋毫之細；容光必照，寧遺行葦之微。化洽風隨，時和俗厚。常以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至敬。緬慕年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濯龍興感，載詠蒸生民之頌，思弘十亂之功。乃眷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倕之工。執藝駿奇，飭材庸至。果園之奈，供其礱斲；北邙之土，給其圬墁。乃新秘殿，秘殿孔碩，黯其濕雲，屹其穹窿。璇題互照以晶熒，珠綱交疏而窈窕。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栖軒，忽陰闔而陽開，乍霞駁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凝馭氣以迴隨，眇陵雲而遐觀。乃立高門，高門有閎，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煥照。龍章鳳篆，以之題署；霓旌絳節，茲焉出入。乃建兩序，紛邐迤而重深；乃起層樓，邈苕亭而顯敞。北彌郭阡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影以燭坤，麗丹青而薄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宮。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鶴會朝之際，都人士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洽天和，仰雲構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作朋，永闕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淳反樸之理。漸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聲詩，告於太史爲典冊，著於豐碑爲銘篆。耿光丕顯，其在茲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其詞曰：

邈矣至道，悠哉妙門！黽黽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乃生之民，乃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峒山，求珠赤水。下或知有，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啓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乘白雲，至於帝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明尊祖。明發盡思，優然若覩。敬佇仙遊，式嚴靈宇。靈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窕，日麗觚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沙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絪煙，雷池寫鏡。彷彿九華，依稀七映。至誠則感，有應斯來。含真上客，蕭閑逸才。飈輪倏忽，晨蓋徘徊。浮黎認土，方丈凝臺。昔在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聞大道。顯妙用於言象，鼓淳風於億兆。薦純嘏於無窮，仰皇猷之克紹。

又《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

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乎內，必道氣應乎外。於是有聿修之德，追遠之懷，揚名顯親之善，集靈徼福之舉。用於邦國則臣節著，施於家庭則子道光，以之爲政則民從乂，以之薦信則神降福。然則壇館之作，焉得已乎？池州紫極宮者，本東晉之普明觀也。浸之以秋浦，鎮之以齊山。北望陵陽，寶眞人飛升之所；南瞻九子，費徵君棲隱之鄉。玄風非何，精氣交感，代有奇士，居爲殊庭。既奉玄元之御，因崇紫極之號，治亂迭運，隆替不常。戊午歲，太守陳公始臨此郡，歷垣而歎息，步遺址而顧瞻，役不徒興，義將有屬。公嫣水洪派，太丘舊族，重世避地，徙居建安，祖德門風，冠映圖牒。王師拓境，閩方即叙，撫納歸附，旌訪賢能。惟我嚴君，首奮奇節，芟夷連穢，弘濟艱難，偏師所指，無往弗克。故十年之間，由裨將歷郡守，登上公，建齊壇，功名之盛，近古無匹。及王室多故，邊城不寧，復遣公督舟師，率諸將萬里赴援，三年轉戰，算無遺策，兵不頓鋒，威行軍中，勳在王府。洛爵再命，世來是邦。於是解甲釋兵，頒條布政，事從中興，民用接和，會文賦詩，彬彬然有儒者之風矣。俄而王妣國太夫人凶問至，公孺慕出次，烝烝永懷，以爲柔儀慈訓，實大吾族；鞠育仁愛，兼倍諸孫。嘗藥弗親，執紼且違，欲報之恩，王事靡盬。思所以薦祉於冥莫，求神於希夷，非龜山之宮，必易遷之館。然則琳房金闕，瑤壇檜井，迎列眞之御，資闡風之遊，仙經不誣，勝事可作。於是瞻星揆日，飭用庀徒，散廡下之

金，出觀門之絹，人百其力，二薦其能　易其傾頹，化以壯麗，成於心匠，不愆素期　自某年月鳩工，至某年月訖事，凡出錢若干萬，築室若干間　正殿當陽，三尊負扆，享列宿之位於東序，設三官之堂於西廂　嚴讚饗之室於長維，所以盡時思之禮；敞閑宴之亭於乾位，所以極坐忘之懷　矢棘雉飛，霞駁雲蔚　旋題行月，煥城邑之晶光；飛甍白日，壯江山之氣色　如是則颷欻之駕，不得不臨；胙蠲之福，不得不集　想見武夷之會，是申令伯之心　至矣哉！　善慶孫謀，無得稱已　嘗試論之曰：神仙者，君子之所歸也，故《眞誥》云：至孝至貞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死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矣　若乃盡忠於君，純孝於親，敷惠於民，歸誠於仙，而不得與夫餌芝術，醮星斗者同躋眞階，吾不信也　錫哉夫子，其惟有終　鉉屢駕南巡，致禮名岳，假道過此，仰瞻久之　博我以文，輒不遜讓　其銘曰：

我經池陽，池陽既康。化以至道，民知嚮方。乃新閑館，以奉虛皇。君子薦祉，則惟其臧。我登新宮，新宮既崇　深嚴耽耽，丹彩彤彤。九華散影，十絶盤空。若在宣岳，如游閬風。至道不煩，玄關甚通。孝享誠敬，奉時祖妣。善慶純嘏，施於孫子。三茅二許，夫何遠已？　流芳金石，永永千祀。

又《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可得而云　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導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　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迹　順是已下，莫不由之，故有搢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　隱顯殊致，趣捨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　閬風、玄圃，羣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　光靈肸蠁，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王君矣　君諱栖霞，字玄隱　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　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　闕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　而仙材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係　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　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於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迹，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　問政先生聶君師道見而奇之，授以法籙　是日，有彩雲皓鶴，翔舞久之　既而，窮方士之遐遊，得東鄉之勝境　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眞法　玄科聖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栖託　誅茅穿徑，枕石漱流　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　烈祖孝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鎮　紫氣表眞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　君鶴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問　因從敦請，來止建康　有玄眞觀者，陳宣帝爲臧矜先生之所作也　殿堂岑寂，水木清華，遊焉息焉，以遂其好　每竹宮望拜，玉牒秘詞，叩寂求眞，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　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　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唯以蒼生爲念」君對曰：「夫古之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待一人安而後安　今天子勤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　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　今上嗣清淨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賓敬，有逾於前　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　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　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　葛洪見留，不或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　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於玄貞觀，春秋六十有二　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　初，君之處茅山也，卽良常洞之前，相雷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　除地爲壇，表朝眞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　至是歸葬，符夙願焉　六月丙申，發自京師，泝淮而上　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却流，驀長隄，逾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　昔周王有欒水之朝，宣尼有泗水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　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　有若玄眞觀主朱懷德，名先人室，道極嚴師　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法，預聞玄秘　永懷在三之義，願垂不朽之風　威儀王可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刊貞石　鉉也不佞，夙承教義，雖復仙凡异蹟，靜躁殊途，而誠心所感，素交斯在　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首之悲，以俟遼城之歎　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於天。亦有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思，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孰知其然？　華陽洞府，句曲風煙。林芳橘葉，地卽芝田。披文相質，億萬斯年！

又《袁州宜春縣重造紫微觀碑文》

若夫聖人有作，沒而不朽，畏其神而向其臺，思其治而愛其樹　故尊道貴德，玄化所以無窮；高山景行，後賢所以不乏　妙門光啓，上士勤行，書契已還，煥乎丹青者可數，邦域之內，表厥宅里者相望　時運與並，人境交得，敎之大者，其可忽乎！　袁州宜春縣紫微觀者，蓋有晉鄧表眞人上升之地也　左鍾山之奇峰，右洪陽之仙洞　巉

巖千仞，蔽虧日月；窈窕百里，畜洩風雷。迴岡層巒，崇其基坰；激湍澄谿，宣其氣象。眞靈之所游集，邑居之所走望。皇統中否，下國尋戈，齊臺盡傾，魯宅多壞。鹿巾霞帔，藐矣流離；藻扃黼帳，翦焉陻廢。而周德未厭，漢守仍存，舊物既甄，墜典咸復。惟茲靈境，將俟其人。道士孫去華，殖本康樂之川，從師新吳之邑，清心鍊氣，絕粒忘形，三十餘年，其道彌固。保大中，自所居華林山館南游此鄉，望佳氣之鬱葱，躡埤垣之靡迤，慨然歎息，誓志終完。於是面壑依巖，披榛築室，勤身而感物，應迹以化人，鄉閭風隨，貺信日至。節以致用，時而命工，二十餘年，厥功克就。紺殿特立，重廊回合。闢朱戶以瞰野，峙瑤壇而在庭。至於像設之尊嚴，仗衛之精麗，厨廩之充牣，居室之清閑，洪纖必周，奢儉中度。美矣顯績，昭哉素誠！夫褒善稱伐，《春秋》之旨，雖在遐遠，人其捨諸？監察御史李君思義奉使宜春，稅駕斯館，覩厥成構，嘉其秉心，碑而揭之，以文求我。言意難盡，強爲之銘。銘曰：

袁君之賢，此州乃名；鄧氏之仙，此觀乃形。春華麗絕，真氣融明。允矣奧壤，居然福庭。運逢交喪，地有遺靈。美哉孫師，興廢扶傾。重閣金籌，還飛火鈴。煙霞聚散，飈歘逢迎。精誠所感，大道方行。用刊樂石，永告雲扃。

又《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並序》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通，萬類交馳而未別。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奸，尚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庸；動植飛沉，性命之宜畢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禜，致其恭，完祝史巫紀其秩。猶或觀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偶三災，德如二季，民懷慈衛，帝念疇咨，必有靈符，允歸興運。《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遷之論至哉，左氏之書詳矣。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升，御六氣而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反淳風於遂古之初，天瑞呈祥，羣靈受職。粵御曆之元祀，有神降於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紀，蓋玄帝之佐命，禹強之官聯，眞位參於紫微，靈職分於井鉞。其稱述則儒玄之奧旨，其敷演則禳禬之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姻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則魍魎魑魅之害除矣。由是奉雍之地，尸而祝之。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睿謨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天時而答靈心，握玄符而齊七政，故得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隩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罔象，協吉夢於華胥。乃知玄告之不誣，駿命之如響。豈止五車兩騎，來爲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哉！今皇帝千年應運，二聖繼明，恢大業而惟新，浸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護》，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意。酌而不竭者，衢罇之味；仰之彌高者，垂象之文。王澤既流，頌聲無斁，而復念深徯后，義切勤民，睿眷春臨，皇威電擊。大禹會諸侯之地，盡入隄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策，役不逾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瑤圖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肸蠁，益驗昭明，而豐報未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庸庸祇祇，爲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蓋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福鄉，聿崇仙館。緬惟虛皇之眞境，參以聖曆之嘉名，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爾其星分玉井，邑峙金城，終南峻極鎮其前，渭水清深紀其後。鮮原靡迤，接漢皇訪道之臺；佳氣鬱葱，對關令棲眞之宅。物皆茂遂，風雨罔愆，人盡淳和，舟輿不用。瞻新宮之爲狀也，崇墉繚野，絳闕凌空。秘殿雲高，俯軒檽而轉眩；修廊繩直，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工，窮銑鋈璧璫之飾。玉几正御，瑤壇在庭，帝座既嚴，衆眞畢饗。鹿巾霞帔之士，霓旌降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旨，紫煙素雲散其彩。飈歘之馭，縹眇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於臺有。至矣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眞人之應將富壽並，亦何必定郟鄏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永啓厥後。況乎尊道貴德，廣清淨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太史，副在名山。爰命下臣，式揚丕烈。其銘曰：

上天之載，無臭無聲，恍惚有象，氤氳化成。寄以神理，發爲昭明。惟德是輔，惟皇作程。赫矣元后，悠哉遂古！成有靈貺，式昭天祚。龜出清洛，鳳臨玄扈，赤字興堯，玉書授禹。降及商亳，建於邠、岐。天之所啓，神亦格思。牲玉有秩，馨香孔儀。弈弈宗祝，子孫保之。道德下衰，質文不復。俗限楚、夏，運遷水木，時歎陵夷，民嗟慘黷。必有真人，應圖受籙。皇哉帝宋，大拯橫流。出自蒼震，類茲九疇。垂衣卷領，端拱凝旒。永言建福，式協人謀。有煒明靈，降從玄極，致帝之命，觀政之德。用薦忠信，寧惟黍稷？藉

洒蕙蘭，懷非甲乙。運鍾二聖，慶洽重光，誕敷一德，奄有八方。時文載營，我武惟揚。通幽受職，馨宇儲祥。乃眷珍符，本乎至道。肇建仙館，是彰玄造。前望終南，旁瞻豐鎬。泱泱平原，崇崇新廟。端闈特立，祕殿宏開，九華之室，方丈之臺。平闕列闕，直寫昭回。崆峒邈爾，姑射遼哉。聖靡不通，道無不在。靈場既穆，祀典無改。福爾蒸黎，格於四海。用刻貞珉，永垂千載。

又《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

混元資始，玄造權輿，道以久而化成，樸既散而爲器。聖人在位，修之於天下，則有明堂清廟，表訓民事神之方；賢者貞遯，修之於身，則有名山福地，爲朝眞降靈之所。小大則異，宗致惟均。江州彭澤縣有修山焉，瞰天險而高標，抗廬峯而特立。氣雄而勢聳，翠積而光寒。峻祀深嚴，風雲蓄泄，茂林穹谷，材用繁滋。游居之所走望，眞隱之所棲息。考諸圖諜，昔靜節先生游憩之地也。杉松交影，猶懷種柳之風；山水清音，尚想素琴之意。遺德所及，仙祠以興。梁大同元年，有句曲道士尉文光，靈氣夙成，陰功將滿，遐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基構，制度無闕，標題載光。越二年，尉君白日登晨，舉邑咸觀。人民未改，飈欻載還，霓衣則殊，鶴貌如故。稅駕之地，甘棠永存，故今有尉駕池焉。而中山丹竈香鑪，松壇石室，儼然奇迹，若奉宴居，歷代嚴恭，有如旦暮。唐狄梁公履虎不咥，絃歌此邦，企仰仙游，重加崇飾。又堊高宗大帝聖像，以伸送往之誠，朔望朝拜，不失常禮。復以錢五十萬，爲致田園，廚廩所資，至今猶賴。季唐之世，臨川宋震來爲邑宰，掘地得藥鼎，藥合，因建尉眞人之室於東序，設像以奉之。秩滿還鄉，遂入麻姑山爲道士。是知清心冥契，玄鑑孔昭，青天白日，孰云其遠？道士謝又能早參眞籙，夙負時名，閑館靈場，備嘗踐歷，空談秘訣，悉詣精微，克享修齡，言歸廬岳。郡侯敦請，付以修山。闡教之心，勤行匪懈，棟宇之制，日以增嚴。端闈屹其穹隆，周廡紛其回合，煥然藻繪，藹爾重染。清澄之氣攸充，汗漫之遊斯在。戊寅歲，謝君解化，弟子王省昂斷之方行，才亦世出。金石之刻，僉曰其宜。鉉也欽羨眞猷，因爲之頌。其詞曰：

大道混成，修之乃眞。必有勝境，以居異人。南楚之域，玄風所臻。逸哉修山，棲靈降神。陶令高名，尉師仙卿，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馨。是相是宅，載經載營。疏此翠巘，列爲殊庭。想像玄圖，規模赤城。瞻之者肅，處之者寧。心之所至，道豈虛行？刊名翠琰，永告諸生。

又《揚州新建崇道宮碑銘並序》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中，動合於眞，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籥，則莊周於是糠秕仁義，輪扁於是糟粕古書矣。夫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宮觀壇墠所以尊道也。爲政者有能，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列眞之宇以薦誠，其殆庶乎！廣陵大藩，四海都會，制度之盛，雄視諸侯。士德既微，三災斯構，井邑屢變，城郭僅存。皇宋膺圖，更造區夏，雖天實輔德，亦世而後仁。今上嗣位之六年，詔太常博士孫君邁佐理斯郡。服膺古訓，得意玄門，以爲教之不興，民將安仰？於是相爽塏之地，卽清曠之墟，創朝修之宮，奉玄元之御。當崇墉之左次，俯合瀆之東涯，出俸錢以易置，運心匠以經營。班、倕方集，奮鍤既興，未及僝功，移典秋浦，同聲之應，千里非遙。太子右贊善大夫潘君若冲，負儒雅之才，韞恬淡之量，允膺朝選，代撫斯民。庶政交修，能事畢舉。惟茲靈宇，既有成規，於是揆日庀徒，克終懿績。若乃殿堂陛楯之制，閈閎罘罳之列，或蹲踞以閑宴，或窈窕而曼延。睟容肅穆，仗衛紛繹，搖太霄之佩，植紫旄之節。拊洞陰之磬，扣豐山之鐘，歛若經閱風而歷琳房，飄如排玄雲而揖丹露。風亭月觀之地，紫氣浮空；歌臺舞閣之基，芝英擢秀。學者假筌蹄而有得，游者甘樂餌而斯留，靄然福鄉，丕變浮俗。既畢雲構，乃揚王庭，有詔賜名曰崇道。大矣哉！聖人在上，隆典咸修，自成峴嶇之區，何假崆峒之問！是宜刻於樂石，紀在方書。某也素爲道民，嘗學史氏，以文見屬，所不復辭。銘曰：

大哉道原！湛然常在。其質無象，其功不宰。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啓煥靈場。乃闢隙荒，乃築宮墻。峨峨高門，屹屹崇堂。祀事孔明，玄儀載光。淮海惟揚，九州之奧。厥民伊何？富庶而教。夫仰靈構，人知至道。容爾三方，是則是效。崑岡北峙，邗水南通。聖日麗天，真氣盤空。煒煒煌煌，魂魂熊熊。道民作頌，永播皇風。

又《洪州奉新縣重建閭業觀碑銘並序》

道之爲體也大，大則衆無不容；道之爲用也柔，柔則物莫與校。南方之強也，故沖氣之所萃，異人之所生，壇館之所宅，景福之所興，相乎域中，南楚爲盛。先聖之論，豈誣也哉？洪州奉新縣閭業觀者，案方志，西晉邑人劉眞君之故居也。眞君名道誠，以經明行修，仕至刺史郡守。金行不競，仁獸非時，知幾之賢，有道之士，卷懷而退，修之於鄉，玄德陰功，昭受靈貺。故眞君辭張、邴之祿，追茅、許之風，

單車還家，勤行不息，以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升。藹爾福鄉，依然舊址。錦帷乍降，玉駕長留。後學瞻望，若仲尼之闕里；遺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梁大同元年，乃建爲觀。爾其豫章垂蔭，洪井儲靈，華林蒼翠當其陽，馮水清泠環其域。煙霞韜映，竹樹青葱，居然人境之間，自是仙游之地。載祀四百，朝市三移，封域之間，英靈不泯。鹿巾霞帔之士，往往冥升；縉紳逢掖之流，時時傑出。存諸舊史，是號名區。土德既微，羣方構難，城有復隍之患，室多橈棟之凶。乃脊殊庭，俄悲闃戶。而瓊蘊之所秘，霜鍾之所懸，屹爾麗譙，儼然對峙。有道門都監余守徵者，翦除宿莽，草創精廬，苦節忘形，五十餘載，修心以化俗，傳法以度人。入室弟子龔紹元、吳紹甄，皆能肅奉眞科，祇稟遺訓。惟鄉人之善者，知歲計之有餘。高士胡君名仲堯，延慶簪纓，息機丘壑，師黃、老之術以虛方寸，躬曾、閔之行以睦閨門，博施濟衆，斯謂仁智。以爲集靈之館，祈福之場，陋而不度，民將安仰？於是揆時鬻役，卽舊謀新，詢謀僉同，貲信咸萃。增湫下爲爽塏，易卑室爲崇構。棟宇之設，則因夫故基；制度之中，則考於經法。凡殿堂門闕，居室廚廩，延袤周徧，殆且百區。三尊衆眞，羽儀待衛，精嚴肅穆，不可爲狀。履端闈，造廣庭，恍然如從汗漫之游；聖瑤階，瞻玉座，疎然若奉武夷之會。既而息徒已事，日吉辰良，明祀以告成功，精意以答眞祐。舉紫旄之節，搖太霄之佩；燃九華之燭，奏窈洞之音。星斗迴光，煙雲改色，青天白日，夫豈遠哉？於時胡君以烟睦之行，慈惠之澤，里閭稱舉，郡國拜聞。詔書褒美，特加旌表，揭以雙闕，蠲其追胥。江楚之間，以爲盛事。是知玄風之被俗，聖政之化人，變魯至道，見於今矣。夫如是，則可以傳芳金石，垂裕昆雲，俾乎好道之徒，益勵齊賢之志云爾。其銘曰：

大道無名，得之爲眞。矯矯劉君，知幾其神。遜爾侯社，上爲帝賓。維梓之地，甘棠之人，峙此仙祠，章江之濱。華表未歸，桑田已改。舊井誰渫？高臺尚在。不見芝英，猶芳蘭茝。佳氣鬱葱，如將有待。彼美胡君，州閭之英，世味道腴，家傳義聲。歸誠玉闕，奉贊金籙，易此黃構，化爲殊庭。乃眷福鄉，實惟南楚。闕館相望，飈輪交午。真圖秘籙，唯仁是與。刻頌貞珉，永歸終古。

又《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宮碑銘並序》

先儒有言曰：「山者宣也，宣氣生萬物者也。然則崇岳巨鎭，蓋氣之雄者也。其間靈峰奇岫，又氣之粹者也。是故常以會昌，神以建福，慶而生聖賢，宅而爲洞天，奇怪恍惚，非尋常所能測已。西山者，作鎭荆楚，雄視衡、巫，勢靡迤而崇高，氣清虛而和暢，動植滋茂，樵隱閑安。昔邑人洪崖先生所居於此。洪井之右，澗水之濱，喬木森羅，古壇猶在。長阜回抱是謂鸞岡。北隅特高，仍有伏龍之號。唐乾元初，山人申太芝上言其地有異氣，詔於此立應聖之宮，抗玄元正殿於其前，塑肅宗闕容於其上。繚垣觀聖，仰法於紫宮；路門納陛，取規於丹禁。光靈煥爛，薦獻精嚴。上士勤行，守臣涖職，秩祀之盛，莫之與京。廣明已還，三災在運，望拜之地，闕而莫修。遼東之鶴徒還，絳縣之人已老。甲辰歲，有道士王守玄者，緱山仙裔，茅嶺名流，受命藩侯，來膺道任。翦荆棘於高閎之址，構茅茨於隆棟之基，不出焦光之廬，自化庚桑之俗。善言玄遠，馴致其功，二十許年，克甄舊制。入室弟子劉德淳，氣沖貌肅，節苦行高，恪恭以居次，謙和以接物。既嗣其業，遂成厥終。又十餘年，締構云畢，凡內外殿宇，百有餘區，材用善良，工藝堅密。其藻飾也，不逾奢儉之節；其廣袤也，足展朝修之儀。秘殿深嚴，靈壇博敞，睟容穆若，列侍參然。鐘磬在懸，芝分具薦。爍旭景於軒檻，延夕月於甍題。蕭寥空洞之音，希夷飈欻之御。邈哉境眞，無得而名！鉉爰在弱齡，服膺至道，先君頃參戎乘，嘗涖斯邦。依然棠樹之人，自是桐鄉之邑，乃以庚申歲遷奉松檟，卜兆於鸞岡之陽，敢言折臂之祥，願占維桑之地。明年，復以王事，再至山中，祠虛皇於游帷之宮，投龍簡於天寶之洞，所經靈迹，實契幽尋。又是山有寶光，初至之夕，卽見於中峰之上，下至山麓，倏忽聚散，狀如野燎，而精明眩目，不可正視。澗中有盤石，石有三藥臼，歲端午日未曙前，常有擣藥之迹，餘滓在焉。水崖至此，甘香如蜜，取以灌漱，心府瑩然。斯皆載於舊經，親所覆視者也。此山登晨之士接武，而洪流爲之冠；列仙之墟連屬，而洪井爲之宗。然則闡風玄圃之在人間者也，宜其篆刻金石，永齊穹壤。鄙儒不佞，敢作銘曰：

江之右，楚之區，峙靈岳，爲仙都。洪井濱，鸞岡隅，建清宮，應真符。廢而興，神之扶。宮既成，道既行，校三官，朝百靈。集景福，薦皇明，復淳化，遂嘉生。億萬年，流頌聲。

又《驪山靈泉觀碑》

蓋聞遂古洪荒，既表大庭之庫；皇猷炳煥，亦尊軒后之臺。是知聖哲相因，比千年於旦暮；質文迭用，歷三正以循環。斯之謂至公，斯之謂不朽，頌聲所作，冊府存焉。若乃天地絪縕，陰陽孕毓，神

[illegible]天府，[illegible]王者之居，臺液甘泉，出奉聖人之用。斗[illegible]不炊而自熟，溫谷不爨而自然。神妙無方，所以存而勿論；蕩柔難老，所以酌而不竭。矩夫西都舊國，東井垂芒，終南，太一寓其精，洪河，清渭均其潤。湛然神井，冠此崇山，據九層之背腴，備萬乘之湯沐，固可以蹈笙槃鑿，畎澮百川，猗歟，無得而稱已！在昔唐之方有德也，稟金壺之道訓，受羊角之禎符，奄四海而為家，綿六葉而愈盛。教宗玄默，心寄窈冥。卷領結繩，幾致華胥之俗；鳴鑾弭節，常從汗漫之期。輿馬之音，朝行而夕至；玉帛之會，天動而雲臻。孝惟奉先，仁不忘本。乃於山之北趾，建華清之宮。玄元之御，當陽而玉輦；五聖之象，列侍而星環。別館離宮，連甍接棟，朝元長生紀其號，霓裳羽衣播其聲。至誠所通，純嘏來應，太平之運，五十斯年，三代已還，未始有也。及夏庭兆釁，戲水挺災，因宰之亂雖平，厭世之游遂往。金莖露掌，但有餘基，樂水雲謠，聊無嗣響，而歸然眞宇，儼若清都。同光中，初殄國讎，永懷舊物，載賡成制，肅奉玄科，因改命曰靈泉之觀。芝泥龍簡，時修精禱之儀；雲錦鳳羅，歲度勤行之士。是知豐功盛業，將歷運以有遷；道捷玄關，與虛元而共久。累朝寅奉，五紀於茲，素雲紫氣以常霏，白鶴青牛而狎至。國家宋光繼統，綠字膺圖，受白環於龜山，得玄珠於赤水。雖三秦父老，猶牽望幸之心；而九服蒸黎，重覩開元之日。信皇天之輔德，諒百辟之咸宜。道士武又玄，沖氣內充，仙才外挺，紀綱道任，啓煥靈場。薦享惟嚴，羽儀皆舊。琳房浴殿，如清蹕之時巡；絳節珠旛，想舟輿之下降。幢幢御路，弈弈宮牆，或乘軺建節之賓，或觀藝探書之客。陟瑤壇而增肅，瞻玉坐以長懷。蓋仁風之所被者深，故遺德之所加者遠。是宜播為《雅》《頌》，告於神明。敢摛紫素之文，恭鏤碧華之玉。其辭曰：

天地之氣，宣以名山；陰陽之英，融為溫泉。聖人用之，益壽延年。同出於道，同謂之玄。逖矣伊唐，蒸哉六葉。河圖帝籙，鴻勳大業。天秩孔明，真符屢接。雲蓋亭亭，芝房燁燁。歸功聖祖，過享清宮。周垣繚野，反宇凌空。孝思不匱，道德惟公。希夷有象，肸蠁宜通。數有推移，世分今昔。屹爾雲構，依然聖迹。藹藹修林，湯湯神液。備物莊嚴，百祥繁錫。至哉坎德，效此神珍。配靈上藥，薦祉真人。冥升自遠，遺烈長親。思玄之老，頌德之臣，冥懷靡所，用勒貞珉。

又《楞嚴院新作經堂記》

君子才足以治劇，惠足以安民，見危致命，以死勤事，有一於此，然後可以薦信於無方之神，儲慶於之大之門。嘻！楞嚴院經堂之作也，其庶幾乎。平陽柴君諱進思，字昌美，故太尉，中書令，尋陽靖王之孫也。少而爽俊，長而忠恪，尤善騎射，頗曉兵書。靖王愛之，出則典親兵，居則專家政，幹蠱之美，宗族稱之。王薨，始為公臣，累遷旅帥，鴻圖再造，金革寢威。上以其材能可任，故以為內宴副使，乘軺建節，將命四方，盤根錯節，所至皆治。改鄂岳觀察巡官，知永興縣事。縣有山澤之征，榷管之利，歲終考績，倍於前人。遷泰州軍事判官，兼營田鹽監。平蠹政，決庶獄，勞農督課，潔己律人，民不告疲，公有餘利。除勸農使，復監池，吉二郡，護武昌軍，千里晏安，上流靜謐。會梁人入寇，我武未揚，東畿陷沒，羣情震駭，命君為行營應援軍使，率舟師數千，鼓行而東，平難濟口，復海陵郡，於是淮泗之地，聲勢始通。乘勝長驅，因逼隋苑，前茅接戰，羣帥後期，振臂奮身，有死無二。雖破竹之勢，敗於垂成，而東道清夷，本由君之一舉也。江都尅復，歸葬京師，天子閔焉，贈左千牛衛將軍，賻贈加等，禮也。嗣子殿前承旨廷遇等，棘心在疚，荼蓼兼倍。以為苴麻苦塊，飾哀之期有終；蒸嘗封樹，追遠之禮有數。復欲圖不朽之績，徼無邊之福，則金匱之敎，世之所崇，宗旨在於經文，威容存乎像設。於是擇奇勝之地，補闕遺之事，構經堂六間，塑地藏菩薩像一軀，凡席什器之類，華而備，精而固，耽然其質，煥乎其章。深嚴足以遠世喧，虛明足以味玄旨。其全節之風也如彼，其集靈之所也如此。然則冥冥之祐，綿綿之慶，豈誣也哉！（餘）（余）頃歲左宦海陵，君盡傾蓋之分，感忠臣之事主，嘉孝子之奉親，刻石紀事，以聳善也。援筆悽愴，無心於文。保大丁巳歲春三月，東海徐鉉記。

又《攝山棲霞寺新路之記》

棲霞寺山水勝絕，景象瓌奇，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紆宸翰於琭題，煥乎天光，被此幽谷。先是，茲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遙，方軌並驅，崇朝可至，及中原構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童，歧有亡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訪道來游，始命有司，是作新路。金椎既隱，玉軑言還，桐山之駕不追，回中之道亦廢。於戲！聖人遺迹，必將不泯，微禹之歎，夫何遠哉？保大辛亥歲，時安歲豐，政簡民暇。粵有寺僧道嚴，名高白足，動思利人；百姓莊思悰，家擅素封，積而能散。嗟亭候之不復，閔行旅之多艱，乃相與翦荊榛，疏坎窞，闢通衢之夷直，棄邪徑之迂迴，建高亭於道周，跨重橋於川上，鑿甘井以救

賜，立名表以指迷。草樹風煙，依然四望；峯巒臺榭，肅肅前瞻。由是江乘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喜直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懈，爲文刻石，用紀成功，俾後之好事者以時開通，隨壞完葺。此碣有泐，斯文未湮，不亦美乎！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又《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士有切問強記以修其內，和光退節以晦其外，而人自仰之，名自歸之，不知所以然而然，見之於玄寂禪師矣。師名澄圮，姓陳氏，番禺人。既生而孤，天骨奇秀，岐嶷之態，有異常童。常端居靜念，如學道者。七歲復失所恃，母臨終以託其姑曰：「此兒幼有奇應，法當出家，儻果斯願，吾無恨矣。」年十一歲，遂詣本郡從師，十七歲，詔州南華寺正度。於是造詣先達，請益質疑，歷游名山，無遠弗屆，不違類於顏子，起予同於卜商。丁未歲，來止舒州山谷寺，徧閱經論，師門之學，無所不通，然未嘗爲人言也。是時季唐二葉，像法大興，凡聚徒講學者，所在奉之以爲長老。禪師徇狎鷗之志，慕爭席之風，雖衆人與居，而羣望自集，道俗敦請，抗志不從。郡守周公，因人之心，封章上啓，嗣君嘉賞，以詔書命之。周公延至郡齋，親爲致禮。師不得已，乃攝齋即坐，音詞宣朗，寮吏屬目，士庶咸歡。還處精廬，宴居如故。丁巳歲，避難南渡，止於廬山。嗣君召致建康，累徵乃至。迭處名寺，咸敷講席，恩禮優渥，賜號玄寂禪師。時之名流，無不景仰。至於誘進後學，開導眞筌，激厲憤悱，皆得所欲。乾德五年冬十一月，終於建康龍光禪院，春秋六十有一。後主遣中使護葬，贈送甚優，葬於都城東南隅鳳臺鄉。門人弟子廬於墓次，誅茅構宇，遂成道場，儼設靈儀，式觀遺愛。鉉頃自禁掖，放遂舒庸，閉關卻掃，不豫人事，時游潛岳，因獲覲止。容貌閑暇，議論平淡，言意相得，有若舊交。雖慚方外之期，自葉忘形之契，一生一死，已隔於當年，谷變陵遷，復悲於陳迹。弟子嗣昭等，永懷遺範，願勒貞珉，因述斯文，庶申夙分。年月日記。

又《撫州永安禪院記》

教之大者其行遠，利之博者其報豐。自三代已還，百家並騖；炎靈之後，釋氏特隆。經法之盛，參乎先聖；祠宇之設，廣於虞庠。不知所以然而然，非言象所及已。撫州郡署之左一里而近，有禪院焉，乾符中署曰寶國，天祐中改名永安。方志失傳，莫知肇興之始；高人迭處，咸爲宴坐之場。夫經像之所居，芘馨之所薦，必將據郡國之形勝，襲川原之氣象。斯郡也，總楚、越之都會；斯院也，浸章、汝之清流。逸步、康樂，江左名士，而墨池、經臺介乎比閭；麻姑、南眞，丹臺上列，而仙壇、閑館峙乎封域。閈閎相望，鐘磬交音，神靈之所依憑，烟霞之所韜映。爾其棟宇之狀也，則赫赫乎顯敞，耽耽乎深嚴。繡藻成文，磨礱盡妙。層樓對峙，修廊四通，列講肆於崇堂，安衆士於奧室。動有擊蒙之益，靜有寧體之娛。儲峙必豐，器用必給，四方學者，至輒如歸。考績程功，則住持禪師義韜之力也。韜公道學精詣，慧心朗悟，以濟衆爲務，以興教爲懷。少游名都，歷訪先達；晚棲臨汝，自闢師門。甲申歲，來詣京華，褐衣請見，對揚玉扆，躬奉天言，論難所及，辭義響答。聖恩嘉矚，贈以紫衣，登門之徒，莫不增肅。韜公以斯院制度崇麗，修奉精嚴，金石闕如，何以示後，惠然見顧，求我以文，辭讓不獲，因爲之記。年月日記。

又《潤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

維皇宋二葉，改元五祀，潤州丹徒縣令王紀改築縣牆，掘地得石函，驗其刻文，梁大同五年道人法序瘞眞身舍利於此。函中銅龕一，龕中銀合一，合中銀瓶二，舍利七粒存焉，而銅龕復有刻文，則唐貞觀十二年再加營奉。掌役者張遇獲之以獻。遇也感貞應之在己，念妙道之可修，因投郡之慈雲寺，削髮爲沙門，易名闡眞。精心苦行，誓復前迹，廣募衆施，疇咨協心。數年之間，克果其願，即以端拱元年夏四月八日，遷致於郡之甘露寺東隅，建浮屠焉。獻狀而來，求志其績。粤聖人在上，欽若靈心，政無不修，神靈下舉。玄貺交感，坤元效珍。用能使幽瘞之寶，煥然景彰；寒崩之迹，蔚然雲構。然則澤及微隱，福被含生，其可知也。是郡也，揚州之都會，京口之重鎮。六代之風流人物，綜萃於斯；三吳之山川林泉，肇發於此。高深自改，氣象常存。是寺也，北固山之陰崖，贊皇公之遺迹。崢嶸飛閣，迴闞滄江，邐迤嚴房，周行數里。植冑之作，遠邇雲臻。故眞師因人之心，相地之勝，獲此空隙，建茲崇封。材用工役，必求善良；規模制度，必據經法。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八隅瑩玉，五盞凌霄。冠星珠於觚稜，海日先照；圖雲氣於棼橑，宿霧常棲。中嚴睟容，肅然月滿，旁績靈變，煥若霞舒。游居之徒，莫不稱歎。愚嘗見釋氏子爲此役者多矣，如眞師者，其涉道也淺，其居處也卑，上無許、史之託，下無猗、陶之助，苦節以感物，績微而著功，不慼民，不愆素，而能事以立，亦可尚也，故嘉而志之。端拱二年二月一日記。

又《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乾維巨屏，寔曰邠郊。其地險固，其

氣剛勁，被宗周信厚之澤，詠王業艱難之風。是故人知徼福之方，俗嚴慈氏之教，精廬靜宇，隱轔相望。定平縣傳燈禪院者，帶位署之左方，據郭邑之勝勢，四面環其此，湮水盪其胸。却倚崇岡，爰標龍尾之號，上寫寒澗，仍有天河之稱。蔦爾鮮原，鬱然佳氣。昔居唐室之季，四海崩離。中和四年，有禪師從一者，挺秀宗門，從師臨海，避難高學，擇地遐征，萬里而來，稅駕於此，相其爽塏，有志盤桓。羣心翕然，助成其事，買地築室者咸集，橫經跪履者亦臻。十年之間，百堵斯建。守官嘉尚，請命於朝。景福二年，詔賜題署，天光所及，道譽瀰高。一公化去，弟子佐範克嗣其業，範之弟子知信復繼其任。守之以恪，加之以勤，感召益多，法事增廣。殿堂像設，靡不莊嚴；儲峙器用，無乏供億。而經典猶闕，講誦弗聞。以爲居今識古者存乎書，觀象得意者存乎言。金匱石室之宏規，名山京師之故事，此而不務，何以爲能？乾德四年秋，肇啓精誠，指期繕寫。邑人石遷等，聞風而悅，葉比其謀，日就月將，惟力是視。卷以緗帙，貯之琅函。邑人高玘，奉其家山，以備構室。采伐未備，夫役未充。俄而暴雨猛至，山溜奔激，屹然巨石，自至院前。取以給用，宛契心匠。雖廬居神運之殿，石頭後渚之梁，感通冥符，無以過也。既而信公復沒，以屬弟子令熙。熙也遵行，弗敢失墜。而民非兆萬，俗空猶陶，漸以化之，靜以俟之，二十許年，猶未訖事。會中使王君名素，分權筦之職，督關梁之征，歸餘於終，率籲衆力，於是簡牘凡閣，創日僝工，俾下帷鑿壁者得建其勤，研精索隱者不愆其義。眞風無泯，介福來臻。繄高士四世之勤，垂本宗百代之憲，宜其篆刻金石，永示方來。知余有好善之心，專舊史之學，求我以文，是用直書。於時歲次壬辰淳化三年春三月記。

又《大宋重修蛾眉山普賢寺碑銘並序》

臣聞聖人闡化，必有胥附之資；賢士膺期，必垂不朽之迹。是以顏回默識，冠師門於洙、泗之濱；丹喜受經，應眞氣於崤、函之石。故得千載之下，好學之徒，入其國而知其教，思其人而愛其樹。聖賢相遇，有如此焉。在昔像教權興，能仁命世，綜百靈而貫羣動，歸向如流；窮絕國而亘諸天，感通若響。爰有法王之子，來從普勝之方，憑翼眞乘，導揚宗極。具大悲之願行，綜十智之因緣，從我立名，斯爲上首。及乎慈航既濟，慧炬分華，乃暨衆眞，俱承佛敕。乘六牙之瑞獸，降右蜀之靈峯，將以協井絡之會昌，鎮金方之勁氣。猶且潛而勿用，明而未融，闇持摩頂之仁，陰隲含生之命。故使神嬰青縷，肇建國都；路闢金牛，始通華夏。江犀息浸，李太守之玄功；噀酒救災，欒尚書之妙用。郡開學校，文翁廣洽於儒風；樂播中和，四子誕揚於帝德。藹爾褒斜之域，穆然周、漢之民，非法力之攸憑，豈人謀之獨得？其後金人既應，白馬斯來，神開顯俗之徵，家識致誠之所。於是祥符煥爛，靈變紛綸：或則銀色浮空，與朝陽而共麗；或則燈光並列，將夜魄以俱明。聖衆盤旋，眞容隱見，奇蹤萬狀，不可勝圖。瞻之者耳目咸新，聞之者身心共肅。一方欣賴，歷代修崇。遂於白水之源，特建普賢之寺。金土交運，開閉不常，白亳之相長存，法鼓之音靡絕。夫以導江遺迹，天漢名區，必有道之見歸，豈三分之能久？太祖神德皇帝，文修內禪，武定中區，正卿揚九伐之威，遠俗致七旬之格。納蜀王之土貢，受劉禪之驟車，重鈕坤維，還銘劍閣。於時王風初被，汙俗尚繁，游魂篁竹之間，假息萑蒲之際，匪輕刑之可禁，顧先甲以徒勤。金地寶坊，浸成藪澤；田衣毳褐，漸致流離。妖禽既就於焚巢，紺宇終悲於闃戶。雖復葺其撓棟，繕彼垣垣，而陛序猶卑，基扃未廣。尊號皇帝長君嗣統，二聖重熙，覆萬物以如天，廓重昏而比日，聿修成業，欽若靈心。尺書徵懷德之君，折箠定畏威之地，盡炎洲而極玄朔，尉候徒存；亘日域而涑流沙，車書莫二。然後勝殘去殺，反樸斲雕，包干戈以虎皮，鑄劍戟爲農器，定《大護》、《雲門》之樂，舉淹中、稷下之儀。慈衛仁薰，時和俗阜。天地應而慶雲甘醴，律呂調而玉燭景風。猶復成而不居，勤則有繼。一游一豫，表王度之惟常；必躬必親，示庶民之光聖。慮極冰霜之誡，皇綱畢舉，睿思彌精。以爲象外微言，無生妙理，修於心則圓通無滯，被於物則福應來臻，足以助王道之和平，致蒼生於仁壽。乃申明詔，歷選精廬。唯此蛾眉，獨標殊勝。天眞人皇諭道之地，楚狂接輿隱景之鄉。封域之間，氣象盤薄。洪源奔注，二江雙流，沱潛之川；峻岳回環，玉壘銅梁，岷嶓之阻。況禪枝擢秀，來自祇園；法海餘波，別疏定水。慈氏所相，疇能廢之？烝哉聖謨，符此玄貺。五年春，申命中使，率將杼人，伐貞石於它山，下壞材於邃谷。或子來而肆力，或神運以標奇。模制度於鷲峯，極莊嚴於花界。耽耽正殿，巘巘飛甍，玉甃丹楹，金鋪瑣闥。洞戶順陰陽之候，中宸變寒暑之威。揭以端闈，繞之周廡。鑄鴻鍾之萬石，貫猛簴之千鈞，桀孽凌空，鏗訇震野。其後則層樓入漢，飛陛連雲。彩檻離婁，冠餘霞而上出；璇題玢瓅，綴列宿以旁迴。神明之臺不足以語其高，天梁之宮不足以矜其麗。鑠金爲字，寫大藏之經祕於上，逾五百函；範銅爲像，擬普賢之容設

於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則如來之宗旨可得而觀；禮其相，則菩薩之威神於是乎在。將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沖氣以含和，盡革凡而成聖。則知大雄之教，漸於世也深焉；元后之仁，利於民也至矣。昔者，軒皇訪道，歷襄野以猶迷；漢帝祈年，拜竹宮而無得。恭惟盛美，允屬皇猷。若夫事以頌宣，言以文遠，作而不記，後嗣何觀？爰命下臣，式旌不朽。其銘曰：

允矣象教，洪惟法王，如河不竭，比日同光。有情斯應，無遠弗彰。化自八國，聲馳萬方。爰有大賢，是稱達者。異境齊致，同聲協推。聞道莫逆，瞻顧不捨。乃演真乘，來儀東夏。蛾眉之阻，羣帝之庭，作固作鎮，棲真宅靈。善賢至止，潛耀千齡。爾未我覩，我疇爾形。經教既乎，神明乃作。瑞相顯晦，圓光斂霍。萬變凌峯，百靈溢壑。信士歸依，與人駭愕。崇崇梵宇，於此宏開。時運末運，數偶三災。焚如魯廟，傾若齊臺。淳風必復，聖日斯迴。赫矣皇圖，烝哉二聖！混一區宇，受天明命。與物皆春，得人爲盛。式叙九疇，迭修三正。皇帝曰咨，咨爾西人，助我神化，其惟正真。爲爾祈福，蟠茲法輪。禪林則舊，寶刹惟新。祕殿眈眈，高門奕奕。修廊四注，層樓百尺。尊經聖像，金文寶質。妙善周圍，福釐繁錫。乾光俯燭，慧炬朝焞。同閤壽域，共闢重昏。貙氓之伍，杜宇之魂，乘是妙果，俱登法門。明明大君，照臨下土。墜典咸修，靡神不舉。彼都人士，式歌且舞。揭此豐碑，永傳終古。

又《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聖人設教，賢者學之。有能極深研幾，剖疑析滯，不背本以矯激，不沿波而流宕，世人宗仰，時君褒異，斯可以爲君子矣。禪師名無殷，姓吳氏，連江人也。昔泰伯獲讓，肇啓南蕃，至德所及，流光百代，子孫蕃衍，吳越爲多，至今爲著姓焉。累世隱德，鄉曲推重，道氣鍾粹而生禪師。幼異常童，不染俗態，年已歲，從胥安雪峯眞覺禪師出家。二十，詣開元寺受度。眞覺之道，見重於時，禪師默識微言，盡得要旨。而復博考往行，幽尋勝迹，江浙諸郡，靡不經遊。先達推稱，後生請益，結轍連袂，虛往實歸。禪師以道貴沖用，性復虛靜，所止之處，學徒俯千人，輒復捨去。晚歲止廬陵之禾山，其名益彰。季唐先主召見之，特加禮遇，俾居廣陵之祥光院，嗣君踐祚，優禮有加，賜號澄源禪師，命移處豫章之上藍，西山之翠巖院。是皆都邑之勝概，高人之游集，自非密行淳德，不能鎮服羣情，我迭居之，綽有餘裕。雖身在巖谷，而恩注帷扆，存省問遺，使者相望。享壽七十有七，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於翠巖院。甘露被樹，數日不晞；皓鶴盤空，三周而去。門弟子用西域之禮，葬於院之巽隅，封於其上。恩旨褒飾，名其兵曰大醫。道俗孺慕，會其葬者萬數。鉉也趨捨異術，聲塵致暌。於時釋氏方盛，師門互啓，嘗侍嗣君宴語，從容上言曰：「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今號長老者十數，無乃多乎？」嗣君深以爲善，因曰：「惟澄源禪師其殆庶矣！」無幾何，以家門情禮，請告至山，會師已沒，瞻仰遺像，參迹行事，乃信名不虛得，亦表君之知臣。今來京都，復與師弟子鑒琮相遇。琮師志性端慤，修習精勤，肅奉成規，博總衆藝，慈惠救物，時人稱之。明詔賜號慧覺大師，錫以紫服，朝恩浹於累世，實教門之榮觀也。於時，禪師委順三十年矣，琮也思廣銘頌，庶永遺風，以鉉嘗學舊史，見求直筆，若夫褒善稱伐，翰墨攸先，載瞻西山，實寄松檟。敢抽祕思，以告九原。銘曰：

芃芃東越，武夷之區。時生異人，與古爲徒。禪師出焉，俊邁且都。顯顯南楚，西山作鎮。真靈所宅，教法斯振。禪師居之，允矣令問。道無不在，法非可名。理超言象，俗仰風聲。豐碑載勒，勝氣長生。猗嗟來者，用此爲程。

又《大宋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並序》

山岳極天，莫雄於灊霍；川瀆紀地，莫巨於江淮。盤薄縈帶，中畫郡國，幅員數千里，舒皖居其陽，眞聖之所躔次，景福之所興作。必有高士，來闢妙門，以導精粹之氣，以恢淳和之俗，則龍門山乾明禪院所以建也。是山東去郡九十里，蓋灊霍之一峰。山有龍井，郡人雩禜之所，靈應昭晳，因以名焉。深巖洞岫，風雲之所畜泄；湧泉清池，璿碧之所隱見。涼飈爽氣，五月可以披裘；修竹茂林，四時未嘗易葉。遊方之士，至輒忘歸。有曉遵禪師者，家本宜春，幼捐俗累，從師訪道，歷抵湘沅。探幽洞微，得聖人之宗旨；清心鍊行，踵前作之風聲。向道之徒，靡不宗仰。乾德五載，始來此山，顧瞻林泉，有懷棲息。邑人宋仁瑗，輟其隴畝，以奉宴居。面壑臨流，誅茅穿徑，遠擬關令草棲之觀，近同焦光蝸牛之廬。歲計有餘，善信來應，廬江人侯霸，大施資賄，以奉經營。數年之間，蔚然崇構。複廟重屋，瑣窗洞戶，藻以丹雘，駢以璧璫，所以重威神也。叢堂講肆，皓壁月皎，層軒霞舒，所以敷道義也。前則端闈瞰野，旁則修廊納陛，廚廩充牣，居室閑安，閣經籍於巖房，息徒侶於奧寢。棟宇延袤，凡二百區。蓋精誠之所憑，實邑里之勝概也。今上嗣統，像法大興，禪師徒步神京，對揚雲陛，恩旨嘉賞，賜號曰乾明禪院。華題鳳篆，降自瓊霄；

聖日大光，煥乎幽谷。夫道之行也，時與地並。斯郡山水奇絕，動植茂遂，民情淳樸，聖迹回環。非明主至仁，不能恢清淨之教；非禪師密行，不能化峴嶁之人。示之以精修，祐之以啟穀，變魯至道，夫何遠哉！鉉頃歲謫居此地，思過三載，閭里之見待也厚，風物之慨志也深，冥得喪之懷，無憔悴之色。及今三紀，未嘗忘諸，會禪師狀崔興之由，圖不朽之作，受簡裹筆，欣然記焉。

銘曰：

教必有象，待時而行；道無不在，因地而靈。灣岳穹崇，皖川清冷，鬱鬱佳氣，宜爲福庭。有美遵師，爲仁由己。人應物感，風行艮止。闢此叢薄，化爲金地。雲構中開，靈光四起。君恩啓煥，真聖回翔。劉雷永遠，接軫齊芳。玄符靡測，福應無方。刊茲樂石，用配無疆。

又《洪州延慶寺碑銘》

若夫名區勝境，眞靈之所徘徊；通都大邑，游居之所走望。故其府朝之制度，里閈之延袤，宮廟蟬壇之肅，禮祀薦享之嚴，無不及焉，必可觀也。豫章古郡，通楚要津，萬靈所宗，百寶攸集：龍劍之氣，炳耀於列星，金治之精，騰光於峻岩。飛錦帷於仙館，植鐵柱於重陰。方志所傳，奇蹤可見。而故老復言晉元帝即位之歲，郡人有耕於東湖之艮隅者，獲璃像焉，其高三尺，其狀殊異，守臣上啓，詔立寺以處之。歲紀迭更，薦奉無絕。至唐大和三年，文宗皇帝以夢寐通感，特詔修崇。有僧普顧者，率勸衆力，創造飛甍，極高明之制，盡臨觀之奢。瞻仰之徒，勝賞仍在，會昌沙汰，旋更殄夷。時有寺主僧神確，躬奉瑞容，瘞於堂下。大中改制，將復修完，像遂堙沈，求不可得。而靈迹所在，羣心未忘。咸通二年，連帥嚴譔表請重建，因紀誕聖之節，署爲延慶之寺，子來之力，雲構如初。廣明中，巢寇亂常，羣盜蜂起，三災所及，寺復榛如。光啓二年，廉使主師甫酌其故基，又加營繕。自時厥後，百載於茲。市朝屢更，興廢不及，名人上士，增飾相因。國家奄有寰區，普恢教法，人識修心之旨，家懷祈福之誠。此邦之人，素多尚信，千里之地，頻致豐穰，戶有餘貲，居多暇日。監寺僧智清，勤行其道，時省其庸，推誠以化人，節用以成務。峻其卑庳，緝其傾頹，改作正殿及廊廡共七間。疏楹廣廈，雕甍藻梲，瑣窗洞戶，珠網金鋪，蹇產鴻紛，深沈煥爛，闕政備矣，能事畢矣。觀其康莊旁達，閭伍綺分；西則崇山隱天，煙霞韜乎其上；前則平湖瀰望，魚鳥翔泳映乎其中。雖復觀雉接連，車馬回合，蕭然人外，自遠世紛。信乎棲息之場，習靜之地也。僧契緣攝贊其事，不朽是圖，伐石爲碑，以文求我。銘曰：

至哉玄貺，邈矣坤珍！凝爲異像，以祐斯民。靈心所格，精舍攸因。其神或隱，其迹寧淪？廢興在運，啓煥由人。有美清師，勤行其道。彼都人士，服義承教。率是衆力，完斯廟貌。秘殿穹隆，層軒窈窕。勝事精嚴，丹誠至到。名山雄雄，大江溶溶。五侯之國，千里之封。靈場隱軫，道氣明融。神明所相，有感必通。刊名法宇，永播無窮。

劉從乂《大周廣慈禪院記》

原夫□無相之因，乃歸寂默；現有爲之教，即示莊嚴。攝缺生浮想，於是□無相而詮眞諦，以有爲而誘鈍根。嗟乎！刼缺動地，但漲情□□負寃而不能堙苦海之波，蟻有術而不能缺以指迷津而□彼岸，開惠日而破昏衢。未廣度於能仁，應機誤缺隨業化緣，質□□難信之疑，立像法相沿之理。不有開土，孰匡缺故思遠禪師之經始也。禪師本王氏子，回中人也。道性元通，缺調象馬，能降龍「之情；體化蒲蘆，盡作如來之種。微言殆絕，景行彌高。扣缺無階，駕眞乘而長往。詳僧傳則於是乎在，創佛宮則可得而言。禪缺化南昌教□□□時洪州廉使侍中彭城公請住香城禪院。□□□紀，有志四方，乃振錫浮江，□徒登路。念三輔五陵之豪族，想規天矩地□□□思□鷲峯遂歸缺松柄未揮，歸依者掎裳連袂而來，檀施者接足駕肩而至。感優曇缺之良緣，莫不童子標花，神人獻柱，競施布金之地，□投累璧之錢，缺材朽宅之頹基，鏟搆，正殿中蹲而□起，長廊四注以雲舒。蟾蜍納缺葩於藻井，文楣憐亂，畫栱攢羅，達法堂以悟空，設眞教以陶智。缺定布經行之地以豫遊，無里閈之囂塵，□□泉之爽氣，聿成佛缺我皇祖在宥之二載也，太尉袁公罷侍缺玉節。次宗結社，潛懷出俗之心；靈運居官，已熟生天之業。拜封缺牓以斯題，遂敕賜號廣慈禪院，以廣□慈缺等苦節橫霜，高名跨世。精進而身田自潤，住持而眼界常空。缺而下陰欲於寶刹，思勒貞珉，託敘美於非才，庶傳芳於不缺存摭實之辭。時歲在單閼，月旅季秋記。

又《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並序》

詳夫元氣分形，寥廓俄成於幻境；大明引曜，運行莫息於流光。六根滋嗜慾之萌，□化窘榮枯之制，究成住壞空之理，得見聞知覺之心。想乎百億須彌，不出死生之□，三千□土，未離煩惱之端。則知實際常存，眞空不壞。一塵一刼，算壽量以寧窮；非女非男，思了回之難解。指無生示生之域，歸無滅言滅之鄉。窮數知來，鳳曆

不能考禪天之數；運情□變，龍機不能測惠地之情。於戲！愛浪翻空，昏衢漲日。無上覺皇之旨，設號能仁；有緣羣類之心，藏諸頓詣。斷回物起遷之見，恢化人不倦之慈。決性海之本源，塞□山之支徑。廣導四依之衆，大開八正之門。矧其靈跡相追，法輪不退。月氏使者，初傳石室之經；疏勒國王，遠奉金襴之貢。發揮聖道，遂質疑心。覩佛日之載隆，扇玄風而益遠。昔唐之季也，四維幅裂，九鼎毛輕，長庚襲月以騰芒，大盜尋戈而移國。帝車薄狩，夜逐流螢；民屋俱焚，林巢歸燕。銀闕綺都之壯麗，坐變丘墟；螺宮雁塔之精嚴，僅餘煨燼。天祐甲子歲，華州連帥許國韓公建，遷爲居守，重務域民，既香刹之新崇，列寶坊之舊號。閱今存之院額，皆昔廢之寺名。當其製度權輿，經營草創，時移事改，鳥雀喧於壞簷；風去雨還，榛蕪旅於荒砌。今皇帝開階立極，御辯登皇，握上帝之靈符，睠先王之寶命。緣綈白檢，出薦榮河；紫蓋黃旗，鬱爲嘉氣。五方述職，八表同文。百神趨駕象之塵，四塞守輸龍之約。冰天月窟，咸輦賫以來庭；衢室總街，每翹旌而舉善。庶人不議，多士以寧。禹會塗山，思朝萬國；湯興景亳，將顯七名。明年，太師、中書令瑯琊王公，言自岐陽，入趨魏闕，欲量能而處位，先議賞以疇庸。蒨旆守方，俾鎮咸秦之地；丹書著誓，永傳帶礪之勳。幢節再臨，室家相慶。我公玉麟薦瑞，金虎儲精。壯氣雄風，早負人中之勇；高牙暢轂，屢揚閫外之權。縱橫而識洞機先，薰灼而名居實下。忠規孝道，獨映緹紬；偉度神襟，旁吞江漢。暨扼車致化，□刃皆虛。導民而引義正身，詢事而推恩廣下。去蝎政蠹民之弊，喧昔孺今袴之謠。里巷相歡，奸豪屏跡，杜驕期於過侈，防巧詆於深文。接畛連疇，污萊盡闢；充衢塞隧，貨賈咸臻。昔者獻月捷以告功，翼天飛而佐命。徐城既陷，漢節遄加，言念平陽，實隣並土。邊鄙有蕩搖之懼，疆埸疲侵軼之勞。仰奉帝俞，遂膺朝選。屬雲中塞候，罷警高烽；河內咽喉，方求□將。拔橫槊據橋之勇，授擁旄仗鉞之恩。領蒲坂之山河，移壁田之屏翰。察俗於剪鶉之野，頒條於鳴鳳之郊。入境咸蘇，從風率化。而又荐臨舊治，益煥殊恩。輝焯數朝，便蕃八鎮。養堂侍膳，獨耀班衣；台袞鳴環，首親文陛。所居即化，所去見思。奉晏子之一心，修淨名之十行。立勳勞於討伐，屢積恩封；享富貴於崇高，潛明福報。居常則怡情法樂，扣寂禪摳。再臨北斗之城，每結東林之社。政成事簡，潛會冥符。越有文慧大師，賜紫嗣麟，淨行出塵，□名跨世。念滅而心隨境滅，圓通而眼入大通。夙明三報之冥緣，共讓十方之達識。登峯造極，仰之彌高；振壑澄瀾，挹之無際。潔操而金潭映月，孤貞而玉笥當秋。比西竺之七賢，纔堪把袂；方北山之二聖，聊可差肩。迴薰修漸信之疑，調懼悞難馴之性。大師以赤縣神州之故地，黃圖帝里之舊都，每願聳激道心，闡揚法教。靖嵩之遊京口，士庶遠迎；支遁之入吳興，高低延接。主事等虔伸膜拜，勤請住持，許奉興修，力行講化。昇蜂臺而演秘，揮象扇以談經。施財則霧集行檀，馳辯則雷驚蟄戶。一音斯暢，千里不違。其有樊鄭豪華、金張意氣，皆願焚身作供，刺血灑塵。罷綺榭之瓌材，咸充法宇；輟瓊廚之豐膳，並作齋羞。於是慕匠庀徒，計功蔵事。採丹梁於崿谷，礲碧礎於崑陵。不周歲而倏若化成，不勞人而盡驚神速。長廊迴合，峻宇崢嶸。飛甍抗翼以排虛，鏤棠含葩而布藻。增華崇麗，散彩交輝。煒煒煌煌，望之則形離而勢合；燐燐亂亂，察之則魂驚而魄褫。遂於四廊及講堂諸壁，畫高僧計四百五十尊，然後訪彩筆於菰城，飾彫牆於奈苑，得長康之妙手，邁袁倩之奇工。會稽徒尚於沈標，廬岳頓輕於宗炳。遂按寶唱《僧錄》，道宣《僧傳》。武昌石碌，不自他求；蜀郡鉛華，咸能自致。含毫酌妙，浣腸塗掌之流；賦彩傳神，白足青眸之士。殊姿異相，如歸七葉之巖；寶飾珍裝，競列千花之帳。已而悉知悉見，若天若人。袨服靚粧，繼日而掎裳連袂；鮮車怒馬，凌晨而結轍齊驅。非上士不能勤行，非賢侯不能諦信。恢張溢美，仰助雍熙。終夜有聲，似聽魚山之梵；繁雲上覆，遠聞龍界之香。觀之者輻湊千祥，禮之者冰銷萬咎。慈心所化，盡歸不二之門；願力所持，可舉大千之界。邑人等以我公推誠布慧，服義酬恩，留邵伯之棠者不足稱多，立欒公之社者未爲盡善。願於梵刹，乞寫眞容。漢閣議功，已畫耿弇之像；□州好德，爭圖陳寔之儀。盡四體之妍媸，加三毛於俊識。兼於邪廊諸壁畫邑人，別樹豐碑，紀其名氏。僧正崇法大師、賜紫宗著，圍陀聚學，震旦馳名。六入既除，萬緣俱寂。髻珠心印，密奉嚴持；犀枕貂裘，不違檀施。僧判顯教大師、賜紫希廣，多聞增智，屢照無疲。執惠劍以降魔，觸虛舟而不怒。籌盈室內，已成過去之因；芥落針頭，更待未來之果。邑人等或賢侯幕府，珠綦璹席之賓；或上將爪牙，楚鍔燕弧之士。或七貴伐冰之胄，或五陵藏鏹之家，或柞塞戍邊，或蒲珪宰邑，並皆聿成勝事，共締良因。從乂也學謝該通，才非濬發。講中軍之小品，莫剖精微；依上相之初筵，虛塵厚遇。誤承見託，勉述斯文。贊彌勒之眞容，合歸傳亮；銘釋迦之畫像，遠愧

記侯　永賁二林，明前翠璨，乃爲銘曰：

大雄示現，故號能仁。三祇鍊行，百福嚴身。位登正覺，刼算微塵。難窮壽量，迴拔沉淪。其一　其四攝心，運六通力。迦維妙典，娑婆靈跡。闡解脫門，鑿慈悲室。道齊羣生，化周含識。其二　昭宗之季，大盜挺災。鵶郊聚擽，鳳闕飛灰。都城谷變，幕府洞開。招提乍建，法侶方來。其三　年祀既深，棟梁摧朽。越有高德，善行慈誘。駭聲俗耳，作師子吼。來集萬善，去離三垢。其四　戒珠含月，智刃飛霜。其功不伐，其道彌光。廣化檀施，修崇寶坊。畫徵顧凱，材搜豫章。其五　玳瑁□排，鴛鴦瓦密。刻楠高□，飛簷矯翼。布藻垂文，增華崇飾。翠屋凝煙，丹楹赫日。其六　衆香爲地，諸寶成宮。覺身常樂，真相自空。菡萏出泥，旃檀逆風。法王無礙，神化難窮。其七　僧寫五天，廊成千步。棹舉迷津，榛披覺路。白黑千衆，人天八部。遠近歸依，高低仰慕。其八　象王獻果，龍女持花。聲傳瞻部，教類耆闍。連開定水，穀變焦芽。功隨願力，福等河沙。其九　於鑠賢侯，荐承聖寄。不忘付囑，共成勝利。貞石是刊，芳猷不墜。再動毗嵐，長存此地。其十。

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建立。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琊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彥超　都料安宏　姪仁祚刻字

張汝弼《尊勝幢記》

蓋聞西極之土，有金人焉，具無量威德，權無量福田。發大悲心，救一切苦，有無兼謝，覺夢都忘。證十號以庇羣生，拔三塗而福幽界。尊勝陀羅尼者，我佛總持之教，大雄方便之門。燭彼昏衢，燃以智慧炬；濟諸苦海，泛以般□舟。不可思議廣大利益，未來過去悉所歸依。凡報父母慈育之恩，答怙恃敏勞之力，非仗如來眞諦，以資勝利，則安能成人子之道，伸罔極之情哉！大宋開寶七載冬閏十月二十八日，京兆前攝華州別駕杜永訓，奉爲先考府君諱澄字德潤、亡妣夫人周氏，建茲幢焉。自唐封杜，因國命周，書契已還，罕敵大姓。府君以恪恭之美，佑彼侯藩；夫人以貞懿之行，宜其家室。有慈有義，可法可象，志銘斯在，行諜備詳。府君寄骨於晉陽，夫人啓殯於茲地，庶合商人之禮，□□楚相之魂。敬鐫龍藏之文，少寫蘭陔之恨。汝弼早悟苦空，深信因果。聞是請命，歡喜踴躍，恭敬合掌，謹述偈言：

我佛大慈悲，能滅諸苦惱。乘是功德山，速成無上道。

錢儼《建傳教院碑銘》

聖人之垂文設教，所以舉綱維而示軌轍，使後世之人至乎聖賢之道也。若夫括天地，極陰陽，窮吉凶，審消長，莫尚乎《易》，而伏犧始之，仲尼述之，是垂美利於天下也。以曰繫辭，彰往考來，正王道，紀人倫，莫尚乎《春秋》，而夫子經之，丘明傳之，是申明誡於萬世也。敢問聖人之垂文設教，極於是乎？殊不知垂褒貶之文，不能等寃親，齊生滅；究否泰之術，不能暢妙性，括眞機。其爲人天之津蹊，越生死之淵奧，則大雄氏之法，莫不大乎，莫不聖乎。若夫鷲嶺之韜玉音，龍藏之傳寶典，去聖逾遠，垂裕後昆，所以廣香海之波瀾，壯大車之輪轂，又莫盛乎天台之教者。故陳、隋國師智者大師，法名智顗，演一花之大旨，立八柱之華宗。以明破昏，太陽之開氣霧；以靜扼動，神龜之抃重溟。藏通別圓，四教斯闡；醍醐乳酪，五味相宣。傳般若之燈光，開方等之門閾。長風破浪，溺羣魔於不二之門；大山出雲，茂正法於說三之圃。垂爲妙典，揚我眞風。由是國王大臣，延首丹丘之講肆；城邑聚落，傾心金地之道場。則智者之化人，其利博哉，不可得而言也。傳教院者，卽今淨光大師寂公住持之所。師法名義寂，俗姓胡氏，永嘉人也。先是周顯德初，螺谿居民張彥安來詣師曰：「家居寺之東南，有隙地，可一里餘。陰晦之夕，必有鬼魅吟嘯之聲，亦有鍾磬考擊之響。又嘗夢神龍遊其地，故非愚民所可有也。願奉師以爲僧事。」師約之親往閱視，歎其山水秀異，因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常以傳續眞乘，思卜講唱之所；又天台一宗稟於龍樹，彼夢神龍之兆，豈非此耶？」然而財施不供，莫能遽成其志，但納所捨而營蔬圃耳。尋而法華嚴公之門人齊公，願齊公後亦署崇法禪師，亦師傳法弟子。以其事聞於本師禪師，禪師大可其議。遂輟所得衆施錢三十萬，以資經始。師雖聆喜捨，頗懼重勞，迺誡齊公曰：「今之所營，蓋以學徒爲念，非欲芘風雨以移冢間樹下之志。汝體乃意，當勉成之。」齊公乃鑿山肇基，度木興搆，凡建法堂三間，廚屋數舍。覆茅累塊，悉尚樸素，以稱師心。乾德甲子歲秋八月堂成，乃請師居之。默然遂率學徒二十人，以之俱往。點頭之石，行列翠巘；雨新之花，飛颺寶几。師又覩其樸野，協彼安栖，至心之餘，歡喜無量。其後登魚門宇，日競充盈；放鶴園林，人患褁積。師聞之，沮其說者數四。而雲居韶公禪師，以其傳燈之地，未廣函丈之規，乃疏於今漢南國王：「智者大師位登諸地，跡示四依，得總持門，獲無

礙辯。所述教法，盈數百卷。淨光大師義寂傳而講之，如水分器，而所居精舍，棟宇未豐。願許經營，用安楓衣之衆。』王從之，乃命愛子襄、華二師洎干宗藩，各施錢粟以助之。師以草堂之居，雅得便穩，不聽命者久之。三年及丁卯歲，建創始畢，凡重構懺堂、法堂、禪室、經室，及隸寺宇制者，罔不畢備。中間內外總一百三十餘間。林泉相輝，金碧明媚，瓶錫所至，寒暑忘歸。其年國王復命師講《法華經》一座，追福於王妣恭懿太夫人吳氏。自是神龍喜於聞法，鳥獸樂於唧花。供飽純陀，席嚴布薩。隱几捉拂，翼翼小心；海福田衣，濟濟有衆。太平興國二年，元帥府都押衙王君承益、內知客余君德徽，同議本院建造彌陀佛殿，王復命施錢八十萬。又請師講《金光明經》一座，飯僧三萬人，香華旛蓋供佛之具，一皆稱足。明年，彤矢常參，金輪大統，教法愈盛，莊嚴益專。屬像設未周，衆望斯鬱，乃遣僧重雲遠來京師，請於襄師。襄師因以陳國夫人徐氏、漢南國王府別駕徐君貴安，共捨錢二十萬，副以金帶。又募郡人李從遇衆率淨財三十萬，同就厥工。於是孔雀頂螺，尊臨中辰；芙蓉冠葉，翊輔崇臺。環衛以之雄稜，侍從以之柔悅。沈沈金口，深類無言；爛爛青眸，眞符不瞬。三寶既具，百福可量。而聞師妙行孔修，慈心止足，衣惟大布，卧止一床。杖頭但掛於缾囊，庭內不施於局鑰。談女亹亹五十席，非謂該通；樂道熙熙三重閣，未爲高邁。今俗年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雖春秋已高，而誨誘無懈，實僧史之一奇士也。噫！天台教者，述覺王無說之義，包括寧遺；明衆生有趣之源，環循莫盡。由是三乘迭駕，方析假以入空；十地宏超，遂卽凡而成聖。豈必指蓮華於水上，先示從權；自當悟蝴蝶於夢中，了無別體。宜此義者，孰不宗之？而師之學徒通鑑大師知廉，以師崇佛宮祠，開法庠序，將求歲寒之績，請以刊勒爲期。而儼念天台山素足名儒，繼談聖教，竽難濫吹，硯合先焚。然思句偈成因，敢以謏辭爲避。所願草藩肥膩，滋善本以常新；風動毘藍，吹慧光而不滅。謹卽齋戒，爲之銘曰：

伏犧往兮佩尼不興，爾《易經》兮爻彖何明。宣父亡兮丘明不出，爾魯史兮篇題斯逸。皇皇真教兮超生死，洋洋梵音兮總權實。鶴樹圓寂兮玉偈祕密，螺谿不談兮花編誰帙。傳光析派兮有赤城，植柰松揮兮宜萬齡。

係曰：

台山巖巖標幾尋，傳教孜孜開寶林。寒猿野鶴盡念法，猊座無言揚妙音。

時雍熙三年丙戌歲，十一月十日文。

又《咸平觀音禪院碑銘》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爲勝概。至於傳法，不泯眞風，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卽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迹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圮海內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圮例。獻文纘嗣，佛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荑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卽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於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爲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以下名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於先師之精廬，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玄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寅緣，欲愚爲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乃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雄勇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元恪《泉州招慶禪院大殿前大佛頂陀羅尼幢記》

大佛頂陀羅尼者，蓋總持之林苑也。祕諸佛之玄旨，包萬法之大源。其爲用也，列邪見之網羅，明正慧之燈燭，拔三塗之滯跡，滅多劫，深愆所。其千聖共傳，衆靈攸仰，欲存廣益，必藉流通。茲佛頂幢者，卽當州淸信長者劉熙與弟闡，同發菩提心，捨淨地之所建也。奉爲當今皇帝、在郡朝賢、法界龍神、亡過父母、四大六趣、一切有情、三塗地法、受苦衆生，爰及自身、闔家眷屬，同資福利。二公以崇善至切，奉佛心堅，涉萬里之滄波，買他山之翠琰，琢觚楞之奇狀，刊祕密之梵文。繇是選勝崇基，果符夙願。我招慶禪師傳佛心印，繼祖師燈，

眞機雖迥於生根，善誘不忘於衆品。許就金國之內，安於寶殿之前。其幢高二十五尺，下列神儀，上嚴聖像。風搖鐸韻，和清梵以虛徐；日映珠光，對玉亳而熠耀。天龍由是發歡喜之心，鬼神於斯撤瞋恚之業。諒乎難思之利，存夫不朽之功，齊日月以無窮，與乾坤而等固。感通斯在，報應昭然。慈雲覆而福樹花春，慧日輝而愛河浪竭。時淳化元年庚寅歲十二月二十八日□□□

潘平《大宋襄州鳳山延慶禪院傳法惠廣大師壽塔碑銘並序》

蒼潤玄泉，萬仞衍彌盧之項；青峰妙嶺，千尋浚渤澥之心。理備三才，天即地而人即法；道隆千古，法即人而□□碑，缺十八字佛證菩提，喜舍話三乘之性；禪令頓悟，慈悲開五葉之源。法雨高垂，益潤等乾坤覆載；玄風遠布，光輝齊日□缺廿八字達此是眞如之境；識心了性，悟斯爲般若之源。有以見惠廣大師之旨趣也。師名歸曉，字信天。□□缺五字□□出□缺十字光元年，歲在癸未，誕生之時，天地明肅，清烟遶室，白日凝空，仁里榮觀，親疎共慶。年六歲，父令誦詩，缺四字□菩薩。幼不食肉，□隨母齋，缺十字□白父母曰：「志求出家，□垂□□□父問曰：「出家何謂？」云：「願歸清淨之門，早悟眞源之理。」唐清泰三年閏月八日，年□缺二字□城延壽禪院禮清遇和尚爲師。初到缺七字家當爲何事？」對曰：「我欲見佛。」師云：「汝若志心，佛當必見。」自始采薪擊磬，汲水添缾，暑往寒來，精勤靡間。朝暮掃地，□□摩經。至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凝然而立，云浮生缺五字語，驚喜訝之，乃命闍梨□與落髮。幼稟天性，雅靜雍和，言直志端，異常罔測。大晉天福五年暮春月十六日，向邢州開元寺授戒，始□毗凈威儀，登般若玄門。披四分之律風，輝一輪之戒月。神清耿耿，如鶩子□□□峰；骨秀昂昂，似飲光行於鹿苑。初夏，師令誦律，半月念終。五年依止於師□，□志精虔於且暮。師忽問曰：「汝知玄理□□，何不往乎參問？」於是辭師南北，渡水穿雲，遊東洛，入西□□□□禮知識。後至長水，見靈泉道人，乃申一問：「無雲還有雨也無？」對云：「有。」良久沉思，又祀三拜。遂□洛汭，入□氏峽，過黃沙里，渡□渌水千重。覩高嶺之烟雲，問含珠之秀麗。□□□上，到卧龍追虎之郊；遇賞襄陽，見解珮沉碑之浦。西之廣德，冒細霧之輕烟；南□含珠，上巖崖之峻嶠。初到時，師置起拂，對曰：「海之龍橫，人天總見。」師又拈杖放在面前，對□□□罔測。師云：「少年老大，爾後因茲入室，乃遂昇堂□益朝昏，隨流上下。中秋夜，師大上堂，海衆雲集，特申一問：「明月當天，爲何不照學人心意？」師云：「一輪皓色光三界，六識幢狂眼□□斯公論，頓息機緣，如四海之開雲，似五天之孤月。」從參觀，六換炎涼。采□□薇，以申供侍。忽一且暫辭香砌，略別師顏，造隨陽護國名筵，至安陸竺乾勝會。有時途路之見□□□□，野□有霜宿，孤峰無水齋。白雲隨步步，黃葉落挨挨。若遇杉松裏，風寒□碧崖，而又前之荊渚，順詣湖湘，旋迴五綴於鳳山，乃掛六鐶於延慶。值當院通性大師來自芭蕉，□□□□，一從慕□，八載依仁，翊輔辛勤，星霜靡閒。不期通性示寂，緣終主□□□園。分明囑授，惟慚薄鮮，退讓德人，匪敢承當，深增婉荷。乃請首座惠超上人開堂爲衆，未由半載，又□□□□。大宋建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惠崇院主守旻、維那及大衆等密上請疏：「聞王太師願請院主曉上人開堂爲衆說法住持，勿阻告投，希從衆望。」豈謂臺情喜允，又舍□天□□□大齋共申祀請。於是龍幢虎節，□□俗□赴以□□遠邇英賢□蓮幕金璋而濟濟。衆乃榮登花座，如月滿以當空；信禮焚香，似□花而映水。坐定良久，師云：「道德荒闌，誓受□□見□□□愧□□□碩德吹揚。遜讓未遑，倍□悚惕，而□□諸儀密意□枉目前悟即刹那□之永□□□承三請，須露一言，幸對人天，有疑請問。」尋有僧問：「師唱雜家曲，宗風嗣阿□？」對云：「道□□□□□□，慈雲法雨布人天。」又有僧問：「如何是□？」對云：「道州出矮子，後有進士樊。」復問：「生死色空，如何免會？」對云：「有路易尋三島客，無門難覓九天人。」忝承重命但愧轉□□論古聖興慈。□□□□□佛刹至□佛刹曲□□□□□祖□玄極有奧青霄得□明之者目下醒醒，昧之者途中浩浩。爾後禪林益茂，海衆臻盈，八方清信，鴻英咸皆景重；丹禁公卿，朱紫盡總欽依。遂□水□□□□□□□□松偃蓋，靈禽去而瑞鳥來；綠竹□□，丹鳳集而蒼龍至。」洎開寶二年，南陽侍中張公諱永德，聞師道，叩師德，甚欲披雲，無由覩月。雖□封域，俱守藩□。□聆清淨之芳音，莫到白雲之嘉□。是飛章表，願降天衣。果蒙聖主允從，特賜皇恩紫綬。由是專差人使，送至鳳山，表三台景望之恭虔，作一旦輝今之耀古。太平興國三年，壽州□□太尉王公□承衍，天邊嚮譽，日下欽名，遙瞻雪嶠以傾心，遠望蓮臺而禮足。載陳章奏，薦乞加恩。沐天慈貽惠廣師名承□□□。玄林蒼翠，致使襄江楚□高□芳名□□□□□□傳嘉□□龍神踴躍。藤蘿蓊鬱，映天河月島以連雲；殿閣崢嶸，□鴛瓦□梁而對日。霜鍾暮擊，清聲揚六律之音；月磬朝鳴，□□□五

音之韻　師悔爲□無□□無仍有者，一切衆生亦有；衆生無者，一切諸佛亦無　乃有高品劉供奉問：『龍廷金口問，□何對玉機？』師對云：『鳳閣龍樓遠，堯雲舜日新』又有□□不暮諸聖不重□□□□□對云：『此問太侈，何不近上問？』又有進士劉岳問：『得失是非，一齊放卻時如何？』對云：『這一條□□阿誰□師云：『一眞理性，同天地以難窮；五蘊虛浮，□□□□易□□遂有天水公趙普者，禮讓通明，玉石金蘭，作性溫良，□義青松，白月爲心，實閭閻之笙簧，乃人倫之□鏡　□師示諭，不覺淒涼，遂捨家財，擬修壽塔，粗表精素，以俟送終。乃□□言，願垂允許。師忽聞己，默然未從，慮害於人，恐傷於物　普又與彭城劉氏再三共禮，方可從之。泊端拱元年歲在戊子五月一日，師壽年六十六，擇勝地，選良時，趙公以捨寶□材□□□霜斤□□□然先立塔亭一座，三間九架。奇哉！壯麗輪奐，□□明　窈窕虛幽，豁然□雅　坊堠了日，清□至而碧霧凝；結九圍轉，玉光旋而金鳥遶　後有僧義水上人者，天雄□□，□水精英，爲奈苑之玄枝，作祇園之翠葉，覩斯盛事，擬助良緣，自□　能以修石塔，衆皆忻讚，不可違之　天水趙公聞之甚喜，於是開山取石，隨日月以忙忙；鑿壁穿崖，逐寒喧而□□　□□因緣契合，□□心堅，匠巧材豐，俄然告足　乃般乃運，以鑿以鐫。□□□□□礱之合成，莫不上下高□，方圓備□　周迴而山海攢攢，內外而花雲簇簇　盤龍走鳳，飛騰如出□奔山；□□□□□□□□似□天□地。腰短拂儻，如舞踏以驚人；腳細胡□，似吹彈□□衆　巍峩□麗，□祥烟上貫三天；□□□□□□□□平吞九地。其塔也，東連東海，西接西天，南觀□□洪荒，北□□雲紫塞。□使陵遷永在，谷變恆存，非憑琬琰辭文，莫記年華日月　□平才非二陸，學謝三□，□□天□□□□□□□□□□□□又忝隨秋貢，過南宮，陪丹鳳，翱□□□春闈　□北□□□□失意，而後同之漢上，乃屈禪扃　蒙碩德以延容，向金□而棲隱　時觀水□如□□□之□□日顯□□□□□□□□□□□□□□上人忽將實錄□託□□□□□村□乃□□□及□□水部，乏雕金琢玉之功，演思雲間，叙達士通仁之記　然□□□敢述大名，不□□□□□爲□曰

王禹偁《右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爲內典，調儒書爲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並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賛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琄，考審，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於金鵝山別野，時梁貞明五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宣德節度倛、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愼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於光丈大師彙征，受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署本國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修明，緇徒整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獻版圖歸國，大師奉眞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參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爲恭謹。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璽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跡》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鄧州刺史，判金吾街使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祕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讌於家園，彤於繪事，以聲詩流詠播於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於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於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於茲取信焉。

又《龍興寺三門記碑》

佛滅度後，後末世一切衆生並隳業障。法有輪柅而不轉，魔有網結而高張。積覆簣之邪，峰乃峻極；浸濫觴之苦，波乃尾閭。是諸凡夫，煩惱不斷；是諸世界，虛妄大行。地水火風，攻之於外；貪嗔愛慾，寇之於內。大則以金玉滿堂，垂子孫之計；小則以錐刀競利，務衣食之源。末俗於是難移，眞如以之不競。幻身有漏，寧知牛乳之方；火宅將焚，熟信鹿車之諭？則有悟電泡之非久，識生死之有緣，以慈悲喜捨爲身謀，以因果報應爲己任，謂財能賣禍，我則輕之若浮雲；謂福可濟身，我則指之爲彼岸者，其惟京兆杜公乎！公慤愿理躬，淳和賦性。出言有信，重於千乘之盟；立事去奢，笑彼三家之僭。自謂處太平之代，飽歌頌之聲，兵革不聞，伏臘自足。上則知其帝力，熙熙常陟於春臺；下則依彼空門，世世期臻於淨土。始念劬勞未報，風樹纏哀，耕山起曾子之歌，陟岵動詩人之歎。堂雖肯構，蓄五牧以成家；養孰弗能，奉三牲而何益。爰思追薦，是用修崇，出茲潤屋之財，飾彼布金之地。龍興寺者，東兗招提之甲也。先是，三門建於大中年，兗、海、沂、密等州連帥劉公莒之所立也。位歷數朝，時踰百祀，風雨所寇，簷楹不完。寺衆羞之，思所整葺，而力未支也。公乃革其舊址，立以新基，易之以金鋪，構之以重閣，庀徒且畚，蔵事靡遑。丁丁伏褒谷之材，陰疎煙葉；落落輦他山之石，翠斷雲根。役夫憧憧，車轍轔轔，繩者墨者，陶人坊人，繼踵接武，其來如雲。因爲揆日之期，特起凌霄之勢。乃曰：夫有其材而無其工，則材將棄矣；有其工而無其首，則工乃惰矣。疇其代我魁以董之？」乃得藏主大德洪昭尸其事，且戒季子航以左右之。由是無晦暝，無風雨，是剞是劂，以圬以墁。畚鍤之影齊來，雲生東岱；追琢之聲互動，雷殷南山。板榦畢興，土木交作，惟知日入而息，豈俟定之方中？加以勞來有常，趨督忘倦，匠之哲者，則甘言重賂以誘之；役之賤者，則嘉醪芳味以悅之。工不敢怠，人豈知疲。星灰始周，功績告備，莫不拔地若湧，掀空欲飛。金碧交光，爍亭午之日；欒櫨互映，過崇朝之雲。複道排虛，龍蟠夭矯之狀；重檐截漢，鵬運扶搖之風。崢嶸而始，謂鼇擎來從碧海；峭拔而終，疑蜃吐飛出紅塵。其或春雨絲紛，秋雲羅散，夏引清飈而淒楚，冬涵皓雪以溟濛。憑欄放懷，望遠送目。前對孤桐之岫，杳靄凝嵐；左連浮磬之川，縈迴靜練。足以作魯邦之勝概，爲法門之雄觀者歟。事既畢，公乃慶良緣，會大衆，且以香花落之，故得觀瞻之衆雲趍，讚歎之音雷動，飛聲走譽，自邇及遐。緣事有成，福德無量。亦何必持長者之蓋，方表修行；捨畫師之金，始爲利益者哉？議者曰：凡人從緣而生，從緣而死。衣食者，治生之器具也；功果者，濟死之津梁也；悟之者，若發箭在空，恒虞力盡；迷之者，若無舟泛海，但見溺爲。斯蓋濁惡染其慾情，聲香觸其根性。遂使捨一毛一飯或至艱難，奉少香少花皆有慘嗇。苟非解方便力，有迴嚮心，則孰能棄小徑於迷途，持直心於覺路者耶？公則不然。始乃儉於其身，勤於其家，孝於父母，信於友朋，然後輟能散之財，崇無邊之福，有以見其心也不可思議，其德也不可唐捐。《經》曰：「名稱高遠如須彌」者，我公有之。又曰：「堅固不壞如□□□」，斯門比之。公欲紀茲功德，思所銘刊，猥顧非才，俾揚善績。其或叙如來之教法，則內典詳矣；陳伯禽之土風，則《禹貢》具矣。是敢書歲時而不敢略，語修建而無媿辭。秉筆成文，尤謝簡牋之作；拂石爲劫，永留寶積之名。時皇宋太平興國七年十三月廿三日記。

又《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並序》

漢明以來，像教熾於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建梵刹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葺，垣墉半傾，待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落髮於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生貪著，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信佛法，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召見，於是簾前賜紫。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內僧正。師一心住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桷，出於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桴川而東。約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先師悉籍錄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鐘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不憖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竭肯構之心。既成厥

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大師遊，見托論譔，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實未立。我師之來，志在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無相，孺慕號泣。夕構朝營，歲捃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緝。紅樓霞舒，紺殿山岌。榱桷棟梁，龍蟠虬蟄。丹雘螟塗，霜凝霧翕。是維莊嚴，豈慮燥濕。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子善嗣，功力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又《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爲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姓徯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下，死傷則多，徇義效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於生，懼無益於死。以爲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寞之中，有輪迴之數，能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而已。繇是交兵之地，捨爲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有服儒寇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邪？我太祖皇帝受禪於周，啓封在宋，朱旗所指，黔首乂安。惟李重進作帥江都，嬰城構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中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傅於城下，於是建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在立爲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先寺主道暉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名爲道堅，以紀年爲寺額；墾田四頃，隸省一莊，咸以賜之，供香積而飯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速又沒，義幽嗣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隆、顯仁監而至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有殿，演法有堂，齊庖在東，僧寢在右。奧有室供湯沐焉，外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修竹交映，碧流縈回，實藩服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太祖將返鑾輿，留其御榻，忌晨供帳，於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亡，人骨已朽，乘茲善果，皆出冥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爲臣子歟？義隆等謂，修建已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爲郡條，宜爲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道三年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草昧多屯蒙，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豈梯衝，殞首喪元爭效忠。聖人念爾心所恫，詔舍戰地爲梵宮，遊魂精氣或感通。拔爾出離冥塗中，恩異文王枯骨叢，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鐘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憧憧。止戈偃伯文軌同，三葉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又《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壞於會昌，緇徒散亡。興於大中，層構崇崇。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柔土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憧。大殿歲久，基傾柱朽。有僧德緣，革而修焉。錄事張戴，同茲大願。化於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推樸樕。西走山陽，號大雲倉，伐木編桴，棟梁欒櫨。蕩波而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曾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堂。既成棟宇，綵繪無取。有曉貞師，先師從依。衣鉢遺留，願捨而修。乃備丹雘，晶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戴復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矢謨雍熙，早夜孜孜。僝功淳化，簷楹秺秺。令佐經營，曰殼曰禎。政平訟息，茲出餘力。有范百宗，成名澤宮。爲賊曹掾，舊識吾面。聿來詣郡，再拜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抽，實寺之羞。顧其勤勤，敢吝斯文。直書事實，辭句魯質。庶幾勝緣，垂乎億年。

又《新修太和宮記》 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途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諴之別業也。諴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玄棄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毗陵之勍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玄主開元觀，省甄處洞玄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棣蕚；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卧甕之後，林烏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

三日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而建焉。於是剪榛蕪以樹垣墉，浚汙潦以開池沼，伐彼良木，鳩於梓人，繫日以儛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他官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鍾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睟容有儀。芝蓋雲駢，宛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洽眞籙，章醮具矣，福祐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恃也。爾乃就水以治檽，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拆，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自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史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覲。隨圖籍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聞，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於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爲銘曰：

蘇臺南址，震澤東涘。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玄門。迺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他山未勒，秘宇空存。敢書事迹，貽於後昆。

又《休糧道士傳》 人有服青之儒服者，衆目之曰道士。其人又從而稱之，復能不食累月，一裘穿結數十年矣。隆冬之日無寒色，鼻氣如虹，面光如童，雖披裘擁爐而酣酒者神色未如也。姓氏鄉里，人莫得而知焉。或師之可求却粒之術，則曰：「非子之所宜學也，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焉。衣食爲民天，何可休也！但有用於時則可食矣。是以君子運其智，有功德及於人也，然後食之；小人運其力，有利益及於世也，然後食之。吾既不仕，則無功德矣；又不爲農工商賈，則無利益矣。苟竊其食，則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故曰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焉。今子，士大夫也，有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可學之以求仕乎。苟遭時得君，則天下之人受子之賜也，雖千鍾萬錢不爲愧爾，沒世之後又血食焉，何粒之却邪？若反是道而求仕，苟利乎親族妻子，亦人之大蠹也，不如捨名位而獨善其身，則吾之術可授也。子其擇之」或聞之曰：「隱者也」故作傳以示於後。

沈繼宗《重立十善業道經願文》 重立《十善業道經要略》石壁功德。伏願君王萬歲，永致太平；臣佐千秋，長扶明盛。文武品位，中外官寮，將表淄黃，諸軍力士，俱臻富壽，咸遂樂康。「次願天平地成，河清海晏，風調雨順，歲稔時豐，祥瑞畢臻，災害不作。三塗之罪苦永謝，諸天之福報長崇。佛道興行，法輪常轉，三界九地，六類四生，盡於虛空，一切含識，乘斯善道，同証眞如。大宋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十月戊午朔八日乙丑重建。鄉貢進士趙安仁書。都維那，朝散大夫，行尚書水部員外郎，柱國沈繼宗。

羅處約《黃老先六經論》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眞也；《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於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敦爲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爲禮，筍虡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王欽若《乞摹印頒行九天生神章等十二經奏》 《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祕授》、《延壽》、《定觀》、《內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於民，請摹印頒行。

又《道德陰符經自四輔部升於洞真部奏》 《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升於洞眞部《靈寶度人經》之次。

又《乞勿削去化胡經奏》 《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去。

又《校三洞真經奏》 三洞眞經者，無上大羅天中玉京玄都祕藏之所蘊也。元始命天皇眞人象形模寫，名曰「天書玉篆」，爲文字之宗。由是經錄符圖，諸天靈寶，遞相祖述，故《道經》爲首焉。

查道《乾明寺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占曰石門，因敕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煙夐絕，非志於道者，罔能栖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孝守榮，自雍熙三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舉隘隳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於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利，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寃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汨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唯記語言，自謂究竟，詔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虢邑，出家於雍州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梁鼎《大宋鳳翔府青峯山萬壽禪院記》　右扶風郡北盤岐山，南據秦嶺，地之形勝，甲於關輔。秦嶺之南，蜀山北走，突霄磨霓，磅礴萬里，至是崒然，若奔而駐。其秀絕者曰青峯山。涵碧孕翠，奇靈積粹，崔嵬迴漢，四峭如削。故自山麓緣危磴，陟猿徑，殆將至巔，至於是峯，人迹夐絕，窅若物外。中有洞穴，深莫知其際，舊傳阿羅漢隱息於此。然自昔未嘗有精藍，天其或者必俟開土而后興焉。同光初，有釋傳楚者，本陳倉人，幼抱高志，辭親隸道，奄有頓法，遂荒智地，景行大迦葉，悟卽心卽佛之旨，乃曰：「昔人普詣百城，參契妙理，我雖懸解，豈廢軌則」。故南之嶺外，東適江表，振錫法會，印可知識，僅逾一紀。長興末，旋自吳會，戾於故里，將爲人天開示大法。時清泰主潛隱斯地，爲重法故，奉禪師若師傅，禪師遽請結茅茲峯，以爲禪誦宴坐之所。繇是經營締搆，棟宇大備，峩峩梵刹，不日成之。四方游學歸之，與山谷曹谿相侔。清泰中，以舊恩降璽書勞問，賜命服及彰勝大師之號，禪師授而弗有。昔賢首語文殊言：「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禪師所傳，正得是法，直指本心，更無他要，故言下解脫者不可勝紀。化事云畢，示寂適去，卽晉天福二年秋八月二十有二日也。禪師上足曰清免，善繼先志，亦師子吼。免復去世，其法季曰清悅嗣之。悅終，免之門人曰義成繼主其事。自肇建禪宇，於今已十有三載矣，而未暇刻石識其盛烈，嘗慮年祀寖遠，後之人無以知所由來。會予奉詔假守是邦，而僧成條其狀，願爲之記，且曰將俾斯文與是山俱隆焉。謹弗敢讓，而爲之實錄云。時景德二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五日甲子書。安璨鐫字。

饒光輔《郢州趙橫山慧通禪院先師和尚碑銘並序》　稽自古以來，名垂不朽者，則非苟一時之美，而得行後世之風也。必先廓仁義之派，彰道路之源，濟億兆黎民，闡無窮教化，使居內者有去惡之念，處外者知慕善之誠。擧其類則殊途，資於人則一揆，同有歟德，其可謂聖賢乎！然立功於前者，非自執持於後代，蓋則代生其□傳，而□之非其人，則無能爲也。是故一如來入涅槃之時，以正法付摩訶迦葉，其下則馬鳴三師子比邱至佛駄先那，以至覺，至可，至燦，至信，至忍，至能，謂之六祖。吾以六祖之後，繼踵於後者，非先師和尚其□可論哉？和尚諱歸柔，本魏府觀城縣再清鄉人也。俗姓靳氏，於有唐天祐十三載投本府興福院光□□出家落髮，越明年受戒。性深覺悟，不雜羣近，遂負瓶鉢，參遊大知。不逾歲間，獲悟於韶州雲門山眞師之座也。自是放曠□□，優游道源，迭二十餘年，扣寂尋冥。廣順元祀，屆於郢城。城之東南有□曰仙女，□□奇秀，扼荆楚之異□，和尚乃隱於斯，息蔑塵寰。飡黃菁以蒙養，絕顆粒以攄閑。龍虎既降，魑魅潛遁。枕怪石，□寒□□二十□秋，不交世俗。乾德五年，隣巖雙流村胡可傳等備辭於公，始請住是山慧通禪院也。□之□院□□別記，此不復說。□□□□□□□大啓徽猷，□□開而日月爭光，行業生而烟霞並彩。歸□者如□，慕□者如□。生靈既濟於遐邇，惠愛益超於今古。中下之士，孰不瞻依？今皇上□□□載，雍熙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夜，則和尚遷化之辰也，俗壽八十六，僧臘六十七。當月二十日，殯於塔廟。洎雍熙□年九月十四日將□塔，□□十三夜降夢於□之弟子紹因曰：「爲吾開其塔，無宜久蔽，□□□土」。因公既覺，□和尚有歸□之望。凌晨以夢中事白於檀那，約十八日會衆於塔前，開而視之，方□眞身，有不壞之異。□是香湯百和沐浴□□□容飾就，儼若禪定，嚴粧座宇，香燈晨夕。噫，何須兜率天上，方明天道，直恐□□會中，□□□身□□□□得祈求有□齋供霧集，稼穡枯燋之際，使法雨潤之於高下者哉！其如□□□□□隨□應召三□□顯□□□□善彌彰於六合，令德斯博，又不可勝紀者也。是□生□佛事，普濟羣生，俾中下之流，明而不息，眞□國之情

也。如此死有神化，克洽天功，使星潦之兆□而不作，其惠民之義也。如此刊之□□，既崇且門，□釋氏已來同於是者，其亦鮮矣。太歲庚申，因至斯□□□□□蘭陵君延□於□□□□□□見住山門□□□□上人請致其文。光輔不以學□□內典，聊屬詞以序其□□將垂先師和尚□□於隧矣。碑成而□□銘云：

生有其惠，死亦垂利。惠布生靈，利□□□。教先濟時，功後□祈。眞身不墮，盛德如之。峩峩趙山，巍巍□□。因□□名，□□□□□。歲月雖邁，□猷永賴。刊銘於碑，庶光其大。

羅處約《景德靈隱寺記》 天地，體也；乾坤，用也。體不可以常寂，故以神而爲名；用不可以終動，故以靜而爲本。是以境得之而爲勝地，心得之而爲妙道。斗牛之下，有郡曰錢塘；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居山之寺曰靈隱，其得境之勝地乎！居寺之徒曰禪侶，其得心之妙道乎！觀其羣山環倚，一峯中斷，平湖鑑物，鴻濤駭人，雲生若趨，石怪欲語。陸羽記東晉咸和初，有慧僧慧理由天竺而至，歎曰：『茲山靈鷲之一峯耳，何代飛來乎！』所携白猿復識其處，睨彼故地，同乎新豐。繇是金布其田，寶新其剎，憩蓮華之石，翻貝葉之文。洞深有天，巖垂爲室。晉、宋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詞，榜蠹稚川之字。唐大歷六載，復新其大壯焉。謝亭巋然，袁松多壽。土運之季，國霸爲錢，雲措之規，則又過矣。繡桷畫栱，霞翬於九霄；藻石雕楹，花垂於四照。修廊重複，潛奔濺玉之泉；飛閣岩巒，下瞰垂珠之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花燧搜陸海之珍。有若碧樹芳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呼猿風閒，卧龍石老。會漢南王籍彼土宇，歸我昌朝。雍熙之二載，郡之四衆請月禪師爲之首，師印可禪那，深得其髓。越明年春，僕自蘇臺抵杭郡，弭蓋靈鷲，濯纓冷泉。山光洗心，松聲媚耳。堅珉雖揭，好辭未刊。余斐然者也，月禪師俾文其事。噫，節彼靈山，奠茲吳土，秀極而爲萬狀，翠鍾而成一色。乍聳而還伏，將趨而卻屹。豈造物者奇詭其勢，與心而符契哉？不然，胡以不爲世塵民，而若在溟涬，俾仁者樂之，其得靜之理乎？矧如來密印猶飲光而傳達摩，由達摩而付南能，厥後大有宗師，競分枝派。太虛無狀，而《楞嚴》謂三界忽生；湛寂本如，《易》義稱萬物自動。故衆生昧如如之性，住我我之所。執指爲月，瞪目成花，不有導師，孰爲法眼？若言眞於妄，則二妄以斯同；破有歸無，則一邊而爲見。故融其妄法，是名眞空。眞空不空，斯爲妙有。雖揚眉舉足，則當體涅槃；三界四生，則爲心境界。棲禪於此者，其殆庶幾乎！偉哉是境也，其將以靜爲君乎！是心也，其得本來無物乎！所謂得天地之體，乾坤之用，體用無原，水波圓融。故若境若心，以寂靜攝，實觀道之妙乎！或曰：以茲山得靜之理，斯不誣矣；言飛來之事，何其怪哉？余則曰：戴神之端，子眞不語者也。蓋以力乘大教翼怪衰周，俾季世之人信道彌篤。噫，太極剖而爲天地，游魂賢而知鬼神，豈非語怪者耶？因不自揆而書之，猶季路之率爾也。碑而銘之曰：

靈鷲一峯，飛來竺乾。非夸娥負，神妙難筌。非巨靈擘，聖功自然。誰識其異，慧理明焉。翠微之前，曹溪之禪。隱不違俗，靜本乎天。四時羣籟，萬古寒泉。因書眞石，用紀千年。

蘇易簡《施華嚴經淨行品序》 法界無邊際，能周之者心識；衆生無窮已，能拔之者誓願。誓願不廣，不足攝衆生迷妄之性；衆生不度，不足契諸佛付囑之心。苟暫時思惟，一念迴向，則法界了然，無有障礙，諸佛繇是悉主讚歎，矧動行而不惰哉。辛卯歲，有滎陽鄭生自會稽至，以《方廣華嚴淨行品》一篇示予曰：『彼方沙門號省常，辯才達識之士也。素行燕坐，不捨功用，捍勢忍苦，思拯焚溺。居常發廣大之心，挺堅固之志，求與諸衆生鼓精進揖，登慈悲舟，張悟解帆，出生死海，不起本處而達彼岸。以爲瀝懇莫若刺血，傳信莫若篆版。乃印是經，凡一千卷，結八十僧社，散施念誦，期於無窮。俾未悟眞諦者悉生歸依，已種善根者悉令增長，受佛禁戒，入佛智慧，作是果報，而無所作。』以予樂在名教，早勤熏修，求爲序引，以示來者。予聞是言，即攝衣稽顙而報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見解，成是功德，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瞋恨，何況陋文淺學，而有吝惜哉！』即時預千人之受持，同諸佛之讚歎。』遂以事迹，書於簡編。至若報君親之恩，化檀信之旨，則有常公發願之文在焉。淳化二祀季秋二十有四日序。

王曙《覺城禪院記》 後學以像設者，有爲也，滯於名相；禪般者，無心也，曾是空寂。著空棄相，此既失矣；從無入有，彼何得哉？我佛所以啓頓漸之門，示悟修之路。頓則頓悟，言語文字之俱非；漸則漸修，六度萬行之不舍。權實交映，理事互融。無一物不是於眞如，盡十方皆歸於已用。大千世界，猶若浮漚，無餘涅槃，有同昨夢。蓋達觀之上者，豈常談之得乎？益州覺城禪院，昔李唐明皇奄宅函夏，有詔郡國各建伽藍，並以開元爲名，皆

一時之壯麗。迨中和俶擾，守臣負固，頭會箕斂，惟利是視。草創竊弄，未遑寧居，揎茗蓱之兼羸，據隧肆而增鬻。以茲寺庭宇，密邇市廛，因而有之，莫我肯顧。雲徒海衆，曾何足以少留；寶落琁題，杳不知其處所。陶離僅隔，顏巷潛通。若金石之聞，乃止不壞；何神明所祐，歸然得存。今此院者，即開元之址也。孟氏廣政中，出女侍爲尼，俾居其間，號延福院。後棄而去，復爲僧坊。爰有閬中鐵幢長老，擁錫來游，載營載葺，衆號鐵幢院。又有神操，紹續紀綱。操授道信，道信授秦人微禪師。微師歸關中，道信薦主僧務。風雨攸蔽，禪頌漸興。今傳法沙門道信禪師，俗姓昝氏，本郡華陽人也。幼齡穎悟，脫落囂塵，辭親出家，尋師訪道。不遠千里，行詣百城，飄然沉澧之間，遍遊江漢之域。聿來舊楚，乃契宿緣，得法於郢州芭蕉惠情禪師。情嗣南塔，南塔嗣先仰山，先仰山嗣溈山，溈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嶽，南嶽嗣曹溪。即禪師於曹溪爲八代嫡嗣，於釋迦如來爲四十一代法孫。師機緣既契，更不他之。有願還鄉，卜居演化，言旋舊里，求叶初心。道信喜師之歸，延請入室，密以傳授，且俾興修。師音容粹和，戒行高潔，慈悲喜捨而爲事，行住坐卧以相應。由是法衆歸心，士庶仰懷。乃謀締構，乃募檀般。卓鄭隆富之家，輿金而布地；闤闠伎巧之族，運斤而成風。樸斲九挺，雜沓空並，人悅來而不絕，材襞積而居多。遂量工程，考廣袤，易奇袤爲方正，變湫隘爲平夷。自經始於辛卯，告成於戊午，凡歲星再周天矣。壇宇顯敞，正殿翬飛，戶牖重深，禪堂岑寂，丈室清閑而奧秘，僧房奇窪以虛徐，齋廳來苾蒭之流，廚庫有蒲塞之饌。廣博嚴靜，盈二百間；供具豨敍，約數千事。又爲轉輪寶藏繕寫十二部經。珠交露縵，爛覆其上；金姿髹彩，錯落其間。實福祥之淵源，雄都會之瞻矚。今知樞密院、刑部侍郎、樂安任公。昔鎮藩服，仰師道行，且以受佛付囑，悉心護持。以延福舊稱，乃僭僞所署，露章上請，俞詔下臨，特賜今名，彌光列剎。仍錫隙地，乃南其門，芝撿賁於藂林，雲篆揭其摽牓。而師宴坐一食，應病與藥，載離寒署，不出戶庭。初，廬帥雷公，特奏命服，亟請開堂。師問答隨機，扣擊無滯，故遠近道俗，多所歸依，前後王臣，靡不欽重。曙雅遊苦旱，悟道滋晚，被聖明之優渥，寄剌舉之聲政，遽傳而至，燭理未康。雖嚮師之名，莫造師之室。偶餘日之怡蕩，一欵關以從容，即席而境閑，忘言而機契。風幡搖颺，直指仁者之心，庭柏青葱，自識西來之意。師既而曰：『夫示有作爲，方便也；撥無因果，斷滅也。方便即濟人無量，斷滅則末法疇依？惟茲院之紹隆，懼後時之堙漫，且礱石之斯久，願爲辭以見紀。』贊希有事，出和雅音，胡其幸焉，安敢讓矣！一來廬阜，即是遠公之社人；永鎮頭陀，欲刻簡栖之碑字。

某弘《北新安村永安禪院碑記並序》 夫以法身沖邃，非詮旨以何歸；實相澄凝，非標式而莫覩。至若如如妙性，體業無方；萬□□身，寂照恒一。我釋迦慈父廣運悲心，降跡王宮，證眞道樹，演無說之說，示無形之形。□□□相表乎儀，八十種好彰乎瑞。洎連河現滅，鶴樹遷神，飲光錄化於苦蹤，度喜傳燈於感躅。□□正法像法，昭然熳然。爰自法化西來，騰蘭東被，漢明弘集，洛陽寺興。爾後大建精藍，廣修□□。致使普天普地，知菩提歸仗之門；使令萬國萬象，了福田爲究竟之路。即有功德主僧宗感、□以定香酚馥，戒月澄明，同感建造之功，共辦葺修之事。而有功德主郝光璉等，並乃汾浦英彥，□巷名儒，五常俱身，三端立德，言本有則，行謹無虧。迥然標方外之心，志誠出人天之見。當院東連亘泊，西接虢河，前窺抱腹之峯，後對子夏之谷。去武定八年三月八日，當院石記：『自本州郡主郭翼之所奏，敕賜名爲定國永安禪院。村衆與院主僧弘演，共力修崇堂殿房□，共計六十間樑。』此舊記之所載也。邇後頻遭兵火，數遇戎夷，殿宇焚燒，名額廢墜，空存石記，□識院名。又去天福七年，再番占殿三間，內釋迦一會四壁，功德周圓。後面慈氏堂三間，內□氏功德，一會周足。功德主僧宗感，俗功德主郝光連，淨土太子因德弟功德主郝訓，李勛等，藥師□殊，女弟子張氏等觀音一鋪。功德主田榮羅漢堂、僧房、庫房、功德樓、廚房各三間。去淳化元年□，大宋統天應運順聖孝明文武皇帝敕命指揮，有修蓋到寺院無名額者，並須毀廢，不得存留。況斯院尤是宿舊修□，有石記指說，敕賜名額。官員驗詳，遂得存留。又准淳化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宜令轉運司遍行指揮管屬州府軍監，內有元係河東僞命州軍，自克復後來創修□□□院，雖未敕賜名額，並與存留者。所願皇帝永固，帝道遐隆。太子諸王，福返萬葉；郡主寵澤唯新，福資壽算。塞上之戈鎚永息，中□□□角肅清。雨順風調，時康道泰。伏慮年華綿邈，故刊貞珉，永立布金之甸，長鎮新安之地。但弘福□夢日，學不談天，輒述瓦礫之辭，獲紀金石之德。幸承來命，難以推返，略序歲華，直書其事。時景德二年，歲次乙巳，四月戊寅朔，五日壬午建。鄉貢學究李自新書。院主僧宗感，傳《上生》、《金剛》、《心經》，業《法花》、《維摩》；門人誦《法華

經》，僧繼隆即人誦《法花》，行者繼凝，在醫藥並刊字郭泰美，第一。

高紳《乞禁僧尼受父母拜禮奏》 臣訪聞當州僧尼，既受戒還家，即受父母拜禮。臣責問僧司，具言有實。伏以爲臣爲子，忠孝之道居先；在家出家，怙恃之情匪異。苟乖斯道，是曰亂倫。且子於父母，恩報皆一，在儒書則曰『昊天罔極』，在釋教則曰『恩重莫報』，安可用小加大，使卑逾尊？蓋由甌越之民，僧俗相半，溺於信奉，忘序尊卑。竊見太宗貞觀五年，嘗禁僧尼受父母拜禮。方今鴻化風行，革除澆弊，望降敕命，特行戒止，奏有違者重決罰。

又《中閣禪院修建道場頌並序》 皇帝在宥天下十有三載，元功格於穹旻，大化融於四海，中外寧一，黎獻康樂。以無爲不宰之功，博施於萬有；用慈惠仁覆之教，茂育於羣生。每歲臨遣中使，幽求羣國，禳禱吉涓之祀，授職於百神；徼靈集福之方，仰稽於皇覺。故名山勝景，靡不周徧。既而年穀順成，風雨咸若，兵銷武偃，遐肅邇安。然猶御索履冰，日鋭一日。因天下事爲事，以百姓心爲心。愛甚納蝗，軫深扇暍。景德四年仲冬，乃命大內太傅、高班內品李懷信賫齋文，建道場於羅浮山中閣禪院七晝夜，仍降內府名香以錫之。夫天之立君，凡以爲民也；君之承天，亦以爲民也。王者不惟禮樂刑政令民率由，而復以雩禱祈禳爲民作福，蓋天意也。是山按圖牒爲蓬萊之別島，實未明之一洞天，蘊秘韜奇，含馨蓄異。璚花琪葉，鎮以紫杏之壇；駕歛乘烟，宅以白雲之洞。爾乃寶坊清邃，祇樹幽深，紺殿晨嚴，蘭膏夕燎。祝詞祕奧，雜梵唄於五天；薝蔔氛氳，散香雲於三界。有五色珍禽羣翔齋所，靈應繽紛而效祉，陰雲霾蔽而復晴，其冥感有如此者。其他精廬靜宇，福地殊庭，徧歷焚香，皆遵密旨。大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元貺之應，相將並受，豈止於一祥一瑞而已？昔之王者望祀山川，檢泥岳鎮，或求神仙以自奉，或求年壽以攸永。我后則不然，恭默有道，至仁也；屈己從民，濟衆也。仁以固天下之基，衆以成天下之務。以稔歲嘉禾爲上瑞，以愛物養民爲長生。功成我不矜能，惠加人不求顯。有一於此，列辟猶或難之，況膺澤下流，雅頌洋溢，總諸功德，播爲聲詩，不亦深乎！紳沐浴元化，刺舉朱方，欽惟聖作，仰止仙鄉。夫功以文著，事以頌揚，非文非頌，曷攄清光？謹爲頌曰：

巖巖羅浮，鎮於南裔。三山一海，浮空而至。開闔煙嵐，蒼蔚松桂。蓄異康時，宅靈瑞帝。吾皇撫運，惠綏四時。名山大川，罔不肅祇。乃建中閣，民祈福禱。法會攸啓，天意聿隨。皇皇者華，將命精潔。圓嶠香降，博山焚爇。川祇薦瑞，天龍生悅。五色靈禽，翔飛寥泬。時既平兮歲亦豐，聖有作兮佛感通。慧日一照兮昏衢晚，慈雲廣覆兮火宅空。被聲教於海外，躋仁壽於域中。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惟聖德與神功。

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二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史館、知廣州軍事兼市舶管句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紳撰

夏竦《抑仙釋奏》 臣聞舜禹商周之有天下，文以經邦國，武以戡禍亂，政以齊民，教以導俗。故家給人足，元元豐厚。漢氏陵遲，魚目入珠，樹黃老之談，導浮屠之源。歲月滋深，技派寖茂。蕭梁之侯，象教勃興；李唐之譎，眞風益廣。招藏游惰，蠹耗衣食，誕誑吾民，十室而九。雖間有鉅儒輸誠獻諫，深根固蒂，無以拔去。國家經啓古義，深抑流弊，狹度人之制，峻修崇之禁，九州穆若，有識交慶。而大藩尚踰千人，小郡猶登百輩。訪諸輿議，其倖可知。皆言京城寺觀，每歲頗得度人。或暫考經業，或但聞久次，便受戒籙，即登名籍。四遠之徒，游手之民，皆擔簦負幣，求度輦下。《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書軌混同，憲章殊異？又聞其徒豪右多聚貨泉，因誕降聖辰，仰望王澤，或徼幸命服，或希覬寵號。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忍使恩耀，光被髡褐？求之典籍，甚爲無謂。伏願陛下恭循典法，錫命司存，省度人之禁，去紫衣之制。庶令驕嫚之民，罕趨浮惰之業。聖朝善政，自可遵行仁義，何必恢崇釋老，而後教化式孚？區區之言，伏待裁擇。

又《重校妙法蓮華經序》 三世諸佛爲衆生出現，證無所證，得無所得者，一大士而已。妙萬化而無象，應羣有而難名，不著世間，猶如蓮華，故竺乾大士集靈鷲遺言，曰《薩達磨奔荼利迦》。魏梵僧支強梁接譯於交阯，初成六卷，翻薩達磨爲妙法，奔荼利迦爲蓮華，是名《法華三昧》。晉燉煌僧竺法護譯爲十卷，名《正法華》，分二十七品。後秦鳩摩羅什益《普門》一品，譯爲七卷，名《妙法蓮華》。隋崛那笈多益《藥草喻品》之半，以《提婆達多品》入《塔品》，名《添品法華》。唐道宣律師叙云：『三經文旨互陳，時所崇尚皆用秦本。自漢至唐六百餘祀，受持盛者無出此經』。五代以還，諸侯僭據，字音句讀，方言多誤，國家混一寰海，聖上尊用三教。余家世奉佛，乃取世傳諸本及化外舊經，釋文摘句，數自參較。又以悉曇梵夾，傍行右讀，中原傳譯，

始創卷軸，討論重複，卷舒繁數。因觀近世圖籍，鏤刻摹印，綴黏成冊，差便於古。由是命工倣則，肇製此經，庶幾學者易爲究覽。此經《序品》至《勸發》十餘萬言，貫穿諸宗，融通萬法。或伽陀孤起，或祗夜應頌。文有廣略，以接三根；機有深淺，以醻衆請。喪實際者爲之譬寶藏，執涅槃者爲之指髻珠，淪世苦者爲之諭污宅，樂小法者爲之演化城。闢甘露之門以來衆軌，均大雲之澤以徧羣生。大方無隅，則有地墨刼塵之談；至神無方，則有眉毫舌相之變。會權實之戲論，設頓漸之假名。使三獸渡河，並臻其量；五愆憑軾，各應其緣。諷誦可以殖福田，解說可以標慧炬。大慈方便，其在茲乎！至哉，清淨靈覺，廓大虛而含法界；光明寶藏，消幻想以契眞如。境既對忘，心將安寄？見有迷悟，體無去來。妙本圓常，超然獨立。資始萬行，孰除其方？若乃以解脫爲蓋纏，以照覺爲封累，掩室摩竭，杜口毗耶，名言道斷，思惟路絕，則神而明之，在乎其人。然而能趣百善者信也，善度衆苦者解也。信解之初，必由緣感。皦月不能現空器，膏雨不能生槁木，後學菩薩幸精進而求諸。時皇祐三年夏四月乾元節日謹序。

又《楞嚴經序》 夫善言佛者，惟性而已矣。混成不測，況之道乎！無方善應，況之神乎！湛寂精常，圓滿平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生生而不生，化化而不化。包裹萬有，含吐十方。資始衆緣，具足萬行。光明密照而非色，靈通潛運而非空。世界變遷而不移，山岳旋偃而常靜。現前而惑者不辨，日用而迷者不知。《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老氏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性之謂歟！無始劫來，一切衆生，攀緣外境，忘失本心。分爲四纏，疊爲五濁。馳而爲妄想，結而爲昏翳。聚而爲煩惱，流而爲生死。累我眞源，枉入諸趣。如來哀之，此《楞嚴》之所以作也。以衆生苦於奔逸，故爲之行三觀；滯於色相，故爲之指八還；誤認塵根，故爲之辯六入；妄計因緣，故爲之談七大。至於屈伸金臂，綰疊華巾，極善巧之喩，拂微細之惑。令瞻寶光者，知見精之不搖；聽鐘音者，悟聞性之常在。若乃本明旋復，靜慧發生。御最上之寶乘，游無邊之性海。顧色身若微塵，視太虛如雲點。彼無始輪轉之根，億劫顚倒之見。我人妄執壽命，浮想若熾炭之燎鴻毛，烈日之晞朝露。不待思惟，已自消釋。大哉，菩提妙圓，本始清淨。既無妄幻翳於眞精，豈有身心受彼生死？水澄滓去，漏盡法除。萬行不修而自圓，六通不求而自澄。預於此者非至神乎？然而是經撮八藏之精要，窮萬化之根源。譯之者務簡，潤之者尚辭，或使潭研泥於句讀。故有僧可度爲之箋分，詳略有叙，華梵兼該。迨歲再周，能事方畢。後之觀者應當返夢想之緣氣，遺心目之習因。了識精之元，還獨妙之本。雲駛月運，既息於諸旋；木盡灰飛，亦忘於幻法。秋毫不立，眞理自冥。彼求諸佛無漏勝解者，幸精進於斯焉。時景祐四年二月朔日序。

又《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常住田記》 會稽之西部，吳郡之東境，山之美者，武林在焉。晉咸和初，常有梵僧歎其峻極，以爲鷲峰別嶺飛至茲地，由是依山起刹，名曰靈隱，蓋言靈山之隱於此也。奇迹既彰，歷世增葺，繚垣危磴，叢楹鉤檻，樓觀之華，勢勝之美，首於餘杭。善巧啓導之師，若燈炬以相續；精勤憤悱之士，譬雲霧而畢臻。世有人焉，其來尚矣。國家同文區夏，洎聲葱雪，五天飛錫，四海浮盃，訪道而來，解裝相繼。天聖之間，有衆七百，每結趺聚飯，應器如雲。俱羅之施難充，維摩之化靡及。爰有上首，始議墾田。乃獻像於東闕，請播種於南畝。我尊號皇太后恩深外護，心等大慈。授諸佛之記言，布羣生之勝利。威光所照，物成金色；慧力之感，地見寶嚴。若夫平决萬幾，將明百志，動遵法度，愼守典彝。以爲道釋名田，禁於創置；國之舊制，豈敢廢焉！然吾保育嗣皇，紹隆景業，素依佛寶，孚祐帝躬。冀其萬壽無疆，百祥申錫。在諸服玩，予何愛焉？乃賜直百萬，市田二十五畝以施之。歲輸舊賦，天下之爲公也；永充淨供，福田之無極也。彼給孤施園，非續命之要；妙意設食，無宿飽之資。若此因緣，則爲殊勝。乘天時以稼穫，絕水火之虞；治防庸以蓄泄，靡旱潦之患。地種盡墨而可窮，此功德無窮；恒沙皆寶而可盡，此布施無盡。諸菩薩僧觀是田者，應合釋迦如來以信心爲種，以精進耘鉏，因田以悟法；諸大比丘受是食者，應念香積如來以甘露爲味，以大悲普熏，因食而證道。然而悟無所悟者正悟也，證無所證者眞證也。無離塵垢以染於淨，無求寂默以住於空。三界不見於身心，萬法本忘於封境。舉足所之，皆是道場；適意而居，莫非宴坐。夫如是者，始可以享斯田施，消此飯香，報兩宮之慈恩，續諸佛之慧命也哉！臣幸預譯場，叨觀秘藏，遐推往記，切考茲山。能仁出世千載而神僧建寺，七百載而聖人施田。由是知山川龍象抑有冥數，以待聖神乎！奉命昭紀，刻彼靈區。皇太后右序嗣君，崇修妙果，施夫疆畎，敎天下之至慈也；皇帝尊事母儀，布宣聖愛，勒於金石，敎天下之至孝也。率土之濱，含生之品，一切見聞，得不

踴躍於茲辰哉！時天聖四年歲次丙午仲夏望日謹記

又《御書慈孝寺碑額記》

慈孝寺成，朝廷命史官頌故實，將昭銘於金石，永垂耀於文象。聖上穆清之暇，熏祓以觀，且曰：「先帝大猷，太后聖德，備在茲矣！非天下之妙翰，孰爲奇麗之觀？非朕躬之親筆，罔罄寅威之禮。由是上自題額，命翰林學士綬書文。百工相趨，萬區載躍，以爲極帝王之能事，孰恭愛之大本，英華聖域，焜燿國經，巍巍乎亘千古而不朽者也。皇太后敦嘉睿志，溶發慈旨，申命史氏，識諸碑陰。臣聞聖人因親嚴以教民，故能感天地；本文治以化下，故能緯風俗。然則召至和之應，成惟幾之務，垂世烈而潤皇業者，必繇斯道。洪惟上聖，天縱多能。厥初啓朱藩，踐震邸，典學時敏，博志大成；及乎集丕統，迪詒謀，益復研精書林，垂思藝圃。探七經之奧賾，鑒百王之治亂。非仁義不圖於政，非禮樂不訪於朝。而又師臣勸講之餘，碩儒進讀之暇，寶跗在御，畫漏移刻。秦峯之篆，頡篇之楷，例蓮之妙，拂素之工，出自生知，動超神品。嘗以爲開元以降，御題碑榜，標桐柏以尊道，揭麗正以崇儒，未足以移雅俗之風，恢至要之體。故是寺之建也，飛白崇眞之額，所以奉先猷，攄永慕，昭定陵之遺烈，以繼文而教天下也；玉篆慈銘之首，所以宣懿鑠，闡慈訓，尊長樂之美業，以愛親而訓四海也。昔羲畫八卦，以啓人文；禹錫九疇，以贊皇極。參之聖功，偕爲盛矣！若乃翔翬結宇，液金塡畫，騰虬龍於螭首，潤雲露於翠珉。映調御之相光，陰詞臣之妙墨。奎躔婉其鈎曲，珠斗煥乎闌干。固將太一下觀，百靈潛衛，爲億祀君臣之法，昭兩宮孝愛之德也哉！臣忝貳近樞，荐拜嘉詔，仰欽累盛之懿，彌負重陳之怯。唯頌次典則，勒諸左右云。天聖六年八月朔日謹記

又《青州龍興寺重修中佛殿記》

左海瀕，右岱畎，沂蒙亘其南，河濟徑其北，厥壤廣衍，惟青州焉。唐以盧水平地，置平盧軍，其城縈帶山岳，控引川瀆，氣候高爽，風物楙盛，雅俗雜處，修塗四達，富爲庶焉，東夏之都會也。中有佛圖，實曰龍興寺。舊以爲田文之第。地勢斗絕，堀坳洋水之陰；樓觀飛注，翩翔重闌之表。東踐絕澗，徑度於闤闠；西瞰羣峰，旁屬乎原野。十二之勝，盡於茲焉。寺中有殿，宋元嘉二年建。甲子十周，棟宇隳圮。常坐比丘書樞，化青人，得鏹三百萬以新之。又鋼以石階，繚以綦檻。後增二亭，左以蔭銘識，右以藏鼓格。世傳孟嘗飯客，以鼓爲節，其格存焉。載祀寖久，木石剥脫，但上畫飛仙，殆非當時器，而寺僧寶之以傳疑焉。或曰：「佛何爲者邪？」夫太始既分，皇衢既遠，舜禹揖遜，湯武干戈，自樸而雕，自淳而漓，姦宄鋒起，智詐火馳。是以天生聖人於叔世，分三教以救之。九州之載，人性淑均，道德可以化焉，禮樂可以教焉。故商武丁時生老聃於瀨鄉，周靈王時生仲尼於昌平。流沙之外，西戎記叙。非威神攝受，權實開遮，莫能變獷悍，勝殘虐，故昭王時生佛於毗嵐。然今古之論，罔不折衷於仲尼。昔夫子自謂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老氏則曰：『其猶龍邪！』於佛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以是論之，則釋老皆聖人之救世者也，夫子不之譏焉。或曰：「樞之新是殿，有功德邪？」夫天地者，煩惱之熾宅也；世界者，生死之業流也。人之生也，與愛俱生，忸怩乎名利，蓋纏者嗜欲，鳥驚獸駭，馳走乎烈焰；龜沉魚躍，出沒乎驚波。翳元明而不知，甘衆苦而不恨，忮忌而得者謂之能，放肆而前者謂之達。其生也與夢寐等，其死也與糞壤俱。聖人哀之，故爲之御三乘之輪，艤六度之航，以接癡冥，以拯昏溺。後之登是殿者，若睹相好以攝心，歎寶嚴而起信，固可以遠謝塵垢，坐窒妄幻。若瞻白毫之光，悟見精之不動；聽寶鐸之音，覺聞性之常寂。固可以返照眞際，旋復本初，證菩提心，成無上道。由是觀之，則樞之於茲殿，有無量功德矣。予嘗守茲境，目樞之勤，聊紀勝因以刊石。時景祐四年八月朔日記。

又《台州天慶觀三官堂記》

台之郡治東出百步，且北抵山，有古宮室。舊傳茅盈駕鶴上仙，始建爲白鶴觀。既廢，至唐明皇興之，築天寶之臺於庭，書以開元之榜。唐命既革，棟宇將朽。洎天福五載，永嘉威儀葉後已之門人，太原太師黃永乾惠然來居，始議興葺。凡五十祀，乃傳門人張日損太和冲融，悃愊無華。黃老之教，擇其正而後學。藥石赴人之急，不避風雨時議以爲長者。上即位之十二載，勅本郡以禮遣至闕，辭疾不起。由是遠民始知日損有高尚之節。會國家降禪於社首，有詔改賜觀額爲護國，由是遠民始知朝廷有清靜之治。乃有石湛，來後等獻直三十萬，請新三官之堂，以列塑像，以廣焚修。既就，予往觀之，而不知其何神。日損曰：「道家之說，太虛之上，虛皇在焉。分命元卿，治於紫微，酆都清冷之宮。而三元按籍考察天下，有猾黠詭異，苛忍暴謾，險詖隱慝，僭妄欺僞者，可殺可奪，可貧可賤；有信厚仁惠，恭遜和易，謹愿端方，孝弟正介者，可安可壽，可富可貴。故上天有命，宥密無聲，疏而不漏，如合符契者，三官之職也。」噫，吾嘗讀聖人言，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常疑造化中

有主邪，其自然邪？果如曰損言，則三官其爲主者乎？夫位有上眞，職司造化，能使天下枉者直，善者安，暴者夭，仁者壽，貪者損，廉者益，雖盡杞梓之材爲之宮，備山龍之章爲之服，罄玉帛之禮爲之薦，日祀而辰享可矣，非謂無名之土木也。予結髮讀書，弱冠爲吏，未嘗爲惡，惡亦不及。從今以往，益致於善，以聽陰隲，以驗三官之說。

又《杭州寶雲寺記》 寶雲寺者，吳越忠懿王所建千光王寺也。西方之教，東流震旦。盛衰由於祇刼，輕重繫於震歷。五代紛競，諸夏陸梁。妙音阻而不通，法器垂而將墜。惟錢氏之守浙水也，稟天王之正朔，受如來之教戒。是時吳楚閒國，號爲有道諸侯。帶江負海，列郡十三，數世百年，干戈不試，益以爲得大雄法力。故竭寶玉，崇塔廟，具香華，鳴鍾鼓以事之。嘗有里人張仁昭者，誦薄伽梵姹陀羅尼，積有年所，感召殊祥。攝衢州刺史翁成起聞之，欲旌其事，乃請於王，以乾德戊辰歲春二月創是寺於錢塘門之西，建千光王像，因以名之。其制則臺門前闢，紺殿中立。高樓東建，鴻鐘屢發；案臺西峙，龍藏常轉。旁儼像設，後引堂構，經齋方丈，溫室雲廚。四百其楹，再潤而畢。面白傳之湖，負武林之岫。右則鵲巢遺阜，左則星隕派峯。石怒欲飛，松怪如折。梵聲飄海外，香雲陰空際。清吹時落，纖塵不飛。乃朝貴遊心之境，蒼生祈福之所。始請睦州九峯山僧環省升法堂，談妙義，未幾而終；復請衢州鎮境寺積善禪師義澄登寶座，語眞空，於斯爲盛。是二師者皆學於郡永明寺道潛禪師，悟諸夢幻泡影，無有言語文字，以心傳心，深入圓頓。故其門聽法者，朝夕如市焉。洎我國家受命之十八年，王俶歸朝，奉圖獻地，皇明所及，佛日重光。雍熙二年，寺僧有因請眞命於闕下。太宗皇帝詔以今額賜之，革僞號也；中貴人藍敏正書之，勒佛事也。時法鼓重鳴，金姿再構，讚唄鐘磬，盛於往初。洎淳化改號之明年，積善大師西向右脇而滅，其徒義隆傳衣受法，俄亦圓寂。懿夫禪源未涸，達士挺生。於是法證法師屈知寺住。師神彩高擴，藏識圓明。慈悲以導衆生，貞諒以接朝士。禪誦之暇，務以莊嚴爲意。故咸平三祀，選日庀工，階砌殿堂，悉增前制。化清虛於妙樂，擬莊麗於祇洹。爲南國之名區，作西郊之極觀。有大善知識作是言曰：善哉，寺之興也，有五善焉：張仁昭之感應，翁成起之信重，忠懿王之崇建，僧有因之請命，藍敏正之書法。法之行也，有三達焉：九峯之證人，積善之辯慧，義隆之傳授。足以表名山之昭感，示皇覺之遺休。若夫攝五善之心，證三達之法，景行精進，十四年於茲者，則有法證公焉。浙江東西，其名尚矣。固可書諸金石，垂於不朽者也。某素肄典墳，專談仁義，未窮觀於八藏，難了悟於三宗。奉運使兵部尚書郎江夏黃公世長之命，不敢固辭，但記其興置年月，傳授次第而已。若叙頓漸之宗，開權實之義，破諸有相，以至無生，蓋有格言，請俟能者。

又《台州延慶院記》 臨海濟靈江而西，越萬步至括蒼山，與眞隱山並。閒有垂流千仞，漱石成淵，蛟龍宅之，而雲雨攸生。歲有驕陽亢極，並禱羣望，寂寥無證，則邦之守臣帥寮屬而榮之，薦牲沉玉以請。常有雲油然發乎湫中，暝山暨川，雷震風動，不崇朝而雨足。予佐郡，再祀而兩往。既享既禱，絕澗而返，至於山麓，坦然右平，顧之則有浮屠氏之宮在焉，道出於側，因憩其所。視其榜曰延慶院，問其僧曰全議。考其興替，索其傳記，則梁天監初始建爲龍山寺。至唐會昌五年而廢，末期復興。開平中，刺吏駱延訓親篆榜而改之爲龍潭院。唐祚不永，錢氏據有浙水，忠懿王俶始領此郡，復親其額，爲戲龍院，皆以邇龍淵而得名也。國家受命，旁宣教象，我崇文廣武儀天遵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告成功之歲，有詔賜今額焉。問其授受，則遠者不能詳矣。詰其近，則乾化中有僧常一始旁鑿靈阜，全葺棟宇。次傳慶仁、道進、雲泰、雲興、令逢，至於全議，凡七世矣。其殿宇廊廡，多全議糾檀施所就也。觀其巘崿齟齬，溪流泐潏，古木怪石，偃蹇盤踞，雲物萬狀，融冶凝結，疏篁茂草，挺擢蔓衍，高下嚮背，宛爲靈區。嘉遯之室不築，講學之館未締，竺乾氏方牆華屋，卽而有之。於戲，盛哉麗哉！既盛且麗，控引勝絕，四方之中，豈獨於此？予關掌郡事，政不專出，無明誠以感造化，無至仁以召和氣，雨不時至，下民其憂。故再走靈湫，得請於廟，懇於是舍，須雨而旋。噫，豈人至靈而弗神於龍，彼祼壇於齋者獨何人哉？豈修己行義之有所未至乎？當以日繼月而誠吾志。屬寺僧全議固請作記，因並書而授之，俾勒於石，使後之識者觀斯文，知不徒然而作也。

又《傳法院碑銘》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以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建傳法院於太平興國寺。今上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以景祐二年六月特詔史官追頌先烈。史臣某拜手颺言曰：唐氏中微，五代多故。三辰昏祲，九服煨燼。虎爭龍戰，糜沸雲擾。我國家題五精之期，起千歲之統。祛天地之否隔，拯夷夏之塗炭。翦寇劇以靖搖亂，誅僭劇以遏

橫騖。太宗皇帝張天弧，順斗極，驅除鄰敵，駕馭髦傑。制禮樂於已壞，振文武於將墜。奉藝祖以造大業，由太弟以纂鴻緒。歸馬論道，投干講藝。覆露所及，轍跡所到，罔不闢皇衢，剗霸軌，一文軫，齊量衡者焉。洎乎六幕謐寧，中宸閒晏，披蠹簡，訪幽經，觀天人之交，探神明之奧，補綴漏遺，講求希闊。朝夕之議必稽於典冊，小大之政咸本乎根柢。嘗謂佛法之至也，百王不易，歷世彌盛。中原之區宇，絕域之種落，吕諷其書，家圖其像，一睇容堵，一嗅薝蔔，或因受以悟法，或睹相以趣善。感照以應羣動，廣大以攝萬有。裨德教，省威戮，其來尚矣。先朝乾德中臨遣僧行勤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各賜裝錢訪經西域，今繼有還者。嗟其翻譯之廢，載祀二百。非國家削平多壘，奄宅四海，通道夷貉，暨聲蔥雪，大事因緣，疇能復之？會鄜畤守吏王龜從上中天竺印度僧法天、梵學比邱法進所譯經。又北天竺三藏天息災與其受具母弟施護，各持梵夾來獻，符帝雅意，大寶啓之。乃遣內侍鄭守鈞肇營茲館，賜息災、法天等官，譯，命光祿卿湯悅等潤文，法進等筆受，綴文，義學芝芻慧達等證義，高品王文壽等監譯。由是憲前軌，稽秘藏，依金剛界，扢種子壇，書字源，布聖位，三成藻飾，四事莊嚴。三藏主譯於壇北；梵僧證梵義，證梵文，義學僧證義，刊定華字於左右；潤文東南，以資筆削；監譯西南，以肅儀律。新經既成，制躔臨幸，賚物有品，詔賜金額，歲給殖錢一億六十萬，度僧十有一人。翻譯之制，大備於茲。御製《三藏聖教序》以冠經首，息災賜名法賢。又詔擇京寺童子得惟淨等五十人，令肄梵學。每大電紀辰，貝多啓譯，經成奏御，召對賜坐，進見甚寵，觀者榮之。眞廟紹文，鴻徽累盛。舞羽而清河右，再駕而羈幕北。鑾旗駐於茲館，篚幣班於法席。洎乎勒圜，封禪梁阯，上儀交舉，盛節咸備。擁九清之嘉祐，訪三空之眞諦。祇適先訓，布昭睿藻，作《聖教序》以賜之。又詔參知政事趙安仁等，並所降制詔，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復以宰臣丁謂、王欽若充使，以寵重焉。聖上愼徽祖服，光啓宗範。長養容覆，極兩儀之大德；睿哲廣運，總列辟之能事。盡美乎萬幾，宜精乎三教。悟然燈之授記，當彌勒之囑累。以無上之知覺，建大中之教化。述《三寶贊》，以冠藏錄。衆聖歡蹈，羣生依怙。雨花芬郁，金光照爛。恩深歸救之本，理極名言之表。無量功德，非思議之可及也。自興國壬午距今乙亥五十四載，寵靈積累，妙因殊勝。有若今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吕夷簡以師臣上袞，博達空理，奉制兼使。今參知政事，尚書吏部侍郎宋綬以宏材碩德，了悟眞際，被詔潤文。有若故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參知政事張洎，趙安仁，樞密副使楊礪，翰林學士承旨晁迥、李維，翰林學士朱昂、梁周翰，楊億，皆以學通儒釋，繼司譯潤。上哲清流，盡在茲矣。翻宣表率，則有三藏五人，皆賜朝散階，累遷試光祿卿。始法賢，次法天，次施護，並剎帝利氏，深窮秘密，博通華竺，功成順化，卹禮尤異。又次法護，北天竺僑尸迦氏，始隸毗尼，聿修禪誦，先朝以其至自西遐，該明法要，令嗣譯度。次曰惟淨，故吳王李煜之猶子，七歲依師，選習梵業。眞皇以其不游西度，精曉貝文，特命主譯。天聖中法護請還身毒，惟淨求往闕塞，累表不允。今皆際會昌期，宣隆教典者焉。其監譯內侍則自文壽至今內藏庫內常侍陳文一、御藥院入內供奉官閻士良、印經院入內高品朱若水，十有七人，皆簡擢恭恪，以幹院事。其筆受、綴文、證義等僧，則自法進至今文一、法凝、鑒深、慧濤、潛政、清漏、善初、義崇、慧素、存行，及梵學僧文涉、道隆、慧燈，七十有九人，皆妙擇行業，以塞朝選。其貢經，五印度僧則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取經還華僧，則自辭潮至棲祕一百三十有八人，皆克遂至願，賛此大緣。寵賚之數，咸有差次。其貢獻並內出梵經無慮一千四百二十八夾，祕之院閣，譯成經論凡五百六十四卷。續於藏室娑婆之界，以語言文字作佛事，原本缺。體貌丞相，寵數尊異。其誕辰翻譯，端場啓罷，並命兩府衡弼傳香賜會，著爲永式。夷簡等進詩稱謝，有詔刊石。譯館之榮，於斯爲盛。說者云：譯者釋也，交釋華梵，對傳句讀，辨佉樓之筆，簡韋陀之辭，本政因以建之，糅雜句以文之。廣陰人之津梁，續癡冥之燈炬。宜我象教，功敦大焉！然而擬於法者空，幾於眞者靜。染空尚垢，知靜猶障。若夫遺照覺，度禪定，應現無方，圓明具足者，豈有髣髴於其間也哉？但以千覺度人，始自言語；八藏垂教，必假文翰。雙林示寂，鷲嶺罷談，五百年中，皆稱正法。三十四字，廣衍右行，充溢諸天，靡迤東土。非傳釋無以達華夏，捨潤色無以足言志。鑿五蘊之牖，破三毒之網。塞顚倒之塗，決苦惱之海。俾衆生竭愛流，灌毀宅，味甘露。以清涼大士悟始覺證，法身護神，通而遊戲，其六度之本源乎，萬行之因地乎！宜固諦方言，練橫字，審緣起，正思惟。貫穿宗極，以了密義；涉獵蒼雅，以定華文。備而不繁，直而不略。訶四病之微細，拂二見之邪執。灑之海墨，則諸佛下觀；詠以潮音，則百靈潛聽。使廣劫之下，知朝家崇建之美，歎聖上尊嚮之仁，不其偉歟！臣早遊史閣，嘗預譯場；終以鈍根，求補外職。地

如亭臺，有生之累猶多；筆若須彌，衆妙之門難盡。上勤哀舊物，俾圖懿鑠，謹奉宸旨，靡敢固辭。議者以爲聖上之建斯銘也，昭貽厥之謀，周文之追孝也；尚記事之美，陶唐之有文也；光大度門，能仁之悲心也；守護正法，有帝之鴻誓也。宜是四美，垂厥無窮乎！龍天隆格，神祇歎譽，永錫百祿，大庇中區，皇哉煥乎！謹爲銘曰：

西方聖人，萬化幽贊。兆啓於周，法至於漢。森沉天祿，古經肇煥。窗篠甘泉，金人肇觀。機緣合應，夢寤通靈。勝蘭東入，情景西迎。毫像可傳，繪事初形。具偈難解，譯法肇興。魏晉洎唐，正閏十九。變梵成華，翻傳代有。篆隸兼該，典墳旁究。八備咸精，三難盡剖。貞元以降，國步多艱。戎茄沸路，盜戟橫關。悉曇罔學，雷嶺誰攀？法器幾墮，慧命將殫。明明上穹，啓我有宋。盡殛殘暴，並蘇愁痛。神武拓跡，聖人垂統。四絡同文，五天辰貢。皇靈有赫，法寶增光。精廬再考，譯席重張。半滿交顯，疑偽兼詳。六義垂範，萬頌裁章。竺典歲臻，華經日續。液金貢字，彫瓊麗軸。思文祖禰，尊善導俗。克昌厥後，介爾景福。皇帝孝思，對越無極。碑頌休烈，載刊金石。鋪昭上乘，博濟含識。惟皇壽考，時萬時億。

又《慈孝寺銘並序》

維天聖四載冬十二月，洛苑副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江德明被旨，治故燕國英惠長公主第爲佛寺，資福於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始聖上以皇太后濬發鴻誓，祗迪浮屠，圖創美名，永昭慈訓。三事之臣相與進曰：「陛下以聰哲廣運承燕翼之謀，太后以寬仁勤儉膺顧託之重，垂簾訪對，齋居聽政。雨露均澤，榮悴畢霑，日月並明，忠邪洞判。陽郊再卜，歲歷五頒，六幕晏清，百嘉林育。此太后至慈以佑嗣聖，景貺博臨；陛下至孝以事母儀，黎苗歡服。在昔名寺，方冊具焉。或以紀年，或以盛德。今願以慈孝爲名，庶稱道於無窮，暉映於前代。」有制可之，仍命近臣銘於樂石。臣聞東漢已還，有天下者繼體承基，尊祖親禰。黃流玉瓚，觀盥之享嚴；高燎清壇，外宥之容備。屬象餘烈，顧慕遺恩。奉先之典有終，欲報之哀無極。或以佛國追福，或以釋像薦靈，勞行不流，厥惟舊矣。唐氏中微，五代短祚。寇劇搖亂，羣雄紛擾。載祀踰於二百，歷世幾乎三十。文輝昏祲，山川圮裂。空廬生荆棘，乳郭成煨塵。大塊之載欲空，下民之命垂盡。我國家天人合應，祖宗重光。並翦鯨鯢，再造畿夏。勝殘去殺，解百王之弊紐；題期立象，擁五精之玉氣。憲洪範，順乾則，置國以建永圖；剗霸軌，拓皇衢，納民以遵大道。功有震疊煇燿，格天光表，而太山之高未增；德有旁魄曼羨，蒸雲潤海，而梁父之基未附。上帝儲蕃祉而有待，先聖膺寶命而惟新。其宅藩房，踐儲邸，則三鷄問寢，四時省膳，周文之孝德也；井正京轂，龍綏都畿，有虞之歷試也；其步天階，御神器，則攸縱多能，宣精道藝，陶唐之文思也；躬案六師，外攘夷狄，成湯之聖武也。大哉，以日躋之美，承天贊之業，仁經之，義緯之，根本於道德，粉飾乎禮樂。信以來遠，忿鷙之兵寢；虛以受人，鯁亮之臣進。萬景以之昭晰，元化以之絪縕，包舉大寧，參侔遂始。故能延飈駕，席蘿圖，萃坤珍，輯天瑞。紀官立制，克稱乎神物；升中降禪，不顯於上儀。鄗丘頌祇，曲里尊道。秩無文以拜貺，篆名山而紀跡。均大賚，賜明宥，復太素，宣至和。子黎庶之恩豐，賓萬靈之禮洽。方將祓靖館，齋大庭，而思帝所以甚歡，厭天下之爲累。徹琴瑟而弗懌，倦輿馬而罷游。聖人入侍興居，冠帶不褫；太后親嘗藥石，夙夜必躬。靡愛牲牷，徧走羣望，載罄圭璧，並植三壇。屑瓊蘂而無功，誅玉靈而罔效。於是祈竺乾之祕教，捨沁水之名園。行冀有瘳，即程庶役。靡獲夢齡之感，終稽肜日之報。弓遺髯斷，荆山之鼎窆成；鐘眺酒清，鈞天之遊不返。宇宙慘怛，人神震動，六宮攀號，萬國縞素。皇帝起初載，臨宸極，章明百度，履德包元，以儀形乎風烈；皇太后恭遺制，保重熙，平決萬樞，博照兼覽，以對越乎威神。以爲能類帝者聖人，善饗親者孝子。乃緣先朝之意，寖講昭事之文。以禎星之受元符，膺秘記，曆宙之顧懷也，始嚴安聖之殿於玉清之廷；奉諄誨，迪璿源，六羽之監觀也，繼作奉眞之殿於靈景之館。又以洛師吉壤，藝祖降靈，有應天之院；睢陽奧區，王業資始，有鴻慶之宮。四範睟容，並安寶宇。盡漢祖龍顏之妙，增開元玉石之華。皆衣冠是游，旒扆如在。薦櫻獻鮪，馳傳相望，濡露覆霜，因時增愴。又以爲禴祀極乎禮，異幽贊之宜；哀戚竭乎情，無名助之禮。乃復疇近職，命有司申述緒言，繼成曩志，即鳳臺之餘阯，建鹿苑之精廬。因舊垣而不廣，慮民居也；鳩庶工而惟簡，形人力也。□□□祇植之園，設像兼顧成之廟。巖洞隱飾，疑堂邑之山林；鑽唄傳聞，變平陽之歌舞。回廊四注，飛觀相臨。落《斯干》之雅章，成《春秋》之遂事。以五年冬十月詔擇練僧三十以奉重修，置淨人二十有五以給灑掃。設官守之局，俾德明以董之；議尊奉之制，命太常以參之。先置禁中，肖像文考。是月壬申乃率邇臣，戒宗室，導自天章之閣，至於會慶之殿。紫幄奏香，空歌達旦。翌日皇后

晨謁，旨蠲備從。中命上公，奉安於寺之崇眞殿。緇黃先道，儀衛清路。幡華旗旆，左右相見；鍾磬笙簧，前後間作。帷帟設次，簪紱在廷。太史候辰，攸司錯事。言瞻殿牓，出於宸翰，飛毫舉鳳，拂素騰龍。孝德聖能，並煥茲日。甲戌，上運法駕，率公卿，以奉馨薦。越翌日，太后御鵠輿，總嬪侍，以獻令芳。都人隘塗，軒車擊轂。或鼓舞蹈德，或感泣懷恩。望帝卿之雲，慘淒共色；聽魚山之梵，讚歎相趨。先帝付受之道光矣，後聖恭事之禮至矣。《書》所云「克篤前烈」，《詩》所云「聿追來孝」者也。史官奉詔，謹爲銘曰：

有宋赫赫，兩宮明明。慈昭神育，孝總天經。思文真皇，悲哀罔極。魯館方虛，給園斯闢。斗城北望，廣路東披。采楹叢倚，紺瓦翬飛。寶網羅空，金繩表道。滿月光明，青蓮相好。有殿中峙，實奉先朝。彫雲麗幄，綺棟陵歊。隆準如生，清輝若在。祇薦馨香，疑聞謦欬。供帳咸具，服御畢陳。履綦雖遠，手澤猶新。閒館旁連，藻扃相屬。庭有寓龍，山多疊玉。嚴衛岑寂，靈游往來。雨華紛馥，飈馭徘徊。日監孝思，永錫純嘏。時萬斯年，在宥天下。

又《大安塔碑銘》

有宋封禪後十祀，建大安塔於左街護國禪院，從尼廣慧大師妙善之請也。今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明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十有七載，詔史臣書其事，從尼慈懿福慧大師道堅之請也。妙善，長沙人，姓胡，字希聖。母既孕，不茹葷。妙善勝衣，志求事佛。馬氏之亂，略爲姬侍。嘗被毀逢怒，憂在叵測，默誦普門名稱，舍利見於額中，馬氏異而禮之。國初，宣徽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南定湘川，得之郡邸。嘗以素誓未伸，斷穀謝病。夢異人曰：「我文殊也，汝第食，勝緣近矣。」明年處耘捐館，遂依洛陽天女寺，剃髮受具。往來兩京，高行著聞。太宗皇帝以椒塗之舊，錫以懿名，被之華服。大姓袁溥捨第起剎，賜額妙覺禪院，令妙善主之。自是肅禪儀，練律學，給瑜珈之會，演《華嚴》之說，五陟岱山，一汎泗水，皆中貴護送，傳舍供擬。皇帝巡狩河朔，刺血上疏，璽書褒嘆。是時萬年中參，恩愛異衆，宸闈進見，禮數踰等。贈中書令忠武公李繼隆每以保阿，尊事尤謹。洎元符降格，法御上封，妙善卽朝日之郊，卜布金之地，諷甘露法品，祈東禪靈祐，帝意嘉之，賜名護國。天禧元年，湘東邃谷有鉅石，重累數十百丈，屹若浮圖，昔隱今見，詔遣使案視，建寺度僧以旌其異。妙善志往瞻禮，有大弟子道堅以師臘既高，衡陽云遠，懇留不已，先事以聞。翌日，妙善請告南遊，眞宗曰：「汝老矣，何遽遠適？如來性海，隨處現前，儻有至誠，皆可供養。」妙善遂求建今塔，特詔許之。會江寧府長干塔成，繪圖來上，促召妙善於護國，將賜之。道堅在妙覺，地近先至，訪對稱旨，受圖以歸。首事創規，實始於此。由是涓日置臬，肇基寶甃，冶金礱石，作於地宮，將秘莊獻明肅太后所賜馱都，逮妙善曩得佛骨。會妙善示滅，盡以塔事囑畢道堅。妙善享年七十有六，尼夏五十有五。宮闈震嗟，賻贈加品，建坊立剎，賜額寶勝，以道堅兼主之。道堅盡禮膏燹，人謝扃禁，且陳妙善遺誓云：「此塔今世不成，來生願就。」先帝惻然，賜以潛邸珍玩三千萬直，仍命內侍分董其役。明年春，法堅製金襯寶函，納前舍利等入奉於內道場。贊唄三夕，兩街威儀導自滋福殿，帝薦香以送之。季商協吉，藏於石室。五年，繼賜乘輿副物貨錢萬緡，以供餘費。乾興初，又以塔心殿棟須合抱修幹，既選未獲，貫於皇帝。上方以天下爲公，且重違其請，莊太后時爲皇太妃，乃以奩金五百萬輸於內府，市材以施之。天聖改元，內出明德太后寶器價二百六十萬，洎莊獻服用千餘萬付之公帑，易金銅，鑄輪蓋以施之。美哉！四門九級，岌嶪天中，十盤八繩，晃曜雲際。道堅又以圬墁雖畢丹雘，剖劂未完，徧募檀信，獲緡一萬八百。洎法堅稟給餘貲三百二十萬以償其工。上繼志有嚴，奉先惟孝，宅心凝覺，追福太宮。由二級而上，命奉安禰廟至宣祖皇帝四室神御，並列環衛，拱侍左右。自餘緣塔功德未具者，皆省服御成之。由是賢劫之象，薩埵之容，五佐星緯，八部人天，分次峻層，罔不咸備。七年功畢，詔賜茲額金榜，始嚴闢輧。臨視談贊五尼，賚紫方袍，並賜近院官舍九十區，僦直充供。明道二載，上給白金五十鎰，俾營獻殿。先有陳元虔捨僧伽像，張延澤施羅漢像，頗極精巧，道堅復建二殿夾峙於塔以奉之。又營諷《法華》、《孔雀經》二殿以次之。景祐中，上賜錢千萬，創二樓於塔前，右安特旨所賜龍藏作香輪以轉千函，左挂莊惠所捨鐘樹彫格以維九乳。其斜廊壁繪羅漢迦文像，亦莊惠之施。粤自營創，逮夫圓成，則有宗藩施三門洎無量壽像，鄧國貴主施報身像，尙宮武氏施法身像，朱氏施藥師像，何氏施下生像，晉國夫人張氏施工繪獻殿壁，潁川郡君韓氏捨圃於西，戈水杜航捨地於東，及其季尙繼獻金錄，壽春王文獻緡錢，義學比丘端琛指教相文字，比丘惟儼著塔錄，吳門應德興爲匠石，皆道堅願力所召，共周能事者也。厥初妙善嘗夢塔相止於雙足，談者以爲上足善繼之祥也。塔成，忽一日遠望如失，靈祇環遶之異也。道堅，故通事舍人杜志儒之女

母，明德從父姨，再適故殿前指揮使、武成軍節度楊信，封隴西郡夫人。道堅生九歲即齋素，十有一求捨家，興國八年剃度得戒，明年賜紫伽梨，十有六授慈懿師名，嗣掌妙覺，月給俸料，三時賜衣，歲度僧薦紫各二。隴西夫人隨子剃染，期月歸寂。道堅天機警悟，資性嚴整，有大丈夫風概。嘗誦《法華》千卷，《華嚴》、《首楞》、《淨名》、《圓覺》皆數百過，記憶教藏，該通大義。塔之規模，盡出智匠。總三院之務，安數百之衆，以慈悲攝嗔恚，以精通攝懈怠。故能念舉而物應，身動而衆隨。羣蠭表異，纖鱗示應。作大因緣，終始圓就。明道中，詔加福慧之名。嘗談經於觀文殿，有旨賜尼衆食料。道堅以爲出家分行，折伏驕慢，赴請之飯，猶起諸漏。彷徨移晷，切辭仰給，每院但受月廩作糜米十斛。聞者與之，謂其知分。夫以柔弱之賦，婉�之姿，其間具明淑之德，習師傅之訓，不過佩服詩禮，蹈履謙祗，體蘋蘩之柔潔，法山河之容潤而已。其能斷棄愛染，脫離塵垢，以堅固爲佛事，以勇猛趨實際，濬發心華，坐空蘊樹者，何其偉歟！古之后族出入宮掖，憑藉聲勢，狃怵恩澤，外交王侯，旁出姻援，不期驕而自速，靡羨侈而極懷，載之前聞，爲鑒來轍者有矣。其能委遠光寵，杜絕徼望，辭榮於宗屬，等志於貧賤，以喜捨化俗，以高潔自持者，抑爲難哉！宜乎萬乘待遇，六宮景慕，成支提之上緣，到無生之彼岸者也。於戲！是塔庀功二十年，規平三百尺，高二引有六丈，經用一億，旁廡佗舍，無慮五百楹。自非景祚利平，累朝信奉，設有大願，焉可成邪？是知諸佛慧命，其待時而興也。夫議者皆以爲聖上於是塔大美者四：中出寶幣，形民力也；日就勝因，暢先謨也；敦勸於下，使趨善也；命書厥勞，庸展親也。所宜鬼神潛衛，海域延仰，永集純嘏，施及懷生者焉。臣早預翻經，嘗更約史，仰被臺札，靡敢固辭。謹按塔者，梵云窣堵坡，此云靈廟。在於諸天，則藏佛爪髮衣鉢；在於西度，則記佛降生經行演說圓寂之所。一以表人勝，次以生地信，三以報重恩。四果之位，能超三界，故有初級至四級者。如來出十二因緣，故極於十有二級焉。迦葉滅後，婆羅奈王起七寶塔爲作銘記，豈非刻石之識抑有初邪！或問古今哲王之導黎庶，不專講六藝，而參用三乘，豈其大抵同歸於善乎？臣嘗試論之：夫有生之源本始清淨，寂則絕待於一物，感則資始於萬緣。至靈無方，至虛善應。覺者則圓通罔礙，湛寂自然。內不立於寸心，外無累於羣境。不爲世界之所流轉，不爲幻妄之所變移。迷者則奔馳萬有，昏翳五欲。習動而不能靜，入業而不能捨。失本明而不知，沉諸趣而不悔。所以能仁愍之，出現於世。法不廣大，不能包種性；喻不善巧，不能破根蘊。窮理而至命，《象》、《繫》之旨也；率性而達道，《中庸》之意也。好生惡殺，仁義之均也；防非致和，禮樂之則也。聖人以爲外可以扶世訓，佑生民；內可以澡心源，還妙本。所以崇其塔廟，尊其教戒，自東漢以來，歷世多矣。其間執分別之論，起歸嚮之疑，廢之而逾盛，毀之而逾信，豈非言底乎不誣，理冥乎至當者哉！昔有人云：百家之鄉，一人持戒，則十人淳謹，百人和睦。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而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百刑措於國。以此觀之，則斯法之來，裨我之治，蓋亦多矣！上具大智慧，有大威德。神道以設教，文明以化人。晏坐麤帷，鋪觀貝牒。信解出於天縱，悟入自於生知。指曹溪頓門，則言高達摩；覽竺乾半字，則義中悉曇。實玉毫之化身，託金輪而救物。未階鋪砌，孰望清光？而況投筆端闈，屬鞬遠戍。據案受簡，摩盾操觚。但緣外護之仁，少敘重熙之德。謹裁二十有四頌，以勒銘云：

于鑠帝宋氏，睿明繼臨照。百度恢大功，三歸崇正法。辰居憲紫微，東郊配蒼震。有大除饉女，肇營晏坐場。九級締層楹，兩朝施寶玩。八觚回日月，百尋切雲霓。七佛儼金容，四聖崇睟表。瑑刻具千覺，圖繪周萬靈。鉤檻陰璇題，高簷幕珠網。龍天乍來去，煙霞時蔽虧。我聞上帝宮，昔在莊嚴殿。八萬寬牖柱，衆寶極彫鈎。曷若佛滅後，隨緣崇廟貌。設利羅如芥，蘇偷婆如果。有盤若棗葉，有像若蟣蚤。其福已勝彼，無量千百億。況惟此聚相，密邇於國城。樓觀相飛注，康莊四通達。宰官引鏡吹，公侯聯旆旌。都人集袂帷，王姬傳車水。流景啓清旦，行月麗中宵。幡影鋪九衢，鈴風聞百里。我願瞻仰者，應起大乘解，悟此見聞性，充滿於十方。我願供養者，應發菩提心，覺此煩惱燄，本是清涼源。我願掃除者，應生精進力，反此塵勞身，徑度禪定業。我願旋遶者，應作三昧觀，轉此顛倒想，頓入清涼慧。寂念以爲地，般若以爲基。正受爲花鬘，解脫爲寶篋。藏此無價珍，非空亦非色。遠謝修證垢，並祛照覺蔭。水澄滓乃去，火盡灰亦飛。法縛既解除，神通自遊戲。若於權實際，猶有一微塵。欲求見如來，尚隔須彌聚。佛祖秘密印，華梵微妙言。語默及思維，不越於此義。後之登塔者，應知建塔因。蓋表調御德，起發淨信心。掩日不爲多，聚沙不爲少。但能復本覺，即成無上道。朝家光四葉，尊重於寶乘。真祖創妙緣，鴻禧昌厥後。吾皇授夔記，成此殊

勝果。壽考億萬年，永庇大千界。

廖稱《白佛院寶殿記》 昔浮圖之市，乃西方聖人以明萬緣，警三界，循環之化，聿來東土。闡蘭若之殊勝，崇天下之法輪。有□佛之嗣興，蒙壹雨之霧注。輥芥投鋒之記，戲沙成塔之因，悉爲下生，妙推勝果，潛開覺路，救諸苦惱。十方敦信，無不皈依。洵衆德之本，果無上之福田者哉！東南英俊之域，牛婺交度之躔，雲屋比溢於萬家，織篚可資乎九貢。人物之所熙盛，賦稅之所實繁。山擎空碧，颼颼仙穴之風；水汎長川，漂渺月泉之派。推衆流之會，曰浦江焉。岡巒迴秀，竹箭稱美。寒松混生，歲無改操。盤據廛肆，面浚渚之浦灣；地側南金，儼人寰之淨界。塵游罔雜，宛若化城。伽藍之盛，曰白佛焉。在昔唐代，居然德鎮。招提茲葺，屢止彌崇。邑民之所趨向，海衆之所叢倚。歲月云邁，陵谷推遷，殿宇嚮欹，致金仙之像寖至濡首者也。前住持普清上人厭俗事佛，受具爲僧。識穩智明，早達解空之理；性淳行苦，得諸方便之門。攻角立之妙場，踵蟬聯之法裔。夙懷營構，遽啓精衷，將謀革故，欲取鼎新。慈心既發，固一縣以皆聞；善語俄宣，越千里之胥應。會首胡文暠、金超、徐君聚、張歡、高和、陳亨、韓集、高迴、夏承遇、劉逸、吳寵、魏寵、石凌、倪德明等，欽其道化，仰以志勤，喜捨雲趨，贊成競至。得錢數百萬，於天禧二年歲在戊午，月建季秋，涓日撰時，命工壘土，崇基壁立，坦若平地。召呼良匠，運斤揮斧。巧取他山之石，妙薦合抱之材，仰規大壯之文，肯構雕甍之麗。將新佛殿，華而有實。繡栭鏤檻以互映，丹塗粉壁而相輝。瓦縹薄而若翔，勢倚空而軒敞。施金映碧，敷文彩以輧羅，畫棟翬檐，與雲霞而共貫。佛舍既備，功德未圓。再興僉議，遽有種福者何萬、徐訥、倪寵、王估等，同行勸募，以集衆緣。檀施山積，營繕日廣。工徒雲聚，聖像驟成，莊嚴絕出，塵垢不生。孜孜數年，其工云僝。瞻仰可以資民福，焚修可以報國恩。方雲雷之嗣響，俄薪火以告終。上足咸澤，實承法胄，代居祖位，繼掌院事，率遵舊式。金仙之像，龍天繞護，衆香之供，至今是賴。此之勝利，可遽陳哉！俾遇天子寵貢舉之明年秋，挈家東歸，假道於斯。屬宰君王公負出倫之器業，振字人之化風；邑佐外弟楊侯，乃三代將家之令嗣，受四朝文武之殊恩。雅契來緣，實爲民長。德惟善政，頗著弦歌之聲；獄無繫囚，足務讌遊之樂。賞心不倦，同屆梵居。極目清涼，驚在塵外。協羣情之蒙利，悅雅士之裁謀，原始創規，遽承爲請。媿非麗藻之辭，聊紀勤修之實。筆不停綴，勉與書之。時皇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十月記。

李遵勗《先慈照禪師塔銘並序》 天聖十號歲壬申暮春三月八日，國東神岡資國寺湟槃先師示疾，酧子問：「四大如何？」「黑豆堪合醬，蘆菔好和齏。」作偈曰：「故疾發動不多時，寅夜賓主旦相依。六十八歲看雲水，雲散青天月滿池。」「午映趣寂。後三日茶毗，趺坐如生，既就薪火，卒無煙，五色成焰。觀者如市，隨光所照，各得祖見。舍利大如豆，小如秫，宋雜不可計，白色如珠末者與燼相錯，又盈斗。闕地丈袤，舉鉈復出，土亦香。黑白競抔取踏踞，彌月，未易强塞。何靈應之如是，得不爲震旦異人乎！蓋聖化之攸感，近代之罕倫也。自嬰痾瘵，罔倦提撕。問疾誰勘，多自病而不詣；剋亡預定，知神會之必同。始悟於決汝州首山念，念爲馬祖九世嫡，襄陽虎谿、鳳凰兩山聚千徒，歷二紀，天下仰之，矛表賜紫方袍。再號慈照，名蘊聰，南海人也，姓清河氏。幼不雜戲，終日習坐，里人異之。自落髮，不執愛行書，而自義了。末三十，達寶所，有奇相。洪鍾祇簧，小扣小聞；明鑑當臺，胡來胡見。識是草是藥者，體病皆平；樂無佛無人者，覺塵復擾。予承世善慶，素慕禪悅，故翰林楊文公億、中山劉公筠不我遐棄，爲方外之交，未曾嘗不切劘盡規，獨惟投然。雖心曰證而凡機會，口莫能言，譬自謂良馬一日千里，不見奔蹄。予早欽風，而虎谿，世之頌福地也，會師退位，以素緣熟，乃走胥命駕，百會重趼，道將迎意，遂有王城之入，創茲寺居之。獲陪中屨之侍，諦求眉髓之論。師嘗諭房孺問徑山：「禪可學乎？」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一旦聞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話，如處蔀室，燿爾而頓明；如對靈山，聽然而微笑。自此叙弟子禮，或外館開供，妙談偈聞。旋請入都，留閤旬浹；或命駕香刹，時問輕安，服勤左右，六周歲籥。於是確求歸隱者數四，咸緩以他語，貫乎延居。亦嘗微露風指，謂吾價汝宿緣，祖禰有記，事著傳錄，令不可汝後自言者。臘高之後，倦談而已。師與首山洎數同嗣，咸以令甲子化，事具《天聖廣燈錄》。居常祗接間燕堂會僧，圖盡見之。駐神岡後，捨諸方名山大寺，肯來禮足，願枉錫者，又無央數。惟杜門不報，如有復我者，善爲辭焉。所謂可得聞而不可見矣。兩宮以副馬吳元扆故館爲慈孝寺，上以奉累世之隆法，下以厚近媚而濟。思恢曩制，肇立叢禪，麗極宏規，冀延大士。以師稱諸貴議，上具禮涓，且欲強致之。天子察其懷道匿曜，先潛使詗，審之不詘。又復挑欲與詣，遂領之，二聖但德之，而如聖諭，以安其志。有謂國家興寶，

勸其將護，答曰：『人自差殊，法非增減，仰受付託，匪一朝夕，不在乎一老比丘耳』。既化之後，規中慨歎緣差，然有故事。梁帝將禮於少林，遂已面壁；劉主躬謁於靈樹，遽乃順世。詳因所自，諒非偶爾。存遊殊跡，遠通彰聞，予竟無所止。前二道場爭求靈骨歸葬，予以名山勝地，欽崇悠永，較夫優論，從如鳳皇。但奉珍寶，留舍利塔於資國，同予侍立眞圖，爲終身之供。吁，鸞皇瑞世，非爲於久留；水月觀容，是宜乎常住。重念契感，胡可酬報；自寫翠刻，聊爾叢林。若夫出黃檗之門，略同於裴相；作金粟之士，絕企於龐公。讚述不文，而係之銘：

離四句，絕百非。

湯維《重修泗州大聖殿記》　蓋聞如來膺聖，爰演化於西方；雄釋闡揚，乃傳流於東土。□夢而遐臨帝室，振錫而遠格摩騰。悟彼正眞，始究三乘之旨；達斯妙理，是成六譯之文。中有助佛宣教，其惟大聖者哉！觀乎應變難窮，行惠無量，秘眞軀於勝地，供儀相於諸方。今有河南府偃師縣泗州尼院，舊塑眞容，莊嚴宛若，然香花之將虧，顧堂殿之非□。芝田鄉南柏谷村天水趙繼昇，端謹自立，□節不逾，尤藝術之素高，實純和之稱譽。言之海量，處泉蘊寬厚之情；念彼塵勞，悟性得逍遙之趣。嘗因瞻□，發願興修，乃以羨餘，將謀基構。首俾斤斧之匠，施成杞梓之材。豈期繼昇，俄浮世以告□，靡逾於籌算；嘗慕聖而恭志，克盡於前緣。嗣子□□□□遺體，承家奉先。思孝義方之訓，咸自於庭闈；風木興悲□□，徒傷於罔極。是以仰遵先志，式副夙誠，誘化鄉人，同助建立。以日繼月，革故從新。法宇既成，彩繪俱畢。香燈□施，善□識隨喜有歸；瓶錫臻嚴，比邱尼焚修罔怠。增□則慈雲布□，昭顯則惠日□光。愧乏時才，褒揚盛事，□乎□□，因誌永年。大宋天聖六年，歲次戊辰，三月二十日立。

張蒙《重修仙華觀記》　稽夫道者，理貫無私；德者，義歸不測。乃今乃古，惟道是先；且聖且凡，非德不立。鉅宋眞宗皇帝統乾坤而在掌，秘道德以爲心，故得百姓熙熙，四夷穆穆。祥符中，敕下諸處名山洞府，所有經壞宮觀，並仰載崇。如名山洞府無者，仍許居民捨地建造，悉以天慶彰號。當郡是邑，有觀曰仙華，一鍾興廢，幾易流光。鶴焰升沉，或夜螢翻於細影；牛香忽起，有時虹吐於纖塵。啄木揚聲，似恨靈蹤而不返；牧童搘頷，慨嗟仙闈以難尋。暨部劄到，集鄉社標出舊基，計有一十畝，當令築塹爲界。尋道士項得一抱敕興建，已而不幸項君羽化，則有道士賈得原受命爲之宰。同壇哲朱保於天聖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抽己資及他施，構法堂方丈七間，坐中向寅，附離帶坎，指仙姑山而作主，將帝女廟以爲鄰。榱桷連甍，玄黃煜熾，香燈卽晝，鐘鼓以時。鼎湖之花葉不來，石井之雲容常起。實荷聖恩遐降，致得紫府重興。雖工未全加，且事侔鴻漸。此蓋觀宰賈君，檀越朱氏恭遵大道，虔稟國意，祇今不倦經營，將以必期成辦。蒙迨函芳命，聊叙良猷，請刊貞珉，用旌不朽。天聖七年歲次己巳十月有七日記

喬林《新修凝真觀碑並序》　原夫太極未分，克著生三之兆；兩儀始定，爰彰得一之源。固名之者非常之名，器之者非常之器。潔凈於希夷之域，精微於恬澹之門。若有若無，惟寂惟寞。所以崆峒問道，方知神化之功；姑射尋眞，始悟修身之要。乃有前押司錄事郝節等，專心慕道，勵志求眞。勞神於恍惚之間，役智於杳冥之內。念福庭之不朽，知壽域以長春。以此轉化多人，廣求信士，高卑遂意，遠近同心，捨其玉帛之資，建彼金壇之地。祥符七祀歲次甲寅，會邑人咸相謂曰：□老氏者，蓋上世之眞人，垂萬年之聖教。以清虛自得，以寂澹爲宗。皆發願心，同修觀宇。莫不夜焚香火，曉祝蓍龜，祈鶴馭於仙宮，迎鸞驂於天闕。所願降臨塵庶，福廕生靈。選其爽塏之區，卜此優閑之地。果然傍連井邑，俯近川鄉。前臨涑水之湄，後據桐宮之地。始營大殿，創立崇基。列環堵於四陲，挂松蘿於兩面。然後名山採木，哲匠求工。載雕載琢之人，或斧或斤之士，皆來嚮合，率爾相成。不逾星紀之間，果遂殿堂告畢。依稀天壤，高橫蟠蜨之梁；隱映雲端，迴列鴛鴦之瓦。既人寰之若是，諒洞府以應同。更有塑畫眞容，彰施彩色，命張僧繇之仙手，假吳道子之神蹤。共寫儀容，同加彩繪。遂卽禮星壇上□矚，而狀貌如生；朝元殿前熟視，而神情欲語。是以蓬壺達士，閬苑名賢，皆懷趨侍之心，盡發住持之願。乃遇東京建隆觀道士謝若水，堅心主領，一志修持，洒□房廊，盡皆清淨。以此告其邑衆，咸啓願心，乞以申州，望頒名額。尋蒙使命，特具奏聞。果沐天恩，猥加聖渥，特敕賜『凝眞觀』之名。莫不三鄉士庶，一縣□良，長歸清淨之門，永荷昇平之化。故得春祈秋醮，嘗陳三奠之盃；礿祀蒸嘗，不輟四時之祭。是致風調雨順，遠□邇安。瑞麥秀於兩歧，嘉穀垂於重穎。人民康泰，咸歌祐助之恩；歲序豐登，並感生成之化。林材非刻鶴，價昧屠龍。有守株待兔之愚，無射馬斬蛟之勇。堅丞見請，罔愧抽毫，輒

構無詞，勒爲銘曰：

太極未判，其道克彰　兩儀定位，其道耿光　惟恍惟惚，若存若亡。爰有信士，轉化川鄉。共迎老氏，化此一方。廣修殿宇，大建房廊。樓臺互映，井邑交相。前臨大道，後枕高崗。春秋冬夏，祠祀蒸嘗。人民安泰，歲序豐穰。世世享祀，福壽無疆。

天聖九年歲次辛未，九月丙午朔，二十七日壬申建立記。張廷隱書並篆額。酒務副知客張守全，副知客司軍將邵恩，右班殿直、解州管內巡檢康，三班借職、監鹽稅孟守□，朝奉郎、守太子中舍、知解州聞喜縣事兼兵馬都監、騎都尉、賜緋魚袋左惟永，將仕郎、守主簿□日宣，將仕郎、守縣尉卜闕　刻字人胡用素、韓謙。

孫慎言《天聖宮紀事碑》

伏惟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青牛命駕，紫氣度關。執大象以臨人，百王共貫；烹小鮮而治國，千古同規。既推輪於衆妙之門，遂脫屣於三清之境。逮夫有唐之受命也，肇從全晉，起革暴隋。止海水之橫流，非徒夏禹；補天綱之幅裂，豈特媧皇。尋追五讓之蹤，旋定一戎之業。則高祖神堯皇帝，乃太上三十四代孫也。猗蘭葉茂，仙李陰穠。發源雖自隴西，溯本實繫若縣。老君以唐武德二年二月內降於平陽神山縣龍角山之根子樹下，衣冠儼若，鬢髮皤然。白馬在前，輝熒煌之朱鬣；青童侍側，對綽約之紅顏。時里民有吉善行者見而拜之，因謂善行曰：『爾爲吾言於唐皇帝：吾即汝之遠祖也。汝方爲太平天子，國祈靈長，吾已大勑陰兵，助汝破賊。』言訖不見。善行既蒙神告，即詣長安。時神堯甫定關中，方圖外略，既聞所奏之歷數在躬，乃命左親都督杜卓寅奉皇華，就於本山致祭。精誠上達，肸蠁下同。俄於大樹之間，再見猶龍之表，至於告諭，又極丁寧。神堯既嘉受命之符，且思遵祖之義，乃命有司於所見之地，建立祠堂，仍勑四時備禮享獻。其後太宗降王世充於洛邑，擒竇建德於武牢，自餘羣兇，相次殄滅，六合大定，不出數年。則是聖祖之貽謀，雲孫之受慶，影響之應，豈不昭昭哉！開元中，明皇帝荷六葉之丕圖，席千齡之景運，感昊穹之靈貺，恢烈祖之耿光。十四年七月，始下詔改老君廟爲慶唐觀，仍御書觀額及碑文以賜之。宸翰縱橫，寶章飛動。金聲玉振，吐天上之蘭辭；鵲返鸞迴，降日中之玉字。麗藻朝輝於巖壑，銀鈎夜燭於星辰。遐稽善美之言，迴極天人之際。觀內正殿曰老君殿，老君殿之次曰三清殿，三清殿之次曰三皇殿，內有高祖至明皇帝六聖玉容。左右鸞翔，東西鳳翥。日角龍顏之像，若照千官；垂衣端拱之儀，如臨萬國。父堯子舜，其在茲乎！先是，斯觀營繕之初，因於無水，公輔爲之失色，衆人於焉疚心。無何山椒之間，瀑泉噴湧，枉道屈曲，流於觀中，號曰華池，大濟工役。既人工之告畢，而神漢之亦枯。皇朝景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有甘露降於老君殿之前柏樹，凝如大酮，湛若帝漿。既呈五色之祥，迥掩三危之味。尋又有白鶴，來翔碧空，雅同遼水之歸，不讓華亭之唳，聲震遐邇，幾乎浹旬。符瑞至多，不可殫紀。二千石既累蒙茂祉，尋達聖聰，俄奉璽書，俾如締構。自正殿之外，凡蓋前後三門，暨道院行廊之所，內外大小總三百餘間。初，觀之東南，其峯峭拔，藤蘿盤屈，素有洞宮，名之珍珠，多歷年所。唐大曆中，嘗勑以玉簡金龍投於此洞，至晉天福年間，有奉使新羅者，及至其國，見向之二寶，俱汎出水中。既還長安，因表以進之。又其洞之內，每風恬霧霽，往往聞笙簫管磬之音，若鈞天九成，髣髴在耳。厥後時罹凶歉，鄰起螟蝗，一方無蝨賊之虞，比屋有京坻之望。雖上資於帝力，實允賴於神休。天聖五年夏四月，詔改慶唐觀爲天聖。峨峨秘宇，陋白鶴於南山；肅肅珍臺，掩青羊於西蜀。輪奐壯麗，稱爲最焉。每歲月及正陽，莫開八葉，此邦士庶，霧列星馳，或修香火以告虔，或備蘋蘩而致潔。口其祝矣，福祐隨之。蚩蚩之民，有足依怙。六年，道衆以斯觀自始崇葺三百年，蓋因高就基，實去水遠遠，汲取之事，我勞如何！今若大備吉蠲，式遵科教，庶竭惟精之懇，期延善利之祥。於是樂佳景之流，行步綱之法，寅祈太上，欲浚靈長。乃於道院之東，神廚之後，方幸天從於人欲，俄驚闢地以及泉。厥味孔甘，可飲丹山之鳳；其源不濁，如分楚國之波。雖貳師之刻山，耿恭之拜井，未之逮也，自是齋殿之事，灑掃之資，人無所勞，用斯不匱。非夫太上威靈所及，疇能至是耶？七年，會令尹東平呂君化元，用卓魯之才，出蒞斯邑。既典一官之職，尋躋三異之名，與廣平焦君季卿，共凜詔條，叶宣風化，苟政有所缺，力而行之。一日，自公之餘，同詣斯觀，周覽勝概，嘆異久之。因謂本觀都監、賜紫道士梁志貞、監觀、賜紫道士段見素曰：『此觀肇自皇唐，迄於有宋，雖代數悠邈，而感應滋多。矧近奉天恩，且更觀額，而始終事迹，紀述未遑。盍求白地之文，以志他山之石，庶垂來裔，不泯徽猷？』二君子感慨是言，欲圖不朽，且以慎言素慕神仙之道，粗知辨學之源，爰俾抑揚，靡克謝讓。含毫增愧，謹作銘云：

混成之教，先天地生。萬物之母，三才之精。猗歟老氏，道不虛行。赫赫宗唐，實稱後裔。寅奉真源，欽承寶位。惟堯之都，是爲福地。命氏考姓，實惟賴鄉。既開兆朕，乃建祠堂。承襲欽奉，煥乎有光。革廟爲觀，五位辨方。炎宋勃興，誕膺駿命。道冠百王，恩加億姓。始改慶唐，謂之天聖。輪奐愈尊，焚香益盛。粤有上士，含和保真。爰啓麗藻，俾刻芳珉。

晏殊《五雲觀記》 丞相冀文穆公卽世之明年，某小君許國夫人聞於內朝，請建道館於茅山之南麓，以爲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敕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顒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僝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抱，其奧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秘殿以嚴眞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構，修廊蔓衍，高閎濬開，庖廚有方，廐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峰之蘊。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糇膳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秘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淨冲虛之說，歸眞返樸之敎，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秘訣之敷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遊集，上自后辟，迄於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眞宗皇帝旣偃武節，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洎鴻儒碩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削藁之密，荷沃心之賞。借前箸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邱，瘞繒睢壤，近甸巡豫，嘉壇奠對，咸遵秘籙，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獄升號，靈泉效祉，並敞眞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俊，紛披載籍，擷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之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亟笈所蘊，源流實繁，欣逢盛明，得用論次。乃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讐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抗謬。本至性之冲漠，益聖期之參會。倘佯乎叢霄大霞之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遊，沉酣金匕之藥。間接眞士，高談妙樞。由是翛然有乘雲驂飈，離人拔俗之想。出沐休暇，或元辰令吉，特屛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邃，旌幡颯纚。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緜礫淺久，積精忘倦。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詔，卽伸嘉薦。注慕靈壤，徘徊淨城，迺爾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尙，宛若石交。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紬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約他日卜隣洞府。音旨隆密，朱生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豫焉。續詔自英往還臨莅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眞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特受靈氣，夐踰羣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籙，往階眞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嗚嘻！乘時奮庸，文武之柄，尊主芘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烜赫煇燿，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偓佺之徒，相期於煙藹之際，不其盛與！其不偉與！夫人恪奉治命，無忘遹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槪，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謂拜禮命之辱，而忘其爲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晏殊記。

晏殊《因果禪院佛殿記》 南紀名區，臨川古郡。接豫章之都會，界麻源之福鄉。精舍仙壇，華姑從茲飈駕；銅陵碧澗，康樂之所勝遊。三災不興，旣王化之攸洽；一變至道，在民風而甚醇。由是崇飾善因緣，歸依大法像。犀渠鶴滕，靡習吳都之強；寶刹蓮宮，益盛耆山之敎。因果禪院者，控臨闤闠，左右邑居。碧瓦虬簷，上鄰霄漢。清軒濬閾，迴隔遊氛。驗圖籍之所傳，歷年序而滋久。苾蒭淨衆，遊方者其至如歸；象馬都人，集福者有來斯應。矧乃運鍾上聖，道闡能仁。溫詔誕頒，嘉名是錫。重門有伉，載揭於華題；下土式瞻，增隆於淨信。郡人陳廷昭者，聲塵不染，結念四禪；戒施具修，留心二梵。瞻言紺殿，鎭此名邦。獨創宏規，不假衆力。策於詹尹，歲月其良。陟彼景山，楩楠畢集。節杵有睢陽之曲，執材無澤門之謳。於垣而百堵皆興，不日而千櫨競立。雕楹爛其照地，雲屋森其造天。瑩冰級於丹墀，爍霞光於洞戶。文楣走獸，憑剞劂以生姿；藻井圓荷，映銀黃而絢色。榆檀未改，輪奐聿成。然後灼楚焞以揆吉辰，節蘭盆而修淨會。中嚴黼帳，

金資寶相以間安，四敞華臺，衆聖威神而列侍。鴻鐘九吼，旦發清音；列炬千輪，宵凝紫焰。天龍之所攝護，緇素之所瞻祈。昭大事之莊嚴，導一方之善利。戒香智果，漸廣聞薰；惠日光雲，徧蘇蒙翳。亦必毗耶之室，方丈增嚴，祇樹之園，黃金側布而已。主院僧善修夙承佛記，久住禪叢，攝伽黎之衣，登獅子之座。護我正法，成茲妙因。聊用直言，以祇勤請云爾。

李咸宜《南吉祥寺碑記》 原夫元亨坼洪荒之暝，分五太以宏文；式微動消息之機，列三才以宏道。發蒙髣髴，大塊甄形，決躁蕭騷，洪爐孕象。我佛卽微妙元通之性內其心，而心乃靈；虛寂守靜之眞後其身，而身乃聖。相含恍惚，扣之巒而究之淵；跡混希夷，進之寸而退之尺。利涉鐵鉛之子，光啓濫觴；修鍊金口之人，徽由朴略。繇是天池浴日照，五蘊空而不空；漢水濤星明，諸漏盡而不盡。脫略塵境，廣闢沙門，宿悟三空，早超十地。處摩尼於不增不減之內，扃鐍百骸；詮盤若於無望無等之中，緘縢六至。時則牛刀不迫，權衡萬國之咸寧；民柄不愆，匡弼九德之咸事。李化堅冰之彩色，赫奕昏衢；扶疏湛露之晶熒，暉華率土。開四禪於末俗，則在涅而不緇；釋三昧於廣寒，則處磨而不磷。以法悅恢陋，入翠微而利於省方；以惠控括囊，闢窈冥而煦於觀國。執四宏之念，起方便於娑婆；立三世之緣，備受記於兜率。乃可以陶鈞百品，起覺露之緘縢；趣寂一眞，誘迷途之解脫。以散絲之雨，瀟洒六塵；以浴日之波，滌除五濁。恢宏象教，化金人而漢夢飛空；動靜法輪，度芻狗而周朝啓聖。我佛卽超刼無量，相滿三千；化度無邊，身分百億。常持戒律，守黑人戰慄履冰；且具威儀，抱赤子莊嚴立雪。教化菩薩，若行食針；嚴式比丘，洗腹咒水。移風易俗之世，護明珠而精降聖空王；安上治民之時，執惠炬而種善根法侶。於無垢之界，雨甘露而滴芭蕉之形；於有漏之方，布慈雲而履苾蒭之體。詔囑王臣之十日，經緯諸天；接引大夫之六鼇，挈維初地。澡身浴德，啓無無明之景方；馴致發揮，誨修修利之世界。曾緣不滅，積壽長春，身光曉過去之光，毫相表未來之相。於何不有而有，昇降虛空；於何非無而無，盈縮大道。窮通可大可久之體，誕敏生生；舒展永戴永覆之方，苦申念念。舉甲乙樞機之典，旋掛麟心；啓筌蹄經緯之文，多開鳳口。時則馬在歸而當和玉燭，刁斗藏聲；龍得定而不吐銅丸，蟾蜍禁口。無聲之樂，少女移來；有象之文，老人化出。巨靈神擘山之歲，我使飛龍；交趾濱阿水之辰，予嗔暴虎。石鵲石燕，遣風雨合而乃踴乃飛；冰鼠冰蠶，俾霜雪覆而乃毛乃繭。於是吉祥院者，眞修彼岸，瞻仰十方，清凈法門，齋莊三寶。而以給孤之代遙遠，文物凋殘；須達之歲彌深，祇園蕭索。今逢帝道垂拱而治，草澤空而匡鼎徐來；蠻貊強負而朝，鈞岸閑而操舟續進。卽有當縣三官，清廉伏虎，善政安民，絃歌百里之才，賦調一同之化。於是工子乃度忠信之木，梓人乃治莊敬之材。五靜之宮，以禮樂爲拱辰之棟；二梵之室，以仁義爲稽首之樑。修德行以爲蕭墻，持雅頌以爲戶牖。則聖景湛然極樂兮，輕煙冪冪；眞處寂然瀟洒兮，薄霧閑閑。物外顚木有孽兮，重嘯重吟；化內枯楊生華兮，再歌再詠。讚曰：

一氣混元，太極未始，二儀發暝，三才肇啓。清濁分焉，剛柔定矣。聖道繇邈，谷神不死。

其二曰：

鼇擘宇宙，日照乾坤。雷驚百蟄，雨洗兆民。慶祥丹鳳，應瑞白麟。造化啓閉，出入禪門。

李嵩叟《修證院法堂記》 夫世尙欽奉，人攸歸嚮者，妙覺王之敎也。聞諸柱史之說，謂乎竺乾之師，肇自金方，流於震旦。是故顯如來之出世，昭萬德莊嚴；度衆生之無邊，彰十號具足。拯三惡而超四諦，開方便門；空五蘊而淨六根，示眞實相。道斯行也，其至矣乎！槑李右邦，義和舊市，厥賦饒益，厥民淳庞。貨殖之利興焉，生齒之數繁焉。有所福而怖禍者，則倚我法門；睹相而生善者，則翳我佛事。咸遵報應之說，悉堅信施之心，祛彼奸回，趣其正覺。《易》所云『神而化之』者，其斯之謂歟！邑之東北隅，有佛廟曰『修證』。殿宇輪奐，銘缺者宿卽云：唐咸通年之所建也。繇是徒衆迭居，堂宇斯備，香火於焉靡絕，鐘唄以之相聞，蔚爲道場，綿歷歲紀。洎國家慶纘三葉，富有萬宇，革乃舊制，條以新規，審天下精舍未善其稱者，咸易其額，惟茲院得存其古。顧茲妙域，居然淨方，雖衆室四周，而法堂中闕。本院僧紹寧救衆生苦，爲大醫王，聿興慈心，歲斯盛事。詢其徒侶，捐乃輜囊，得錢三十萬。始僉詣於緇衆，爰咨議於黨人。粵有信士徐成賓，夙締善根，素崇良願，捨所難捨，爲檀施之首焉。繇是遐邇率從，士民景附，感泉寶之畢集，致土木之存臻。云云。物役告終，形勢俱集，欲刻珉而紀事，冀壓祀之垂休。見託摛文，固難牢辭。景祐乙亥季冬十三日，宣德郎，守崇德縣令李嵩叟記。

宋庠《維摩經諸品頌並序》 如來之敎，有眞語，有實相。語之眞者，

不以辯妨道；相之實者，不以物障空。何則？道本無言而應有言，故言之者非我；法本無相而資有相，故相之者自彼。是以聖人鼓羣動，雕萬物，終身搖喙，而默理常存；狀六塵，形四大，彌劫利見，而虛宗愈寂。此權實所以共貫，空有所以兼融。破物我之長圍，航死生之巨浸。假道於彼岸，托宿於泥洹。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茲解脫，所以不思議也。維摩詰者，可謂體其眞實矣。若夫毗邪示疾，身同凡品；香積致問，化超神表。歷詰衆聖，則辨均有情；深入法門，則默過無響。精而諸佛不得異，粗而他見不得逃。可以名而名，無所得而得。其眞大乘之高轡，聖域之幽關者焉。而昧者方虢虢然疑淨穢之一區，同異之一轍。且欲遺凡以取聖，封大而擠小。責眞空之所在，求希夷之所到。火馳波蕩，若畏岑而就攻，可不哀哉！故斯經之作，所以救斯患也。議者又謂無緣則無法，有教必有心。淨名現方便，以拯羣迷；文殊因酬對，而破諸蘊。夫至人者亦有爲而然耶？余曰：不也。夫震雷出地，昆蚑奮蟄；長飆薄野，山林效響。彼寧繫懷於震發，而措意於怒號哉？物自爾爾，是則慈心所演。大音所唱，羣生鼓舞。三界歸往，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亦猶是焉。余稚齒多艱，中歲銜卹。煢煢殘喘，廬於都外。每閉戶焚香，呻吟梵帙，升濟先福，是焉攸託。而心之所嗜，復在此書。爰因成誦之隙，竊效重宣之義。且經之所統，品凡十四，始於《佛國》，終於《囑累》。其因緣之本行，證詰之細條，秦園大士注之詳矣，雖欲黽勉強加論辨，是徒飾筌蹄之具，何益魚兎之實哉？然大悲普熏，軟語傍浹，時有悟者，燿然如高燈之破闇，灑然如仙丸之愈疾，視昭毒已，不能無喟然之歎。故畧因諸品，各爲短頌。每緣短頌，先標總意。嗟夫法藏淵曠，聖心超邈。欲以幻相之文字，强標大道之崖畧。知我罪我，將焉避之？含亳洗心，辭不逮意云爾。

又《佛國品第一》 夫大空無倪，而穹隆庳豁之形，生乎障空者也；大塊無畛，而封埒遠近之界，生乎有地者也。然空塊之狀，詎有識其全耶？是以佛國無方，隨感輒報。士之淨穢，由心之迷悟；境之廣狹，視機之大小。萬法取足，於我無爲。故舍利佛以土石致疑，梵王以天宮自況。或囂或潔，皆出彼心。妙域湛然，未嘗有異。如來之旨，其在是乎！頌曰：

大明經天，容光必照。隙取圓輝，户分方皎。方圓雖殊，照乃一區。佛土之應，其由是乎！噫嗟羣生，出没三界。觸妄成迷，逢塵作閡。行業分鏢，報緣異概。我國無方，隨機小大。心淨則土嚴，智昏則境穢。穢本嚴體，嚴非穢外。譬彼衆生，是卽法城。此如可捨，彼亦可營。故曰深心直心，隨意隨行。無入非門，何馳失境？法則萬差，此惟同應。應之者誰？初無有定。稽首能仁，超名離真。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梵螺依慧，鶩子求因。復攝神足，方如法輪。

又《方便品第二》 天道非言不曉，非道不遣。聖人必立言以示教，故利能及他，及他則方便之術也；終忘言以除累，故法無所執，無執則眞實之體也。今維摩因身以現疾，因疾而談苦痛，自詬病而使求法身。法身本空，吾復何患？非遠覽之士，詎能因末而遠本哉？頌曰：

非有非無，是惟法妙。不因不緣，法亦無詔。因緣伊何，標宗示兆。標示伊何，方便爲要。皇哉淨名，妙喜之英。來游忍土，將開化城。示身有疾，以質無生。身本無狀，如炎如響。聚沫虛根，春蕉妄想。電影天外，泡影水上。一念不停，四大誰掌。嗟此妄塵，當求法身。滓窮得淨，幻滅逢真。希微其象，眇莽其神。故吾自故，新吾已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暫住非夭，長存非壽。稱謂皆泯，虛空等久。方便之言，當如是受。

又《弟子品第三》 夫萬法以至虛爲宗，至變非一途可應。操此者失彼，專內者忘外，此自然之勢矣。若全人者，烏可以彼此內外而名哉？故聲聞之流，各保偏見。欲無被詰，其可得乎？本經自舍利佛之宴坐，至阿難之總持，凡十弟子，雖所執不同，而受呵一也。今不復徧舉，但會其趣云。頌曰：

大道不器，大方無隅。至人乘化，何德之拘。譬夫百體，兼愛冥符。既非獨毀，亦莫偏譽。萬法萬善，於何作見？道不可取，塵胡足遣？有合皆如，無行不踐。孰爲晏坐？孰爲總持？我將得是，誰復留非？是非一對，物我交疲。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無執，敗失疇依？嗟嗟衆賢，聲聞第一。或欲實於諸空，或欲空於一實。觸憶成呵，臨緣會詰。自疾未除，安能問疾？

又《菩薩品第四》 夫殆庶之士，去道猶一間耳，而羅縠終隔，不亦病哉！故金粟縱忘言之言，辨無得之得，盡破諸相，直造大方。菩薩所以見善必遷，而聞義彌服矣。然彌勒、光嚴、持世、善德四聖人者，皆親炙妙訓，超證上乘。今乃自詘於一時，迭和於幽唱，亦以同獎大教，非優劣之言也。故歷叙本行，而疑其分身云。頌曰：

過去已滅、當來未至　交臂不停、誰爲正位？敢問彌勒、將爲受記？至人投足、莫匪大方。還形法侶、卽物眞揚。敢問光嚴、淨土何鄉？至眞無眞、諸有非有。帝釋施女、天魔稽首。敢問持世、胡爲弗受？有施必盡、有報必疲。一法都泯、羣生自熙。敢問善德、何財施爲？聲須叩鳴、道以人博。不有風斤、奚彰鼻垩？超迹示化、分身解縛。大士相資、孰究孰度？

又《文殊問疾品第五》　夫淨名之談、本記於病　其要以謂菩薩與衆生一體、安穩與病惱同源　悟則疾愈而無衆生、迷則病興而累慈父　累本無物、故聖人受大患而弗辭；慈亦無緣、故悲心貫億劫而彌厲。復尋斯要、其權智而已乎！是則一室之談、乃十方之拯溺；四體之苦、誠萬物之良醫。濟度之功、於此爲大　頌曰：

示疾之端、請研妙意。菩薩無疾、衆生有累。累則病始、悲心作矣。譬夫拯溺、先濡厥趾。將度生死、理無獨異。嗟爾有情、相靡相傾。貪愚齊汩、煩惱根英。虺蛇伏篋、怨賊持兵。毒中慘外、何苦能名。至慈匪緣、至眞不有。我病無形、我形非受。卽幻爲藥、因生亦醜。彼如有瘞、此亦何咎！一牀之卧、一室之空　衆魔作侍、諸見來同　彷徉象外、溟涬環中。善哉此會、澤浸無窮。

又《不思議品第六》　夫心而思、口而議、常人之情也。若思之不得其始、議而不測其終、心口之議已殫、變化之功彌大、則向之思議者、得無惑哉？窮神者不思、極變者不議　神變自爾、於我無爲　至若舉世界於鍼鋒、納妙高於芥子　毛孔受四海之水、丈室包須彌之牀　自神而觀、皆應之粗迹、而昧者挈挈然欲求於忖度之內、不亦左乎？惟虛而融之、然後解脫之門可得而闚矣　頌曰：

心識所到、是可思議。思議非及、乃爲眞諦。眞諦本空、眞空不二。無空之眞、逐超實際。請問此法、將焉寄名？汪汪其大、杳杳其精。不動而無、不動不生。而無不生、至虛可實。至晦可明。芥粒藏山、毛根注海。寶坐由旬、陶輪世界。彼入不知、此容無闊。本相皆如、眞樞詎改。大士惟神、用之靡勤。至權反道、至智同塵。二乘迫隘、惑想紛綸。三世諸佛、同歸此因。

又《觀衆生品第七》　夫昏寢者、非大呼而不覺；狂聾者、非至痠而不復　上聖卓然、哀眞性之自溺、又知諸相之非實、故巧諭以曉其惑、縱苦以摭其心　蹈夫昧者之自暗、勞者之自苦　則向之譬諭苦惱、同爲一妄　妄既去矣、自然實相　衆生正觀、其在是乎？經曰：如幻師觀所幻人、則眞意明矣　頌曰：

茫茫羣生、本一眞性。少念或差、千波莫定。覺外合塵、迷中認影。三界狴牢、四生檻穽。狂走昏衢、羣嬉苦境。卓爾大士、知物本無。幻人教幻、吾體分吾。權空遣實、假妙損粗。千因藥倦、萬譬針愚。諄諄度人、種種非己。洪纖一吹、幽明一視。惱之非怒、愛而孰喜？無作而緣、無爲而恃。玆名說法、玆謂行慈。天不擇人而覆、雨不擇物而滋。菩薩之惠、平等之悲。我爲是觀、何慮何思！

又《佛道品第八》　夫道非遠人、而人自忘道　此品之旨、以謂塵勞卽清淨之體、生死卽解脫之根。而羣動糾紛、眞性流宕。先覺之士、乃強名佛道以正之　正之之方、必久處塵勞、而安住生死。然後能功被於無外、智周於無內　一念所及、諸相皆如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預於此矣？頌曰：

法無可名、寄之佛道。道無可異、同之法寶。何大弗圍、胡微弗造？萬表賦陰、千聲應考。以善爲善、善則非眞；以垢爲垢、垢則成塵。真善者因善而離相、無垢者卽垢而明因。譬欲寶珠、沈淵乃獲；譬欲青蓮、憑泥後植。稀牧雖下、藍之善職。烏喙彌毒、工之惡石。佛道如是、佛種亦然。羣生共體、諸業同緣。何去何就、隨照隨圓。二聖相發、音流大千。

又《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夫道者何也？至眞妙極、無爲之稱也　常存於算數之表、獨化於有無之外。不可以一一、不可以言言。一若可言、則一與言爲二；言而可二、則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舉其要、而況其流乎？是以聖人知萬法之彌綸、億計之差別、皆出於妙本、而攝以眞乘。眞乘之門、入則無二　二而不得其偶、一斯盡矣、寧必除一而謂之至乎？毗邪默然、義在於此　頌曰：

法有萬門、宗無別諦。妙不可一、真胡取二？衆聖隨方、聊存遠寄。悟入殊因、圓明共味。茫茫巨浸、赴者百川。到無前後、終爲大淵。夫何淨名、乃曰真入。性相皆離、思量靡及。仁者辨法、於法有言。言既有矣、名何一焉！文殊雖言、言於無說。無既言矣、攀援未絕。超相踰言、是謂默然。淡弗調而味足、琴無鼓而聲全。玆法門之不二、又何得以稱旃！

又《香積佛品第十》　夫祛近惑者、必標至遠之趣；開常見者、必舉

非凡之境。然後解耳目之縛，平智慮之封。內外曠然，始造眞域。此品之旨，以爲香積無上之界，寶飯普重之慈，乃釋累之妙筌，融神之化國爾。使庶幾之士，因茲領解，必能遺其所寄，而涉乎大方。無捨無求，然後爲善矣。頌曰：

巍巍上方，粤有眞場。不立他法，惟聞妙香。河沙四十，道右而長。希微其野，眇葬其疆。淨飯惟馨，寶器惟潔。孰往取之，捐梯泯轍。甘露其味，大悲其熏。孰能銷之，悟法離塵。香界惟何，高遐若彼。返照循元，迷悟而已。香飯惟何，普濟如斯。稱根付飽，粗妙之資。是謂冥權，是稱實智。幽唱無響，孤風超詣。卻顧下方，居然不二。敢告人天，領其標致。

又《菩薩行品第十一》 夫至精而不能物，至異而不能同，有累之大者也。故此品覆解香土之高妙，乃鄙穢之筌蹄，懼夫聲聞之流，因而取相。且魚獲則筌棄，鳥盡而弓藏。鄙穢之累既祛，高妙之名亦滅。若將舍一而取一，其患寧有既乎？故香國衆賢，悔生劣想。迦文大訓，兼忘有爲。慈音一宣，內外咸濟矣。頌曰：

香國衆行，兢兢大千。聿來下土，將契鴻緣。於穆迦文，奄荒法界。植相觀空，逢言作解。惟彼大士，悔生劣想。秖聽我辯，疑情自蕩。想何爲劣，穢淨是分。靈照一區，浩然無垠。疑何爲蕩，斷常皆去。不盡有爲，無爲不住。有爲而無所有，無爲而無不爲。三乘我出，萬行焉依？法門若是，眞諦胡疑？

又《阿閦佛品第十二》 夫垂至妙之言者，必存至妙之實。聞言覩實，然後學者信而不懈。信而不懈，則道將爲一。道爲一，則言皆妙，而妙皆實矣。故至人神奇於外，深根於內。若妙喜之寶界，無動之尊顏。於彼之所生，於此之所化，未始非實，而昧者不知。必覩相而後欣，造形而後悟，陶冶麤滯，會歸冥極，則示權顯相，其得已乎？此品之宗，義則然矣。頌曰：

洪惟妙果，必有妙因。厥德無上，其功乃神。無動之尊，妙喜之域。萬善所藏，鴻緣所宅。龍象未躋，人天坐隔。無垢是生，維摩詰，無垢稱也。馮儀孔碩。善逝揚稱，欲顯其方。冥權普會，至變交相。不興於坐，不習其祥。斷取淨界，聿來茲疆。不念所臻，萬物咸覩。切理循階，娑婆接武。以空入空，無去無取。清淨現前，莊嚴篤祐。大衆已覩，復歸其所。

又《法供養品第十三》 夫陳玉帛，鳴鐘鼓，事神之末也；具衣食，張室廬，懷民之細也。誠向不至，物將爲累。況希微無上之法，寂滅忘言之精，欲以像利之粗緣，死生之磯業，求其妙證，不亦難乎？故大帝曉殖福之甚多，月蓋悟深經之最上，賢則大士，因之受記，則供養之勝，捨法何言哉？頌曰：

道有所寄，心必生恭。人天雖異，歸仰攸同。其歸安歸？歸法實相。其仰安仰？抑法無上。相已實而何歸？上既無而曷仰？其知此者，是名供養。若大千界，若一劫時。稻麻衆聖，香珞多儀。四天樹刹，七寶裁基。施寧有量，福亦無涯。至哉妙音，顯厥眞理。謂相終淪，謂塵曷恃。一念回嚮，福多於彼。寶蓋因緣，提柏踐履。寧異人乎，我身如是。

又《囑累品第十四》 夫道無限斷，世有來今。無限斷，則歷羣聖而一如；有來今，則揭大事以相付。諸篇必以《囑累》爲末者，亦末濟終焉之義乎？頌曰：

教不孤運，心以契傳。源開派萬，照一燈千。丕承慧命，肯構鴻緣。稽昔彌勒，茲無讓焉。

胡宿《首楞嚴經吴興集解序》 夫經者，傳道之器，復性之路。妙有之韞，固息於名言；解脱之說，弗離於文字。因心以會道，見月而遺指。聖者有作，明者能述，微言之緒，繇繇不絕焉。《大佛頂首楞嚴經》者，迦文轉物之機，慶喜開權之教，實第一之義諦，不二之法門也。原夫眞心常住，本體無生。三界緣興，始由於妄念；一精體變，遂汩於前塵。色相外冥，心目隨轉，涅槃迷而生死作，菩提昧而煩惱興，流爲衆生，溺於濁劫。如來哀其然也，爲說斯經，近取諸身，誘致於性。除攀援之妄，七處而推其心；破封執之迷，八還以研其賾。以至飞光左右，寶手開和。顯眞性不動之妙，展觀智無涯之照。洞諸根之幻妄，識自心之廣大。則是經也，以三摩提爲根力，以六入爲藏性，眞如常遍，妙用在前。無法而弗圓，無入而非道。所謂證金剛三昧、超妙嚴之一門者，不其然乎？當是時，佛尚住世，人未去聖。室羅筏之會，千二百五十人，皆是大阿羅漢，妙堪遺囑，故佛與之說法，其言簡，其旨明，直破咎根，不存枝葉。而阿難訓詁，猶多悲淚。《繫辭》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知大權起教，不爲佛世衆生，正憂五濁末世耳。先是唐神龍初，制止宣譯，宰相房融爲之潤文，筆高語奇，音旨清暢，冥契佛志，綽同神會。乃知大經因緣，豈偶然哉！宋長水大士子璘，解行高妙，名稱普聞，特稟圓機，振

發大敎，爲之注解，王丞相冠其篇。福唐可度，亦復勝流，嘗箋了義，夏英公序其首。吳興大士仁岳，辯才無礙，多聞第一。道力全於正定，智性了於眞空。棲神斯文，入佛正解，多歷年所，廣集言詮。有若資中、興福、孤山、檇李、眞際諸家之文，卽正經之說，傳致其上，仍以地著，各以義解，獨於己說，標爲『私謂』。總成十卷，題曰《集解》，莫不文義璀璨，華梵宣明。亦猶室中千燈，多光互入；堂下六樂，正聲相通。鼓吹大經，藻火圓敎。噫！佛滅後僅二千年，經至於唐，又四百年，而敎始興於宋。神僧大士，精文密旨，續佛慧命，爲世導師，津梁未來，藥石病者，法施功德，豈有涯哉！後之濟彼岸、入法界者，當以此解爲舟楫，爲門戶云。嘉祐己亥七月十一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兼判尙書禮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上騎都尉、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宿撰。

又《常州興化寺記》 晉陵興敎院，東南距縣三十里，圖志脫略，了不究創刹之始。按沙門從喜所撰石記，寺本名『南蘭』。會昌前，寺已有之，厥後例從詔毀。至南唐保大中，始復舊額，易爲禪院。廢址僅在，遺棟蕩然。我之曾門，夙植善本。往以亂故，泊無宦意，治財以專施，修稼以勤貸。糾合鄉義，捍固生聚，他盜引去，玆境賴安。一旦出橐中百金，聚其族而謀曰：『方今國步尙擾，人道未夷，幸而宗門得免亂世。吾聞西竺之敎，利生接物，因權顯實，使人崇十善，持五戒，去貪離著，尋本究原。復一性之眞常，息萬塗之流競。擺落根境，超出生滅。此神道之極摯，津梁之至妙。無生上法，雖然成於解行；有爲勝業，亦以董於種性。盍興故刹，以勸同閈，且爲香火之集，庶厭金革之難』於是上下恭命，壯幼畢力，卽其故處，敞爲蘭若。崇門峩峩，高殿岌岌，齋房環合，步廊周旋，像設具嚴，海會來續。煥焉大壯，號爲中興。國初泛恩，詔賜今額。爲僞唐保大丁未，本朝乾興後元，甲子凡一周有奇矣。年祀寖久，咸安厥成，風雨所漂，弗支其壞，金碧漫滅，棟梁摧頹。有孫曰震，於某爲伯父行，善持門戶之業，深惟堂構之言，率籲諸宗，議建大殿。裒合衆施，凡得錢若干萬，命寺僧自遷，繼巒，顓尸其役。工未及僝，而我伯父奄捐館舍。子襄悼先志之不就，痛遺恩之罔極，虔奉治命，誓成夙願。有同里湯見素者，思植善果，樂預能事，亦施五百萬錢，協齊材瓦。復命義圓、法源二僧，關領其事。天聖丁卯十二月，新殿成。觚稜竦峙，欄牙開張。威鳳欲跂，名翬將翔。重轅眈眈，睟容煌煌。左鐘右磬，夜梵晨香。裝嚴百福，鎭玆一方。侄子格跪而前曰：『曾大以來，家世樂善，寺已絕而崛起，殿將壓而勃興。宜著文辭，有表後世。』復援孔悝銘鼎論譔先祖之意。辭之弗可，因斐然直紀，且以詒諸雲礽云。

又《常州太平興國寺彌陀閣記》 昔迦文於舍衛國宣說妙法，稱讚四方之佛，曰『阿彌陀』，過十萬億刹，居上品勝上。其名曰『極樂』，其壽曰『無量』，以莊嚴爲世界，以慈悲爲道場。六時雨於異花，八木涵於奇寶。大光普照，靈風回翔。樹木之聲，皆演眞諦；禽鳥之慧，悉談苦空。含衆妙而叵量，狀羣經而莫盡。斯境也，從萬行而報；彼國也，無三惡之趣。婆娑土穢，衆生根雜，放逸不返，苦惱無安，有生老病死之悲，有丘陵坑坎之汚，備造衆惡，牽蹈諸趣。夫境勝則欣跂，情苦則疲厭，故彌陀如來，深愍迷子，爲現淨土，持四十八願，拔濟羣品，令厭濁惡而欣妙嚴也。雖大慈平等，饒益一切，而於閻浮提之人機緣最熟。雖復陵遲末刼，具縛凡夫，決能精誠稱誦名號，修三十六妙觀，臨終之際，眞相締定，乘大悲之接引，隨喜品而往生。境界難思，動念卽至，眞實佛語，四衆具聞，廣長舌相，諸聖同表。神者不疾而速，豈謂是哉！及捨畏塗，得依樂國，普薰妙行，進登聖果。安不退之智地，證無生之法忍。還入三界，營救羣迷，同嚮菩提，成等正覺。則知迦文之現穢，彌陀之現淨，調柔折伏，同示大權，延促依正，並歸眞智。輔以觀音之慈悲，勢至之勇猛，悲願參運，象力總持，幽贊咸通，其應不一。常州太平興國寺，蕭齊舊刹，吳士名藍。大江東流，夙擅佳麗；香海右轉，地稱吉祥。大比丘可尊，闡繹圓宗，循持梵行，神栖安養之境，志皈度脫之門。開慕信根，崇修淨業，同結生方之社，以爲卽實之基。上首信士傅廣、門人子蘭，與其邑中之良，夙殖善本，勇結勝因，樂聞言音，歸趣信誓。室多忠信之舊，戶興禪頌之風。而又率籲檀那，裒合財施，飭豫章之峻幹，礱他山之密礎。選良剖闢，究奇塑範，營閣於本寺正殿之西偏，造阿彌陀佛丈六金像，居寶蓮華之坐，威德殊勝，相好端嚴。鐘梵落成，金碧宣照，緇素和會，幼艾咸集。大治純陀之具，廣施上妙之珍，咸苦乃心，冀覆其域。有通淨名之說者，相與歎言。良匠之依空地，乃成宮室；菩薩之取衆生，以淨利土。觀殖因於卽世，知圓果於未來，又若祖師，何二之有？玆閣也，始事於慶曆甲子，成於戊子。衆緣所集，最凡計泉刀五百萬。尊師以宿早參道照，託序緣興。綴文匪工，涉敎殊

淺，寶嚴所載，聖妙難模。雖彈無量之聲，莫讚甚深之典，矧輕毫爍吻，所能庶幾哉？儻助宣流，默祈回向。至和丙申三月十三日。

又《下天竺靈山教寺記》

粵若能仁出現，圓教流通，觀音機緣密契於中土，善財參禮偏歷於南方。曹溪傳於一心，天台宗於三觀，度門迭啓，叢林相望。異香旃檀居多於此岸，大乘氣象兼茂於他邦。豈非《離》之明、《巽》之聽，性爲般若，尤鍾於東南者歟？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剎也；飛來峯者，武林之奇巘也。晉有梵僧慧理，指此山乃靈鷲之一小嶺耳，不知何年，飛來至此，挂錫置院。初曰『翻經』，隋開皇中，法師眞觀增廣之，改爲天竺寺。其後大比丘曇超、道標，領徒唱教，名在僧史。唐末盜起，寺焚略盡，吳越王鏐因創舊址，建五百羅漢院。大宋之興，名山精舍，申易嘉號，錫名曰靈山。祥符中，州人聯牒，業叩府下，请大士遵式領其衆，演天台教觀。式公辯博明解，遠近嚮慕，智者之學，自是益振。天禧初，文穆王冀公臨州，一見加禮，爲奏復『天竺』舊額。遄承可報，冀公親題其榜，筆力殊勁。且有敕旨，許作十方講院主持。還朝，又表其高行，賜號慈雲。仍施錢萬緡，爲營佛殿。雄昂赫敞，岌然翬飛。未幾，侍郎胡公繼典是郡，又捐己俸，助作三門，分施峻廊，翼其左右。檀施風偃，莫不喜捨。於是裒合衆施，環構衆宇。殿之後曰法堂，其右曰僧堂，曰金光三昧堂，曰老宿堂，其左曰廚，曰庫，曰浴院，曰延壽堂，及東西繚廊六十楹，并裏舂磑之所。最凡百二十餘區，皆匪蚨而成，觀感以化。至於金像模肖，莫不奇特。又造旃檀觀音像置三昧堂中，慈相穆如，智者之遺法也。初，寺有檜樹枯死，至是柯葉復茂，衆目之曰『重榮檜』，乃蘭若中興之兆。慈雲告老，菴於東嶺，傳寺事於明智大師祖韶。韶公亦宿植德本，密資覺力，延棲海衆，宴坐道場，二紀有餘，百事無曠。天聖中，兩宮外護，三寶焉依。清淨之風，大流率土，吉祥之地，首眷茲山。乃詔乾元、長寧二節度僧各一，明道至皇祐間，二遣近璫黃元吉，捨施檀香樓金佛、菩薩、羅漢等像五十二身，釋迦、文殊、普賢、阿難、迦葉琥珀像五身，又施西天靈塔、佛骨、舍利、白氎等。仍賜飛白御書六軸、飛白御書扇子等。且有中旨，每歲增度行者一人。韶公欽承聖施，寅奉墨寶，於法堂後建御書閣三棟，以虔香火。閣之東西，建方丈二十區。北敞虛檻，正面鷲石，名勝游士，多至其下。又於殿之前建鐘、經二臺，東西對峙。三門之左，構五百羅漢院，右建天竺教藏院，後曰看經堂。北曰泗洲菩薩殿，後曰茶堂，亭軒房牖之類，亦百有二十餘區，茲又明智籲諸檀而續之也。前後輸奐，表裏華潔，鐘梵通於霄漢，金碧照於巖谷。新潤春夏，衆聲睜然；靈峯蒼暮，雲氣馥若。疑神物之有護，信靈仙之所憑。大哉！佛以無生之心，體無邊之行，願應現三界，拔濟衆生。殫土木之莊嚴，未有以稱其德；盛金石之篆刻，不足以究其功。居之者當感被王靈，念承法蔭，思耕鑿之苦，省背構之勞，開發大心，紹續慧命，以三摩奢爲淨體，以六波羅密爲妙用。渡河沙之衆，圖報佛恩；宣海潮之音，答揚帝力。緒餘妙利，延被有情。則此寺之崛興，與茲山之共敞。韶公以某雅塵禁職，緬慕宗乘，見託以文，且記其事。至於龍潭猿潤，一丘一壑之勝，則有陸鴻漸山記在焉，今但記其置寺之本末云。

許欽《大宋廣州新會縣仙湧山重修地藏院記》

□法戩於中土，由來久矣，□□□□□不俟言而可知。然又閱其經旨，以見性爲根本，以死生輪迴爲報應，亡他也，止欲勸人之從善耳。後之□奉佛者，□不然矣。□以崇壯墉廟，廣峻棟宇，金碧像貌，綵繪廊廡，以求其福利，斯得謂之□耶？地□□□國□□□□□□上宮太子，下及庶人，□□□□□□有□□□□□□□奢□侈，固有定式。故披緇之徒，汲汲乎勸誘。中下之人，有割親愛以修奉，竭資產以布施。□父母□□□之資，兄弟有斗尺之刺。浩浩佛剎，建之得中，不其韙歟！仙湧山地藏院者，去縣西南隅五十里，□老□□□。其山因風雨晦暝，一夕之間，由海中湧出，爲神仙所居之地，未之詳也。唐咸通□□年，建□是院。厥後世□□□□□衆蕩□精舍□□遺址宛在。皇朝天聖紀號之元祀，鄉老容士迎等供伸舊額，議請今住持和尚法迎，重□□□□□□嗣□□□□。迎師俗姓龍氏，始興人也。幼而穎達，擺去氛垢，於大源山廣福院落髮出家。自得空理，雲游海□□□□□□不□□□□□□瓶錫。一日因召鄉老而謂曰：『我釋迦遺教，欲世人之無惡也。寺院之制，非以□□□□□丹刻楹桷爲□□□之□果至□茆茨儉陋，但庇風雨，不爲不足。』未數年間，衆施金寶，市材傭工，建造正□殿三間，羅漢十王堂各五間，法堂僧堂共十間，官廳又十間，觀音樓暨鐘樓二座三間，迴廊共九間。土木鼎新，不奢不僭，足以爲檀那皈依之所，十方□□之地也。予景祐三年秋，罷官南海，艤舟江滸。迎師見訪，求文以誌歲月，□□邃之際，不克奉記。今冬由□□□□□丁母氏憂，守制在鄉，師又洊發緘題，懇託言記。加其勤厚，聊紀事實。□大雄氏以□□爲念，清淨爲宗，□□□□以濟物，不□利以損人。今天下廣化末俗，大

起並藍　伐木窄山、不足以充樑棟；運石　路、不足以充牆□□古□今、逾章越制、百寮鉗口、孰捄其弊？由此而觀、又非慈悲清淨之本旨也。予嘉迎師了悟佛意、棟宇之制、不以□壯□念、簡約從宜、良用贊美、故爲銘曰：

□□□□、化湧仙山。古建佛廟、蕪沒其間。世有興廢、道有汙隆。嗟起衆□□、□得之□□。嗣興基構、揆材僝工。不奢不侈、制度酌中。□處緇徒、欽奉無窮。

時景祐五年正月一日、閩山住持沙門法迎置文。慶曆七年丁亥十月十二日、住持小師沙門契奉、□□僧□□、□□僧雲□。院主僧海鄂、監院僧法□、都監僧法馨、開山小師前院主僧□□□。進士張□書並篆□刻。福新會縣簿尉徐建中、宣德郎、守廣州新會縣令趙讓、朝奉郎、尚書水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軍州兼勾當市舶司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朝請大夫、尚書屯田郎中、通判廣州軍州兼勾當市舶司管內勸農事、上柱國龔紀、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管內市舶勸農使兼東路諸州軍駐泊兵馬鈐轄諸軍、陳留縣開國男、食邑□百户、賜紫金魚袋任□□

虞僚《重建蘆山寺碑記》

如來以平等心除一切虛妄、以眞實相斷一切煩惱　悟者得解脫、迷者謂之障閡　是故表上乘法、示大人相　毘耶杜口、得意之路爰闢；達摩掩室、息言之津特啓。然使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忍辱以爲謙、智慧以通理、苟或宏茲六度、頓紓三災、妙物之功自茲而識、太極之致由是而通　長者輸園、儻依歸於象教；山神環地、使崇飾於善因　大哉！明州慈溪縣西南隅、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前林後麓、左巖右壑者、曰蘆山　昔人以地勢爽塏、山形崇秀、誅茆懇壤、命匠度材、創爲法廬、□寂居清　重軒藻井、上亘於層霄；碧瓦朱甍、下離於塵壒　逮夫端拱之始焚修、大德法諱惠蘭、安處是地、傑出於衆　孜孜而勤於道、矻矻而幹其力　良募輿人之貨、搆成我佛之堂　勤劬告周、輪奐茲在。及乎歲歷浸久、墮壞有聞　雖衆度尚存、獨中殿其橈　以爲物不終否、否極則泰臻；事無久廢、廢極則興作　迨天聖七祀、有徒弟光敎、大德惠澄、夙稟善根、都忘外慮、平心無累、舉止弗開、有毀必修、有損必葺、同議厥殿、鎭此精藍　締構以來、葭灰屢易　雖風雨聊資以庥庇、乃懷桷並傷於腐摧　敢起菩提之心、遍干達者之□　庶令革故、用得從新。遂得檀越孫承霸、陸承綰、錢公實者、皆猗頓之徒與、宗族以孝行稱、鄉閭以仁義睦　聲塵之至不雜、慶善之根頗深　各修美世之緣、豈拒來者之請　然乃是衣足食、尚可爲也；自來多福多男、不亦宜乎　於是同抽淨財、約至百萬、命民畚衆、程土度工。班輸之藝翕陳、豫章之材間出　日之一日、天聖十年、厥工告成　畫檐由是翼舒、芝栭所以綺煥。駭多寶之湧出、善化城之屹然　□□抗中、長挹虹蜺之照；金人列內、並染丹青之文　以謂萬法本空、因心而立相；六塵不染、見性以觀眞　既成大事之莊嚴、修道一方、故令羣有、各遂瞻新　福之基兮興隆、禍之胎兮頓滅　苟非妙果、安濟羣迷　笑百和之薰、所以道忘機而濟塵刼也；揚九乳之韻、所以降天禪而極地祇也　設或八正不開、則何以庇失道；五衍不極、則無以越逝川　耀慧日而蔭法雲、振纘綱而維絕紐、使緇素秉心而護法、俾民氓覩相而生善者、夫住持沙門自懷幹日、其能共畢斯宇、豈徒然哉　欲迨來於海衆、□頓錫於茲地　捧香花而參祖、演法身而□人　誠乃良緣護我、正道息心　了義而終、焉遊集矣　僚萍跡不羈、來居是邑　猥辱慈懇、請以爲記　敢叙開告、勒於貞珉　時景祐三年丙子五月甲午望日記　福川承福禪院同勾當僧行瑠並立石

曾孝基《廣嚴院記》

婺州東陽縣廣嚴院者、古招提也　居然花界、卓爾寶坊　草木長春、蔚生淨土；雲霞不老、鎭繞祇園　遠山屏列以排青、曲澗環流而漱綠。道林之鶴、暮宿喬松；赤城之霞、晚烘晴圃。實衆聖樓眞之宅、乃羣生植福之場　先有寶塔一所、並四圍巡禮裏含　歲月寖深、炎涼迭換、嚴風之所擊、暮雨之所摧、柱石不支、棟宇將撓　寶元元年春、當院住持二人同發大誓願、且曰：　誠不至、則功不立；功不立、則殿不成；殿不成、則爲佛弟子能無愧乎？由是遍歷鄉閭、廣募檀越、拳拳善誘、懇懇勤求　日往月來、積微至著、遂度材命匠、揆日庀徒　離婁衒藝而督繩、班、輸效能而揮斧　經始於戊寅季夏、告成於己卯孟秋、凡費緡一百萬、而秘殿告成　既而畫栱垂雲、文楣列繡、藻井晃晴陽之色、綺疏含夜魄之輝　危檐崛岧而翼舒、光凝宿霧；長梁偃蹇□□□上映朝霞　加彩飾於髹彤、極制度於輪奐　中存寶塔、內儼粹容、盡人力之莊嚴、爲法門之壯觀　故使天眼慧眼者見之、悉加讚嘆；過去未來者臨之、庸薦介祉　噫！苟非賢師紹背堂之業、文師堅事佛之志、秉心一力、善化衆緣、蚤暮忘劬、以底其績、則布金之地、或幾乎毀諸　與夫潔衣服、飫膏粱、無益於敎者、可同日而語哉！　誠乎二師、

乃出家之雄傑者也。予流離多病，序述非工，進牘抽毫，聊誌歲月。所有檀越姓名，列在碑陰，此不復書。

宋祁《送賢上人歸山序》

曾至吳地，始於赤烏之年；法傳震旦，本乎少林之祖。曰五葉付於能者，一枝出於石頭。龍象倚裾，多生江漢之域；稻麻均衆，嗣發海潮之音。故南方勝宗，禪者稱首矣。開士賢公以無礙之辯，徧參之學，深憫俗界之五濁，示現禪那之三藿。不待影策，蹋蹴天下之駒；全提海印，吹散雪山之象。天聖三祀，駐錫澧陽，黑白歸之，所在成市。難拒有情之請，遂唱別行之教。應病與大小之藥，隨扣發春容之音。淨名遺言，眞人法門之不二；充倉與處，但覺歲計之有餘。衆德普聞，一方蘄嚮。始師與今參豫清源公，實領妙契，爲忘年之交，款茲同風，有命駕之適。戾止京寺，且過敝廬。予方欲以道理往來而勞苦之，師舉手曰：「仁者勿作是念，誰爲煩惱，誰爲菩提？」舉中則內外成三，言法則眞妄有二，皆是宴坐，皆是道場。」予聞師言，信受珍重。撤席未幾，俶裝告歸。江山白雲，中鉢飛鳥。春郊蒼然，春柳盎然。送師者自厓而反，師自茲遠矣。寧於韁鎖塵諦，雞鶩仕途者，可希其轍跡哉！欽風不忘，附贅成說。謹序。

又《安州景福寺重修鐘樓記》

聞夫世雄撫運，親列衆德之本，故貞實之相形焉；能仁示滅，載昭夜景之鑒，故像末之教興焉。若乃大事之緣，由應感而出現；無邊之衆，習蒙薰而歸向。宅寶坊之勢勝，當導師之指喻。撤舊以更始，惟新而是圖。堂堂厥謀，鮮哉希矣。是郡也，踞申、息之孔道，掩荆、漢之奧殖。祀無淫昏之鬼，俗躋仁壽之域。漢網疏而不犯，堯民比而可封。欽奉珍祠，樂聞眞諦。赤髭之侶，若稻竹而沓臻；堅材之施，譬輪輅而繼作。聰神由是來舍，紺宇於焉纏麗。謂景福寺，今爲郡之大招提也。洵通莊之四達，壓城闉之一面。綿寶勢以盤踞，抗飛榮而靜深。煙霓上迴，龍天拱衛。且近西偏以建靜塔，直東位以創層基。引千鈞之洪鐘，締百尋之彫閣。營繕雖廣，制度未隆。祥符未禩，洪霖繼臻，各土彌惡。屋瓦斯墜，瞥誤昆陽之飛；隆棟既顛，幾同《大過》之橈。予產懷將仆之懼，叔孫乖必葺之謀。誰其興之，則智元法師其人也。惟師雅志勇猛，深衷懇到。顧層構之將壞，懼清衆之闕警。聿興且且之誓，前諭兢兢之徒。大願躋格，至誠允洽。於是徧詣豪舉，旁詢耆德。周求畝首之富，下逮賈區之微。濬發一言，胥廡千里。罄心率籲，譬取懷而不疵；喜捨相先，同在陰而皆和。涓日既吉，選工既良。壞材四湊，踰千章之多；密石載礱，盡一拳之介。郢斤投地，巧無蠅翼之傷；雎杵節音，雜若魚鱗之襲。昔日之蹙皆運，漢帝之陶在茲。因其翼基，煥以新構。鳩僝不已，妙勤咸盡。起敦牂之始歲，逮沮灘之有秋。功惟告成，事不愆素。爾其層檐錯繡，飛宇凌虛。逸倒景而上干，負陰虬而叢倚。行目納題而徐邁，流星奔闥而下視。鏤文木以栽檻，鏘裏金而綴鈴。朝暾麗乎樑彤，晴煙生乎縹碧。黑白仰止，廛三休而後至；殿閣交映，悅諸天而一同。輪焉奐焉，不可殫述者已。先是，樓之改造也，遷鐘於別所。至是，撫萬楹之高宇，陳兩欒之茂器。峭格挺立，猛簴肅施。羆贔之形，虛中而達逾速；春容之韻，居高而聽彌遠。叩大叩小，警晨暮於六時；不櫛不竅，助聲聞於三昧。固以輝映神壤，覺悟含靈。雜霜乳之相鳴，應洛銅而顯發。惡魔屏去，寂默而成道場；檀施雄成，音聲以爲佛事。由茲利益，其可誣哉！若夫靡初克終，《詩》之所貴也；樂成慮始，史之甚憚也。有若元師挺精一之志，當體大之業，指白水以示信，注黃金而不昏。百舍載馳，靡辭於重趼；一簣斯進，乃至於成山。輥纖芥以相投，斬綟絲而靡績。可謂有初而慮始矣。日月之所遷引，毫釐之所衰合。《斯干》之百堵皆作，《靈臺》之不日告成。儼名霍而若翔，屹華鯨而斯叩。由積累以成大，俾勝利之現前。可謂克終而樂成矣。不如是者，棄井九仞，難免孟軻之譏；作舍三年，或抵漢人之誚。宜乎圖不朽之績，續無量之壽。宜六種以震動，爲三有之餉投。使夫登是樓者，知化城之所，及之非遙，衍法之輪，轉而不廢；聞是鐘者，知金之出纊，無復重爲，聲之度垣，何可有礙。靈心發於佽助，諸方極其讚歎。故當刻鏤螭琰，焜燿雞園。珍地側金，配魯靈而長在；大音震物，與仙石以同澌。而予潤事靡工，落新無取。扶涸流而甫爾，恐綺語以自貽。非敢傳之方來，聊用謹其歲月云爾。

又《放生池記》

古者，土蠆發，獻人於是講罶罾，作蠡甕，以供祀事；水蟲孕，澤虞於是禁鯤鮞，毀筌罢，以廣孳育。《中孚》先豚魚之吉，風人美鱣鮪之多。太平之世，則取之有時；四靈爲畜，則用而不淪。鳥獸咸若，草木允殖，而萬物莫不衆矣。大江之南，水物惟錯。汙庳鍾美，雲雨興利。民就蒲蠃，取蟲蚳。蝝蟜之捕日繁，鯫鮑之釣家至。禁令寖玩，川縊中貧。聖上初元之二年，詔立放生池於郡國。先是，州城邪界，稽水彌望。鱗品鼇耳，芒實紛駢。沆瀣淡澹，瀰瀹深如。過風無損，卬浦茲大。挺義沈餌，此焉攸處。

由是幸而不敎，味鮫謹職，盡籍其地，斥而發之，隔立桓柱，連亘纖落，深廣九仞，廣袤百弓，時愛罔施，數罟不入，乘秋水兩崖之至，殆鯢桓九名之淵，植物斯生，動物斯止，有頒其首，有掌其尾，悄悄敏縱，無子牽校人之歎；瀰瀰泛游，全莊生濠上之樂，若夫大道宰世，自見而推隱，至仁根心，因緣而形大，愛予萬物，乃寶於芻狗；憫其死地，何擇於牛羊，未有遠孚潛物而近遺吾民，重惜物生而輕用邦力，是薪輿不煩秋毫之察，折枝有異挾山之爲者矣，上聖之旨，豈不深哉！與其草山林，暴天物，魯侯泗淵之濫，斷罟致詩，武皇滄海之很，巨魚不出，回同年而記已，僕親逢聖日，復上清詔，詎安吾蘧晏然之作，姑贊有虞好生之德云爾，時年月記

又《衡山福嚴禪院二泉記》

陳有大三曰慧思，得佛法要，始倡而南，乃舍崎嶇之墟，圖揆厥居，黑白其徒，褰裳景從，山阿土厚，汲以勤苦，師曰：「吾當食此，神必我相」引仗刺地，靈液仰流，孛滴滲漉，更勢競注，惟焉熱惱，盪爲清涼，久之，大比丘衆陰計曰：「有生濯瀚，庸可以已」俄有猛獸，導師踰嶺，攫崖哮闞，檻泉篤之，由是華清交蟠，內周外給，禪和便安，道風流行，乃宇爲大闡宮，師已寂滅，其徒神之，因名二泉，曰卓錫，曰虎跑，所以震顯冥符，收攝信源者，惟卓錫距堂下，深之十扶，其廣八之五，渟而不流，人論者京者飪者若者取焉，香以甘故也，虎跑直寺西，廣之五咫，其深四之三，浚而爲窪，剝木函溜，行二十尺，股分脈散，環像館，蠶齋旁，經廚軒，並中闔，繚浴廡，逗廝舍，然後流而出之，注乎下田，凡瀰者漱者浸者取焉，寒以潔故也，若乃溯陽弗泮，值陰弗涸，旱焉益深，潦焉益澄，十缶繘之不加餘，千罍挹之不加耗，瀹淪澹淡，蓋源而不委者耶，嗚呼！斯人斯泉，寧蠲煩流惡而止矣，亦將昭含天解，覺寤斯人歟！吾聞法有譬喻，請借泉爲喻，夫不鑿而浪似頓，澄焉自如似定，受垢弗辭似廣，兼利不言似慈，接物以廣，畜衆以定，息照以頓，即心推而衍之，使自求之，彼挈然而來者，洒然而反，則師之志庶乎幾矣，今大長老省賢，後師四百載，又嗣其位，荷擔惠命，光照前人，周案顯跡，欽如神對，丐文紀實，與此泉偕，余不敏，姑捃前載，以竄今事，款之茲山，時慶曆紀元之初年月日記

又《復州乾明禪院記》

或稱離一切相，是之謂法；依十方佛，是之謂宗，予曰，不也，夫舍妄求眞，必有二體；擯外修內，則立中間，是擾擾之基生，執種種之差別，棄大海之水，誤認一漚；舍如意之珠，更求至寶，乃有三會祇之辛苦，五濁惡之流浪，無縛求解，捋目取華，由是能仁憫憐，正眼提唱，法無可得而名說法，言雖終日而未嘗言，不自階升，徑躋補處，自迦文滅度後二十八祖而茲土傳敎，達磨滅度後二百餘年而信衣不傳，雲雷普聞，子孫繁盛，法集禪叢之窟，徧天下矣，復州者，揵江漢之北望，古曰景陵郡，乾明院者，直譙門之東趣，唐爲開元寺，會昌之難，翦焉荊棘，刼火沈燼，山靈見鞭，像法中興，改題院額，祀不失物，益作四事之嚴，天定勝人，復會六合之衆，然或外請尊者，以號住持；或即付上首，以爲傳襲，敎失厥序，人有其私，金注益殆，但取小乘之愛，共飲相捽，寖隳大事之緣，運之少還，物乃傾否，天禧中，比部員外郎邢若思來領州事，因目勝地，久爲人廢，乃率郡之大檀越及比丘衆，奉公檄詣鄂州靈竹院，請今長老契隱以尸之，惟師遐西笻之上機，紹法眼之昆裔，純熟衆德，摧伏羣魔，應以有情，既詣寶所，至上之日，黑白和會，露味灌洒，象王蹴踏，會末期月，學徒至者蓋百餘人，猶草之得陽春，如子之和鳴鶴，修復頹範，大興層搆，乃有五羣僧澄早造僧堂，攝州司馬李遠尙禮建三門行廡，長沙僧智亮作浴室，州校陳釗跨波爲橋亭，不出十年，遂臻考室，或施瓔絡，或散香花，園公布金，海人上氈，什器帷帳，罔不周給，千楹攢注，類天宮之化成；百寶莊嚴，疑地神之通現，師之功德，可思議之哉！夫有爲之謂緣，和他之謂廣，無來去之謂妙，罪心佛之謂頓，圓裹四者而不見其用之謂第一義，彼上人者，其庶幾焉，宜其爲巨海之舟航，大方之牆塹者已，師以僕嘗任州幕，具知勝因，列狀載勒，刻識爲託，且欲令後付囑者不私於己，其以吾爲茲院之初祖也，矧國有著令，來者得不信受奉行之，時年月日記

又《復州廣教禪院御書閣碑》

昔者上帝冊書，藏羣玉四徹之府；神禹祕記，著南方會稽之山，若乃上聖蔚興，含靈皆警，彌文塞天淵之表，遺章偉雲漢之象，溫瑜鏤翰，崇樹規箋，協三五六經之制；藥函眞本，頒貺方國，鎭七千神靈之封，用能蔽穹壤而相傳，存都邑而有副，鼓之而天下動，舉焉而能事畢，嘒嘒棼棼，而珍圖琨照；在在處處，而神物護持者歟！復州者，古爲景陵郡，棲地敞夷，殖物繁夥，濱帶江漢，嘗被文王之聲詩；蔽虧宿莽，流爲騷人之悽愴，神姦物厲之不作，民風國敎之在柔，居然吉祥，是最殊勝，直城西出一里，有院曰廣敎，乃唐禪師積公之經始，大士陸生之攸踐，巧歷之算雖往，故府之求多在，邑井不改，寒泉漱玉而仰流；岸谷相

爲，洪碑生金而未泐。肇爲寶所，垂乎百禩。觀其面勢盤據，標勝呈露，卻背平野，前瞰大澤。屈到嗜芰之篋產，幽流不穢；長者揮金而側布，檀施嗣臻。佛事具足以莊嚴，都人讚歎而踴躍。眞宗咸平初，遹追來孝，執競先烈，紬禁中茂陵之聚，備天下名山之藏，乃以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凡百軸下賜焉。照之天光，震動沙界。成鈎之文煥布，辟惡之香紛郁。霧圖蘭葉，蓋天姥之嘗窺；赤水珠胎，非象罔而誰得。乾興元年，景陵縣史譚顯內發信誓，謀就功德，捐緡錢數十萬，建爲重閣，遷賜書而藏之。木摩而匪彫，棟隆而弗撓。鳴翬斯飛以異狀，陽馬如舞而四承。巍乎覺苑之增雄，凜然天魔之潛衛。奕奕雲構，瞻咫威而如在；灝灝宸懿，賜書文之一同。推而上之，思議安及者已先是，天禧中，長人刑公若思以寶坊雄峙，睿篇申錫，非大精進，疇克奉行乃以僧惠嵩爲傳法住持，並幹院事。未幾嵩引去，又以今釋長老智昇次補其位。一滴清淨之流演，普及衆生；四事畢給而彙修，雄成內院。原乎震旦啓大千之界，皆爲淨土，而積高之隩，或明神之所憑；賢劫示百億之法，待付國王，而大事之緣，有諸聖之時現。帝華撫揮，筆舌乎五教，而大墳嘗典，傳歸乎東序之秘寶；宸極繼志，粉澤於先業，而冰綃壺墨，分藏乎不死之福庭。蚩蚩之氓，含甘吮滋，迷帝力之所及；沈沈之宇，子來勿敢，歸天保而在茲。俾是書也，並日月而麗乎天；斯閣也，以香花而散其處。射者不敢西向，如長共工之臺；從昔天曾得聞，更同如來之藏。祁宿官甫邇，落成斯覩，淳濯至化，頌次成功。銘曰：

寬柔以教兮南方彊，神明來舍兮壽而臧，崇建塔廟兮最吉祥。聰睿撫運兮臻太寧，雲漢章天兮奎躔明，名山大都兮閱文經。瑤函珠笈兮敞層構，弇勒湯盤兮垂不朽，當來下生兮齊佛壽。

萬當世《中江縣寧國寺響畫贊並序》　中江縣耆舊相傳，邑署之東偏寧國寺大殿釋迦佛座之北隅，有古畫西方變相音樂壁一堵。若人盡心以瞻，舉手而拍，則壁中有管絃之聲四發於外。予自涖是邑，熟聞斯言，竊甚鄙之，至止半期，未嘗一往。會雪山嗣中懿，因而言曰：「邑大夫謂果實也，果虛也，不若試而後已」。抵孟春旬休日，顯造金地，首窺玉毫。設席以禮之，馨鑪以祝之。企其高壁，擊其妙畫，非古非今，或明或暗，百福雖具，五彩微漬。引掌大拍，和音載生。始則杳杳然若細流之發深谷也，終則錚錚然如涼飈之振遠空也。若然，則瓠巴之琴，蒙恬之筝，孔偉之琵琶，師涓之箜篌，何雜沓其中而悠揚於外也！如是，又不知我大雄氏出無何之鄉，化有緣之俗，發茲名篳，警此殊萬。按其記則乾符四年季夏之所作也，故僧無德有詩刊諸完石，其辭曰：「僧繇墨妙畫西方，日殿時聞有異香。不信佛前微指甲，空中音樂韻宮商。已歷五代，荐垂四朝，變現迄今，於斯信矣。噫！非畫之精，則神之靈，非佛之明，則人之誠，何感應如是之通也！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信夫登孔子之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者，從汗漫之遊而見雲輦風馭之彩者，又何遠乎！三教鼎盛，垂於無窮，潔體澄心，因而贊曰：

寧國梵宮，在邑之東。壁有妙畫，畫西方中。五彩彌暗，百靈肇通。潔心一禱，沉檀蕩空。舉手一拍，管絃鏘風。其聲何苦？秋夜高松。其聽何若？春晚遠鐘。非神之變，卽筆之工。非佛之力，卽人之崇。百九十載，唐宋昭融。無記無贊，何以永終。

康定元年歲次庚辰，七月十四日立石。白慎言書。

余靖《韶州翁源縣净源山躭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羣動，故行修於己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委去浮累，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嚮，仰爲開導。由是攀蘿躡靄，棧險梁深，異人所居，必立精舍。躭石院者，翁川之列剎也，山川葱鬱，杳絕紛囂，泉石幽奇，足以躭翫。唐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剪茅，衆爲築室，芟蕪摭實，遂以躭石爲名。劉氏瓜剖，亂離斯瘼，鍾唄之聲，幾乎息矣。開寶初，因其故號，遷於上潭，香火僅在，風幡無託。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聖中，今住持慧周同檀越巢迪等相與謀曰：「佛之示權也大矣，人之起信也久矣。察榮悴者知其果，視禍福者存乎應。崇善者有精進以篤其修，畏罪者有懺悔以寡其過，多藏者有布施以破其惑，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是知民之閭井，不可一日而違塔廟也」。既而同焉者募，異焉者勸，富焉者資，巧焉者力。其相土也，則疊岫賓挹，澄溪帶附；其度材也，則百堵雲搆，四阿翬飛；其設像也，則金璧睟容，天龍善衛；其據境也，則珍木彌望，佳氣襲人。眞崇福之秘宇，絕塵之幽致也。苟非智者創謀，善人協規，孰能與於此哉？巨石如屏，泉淙於下，可以爽情靈，可以滌塵慮，命名之始，其在茲乎。就崖礱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又《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修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於化人爲善，人天龍鬼無不歸仰。故一一城邑，一一聚

落、一明原、一巖岫、未嘗無剎也。俗無華裔，土無沃埆，十室之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順其多。夫惟鼙動外誘，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寂。習浮圖者，定慧發光，以戒爲本，故居城廓之憒史，不若山林之閑曠也。天下溪山之秀，江國爲最；塔廟之嚴，廬阜爲勝。近不接於塵室，遠弗託於巖嶮，曉參夕問，無非佛事。歸宗田焉，本曾右將軍王蓮少之宅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於隋、唐，總以律儀，莫窮譜系。貞元中，江州刺史李勃與智常禪師爲雲霞之交，兼師友之契，爰開法席，革以禪規。常禪師，馬祖之嗣，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可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因其瞼赤，呼爲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下千衆，自是燈燈相繼，於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節名承天賜爲寺額，仍冠歸宗之號。叢林之盛，少能比擬；棟幹之隆，幾及千間。皇祐初，出饒於災，鬱爲煨燼，長老慧南既痛己身逢此壞相，又思成性莊嚴，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先歸寂。妙圓禪師自寶，昔嘗衆請在十八世矣，諸方道目推爲禪伯第以雲居，久隳綱領，徒猊座而振之。及是緇黃共議，還師故處。人之求舊，羣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藝，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土毛所入，日用所資，衆竭其誠，簪亳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巧思鋪金，寓形設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倏亦避去；道宜紹之，亦才數稔。今長老慧通嗣總清衆，極力興修，凡陂而未平，基而未構，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綴歲葺，工無暫捨，期於大備，又加飭焉。素不至樸，嚴不及麗。香火所虔，賓主所止，經行作務，羣居獨息，各爲區域，莫非僧儀。愚嘗謂臣庶之家，雖五世相韓，七貂仕漢，子孫能保故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宇，或時遷代易，而鍾唄巾蓋不絕者，何哉？選於衆，擇其能而授之，乃克起弊補廢，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謀，菩提之願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焉。監寺僧松思，寶師之門人也，遣價馳書數千里，丐詞爲記，不獲讓而志之。嘉祐八年十月日記。

又《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守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隣於譎。權之時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斷絕，殆將萬里。其滅度後且十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逾葱嶺，東土當時未之識也。乃繹漢明祕夢以肖其像，復築鴻臚外館以居其徒，紬其梵音以通華言，諷誦講說，日漸月清。自是迄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秀眉之老，毀齒之童，服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鐃鼓梵唄，未嘗可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於至理而已。其爲教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重懺悔。性命之說，付之通博之士；因果之論，精入鬼神之域。使賢者務修，愚者生怖，同歸於善也。且夫蠉飛蠕動，含生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圓手方足，最靈之品，莫不跂高而好勝。而況血氣充於內，嗜欲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餘而後肆，欺誣巧僞，皆欲勿爲而不能已也，非權曷以誘之哉？嗚呼！人羊相噉，生死循環，一念作惡，流入胎卵，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貲厚產，逐利不休，暫持所愛，則獲福報，常情之所樂爲也；欺天罔上，造惡者衆，攝心自悔，罪卽消滅，衆人之所願聞也；死喪之哀，五情潰亂，聞有遺教，俾其熏修，能餉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破產，無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乃知浮屠塔廟相望於野，不爲過矣。南海，諸越之冠邑也，番禺大府，節制五嶺，秦漢已來，號爲都會。邑卽郡治，俗雜五方，史諜誌之，此無預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莠羅，院曰羅漢。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榛，院之餘基，鬱爲茂草，然而名在郡圖未削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逾五十載，國無橫賦，民有常業。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者必有悼也，而不知其所之；存者必有修也，而不知其所嚮。耋艾同議，香火爲歸。爾時檀越麥延紹等五十餘人，列名請今住持僧法宗建剎奠居，以奉西方之教。緣是相山林，視原隰，基爽塏，宅閑曠，令元龜而協謀，仰定星而考室。罄己所有，惟力是視，募衆所得，一簪不私。飾土以寄虔，故斲礱縹碧以極尊崇之數；倚席以待衆，故節梲輪奐以開討論之地。一飯之約，擊鍾而示嚴；四方之來，折床而勿拒。茂松嘉樹，莫非手植，締構繕完，其亦勤矣。却視城闕，塵囂不來，前瞻海潮，法音如在，眞物外之幽絕也。人地相高，衆所推擇，遂選爲縣僧首。凡僧之董領教門者，國曰統，曰錄，郡曰正，縣曰首，苟非才出輩類，孰能得之？法宗師本郡人，姓陳氏，幼以經業自進，長以戒行自守，遂能闡揚佛事，化其聚落，咸使信嚮，稱爲一邑之首。噫！彼上人者，僻居海嶼，不求聞達，至於志有所立，行有可取，人則戴之，以爲領袖。自修者可以勸人，其信矣乎！康定辛巳歲，予以縞冠南來，得其狀而書之。既誌佛之

權，且警夫怠者云耳。

又《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上士冥心而履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內而迹彰於外，物應於邇而名聞於遠，所以諮事而察其言，尋聲而索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升之於國。蓋善惡起諸己，毀譽成諸衆，擇賢採異，用此術也。今夫推自稠人之中，陞於高座之上，巍然當室之白，以師道自處，使同袍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事君父，若非深識懸解，領悟性相，春容一音，發矇去惑者，衆多之心，豈易伏哉？越人右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氏。郡之屬邑曰樂昌，去縣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靈境勝，一邑之冠，遠郊近落，率來瞻仰，故常登延開士，主其熏修。於戲！棲山林以遂其高，遁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士，所以擊節而爭往也。又況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笛畚以奉其饘粥，果能擇得聞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事，開導氓俗，奉行諸善，共避衆惡，此乃因高閒之適，成兼濟之利者也。今長老圓祐師，福州懷德人，姓陳氏，學頓放於黃梅山顯宗禪師，服勤二十年，晝問夕參，遂探幽楗。乃曰：「未脫自縛，安能度人？」即謀南歸，以卜終焉之計。惟茲寶林之衆，屢易師長，而莫能興葺以延四方，於是計使鄒公覃遠聽博採，得師於虔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年也。先是院制度狹小，不克稱於其名，殿陛庳下，堂奧淺仄，居才數畝，面臨迴照，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勃，坐者揮汗，至於末光。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陽，增築厥基，始逾百堵。伐山，陶土，剞劂，圬墁之工，百役自具，不假外徇。居者執畚而同力，來者掛錫而如歸，夏開南榮，冬塞墐戶，無復往時之陋也。乃知擇得其人，爲利自博，但無意侵漁，能守厥舊，已足佳矣，矧能指無修之要以悟自性，精有爲之勤以勵後學？此而不記，將孰記哉？康定二年九月日記。

又《韶州開元寺新建浴室記》

釋氏之爲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獨善之樂，不專於窮，以悲智爲修者也。悲之爲言，仁之端也。能與衆多作大饒益，去大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祈賞，益善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爲也。智之爲言，介之徒也。守靜默，捨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爲也。韶於嶺外爲望州，盧祖印心之域，故寺最衆，僧最多。然郭郭之居，初無衆浴開元寺者，精藍之中也，比蕘延吉，以頭陁苦行勸募依信，量力出貨，聿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壤相善地，市嫩材，購梓人，售陶工，積勤營構，用成溫室。八桂僧道夔勾稽其簿，矢謨於康定，落成於慶曆之某年。五日爲期，一具湯沐，熏修者得以涓潔，塵垢者得以滌蕩，至者欣欣，眞兼濟之事也。先是，州跨二江，通以浮梁，夏潦暴怒，歲苦漂泆，人用艱涉，戶煩科督。吉師居河之湄，極力糾率，伐材以橫大航，冶鐵以絡連鏁，新而維之，衆獲其便，方輒並轡，如履康莊，積霖漲波，不能衝齧。非悲智所樂，何以及此？月華琳禪師，叢林之宗工也，以書來抵廬陵，謁詞爲誌。吉師曹溪人，姓侯氏，十六受具，偏遊名山，禪學通悟，琳師稱之，今受衆請爲住持主云。慶曆六年六月日記。

又《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蓋言上下至也。翔極於高，潛極於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哉？湘之南，峽之北，山莽連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爲其望山，富乎高深者也。剪荊構宇，靡詳厥初，舊傳《韋宙大夫碑》云：劉總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較其年名地域，乃與本傳不同。會昌之世，例蒙擯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寂再肅僧儀，恢復茲地，四方來學，緇褐千人。寂師前住仰山，時號小釋迦者是也。門人道圓，扣闍奏牘，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靈境，願頒敕額。乾符二年，錫名弘祖禪院，改賜澄虛大師並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謚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歸三鄉民租以贍堂衆。國家題期五緯，敷佑四海，出日人月，罔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息，故攝心奉佛者，沛然有餘力矣。然而作大饒益，興大功利，建造崇立，顯揚佛事，苟非戒行涓潔，衆所欽矚者，其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裕嘗擇名德，而續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鬱攸爲患，尺椽寸瓦，煨燼無餘，本寺徒弟，徙厥基而新之。咸平元年敕賜正覺寺額，然綱領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殆半矣。天聖初，州命禮僧紹登恢隆祖席，緝復未完而順寂焉。提點刑獄林公升酷好禪學，遂請今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年也。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方，徧參尊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執巾瓶，十有八載。屢齎山儀，中闈進貢，朝士稱其機捷。既受衆請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畚插尋知宗故基，斷茆結庵，以聞於州，符報從之。明年，盡復儻人侵地，籍所餘以募梓人、瓴人，伐材埏埴，不煩而備。噫！佛氏之制閎矣，像有鴟屋，堂有猊座，人不

以爲忤；畫楹而居，擊鍾而食，人不以爲侈；夫爲兜率，山爲補陀，人不以爲誕。施者惟恐不得豐其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其盛哉！先是，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爲境，東名靈隱，南曰大雄，西號月輪，北爲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餘，故其制度得以閎肆，窮亳溢楮，所不能既。若乃禪機祖學，緇素所推，名木奇樹，方俗所異，非關興構，闕而不錄，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四月日記

又《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番禺之東，去郡郛十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曰法持，剪髮爲頭陀，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遊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新常豐，不尚華侈而丹素無廢。夫道充諸己，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聞之必遠。曰緇曰素，未有不始於修者也。或者謂無修無證，乃欲屏去因果，混同善惡，則與夫愚暗貪恚者，何以異哉？殊不知無散亂心是無思也，無染著心是無爲也，故雖智空境寂而不捨方便，嚴飾佛刹，納人於善，茲所以爲衆所歸也，迹之同異可略矣。嘉祐八年正月丙寅，行春至此，既歸而筆之。

又《江州廬山重修崇勝禪院記》 夫萬寓之大，羣動之衆，佛以溥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善導，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猶木中有火，本來無覩，方便鑽鑿，乃見光華，離暗得明，不從外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爲之法，以勗因果。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說而化於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爲山水奇勝，廬阜又稱諸方之最，自東晉已來，高人開士，蟬聯不絕。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機而驚於衆者，以登法席，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蓮社，絕頂相望；淵明栗里，高風接秀。左泉漱玉，可以滌昏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閒曠。眞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祐初，久虛禪席，於是州將而下，僉謀列剎，廣詢法王之器，授之猊座，遂得今禪祖珂師焉。寺之故居庳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一日珂師言於衆曰：吾以諸法一味，離去世間染淨，忻厭一切差別境界，無有少法可說，乃能入於如來難思智地。然而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若寂然無營，則陷於因任止滅之病矣。衆聞是語，翕然從風，其堂皇殿闥、廡序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飭材，陶土而礱石。肖像設色，衆工攸聚，棟宇輪奐，見者起恭。師以善教而流其法，以信而募其貨，以智而役其工。自丙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檻迴合，凡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研麗。無有遠邇，賓到如歸。其徒之至者，寢於斯，食於斯，聞於斯，思於斯，覺於斯，夫見宗祐而起孝，覩墟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史官，且師之同郡人，故得其實而書之。珂師通學敏識，少厭榮進，壞衣削髮而居叢林，不露頭角。遊廬阜若干年，提唱宗乘，集《軸禪錄》七卷，盛行於世，時人服其該洽。噫！自祖法之東流，六世而居曲江，今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名於名山，古言孔子之後，鄒魯多儒，信矣哉！慶曆五年某月某日記

又《潮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憍慢故。所以羣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爲富州，開元於浮圖爲冠寺，暢師於僧宮爲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於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基傾棟橈，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唱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膊，毋嚚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於信而後已。繇是伐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飾，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製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於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矣。又爲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眞宗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縣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隳者革之，凡五百楹，爲一郡之表，三者瞻焉。既落成，逾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書之云

又《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昔者金人見夢，經像始東，而圖繪締構，奉遺教者偏於天下。既而漢之宗祀，廢於當塗，魏之血食，絕於典午，西方塔廟，巋然無改，大雄之德，何其盛哉！迄今千禩，寅恭益衆，由是王而侯國，商關農井，苟有生聚，必爲浮圖。大抵南方富於山水，號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所以浮圖之居，必獲奇勝之域也。實性大師，始來居之。絕澗高峰，視出物外，陰谷夏雪，陽崖冬葩，故非區區林麓之所比也。古者謂穹山

瀋澤，必能興雲致雨以濟民望，故以白雲名之。觀夫高士，遠迹當世，非獨翫雲霞之容，同禽魚之樂而已，蓋將脫去聲利，深入杳靄，目絕塵累，耳忘俗囂，而後眞性湛然，如太虛月，旁無壅障，乃克通照耳。所居高深，所樂曠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尙矣。自南北分宗，思讓異派，雖達空照理，共歸懸解，而臨機接應，各稟師模，言有體用，義有縱奪，互相祖習，曰爲門風。然而無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令其悟入，雲門之敎，最號眞淳。實性卽雲門之嫡也。實性者，劉主所賜師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廣主延入府中，親問法要，有名《傳燈錄》。庠旣卽世，志文開堂嗣之。次曰契本禪師達正，次曰達眞禪師雲端，次曰妙光大師雲福，皆承師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鳳翔人；姓趙氏；今長老常簡，永嘉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七世矣，棟宇加飭焉，田疇加闢焉，倉廩加入焉，器用加給焉，徒衆加進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夫公侯將相之家，不過一傳再傳，或當世而絕者，豈非道家所忌、陳平所識陰謀而害人者耶？至於浮圖氏，託大義以承嗣，而能世廣基構，至於不朽，賢於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其世云。

又《南嶽雲峰山景德寺記》

雲峰者，南嶽五峰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字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科斗古碑，時有見者，遂名其溪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卽其行宮創寺，仍錫近田以資僧食。以巖棲谷隱之士，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去軒冕，疏外聲利，以全其高者也。矧以釋氏之諦，離蘊去著，出生死海，以全其性，豈獨脫囂埃、易去就而已哉？自梁已降，代有奇人。簡文帝大寶中有法政禪師，身長八尺，布衣一食，獨宿樹下，虎兕圍繞，每一入定輒經累月。忽一日，風雷震樹，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立壇度人」師諾之。遂奏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焉。陳有高僧惠勇，修心於此六十餘年，羣虎旦夕侍衛。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通宿命，亦能入定，一月乃起，常念幽途多苦飢渴，乃呪食冥飼焉。太宗朝有高僧義本，博通經律，子史百家，無不覽者，內外學徒，順風庭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於南嶺，有雙鶴悲鳴，遶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啓仁，被訴陷法，籍沒莊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而復之，爾後甲乙承襲。殆景德中，改爲禪刹，命僧智吉演法領衆，其事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順、智宣、懷荀，三世相承矣。慶曆末，僉議請今長老純正紹隆法席。正師，成都人，俗姓李，天聖中遍參知識，深達心要，荐居嶽麓之法潤，寧鄉之善果，及今居雲峰，凡三遷法筵，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下十餘公署疏而請之。所至緇徒雲集。且夫無生之說，用達於根本；有爲之果，蓋勗於精進。故悲智異途，而同歸濟度，福慧殊報，而俱出薰修。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得要，慕敎之士覩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人。繇是提唱之餘，極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參。扶土而爲像，度材而構厦，壹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爲屋三百餘間，至於縣廨莊舍，又五十餘間。皆率減歲儲，不外干於檀施，此又人之難能也。以孫公與某嘗同南征之役，又都官黃君稟嶽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讓，而記其世次云。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又《南嶽山雲峰景德禪寺重修佛殿記》

佛者號爲天人師，故像飾以金，屋爲之殿，極尊崇也。天子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鎭，地多勝境，藝林構室，梵刹相望。據五峰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峰焉。晉宋之間，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其人；迨於先朝，始啓禪席。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莫徭之梗，當全才之選，旌麾所指，巢穴皆空，仁翔封畛，威軼聚落，武功旣成，民斯安堵。於是禮名士，延高僧，外修禮法之要，中談空性之本，長老純正，嘗前席者。旣而從莅方鎭，尹正神都，入參朝政，遂服公衮，直亮嘉謀，弼諧元化，天下蒙福，固爲多矣。第以湘衡舊治，古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爲最，乃奏紫方袍以錫正師，復捐俸金以崇像殿。初，正師之居是寺也，量歲之入，約其用而蓄其餘，募良工，伐偉材，相厥棟宇，隳者完之，故者新之。越十稔，其堂皇廡序、庫樓寮閣，鼎盛者幾五百楹。惟茲殿制，締構猶缺，得相君之敎而備焉。以恭謝改元之秋而圖厥始，迨明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財而徼福，蓋崇乎外濩也；苾蒭之說，蓋欲瞻像而起信，匪徇乎繁飾也。某幸守茲土，且辱相君之舊，及殿成，純正以狀來白，遂誌其歲月云。嘉祐二年十二月日記。

又《廬山棲賢寶覺禪院石浴室記》

大雄氏之爲敎也，卽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修。植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論，所以破貪也。茲道坦明，各隨所證。自像法東被，諸華嚮風，塔廟莊嚴，徧我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彼旣未悟於心，姑欲弛貪而出迷，當有

導師掖而趨善使其然也　樓賢寺新成石浴室，募衆而植因也　浴室在寺之西南隅，寺在廬山之陽，山在潯陽郡之左，郡在大江之陰　山川佳麗，棟宇輪奐，梵刹廢興，則寺記存焉　寺之始創於齊，盛於唐，賜名於皇朝　居之者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智常至澄諟，皆海內有名高僧統其衆　故建刹啓基，布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界，霞鮮翼張，翕赫相照　唯茲温浴，屋老不支　一之日，澄諟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務潔齋，若塵垢未除，則七福何聚？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物，不亦善乎？』時則有浙僧希昱，能湛，行爲上首，願集其事　用因緣相，一唱而就，募得緡錢二百萬，鑿山築基，礱石構堂，仍市美材，續成外室，凡十一楹　其浣濯之所，蘇膏之器，罔不具焉　自天禧庚申歲矢謀，至乾興改元之初，用浮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　壬申歲，昱師會某於豫章，求文而誌之　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因，則知昱，湛二開士，當於水因悟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使洗滌前塵，除去七病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弗隆暑行化，執惱所著，有灌園者漑餘之水，請以爲浴，此人獲報，生忉利天。由是觀之，同捐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如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靡麗宏壯，則簡而不書，聊記歲時而已

又《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修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世而下，遺烈猶存，賢者襲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所以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必久而後隆；事之美者，不一而能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信器，歸隱海嶠，混迹戈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座，敷陳眞覺，開導人天，其亦勤矣　滅度以來，四百餘載，雖千燈繼照，光徧河沙，而布金遺址，荃蹄寂寞，向非睿哲當天，英材接迹，講求世務，餘力佛乘，曷能恢復宗風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不能均濟，率多侵牟。乞於名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旨，招來學徒。』制詔曰可　於是南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命，莊獻皇太后、今皇帝親遣中貴人詣山，迎致信衣，禁闈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　陛辭之日，賜號智度禪師，錫以藏經，供器、金帛等，當時恩顧，莫與爲比。歸作衣樓藏殿，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緝也　遂師卽示，中旨付荆湖南路博訪高僧今長老緣師自南嶽雲臺山再當是選，紹光正念，宣揚了義，居者蒙潤，來者如歸　乃擊鍾而謀曰：『嗣其業者爲之子也，誨於人者爲之師也　子之克劭，然後起家；師之不嚴，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以壯堂構也　日明月暗，牆壁戶通，因分別以見塵緣，視頑虛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蓄羨餘，廣購募，窮山跨谷，以求棟幹，殫能極藝，以召匠碩　協定星之期，觀大壯之象，材得以皇其美，工得以肆其巧　計廣以席，度深以筵，外像祇陀之居，中施師子之座。尋聲至者，圜立於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聖不世出，故微言易絕　昔仲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而楊、墨、申、韓，各就其術，爲異同之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荀、孟大儒，開陳仁義，然後君臣上下，大倫以篤，夫子之道，不絕如線，況其遠者乎？如來生於西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故翻經着論，得以紛綸其說，昏遇迷妄，貪着福報，淪家耗國，棄實趨權。亦賴諸祖以實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修善，俱同妄作，所以遣空破有，不陷邪觀者，宗乘維持之力也。不然者，天下嗷嗷奔走，有爲之果，何能已乎？初，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淸源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佛教之來中國也，達摩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胄最衆，乃知道在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興元南鄭人，本府出家受具，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遂振錫至於南嶽，郡將邦伯，悉飲其名，乃於唐興、南臺、雲蓋三啓禪師，稱爲嶽中之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統而肯其基構，六祖之道由是中興矣。前所謂必久而隆，不壹而具者，有待而然也。緣師狀其事，請辭鑿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閈所託，故於辭爲備云。康定二年十二月日記。

又《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金鼓所以警衆也　衆之攸居，非夫疾譟大呼，安能齊一？必以聲宏碩而遠聞者，爲其節焉。京洛之制，脾脫置鐘，節昏曉也；舍衛之法，衆集撞鐘，節進退也。則知鐘之爲用尚矣　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美，則寺記存焉　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不丕冒，民去兵火之厄，將百年矣　由是僧徒之博識雄辨者，得以佛事，率導其間。故其金璧莊嚴之像，楹柟輪奐之室，日完月構，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凡百供器，還視初制，豈不狹小哉？鐘之當易宜矣　本朝銅禁尤嚴，私無銖蓄，僧坊道具，宮爲製而給之，惟鐘之巨，則許入金而賦銅焉　長老僧紹銑以易鐘事聞州，內閣劉公爲之上白，朝

旨從之。乃募信士，得豫章宋氏捨錢二百萬，爲檀施之首，衆遂響從。購良冶於餘杭，積勞數千工，用鳧氏之劑，事皆素練。以恭謝改元之明年正月三日，鼓鑄於寺之東隅。羣僧讚唄，以俟其成；鄉坊士女，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巳，一鼓而就。越三月，陸之重屋，會闔郡僧俗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眞招提之壯觀也。自鎔範及考擊之始，予與羣官偕往視之，既嘉其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於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乞詞，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

又《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上都華嚴禪院者，故崇儀使、文州刺史岑君所創也。岑君諱守忠，早侍兩宮，屢使於外，欣慕禪學，遂發洪願。天聖五年，布金易地，於國城之東，始建精舍，以待什方緇旅。明年，上賜錢俾之構堂，以安清衆，而後架具焉。章獻皇太后崇其閨閎，而鍾梵全焉；后以資福院燒香鍾賜之。章惠皇太后益其庋閣，而庖庫備焉。越明年，賜額爲永興華嚴禪院，隸於左街，歲度僧二人，仍令長老住持。年逾一紀，三易其人，而瓶盂弗駐，棟宇弗完。康定元年，乃請今明悟禪師主其禪席，師名道隆，潮州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衆推通悟，乃膺僉請，輦轂之下，領袖攸矚。道眼既具，衆心悅從，來者如歸，戶外之屨滿矣。購募檀信，日加營緝，演法有堂，安像有殿，紺宇宏壯，寺制恢焉。接物利人，開益既廣，藹然德譽，升聞帝聽。慶曆二年，上始賜《重陽頌》，師創箋注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方袍以寵之。繇是御書偈頌，提綱語句，動盈卷軸，師悉箋而酬之，聖睠益厚。後三年，復賜《大乘頌》，師亦箋釋和進，上愈嘉之，賜號圓明大師。初，岑君於錢塘雕造盧舍那佛，文殊、普賢等像，布而漆之，工未半而不祿，匠氏淪廢者六年。師乃親詣餘杭，用錢三百萬，命工畢其裝繪，舟挽而歸。師既還闕，上撫問錫賚，頗復優厚，累賜御頌、御書、金帛、香藥等，頻詔入化城殿昇座說法，咫尺天顏，激揚宗要，並賜筆硯，令進禪頌，仍賜御饌、衣物、飛帛書等，就大相國寺西廡賜廨院一區，以爲朝宿之地。尋以聖藻宸翰，溢於居室，因構閣以藏焉，示不敢褻近也，因賜瑠璃瓦覆之，並賜御飛白書，額曰龍奎之閣。歲別度僧一名，恩禮加異，緇素榮之。凡募緣成者，由兩序而鍾臺、經閣峙焉。方丈之室，謹宴申也；看經之堂，勵勤修也。異其庫司，愼揀請也；儼其溫浴，尚涓潔也。僧坊供具，罔不輯焉。其外則敞車院、列僦舍，資之給衆，咸有規畫。至和元年，內出水陸畫像五百餘軸賜之，乃卽西北隅創造堂，爲供設之所，再蒙御飛白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敎坊鈞容班樂，輦卒衛兵，奉迎至院。嘉祐二年，特敕加賜明悟禪師之號，恩無出其右者。師以爲信之所起，必始於莊嚴，故不憚於有爲也；理之所通，必去其攀緣，當遺照而無著也。乃具表辭免，不入城闕，於今一紀矣。叢林之衆，至者不下數百，所度弟子百餘人，賜命服總禪衆者三十餘人。於戲！非岑君之崇尙佛事，無以創其基；非禪師之恢宏宗旨，無以廣其制。自國朝已來，以出衣見上者，趨皇闈，瞻黼扆則有之矣，至若對萬乘，昇高坐，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無如禪師之比者。其箋解聖作，酬繼宸章，間發言機，直趨覺路，宜乎睠賚之頻煩也。而又高謝紛華，超出名相，冥心息迹，歸於無事，眞佛法之總持，禪門之體用也，可記也哉。嘉祐四年十二月日記。

又《韶州善化院記》

仲尼居魯，而儒學之風隆於洙泗；秦皇好兵，而將帥之材出於山西；六祖開化曹溪，而塔廟之興布於曲江。蓋聖賢特出，熏而炙之，故跂高慕遠者與習俱盛也。韶州生齒登黃籍也三萬一千戶，削髮隸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剎爲精舍者四百餘區，豈非祖風宏扇，人心偃順而欽崇者夥乎？鄉曰豐樂，里曰長容，北出州治三十里而遙，有院曰善化，唐朝舊額也，五代兵火之後，其名僅存。雍熙二年，始有草茅之室，檀越列名請袁州僧皓隆主其薰修。迄至道中，隆師示寂，上足紹緣尸承厥位。緣師袁姓，亦分宜人，弱歲隨隆來，及其卒而嗣焉。初，院在山椒，塢壞隘陋，自景德初年，緣師乃經始寬平，而徙其基，揭舊名而署之，募資購材，斧斤不絕。至天禧之末而考室，凡十八年間，乃得環合。立鴟而名殿，以安其像；度筵而築堂，以崇其法。重樓而擊鍾，以庶乎息苦；連牀而會食，以示其容衆。至於庋閣之司，舂炊之所，折衷豐約，罔不具焉。清溪如帶，繚繞前左，長梁下亘，虛亭上覆，徙倚軒檻，可以優遊，眞塵外之嘉致也。又嘗於雍熙、至道間，悉委瓶盂羨餘，市東皐之田，以具饘粥。於戲！能創其基者，父之事也；能繼其志者，子之力也。文王無憂於其國，以王季爲之父也；臧孫有後於其家，以哀伯爲之子也。浮屠氏託大義於父子，而本非骨肉之愛，乃能恢崇堂構，以昭前人之光；又能捐其蓄積，市易田產，以貽後世之利，此其可書垂勸也。彼滔滔然趨走權貴之門，窺伺常住，以圖割削，用實私橐者，視師之績，得無愧乎？以某嘗帖職於修書之殿，伴詞其實，以示亡窮。既嘉之，因不復

讓。康定元年七月日記。

又《惠州開元寺記》

自漢迄今僅千祀，天下郡國之勝遊、雲泉之絕境，精廬居之，道且徧矣。蓋名僧高士，無世無之，或潛光匿跡，洗心閒曠，山林所以棲息；或應現度人，隨機示化，國邑之所歸仰。曰聯歲績，人去迹存，此乃鍾梵相聞，不爲多矣。有唐開元，天子號令，翔於四海，每爲新制，以自張大。乃命祠曹，州擇一最勝寺，易以年名冠之，俾後世知聲教之廣被也。故天下寺以開元名者，必基爽壇，據形便，祠宇最壯，像設最嚴，綱維最親而不苛，制度最古而有序。惠州治城之南二里，則所謂最勝之寺也。古者邑而未郡，山猶林莽，虎狼宅之，肆害民里。東漢之末，有僧曰文簡，掛錫棲此，猛獸馴伏，因爲伏虎臺云。郡本百越之地，漢隸南海，晉爲東管郡，晉武帝咸寧元年，太社青氣屬天，古者云東管有帝王之祥，於是以東管王伷徙封瑯琊。是歲，元帝始生，伷實其祖，中興纂紹，實啓祥應，於此建刹，錫名龍興。隋文帝削平江左，南北一統，因得西域舍利，徧置名山，俾築塔而藏之，又改曰舍利道場。至開元二十八年，乃賜今號，奉安睿宗皇帝御容，至今存焉。茲寺重崗複阜，隱映巖谷，長溪帶盤，湖光相照，探幽賞異，一郡之絕，故累朝詔擇名藍，錫以嘉號，而常在其選；郡廷精揀經論名德，署爲僧職，以總領緇衣，亦多其人，乃知其名實不相浮矣。咸平三年，以鬱攸之災，悉爲煨燼。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於是即其舊基，沿同革異，或出自私楮，或募於檀信，凡爲棟宇若干間，堂殿若干所。扶土設色，肖像而爭勤；捐金弛貝，不謀而同力。禪徒律學，各有攸居。初，寺之名舍利道場也，有石刻以誌其本末，崑崗之焚，字無完點。及其再造，四十餘年矣，遺緇故老，存亡相半，陵谷之變，將無紀焉。以某嘗登東壁之府，倦遊而歸，僉來乞詞，以爲後觀。由是詢邦誌，採耆言，筆之於石，以備遺逸。康定二年龍集辛巳，六月日記。

又《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人之大倫，在乎三本：父者生之，君者治之，師者教之。父子天性至親而不易，君臣同體至一而不可擇，惟師則不然，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故無位而尊，無賞而歸者，道之所在云耳。子夏之居西河，康成之處北海，傳經著錄，不異洙泗，豈有督之者哉？金僊之教，被於中國，自漢至梁，逾五百祀，但以崇塔廟，勤香火爲事耳。及心法西來，百年之間，傳至大鑒而法斯溥矣。月華山者，招提惠朗禪師演法之地也。招提視大鑒猶曾祖父也，大鑒門人高第者，廬陵思、衡岳讓，讓傳大寂，居江西，世呼馬祖是也。思傳希遷，居南岳之石頭，建中、貞元間，方袍之學心者，江衡千里，道路如緘，亦西河、北海之風也。石頭之入室者，有大小朗，招提爲大朗，以其不出招提三十年，故號招提朗焉。其門人劉軻爲之碑甚詳云。朗，曲江人，俗姓歐陽氏。年十三於州鄧林寺出家，二十於岳寺受戒。既而曰：「戒豈律我哉！」乃往襲公謁大寂，得佛無知見之說，遂歸於岳。書探井臼之役，夜與其徒發塹鑰。石頭即世，終喪乃去。貞元十一年，將遊羅浮，途次曲江之都渚，乃曰：「茲地清氣盤鬱，亦足以棲神矣。」遂駐錫居之。四方學者，尋聲而至，無虛日矣。招提既沒，衆散而寺亦榛廢，其後百餘歲，當劉氏稱漢於南海也，有實智禪僧清裔者，自範金銅羅漢像十八，軀進獻劉主中宗，因得延見，引問之際，器識高遠。劉主乃於碧玉殿備浮圖氏威儀，俾裔升正座說法，其主自處西嚮聽之。仍俾奉羅漢像，自銓勝地，以圖重修。乃卽招提故基置寺，以國命賜名，龕其像，至今存焉。實以癸亥年來，至壬申爲亂兵所害，其徒光政繼主其院三十年。眞宗皇帝卽位改元之歲，賜寺額曰花界。四年，光政因衆命以院讓道尋，再爲什方居。傳八世，至今長老琳公，景祐元年以州命而尸之。自貞元十一年至是歲，凡一百四十三年，自招提至琳公，凡十二代，以其屬自相傳，不敢處師座者五，餘則以國命、州命、衆命，凡有所宗者七世焉。然而學徒或來或不來，所謂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也。琳生曲江都渚，鄧姓。祥符初，寺爲外火所延，一瓦無完。琳公時在徒弟中，與知事輩戮力營繕，既而歎曰：「識心達本，是謂沙門，何泥於有爲耶？」乃優游江淮，徧參師席。初，博通內外典，攻詩屬文，所至推爲文章僧。尋復悔曰：「多聞亦病耳。」遂諱作詞章。洞山自寶禪師見之，曰：「此大乘器也。」既印其心，又欲以院讓之。再讓皆不受，還曲江，於方山結庵而居，今所謂白蓮庵也。漕使鄭公載疏名以請之，再辭，不免，升座而學人四至。完舊創新，無物不具，植茶樹果，給衆皆餘，此又餘力於有爲也。因書其始末云，年月日記。

又《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近世分禪、律爲二學，其所居之長，禪以德，律以親而授之。以德者選於衆，而歸之者亦衆。夫言德者，非世所謂德也，以其等空妄、超漸次、出死生，可以爲天人師者耳。故祖祖孫孫，稱佛嗣焉。筠之望山曰新豐，洞有佛刹曰普利禪院，唐咸通中悟本大師始翦

荆而居之。悟本得心印於藥山儼，儼得於雲巖晟，晟得於石頭遷，遷得於青原思，思得於曹溪能，是爲六祖。自釋迦如來二十九世而至達摩傳中國，五世而至曹溪，又五世而至悟本，凡三十九世矣。及悟本之卻世也，得法而去者，道全居中山，道虔居青林，相繼來嗣之。悟本又傳曹山寂，寂傳道延，居鹿頭。及道虔卒，鹿頭又續之。鹿頭延卒，其門人惠敏襲之。惠敏卒，嗣和尚自淨業來繼之。李氏之稱國主也，覺海國尊師啓大道場於金陵之報恩，其嫡曰文坦，被黃紙詔書，賜號大沙門，來統之。雲門眞禪師之上足曰清稟，亦奉主命來後之。稟卒，而豫章彥聞因之。及彥聞而衰矣，輒以院付其徒，檀越不可，乃疏請九峰守詮紹之。九峰亦本境之名藍也，移法席至是山。五年，復爲廬山棲賢所請而去。詮傳曲江曉聽，聽傳合淝白寶，寶又傳曲江鑒遷，繩繩興之。寶師得法於黃梅聰，與遷皆雲門之嗣孫，自悟本主遷，或絕或承，凡十三代。詮徙棲賢，寶徙黃蘗，自聰已上，皆終焉。悟本諱俱價，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年十二，師事五洩，二十二，受具於嵩山睿律師。慕南宗之學，南遊江湘，得雲巖而事之終其身，畢喪而後去。遇武宗之詔，遂民服隱於箕州。及宣皇御宇，乃復僧儀，南至高安之所豐洞，邑豪雷衡之山也，見其泉石幽奇，乃曰：「此大乘所居之地。」言於雷氏，雷氏施之。初，山多蛇虎，師庵居一宿，蛇虎盡去，至今山無虎焉。留居十八年，名聲四傳，來學者五百餘衆。坐談立悟，虛來實去者，不可勝數。名聞京師，天子賜咸通廣福寺額並一鍾焉。尋以咸通十年三月，順世光期，其日期至而去，徒衆環泣，師瞑而復覺曰：「心無所依，是眞修行，何有悲喜？勿驚吾也。」復令爲齋七日，乃具師食訖，沐浴安坐，歛容而化。葬於山之陽，敕謚悟本大師，塔曰惠覺之塔。師能攻苦率衆，衣無綵，卧無褥，爐無炭，室無燭，故後世以簡約相承焉。集《大乘經要》一卷，行於世。中山全姓宣氏，常州人，以其嘗居雋水之中山，故號中山和尚。中和二年，鎮南節度使鍾傳實召以來。景福二年，避寇於分寧，制置戴尚書迎居龍安院，明年坐亡於龍安，歸葬寺之東。青林虔姓陳氏，杭州餘杭人，初謁悟本，悟本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廣明初抵南鄭，遇賊巢之亂，駕幸梁、洋，時有中貴人姓第五者，見師，瞻視良久，曰：「此是法王，非同龍象也。」自漢東之青林，亦鍾鎮南召之。天祐元年滅度，門人錄其語三百節，爲《玄機示誨集》。鹿頭延姓劉氏，福州長樂人，江南武義二年，自鹿頭至，凡三年而示寂，全身瘞於寺南，賜謚洪果大師，塔曰惠光之塔。敏姓李氏，蜀之華陽人，從洪果來，及其終而代焉，保大六年，遷化。嗣姓周氏，同郡高安人，金陵召見，深加信重，乾德二年順寂，塔於惠光之北。坦姓吳氏，建州建陽人，李主以其國命命之，凡四年而終。稟姓李氏，泉州仙遊人，李主召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又俾來繼坦焉。彥聞以疾而間其位，故袁，凡三年而卒。詮，金陵人，自九峰來居，五年，大壯其棟宇而新之。既赴棲賢之請，以首座聰囑檀那及其衆，衆從之，請於州，州從之。聰姓杜氏，大中祥符三年，實應是命，於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株，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常自稱栽松比丘，今號其地爲金剛嶺云。聰臨終而讓寶，如聰之始。聰之終也，遺誡於其衆，無服衰絰，哭泣弔慰，一切絕之。其寺之再興也，詮始緝之，聰又能經緯，至寶而紀綱大備焉。寶姓吳氏，開堂十六年，未嘗出院門，自江湖之南及嶺之南，二十餘州，聞其名者，歲奉錢共數十萬以供其堂，其爲人信向如此。亦種杉萬株，皆手自培斷。同郡有黃蘗山某院，唐裴丞相休之功德院也，歲入豐而主者侵牟之，衆食不足，思有德者爲之長。景祐四年，自太守而下，列名請其行，又俾其自擇人而付之，得遷焉。居黃蘗未十日，四方至者僅百人，蓋其道可師者邪。遷姓某氏，亦能守寶之規而不敢加焉。某上書失職，來是郡，得其傳法之次叙而記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正月日記。

又《惠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名山大川，方域之鎮，必待異人以光其圖諜；達才通識，稠衆之表，必託有爲以播其績用。「美胥副今爲難。」羅浮山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峰，堯波所蕩，附麗於此，《水經》之怪錄也；良常諸洞，吳郊之秀，岫穴相通，眞啖之秘談也。曰浮屠西來，蔓延中國，塔廟嚴飾，徧宅形勝。茲山精藍十餘，而延祥之基最古。梁朝有頭陀僧景泰，不知何許人，薙草屋之號焉，朝遊南海，暮宿羅浮。大同中始建寺額，以其峰頂二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峰之下，故以南樓命之。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以鐵肖釋迦眞像，浮海而去番禺。天寶二年，中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像置山。歸，以珍柑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開明月戒壇於寺之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於此。武宗朝例削其籍，咸通恢復，而地歸中閣，別揭南樓之名於山之西。延祥再造苦晚，故久不競，然亦不敢父子私自相傳，必擇什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鐵像之來也，扶主以具其四體，及祥符初，住持僧彥課乃購金雇工易之以鐵，而像始完。彥

課卒，林以興議詣今長老雲達紹隆禪師。達師桂州陽朔人，幼聰悟，師事回郡祝禪師，既削髮，即遊方至筠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既而曰：「生本無物，何有本鄉；悟在於心，豈須戲論？」遂優遊南行，至於海上，有黃龍洞者，山靈絕境，人迹罕到，可以逃聲名，去思慮，於是結茅而居，期於自得而已。俄而學徒推戴以登師座。既已其徒，則專其憂。括囊而來者，居於我乎安；持盂而求者，食於我乎仰。於是募信心以施其財，召匠指以利其器。審高卑，面平曠，鑿戶牖，陶瓴甓，取於堅完，不務華麗，曰：「廣歲資，悉得其度。」康定元年，達公自袖其狀至於曲江，俾予書之，歸爲福地之識。明年，予因經途詣山，於其南得張鷟之碑，而知其名之始；於其側見明月之壇，而知其制之古；於其堂聞達師之問答，而知其言之當。乃曰：「道如是，書之無愧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又《循州新修白雲山普安寺記》

大雄氏之教也，國無中邊，俗無同異，人無耆幼，士無愚智，聞其名氏，率用信向，非役而隨，非威而濟，苟有唱導，亡不響答。萬家之都，十室之鄙，必立塔廟以寄瞻仰。誰其尸之？選在賢者，稽其類，拔其萃，推之於衆，無虛授焉。龍川郡者，漢之名郡，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饒，士多江海之率，故其資奉易足，而慫慂易勸。且浮圖之道也，俾人出貪網，斷愛縛，守淨默，愼熏染，廣方便，重懺悔，俗所以聞聲而樂從者，以捨惡徑而趣善途也。吉有蘭若曰普安，居子城之西隅，州人之所崇植也。天禧中，遇鬱攸之災，煨燼無餘，惟老釋曰智珣，相土於閑曠之野，得白雲山焉。掘地數尺，有古石像七十餘軀，亦精廬之故墓也。始鳩工，而珣卽世，州將籲衆，以今住持僧德廣承其基焉。鳩其屋以藏像，猊其座以存法，列鬲而烹以示均，擊鍾而食以來衆，皆古之制也。尺椽片瓦，力所收焉；茂材修幹，手所植焉。嗚呼！今夫士庶百族，以天性之篤，血食之重，鮮克敷世恢隆丕烈者，亡他術焉，暱於親耳。浮圖氏則不然，邑擇於邑，鄉擇於鄉，超登其良，以紹耿光，緜世而益昌者，此其所長也。廣師本郡人，張姓，受業於聖壽寺，受具於南海之祖壇，出繼珣師於白雲山，擇其良也。歲在閹茂，抨圖遂嶺謁誌，攬其實而書之云爾。慶曆六年七月八日記。

又《潭州太平興國寺新建戒壇記》

儒之所先曰行，釋之所守曰戒。行不修則五常無以立，戒不持則萬法無所依。故曰：行與戒，皆所以制惡趨善，防非止過之本也。西方之教，尤爲精嚴，佛住世時，祇樹園中既有立壇結界之制。摩騰東至，儀軌尚簡，出俗之初，三歸而已。魏正元中始有律師上言戒法。宋元嘉已後，揚都乃盛甘露之名，方等之義，隨處建立，流布漸廣，嶽瀆要會，南寔長沙，衡湘之旁，緇流剃染，白四羯磨，咸隸於此，不得不壯其度也。舊有戒壇在明行寺，律衆所居，甍宇櫛比，故於肘量，微爲隘焉。城中寶刹曰太平興國者，古上勝福德之地，有山居閑寂之趣，興化長老紹鉄，叢林之選，四方嚮信，所倡響臻，安撫王公俾其新之。由是商榷律儀，講求教旨，宇量既廣，壇塔皆成，得五印經始之規，有四天擁衛之相。俾夫受圓具者，登降之際，知此戒體，衆善所生，七証嚴肅，三業淸淨。於戲！惟善知識，常利世間而作種種饒益，不輕末學而示以威儀，不住無爲而長於誘諭，非名譽利養之徒所能及也。既而俾蜀僧齊芻齎書丐詞，嘉其勤修行，願增長成就一切佛事，無有休息，可記也矣，故書其年月焉。

歐陽修《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

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並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並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又《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又《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末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鄉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聚斂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爲聚斂？有誘民之弊，有兼並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而食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和，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驕惰。今衛兵人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寧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快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敢爲兵，則惡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並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畜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並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爲浮屠之工，與夫兼並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聚斂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隆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

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又《唐放生池碑跋》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又《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木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石，不知誰氏之爲。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老太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爲記。

又《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幷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琦，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並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並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釀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曰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並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並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並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並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又《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歈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爲此役，始末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聽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又《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儉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戶斷銀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一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眞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又《筆說・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愼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又《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以執道爲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張方平《禪源通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乃先佛所說第一眞實妙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付，傳爲心要。後至東山，以爲《楞伽》義理深微，非淺智粗心所能窺測，故每用《金剛般若經》開示衆等，令其易解。逮於曹溪，以大慈悲一音演說，對答偈句，揭如日月，其所開導，直指本心，未嘗離《楞伽》自證智覺之大旨也，由是領悟者多，法周沙界。初，二祖常言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自衣止不傳，諸方分化，地殊南北，名標頓漸，參學之流各相祖述，道場相望，源流寖廣。去聖遼遠，時風益薄，堪任大事，根器誠難。然輕重不可欺於權衡，方圓不能出於規矩，但兔角龜毛，泥牛木馬，務爲深隱，巧愈彌甚，名相之言，諒非虛示。初，六祖教諸門人說法，必令先定宗旨，雖以三科起用，究竟二法盡除，故知一問一答，豈苟而已。若其具無礙辯才，入淨圓三昧，隨其語默，佛法現前，緣與信合，事實稀有。故黃蘗禪師每謂衆曰：「江西會下唱道之師八十餘席，得大寂、正眼二兩人爾。」則知爲世度門，傳佛法印，大善知識，豈易偶哉！自賓鉢羅窟諸聖賢衆相結集《多羅》等藏，其記述之來尚矣。至於中華，則有蕭梁《續法》、元魏《付法藏傳》，以至於唐《寶林》、《心要》、《祖堂》等集，國朝《傳燈錄》，時代師承，本末詳備。近吳興有具壽僧拱辰，道意純熟，禪寂爲樂，再啓法筵，尋復捨衆。雖不顯談說而示人聞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爲衆利益之事。故閱上以來諸傳集錄，正其差訛，攬其精要，推明統本，總括橫枝，若網在綱，條目不紊。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今古，乃無盡燈。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錄》。時熙寧四年正月望日，樂全居士安道序。

又《蜀州修建天目寺記》 浮屠氏之教流而至諸華也，迨晉之東，其法益熾。以大設權，實示方便，指因報，明利益，故自世主至於士民，莫不甘心焉。五方異稟，四夷殊類，氣俗之別，慾惡不同，法制所弗齊，禮義所弗加，甚者至有不識父，而大率輒知奉佛。百家之聚，必有一穿堵焉；兩楹之室，必有一龕像焉。矧名都通邑，塔廟固錯落相望矣。晉原在井絡之維，處陸海之沃，玉壘、銅梁之阻，金沙、銀礫之饒，控犍、牂，通滇、僰，即山而鼓，民擁素封之資；厥篚之華，戶贏玩巧之利。即安樂土，知植福田。郡有天目寺，城郭之最形勝，緇素之所萃聚。殿焚寇火，區址莽然。先是，郡之善男女合施鳩材，僝工構締，既已歷載，功緒弗就。至是尚書郎王君略領州，曲臺楊君璵爲之倅。二君敏材，利用周行之彥。獄市平簡，吏民便安，修弊起廢，出於餘力。越皇祐初年季春哉生魄，二君相造而諏曰：「按令式，前誕節祓精廬、

啓梵會以祝延，而棟宇未完，像設莫備，執事者爲不虔矣，顧何以示遠方？」乃移縣大夫杜君濟勾考財簿，部護役事。於是境內四邑之耆老更相勉曰：「府君之志，上以恭邦典，下以爲吾屬也。且吾屬廢居射利，墮不知發，譬蟲食蓼而忘其苦。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屬，雖至親愛，莫相爲救，何嗟及矣。今此道場，近在閭閈，動步而至淨土，舉首而見化城。壯者游焉，有以生善念；老者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爲之舟航，拯吾屬於溺也。」於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鞏樸斲，且塗堊茨，役效其勤，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鼎新。爲大殿八楹，環屬四阿，廊廡回合，屹若山，燦如霞，桷雕蠻文，櫺花鬘藻。蓋中爲大毗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飾妙麗，紫金光聚，極於壯嚴，兜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有阿育王塔，嘗見光相，亶有靈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自茲寶地，方爲具足。既慶成，邑人大和會，踴躍讚歎，欷歔瞻禮，以爲須彌燈座，寶華嚴飾，菴羅樹園，金色明淨，昔未嘗有，乃今復現，信一方之功德海，四衆之甘露門也。二君皆余舊，置郵以布其事，請有以示之後者。余詳二君之爲，抑可謂仁術也歟？君之之教民，驅而納諸善而已。二君之爲也，本於嚴朝章，因以導民善，是亦仁術也矣。異夫舉土木之役，而事觀游亭榭之娛者哉！斯可以記矣。會中檀越比丘衆等，蓋著之石陰。皇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記

又《雪竇禪師真讚》 本何從來？今則非去。不捨衆生，示諸空聚，諸漏已盡，萬法無住。金剛妙身，曷形繪素？

又《宮師趙公圓覺經會讚》並序 國老趙公叔平積有善根，宿殖衆德，本注釋《大方廣圓覺經》，深究了義，得古佛心。匪徒言之，亦允蹈之，慈愍之心，不折生草。故用浮圖夏禁，召淨行僧十人潔除園廬，熏祓道場，因而講說新經，至中元日，經徹罷散。樂全居士張安道聞其風而悅之，以偈贊曰：

諸相非相自性圓，是法非法自心覺。自心自性自莊嚴，婆伽婆佛光明藏。平等法會文殊等，共證如來非幻性。了知幻是虛空華，二十五輪坦無礙。今日道場集清衆，大方廣義重宣說。普願法界諸含靈，共此無邊功德海。

又《請誠上人就東京左街萬歲院講華嚴經疏》 伏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佛爲大千衆生說一乘道。純眞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故十會說法，不離菩提之場；刹那成佛，無待僧祇之劫。諸諦平等，同法界性，甚深廣大，莫可思議，非圓通會融，安能宣揚此無盡藏海？誠上人聞修有本，行入勝流。善財遍參，漸進虛明之地；普賢大願，會歸悲志之門。此處吉祥，有衆延請，蓋亦示如來之知見，成大事之因緣？夫一切含靈，下至微塵之細，三世諸佛，上窮多劫之先，元明妙圓，本同具足。但以情生智隔，所立照亡，是致百千差殊，一多總別。上人以方便惠爲人演說，譬之指月，亦同筏諭，不取於相，乃如實語。以是功德爲大福田，則毗盧遮那光明遍照矣。

又《送山人邢遁序》 歲值青章，魁枕虎首，不敏薄遊淮甸間，泝流且歸。同舟一人布裘褒袂，厖眉而長鬚，揖而與語，辭韻琅琅。從容請其所自來，曰：「吾耕嵩陰，採藥於天台，石門，樂其山水，留久之。」暇時言，蓋於《易》、《公羊春秋》甚深。同載至梁王兔園，不敏遂留，先生且前。自恨未即得從爲山中遊，姑結後期。觴而歌送之曰：嵩之盤，吾耕一壥，不羞素餐；嵩之麓，吾棲一谷，安於華屋。燎炎炎兮勢非長，惟自照之明兮，雖流螢之細而有餘光。嗟予聞道之晚兮，與俗回屈；沐先生之風兮，愀焉自失。非余親兮，素髮班班，從先生役兮歸柴關。

又《素書明録序》 明道二年三月，余自睢陽遊山東，將至東秦，路由兖海，過泰山，故人田度爲奉符簿，止余宿官舍，出道書一卷，紙札精妙，朱墨如新。且言：「龜蒙山人採蜂者迹之登高崖，入洞穴，漸深，若有人曾棲止處，見石盎，發其蓋，得書百餘卷，取而束之，負下山。遇本縣尉，詰得書狀，取數十卷去，山人挈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稍分散略盡。度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皆諸符籙篆章也。」因相與恨歎，此蓋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具有諸經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度借之以行。還自青社，遂入待詔京師，未暇傳錄，度俾猶子祥臣來取去。後三十二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或言祥臣聞余將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也。」久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秘者。」即奉以至，匣而鐍之，猶是祥臣緘封。始令摸錄而歸其本。明年被召還都，既素疏懶，尤倦人事，夙退掩關，所與遊者，二林壑之人。東陽俞居士數至敝齋，喜談丹竈。暇日，携《素書明訣》三卷示余，曰：「此於丹術微而

顯，詳而晦，妙旨備矣。予覽之，信然。且言：「是書三十年前汴梁新泰縣蒙山之陰採蜂之人得之崖穴石盎者也。」余方省向所得書，乃自琅邪新泰矣。並是而方見四卷，信皆奇書也。又滕東毛陽，地接新泰，有王老頗知諸書在處，云徐、沂間可有五七卷。泰山趙生亦知其書有三五卷，云在太平醫家，皆未及訪。其向者新泰尉取數十卷者，竟不知其名氏，茲人首獲獨多，若其高識，迨將有得歟！治平丙午良月既望，京師靖安坊舍西齋序。

又《華山重修雲臺觀記》

太華三方，古迹遠矣。上方白雲宮，在嶽頂，據蒼龍嶺，云昔羽人焦道廣常居之；中方太清宮，枕太羅峰，今猶有老君像；下方即此觀，因雲臺山名焉。唐明皇天寶中，因舊基構棟宇，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見存。五代亂離，三方荒毀，高士陳摶披荊榛，築室於下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累賜詔，齎御詩召摶赴闕，乃敕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內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摹方備，今觀是也。嘗曆切，某頃史官，嘗閱國書，見摶本傳云：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過水之濱，有青衣媼召至懷中乳之，自是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麑皮處士二人者，語之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二十餘年，徙居雲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輒百餘日不興。周世宗顯德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問以黃治之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此小道！」世宗不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而歸。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間因牧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初，始赴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皆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心巖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遯，嘗蒙鶴板之召，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何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久之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舊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旨。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而不言，摶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而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觀下，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復謂之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不濟，食頃而愈。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那官，入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以為神仙；皆數至摶齋館，與之酬唱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史之文也。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云：「初，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高蕪不除，有訪先生者，竟其戶，闃焉無人，但鳥聲獸迹。或樵子山麓薦莽深處，有骸如臘，塵茵翳焉，追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興曰：『睡適酣，奚為擾我？』相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既不受官，賜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峰乞與君。』既對於延英殿，華陽巾、垂條、蹁躚，用賓禮見。上欲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其所啓沃，幽贊遠圖。太皇亦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有八歲。自餘先幾逆數，知來藏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詭眩耀之事，則未嘗為也，故先王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大中祥符四年，眞宗祀汾脽，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閱先生遺像，侍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輿駕還京，俾就御座所建本命元辰殿，內璫護作，繪睟容於北壁。皇祐二年，構神御殿，嚴奉之禮始備。自先生去世，門人賈得升、武子華、元亨相承主持觀事。至是殿成，元亨詣闕謝恩，仁宗令進歌詩，元亨應詔進三篇，帝屬以御詩，又神筆飛白「清淨」字賜之。元亨遂重修七殿，至於道院、齋室，必葺一新，經營累年，為力勤矣。某往來秦蜀，恭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堂。惟神仙之云者，蓋神本無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漠然與合，茲謂至人。由是而後，可以出死生而通變化，雖非積學而

至，非學則未知或至也。夫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爲羣、木石爲伍而已哉！治平四年九月一日記。

蘇舜欽《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爲，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爲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亘冶大鑿，一鼓而就。手目千數，較無一闕，侍衛跗坐，嚴正森立，如有神物陰爲之容，雖刻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之罷之。德淮隳懈自劾去，衆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又罷之。四年，方益撾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黃門馮正己籍用之，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閎豁奧大，然后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宮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患，此三代之所以爲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宮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爲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閣以室屋，而又滯留，久之而不亟爲，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懇，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曆二年四月五日記。

又《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翺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紛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並容。水程泝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

人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吳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眞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參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以少事，尚其歲時織紃、樹藝、捕采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於於，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耳。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趙抃《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其父母禱佛求息，夜夢神僧携一童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義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僧謂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僧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矣，何得有次第耶？』是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傳之，謂教法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人文銷義，益闡其所學。後住承天，遂徙延慶，德望寖隆，道法大熾，所至爲學徒淵藪。日本國師嘗遣徒持二十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天台之教，莫盛此時。眞宗皇帝知名，遣中貴人至其居，命修懺法，厚有賜予。偶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用以禱雨，三日雨未降。於是徹席伏地，自誓於天，曰：『茲會佛事，儻未降雨，當各然一手以供佛。』佛事未竟，雨

已大溪。嘗與錢唐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數人，爲書設問，往復辨析，雖數而不屈。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其說，卒能取勝。嘗製《指要》、《妙宗》二鈔，《大悲懺儀別行疏記》暨《光明》二記之類，後悉流傳。嘗偕十僧修妙懺三年，且約以懺罷，共焚其軀，庶以激怠惰，而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公億、駙馬都尉李遵勗嘗薦師服號者，其心尤所愛重，知有自焚意，致書勸止，弗從。又致書天竺慈雲式師，俾自杭至明，面沮其義，亦不聽。郡守直史龐李公夷庚密戒隣社常察之，毋容遁以焚。師願既莫遂，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又以光明懺中七日，爲順寂期，方五日，結跏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也，享年六十有四，爲僧五十有四期。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就荼毘，舌根不壞，舍利至不可勝數。凡三主法會，唯事講懺，四十餘年，脇未始至席。當時之人，從而化者以千計，授其教而唱道於時者三十餘席，如則全、覺琮、本如、崇矩、尚賢、仁岳、慧才、梵臻之徒，皆爲時之聞人。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教，其於開人之功，亦已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經歲，自衢抵溫，有法明院忠講師，其行解俱高者，頓嘗遊衢，乃余末第時與之接者也。一日，斂裓而前曰：「繼忠於法智師，徒爲法孫，惜其示寂六十有三年，其所造峻特而所學爲來者，師固釋門之木鐸哉。自昔達官文士，其言可信於後世者，乃無述焉，其徒竊羞之。」既而狀其行，請余作碑，以爲無窮之傳。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諸佛不得已，而來震旦，煩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花，他人莫得見；如耳之有磬，他人莫得聞。欲其自隆乃心，而求復初地，其後導師繼繼而興，騁智慧辯才，談眞實妙義，使人不離當念，超圓頓一乘，不離文字，示解脫諸相。要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人。法智師既達乎此，則何假於言而後傳哉！」雖然，重違勤懇，姑閱其所紀，皆衆所共聞者，因爲摭梗概而實錄之，仍贊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爲演說開迷昏。八萬總結河沙塵，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游戲三昧真軼羣。志堅氣直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遺旨從衡深討論，消文釋義雖繽紛。辭淳理妙簡不煩，或懺或講忘晡昕。邇遐學徒日駿奔，成等正覺消波訓。俾諸佛祖道彌尊，如流已清濬其源。如葉已茂培其根，行高名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閩，賢豪勳戚固所忻。命服錫號迴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勇棄舍甘趨焚，素願莫適仍修熏。衆生嗜好隨貪瞋，三塗轉徙如膏輪。有能頓悟報施因，罪福苦樂歧以分。

又《奉真道院碑銘》

天下之所以常治無弊者，蓋必有教焉以主之，使衆心知所歸；亦必有三教焉以鼎峙之，使羣倫決所屬。故羲圖既畫，遂洩混沌之奇，由是而書契也，禮樂也，皆日就夫文明，而吾儒之學於以寖昌。迨其後而釋氏又以其祕密眞宗，東流震旦，如三乘、四教、臨濟、爲仰、雲門、曹洞諸大法門，咸識參微妙，名振當時，帝王卿相，莫不崇而奉之。猗與盛哉！乃窮蒐道藏所謂開刦度人者，其天書符籙，皆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然推厥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與儒更相表裏。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受道籙。第三代以還，漆書竹簡，靡所存證。至周時，李伯陽爲柱下史，孔子造而問禮，乃有「猶龍」之歎。赧王九年，始飛昇崑崙，而《道德》五千言悉舉靈文奧典，宣布人間。漢時諸子道書之流，至三十有七家。嗣是而陶弘景、寇謙之之徒相繼鼎盛，天子爲築壇於南郊，每帝即位，必登壇受籙，以爲盛事。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宋興以來，再遣官校定，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校讐，去其重復。眞廟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舊目刊補，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聖眷之逢，蓋刮有史也。并以大行皇帝寶天之年，蒙今上簡擢以爲參知政事，奉職無狀，出知杭州，惟凜凜覆餗是懼。間從公退之暇，寓目珠庭蘭若間，忽一日，有蒼顏鶴髮、黃冠羽衣揖余而前，若有所請。聽其言，娓娓見道云：「自髫齔皈依明師，及長爲洞眞宮提點。杭故繁華地，城市喧闐，非棲眞養性之所。嘗過吳江之笠澤，樂其風土，而又況乎麻湖、泖水經其南，洞庭、具區亘其北，東連吳會，西接兩浙，實吳中一大勝境也。年來社有學，大雄有寺，獨靈宮祕宇無聞焉，良亦三教中之缺典。願卜居於此，使眞風廣被，庶有裨於十方耳。明公其盍請諸朝？」余欣然唯唯，以其情上聞。天王聖明，不以小臣紕繆，賜額「奉眞道院」，即令提點洞眞宮，道士沈子守元住持。守元遂殫力勸募，鳩工而庀事焉。今且輪奐一新，琅函具備，巍然爲宇內一大法幢。其繩繩無艾，固未可量；但恐世遠人湮，參稽無緒，再乞余言壽諸石。余不敏，愧不能文，特嘉沈子能以其教翼天下，欲以持世，而非以誣世也；矧天語煌煌，又非私倡而私和也哉，是可

銘也已。銘曰：

粤稽元始，肇自無垠。神人體之，福茲兆民。爰有笠澤，神禹之蹟。天目青苕，於焉是適。

玄風陸沈，民生不辰。吳興之子，晻懷實殷。矢心開創，以指迷津。慶源之旁，卜云維吉。錫名奉真，永祈安宅。抃也德涼，莫之敢專。載在珉石，垂斯萬年。

熙寧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

李覯《太平興國禪院什方住持記》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駕其說，師徒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飯僧而已。厥後，菩提達摩以化緣在此土，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譎，無刑飾，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己？性有萬品，何性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緇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茲立大精舍，聚徒說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疏，能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源而瀆，一本千支。羣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爲，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敝，獲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逮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聖上莅阼，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爲子弟，前旅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罅漏，鉏榛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住持者，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圜迴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剎此邦者，莫與爲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眞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扣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求可以長是院爲人師者。粤有桑門上首，耆老識達之士相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遽行。今在邇，抑可以致之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讓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問斯答，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冰解雪釋。歡喜讚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於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眞道臨之，燈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違父兄意？」故爲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又《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霆，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淫癸、辛，力過羿、羿。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還愚以智，解囚於縲。伊貴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輦以歸。繩者目亂，斧者手眡。彌國亘野，川邪谷哆，筆不可畫。雲霓出中，日月走下。冬溫夏涼，爲陰爲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爲禮經？肯顧文吏？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卉春。唯是溫室，缺然將榛。大冶陳宰，儒兼佛解，法與心會。斥其餘財，成此勝概。材美石堅，重雕複鐫，圭方璧圓。下不居濕，旁無見天。吾願釋子，毋意於水，將意於理。爾身以澡，爾心以洗。洗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爾羨欲，任爾平和。無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焉。何者爲因？孰謂之果？道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僞亦眞。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又《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並造彌陀閣記》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公，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於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於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

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娑婆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眞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敘如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贏，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雖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於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於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憙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又《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斥賣以濟之，其所謂殿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天下，浮屠人難言其災，乃以爲宮室之媺，天神所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髴，是以其徒布施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茲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又《迴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災之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甕盎，泄所畜，百源一道，且怒且鬬。斬大樹，漭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迴面相失，不得其屍以斂。於是有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迴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寰而居，甚卑以喧。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設閣，坐甍騎桷，將顚者數，僧徒嗷嗷，乞命魚鼈。既免，院主海元即其儕爲久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距五六里，盍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之語。故列於官府而從，諮於里人而悅。貧者輸其力，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斂故材就新基，曾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爲崇高；耳之喧囂，今爲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蟠。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昔人未知，勝事在我。噫！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夫水潦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僧糴以先焉，雖圖大宮，何足怪也？爲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爲，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又《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爲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茲又新作，往往有留題者，因責吾爲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爲言。觀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啁噍之情。其僧又喜事，吾甥又貧，而爲之請，義不可拒。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爲尼媼宅，間籍沒。當太平興國中，有德琳師，迹其事爲，蓋古所謂豪僧者，自閩來盱，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資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於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死，堯繼之，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爲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繪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徵吾言以水之。噫！浮屠人坐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筆墨翰林之爲貴者幾何人邪？或蹙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傍吾親戚間，求人爲言，唯謝絕之憂，其指何邪？安知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又《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爲《承天院記》已二年，丘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所爲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陳微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問之年，實七十矣。少爲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

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爲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爲弟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丘君以舊故，勉而爲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又《新城院記》 出吁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庫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昃不到。從者請息肩，得茲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續名者作焉。有頃而續至，其禮甚卑，立於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爲。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則續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續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鬬訟，買直於圜犴，而能奉佛法，徼福於窈冥，斯世俗以爲難矣。況於卑己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擔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衆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於心。近者予有喪，續又使其子來賻，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答，遂錄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爲《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

又《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慶曆三年秋八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今住菜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寶元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則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吾佛之徒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於近郊之逆旅，乞錢炊食，雜於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果能興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資他人，吾力可爲。』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抵牆屋器用，皆栖之爲也。工將畢矣，幸爲栖志之。」予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栖以醫售，其得財，乃自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友之道，言乎其薰，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云。

又《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爲佛地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爲桑門所蹈藉。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峯者如引，岡者如頓，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送歲月。宅於是者，苟有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圮，蓋者以坼，莊嚴不充，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羣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爲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爲記，其何以辭？時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又《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觀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壤地之殊絕，人物之瓌怪，自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髣髴也。乃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烟，饜飫水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爲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壞月墮，幾將壓焉。潁川陳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爲善。一見其事，惻然於中，乃發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堊焉而雲溶。眞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爲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粲於屋壁。自爾以來，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後焉。苟非崇飾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潁川公之意，

豈徒然哉？觀之視公，大又得也，見命焉記，謹書其略。於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又《重修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祕書，稱不死法以疎之。故秦漢之際，神仙之學人於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間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苦，鬼神之爲，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之居，貨賄竭天下，宮室僭王者，而黃冠師窮智役辯，終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迴面於眞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顏魯公《記》，我我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不絕，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日積久，雨淫風虐，撐拄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爲鸞鶴展止之地。羣目蚩蚩，莫肯營救。故潁川陳君策，孝嘉謀，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將命工徒，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諫，弟詢，不忘孝思，盡稟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事。斬木剪山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儉有宜。禮神之位，茲亡所媿。論者謂：眞帝在上，庶方無虞，歲不凶災，物不疵癘。故其人得享本節用，爲富家者往往而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老，求善祥。茲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巖巖有堅，請勒其志。於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中元日

又《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黃太和爲觀言：「今者舉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篆翅金簡玉字，蓋猶蝌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塵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觀伏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魅，遠則夷貉，耳者必聞，目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況禮不下尊，其可以犯？已而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沒，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祕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王盛公亦嘗爲《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茲嚴父配天，吉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夫。五代魚肉，誠所不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王，及此希闊。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羣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饗，而知其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但宇見是寶書，捫天幸也。故就叙其語，俾刻之云

又《真君殿記》

我我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靈有位有几筵，樓殿靡迤紘紫烟。眞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爲賢去爲仙。玉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鼎以新，再拜悅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侯字仲溫。後十五歲維甲申，李觀泰伯爲之文

盧覬《普通塔記》

塔非中國之有也，制起於西域。自東漢世，旁行書來，爲教以示人，日既侵熾。塔則或大或小，郡縣幾普矣，謂藏佛骨舍利之所也。外則其裔能燀揚經、律、論，暨施用厚者，死則其徒咸起以貯骨焉。重眞寺天王院沙門智顯，姓李氏，京兆武功人。自幼依師爲浮圖嗣，長則能恭承父母，久以孝聞。父母死，又能以送終之禮封樹之，此其浮圖嗣之難者也。復常悲其寓泊僧骨棄露零散，乃於寺之南城外不盡一里募施，掘地爲壙，際水起塔，出地又丈餘，磚用萬餘口。既成，近左收捃得亡僧骨僅四十數，於慶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場，請傳戒師爲亡僧懺罪受戒。塔頂開一穴，以備後之送骨。嗚呼！古稱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智顯師能盡力於親，而又悲其類，作普通塔，使遊方之徒來者未來者死悉有所歸，其用可嘉也。五年乙酉春二月一日，前寧州從事盧覬過其院，智顯悉以事白。余素熟其行，因應請而記

王傅《尊勝陀羅尼經幢讚》

大宋皇祐庚寅歲夏六月，故西京應天禪院苾蒭諱喻字育之染疾，逮冬十一月朔旦始得般涅槃樂順世歸化於院，俗壽五十有八，僧臘少是。粵明年辛卯歲冬十二月十三日，其俗中甥比丘齊果葬師於畿內壽安縣任村之寇莊保，從遺戒也。師之將示化，語其甥曰：「我滅後，汝當爲我造尊勝陀羅尼經幢於埰堵波之左，俾我被茲力而蒙福耳。」甥曰：「唯唯。」乃葬師於原，又建是幢於塔隅，以嗣其先志也。將刻石，乃求於太原王傅，請序而偈讚之。嗚呼！師俗姓張氏，本清河人，厥後世族茂盛，因徙居洛而家焉，乃生於師。師幼而聰惠，其父母念之，恐不能老終於下民舍，年十五，棄家從法照大師守素學佛法數載，落髮披環色服，號沙彌。又明年，授具足戒，約束於心爲僧，乃放志尋師，遂賦有經論，於是粗解微旨，思

缺七字。心所存焉。然平生□誦《金剛般若經》，日課數十百遍，晚而自悟四句偈。若以色相音聲求我，則詎能見如來？於是無色相以□□菩提之眞性。□□無執，蕩然皆□。齊億劫於目前，指萬緣於一體。故臨命終時，心得圓寂，茲可見之也。其甥亦從師落下缺九字，拈花針而悟法□。烏鬢未白，而道心素高。因承舅之前盟，乃刊經於堅石。噫！況茲亦以色相求我□未必得之。蓋其甥齊杲者請於余，故勉爲之序讚，知余心者茲不然矣。以偈讚曰：

刻石以經，祈福於石。經石無情，從何而力。彼相云空，此石奚通？巍巍□墓，鳴雨鳴風。

皇祐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西京左街□敬禪院外甥僧齊杲建。刻字人張慶。

王夷仲《重修仙鶴觀記》 □老之法，要其所歸，惟清淨寂滅，全自然之性，不以外物縻於中者也。□□□老之法也，遷史叙老子□□□，又傳記有說老子□□域而始爲□圖者，所以其書相出入，轍雖異而其歸一也。其法牙於漢，蔓於晉、魏、梁、隋之間，後□欲□道之相勝也，則□者必忌於老，老者必疾於□，迭攻交毀，歧而二焉。然□之宮遍處天下，竦然相望，鮮華偉壯，莫□□加。其徒豐衣旨食，幾中夏四民之□，傾奉之心，猶慊慊然患不能，窮隆極侈，以充其志也。老之居，雖通都□邑，□□□□，垣頹屋敗，僅有存者。其徒常汲汲於蚤暮間，且猶不克自資於溫飽也。嗚呼！彼何盛而此何衰邪？豈□之者能恢張其說，謂極天之上而上，際地之下而下，洎人之死生去來，貴賤壽夭，凡生民之□惡欲，莫不畢出於□而主之焉？是以鼓動羣衆，使趨向之如走號令，雖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也。老之法有羽化□□，毆役鬼神，移變星文之休咎，□於禳禳厭伏之事，□雄偉大，苟奉而有之豈少哉？蓋□者衆而老者寡，□□之人隨時趣舍，嚮於後而忽於此也。故□治老之宮者，非奉道薦信之士不可成已。緱氏縣前記有周靈王太子晉控鶴昇仙之事，故城東三里有仙鶴觀者，得號於李唐間，年祀寖遠，屋□因廢。慶曆中，里中之樂善者凡數十人，相與歎曰：『是觀且廢，今不能復之，則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漸於善乎？』乃卜地得縣署之□□□□百步，□於縣大夫冀君□，爲請命於府，曰可。得道士左慶之，清苦者也，使居且□□□□年，觀之門牆殿宇□慶之一□□吾□□曰爲是觀也，用非蠹於民而積丐其微，以足其頃。假非擅而作，蓋卽舊號而起其廢，功非逾乎制，而□□庇其像，請文勒石，以章興修之志於後。予謂蠹於民、擅於役、逾於制者，皆過也，今無一焉，惡得不爲之書乎哉？

安道卿《宋重修仙鶴觀實録》 緱氏縣郭下燈油醮社，故比部郎中孫劉荀等經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宮賜紫道士左慶之充缺焚修住持。開排施主如後：郭下安中素捨施地基三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郭下女弟子董氏獨辦，修蓋正殿一坐。郭下女弟子閻氏獨辦，塑老君並部從等。郭下韓宗正施造老君塼坐一所。郭下王居安自辦材木，修道堂一坐。郭下田乂裝土地里域眞宮，兼造堂一所。左慶之與醮社等同共修眞武殿一坐，並門樓了當。此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倒塌荒廢。至大宋慶曆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皇祐二年庚寅歲九月乙酉建。

朱處約《北巖定林禪院藏經殿記》 佛書總五千四十八卷，其大部折三乘有次矣。自前五代而下，繇學其教者抵西域取貝葉行梵之書至中國，譯而爲經。歷代官爲置局，參以文士，爲之潤色。故近世函而演之，始有藏號。至唐，尤得時君信重，以宰臣兼潤文使，於今相誦不易，其體宏大如此。太宗貞觀時，有玄奘法師者親就佛都，廣求異本，在西域十餘年，經百餘國，悉曉其土著風俗之語，史官或取以志於異聞。是時梵本經已有六百五十七部，詔當世文學之士翻而修之，房、杜而下，皆預其選。其敎汗漫博誕，至此始有定據。其後通律學者又能講其書，率以奘爲宗主。今天下名山劇寺必有《大藏經》，奉爲偉觀秩字之宗，費常數百萬。營其事者，用力雖省而勤不解，卒能成就，以果其願。合州北巖定林院僧曰緣正者，與其門第從正思自康定辛巳迄皇祐壬辰，斂衆金，伐大木，於所居之宮構殿，極壯麗之妙，以用貯所謂《大藏經》者。會石照縣民陳氏者獨入緡以購其本，無慮五百幾函，黃卷朱軸，奩罩甚謹，籤列部次，自有題別，使學其法者日觀月誦。如彼法之說，求爲之益，吾不得而知之矣。但專其所習，有道可尙。僕見今之業儒者徒能毀譽釋氏，至其先師聖人經典之書，總數千卷，因模本於學人能貨者，止補楮墨之貲，官爲給之，而能蓄其書於私家者有幾焉？又豈得如學釋之徒，既崇其法，復嚴其藏，用它貨而爲己貲？斯亦知其所本之大者也。會寺僧慈廣者狀緣正之能，求爲之記，僕欣然爲載繕葺之起，並題其榜而與之。覽

之者謂我有所警勸善事可也。皇祐四年六月十五日，承奉郎、太常博士、通州瀘州軍州兼管內外農事、借緋宋處約記。

毛維瞻《明果禪寺記》

炎宋元豐二年冬十月十四日，維瞻陪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趙公去浮石，如宣風，宿五花峯下。詰旦，入項山，晨飯，來咸通興善院，遂入裏寺源，抵明果，瞻謁大徹禪師眞身殿塔。寺距城僅七十里，僻在層雲亂峯之外。樵塗塢徑，車馬之迹不能到。山有銅刃澗、豬掊泉、貞證塔、楊光弼記，皆名存而迹亡，不可尋究。介源之半山，興善寺輒有巨石，極高峻，衆指爲捨身臺，言禪師昔來此，欲自毀於臺上，有神物捧護，竟不能殞。山四面回合，至之者宛如別造一世界。迫而望之，山轉近轉高，谿轉深轉清，實眞人開土棲遁之域。寺碑有唐白太傅所撰《禪法堂記》，前後觀者無不眩惑。蓋記所敘禪師乃衢之信安人也，祝氏其姓，維寬其字。修善受具，居西京之興善寺。及終，就葬灞陵之西源。今是寺反有師之眞身，來者參驗無證，宜不得以無惑也。嗚呼，佛之化身，動踰千百億，或在其土，或之他國，安有一方之定乎？極樂國衆生清且衣械，盛衆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土以食時還到本國，又安有一止滯乎？公以維瞻考知始末，將去，俾條晰以書於題名之壁云。

韓維《善覺寺住持賜紫寶師塔銘》

師諱法寶，姓王氏，遂州小溪人。九歲，捨家師興聖院主從簡。二十，落髮爲比邱僧。二十三，學法於四方，所見非一，如泉山之棫，黃蘗之南，雲居之寶，禾山之才，世所謂大善知識者，師皆歷問焉。有所未達，廢食與寢，必通而後已，得其道則顧而之他。後所參師，不知師之常有得也。所與衆處，不見師之少有異也。平居常宴坐，計晝夜之分，寢才十之二三，不解衣，左右脇未嘗貼席，如是者終其身。師三遊洛陽，始至洛，人不知其禪者也，再至則洛人知有般若波羅者矣，三至則又知有不得般若之爲般若波羅密者矣。然其應世之密用，觀機之普誘，則莫得而擬議也。洛中賢士大夫從師游者甚衆，未必盡師之道，但愛其行高而氣和，言簡而理盡耳。太師文潞公表其行，賜紫方袍，然退居但衣壞色而已。三至洛，常寓於崇福禪院之東，有廢寺曰善覺，從之游者爲合力營構，迎師以居，師初辭，強而後可。其徒十餘人，皆嘗與師同學，而又有富商棄其孥奔走而服事者焉。師既居善覺，參問者益廣。或勸師推所餘以爲人，師曰：「予己之未能信，何暇爲他人哉？」懷道應物垂五十年，所以言論風旨不大傳於世者，蓋其沖挹自晦如此。既示疾，則作書別嘗與往來者，奄然而逝，年六十九，時元豐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也。火化而塔藏其骨於龍門善提院之上方。弟子四人，曰覺照、覺圓、覺一、覺眞。始予見師於河橋，師未嘗不言也，予問之不能已。後數年，予守潁昌，迎而館之府舍，師未嘗言也，予雖欲問不知所問矣。嗚呼！道之不可以不刳心也。銘曰：

道不可見，孰爲師形？法不可聞，孰爲師聲？歸眞何喪？在寂常聆。有不師觀，當視諸銘。

薄洙《汾州大中寺太子禪院墳塔園葬定光佛舍利塔記》

粵眞如性，妙智圓明。不增不滅，無滅無生。寂然眞空，感而遂通。顯揚至道，啓萬法。缺大士，隨率陀天。生於王宮，大悲自然。現成道身，四十九年。大般若行，萬法以宣。下缺發露眞筌。其道無垠，日如轉輪。其利無際，被於天人。納有入一，復歸眞寂。若日天下缺不測。荼毗金身，靈氣無漏。成設利羅，八斛四斗。十六大國，奔忔恐後。或肩下缺人間天上，各各分布。八萬四千，寶塔隆構。有生感念，依歸傾慕。福利求廣，罪苦求下缺索響，不差應報。先佛定光，日月智慧。理行堅固，修證無替。緣終歸寂，釋迦無異。於郡之左，曰有信士。伏膺佛法，歸心不貳。博訪高僧，堅求舍利。曰有下缺汾水之陽。厥名惟一，厥姓惟張。天子所珍，聲名四方。時有梵僧，與物非常。如珠百粒，五色含章。諶之愈堅，火之愈下缺檀那，求之愈督。與之數粒，拱捧嚴肅。捨有限財，構無爲福。存存惟永，寶塔崇興。刊諸琬琰，萬世明明。維大宋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八日癸丑葬畢記。東京左街定安禪院奉宣住持、傳法賜紫法遠大師道一，前僧正賜紫下缺將仕郎、守西河縣主簿賈惟孝，習明法學□□□。法遠大師道一門下缺

余公弼《寶山院記》

夫物有新故，時有因革。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迹。新則因之，故則革之，物一而已。循物之理，適時之變，窮則通，故則革，物雖愈久而無弊者，亦曰惟其人而已。苟非其人，則因循苟簡之爲，雖天與之奇，地與之勝，亦將泯滅無聞矣。今西安南去邑五舍有院，古號南峯，自唐興建以來，不記年代，甲乙焚□，隨規經矩，或廢或興。至大中祥符眞宗皇帝方賜額寶山，時主僧洪端也。元無田稅，端創置稅錢三貫有畸。端寂歸後，徒弟相繼主之。甲子，僧懷雅乃端之子也，領院十餘年，歸寂，續者不力，炎燬廢之。逮今倫寶明字晦之，師於懷雅者也

甲戌，劉太后恩澤落髮完戒。乙亥，雲游諸方，忝尋先德。己丑，歸興化禪寓，養道息心焉。丁酉三月十六日，令君翁太博知寶明道德，檄回寶出，興復院事。明既受命，至誠一心，開檀信，丐全栗，募工集材，不數年間，居聖有殿，徒弟有室，寒積有廚，周環門應，總六十餘間。至若鐘鼓器具靡不備。拓隘而寬，益卑而崇。聳松竹以翬飛，鎖雲烟之宏壯。不奢不儉，悉合中制。又度門人四員，曰友成、友和、善隨、善緣。接踵繼興，視昔爲甚盛。調非物故而能堇，因時而作新者乎？嗚呼！否泰以時，興廢以數，非有智謀，孰能舉之，今明能盡智謀之用，以成其事，其固物得其時，而亦時得其人者也。

又《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貲，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還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中，其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爲進士，端厚淹粹，爲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爲記之。

文同《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履，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又《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禳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爍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閬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剝，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姙，子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於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爲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頹委於曲室，余方召主者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澡祓垢坌，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圍繞讚歎。後夜，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噎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溲血如煤凡數。外驚寤，流汗漬浹，體舉竦然，如弛重壓。翌日，徽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於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願篤，勤服佛

事，興惟今日魔蠱妖怨，潛於己者，當時散滅，即於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觀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徽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又《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裔暴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以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以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又《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被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蠢蚩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既繇虛無，凡作歌詩，皆擺落世故，披讐翻盲，蹊穴易知。每一篇鑾麈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眞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恐渝，槁刻之。歷祀孔多。自丁酉訖今，實一百一十四年也。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久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延事簡休，恬於放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印拳，扶人於夷曠之鉅逵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陊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貺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牌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閎善而勿通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又《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煞；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秘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往往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觀廣額，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秘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步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與近日士大夫爲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事爲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辟，龐雜乖盭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於時，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爲利欲撓其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爲，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爲字。」袁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

又《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繫於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狹隘，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裔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爲行於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祓摧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芘墓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謂蓋「太上洞眞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眞肇探於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爲天奧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玉帝諸眞懇請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背付界；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關人鬼，使異行，植幢嶋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殺。至黃唐文缺，重瑑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畯，命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期，民物宜順，暘潤孔時；川隰

生楙，蠶饒穀登，體腹溫飫，蕎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爲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告公具前躬摹秘符，解鈔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迺相玉局衍基，潔爲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鑿地深窅，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暴淫涌發，漂碧下磵，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書，裔雲叢飛，滃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悅；晻藹高眞，颯若來況。都人觀繞，驚歎喜蹈；回顙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燾，心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礱爲觚榦，恭肖神畫，鑱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覿覿！常爲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爲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

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滉瀁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鋩決分，飄青墮黃。布照大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於元皇。自然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嘻，練於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煇燭焜煌。太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蹡。詣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局，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猶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嶠之傍。陰怪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復治於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堯舜禹湯。

沼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咆尪。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萑蒲，獄朽桁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爲，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眞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蔭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趨爲，日不暇遑。牙譙西隅，玉宇是望。高宮翼如，綵枅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與公効祥。水滕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兮，峴碑陝棠。治平四年二月記

又《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爲余言，近年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嶢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若鷄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機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檐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饟，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叫諱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蕘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畫圖示予，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座中遂登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司馬光《書心經後贈紹鑒》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爲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曾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有一。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紹鑒既爲左首

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曰：「吾棄家爲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爲宜待次補。鑒不聽。既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爲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殘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元豐五年十二月甲寅，涑水迂叟書。

又《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堂，庳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徒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爲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於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圮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壁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曰遠而曰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爲益也。豈其細哉！」

又《解禪偈 並序》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怠怒如(死)[然]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又《釋老》 或問：「釋老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柰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又《無爲贊貽和邢叔 並序》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曾鞏《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棋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百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末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

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視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又《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剏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攜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又《仙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人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淩齊華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廋，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華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蘇頌《東山長老語録序》

宣城太守史館刁公景純，始闢東山寶惠佛寺爲禪居，疏召海惠師居賓以主之，徇衆欲也。師東陽右姓，雙林淨徒。少遊諸方，遍參知識，最後得法於瑯琊惠覺禪師。世所謂臨濟宗門而南院後裔者，師其流也。自涖叢林，宣揚佛道，一音既演，四衆畢臻。虛谷洪鐘，有來斯應。量根器之淺深，隨機緣而引導。晨咨夕明，虛往實歸。如是累年，大振宗旨。雖道本無體，非文字談說之可明；而人亦有言，故應對酬酢之不一。於是有《丹章答問》、《泊《入郡》、《揭榜》等語錄三卷傳焉。其說曰：「庶品萬形，同出一姓，無古今遠近之別，無高下細大之殊。達其指歸，則六合內外不離乎方寸；局於形器，則一念起滅已隔於多生。至人寘觀，動與理會，以爲獨善不若利人，以心傳心，其來有自。後之學者，返本循元，一悟眞空，無復餘事。如深夜出曉，迷途得歸，非敢默默不傳。此無量善知識，所以祖述於玄綱，而大資政南陽公所以不吝於言語也。公以文章器業翊亮三朝，入輔出藩。日蜀移越，每經綸制置之暇，敎條宣布之餘，游心定慧之門，得意言象之表。於是禪流輻輳，爭望門庭，迅機電激，動形篇什。其在劍南，則有與峨眉中白洎郡僚府佐往復抑揚及拈提古語，別爲兩集。其在鎭東，則有與法雲重喜唱和，雜述幕府記錄，鑱於豐碑，秀句英辭，播在人口。叢林駕說之盛，不愧於昔賢；宰官倡導之風，復見於今日。某忝鄰對境，稔熟傳聞，限有帶水之遙，未由丈席之侍。蒙寄墨本，實會初心。未幾，令姪先輩東來見過，因語及此，且曰嚮之兩集，有蜀州吳醇史君，秘閣文與可作序印行；今茲唱和，石刻之外，復盈緗帙，亦將鏤版，見屬冠篇。某游公之藩，蓋有年矣；聆師之譽，固無間然。不見異人，既得書而啓發；以爲作者，宜序事以著明。大凡偈、頌、賡載總若干首，其餘觀面高談，隨機縱辯不立於文字者，則不在焉。昔莊生之得惠施，喜有忘言之對；謝安之與支遁，將期塵外之狎。賢德相值，今古同風。況公夙殖德基，明見佛性，入游戲三昧，超圓頓一乘。闢稽山之道場，付慧照之適裔。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得大檀越其爲證明。異時揮塵

之間，皆與投針之妙，人境不奪，照用同時。賓主歷然，言語道斷。非涉界境，自足己家。消搖以遊，造次於是。其於道也，不亦廣矣；其於言也，豈可已乎！門人某等以予於景純有心照世交之契，於實師爲道存目擊之知，遠請京師，見求序述。予以謂宣城山水之都，古今故實之傳，賢守高人，往往相值。昔唐相裴休爲廉察，嘗致黃蘗，運公於開元道場以談性理，故有《傳心法要》，休自序之。今景純作鎮，又爲實師崇建法席，以唱宗風，復有茲錄，見屬鄙文。予師心有年，闢道來達。披文游目，茲見辯才之不窮；賢今懷昔，良嘉名德之相遇。姑用讚歎，思有激揚。夫至理玄微，見於言者已爲粗迹；一時對問，序其事者豈盡端倪？兩皆虛談，斯亦奚用！然而空有互見，語默對持。非因事而顯發，孰見道之著明。嘿足致泉，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強爲標題，已慙聲綴，默識之士，願姑妄聽焉。

又《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見聞覺知，出乎性哉！而達識之士以明本心，動靜語默，出乎情哉！而知言之人以之觀要道。自竺乾調御，洎諸方導師接物應機，當人答問，標揭新理；既有會元，敷暢微辭，遂成章句。或一字至於七字，以有言對於無言。指事明心，莫辯乎此。故仲尼目擊於伯雪，淨名杜口於文殊。形雖淵渟，聲已雷震。給孤四句之偈，等善法百千之妙頌。理有未盡，言豈憚繁。大用現高蹈於佛祖，孰能探頤於淵源。三復牽珠，粗見抽紬。所期眞友，知覺路之司南；聊書卷端，爲寶月之標指云耳。

又《明義大師集菩薩戒羯磨文序》 繹經證義明義大師淸衍既修正觀行，遂杜門蕭寺，依古懺式建立道場，晨夕加持，歷十餘年未嘗一日廢也。藁修之外，嘗閱藏典，至《菩薩戒》，案其科條，疑有差舛，三復尋繹，得其中文害於義者數事焉。大槩以戒有大小乘之別，而行持之人有頓漸之異。據其宗旨，皆先佛所說，不離於藏教也。《行法經》云古文惟請五師，而今文所引「普賢觀經，啓請六師」，藏典不載。《瑜伽大論》本無次序，而今《羯磨文》依次受戒。又唱相結界，有內外之限；受戒和合，失先後之旨。是皆小乘下根之所持，不可與上幾解悟之人同日道也。其所以混淆參錯若是，非作者本意，由末學傳授，引據非當，故失其歸趣耳。衍既依義刊削，捨其細而從其大，復集諸經律以訂正其非謬，將令學者開卷披文，反本尋原，悉見端緒。譬夫觀水於海，寧顧於蹄涔；逢歲有秋，奚資於蟻粒。宜乎大善知識，留心而不已也。一日持書相示，見屬敍事。予嘗謂爲佛者始於或而成於慧。或者所以持己，實萬行之本也。蓋能持己者，外物無以撓其中，而純明由是生焉。然後遠覽廣照，拔昏拯迷，濟物而不倦，此佛之序也。今衍之精進如是，吾知其非僻不可人於胸次也。讀書求義而能正數百年之舛訛，非純明之效歟？不獨明己，又將利於人。使修習之徒策入三聚，棄凡趨聖，共證無生之理，蓋迦文之所存也。

又《題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剎會請朝賢鳴剎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剎獨注百萬，衆以爲大言。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嗔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體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淸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微牧之爲池州（刺史）史，過金陵嘆其將圮，募工搨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於州廨。丞相晏臨淄公鎭潁日，嘗語從事鑱石以紀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尙，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爲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贋搨矣。然而氣象超遠，彷彿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牧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眞跡乎！想慕不足，因命工人剞其本移寫，藏之家楮，又題於像旁。丹陽蘇子容記。

又《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序云：佛爲大心衆生，說一乘道純眞，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卽成正覺。名雖十會，指歸一貫。通利者剎那見性，泥文者多刼迷塗。自晉至唐，三經繙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總百千妙頌。要言奧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索，則有論、鈔、贊、圖，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於時。予熙寧中赴東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不救，追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夭橫，通經義者以爲正合敎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人之喪，三年齋潔，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功已圓成。仰報劬勞，陰助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功。因覽巨軸，贊嘆不已。因假翰墨，題於《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陽蘇某謹識。

又《題送晉光序》　晉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不獨聞於後世，筆跡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輩，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尋常僧流也。

又《題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毋是乎？」因詔使者秦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還洛陽。譯所得經爲《四十二章》，緘於蘭臺石室，遂流中夏。右《攝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傳史中輝家藏本，云其本搨成都佛寺石殿畫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創意所造耳。蘇某子容燕寢北軒題記。

又《沂州承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崇勝，古寺也，在承之西。隋開皇十六年初建於兗州，號維衛。未幾，與州俱廢。至唐初復興，歷載三百，州縣或隆或徙，而寺不復毀。國初，太平興國三年，遂賜今額，而隸邑籍焉。由寺之西序，其別院曰上生，實行凝、海靜二上人之經始也。凝，東京人，少受具於景德寺西禪院，有《經論》，學通上生、百法二教。開演既久，學徒寖廣，應請茲地，遂爲下方。至則視棟宇之摧落，風雨無以庇覆，乃條其佛事之不如儀者，以告於巨人，謀所以新之。積勤累勞垂二十年，而基構始就。既老且死，衆以其事屬於靜。又八年，乃克成之。凡爲屋僅二百楹，堂皇階庭，門阿環合，佛寢僧廬，亦既完具。又冶鐵爲像三十一軀，坐立侍衛，品地有序，國形賦采，悉如教相。於是緇徒知所以宴息，里閭知所以信向。或曰：茲吾邑之崇觀，不可以無紀也。靜乃狀其事，因宗秀師求文以劖於石。秀，隱士也，往來沂、魯間，尤樂其土俗，以謂承本蘭陵故地，多楚、漢聖賢遺迹。是宇也，雖無奇偉絕異之觀，而當往來走集之會，將勤館人，此焉其歸。予雖未嘗過而游之，然而望荀卿之舊邦，想二疏之清塵，因欲載文其地，以寄懷古之思。異日有來觀之，當爲我留連於茲，以訪耆舊之遺說也。

又《靈香閣記》　棟宅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濕，庭除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處之壯觀也。而爲浮屠之說者則不然。曰不閎偉不足以容衆大，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向，故惟善經構者，增飾窮年而不已。既而已閎麗矣，而吳、越之俗猶以爲未也。丹雘金碧，斲礱炫煜，至於殫人之財，極工之巧，可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郭之爽塏，國人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爲浮屠者不得而居有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爲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針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重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資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又於其傍爲閣五間，楹桷崇高，軒檻虛朗，經像巖於中，草石蓄於次，齋房客館，左右布列；藥欄花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木之芬氳，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闤闠，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僚燕飲其上，且嘉儲峙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予自東陽赴亳社，憩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遊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咏。觀夫城邑閭井，皆坦塗平陛，蓋與他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臺峯回環，一水縈帶，烟雲晻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爲虛談也。而茲閣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爲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爲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璞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

又《温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聖人立言垂教，皆所以長世而利物也。至若道被幽顯而不遺，事見久遠而易信者，其惟浮屠氏之法乎。自中國達於蠻夷，自郡縣至於鄉聚，凡在含識，無有愚智，一聞其說，靡不歸誠而信向焉。由漢迄今，千有餘歲，雖世教有隆替，而佛事未嘗廢絕者，以其爲道一本於人心。人心欲安樂，則曰積德重者能享之；人心惡罪苦，則曰殖福厚者能去之。故塔廟布於四方，像設備於家戶，猶以爲奉之未至也。今夫吳、越之俗，以薰修相勝，至於傾竭財力而不爲勞，崇飾土木而不知止，是孰敺之使然耶？皆至誠惻隱生於信心，故莫之能禦也。先是，永嘉郡火始作於民廬，延及宮寺，遂逮僧舍。所謂開元寺者，東南之壯觀也，一旦煨燼，人用愁戚。其欲興造，切於己居。寺僧擇隨素有行願，知衆人之所欲爲也，於是盡發私橐，以圖修復之役。且謂築室者始乎成寢，治寺者先乎抗殿，乃卽故地，規創新宇，料工度材，初亦無求於外。而郡之大姓聞風響應，願心而樂施

者，不謀而同焉　締構既有日矣，適會擇簡禪院，其徒曰有英等六輩，閩師之艱勤，齎志而歿，共誓勠力繼成其事，指期促辦，卒亦如師之素焉　釋其資費，幾數千萬　凡爲殿之堂室，暨四旁環屋曰遊巡者，總三十有一間　其崇已尋，其深倍之，其廣益深之半　中楹塑大像者三，左右立像者十　妙嚴之相，高廣之坐，瓔珠之具，金采之飾，一倣其教之所述焉。既而緇俗競勸，合爲廊宇房闥者，繼踵而畢事　不及三年，重門周閣，廣居大廈，歸然如初　而閎侈巨麗，又非疇日之儗也　按寺本東晉郡人李整之所捨宅也，歸佛於大寧之二禩，得號於開元二十六年中，廢於昭肅之初，復造於宣皇之季，火於治平之乙巳，完於熙寧之癸丑　六百年間，再毀而再復，終不可廢也　向非人情之所欲爲與僧志之不可奪，則渠能集大緣於一時，復已廢之頹址耶？　夫人情之所欲爲，功雖大而易就，蓋不強人之使然耳　下之人能不強人者，其興事也猶若此之速　然則爲治者亦有不強人之政乎？　以之興事而就功，況於是其猶反掌歟？　熙寧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徐發《常樂教院寺記》

元豐壬戌夏五月，人有持書叩予門者，乃龍井法師辨才公之所遣也，曰：「吾邑於潛武勇山之前有寺，敕名常樂，乃東晉時高僧佛圖澄之所繕始也　綿邈數百歲，其遺迹餘烈之傳在人者，尚歷歷可數　然其寺之或盛或衰，而吾道之或替或隆，蓋不可得而詳之也　粵數十年間，主者不任其事，而棟宇隨亦荒圮　或煙蕪野蔓交結於櫝垣壞屋之上，猩鼪狸鼠往往亦相與而出沒，而僧徒之居不足以蔽風雨，況所謂精嚴者乎？　晨昏不傳鐘鼓擊考之音，室廬不聞旃檀燔爇之氣，爲師者無教，爲徒者無習，況所謂信鄉者乎？　治平改元之初，邑大夫陸君衍因出按民田，且觀其勝概超絕如此之可悅也，既又懼其遺址靡敝如此之甚也，思有以營葺之　乃詢於邑人之可語者，復稽於衆，僉謂：「郡境之長安靖山院有上人者，厥名保元，實常樂之嗣，行能動人，才足辦事，儻召而諉之，俾興其所廢，必能就厥緒而如公志也」陸君然之　保元公欣然承命，焦心刻意，募輯氓之樂善者，不以富貴貧賤之爲間，諄諄喻之以福田報應之理，而造請往來，了無難色，手足胼胝而不以爲勞，飢色皯黝而不以爲瘁　其斂積也，以一而累之萬；其持久也，以日而繼之年　俄而殿堂門廡重楹連欂，煥然備於數載之間　而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　始於治平之丁未，終於熙寧之丙辰　居者享其利，行者得其歸　雖由檀信之施，營緝之功，實繫法王之餘蔭　故因屬予以紀歲月之實　予惟釋迦如來處世四十九年，以五時說教，盡小大淺深之機，天人蒙賴者不可勝紀　及其滅度，苟來者崇飾塔廟，遵事遺像，亦可以迴善根而終造眞如之境，固知至人之澤亘於終古而不竭　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亦在乎學者誠固眞實之意，知夫高屋廣廈不爲己設而無傲然之色，則福田之施又且繼之無窮，而亦不爲天神之所譏誚也　辨才法師號元淨，實當時之高僧云　八月越一日，奉議郎、知絳州曲沃縣事東海徐發製文，淮南、兩浙等路計置開封界保甲賞物事、東明縣主簿任廣書，權管勾荊湖廣西路提點鑄坑冶事兼專切催船上供及銅鉛錫、宣德郎、飛騎尉號略楊蟠篆額

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

眞無相，窮理則非空；萬法有爲，要終則不實　然而證於無者孰能離相，資於有者安得不爲？　諸器世間，一切法爾　敕賜大中祥符禪院者，唐元和聖壽寺三十院之一也，然自係賜敕額，不隸於寺焉　孟昶爲蜀，檀越主，樞密使王處回字亞賢之所建也　僞廣政九年丙午歲，實晉少帝開運三年也，亞賢捨私帑買毗盧、百含、法寶、羅漢、七俱胝等五院合而爲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僝工　締構之初，鼎新大壯，一椽一甓，皆不舊　至十三年庚戌歲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諸羅摩，號曰崇眞禪院　佛殿、法堂、僧堂、客館、齋廳、淨廚，乃至波演那舍，應用什物及諸犍椎，罔不備具　自開運以來，名畫事相，徧滿其間，輪奐瀟灑，實大殊勝，無慮四百楹有畸　僧堂南北構二堂，二龕，蓄祕典兩藏　時有一老人自來應募，頗矜其能，伐石爲龍，磐繞龕下，活狀蜿蜒，巧制精絕　夜輒光怪，觀者駭異而老人不取傭直，唯日食須魚及水中之物　功既畢，而不知所詣，人皆以爲龍所化現，自鐫其象云　僧童之籌七十，成都縣文學鄉負郭水田七頃，華陽縣金城坊質院一所，皆充常住，歲入租斛，月斂僦緡，以備蒲尼繕葺之費　始，亞賢之子曰秘書少監德琦，建白知府，侍郎呂公餘慶，請靈龕山諗禪師住持　諗傳小師懿爽，爽傳德嚴，爲都監寺　至道乙未，順賊既殲，德嚴詣闕陛見之日，太宗嘉獎，而賜紫衣，號圓明大師　仍許復歸，住持本院　祥符元年歲次戊申，轉運使、刑部員外郎施公護奏賜今額　嚴既圓寂，院付小師仁璲，以管內都僧正主之　璲傳崇教，教傳守則，則傳守謙　則、謙皆八十餘歲矣　知府、龍圖劉公庠以今都表白賜紫惟吉淨行純裕，緇白信向，特給符牒，俾之住持　先是，崇教舊已磐石，欲俾師孟紀叙建院賜額之因，久而未克

今慈吉師又能追繼祖師之志，復以識文及書丹見屬。師孟自念昔者先大父與圓明有方外之契，嘗爲親題院額，於今手澤存焉。重愧二師之勤，其敢以淺陋爲解？熙寧十九年記。

王安石《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又《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汎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鑿，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熙寧十年十二月日臨川王安石記。

又《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廛屋數十椽，土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塊木，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楞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尚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其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又《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又《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奚水，水南出而北並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卹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又《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面之山皆在其門戶窗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又《重建許旌陽祠記》 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濟斯世，則將効其智以澤當時，非所以內交要譽也，亦曰士而獨善其身，不得以謂之士也。後世之士，失其所業，糜爛於章句訓傳之末而號爲穎拔者，不過利其藝以干時射利而已。故道日喪而智日卑，於是有不昧其靈者每厭薄焉。非士之所謂道者，名不副其實也，亦以所尚者非道也。嗚呼，其來久矣！晉有百里之長曰許氏，嘗爲旌陽令，有惠及於邑之民。其爲術也，不免乎後世方技之習，

如植竹水中，令疫病者酌水飲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誠之所致也。而藏金於圃，使因者出力而得之，因償負，而或免於糧槍，豈盡出方技之所爲者，以是德於民。既後斬峻而免豫章之昏墊，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則公之有功於洪，論者固自其道而觀之矣。夫以世隆俗未之日，仕於時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謂晦冥之日月矣。公有功於洪，而洪祀之虔且久。祥符中，升其觀爲宮，而公亦進位於侯王之上。於是州吏峻其嚴祀之宮室與王者等，茲固侈其功而答其賜也。工弗加壯，中焉以圮，今帥帥南豐曾君肇慨然新之。肇儒生也，殆非好尚老氏教者，亦曰能禦大患，能捍大患則祀之，禮經然也。國家既隆其禮於公，則視其陋而加之以麗，所以敬王命而昭令德也。書來，使余記之。余嘗有感於士之不明其道而澤不及物者，得以議吾儒也，故於是學樂爲之述焉。

又《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又《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脰，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軸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歲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並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又《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又《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張載《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賢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諭，傾俟。

郝矩《新修普淨下院記》　夫民，冥也，生而無知，必有厥尸。尸之者，非聖人而誰歟？何以化而成之？必由於學。古之設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哲俾民爲善也。降及叔世，茲道浸息，倀倀而趨於他歧，甚久矣，甚久矣！不髮不儷不嗣者，歷觀州閭鄉黨之中，未嘗無之。曷化而致悉歸正道，納中人於君子之塗？在帝天下者之所職哉！炎宋秉籙，革五季之弊，啓萬世之祚。文物彬郁，車書混同。六合晏然，洗元之事幾百年。君子在朝，賢不家食。禮義之教，風行萬里。三辰順度，嘉瑞輻湊。雖堯舜之世，其盛止於此焉。軍城戍壘萬疊，軍威四熾。邊峯接祁連之山，古路指定武之郡。田野沃壤，居人繁夥，士伍雲會，郛郭翼舒，控扼要地也。方當萬里滅烽，異俗慕化，臺障卧鼓，兵農息肩，含哺鼓腹，樂歲熙時，無橫役以殫力，無重斂以竭財，其俗往往棲心於釋氏之教，依之者十有七八。釋教之起，肇自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問於朝，傅毅以佛對。遣使天竺，得佛經，釋迦像。自後徧於中夏。其說教大底言生生之數，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行，滌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及至階次功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而爲著，在於積澄心清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三歸。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天尊以仁義禮智信同。噫！兼愛之談，夸誕之說，不足取，亦立教之一端耳。王仲淹謂西方之教，韓退之謂害過楊、墨，誠非要道，施於中國則泥，宜乎聾俗之所忻慕也。粵有浮圖生瓊能潛心於道，老於空門，因啓意創寨城之東北隅卜隙地數畝，建佛堂，爲普淨之別舍。乃率大姓以及其徒，爲佛是聽，樂然而具金數十萬，遂命工飭事。厥功告畢，曾不踰歲。峻宇壯麗，足以防風雨，繪像丹青，足以美瞻仰，實瓊能劬勞之力矣。矩才乏中人，辭愧簡牘，既稟嚴旨，難於退讓，直筆以書，用誌歲月。大宋嘉祐四年乙亥歲四月己丑朔，十五日己卯記。三班奉職，監定州軍城寨酒稅趙□，左班殿直、定州軍城寨兵馬監押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內殿承制、定州軍城寨主、騎尉、京兆縣開國子、食五百戶□□一

强至《湖州德清縣覺華寺藏經記》　吾聞聖人之書曰經，荀、孟而下不預焉。經，常也，蓋言彌天地，亘萬世，可常行之爾。然則經之稱尊矣。而諸佛之書，無小大統名曰經，其尊抑甚矣。吾聖人之書，其言修身誠意，經國家，治天下之術備矣，惟賢者能知其說；彼愚者投其書墜諸地，雖千百過之，孰肯一援手以置安處？謂其無益於己也。佛之書，窮死生，論報應，其言曰：今世修某善，來世享某福；今世作某惡，來世獲某罪。其書在前，雖甚愚不敢褻視，必稽首而對之，口不漱不誦，手不盥不執，謂其能罪福於己也。凡數口之家，數家之聚，未有不蓄其書而奉焉，剡浮屠之舍哉？湖州德清縣覺華寺佛之徒曰昭亨，自落髮已能悚然服其師之教。既戶寺事，又能募錢若干緡，購其書若干卷，爲髹函鈿軸以華之，復嚴一室，其所謂藏者，類而聚焉。故觀者益信嚮，誦者益精進。逮訖事，以記屬予。予嘉佛之書能信千百歲，今昭亨復能尊其師之書，使益信於人，是爲其徒有力於師矣，遂爲記云。至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記。

又《靈山教寺記》　天竺寺，東晉竺惠院，始建曰翻經院。至隋開皇，眞觀居之，因廣規，遂爲寺，而更以今名。曇超、道標承之。而處巢寇之亂，旋罹兵火，莊嚴之地，鞠爲煨燼。迨錢氏荒吳土，起其廢而新之。眞廟在宥，龍寺爲院，易榜曰靈山。祥符間，慈雲遵式師以道風法器，爲緇俗欽嚮，迎置其內，曰講教觀，學徒詵詵，方袍游夏，由是佛寵之道西矣。未幾，相國王冀公就莅鎮杭，雅聞師名，延見府署，道契膠合，一言忘形，冀公不知主衣之所以爲泰，慈雲不知瓶罌之所以爲約也。因開陳廢興，願復舊額。公剡奏死上，俞詔隨下，乃灑翰爲題其榜。既而呼主藏者取緡若百萬，葺新殿宇。後數年，武卿胡公果復守此邦，繼發信誓，乃立三門，傳以兩廊，吟是慈雲者有意於興作矣。而王侯輪金，聞者自勸，不俟誘督，爭相委貲。乃作法堂以演暢佛旨，懺堂以六時行道，潔香積之饌，蓄蒲塞之供，作廚堂、庫院。就燕寂，濯昏垢，作僧堂、浴室。金碧互映，目爲寶所。已而慈雲夏臘高矣，樂退巖屋，傳其事於門人高弟明智祖韶師。記慈雲之世，凡棟宇之作，一百有七楹，而明智孤標獨行，克遵師業，有來斯進，故遠邇之學者滿門，不妄履城闕，而四衆薰善，若戶到而躬化；不嘗勢公卿，而薦紳聞誼，皆引重而爭慕。曷從而得之？蓋曰道在己耳。於是作慈雲之所未作，成慈雲之所欲成，檀信樂施，不謀胥協。乃建教藏院以聚本經，禮也；建延壽院以養病怪，仁也；建冀公祠宇，不忘外護，義也；建慈雲眞堂，不忘先稟，孝也。是四善，皆釋子之難能者，而明智兼有焉。明道歲，王人左藏黃副使元吉將命過杭，得師歡甚，因還侍上，懇求御書，願賜爲藂林榮。皇祐改元，始賜飛白字，凡六軸，乃度正位，構層閣以安之，所以尊帝筆而華佛祠也。於戲！浮屠氏能嚴奉

其本師，張大其本教者或稀矣，況能尊天子之書哉？明智是舉，抑又能釋主之難者。嗣事甫二紀，而棟宇之作，滅慈雲者纔二楹。翬簷鴛瓦，煒耀淨域，膜拜讚繞，咸起恭嚮，信東南之福壤，而龍象之道場也。唐白宮傅作《冷泉亭記》，獨以靈隱爲最勝。今禪刹講宇，迭相爲雄，便好事者談泉石佛宮之盛，必以天竺、靈隱爲稱首，不其躁歟。噫！皆曰杭人喜奉佛，往往浮屠氏之居有頹牆弊廡，不是庇風雨，而豪右過之不肯一錢者，豈奉佛之心有膠耶？抑居或非其人，無術以動之耶？以是知非明智弗克萌杭人之善心，非杭人弗克畢明智之能事，蓋相須濟爾。壽成，韶師以書抵予曰：我先槃慈雲肇圖構葺，未訖事而去，至韶始成之。先正修謙嘗欲記吾寺，未作而公亡，願執事者成之。予獲書慨然，且念韶能繼其師之志構是寺，予忍無辭以成先予志，反爲韶愧哉？遂勉而爲之記。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鄭獬《福源觀大殿記》

玉仙女眞也，蓋炎帝時人，爲神仙之術，能飛鍊九丹，躡淩雲氣。嘗居於仙都山，山在大海之南高麗之域。山有玉仙峰、峰有玉仙溪，因其所居，遂號爲玉仙。而洛陽之東南，山亦爲玉仙山，而溪爲玉仙溪，其上有玉仙祠，豈爲神靈之別都耶？道士陳景顯始作玉仙祠於都城之南，前作方池，取玉仙溪水而貯之，於其東別爲大殿，塑玉仙像，及靈官侍衛，左右嚴列，肅如也。都人皆往祠焉。嘉祐六年夏，予疾甚，家人禱，逾秋疾良已，始謁於祠下，與陳君蔭綠藤而坐，出書一卷，曰：「此《玉仙傳》也，我方圖爲殿而君適至，其遺我以文。」予諾之。其《傳》不著撰者名氏，而蜀道士杜光庭編集之。《傳》又言玉仙武陽人，少時欲嫁之不可，乃乘舟浮大溟，爲風所引，至於仙都山。黃帝時嘗巡於海上，築壇而請見之。光庭博於道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出而於予無所考。然則玉仙，古仙人也，莊生所謂吸風飲露，御飛龍遊者邪？其威靈福應，蓋有感動於世者，故世人共祠之而不厭也。然陳君初來此，獨處於荒莽空野之間，無尺柱寸瓦爲之資。人笑之，以爲張空說，必不能有所成就，而陳君不悔也。丐取收拾凡三十年，於是祠成，又作眞君殿及道院、齋館、庖房、廩畜之室皆具。其南闢爲花圃，植雜花數千株，則向之腐壞污塹狐鼠之徑，俄而爲飛亭曲閣修林翠竹之美觀也。都人之來遊者，恍然相顧，不知物境從何而來者也，豈天地變怪之忽有之邪？蓋世之人惟見其成，而不知陳君經營之勞而持之堅也。故有爲於世者，未必盡爲材，材者未必能有所立，惟其強力能久，固執而不懈者，乃克有立焉。予既有所祈而嘉陳君之用心，由是作記以遺之。

劉攽《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遲，彝倫斁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乃復壹統。故西伯崇轡，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不能先時而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眞諦。故舍衛吃食，肇沉一音；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僞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并州兵馬之盛，曰實夏隸，輔克劉宗。及衆正襲行，小腆負固，藝祖無剿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蠻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禔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籩而率職者，必惟新於後生；袵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益茲象教，用照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之洪願，蓋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繇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乎？故知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爲佛士。於是中外虛心，毗庶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祕藏，申錫舍利，既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臺靈威，懍懍如在；帝梵極樂，亹亹現前。嘗試揚搉，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封叔虞，疆以戎索，啓之夏政，孰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闕鞏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迹，持以堅固。九宗五正，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礙。而況有先王之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盛哉！自禪院初建，敕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者，並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刼火變壞，更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蜎蠖，金碧照爛，中人營辦，冠蓋相望。爰日上賜之賜，蠲其國征；邸舍廛紋之布，厚厥緡算。上恩賚予，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欒輸檀施。於是高閣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模晏然，鱗次翼舒，星陳棋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佑，弼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

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閫秉鉞，威儋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末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忽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珉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乘道人善，以愚有志鉛槧，見命刊述。某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爲之歌唐，竊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嚴遜《石篆山佛惠寺記》

警人損動諸龕像及折伐龕塔前後松栢裁培記。

釋迦如來，滅度於今二千三十九年，其教流於中國幾千年矣。中間爲建後，立宗多古，復引所長，似是而非，因以廢興。而終不至於泯滅者，其教能使人愚者避惡，趍善息貪；能使人賢者悟性達理，不昧因果。是於先王致治之禮法，蓋有所補而不可一日亡也。予讀佛書，年體修行，持齋有日矣。生佛末法，不親佛會，不與勸請，去佛時遠。思作佛事，而莫之能也。於是稱力復斯，以錢五十萬購所居之鄉勝地曰石篆山，鑱崖刻像凡十有四，曰毘盧釋迦彌勒佛龕，曰熾盛光佛十一活曜龕，曰觀音菩薩龕，曰長壽王龕，曰文殊普賢菩薩龕，曰地藏王菩薩龕，曰太上老君龕，曰文宣王龕，曰誌公和尚龕，曰藥王孫貞人龕，曰聖母龕，曰土地神龕，曰山王常住佛會塔。凡龕堂塔前後左右併植松栢及花菓雜木等。元祐五年，諸像既就，所植亦皆長茂，春時節日，往往爲鄉人瞻禮遊從之所。予漸老不及見予身之後子孫智否，有能成於之智而常切護念者，因書予志以告於人。一者凡龕堂塔像所作，示以財貨爲吝，精擇奇工，不計時日，及金綵粧繪褫，每親拂拭。人或不思，妄加毀破，及癡小嬉戲，不爲告諭。二者龕堂塔前後各十丈地，不架屋宇，而專植松栢及花菓者，蓋以謂屋宇之庇，經久不葺則頹弊，而松栢之茂，愈久而陰覆愈密，人或不思，妄加折伐。三者遊禮之人，皆善知識，其有不善之人肆很恃強，侵侮凌辱，或酗酒博塞，以致爭競。如是三者，實非予所造像之志，苟不知所戒，則恐種福之地亦長禍根。且地獄天堂，不過一念之間，而報應分明，猶形影聲響，人所直覺知者也。若今所造龕堂塔像，同爲愛護，龕堂塔之從後左右，各十丈地，松栢叢木得無折伐，遊禮之人，各生歡喜心，共起慈悲行，共成佛事，以畢予志乃幸。予本遂州潤國人，父應役小溪，因舍縣之北隅。天聖中，予九歲，父以避役居昌元今賴用宅旦病。是時小溪方買旁居人宅，以廣公宇。既賣宅，又聞父病，尋來寓居於此，因置古村銅鼓石篆莊，各種松栢數十萬餘。辛酉年，輒以三處莊均付三子，且歲貯二千斛以充齋粥湯藥之具，凡造像所廢，皆其餘也。子孫勿以所付田疇園林爲不均，與今龕堂塔前後左右十丈地內松栢蒼木爲未分而折伐之，以自取禍。近歲鎮州得古鐵塔其間造塔人名姓一一皆令時人，又今知靈泉縣傅奉議者於長松山，沿夢尋佛像，削土石，上得唐大曆年造佛像碑記，亦官姓名。因略記本末，安知百千年之後，不覩於此？元祐庚午歲二月十五日嚴遜記。男駕於程驥刻石。甥遂州表白僧希畫書。

吴處厚《逍遥齋記》

天地萬物參差散殊，恢詭譎怪，不能相一，而莊生能一之，是亦辯之志也。前其著書，首以《逍遥》名篇，其言宏綽，其理疏曠，其旨幽妙，其致高邈，王公大人不能器其說，造化眞宰不能材其用。誕則誕矣，而僕竊喜之，又以"逍遥"之名名其齋，亦莊生之意也。嘗試論之。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進躁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恨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如陶朱、猗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姆、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眞抱樸，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激激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刼之白刃不以爲懼。喻死生爲旦暮，用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府視生死之臭蹙。譬如一浮萍之適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重輕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鄰。若是，則安往而不逍遥乎？此命齋之大略也。齋凡三架，十有八楹。東西之廊翼然而趨，左右之房洞然而虛。地可載屋，不求其餘；堂可容几，不求其舒。可以聽訟，可以燕居，可以偃仰，可以自娛。室有《淨名經》三卷、《眞誥》兩帙，道書數十軸，其餘琴弈圖畫舞樂之具率皆稱是。故卯而升坐於堂，則奉版抱牘，雁鶩而並進，階前沸於闐闐，堂下鬧如囹圄。於是

輿里胥、亭長、市井閭巷之民辨曲直、質是非。於亭午而退休於室，則前溪後山，軒窗四豁，身兀坐於環堵，心恍遊於大庭。於是與釋家、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談性空、論名理於書。此僕之所以爲逍遙也。衆人但見僕汩汩而進、碌碌而退、塵埃滿巾、泥汙滿韡，而不知一室之內，自有此樂。金朱煌煌、軒冕崇崇、爵甚榮而位甚尊、任甚大而責甚重、怨謗之所萃、憂患之所窟，又不知與僕室內之樂何如哉？乃知古人韜光戢景、陸沈於世，桂下之吏、漆園之吏、柳下惠之小官，東方朔之爲郎，皆有所謂，又何必遁逃山林、跧伏草野，而爲方外之士哉！夫位之卑者不競則躁、職之賤者不快則悲。今吾於是齋也，齊鵬鷃之大小，均鳧鶴之短長，荒唐汗漫，齟齬重複，廣南華之意，述逍遙之旨者，不惟用以自釋，又將告諸後來者，使之息躁競悲快、熙乎澹泊者焉。

章衡《大宋杭州惠因院賢首教藏記》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蒲公鎮錢塘之明年，政成民樂。春正月，請晉水淨源闍黎住持南山惠因道場，又施金立賢首華梵七祖之像，設帳座而祠焉。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同繪善財童子參善知識五十四軸，並供具三十事。通判軍州事、朝散郎李孝先、姚舜諧其置經函六百餘枚。高麗國祐世僧統義天聆芳咀潤，禮足承教，印造經論疏鈔總七千三百餘帙。莊嚴壯麗，金碧相輝。其弟子希仲等欲光昭偉蹟，以文見屬，因語之曰：昔者無上法王出現於世，以空化軟，以福利化欲，以緣業化妄，以地獄化愚，故五蘊九識十八界嘐周循環，回復於生老病死之中者，咸歸度門。至於妙用無迹，眞空無體，本源清淨，覺照圓明，即《華嚴》海會稱性極談，無大無小，同證菩提，恢恢焉、炳炳焉，不可得而思議也。㫖乎能仁滅而法網散，宗途異而諍辯興。馬鳴菩薩乃造《起信論》，發明大乘，以摧邪說龍勝得之，開章釋義，又入龍宮，誦《華嚴》，以傳於世。帝心尊者應迹終南，撰論集觀，以授雲華。於時機感尚微，法雷未振，於是賢首菩薩統一心、宏五教。大明既升，爝火斯息，大雨普注，羣物咸潤。清涼、定慧二大士又從而演之通之，如貫意珠，圓融無盡。噫，去聖益遠，精義漸隱，源公以超悟浩博之才，力扶祖訓，集注大經，著述疏記，無慮數十萬言。始建教藏於蘇之報恩、法華、秀之密印、寶閣、普照、善住。今惠因虛席，又偶當世明公相與協力而興之，闡揚尤盛，學者如歸。隨根器，破疑惑，能脫纏縛者，入正解，悟本覺，離我人相者比比有之。宜乎名流天下，化行東表，俾世之言佛法者，知賢首之爲正宗。刻之金石，無愧辭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衡記。承事郎、監杭州都酒務、兼權市舶司唐之問書。奉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文勘篆額。資政殿學士、太史大夫、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輕車都尉、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一百戶蒲宗孟立石。

又《重修長水疏主楞嚴大法師塔亭記》

昔玉毫既灰、世眼將滅，有大智慧，集修多羅。以一切衆生迷失眞心，分爲四纏，疊爲五濁，妄想於煩惱塵勞之境，汩沒於生死苦海之中。能仁愍之，此《大佛頂首楞嚴》所由作也。開示第一義諦以斥因緣自然，舉二源以證眞妄，設三觀以融法界，標四輪以明所起，觀五陰以辯衆魔，破六入以指根塵，論七大以訶妄計，列八還以別色相，釋九位以成勝果，談十種禪那以息邪靜慮。至於綰結華巾，開合寶手，飛光晃昱，照徹眞精。則是經也，作億劫之津梁，實生靈之耳目。去聖既久，遺文未剖。宋興，有大法師諱子璿，覺性圓通，辨智淵博，撰《義疏》一十卷，並《科目》二篇。演暢微妙，學者宗之。世號長水，因所居之地，故丞相王公遂爲序以冠其首。法師俗氏鄭，錢塘人，生有異稟，九歲禮普慧寺契宗爲師，十二爲沙彌，十三度具戒。太平興國中，如秀州靈光寺，依洪敏法師，傳賢者教觀，探道覩奧，而於《楞嚴》尤明隱蹟。厥後登法席，開誘緇褐，無慮三十餘會。於《金剛》著《刊定記》，於《起信》著《筆削記》。又講法界觀、圓覺十六觀等，亦無慮數十會。大中祥符六年，翰林學士錢公易奏賜號『楞嚴大師』。寶元年夏四月滅度，瘞塔於城南眞如院。今杭州慧因道場住持法師淨源，素學於長水之門，猶南嶽之一，思之遷也。元祐元年，高麗國王子祐世僧統義天承佛夙記，航海來朝，請益慧因之室，爲長水嗣法孫，過眞如，禮謁靈塔，葺新損陋。請主客員外郎楊公傑題其額。淨源師求余文以記。夫鷄林之遠中國也數千餘里，長水之棄世也五十餘載。師其言，不遺其德，悵其亡，事之如生，可謂篤厚好學君子矣。予因奏道其善而書之。元祐三年五月既望，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衡撰。

又《敕賜杭州慧因教院記》

杭之爲州，領屬縣十，寺院五百三十有二，凡講院所傳，多天台智者之教。惟賢首一宗，歷年沈隱，是以法師源公力振宏綱，始立教藏於蘇於秀。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祐世僧統義天聞風摳

衣，願承密印。於時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蒲公來牧是州，以廊廟之器而臨一方，其憺悅之政、威懷之略，指麾於談笑之間，綽有餘裕。乘間率賓僚遊南山慧因禪院，觀其締構棟宇，規摹壯麗，惜其久寂而不葺，乃命法師主之。又施金塑賢首七祖之像，僧統從而印造經論疏鈔七千有餘帙，敎藏之能事畢矣。於是其徒晉仁等以狀援例乞易禪院爲敎院，永世相承，以嚴師席。蒲公即具奏以聞。越元祐三年五月一日，錫命報可。崖谷輝煥，邦人踊躍，賢首之敎，自是而興。其學之淺者，知由文字入不二法門，而不泥於文字；其學之深者，見佛性於言下，而至於無言。則此院易名之旨，乃示人像法之宗，如暗室而照明燈，如步海而駕大航，豈小補而已！法師敬上之賜，刊勅於石，托予述而揭之，以垂不朽。三年八月二十有八日，朝散大夫、提舉洞霄宮、上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衡記。維那沙門履淵，監院沙門普仁，幻當廣潤大師曇眞，首座沙門道璘。通義大師子寧書。住持傳賢首祖敎沙門淨源。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楊傑篆額。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兼提舉本路鹽事、權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上輕車都尉、借紫葉伸立石。

陳舜俞《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檇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日生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爲叢苫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爲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好施，號爲長者，爲之募財僱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甓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馮焉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嵯峨決而蹊通，崒屼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爲夷，化顛踣以爲安則車之爲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壑，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敎之以法爲車，以布施爲輈，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戒爲轄，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爲無意也。況夫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心止輪柅。舉眞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眞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陳舜俞記

又《秀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天輪左旋，四時不令而行；地輪右旋，萬物不言而生；藏輪北旋，諸法不諭而明。輪之義大矣哉！四時推互，萬物流布，諸法無住，其道一也。然如來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示悟一切，緣諸根異，有二三說，非意本然也。迷塵末路，流蕩忘返，善門百啓，無一入者，朝講暮誦，人其難乎！大智創物，嚴一屋處，以衆經聚，號大法輪。一轉萬遍，能令衆生於一念頃含受諸化，是所以速其歸也。愚者曰：「善哉轉輪，植我德本於未來際，獲無上道。」智者曰：「大哉轉輪，即我自性於當念處，悟無上道。」推是而議，院之有斯作也，悲護饒益，可勝言哉！以至和元年三月丁亥營基，十月辛卯落成。贊曰：

琅函星環，赤軸金晃。墨寶珍聚，香題金榜。是謂經藏，是非經藏，是名經藏。轂運環循，電走雷振。鐘幢前引，歌唄後陳。是爲轉輪，是非轉輪，是名轉輪。名即是實，實即是名。空華之果，叩寂之聲。爲大饒益，法界含生。

又《明州鄞縣鎮國禪院記》 世傳五土九宮之書，鬼瑣不經，其義殆不可得而詰之矣。凡其說者以乾、坎、震、離同凶，坤、艮、巽、兌同吉。持而考諸天下千夫之州，百室之邑，陵園廟塔之負據面勢，往往得其所由廢興者。故上至朝廷，爲立官局，置署丞長，以日相講肄，人著其說爲篇。下至公卿大夫士，雖好古信道之人，猶或畏以信。甚則雜以耕夫野老之言，張福禍之驗如影響，以動蚩蚩之民，使生者不得保其安宅，死者火燔水溺而無以葬。痛哉，賊道禍俗，而莫之能救也！予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此古所謂天下奇山。復即其雄偉險怪，古今有稱於山者而遊焉，求其所以。凡得不墜者，不獨物象之特出而不可蔽塞，亦必世有材力之人主而起之。一日，鎮亭山鎮國院之僧某乙持其所居之形勝，及興作之歷事，詣予請文爲記。且其僧有殿，其法有堂，其居有室，其廩有廚，鐘臺浴屋，崇扉修廡，煥乎無一不備而又盛矣。其門之闢則曰丁，其路之行則曰丙，其山水之會則曰巽。考其然，則曰：『是本於五土九宮之書所同吉者。』嘻，將有是耶？將適然耶？及問其初，則曰：『唐貞元六年，其徒曰慈雲，居而基焉。會昌中悉廢。大中

九年，日靈持乃復興焉　中和五年，始得今號　皇朝天禧二年，日普光，曼成又廣基構　景德三年，日寶寧主之，及今傳襲不絕，故大成　推而言，廢興圮完，果繫乎時？　及其人之能不能，而不在乎吉凶之說者矣　不然，何一吉而中廢，垂二百七十三年而始備？《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因書而授焉，且告惑者　嘉祐庚子十月癸未記

又《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居有上人曰清巳，其行淳白，善護其法，所謂慈忍精進者　歲既久，闔里莫不嚮焉　邑人曰顏霸，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謀營大屋，爲輪而環積之　其後工未就，於是無遠近爭投以財，若堂而構　越二年而告成　函以文木，襲以綿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珠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　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　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煥乎盛哉！　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　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　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諸佛之所乘也　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　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太虛而不能容　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　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　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冥亂罪罟　上騁乎天，中騁乎人，下騁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　擬諸形容，而亦莫之能名，苦輪也　噫！　在佛爲法，在衆生爲苦　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　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　蓋卽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　然則凡所謂輪者，皆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　輪之成也，上人以予能善解其義其文，可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云　時嘉祐辛丑十二月壬辰也

又《湖州安吉縣靈峯殿記》

障南古邑，靈峯在西南，水石甚美　負山爲宇，始五代開平丁卯歲，高僧義璘號明義大師作也　當吳越王重佛尚施，因用褒賜，且名靈峯　長興癸巳歲始作佛殿，以待有像　宗室太傅之夫人劉氏粵通夕夢，喜發檀信，乃損奩金，選工奏技，香塗嚴飾，尊侍列席，蓋已大備　越一百五十有九年，實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用嘉祐壬寅明堂詔書，改賜令額　雖承平天覆，林泉有光，而風雨歲久，土木壞矣　院之七世法嗣仲賢曰爲上首，游方受道，多所明達，賢首法門，持擅師講　行力既餘，博善兼術　於是徒尊於堂，人嚮其方，歎此傾圮，慨慕興作　俄有邑民施則安，則寅，則寬，彥邦，及嘉禾沈承禮，唐簡，遠近十餘姓人，方企重師學，亦樂植福果，乃聚錢三百萬，共起敝舊　以治平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己亥經始，明年春大落成　金椎奠礎，文木繩直，若植其楹，如飛其甍，丹漆內外，紺碧上下，視古有褒，於邑爲勝大哉　薄伽梵之道也，以無我爲己，故萬物莫能踰；以無盡爲仁，故羣生莫不被其力；以無邊爲量，故大至於虛空而不容；以無受爲得，故施等於大地而不爲極　顧一微塵之財，施一毛髮之棟宇，烏所以報稱者？　然智者之至於斯也，修作之體空而成壞等，慳施之性一而受捨忘，中立於無相之域，而大寓於有爲之時，豈復一事而非道者？　使衆人之至於斯也，香火以薦，歌唄以樂，登降旋拜，一合掌，一俛首，類如是者皆生乎無心而致其心，遂卽其心而識乎無心，則其報於佛多矣，其利於人遠矣，可不記諸！　時治平四年八月初一日丁未記

又《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於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　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眞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　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　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　用之則然，何遠乎爾？　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　則夫來四方之珍聚，建六時之自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鍾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　秀州華亭縣某寺天台教院者，眞鶴唳之奧園，寶龍象之精舍　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　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廈斯作　講誦未聞，人莫知嚮　法師元湛，台嶺之宗，實爲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胥宇　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　於是檀供旁牛，規模備具　復卽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　邦人延宥，善施樂義，乃爲之購金，以極塗飾　然後居者有以係瞻誦之愛，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觀瞻，畢空門之能事矣　嗟乎，誰謂布施爲住於相？　衆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眞覺，集爲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攸止　故夫信舍作則執著亡，執着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　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　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無見聞，則無我佛　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　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　時熙寧五年正

月辛巳陳舜俞記。

又《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常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屢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人，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整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熱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說》。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又《福嚴禪院記》

佛無二道，末有禪、律，道異徒別，而居亦判矣。崇扉闖然，鐘倡鼓和，圓頂大袖，塗人如歸，環食列處，不問疏親者，謂之十方。人闔一戶，室居而家食，更相爲子弟者，謂之甲乙，甲乙非道之當也。朝廷之法，緣人情而治人，大約不欲擾動，而卒要之以公。故制曰：「其徒願爲十方居者，官聽之。」近世稍稍有請者，公道之勝而徒之相嚮也。崇德介餘杭、嘉興之兩間，邑東北十里，林木蔚然而美者，福嚴院在其下。院始五代乾符之乙未，邑人鍾離裴置之，地有千乘，因名焉。聖籙重熙，號命丕冒，祥符始年，改賜今額。歷年雖多，有徒居之，獨廩自守。皇祐庚寅歲，主者志洪率其屬僧願爲十方。縣爲之告於郡，郡謹用朝廷之法，即許之。其年七月，縣令命僧曰處或主之。成未幾棄去，而縣亦新令尹矣，又擇主曰繼式。成、式禪者，而皆出於十方居中，論議招納，皆不戾公道，而其徒歸之。人睨其道之勝，而走之歸如是，而衆亦嚮。鐘鼓而食，斧斤而居，求於人皆樂然與之，惟恐不及。予居嘉興，小舟及其門，不遠二舍。嘗游於院之甲乙時，若像而殿，若聚而堂，若沿甓隕，圮坍不支。後三年，游於式之時，前之草萊則蘭若矣，前之瓦礫則金碧矣。地非特勝也，人非始尚也，道之公而主之者亦才也。噫！天下之事不獨是，廢興之由未有不繫於公不公，才不才。公道未嘗亡，才固不少，顧擇之舉之之道何如耳。始，成之來，乃見命以記，作而未成。成之後會式，式復以請。院之廢興，則所目擊者，因興感以及人事，遂不愧而爲之辭。時至和二年八月一日，宣德郎、試大理評事、權雄州防禦推官陳舜俞記。

又《施食放生文》

惟一沙界中，微塵國土，一千聚落，萬億伽藍。於伽藍中，有一沙門，以佛誕辰，集諸善侶。以一盂食，召彼餓鬼，水陸空等，隨意摶食。聚諸畜生，羽毛鱗甲類，釋復本處。及爲說法，施清淨戒，而作佛事。時衆會中，見一居士，謂沙門言：「聚食於食，眞汝慳貪；取生於生，眞汝殺害。彼餓鬼等，以慳貪故，彼畜生等，以殺害故，不應殺彼而隨彼墮。」時

波沙門，謂居士言：「汝無以此取捨生死虛妄諸相，較我眞實所作佛事」所以者何？若有化人，及化餓鬼諸畜生類，化以食施，及令放生，一切世間，取捨生死，不離是相，以實不食，變少分食，作無數食，一切餓鬼，無不能食以實不生，令無盡生，一切畜生，無不能生，於意云何？一切取捨，非取捨故；一切生死，非生死故，尚不見法，何況能說及諸解脫者？尚不見戒，何況能持及諸說者？」爾時沙門作是語已，一切餓鬼，水陸空等，皆得飽滿；一切畜生，羽毛鱗甲類，皆得自在，於是作記以書之。

王欽臣《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蓋窮微涉變，至大之跡也。其心泛照，非思慮所於，其跡無限，非象數所測。度有形之外，經恍惚之延，浩渺難言而有以言，知其至而可以至者，大方廣之義也。何則？夫至神無跡而存其意，萬法無係而有其門，微言罕識而示其宗，大教非私而廓其慧，故能極導方來，濟其慈救，去聖雖遠，常若匪遙。而或者眩無跡便謂不可冀，昧無係乃曰守其偏，驚罕識則必高其誠，疑非私靡不怠其入。夫道之大也，豈可以眩昧驚疑而論其趣舍哉？然萬類至冥，其來已久，大雄誓振，惻再有開。是以如來開九會於奧區，闡兜沙之至論，爰集衆聖，共談斯道。此經所明，該萬法則，以門戶爲諭，用喜捨則以迴向爲先，悅歸往則以嚴侈爲容，豆香莽則以廣大爲目，此大方廣之本也。至若聖仙非一，神變迭興，十地司歸，趣或法界，大方廣之跡也。自眞籍東至，始於晉朝，非文無以見法，非譯無以示衆，秘語再翻，羣心知悟，是以歷世寶其書焉。大宋之興，四聖丕承，法輪世轉，守妙道於不言之教，範蒼生於無名之德，俗仰大覺而此書益興，人能廣道，是之謂也。至和二年，歲次鶉火，閏中沙門文用誠心淩發，思建勝業，以爲道俗雖分，心同則一，至理苟會，契合不差，將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翰林學士天水公夙悟眞乘，領會宏趣，乃與共請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人，共書此經一部。事業未半，用公化去，有錢塘沙門志廣贊成其志，歷八稔乃終，藏之東京興國寺閣。皇帝嘉樂羣心，成茲法會，詔錫齋供，以侑其誠。中外欣傾首願慕，聖言久而更顯，衆轍踐而有歸，道固無虧，茲益尊矣。余以鄙薄，預聞始然，雖莫聞妙言而竊睹成事，輒抒所知，爲之記述，庶世之學者，有以審其端焉。

又《廣仁禪院碑》

王師既開西疆，郡縣皆復，名山大川悉在封內。惟是人物之末皇，思所以繁庶之理；風俗之末復，求所以變革之道。《詩》、《書》、禮樂之外，蓋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數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廣仁禪院。於是守臣爲之力，哲僧爲之幹，酋豪爲之助，雖經歷累歲，而數百區之盛，若一日而就。初，前守种侯度爽塏之地於川之西南，背山面川，規可以容數百區之廣，以爲不如是之宏大，則不足稱佛宇之尊。今守張侯謂經營之既久，而恐勤者有惰，日加戒促，以底厥成功。初，岷州之復也，詔以秦州長道、大潭二縣隸之。長道有僧曰海淵，居於漢源之骨谷，其道信於一方，遠近歸慕者衆，州乃迎海淵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愛人而及物，始至則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勝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藥病呪水之術，老幼爭趨，或以車致，或以馬馱，健者則扶持而至，人大歸信。郡之豪酋曰趙醇忠，包順，包誠，皆施財造像。荊榛蕪而宮殿巍然，門扉闢而金人煥然，次則範鐘以鼓其時，藏經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攸舍，儲峙有廩，湢潔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區。其衆瞻之於高山大川，深林巨郭之際，來者趨，過者下，咸曰：「壯哉，吾十之未嘗有也！」吾昔之所謂佛居而持其教，知爲日矣。岷州故和政郡，通吐谷渾、青海之塞南，直白馬氏之地，大山重複以環繞，洮水蕩潏於其中，山川之勝可以言天下之壯偉。前日之頹垣廢壘，今雉堞樓櫓以衛之，前日之板屋聚落，今棟宇衢巷以列之，又得佛宮塔廟以壯其城邑，凡言阜人物，變風俗者，信無以過此也。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計其部人之多寡，推擇其可奉佛者使爲之。其誦貝葉傳行之書，雖侏儒鴃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三文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之間聚糧不出，安坐於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精粹識理者，但世莫知之耳。雖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殺不止，口腹縱而葷酣不厭。非中土之教爲之開示隄防而導其本心，則其精誠直質，且不知自有也。傳曰：「用夏變夷」，信哉其言乎！恭惟聖主之服遠也，不以羈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國法教馭之。故強之並弱，大之凌小，則有甲兵刑罰以威之；擅山澤，專障管，則或賦或祿以易之；鳥獸驚駭，則文告期會以束之；開田沃壤，則置兵募士以耕之；書勞告勤，則金帛爵命以寵之；爭訟不決，則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則塔廟尊嚴以示之。曰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必世而後仁，盡在於是矣。元豐初，予以市國馬數至其郡，見海淵首其事，其後繼之，則見其功之半。今年遂自來告其功畢，請予記其終始。予謂海淵既能信其衆，又能必其成，復能知其終必以示後，皆非苟且者，乃爲書之。七年八月十四日記。

黃揆《杭州雙林院記》　杭州臨安縣之西北寶林院者，即後唐天成初，里人大理評事俞壽以其山之高明深秀，眞浮圖氏之所居也，遂召徑山僧景文廬於其旁顚。一夕，景文夢有祥氣達天，及覺而異之，翌日，發地得金仙軀，於是俞氏族人盡絕其旁地以爲寶林院焉。院之建，距今百有餘年，堂殿摧圮，法像隤壞。其徒沖廣，蘊式自嘉祐庚之同心悉力，募諸鄉人，鄉人樂施其財以成其志，以至於今，凡八年而工畢。其丹漆之宇，泥金之相，莫不煥然一新矣。英宗即位，例更天下寺名，於是始易今額云。夫金輪氏之教，自漢明帝時流於中國，及晉、宋、齊、梁之間，崇尚益甚。自是之後，夸侈日滋，樓觀相望，多於廛野之廬井，亦其習俗漸漬，而非釋氏之本然也。抑嘗聞，菩提以法界爲居，本空爲相，居以法界，則臺生之前，萬物之後莫匪佛也；相以本空，則無倫之大，無內之小莫匪佛也。然而必宮其居，必像其象者，蓋爲之教，而使民得以景仰修省，而善之所自歸焉爾。沖廣請余書廢興之迹以示於後，余嘉其成功，而亦明其學佛之本焉。

呂陶《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諱予亨，吉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孝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眞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講座，主讚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一，復何爲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爲我穴西郊之地，他日以堙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陶伏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爲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稟金新護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爲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陶向遭先妣喪，數爲水陸大供，覬享冥福，師夜誦眞諦，亹亹達旦，聲韻遠暢，愈於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嘗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牽聯馳突於利欲之墜裒惡貯過，以自封殖，伐滅天和，投墜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猶蚤夜惕惕，恆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於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倪、仲昂、惟賢、士曇、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又《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於人矣。至於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秘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迹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厦，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樹，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高會，劇談大笑如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子恩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尚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爲丞於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於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原橋似鶯曰：「但文又當爲三三」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謂之「善慶」，尚虛西壁，以俟俊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藉以爲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將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旁。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斝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言其失。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陶同郡人也，喜公之落成，而不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又《集真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騖於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駮去掃蕩之志，爲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慤，崇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陰，遺基舊棘，屹然其間者，集眞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曰「眞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句希廣多出緡錢以繕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圮不壞，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血食無愧。自

天子達於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寄在祀典，天人所忽，而轉邑之廟，傾改不屋，十常二三。慶曆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弦誦之地。未幾，議者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慤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眞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楊傑《題慧應大師運氣經絡圖》 五音之變，六律之序，治樂者不可不知。不知是而考擊成聲者，豈非偶諧歟？四瀆之源，百川之會，治水者不可不知。不知是而疏導有功者，豈非幸中歟？黃帝之書，醫家所重，詳究其義，五運六氣，猶樂之五音六律也，十二經絡，猶水之四瀆百川也，安可忽之哉！予久官奉常，屢被詔考校太醫，觀學者之於運氣經絡，通者亦鮮，然後知醫術之爲難矣。昨見錢唐慧應大師智全所出《五運六氣十二經絡圖》，因召而考其所學，本末皆見於黃帝之書。蓋家世師承，有所自矣，講學之暇，益精於此。其濟人之心，孰禦焉？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洞庭舟中題。

又《題浮渡山峯巖圖》 潛叟樂山水至浮渡，樂而甚，故爲山之峯巖圖。一曰安，爲其可以居也；二曰怪，爲其有所象也；三曰險，爲其往之難也；四曰幽，爲其邃而異也。居廣泉甘，安之上也；有一不及，安之中也；有一不足，安之下也。象而近之，怪之上也；象而或差，怪之中也；象而或疏，怪之下也。人不能往，險之上也；往而惕然，險之中也；往而或惕，險之下也。既邃且異，幽之上也；有一不及，幽之中也；有一不足，幽之下也。已而示於達翁，笑之曰：「子所謂安，安之常也；子所謂怪，怪之常也；子所謂險，險之常也；子所謂幽，幽之常也。吾聞之大安不居，大怪不象，大險不難，大幽不邃。安乎？怪乎？險乎？幽乎？在於是圖。忘其圖，不盡山之勝乎？此巖圖其來固久，歷世狀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如形勢尚未之辨，則其安、怪、幽、險又焉所及乎！」金陵僧慧淵善於水墨丹青，非獨能辨其形勢，至於安、怪、幽、險，悉精妙乎筆端，實與造物者爭其先後也。或平昔樂於山川者縱未達是境，若披是圖，亦可以盡得於心目矣。

又《念佛鏡序》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娑婆之壽則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矣。娑婆備諸苦，彼土則安養無苦矣。娑婆隨業轉輪生死，彼土一往則永證無生。法忍若願度生，則任意自在，不爲諸業轉矣。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阿彌陀佛，淨土攝受之主也；釋迦如來，指導淨土之師也；觀音勢至，助佛揚化者也。是以如來一代教典，處處丁寧，勸往生也。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唯以濟度爲佛事。是《故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顚倒，卽得往生極樂國土。」又《經》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憶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所以祇洹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遍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吾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深心，無迴向發願心者，則不得上上品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人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晉慧遠法師與當時高士劉遺民等，結白蓮社於廬山，蓋致精誠於此。爾其後七百年，僧俗修持獲感者非一，咸見於淨土傳記，豈誣也哉！然讚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善道大師《念佛鏡》十一門，最爲首冠。援引聖言，開決羣惑，萬年闇室，日至而頓有餘光；千里水程，舟具而不勞自力。非法藏後身，不能至於是也。傑頃於都下嘗獲斯文，讀示所知，無不生信。自遭酷罰，感寤益深。將廣其傳，因爲叙引。熙寧九年丙辰仲秋述。

又《直指淨土決疑集序》 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十方。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趣水而邃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邃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卽見。」是知衆生注念，定見彌陀，彌陀來迎，極樂不遠。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淨土無欲，非欲界也；其國地居，非色界也，生有形相，非無色界也。一切衆生未悟

正覺，處大夢中，六道升沉，未嘗休止。諸天雖樂，報盡相哀，修羅方瞋，戰爭互勝，旁生飛走，噉食相殘，鬼神幽陰，飢渴困逼，地獄長夜，痛楚號呼，得生人趣，固已爲幸。然而生老病死，衆苦嬰纏，唯是淨方，更無諸苦。蓮苞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非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也。上善人聚會，無怨憎會也。華祇香食，珍寶受用，無求不得，無窮困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欲生則生，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三界蕩然，譬如四裔，丘陵坑坎，穢腐所積，溪壑阻絕，孰爲津梁？乃有狂人，迷路於此，惡獸魑魅，惱害雜居，刀兵水火，或時傷暴，風霜霹靂，凌厲摧懾，罔知城域，可以芘覆。飲食衣服，未或充足，甘受是苦，不求安樂。有佛釋迦，是大導師，指清淨土，是安樂國。無量壽佛，是淨土師，爾諸衆生，但發誠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若生彼土，則無諸惱，不聞知者，固可哀憐。亦有善士，發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猛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讚，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沉。現華報者莫甚於張植，十念而超勝處；入地獄者莫速於雄俊，再甦而證妙因。世人愆尤未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般舟三昧經》云：跋陀恕菩薩請問釋迦佛，未來衆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已靈，流入轉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投種於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無輙悔墮，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魔事。《直指淨土決疑集》者，吾友王吉敏仲之所編也。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疑情，徑超信地。其載聖賢之旨，在淨土諸書最爲詳要，蓋安養國之〔鄉〕〔嚮〕導也。

又《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叙》

麈中本無華嚴，世尊割出華嚴教義上實無分齊，賢首述爲分齊章。一乘法輪，運古今之通轍；十蓮華藏，莊性德之妙因。佛智潛入衆生心，衆生心中具正覺。道場不動遍，九會於同時；海水湛然，含萬形而齊印。大中小法，豈有殊塗；過現未來，全歸一念。珠陀羅網，主伴交參；芥琉璃瓶，洪纖炳燿。但緣封執，誤入沈淪，若生佛家，自獲帝寶。三車出宅，駕露地而功至；三鳥出籠，入太空而迹泯。不逢哲匠，曷測淵源？大唐長安薦福國師，符彌陀因地之名，蓮生當處；贊毗盧稱性之典，日照高山。以此章釋無盡章，以此義解無量義。判五教而歸圓教，辨十宗而顯頓宗。大開三昧之門，不入二乘之手。夫大經有賢首品，如來有賢首號，菩薩有賢首稱。達哉斯人，宜其旌德！是書三卷，行世累年，演暢旨歸，必資奧學，因觀義苑，乃述序云。

又《義苑後序》

《教章義苑疏》者，廓具德之宗，剖法義之判。是以宗之爲德爲實，趣之爲本爲融，注之而十宗備矣。若夫未明空有之朕，本絕理事之蹤，十佛自知法本，然而雜華果分不可說者，法也。暨於因門緣起，分齊具彰，攝義從名，五門等異，判之爲五教，分之爲大小，推之爲權實，定之爲頓漸，融之爲同別。一代聖言，三藏正典，區矣別矣。雜華因分，可說者斯之義歟？尋斯宗旨，却覽餘乘，起信守宗者自可知耳。是則三卷之書，十章之義，會經故不同乎經，辨律故不同乎律，析論故不名乎論。飄飄然但總相彭明，遂云『章』也。上云以此章釋無盡章者此也。既不牒文箋釋，故不云疏。及其義苑之解搜義，會教會宗，搜文故例如孔目之與攝論，宗輪之與毗曇，搜義故略如一乘之與化儀，六因之與三性。引而伸之，足而補之，精義見矣。然後會諸師之得失，定的判之名立，決擇部異之宗，使相從於有則。對明二祖宗義，出意會之無違，克義箋文得旨，繫表藍觴，釋決擇流，通稱之曰『疏』。余竊恐淺學不曉分齊云『章』，義苑曰『疏』，故復書之於卷末。元祐五年五月五日無爲楊傑於姑蘇行舟序。

又《宗鑑録序》

諸佛眞語，以心爲宗；衆生信道，以宗爲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鑒體寂而常照，鑒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

心爲宗，爲制學鑑錄」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爲不請友，眞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羣生，徹祖門之關，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鑑矣。昔人以佛爲鑑，則知成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爲鑑，則知貪瞋癡爲諸惡之宗，修羅旁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爲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序之，祕於教藏。至元豐中，皇弟魏端獻王鏤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唐新本，尤爲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水樂法眞二耆宿，遍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聖賢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閱是錄，因請爲序云。

又《題淨土懺法》 錢唐法慧寶閣照律師，爲出家五衆修淨土懺法，無爲子見而題其後曰：樂土清淨，非願力不能生；濁世罪尤，非懺悔不能去罪。如瓦石投水必沉，願力爲舟，載之則濟。既超彼岸，念念菩提，三寶威神，惡皆消殞，如是觀者，下品之懺悔也；罪如冰雪，積於最陰，大陽融和，冰雪消釋，嚴凝一變，潤澤萌芽，如是觀者，中品之懺悔也；如太虛曠徹空寂，塵不能至，水不能洗，行住坐卧，孰非彌陀；生死去來，孰非淨土？如是觀者，上品之懺悔也。苟悟於此，心滅罪亡，或未圓成，尤先懺法。示五衆等，當遵是言。

又《隱賢巖記》 維彼南岡，洞孔山腹。仰者若呀，頻者若伏。側出旁穿，三十有六。在昔晉、梁，浮圖始昌，爲室爲堂。五代之季，棟宇頹弛，釋子無似。逮此呂侯，來守是州，內翰濟叔嘗柬是郡。廢者必修。乃會僧遠，圖鑒大師法遠。乃經乃營，率扶其傾。遠將傳嗣，俾承厥志，匪雲孰謂？今長老曉雲，惟是隱賢，芝華玉淵，它者如仙。比有檀越，巢人周同施財補葺之。請完其闕，築屋周列。嗟若替陵，將衰而榮，將沈而升。物有所待，如暗遇燈。千載之來，匪呂弗興。否將思泰，如谷有聲。一日必葺，匪遠弗成。長江未竭，高山未平。垂千百齡，清風猶泯。治平二年冬十二月□日，無爲楊傑撰，弟□書。熙寧元年山門監寺僧希岳命工刻於巖壁。

又《延恩衍慶院記》 天台宗師辨才淨老，坐道場者四十年。指空假中以接人，其心契於聖智，具戒定慧以行己，其德動於幽潛，眞有道之士也。初住錢塘法惠院之寶閣，次住上下竺天竺，又住南屏山之興教寺。往來學徒，蓋踰萬人。分傳教觀，多能演其所聞，開悟學者。師平生未嘗輒有求於人，然所至必爲四衆依嚮，莫不興盛，蓋其有以致之也。余在都下，時見清獻公與師酬倡偈頌，已知師之所存矣。及觀蘇子瞻與師書，其兒幼弱不能行，因禱師加護，即壯而能行，然後知師功行至矣。師一日謂諸徒曰：「吾筋力衰憊，勞於應接，安得幽僻處一菴地以養餘年？」檀越聞之曰：「辨才師有退居之意，吾輩蒙其德不爲不久，盍往擇可居之地？」乃於龍井山得壽聖院，敝屋數楹，主者不堪其居，願人爲代以捨去。於是請師徒弟懷益主奉香火，汲巾侍瓶，甲之相承，以嚴佛事。其院即吳越王所創，國朝賜今額也。檀越爲師鼎新棟宇，不日而成。中建尊殿，嚴聖像也；前有三門，示三解脫也；鐘鼓有閣，驚晦明也；堂曰「潮音」，信羣聽也；齋曰「訥」，欲無言也；室曰「寂」，寂而常照也；閣曰「照」，照而寂也；泉曰「冲」，用不窮也。又堂曰「閑」，趙公致政訪師，退居「閑人」也。菴曰「方圓」，不執一也；橋曰「歸隱」，退以樂也；沼曰「滌心」，淵清澈也；羣居有寮，安其徒也。衆山環邊，景象會合，斷崖泓澄，神物攸宅，龍井巖也；勢將奮迅，百獸竄懾，獅子峰也；昔人飼虎，以度有情，薩埵石也；修竹森然，蒼翠夾道，風篁嶺也。元豐八年秋，余被命陪高麗國王子祐世僧統訪道吳越，嘗謁師於山中，乃度風篁嶺，窺龍井，過歸隱橋，鑒滌心沼，觀獅子峰，望薩埵石，升潮音堂，憩訥齋，酌冲泉，入寂室，登照閣，臨閑堂，會方圓菴，從容論議，夕而復還。師異日遣其徒丐文以紀其本末，余既與之記，又繫之以詩十三章云。

又《建彌陀寶閣記》 不願生淨土則已，願生淨土則無不得生；不生則已，一生則永不退轉，世尊所謂阿鞞跋致阿惟越致者歟？夫具縛有漏，凡夫初憑信念，得生彼土，而三毒邪見，未能頓忘。何以知其不退轉耶？蓋以彌陀願力常所攝持，大光常照，上善常聚，壽命永劫，水鳥樹林，風聲樂響，演暢妙乘，聞其聲者，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未嘗聞斷故也。衆生病之，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視病人，三者現前，病不得而萌矣。以是而言，則一生淨土，何從而有退轉哉？錢唐僧監法寶大師從雅，平生修舉彌陀教觀，參究宗風，樂爲偈頌，頗得其趣。又精於醫術，多施藥以濟人，人或以貨資酬之，則曰：「非我能也，三寶之功也。」必轉施三寶，乃造寶閣，立彌陀大像，環以九品

菩薩。海藏經典在其後，清淨蓮池在其前，定觀奧室分列左右，誓延行人，資給長懺，以結淨土之緣。豈獨以比丘身，慕佛大醫，用法良藥而已者哉！實能運慈施療，利與衆同也。其於念三寶之心，可謂不敢間斷矣。入是道場者，觀一切相爲非相，則能見彌陀之全體；觀一切法如幻法，則能入淨土之眞境；觀我身之無我，則能具比丘之正見。故從一如來而見無量如來，入一淨土而周無量淨土，悟一法身而融無量法身矣。無念而念，無證而證，無修而修，淨土果海，豈易量哉！法寶僧監建立寶閣淨土道場，誘集淨業之侶，以期安養，則報緣之至，必果遂其所願也。元祐元年上元日，左朝散郎、尚書主客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無爲楊傑述。

又《淨慈七寶彌陀像記》

杭州南山淨慈道場比丘法眞大師守一，結同志洎檀越，用金、銀、眞珠、珊瑚、琥珀、硨磲、碼碯造彌陀佛像，聖相殊妙，感應非一，無爲子瞻仰讚歎。碎七寶以爲微塵，聚寶塵以爲佛身。見寶塵卽見佛，佛無不是寶；見佛身卽見寶，寶無不是佛。七寶，世間寶也，衆生貪取無有厭足，不得卽瞋癡不能悟，此惡道之因也。七寶既已爲尊像矣，則非世間所用，乃出世之寶也。遇寶像者，應生恭敬，嚴奉禁戒，純固定力，了達智慧，此淨土之因也。佛身等於大虛，故不設五藏，以衆生心爲心。故會中之人，各書彌陀一願，每四十八人而彌陀之願周矣，悉以藏於身中，示願願不忘衆生也。髻螺千有二百，一一實以舍利，堅固願力也。像成之日，以八種香湯灌沐如來，表八功德水也。人隨意以飲之，均甘露味也。一身清淨，則一切身清淨，一念清淨，則一切念清淨，然則不離娑婆，頓超極樂，一見寶像，成就大緣，豈思議之可及哉！乃作偈云：

和聚七寶，成如來身。寶卽是佛，佛外無寶。佛卽是寶，寶外無佛。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讚歎巡遶，念念彌陀。當與有情，同超極樂。

又《了了堂記》

了了堂，瑯瑯詮公之所建也。有二野叟登堂，而議其名。一叟曰：『了心則能了法，了己則能了人。己未了則人與己迷，心未了則法從心惑。了了之義，得非是歟？』一叟曰：『不然。吾聞萬法本空，一心非有。心卽非有，不待了而已圓；法既本空，不待了而常寂。了有所了，困於方隅；了無所了，始謂之達。了了之旨，其在是矣。』二叟疑而質於無爲子，無爲子不答。俄而歌曰：『山堂曉兮白雲飛，山堂暮兮白雲歸。青松老兮明月溪，了不了兮誰與知？』二叟矍然，相顧而去。詮公乃記之於石，治平二年三月十有九日也。

又《昭德觀記》

朝廷之賞莫如爵，天下之祜莫如生。援窮陋而任公輔，賞之至極也；釋塵界而升神仙，祜之至大也。立賢無方，故漁耕版築得以爲神仙。以女子得道於廬山者，蔡尋眞、李騰空之謂歟。騰空本公卿家，初從蔡女遊，咸有道術，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於咏眞洞天。九江太守柳渾長以狀聞於朝，今疊屏下太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卽騰空之所居也。太白詩：『羨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烟。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觀太白之詩，則騰空所存可知矣。及解蛻，弟子收簪簡而瘞於舊居，鄉俗祠祀，歲月不絕。唐昭德皇后長施金幣以闢土田，因建昭德觀，其溪曰昭德源。世異代變，主者不得其人，廬室隳敝，弗堪其居。皇祐五年，南康軍使始命道士陳道融居之，頹址僅完，遽爾化去。太守胡田，曹況尋訪代者，衆以李如海爲稱，太守從而命之。如海居二十有二年，手植松杉萬餘本，經營棟宇五十間，重門巍殿；堂奧廊廡，靡不壯麗。又建眞遊亭以奉李氏之遺物，翠微堂以究仙山之勝見。而土木所資，一出於觀之地利，未嘗以毫末干於人，與夫機心諂辭紅惑流俗而自營者，固有異矣。紹平天子賜名『延眞』。熙寧二年，以文見記，又求篆於鄱陽陳晞，求書於鸞溪陳迪以立之。吾聞白道猷肇開沃洲山與白氏，其有太白之詩。至如海，而棟宇大備，亦可謂李氏於延眞爲有功矣。

羅適《定海重修妙勝禪院記》

元祐七年冬，予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瀣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刹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灑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時長老智榮師喜我之來，芬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寧五年，主僧元旦聞於州，願作十方州，致廣惠。首座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予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廊廡，其功將成。予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起人之信也。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爲屋一百五十楹。佛像七身，粉繪莊嚴，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爲僧者多勞人以逸己，蠹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爲己勞人，惟張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晨兮升堂，夜兮入室，破迷祛惑掃空，

了知如來正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師之所存，不其偉哉！予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爲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悟，由不二法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辨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梅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聞之藥山，嘗自看經，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尚應捨，而況非法！」吾知藥山眞看經者也。師爲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紹聖三年四月八日記。

又《永樂教院記》

余成童時，好讀書，而鄉中無文籍。唯鄉先生朱叟絳世傳《論語》、《毛詩》，皆無註解。余手寫讀之，茫然不知義旨之罅隙，唯永嘆而已。慶曆中有僧智賢師，禹昭師，皆里釋之秀者，同遊錢塘，傳智者教，以餘力事明靜大師。惟賢通儒書，能講五經、《論語》。二師性明敏，志堅而氣剛，各以儒釋二家自負，不少下人。余因得與二師遊，假其書，叩其論議，日浸淫開發，聞此達彼，由是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遂尋師訪友，以終所業。余知經術之爲樂，權輿於二師也。熙寧初，余以赴泗水令，去鄉凡二十有五年。元祐六年，始按刑二浙。明年春，抵鄉曲，智賢已謝世，惟禹昭師迓余於王愛嶺。師雖雪眉松骨，老瘦成翁，其神清氣靜，儼然若昔時。叙別話舊，傷往而感來，遂相與泫然流涕。師且告余曰：「此去東南三里，曰蔣山，其院名永樂，老身之故棲也。願公臨之。」因與之踏雲躡翠，入長松之徑，登堂皇，卷簾四顧，美乎哉，前岩後峯，左岡右隴，流泉若蛇，盤屈而東注。東北有峯最高曰石柱，師曰：「以多大楞名之也。」是時春色在物，夕陽滿山，野花開而白鳥啼，微風起而白雲亂，幽芳可嗅，逸興俄生。於是與師扶欄握手，相顧而笑，論無生之法，盡滌有處之塵。緣言皆投機，默而心喻，何必須過虎溪然後稱陶潛，遠大師之忘形也與？明日歸溪南，師錄其建院之因求作記，且曰：「蔣山者，蜀人蔣瑤之後，諱政，字文通，避地居此，人以名。由梁天監中捨宅爲海雲寺，隋改曰海月。唐末兩爲兵寇所焚，錢氏乾符中，鄉人王惠與僧道隆興之，吳越王易名永安。本朝淳化中，貞惠大師常覺亦增葺焉。治平初，賜今額。禹昭顧棟宇之已隳，勸檀那之植福。有麻氏者，鳩信士，率財力，新大殿，作山門，次建法堂，僧堂，方丈，僧房，廚庫及賓客之館，凡七十楹，皆撤舊成新，易卑爲高。始熙寧五年，終元祐八年，功告畢，余得師所錄，久弗暇書。易路畿右，坐穎昌府久要堂，竊思之，自余登第三紀矣，鄉曲少年，無登第者，亦無僧以儒釋學自負如二師者。然則山川秀氣，豈絕於吾黨也？必將有豪傑之士，發憤自奮，或儒或釋，揚名天下者矣。然則余老矣，不知能及其見否也？因取其所錄，暨余與二師相遇之始末及前日歸鄉之新事，載之鄙文，使吾黨少年他日觀吾文，知我起白屋之艱。若在故舊之難忘，能自激昂，以成厥志，此余作記之微意。其院之畛域，則紀於碑陰云爾。

劉摯《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聞於人，而不知其始何爲落於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分於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於荊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荊州幕，而瑩亦在。既別去，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遇於長沙。是歲遂訪予於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夫！瑩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既皆無所用於世而一措於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爲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敘，而其後至於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嘗稱其作曰：「篇篇清雄，有古作者氣態。」而鄭公之敘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謂往往似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爲天下取信，余尚何辭哉！獨書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癸丑夏五月題。

又《南嶽御書閣記》

南嶽釋文政，於其所居勝業寺建大閣，置太宗皇帝御書其上，來請文爲之記。竊嘗讀《國史》，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薅洗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明，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嚮用儒學，尊尚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眞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金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凡道觀佛寺，往往得被其賜。每歲推恩，度其守藏之學者一人，至於今且八十年矣。嘗得即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雜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雖不同，要皆有益於修身治心爲天下國家者。以是私嘗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蓋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閒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

於文墨者，豈獨以爲娛樂而已哉！自書之頒布，其藏之者，或以旁廡庫室，禮事不謹，徒知蒙被其澤，而不知尊安振顯之，甚非所以報盛德之賜，揚萬世之休。間有知此者矣，或未知聖人之爲是書，其心之所存蓋如此。於是既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又嘗與之論是書之所以然，故書其本末，俾刻石於閣下。熙寧七年二月太子中允監衡州鹽倉臣劉某記。

沈括《筠州興國寺禪悅堂記》 嘉祐中，予客宣之寧國邑。溪之西有古佛祠，垣棟顛夷叢薈之間。披道至其下，僅若有人跡，而學者守靜居之。比三年，則山嘯木偃，複宮曼閣嵬巢於溪山之間既完矣。其所以動其邑人，使之輸財捐力，凡一榜櫨塗藁之細，皆出靜之梱致。已則委之而去，莫知其所抵。後十四年，予自禁廷謫守宣州。一日，典客以佛者見，望其貌則靜也。徐問其所從來，曰：客高安郡之興國寺，即其廬爲浮圖，高數百尺。而又使郡人吳文忠與其弟文讚賦泉二百萬，闢大堂於其下。堂成，榜其目曰『禪悅』，而未有以傳其績。所以輕千里，蔑山川之阻以至於宣，將予是請，所以侈堂之成功，而願有以告於其後也。予聞之，佛之爲教，凡所爲廟塔器飾，飲食起居，一莫不寓其法於其間。不獨其道有以動人，而學其法者多能自處於得喪勢利之外。以其無待於勢，乃能使不役於勢者爲之用。以其不覷於利，乃能使覷於利者爲之忘其所樂以徇之。此靜之所以屢爲宮廬之壯，而力嘗若有餘者。豈其所操任者，獨能果於衆人乎？靜之言曰：其堂之袤可以飯千人，其廊疏徼道麗嚴宏傑，可以獨名於大江之西也。天下之言宮祠之盛者，無越於江西，是堂也，又將闖然獨賢於其間。至此知靜始棄邑溪之勤，不翅若一敝帚，殆不足難也。佛之所爲，寓其法於事物之間，其微至於無所不在，而語言文字爲籧篨，則予復可言。予之所能書，蓋靜之所欲言，而主予以爲之說者，如此而已。元豐三年二月庚午記。

又《泗州龜山水陸禪院佛頂舍利塔記》 龜山西壓大淮，其枝自舒蓼漫衍而北，度盱眙之屹東折。其勢垂盡，而一峰嵬然壁挂，踵曳大淵，縈淮墳，蹂博野，壓奔流之匯，縻大菑不能窮其深也。世傳淮靈伏其下，怪風暴浪翕忽崩怒，山淵投播，飛鳥震落，而覆舟發野，其害被於數州。祥符中，淮南至行師始營佛寺於山之陽，偶像數百，皆爚金爲之，所以鎮淮祇，走龍蜃以爲水暴者。力未就，而門人自信繼其業，相因數十年。江淮之間揭貲幣，轉材篚糧，即工於山下者，相尾於道。慶曆中，詔遣中貴人持佛頂骨舍利，函以金塔，坎於山脇。於是即山爲宮，逶蛇登降，環絡彌布。中爲浮圖十有三成，爲高二百有五十尺。面峙峻閣，而複殿翼其後，廊疏句繚，下濱淮漣。至於天清景明，決流凝湛，彩鏤之飾，浮動波間。鍾梵之聲，飄飄下上於香渺之際。舟楫出於其下者，莫不爲徘徊翔佯，掇操而仰望躊躇者久之。予往來淮泗之間，經於是山者殆數十。每至必翔集顧慮，無風波之虞，然後敢濟。近歲過之，則舟人鼓氣自若，無復向日危懼恂慄之色。問其居人，則指以語予曰：『今之操篙刻舟而濟處，則異時之大淵深潭也。』其說以爲汴流之所墮。然汴之始鑿於西漢元成之間，距今濁河之委貫淮而東者千有餘歲。惟審之，淵不於此時泯滅，而乃驟墮於數十年之間，則其謂之禮禳消伏之所爲，固未容煥也。觀龜山之爲袤不能數里，而宮廬像塔美奧之如此，蓋其經營以終其績者，自信師之裔宗衍者。衍主是山且三十年，人信衍，故衍得以發其才於宮廬像塔之美。自至行發其原，再傳至於衍，而後細大之物無一不具。以匹夫之勢，徒步以就萬金之室者，豈易爲力哉？方天下至治極盛，四方朝貢餉饟於京師，舟車道其下者居天下十分之七。奇風駭浪不作，人得以嘯歌俯偃以濟不測之大嶮，則其爲神靈所擁，而宮廟爲之馮翼，斯亦理之宜有者。況其覺寂之所寓，理相冥絕，詎可以起作之意識而窮其變神者哉！

又《宣州石盎寺傳燈閣記》 凡所謂山川國邑，一切空有動寂諸相，其廣塵若沙之無窮。有大聖人出，曰：是皆妄也。以爲妄者亦妄也。道不二，不二也者，非一也。唯不二與非一，則名尚無所寄，況其爲言也？於是有一乘、三乘、十二分、七拘眠、十二韋陁無盡藏法，遣一切妄執。有大聖人出，曰：是亦妄也。法無作無住，至於無說。無說亦妄也，則有一語、一默、一咳搖屈伸而具百千億塵沙法門。其爲術可謂至約矣。釋迦以是付之迦葉，世相傳述。其流入於中國，記其說者其積又且數百卷，烏乎多哉！宣州石盎寺有孚師，少遊四方，得禪者學以歸，又欲廣其傳於異時。悉聚其書，營複屋以藏之，曰『傳燈閣』。或謂書爲道之累，所以釋書而傳之以心，又將收其容智滓粕以寓古人之所棄，豈正法眼之謂也？予以謂無傷也，是欲使人無言者，言何預哉？孚之所欲者傳，夫豈傳書也？苟得其人，雖十二韋陁藏相本空寂，苟非其人，毘耶據坐，未易識辯。知其所以爲善巧方便，奚至翦翦計校於理相筌筏之間哉？

又《東京永安禪院敕賜崇聖智元殿記》 道不可見，古人以謂強名

之物之所由產，非所由者，道也。此則其道，以此名之，所不能名者，故道爲芻車，名爲寓馬。佛者名其身且二：以體言則曰法身，以智言則曰報身，以用言則曰化身。芻車之行，寓馬之步，體也。照起則智現，事接則用生，此名之分也。慶曆中，佛之徒宗澤刻像佛於成都之西永安禪院，闢廣殿以居之，爲畫蓮千房以安大像。復爲蓮英千苞出於房間，房別一佛軀。千苞皆佛也，而攝於一像，是所謂盧舍那者。始名其殿曰「千佛」。千佛者報身之所生，而所謂化身者也。今夫所謂盧舍那者，千佛之所自生而以智名者。智所以作聖，而聖者化之積也。於是改賜其名曰「崇聖智元之殿」，而上親御飛白字以嚴其榜。佛之名體密妙難跡，非上聖超悟境，昭等融，孰能控摶無形，寫之毫素，一言所標而顯三身差別之慧，辦十萬調御之雄照者哉？觀夫妙相凝湛，神筆飛煥，日月之光鬱蟠於欂櫨之間，神耀相宣，羣飾嚴翬，至者赫然若有臨其上，有臨其左右。一望尊章，而盧舍那之身具；環視衆色，而千百億之身顯。非由內出，不自外鑠，不墮諸見而見。以此期乎曆磨趨隅以瞻夫表楬者，是不可以無誌也。微臣瞻仰聖製，以偈贊曰：

具足無畏天人師，大毗盧海不思議。妙湛圓澄離諸量，一念不動遍千萬。芬陀一葉一釋迦，衆生差別之所現。無作光明等法界，是明諸佛大報身。因陀羅相不可觀，要假名言顯實際。我此見佛清淨眼，因智元故發妙明。非內非外及中間，文字相空獲自性。前聖後聖嚴此殿，是故此殿最吉祥。是像非像真非真，一薩婆若等無二。不墮諸見見真像，如金剛山坐道場。一毫光相施伽沙，盡諸有情得無漏。

又《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鐘銘》

天封大狐，襄漢之勝。粵浮圖之宮，獨雄於東南，法雲院乃其跂出者。元豐七年，其徒慶璉師建佛閣於院之西壖，欒櫨三因，重檐翼舒，下俯阡陌，中廬杭以軌鍾。方將剸金錫，規良型，以爲櫻網揆怒之巨聲，求予以鳴其於。予時謫漢東，寓於是院，覩其經始。既斷不日，則岌乎賁漢矣。曰：偉哉，佛力乎！來夫其含山川之美靈，以成就宮貌，則其偉觀巨麗不待召而有，此無足窮者。抑知夫鐘之所寓，夫道者乎？夫鐘者，里居類處，則以爲發朝檄夜，羣遊族食之節。其聲有疏有數，則心術寓焉。其爲法，初曰速聲四十九，發以四十九功德，拯三畏業。次非速百四十聲，以百四十不共法爲出世開因。後經八萬四千聲，普收八萬四千塵勞，極未來際。或曰，聲之遠聞者不過數里，其久不過兼刻，而曰拯三途，出世間，極未來際，得非過與？是不然也。有生之類迷喪本體，奔趣流識，妄現山川國邑，空有美惡一切諸相。相起爲境，則有大小、遠近、多寡、古今、久速一切名色分量，暌其完體，怪照所對。於是聖人以其不可思議神智力緣，建立法明，振提冥謬，無窮方便，遇事指途，因此聲根，乃揭一炬。初終則爲久速之聲，有所拯者利於遠，有所待者利於久。久速境也，以幻境法，順接級緣，中間久速皆非，迥無可名。不壞聲塵，直指非相，羣相齊泯，寂用遍含，聲體一貫，非自耳得，復何遠近久速之有哉？異斯道者，乃其自障，非法有妄也。縱未能反源會體，以力緣故，亦獲世報。何也？凡所謂三超六類，下逮天地國邑，草木蟲豸之悉，一出於有生之妄識。以其霧蔑顛憒之妄見，尚能締結宇宙淪翳實果。外道幻法，亦能上凌禪境，下軼風持，況不思議神智力緣之所建立者哉？其爲道也，非可以理喻以言。其爲法如是而已者，是之爲銘。銘曰：

衆生法性無有邊，是故鐘聲無有邊。衆生法性無有量，是故鐘聲無有量。非聲非聞離根境，其千二百圓功德。以此聞根妙法身，普施十方作佛事。第一速聲四十九，速拔二界沈淪苦。初終後際一念空，罪性如風如電火。第二非速百四十，顯示諸佛不共門。非速非久破二邊，語言不攝離名相。八萬四十經久聲，舒長爲接未來際。衆生不盡聲不盡，此聲非斷無最後。我今聞此觀音門，無凡聖情成得入。此聲無礙遍河沙，以河沙遍此聲故。卽聲卽法卽衆生，更無衆生聞聲者。了知聲相常寂滅，惟一真心含法界。

蔣子奇《楞伽經序》

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之奇爲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行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爲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字，有入海算沙之困，而於一眞之體乃漫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故雲門至於罵佛，而藥山至戒人不得讀經，皆此意也。由是去佛而謂之禪，離義而謂之玄。故學者必詆禪，而諱義者亦必宗玄，二家之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爲用也。且禪者，六度之一也，顧豈異於佛哉！之奇以爲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不以佛廢禪，不以玄廢義，則其近之矣。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

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說豈有常哉？教其偏而已。學佛之敝，至於溺經文、惑句義，而人不體玄，則言禪以救之；學禪之敝，至於馳空言、玩琦辯，而人不了義，則言佛以救之。二者更相救，而佛法完矣。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今之傳者實自張公倡之。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楞伽》因緣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邪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始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奇聞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謂之：『汝初無是物。』祐即自詣鄰人李氏東園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公何得其去？』乳母具言之，知祐之前身爲李氏子也。白樂天始生七月，姆指之，無一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史氏以爲篤於才章，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爲宿習之緣矣。人之以是一眞不滅之性，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爲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爲籌筭，不能算之矣。然以論於死生，神疲識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冊，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逾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曾爲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

又《大寧院大義堂記》

熙寧七年，大寧端禪師訪予於淮南。既見，且言曰：『應端於所居之院新作法堂成，嘗聞百丈禪師謂其徒曰：「汝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應端以「大義」名其堂，不識可乎？』余應之曰：『不亦善乎，若所欲名之也！且若亦嘗究大義之說乎？試相爲言之。』夫所謂大義者，非空非色，非受非想，非行非識，是大義。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聲、香、味、觸、法，非眼界，乃至非意識界，是大義。非無明，乃至非老死，非明盡，乃至非老死盡，是大義。非苦，非寂，非滅，非道，是大義。非常非樂，非我非淨，是大義。非檀那，非尸羅，非毘黎耶，非羼提，非禪那，非般刺若，是大義。非須陀洹，非斯陀含，非阿那含，非阿羅漢，是大義。非地，非水，非風，非火，是大義。非煩惱，非涅槃，非魔，非佛，非世間，非出世間，非非，非不非，是大義。人寧岩復應知不起晏坐，而現大神通，是大義。不離有爲，而入大寂滅，是大義。』言未既，禪師起，合掌而立，『余亦起，叉手以對之。』禪師熙怡微笑曰：『大義盡此矣，請歸而刻之，播之遠邇，傳之永久，使若見、若聞、若書寫、若誦讀者莫不開迷雲、裂疑網、燭昏衢而得照，航苦海而得度，其爲利益，不亦溥乎！』余曰：『善！』遂書以授之。堂經始於熙寧三年正月，告成於熙寧六年十月。凡爲屋五間，凡施錢二百萬。爲之檀越者，信士凌茂勤而下二十一人，列於碑陰云。

又《香山大悲成道傳贊》

香山千手千眼大悲菩薩乃觀音化身，異哉！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而香山實在境內。住持沙門懷晝訪予，語及菩薩因緣。已而持一編書示，且言：『此山之言，有比丘入山，風貌甚古，三衣藍縷。問之，云：「居於長安終南山，聞香山有大悲菩薩，故來瞻禮。」乃延館之。是夕，僧遽塔行道，達旦已，乃造方丈謂曰：「貧道昔在南山靈感寺古屋經堆中得一卷書，題曰《香山大悲成道傳》，乃終南宣律師所聞天神之語，叙菩薩應化之跡。藏之積年，晚聞京西汝州香山即菩薩成道之地，故跋涉而來，冀獲瞻禮。果有靈蹤在焉。」遂出傳示晝。晝自念住持於此久矣，欲求其傳而未之得，今是僧實壞以來，豈非緣契？遂錄傳之。一日既暮，僧輒告去，固留不止，遂行。晝曰：『日久夕矣，彼僧何詣？』命追之，莫知所止。晝亦不知其凡耶聖耶，因以其傳爲示。』予讀之，本末甚詳，但其語或俚俗，豈義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語耶？然至菩薩之言，皆卓然奇特，入理之極談。予以菩薩之顯化香山若此，而未有傳，比予至汝，其書適出，豈大悲付囑，欲予譔著乎？遂爲論次，刊滅俚辭，采菩薩實語著於篇。噫！天神所謂後三百年重興者，豈在是哉？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朔書。

呂惠卿《新注法界觀序》

佛無心外法，則天下之物，無非心也。心體廓然，是眞法界，故周徧含容而無所殊，則物胡爲而不然哉？此一塵所以具一法界，而大千經卷所以破塵而現也。夫惟衆生情淪於斷常，而不知心體之無寄；見著於一異，而不知事相之無體。以故不得其門而入，而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乃至輸迴異趣，往而不返，甚可哀也。唐有大菩薩曰杜順，深達是相，而哀衆生之迷也，故著爲觀法，棟去情解以顯法體，鎔融事理以會無

一，使觀物物莫非眞空者，則交參攝入，皆在無礙，此眞人事嚴決界之門也。惠卿聞道十有餘年矣，損之又損之，以求正念，而未之覺也。及得是觀，如其說而修之，乃眞知天下之物，無非心者，而吾心相不可得也。故橫心之所念而無能念，可念，橫口之所言而無能言，可言，則吾安往而不知哉？嗚呼，昔人有以杜順爲文殊師利菩薩者，眞不虛也。若人者是眞世間之眼也，吾不敢以其說獨善，輒以所証爲之解釋。有誠吾言而修之者，華藏之遊，吾願與之同之。溫陵呂惠卿序。

又《大名府天寧萬壽觀碑》

皇帝踐祚之四年，昭陽協和之歲，九月癸巳，宰臣京等建言，天下州軍賜寺額，以爲天寧萬壽。既得請，越十月朔丁未，御史中丞石豫復請置觀如寺。比奏可，亦以崇寧萬壽爲名，唯節鎭置之而已。近臣繼請於觀置明離、天保二殿。明離祠火德，天保奉本命，而天保之額上爲親書之。臣惠卿以留守北京，既承命，即遣人詣京師，請成節正局觀道士蹇昌辰掌觀事。昌辰經圖其制，得府東眞武院，斥大其故地，而更造之。三闕前門，挾以側堂，大殿中嚴，醮壇對峙。明離、天保顓面乎東序，眞室、道藏舍設乎西清，客舍、齋廳間列廊廡，講堂、寢室深達疏漏。以至道侶之所會集，童行之所休息，井庖浣流，閑廐溲圄，莫不備具。凡爲屋一百八十有九間，惟眞武殿臨舊，餘皆創足焉。其經始落成之年月與寺相先後，而吾皇之所以下下，羣臣之所以報上，與夫北京之士民聞詔而樂施，已見於寺碑者，茲不復道也。臣切以謂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轉者也。孔氏之儒，釋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於此。而孔氏經世藏用而未之嘗言，釋氏救生體變而無乎不在，唯老氏則絕棄聖智，以復於無物，則不離於本宗而已。是故其祠以三清爲主，而上之玉皇大天帝、紫微昊天天皇、南極大帝、三十二天帝、諸仙、日月星宿、六甲十二辰、下之地祇、瀆瀆、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莫不咸在，蓋其所自生與其所以神者於是而有祈焉，固其宜也。伏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資，運帝王之運，故聞儒者祖述憲章，致治成法，則朝謨之廟堂，夕措之天下而不以爲難；聞佛者之動容作相，揚眉瞬睛，一言足以悟人，則延序接引而不以爲誕；聞老者寶珠如黍，萬眞之會，上無復祖，天中之天，則書鏤傳布而不以爲疑。故羣臣請建寺僧傳妙法，置觀藏眞文，祠火德以崇興，運本命以固生元，亦皆受之而不辭，凡以出於本宗而知其固有故也。然則躬萬機之繁，豈足以勞吾神；極四海之奉，豈足以汨吾志哉！固固知惟慈能勇而躬持受之寶之全，以道法大而成宰四海之上。方具致節力之治於千載寂寥之後，養松喬之壽於九重蠖濩之中，雖歸老田園，猶冀日暮之遇也。昔者皇陶賡歌而舜德元，丹吉美周而宣功興，其竊晞慕焉。因觀之成，作銘以獻。其祠曰：

域中有物誰能名？窈窈冥冥含其精。孕乾育坤陶萬形，運轉兩曜騎列星。老氏得之以爲經，其祠主之維三清。天帝列眞地羣靈，乃所自神興其生。臣子禱君福壽增，於茲有祈理所應。眞人來應帝王興，每聞妙理心已傾。中虛萬務莫足攖，養己烏能昏五情。保持三寶唯勇行，道參天地位乃成。堯南舜北皆此明，喬松不假離穆清。衰進非敢當能銘，作此庶幾奉椿齡。

又《宋中太乙宮碑銘》

熙寧四年，司天監建言，太乙五福之神，以七年閼逢攝提格之歲，行臨中宮，其名爲眞室，其分爲京師之野，其祥爲民康物阜太平之應，請立祠如故事。天子可其奏，命將作監即國中之南而建宮焉。經始於四年之冬，而成於六年之春，凡爲三門七殿，分祠十太一與太歲之神，而五福居其中。上爲之制名，皆以承神之貺休爲義，而眞室之殿又親書之。其廊廡四壁，圖百神之朝，天至於五帝日月星辰，而地至於五嶽四瀆，莫不咸在。其位號尊卑，服物同異，與夫壇場之制，禱祀之儀，皆以太乙之學爲本，而參用道家之說焉。天子命有司具儀仗，將以今年冬至奉安神像於其宮，勸臣惠卿書碑以記其事。臣伏攷《周禮・春官》，宗伯之職，典祀天神，其尊達於昊天上帝，其卑逮於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爲《禮》學者當之以星官之書，皆有著位。而宗伯之屬官則有馮相氏、保章氏，掌會天位與夫封域分野，以觀天下之祅祥。而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辯其名物而致之。而太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蓋宗伯總其祀之典，馮相、保章氏主其變動之占。凡以神仕者，圖其居之所在，而太祝掌其祈。合而言之，皆禮官之事而已。太乙之號雖不經見，而歷代史官著其星在紫宮、天一之南，以爲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其咎休。所在之國，北辰之第一星，最赤明者乃其座也。而三台爲天階，太乙躡之以上下。史官之言星，雖不可盡攷，然其說皆有師承，其位皆可指數，而其占之效者亦衆。觀其言太乙之尊如此，則昔之言天神之貴曰太乙，其佐曰五帝，以至主之以爲郊，則非特亳人之方，漢家之制而已。蓋禮官之事既以散亡，而馮相、保章氏之占，流而爲日官

式局之法，而道家之所以圖其像，制其服物位號之差，壇場禱祀之法，殆得所謂凡以神仕者猶其居，與夫大祝祈福祥之遺意也。今日官以爲五福之神，凡四十五年一徙宮，歷中央四維，大約二百二十五年而周，則二百二十五年之間，必歷中宮矣。而攷之既往，其應未必盡合，何也？竊嘗譬之天時者，節候也；人事者，種藝也。有天時之順而無人事，猶節候雖應而不種藝，求其有穫，不可得也。有人事之修而無天時，猶種藝雖力而節候異，求其有生，不可得也。吉之人以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亦謂此耳。奚獨至於太乙而疑之乎？臣觀皇帝粤自嗣服，改修政教，整齊吏方，而法度之行，先立於府寺，興舉民事，而利澤之及，首加於都畿。以至士被教育，兵足廩賜，凡百勞來，又皆先於四方。而雨暘寒燠，莫不順適。浮言不能搖其成，異意不能幸其失。豈惟人事，抑有天時之助也。則眞室之祐，其兆於茲乎。在太平興國時，臨黃室宮，其野爲吳越，而太宗立祠於東南郊。在天聖時，臨黃廷宮，其野爲梁蜀，而仁宗立祠於西南郊。其意以謂天子以天下爲家，夫苟在吾四海九州之內，則其福一也，豈有彼此之限哉？況夫臨中央以當四維之會，則其嘉休之應，將訖於四海，非止天子之所居而已也。則其所以成之者，豈宜不廣哉？必將推已施之仁，而乎之於所未被；求未立之政，而修之於所已行，使覆載之內，蒙澤如一，動植之類，賦生咸若。於斯時也，治成而禮樂議，誠至而天地貽，觀物大八以稱德產之精微，比義上下以秩神明之位處，乃吾所以錫庶民之福，而逆三神之釐，其尤大者也。而臣尚得待罪從官，以經術文字爲職，則所當歌頌盛德者，又非獨一二而已。而是宮之作，乃以屬臣，其敢以固陋辭乎？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淪一氣，精窅嘿兮。環無初終，廓無域兮。消息滿虛，況誰測兮。煌煌威神，兆太乙兮。臨制紫宮，位辰極兮。陟降三壇，監萬國兮。大人占之，造爲式兮。推步變遷，發潛伏兮。降祥隤阯，維五福兮。循行四維，歷真室兮。四十五歲，宮一易兮。誰其當之，祚有德兮。赫赫有宋，荒九服兮。世哲相承，千百祿兮。習安玩治，蠹將積兮。篤生睿聖，起以飭兮。政行四方，首京邑兮。淫詖沮伏，終以立兮。五氣來叙，消薄蝕兮。灑澹沈災，膏圃埏兮。太乙之來，前可跡兮。新宮奕奕，成不日兮。仰模帝居，麗金碧兮。太乙之下，安且宅兮。天造人因，方兩得兮。成能成位，聖賢職兮。斂時景福，重敷錫兮。延及海隅，均動植兮。燕壽兩宮，后嬪懌兮。子孫皇王，世萬億兮。禮具樂成，底平格兮。臣將載歌，以申敕兮。

沈遼《蘇州承天寺永安長老語録序》

余昔遊江南，上下廬山，西走渤海，造黃檗，傍淮上，歷訪諸祖道場。出金陵，還吳越，大抵江南名爲達者，余皆已知之矣。後二年之荆州，荆州尤多古精舍。余嘗觀古記所載，名德碩老多出於荆、衡、襄、漢之間。余在澧陵最久，澧陵一瑋，乃有夾山、樂普、欽山、龍潭、層山五大寺。南臨藥山，北望玉泉，聯延不絕。當其盛時，海會山積，上下皆數千百人，地勝勢劇，至於今承嗣不衰。爲其師者，莫不推擇其人。余既從江吳、淮楚之士相與往來蓋已多矣，然其可者纔二三人。古人有言，如沙中金，不其然歟？夫太陽之昇於天，明者視其出沒中昃，豈不坦然哉？至瞽者待相而後知，與明者固已別矣。明與瞽易識，知與否難言，此叢林所以紛紛也。維摩大士神通自在，其說雖多，然不可刪。世之學者樞機一發，便使人掩口不暇，已可厭矣。蓋其心有達不，而言無多寡。世之人獨知蹈襲古人言辭，應對亹亹如影響之相符以爲其功，顧何異於數寶者哉？不惟不充於外，其中乃惘惘爾，悠悠爾。至於達者則不然也。永安禪師名崇智，吳人，張氏子。初受具，即出遊諸方。先受記囑，心智默了，遂爲五祖戒禪師之嗣。戒師者，先雲門三世孫也。既獲五祖印可，乃東歸於吳。初住文殊，還永安。師爲吳人，而繼主吳二道場，其行乃自弱齡至於耋老有足伏人者。不然，豈其州人推尊之哉？一日，弟子崇章出其所以開示於人若弟子者爲大軸，囑客不遠千里而來，請余爲序。異哉！余豈知之者歟？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授大迦葉，蟬聯法緒以傳於今，爲佛爲祖豈一人哉？然迦葉不能知世尊三昧，況其他乎？了則爲得，昧則爲失。所以爲難者，非特在機辯也。余方在朔野沙塵之中，延首以望，屢以不得一接其風味爲恨。古人所謂說只不如行寸，余觀其言與考其行，豈特尺寸之間也？若夫陟高坐，運象牙，奪無礙之一辯，伏六道之士，余不得而聞之矣。是斯録也，所謂扣宮而宮應之，隨機之義如是而已。余欲見其人，以是觀之，亦何必在名山古刹之下哉？崇章所傳甲乙次第如右。治平貳年玖月拾七日序。

又《北山録序》

始余欲聞內典，訪諸南屏梵臻法師，於是受斯録焉。南屏云：「往聞老師言，丁秘監謂酷愛其書，一見如不及，至手傳其本。老師之言可信不疑者，丁公所述作多所自出也。」善乎！一乘以爲宗，百家以爲支。韓其支，如涉江河，隨地得宜。不得其源，猶足以爲多聞，況遂達其源

乎。然其書出未久而世罕傳，能傳者莫不有名於時。而其傳者皆秘玩之以爲資，不肯廣也。余聞神清在元和時，其道甚顯，爲當世公卿所尊禮，從其學者至千人，而性喜述作。其出入諸經者，或刪焉，或益焉，凡百餘卷。而斯錄獨發其所蘊，尤稱贍博。使世之學者盡得其書而達其源，何患不爲神清乎。神清，其名也，生大安山下，後居長平山陰，故謂之《北山錄》。惟賢大師先得蜀本，將傳諸好事者，請余叙其大方而刻之。因述南屏法師之言以爲百云。

又《阿耨達池右繞圖序》

釋氏右繞久矣，自允堪律師亂之，於是始訟。堪不能讎其義而入滅。師堪者張爲奇說，而世人或疑之。於是淨戒基上人出《阿耨達池圖》，而疑者泮焉。《西域記》云：「阿耨達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繞池一匝，入東南海；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河一匝，入西南海；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繞池一匝，入西北海；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南山宣律師《方志》云：「阿耨達池，唐言無熱惱池也。東有銀牛，口出殑伽河，右繞池一匝，流入東南海。」所謂右繞者，東迴南轉也。東迴南轉者，繞池匝而後入於海。東迴北轉者，繞池下匝而遂入海。繇是而言，東迴北轉爲右繞者謬矣。世之學者，當以《西域記》與《方志》爲信云。熙寧元年六月望日序。

又《三遊山記之二》

四月己卯，禮之、公闢、德相來會余，將爲九華之遊也。方食，景德超禪師與明推照上人至。及行，有陰雲。至石堵，已微雨。寺在青山下，直望金雞峰，高木數十畝，始成於熙寧中。寺甚壯麗，與其僧徽語九華道。徽云：「適自靈觀來，水漲而橋絕矣。馬濡首，僅得渡爾。」德相銳欲往，不聽。徽云：「今夕雨水則降，小槃桓可也。」明日，雨不止，遂先至龍潭。出馬牙市南行，觀民家擗楮爲紙，皆即其溪流，有足佳者。至其寺，山甚峻，宛宛匿其寺，地微隘耳。龍潭水出寺東，引其一支正東廡，作小山爲水戲，其流匯爲谿，四旁多洲渚。寺僧云：「昔皆美田，爲淫水害，遂不可治。」潤之指其尊府天章公所卜築書堂處，但餘竹樹如毛，無復故基也。游龍潭還，德相猶欲往九華，而雨勢未已，頗以爲恨。將至清泉，數十里爾，猶苦泥濘不可乘，遂出銅駝亭，過公受山居，小飲乃歸。潤之姓滕，名希仁。公闢姓夏，名誼。公受乃其兄，名某者云。

又《三遊山記之三》

九月癸巳，處善邀余游九華，即上馬。行至石堵寺，日已夕矣。月旁死魄多浮雲，與寺僧步松林間，索索始有秋氣。明人靈芝驛，朝食，過五谿寺，觀前日淫水道，民田半爲砂礫，其所減木往往合抱，大石如車輪。御者云：「方水作時，是木與石如斷荄，如流沫爾。」今谿流益南去，不復出寺下矣。過曹谿寺，寺在山麓，澤中有白鷗數十往來，與寺僧甚狎。余語處善：「李太白在黃山，聞胡公有雙白鷗，能馴養之就手取食。太白訪之，胡公遂以贈太白，唯求一詩。太白欣然會其雅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黃山在秋浦，距百八十里，事在《翰林集》中。」余謂處善：「寺僧不如胡公也。」日已暮，乃次曾莊。已有微雨，所見九華止一二峰爾。昔滕大夫爲余言：「欲觀九華，至曾莊可概見，不待登山也。」登山乃自爲境耳。明日，先上頭陀寺。寺甚佳，乃唐王文季書堂，上有五粒松。蔣穎叔爲青陽令時，題其壁間云：「昔金地藏自新羅浮海來，庵於左山，即化成寺是也。松種出新羅，至今生子可食，與他松異矣。」至寺，即大雨，旁其左下，食曾莊，乃上觀音巖。上山甚峻，松竹夾道，雲氣薈蔚，跬步不見人。臨觀上下二潭，其巔飛瀑下淙澗中，常如積雪。寺僧云：「春夏之交尤佳，其旁數百步無暑氣也。」復上數里，幾山頂，乃至其寺，亦有穎叔題處。今餘三十年如新墨，餘無佳士名迹。出寺後數十步得觀音巖，無足佳者。且將踰小龔過劉道人庵，會大雨，從者云道惡不可乘，乃歸。堅上人云：「世傳此山爲雌山，有游客輒陰晦自匿，如羞澀者。」出山三十里至慕善，陰雲皆潰散，望九華正如屏，突兀峭拔，不類他山。處善云：「於是一觀亦足矣。」滕大夫云：「九華有名自太白始。太白所名者止九子峰也。其他仙人峰、蓮華峰、側峰、雙峰，各自有名，世人合爲九華，未必是也。」今欲質諸山下，無足與語者，姑識之。是行也，涉五日才得其一二，所未至者續訪之。處善姓曾，名孝蘊，九華乃其別業也。

又《龍游寺宴堂記》

金山在揚子江中流，南直蒜山渡，視丹陽城下人物皆可識。其望揚州山川，隱隱如屏障，而白沙在其西，飄帆舳艫夕至，順趨大海，波濤洶湧，雲霧晦冥，雖在數百里外，止於一瞬也。四方之游士，始望其山，峻特不羣。其上翠微森森如冠帽，珍禽翺翔，雅音不絕；其下魚龍出沒，千變萬化，莫知其際。及登其間，重樓複壁，橫出慢迴，顧瞻眺聽，氣象雄壯，眇然不知其身之在世網也。近世衣冠人物多出於東南，而往來金山者，冠蓋相望於道。丹陽太守有重客乃出遊其上，爲雅集，而皆設饌佛右。雖過客欣欣，莫不爲止，而前爲主或病之。今長老寶覺師住持二年，始作堂於其東以延太守者，囑客以其意請名於余。余爲題之曰「宴堂」，語其客曰：

若宴者豈特爲太守宴哉？上人所以宴坐也。日出而人境喧華，釃酒擊鮮，慢舞大歌而賓客驩然者，太守宴爾。江無颿，山氣清泠，寂不聞世俗之聲，而虛白生者，上人宴也。余以爲在人情者不足而今有餘，而寶覺師是能爲轉物者耶？無以吾言爲是而所以是者在此。客以爲知言，請以示其師，因以敘其桷云。熙寧五年二月八日記。

又《浮碧軒記》 文慧師始作南漪堂成，客有湖山之賞者必造焉，駕車馬者蓋相續，御舟舫者軸相銜。文慧師顧其人可與游者與之，其所不者亦不拒，繇是往來之士惟懼其至之後也。後三年，客至益繁，師曰：『吾寧爲是紛紛者歟？使我安所適？』乃築次於其東，中間五筵，爲宴坐之所，而其趣尤清曠平澹，與其志相宜也。尚書郎元君始至，爲篆其榜曰『浮碧軒』，而游者復至焉。凡出西城者，不至浮碧爲不能盡其勝。一日，文慧訪余曰：『昔作南漪爲客館也，所以不拒人者，以爲人皆假物以適其性。唯山水之勝，人人皆宜之，我欲使人人皆得其樂也。今我作此軒而又至焉，我乃不得其所。我學清淨者也，安得一語之，使毋慂我而人得其樂乎？』余曰：『然亦何憚？』正爲來者不知意爾。吾師能使人得其樂，而人於吾師何獨不然？豈人情也哉？』文慧曰：『善！』於是爲述其意以告來者。若浮碧之著景與文慧師之爲人，有吾友關彥長之《南漪堂記》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五日。

又《大悲閣記》 浙江兩浙，其地名曰蕭山。往來吳越之間者，橫流而濟，望錢塘與蕭山相爲歸焉。方其人蹈風波不測之虞，忧生死一時之命，必有動於中者。於是大雄之尊，能仁之道，有以勝焉。覺苑寺大悲閣者，沙門智源之所造也。源爲其像，工未半而人滅，慧嚴繼之。嚴爲像矣，以其事死非命。太原王承渙乃與緣廣謀其閣焉。閣未就，而廣與承渙皆卒，於是中廢，人不敢復視，而聖像委仆在地，其閣爲墟矣。天台教主榮上人，早以其道爲人祈□。一日，慨然將興之，使門弟子允中尸其事，且孱工。而中又不幸，說者莫不以其像爲不偶。而上人獨拳拳不懈，決信不疑。熙寧元年秋八月既望，逐克終事，大啓法席，以落其成。善哉！紫金之相，巍巍堂堂。千手應現，千眼光明。其崇三丈六尺，重構外周，寶華相鮮，厥容千具。於是人人知爲吉祥善事也。其始小基近教院之法堂，而上人之道場也。大衆圍繞，咸相稱贊曰：『聖像多難，師既成之，則是師道場傳於後，以殖以熏。其有能嗣師以教導人者，則爲主，不能嗣師者斥。毋以私爲累，自今爲始。』大衆曰：『善！』於是，其徒走錢塘，爲余言其始卒之故，將刻之。余欲以偈贊功德之盛，會病未果，姑敘其大方，以俟他日云。

又《復放生池碑記》 隱學山之棲眞寺有放生池焉，在錢湖之陰，其流西出而南滙，其爲浸三百畝。唐大曆時，宏教詮師於此修行垂三十年，有徒萬指。方天下鑿放生池，而此寺誰爲勝者？以錢湖之廣，彌亘數百里，而蟲魚龜鼈蠢蚌之屬，咸集於幢下，洋洋然，圉圉然，使有生之命享無窮之樂者，於是爲聖人之澤其至乎。熙寧元年，太常博士張侯峋爲令，乃復改作，使聚十方僧，召山旁耆耋畫其經界，於是地倣正矣。後三年，黃侯頌時民或治其地，益辨正之，四隅爲立石表焉。蓋池與湖相通而不相絕也。迨今光祿丞虞侯大寧乃始白於州，州爲出檄以詔來者，然後犁然復大曆之勝矣。於是喜爲書之而不拒焉。

又《越州永福院大像贊》 浮屠之說傳中州，使人知眞如寂滅之法，然後中州承事，佛爲聖人。事佛，非佛心也。佛名如來，佛之生也，以諸相爲佛耶，是相爲妄；以火身爲佛耶，是身無體。然而非佛則不名，爲法是有生者，所以登正覺，成上道也。佛不滅，世以爲滅也。不滅不生，一佛滅，諸佛生；諸佛滅，一佛生。故支提偷婆生，人以土木爲佛，儼然佛也。人以風火爲身，宛然身也。吾謂還之土木，還之風火，則是佛與我皆妄也，故知我則知佛。是以明慧之士以佛爲一，而愚者事分器也，猶假以攝心。所謂有盡爲有爲法，無盡爲無爲法者是已。昔者，錢氏有吳越之地，事佛爲最篤。文穆王有子曰儀，開府治於會稽。公宮據卧龍之山，儀親以其女爲尼者三人，又出其私財數千萬，即卧龍之陰爲佛廟，名曰『寶積』。儀自爲文內佛藏中。吳越國既除，忠懿王以其族歸京師。繇是寶積衰，而其徒浸以散去。日朘月壞，大殿之外鞠爲荆榛，龍象罅側，禽鼠攸居。嘉祐六年，長興公來爲是州，既將大治學宮，乃取寶積之舊殿以爲孔子殿。顧視其中，則大像歸然在焉。或謂公：『儒者必毀之。』公曰：『夫功難成而易壞。前人歷年而成之，吾一旦而壞之，顧未足以抑浮屠，而徒傷前人之功。且浮屠之法方行於天下，而塔廟之役未有禁也，壞於此將成於彼。使徒而歸之其徒，是可省十萬之費於後也。』於是，永福智印師聞而謁公，願得以歸永福之正殿，曰：『爲是殿十有六年矣，而大像不能成，計其費蓋千萬也。今願因公而成焉。』公許之，爲命工度作。凡傭役之費，悉取之其徒。二月癸巳，先遷中軀，其修丈有八尺，大十

有三關，其重莫能勝計。乃作樑車於陸，方舟於河以運。山動風旋，隱隱隆隆，人不知其功。三佛以次遷，逮諸菩薩弟子凡十有二軀，以及四壁楣帶奧窔之像，或突或繪，咸因彼寘此。小則尋尺，大至逾丈，皆不失毫釐，有若其素。金相玉毫，大絨重襦，堂堂乎正位。端嚴跂立之侍，冠冑攖甲之神，森然在列。六月壬申乃訖工，內外完具，煥若新焉。觀者夔夔，稽首瞻仰，咸以是爲大事勝緣，非偶然膠合者，不可以知見道也。於是時，長者之施日以大來，重屋崇崇，中嚴外隆，爰及別殿，增卑爲穹，不函其力而靡不庸。是歲秋八月，公去而治於杭。智印始欲贊其事，乃來請文於余。余方得維摩之詭，蹈無生法，忍辱杜門，遠謝人事，何能爲文？顧不得已，強爲之贊云：

金仙頂妙相尊嚴，稽首十方尸正法。於何爲生何爲滅？我聞諸佛號如來。其一

大匠升天巧模畫，一切有爲吾知假。或盛或衰繫其逢，得福在心不在佛。其二

在昔王子今何往？成就寶女青蓮中。阿育文殊在深谷，繇來所讀本虛空。其三

善哉檀施非一力，所願此地臻極樂。種種妙香雜諸珍，我咸供捨無貪著。其四

彼時如來在寶積，我心永壞若不足。今日如來歸道場，我心歡喜遂瞻依。其五

願我諸佛施慈悲，咸以是心承是報。世世子孫應供養，長獲饒益無時衰。其六

稽山盤盤翠相疊，鑑水泱泱迴無極。地勢博平人物古，晉代衣冠盛於此。其七

遺風勝事緬可尋，大士遊方諒無礙。龍光有應我爲證，億萬斯年示來者。其八

又《如來八相二十四依圖讚並序》

昭慶法師導集衆緣，圖畫如來八相及二十四祖於祥符寺之東堂。唐杜中令先爲圖讚，辭多不詳。俾余爲敘其事，庶使觀者既覩其相又考其行，以崇多福焉。

如來入胎

如來入胎，在兜率宮。乘白象王，隆於夢中。太卜奉占，大福所鍾。當生聖人，清淨玄通。天爲獻食，美好侈豐。諸國來賀，善哉大雄！

如來出胎

四月八日，明星始生。從右脇化，墮地即行。諸天降侍，金機獻誠。相好莊嚴，香湯潔清。上天下地，放大光明。瑞應所臻，其何可名？

如來納妃

始其少時，王爲納妃。有女端嚴，名曰瞿夷。往同獻華，一念不移。雖云其妃，清淨何爲？行遊北門，沙門啓機。乃敕還車，以法爲師。

如來出家

既將出家，天神致啓。方夜之半，振衣而起。侍衛在前，神使昏委。白馬踰城，玉田休止。王起追及，竦然致禮。知其爲神，非世能爾。

又《西峯和尚贊》

五臺之山，聖凡混同。乃惟大士，肇化西峯。唐室下衰，羣生困窮。師始振錫，於江之東。始次秋浦，宴休禪叢。指彼窒堵，當興勝功。一弄鐵笛，龍吟夕空。至人難知，是爲凡庸。時有鄭傳，祁門之雄。假竊位號，擅其疆封。師觀昔緣，往造軍中。一軍盡驚，標戈挾弓。鄭亦惶駭，遣謝弗通。師顧使者，往諭汝翁：惟昔有緣，乃來相從。鄭亦感寤，欣然向風。瞻望毫相，光明粹融。垂髮被額，猶如兒童。面布七星，其言雍雍。鄭雖暴戾，爲之致恭。遂獻上差，以爲祠宮。休止門觀，幽深峻崇。申警戒嚴，實備弗窒。師爲鄭言：彼山窮窿，吾當往視。乃營厥工。還我芒屩，置於西墉。中夜寂然，鄭窺其櫳，已不復見，香花重重。鄭大悔恨，內懷怔忪。甫旦師在，曾無動容。視厥芒屩，實敝且墜。道其所歷，山川奔衝。坤山卓然，水流石硉。三十六谿，谿光溶溶。吾得其地，蒼煙鴻濛。既留我錫，於彼巖松。鄭驚其神，使按厥蹤。往反越月，其言信充。鄭始震驚，內訟頑懵。彼土方災，疾氣相蒙。師取盂水，佛慈感通。以施下民，救其鞠兇。始徹膏肓，遂起疲癃。小大踴躍，幸甚會逢。師忽謂傳：吾當暫去，西北有災，即當往度。鄭懇留止，曾不復顧。乃升靈山，極其峻處。誅茆結庵，聖功潛布。土人或知，乃來飲哺。瞻仰高德，衆所依怙。時鄭中衰，羣兇不附。數困侵軼，實懷危懼。躬遣信介，乞其來助。師亦惻然，乃旋歸馭。敵人在竟，師命徹戍。一指其兵，兵皆亡怖。散走折趾，鄭營安固。遂入西峯，安穩善住。無有遠邇，或老或孺。凡所度人，至於千數。天方驕旱，踰時不雨。人或懇請，必蒙甘澍。惟時吳王，治揚爲府。赤地三年，羣祀咸舉。歙在汪王，實食

其土。吏奉王命，歸於神主。神夜夢吏：『吾豈弗預？豈如西峯，威德弘普。乃大聖人，實通帝所。其馭五龍，誰敢齟齬？』吏夢既覺，乃大驚悟。來懇於師，師曾弗拒：『歸語而王，雨今可竚。』大雨三日，橫流甽畝。王心欣悅，有懷欽慕。山無信鐘，師潛有募。得其信人，乃下秋浦。三日而還，洪鐘在虞。上有款識，五臺之鑄。吳王營齋，求福其嗣。爲無遮會，以祈善護。師心默知，飛鉢來赴。越數百里，有如跬步。齋未及半，王啓其故：『乞名大衆，大衆未諭。』師起下座，顧謂王語：『名曰淩藤，以承汝祚。』吳王惘然，不知其趣。訊其所來，祁門之下。王以爲誕，延之別廡。訪諸祁門，無一言誤。王大崇信，請延巾屨，請建道場，了不可駐。錫之紫袍，亦不一御。願得美錦，以爲信具。』遂獻美錦，易其綈紵。裝之金錢，蠲彼租賦。當是之時，人識佛祖。及師之還，鄭疾以固。已而鄭死，臨其冢墓。天祐三年，六月大暑。召集大衆：『吾將西遡。愼無治事，厝之故宇。後有人來，當知所措。』其後三年，有僧甚倨。直造堂上，發其蒙覆。顏貌容色，不愆於素。出而焚之，祥光載路。奉彼遺骨，手自塗塑。像成僧失，若無所遇。相好巍巍，慰我黎庶。載祀三百，道化彌著。世所形容，乃其麄粗。繆述爲偈，顧奚云補？惟是樓拂，庶永終古。

又《天慶觀火星閣記》 三湘之間，惟永爲奧區，土俗朴甚，不雜五方之民，故其人純一而少事。然歲多水旱之災，不沈溺則灰燼，民生艱焉。雖其人知爲善殖福，樂於施與，而不蒙神明之祐者，蓋其誠心有所不至也。爲老子道者，與羣姓聯閭閻，養妻子，其祠宮則狸鼠之所穴也。爲浮屠道者，與羣姓通商賈，逐酒肉，其塔廟則屠膾之所聚也。主善者孰不知老氏本清淨，釋氏有齋戒哉？不以爲非也。至於身汙衊而禮星辰，含膏血而作梵唄，此神明之所弗祐也。玉笥山道士王舜卿謁衡岳還，泛瀟水而上，將造其宮，則門戶皆蓬藁也。訪其左右，則聞無人者久矣。於是造州而求寓焉。太守李侯方崇其道，即命有司拔爲之主。由是州大姓欣然鄉往之，知其道清淨爲可尊也。居閒念所以弭災患而祈福祿者，即其宮而祠火德焉，蓋其地直南方也。元豐三年三月某日，閣成。其上建火星像，旁列九星含祠焉。其下爲齋修嚴奉之室，則王君之所居也。王君處身潔清，翛然能履其道，與人和易而多禮。其主祠於是也，吾知其將至誠竅天關，祈福憙下羣氓，神格其祠，人安其廬，赤龍不驚，回祿伏藏，禾黍豐登，牛羊肥字，然後爲善殖福者爲不誣矣。

不寧維是也，又將化及狸鼠之所穴，屠膾之所聚，皆爲道場。道人釋子咸安其教，使爲福者知所依鄉，則其善報豈少哉？始余爲謀其事，趙郡李述修以告諸大姓，乃克成之。爲閣者名氏皆列左方，以示後來。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一作又，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又卷二下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個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又卷五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又卷一三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又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又卷一五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天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己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又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又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織（一作綴）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又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又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又卷一八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眞事。（陳本注云：「伊一日入嵩山三徑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之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使不肯爲。釋氏嘗言產中之事，即是養性事，豈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境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個，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個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悟，何嘗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又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之弟爲輩，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

又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人菴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又卷二一上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又卷二二上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又《河南程氏外書》卷五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只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又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又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個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個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看得人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又卷一二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又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侯溥《壽寧院記》 儒之心迹，佛之性相，一也。道不以心性爲體，故求道於心性而不可得，然所以冥於道者，心性也。迹相亦然，道不存乎迹相，故求道於迹相而不可見，然所以行於道者，迹相也。宇之殿之謂廟，層之累之之謂塔。指廟與塔而問人曰：「此道乎？」雖至庸俚，其答之也，必謂之塔廟，而不謂之道。試反之曰：「非道也，則盍摧之？」彼其人必將鳴指膜拜，而不敢作摧之之意。推此，則塔廟，其佛之所以行道之迹，相乎。釋氏自永平迄今，緜天子、公卿、士大夫或信而愛，或詆而斥，或泥而佞，或毀滅而欲其忘，其爲更閱多矣。蓋周、唐之二武，以君天下之重勢盡力而除之，勢宜不得復興。方是之時，桑門蒲塞，涕目洟鼻，相與齎咨憤戚於隱伏之中。居未幾，而塔廟之嚴復興於天下，而厚費生民之力，不翅膏油之沃炭，雖暫灰死，而卒之逾熾於前也。意者禍福緣報，必有形驗，而生民之震畏忻慕，淪浹肌體，所不可得去邪。佛以靜爲樂，故凡塔廟皆潔精謹嚴，屏遠俗紛。獨成都大聖慈寺據闤闠之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榜、逢占筮專、倡優雜戲之類坌然其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此固壽寧院荒蕪於昔而盛於今歟。何謂之盛？院莫大乎繼承，而僧患夫寡。今有文皇仁廟之灑翰，章聖之文章，以恩歲祿一人，師徒綿綿，日營日修，是故書有完藏，象有宏宇，入其門而柱石潔然，及其中霤而草木修然。其爲殊尤絕勝而得之天人者，有石盈尺，而塔之形影皜焉發乎蒼穹之表，此得之天也。有孫知微之筆，鬼神恐其暴形，日星恐其運行，林木恐其發生，濤浪恐其奔鳴，瘠者爲僧，僂者爲道，趨翔者爲衣冠之士，此得之人者。其爲生者，有溫江四夫之田，始於張忠定公詠之所畀，而成於馬正惠公知節之所奏，此其所爲日盛也。初，淳化寇竊之後，院爲廢田，吏民植碑乎其中，以頌上德。於是內臣王繼恩領招安而忠定作鎮，乃議蒐擇名行僧，使筦是碑，而得僧希白，遂奏求賜今院名。白，華陽人也，姓羅氏。其教外通吾儒經，善草隸，有詩行於時。安文惠王元傑始封益，見而器之，貽之以詩，奏授師名文鑒。凡院之所繇盛，皆文鑒爲之也。獨完藏經成於其孫文蘊大師重巽，而藏經之堂繼成於重復之手。巽、復皆言行謹厚人也。復今爲都僧正，而求予記，因書其本末云。熙寧元年記

又《聖壽寺重裝靈感觀音記》 始，天聖庚午，先人嘗禱嗣於觀音，既寢而夢焉，慈顏法相與世之繪塑者無以異。蓋談緣報感召者久之，且示後年所當有子之兆。先人寤而喜，遽呼工繪其事於繒，手筆以識。已而壬申春，僕以生，如始夢之言。既成人，先人嘗戒曰：「汝他日凡見觀音象，唯謹無少忽。有求汝爲觀音贊記，亦唯謹無少忽。」溥恭服戒訓，刻在心肺。烏乎！先人沒且二年，小子未嘗吐一言以文觀音之靈德，而答先人之心，惟是恐恐不敢放。竊欲求觀音驗應之地，以導發愚素，而未之獲。今年夏四月，聖壽寺靈感觀音院僧守賢袖謁以見僕，自言陵州貴平李氏子，幼隨師爲佛學，寄大慈寺。一室湫陋，不足以登講學之徒。治平中，嘗作世之所謂詩書啓事者，以干府帥南陽趙公，願丐帥幪之所，會茲院之所以主持者，公以爲畀。院有觀音塑像，則奘師三藏蚤歲行道乞靈之地，久歷年所，象以坋晻，肯此春，始議完飾，嚮佛之人相與施助。今慈觀音大士與奘公侍立之象熠然以新，願求文記，以詳其傳。僕惟先人之戒，其敢少避，又況求之之勤哉。謹紬其事。惟觀音圓通妙湛，普護一切含識，隨緣應見，爲一十九身，其權輿修道，固不可得言。今靈感之象雖發於奘，而象之經始固亦不可得知。蓋寺建於晉而廢於後周，意者茲象其塑於宣帝大象之際乎？按，奘公，潁川人，俗

姓陳氏。隋末出家，唐武德初入蜀，至成都，演今院。院有觀音塑像，師夙宵行道，環遶虔肅，凡三年，此地爲之沒踝。一日，師行道，有僧衣敝瘠穢，癩焉而至。師告曰：「以爾不觸，勿觸污吾道場。」僧復之曰：「不讀《普門品》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云何？」師悟，乃禮拜，則皇然既已化爲觀自在菩薩之形矣。因浸師以《般若心經》，且敎之曰：「他日逢苦厄，誠心誦此，吾必汝護。」言訖忽不見。貞觀初，師往西域求法，至河沙，無復輪跡之行，魑魅憧憧，妖形怪儀，或後或先。師誠心念觀音名，不能卻，乃誦嚮所授經。甫云「鉢囉哉攘」，而四顧潔然矣。凡師得以達給園親戒賢，獲釋氏書六百五十七部以還震旦，皆般若心經之力也。初，師環遶沒踝之迹，自唐歷五季二姓之僭，嚴嚴具存。今求之無有也，既甄之矣。詢之耆老，蓋往因寇亂有所圮毀，主者從而堙之。吁！圮而存，不猶愈於堙乎！居其居，食其食，滅其靈感之迹，視今賢公厲力篤志以完飾其象，彼獨無愧於地下哉！賢公門弟子三人：曰勤，曰遜，已祝髮，曰遠者未焉，皆能扶助其師，方將修復堂廡廚室之頹缺甚者。雖靈感之象，而盛衰興廢亦且有定數邪？不然，何前日之坊晻而今日之光明也？賢公世儒家，佛學外，嘗以儒術爲講說。其得有此院而尊大其敎者，亦業儒之功也。熙寧三年記。

又《靈泉縣瑞應院祈雨記》

府之邑曰靈泉，而邑之聚曰洛帶者，有佛廟，其名瑞應。廟之所以名此，以祥符中樞直任公中正奏之。名之所得此，以開皇中信相菩薩致之。信相，菩薩名也。菩薩，隋蜀郡青城縣黑水溪褚氏女也。其傳曰：麻衣竹笄，善說法要。會歲飢，以龍頭小鼎爲粥以飼人，日飯千萬，不竭不盈，人始異之。死之日，用竺法火化，異香彌山，舍利晶瑩。會昌擯佛，其塔亦圮。大中中，白丞相敏中節度劍南，始命法潤禪師訪其塔之舊石而刻其象。自爾迄今，其驗益神，凡時之旱暵必禱焉。今年春二月，雨膏弗時，甲者弗牙，苞者弗葩，民吁以嗟。知府事、大資政、諫議南陽公曰：「久矣，吾聞褚菩薩之爲靈也！盍請禱焉？」乃命試主將作簿樊靖款瑞應，具香供，以菩薩之象歸於府。蓋十有三日辛巳，發自洛帶，倏風隨車，自東而西，距府十里，密雨遽作，通夕霈灑，潤可一尺。公前期戒屬吏齋謹，越翼日，帥屬吏以笙歌鼓逆於門外，而設供於大慈佛廟。炬密燈，乳蔬麵。方丈且告之曰：「民旱久矣，是以有今日之請。願留七日，以祈甘澤。」是夕又大雨。越三日乙酉，通夕大雨，非特一尺之潤而已。原隰罅發，今合以濡；草木焦枯，今榮以舒。既七日，復命靖奉之以歸於瑞應，公送之如始逆焉。蓋嘗思之，道無所不在，而佛無所不是。翠竹黃花，同歸妙用。故雖塔石之象，亦足以爲惠澤於一方。夫誠者在我，則應者在彼。苟我之不誠，而求彼之應，其亦難矣乎。今夫石象之應，豈菩薩惓惓於其間哉，南陽公之純誠所召耳。溥曰是靈感，輒書其事，使人知菩薩之驗與公之誠爲表裏，不以不誠而專恃於乞靈云。熙寧七年五月日記。

又《壽量禪院十方住持記》

永平初，佛氏之書甫入於漢，雖四十二章，而性、相二宗參然已具。其曰：「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爲道。」此佛之所以言性而後世指而謂之禪者也。蓋嘗推二宗之說，以謂猶儒氏之四科。顏子請事，非禮勿言，得不長於言語乎？用之則行，得不長於政事乎？好學不二過，得不長於文學乎？聖人獨以德行目之，何也？從其大者焉爾。禪之爲禪，妙湛圓通而莫之閡，此其本也。今夫衫乾陋而名長老者，視肉不食，得蒜不食，昳午不食，此其與戒律之士何以異哉？其獨得名禪者，是猶德行之科，足以兼三長乎。始，四十二章之文雖有性說，而學者溺於淺近，以敎自纏，不知己之無垢，乃外求清淨；不知佛之在我，乃從事土木。有大通人曰達摩，爲法隱痛，聿來慈土，始於一花，而枝傳葉布，乃浹天下。在王蜀時，有若洪呆禪師，至自青州，棲於東禪。方是時，二衆錯居，蜀主仰師重德，以一宮妾巨道師，道粉爲之侍使後有娼道玉聞師說法，言下有得，遂祝髮事師。玉，府娼之尤者。物論塡然，朋詈族噱。蜀主震怒，命鞫之。知師純固精確，愈深器之。師固以所棲畀貫休，而卜宅於府郊之東南普通山，距府十數里，誅茅夷林，上下棟宇。玉留於城市，今俗所謂大胡坊青州尼院，則其居也。蜀人號鴛鴦爲連點七，華陽隱士田道遙訪師於山而見之，問師曰：「如何是連點七？」師曰：「屈指數不及，地上無蹤跡。」此《景德傳燈錄》之所遺者。自本朝太平興國六年，有澄廣者由邛之大邑演法於此，而昭善者繼之。自時厥後，師徒代襲，法亦罔克傳。前此春，院僧仁鑒、守堅者自列於府，願延道行耆老，闡揚宗風，追復青州之前躅。知府、大資政南陽公是之，命有司精擇其人，而以無爲山長老惟迪充選。迪平生布衣蔬食，怡怡如也。法傳雲門，啓道明切，嘗答問佛者曰：「日出方東卯，再乞指道。」師曰：「三日後看。」又嘗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出世後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南陽公

嘗作《賓主語》，師亦繼焉曰：賓中賓，曰曰無故新。賓中主，杖長三尺五寸。主中賓，問答是何人。主中主，正眼誰敢覷？其詮大略如此。其迹可異者，凡三居名山而三紹眞身。始居馬溪，則有水觀和尚；次居無爲，則有寬惠和尚；今慈普通，則有青州和尚，皆結膝趺坐，儀相莊重，豈人事之適然乎？迪之來也，成都之人激躍感勸，皆曰南陽公自青州鎭全蜀，而青州之法紹興，其緣會乎此，又尤異於迪之三紹乎。其眞身也，議者以爲普通復青州之高風，而革其代襲，自今日始，不可以不記，故爲書之。熙寧七年記。

王殊《壽聖寺碑》 粵自二儀肇分，三才始立，三才既立，乃有四民，既有四民，遂分三教。典其教者，皆聖人也。故後周武帝定之，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雖興教之時各有先後，至於懲惡勸善，修因致果，利用之功，其歸一揆。若乃法象之教，起自西方，化流中夏，開善誘之門，施方便之力，拯濟沈溺，啓悟愚蒙。立八戒之緣，化其流俗；設百法之要，誨彼衆生。洗出六塵之心，拔離三途之苦，勸修因果，遣渡津梁，則三教之中，釋氏爲最。所以《維摩經》曰：『以智慧劍破煩惱賊。』由是兇人改節而修行，善者篤志而歸眞，易俗移風，助君行化矣。故我大宋皇帝紹六葉之洪基，應千年之景運，纔登大寶，潛懷慈惠之心；既滿諒陰，遂降《蓼蕭》之澤。俾天下寺觀無名額久係存留及三十間已上者，仰本屬州縣，召民陳乞保奏，朝廷當賜壽聖之名。俾盛空王之化，更要重修福地，精選眞僧，祈本枝延百世之昌，薦國祚享萬齡之祐，邦家永固，梵宇長嚴。今郡主大諫閻公詢，虔奉詔書，欽承睿旨，應有人戶陳詞懇求寺額，晝時判押，尅日奏聞。蓋欲合彼君心，共興象教，□菩提之勝果，成圓覺之良因。月魄未周，勑黃已降，尋頒縣鎭及下鄉村，仍令邑宰張公遍行曉諭，俾雕牌額，各挂寺門。仍令更立一碑，用傳萬古，庶其後輩覽此記文，即知建寺之盛時，賜名之朝代。故鐫翠珉，永表皇恩。然自古帝王皆有建立，不至廣被，多爲特恩。其間廣被者，維大唐中宗令天下建龍興之寺，及明皇嗣位，亦立開元之名，洎至今皇普興壽聖之額。故王符曰：『堯舜之道，猶燈燭大矣哉！』堯舜二帝，相繼而聖明，光被四表，亦如唐宋兩朝相繼而建立，恩臨萬國者也。切以殊辭非潤石，學不際天，頻煩主首之言，請述□鐫之記。因抽軋思，以應來求，固讓無由，直書其事，聊紀建立年月而已。

王鞏《湘山無量壽佛碑》

百千如來，以方便智，開廣大慈，護念有情，琵於赤子。雖般涅槃成就佛土，不捨衆生，而出現於世，弗起於座，應徧十方。如水中月，著示無邊；如鑑中形，去住無礙。燈燈相續，壽命無窮，利益一切，在昔然已。若全州湘山祖師者，姓周，名全眞，郴縣人也。幼負超然之志，出家受具足戒。年十六，參徑山道欽，欽覩其骨相不凡，叩以眞諦，應聲響答，妙契佛乘，遂留之。頓悟頓修，不數年道成。後遊羅浮，還郴，繼走衡陽，來茲湘山。時湘源縣治在山西南五里山，頗幽勝。築苑剪茅，躬畬自給，未嘗秋毫取於人。衆有諮請，隨其利鈍爲談本際，嘗曰：『我之法要，不著諸相，謝絕萬有，超度色空，眞空不二，非三乘所擬，非象教可傳，無量無邊，猶如空海。四方來者，心自化服。』大會之際，先期召衆誡曰：『時不我與，各當還家。』一夕髡髮頓生，易緇爲羽，冠曰青崿，法冠，衣曰無量壽衣。容貌不常，時髦時稚。未幾，詔汰僧尼，廢剎院，毀像焚經，迄無寧歲。師藏深巖重岫間，羣麋鹿鳥獸之迹，獨演宗旨，開示人天，製教十有二部，凡數十萬言。有衆千萬，周匝圍繞，跪禮合掌，自通姓名曰我金輪王、須彌山王、四海龍王、五岳、四瀆、西天、雪山之主者，仙人神人等衆也，敷座儼然，莫之敢詰。蓋明炳幾先，而事出天外者若此。大中竺法中興，邑之父老子弟入山敦請久之，始還就故院。雖處冥寂，眞常爲媒，而分身揚化，莫紀其數。永州太守韋氏辦齋爲供，遣使走迓，師令先還。翌晨使未反命，師已至矣。至則四門關吏互報其入，守出導迎，合爲一體。其神異大概類是。咸通八年丁亥歲二月八日，忽語其徒圓鏡等：『無色界天請吾說法，今其時矣。吾告大衆，示以生死大事，流水迅速，各明主宰，脫離輪迴。』諄諄告誡，語載智允行狀中。重宣遺偈有曰：『無量壽身無生死，出入娑婆如夢裏。』報體成壞性常靈，分身普應諸天地。學人不會有相諍，尋其諍者阿誰語。止這語便是法身，大道見前非別處。』千經萬論無量說，無量能吐廣長舌。迷性永刼墮沉淪，悟者剎那即超越。當時生者誰受生，今日滅日誰受滅？但求生滅合還開，求道求佛心迴絕。不從求得主人暉，主人通達則玄機。解此玄機是眞實，超凡越聖止如斯。』偈畢跏趺默然而化，相傳法臘百有六十六歲。後八日，奉眞身於中峰，笋布臺下。踰二七，頂出白毫相光十有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士民奔趨，競圖師像，朝夕敬事，殆遍湖湘，至於今弗衰。師嘗自號無量壽主人，以會昌之難，諱言僧佛，故有別名，識者知其彌陀之化身也。乾符元年，師同郡劉瞻弭節湘源，望其山中有光炳耀，躬往禮謁，助縑建浮圖藏焉，是爲古塔。天福

中潭師馬希範以湘源實師道場，請於朝，陞縣爲州，徙治院之東南，師法諱名之曰全聖。宋景德初，敕院爲景德寺，僧志松又增高古塔，二丈有二尺。所製教歷五季兵燹後，存者無幾。志松撮拾其餘，以天聖初詣闕進呈，詔賜東帛香茗。元豐三年夏久雨，大水洪發，漲至數十丈，城不沒者纔尺許，夜有異物頭角猙獰，噴吐烟燄，鼓浪薄城。州人大恐，李守時亮率衆望湘山號呼懇禱須臾，光起峰頭，師乘光來翔，及合江門，錫聲一振，烈如雷轟，異物遂去。雨止水平，李守誓建七級浮圖，出眞身供養，尋以去郡不果。衆乃募緣，卜竪於飛來石下，一則師嘗有言，異日吾當還止於茲。一則其石古云自羅浮飛空而來，若杭西之鷲嶺飛自天竺，師又嘗遊羅浮，飛錫止此，實有夙因，卽不卜亦知爲吉也。顧築基甃石，久莫能就，適僧智允從潭州來，衆廉其篤謹，俾主塔事。重以郡人朱浩，幼有至行，嘗以母疾，誓不飲酒，不食肉，不婚媾，昕夕侍湯藥惟虔，已而氣絕，浩泣血請於師座，苟獲再生，願佐塔事。當晚微蘇，然若醉夢，無能了識者半月，復願剪髮執頭陀行，歸，母乃大愈。浩因是不惜餘力以贊襄智公。及元祐七載，始告成功，爲制宏麗而崇峻。二月朔有八，啓故塔，時師宴坐如生，頂光射人，左右驚仆，就日迎入今塔。輒有紫雲縈迴，屢見師挾二侍者徙來其上。全之一境歲無天札疫癘之患，而祈雨雨應，禳火火滅，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則自荆襄以南迄於嶺海，無地不然。元符三年，又以塔中異花靈卉生其座下，如鋪錦茵，具其事聞，奉敕賜號寂照大師。一時守令大集人士，爇香祝慶。予荷國恩，投閒其地，得逢嘉會，遂隊追隨智公謂自咸通丁亥至今二百二十五年，始有賜號，神功之周徧，聖化之彰聞，不可無記以傳，授以如椽一管，強予握之。予惟天地之功德，弗容於聲詩，日月之光華，無容於繪像。祖師之神功聖化，雖磬麗水之金，竭崑山之玉，莊嚴靡罄，予何得而名焉？惟是其地與人而有神聖臨焉，爲所依庇，良非偶然，必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而因緣時節，則猶如寒暑不可易也。湘源之地，之人，遭和平康樂之時，睿明仁聖之主，垂白耕織，不識兵革，固厚幸矣。水旱之患，堯湯之盛莫能免者，而恃有祖師臨於其上，慈育道濟，斷滅若惱。豈非能植如是不可思議因，乃獲如是不可思議果哉？獨廣世遠事淹，反以見聞熟習，玩忽滋長，而敬信或弛也，則可悲可痛，應不僅在水火夭札疫癘已矣。爰考《乾符塔記》，參訂智允所述行狀錄之稽首贊禮而說偈曰：

大慈兩足尊，日度諸禪定。心同太虛空，廣大無罣礙。悲憫行願海，不捨於衆生。普現剎塵身，究竟利羣品。弗起師之座，應感娑婆界。逆順化無邊，盲聾之導師。惟恐一含靈，未證般涅槃。譬如垂老人，得子在襁褓，調護忘寢食，畏懼勿成就。又如注大雨，江河海蹄涔，草木邱垤塵，普同一切潤。是故無量壽，示此湘山尊。常轉王法輪，直旨實相印。天龍鬼神人，悉得未曾有。復以過去身，示現入生死。還作諸福田，利益無邊際。罔不獲安樂，莊嚴妙功德。我今稽首禮，爲說此因緣。惟爾見聞者，勿生大我慢。世尊甚難值，值之當起敬。如優曇鉢華，曠劫不出世。塔廟鈴鐸音，竹樹草木音，禽魚猿鶴音，衆籟大小音，種種微妙音，演化七菩提。以至人聖道，廣爲爾等說：自證從證中，不自於他得。耳根甚清淨，乃獲如是聞。塵勞悉消除，應念獲淨土。爾等宿福慶，際會實希有。幻化如芭蕉，終不得堅實。速起無上信，成就慈悲藏。舉手一皈依，以復少低頭。至心生淨性，種植善根本。如苗漸增長，獲福亦無量。我復稽首禮，願盡未來際。有頂達無間，解脫三塗苦。咸入不二門，志歸大圓覺。如處薝蔔林，更無異香色；又如甘露海，點滴皆法味。永切坐道場，與佛常住世。

蘇軾《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輸曳踵，常仆坑窞。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已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又《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太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又《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人山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如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又《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在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菩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敎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是以守之歟？」軾曰：「未也。是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是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又《鹽官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

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又《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又《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於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公，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酵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磅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

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插遊。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予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並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嘆，使刻於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又《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蠲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又《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又《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顚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又《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願，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於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於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軾記。

又《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

答。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惱。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亡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剎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吉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巖爭窟閣，涌地千柱，容客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開方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倚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又《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儋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又《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並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予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予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萬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並包齊魯窮海壖，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又《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於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又《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綴成百衲。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又《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又《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並叙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並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波，置閣上』。銘曰：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舍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又《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

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又《送張道士叙》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偸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又《送通教錢大師還杭詩序》 熙寧十年，始有詔以杭州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碑》具載其事。元豐二年六月，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已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而輕財，好義而徇名，是獨爲福田也，將自託於不朽。今歲稔矣，子其

行乎！」通敎還杭，作詩以送之。

又《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敎小學，當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散。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又《朱元經爐藥》　光州有朱元經道人者，百許歲，世多言其有道術。予來黃州，本欲一過之，既而不果。到黃未久，遂聞其死。故人曹九章適爲光守，遂與棺斂葬之，亦無他異。但有藥金銀及藥甚多，郡中爭欲分買其藥，曹不許，悉封付有司。余以書語曹，他日或爲貪者所盜換，不若以聞於朝廷入秘府爲嘉也。不知曹能用否？黃金可成，本非虛語，然須視金如土者乃能得之。

又《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又《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曰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當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又《陽丹陰煉》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煉，令甘，乃嚥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掌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機氣盡爲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爲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數，三五日內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盡絕欲，若不絕，砂不結。

又《陰丹陽煉》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並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許，少只半升以來，可以朱砂銀作鼎與匙。如無朱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鼎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皆非淸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沉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愼之。

又《符陵丹砂》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鏃狀，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又《松氣煉砂》　祥符東封，有扈駕軍士，晝卧東岳眞君觀古松下。見

松根去地尺餘，有補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刺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逕走入地中。軍士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悵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鑿大松腹，以松氣煉之，自然成丹。吾老矣，不暇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有蓋，擇砂之良者二斤，以松明根節懸胎煮之，置砂瓶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槌研七日，投熱蜜中，通油瓷瓶盛，日以銀匕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

又《龍虎鉛汞說》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耳。由此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侮之。」古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生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眞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予曰：「人能正坐，嗔目調息，握固定心，息微則徐閉之。達嚳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汞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限一息，一息歸之，已下丹田中也。爲之，惟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如水，蓊然如雲，烝於泥丸。蓋離者，麗也，着物而見火之性也。吾自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焉往？水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妃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俟後次也。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繆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繆悠於此，眞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牕之下，專欲治此。並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啖食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採日，有月採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謂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著文，且一時闔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然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發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子，千聖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爐上一點雪』，宜自秘之。」

又《李若之布氣》 《晉・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淺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故有道者也。呂猗母皇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數步，坐螟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猗曰：「老人得病十有餘年，豈可會卒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令兩人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於華嶽下云。

又《侍其公氣術》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於二廣悉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快，年六十九乃死。初不服藥，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鄉，熱摩涌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日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兩

足，如攝氣毬狀，無數。氣極即少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之，無定時。蓋涌泉與腦通，閉縮搖颺，即氣上潮，此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又《養生訣上張安道》 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輒有奇驗。今此閑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其効初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如左。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母指握第三指，或第四指握母指，兩手柱腰腹間也。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更求五藏圖，常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藏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穢，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眞氣，不可棄之。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涌泉穴上微須用力，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樑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右其法至簡近，唯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遲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害。愼之！愼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眞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切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焉。文書口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窺見，以泄至道也。

又《寄子由三法》

食芡法

吳子野云：『芡實蓋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何也？人之食芡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有多噉而亟嚥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囁嚅，而芡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玉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人華液通流，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猶爾，況人乎？

胎息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眇綿洸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益不償於損，決非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眞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養氣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胸鬲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人也。』此一段要訣，弟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鬲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鬲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絪縕緲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爲之，仍須眞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全不得呼，但任其絪縕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微動，則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制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兄悟此玄意，甚以爲奇。恐是夜夜燒香，神啓其心，自悟自證。適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力行，亦時時小試，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涼，稍稍致力，續見效，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

又《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猶獲上壽。今但懸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火候，皆未必眞，縱使燒成，又

畏火毒而不敢服，何不趁此且服生丹砂。意謂煮過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熬煉，草石之氣，且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華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力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兒老大無見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取也。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褊，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得道之日，必却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又《學龜息法》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且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又《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戌，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七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五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蓮蘆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又《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財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剋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分，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直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帑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大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

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予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將

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減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蘇轍《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履。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履，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庳陋廢圮，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勤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甓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疎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又《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楩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價，黃蘗有運，眞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灑然不如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閒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倦。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又《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檐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竄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

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又《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相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人。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又《成都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背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

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擘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攘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又《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眞實，平等法已。

又《夢齋頌並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又《香城順長老真贊並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搖鼻爲答。予即以偈謝之，曰：『搖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頷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

與訥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端白，可名爲老。參悠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搖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縱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又《抱一頌並引》　道士宋元經舊居光昭，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得學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饑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門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又《沐老圖贊》　老聃新沐，晞髮於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興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又《自寫真贊》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王宥《大宋絳州稷山縣十方善寺故大乘戒師義宗和尚塔記》

師諱義宗，姓賈氏，太平縣人也。生而相好，幼不味葷，年十五投本州崇勝院出家，禮主僧□□爲師，以乾興元年誕聖節中選爲沙彌。越明年，受具足戒。純和秉性，介絜袄俗，夙負天聰，爲學日益。稟嵩陽之嚴訓，了《法華》廣文；襲南山之遺風，精《毗尼》淵義。厥後嗣續傳燈，飛揚英實，大膺來學，無遠弗屆。布衣一食，以戒律自居。嘗謂其徒曰：「夫人之生也，其性玄寂。蓋七情動於內，庶物(汩)(汩)於外，儻非以戒律繩之，是猶猿之輕佻，馬之隴戾，而不加之以羈鞅耳，塗炭重苦，立可待焉。吾佛於是發慈悲願，垂戒律制，俾其未者遷善遠罪，達本復性，是知上堦之位，嘗不賴此塗而陞矣。故曹宣知之，其蠢動止有稍不如其律者，必知而沮之，繇斯率之之資，畏愛長相半也。心不蹶榮，身不執貴，雖金張之權門，猗頓之富厚，未嘗斯須折腰取容，而盤桓其下戲，其高蹈也如此。未幾，遂會朝廷奉仁廟遺旨，天下僧寺舊隸者籍存壇者，特賜敕額，今大寺寺額焉。先是釋啓仙主之，服師大名，遂舍光寺爲十方住持。師以福德感其寺，仁心安其衆，慈悲化其俗，禮律齊其徒，故慈寺未期年而豐備頓殊於向日，莫不賴師住持之洪福也。熙寧內辰歲，自夏徂秋，元陽爲沴，密雲雖布於西郊，良農失望於南畝。師於是懇志結壇，七日獲報。生平祥應多類如此，懼惑譖者以爲妖說，故不具書。元豐初春王三，禮五臺山文殊眞像，率清白二衆僅三餘人，大集緡帛，金鈸、銀幡、七寶袈裟、渾銀錫杖，其它供養之物靡弗具焉。偕同好輩跪獻臺所，感攝身菩薩光，水墨羅漢像，聖燈，天花，金橋之類悉現其前。非夫夙植善本，願力斯成，其孰能致於此乎？又造彌勒像一區，日誦菩薩戒一遍，結一衆於普和，化僧一衆爲主事於普和寺，主今八寺。建崇塔於襄邑，斯咸生內院之緣也，師寔能之。加以汲汲眞乘，不遑寧處，雖毫髮之善，分寸之陰，未嘗有所廢也。師之存心，師之尊道，不其偉歟！凡講《法華》、《梵網》等經，《四分》等律，及臨壇度人，授以三歸、五八十善，菩薩等戒者不可勝紀。既而能事畢矣，弘濟多矣，脫屣於夢境，棲神於淨方，以元豐四年十二月八日終於本州龍興寺閣西院，俗壽七十有七，僧夏六十有五。於時道俗悲慟，若有所失，奉西域法而燔之，獲舍利百餘粒。以明年七月旋歸本寺，葬於寺之北原，塔以表之。門人圓海等錄其行狀見求鄙辭，讓且弗獲，聊紀本末云耳。元豐壬戌歲孟冬晦日太原王宥記。門人圓戒、圓善、圓慶、元定、圓果，監寺僧圓哲，庫頭僧圓宗，副修造僧圓滿，門人典座僧圓因，都修造主僧紹俊，當講沙門鴻濟，門人講《唯識》等論住持沙門圓海立石。安定胡志鐸刊。

王古《道院集要序》　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練道行，不徒強學而力行，復勤於譔述，以開導後覺爲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粹精，整比義類，使便觀覽，列爲三卷，□曰《道院集要》。公諱迥，在缺文學居禁近，官至尚書，屢辭榮丐缺太保致政於家，老而不衰，壽幾九十。缺詳見國史云。皇宋治平乙巳，清源王

古題

又《淨土寶珠集序》 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矗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祓華於億剎。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內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超多剎，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眞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會歸實際，二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沈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甚近而不遠，迷之則益遠而無人。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聞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爲未然，天台智覺爲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鼎魚，翻爲游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叮嚀。侶聖賢於剎那，具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塗。於此不知，是爲可憫。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遠、顯諸賢繼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福唐釋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蒐補闕遺，芟夷繁長，該羅別錄，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會江河准濟於一海，融瓶盤釵釧無二金。標爲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鑒。元豐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又《臨濟正宗記》 敷陽子學聖人之道者，遇今黃龍心禪師，知釋氏之道，有足尊者焉云云。夫仁義道德之原，皆自我出，非有假借傍助，待人而後得也。不知其本，則觸途妄發，終亦無所至。古人謂「道之大原出乎天」，天豈有儒釋之別哉？

又《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序偈》 歸命正徧知，如來妙法藏。十方大菩薩，三尊眞聖衆。我今於法寶，願作勝妙緣。若以一毛端，測量太空界，如說須彌頂，是諸天住處。如指海波中，大魚龍窟宅。廣大殊勝處，非一言可盡。然其所標顯，舉要非妄謬。憫彼不遇者，望涯而自絕。常時過寶所，終身空手過。暫能一經目，即植菩提根。淸信樂法人，未暇徧披閱。崑山取片玉，滄溟采如意。隨其所欲見，發函即有得。多聞博覽人，已知龍藏者。溫故檢忘誤，釋然得本明。除彼大闡提，有是種種益。海墨書一義，九旬而演妙。云何以共言，而欲顯法要。如來在定時，五百阿羅漢，各各說所解，而皆非佛意。各順正理故，可依而無罪。我今所撰述，悉稽古德語，非我妄臆說，是故應信受。智者悟撥喩，不著文字相，見月而忘指，入海譏算妙。方便有多門，豈以一廢百？種種皆佛事，至來彰妙用，以此勝功德，願當在佛會。一音所演法，歷耳永不忘。如海受大雨，亦如水傳器。持以利衆生，如法界無盡。

張商英《護法論》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尙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己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尙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愼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尤者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鵬鵬，朝菌輕松柏耳。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關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

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紿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學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顚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顚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顚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傅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燼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嘗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吉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遼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袞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爲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自古亂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羣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黃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瞍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

福以爲禱，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耶，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廢，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翺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棄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爲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焉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擊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讎怨作；讎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餌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慙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眞，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以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飡，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己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闃寂之處，藜羹韋布，僅免饑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潙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個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畝粟。』潙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鑊茶，洞山聰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患。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

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奚以爲？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與。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炯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己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眞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何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出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弈飲酒，好勇鬬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言歟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魑魅，小小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爾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眞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羣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皇皇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與？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憒憒，口悱悱，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必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夫是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與？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愼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鏘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敢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簒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自謬爾，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同之爲仁，而回且夭

於、漢武之言無驗與？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頓悟之爲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則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梟爲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以《孝經》之罪與！抑又安知武帝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讖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寶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貫圖不朽，以應其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歐陽永叔《跋萬回神跡記碑》曰：「世傳道士黑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故曾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大道者與，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怪禍福之事，何世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況眞學佛者，豈以溫飽爲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道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爲怨；若以圖脯啖爲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萬途，何所不可哉？或爲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販，皆可爲也，棄此取彼孰禦焉。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可謂大有爲之君矣。歐陽修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爲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嗚呼！學者隨世高下，而歐陽修獨得專美於前，誠可歎也。作史者固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修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游，有機緣事跡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爲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答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耶？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爲賢聖哉。余嘗謂歐陽修曰：「道先王之言，而作鄙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儒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修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醫佛慧命，與之爲友，則導其友戕賊眞性，奔競虛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些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岐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眞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甚於修也。余嘗觀歐陽修之書尺，諜諜以憂煎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容者。觀其所由，皆眞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與。由是念之，大哉眞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丈夫之境界哉！六道輪迴，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爲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眞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羣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囿，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沈於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

守如羣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托，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沿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謂：羣生失眞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爲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如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爲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虛，無缺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爲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沈淪諸趣，爲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僞」；佛則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爲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老曰「道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善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人之幼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余嘗喻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嚥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效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己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堯未嘗觀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正終身治世之

語耳，此之如來大慈法施，誠篤之語，感通六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問：「言之下之自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頓脫六塵，清淨身心，剪拂業累，與眞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法輪轉地，夜叉唱宮，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況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萬遍，果何益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尚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鵷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施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裴伯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眞初學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眞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欒巴一潠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爲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爾，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眞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爾，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遍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雖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也？」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撮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洲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於嶽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饑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鎮州善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臺鄧隱峰，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兩軍遂解。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並受二王戒法，破竈墮之類，皆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於葱嶺，攜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聞奏，啓墳觀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毘沙門天王之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感應，無剎不分身。玉瑩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如前所摭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人也？釋有如燭天道安、東林慧遠、(生)(僧)肇、融睿、陳慧榮、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曰記數萬言，講則天華墜席，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龍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彼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事乎？況茲凡夫，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

之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於晉，神降於莘。《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眞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二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諸鄰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去極者非惡報而何？世皆造去身修，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眞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狸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豬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廚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植）（殖）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涯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眞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沸，良有以也。一切衆生，遞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大身衆生，如鯨、鼉、鼉、象、巴蛇、鯤鵬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蟭螟、螻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互細雖殊，均具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瞀瞀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倏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修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郡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卻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鬧熱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制邦邑者，又須通一綫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悔。顧顱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塵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於天；亦褻瀆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吾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餘則但言「慢藏誨盜」而已，於淫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彰善癉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險詖強暴者尚不悛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律身之麤跡，修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於匹思慮，泯善惡，融眞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非由謗佛而得；榮貴則達，亦在乎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愼之，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有闡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於是說，余無恤焉。

又《金剛經三十二分說》

非法無以說空，非會無以說法；萬法森然，一因，一心應感，因由，故首之以法會因由分。從空起慧，請答雙彰，故受之以善現起請分。宗絕正邪，乘無大小，雖三根而化度，簡異說而獨尊，故受之以大乘正宗分。得宗而行，不住於相，故受之以妙行無住分。行行皆如，謂之實見，故受之以如理實見分。見而信之，善根深固，故受之以正信希有分。無得之得，是名眞得；無說之說，是名眞說，故受之以無得無說分。無得無說，怖於沈空，一切諸佛，皆從此出，故受之以依法出生分。果雖有四，相本無二，故受之以一相無相分。清淨心生，是名淨土，莊嚴諸相，卽非莊嚴，故受之以莊嚴淨土分。有爲之福，限量有窮，無爲之福，殊勝無比，故受之以無爲福勝分。是經所在，天龍敬事，故受之以尊重正敎分。至道無名，假之方便，以是名字，行者受持，故受之以如法受持分。聞經解義，深悟實相，故受之以離相寂滅分。受持讀誦，自利利他，功德無邊，不可稱量，故受之以持經功德分。恒沙罪業，一念消除，果報不虛，豈經多劫，故受之以能淨業障分。本來無我，安得有人，爲度彼人，故權立我，故受之以究竟無我分。一眼攝五眼，一沙攝恒河沙，一世界攝多世界，一心攝若干心，故受之以一體同觀分。遍周法界，一化普通，七寶福田，寧如四句，故受之以法界通化分。三身具足，諸相圓成，大法俱宣，卽非具足，故受之以離色離相分。終日譚空，不譚一字，若云有說，卽謗如來，故受之以非說所說分。無上正知，實無少法，法無所得，正徧歷然，故受之以無法可得分。一法存心，情生高下，淨心修善，法法何窮，故受之以淨心行善分。施寶如山，山非無盡，大身妙智，斯卽寶山，故受之以福智無比分。化門建立，未脫筌蹄，以要言之，實無所化，故受之以化無所化分。色見聲求，是行邪道，於茲妙契，獨露眞常，故受之以法身非相分。相而無相，空且不空，亘古亘今，孰云斷滅，故受之以無斷無滅分。大心成忍，本自無貪，世福甚多，云何有受，故受之以不受不貪分。去來坐卧，無不如如，故受之以威儀寂靜分。信心不斷，斯卽微塵，信寶遍充，是名世界，界塵一合，法爾如然，如受之以一合離相分。四見俱非，是名四見，故受之以知見不生分。一念發心，獲福亦爾，應身化物，豈得已哉，眞佛流通，能事畢矣，故受之以應化非眞分終焉。

又《普通寺記》

普通寺在成都城郭之二十里，寺之不寺久矣。熙寧初，惟迪禪師自綿竹無爲大衆請，始來住持，予爲之記曰：昔如來以一大事因緣，見於五濁惡世，與其初學十地之徒，敷衍微密之敎。及其究竟成就，卽遍滿十方，各從五體，同放寶光，交加相羅，猶如寶網。蓋道至於融，則光無不照；義至於了，則神無不通。悲夫！道不遠人，人非離道，而羣生積障，浩劫傳迷，聚如法水之冰，散若匕巾之馬，自取狂惑，標爲長夜，沿沒漂流，胡可勝弔。屠坦操刀，則牛羊觳觫；由基調矢，則猨狖哀號。溝魄戀於幽陰，妖魅憑於木石，此不悔厭，向何妙明！迪師以六祖二宗之眞風，誘接開示，倒洞庭於九疑之野，泛獨月於四溟之水。下根傳聞，猶將超越；何況神驥，略施鞭策。夫扣牀倚仗，合掌盤足，曲折縱橫，皆師之機也。必欲求之於應對酬酢之間，譬猶辯說之際，斯所謂鹿還幽谷，犬吠荒茅者也。嗚呼！言之於無所言，聽之於無所聽，則師之旨，其在茲乎！

又《重建當陽武廟記》

道出陳、隋間，有大法師名曰智顗，一時圓證諸佛法門，得大總持，辨說無礙，敷演三品摩訶止觀，是三非一，是一非三，卽一是三，卽三是一，隨衆生根而設敎。後至自天台，止於玉泉，宴坐林間，一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神與其眷屬，佔寺憑據，以帝通力，故法行業，卽現種種諸可怖畏，虎豹號躑，蛇蟒盤瞪，鬼魅嘻嘯，陰兵悍怒，血脣劍齒，毛髮鬚髯，妖形醜質，剡然千變。法師愍言：汝何爲者，生死於幻，貪著餘福，不自悲悔？作是語已，音迹消絕，頎然丈夫，鼓髯而出：我乃關某，生於漢末，值世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虎臣蜀主，同復帝室，精誠激發，洞貫金石，死有餘烈，故主此山。諦觀法師，具足殊勝，我從昔來，本未聞見，今我神力，變見已盡，而師安定，曾不省視。汪洋如海，匪我能測，大悲我師，哀愍我愚，方便攝授，願捨此山，作師道場。我有愛子，雄鷙類我，相與發心，永護佛法。師問所能，授則五戒，帝誠受已，復白師問營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霆掣電，靈鞭鬼箠，萬壑浩汗，湫潭千丈，化爲平址。黎明往視，精藍煥麗，簷楹闌楯，巧奪人目，海內四絕，遂居其一。以是因緣，神亦廟食，千里內外，廟共雲委，玉泉之田，寔帝之助。歲越千稔，魔民出世，寺綱頹紊，追拂虛設，帝既不祐，廟亦浸弊。元豐庚申，襄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辦，以大衆請，倏然赴感。有陳氏子，忽作帝語：自今以往，祀我如初。遠近播傳，嚐禱愈讙。明年辛酉，廟宇鼎新。爾時無盡居士聞說是事，以偈贊曰：

關帝父子爲蜀將，氣蓋中原絕等倫。喑嗚咤叱山岳摧，義不稱臣曹孟

德。憤烈精忠貫金石、英靈死至玉泉山。陰兵十萬部從嚴、鐵騎咆哮汗金甲。架鷄鶒鷹走獒犬、鞭笞虎豹役龍蛇。膾肝脯肉飲頭顱、無上菩提豈知有。智者南來爲利益、嘿然宴坐高木陰。法力廣大不思議、溪山動蕩失安據。妖怪百千諸怖畏、神通究竭誓歸依。大威大猛大英豪、棄置愛戀如泥滓。將此山盤奉佛士、受持五戒攝身心。仰山南嶽及高山、佛佛同道無異化。見在住持承皓老、宗風孤峭帝所欽。未來補處出家人、萬木叢前希審細。宏我如來像季法、長松千里碧雲寒。

又《太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

元祐戊辰七月、商英遊五臺山、中夜、於祕魔巖金色光中見文殊師利菩薩、慨悟時節、誓窮學佛。退而閱《華嚴經義疏》、汗漫罔知統紀。九月、出按壽陽、聞縣東三十五里有方山昭化院、乃長者造論之所、齋戒往謁焉。至則於破屋之下、散帙之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因詰主僧曰：『聖賢游止之地、奚其破落如此耶？』僧曰：『長者坐亡於此山久矣、神之所游、緣之所赴、年穀常熟、而物不疵癘。此方之人乃相與腥羶乎方山之鬼、莫吾長者之敬、院以此貧。』吾惟古之使者、毀淫祀、或多至數千所、剗移縣廢鬼祠、置長者像、爲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基、八日白圓光現於山南、於是父老叩頭悲淚曰：『不知長者之福吾土也、請並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而和、主僧伴圓來告。太師曾公子宣聞其事、謂商英曰：『子盍發明長者之意而記之、使學《華嚴》者益生大信、而知所宗、則長者放光以累子也不虛矣。』商英曰：『蒙塞何足以知長者？雖然、嘗試以管窺之。夫《華嚴》之爲教也、其佛與一乘菩薩之事乎？始終一念也、今昔一時也、因果一佛也、凡聖一性也、十方一刹也、三界一體也、正像末一法也、初中後一際也。當處現前、不涉情解、以十信爲入佛之始、以十地爲成佛之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謂之五位、六位。具十者、以十波羅蜜爲之主也。凡五位之因果各五十、加本位之五因五果、爲一百有十、所以成華嚴世界之佛刹、善財童子之法門。華嚴世界一百一十而加一、何也？一者、佛之位、萬法之因也；五位者、所標之法也；善財者、問法而行之之人也；五十三勝友者、五十則五位也、三則文殊、普賢、彌勒也。此經也、以毗盧遮那爲根本智體、文殊爲妙慧、普賢爲萬行。方其起信而入五位也、則慧爲體、行爲用；及其行圓而入法界也、則行爲體、慧爲用。體用互參、理事相徹、則無依無修、而佛果成矣、故歸之於後佛彌勒。十信以色爲國者、未離乎色塵也；十住以華爲國者、理事開敷也。十行以慧爲國者、定慧圓明也；十回向以妙爲國者、妙用自在也。種種名號者、智體之異名也、觀其名則知所修之行矣；種種莊嚴者、性行之依果也、觀其果則知所行之因矣。大悲廣濟謂之海、除熱清涼行之月、普雨法雨謂之雲、包含萬象謂之藏、嚴其上首謂之寶髻、因果同時、處世不染謂之蓮華、摧邪見正而不動謂之幢、悲智中道謂之齋、性願普薰謂之香。無爲而成者、天也；無方而應者、神也；無外而大者、王也；飛潛而雨者、龍也；處生死海而不沒者、修羅也；搏根熟衆生而至佛岸者、迦樓羅也；凡乎聖乎、疑而不可知者、緊那羅也；胸行匍匐、謙恭利物者、摩睺羅伽也；守護伺察者、夜叉也；同乎惡趣、而滅其貪苦者、鳩槃茶也；法音娛樂者、乾闥婆也。金爲堅爲剛、爲黃爲白、輪爲圓爲滿、頗梨爲瑩徹、琉璃爲明淨。無垢謂之摩尼、澹沉拯溺謂之網、高顯挺特謂之莖榦、開敷覆蔭謂之華葉、含育利生謂之宮殿、觀照之根謂之樓閣、無畏謂之師子、超塵謂之臺榭、出俗謂之比丘、入鄽謂之居士、長者同乎外道謂之仙人、婆羅門慈而無染謂之女、以悲生智謂之母。此《華嚴》事相表法之大旨也。至於一字含萬法而普徧一切、其汪洋浩博、非長者孰能判其教、抉其微乎？長者名通玄、或曰唐宗子、又曰滄州人、莫得而詳、殆文殊、普賢之幻有也。以開元七年隱於方山土龕造論、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壘石葬於山北。至清泰中、村民掘石、得連珠、金骨、扣之如簧。以天福三年再造石塔、葬於山之東七里、今在盂縣境上。說者以伏虎負經、神龍化泉、晝則天女給侍、夜則鹵光代燭。示寂之日、飛走悲鳴、白氣貫天、此皆聖賢之餘事、感應之常理、傳所謂修母致子近之矣、今皆略而不書焉。年月日、商英記。

又《定襄縣新修打地和尚塔院記》

打地和尚既傳心要於江西馬祖、退而隱於忻之定襄間、往來深山、與虎豹羣居、蹤迹神異、人莫之測。有以佛法問者、以杖打地三下；或匿其杖而問焉、則開口而已。大曆十三年六月十有三日、跏趺入滅、門人奉眞身葬之、今酈村塔是也。元祐四年六月三日、予行縣往謁焉、瞻其容儀如生、而歎其院宇摧陋、謂父老曰：『古佛也、緣在苦境、胡不少莊嚴之？』對曰：『懷是心久矣、官以告我、我之願也。』是時涉夏不雨、田疇焦槁、村民所以祈請者靡所不至。越二日、有白氣絪縕、起於塔頂、父老以報縣令孟君友、友馳馬至、則其氣渙而爲油雲甘澤、優渥沾浹、

天泰再茂。於是富者輸財，貧者輸力，巧者輸工，發於歡心，出於敬，而向之卑陋頹剝，化爲宏敞煥麗。嗟乎父老，若之成斯宇也，以打地知之乎？以白氣知之乎？揆若之所知，不過以亘空之白氣爲靈且異爾，若又爲知三世諸佛、東西祖師無量光明，百千變化，曾不出一舉杖之間乎？若嘗以是知之，雖火其骸，毀其塔可也，況又能增崇而嚴事之乎？元祐庚午二月初一日記。

又《林慮山聖燈記》

元祐庚午冬十一月，按民兵過相臺，提點監牧段仲容爲余言林慮洪谷峰有聖燈，聞而未之見也。十八日，自共城陟浮唐嶺，下侯兆川，緣原康合澗以遊。前期三日，不食酒肉。其夕祈請於寺庭，初，於紫烟峰現燈五，才閃爍耳。已而於石城峰現寶燈一，行里餘，又現金燈一，分而爲二。同祈者爲知縣錢景允、尉耿徹，共城陳鞏，僧行三十人，兵幹二百許人，莫不叩頭悲淚，起發信心。予北使河東，二年四遊五臺山，凡所見靈光寶瑞、聖像殊祥，不可勝紀，自以於諸佛、諸大菩薩有大因緣。既使河朔，惘然久之，未始一日不北向五頂而投誠也。今至洪谷，復瞻異迹，廼知塵塵剎剎，道場充滿，無所不如，無所不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天覺筆述。黎明將出山，覽羣峰不能捨，遂步行徑，過跨玉橋，登朝雲亭，由升龍橋上望曦亭，望金門，再拜辭歸。俄而祥雲紛郁，如幢蓋，如人物，如龍象，非衆聖所它，龍天所護，詎如是耶？

又《東林善法堂記》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廬山東林禪寺善法堂成。其爲間七，其高爲丈者五，深而爲尺者九十，其廣十有一丈。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衆七百人，以弼恩度而爲上首，皆於現在老人照覺禪師親近供養，深得法要，決擇邪正，消隕知解，一心精進，扶竪宗教。於是以弼等和南稽首白居士言：我此善法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營建，昭示來世，終無一人能承當者。何以故？此堂雄麗，難形摹故；我師說法，難湊泊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藥叉人非人等三歲守護，以待居士也，居士其舍諸？」居士曰：汝等說法與過去諸佛異，非我名言意識之所測度，吾無得而記焉。何以故？毗盧遮那佛說《十住品》於須彌頂上，帝釋於其殿內安置普光明藏師子之座；說《十行品》於夜摩天宮時分，天王於其殿上化作寶蓮華師子之座；說《十回向品》於兜率陀天，知足天王於其殿上敷摩尼藏師子之座。天住於佛住，而未離乎住，故說法乎地中之天，而忉利是矣，其座則安置之而未至於化者也。行行皆眞，而超然絕俗，故說法乎空中之天，而夜摩是矣，其座則化之而未至於敷者也。化則依空矣，而非所以入有也；眞則自利矣，而非所以利他也。心也回眞而入俗，運智而行悲，使上而超之，可以出乎欲頂；下而卽之，可以同乎萬物。故說法乎天中之天，而兜率是矣。其座敷而布之，則安置能化，蓋有不足言者矣。古佛之說法也，觀根之時，依士立義，可以科，可以釋。今子之師建潭潭之堂，巍巍之座，法鼓在左，杖拂在右。以忉利言之乎，則無住爲住；以夜摩言之乎，則無行爲行；以兜率言之乎，則本自無向，今亦無回。雖然，嘗試爲汝議乎其涯。彼妙湛靈明，曠虛粹精，莫之與將，莫之與迎。未始有夢，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淳，而未始有灕也；未始有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爲之種種譬喻方便，爲之說三乘，爲之說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勝其情而奪其識。其究竟也，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無相實相，正法眼藏，撥去文字，教外別傳，囑付飲光，宛轉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掣電星機，猶成第二，學人上來，頗復何用？然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法竟不可說乎？且夫居其堂正則知其位正，知其位正則知其眼正，知其眼正則知其根正，知其根正則知其識正，知其識正則知其塵正，知其塵正則知其耳正，知其耳正則知其鼻正，知其鼻正則知其舌正，知其舌正則知其身正，知其身正則知其意正，如是乃至十方虛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莫不皆正。古之所謂此處最吉祥者，其意在此，其亦是乎？而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爲五派，師異訓，人殊習，祖師之道微矣。請略言之。月裏麒麟，溪邊石笋，寒松庭柏，日裏看山，雨聲鳩聲，迷逢達磨，撥塵見佛，漁父棲巢，吐舌退身，擡眸一瞬，舉拳竪指，擊拂敲床，叉手當胸，展開雙掌，或謂之曰道眼，或謂之曰根塵，或謂之曰向上，或謂之曰末後。斯皆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浚渠流惡於沓囂之井。禪師於是也大奮迅定，駕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庶幾乎惑者有解而執者有破，垢者有滌而病者有瘳。然則有其事者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則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垂信示後，而不可不爲者，記也。東林衆以記累吾，亦不善乎？東林律寺故爲十方，其本末具於余《語錄序》，茲得以略云。時歲四月二十四日記。

又《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古學道之士，灰心泯智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廬，綴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鄰，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蹻來從之遊。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爲之樵蘇，爲之舂炊，爲之灑掃，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覲師見而閔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崖。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卧具之安，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覩櫱果，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徇齧枯骨，鴉啄鳶嚙，鼓啄呀脣，重增飢火。是故析爲垢淨，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溺，極昧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截觀音臂，刳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黃金爲垣，白銀爲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元祐七年壬申歲十二月十日，南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又《撫州永安禪寺法堂記》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爲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鳩材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弟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礙，隨順根性，善演法音，堂成，當爲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照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向淚悲泣，殷懃三請：「大悲居士令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諸請如來無上秘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太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嗔，因嗔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嗔、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或二十歲，或三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如蚯蚓，欲升煙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憫，開施檀波羅密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捨，即能捨法；汝法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心；汝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媼以破瓦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媼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媼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汝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藍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藍，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此罽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又《隨州大洪山靈峰禪寺記》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崇寧元年正月，使來求十方禪寺記，廼書曰：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峰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鬥，搨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村』，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

祖，密傳心要，光遊五宗，禮文殊師利，瞻禮殊勝，自慶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執炊爨三年。寺僧却之，師流涕嗟戚，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往矣，逢隨即止，遇湖即住。」師即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峰，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於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自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石，乃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霈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冪面，號耳挂體，久之乃覺。武陵即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償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刃截右膝，復截左膝，門人奔持其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普天福中，改爲奇峰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峰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墳之間十數州長，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粟粒米，相尾於道。貲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峰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而背靡序。恩老至山，熟覘形勝，闢途南人，以正賓主。鑱崖壘澗，鑱巖補劫，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豁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嵋之寶燈瑞相，清源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視。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呶呶。會予謫爲郡守，合禪、律而訶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慈忍之後絕矣。」且夫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岳；乙在南岳，則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摩，西天四七。則而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於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邪？下爲方邪？東爲方邪？西爲方邪？南爲方邪？北爲方邪？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弗婆提人，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如太守言，世尊非邪？』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浮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將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眞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又《昭化寺李長者龕記》

予元祐戊辰奉使河東，行太原屬縣，訪方山，瞻李長者像。至則荒茅蔽嶺，數十里前後無人烟，有古破殿屋三間，長者堂三間，村僧一名丐食於縣，未嘗在山。予於破竹經架中得長者修行《決疑論》四卷，《十元六相論》一卷，《十二緣生論》一卷，梵夾如新，從此遂頓悟《華嚴》宗旨。邑人以予知其長者也，相與勸勉，擇集賢嶺下改建今昭化院。予去彼二十年，有住持僧宗悟來言：「方山非昔日方山也，松柏林木，高大盛茂，不植而生，皆應古記。」又於長者造論處發見龕臺，以磚石甃砌，前建軒閣，古迹歷然。僧徒粥飯，不求於外，游人庶士，不絕於道。相公開基，始悟亡先師，願得相公隻字，以爲法門之光。」予曰：「汝持戒人也，必不妄語，可自記其實，以傳後人。」政和戊戌十月望日，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題付宗悟。朝請大夫、直祕閣、權發遣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事、賜紫金魚袋陳知質篆額，迪功郎、前房州司戶曹事圓頓居士高淳並姸志居士范圓焞施石。政和庚子歲七月庚申日，從政郎、前麟州州學教授、權太原府壽陽縣事田孝孫立石。

又《蒙軒記》

成都白馬寺之浮圖敏行，以其所居之軒爲「蒙」，所著之文爲《蒙編》，其自號爲「蒙子」，謂予知《蒙》之說，而求記焉。乃推卦之象，而爲之記曰：「山下出泉，受之以蒙。」於物爲穉，於人爲童，始乎初筮，卒乎聖功。若知夫泉之所以出於山乎，涓涓以生，源源以行，行之不息，包載無極，沛乎爲江湖，洋乎爲渤海，湛乎其爲陂澤沼沚，紆乎其爲溝洫川澮。風波不能撓其靜，泥垢不能汙其清。炎之以火，不能變其冽；堙之以山，不能激其平。雨雪沾濡而不益，魚龍噴吸而不腓。順方圓以應物，隨巨細以授器。澤九州而不謂之功，駕萬航而不謂之利。蓋泉之妙用如此，而其所以爲泉，乃自乎山下之蒙。今有人於此，汲泉而缶之，一日而喪其寒，二日而喪其甘，三

目而喪其潔，四目而腐，五目而漁，曰泉之性如是，是果泉性乎？曰有泉則有是，無泉則無是，是果有無乎？而王弼之說《蒙》，又曰『山下出泉，未知所適』。此特知人之所以適泉，而不知夫泉之所以自適。今吾以泉之本而告於蒙子，若蒙子者，其知本之人歟！

又《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 崇甯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益曰祖印，歲度一牒，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於祖殿後建天書閣，承閣爲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於余。余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耳。子以名堂，余又記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漫爲之記。夫選佛者，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所謂選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法乎？去之則無法也。去取有無，渺然如水之流於心腹，歘然如埃之入於胸次，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不了意，或謂之戲論，或謂之偏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果可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宗之論，禪宗也。凡與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目，或舉拂敲牀；或畫圓相，或畫一劃，或拍手，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後世宗師之所指，何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衰於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苦心，久從關西眞淨游，孤硬卓立，必能宏其道。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滅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共仰。迫而後應，則五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忘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利害之境，人所擇之，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尙無忽哉！

又《黃龍崇恩禪院記》 黃龍，鳳凰，幕阜，三山連屬，皆秀峰翠寶，多靈草仙藥。黃龍古屬武昌，今隸豫章。《吳志》：『黃武八年，黃龍見於武昌。』《耆老傳》云：『此山之頂有湫池，中有黃魚二，能致風雨，歲旱禱之無爽。』院自唐乾甯中晦機禪師得法於元泉彥，常游嶽麓，會神僧，謂曰：『此去東北行，遇洪即止，逢龍可住。』至是因老父遙指高峰名黃龍山，上有雙峰，庵主曰馬和尙。師往謁之，歡若夙契，以庵付師而去。久之，禪侶雲集，宗風大振。天福三年，吳將呂舟嚮師道化，捨俸建寺置田，今小洞莊是也。寺凡三遷，名永安寺。天祐，鄂帥溫公表師道於朝，號超慧大師。自超慧三世，五代之亂，遂湮廢爲民居。本朝祥符八年，加賜額『崇恩禪院』。治平中，光祿程公孟爲洪州太守，是時叢林有慧南者，傳石霜之印，行臨濟之令，三關陷虎，坐斷十方。程公以黃龍名刹，敦請居之，於是黃龍宗派被天下。南歿後，祖心嗣之。心退居晦堂，更三代住持，殆名具而實亡。紹聖四年，江西大饑，朝廷遣予守洪，聞肅師者，南之高弟，住百丈山，恢復大智規模。會黃龍主僧求去，予謂繼南者非肅不可，乃持疏山中，檄遣縣令佐敦請，師三辭不聽，不得已而至院。乃召知事僧崇佑計曰：『堂宇圮墮，佛事不嚴若是，豈洪守所以屬予之意哉？』即建佛牙大閣，東西方丈，堂庫廚寮，石橋水亭二百間有奇。曾未二歲，而視前是基構，同於積蘇累塊。廣漢沙門允平曰：『初開此山，清河張氏超慧也；再興吳院者，清河張公也。』以法考之，豈非願力，時節而外護，以濟吾事邪？』遣同參自光子曰：『持是說求張公記其本末，此非小因小緣。』自光持其說至京，予聞而笑曰：『拙哉允平！』以超慧爲前清河，予爲後清河邪？自其虛幻而觀之，則有前分後分；自有眞實而見之，則無二清河。』超慧開其始，予捄其繼，肅成其終，其眩於名實者，奚足以知之？乃述以系之詞曰：

我行雙井，至於查田。升太平之嶺，望黃龍之巔。如西出鹿頭，而下窺蜀川。聚落烟雲之滅沒，原隰綺繡之連綿。桑陰陰而被野，石鏗鏗而鳴泉。鐘磬螺魚之聲，或出乎杳靄之間。真所謂化人之國，覩中夜摩天。此方此山，靈水異趣，必得高人之提唱祖意。元肅禪師，慧南法子。非色非空，亦事亦理。隱於大雄，虎踞不起。孰能起之？無盡居士。住山二十年，革陋興圮。於肅之道，乃其糠粃。黃魚在湫，風雨來游。見而不測，胡迹之求！

又《潞州紫巖禪院千手千眼大悲殿記》 智無自性而能分別，有分

別然後有癡愛，有癡愛然後有執取，有執取然後有生死苦樂。苦至於極，樂不可得，智者悟苦諦之本空，復而歸於無苦。樂至於窮，衆苦隨之，智者觀樂性之自離，復而歸於無樂。苦樂執盡，則眞智現前；眞智現前，則十方平等，皆吾之智體也；三界蕩然，皆吾之智境也。諸佛諸大菩薩證此之智，出世間矣，而不斷世間之法；非衆生矣，而不壞衆生之象。所以者何？吾之大智無作，而不以大悲運用，入鄙利物，則六趣起沒，誰拯誰拔？且也滯寂沉空，欣眞厭妄，爲聲聞，爲緣覺，爲淨土菩薩而已耳。是故觀世音大士於過去無量億劫，千光王靜住如來所聞，持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生大精進，卽發誓言：『我若當來，堪作利益，願我此身生千手眼。』發是願已，其身卽生千手千眼具足。從是已後，所生之身不受胎，藏於金光師子，游戲佛土，蓮花化生。問彼佛言：『諸供養中，何者最勝？』佛言：『以慈心回向菩提，是爲最勝。』於是發大誓願，當於萬億劫大悲渡衆生。復次於觀世音佛所得耳門圓照三昧，六根玄用法門。彼佛授記觀世音號，故能現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淸靜寶眼，此大悲之因也。唐初，天竺婆羅門僧持細氎圖，繪千手千眼像，及千手千眼陀羅尼梵本來，又北天竺婆羅門蘇伽陀傳壇場印咒之法，自是中國始有千手千眼大悲像。其說大抵以大悲爲觀世之變，而降伏魔怨之迹。或以印咒而入寂滅定，或以印咒而得解脫神通，或以印咒而見百千淨妙刹土，或以印咒而呼召龍鬼，或以印咒而祛除疾癘，或於壇場中現阿難身而說法。商英三復其書而疑之，殆樂著小法者流通之舛也。何以明之？華德藏菩薩問釋伽佛曰：『觀世音云何得如幻三昧，以善方便，隨衆形類所成善根而爲說法？』佛言：『菩薩成就一法，謂無止，不依三界，不依外，不依內。於無所依，得正觀察，正觀察已，卽得正盡。』由此言之，則壇場印咒，尙何依乎？菩薩以愛語同事利生，三十二應隨類現形，則千手千眼亦何施乎？然則千手千眼者，無千之千，而非一十百千之千也。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放光照暗之廣也；八萬四千者，衆生塵勞也。衆生塵勞無盡，菩薩慈悲亦無盡。一一塵勞，具一一寶手、華手、香手、普手、無量手，乃至八萬四千手；一一塵勞，具一一智眼、法眼、慧眼、天眼、最勝眼，乃至八萬四千眼。苟無衆，無生塵勞，則一指不存，而況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況千萬目乎？夫智者菩薩之所獨，悲者菩薩之所共。獨而不共，或障則淨；共而不獨，或障則染。故善財問菩薩道於善知識，往見觀世音於金剛山之西阿，而東方正趣菩薩自空中來，與觀世音同會。西方陰慘而爲悲，東方陽舒而爲智，智悲會融，則佛之體用全矣。此觀世音之所以爲大悲也。而索之於殊形異像，千變萬化，何其詭哉！或曰：現未曾有身，以折伏九十五種外道，則維摩詰以一手接妙喜世界，毘耶會中，豈亦有外道乎？會上黨紫嚴寺大悲像殊特端妙，礱巨石以待記者四十年矣。主僧聞商英之判大悲也，合掌讚曰：『善哉，眞得佛意！』謁官之文，以破俗疑。』乃辨其宗，著之於篇。

又《神運殿記》 釋迦文佛殿徧天下，無慮萬計，而此殿獨曰『神運』，何也？初，遠法師過江，將適羅浮，宿廬山逆旅，感山神托夢，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廬者。一夕，雷雨晦冥，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草木羅列其上。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爲之請建寺以居；『神運』之名，蓋得諸此云。

又《續淸涼傳》上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邵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帥並聞乎！』後五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以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卽請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會天寒，恐冰雪封途，一宿遂出山。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羣盜未獲，以職事督捕，盡室齋戒來游。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淸涼山，淸涼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往歲崔提舉嘗於此見南臺金橋，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予何人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山林漠然無寸靄。僧正省奇來謁，卽三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白雲綿密，如敷白氎。省奇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光相。商英易公裳，燃香再拜。一拜未起，已見金橋及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之日，射雲成色。既而瞑黑，山前霞光三道，直起亘天，則所疑茫然自失矣。癸卯，至眞容院，止於淸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則文殊所化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足跡堂也。知客謂曰：『此處亦有聖燈，舊有浙僧請之，飛現欄杆之上。』商英遂稽首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戌初，北山有大火炬。僧言：『聖燈也！』瞻拜之次，又現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殿左右各現一燈，浴室之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也，因念曰：『豈寺僧遣人設一大炬，以見欺耶？』是時，僧已寢，卽遣使三班借職秦愿排門詰

異，璡答曰：「山有蟲虎，彼處無人行，亦無人居。」商英疑云能決，又觀燈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木，卽默有言曰：「此是眞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境殊勝，非我見聞，凡夫識界，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鳥啄銜明火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冰雪。卽啓曰：「疑心已斷。」言已，其光復歸本處，散滿溪上。秦愿等自傍見之，如金色身，曲肩而上。妻孥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頭而紫袍者，螺髻而結跏趺者，仗劍者，戴角者。老僧曰：「此金毛飛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甲辰，至東臺，五色祥雲現，有白圓光從地踊起，如車輪而旋。商英以偈贊曰：「雲貼西山日出東，一輪圓相現雲中。修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相次大風忽起，雲霧奔蒸，如欲傾崖裂壑。主臺僧曰：「巡檢下兵，適持肉燒煑，不可禁，願來日解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沉幣於北臺，晚，休於中臺，大風不止，四山昏晦，僧等失色。臺側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攜家屬祈禮，所與俱者數，臺主二人，指使蒼頭，虞候二人，茶酒二人，比陟數步，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朗，瞬息之頃，布碧琉璃世界，現萬菩薩隊仗，寶樓寶殿，寶山寶林，寶幢寶蓋，寶臺寶座，大王羅漢，師子香象，森羅布護，不可名狀。又於眞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游戲，左右俯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一相，願假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潛有隨至竊窺者矣。」曰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愿：「此處有何人燒火？」愿以問璡，璡以問臺主，臺主曰：「彼頑崖巨石，且大風皷山，何火可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現金燈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沿邊安撫郭宗顏遣人馳柬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其人叩首欣抃曰：「見。」曰：「爲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柬。」於是再拜，敬請願現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遠則光芒，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椀，內貯火珠，明潤一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於時臺上之人，生希有想，殷勤再請，連珠復至。夜漏將盡，寒凍徹骨，拜辭下山，東燈卽沒，二燈漸暗。商英曰：「業已奉辭，瞻仰之心，何時暫釋？」發是悟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見，殊勝如此，今日當往西臺，菩薩豈違我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沉幣已，所見如初，但無琉璃世界耳。遂游玉華寺與壽寧寺，還眞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張君備，五臺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嘆不已，揆其聞而知之亦若商英曰鄉之傳聞也。是夕，滿輝閣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遣人自郭、吳等五人同觀，浴室後之松上，忽現羣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額再拜。頃之，光隱衆散，羅睺殿側現大白光如流星，唯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吳案東寨，張之才還縣，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興善監鎭曹諝，晚登楚仙山。曹諝曰：「昨夕聞金燈見，竊於公宇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諝曰：「在空中。」聿扣頭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溪上；君自下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爲二君請五色祥雲！」卽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鮮新，慶雲絪縕，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願現隊仗，使二人者一見。言訖，歘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去，眄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假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爲我復現。」抽扃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起於松梢，合爲一燈，光明照耀，蓁蓁由東麓而南行，泊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足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一時同見。商英卽發願言：「我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脊屬者，願益見希奇之相。」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四。商英覩是事已，發大誓願：「期盡此形，學無邊佛法，所有邪淫殺生妄語倒見及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鑒護。」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焰，前昂後彈，騰空至前。爾時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迹殿，見其屋宇摧弊，念欲它日完之。其夜足迹殿所見燈尤異，卽以錢三萬付僧正省齊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全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閱碑中所載「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眞丈夫哉！」以偈贊曰：「聖凡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

西天無着處，佛光山下一龕存。」已久，孝前慶雲見，紫潤成蓋，問今日：「此寺頗有靈迹否？」何因何緣現此瑞氣？」全曰：「聞皇祐中嘗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敬請，嶺中果見銀燈一，嶺崦見金燈二，但比之眞容院所見少差耳。己酉，至秘魔巖，未至之十里，自臺有白氣一道，直貫巖頭；巖前見文殊騎師子。既至巖，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州圓果院僧繼哲結廬於山之陽，閱大藏經，不下山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山之久，頗有見否？哲曰：「三年前巖上門開，有褐衣、黃衣、紫衣僧三人倚門而立，久之復閉。又崖間有聖燈，哲聞而未之見也。」哲乃曰：「天色若此，豈貧道住庵無狀，致公空來空去乎？」雖然，願得一篇，以耀巖穴。」遂拂壁寫一偈云：「閱盡龍宮五百函，三年不下秘魔巖。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來鶻臭衫。」寫偈已，出庵，望見巖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目，菩薩乘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英曰：「今夕大有勝事，必不空來也。」巖崖百仞，嵯峨壁立，率妻孥東向望崖再拜敬請，逡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而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聞舉家歡呼，人人皆仰首見之，誼譁盈庭，凡七現而隱。虔請累刻，崖面如漆。用曰：「聖境獨爲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人定，虔用來白曰：「左右睡矣，可再請也。」商英更衣俯伏，虔於初請，忽於崖左見等身白光，菩薩立於光中。如是三現。商英得未曾有，即發大誓願如前。又唱言曰：「我皆於往昔眞是菩薩中眷屬者，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大金燈照耀崖右。商英又唱曰：「若菩薩以像季之法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示現。」言訖，放兩道光如閃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杪。」於是十寺主僧及其徒衆確請曰：「謹按《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住說法。即我山中衆聖游止，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後魏、北齊、隋、唐至於五代已前，歷朝興建，有侈無陋。我太宗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稅。厥後兩朝，亦罔不先志之承。此因邊倅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爲土丘所有，開畬斬伐，發露龍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乞丐，散之四方。則我師文殊之教，不久磨滅。今公於我師有大因緣，見是希有之相，公當爲文若記，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之人，以承菩薩所以付囑之意。」商英曰：「謹謝大衆。艱哉言乎！人之所以爲人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體之於觸，意之於法，不出是六者而已。今乃師之昔日色而非色也，聲而非聲也，香而非香也，味而非味也，觸而非觸也，法而非法也，離絕乎世間所謂見聞覺知，則終身周旋不出乎人間世者，不以爲妖則怪矣。且吾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及後世邪？」已而郭宗顏、吳君偁以書來言曰：「假公之力，獲覩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宜有紀述，以信後人。」商英三思，曰：「以聖語凡，以寂語喧，以妙語粗，以智語愚，以眞語妄，以通語塞，以明語暗，以洪語纖，以畛域不相知，分劑不相及，譬之阿修羅王手撼須彌山，而螻蟻不能舉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蟭螟不能飛尋丈。商英非不願言，懼言之無益也。」或曰：「若嘗知唐之釋法照乎？大曆中入化竹林寺，慮生疑謗，不敢妄傳，忽見一神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不實記，普示衆生，作大利益？』今君欲避疑謗乎？作利益乎？傳百而信一，則傳千而信十，傳萬而信百矣。百人信之，一人行之，猶足以破邪宗，扶正法，況百人能行之乎？」商英曰：「善哉喻乎！吾一語涉妄，百千億劫淪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清涼傳》後。

又《續清涼傳》下

傳既成，遣人以錦囊盛一本，齎疏一通，以八月二十八日至眞容院文殊前表明。疏文曰：「近者親詣臺山，獲瞻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虛空，寶焰熒煌於巖谷。同僧祇之隊仗，不可說之聖賢。大風昏霾，愈彰瑞相；赤壁峭絕，更示眞身。」商英直以見聞，述成記傳，庶流通於沙界，或誘掖於信心。使知我清涼寶山，眷屬萬人之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居。和梵宇以贊明，冀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衆八十餘人讀疏訖，菩薩殿內忽現金燈四十餘遍。商英思有以歸奉者，即自塑泥像。以十一月出按民兵，八日，齎像於菩薩前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眞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我是以投體歸依，雨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覺城東，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千剎土，纏綿於十二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剎那之方便，開無始之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慢憧之猶在。託之土偶，明此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眞孰妄；十方幻而我形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足於妙峰山頂，資辯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之身，更顯希奇之作。」讀文訖，殿內現金燈三。其日大雪，雪止之後，五色祥雲遍空。其夕清輝閣前、羅睺殿左右，現金

燈十四；黃鬼嶺上現大百光三。翌日，五色雲自晨及申，盤繞不散。至夜雪作，商英祝曰：「昨日銀燈光焰微細，與六七月所見不侔，豈商英罪業所招？抑聖賢變化，亦有春夏秋冬之異？」常聞諸佛、諸大菩薩身光蔽映，儻宮，猶如聚星，若雖時小大，則一大藏教乃是虛言。」於是閣前雪中現向所見大金光三。商英即踴躍拜辭曰：「大雪現燈，非所求也。」命開落薩殿，取續書所見於後。既開殿，愛慕不能自已。又祝曰：「待罪本路，儻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頗更一瞻光相，滿願而去。」良久，於閣前再見大金光四。明年夏六月，以並亢旱，諸山祈求雨澤，因安奉羅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中天閣，東南林麓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起，鮮明奪目，移時乃隱。日昳，登清涼山，有五色異氣，爲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眞容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像比及寺門，而報者曰：「殿中燈且現矣。」既謁菩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爾明朗。主殿僧曰：「此殿幡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莫能辨。今爛若此，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泊羅睺殿左右，現十餘大金燈，往來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丁未，詣菩薩前，白言：「《華嚴經》中世尊八處放光表法。此光若是法性本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不疑；若是諸佛果德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願爲示現。」於是頂上寶蓋忽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襟領間，如意間，各放寶光，燁燁閃動。又於殿前金蓮花葉，燈焰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歡呼震動。繼以悲淚，各各歎言無始以來，罪戾深重，請從今日改往修來。戊申，詣中臺，日將暝，四山青黯，忽有異氣，橫跨北臺，山如爛銀刻劃，長十丈。衆呼曰：「銀橋現！」商英曰：「非也，此殆白銀階道，聖賢所游躡者也。」俄而現寶燈一，分而爲二。時有游僧十數人，已歸臺屋止宿，呼而視之，衆僧叩頭念佛。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各各諦觀。良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吾去年所書如東方心宿，豈妄語邪？」己酉，太原僉判錢景山及經略司管勾機宜文字邵壎來，會於東臺，而商英已還眞容院，即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臺見圓光，攝身光矣，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祈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亥，往秘魔巖，未至巖之三里，直光現；既至巖，而廬舍那佛面門放光，照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五。壬子，出巖，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雲氣，不假日光，亘空黃潤，如眞金色。嗚呼！當處出生，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行也，既以旱祈雨，在山三禱三應，但須臾即霽。癸丑還，至代州，大雨彌日，將橋之苗，變爲豐歲。商英即以其事奏聞，其略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寶焰，殊形異相，赫弈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共瞻覩，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彌覆數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嘆；及其歸也，木麻蓊菽，青綠生動，村落謳歌，指俟大稔。此蓋朝廷有道，衆聖垂佑，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名山異境，其應如響。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莊，太宗皇帝平晉之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謾昧朝廷，其地爲山荒，遂摽奪其良田三百餘頃，招置弓箭手一百餘戶，因此遂寺詞訟不息，僧徒分散，寺宇隳摧。臣累見狀乞給還，終未蒙省察。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致詰之事；彼化人者，豈規以土田得失爲成與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取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欲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即乞檢會累奏，早賜施行。」雖然如是，彼大士以十方三界爲一毘盧遮那座體，而商英區區以數百頃田浼之，其志趣狹劣，不亦悲乎！

又《續清涼傳附傳》

《續傳》既行，信而游者發於誠心，靡不感應。四年二月，本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劉友端，於羅睺殿前雪中祈見金燈一，分而爲三，躍而上者一。五月末，轉運司勾當公事傅君俞於中臺祈見圓光五，攝身光一，清輝閣前雨中飛金燈一。經略司准備差遣潘璟於清輝閣前松林中祈見白光三道直起，萬菩薩隊仗羅列，金色師子游戲奮迅。金殿一，圓光三。圓光中現佛頭，如地踴狀一，菩薩騎師子一，白衣觀音一。金橋三，銀燈一，而往來者八；金燈三，而明滅者十五。璟自以三世奉羅漢，一生以醫術濟人，而未覩羅漢藥王相狀，默有所禱。行至金閣，空中現大金缸一，上有羅漢數百，行者、立者、禮拜者。又行至藏頭，見白雲西來，藥王菩薩立於雲端，方冠大袖，皂絛皂履。凡璟之所見，獨多且異，不可具紀。六月末，僧溫約自京來，施金椿袈裟及齋內中香來，監鎮曹諝晨至菩薩殿，啓香之際，殿前長明燈上忽吐大金光，如車輪飛照殿中。經略司勾當公事李毅侍其母親及陽曲縣尉江法之母王氏游，祈見圓光，攝身光，直光，金燈。毅以書來言曰：「今日乃知《續傳》非虛也。」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聞之曰：「文殊與釋迦文異名一體，雖已爲古佛，其實壽蔽天地，示迹垂化，尚爾老婆心。」龍圖閣學士、本路經略安撫使曾布曰：「布昔移帥廣東，游廬山天池，登文殊

臺，大風振林木，昏霾，咫尺不辨道路，燈燭火炬俱滅，而下視莽蒼中，金燈四出，或遠或近，或大或小，或隱或現。會夜分疲寢，所見蓋有未盡者。然大風所不能摧，昏霾所不能掩，非大光明無量神力，不可思議，其孰能若是乎？顧言之難信，不敢紀以示人。及觀天覺《續清源傳》，則布之聞見，未足怪也。」或謂商英曰：「外道波旬，大力神鬼，山精木魅，皆能爲光爲怪，子何信之篤耶？」答曰：「爾所謂光怪，或道果垂成，見而試之；或正法將勝，出而障之。今吾與諸人目視，決未有以致光怪者，夫何疑哉！」

又《唐李長者行蹟》 唐李長者，皇校也，諱元章，但言滄州人。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大賢村，有高山奴延納安居。長者每日惟食棗十顆，栢葉餅子一枚。自爾不交外人，掩室獨處，含毫臨紙，曾無虛時。如是三稔，一日，捨山奴至馬家谷古佛堂，自搆土室，寓於其側，端坐晏然，於斯十年。後復囊挈經書，遵道而去。次冠蓋村，忽逢一虎馴伏，長者告以吾欲著論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言畢，虎起，徐而撫之，遂將所挈經囊掛於虎背，於是虎望神福山原，直上二十餘里，當一土龕，收囊於內。龕之四旁，舊無澗泉，長者始來之夕，風雨暴作，拔去一松，化爲一潭，僭陽之歲，祈求必應。長者製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以代燈燭。居山之後，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笄年，俱服布衣，悉以白巾幪首，姓氏居處，一無所言，汲水焚香，供給淨饌，莫知所止。歷有五祀，著論將終，遂爾絕迹。長者身長七尺二寸，廣眉朗目，丹唇紫肌，長髯美茂，修臂圓直，髮采紺色，毛端右旋，殊妙之相，靡不具足。首冠樺皮，身披麻衣，長裙博袖，散腰而行，居常跣足，放曠人天。忽一日，出訪舊止之里，適值野人聚族合樂，長者曰：「汝等好吾，欲將歸？」衆乃必謂却還滄州，揮淚懇留，長者曰：「縱在百年，會當歸去。」於是衆送還龕所，復衆曰：「去住常然，汝等可各還家。」翌日，長叟結徒禮候，但見姿容端嚴，已坐化於龕中，報齡九十有六，時當三月二十八日也。時大宋崇寧元年七月宗勝立。

又《雲居山眞如禪院三塔銘並序》 地理家者流，其學以八卦爲山，以十干、十二支爲卦。向以五行生王因廢刑衝爲吉凶，將以九宮加臨爲禍福。雖其事誕漫渺茫不可知，而已然之驗，般般見於管輅、郭璞、呂才之書，故世之厚終愼葬者，必擇奇岡美地。山之秀有二，水之秀有三，龍之勢三十有六，非惟欲以妥人鬼，寧魂識，又將以施之子孫，慶之久遠，而徼福於此。中國之教，夫夫、婦婦、父父、子子，正家而天下定，是以食生有禮，送死有制。仲尼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孟子曰：「送死足以爲大事。」彼瞿曇氏以天地爲幻覆載，以山河爲幻融結，以孛象爲幻臨照，以萬物爲幻生死，以六凡四聖爲幻出入，故不妻則夫道絕矣，不夫則婦道絕矣。莫愛於妻，莫怙於夫，莫親於子，一歸於幻而絕之。如火，恐其焚於己也；如水，恐其溺於己也；如風，恐其飄於己也；如刀劍，恐其害於己也；如怨賊，恐其仇於己也；如罔罟，恐其羅於己也；如銜勒，恐其制於己也；如塗泥，恐其汙於己也。瞿曇氏之教，其於身如此其薄，其於死生如此其輕，而尚何求於墟墓之間哉？後世或失其意，刳山鑱石，爲塔爲宇，高華侈靡，前後相夸，情存勝劣，事同流俗。其人與骨，無足稱道，而縣□異境，變爲鬼穴。於是南康軍雲居山有洪覺膺禪師之塔。膺在唐末爲大善知識，死而塔之宜矣。歲月深久，頹弊摧缺，風雨隳其戶，榛莽蔽其徑。宋元祐五年，祐公住山，詣塔瞻禮，慨然嘆曰：「洪覺且爾，況泯泯之流乎？」由洪覺以來二十七世，而山中以十數計，祐不以身先之，來者殆無葬所矣。林洋曰：「明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灰散四山頭，莫占檀那地。」泰布衲曰：「不用剃頭，不用澡浴。猛火一堆，千足萬足。」未聞人人而侈其塔也。乃於洪覺塔之左右建二塔而主之，左曰住持之塔，右曰海會之塔，爲之堂廡十有六間，凡死者火而歸之。祐之言曰：「祐區區於此三十一年矣，今乃率其私意，行之山中。」力薄德鮮，恐不足以表唱諸方，敢借重於公，推而放之，作大利益。」予曰：「生，幻也；死，幻也；塔，亦幻也。以幻葬幻，則子之二塔有餘矣。雖然，吾將爲子訂之，庶幾不壞世間相，不滅一切法，有以示莊嚴，有以起大信。凡坐脫立亡不亂，與闍維而兩舍利，若諸根不壞者，得立塔如洪覺故事。勿已，則從子之規，不迹通乎？」祐良久曰：「大難大難，請公之文，姑誌之。」乃序而銘曰：

雲居蒼蒼，無鑿我岡。腐胔朽骼，匪我岡是宅。萬行淳深，骨如玉如金。天上人間，盍不汝欽。

又《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 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坼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裩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教

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腳何似驢腳？』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爲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掖之，僧亦效師，製擯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裩何故在此？』僧曰：『某日裩也』師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鹿門山，聞者異之。元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爲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鄧州大陽。谷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爲歆豔。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修，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人闕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鯊臘，餓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劄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寂寥，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曰：『賤賣賤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買！』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裩共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截斷腳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揪了腦蓋』師有頂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聵愛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爲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鐘樓、慈氏閣、關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白丈肅爲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追以作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舁尸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震。會余移漕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閩中。自閩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於斗山下。鴻營塔於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間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

又《送蹇道士遊廬山序》

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爲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之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喔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薌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欣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之瞀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沉，陽魂欲飛，則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子之而謝去，給以它事，出遊百里，遂浸淫江，下濮水，歷緡雲，出塗山，訪客公之河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諸宮也。將欲浮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撫劉石以遐想，挹遠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又不遠而來見先生也，嘗試爲予言之』予曰：『莊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弗及子矣。予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時元豐辛酉八月，赤岸竹館序。

又《送凌戡歸蜀記》

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戡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爲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爲榮，足矣』應之曰：『君隱矣，奚以文爲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敢懷士哉』於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棄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爲靈苗，秀爲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治疾之功，徧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

者、微、廬、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不懼者，巴郡譙君黃也；漆身爲厲者，犍爲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李業也；伏劍自刎者，蜀郡王皓也；託盲避世者，任永、馮信也。魏伐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西狩，而勸王以迎鑾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雛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爲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雙流鄧綰也。哲宗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爲幽厲，漢東上表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爲編氓，始終不變者，安、蹇二公也。吾三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棄之速邪？」於是僕豁然悟，蹶然興，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爲我謝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既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爲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噱，當持吾說而噱於山中，萬壑響應而震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記。

又《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二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愼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日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又《吉州道藏記》

大道無言，惡乎述之？大道無象，惡乎藏之？言而非言，則三洞四《輔》，述之至於無窮，而言非多也；象而非象，則百千萬卷，藏之至於不可盡，而象非礙也。於是吉州天慶觀道士某甲作道經藏成，因賫文閣待制李公琮來求予記，嘗試以所學訂之。空洞之元，氣母混成，不忘爲眞，不二爲精。不昧爲覺，不測爲神。孰清孰濁，孰凡孰聖？孰短孰修，孰魔孰正？輕極重生，上下乃形。下騰上降，水火傳精。故有日月，晝夜可明。二成三，三微成氣。三氣成候，三候成節。大明終始，五六循環。日從左運，辰以右合。周流六十，故新相易。剛柔交發，三才奠體。杳邈太空，三清所都。莫知其先，強目曰元。莫知其初，強目曰始。莫知其大，強目曰太。莫知其眞，強目曰上。高而無至，仰之曰尊。宰而無我，主之曰君。能虛能靈，能一能萬。化生諸天，成就世界。中有妙山，名曰玉京。四方既正，八天既分。三十二帝，分住寶城。斗箕角軫，井參奎壁。魁承岡建，五合造運。秒毫忽釐，與道同流。劫運悠曠，太少格塞。邪氣失元，散着羣生。因其九竅，發生情識。情流識蔽，宛轉顚倒。因流起愛，蔽愛生憎。憎愛交攻，前伏後起。棄明趨昧，積昧爲陰。結陰爲幽，入幽爲鬼。神爲人形，旁爲異趣。嗜食凌暴，更相強弱。性不得靜，命不得延。黑氣慘霾，干犯霄極。三清化主，三天帝君，覽觀在下，一念興悲。自然妙氣，絡繹成文。靈風鼓奏，自成奇聲。至慈度厄，至仁好生。至正摧邪，至明破眞。上列宮曹，下設岳洞。衆眞授職，列仙分統。眞機既漏，玉字乃出。火鍊洞陽，筆著空靑。玉檢金版，符籙呪訣。敎授仙衆，威制魔羣。鍊度魂魄，役召萬靈。太上道三，上眞道七。中眞道六，下眞道四。金口所說，三師所授。瑤函寶笥，秘畜天臺。遺落人間，太倉一粺。修眞之士，集爲三洞。貪多務得，附以異術。無無上眞，名曰洞眞。幽深淵微，名曰洞玄。靈奇隱顯，名曰洞神。非眞之眞，泯寂無文。非玄之玄，妙體孤存。非神之神，歘忽無垠。子藏其書，勞苦

經營　予嘉乃志，試爲予評。靜室焚蘭，齒扣鼓鳴，整蘚冠褐，臨目注誠，諦存三氣，映照兆身，誦持萬過，反覆發明，無爲經肆，無爲說鈴。予有志乎？將利人乎？人獲其利，可以具愧。彼之購書，治此完備，捐金出力，亦既勤至。資子觀閱，遂窮聖意。一觀而悟，一悟而修。背土凌虛，所欲可求。外呼六宮，內去三彭。往來升降，保守三卿。漱激三牙，烹鼓八瓊。高奔七曜，蹤躡九精。回紫抱黃，把握五行。三十九戶，混合反扃。雲琅玉霜，虹景芝英。可以還淳，可以反嬰。金童列侍，霞車下迎。嘯歌飄搖，與道合並。然則道以書傳，書以藏積。積其所傳，與世爲益。益而損之，損至於無體無合無，與天爲徒。道藏之利，不亦博乎！

又《醉經堂記》　何霖澤民作堂於碧雞坊之右，名以醉經，丐予記之。記曰：太古之時，六經之道禁於天地混茫間，天下之人不知所以養身之具，乃相與汙尊而杯飲，茹毛而啐血，俎豆之事闕而不講，君臣上下，賓師朋友之間無以相接。有聖人者作，乃調和仁義道德之術，造六經以醺酣天下之人。伏羲、神農之時，沈濁以厚，堯、舜、文王沸而清之，周公斟酌以勞萬民，於是四海之內，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至周末而變，諸侯卿士無德可頌，號呶酗哭，悖於典法，仲尼乃爲之賞罰而繩糾之。六經之道，自是始備。聖人以清，賢人以濁，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中它既沒，諸子之徒剽攘糟粕之餘，而失其傳，私售其說，以腐壞天下之口腹。楊、墨苦而薄，莊、老泊而淡，使好之者懵然狂恣，而不可責以正禮。孟軻、荀卿、揚雄復去其滓，遂復醇厚，故韓愈嗜而笑之，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也。古之人常醉於斯矣。其始也，其色洒然以恭，其性陶然以和；及其沉湎也，靜聽而不聞譊譊之音，熟視而不見外物之華。香然忘家，則三歲不窺仲舒之圃；嗒然遺形，則累旬不櫛世南之髮。忿而爭則樂詳擊地，肆而狂則接輿歌鳳。悲則賈生慟哭，喜則賈臣行謳。蓋六經之醉人也如此。今澤民既醉於經，又能作堂以爲醉所。嗚呼澤民，年少而量洪，吾安知子之不爲醉翁也？

又《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遷含眞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鏤金之虬，鏤玉之簡，妙眞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衆。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仙科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爲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口而賦糧，有司互奪而出納。方斗筲之鈎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持，榱故而不革，圮廢而不興，垣頹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伸發曩志，議營繕之。會蔣英謫蒞管庫，公作圖以授蔣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蔣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廼在東隅。蔣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爲清微，其境爲玉清，其天尊爲元始，其帝爲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爲禹餘，其境爲上清，其太上爲大道玉晨君，其帝爲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爲太赤，其境爲太清，其太上爲老君，其帝爲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玄山宮室，百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年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而復靜者，或闕於墓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代正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定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遠眺其上，於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眞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於別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蔣英，廼序而系之以頌曰：

一氣之先，强名自然。致虛爲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爲九氣，列爲八埏。峩峩茅峰，東南之望。帝居道祠，於山下上。厥初經營，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於焉逍遙。氣合太冲，神游次寥。鑒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絢，巖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於蕃，

百治皆具　神之聽之，亦惟公故　錫爾嘉穀，宜其邦人　令爾多祐，耆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昭。

胡宏《上光堯皇帝書》

夫釋氏之道，上焉者以寂滅爲宗，以明死生爲大，行之足以潔其身，不足以開物成務；下焉者轉罪業，取福利，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爲利而已矣。魏、晉以上，爲僧有禁，梁、陳以下，曾無限制。今僧徒徧天下，以百萬計，問其力田，積粟，輸賦稅以實倉廩則不知，問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則不知，問其披堅執銳爲國爪牙則不知。故凡問以實用，有益於天下生民者，則曰：『非吾事也。』吾所事者，爲國焚修，祈天，祝聖，以救度一切衆生耳。』自祖宗以來，德大包荒，於道無所棄，亦崇信之。道君皇帝雖有改更，旋復其舊。然水旱屢興，蝗螟荐起，戎馬生郊，王師傷敗，則祈天之效安在乎？二聖北征，皇宗遠徙，陛下巡遊，靡克有定，則祝聖之效安在乎？盜賊蠭起，賊殺人父兄子弟夫婦，流血成川，死於鋒鏑者以億萬計，則救度一切衆生之效安在乎？其爲欺妄，豈不昭明！而或者以爲朝廷固知其無用，而度牒之人亦有助於國家。且度牒一時之得幾何，而農工商賈之子孫既爲其徒，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高堂大廈，雕鏤文章，以自居處，役徒衆，致滋味，以自奉養而終其身，其費豈特十倍度牒哉！夫爲政以均平天下，而坐縱夫庸愚欺誕之奸化誘善良，失國家丁壯，滅絕天倫，壞亂人紀，百萬羣居，蠹生民之衣食。此臣之所未解者，二也。

又《與僧吉甫書三首》

一

方今聖學衰微，士風卑陋，可與共爲仁者極少。自非得眞積力久，名世大賢作而振之，則人道何由而立？然遊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雖未獲親炙，叩其所安，然言論風旨傳聞於人者，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審。如是，則後學將安所止也？只如王學士說佛氏：『實見道體，差了途轍，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大意雖是，而言語則有病矣。何以言之？某竊觀子夏所謂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伊川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只是一貫，不可謂上面一節。』事無形無影，却待人去安排，教入途轍也。『既云『途轍』，則只是一個途轍。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轍何緣有差？故伊川謂佛氏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既以爲『實見』，又言『差了途轍』，豈不迷亂學者哉？

伏讀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耳。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勾斷。竊仰所見分明親切，足爲後學津梁，正先人平日期望之意也。然吾丈又一書，既言『自可欲之善，至於聖神若大路，然何疑？』何殆？却又言『至於未發時一段，須力行以造極，自然明見。』竊疑前後似相牴牾，不知精意何如，伏幸垂教。

二

楊先生《中庸解》謂：『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按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是楊先生指未發時爲寂然不動也。頃侍坐時嘗及此，謂『喜怒哀樂未發』恐說『寂然不動』未得。

吾文曰：『楊先生如此解，某悚然愧懼。』竊謂於先覺所言，但當信受奉行，遂不復啓齒。今來教舉尹先生之說亦如是。某反覆究觀，茫然莫知所謂『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矣。

竊謂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也。心之體段，則聖人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生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夫聖人盡性，故感物而靜，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生不能盡性，故感物而動，然後朋從爾思，而不得其正矣。若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尹先生乃以未發爲眞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世之至行，舉非眞心耶？某雖粗承過庭之訓，而未嘗廣交天下之英，寡陋爲甚，矧今孤露，苟不肆言，激精微之論，以祛蒙除蔽，則將終身如是而已矣。故此言非敢直詆二先生，所以求教也。

二先生，萬夫之望，百世師表，所言但當信從，不可妄疑其失。然審問明辨，《中庸》之訓也。有所未明，不敢但已，承舉先君子之言爲誨，愴然內傷，如見顏色。惟先君子所謂『不起不滅』者，正以『靜亦存，動亦存』而言也，與《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非若二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爲寂然不動也。

某愚謂方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也；而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而非庸人所及也。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更不用擬議也。「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否？若下不得，即知其立意自不同，不可合爲一說矣。恐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非苟然也。心性，固是名，然名者，實之表著也。義各不同，故名亦異，難直混爲一事也。尹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爲眞心，既以未發，恐難指爲心。

又讀前教，蓋尹先生所論已發未發，却偏指未發爲眞心，故某疑其不然。今蒙坐誨，若見眞心，則已發未發皆眞，自是釋然無疑矣。

又《與原仲兄書二首》 頃觀來書，頗推信釋氏，此誤之大者。某輒有獻焉。

河南先生舉世皆以爲得聖人之道者。其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兄不事科舉，杜門讀書，有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交朋友，使奴隸，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必如是行之，而後慊於心。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耳，蓋不可以有適莫也。

今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絕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則未知其所指之心，將何以爲心？所見之性，將何以爲性？言雖窮高極微，而行不即乎人心。兄以爲最親切，得無末之思乎？

昔孔子下學而上達，及傳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曷嘗如釋氏離物而談道哉？曾子傳子思，亦曰：「可離，非道也。」見此，則心迹不判，天人不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天地之間，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仁之爲體要，義之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焉。此道之所以爲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身爲事，絕滅天倫，屏棄人理，然後以爲道，亦大有適莫矣，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方今聖學衰微，自非眞積力久之儒辭而闢之，則天下之禍未易息矣。昨寄答曾漕書去，兄以書來，曰：「叔以主張名教爲心，其論甚正。名教釋教，豈有心於分別，惟其是而已矣。釋教是也，名教非也，而欲主張名教，則私心矣，言豈能正乎？名教是也，釋教非也，則言必名教矣，豈有心於主張耶！其有心於主張者，貳以私心也，言貳豈能正乎？大人所言，蓋任理而言，以闢邪說，非苟以主張名教爲心而已也。

兄力學有年，行義信於鄉黨，後進之所矜式。願益弘聖人之正道，勿過聽釋氏之邪說。時賜警誨，某之願也。

又 昨蒙報教，反覆十讀，謹思自得之至言，博求之大論，以爲學道之規程，知言之蹊轍，不敢忘也。至於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蔑之所未安。

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何以言之？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是以砥己從心而以不踰矩爲至，故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聖人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體用合一，未嘗偏也。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某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故以事爲障，以理爲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物我兼忘，與天下大同也。以其不識本宗，故言雖精微，行則顚沛，其去仁遠矣。正是小智自私之流謂之大覺，可乎？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蕩，奇邪流遁之詞善迷人之意，便之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學者於釋氏「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非苟言也。

兄在家有孝弟之行，居鄉有信善之實，行之於身而安施之於父母妻子，而順於性命之理得矣。奈何又弗察而推信之耶！不知釋教有聖人所未嘗言者何道，言而未盡者何事，乞一一見教。至如文中子謂「佛爲西方聖人，施之中國則泥」。夫聖人與天地合德，其生則有方所，其道豈有方所而施之中國則泥哉？且其教，天竺國人自不可皆從之，其泥而不可行，施於四夷八蠻皆然，何獨中國？使天倫可已，秉彝可滅，則有待而不泥之方矣，然烏有是哉？

肆筆縱言，尙幸垂誨。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二五《老氏莊列附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

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僩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擸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僩。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個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僩。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僩。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李蔚贊》說得好。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個無見識底好人。』義剛。一條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又《老氏莊列附列子》

列子平淡疏曠。

又《老氏莊列附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却有規矩。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作：「其書亦不相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薾，都不似西京時

文章

又《老氏莊列附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　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莊周是個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　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　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個大秀才，他事事識得　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斬將去，更無些礙，且無一句不著落　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　老子猶是欲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他窠窟一齊踢翻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　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　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個』漢卿問：『孔子順詩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　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　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　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爲句，皆非老子之意』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　夷惠矯時，亦未是

又《老氏莊列附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　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　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老氏莊列附老莊列子》

莊子是個轉調底　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滚來，間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攤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個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個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個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

智識學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人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個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粗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曰：「那個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曰：「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爲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王傳中間有許多駁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躭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闢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笋，能受底物事。如今門門謂之牡，鎖則謂牝；鑰管便是牝，鑰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說也。」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個虛而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個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備。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離。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個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唯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粗。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古之爲善士章第十五

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個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竟猛各有用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個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個意思。』」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個生一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吝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些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

又《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產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個推去。息，是鼻息出人之氣。』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莊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概皆是體《參同》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眞個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枉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徧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觀之，不然，乃囫圇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也。』卓錄云：『鉛、汞、龍、虎、水、火、坎、離皆一樣是精氣。《參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兮粲彬彬，用之萬遍斯可覩；鬼神將告子，神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云：『「二用

無爻位，周流遍六虛，言之用雖無爻位，當與奇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一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往來無定所，上下無常居」，亦此意也。世有以龍虎經，或以爲作《參同契》之先，嘗見李通說好，及觀之，不然，盡是鑪火。《參同契》爲之，如說：「用六虛，處，彼不知爲《周易》之『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樣虛，盡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念得亦不枉。其中心之，安若不告人，絕聖道非誅，言之著竹帛，又恐漏泄天機之意，故但爲重覆反復之語，令人子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參同契》爲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概其說以爲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渣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人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天爲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

《陰符經》，恐皆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去做，學他古人。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眞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疏。」

閻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池本作『因閻丘問《握奇經》，引程子說，先生曰』云云。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嶢崎。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以爲出聖人，其詩章多是牽合，須細考可也。『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池本作『有到，有不到處』。『不可一概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池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當知幽與明之實如何。鬼自從陰，屬禮；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歸鬼而從地』云云。『易』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

閻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閻丘此等見處，儘得。」今按《陰符經》無其語。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個退一分，那個便進一分。」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

「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個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個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

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談個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子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以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眞君』。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遷《呂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人來。』曰：『然。』

道家說仙人『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己』是公。』！

又卷一二六《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叠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輸）（輪）與（大）（夫）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毛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此處更舉佛經語與列子語相類處，當考。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小說及史多說此。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老子說他一個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列子後有莊子，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爲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個對一個『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個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闢楊墨，不闢老氏。却不知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可得而推行

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作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個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個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個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問，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個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梁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闃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空)，老之說爲(空)(無)，空與無不同

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無)。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道不曾掛著一條絲。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尙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釋氏則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眞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它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個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淸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埽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與佛所以不同。曰：『莊子絕滅不盡，佛絕滅盡。佛是人倫滅盡，到禪家義理都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個假底，聖賢便是存得個眞底。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個空虛寂滅。眞是虛，眞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謂見者見個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它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個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節

釋氏以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若知得眞，則其僞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個空，而不知有個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它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謂）「以」貴格物也。或錄云：「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心公會理，却與釋氏同病，不可不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個空底物事，無理。」

先生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

釋氏合下見得一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已顚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塵；不捨，法。』既『不染，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個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粘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個心，不過一個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個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一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個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

[illegible]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繫。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個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個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上蔡錄云：『釋氏云：道之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曰：是釋氏沒道理，自呼將去。

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個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

先生游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它求』。

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曰：『便是某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愼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個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個『恭、敬、

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個「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　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　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　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　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齋，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　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不動，合靜不得不靜。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　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　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　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　禪家又有偈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　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　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　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　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師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　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　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　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　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個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　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　他只見得個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　吾儒則只是「個眞底道理，他也說我這個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一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個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　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　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　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是眞個見得，眞個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個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故地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粗。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　這個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即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守得這個，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些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個便是道理，便有個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

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

佛家作用，引嚴賓王問　某問：「他初說空，今却如此」曰：「既無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認得第一個，然他後來又不如此說。傅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曰：「然。」

問儒釋　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徑處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己」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佛氏見影，朝說這個，暮說這個。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凡遇事先須識得個邪正是非，盡埽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埽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埽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傳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個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輒在《傳燈錄》爲法師，可見」曰：「然。」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都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

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齊埽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柳宗元《六祖塔銘》有「中外融釋孔書」。

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灑埽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己出來。方子錄止此。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證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華嚴合論》精密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個，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譬，說神說鬼，只是一個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煞。」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個「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桌子，則云若此桌子，非名桌子，是名桌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個「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

又易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其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個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道夫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嬉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蘇肅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義剛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爲巫。若巫爲祟，則治之者至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僩祖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伯紀子名續，讀書甚博。

《傳燈錄》極陋，蓋眞宗時一僧做上之。眞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剛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以爲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杲在天童，了老乃一向師尊禮拜，杲遂與之同。及死，爲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杲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爲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杲文字，去《正邪論》、《與子韶書》亦節却。」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便不卧床席耳，別無它說。

禪只是一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了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三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個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僩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

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它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睟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

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章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滕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大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峰，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及至接人，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會打供，想見宗杲也是如此。』又問人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消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便也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驗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只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如以身飼虎，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眞慈。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淸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廻。』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偸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偸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個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個物事，既死，此個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

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個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乃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問：「輪廻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鄭問：「輪廻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某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雪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文，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個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子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逐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

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個。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個，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個不得。如他幾個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個不下，將去愚人。他那個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個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個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個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柰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疏略，無個好藥方治得他沒柰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個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個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丈爲人無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丈論楊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丈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竇。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爲不足貴。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蠻蹙曰：『柰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

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先生說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康健，以爲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省運用血氣，所以安也。

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贓出。見《李蔚傳贊》論華人增加處。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問：『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磨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它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嘗未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授)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闊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繆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難贓耳。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後，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時魏才仲侍側，問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烏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何)(有)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蜀本作「去」。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問：『靈源與潘子眞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注)破？』曰：『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爲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陳亮《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眞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

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

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寥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

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

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柬，如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辨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又《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

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竊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

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勸、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魏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

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固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權，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歎而已。

又《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

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修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氊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繇從臺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又《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

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壁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修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麥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修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

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千乏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修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眞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

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敝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聰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又《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宗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

未幾，殿蠹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並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歎。

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修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彊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考，疑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

彊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葉適《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雁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

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敍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湢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閎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

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遊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

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又《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眉而入，賄藏好

贈，不賣於籠而奉佛若此。余頗記曾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禹之獻，冉銜輿夏，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

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爲之。廣瞻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隘，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興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

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蹙而岸附，壠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黼衣弁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爲己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

嘉定元年九月。

又《宿覺菴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

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

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

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汩)(汩)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

嘉定二年二月。

又《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界，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予眞建兩序，師昶崇殿堂，院始落成。昶尤精苦，衣屨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

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爲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昶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眞、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爲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又《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己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

嗚呼！佛之果非己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爲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

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慼歟！

余嘗問埜：『儒之於佛，強者慍，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陸九淵《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

懷本陸出。是後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又　降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搒掠。主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

又《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囂囂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善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

竊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贊，亦不可以苟訾。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鎮鄉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瀰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並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並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

雖然，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兌，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議焉耳矣。顧為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

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得於翕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為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又《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冗瀆之罪。

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

說，其學術繁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

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廻，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廻，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曰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廻，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

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當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

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又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

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

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辯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髢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檐版矣。

鄉來竊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

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者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不則行矣　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　承來教謂：　苦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

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　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　如來書所舉愛湿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　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卽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　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廻　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擧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　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

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酒房酒肆、盡是道場　維摩便須菩提置鉢欲云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　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

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　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　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　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　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

尊兄謂　行所當行　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後方始如此　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　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　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碎碎擊磬者、果爲何事哉？　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

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　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尙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　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　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爲吾人標的乎？　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

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　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　歲卽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又《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慷歎！　然愛莫助之、奈何？　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　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　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　足下尙能有方略及此乎？　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劍者亦須好鐵、吾雖屛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　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

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　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　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

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

尚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荊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荊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荊公之說行，豈獨荊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愨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又《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疏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

《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耳，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揲蓍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並，以究此懷。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吉人有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眞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

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抉擇，譎妄之情狀，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抉擇。

又 《荊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

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卻儘勝誑妄之人。爲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

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

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卻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爲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卻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卻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又《策問》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未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爲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爲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

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耑？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考而論之者耶？

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說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揚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

佛入中國，在揚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人人也，因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人者主之，出者奴之，人者附之，出者污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

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迭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

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宰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牆之不暇，其又何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幸。

陳淳《北溪字義・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於清淨，令學者修眞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

者，亦其說未甚機，高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盛盈乎中華，士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隸，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大概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二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刼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塼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眞是眞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氣隔。今就人者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饑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毋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跪唲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曝及如光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之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眞是眞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眞有得乎羣聖千古下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李俊民《重修佛堂記》

吳道子畫酆都宮，畏罪者衆；韓吏部題木居士，求福者多。世之人，莫不知罪之爲可畏，福之爲可求，然信賞有所不能勸，必罰有所不能懲，而觀道子之畫、吏部之題，竦然有動於心，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懲，何耶？豈正率者難從，幻化者易感歟？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以勇苦怯，怙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人者。夫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況於他人乎。宣差察之鎮是邦也，因謁廳事後之佛祠，閔其爲風雨所壞，遂命工起廢，缺者補之，污者墁之，壁繪像飾，爲之一新。乃與其妻孫氏時時敬禮，倍堅回向，益勵齋嚴。其見於臨事，寬而不苛，仁而不虐，皆如來慈悲之心。下之人，亦復歸依，見善則樂而爲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爲，不陵弱，不暴寡，不苦怯，皆如來慈悲之化。夫以易感之化易難從

之倫，亦救時之一助也。若夫化流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如周家太平之時，其待木鐸之政乎？

又《道藏經後》　洪惟玄祖，遠振宗風。垂三洞之靈文，演一眞之妙理。要使學仙之子，咸與道俱；尚憂誤讀之人，或遭殃責。宜新刊正，用廣流傳。

又《重修悟真觀記》　高平縣南二仙廟者，在張莊李門之間，唐曰眞澤，宋曰沖惠，沖淑眞人，爲居民祈報之所，無禱不應，一方之休戚係焉。大金貞祐甲戌歲，國家以征賦不給，道士李處靜德方納粟於官，勅賜二仙廟作悟眞觀，俾其徒司見眞主之額。之後有慊於心，爲其名位之乖也。其意若曰：以廟爲觀，則是無廟矣，以觀爲廟，則是無觀矣，不亦誣於神，違於人乎？惴惴然不安，積有日矣。於是市廟東之隙地，爲三清殿，爲道院，蠲庖湢表壇，埒外力所施田以資工役。其修齋行道，拜章啓玄，步虛華夏，儀鸞而引鳳者，於此焉。觀之西曰廟，棟宇宏麗，像容粹穆，邃以重門，翼之兩廡，旁列諸靈之位。其時和歲豐，民無疾厲，歡懽擊鼓，婆娑而樂其神者，於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雜，名與位判然矣，識者韙之。按《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禮所重者祭，或舉或廢，不可得而私。即廟而觀，既觀而廟，是未嘗敢舉亦未嘗敢廢，豈私也哉。兩得而不兩失，神人俱悅，無遺恨矣。此重修之意也。德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禮本州神霄宮郭大寧爲師。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壇爲大法師。後七年，貞祐改元，賜紫，號達妙，充澤州管內威儀，偶值喪亂，晦跡不出。大朝丁酉歲，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澤、潞二州選第一。是歲八月，於燕京受戒回，請以白鶴王志道知神霄宮事，郡長段公從之，俾遂其高懷。乃於宮西別院爲鶴鳴堂三間，日與方外友彈琴話道，焚香煮茗，誦《周易》、《黃庭》、《老子》書，究諸家窮理盡性之說。與悟眞相去五十里，時時往來，適游衍之興，不以傲爲高，不以誕爲異，簡而和，婉而通，行必合於義，動不悖於禮，其背誣於神，違於人，慊於心，亂名改作者乎！

又《重建修真觀聖堂記》　按《圖經》，修眞觀在東門內街，南宋大觀戊子陳遷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間，無一人刮目者。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忠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意，乃求訪本觀遺跡。道士李君淨歷歷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環也，此圃而蔬也，此井而飲也。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間，爲修敬之地，復夷荒壤，剗惡草，出牆根而築之，仍爲後圖。是堂也，經始於辛丑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衛氏。守微曾城縣高都管樂南中社人，幼婦趙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榆次縣專井村玉眞庵洞妙散人楊守玄爲師，師乃長春眞人門下寧神子祈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而潔污，蕭爽峻逸，雖在城市，有林下風。異時天上定歸王母之家，今日人間獲覩飛瓊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男留住，女梅兒，慶仙，宜哥，滿惜。告成之後，伏願免離五苦，延納百祥，中外存亡，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之堂上，以警來者。

又《重修太清觀記》　按《圖經》，縣境內廟有四，寺有八，觀獨一焉。頃者，北臺孫仲遠以提點南都上清宮告歸，許以本處大嶽廟爲觀，餘無聞焉。今之觀，厥初元辰殿也。大定五年乙亥，敕賜太清觀爲額，住持師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負城而高，乾之維也，距縣宇三百七十步而近，其方面闊周二百五十步而蹙，自西關至成叔施崖上地後稍綽裕，闢之爲三清殿，沁水靈虛觀道士馬悟玄勸緣，富坊民程下督役，斤斧未休，而師及悟玄相繼即眞。主觀李洞雲處隆先棄，率其徒善言、善能、善淵、善成，力成之，時二年丙申也。遂朔眞之位也，巍然面其南。十三年癸巳，並立東西殿，再闢而畢。茲禮方之所也，肅然翼其傍。庚子，接空界起四聖閣，高百尺，威鎮玄門，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鑄九乳鍾，重萬斤，發揚洪音，警所聽也。師之所舉，豈徒然哉？丁未，管內舉威儀，師赴州十年乃還，續加崇修，峻醮壇，藏法堂，潔齋廚，列雲房，一切區處，悉如心畫，事半功倍，人皆多之。貞祐兵火，幸免其災，似有鬼神守護，惟其閣風雨所搖，勢傾東南，飛簷摧墮，危柱就側，宰縣延陵珍募工正之，無遺恨矣。閣之前舊地褊隘，出入路窘，柱步而東。延陵珍同前縣令郭福嫌其委曲，於正南創衙道，前通一街，奈居民王漢所買廢宅遺址梗其間，漢慨然將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廣其域，不背馳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擾攘之際，幾壞而反成，幸中之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揚善應敬之也；洞雲，敬之授業之師也；法遵，敬之授業師之師也，歷三世而觀乃完一日，敬之以折簡抵余，欲記實以光其師祖，請直書營建始末，以文之石。意

則誠矣，而望膾炙人口，爲世今美談，與前人比，不亦過乎？如敬之學之精，識之明，道之高，自謂鐵中錚錚者，復何過謙　況敘事者當以實，奚取乎文余不敢違所請，特書其始末而止，文俟其能者　然始末之跡，所紀簡牘亂離間爲他人有，賴郭羽天輩購所失以還，質而書之　龍集己酉二月甲午前進士李俊民用章記

楊奐《重修嶽雲宮記》

天下形勢之重，莫重於河陽，孟州，附邑懷、洛咽頤之地，南通湖、襄，北抵燕、薊，出入往來，未有不由於此　拏舟鼓枻，喘息靡暇　承平日，坐挾府庫倉庾之饒，而猶病諸　戰鬬三十載，錙舍灰燼，閭巷荆棘，雖智者亦無及矣　介乎兩州之間，宮曰嶽雲，大行、王屋，堆藍擁翠，又極一方形勢之選　五六月，漲水瀰漫，藕花菰葉，動搖於空濛晃漾中，閬風、玄圃，徒費丹青，途之人望而歸之，不翅其家　饑者則思飫，渴者則思飲，止者則思寧，其棲神汎然應之，未聞拒人以色　余竊祿漕臺，歲受約束於燕，嘗假榻以溷執事　詰所以爲教，曰：「今之全眞也，以水譬之，重陽發其源，丹陽、長春廣其流，衍其派，譚、劉、王、郝，猶流派之有江河，其歸一也。詰宮之自，曰：「長春初至海秦，載瞻靈嵩，揭庵之名，庶幾混跡市廛，不忘乎雲山之勝　歲壬子，嗣教眞人常大宗師准恩例，故因庵而更爲宮　其始末如之何？曰：「登州蘇公、邑陽許公、金臺宋公草創之，泰和、興定時事　迨國朝棲神子出，修飾而潤色之　棲神諱志祐，姓王氏，林慮人　其宅也以乙未，其升也以己亥，壽八十有六，具李翰林《陽臺宮碑》　繼之者，包公志安也。」「其取與如之何？」曰：「野人義以取之，義以與之，而無親疎富貴之與貧賤也　然而歲計出入之用，綽綽而無匱，比之世人，亦無憂勞迫其身，困其慮也。」或笑於其旁，曰：「學仙者玄虛以爲本，清淨以爲宗，獨不憚煩之甚？」余曰：「不然　夫仙也者，各適其適也　至於登明儒良，垂拱岩廊，九重之仙也；言聽諫從，官師承式，卿相之仙也；海波四澄，羽檄不飛，將校之仙也；草翳訟庭，鈴索聲沉，守令之仙也　至於負販之兒，星行露宿，東交西易，而畏途之禍不聞；耕稼之叟，風雨以時，高廩參差，莫觖家離鄉之爲憂　搢紳先生，鉤軒橫几，重編疊簡，得以講明唐、虞、姬、孔之懿訓，君臣父子之大義，是亦仙矣　況方外之士，居不聯乎里社，齒不沾乎版籍，無轉輸征戍之勞，無頭會箕斂之迫，道之精微玄妙靡不洞貫，而陶陶然以盡天年，孰謂非仙也乎？且道不遠於人，亦由學而可入，所謂絕學無憂，戒其蕩而弗返　向見棲神之徒，香火之隙，研精《語》《易》者十常四五　客堅謝之，仰止高山，撫襟興慨，作《迎雲》、《送雲》詩二章，遺志祥、志雲　其辭曰：「海濤紅兮晨露晞，岳隆隆兮雲飛飛　款幽扃兮如期百年，開闔兮窗與扉　城郭良是兮人已非，夕日慘澹兮行路稀　雲趍岳兮知歸，回舟兮簡激　沙鳥兮忘機，邀故山兮千里，悵夙心兮獨違。」

又《重修太清觀記》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　方此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之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顛末　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　潛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　天資恬淡純厚，而躭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　既而丐隱縣市，爲劉戶部好謙所知　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謂曰：「修眞之地，孰踰於此歟？」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　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　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　至於賓客棲止，廚藏廐圊之所，莫不畢具　天興之亂，掃然矣！　曰復之者，熙眞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　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雘斑斑然，鐘磬鏘鏘然，簪裙濟濟然　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　實縣宰白侯氏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　其大概如是　余亦竊有感焉　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　方功利馳逐之秋，而繒繳已施，陷阱坊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有必然之理也　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眞之教所由興耶？　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　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眞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眞之徒，眞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　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　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乎？正月戊戌日記

宋子貞《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　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　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　居母喪，露處墓側　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　幼業儒，喜涉獵書傳，旁通大義而已　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爲全眞，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

觀事實生，多差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和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爲衆守耳，何至如是」。即並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絶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郡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遣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各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即可，俾充河間、眞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遣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縟，莫與爲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眞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眞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卧徼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爲之住持。纔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眞定。未幾，會葬源明眞人李志源於有華，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六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輦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上清萬壽宮之翛然堂。以予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開暇談笑，藹藹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胷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爲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乏急難，輕財如糞土。業從士大夫遊，涖衆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籙，稱爲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爲歌詩，及其手字。公在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爲祕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嬌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禪聖奧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暖暖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恒孤騫。退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厭代歸朝元，羽輪飈車闕復崑。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爲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又《順德府通真觀碑》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沖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刳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眞，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啓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言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眞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眞人李志柔，依城隍廟，娶徒而居之，尋購地其傍，廣以爲觀，因得今額。纔構一室，以爲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雍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爲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眞。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饍饌之廚、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廐庫，級甃綵繪，罔有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蔭，沉沉焉，洞洞焉，眞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圃，以資道衆。其爲屋凡四十間，爲像凡二十一軀，爲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蛻去，餘皆志久爲之。庚申之夏，余自覃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同塵，洺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沖澹，嘗事開玄眞人李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至早歲得鍊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間，絶跡人間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

雨，乃迎謁於燕山，女關啟鎖，迎以禮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度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眞人之號，並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孚一邑，自爲方所者，若宮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眞爲指南。志久，潛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閈，雅爲大宗師李眞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眞大師。及今誠明眞人張公嗣掌道教，又命綱紀顯德、洺、磁、威四州之衆，其爲人蓋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雞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化育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脉通。函關鬱鬱紫炁充，兩篇道德開盲聾。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闡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帡幪，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簋笥走塢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又《玉虛觀記》

鍊師李子榮，予故人也。家世宦族，幼學爲舉子。未卒業，會貞祐兵興，辟爲郡從事。及歸國朝，擢本地招撫使。皆非其志也。時金兵尚壁馬武，而澤、潞爲爭地，連歲不能定，益厭苦之，乃脫身歸道，隸本郡之長春觀。弊衣蔬食，與同業雜處無難色。居頃之，周游諸方，登泰山，望蓬萊，歷海上諸州，卽喟然嘆曰：「通天下一道耳，求之當在我。」乃復歸本觀，肅然一室，僅能風雨。日率一食，脇不沾床者累歲，悉究內外之學，尤邃於《易》。於是道價藉甚。化行漳、沁間，殆三十年矣。今年夏四月，忽以書來，曰：「惟吾李氏爲河東著姓，不知幾昭穆矣。中外凡百餘口，經兵亂之後，惟僕蹉跎道門，無足議者。近亦年迫耳順，未有所出。吾祖其不食矣，日夜以思，計無從出。先大父無恙日，嘗築庵於居第之右，名之曰「頤神」，又構一亭，名曰「獨樂」，盛植花木，以游居其中。叱諸子弟，家事不得閒句，已亦未嘗一至家庭。凡七年而後終。僕以暇日追述遺志，闢所居第，合爲一道舘，令弟子李志演、郭志淳輩居之，以守先塚，仍施地三百畝，以供道衆齋粥之費。既畢工，請於有司，得額曰「玉虛」，幸賜數字，將刻之石，使居其室，食其土者，知有所自來。歲時朔望，無吝一瓣香，以薦冥福足矣。」其辭哀，讀之令人惻然。嘗試言之，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則祭於家。自三代而下，莫不由之，所以示報也。而今爲道者，則曰必絕而父母，屏而骨肉，還而墳墓，不然則不足以語夫道。渠獨非人子乎？黃帝老子之教，恐不如是之隘也。予嘗當盛壯時，勇退於急流中，雖親戚故舊交勸更挽，曾不一返顧，疑若冥頑世相忘者。至於晚節末路，乃拳拳於丘壠，豈天性之在人者，終不能自泯耶！榮諱志道，士人也。每自稱匈叟，嘗以恩例賜號守貞大師。至元改元，歲次甲子，重陽後一日，鳩水野人記。

又《全眞觀記》

按《茅君內傳》，稱世有洞天三十六。岱宗之洞，周迴三十里，名之曰三宮空洞之天，皆僊聖所游居，故古之得道者於斯爲多。若稷邱君崔文子，漢武帝所見老父之屬，不可勝載。近代又有王重陽傳教海上，羽衣之士風鼓濤湧，彌滿巖谷，此全眞之所以興也。其觀在岱宗西南五十里曰上章村。金明昌間，道者巨陽子始築室其上，學爲全眞。尋請於有司，因得今額。巨陽子性沉默，能自刻厲，常服毳衣，晝夜未嘗解帶，髮至十餘年不理。獨喜墾土積穀，以飯道衆，歲遇凶荒，則盡推其羨餘，以貸艱食，由是有聲齊魯間。居既久，將薄游諸方，命其徒張志超嗣主觀事。志超亦寬和能輯衆，雅爲道俗信嚮。繼而州將李侯貫及其弟故帥進、進妻龍西郡夫人蕭氏同助營繕，踵而成之。其祠聖有堂，宅衆有廬，至於齋庖賓次，像設繪事，凡道舘之制，罔有不備。又起大殿於東偏，以祀三清，宏壯富麗，甲於東州。既卒事，介余友泰安州會眞宮提點張君志偉以記爲請。余遂招而告之曰：「夫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自以爲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凡非《南華》之言乎！凡物之有成必有壞，如天之有朝必有暮也。夫以土木之功，而欲託之以傳不朽，是猶春禽之鳴，秋蟲之響，過耳而已。若以金石爲可恃，則秦丞相之遺刻近在嶽頂，雖欲觀其髣髴，其可得乎！子學老氏者也。老氏之言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苟能誦其書，踐其言，則觀之興，將不啻今日，子之師巨陽子爲不歿矣。巨陽子姓韓氏，名志具，士人也。幼禮奉高修眞觀王道悅爲師，嘗謁玉陽眞人，輒許以法器，且授之名，後得訣於丘長春，遂蒙印可。自是而後，裹糧問道者，所至成市，度徒凡四百人，置觀三十餘所。享年六十，蛻於濟南之天齊觀。門人志超輩返其眞，葬之本觀，以爲始祖云。」

元好問《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

二年賜名　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楚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眞果主之　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　眞稍葺堂屋以居　大定中，眞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爲嫌　行視寺後平衍，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　凡役工五千有奇　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　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　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之指爲供　誠意堅苦，爲人感動　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　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　玘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之　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人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　唯其生死一節，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滿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　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　梯空接虛，人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　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聲咳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又《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室，吾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　鄉豪麻昌及其族弟昌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　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　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　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　東望女儿，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　偎麓刻立，莫可梯接　僊人諸峰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　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　金門烏啄，奔走來會　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　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窓夕扉，萬景舍人，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　蓋嘗嘆焉　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　寺無定區，僧無限員　四方萬里，根結盤互　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究也　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絕之觀　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　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譬，後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　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菜爲金碧　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　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上　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　仲寧爲予言：「廣業專而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並著予之所以感　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又《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　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下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　新歿，繼以其子能　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　故百年以來，諸禪剎之有藥局自青州始　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　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　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　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於財，衆請主之　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　局事之備，迨予三年矣　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　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　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　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恆，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　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　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　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於參朮間乎？謂之恆則亦不可也　不恆，不專，取未必甚解之人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什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　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床而當蘼蕪，薺苨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　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　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　人可不懼哉！今予則不然　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予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

矣、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淑固當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云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又《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偲，予皆河東人。今住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大府非無聞利，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燹，城邑廢燬，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蚍蜉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陁，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濁兵爲營度。濁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掃於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庫下迨庫廐糧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濁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寥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啓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騫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於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刼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偏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竟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間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亦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又《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於將鑿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毅然山谷間，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眞不虛語！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刃。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予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予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毅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又《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敝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蔵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

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蔬、庫、甑以次而具、蓋規橅仿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牓。龍跳虎卧、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蹷從事、故衆務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剎。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羹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河沙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嬈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閡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可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略遠圖。尊主庇民、辨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琴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俟、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又《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大曆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玄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夫勝力復玄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沖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眞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耳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窻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眞。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沖。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渾厚、

眞受道之器。但近見于，以夫冬雷頗而逝。哲人所接見者也。因爲序沖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予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並刻之，以爲眞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全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溯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蓂予違，明年眞元兮與子期。

又《太古觀記》 全眞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郭長倩爲眞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眞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眞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謁予於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眞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願敬之之言曰：「全眞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於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於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姊。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又《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眞師，師覲大晉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廄，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僊。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僊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眞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刼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又《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

爲　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　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　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　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蔵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　像設有殿，禳禬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廐，截然一新　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　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　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　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　回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　況乎執兵兇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際，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屍流血，僅乃得之　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　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　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　雖然，上方飛舄之堯、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　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　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　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欵　辨疑，其高弟云　望日，遺山眞隱元某記

又《清真觀記》　修武清眞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丘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　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　積以歲月，廬舍乃具　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　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　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　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　興定庚辰之兵，觀廢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　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於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　因爲次第之，並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　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　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隆，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　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　銜鋒茹毒，遲迴顧盻，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　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捄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又《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蓋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樸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

庫廩以次並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荊棘，拾瓦礫，不階一質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士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六，必置論，如抱樸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胷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微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眞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眞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眞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眞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積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眞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竇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竇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亡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竇，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因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眞境，自昔閎衍博大，眞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又《明陽觀記》

台州西南八里，紫羅山之麓，有保聚曰明陽台。駘祠浮圖寺在其傍。舊有道院，廢久矣。鄉人欲修復之而未暇也。全眞師姬志玄先住遼沁，亦嘗留宿於此。父老愛其道行清實，有日而祝之之議。乃築環堵而居之。三四年，徒從之者益多。思所以立壇宇，儼像設，興遊居寢飯之所，斧斤埏埴，率其人自親之。前後十五年，爲殿者三：曰三清，曰通明；爲堂者四：曰三官，曰四聖，曰秘籙，曰靈官。門廡齋廚，以次而具。請於燕京長春宮，得額曰『明陽』。此觀事之大凡也。時州長茹君以贊其事，翼而成之。甲辰春，史鎬從事李君昂霄偕姬之徒王志寬，過予讀書山，爲予言曰：『桑梓鍊師，吾方外友，而明陽又吾杖屨之所朝夕者也。姬知吾辱與子遊，欲得子之文，以記其經度之始，子寧有意乎？』予不敢辭，乃爲記之。顧盼檀施四集，土木窮金碧之富，鍾鼓之狀，雲山之氣，蓋未可以歲月記。至於黃老之教，人徒知有之，求所以尊師重道如供佛然者，則無之有也。兵劫之後，此風故在。獨鍊師一出，所之人翕然歸之。雖稱子輩，亦爲起信而敬古。所謂存乎其人，乃今見之。夫物蔽於一曲，與有不能通者，此二家所以更爲盛衰耶？吾於此有感焉：三綱五常之在，猶衣食之不可一日廢。今千室之邑，豈無人倫之教者？至於挾兔園策，授童子之學者，乃無一人焉！寒不必衣，飢不必食，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嗚呼！二家之盛衰，又何足記邪？姬，高平人，丘公嘗號爲崇道大師洞明子云。

又《五峰山重修洞真觀記》

泰山位置雄重，槃礴數百里之外。景氣清淑，芝朮靈秀，蓋天地間之勝地。古之得道者多往來乎其間。考之方志，其遺跡故在也。山之西北麓爲靈巖，又西北爲婁敬洞。洞之西有山曰青崖，直長清五十里而遠。岡阜環合，五峰壁立。中一峰名仙臺，臺之陽爲大峪，地僅數十畝，而窪凸間錯，粗可以樹藝；泉水交注，松柏蔽映，方春雜花盛開，爛然如錦繡之滿山谷。嘗有隱者居之，不知幾何時矣。泰和中，一二全眞師丘志圓、范志明闢地於此，屋纔數椽而已。丘、范而歿，同業王志深、李志清輩增築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廡既成，貞祐初，人二栗縣，官□爲洞眞觀。吾友東光句龍英儒盛談洞眞幽寂古澹，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欲予一到其處，而予以客游未暇也。丙子春二月，志深之法兄張志偉同季志淳以洞眞

之始末謁予，以記請，且言：『志深之昆仲皆出於廣川眞靜大師崔道演。道演道行孤峻，□坐林間，與世無所與合。□□崑崙普照范鍊師，特愼許可；每一見，必留語彌日。志深外質而內敏，苦己利物。往時避兵布山，游騎所及，鄉之人被重創者狼藉道路。志深扶傷救死屍穢間，親餽粥藥，惻然有骨肉之愛。賴以生活者餘百人。祭酒以來，連起茇舍，凡有徒老與夫環處而無供者，厚爲調護之。是不獨於營運爲有勞，其人亦可記也。幸爲我書之。』予因爲張言：『承以寇謙之顯，華陽以陶貞白顯，草堂以盧鴻顯，中巖以司馬子微顯，雲臺以陳圖南顯。境用人勝，良不虛語。雖然，吾何敢望於今之人？必也自拔於流俗，居山林，食澗飲，甘足枯槁，無爲此山羞，斯可矣。若崔與王，是無爲此山羞者非耶？他日飄然而東，當以吾言叩之』九日己巳記。

趙復《燕京刱建玉清觀碑》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爲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爲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闢甕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間之有疢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爲帝王師，窮願爲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初，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直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補亳州衛眞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沖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眞於眞人爲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煑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因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即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薙草攤歲，延袤如度，售材陶甓，刱建爲玉清觀，棲泊道流，舘穀諸方。蓋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卒爲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賺，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湢蔬井，可濯可溉，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爲，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爲方外采眞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爲度師眞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己嚴甚，恪守師訓，刳形待物。昌州當馹騎孔道，每歲掌教眞常眞人北覲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廣矣。故備述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强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象帝之先。肇飛輪奐，棟宇森然。黝甓山升，梓材魚貫。爲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相府，維護維呵。牝牝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眞，以福天下。汚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聞玄宮，以閱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爲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勒此銘詩，爲天下谿。

段克己《通仙觀記》 自三代井田之法廢，天下良田美宅不歸於老氏，則歸於釋。距河津縣治三十里，有山曰姑射，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十數，午芹爲最。山之麓，泉水出焉，細石平鋪溪底，水行其上，鏘然有聲，古木寒藤，轇轕垂蔭，名葩異卉，遍滿溪谷，每微風一至，香氣四集，迴波衝瀨，揄揚萎茹，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亦莫能窮其壯麗。懷靈仙之異跡，揖隱士之清風，人知禮讓，食足貨通，實一方之都會也。編氓李氏，家饒於財，獨以願力構三清殿於村東北隅，殿之西偏別爲道院，以居羽客，百餘年間，寂無聞人。至大朝，里人范志沖急流中勇退，棲心眞境，垂三十年，闢所居堂，列十一眞之像，命工彩繪，衛以幢蓋，奉以香花，使觀之者起信，化奔競爲澹泊，易苦惱爲希夷，是道人者與有勞焉。姑敘其始末，書以遺後之君子，庶勿壞。歲辛亥十月既望，稷山段克己記。

王磐《筠溪軒記》 共城之西八九里，有泉不依山麓，漏出平地，名曰卓水。水之上有故竹林，地數十畝，兵亂以來荒穢不治，鞠爲樵牧之場，地主

操奪而竊之，積年莫有顧者。重元子茅君與其友茅君伯達，受自相臺，展轉此茲邑，將以選林壑之幽而卜棲隱之勝，或以水上之地告，二君欣然出鉢囊中金買之。芟其荒穢，理其凋殘，疏清泉以溉其根，插密棘以郛其外，於是雲梢煙葉，生意粲然，皆喜其遭遇知己，脫出困阨而遂有生之樂者也。越明年，新筍巉巉，凡三閱歲而豐圍修幹，十倍其初。重元子一日謂茅君曰：「吾平生學道，於世無求，惟喜延接士大夫，及願得方外耆宿數十人坐而奉之，每以道門蕭索，力不稱心為恨。今也環堵之外，有青衣會首數十萬，足以奉吾庵中齋糧，則吾之宿心可以遂矣。」於是繕廚竈以潔齋饌，構東西兩室以舍道侶，又於西堂之北斫竹為徑，迤邐西北行百餘步，登略杓，渡溪水，當藥圃之東北隅構小軒，榜曰筠谿，以為遊息之所，蓋非嘉客不能到也。軒之大僅容十人，而林壑之深邃，雲煙之蕭爽，魚鳥之閒逸，木植之芳馨，每至其上，使人神情灑然，如踐異境。蓋亦山林之奧壤福田，晦昧秘藏之久，待二君而發之歟？予來居蘇門之歲，二君始買茲地，今四年矣，而成就若此。且向也為樵牧之場，今也為修禊之地；向也人過之而不顧，今也遊觀玩賞而不輒，物之盛衰興廢固有數存其間歟？予惟喜二君之用心，其始也，取人之所棄以致工，而不辭其勞；其終也，推己之所有以奉人，而不專其利，斯亦賢矣哉！遂為之究其本末，援翰而書焉。

又《瑞雲宮記》

佛之教，始於近代。南遷之後，其學直以識心見性為宗，而燒煉服餌，嚥內觀想之說，亳髮不與焉。老氏所謂為無為，事無事者，其斯之謂歟？住持曹州之楚丘竇鉉觀安和子程志泰，本鄧州人，大都長春宮長春眞人之高弟，甫遊至此，遂留居焉。結草庵僅庇風雨，晝夜倚壁堅坐，或數日不食。邑人日加敬禮，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越五年而功成。至元癸未，總管王公祚聞於昌童王，賜名瑞雲宮，仍命師提點宮事。

又《修堯廟記》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傾圮。有靖應眞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塏，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力節用，以身道俗，凡閱歲而廟成。為地七百畝，為屋四百間，軏軏翼翼，儼然帝王之居，殆與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易觀矣。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為贍宮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講學士臣磐當屬詞。謹按祀典，諸帝代帝王祭，其時以春之仲月，其地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宗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唐堯於平陽府。蓋聖人之心，其於天地萬物雖一視同仁，不以遠近為親疎，至於父母親戚所居，松楸墳壠所在，則亦不能漠然無情，與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於魯，而四世反葬於周；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其不以鄉黨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觀之，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祭，而必於其鄉者，聖人制禮緣人情也。因其歲年之遠而有敝，敝而改圖其新者，知者創物從時宜也。善信讀老莊之書，從方外之教，以虛無淡泊為宗，以因循自然為用，然而嘉聞仁義之言，樂道堯舜之事。前修禹廟，數載功成，今建堯祠，三年有效，可謂知慮明敏，操守堅固，通方不滯，好謀能成者也。堯，大聖人也，德被羣生，澤流萬世，即欲稱道其美，是猶褻天地之大，譬日月之明，無所容其辭矣。乃述立廟之本末如此。

又《龍巖寺記》

相臺之西，佛寺為多，若黃華、淇岭、修定、寶山皆古名刹，其得山水勝概而去府城為最近者曰龍巖。龍巖為寺，不知始於何代。金大定間，有僧曰憲上座，得法於大尖山廣和尚，遊方至此，徘徊瞻眺，謂其從者曰：「此地前臨洹水，右倚太行，草棘之間，廢塔猶存，古精廬也，是可居矣。」乃謀諸里人，里人曰：「師能留居，願以奉施。」居逾年，學徒稍集，日益衆多。營繕締構，曾未十稔，而荊棘瓦礫之場，化為寶坊金地。憲老，以傳其潤，潤傳其琛，琛能世其業，後值金季喪亂，所謂寶坊金地者，復化為荊棘瓦礫之場矣。琛有弟子曰德清，避亂遊歷四方，事定來歸，曰：「先師故道場也，吾不可以不葺。」與其徒刈荊棘，驅虎狼，架蓬茅於垣垣，以庇風雨而託棲焉，今三十年矣。而佛殿法堂，鐘樓僧舍，齋廚庫廐，三門洞房，金碧像設，旛靡彩繪，盡復承平之舊，而宏敞縝密有加焉。噫！土木之崇麗，象設之莊嚴，皆有為法耳。雖不概於道，而道實寓焉。蓋常人之情，覩崇麗之境，則嚮慕之意起，瞻莊嚴之容，則肅敬之念生，此象教之所以有待於修飾者歟？及其弊也，則事外而遺內，務觀美而無踐履之實，崇堂邃宇，徒自尊高，刻桷丹楹，漫為勞費，其於光揚佛法，滅度含靈之道，果何益哉？故德爽則千楹不足，道在則環堵有餘，若清者，其近於道矣。捨衣盂自奉之資，合檀信願心之施，財不蠹國，役不擾人，麗不至奢，儉不至陋，鉼錫駐於一方，而道化行於四遠。師安陽人，姓王氏，幼從琛學佛，日誦千言。及長，徧通諸經，論議鈔疏，

皆能闡誦，朝廷嘗遣使者閱試天下僧尼，自眞定以南，師舉首。五臺山資圓戒會，衆推師爲壇主。開平府新宮成，詔集天下名僧，設道場以落之，師陞座敷暢眞乘，稱旨。明年，大駕南巡，師朝行殿於相臺之南，賜號宣明雄辯大師。師爲人外融內和，趙魏間學佛者咸尊師之。其弟子澄昭、澄志等曰：「自昔精藍名剎形勝之地，必有金石記識題刻，非直爲觀美也，所以揄揚道化，紀述事功，昭示來世，俾有考焉耳。今吾師謙抑韜晦，退託而不爲，吾儕又復因循，不能有所表白建立，則將終於暗晦而已。」乃相與礱磨堅石，詣予求文。予既嘉師之能自信而篤於其教，又喜二子能推崇其師之德，而期於有聞也，爲次第其始末，而繫以銘辭。銘曰：

梵宮胡爲來此營，法不孤起緣境生。道人天眼識王氣，手拾瓦礫間榛荊。一庵本不求餘贏，戶外屨滿日益增。漸看木杪挑飛甍，鄉閭喜聞鐘磬聲。人心慈良佛化行，熙熙樂土稱太平。一朝刼火移丘陵，世間成壞無足驚。清公嗣法法載賡，學徒仰之如景星。千經萬論浩渺溟，扣之即如缾水傾。龍巖棟宇廢復興，盡還舊觀加恢弘。子孫才賢相繼承，法輪長轉無時停。昭也沉默趨佛乘，志也彊毅持門庭。有不知者視此銘，百千年後如丹青。

榮肇《論佛》

佛也者，弗也，弗以人之常道爲道者也。夫人之常道，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和。而彼佛氏者，必去而君臣，棄而父子，夫婦，屏除一切，以期於明心見性，登於化域。嗚呼！自有佛氏而三綱論，人道絕矣。雖然，使學夫佛者，屏居於深山邃谷，練修於精廬靜室之中，悟徹眞如，離去塵垢，以自求於超凡而入聖，彼固欲自成其爲佛也，吾亦何惡乎爾！吾所惡者，從佛之徒，曾不識佛旨玄微，獵其糟粕，更造爲禍福因果之說，以煽誘愚人，其爲世道人心之害焉深也。夫佛以清淨爲宗，故空諸色相，而必梵宮琳宇，金碧輝煌，傾人之財，疲人之力，以侈大其觀，非佛之本意也。佛主於慈悲，方不惜捨身以濟物，又豈肯借名募化，說法誑人，吸取衆人之脂膏，以供己之欲。如佛之設念而誠在於壯己之觀，快己之欲，則所謂清淨慈悲者，其安在耶？世之沙門僧、比邱尼，皆所謂佛門弟子也，削髮披緇，托身方外，名歸淨域，實戀塵緣，究其所爲，已足爲人間之蟊賊。而有所謂大和尚者，本非德行高僧，裝飾規模，開壇講經而說法。其所說法，不過佛門之粗律；其所講經，祇是佛乘之游談。居然上座，受人膜拜，受人齋供，受人錢鈔，而又多設懺會，招聚愚夫愚婦，混處雜居，大亂男女之防。更有不法僧尼，以佛護身，奸貪淫穢，無所不至。嗚呼！佛如有知，當亦深恨此輩大壞法門，將置之於阿鼻地獄矣。而世人不悟，動曰佛門弟子，喜施捨之不爲新鄉，其人性本慳嗇，平日於兄弟親戚朋友，與夫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欲求其稍爲賙卹而不可得者，一旦僧尼以修佛殿裝佛身叩募之，亦不惜慨然而一爲解囊。其於僧尼敬信之也如是，非敬僧尼也，敬佛也；非信僧尼也，信佛也。蓋佛教之溺人已深，上自王公，下至庶民，無不專心佞佛，以求福田利益，雖大聲疾呼而欲覺悟之，其可得乎？彼佛氏者，不染愛河慾海之累，六根清淨，以獨修其身可也。必欲廣其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果盡遵佛氏所爲，去其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則不仁不義之禍熾，而相生相養之道息矣。且人非能盡出於空桑也，而人類不幾絕乎哉！夫佛以慈悲爲念者也，飯吾教而致天地之間人無種類，其可悲憫何如！又何有衆生之賴其普救也耶！

又《原釋》

夫釋氏者，本西域之教，自漢明帝感於夢幻，使人西求佛，而其教遂流入於中國。至魏晉六朝之間，佛教寖廣，塔廟漸增，而沙門之徒日益蕃。鳩摩在秦，繙譯經典，以廣播海內，後世佛書蔓延，皆出自姚秦也。至達摩西來，掃除一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眞善爲彼教解脫，妙棄筌蹄，吾嘗以爲鳩摩則滯迹於有，達摩則化迹於無，獨能發釋氏不住之玄風者也。梁武帝佞佛，達摩見帝所主在於因果，自視功德莫大，達摩謂其所爲無一功德，以是拂帝意，遂隱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逝。夫武帝所爲，本無一可爲功德也。彼以六度布施爲第一，而三度捨其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贖歸。夫既捨之矣，曷爲贖復歸也！欺佛乎？欺己乎？欺天下乎？況此億萬之錢，何一非百姓膏血所出！不恤民艱，而妄是以飽寺僧之腹，功德何在？又以佛主慈悲而戒殺，致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惜物命，而寧使祖宗絕血食。迨與北魏爭壽陽，則三築淮堰，淹死生民數十萬。不忍物命，而輕棄民命，倒行逆施如是，又何功德之有？其始也，御食止於菜菓，及臺城被圍，而不免於破其戒，食鷄子，卒呼荷荷而餓死。豈佛喜其功德，度之入於西方極樂世界耶？且爾時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兄弟叔姪，相賊相殘，澌滅其彝倫。事佛，求福也，禍乃至此！夫梁武佞佛，不獲福已，又安能福人乎！而近世之修佛事者，以禮梁皇懺爲大功德，何歟？或謂事佛自可求福田利益，北魏太武帝與崔浩深惡佛法，誅沙門，廢佛像，毀佛寺，而太武被弒，浩至夷

族，非惡佛之報歟？果爾，厥後宣武最崇佛，西胡太后作永寧寺，極其壯麗，爲浮屠九十丈，上刹復十丈，飾以金玉錦繡，塔廟之盛，自古罕有，其崇佛也，可謂極矣。然宣武短祚，胡太后不免爲爾朱榮沉於河。崇佛而得禍，則又何也？嗟乎！佛之爲道，其教空萬象，寂諸緣，歸於清淨，以證厥菩提也，而豈欲紛紛擾擾，以禍人福人炫惑天下，使人之信，而競事於奔波哉！自後來釋氏，借佛法而倡異言，設爲天堂地獄之說，藉以射利，而空虛清淨之本旨已盡失矣。夫人，明乎理者少，昧乎欲者多，言及禍福，孰不生畏喜；言天堂，孰不慕；言地獄，孰不懼。釋氏因爲之言曰，雖有惡行，能持佛念經，即可以登天堂而獲福；雖有善行，不持佛念經，不免墮地獄而罹禍。於是惑其說而信之者，蓋十室而九焉。抑知善善惡惡，天之正道也，佛豈能悖於天乎！如凶惡之徒，日誦貝葉之書，心藏蛇蝎之行，既死矣，以其能信佛，佛即引之而享天堂之樂。而正人君子，以名教綱常爲己任，其卒也，以不信佛，佛即墮之而俾受地獄之災。善惡倒置，是悖乎天矣，佛豈爲之？吾有以知其必不然者。況觀夫古之佛弟子，其戒行稱高潔者，問其家風，不過一塢白雲，三間茅屋，一鉢一拂，到處生涯，曷嘗營營於塵俗之中，講因果，說禍福，以爲能廣釋氏之教哉！吾故謂人能率性之善，不昧心體本然之明，恬靜澄虛，泊然而寡營，淡然而無欲，雖不事佛，亦可爲吾教之傳人，死必爲神矣。若夫日逐於聲色貨利之間，心性俱失，雖今日飯僧，明日修寺，以是爲吾無量福也，佛其許之乎？噫！是必不許之也矣。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則世之人曷不移佞佛之心，轉爲切己之學，庶乎大道可明，而天下治矣。

又《天無私論》

客有問於予曰：『天有私乎？』曰：『無私。』『天既無私，則凡爲天之所生，皆宜爲天之所愛，何以或寵綏之頻加，或阨窮而不已也？』予應之曰：『此非天之有私也，因乎人也。上自帝王，下迄隸丐，皆人也，皆天之所生也，而貴賤懸絕若此，天豈有私意於其間也哉？今夫人豐厚瘠薄，勢有不同；聰明愚魯，質有不同；勇壯怯懦，力有不同；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命有不同。使天必欲盡生人而均之平之，歸於畫一，以自明其無私，天豈若是之規規耶？』客曰：『天無私矣，福善禍淫，非天道乎？則良善宜蒙福，淫惡宜膺禍矣。何以善人有終身潦倒，惡人巨奚世顯榮也？』予曰：『天之待人，以積世論，不以一身論。身雖爲善，其先世之積慝未消，安能以其一身之善，而遽降以福身？雖爲惡，其先世之餘澤猶存，亦豈必以其一身之惡，而驟施之禍？《大易》不有餘慶、餘殃之說乎？』客曰：『餘慶、餘殃，吾固知之。今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美，而其人孜孜好善，乃不惟不得榮其身，而且厄其嗣；續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凶，而其人又種種造惡，乃不惟未嘗困其身，而且蕃其子孫，則又何也？』予曰：『天之爲道，有常有變。常者，一定之理；變者，不測之數。無一定，則人無以識從違；非不測，則人無以息徼倖。此皆陰陽消長，自然之所運，天亦不得以私而主之。夫道有常變，而數有盛衰。際數之盛，天以常道順而行；值數之衰，天以變道逆而施。故《虞書》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言其常也；柳跖壽終，顏子殀亡，張湯有後，鄧攸無兒，此變之爲也。』客曰：『天人一理也。人心之是非，即可以決天意之予奪。而莊周有言：「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何又不相合而相反也？』予曰：『此莊子生於衰周之季，世事壞，天道變，小人得志，正士不容，故憤而爲此荒唐悠謬之言，豈眞天人之相反也哉！且子獨不觀乎，富貴非天之所厚乎？其人而富貴焉，雖小人也，而人即莫不奉之爲君子；貧賤非天之所薄乎？其人而貧賤焉，雖君子也，而人即莫不鄙之爲小人。天與人意，固未嘗不合也。士君子不幸而遭時不偶，亦惟有順乎數，安乎命，盡其在我，以聽夫天之所爲而已矣。天有私乎？無私乎？又何問焉！』於是客不再問而退。

胡祇遹《論釋道》

釋氏言空寂，老莊言無爲自然，二家之學，吾儒皆有之。但吾儒兼動靜有無而言，不失於一偏。「仁者靜，知者動」，「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又曰：『安處善，樂循理。』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近世儒者，以爲釋氏之學，識心見性，吾不信也。父子之道，天性也，釋氏無父子。「陰一陽之謂道，有天地然後有夫婦，『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釋氏則無夫婦。父子夫婦，人之大倫。天地賦與自然之性，而釋氏違天背地，強絕滅之，何以謂之識心見性？老氏者亦然。終不能違固然之性，以姦淫而爲夫婦，以姦淫所生之人而爲父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老氏亦曰：『如享太牢，』今

之爲老子者，不食五味酒肉，矯制其性，豈無爲自然之道哉？釋氏創爲祈禱，求福免禍，延壽益算之說，蠱惑庸愚。福者善之影，禍者惡之響，影響，吾形聲之應，冥冥自然之天理，惡得而私之？神廟土木，無靈之偶人，惡得而有之？戕伐不慎，則多病夭橫；保身修德，則病少而年長。念佛天尊，何能致之？二氏之誕妄如此，近世大君大臣，閭閻細民，信入心髓者，何也？吾儒務實循理，二氏僥倖苟免，終亦不能僥倖苟免，然則何益矣。

又《讀老子》 虛則能容能受，靜則能見能制。柔則能勝剛，弱則能勝強。彼務剛強，氣盛極則衰；我以柔弱，不暴則氣蓄。極而發制敵，不可當。《老子》一書，全是如此。故曰：『不敢爲天下先』；又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下之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專氣致柔』；又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又曰：『物壯則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以無事取天下』；又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動也吾以觀其復。靜也夫物芸芸，動也各復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飄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朝』；又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又曰：『善行無轍迹』。

《老子》一書，知天道之好還，而每事務從其本。世之所尚，忘本而務末，忘內而務外，先自盈滿，其勢不久而還。凡物始於柔弱，而終於剛強；始於拙訥，而終於巧辯；始於素朴，而終於華靡；始於清靜，而終於有爲。終者氣勢之盡也，始者氣勢之方興也。以方興而待將盡，老子之謀深矣。

富貴莫大於得天下，聰明莫大於爲聖賢。而聖人謙退而不居，不義而不處，其視一切外物，爲何如哉？此老子所以屢舉屢發，以警學者二義，在《語》、《孟》、『六經』具有之，顧後學不之察耳。

又《讀呂惠卿莊子解》 漆園一書，何爲而作也。當是之時，王道絕，聖學廢，周擁虛名，天下分爲戰國。時君世主，名卿大臣，搢紳士大夫之流，拘於形氣之私，汩於公利之末，束於名教之土苴，小智自私，百僞日熾。如醉生，如夢死，膠膠擾擾。朝成而夕改，乍作而遽非。楊墨亂於前，蘇秦、公孫衍、張儀之徒汩其中。獨一孟子，而世莫之信。中原之人，自相血肉而不相恤，甘爲倀鬼而莫之悔。先王之遺法餘制，莫之能正，莫之能救。故探本反樸，明天理之莫非自然，凡一切有爲之具不足恃。一小大，齊彭殤，此身非我有，而況外物乎？貴賤成敗是非，孰爲眞是。是意也，曹參得之，哀暴秦之殘酷，紛苦各來，飲以醇酒，一務於清靜無事，與民休息，亦矯弊救時之書也。施之秦末漢初，則可嘗猶人困於奔命，虐於禮法，擾於多事，乏於智力，昏眊疲憊，致疾而病危。當此之際，保全護養之法，莫過於萬慮俱忘，安眠軟食，恬淡虛無，靜以復眞。此書不爲無功。若夫身安氣盛，自身而家，人倫日用之間，百務不可一廢，迤邐當舉而行，亦欲以靜以養疾之法行之，一歸於無事，能如是乎？在吾『六經』，二者不偏廢，自有隨時中道，萬世不斁，長行久安之大法存焉。不螻蟻王侯，不粃糠鐘鼎，不樂富貴而悲貧賤。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百官牛羊，若固有之。無入而不自得。君子所性，大行大加，窮居不損。以之持身則簡而正，以之齊家則順而有法，以之治天下則理而有分。生則盡其常，死則得其正。一舉措，一話言，無非自然，無非天理，無非至道，無有求而不備。志於道者，當以《論》、《孟》、『六經』之純正，權衡鑑照《老》、《莊》之矯枉過直，奮激駁雜。以《老》、《莊》之所尚道德眞樸，虛無無爲，自然清靜，純一全實，道全德備，則仁義在其中矣。眞樸則智巧無所施，虛無則心不留物，物莫能梗，無爲則一本於天，不假人力，自然莫非天理，上下與天理同流。清靜則萬變來前一無所有，全實則萬物皆備於我，而無一毫之僞。此數者，在吾書皆有之。至於踐履作養，自有梯級，尤爲細密，不若《老》、《莊》之漫爲麤說。但後世學者，急於聲利，梗塞於物，多欲有我，理性天人之學，略不留意，不之察耳。試將《語》、《孟》、《大學》、《中庸》、『六經』，切身句句體認玩味，又從而履踐之，則自有所學。心爲物役，心爲事塞，謂之無一學可也。心本虛靈明徹，如止水明鏡，若事至物來，不留於意妍醜，隨見何有困弊。死生壽夭，貴賤貧富，成敗得喪，禍福榮辱，是非邪正，喜怒愛惡哀樂，強弱剛柔，勞佚老少，夢寐彼我，公私動靜，語默出處，用舍常怪，生殺刑賞，智愚早晚，遲速功過，小大短長高下，若此之類，不可偏舉。其理在吾儒書，素有中和，自然從容不迫之道。《老》、《莊》則矯枉過正，雖然亦爲俗儒發也。

又《論莊老》 以後世觀之，孔孟自孔孟，老莊爲老莊。又唐玄宗以老子爲祖，極尊榮之號，黃冠野服者師事之，儒者則宗孔孟，故岐而二之，若冰炭之不同。以當時觀之，老子孔子同時，孟子莊子同時，著書立言，略無一語相異同，相是非。老莊之書，所以與吾儒異者，特見當時愚儒俗士，束縛於名

教禮法而不自得，惴惴戚戚於死生憂患而喪其神守，死生於功名富貴而意必固我，誇矜眩耀小知薄能，而以舉天下莫己若，棄道德仁義之大本，而徇辭章文藻之末技，故矯其弊而爲言爾。但過直駁雜者有之。

方回《建德府南山禪寺僧堂記》

佛事在東南，浙右爲盛；浙右，錢塘爲盛；錢塘之盛，莫盛於靈隱。徑山聚其徒千五百，至二千衆，故其衆僧所居之堂，視天下無加焉。古睦號浙右名郡，然其地山多而田少，其爲山石多而土少，其爲田秈多而杭少，其民士農多而工賈少，其風俗儉嗇務本多而浮遊逐末少。歲徵衣食租稅，不如浙右一縣之盛，能以施檀爲佛奉者鮮矣，故佛事在浙右爲劣。虛谷居士爲郡，觀蒲鞋法眼補處，及南北山道場，奇峰邃壑，茂樹清泉，固有他郡之所無。土木丹雘，鐘魚擊撞，單鉢巾履，雲輳飈集，亦無彼蘇杭湖秀之所有。歲在丙子，報恩光孝禪寺虛席，諸山舉請於郡，由冷泉蒙堂延無竭禪師如川主之。始至，廩且不給，告谷曰：「吾將新僧堂。」谷謾應曰：「諾。」厥四年己卯春鳩工，秋九月立植，明年庚辰，谷爲萬里役而歸，則川告曰：堂成矣。谷問堂若何？曰：「吾堂制一如靈隱。」谷心異之。夫以睦之爲郡，素不能競浙右之佛事，而川之主斯寺也，乃能化而爲靈徑之僧堂。非川能自擅其橐與夫願力足以感檀者之至，殆不能臻是也。谷於是合掌作禮，而與川言：「若有人刊鬚劃髮，由衲跌履，坐一夏、二夏、三四夏，以至八九十百夏，是可爲僧否？」曰：「是可爲僧。」「可爲佛否？」曰：「爲佛否也。」「若有人捐珠割金，賚帛擎粟，捨一錢、二錢、三四錢，以至百千萬億錢，是可爲堂不？」曰：「是可爲堂。」「可爲佛不？」曰：「爲佛不也。」「若有人盡四大部洲衆爲僧，化十方世界諸珍寶爲堂，以多於恆河沙數精乳香飯、無上妙味爲供，供者、受供者，皆得爲佛不？」曰：「爲佛不也。」谷聞佛說六波羅密：一曰檀波羅密，六曰般若波羅密，而同泰之檀非也。達磨與語不契，去而面北九年，遂開中華五祖，蓋彼以檀爲檀，而我以般若爲檀也。川乎，僧也者，學爲佛之人；堂也者，學爲佛之地；領是僧、宰是堂者，學爲佛之師也。是人是僧，佛不在僧；是地是堂，佛不在堂。然則其惟師乎？以身施者檀力，以財施者檀貲，以法施者檀道。力與貲有竭，而道無竭也。川其以法施者歟？試嘗問堂中僧，頂後有眼則仰見星斗矣，腦後有眼則俯見山河矣，以兩不盲者爲眼則見僧於堂而已。川，淳安項氏子，叔祖肆，由舍法宰江之湖口。初肄業法眼，尋遍參諸方，嗣前住平江萬壽伊巖，師玉實，楊岐九世孫，嘗說法餘杭舟枕山。成此僧堂，無人檀相，無我檀相，無僧相，無堂相。以谷言爲然，請爲記。

又《徽州東門觀音堂記》

佛法入中國，自東漢明帝時始。初惟知有釋伽牟尼佛耳，其後所至僧寺，位釋伽佛、彌勒佛、彌陀佛而三之，阿彌陀、華嚴、無量壽，又有所謂諸菩薩，而觀世音有千手千眼之異，謂觀見世間音聲而往救其苦。《傳燈錄》有西天二十七祖，有南華六祖，有曹洞雲門法眼，爲仰臨濟五宗，而佛之徒不勝其衆矣。初惟知有《四十二章經》耳，其後蕭梁時分爲三藏，至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而禪學之興，又各有問答喝咄，最多者龍樹之《華嚴經》，本十萬頌，中國譯傳四萬五千頌，最簡者鳩摩羅什之《金剛經》，尤易曉者莫若六如偈，而佛之說不勝其衆矣。僧之至漢地者，初惟有摩騰、竺法蘭耳，華人祝髮學佛自此始。其後始有維摩詰，曰白衣處士在家出家。東晉廬山慧遠建白蓮社，許劉遺民等與會十二僧而六士，今之不剃染道人是也。又有所謂白雲宗，號優婆塞夷，而佛之小支別派，尤不勝其衆矣。徽城人東門之右，倚北向南，萬山堂之下，舊蔣氏居，其屋地甚深，今爲道人任普誠所有。創外門三，施茶東西廡二，中爲大殿，左鐘右鼓，奉觀世音。後爲樓，奉無量壽佛。每月朔，集善士奉《金剛經》，上爲九重祝壽，下爲百姓祈福。本路總管通議劉公爲主其事，前任僧錄通議廣智沈公、僧判佛心俊辯何公實綱維之，今任僧錄通智廣慧寶公、僧判正宗宏教郝公又協成之，施者輻湊。其徒孫普和、介學錄楊復書來求記。余謂徽俗極美，號爲江左佳郡，今則戶口未富，人物殊鮮。辛丑七月十三夜之火，罄州治及城市之半，乙未九月初一之火，僅存州治、州倉、州學、紫陽書院，餘悉烏有。丙子，歸附已定，而二李之叛，城空逾月，茅葦齊詹。庚寅，績溪柯賊竊發西坑山寨，攻之半年乃下，泉口松原，相挺而起，鄉民不入城者凡兩三月。戶口所以未富，坐此四變故也。予讀朱文公之書，生晚惟識其畫像，然尚及識左史竹坡呂公、吏部秋崖方公、丞相訥齋程公，其餘名卿士大夫不可勝數。今則晚進後生，豈惟不知戶口之盛，雖前輩人物之盛，有不能言者。蓋四變兵火盜賊也，一大變者，士類漸不以讀書爲事也。惟此道場誦經供佛，感召和氣，當可免兵火盜賊之災。總管通議劉公，崇重學校之心，尤有加於崇重庵寮之心，必將使學校讀書之士，尤不少於庵寮誦經之士。彼所謂西方極樂悟苦空，此所謂天下至聖贊化育，不妨自分兩途，徽之人物，雖朱文公復生不難也。成就此道場

香火，其善心之緒餘，一毛端四大海水，誰得而識之。是爲記。

牟巘《淨相寺重興記》 按郡志，距檇李東南三十六里，有古招提，曰永福菴，桑門嗣是法師朗蟾居之。菴內供石像一尊，號慈氏，其靈驗世不可測。中興二年，丞相解景榮因無嗣，禱於像前，未及半載，其妻李氏遂覺有娠。丞相心甚悅之，抑且怪其菴屋卑猥，弗稱瞻仰，誓欲棄其舊而新是圖。於是出帑錢，買民地四十餘畝。既而爽塏其地之隘陋者，澄駛其水之卑窪者，審曲面勢，鳩工庀材，斤斧之聲，丁丁不絕。明年建大雄殿，構三門，翼兩廡，規制宏壯。丹堊璀璨，像設偉麗，金碧焜煌。又明年，延術士擇寺橋之南隙地數畝，創樓屋二所，左曰天香，右曰雨花。其淨道街之兩傍，置風水二漊，眞如橋之南去三百步許，路東置一池，大旱不涸，名寺眼，眞所謂人傑而境勝，有山林物外之趣。名聞於朝，上嘉之，賜額爲梁福寺。後廢，遂申漢南王，而踵繼給孤之芳躅。天福七年，住持奏申武肅王而潤色之。至宋大中祥符，改曰淨相。迨我朝中統改元之初，寺遭鬱攸之變，鞠爲荒墟。可詢，耆舊大隆等不忍廢弛，次蘖口體，竭蹷經營，夙興夜寐，不遑寧處。閱五載，而剝者復，缺者足，佛有殿，法有藏，僧有堂，鐘有樓。庖湢之類，視昔無愧。三學比丘，星列而居，甲乙蟬聯，以戶歲事。安坐而食者衆，恆產素乏，歲二人推膳典之，飯鐘粥魚，不愆時者，蓋司是責者任與？今可詢狀其事，徵予記之。予語之曰：佛氏清淨之教，雄冠九流，揭雲漢而照日星，莫不知其高遠也；因果之衡，平吞三世，凜雪霜而瑩冰玉，莫不知其暴白也。雲仍守之，恆務清尚，故能化荒墟爲睹史夜摩之宮，風動公卿，澤及黎庶，馳美譽於千載之下，夫豈偶然哉！而樂爲之書，以塞其請云。

又《平江府重修三清殿記》 混沌既判，惟天爲大，不可俄而度。據遠視之，其色蒼蒼，以形體則謂之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主宰則謂之帝。元始而亨，亨而利貞，以性情則謂之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妙用則謂之神。合理爲氣，其可得而名言者如此。古者祀天，雖有壇壝之制，配侑之禮，五方之名，粢盛牲玉之薦，大抵一精二純，尚忠質而已。非若後世爲之尊號焉，爲之宮室焉，爲之冠冕衣裳焉。自唐則封天寶以來，追尊本始，加上徽稱，益崇以備。豈非神而明之，章爾靈慶，震動宇內，俾知所禋奉歟？平江玄妙觀三清殿，實再建於淳熙丙申。殿凡七楹，雄傑冠浙右，越八十年甲寅，住持嚴守柔重覆屋。又八年辛酉，蔣處仁重葺周欄。又三十四年，爲今至元戊子，改賜額。舊觀浸隳，處仁之徒嚴煥文，興任作新，而爲費甚重。發心募緣，善誘樂施，時則今左轄朱文公清與妻若子，大捐金錢，以相其役。煥文不避寒暑，致木江淮官，易其梁柱。以至交員偃傾，靡不堅壯；污墁陶甃，靡不完密；斧藻像飾，靡不嚴潔。始於己丑二月，成於庚寅十月。煥文嘗賤事淳祐掄魁黃由之孫孟翁，得其奧旨，恬靜有守，人皆傾信。住持許孟祖、張善淵、滕伯淳，皆志同慮協，故所爲必成，焯有可記也。大德壬寅十月，因吳興趙孟頫諗於陵陽牟巘曰：「殿成十有三年矣。淳熙之役，適逢三丙申，殆非偶然。已治石廡下，願爲記成事。」固辭弗獲。夫氣有盈虛，物有成壞，時有因革，惟理獨不忤。昭昭靈靈，千載一日，蓋覆冒中之主宰，性情中之神化也。洪惟新殿，有嚴典領，煥文不有其功，方且夙夜祗恪用對。越在天，凡所爲民禱禳者，固有出於土木科儀，瓜花香燈之外。上帝溥臨，降觀有赫，尚敬之哉！是爲記。

郭時中《筠溪道院記》 關中以山水甲天下，終南以明秀甲關中，重陽宮之勝絕，尤終南之冠也。宮之西北隅，茂林修竹，清泉白石，幽闃寥寥，殆非人境。友人李和甫構茅其中，榜以「筠溪」。一日，偕湛然高士求記於予。予以謂和甫世居大梁，家本豪族，幼以神童，[illegible]。和甫弱冠，出家服道士服，今卜居於此，殆將冷翠光中枕流嘯傲以終此生乎？和甫曰：「非也。翠筠故窠，吾將師其虛乎；清溪一曲，吾將友其靜乎。吾豈愛[illegible]以爲耳目之娛也哉？吾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以虛爲[illegible]。」予乃[illegible]然而應之曰：「嘻，有是哉。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下闕）及乎大[illegible]，日與物接，以喜怒哀樂汩於中而窒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矣；以[illegible]爲於外而擾其靜，有土苴之汙矣。人慾熾，天理[illegible]似不能[illegible]乎其後矣。然而[illegible]者求復其初，在一轉移間耳。不情其性而性其[illegible]而用[illegible]兮[illegible]存，棲神於玄漠之境，養氣於淡泊之中。味無味如坡仙之[illegible]，寧可食無肉；爲無爲如伯禹之治洪水，行其所無事。寸襟昭曠，無風塵之[illegible]；[illegible]眞[illegible]之簸弄。其於虛靜爲如何哉？和甫進於此矣。抑嘗聞之，依[illegible]翠竹，總是眞[illegible]。又曰：「[illegible]見杏時須薦取，休隨流水到天涯。」敢問和甫，筠溪之意果安在哉？」笑而不答。戊申冬杪，宣授陝西三白渠使太華郭時中記。

又《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鈔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

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眞人以謂碧虛子博極羣書，敷引廣奧，非謫學謏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考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爲《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血絡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爲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

劉辰翁《建昌軍普潤寺記》 普潤廢，普潤興，君子以爲天道，而佛之說從是勝焉，是豈不亦有人事哉？寺創五代時，在江南爲小，在盱爲盛，在其鄉爲尤盛。當其盛時，非有彌天釋嗣祖印傳四方也，直據上腴席美蔭，撞鐘而食，利死孝生，怖信耳。昌黎氏廬居之直道未試，乃有富民邇封狡焉，藉是日闢而有之，擴如也。由五季歷治平，由治平錫普潤，至嘉定而廢。當其廢時，雖欲爲其守冢，不可得也。詎謂七八十年老僧猶存，拄錫而起，向之主人墳荒而鬼飢，乃其頹梁壞礎猶寺故物，去宅爲田亦無慮數姓，俯拾如初，平疇蒼莽之間，一日萬瓦煙霏雲合，隨取隨足，四野遺民聞鼓聲而嘆，微物力不至是。嗟乎！吾儕小人營闔廬以避寒暑，長數年，積材木，治基址，大略具矣，獨謹時日，審面向人，獻其良，洎欲就而身不待。二千石之居，百里之國，檐赤籍，避請議。或坐視棟橈，避堂而去，以遺後人，甚至無忌憚者埽焉飾焉，塗未乾而植壞。此寺一隅，又山水深處，有大比邱曰燈雪壁，住鳳山城中有年，爲諸方所仰，故法施衆而受業廣。由燈得大，大白無外，見謂魁梧，有演儼風，故能力復其舊。由大得聞，聞固吾鄉之人也，遇燈撫憐，超悟頓異由聞得智，智者聞弟，自是子子孫孫爲鳳山別出，此則今之普潤非昔之普潤也。所謂人事也，其爲之易也，成之美也。燈故也，佛何有焉。或曰：佛力吾不論，且其荒草野田建大宮室，復爲荒草野田，在太虛亦一息耳。風輪變壞，文獻皆空，悟塵影之何緣，撫人間者如彼，而能從力所及，轉爲盛麗，將未忘情者，亦如太虛，不能不有物乎？此其爲持幻之幻，則誠有礙然者矣。雖然，礙者何也？去礙爲通，通亦礙也。竺深道人遊於朱門，或問之曰：「君自見其朱門，我自如遊蓬戶。」人能以蓬戶之見視之，則是寺也猶如未有物時，而亦何礙之有。雖然，亦屬覺礙。謂夫以朱門爲蓬戶，則朱門者猶在也。若生長朱門，則美者自不知其美已，又朱門視朱門則無之非我，亦無入而不自得已。故高屐忘形，未忘乎屐也；鳥窠離患，未離乎窠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舜未嘗異也，使當爲天子之時而必易地而爲野人之事，則亦與其心著物其人改操者無異。今夫普潤之當復也，則復普潤者其所也，亦所謂佛法也。燈固通乎儒者，故以儒者喻之。

又《龍須禪寺記》 未至龍須，蒼翠逼人。至其下，嬾逕如縈，並山委蛇，長亭四三，又屢憩而後能至。入山門，匾碣橫縱，無非李梁谿者，使人徘徊遠想如見同時，此則過江以來封殖位置之舊也。自龍須重修，改步旁通，促數武蹴爲亭，廢徑荒蕪甚密深，游者及門而盡，而亦無所得矣。壑翁之來，夢僧數百繞牀如林，三夢三轉。一日登山植杖見遷塔焉，井塌草生，喟然曰：「六百七十年於此矣，播之新塘，斯慘」亟構故基，復爲普通，歸僧骨焉，自是爲普濟，修白雲爲山門。古路栽松道，迎甃如修鱗，復停山光，望招雲，立參柏榜，龍須佳處，迤邐可畫。已而及祖師伽藍大小山門，復梁谿諸匾已而及行堂浴院、山前會所。最後徹大殿新之，罄空買田爲燈長明，則住山之九年己丑十有二月也。壑翁之言曰：「吾所至如以身爲常住，徧廬山間間，華亭上上，住且十山，大者如能仁起廢羅漢莊嚴、玉澗之橋，大林、華光之閣，靈湯鐘樓藏殿，南禪昭慶法堂佛堂，雖辛勤建立無數，而未嘗留一字其處，茲山之修復淺矣，記復何爲？不記，古人之跡滅，凡余之所爲皆古也，不記又將遷」。余曰：「吾鄉也，非爲師記也，亦不能不爲師記也。士大夫建一祠修一塾，類以爲先賢不世之業，傳圖經著碑，些少年經營州縣，豈無遺愛如桐鄉、名聲如潁川者？稍易他處，則不可復勉強。此老出即爲人，鴻冥雪

印，皆如撞千石鐘，樹五丈旗，事大心勞，既成去之　江還浙倦，晚棲須山，復何如香爐一峯，湖邊一小寺而睠焉，用之如棲賢萬杉，南禪北禪，吾行諸方，窮龜昂然，負石如山，就而讀之，意有師希於平生，稱不立片石，豈獨賢於求名者而已　作所無作，作亦非礙也　宇宙之道惟因爲無窮，昔之門焉捷徑者，豈不欲便且利後人哉？古今成敗若此多矣　大空大巧莫非理勢之自然，雖吾爲記，豈能增益於師之所無？言語文字之在天地，猶天地之在目前，隨其心量，滿足常新，即羅漢見身，則不知有靈湯矣　及至華亭，又不知有廬山矣　須溪雖小，華亭廬山一時俱失，凡吾所作亦復如是　惟泉石之光，草木之香，去之千里，摩挲蘇刻，甘潤頤舌，蓋穆如清風者，世未嘗絕　所謂法事也，是諸法事全提，千古不知誰爲，而於其間仁仁知知，不屬一法，是亦名爲無所得法，知此則爲靈湯以來無記，有記何待龍須　而記始出，問記如何，亦無一字，何以故？無作意故，不知所記故　雖然，不可以莫之戒也，自吾行須山，千章如雲，藤蘿蔽天，再過呀然，三過襟見時矣　今壑翁興靠大備，種植方新，來者豈不可以已乎？木之存者如古人，小者不百年，又未得爲材也　謹毋曰來者笑人無能，而且且焉夢之且診

又《空相院記》

佛以一麻一麥興，而爲其徒者皆安受人施，至撞鐘伐鼓，列食萬鉢，號稱禪林　其下者猶說緣說果，致俗傾信，如食租衣稅，又不耕食，又不幸水旱然猶不失業，未有受田於人而空奪於官府　凡廢壞不贍曰求，於無何有以待還定者二十有七年，如吾廬陵曲瀨之空相院者，至其克復舊物，則又難於天雨，而苦於日闢矣　蓋彼失而我復之，爲戒後人，雖欲不記不可得也　院不知起何年，而賜額治平又不知何年何許　蕭氏捨田百石，人世長短不可知，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僧幾驟，蕭幾世絕續，又未可知　會有他楊攘袂起曰，吾祖嘗施是，敢以上學官而增貢士莊籍，由是沒入如卷地，盡院於此時所有，獨治平額耳　有僧紹隆得大法，忍甘受其苦，爰貧爰粥，慨然曰吾屋不修且廢，衆謂無田不廢亦廢，歲敝歲修，萬緣難備，僧佛共依，指廩何俟　起戊午歷丙子而貢士莊亦廢，廢且十年　隆冒霜露，敝衣縷，瞋天而額地，曰「土復安取此郡」，以例如其請歸之，甫前年乙酉事也，壁則故壁，而隆亦老且病矣　懲曰：「是田也壞於寺兄弟之不協，而後問者託焉，非施奪異也，迺合雲散，收雁序，戒尚臘白，傳欠燈葉，混然大同，業習一空，又以其銖積衆施者爲田可八十石，合於前如干，不私其更事，老人顧而嘆曰：「施易得也，耕易養也，孰能飢腹以待人之餘飽，孰能取之其懷而不墮甑，棄以及此」須溪居士問之，笑曰：「然然非也，衆生壽者必起於人，我我故彼彼，非我不爭，故我爲患　若平其心，以平不平之物，似矣　平者其誰與？非我之我與　今夫得田以遺子孫，惟恐其不多也，是衆生相也　又惟恐其不久也，是壽者相也　當其得時，貪認已有，展轉必至，諸將並生，如爾所爭，復從余起　今復誰舍斛百幾何？代閱廢興，指冢爲薪，芳臭同盡，長荒涼之絕，而不困者獨此心耳　而此心亦我也，夫知物之空矣，而我猶在也　是由也，非我則不復，未復我責，既復我忘，蕭然付之，無町無畦，見爭者之非我」既又慊然曰：「由我而復，則亦未忘之我也，夫如我之空矣，而空空者猶在也」於是老隆失然而起曰：「院名空相，非空空相」法法皆盡，惟記獨存，是空空已，空相不空」居士點頭：如是如是

又《多寶院記》

業識貪爲第一，而佛號多寶莊嚴身色，非大貪何，云何化誨，能使衆生見寶不貪，即佛如貪，是大方便，當知不貪不在貪外　譬如濁水，少飲愈渴，置諸河邊恣得盡，否則彼飲量有盡還已　又如少年，羅求美色，不知厭足，佛見是人無可諫救，即爲女子，從彼願欲，世間絕世，得未曾有，罷精竭富，下念更求　一旦病瘵，色衰靨變而可惡，穢甚如濃血，無避影絕，畏見鬼狂，生計困乏，追尤積怨，身病耗憊，展轉自憐，念佛求救，聞是女死不能復，顧以其纏染棼之野外，但見火蓮中擁妙質飛烟而去，萬口贊嘆，於是，少年悼痛悔悟，方知色空　色空即佛，而此悟性即在迷處，若使如來如出山時，形體枯瘁，是同貧子，人見嘔噦，誰肯高屋奉如兜率　諸言寶者皆屬地上，如其天上一物應無，佛幻世人，示紫金光，備諸異相，瓔珞華鬘，山河棟宇，類是世間難得之寶，遂使國王太子回視已有，歉然自喪，雖空國捨施，不見有益一世，妄庸瞻捨相羨慕，顛倒夢想，忽然反悟，佛亦是空，如意大珠，只在衣內身，是寶中無物非寶　欣喜滿足方便第一，一切衆生未識即貪，識已如常，如大富人，不數府庫，多故如常，當其如常，即貪即佛　廬陵白沙，有寺濱江，古額曰「再興」，在唐曰「多寶」，當爲灰埃，無復有佛僧可度者　忠簡公族求吾先師歐陽巽翁作疏，重興精邃增勝前，崇遠增修，高當廣倍，凡十八年辛勤願力，求記歲月　夫鎮圭九鼎，神禹之所不能藏，帝王之所不能守也　彼以位爲寶耳，失其寶者未聞復得寶也　佛以無位之尊，兼衆人之富，長曠大劫，不見乏絕，由其蕭然得之無用，是以常有之也　何必佛僧者出於其家，

嘗芘蔭蘿而床闕足，安知三門廣廈不見塞屠。一日居之禪林，高明萬間，出有鐘鼓，入有泉石，披廣袂，浴香霧，然視其色，求其心，遇其四方，常如有所不足，貪故也。嗚呼！孰知其如有不足者卽不貪之本耶？何則彼視其所居猶過客，雖飛來絕境，猶以爲非我有也。以其非我有而遊世間，世間猶足戀耶？今之多寶者，爲金爲碧矣，來者羨之，以爲美居者，不知也，不知至矣。彼見其爲寶者固礙，以爲不足寶者亦礙，其惟不居而亦不去，物雖寶，寶雖多，不礙也。海在天地間，大者龍珠夜光，小者珊瑚成林，古今無窮。佛法海也，而求者不之此而之彼，及其居於此者又有所不居，則其心之所欲有大於海矣，而亦不知其誰之寶也。蓋宇宙以來若此者多矣。

又《南岡寺藏記》

欲離諸相而求空相，猶蛻衣而後悟四體之本然，屏塵而後識明鏡之不染。空雖非鏡，實不離鏡。苟知空之卽我，卽我卽佛，非我無佛。自飛潛動植，皆纖然我我，而作佛事，亦猶莊嚴諸好無不可愛，又焉有礙我。游南岡見古大藏，匏落如海，想見盛時，滉蕩華光，殿柱二龍，委蛇廣博，頹崩岌棄，轉動豪縱，自在空濶，方還目怒視。南岡語我，是嘗有異相，傳夜光去復來者後亦前厥，或如疑問有是事否？余曰：「顧虎頭以癡人神，當其得意反覆，畫雖未點睛，猶欲飛去，況殫精刻削，憑虛示現，亦與女媧摶土范人之形，以至神明聖智。彼華藏諸佛，如是如是，有差別否？」或又問曰：「是何不去？」余謂女非龍安知龍，彼其天飛雲騰，變化不測，而謂是形體之區區者爲之乎？九淵之沉潛，不知何時起而不動且不躁也，此其藏神精妙，視微六合，乃亦與土木無異。喑嗚欠噫，志動氣隨，蓋神遊九天之上，而九淵之塊然者固自若也。龍耶非耶？我夢彼夢，無諸揑怪，今人語神異則如龍極矣。不知龍之爲物有甚不得志者，雷風之驅馳，江湖之跼蹐，爲鱗爲介，豈可與吾等逍遙人間世同日語哉？吾意其願爲此龍長守藏而不可得，而子顧欲其去耶？雖然，自其光怪變異以來，已入諸趣，惟其能超是以不去，而或病其不去也。吾請有以喻，子嘗試以宇宙而觀之，昔之蛻者飛者，王封而廟食者，其猶有存焉者乎？毋亦與人類同盡也，使其不盡，則其年壽卵育，亦且動於滿盈而不可爲數。是龍也，在鐘鼓之間，不變不去，無往無來，謂爲無所得亦可，謂爲得法實無所得亦可。南岡喟然曰：「吾安能有法以及此龍哉？吾昔者欲縮而小之，賴公之言，此龍得展布其體，至今有餘地也，而吾力亦從是憊矣。吾亦欲爲此龍之癡而不可得也，此龍在我法中難逃一切。」余嘆曰：「壞固劫也，修亦劫也。吉人於一藏地，復著四藏地，故地大於水，旁足迴旋。修不能不壞，壞不容不修，復有吝於力而狹於材，未可知，而此龍無轉身處矣。能曰奈何，吾爲爾記之，則爲修第二藏，以至於無龍，如是如是。前年過仰山不留藏，問何故，欽爲吾言，龍畏地動，吾笑謂欽是龍猶轉此境不過耶。遂持此轉，作南岡藏記，亦如說法，能謝曰點睛。

又《善寂大城記》

雪巖老禪與鐵船瓔師繙經之次，指其中善寂大城者示之曰：「是宜名歸藏之墟。」鐵船欣然歸志其處，而求文爲記曰：「記卽銘我城，就瓔且滅，吾如鳩摩什不自醫也。」余謝曰：「奚病，病而病病，乃益病也。大塊者虛空之疣贅也，人又疣贅大塊者也。故衆濁聚爲瓔，雖惡是，焉得而去諸？一日潰然瓜爛龜裂，還與大塊者，同於虛空。昔吾有患，今有何患？幻身報盡，得大法身，此則懸瓠之所不能怒，宿瘤之所不能瘥也。彼畏景而求去，猶奉恫而圖存，雖非學佛之爲感，況其學佛，夫行者欲休，負重者欲釋，懷甕盎之大戚，而墮甑去之，似矣。乃復爲城以處之，爲記以銘之其來也，有是耶？無是耶？不可得而知也。有名耶？有姓耶？不可知而知也。逝將去矣，睠焉回顧，猶剖之以爲尊，而封之以爲雨。我以城雖爲害，女胡不以城壁爲礙？彼不可去，此獨不當去耶？」船曰：「不然，吾之生也中土，中土此城也。自吾行於世，三里城，七里郭，而不爲限，則夫遊於大荒，大荒猶是也；出乎壙垠，壙垠猶是也。吾形軀之不校，而地上者顧區區吾目中耶，城誠陋矣。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得何以異此。方其未爲此也，自某至某且不知其爲何，無城無我，世無天地，我可不生。由天地有安成，由安成有瀘溪王氏，而我爲之族。自族出家而王於是絕，絕而復瓔，則吾屬於瓔，蓋不復不我，而入於物，物一病也。吾醫四方，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忘可爲也，潰不可爲也。潰而保猶城而守，吾不城彼而城此，猶不爲漚而爲幻，孰非幻也？天者地之城也，人者天之城也。我以實際語空，而夫子以空際語實。」余笑曰：「以爲不可爲而必爲於此，猶未滅求滅，未滅求滅亦妄也。吾聞汝人多瓔，未嘗以爲病也。見有延鶴頸而高結喉者焉，則必以爲怪矣。是不求滅也，苟至於不求滅，則滅矣。瓔且不能爲之害，城者亦不能爲之礙矣。萬古一寂也，爲寂卽萬古也。寂滅爲樂，不在乎滅不滅，是謂善寂。師名復濟，吾號瓔師，瓔不常有，有之常無，聞生子之名，則不必死，辭其累然亦離乎彼而立於獨矣。彼無此累，亦無此名。或曰：「濟師連於頻也，贅也非瓔

也。余笑曰：瓔亦贅耳，贅小瓔也，瓔大瓔也。楓有瓔，藤有瓔，菜亦有瓔，豈皆繫於頸耶？凡長髭、白足、赤眼、矮師，亦以異得名耳，皆非所以名也。鐵船瓔蓋奇。

又《永慶寺記》 謂佛以離日用爲道，著虛空爲性，則佛亦將笑之，故千餘年稍知道識性者，必以禪爲晚含，非其涉閱究竟有出於吾心之所同然者，則雖父兄師友莫能強也。若蕭氏之子從則，年甚少，趣甚高，獨以其餘力起廢寺，如館幽客，既成過之，亦若觀他人而勸主張是。吾以世外悟風契，得之本然，不然，孰無事而勸主張是。吾以世外觀出世，聞是言也，隱几而笑，亦爲欣然。是爲永慶禪寺，在永新城中縣西南，唐名新興，有銅佛金光，應直感夢，藏輪自轉。圖經云，迺至元丁丑之燬，邑無靈光，棊路草青。又十三四年而僧遠來插竹，遠無求於則，則亦無求於佛，彼實不知其何緣，然披榛而起，明日而呼吸，合荒度改圖，既除數尺，乃與古基四履不失尺寸，類非人力勉強如此。由是樹法座樓，方丈與華光之室，羅漢之閣崛然，不三月而就，雖績成宿搆，待歲而舉，亦未易至此。使俟他日，由逕及門，見者矯然盛哉，亦舊所未睹也。余謂是間有邑以來，未嘗有陵谷之變如此其極者，而諸方建立歲異，亦未見有掃地勃興如此其易者，此二人之力也，而非一人之力也。如以爲一人之力，則吾與有焉。蓋昔者井田之世，吾與子並耕乎百畝，令其人於千百千萬且不可知，此則祿之所不能均，物之所不能齊也。世壞佛興，損此益彼，我則何事於施，而施亦等矣，庸詎知吾之有力不勝於予之無心者乎？抑語稍闊，當斯邑盛時，高者儗封君，下者擅鄉井，使推此心以及舉火之主，則超在此敢煩他人，必不至食有魚而出無車也。使推此心以舒其國之難，則牧也，輸財助邊，乃出於人情之靄然不自已者，亦何至舍其金玉而窖其粟也。吾以世法閱世間，而有以識斯人之不可及矣。悲夫！難卒者業也，有終身而不能成一日之事者，有數世而不能繼前人之志者，許玄度以終身緋衣補浮圖，是兩身浮圖半也。夫得用一世衆人所不及之力，以爲其當身之美且完，雖前古猶難之。吾又以佛法撫世間，而有以知其福之過人也遠矣。雖然，盡大地如協利兜率，皆人天小果，向非此語一掃而空，則其所修，崇者崢嶸，皆在胸次，亦可謂塞乎天地之間矣。彼梁武區區，賴是而後悟。今從則蕭然不由聞見，舍所嘗舍，不惟財粟塵也，剎亦塵也，卽有功業大於天地，天地亦塵也。茲非儒者之所謂過化者乎？人能知塵之爲量大於天地，則知空之爲性亦不能離於日用矣。吾以言語文字爲施，故竭所見以告從則。猶如從則於永慶之爲，蓋鳶飛魚躍，在在見之矣。或曰從則嘗見子乎？曰不識，曷求記。曰識，未悟不識者識。

又《紫芝道院記》 曩日，余方道廬山之上，林紅澗碧，高下橫斜，曳行竹間，漸秀而野，疏離映路，得一精廬，時聞風香。直上二百餘步，卽山半，爲紫芝道院。又上，爲九子亭其巔。余問主人，其紫芝何？主人呼童以其芝視余曰：「箕山斷松，得之松根，其葉重暈而堅澤，其幹交植而騰拏，高餘二寸，通明扶輿，色如鼎砂。」按石芝髓、土芝瓜、肉芝嬰兒。惟木芝出於茯苓者，爲威喜芝。生枝節間，龍形爲飛節芝。又五芝五色，惟得之中氣而火成之紫，爲燕脂芝。由芝有道院，由道院有人物。東海而一異人生，南海而一異人生，其來遊，其偕隱，皆不可知，而蟄焉者已知之矣，子亦知之乎？此英雄氣志之所不能有，國朝圖瑞之所不能無也。而以爲非耶，則已見貴於昔人矣。將以其小爲不足，則將必有過此者焉，王氏之珊瑚猶是也。惟其出於應感，漢乎自然，達乎際會，則赤水之元珠猶是也。是道院獨不當吾記也，抑是芝也，以爲貴不如玉，以爲用不如穀，顧得而食之不飢。其始許由服之，不以天下易。芝之大，其後四老人服之，以其身爲四百年宇宙之身。芝者不常有於人間，未有此人，已有此芝。及其爲天下也，又若以此爲此人有者，然子雲以爲世無許由，吾亦當以爲漢無四老，何則？子房生焉，東海君亦在焉，其爲四老者此人也，其爲黃石亦此人也。不然，商於之野，劉項之際，豈其近於人，而不聞於人，而其君臣者獨知之也？子房每以世外用，高祖千載之下，惟杜子美如見其志，曰「時清猶茹芝」，謂必如是，而後足以寤人主也。歲三秀而芝無窮，時閉隱而身有待，夷齊採於山而不得故餓，故太史公於傳首無故而嘆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云說者謂箕山多芝，許由不飢，蓋傷夷齊不遇，不得如許由也，於是世道人物出處係之矣。」吾嘗與主人登高而望九子亭，其西梅子眞是其選，自子眞而下之八子者，猶子眞也。仙道往來，一屈伸肘，如春木之芽，五百歲而猶存，又千歲而一成純，後人想見眉宇，如聞歌聲，在此猶彼，因相視而笑曰，與子爲二老亦足願也。

又《臨江軍閣皁山玉像閣記》 江西葛仙跡爲多，閣山最著，閣山玉像閣最大，像最小。按熙寧雙漸記，隋開皇中，基靈山館，得玉像三尊，遂建臺殿，隋亂，以鐵鐘覆而埋之，至唐貞觀復出，而吾鄉周益公記，謂玉石像尺

餘，憑几而坐，二人跣足侍，咸通大火，像僅存，視鐵鐘則咸通鑄也，與漸記已不合。余遊屬德祐火後再創，問三尊已無有，獨小像可古尺半，鬚眉宛然，憑几欲言，玉色通明，琢製精絕，而又與益公記不合。此穆陵所書玉像閣者，因問道人，尚方之所錫耶？？蓋地之所得耶？？蓋老宿莫能言。然棟炎楣絕，天墜地墳，鐘銷柏廩，無一物之覆以及此，此於吹萬劫燼末矣，難哉。今臨江道錄李穎孫堂構舊基，其高六丈，廣七間，霄極加隆，繚繞雄深，或謂閣至高，像至尊也，貌山中之玉人，纔髣髴乎冠裾，不似人中之有瞳子耶？安用神明通天而樓居若是？嗟乎！爲是說者，復何足以知至細之倪與至大之域哉？道生於一，一者微塵之爲體，而毫末之爲倫，以至一身一國一天下亦一耳。而以蒼蒼之色爲有物於其間，亦如世有大人在乎中洲者耶。則雖鼓金銅以軒，若士之臂邳龍伯，以布巨人之跡，自達者觀之，乃亦與牽絲摶土同戲，而何以相劣。大莫大於元氣，而人間爲小；廣莫廣於人心，而天爲小。由元氣爲人，由人爲天，得其精爲赤子，得其道爲嬰兒者，之爲賢爲聖爲不可知之神，無不以此。是故玉女以黃英爲黍米，元始又以黍米爲元珠。自其大者而大之，則雖崇高效天下建五丈之旗，而不爲侈；自其小者退藏於密，則雖華蓋之下，北辰尊居，仰而視之，猶如一星子焉。惟肖不得大，愈大似不肖，而況混沌之與形，太素之與樸，亦猶蚌隱泥沙而孕補陀之相，石含委核而獻龜蛇之符。眞復有物，在帝之先，而非人力所能就者，而自咸通火，熙寧火，德祐火，宮觀無遺，而睟容儼然。穎孫以道力負荷翼爲千載傑麗無前，則近世老聃之後，莫大於此矣。通達之中有魏，魏之中有梁，梁之中有王，近故小也。王何與於虛空之數，虛空亦豈知有梁魏哉？如葛翁者，飄然六合，猶其壺中在在而見之矣。重來偃腹，毋拂梁塵。

趙文《贈無見和尚序》 有目不能以無見，非學道所病也。見而不與之俱往，又不留於心，幾矣！至尊從輪掌中飛一寶光阿難右，而阿難右盼；又放一光阿難左，而阿難左盼；阿難不能不隨所見而動搖，而能知見性之不動，其庶乎！然使之見而不動，則更進一步矣。見之而不動，謂之無見可也。今夫瞑目而趺坐，可以無見矣。然本心不定，則其擾擾乃甚於未瞑目時。寢而不寐，寐而夢，是豈有所見哉？心而定也，雖不必瞑目趺坐，猶無見也。是故無見易，有見而無見易，無見而無不見難。蓋至於是則圓覺大智朗然獨存，而見性周遍十方矣，而豈易到哉！觀無見秉拂，北禪諸公叙詩以道其行者不少矣，而無見猶介吾弟以請於予。夫無見之於予，未始有一日雅也，而知求於予，則無見必有無見之見也。予未始識無見，而爲之言，予於無見亦有無見之見也。此豈他人所得與哉？後日相逢，又當刮目。

又《贈醫道士蕭無爲序》 蕭師學爲醫，問其號，曰無爲。余曰：「傳稱：晉侯疾，秦伯使醫緩爲之。杜預注：爲，治也。」緩治，則曰不可爲。他日，秦又使醫和視晉侯疾，和亦曰不可爲。是古之言醫者，皆曰爲。今子醫也，而曰無爲，何故？」無爲曰：「吾師之言曰無爲，而無不爲，吾以之療病可乎？凡人之病，皆生於爲，使皆饑而食，渴而飲，夙而興，夜而寐，春夏而動作，秋冬而收藏，即病安從生？既不謹於爲，以至於病。吾治其病而已，其邪也逐之；其積也疏之；開鬼門，潔淨府；是不免於爲矣。雖然，是所以爲無爲也。彼不善爲醫者，因一臟之病而擾及他臟；因一經之病而累及他經；使其五臟相讎而不寧，十二經、十五絡擾擾焉，不病於邪則病於藥，茫然莫得其病之所在。則又用其下品，以搜求於腸胃之間，若捕盜然，罪人未得而良善先及，當是時，雖有和緩，不能爲也。是故善醫者以無爲爲，以無爲爲者，非不爲也，爲之於所當爲而已矣。」余曰：「夫治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夫子之論舜曰：『無爲而治，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豈誠木偶人而已哉？病在四凶，則治四凶；病在三苗，則治三苗；是故病去而元氣不傷。東漢之末，病在宦官，竇武、何進之徒，知其病之在此也，而無術以去之，乃召董卓以爲之。宦官未誅，而董卓之難作，遂使袁紹、曹操之徒得以誅卓爲名，而天下大亂，以至於亡。庸醫之爲病，何以異此？語有之曰：『病不服藥，爲得中醫。』蓋不服藥止於不爲而已，未若爲之之害大也。有病者，苟不得以無爲爲之上醫，又不如得不爲之中醫。無爲見黃帝而問焉，黃帝亦曰『無爲謂是』。」

又《贈李見心序》 世有所謂道法者，能使雷霆鬼物，其理誠有如釋氏所謂萬法由心生者。人一身五臟皆有神，而心爲之主，存吾之神，雖天地可動也，而況於雷霆鬼物乎！夫子不語怪神，世固非無怪神也，聖人道其常，而不語耳。李見心從事雷霆諸法以濟人，治鬼物，靈甚。私有所欲問於君，造化之顯然而可畏者，莫如雷霆，經史所稱，震夷伯廟，震武乙射天，碎元祐黨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或言顏魯公爲神於雷，蓋有是理。竊疑

之：雷霆之擊，樹也，以其怪、妖、蛇、虺之所伏，爲人害也。世之爲人害者不少矣，則必有爲之伏也。雷默然未有討焉，而徒時時小樹、小蟲之是震，得無舍豺狼而問狐狸乎？」君有職司於雷霆者，嘗試爲我問之。

又《贈尹道士序》　道士尹起莘，吾友朱復古之弟子。復古以琴鳴諸公間，莘學琴於復古，將行來別，使之琴，宛然復古也。琴罷，與余論丹，益奇。出其所爲墨，又奇。余曰：「子以是爲道邪！」昔者而祖關令得《道德》五千言於老子，老子非而祖師邪！余觀而祖師，未始有琴與丹與墨也，而焉用曁曁焉與人偕來之衆？」莘曰：「吾師之書，何所不有？吾以之酬酢，以之佑神，將百千萬億於琴、丹、墨，而未始有極也。吾師不云乎？『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吾以之爲琴，吾鼓之，而喜者娛心，悲者抆淚而不能止。吾之琴，非雍門周伯牙之琴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常存，用之若勤。吾以之爲丹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吾之丹，非桑君鐵甕之丹也。知其白，守其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吾得其玄，且黑者以爲墨，用之愈久而愈不敗。吾之墨，非李庭珪潘谷之墨也。且夫天地一琴也；陰陽一丹也；混沌一墨也。吾方養形於陰陽之丹，玩心於天地之琴，而寄目於混沌之墨。而子方且以絲桐爲琴，以金石爲丹，以膠煤爲墨，不亦遠乎？」予聞其言惘然，則敬以請曰：「以子之說，爲我書之可乎？」道士笑曰：「吾不解人間書，叟爲我書。」

劉壎《贈黃道人序》　樵郡黃道人，以地理術名。自盱造吾門，予奇之，爲瀹茗談龍穴大旨。未竟，一丹士自外至，再瀹茗，細語移晷，頗及燒煉點化事，丹士不應。予卒然問：「風水事有之乎？」丹士曰：「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歸家葬祖宗？」道人凝然。又問：「點化事有之乎？」丹士曰：「道人若有燒金術，何不燒金養自身？」於是道人奮然大言曰：「噫，誤矣！未論風水點化事，安得言無？」予曰：「何如？」道人曰：「我十有七歲即知此，今四十有七矣。頃侍舅氏出入賈平章門下，目擊方士造作曰句庚，曰點茆，曰澆淋，曰檺製。賈公面試無不成，予竊學亦無不成。顧利有多寡，術有眞僞耳？安得言無？」予曰：「多寡之數，眞僞之辨，可得聞乎？」道人曰：「句庚利博，點茆次之，澆淋本三而利一，或不及一，檺製勿復道，此多寡之數也。眞術不傳，邂逅至人得之者，深祕而自養。間有宿緣契遇，即傳而不售，售即非眞也。神化祕訣，造化妙用，豈若百工技藝藝可輕傳，市區貨物可求售邪？是殆江湖騙局耳！」請言情狀：「彼有平日知其人之好奇也，則先結一同志者游談誘致，佯若效忠，名曰布水。及誘之而中也，則先試其術之半以取信，然後徵其重賂，卜日傳授。曰我元傳亦若是也，名曰整本。則又傾銀以爲母，厚貲以市藥、爐炭、器具、酒殽、縑帛，日費不可勝計。及究其效，則或有首而無尾，或屢作而輒敗。日引月長，產蕩家破矣，可憐哉。予近寓盱城，日見十數輩，羣來如狂，競談燒煉。亦有知吾之能此而乞傳者，飲以酒，餌以財，予竊鄙笑，是何言之易也。而盱之人有年學未精，相承繆種，急於取償，及用「整本」「布水」之策焉，張機設穽，陷人不少。若是者，天刑人禍所不貸，甚可懼也！我則異於是，我雖能此，不傳也。苟得人可傳邪，以心傳不以利傳也。此眞僞之辨也。」予起拜曰：「道人語眞實，不愧天，不誤人，可敬已。」請序其言，以表道人之德。道人又曰：「世間常業，自足致財，顧命何如耳？毋拘燒煉，勞且費，又多敗闕。命苟應富，商賈貿易利更廣也。」嗚呼！斯言允眞實矣。故併序之。彼有以爐火誘利而陷人者，聞之宜愧死也已，宜愧死也已。

又《觀空堂記》　鄉先生諶公祜，詩名滿江湖，而肥遯萬山中，築室三間，藏書千卷，窗明几淨，將以逸老，扁之曰「觀空」。詩友劉壎爲之記曰：空矣，奚觀。觀空云者，瞿曇氏說也。愚不熟貝多語，請以意言。夫空非無因而得名，由不空乃始有空，即空與實對矣。彼不觀實，惟空是觀，將亦厭夫實之不足恃，故移其觀於空邪？顧未悟乎空者正乃實爲之嘗試求諸一身，有五官四體，有五藏六腑焉；嘗試求諸一家，有田宅池館，有器用財賄，與凡旦莫取具以養生者焉；嘗試求諸一國與天下，有宗廟社稷，有朝廷百官，有土地人民甲兵府庫焉。夫焉往而非鑿鑿精實者？日月幾何，死生興替，往往毛骨皮肉化爲抔土。亂山寒雲，噪鳥夕陽，牧豎樵翁，相與長吁而太息。而其華榱雕梁，或後嗣之弗克守，或傾頹而灰燼焉。南畝東皐，歲入佗姓，家所藏蓄，散落人間。其在上者則秦城之金人，晉陌之銅駝，運去祚移，鼎遷物換，虎豹九關，玉帛萬國，而秋風禾黍，遺老咿嚶，雖萬乘九州之權，曾莫能留觀於晷刻。悲夫，實不足恃乃若此也。彼有畏其爲吾累者，始欲觀乎空矣。由是言之，空由實生，實互形而空乃名，詭曰觀空。孰非觀實，朝莫四三，吾累均耳。今吾有以藥之，請無觀空，而空其觀何如？且人以實爲空非也，吾視空實等亦非也。其眩於兩端若是者，將非觀爲之邪？而能頹然釋然，遺

翳形、收爾視、泊乎反其初、無觀即無空、乃莫莫累矣　苟未能廢所觀、而曰空也者、雖闃立曠野、洞視太虛、然心目所及、宇宙之內、觸景皆實物、游絮幻色、亦是點滓將指　何者、以爲空而又何觀？　斯堂扁以觀空、達矣、又由是而空其觀、乃眞觀也已　瞿曇氏之說末也　先生然愚言、請以是爲記、不然、請示吾以空

又《崇覺報慈禪院修造記》

崇覺、南豐古刹也　在唐名禪祖、其易名自宋紹聖二年始、歷五季摧毀　其復興、自曾氏始　曾於是邦爲望　宋初、太師密國公致堯首捐貲新佛殿　其後南豐先生文定公鞏堂封茲山中、有司按令甲禁樵牧、自是崇護惟謹　又其後文肅公布登政府、援故事請以爲功德院、祠其先　有旨賜今額、崇護加謹　又其後、參政公淵子帥江西、其季刑部公沖子守南安、過家上冢、展敬先祠　當是時、旌戟列隧前、官吏走道上、崇護愈益謹、而院亦滋耀矣　故雖田入不豐、徒衆不蕃、而上下三百年間、獲與名山巨刹齒　騷人之所詠歌、游宦之所賞稱、豈無自也　初、景定壬戌歲、主席弗勝任、院幾廢　曾之胄玉局公鈺與其宗人高詢謀於衆、選僧於佗寺、得定亨者使領之　亨爲人介且勤、謂宏教法、飭敝事、吾責也　苦淡節約、懇惻祈懇、時則玉局公與高爲之新其法堂焉　桑海俄更、方袍蠭鋭、鮮不棄本務而逐世好　亨獨堅確匪懈、惟茲院是營　命其徒貴聰題募遠邇、時則有衆緣爲之貌諸天搆鐘樓焉　僧寮之創、則亨自力也　檐楹宿雲、堊繪燿日、皷咤鐘鐺、薰芳爐煇　亨方益思以侈飾其教、傷哉逝矣　聰也閔乃師興植之勞、懼久且忘、謁記於予　予攷《元豐類稿》諸志銘、書曾氏兆域率曰：從周鄉之原　頭從周則今昌後者、原頭則院所都也　慨思是宗之顯榮翕赫時、其福茲院也宜甚厚　鼎遷物改之餘、保固宰圯、寅奉祠像、視昔崇護、罔敢替　蓋院以曾氏興、曾之家祠以院存　勤當而豐穫、茂施而裕報、理也　而亦有惑焉、數百年漢唐仁義之澤、酣潤融液昭天漏泉、寧無一絲髮之足繫百世者？　樊崇溫韜輩顧忍之、秋風陵樹、金椀人間、乃弗獲下比於茲院之所封植、則又理之所不可推、何也？　余數游茲院、愛其嵐翠葱鬱、金碧華煥、或時摩娑荒碑、睨梁題歲月、輒由由然徘徊思古、凄楚傷懷、爲之動無窮之悲　而亨能主此、以不負曾氏、聰能念此、以不負其師、信可書也　爲記之、且勉之曰：尚其善繼乃師之志　亨、蕭氏子、繇寶峰住茲山凡十有九年而寂　徒二人、長聰也、次貴慈

尚企賢《修建長春觀記》

天道之在天下、不可須臾而離也　然虛無莫測、微妙難名、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智慧得、窈窈冥冥而蘊至精、昏昏默默而藏至極、萬物生成而有賴、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太上託神李氏、剖左腋而生　鑿開混沌、發揚萬化之機、把住乾坤、顚倒五行之用　立一二教、開衆妙門、演長生久視之詮、述固蒂深根之旨、以無爲清淨爲道、以謙退處下爲德、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則帝王公侯遵之而天下平　其上如標枝、下如野鹿、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含哺鼓腹、莫知所謝、以恬憺無事而然也　逮乎季世、淳樸散而澆浮生、智巧出而詐僞起、以至有不忠於君者、有不孝於親者、有偸盜者、有陰險者　或誕妄以喪眞、或輕躁以敗氣、縱驕侈以損志、習穢慢以亂神、斯皆生迷妄景、死墮幽囚、流浪無涯、鮮能知覺　大垂愍悼、降乃宗師、開覺有情、使知固命、於慾景之內而認眞常、向囂塵之中而歸實際　消除六欲、存氣血以守眞；勤絕三尸、定精神而體道　欲傳秘訣、須得奇人、廼西別終南、東遊寧海、得邱劉譚馬之英材、太古體元之奇士、皆一時之翹楚　唯劉眞人住持萊川神山武觀、一日誦《道經》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笑曰：『然如是未足爲眞』、『故復花衢笑傲、柳陌熙遊、道眼觀來、總成淨境、而於全眞門下、最爲著力者』　然未嘗妄接一人　有周老者、穎悟不羈、博學強記、爲當世之大儒、願立下風、敬聞妙教　眞人曰：『似君如此英華才藻、恐飾外喪眞、當以愨自處』　稽首再拜、敬事斯語、因旨之曰：『愨周』　居是觀也、黜聰屛智、匿跡韜光、積有年矣　至大朝、朝廷特賜以清虛眞人』之號、以旌至德、亦不常常妄接人　當是時也、一見解公、機緣宿契、針芥相投、雖師資之道、禮接甚厚　公本眞定人也、家非白屋、繼世簪纓　因父仕萊州、挈家東邁　公自齠齔間、有泉石煙霞之志、棄軒冕之榮、其猶草芥、念茲在茲、乃成泉石之膏肓、爲煙霞之痼疾　父母情鍾、固難輕舍、以富貴誘之於前、以嚴訓戒之於後、其志確然不移　不與同輩爲嬉戲、靜室獨坐、終日無言　但見雲水閑人、莫不牽衣留待、父母久而知不隨力屈、乃許之　年纔十五、操瓢行丐至邳州桃山上、鶉居鷇食、櫛風沐雨、唯以守眞爲務、不遑餘事　及其長也、長春深器重之、賜以『洞眞子』之號、以『志通』爲之諱、於七眞之內而親炙者三焉　因著腳天境、攬霧蹤霓跡、誠煙霞之淵藪、遽有終焉之志　當時成就處所、蓋多有之　爲無績樂成、心實爲愧、乃於西仁和自擇一所、然云古跡、朝更代革、荒閑闃寂、皆人之所不爲意者、而經營之　或

有止之曰：「陋如之，何可居焉？」衆皆艴然不悅。曰就月將，既有次第，前所鄙者，幡然而喜曰：「今日始見此地，面臨大壑，背倚紫金，低其前而高其後。其形也，如仙人之抱子；其勢也，若五龍之戲珠。左有流水，爲青龍，青龍有入泉之意；右有長道，爲白虎，白虎有沿山之形。前低汙而爲朱雀，朱雀有鼓翼之儀；後高阜而爲元武，元武有登天之象。東西兩峰突兀，有日月精華之狀，其左右前後，自然理順，不爲牽強，實天造福地，而爲幽人於是，建神仙修煉之鄉，立香火因緣之地。開元立教，難忘師祖之恩；續焰流芳，須藉兒孫之力。乃構正殿、兩夾、雲堂、洞舍、三門、倉庫、七廊、聖位，莫不棟宇雄壯，丹堊鮮華。翠鋪仙氅，金縷法冠，財不天來，功不鬼役，一一皆吾師道德之所致也。今茲勝事，幸爾苟完，使士庶拭目一觀，遷善向化，非小補哉？將此施地舍財，用心竭力，俱扶持元教，潤色正眞者，記其姓名，寫之琬琰，庶幾不泯，與道常存。銘曰：大樸未散，混然一眞。清濁既判，立天地人。宜咨萬物，五行在身。奈何輕命，永劫沉淪。天發地藏，積精會神。綿綿密密，陰陽配匀。道以靜體，德惟日新。得入聖域，宿植善因。披褐懷玉，夫何患貧。父不得子，君不能臣。慧燭內耀，靜無一塵。功成行著，永享長春。

酈居敬《欒城縣太極觀記》　全眞之教，所來遠矣。蓋大上玄元其始祖也，以清淨自然爲宗，虛明應物爲用，後世其傳浸舛，道異派，教異習，所謂全眞者，人或莫之知也。獨東華君紹聖絕業，啓迪來哲，故一傳而得正陽，再傳而得純陽，其說稍行，然猶疑信相半。迨乎重陽王公之作也，乃大爲激揚洪音以倡導之，而丘、劉、譚、馬迭出一時，又和而簧鼓之，自是人始知有全眞之號。向上諸師，教教相承，皆目擊道存，氣融心會，挺出物表，渺翩翩而獨往者也。聖朝受命，崇玄重道，首命驛召長春丘公，前席加敬，垂衢室總章之問。是時天下初定，民未厭服，而叛命者衆，朝議將致天討以罰殛之。湯火遺黎，旦暮假息，竢命於鋒鏑之下。丘慮蒿蘭共刈，百方周至爲之曲說，竟用是獲免。至有囚俘亡命，輒緇其冠而羽其衣者，一無所問。凡前後所活，無慮億萬計。雖朝廷推含弘不殺之仁，要之大教有以庇之也。是後眞風大扇，四方傾動，羨慕之心，確不可奪，而丘之所度門弟，布在天下者，無處無之。不數年，芝宮琳宇，金碧相望，欒城太極觀，實悟眞大師孫公志覺之所建也。師本太原大家，夙蘊善根，生而不茹葷血，本訥淳信，澹乎有抱一集虛之志。年十三入道，禮尊宿赤城米志元而師事之。庚辰夏四月，以長春手翰，繼授今名，就令守德興府之喬松觀。居十餘年，人無議言。庚寅春，眞定路西元州元帥左監軍韓侯智走書幣邀師主在州之修眞觀，扶衰起廢，土木有加焉。甲辰至縣達魯火赤兼提舉縣事王君尚聚耆老而謀曰：「是邑久罹變故，上俗愚冗，吾來莅政，已及周期，而民尚未知化。顧不有性行純懿者相觀而化之，則孰知遷善之義哉！」遂合辭具疏請師住持是觀。師亦不多讓，□然而來，蓋意將有以化之也。觀經兵毀，遺址丘墟，師爲之翦荆棘，拾瓦礫，朝經暮營，日締月構，雖隆寒盛暑亦不暇恤，如此積年而後有成。位三清於其前，殿玉皇於其後，堂七眞於其西，齋廚寮舍，像設供具，隨事一新。至於元氏之重陽庵，則又爲師之別業，茲不具錄。眞定道司美其能，因命監欒城等處諸觀事。蕞爾之邑，實居南北要衝，雲賓霞友，往來者無虛日，師歡喜承事，館谷□盡禮，莫不使欣欣之色溢於衡宇而去。此與夫掊人之財固爲己有，雖拔一毛以利人而且不爲者，良有間矣！至元己巳春，會首董君曼卿來謁，僕曰：「孫師之功德若是，幸吾子文之石以示永久，顧不偉歟？」僕應之曰：「師之視此，如游雲在山，空花寓目，暫假因緣，特其游戲耳，安用文爲？況鯁生常談，不足以揄揚盛美。敢辭。」辭愈固，請愈力，加之有鄉曲追隨之舊，義不獲已，故勉爲之書。

徐天祐《道德玄經原旨序》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眞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一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微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

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讀者當自詳之。粵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於一初山房。

高凝《老子故宅碑記》 老子法崇太古，尚簡質者也。太史公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之時，孝文皇帝始敦尚其說，躬體玄默，勵儉素，致天下富殖，囹圄空虛，俗恥浮僞，斯其可徵，著在史冊。若夫九丹八石，玉醴金液，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術，迺方外學，罔或可迹。靈寶陝屬縣，古桃林也。縣郭之北，瀉黃流而倚原阜，南望函谷，有古道觀焉。石刻曰老子故宅，道士許姓眞號者主之。按，老子楚苦縣人，周守藏室吏也。嘗去周，西至函谷，關吏尹喜強之著書。唐天寶元年，玄宗於函谷關尹喜故宅求老子所藏靈符，得之，遂改桃林曰靈寶，用是知玆地豈尹喜故宅，老子著書所也。世謂老子宅者，殆必始於唐，蓋以求符改縣之誤，不必多辨。然唐世祖之，至追謚混元尚德皇帝，好事者尊崇是道以神其敎者之所爲也。大元元貞改元之春，安西賢王北觀，還道靈寶，微服踵此，遺中統寶鈔三百兩，俾充琳館增修，蓋是觀老子之所寓止，畀付指授，玄敎之所發跡，固道家勝地。千古奇遇，居之者必將有觀感興起，一振玄風，爲天下斯敎祖源，以訂無爲有爲之本旨。會將見雄樓傑閣，彤庭絳臺，倚金疊碧，麗乎日月，灼乎雲霞，鰲斷而山崎，翬飛而天蔽，爲天下壯觀。固當有待，恐非崇古尚質之謂，而識者蓋未取也。道士許懇請誌諸金石，以彰賢王首事之美，禮曰：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斯皆賢王所取乎老氏者爾。非然，我國家化理清明，方堯舜三代之道是務，甯知慕方外無迹之學乎？王以介弟之貴，藩寄之重，富通帝室，能取儉素自節，誠皇元本枝百世之福也，於是乎書。

黎立武《道德玄經原旨序》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於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大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邇太初之先，神遊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繫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摭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劉敏中《大聖院記》 能人之所不可能者，人必服焉；知人之所不可知者，人必希焉。一介之夫，爲絕技奇巧，詭聞異辯以自鬻於通達闤闠之中，人之觀之者心皆奔走疊足，翹首羨嘆，怵心而奪氣。何者？彼固不可能不可知也，而況設不可能之法，唱不可知之說，以立敎於天下者乎！夫仰而父母，俯而妻子，家居而肉食，人之至情也。而浮圖之法則曰，必去父母，絕妻子，毀形而獨處，疏食而不殺。若此者，彼能之而我亦能之乎？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賞，不善而得罰，人之常理也。而浮圖之說則曰，吾之道可以度生死，消罪惡，增福而延命。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惟其不可能，故憚而服焉；不可知，故異而希焉。嗚呼！此天下之人，所以風從景附，輟其所有，爭趍而競赴也。浮圖之法，其果盛矣夫！況於信能達空有，明戒律，由自苦利人之念深入法海者，出而輔其敎，則人之嚮之也，亦益宜哉！歷城之東五十里，有山曰采石。山之巔有曰大聖院者，僧智坦賁居之。坦於經律邃甚，爲苦行，旦夕惟一食，羸形敗衲，固然已。院久弊當葺，而其山皆石，乏材，水土取山下，難之。聞者欣然輻湊願役，輦土挽材，荷水而上，無幾何而二殿、兩廡暨諸像設煥爾一新。一日，來求文爲記，且曰：「自唐貞觀間，有僧號眞覺者始居此山，歿而多靈跡，人以爲聖院之所由名也。乞併記之。」余獨嘉坦能有實行，宜人之歸嚮也，勉爲之書。

家鉉翁《尊敎堂記》 陸象山先生，近世大儒也。嘗有云：「東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

千百載之下，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千百載之下，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語出，人或謂象山兼取二氏之學。余曰不然，此心此理，四方千古，實無不同。豈惟聖人同之，暫愚賢不肖，得諸天而有諸己，莫不皆同，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故聖人因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教在天地間，亦一而已矣。自羲農、黃帝，迄於唐虞、商周之盛，此一道也，此一教也；由中邦達於四外，極於八表，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此一道也，此一教也。聞域中有四大者矣，而未聞教之有三也。至西漢初年，有爲黃老之言者，暨晉、宋、齊、梁、魏、隋，而西竺之教，行乎中國。雖並驅相先，各尚其所尚，然其卽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謂人性無有不善，人皆可以學至於聖賢，與吾聖人所以立教，有相似者。象山翁所謂『此心之同，此理之同』，以是故爾。余昔在里中，鄉人有立祠象設吾聖人與老子瞿曇，而參事之者榜之曰『三教聖人之祠』。余語之曰：『教可三乎？教可三，道亦可三乎？』盍扁之曰『尊教』，庶幾合異爲同，則其三者可會而歸於一也。』衆皆曰『然』。晚歲至瀛，聞任丘范君字某所居，當南北大道，儒先生與黃冠緇侶，過其門者，莫不延入，禮遇盡敬。余聞而異之。已而求見，具道所以然之故，曰：『吾於三聖人之道，敬之如一。故於三聖人之經與三聖人之徒，禮遇致敬亦惟一。吾嘗治堂，奉九經居中，左佛書，右老子《道德經》，諸子百氏，列之兩傍。客有知道者，延入於斯，就而訪之以道，冀有得焉。』余聞君言，重用嘉歎。嗟夫！如君者，志於求道，是以庸敬在道，視世俗之人尊崇異教以徼求福利者，不可同日語矣。』乃書『尊教』三字以扁其堂，復爲之記。

又《瑞雲寺記》

區宇中分，而釋氏宗教亦判爲南北，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枘鑿冰炭，不相爲謀，百有餘年矣。豈期車書混同，萬里一轍，釋氏宗教，因是亦合於一。淮、浙、荆、楚有志於訪道者，絡繹而北；燕、趙、齊、魏有志於求師者，亦振臂而南。南北一家，佛道祖教由此而中興。噫！亦盛矣。虎巖大長老奮身淮甸，踏遍諸方，晚歲簡知九重，擢主靈隱方丈。以當世第一流，主東南第一剎，南北學徒，充溢錫下，動以千數，前是百餘年未之有也。虎巖不以地位高峻，接引忘倦，每示衆曰：『吾老矣，汝諸人有疑速問，莫待吾影落空山，持鐵鍬而問靈骨』。乃卽錢塘之瑞岡，介竺峰、靈鷲之間，度地數頃，據山水要會，創一招提，示爲退居之計。欲學徒篤志求道，惟日孜孜，非自成己，所以成物也。中爲大殿，外爲山門，左有僧堂，右有香積，環以精舍，游被恩命，以瑞雲院開山，使其徒甲乙主掌。密近靈隱，而自爲門戶，各無相關，內外圓成。遣一禪人求予作記，曰：『是吾退居也，是吾菟裘也，公爲我發其意』。予告之曰：進必有退，亦物理之常。師之道價方隆，遽求高退，不太早計乎？予聞近代尊宿，矯世俗興作之弊，卜退居於揚子江心者，又有卜退居於海門潮上，自以爲高者。予嘗語之曰：『奇則奇矣，而未高也。夫居其所當居，樂其所可樂，何山不可以藏骨，至與魚龍爭其洞穴以爲退，不亦隘乎？虎巖之卜瑞雲，不幽而深，不藏而密，樂哉斯丘，異乎他人之退居矣。吾聖人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道之所在，卽居之所在。進，一廣居也；退，一廣居也。三千大千世界，何往而不可居，何山而不可退乎？百尺竿頭，更宜進步，虎巖勉之。

又《寂照閣記》

眞谷居士陳君彥祥，早歲周遊中原，徧交當世名卿巨儒，以至外方博達之士，無不就而訪之以道，充然若有得也。乃歸，築室高陽之下，父子自爲師友，名其讀書閣曰『寂照』。予過之問焉曰：『子爲吾聖人學乎？亦有取於釋氏語乎？』聖人言寂，釋氏亦言寂，義近而理殊，不可以莫之辨也。『居士請予發其意，爲之言曰：『夫心，一太極也。沖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也；寂然不動者，此心之本體也。方其沖漠無朕，一理混然，而動靜互根，所以生兩儀、四象、八卦者，舉在是矣。方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道德性命之理，所以離爲仁義、別爲五常、散爲百行萬善者，舉在是矣。是故未發而寂，心體之本然也；已發而通，心體之妙用也。無思，非無所思也；無爲，非無所爲也。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固如是也。及夫感而遂通，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孰有出於思慮之外者。是之謂以一理而貫萬殊，羲之畫『、文之彖『、孔之『繫』，如斯而已矣。佛氏則不然。其所謂寂，卽空以爲寂，心無心也；形，無形也；物，無物也。以是爲體，而不能該乎天下事物之理，非體也。至其動而接乎物，境，空境也；相，空相也；法，空法也。以是爲用，而不能周乎天下事物之理，非用也。何則？寂非空也。彼視其身，與天地萬物等一虛空，露電以原其始，而莫知所始；夢幻以要其終，而莫適所終。是之謂以一空而了萬法，體之不能該，用之豈能通乎？故吾儒異端，言寂雖同，而所以爲寂則異，不辨則不明也。或曰：『若子所言，寂之爲感，與寂之爲照，有以異乎？』曰：自此心之本體而言，寂而感者，心體之妙用也；自學

閒積功而言，寂而照者，真心體之妙用也。子不觀之曰乎？夕而向晦，曰之寂也。朝而升乎天衢，無容光之不照者，向晦之所息也。子不觀之歲乎？冬而閉藏者，氣之寂也。春而陽明發舒，萬生被其光榮者，閉藏之所爲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然非主靜以正其本，謹獨以澄其源，存誠於幾微毫忽之間，積功於不睹不聞之地，何以復此心本體之渾全，輝光日新，明明德而靡不周乎？故寂照云者，學問存養之功積久而後見，非卽空以爲寂，卽寂以爲明也。居士覃懷人，嘗佐大名幕。倦遊而歸，繪松林秋月爲圖，著深衣，持麈拂，據磐石而坐，若思非思，其有志於自治其心者乎？其嗣子新篤學好修，強毅有守，他日必將有用於世。其所涵負，殆未可以淺窺也。余以羈客來瀛，獲交君父子，朝夕所講，皆義理之大端，故登斯閣喜而爲之書。

又《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蹟。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卽理，理卽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耶？天柱卽《大易》統天、承天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卽《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牒，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深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於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於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洊作，一夕復盡。四衆還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出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湢，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余爲記。余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盍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鍊陽滌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戴表元《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爲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胸臆決之。蓋上古鴻厖之初，蒙儆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晝與人並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橫山廢材，增創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刻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卽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嶽、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玄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祕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顙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褲鐵團圓」句。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英槊，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禎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爲董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又《順寧庵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菱湖」，其匯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蓊潤，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

西下二百舉武，爲之垂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下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裸葬，劉伯倫之荷鍤，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苟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簀，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託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歎。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興子弟。使茭塘之枝，棲爲鸞鳳；錦溪之瀾，躍爲蛟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有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猿鼯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衝。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歸山巔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殿、退食之堂、棲鐘之樓、藏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毫有祖君夔章，主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杜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主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並「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贏二百，山爲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採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事遠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慘然憂世無慘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身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它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又《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靈妙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刻，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以遺命，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棲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園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藉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橐，躬畚鍤，晝夜興緝。大人長者，聞聲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援助爲多。荆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

複宇，罔弗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簪裳遊棲，薰修有憩，朝展有次。歲時朔望，羣瞻輩趨，琅璈之音，檀沉之氛，風行雨渟，靈旂神槊，陰翳閃爍，鬼鬼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眞之珍宅也。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盍敢圖之，以傳信勸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爲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於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於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爲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又《婺源羊鬬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綿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五嶺截焉，氣雄形深，修峭阻阨，而其塗爲三吳、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羣，則螫蟲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爲病。有土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鬬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既，爲捐稼田爲畝者五，圃地爲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之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没於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爲，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眞儒能爲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考也。五嶺於婺源爲著，其外有回嶺瀾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又《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僊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聯，不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於是乎哉？蓋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爲既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質之。則樵者捫巖而蘇，耕者焚林而舍，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爲居。然不敢決焉捨去，爲之盡力。攀陟一睨，忽然而堂皇開，突然而輔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麈山、臺山、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葺，自經始於庚寅，明年辛卯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甃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絕流。溯『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瞷澗中，曰『雲闕』。而溯少南，第三橋曰『桃花流水』。益南又第四橋□□北折匯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造一亭，顏其扁曰『一粒粟』。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巍屏』。深處陡上，巍屏矗張，正與僊人岡、麈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庵』，曰『逍遙遊』，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我』之頂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玄圃』，益下橫二泉，橢而瓠腹者曰『瓢餘』，流爲丹鼎。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不亭，諸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觀傍田可稼者，餘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木，今皆滃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爲僊者不擇地，今所栖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巖絕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祕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又《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己，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嘐嘐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梟比麈尾，瀟灑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

也　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既而嚮之者滋廣　又裒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藥蠟湯膳百須之費　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二年五月，而介其主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　余方愧歎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　然余困日久，自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至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　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　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又《損庵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　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　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庵」，而求文於余　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　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　夫海難言也　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　昔者予之居之所得於海者，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　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飈馳而來，霆突而奔，雲蒸而盈者，海之瀰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　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泯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　非徒如是而止　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注之以霖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爍之以陽烏，而不見其有所竭　學者之於道亦然　慧如擬，魯如敏，無所不爲也，如無所爲；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　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　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　於是普益師聞之，灑然笑曰：「予言辭矣　凡吾居之所以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爲識諸壁而觀之

又《西原庵記》　西原庵創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　剡源有古刹曰「西峰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爲師　稍長縱游廣參，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　遂主慈溪龍山三年，次蘆山六年，次昌國普慈八年，撤普慈一新之　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　余尚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關主　主育王一年，退主鎮江焦山四年　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而逝　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　逝既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爲西原　既而其徒之長清萃、及其季广文、介逸，各出私力，爭買山麓，拓塔疆，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之事，是爲西原庵　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祔窆於其間　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庵，以助饘粥香火之須　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庵立籍，使其子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　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喪，清萃煢然老衰，盡力於西庵，不少懈惰　顧其嗣惟如紹，欲以西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　嗟夫！人孰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之達人皆知之，而況於學道者乎　然爲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恩，故爲之蓋藏，爲之展息，爲之衛防　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　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峭潔，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又《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鮚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　山起鎮亭，圍盤峙拔，爲大小橫山，蓬島安巖、馬鞍龍脊、珊墟之巘　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雲　傍峙一麓，且伏且昂，二人目爲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　自此外薄爲海而山止矣　山止則氣必聚，前此搆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爲對　既而掖之以爲右，三易而負之以爲背，趨迎按據，始與山稱　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二年改今名　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爲開創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　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新之，惟大殿爲故物　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毀廢　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營懺殿，立塑像　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復舊觀，而森師逝　己丑二月，鄰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　於是一正師劬勞撙節而重興之　以戊戌冬建庫院，又四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臺門，長者大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廚，馬溥建大釋迦像　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禳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不具備　寺之田產贏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百畝　慶元元年，曇產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若干畝　繼而妙聖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猶不給　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奇，以充長夏日供　由是晨昏鼓鐘，寒暑鼎鉢，纔成叢林　而於後協贊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　及是耆宿文采等，

以狀載顯末與其諸老之績，若「正師之行，實來求文以爲記」。「正師之居號蒙泉，奉化澤者吳氏子。年十六，棄家投寺僧如岳爲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道寧法師、華亭西巖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盡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丁未正月，窆祔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爲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疏，一以慈恕，蓋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梔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爲四方之事，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簦笠屏履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閒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興公登隆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憚以文爲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又《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略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於班溪。堂皇曠夷，扈衛偃伏，行道之人，皆以爲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則風煙林莽間，朱碧暈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搆，曰：「剗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帑廩庖湢，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爲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薪者，通爲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之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戀慕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閱於土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爲而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爲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爲僧，曰『清瑞』。思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愛命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沒，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之，爲助鄞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牘上聞，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又《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剎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居林、西雪窗。二剎相望六十里，修溪隔之，峻嶺矗焉。或值霖潦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余爲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剎之中，日峰之西南，有法華接待者，建屋廬，儲饘餐，以爲行路之憩食。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魚，左巾右鉢，崇殿修廡，層軒複院，騫高聳躍，峨峨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爲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冏。前師於時涖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爲之捐糧以補竭，資力以創施。久而邇孚遠悅，輸助恐後，遂罩其趾爲唱法之堂，爲炊爨之庖，爲偃勞之室。既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歿力憊，求後師於卧榻側，瞠目囑以吾二人握空拳爲江湖聚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爲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與奉化諸大剎等，伏臘朝晡百需之費，亦不假求外而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槖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爲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爲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爲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顰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爲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又必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期，則謂五百年必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者復要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爲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怪。二師皆居鄞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藏骨異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又《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

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是歲，有司爲壇墠，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爲民而設，非尋常崇土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並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爲，昔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零禁之跡亦少，而瑞龍爲空山矣。乃至元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薰，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帑，泊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簦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爲廢之之易，而今爲復之之敢何居，是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爲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爲也。」今夫妙薰師爲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興於邂逅，功成於嘔嗟，劬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瑞龍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宦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臨、崇勝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藏進退，從容治辦，豈不嶷然異於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子，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爲記。因爲略叙本末，若證驗文牘，頗助氏名，它有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丑五月朔日記。

又《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寶蓮怪奇之相。於巖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訥絢耀，珠纓繡幌，纏繞燦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官李毛、騶傳張流、緇素蒼儒同矚異盼，駭眩驚怛，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訓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貪魁桀。按行之處，拖馬足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又《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羌種。出者又特舉其概：每國出一王，而一二奴前後夾侍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皮裘、牛腳靴，胸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靴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玄靴，微解衽，交手按膝，二奴皮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靴者，吐谷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氈冠如首絰，上標白犛牛尾，旁驛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靴與王同，而紺韡；一紺帶素襪而朱韡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靴，坐而僂指數曲。奴青襦黃履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目同右注而盼，衣皆反領者，又黨項之西千碉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變然如生。餘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蔌蘸，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樸，未散之質。獨其陰煽蠱毒，多毒而阻殺，則一蔽之性不能通耳。河山以內，更羣帝王之化，文華禮俗，日滋歲盛，遂與其地愈遠，不相往來，謂之荒服之外。夫外之不恥，遠之不怒，亦已可矣。幸各不失其俗，亦已善矣。吾國名爲有異於彼，何嘗能百年不悖亂，而欲兼治遼絕荒忽，不可通車轍馬跡之處乎？西漢以來，旁君倖將，貪窃名而醞酷禍，以至於唐人之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羨也。然余見儒者談職方，拘傳紀，尤不信世外無窮極之辭，以爲與幅員常數不合。姑幸茲圖，出於唐人目睹手寫。其國名因土音載之，不皆有義而當於實。其語疏，其事廣，其居處服食嗜好，去人不遠。可以補軼聞，資博識，有《輶軒方言》、番《爾雅》之餘意。畫復精絕，非後世可及。欣玩之不釋，遂爲采記彷彿。存諸篋衍，有好事者與之共焉。

又《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爲有夜而無晝；老氏

之道，專於長生，爲有書而無夜。推者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書有夜。其說嗷嗷有不能一邇來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饑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沈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爲其學，見其逍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爲之宮室焉，而束之於躬；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盪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吳澄《贈道士謝敬學序》 樊安招仙觀提點曾法師之徒多才，而各有所嗜。其長黃大有，其仲袁天啓，其少謝師程。黃嗜道書、佛書、袁嗜儒書、謝嗜醫書。謝造吾門，留止逾信宿，謂及五運六氣。予與言曰：「醫家論六氣流行，丑中至卯中一，卯中至巳中二，巳中至未中三，未中至酉中四，酉中至亥中五，亥中至丑中六，而一歲之氣周。又自大寒節起，爲來歲之始，交承之際，隔越一氣，不相連接。揆之造化，疑若不合。宋時青神揚子建善讀《內經》，謂氣運肇於子中，冬至後三十日在第一氣之前，是爲歲首之初氣。冬至前三十日在第五氣之後，是爲歲末之終氣。地氣六十日判而二之，分管初終。子、午之歲燥金在泉，則子中至丑中初氣三十日屬燥金，下生丑中寒水第一氣，及亥中相火第五氣，竟終氣三十日，又與初氣之燥金同。丑、未之歲寒水在泉，則子中至丑中初氣三十日屬寒水，下生丑中風木第一氣，及亥中燥金第五氣，竟終氣三十日，又與初氣之寒水同。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歲皆然。燥金生寒水，寒水生風木，風木生君火，君火生濕土，濕土生相火，相火生燥金，六十年循環，繼續相生，並無間斷。」謝聞吾言，欣然領會。予雖博觀醫書，而未嘗學醫也。謝既從師得醫術，而於醫書又肯參究，其進進不已而爲良醫也，蓋可必矣。因筆吾言以贈焉。謝之字曰敬學云。

又《送吳真人序》 崇文弘道玄德眞人翊贊其師留京師三十載，典司其教，靡所闕遺，禱祠供給，出入禁密，被眷遇至渥。前時推恩官其父，授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新天子即位，追崇太廟，達其孝於羣臣之家，封贈逮三世，或再世，或一世。於是眞人之曾大父母、大父母例追贈，而父進秩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母封饒國夫人。眞人將上旨祝釐江南，祗奉恩命以歸而榮其親。世儒率謂二氏之徒去家離親而外倫紀，固哉言夫！夫竺土之習不可知，道家者流，則守藏吏者也。予觀禮家所記答夫子問禮之辭，纖悉周徧，其後注宮假解傳世演迤，謂外倫紀，可乎？眞人雖遊方之外，而事親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順，其事師也無違禮，蓋在三如一矣。而又通儒好文，樂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歡心。是以無貴賤，無長少，無遠近，翕然稱之曰賢。所以光其親者，誠如昔人所謂「幸哉有子如此」，豈特人爵之榮榮其親而已哉！眞人予同姓，吳自延陵季子以來，歷漢、晉、唐、宋，代有聞人。以老子法中而有斯人也，予焉得不爲吾宗家喜。其歸而榮親也，予又焉能已於言乎？

又《得一說贈傅道士》 道家者流，以一爲基，而帝之者，無有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古之博大眞人哉！此莊氏所以贊其師。無有也者，無名也，天地之始也。也者，有名也，萬物之母也。故曰道生一。莊氏亦云：泰初無名，一之所起。抱一，抱此者也。守一，守此者也。沕兮未兆，淵兮不盈。慈儉不先爲之寶，濡弱謙下爲之表，抱之守之之方也。雖然，中央渾沌之帝，初未嘗視聽食息也。七者鑿，而一者離矣。竅開而竇塞，竅閉而竇通。至矣哉，一之體乎！妙矣哉，一之用乎！正一師傅君以得一名，其已得之歟？他日解后無何有之鄉，密若無言，相視一笑。

又《逍遙遊說》 周流六合，睥睨三光，此屈子之遠遊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此莊子之逍遙遊也。世其果有斯人乎？蓋未之知爾。於乎！蜩、鳩、斥鷃又惡能知九萬里之上有大鵬者哉？

又《無塵說》 上方道士陳子靖，通三教書，醫之一技，進乎工巧。以無塵倅其名，問余曰：「若何而可以無塵也？」余曰：「子之道所貴也，余儒流，惡足以知之？抑佛者有言：『根立而塵集，有根，斯有塵也。六根其能

無乎？根不能無，塵豈能無哉？故佛者必務寂滅以無其根，而老者亦務清靜以無其塵。二氏之學，余不能知也，又安能爲子言之也耶？無已，則姑爲子言儒者之學。余嘗聞邵子年十歲，學於里，遂盡里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一二。年二十，學於鄉，遂盡鄉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三四。年三十，學於國，遂盡國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五六。及至年四十，能盡古今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七八。年五十，能盡天地之情，而已之滓無可得而去。此非所謂無塵者乎？然以其天挺人豪，英邁蓋世之資，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之功，猶必學至於五十而後無滓也。明得盡，則查滓渾化。

又《丹說贈陳景和》　丹出井中，玉質而日色，蓋至陽之氣所成。知丹之名，則知丹之實矣。希夷先生陳圖南所傳六十四卦圖，丹之道具。是魯山景和非圖南後人乎？好外丹，夫外者，內之景象也。如好之，有圖南之圖在。

又《藥說贈張貴可》　人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有是言也。張貴可設藥肆三十年餘，自前至今如一日。其生藥精，而不倦於治擇；其熟藥眞，而不雜以僞。危。又得方外高人傳授丹法，墨法，與藥迴殊，養命者服之而效，濡豪者用之而良，取信於遠近有年矣。而敝衣羸形，安守其業，恬然無欲，羸貪利之心，庶幾乎古之所謂有而者歟？柳子厚嘉宋清市藥而不爲市人之行，余於貴可亦云。

又《丹說贈羅其仁》　丹也者，至陽之氣所成也。似朱非朱，似赤非赤，丹之色也。似玉非玉，似石非石，丹之德也。古之眞人，陽純陰絕。方其初也，以無象有，用鉛非鉛，用汞非汞，成之而溫養，使精神魂魄混合不離，可以長久者，內丹也。及其完也，以有象無，用鉛爲鉛，用汞爲汞，成之而服食，使骨肉血髓消鑠俱融，可以升舉者，外丹也。後之名醫，以藥濟世，爲之湯以治經絡，爲之散以理中焦，爲之丸以達下部。而丸之別，或名爲丹，何哉？蓋以其匹配陰陽，依放造化，可以愈沈痼，可以扶危急，可以救卒暴，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延年益壽，雖醫之用，而有仙之功焉。其名之曰丹也，不以此乎？盧陵羅其仁，克紹父之業，二鉛汞交媾之術，鼎爐烹煉之法。推其餘爲丹藥，以療未病之人。其爲人慈善篤實，志於利物，不志於利己。其爲丹也，既有仙之功；其爲人也，又有仙之行矣。功行可仙，則丹非凡丹也。得是而服食焉者，不謂之得仙丹也歟？

又《虛舟說》　眞定趙時中扁其燕坐之所曰虛舟，蓋取諸莊氏書。夫彼之所謂虛也者，謂有其舟而無人主之也。大概莊老氏之學，以無心待物，若無主之舟然，任其汎汎於水中，雖偶觸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無主而非有心故也。待物一皆無心，倘或傷於物，物亦無憾於我，故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雖有己，而已無心，雖有舟，而舟無主，是之謂虛。虛舟者，虛己之喻也。其遠害之計高矣，而終不及吾聖人之中道。吾聖人之舟，有主而實，非如彼之無主而虛也。然操之於節度，行之於窒隙，百舰並進，狹澗相遭，其舟亦無所觸。既無所觸，誰其怒之？彼無主之虛舟，固爲無心，而亦有時觸人之舟。人雖不怒，心實不悅。吾聖人之舟，未嘗有觸於人。人不惟無怒於心，而其中亦無不悅之意。蓋莊，老以無心待物，聖人以公心應物。其心公，雖曰有心，亦若無心。利之而民不庸，殺之而民不怨，又奚嘗能使偏心之人不怒其觸而已！噫！吉聖人邈矣。吾於後世得漢相諸葛武侯焉，廖立，李平被廢黜，而終身無怨尤，感之至於垂涕，非其公心足以服人而然歟？豈必如老，莊之無心也哉？時中方以才名爲世用，與其學蒙吏之無心而縱無主之虛舟，孰若學漢相之公心，而運有主之實舟乎？

又《天寶宮碑》　泰定二年春，予以養疾寓天寶宮之別館，其宮之道士李天瑞，任進福，王進瑞，崔進貴合辭言曰：「吾教之興自金人得中土時，有劉祖師遷化出家，絕去嗜慾，屏棄酒肉，勤力耕種，自給衣食，耐艱難苦苦，樸儉慈閔，志在利物，戒行嚴潔，一時翕然宗之。繼劉而陳，陳而張，張而毛，毛而酈，酈始居天寶宮，際遇國朝，名吾教曰眞大道，自爲一支，不屬在前道教所掌。酈之後有孫，有李，有岳，而吾之師嗣焉。吾師張氏，乾州奉天縣人，儒宦著族。大父德開爲軍官，掌千夫，父永興襲其職，母呂氏。師長身古貌，贍耳美須，肅然埃壒之表，望之知其有仙風道氣。自幼惡殺，不啖肉味。年十六，從天寶宮李師爲道流，錫名清志，然獲歸養父母。年十八，辭家入太白山。越二年，往覲李師，復還省親。久之，辭親入終南山。大父年老，招之出山，乃家居侍養。年二十六，創長安明道觀。又適鳳翔扶風縣，立天寶宮及李師死，師事岳師，畀以扶風道教之職。年三十二，爲永昌王祈福於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既徧，復來關中，修理前所創宮觀。居太白山龍虎洞三載，妖魅障厄頗至，一皆不懼。聞大母喪，歸服喪如禮。會陝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贈遺，皆卻不受，彼乃爲辦葬資。服闋至京師，岳師試以勞事，喜

曰：「是子所矣。」又遣之出，曰：「他年再來。」吾師暨徒二人入東海大珠宇山，結茅而居。山舊多虎穴，虎避他處，頗爲人害。吾師曰：「吾奪其所，可去之。」於是游山東諸州，爲人除疾，應驗之速，若或相之云已。岳師死，吾師還喪之。喪畢潛遁，踰大慶渡至河東，居臨汾五紀居雲庵。地大震，城邑鄉村屋廬俱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師與其徒所居中裂爲二，得免於患。師遍尋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甚衆。復歸華山舊隱，而天寶宮二趙二鄭攝掌教事，五年之間相繼殞滅。鄭臨終，語其徒曰：「天降凶災，死亡薦臻，得非教條有違逆與？吾聞張清志躬受岳師囑咐，蓋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在乎！」於是宮之徒衆尋訪吾師，得之於華山岩谷。既至，衆皆悅服。師諭徒衆曰：「吾教以慈儉無爲爲寶。今聽獄訟，設刑威，苦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繼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盡廢之。」衆曰：「諾。」自是衆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息除。詣奉聖州酈師所建大玄宮及縉山香水園，值車駕臨幸，嘗移文集賢院，欲解職而去，弗可。歸鄉展省墳墓，因至河南廬時山，仁廟俞集賢之請，加恩進號，英廟命住華岳太白山祝釐。今天子即位，有旨促還。師曰：「山澤之癯，於國不能寸補，何敢乘駟騎乎？」步行而前，圉人牽馹騎以從。吾師之孝其親也，大父母、父母之存，膳必親視，藥必親嘗；出入必告，應對必謹；清溫定省，靡或有闕。母嘗病痼殆甚，口吮其膿去毒，遂得蘇瘥。又患膈氣疾幾不救，師禱神進藥，不寢食四旬，忽吐涎塊如瓜，漸底平復。居喪至哀，於儒家喪制不悖。師之敬其師也，塵賤之役，人不屑爲者，皆不厭倦，澣衣執爨，汲井剪廁，一無所辭。師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攜銅鐺，自爲粥以食，終夜危坐，未嘗解衣。其寢衣，絲纊及氈罽皮毛之屬，至於乳酥酪蜜，亦未嘗嚌也。師之濟於人也，少能力耕，其鄉土厚泉深，艱於得水，盛夏時每日於農務之餘，汲不貯石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鄉里放牧牛羊及禽之渴者來飲之。宗戚之家親死子壯，葬娶愆期，則傾橐爲之葬娶。饑饉之歲，見不能自存之人，輒賑恤，令不至餒死。行禱嶽瀆山川時，自賫錢三十緡，隨行以濟所在惸獨無告者。鈞州趙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鑿井，遠取河水以飲。師爲相土脈，俾井其處，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豐戲河地在高原，亦以無井爲苦。或告以師前在趙家河得水之事，衆請師，師曰：「前特偶然耳，其可再乎？」請不已，竟爲掘二井。師之達於命也，汴有狂民，以逆取敗，其所嘗罪與師同姓，誤執師以往。治獄者鞫問師，師凝然不動，無一辭辨解。拘繫年餘，省臺官徐察其誣，特與釋免。吾師謙冲損抑，掌教將二十年，教風日盛於天寶宮完舊營新，祝聖之殿、誦經之堂、禮師之祠、安衆之寮，以至庖庾廩廄，各有攸宜。日食數千指，而吾師澹然無欲，仙翁神君亦將讓德。欲立一石以記天寶宮重興之由，敢以爲世之能文章者請。」予曰：「子之教自託於老氏，其源蓋深遠矣，其流之別教各不同，予未暇細論。洪惟我朝列聖之於二教，其恩至厚，其禮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師皎然獨清於衆濁之中，口絕葷羶之味，身絕穢污之行，可謂特立不羣者矣。若夫客塵不入，而內心常虛；主珍不出，而腹常實；神氣合一，如妻子父母之相戀而不離；長生久視，以閱生生滅滅之衆，此則老子之末流所謂神仙之伎也。予學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盜名者蓋亦不無，若子之師崇尚質素，泊然自守，庶可以與遊方之外者哉！先是，翰林院承制行詞授師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眞人，統轄諸路大道道教事。遡而上之，以逮其祖師九傳矣，累朝俱賜眞人之號。曰崇玄廣化眞人者，其八傳艾德文也；曰頤眞體道眞人者，其七傳李德和也；曰通玄眞人者，其六傳孫德福也；曰太玄眞人者，其五傳酈希成也；曰體玄妙行眞人者，其四傳毛希崇也；曰冲虛靜照眞人者，其三傳張信眞也；曰大通演教眞人者，其再傳陳師正也；初號無憂普濟眞人，加號無憂普濟玄明洞微眞君者，其祖師劉德仁。今與吾接而自言其教者，李、任、王、崔。李宣授冲和常善大師，任宣授明眞頤正大師，王授常善體眞明道大師，崔授圓明普潤大師。

程鉅夫《用晦和尚語錄序》 佛法非言不立，非人不傳。此《用晦和尚語錄》所以述也。若因人以求法，則其人已滅；因言以求法，則法不可言。是《用晦和尚語錄》未嘗述也。和尚十五出家，爲僧七十一載，遭遇佛法盛明，遍參東南諸大長老，九居壇場爲人說法，撰得千言萬語，畢竟如何？測之不見其涯，求之莫得其緒，似言非言，似述非述。若知和尚未言前便是，元聲既述後，即師未嘗言，徒未嘗述，《用晦和尚語錄》自若也。皇慶二年九月日叙。

又《龍虎山志序》 翰林侍講學士臣明善奉勅志龍虎山，玄教嗣師臣全節屬臣某序之。臣伏讀終篇，山川之奇、人物之盛，前後宮宇之廢興，累朝恩數之隆尚，聚此書矣。然天下山之大者曰岳，水之大者曰瀆，曰海，顧以茲山先，豈無意乎？意龍虎之得名以張氏、張氏、老氏之學也。繇東漢迄今，綿千數百年而益振，朝廷且尊而信之，此《志》之所由作乎。嗟夫，治道貴清

靜，老氏之道也原於軒黃，文、景用之，其所成就可睹已。然流而爲神仙，巫祝，豈本旨哉？若所載天師但之對唐高宗曰：「能無爲，天下治」，乾曜之對宋仁宗曰：「苟能反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沖舉？」政和中，訪高士王道堅以修煉延年之術，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修煉非天子事。」已而命之禳厄，奏曰：「修德可以迴天。」禳禱之事，不敢誤國。」端平初，徵留用光入朝，答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若四人之言，誠祈天永命之貞符哉。庶幾善學老氏者，可謂豪傑之士矣。今天子撫盈成之運，正清靜無爲之日，嗣師數陳老氏之本，上嘉納之，此《志》之獨先龍虎，宜也。臣故敢敘作志之意，以示後之學者。

又《通真觀記》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猶之水焉。無爲者，其止；無不爲者，其流也。昔之人由其說，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時。載之當年，頌之後世。予鄧人也，鄧中父老爲言：「長森有眞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絕江而東興瑞慶靖於九宮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興壽聖靖於潯陽，於今爛昌。」予聞而識之。既而馳驅王事，往往道出江淮間，見所善洞淵法師雷君又興通眞靖於白沙之江滸，曰：「此吾先師故祠也。蓋孚惠昔嘗治疫有功，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燬矣。本江海故地，尼少乎阜，君奮土甓石，畚板緣而基之。繇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積十四年，而殿堂門廡、室房庖庫、園田倉庚，罔不畢備，與九宮潯陽相高盛矣。守其教者，顧可諉曰：『道無爲而已哉』？然而始基也，予過之，觀其煩而守之以一，勞而處之，以安成也。又過之，觀其處守無異焉。然則無爲無不爲之旨不在茲乎？」嗚呼，學無小大，咸欲其傳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眛所受，至曰：「亡之事，亦或然者，余每竊喟焉。今若雷君體無爲而用無不爲，眞老氏之徒歟。噫，傳眞牧、孚惠者，雷君也，傳雷君者，誰乎？後無有竊喟者焉，斯傳矣。君名希復，號凝和冲妙崇正法師，爲通眞第一代祖云。

又《太一觀記》　太一，尚矣，靈均歌之，茂陵祠之，曰此天之貴神也。迹效不可得詳，而後之尊信有加焉。是誠可貴矣乎？不然，何其微而著，伏而起，莫能尼之也。太一，黃老言也。學黃老者類貴之，往往託爲名高。新城梅峰之祠，浮丘師弟子之祠也，而曰「太一」。昔者炳靈中以火廢，道士饒元初復起之。覺菴道人朱明遠請記之。人之言曰：「物之成毀有時」。又曰：「有數」。時也，數也，皆有所制而非人所能爲者也。非人所能爲，而物之毀者，又必人也然後乃能起而成之。然則爲人者，不亦又可貴已乎？是以列於三才，靈於萬物，而裁成輔相之功，天地猶將賴之。聖人惟慮人之不能踐其形而失其類也，是故指之仁義之塗，教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懿，以綱紀幽明，垂裕無極，此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熄焉者。今其起此廢也，凡一土一木，能悉取具於身之膚革筋髮，初不蘄於人乎，則人之類誠可有無矣。然吾聞明遠之言曰：「觀已無屋，王沖和者募財與材而爲之屋；觀本無田，元初以所得於其父母與明遠之田而爲之田」。然則非能不假人矣，人之類亦誠足賴而誠可貴矣。民神之主也，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而人必自棄其類者何？元初之爲女冠師也，明遠與其室實資之。其興太一，觀也，又經紀而佽助之。嗟夫，人之於神若此，吾不知神之於人何如也。幽者不可知，其可知者終又當何如也。明遠名通，安陸人，室陳氏。

又《道一堂記》　余來閩之三載，實大德初元，雷雨作解，獄訟不留，文書頓省。自公退食，時與仙翁、釋子談方外事。一日，高士劉采山介僧中順來，余識劉而未識順也，問奚自，則曰：「固儒也，願有謁焉。鄉邑懷安北五里，曰桐谿，山水峻清。谿上之士曰樊世顯，師吾公居仁，友林公分顯，構堂，象孔、老、瞿曇氏而祝之。子朱子書其顏曰『道一』，且爲之記。端平燬於鄰，改作，西山眞公復書之，復齋陳公續記之。至元，廢於兵。今樊氏子孫廓而大之，之書之記，未有復者，敢請。」余笑曰：「是非可以言語盡也。虎谿三笑，今日之事非歟？畫史圖之道一在是矣，奚而記？雖然，余孔子徒也，知其一而非知其二也。二子盍各言而一，余將因而一，而究昔子朱子所謂一者可也。」曰：「太上寶者三，西方戒者三，曰是其粗者耳。」又曰：「無爭三昧則不爭，善勝也。和光同塵則不垢，不淨也。」曰：「亦其粗者耳。」乃又曰：「進是則道德同焉，心性同焉，生死異而所以出生入死，死而不亡者同焉。教亦多術矣，殊塗而同歸。」余又笑曰：「是於吾儒人生而靜，積善積惡之義，《大學》正心誠意，《洪範》嚮用威用之旨，似有合者。二氏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二氏之於儒者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子朱子之所謂一，儻在是乎？」「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孰無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孰非民也？故以迹論之，則一而三；以道觀之，則三而一。初非比而同之，而自有不能以不一者也。推是以往，雖萬者可一，而況於三乎？」矣，

眞數君子復起，不易吾言矣。邪又有說焉。異而同則二，同不能以不一。言而異，則一亦不能以不二。故吾今三者各自名家，先儒亦有以爲鼎立於天地間，而闕一不可者。然則各有一一，試索言之。黃冠者曰：「吾抱一爲天下式也。」方袍者曰：「吾萬水而一月也。」余方營膽未皇，二子詰之不置，則應之曰：「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因次第其語而遺之，俾記之堂上。夏五月記。

又《黃龍佛殿記》

武昌黃龍大比丘密印圓照長老作禮於白雪道人曰：「我佛如來，有大福德，善知識，是名靜山居士，常現宰官身於我佛如來道場，護持恭敬，能捨難捨，莊嚴種種，以爲供養，願報國恩。」爾時持地菩薩心生讚歎，顯大神力，於寶坊中湧出白金布施，我佛如來常住十方諸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因緣，悉發皈依三寶正智，無有愛悋。是故我今志心增廣莊嚴我佛如來寶殿，如大梵天宮，於中供養現世無量壽佛寶座，祝願讚歎。我今思惟云何，我報恩大招提希有功德，悉得圓滿，佛事熾然。我今發回向心，一如居士所願，乃至居士及諸大善知識，乃至過去現在未來，衆生乘此功德因緣，悉得安穩快樂。佛法住世，亦復如是。世世生生，無有變壞諸苦。我今禮請，願留一言，亦復堅固如是。道人曰：「善哉，善哉，長老成就一切種種功德，甚深微妙，又不自貢高，懽喜回向，實爲希有。我於經藏樓閣堂房已曾授記，今圓明寶殿欲就，我又復來，我應與佛有緣。我今亦發大回向心，資報國恩，一如居士，如長老所願，同心祝讚，無有退轉。我今爲汝說四句偈言：我佛無所住，亦無所不住。無生滅增減，是名大道場。」道人說是偈已，十方三寶四衆懽喜證明如我所說，刻石奉行。時至大二年某月某日。

又《武昌路觀音閣記》

人非水火不生活，及其爲患也，或使人不能生。沙羨爲郡，地窪風悍，居者不免水火患，水防矣，猶厄於火。至元二十七年，長民者以父老之言搆重屋於市中，祀白衣大士而禜焉。某頃嘗詢諏於斯，當其爲患，儆庀或無虛夕，而救至輒息。父老語予曰：「此大士之力也。」至大二年秋，復以使事來，則屋加崇而又廣，望之崢嶸粲絢，勢如中天之臺。予留數月，融風罕作，父老又曰：「此官之賜也。」問之，則曰：「先屋敝矣，行省郎中上稟下承，力興是役，自上宰以降，若僚屬，若郡邑，若士民，咸欣贊其爲。」今鬱攸之變益少，非賜而何？」遂請爲之記。予讀《春秋》，凡火非人所致者皆書曰「災」。獨哀公二年五月魯司鐸火，延及桓、僖二宮，則亦書曰「災」，寧非以守先君之廟祧而備豫不嚴，若此欲直書之，則非爲魯諱之義，故寧曲筆遷就之耶？傳者不知，乃矯聖言誣天意。且宋、鄭嘗災矣，其有司或先事而備，或事過而防，觀其設施，纖悉具備，然後命禳於玄冥，回祿，用馬於四廊，祀盤庚，命四鄉敬享，大爲社祓禳於四方。然則禦災捍患之道，自有次第先後也歟。丞相答剌罕公之在沙羨也，別籍役徒千，專以待塗徹。縣鍾於高，候望所起，節鍾號召之，故甫起，救輒至。今禜祈之地又益嚴，則夫先後句宜於斯者，咸致心民事若此，是誠不可不記也。雖然，甍棟之比如櫛，倘徒徼神倖，怙官賜，而積薪不徙，突決晏如，一旦變生所忽，則雖化身千百億，身各具手目千，猶恐倉卒救有不逮。然則人所當盡者，固有在也，可不慎哉！父老其惟時教告之。遂俾刻爲記。省宰故丞相也先不花，平章曰程鵬飛，曰忽剌术，曰貫只哥，右丞曰完閭，參政曰亦不剌金，郎中曰王柔，曰別都魯丁，員外郎曰怯列，曰苦思丁，都事魏弼、郭時可、張德柔、喬憲，而尸其事者，郎中卜達世禮也。

又《踈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宮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宮，仰爲大踈，次之踈爲近，故予知踈爲多。昔踈之興也，蓋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而宮殿塗壁，丹雘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作下院於撫州，又作於金溪縣。四年，鑿山爲園，藝桑，藝桐，藝茶凡四千。五年，幸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樅株餘二萬，役水舂磑而屋壽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粉飾咸具，刻畫肖像萬身，創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功。然後祝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桀輝赫。居者、過者，無不生懽喜贊歎，瞻仰尊敬心，曰：「住眞善住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又新西堂矣。明年、明年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假宮室以爲殊勝也，非資田園以爲贍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爲者，毋亦宜先爲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爲刻躬闕性，無暇於此。今學焉者，既未能學其爲，又不爲人之爲，則予於斯也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踈之熾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番人也，器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踈無人。踈衆枚卜十人於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爲踈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於佛。然則佛固許

之，且復訊之矣。住蓋能於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然則疎之熾也，奚足爲住言哉？至大四年二月八日記。

邢允修《重修觀音堂記》 如來之教源自西方，流於華夏，諸佛名號，其麗不億。誓願弘深，拯災捄難，靈應昭然，未有如觀音菩薩之盛者，由是溥天之下無不歸仰欽崇焉。今夫觀音之堂，京府有之，州縣有之，鄉社亦有之。茲蓋國家開明，佛日欽崇，象教風行草偃。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濟阬王村里於公者，可謂爲善之吉人歟！世居定襄縣鴻鳳鄉於家莊，祖先以力田爲業，不求聞達。値兵革之後，宗族散亡。祖父諱良，祖母張氏。父諱海，辛亥年遷居於斯，創立產業。公爲人誠信，素懷剛毅，孝友睦婣之行本乎天性。居家勤儉以致完美，輕財重義，賑窮周急者良多。母王氏。子男四人，長曰深，次曰淵，次曰洪，次曰卞。厥後，有司以年悳舉公爲社長。本里所居三疃，聚落百餘家。公常諄諄然勸誘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農桑衣食之本，奬勤戒惰，無失其時。不數年，家給人足，倉積有餘，樂其業而賴其利焉。居第當南北之孔道，車馬往來之要衝，遂於門首創建觀音堂，爲本宅之鎭。功德未圓，父及次兄已逝。歲壞月隳，風摧雨漏，不足爲美。觀上有神雀來翔，羽毛如霜，棲止七八年不去，見者驚歎，以爲積善降祥之感應也。次子曰洪，生而聰敏，業精於勤，習梓匠輪輿之藝，極準繩規矩之能。大德三年，修建臺山大殿，宣授修內司給降割付，充忻州等處大小木局提控。欲善其事，先利其器，造作之功，應期而辦。考工者嘉之，未嘗伐善施勞，又非他人所能及也。恒念一堂未完，己所不忍，特發堅凝之志，乃興補粧之勤。翠甍碧瓦，撤舊從新，趨而過者，儼然生敬。翌日踵門來謁，以堂銘爲請曰：『吾祖宗積德久矣，願神明之垂祐，當夙夜以無忘。今命工礱石，幸爲文以光揚之。』余固辭不已，退而思曰：今之於氏，則古之廷尉於定國之裔也，高門餘慶有自來矣。噫！祖宗之積善既如彼，神明之眷祐又如此，則於門之子子孫孫，安得不蕃衍盛大乎？繫之以銘。銘曰：

觀音聖德，靈應昭然。慈祥濟度，願力無邊。恩沾動植，慶洽人兀。是奉是敬，於公之賢。吉人爲善，服膺拳拳。肯堂肯構，輪焉奐焉。高門衍慶，福祿如川。銘諸翠琰，久而彌堅。

又《重建崇興院記》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人惟萬物之靈，固有四端之善。□之聖人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漸民以□，□民以義，浹民以禮，躋民於壽域者，立教之異有三，同歸於□□，一而已矣。冀東十餘里曰東留，青山在左，□□在右，牧馬馳其西，金駝聳其北。山明水秀，土沃民淳，吾鄉之□□也。里中舊有崇興院，古昔文定祖師所創焉。□燼之餘，鞠爲瓦礫榛蕪者，亦已久矣。天運循環，必有任□□之重者，誰歟？惟妙圓大師聚吉祥其人也。公性呂氏，父諱德成。母王氏，嘗夢神人捧一寶珠令吞之，感而孕□。始生之夕，有光燭室，骨相非凡。三歲自欲出家，父母許之。性根穎悟，自幼不飲酒，不茹葷，乃天性本然耳。□□禮忻州僧官正暉爲師，服膺課誦，日記千餘言，微旨略通，時輩少能及也。至元十九年，打地□濟戒常法□□衣講主。自時厥后，游歷諸方，甚爲王公所重，致敬盡禮。非道風藹然、萬善昭融者，能如是乎？一旦觀本院□□□，慨然以興滅繼絕爲己任。於是躬持畚鍤，除治荒蕪，版築無倦。堅凝之志感動於里人，贊相者莫不樂□。□者施其財，貧者竭其力，工者獻其能，如雲會而響應。至元己丑重建正殿，朞月而功成。甲午重建西廊，自□□至於落成，寔賴前本縣司吏李祺、太醫霍用、李文秀、郭子成、安再、李恩、劉通、□溫、劉才、李彬、李舟、高旺□□□仲良等爲之倡。至元壬辰塑像，功德主李恩與其男子敬、子浩塑聖像七尊，唯迦葉、阿難二尊，本里霍□□弟德林子忠、子添、思溫子來男、從旺、從讓、從信、從惠繪塑□其舊。大德甲辰，傳大乘戒於因公戒師。大德□□，教門推舉，授宣政院鈞旨，充盂州僧副，明敏公正。有訟者，則諄諄然勸以德義，戒以法律，能令□□□□□。總攝所聞之，特加寵異，陞爲盂州僧正。皇慶二年，粧繪聖像，功德主李恩□子浩粧文殊，孫□□□□繢普賢，同心叶力，贊就以成之。像設莊嚴，規模宏麗，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非直爲觀美也，上以祝一人之萬壽，下以祈衆賢之多福，豈曰小補之□□□□年三月哉生明價於儒士李儀、壽聖院權司□公請爲文，以傳永久。予固辭不敏，誠意至□□益□□□□言而觀其志，噫！好古善述近乎仁，經營循理近乎義，□身以敬近乎禮，作事有成近乎智，舉□物□□□□亦吾門之所取焉。

又《集賢庵創建觀音堂功德之碑》 衆生欲盼未離，鮮能解脫，或墮三塗八難、十厄九惱，孰能哀而拯之哉？觀音菩薩有大智慧，發願則大慈大悲，尋聲而救苦救難。教雲之所敷，人人得以庇蔭，法雨之所潤，人人得以沾濡。喻諸曉鐘，無影不納；又如空谷，無響不應。無量功悳，不可思議矣。五峰，河東之勝境，天下之名山也。山之靈異，胚奇孕秀，非特化現光相，以

驚世駭俗，其間必有卓犖瑰奇之士出焉。觀眞容院之氣概，則可見矣。眞容自國朝興隆以來，授爵居官，爲僧統，爲僧錄，爲僧正者，不爲不多矣。惟我宣授五路摠攝法照大師之位爲極盛。至於[illegible]弘象教，衛護山門，營建改作，尙賴宣授臺山都僧判英悟大師之功爲最多。公諱雄，定襄烏蘇里人，大族史府君之裔也。以先代碑銘考之，遠祖仕於唐懿宗朝，有列土封侯者；高，曾皆登顯仕，崇信釋門。父曰乙，母李氏。公生而敏悟，頴而良知，不爲童子戲，識者知其不凡。年甫□齔，忻然出家，禮臺山十寺都僧判宣密大師榕舟道人爲師，持誦精勤，而善疾。

陸文圭《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靈光獨耀，迥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幡自動，兒啼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渡，便被狐精勘破，此理如何？大英上人示余楷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爲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爲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而《楞嚴》悉指爲虛妄，然則下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集、滅、道爲四諦，諦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爲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上正等正覺，波羅密多爲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葱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之語，以爲有合於仲尼觀呂梁、伊川度漢水之意。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爲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爲主，此理又何如？各請大英下一轉語。

又《跋邵僧坐化偈》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天屬也。安上人不念其親，有疾弗療，趺坐瞑目默齋。翁不念其子，方懽喜讚嘆，眞以爲往淨土生蓮花也。是之謂見解，是之謂了空，是之謂瞿曇氏之學。其心術冷冰冰地，其天性離矣。安乎，惜無以曾子易簀之事告者。翁乎，惜無以子夏喪明之事告者。雖然，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余之謂矣。久欲與迎福老辨析此義，當暑未竟。

又《常州薦福寺記》 晉陵郡薦福禪院創於唐天祐間，正涓、玄策二師坐寂之地，叢林儀矩，甲浙之右。至元乙亥，用師江南，常爲兵衝，守臣以拒戰死。破城之日，井堙木刊，而三百餘年之薦福卒燼於劫火中，惟佛殿鐘樓僅存。涉江而北，抵暨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宣和中，郡人卜居士捨以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爲豪有力者所據。丙子春，僧笑巖來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餘力以翦刈其荆蕪，殘磚斷甓，幻出化人之居。既，又詣官訟理，卒歸其侵疆，而寺之舊觀咸復。壬午臘月，過暨訪余，具道本末，求余文以誌其起廢之歲月。余聞而歎曰：盛衰興廢，數存乎天，而人力不預焉。然所以盛衰興廢，不假乎人，則數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茲寺創焉，其廢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實相終始，疑若有數行乎其間，則其廢而復當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今笑巖即其人也。笑巖雖爲浮屠，其學幹略勤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願。而其功皆得書，余獨於復田之事重有感也。自西域王子以捨爲行，中州化之，彼怵於因果報應之說，本非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至攘臂而攫之，取非其有之謂盜，其良心無復愧恥。聞卜氏之風，亦可以少省哉！笑巖名普悅，暨之永陵人。

又《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迴。過野橋，林磵扶疎，屋瓦參差。梵音經聲，殷殷與海潮相應答，而山僧野衲之所棲，東西行人之所回顧者，潁川陳氏之精廬也。始榕山君既寢疾，豫爲終制，粵瞻舍北，渠哉斯丘。既得吉卜，經之營之，手植松檜成行。鬱鬱佳城，白鶴來翔。既，又築室於其旁，以爲享祀焚修之地，名之曰『延慶』，招僧可明，如晦居之明來請記。余惟禍福感應之理，蓋天人精祲之交，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盪，反復無端，而眞有不可誣者。故釋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積善餘慶之可必。然求之說也於有心，而必之說則無所相而爲之也。每觀於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執券索償，如取諸寄，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皆有陰相之者，豈其理之必然而氣不能不隨之歟？抑氣以類相從，善感之者亦善應，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於當年而慶流於百世故也。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利物爲心。時籍歲歉，江淮間全活甚衆，種德深矣。陳氏而未艾也，其在君之二子乎？慕學而甚賢，好施而不倦。天鍾慶於是，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懿氏之占殆復驗矣！

又《報恩庵記》 佛之道以無爲宗，以實爲妄，以身爲幻。苟利於物，肌體髮膚捨不復惜。獨其所居，莊嚴靚麗，費億萬計。通都大邑，招提蘭若，無慮數百區。鳴鐘而會，擊魚而食。潤色巖石之下，尊師老宿結精廬以依焉者，亦復金碧煥出林表，與前所謂佛之道絕不相類。余每怪之，嘗試以扣其徒，皆不答。講師智滿一日謂予曰：『吾祝髮時尚幼，輒通大義，時時爲人講說，謂得三昧。會失意權貴人，擠致於理事，幸得釋，擲拂子徑去，一鉢游方

幾二十年。晚歸鄉里，吾老且倦，念不可無把茅以蓋頭，乃即售山之東村曰張岐，擇爽塏地幾弓，右控大河，左揖定山，環流疊嶂，圖景獻狀。鳩工賦役，合岐夷穽，數楹草創，游息其中。瀝十指血書《華嚴》八十卷，櫝而藏之扁其屋曰「報恩」。嗣吾法者惠曰，法澤，與有力焉，不幸早世。嗣孫妙粹實繼其役，苦思精志，銖積寸累，不數載，山畬增衍，林木陰合，視前所構十加八九。追念往昔，五十年間如一書夜。是非榮辱，浮雲散滅，維是創始之勤，不有紀也，後世莫知其因，紀之何如？」余應之曰：「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實為妄，以身為幻。是身本空，居於何有，無恩無怨，不知所報。余與師處於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又欲以是傳之後世，然則此夢何時覺耶？」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問荅，亦夢中語也。昔顯公謂天衣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此事如何？」余默然不答。居數日，師命其徒來徵記，因次第其語授之，且曰：「吾二人問答未竟，百年後復當為叢林一大公案。」師曰：「然。」命刻之石。師朱氏，暨之雙牌人。

又《永福庵記》

僧友山介余友義夫來請記，其先未諾也，請至七八而不倦。余友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巷」者，族所聚也。師幼有至性，棄家游琴川，受業淨居。久之棄去，主高氏之奉親庵。高氏微，周氏以禮致之。後主東舜之衍慶，與周合謀，崇飾其宇，掇拾衣鉢，俾匠石費居數年，猛省，作曰：「吾陳氏子，吾親安在而為他人地乎！」亟曰逃包，詣訊家山。汎埽松楸，買田營窆，意想心書，種種莊嚴。經始大德之己亥，越丙午，迄工。佛法圓成，聞者美之。今過東譽村，望之叢林蔚然，隱隱聞鐘鐸聲者，永福之庵也。其中有庭翼如，有丘曠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於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徒，俾世守之，勿墜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疑之。儒者宗孔氏，立愛惟親，奉先思孝，報本追遠，於五性屬仁與禮。墨者師瞿曇，斷愛欲之源，等慈悲之施，屏棄六親，逃居山澤，苦形鍊志，滅盡衆有，並滅而寂，亦無滅者。今師之云云，殆用世法不出於世，卒墮世網中。類家人子，年少浪走不自飾，晚依田園，家累百金，顧景自惜，惟恐於其子若孫。旦廢墜，而諄諄遺誡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瞿曇氏之教相戾。至於敦族懷親，結廬墓左，孝思老而彌篤，則甚似吾孔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願交者耶？抑文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請也。余於昌黎無能為役，獨念子厚謫居湘中，北望城南先墓所在，寄托村鄰，芻牧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夏畦之鬼，受子孫追養者。每讀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風，亦少愧哉！師名謙益，求記時，年七十餘矣。

又《常州路玄妙觀莊田記》

猶龍氏之道，清淨無為，齋心寡慾。然為之學者，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言，又象其天之主宰而事之，於是乎不可無室以居，無田以食。夫人居而求安，食而求飽，此在吾《易》中，所謂「神而化之，日用而不知」者邪？富者壤有餘蔬，貧則貧粟，亦既清淨寡慾，猶未免此，又豈非「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者邪？延陵郡玄妙觀，實故天慶，元貞初賜今額，觀基晉永嘉中中尉毛公捨宅為之，觀田則宋端拱中教練使陳公所施，有年所矣。乙亥，南風不競，師熺焉，一城為墟，道士執左契藏之地中，幸得不燬。於是道錄可道樊公帥衆先入，披榛莽，屏菑翳，堂觀粗立。莊田多為豪右所據，詣官訟理，悉歸侵疆。眞靜闕公繼領觀事，復核隱租，修明故籍，副在有司，鈐以印章。乃合元額，並後續置及道俗所捨條例項目，凡若干頃畝，議勒之石，以垂永久。居敬蔡公又繼之，創祠室，具香燈，以祀施主之考妣師資，且欲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記。余嘉前後數公之勤，嗣續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此者，故為之著其顛末。觀中人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然矣，抑暵潦之不時，出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自今以始，歲其有矣。況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夫管鑰司存，是其塵垢粃糠，奚敝敝以為事？」天曆己巳重午日記。

又《資敬觀捨田記》

余賴前人餘慶，襲箕裘之業，顧惟鞠育深仁，欲報罔極，不能守志。廬墓手護，松楸親扞，採樵者以誓畢此生之願。規墓傍地，可置萬家，河流徑其左。蔭以修竹，樹之嘉木，垣而築之，構宇於其上，延道流居之。請於朝，以甲乙住持，著為例。晨夕香火，上以致封人之祝，下以存豐氏之祧。又慮春秋享祀，無以供粢盛，而饘粥於是者，無以餬其口。惟是先疇之畎畝，不敢愛籍，而置之觀中者，為頃二十有畸，為米豆若干，麥若干石有畸，制其出納，為之品節，羨餘則儲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斥而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者，勉而守之，毋去其籍，毋毀傷其薪木可也。昔李文饒記平泉莊，有毀吾一樹一石者非佳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已為監軍所得。劉夢得游玄都觀，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兔葵燕麥，蕩搖春

風、耳。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令人悠然興歎。由前之說、吾子責也、由後之說、觀中人責也。乃刻規約於左方。年月日、嗣子某記。

又《資敬觀記》

資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觀以居道家者流而名出於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曷爲從道？非慕道也、慕親也。宜珍之父指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學以起宗、樂施予、不求名、所樹立甚宏闊、里閈稱德人、不幸中壽以歿。大德之末、歲在丁未、窆於梅里之呂橋。厥施既遐、二嗣競爽、追孝於前人、乃卽其旁闢地十數畝、築道士之廬。河流縈迴、地勢亢爽、松栢茂蔕、水竹靚深。道過西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鐘磬聲時出林杪、居人指曰：『此資敬之觀也。』夫敬、一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則能致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親之不逮養也、而猶幸雨露怵惕之懷之有所託也。事親之日止矣、而猶幸事君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器、自今展拓。此敬施之於家則男女正位、勿嘻嘻也。施之於朝則責難陳善、勿沓沓也。施之於民則經營盡瘁、勿燕燕也。是爲資敬之義、豈曰黃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豈曰深衣坐講席、爲國人矜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誠、續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此觀與天壤俱存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孫又封崇之。九京可作、安知其不遡飈風而上征、載雲旗、驂玉鸞、以就羽人於丹丘乎？而惓惓乎茲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子不死其親、而非此之謂也。劉盛讀《孝經》三、一誦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讀而不行乎？』嗟乎！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所、嘗爲吳學正、與弟璋俱以孝友聞。

又《棲真道院七元閣記》

澄江之浦、昔有棲眞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靜所建、陸守玄、俞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呑齧、勢不能支。至大己酉、其徒管元範徙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至治壬戌、王清仁香遠復建七元閣於殿後、規制崇敞、殊侈舊觀。介余友李剛直求記於余、余辭不能、李不可、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維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余因思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楹窗戶之深廣、至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閣爲游人之壯觀而已、三清九曜皆祕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九流各專其一、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蒙莊氏皆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眞人哉、冲漠無形、變化無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以降福於下民、則祈禳禱禬之地似不可無也。』余曰：『然、吾二人問答卽記也、視介甫贅矣。』歲在昭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日書。

又《靈芝記》

至尊登大寶之十有三年、歲在敦牂。中外恬熙、民物康阜、眞元坱圠、散爲休祥。於是靈芝九莖、產於古延陵郡通守單某之室、昭瑞應也。公、曹南人、字吉甫、貳郡有善政。秩垂滿、一日、灑掃東軒、書榻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中如玉笋、踰月、浸長敷葉二十有七、如佛指、如重雲、如虎拳、如龍首、五色眩目、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白如雪、脈理聯屬、珊瑚交加、勢傾西北、朝揖天闕。人士聚觀、請以上聞、圖示四方。伴來徵記。憶歸附初、延陵以傑刃受誅、堙井刊木、萬室飛灰、遺民百無二三。荆棘中創立城郭。昇平日久、流庸漸歸。府寺一新、廛市復合。蝸居朽壤、蒸出神奇。嗚呼異哉！氣化盛衰、物理消息、幽闡茫昧、赫奕顯煥、非至人莫能測、非鉅人莫能當。於是單氏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禱爲僕言、其先大父諱某、金國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絕食、拾甚採薺以自給。晚節孑沉、居書錦里中講授義學、手葺草堂、名曰『甚薺』、反書錦之義也。嗟夫！芝菌之瑞、其甚薺之積乎？向培其本根、今暢其枝葉者乎？予讀《國風》、知薺之爲甘。讀《頌》、知甚之可食。疑芝字獨不經見、豈古有之而不爲瑞歟？抑古無之而今出爲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泰山、民間獻芝者以萬數。澗溪巖壑、搜抉殆盡、因以嘆一時好惡之異、謂皆治道所尙然。人之情多見爲常、間出爲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不尙此、非治世焉得此乎？上聖道德、甄和毓粹。諸福之物、莫不來庭。璽書褒寵、下延陵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廣直、老爲吏師。子禱好學甚文、諸昆弟彬彬焉。玉笋之祥、滋未艾也。僕耕穡東郊、味飽葵蕨、不識芝爲何物。昔聞商山老人採以療饑、《本草》亦謂五芝服之令人輕身延年、誠仙藥之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願從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殆不可以人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商山之老人者、又何力致之耶？』噫！

王超《三教堂記》 安陽許公奉，資稟淳和，而與人無競，中年有隱居之志。去城東北二里餘，葺圃種樹，構堂其間，仍繪宣尼、瞿曇、老聃之像而事之。一日，余與諸君至其所，公奉謂余曰：「夫儒釋道，是謂三教，其並行於世也久矣。然而爲儒者則攻二氏，爲二氏者則排儒。吾見其隘，未見其廣；吾見其私，未見其公也。今吾合三聖於一堂而事之者，將以矯其隘與私，而又將以剖三家之藩籬而一之也。故名其堂曰三教，而請君記之，何如？」余笑曰：「吾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而又豈有三家之異教哉。此皆後世失其本而泥其末，師其迹而不師其心者之過也。何以言之？蓋天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當行者謂之道，品節其道而爲法於天下，使人人有所據依，而不失其中者謂之教。道也，教也，豈空寂虛無之謂哉。昔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所載，可據而行，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容議者也。彼瞿曇氏生於西方，逃君父，入山林，其亂倫雖不可以爲法，而薄嗜欲，廣慈悲，鍊精神，明心性，蓋獨善其身，豈欲他人之盡然哉。自漢明之後，其法盛行於中國，壞綱常，溺民心，失瞿曇之意遠矣。至如老聃，乃周之史官，孔子嘗從而問禮，固儒者也。《道德》一經，無所不載，而妄者獨取「谷神」一章爲養生之祖，於是方術神仙、科儀齋醮等事相繼而起，皆歸之老氏。噫，可謂誣矣。或曰昔者楊朱、墨翟，嘗爲兼愛、爲我之說，其後流而爲二氏。蓋釋氏之慈悲，即翟之兼愛也，道家之修養，即朱之爲我也。雖見闢於孟子，而有不能終絕者，豈專出於瞿曇、老氏之爲哉。今君誠能知夫教之所以爲教，去其異，取其同，略其迹，求其心，而不悖於天理人倫之正，則果知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而三家之是非定矣。」或者以前記不便於二氏，又請爲此。許君公奉，安陽之善士也。喜冲淡而厭紛華，中歲屏居丘園，逍遙竹樹間，其所往來者，非釋子則儒生，道流也。又築室以奉宣尼、瞿曇、老聃之像，而名曰三教之堂。余暇日杖履乘興，常與諸君造焉。愛其幽潔，必盤桓終日而後返。君屢以堂記爲請，余曰：「三家之教，行於世也久矣。然而道不同，不相爲謀。余也學乎孔氏者，綱常禮樂則嘗聞之矣，二氏之教，則未之學也，將何以承君之意而記君之堂乎？」雖然，請言其略。夫聖人行道於一身，而爲法於天下，其心莫不欲斯人之歸善去惡，以得其天性之安而已矣。三家之教，雖有不同，然而欲人之歸善去惡，度其心豈有異哉！而世之爲儒者則外二氏，爲二氏者亦非儒，是皆拘於形迹之末，而不達其心者也。今公奉合三家而一事之，其有見於斯乎。他日叩君，必將有以告余也。」

唐堃《圓明朗照真人功行之碑》 嘗聞上古修眞之士，外而應物，內則頤神，功行俱備，飛升九霄。今亦能此者，其惟寇公眞人乎？公諱志靜，字隱之，道號圓明子，家世櫟陽雨金人，寇萊公之后裔也。父爲同州節度使，清廉有政聲。母氏看經積善，於前金泰和間夢吞電光，覺而有娠，厥后公乃生。稟性清朗，處己謙慈，厭紛華，甘淡泊。年十有五，志在方外，父母欲與娶室，誓而弗許，謂親黨曰：「身非我有，況於偶乎？世間恩情名利，皆浮漚空花，何足恃哉。予將養眞源以保長生，不復輪回塵寰中耳。」父母聞其語，即令出家，禮廣陽子許眞人爲師。師見舉措异常，必成大器，密傳妙旨。公豁然大悟，若河決而注諸海，鑒磨而光徹天。從此智識日加，進修時敏，居環煉性，極深研精，火中識龍，水中識虎，其神妙孰能測焉。金末，五陰剝極，九州鼎沸，避鋒鏑東徙，歷試諸難，不憂不懼，履變如履常，足見所養深根固蒂矣。至大元甲午歲，寶運開泰，飛龍在天，混一六合，萬化更新，玄風大振，復居環堵。既久出環，推先覺覺後之心，隨方闡教，接物利生，度門弟子數百餘衆，四方參訪者輻輳雲集。戊戌還故鄉，過大河，阻渡，公默禱於上蒼，河即冰合，乃得渡焉，衆皆駭异。越明年，抵鄉中，有竹千戶、怡縣丞、范主簿等，禮請公於先師福地重修延壽宮以爲祝聖之所。公應其請，同悟眞子全道眞人賈志玄，暨徒弟兩縣提領沖虛大師何志清等，竭力經營，廣其規制，修殿者三：曰寥陽，曰通明，曰七眞。建堂者亦三：曰法籙，曰靈官，曰祠堂。左爲雲齋，右爲香廚，兩廡翼張，三門表立，造南昌上宮，築虛皇寶壇，至於丈室庫房淨位，環堵塑繪，金碧雕鏤之屬，靡不具備，其功豈小補哉。噫！公所修功行，何止立宮觀而已。觀其勤事父師，無犯無隱，始終致敬，此以知其孝行也。廣度門人，抉開昏瞶，俾各悟其，此以知其陰公也。凡主醮說法，天花飛座，雲鶴繞壇，此以知其妙行也。或見人危疾，必書符以救之，或憂民阻饑，必設粥以濟之，或憫沉魂枯骨，必舍財薦而瘞之，其他所爲，皆類乎此，茲乃見於外修者也。推其內修者，虛心忘形，煉魄御氣，含精毓神，功加九轉，超陰陽而窮造化，蹈水火而貫金石，現出神光，顯作化身，御風乘雲之舉，不言可知。外雖有爲，內實無爲，常應常靜，內外相融，性相俱顯，月印清溪，誠得眞常之道。嗚呼！公潛身養浩，淵默雷聲，名達於朝，上賜金紫，加圓明朗照眞人號，縉紳欽仰焉。或謂公積功累行，充實光輝，輝映今古，振起玄門，

爲羽流修眞之儀範，可信哉！□示養晦蓬廬，一日，公之高弟講師文志通惠然踵門，請予叙其師之功行，以鐫諸石，□廣陽名於後世。余嘉志通等用心，義難以辭，應之曰：昔人見善行，尚表而錄之，況今圓明子實行眞功，蕩人耳目，予豈緘默弗揚其善哉？然內而煉眞，神機妙密，不可以言揚，外而修善，事目浩繁，亦不可盡述，姑舉其大概而書，以示方來之操修者。銘曰：

偉哉圓明，悟空入道，得師心傳，學道淵浩。襟懷灑落，戒行精確，抉先天秘，以覺後覺。立宮度人，救苦濟貧，外而應物，內則頤神。功行兩全，昭然達理，性徹形超，長生久視。門人存誠，遒駿有聲，命工鐫石紀銘，俾師千載揚名。

史杠《傳戒宗主雲山潤公碑》

夫君子五常之本，以孝爲先；菩薩萬行之基，以戒爲首。蓮花臺三佛陀傳授，淨穢區分；鹿野苑五□輪遵持，果向□證。聖乎彌勒，陳三聚以該羅；至矣□□，集五篇而設化。魏阿羅壇儀，創啓七衆方彰；奉羅仲心地，初宣十支始立。厥後傳燈續焰，疏派澄源，□□天根而已矣。聖輪一統，壬辰金亡，生靈凋瘵，宋乘殆亡。雲山宗主出而振之，遂使淳風大闡，戒香普熏者與。師諱福潤，俗姓張，□雲山自號也。其先兗州寧□人。幼而穎悟，習神釐科。父蚤缺，未及赴選，年十有一，志趣不凡。性樂空門，母氏命魚臺明教禪院出家。遭罹兵□，避亂河南。至穎州鄉□，遇□縣毘盧院海公戒師，執弟子禮。年十三，鬻度牒，值□□抑亂，奔裕州懸白山妙覺禪院挂搭。二十受具於南，一鉢三衣，精持律，行次於英公□主席下，聽習《唯識》、《圓覺》等書。壬辰，天兵下河南，跋涉患難，每念觀音，屢獲感應。留滯襄陽三年，方迴至鄧州，住仁王院，州主張公以爲外護師性□融，學惡偏執，居常以山水爲樂。丁酉，行腳榛岫，杜師固留，葺庵居之。庚子，永寧證菩薩令師於顯公席下爲權講，見解溢利，以衣授之，嗣法元贊。又聞長安滋、超二公室奧，□被聽習，復歸榛岫，終日禪寂，課誦密呪。知山中欲亂，棄去何日，所居庵中忽生荷蓮各一本。又患水遠，庵傍覩龍鬚草數莖，抽之泉出，時人異之。又住永寧之香泉寺，年二寒暑，佛殿講臺輪奐一新。創《法華經》板，並《法華》、《楞嚴》二經《後序》，發揚經義，文采粲然。繼住伊陽薑山，及葺之以爲十方□林，高之外窩，伊之清涼，一新締搆。又師元贊，石壁各三十部。又凡所止，衆常三五百指，法輪不墜，正以符文，爲洛陽十州僧錄。遁隱於山，名賢歎服。知命之際，遠往汴京相國寺，披閱《大藏》，援其妙理，別錄名釋金箱二十冊。念後學無法，撰《釋氏通規》一卷，又撰《適時文字》一篇，曰《選用集》。餘二著述，□號《雲山集》。壬申正月一日，啓願讀《華嚴大經》一百部，內子春畢。至元十一年春，河中府普救寺資戒大會，請師爲內壇宗主，三萬二僧受菩薩戒。暮年稍厭開演，欲罷不能，諸方名刹爭先延致，惟恐其後。凡至講說，義明理暢，亹亹不倦。每布薩日，細過微瑕，莫不發露，大衆無不惻然，立志堅確，不虛廢時，以西方爲期。天資秀拔，刀筆文章，求訪者甚衆。又諸方宗匠皆詣於師，傳菩薩戒，如汴京溫公、權講千公、五峰信興、國緣、栖嵩、蓋義臺、全慶等二宗主俱立下風，執弟子禮，釋源宗主龍川大師請師受戒，以師侍之。大宗師少林□□□山蹟庵爲不逆友，名公鉅人在洛中者，李九山、楊西庵等，文章道藝，締交於師，嗣法小師慶談等數十英哲，剃髮小師惠暉、惠靖等，及俗中百有餘人。至元甲申十一月一日，微恙而終，俗壽八十，僧臘六十餘。荼毘獲舍利盈掬，香泉、靈山、清涼三建墳塔，皇元勅建大元興寺。宗主得戒小師妙粲持師行蹟求文字於予。辭不獲已，乃爲頌曰：如來滅度已，二千三百春，七衆誰□□，波羅□可遵。大小勳持相，開遮止作因，若非有智力，安可拔迷津。偉哉雲山老，兒時已冠倫，復預沙門道，□律乃一身。探□□藏教，一覆不在陳；發揚深妙理，日夜意諄諄。性樂□山水，榛岫以爲鄰；偏閱於《大藏》，金箱盈粹珍。屢爲粥飯主，紺宇煥然新，多方大名刹，延致競紛綸。戒瓶從中出，灌頂至源新，苾蒭翠增色，薝蔔香倍熏。文賢文采露，世諦不能塵，皆耀大寶炬，僧中之鳳龍。公清淨業熟，歲次在甲申，仲冬有一日，擺手便歸眞。荼毘收靈骨，三建塔婆墳，琢石以篆銘，芳名流八垠。

杜思問《修建水谷樂全觀記》

至元戊寅之冬，予待命於長安，清眞子特遣其徒王志純爲价，自河東來，致懇於予，且請記所居之觀者。价之言曰：「樂全之立始於聖朝之丁酉，有西窯李福成，割己業一十畝以施於河府郭。越七年癸卯，又棄中間地七畝，以施於靈峰楊及棗林平，以資日用之費，而郭、楊二公各主持之。次年甲辰，劉楊乃獻於眞人。歷年一十有六，此地日就荒圮，而墾闢不加焉。壬子，一師以劉楊敦請之故，始克與蘇張□知觀醫薛老等來居之。墾荒開蕪，日營月葺，年增而歲不同矣。建聖堂於中，以爲朝夕瞻仰之所，下逮齋廚庫廐，什物鐘鎛□屬，靡不備置。皆借筆耕之力，仍將福成所先施者合附而爲一。其男李老亦具狀而重施焉。觀在中條之

陽，英之水谷，地辯而境幽，土瘠而事簡，雅稱隱論所居，蓋亦大壑中之佳處也。至是，此觀得與下莊之澤淨，顧下之玉京，中□之□清，上郛之東華，蓋鄉之東□，山上之靈峰並列而爲披雲門下之名區矣。此則樂全興修之大概也。師何姓，名志淵，字東夫，道號清眞子，胄出閬城之挹秀坊，西江戒德章之別派，千里御史之後也，世號柏臺何氏。幼習儒素，科應兼經。值亂北歸，遇丁酉歲國家設貢舉於平陽，師中甲科，由是免俘，入道爲黃冠師，往來汾晉間。適故天師宋公闡教於彼，因得而師事之。是時方鏤雲章，遂令師讎校，兼領並門鈞天局，其餘七局皆隸焉，授以講演之職。既而披雲仙去，上命萃板於河東永樂之純陽宮，師遂領本宮提舉，掌教眞常宗師，以朝命賜師□衣，加號淵靖大師。師雖外應世緣，而雅志在乎雲水，故卽樂全而營菟裘焉。掌教洞明眞人祁公起師充藏室提點兼純陽宮事，又令提點平陽路天師門下道衆，其餘建豐碑，改宅兆，修玄都，師之力居多。逮今行年九十，而精力不衰，親書細字文章，邃於二理，質而不俚。有《水谷代腹》七卷傳於世。此又老師出處之大略也。今不遠千里而來，敢扒手以請，予於清眞子爲方外友，不可以不□□，因屬之曰：「予知師之所以名是觀之樂全者乎？嘗試論之，人能全於未始有物，而復其性之初，眞積力久，心廣體胖，則樂矣。樂者，樂其全也；全者，全其性也。全而至於樂，不可以有加爾。舉天下之大，不足以動其心；萬鍾駟馬，不足以擬其貴。雖簞食瓢飲，鹿裘索□，有足樂者。此古之至人所以足乎內，無待乎外也。今師懷道蘊德，不慕榮利，蓋亦有得於重內輕外，能全其至樂者歟？故以之名是觀也甚宜。繼而居是觀者，誠能顧名思義，於日用飲食之間，戒懼省察，因其所已學，免其所未至，將見其道日新，傳之無窮，是亦清眞子所望於後之人也。命名之意，豈徒然哉？」予既以此復价者，請歸書此，以爲之記。

唐方《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於後。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臺薩哩所錄事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闍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剃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則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請僧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幸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贊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脫懽將者樊志應等十有二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居吉祥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征理。長春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捉，毆擊僧衆，自焚廬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眞款伏。詔遣樞密副使孛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辭，志泉、志眞就誅，剿刖流竄者凡十人，仍征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今有道家僞經尚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是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秘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合臺薩哩、太常卿忽都於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階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眞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眞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余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眞。又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

臂，則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焚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憫忠寺，盡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磐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冲以處己，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寖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污穢，無爲一變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仙，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仔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奸。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仙卿，禳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竄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二人，以奸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奸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托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內作愎，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眞，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幻海，顚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眞。故神光破沉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媢忌，雖積毀銷骨，衆喣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眞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眞，黜羣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墨勸淫，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羣愚，若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眞有僞，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羣情，則紅紫之亂朱，窪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眞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概諸聖不可有加矣！於以鑿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緡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述也。臣磐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許師潛《觀音堂記》

天地以健順，日月其麗明，神聖粵威靈，品物之流形。根於大化之源，統於無窮之變，純一理而備萬善，衍無極以盛至德。自天降生民，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德。聖也者治化無爲，神者變動莫測，王者繼天立極，人者賦性其善，好善優於天下。蓋邢，大姓也。歷詳世譜，自夷儀變遷，散居華夏，千古之中，居第多方。溫宗祖，定襄南王里家也。祖宗裔胄，好善懇誠，敦□信義，積德累功，分貧賑窮，矜獨字孤，溺若不義者，當深援及之；甚其不道者，尤爲誘化之。財匪義不取，事匪善不居，廣田園，儼區宇，扁署宏敞，甲第康莊。越世古知名，家隆鄉國，亦望族□□□日謀醫其子曰：《麟經》義載：「親仁善鄰，國以爲寶」。今尚左鄰保聚玄元宮，右接招提古佛境，前拱神宇，叢蒙峰立，後無可當承輔。隨營繕觀音廟堂，爲我歷世履善朝夕香火之地，歲時致敬肆觀之所，行人瞻禮獲福之域。」子衆諾從。廼涓吉日，稱畚築，莅階址，□壞塏，周環堵貼石砌。遂罄出己貲，貿易梓材，豹役儆工。鄉人觀相表倡，致美於落成者。隨塼繪神像於滿堂，雄鎮石狻猊二於門際。丹楹刻桷，碧甍塗欀，照耀穹壤。尊仰盛制，顯思神理，大爲衆生化現得度之方；除消彼業障罪，福善降祥，啓迪釋子立義明善之由。溫祖諱從，父禧，子男三，孫九。子孫蕃衍盛大，家業浸昌，一門雍穆，任恤忠和，孝友睦婣，誠於積善，慶緒流芳，□□叶相。我以鄉人之故，諦寔紀行，略爲之述，刻諸翠琰，昭垂萬世之下。謹誌系之，亦銘曰：

蒙山之麓，襄邑之疆，里閈云誰，邢氏康莊。金田其相，琳宇攸常，觀音廟堂，於此周行。神京聖壺，祀事孔彰，積善降祥，人之賢良。勒銘於石，天日彌光。

田璞《重修隆陽宮碑》

《太上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蓋謂道可以言，則是道也弗庸焉；名可以言，則是名也亦弗庸矣。竊取諸日用之器而譬之：曰榻曰几，是器之名也，一日榻暨几乎毀廢焉，則名亦亡也，焚其亦卽名曰火，滅其火卽名曰灰，盡其灰卽無名焉。豈非名可名，非常名也哉！《經》又云：「道之爲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然則眞也，道也，大也，視之而不可以見，聽之而不可以聞，搏之而不可以得，繩繩不可以名焉，復歸於無物。夫眞大道，果可得而名乎，抑不可得而名乎？不可得而名也，實太上玄妙之門也歟？爰自遠古，以迄於今，學斯道者，世不乏人。然而得其道也歟哉，抑未乎？《經》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又曰「如嬰兒之未孩」。太上之旨，譬諸嬰兒，苦是諄諄之切。大抵嬰兒無妄無欲，爲無爲而事無事，不失無名之朴也歟哉！誠能復嬰兒之初，心之到不幾乎道之域耶？《經》不云乎：「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逸，情之於嗜欲，濁擾其心，遂爲身之患弗克逃，是豈得窺道之彷彿耶？徒黃冠野服而已矣！眞大道祖師無憂子之闡教門也，衣取以蔽形，不尙華美，目不貪於色也；祈禱不假鐘鼓之音，耳不貪於聲也；飲食絕棄五葷，口不貪於味也；治生以耕耘織爲業，四體不貪於安逸也；纖毫不乞於人，情不貪於嗜欲也。夫如是清靜其心，燕處超然，默契太上衆妙之理，其眞大道教門也哉！師姓劉氏，諱善仁，滄州之樂陵縣人也。生於汴宋宣和四年春正月十有八日，夙喪其父，不喜與兒輩嬉戲，見螻蟻避之而不履。有金皇統二年冬十一月既望，遲明，似夢而非，有老人鬚眉皓白，乘青犢車至，遂授玄妙道訣而別去，不知所之。由是鄉人疾病者還近而來，請治符藥，針艾弗用也，愈效如影響焉。示門徒誡法，其目有九，俱造次不忘而遵行之。及大定七年，賜東岳眞人之號。大定二十年仲春既望，師瞻拜太虛，安然而逝。祖祖相傳，傳及第五祖師太玄眞人酈君諱希成，嫣川之水峪人也。降日祥光滿室，金末道業已隆。聖朝創業之初，爲教門舉正而闡教山東。四祖師毛君，暑月病劇，速召而來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隱。慕道之徒，翕然而從，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應。於是出整頹綱，道風大振，且觀小庵，四方有之。嘗聞行教之泰安州，路經郡邑留正，師曰：「吾下到泰山向不雨，時夏旱也，官吏信，送別而去。」璞也兒人寂然若人，時從行焉，私謂舉師田公曰：「師言不亦過乎？天道幽遠，安得必然？」舉師曰：「師之至誠，感應不測，豈敢懸料哉！」師至岱岳觀，召觀主而謂曰：「速迓行李，恐雨來而無雨具耳！」師於方壺之西，面西北立，以稷扇蔽面而默禱之。片雲從所向之方而起，須臾密布長天，雷鳴電掣，澍雨如翻盆。師坐方壺中，以扇指寂然謂衆曰：「此子弗信吾言，其誠然矣。貧道嘗夜起，不知履之所在，而問侍童焉，豈知天道必應乎？吾以至誠懇禱而獲其應，天其許教門之暢也。」道衆再拜而謝。居數日，玩泰山之白龍潭，師於東邊面西立，默禱之。水面有光如盤，漸如巨車之輪，舒張弗已，山壁林木，輝彩燦明。師曰：「可止矣，可止矣！」忽然躍身環曲，離水數尺而沒。邊有樵夫樹上窺之，奔告州人。翼日，長官盛服來拜，且謝不謹。噫！掌行道教，其效驗乃爾，人不知其然而然也。師自泰安而還，到處扶病抱疾者祈治而即愈。或出家，或在家爲弟子者，殆無曠日矣。師經中山，過易水，至奉先縣之懷玉鄉，愛其山奇地秀，欲建觀宇。邊有三祖師時舉師趙希元輩墳塔在，土人云，其地嘗爲大道庵，名曰靈泉也。師益喜，於是運石啓地，剪荊棘而構屋築垣，栽棗植桑而舉田野，載離寒暑，已成其趣。東有單鳳之山，北有卧龍之崗，駝峰磊落，出乎其上，南有上樂之原。太玄眞人屬王舉師德昌領院門事，是後歲歲興功弗輟。建聖像之殿，方壺、齋寮、廚舍，次第而列，因暨倉廩，疏圃水碾，井池碓磑，至於馬牛之廄，莫不完置。今之掌教大宗師崇玄廣化眞人八祖岳君，總角時修行於斯，亦有年矣。仙翁道友，晨昏參禮，仰祝聖朝萬萬載福祚無疆，香火誦經，無虛其日。厥後敬奉勢都兒大王令旨，特賜隆陽宮之額。本宮舉師田德進從教門舉正王德道造弊廬而言曰：「隆陽之宮，都西名處也。自始經營，及今幾六十年矣。欲刻豐碑，俾游玩者知其眞大道之教，及示諸後人遵守而勿忘，禮也。來請文。」璞幼時嘗聞先人暨田舉師丈話奇應之事，又重二師之請，弗敢固辭，遂爲文而銘之。其銘曰：

太上道道，吾不知名，字之曰道，可道非恒，强名曰大，可名弗經。其精甚眞，恍惚杳冥，烏虖艱哉，造域孰能。無爲清靜，復歸兒嬰，學者是到，庶乎有成。目惑華色，耳惑音聲，口惑滋味，體惑逸寧。爲身大患，道遠難明，黃冠野服，徒飭其形。眞大道祖，俗姓曰劉，降宋宣和，樂陵滄州，夙喪其父，不踐蟻螻。有金皇統，仲冬寒尤，望日遲明，有翁來投。鬚眉皓白，輕車青牛，

若夢非夢，道訣秘留，恍然一去，安可追求。符藥弗用，治病即瘳，男徒女衆，翕應斯由。戒目有九，神化孰搜，其大道教，萬里傳流。傳及五祖，太玄真人，嫣川水峪，祥光降辰。有金之末，道行青春，聖朝太平，名譽超倫，實爲舉正，東海之濱。掌教四祖，偉儀毛君，暑天病劇，召來速臻。承授傳法，深山隱身，逃名不得，既濟遭迍。頹綱大振，會合道真，教風凜凜，驅邪如神。曰庵曰觀，處處一新，女衆蠶績，男徒耕耘，纖毫弗乞，淡薄清貧。嘗聞太玄，行教雒燕，東之岱岳，耆宿從焉。時當夏旱，塵路生烟，所過郡邑，留止心虔。太玄有曰，彼到祈天，救旱澍雨，果應其言。往玩龍潭，龍耀光鮮，曲身離水，樵子走傳。翼日州官，來拜稱愆，太玄振衣，鶴駕回還。徐行有日，北至房山，鄉名懷玉，奇景堪憐。遂建觀宇，芟茅墾田，植桑栽棗，種蔬引泉。齋堂廚舍，正殿巨軒，門垣倉廩，碓磑果園。駝峰矗北，上樂在前，單鳳東山，雲鎖翠巔。太行曲抱，林麓無邊，鳴鷄吠犬，村落延連。人游至此，塵慮忽蠲，黃冠被褐，地上之仙。朝夕香火，誦聲琅然，祝延聖壽，天子萬年。豐碑載文，巨字深鐫，教門宗派，造作因緣，以示後人，繼住勉旃。

沈之我《太極祭鍊內法後記》

道之所以爲道者，與天地萬物遊於不可致詰之天，蓋未嘗有離乎道者，不以道利天下者抑末矣。道家祭鍊，實濟幽冥之捷徑，或執泥存想作用，不終歸於清淨自然，乃凡俗之見解耳，非所以爲大祭鍊，非我所南先生本心也。其始則以法參之，其終則以道一之，是善於化人者也。所南以儒而遊於釋老間，識見頗灑落，議論有根據，亦由乃翁菊山先生素有以成就之故如是。菊山先生諱起，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辛卯中秋，巖天商中一書，愚俯懷大劫之茫茫，深念羣生之幽幽，昔爲轉所轉，不解轉無所轉，是以誓行祭鍊也。龔得所南鄭先生祭鍊內法，遂以議略求先生一一親釋其詳，先生乃俯首曲爲之增訂，實非先生本意也。既得其法，始終飛神謁帝，中於鍊神度鬼，終於返照還源。森森乎，茫茫乎，如遊於六合之外，喜而告於先生，而先生乃曰：「予昔述祭鍊書實不得已，特爲初機，姑誘進道。今汝之有妙可以爲妙者，僞也，想也，術也，俱幻也，非道也。何足妙哉！夫大道無爲，無所妙而爲妙，奚假有爲而爲之。今汝有爲也，非無爲也，苟能擯耳目於視聽，絕情想於升沉，破色空於有無，超生死於去來，何者爲道？何者爲法？何者爲術？何者爲想？我且無有，況於彼哉！惟其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物，則所謂眞我者霈然、廓然，周流無窮，孰是孰非，是雖天地鬼神莫能去之。夫如是曰儒而儒，曰釋而釋，曰道而道，曰世間法而世間法，曰出世法而出世法，何所往而不由之？異而不異，同而不同，隨其所行，莫知其然而然，奚獨祭鍊若此。汝宜於無所可進處而力進，此道當裂破言語情識窠臼，始可謂之眞祭鍊也，非世之所謂祭鍊也。衆生鬼神受如是施，奇哉！」愚雖不敏，請事斯語，願化同志者相與行之，斷斷不誤人，不誤鬼神，故誓爲先生流行此書，溥之於十方、三世、六趣、四生衆生世界若以法視祭鍊者，奚足以語是哉！敢以親聞於先生者併書之。門人沈之我敬書，時至元辛卯歲。

陳楚望《清虛大師把君道行錄》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爲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爲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創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爲皇家祈天永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爲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清虛大師把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爲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游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爲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游之衆，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帥姜公及諸方信士，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云堂，齋廚庫庾，廊廡雜舍，以序營爲，一新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頌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眞常眞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襴紫衣，號曰清虛。大宗師誠明眞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遣使征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岳體玄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升玄王君，升玄受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說，納誨於睿宗。自丹陽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塵子

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之學，啓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處之大概，並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記

劉將孫《解金剛經序》 王寄窗詩文外，邃於內典，留意《金剛經》，遂能擴開二千年之雲霧，脫離八百家之聲聞，指示四句偈之端的，采摭融會，坦然明白。不推墮滉瀁，不添減注腳。是眞爲人解縛減擔，庶幾修行誦念，如中流傍岸，容易得度。尚欲余言爲叙，毋乃增益迷塗耶？寄窗，吾黨也。惟以吾黨心胸，求釋氏之解悟，故能盡掃諸說而求其當。彼偈頌者，就彼法中，亦不得不爾。昔吾夫子亦有四句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無我、人、衆生、壽者相，卽毋意、必、固、我也。當夫子時，釋未爲釋，道未爲道，聖人之悟，往往而同。後來謂三教一家者，特未識其初耳。是安得有三教哉？佛之所以出沒其詞，雖說一大藏，最後收拾爲《金剛》五千言，又約爲四句偈，其不容以明言者，懼學者之無得也。吾夫子之性與天道，雖子貢且不得聞，而若仁義道德之講析辨論，其何不極？而繇後來儒者言之，其心體而身驗者，幾何人也？於是知佛之引而不發者，慈悲廣大，然亦未嘗不發。諸祖以來，其不得以明著之者，猶佛心也。乃今揭然指其所歸，然非自爲之說，秪在從來義疏中，不離從來義疏，而義疏非從來所有。予爲寄窗叙，繇吾儒家相與映發，以爲以實明實，賢乎托虛以狀實，且以識吾儒之有未能知夫子者。

又《如禪集序》 詩固有不得不如禪者也。今夫山川草木，風煙雲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識。其人於吾語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於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於言外焉，矯然而其趣其感他有所發者焉。夫豈獨如禪而已。禪之捷解，殆不能及也。然禪者，借滉瀁以使人不可測；詩者，則眼前景，望中興，古今之情性，使覺者咏歌之，嗟歎之，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遠，興懷觸目，百世之上，千載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詩之禪至此極矣！而詩果能此地位者，幾何人哉？雖然，學者不可以不有此志也。蓋積之不厚，則其發之也淺；發之不穩，則其感之也薄。彼禪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齊腰，後之學詩者，其工夫能爾耶？廬陵易成已示予詩一編於閩山中，曰《如禪集》，予自閩手之不釋，至歸江西數月而後叙之。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極之勢；其簡淨短賦，有不可盡之情。推此而爲禪宗可也。抑詩但患不能禪耳，儻其徹悟，眞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往聞湯晦靜接後進，每舉「喜怒哀樂未發」兩語，無能契答者。一日，徐徑畈以少年書生，徑詣請。晦靜復舉此。徑畈云：「請先生舉，某當答。」晦靜舉云：「如何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徑畈云：「『遲日江山麗』。」又舉：「如何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應云：「『春風花草香』。」師友各以爲自得。而徑畈平生學問大旨不出此。予舉以叙詩禪。禪乎！禪乎！獨詩而已也哉！

又《西峰寶龍祥符禪寺重修記》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峰第一。西峰之盛，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園淨禪師。園淨則西峰之第六世也。今法堂題「古佛參處」以此。然郡士民與四方皆知事定光，請藥，藥現五色異采。祈嗣悉應。禱雨暘，雨暘若。而園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爲不必爲也。蓋園淨禪師雲豁姓曾氏，吉之永和人。爲青源派雲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召對契指，入定御園，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藏」，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園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廬陵，與仰山等。方寺盛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袨服車徒，波騰塵沸，十里爭道。環爲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遨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幡肅然。雖接跡至至，入門意消。稽首足尊，生平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代遷跡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搖僅存。逃戍盜兵，暮夜竊發，邱墟相望。寺在橫衝，前兵後牧，卷侵細掠，僅存靈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寧廢墜，是爲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歲包笠，徧參諸方。睹是傾頹，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穩處。襟風屨雨，窄手談河。首闢樵牧，稍減蹂踐。與強貴勢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蔽，幸乃得完。廼縮衣食，廼廣施緣。不避蠶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因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麤食糲，戴星踏月，如是者三十餘年。繇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煒煒煌煌。佛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靚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敝，山門增高。補松種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歲廣。其餘力者，爲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西峰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備，無大檀那，無沛入積，而皆珍公一力所就。爰以

世堂、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與溪先生之生實禱於西峰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佛以不住爲功德，而以無所住爲法。功德之與法異矣，而其道則一也。人情類以功德爲功德，故功德未有已而心先住。若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生，則無因而住。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歸於不住有施爲功德，是非功德語也。嗟夫！切利、兜率，非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無有，此其故何哉？以爲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住也。吾觀師之入西峰也，豈有利之心哉！方其荒寒滿目，經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新，新且倍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感矣。師惟以不住爲心，不以寺爲功德。寺雖大備，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云：「贈之以中。」師歷江浙五山禪宗爐鞴，最後嗣杭州淨慈古田堂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年方七十。余能爲南巖記新均慶，今又得執筆叙新西峰，寧非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又《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修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荆榛泉石，人迹斷絕。一經瓶錫，宴坐徘徊，從是建道場，聞諸方，鉅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現。貴勢豪倨，彊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豐，子孫且勿念，見見聞聞，奔赴奏施如恐後。還視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彊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爲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爲，則亦以佛之爲教，托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亹亹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爲時節因緣。夫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予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旨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巖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新藏，於是陪府公涖焉。貝葉新翻，列函嚴整。寶輪炫耀，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興公爲予言，皆郡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余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矣。又後六年，興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子昔者記之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屋，皆其力也。又買田如干人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興雨華堂，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輦石夷道，甃通廣橋，鼎建三門，偉特宏壯。寺僧元悟，志學化於汀、梅，循、惠，聚少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莊嚴五百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會齋廚，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閣閣，摩利分天。關井泉甘，湧澹供汲，遂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舂。創立三塔，普結後果。主張是者，郡汀萬戶顯武清徽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錄輩眞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戶俄羅斯，武義范武略必勝，鎮撫提領案牘胡堅也。諸黎畬輩百夫長，化營伍，運木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爲力勤矣。自初入山，廣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黃昭信，偕劉公舉焉。以元貞初元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爲我詳著之，毋憚煩。」予惟記事寧覈，興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虛空建立，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奈何其肆於文而闊於實，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抑予聞古德有云：「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興，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爲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讚嘆爲佛事而列名茲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又《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開漢茂陵時。宮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廼延祐之新鐘樓，淸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淸逸處士，皆者於山中還往，後沒葬水西，望茲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邇乎此。會宮門多興葺，而鐘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畫宮經制。渴剛歷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加。翬飛出林，環爲偉觀，神仙勝境，簪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諧傳誇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方來，以無忘茲大惠。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爲天，鼓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鐘也實參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騫上，而風之號，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鐘因縣而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況閣之大宰之中，撞之百尺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爲聲。聲之託也，於人爲靈，於物也惟鐘爲大。是樓也，又載之書漢而昇，明章幽贊，眞通合神，警一世之聾瞶，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資冥冥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張紀載也哉！鏗鍧韡

鞜，因名山而昇中天；縹緲虛無，通蓬萊而遡閶闔。高靈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爲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爲施？施之得其所者難。予之樂爲記也以此。莊周氏以吹萬不同爲籟之天，林木爲籟之地，比竹爲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譟叫於喁，何止於調刁。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使。人籟則無以加鐘矣。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比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又《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爲四方望走，視太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峰巒迴環，百里一息。俯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然，如玉枕然。其遺跡晉王眞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雩壇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錄》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鯉應禱山下，今爲九龍象。時有鶴翔，三日不去，或見老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繇是雲物異焉，天燈燦焉。父老欲建壇其處，衆讙趍之。山近爲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欲以祈福。廼象玉枕名玉華，廼表三仙，廼奉三官，廼祀上眞，請於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元壇』。前府尹耐軒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管養晦謝侯與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門廡道堂悉備。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子之力。道士某實開山請記，則爲玉華記曰：夫至尊者，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爲玉，亦如人之成仙，脫於類萃而遊於高明。比物象德，非玉不足以爲喻也。仙者誰爲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爲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於其事不於其迹，論其似不論其名。天、地、人爲三才，天、地、水爲三官，神而明之，浮邱、王、郭爲三仙，玄之玄爲北方之眞武，庸詎知其初三者本一也。一者爲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茲山之爲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爲靈也久矣，及茲而顯，顯而與中華、太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異也。玉之媲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問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爲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冥冥，亦安所爲哉？繇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山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怳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又《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宇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嵩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況其凡乎？秩羣祀而觀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鴻濛溟涬云爾哉！雖太微玉清，鬱羅蔚藍，道言之所以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古安成郡南道宮之有名者稱北眞，若昔海陵徐神公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門左折，浮動翬飛，旁挾鐘樓，對映道藏者，三元閣也。閣起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至眞實倡成之。至眞掌教數城，兼領名山，蕭然如初。得銖積寸，還奉昭事。首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贊。岩嶢虛明，平步樹杪，低昂獻狀，金翠麗暉，象服煒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空動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飾展具，沛然成之。至眞又連閣爲樓七間，棟宇方由是一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澹庵胡忠簡公一碑。日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創建本末次第，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眞久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與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眞簡素，宜北眞之方興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羣黎日用，覆載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爲近。茲固教之不容以已也夫。余受言記最，惟贊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山本儒家子，今爲崇正冲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是觀開山與神公遊者，爲歐陽日珣。今再興，復歐陽。信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千山兩嶂高青巉。清江一環平縱衍，烟樹蒼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藏函。真游聯翩降塵凡，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鼓肅龍回髯，地靈山君雜遝儼。海陵仙裾和飈飄，三府啓事臣奏緘。皇靈剡剡宸聽誠，林端縹緲旗斿緣。屏除庚甲質繑撬，尊氣肅穆氛屬芟。屢豐穎同岐分蘄，梵行道景風渢渢。陰陽無沴星無讒，多男壽富周徧咸。

又《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

吾今　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　夫豈獨有取於水哉　善觀物者，觀於動　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　而動之足以鼓舞變化，未有若水也　今言浴沂者，如有聞於川上　而濠濮間趣，必其異於浴沂　是何一笑之樂未易得，而適然之趣乃多事至此？　卽吾欲抗濮於沂，疑或齊莊於孔　吾且以浴沂言之　莫春時服，少長浴罷，休於嘉樹，詠歌而歸　雖不自以爲樂，而聞者尤以爲喜也。此其襟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安得而不與之？　惟夫子喟然而歎與之之決，來者不敢措一辭　然猶或謂狂者之事，與川上之樂不得並　而川上之學問，又有不睹不聞之工夫焉　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　川上者，不可知已　沂水之趣，豈伊異人？　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醉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沒沒無稱，重可歎也　景與人不相入，人與趣不相待　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自得於其間　『鳶飛於天，魚躍於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其得亦有矯然而思，爽然而悟者乎？　而言非不習也，論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不辨也　而其所以失之者，亦在此矣　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道院云　道院在永豐邑南之濠上，曾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築之　前闢一區，花竹高下　起臺接榭，俯瞰清池　蓮柳夾植，緣陰清香　書暇興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　館招名流，不但教子　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跬步可涉。扁以『沂濱』，志家學也。宛轉徵記，以貽嘉話　予蓋想像如至是間　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濱，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爲此，必有得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俯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又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　余曰：平翁藝兼《書》、《易》，試憲臺疊選，分教典江，待銓行省　力非有餘，乃志尚獨在，此尤可稱

又《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　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爲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　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　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母也。乾爲天，爲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　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　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枇也　而謗焉者自私以爲玄，眩焉者創奇以爲博，不亦醯雞之覆而川灌之欣哉！　乃世人之所爲事徼福於靈威者，徒知禱奧而媚竈；效靈於禨祥者，往往祀海而忘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爲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元癸巳曾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晻靄，中事天帝，旁爲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爲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範銅爲玉皇像，天師眞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己所藏，鑄爲爐瓶，以奉上帝，慾憑圓滿盛大之觀　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　夫至不息者，天也　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　繇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爲心，其久且大者，且與曾氏爲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曰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　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　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又《南劍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乘傳赴南劍，次西芹　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爲伏虎禪師道場。卽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卽祠庭。潛通感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輒應　再閱月，而繇門遷殿，輪奐新美。塗榛者夷，橋圮者崇。嚴嚴翼翼，環山映谷　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　公率僚屬蒞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餫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爲芹山福地，中路小憩爲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右折，巖竇泓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坐增清暉　父老懽舞，持盃

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子焉。』惟是初筮爲劍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叙，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惠利大師，本葉氏，法名慧寬，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間，道成於長汀，化被於劍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劍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庵於此，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庵焉。實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舄一，窪製如天成，驚異希有。虎爰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爲化身之所顯幻。乃追省得舄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於是歲以此日奉石舄，設齋，闔境蠲潔，毋或不清。魚蝦網絶，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知虛空之皆實，故以佛爲空，而以事若物者爲實。然所謂實之成毀、去來，無不歸於虛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實乎？虛乎？世之所共傳以爲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應豈負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爲佛，不直則不彰。以爲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棟宇之今昔，而永歎我公賢侯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爲觀美矣乎？公牧劍甫爾，公宇一新。又爲文投牲祭黯淡灘，鑠鐵湧字，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徙鰐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云。相是役者，劍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事以示者，劍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生。以靈感類也，亦牽聯書之，用昭大師之丕顯休貺。

又《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眞教，汴朝元宮爲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眞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眞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宮人。父寬，蚤沒，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爲師。姬賜號『文醇德懿知常眞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教行於汴則棲雲始，然爲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其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邱長春，遂爲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眞徒滿天下，道派此爲嫡。觀繇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名妙元母曰守志，授地三畝，卓庵居之。日闢以至爲觀。三十年間，構前殿奉玄元，後堂祀列祖，齋壇蔬圃悉備。監壇里域各爲祠。又拓地十畝有奇。去年，余按事夷門。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觀始末請記予行四方，所遇名山勝景，每攷論其初，未有無其故也。嘗遊西山，見旌陽之教，以孝道爲道。慨然神仙之說，亦必皆有自本自原者，不但荒忽爲奇也。若李之母子，奮於孤孑，喘息相倚，不苟附託。周旋澹泊，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迹其事師服勤之初心，豈希覬於度世成仙者哉！母子，至情也；孝節，一理也，即其不忍於棄捐，天下念之矣。東坡謂：『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爲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其志，而棲雲爲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爲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棄父母、絶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倘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母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斬之！吾之記棲雲以此。觀成於甲申，是年記。

又《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宮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迄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字，百五十年間，繇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孫，皆疏王爵，崇顯號，八八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不累加逾尊。鈿軸綱袋，高下襞積。命圭衮服，揆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貺賜隆重，豈獨廬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丕顯休命。王本晉人，姓匡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爲神，匡山其廟食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挾衆窺城隍，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穴。暨卜，則吉，乃覆於城近。焚洗之甌，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騙之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如是者不一。雨暘時若，不枚書也。廟舊有後宮，六六而備。廼壬午水，壁壞宇頹。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既新臺門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嚴翼。戟衛馬御，畫士顏輝手自位置，見稱絶筆。復倡建新宮，粵癸卯，自爲東掖，則集以衆力，增廓拓隘，高堅倍舊，綺

疏玲瓏、金碧繚繞　選按宮體名手，巧圖棋博琴瑟　書冊繡幽、寒溫簾帷　曉妝午浴、綾立正坐　絕態負姿、靠嬌扶姹　帝冰盤雪、鮫綃雲錦　錯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　桂漿藥露、捧侍待宣　金猊寶鴨、籠衣香暖　午涼新煙、靄碧斷紅　待月迎風、褰裙動帶　嚴妝待具、賜宴迎車　遞宿倦扶、弄簫記譜　珠襦玉佩、佳節稱觴　綠樽翠杓、聞奉斟酌　極時物之芳菲、情態之婉轉　人間天上、事完理極　又分四時爲四閣、對奕疏拊、考圖閱籍　奉天一笑、清事日新　回環寢宮、燕娛曲折　鈎天清都、則不可知　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　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夥、不可會　巽溪求予記之　予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　備物典策、昭示百世　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所嘗有哉！　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前者、於是帝錫之而脩蠶榭、朝命之而靈威彰、民丞嘗之而報事嚴　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之觀也、孰非幻也？　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絕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　故化人之宮、視中天之臺、若蓼蘇積塊　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曾未離乎所居　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　夫仙者無與於人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　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　凡世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閎大衍迤、皆人間意也、王則何事於斯？　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概可見矣　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　余既歷紀其盛、而折衷於理　宮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珮環、詔迎仙客匡之山。龍車拱侍香霧間、叔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黯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珊。帝命封建名山盼、賜履接畛聯闌闌。水旱疾疫鎖阨鏈、魑魅罔兩潛淫姦　仙者忘世神恫瘝、倚撫孫曾拯其孱。民載朝錫森若班、寵眷四世圭璧賁。褘翟姬婦絲綍綸、美人列宮立望姍。珠龍翠裏宮髻鬟、鬢峨曼鬋蜷曲鬢。清臚的皪睇美盼、舞袖娜嫋腰弓彎。翳雲搜霧舒斑斕、明璫組珮琮璜瑗。鏗鐘搖簴琴瑟擱、棋博五白姣且儇。瑤環瑜珥扶抱扳、桂風梅雪芳秉蘭。鍊金香玉照指鐶、書雲換繡覘響瞷。王歡恣賓清燕憫、娛娛婉宴樂未闌。下土急甦恤遺患、前驅駕鳴後虎霧。乘雲天門奏欲潛、皇覽閱度命曲刪。運數雖爾寧哀矜、還省三島遊芝闕。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還數屢慳。人生實難勿棄管、每朝懇款如請問。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蚤雨泉流湲　坐朝冠冕春仗間、宮闈樂作歌巧嬛。王顧一笑民懽顏、千秋萬歲無後艱。

又《江東鉛山州黃柏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隸廣信郡，昔邑今州　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黃柏坂者，尤斗絕。宋昭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黃柏人　其在母也，母廬夢日光，吞焉　生而不葷酒　辭父母，以上有二兄奉養，願方之外以居　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省　既親沒，遂入黃柏幽遠處　傭林氏一二年，入大六鋤山畦蔬，蔬茂倍常　書以奉人，黃則自食　有竊之者傷足，惻然更織屨縣離以給　所居輒如雲氣覆之　一日，樵者過山中巖屋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知幾許日矣　前留偈有「佛法清淨，孤燈明月」語，繇是里中趨謁丞嘗之　以巖阻僻，舉之會聖庵爲祠，禱靡不應　里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庚寅，汀寇鴟張且逼　招討陳忠惠公檄叔祖應期守毛青隘，民益單弱　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征鼓繞隘，蓋神云　以所見則丙子間，閩尚南守毛青巖，備禦勢甚張　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讙謂隘兵北，我必衝掠快意　時前趙信州孟君偕同患諸公曰禱，道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　已果然　他水旱、癘疫、靈應常年常事不勝舉　願記之，以昭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　今夫佛之爲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爲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以是名散聖，謂其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　抑宇宙間兵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　然豈造物意哉！　方其轇轕而未平，元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我無異　故冥冥之有神，乃造物藉以斡旋其所不及，與寄之人以濟世者同　事如使急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豈惟失人望而已　天地復奚以此爲哉！　當時窘憂跼蹐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實，直托之萬一以自解　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　奈何乎如不聞以自爲聖也！　嗚呼！　世率以汨無情者爲高，而漫不省者爲化　此民之所以無告，而事之所以無奈何也　何獨佛哉！　余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　視君篤實善士，於所舉無溢辭　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又《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王山爲佳處，與承天俱興　唐季始揭然以名稱　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術，各有聲當世

白玉蟾往來爲賦玉笥，有『此小蓬萊』之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來頹圮欲盡，堂空人去，敗屋高寒，惟雲隱蕭元悉，以休亭後裔，睠焉守之不忍去。如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廼得烏江士族陳思欽爲之徒。又久而度蕭之侄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復完舊堂，爲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爲碑，亦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予反復其故，慨然爲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榮觀哉？方之內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巍煌，丹楹刻桷，虬麟鬣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紮蘇積塊。猶諉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閒居一室，稍廢不自理，過者興盡。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飾之而不爲過也。雖然，燕處者不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昔者穆滿之遊於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庳之。一日，執化人之袪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據。望之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嚮處也。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腆。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今之坐忘而不屑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莖露盤，以爲一時之鉅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瑤，洞駭心目，以爲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千門萬戶，出天入神，以爲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略皆可睹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悟也。其時其人處於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睫，而聚浮泡之沫，曾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中之漂搖，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衰之所固然。此昔之超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超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以其榮觀者無足以爲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安得此？吾以此記超燕，或者反復有省於老子言。

鄧文原《重建崇寧萬壽接待禪寺記》 浙水出新安郡東，北流入海，每潮汐下上，排山連空，衝決慓悍。舟人日候其盈縮以濟，或颶風至，則東西行人皆相戒以絕，而況沙需雨立，蒙冒暑寒，涉者以爲病。宋淳熙間，久上人嘗學於大慧杲公，宗其辨智，隨順化俗。廼結屋江上之清水閘，以便食息。由是割膏腴、傾貨財以施者迹接，而居益廣。歷百三十餘年，而堂搆勿勗，圮於訟囂，過者惋息。聖元崇信佛乘，設官分理，乃立行宣政院於杭，今中書平章政事張閭公實領院事。鉏奸剔蠹，粃政具修。凡招提之頹敝不葺者，悉更其舊。因詢諸宿德：孰能繼久上人之志者？則皆曰：『兼受師名正傳，早登法會，植清淨因，宜被茲選』。公禮致彌敦，而師固辭，弗獲命，廼即席。時大德九年八月也。未幾，什器土田不召咸復，衆至如歸。遂作具章之輪，寶相之殿。既而鄰居燎延，若有魔事來試願力，師益堅忍精進，淅炊不輟，惠周饑渴。剃荒除礫，新以棟宇，中嚴像設。僧堂丈室、庫庾庖湢，以次完美。有信士徐氏曰珍者，義師之爲，不吝輸財，來相斯役。嘗鑿地得泉於寺西偏，築亭其上，以飲道渴。歲給米百石飯僧。又圖爲永久，則捨海鹽田，爲畝者二百，視所給有贏，而其心樂檀施，未有止也。先是，平章公捐己餐錢以倡來者。微公，無以知師之果；微師，無以來徐氏之善。一寺廢興，繫得人與否，矧幅員之大，欲致政理，曷可不盡之思哉？唯如來氏設教，或因事假喻，闡示義諦。吾視驚濤駭浪，喧豗蕩潏，有異塵世之昧沒於業緣妄識而無有覺者乎？捍以石塘，即涅槃之岸；資以驅檣，即般若之航。其未渡則悲，已渡而樂。有能察夫吾性之未始有夫去來悲樂者，然後不航而超，不岸而固。昔之若驚濤駭浪者，且將安舒恬夷，會乎眞源。斯究竟之道已。師憙予言，請書以爲記。師台之黃岩人，姓吳氏，從龍山崇福寺若虛師薙髮，受具足戒。遊諸方，所參禮皆名沙門。由淨慈上座爲今崇寧萬壽寺住持。余聞其墨名而儒行者，故爲之記。

又《松江府華亭華藏懺院記》 松江故華亭邑，今爲州，民物殷阜，寶坊雲構，絢麗相屬。直府之西曰華藏懺院者，慧光融照大師從得之所創立也。師世家越之南明，蚤受業華藏寺，既乃遊方叅禮，刻意修習，傳天台教觀於台之掖峰、杭之天竺，最後從困叟湛公居華亭延慶寺，學由志臻，表於藂林，職躋衆右，於今且四十祀。嘗曰：『自吾絕浙河而西，意未嘗不在華藏也。倘卜數弓之地，鉏荒剃奧，規爲蘭若，庶以永華藏之恩乎！』龔氏有故宅，曠迥窅深，心境冥會。至元己丑輸貲以售，稍就經度。越四年，名聞帝師所，俾正席余山之普照，嘉畀稱號。而師不著貪欲，惟念夙志未竟，益堅弘願。礱斷陶甓，傭役具興。爲殿周阿，中嚴像設。崇門飛閣，翼以兩廡。棟宇既備，凡諸道具鉅細完美。十年而訖工。又庋經四大部，買田若干畝，敎養之道，皆可淑諸來者。每歲元日，備金光明懺期七晝夜，與諸比丘等掃諸塵翳，攝入善根，敬以祝釐於君上，示不忘其初，名曰華藏懺院。介佛海法師

澄公鄭子爲文，以紀成事。余聞佛以妙圓清淨具大摠持，視山河大地普同法界無量恒河沙衆悉歸性海。師作如是觀，則一念不異，華藏即不異。昔天台挈止觀之義爲世津筏，而學者知寂靜可以證解脫，慧照可以通般若，乃若懺悔，則又息妄之眞機，歸眞之要路也。然而道本乎身，身非寔有，身空則諸法亦空，而不空者未嘗忘。是道吾聖人嘗著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義淵矣，博矣。師能從吾遊，吾爲師發藥焉。師性愿質，廣植善行，既老而彌勤。舊業之在南明者，祲於畢方，復傾槖以新之。度弟子曰居簡、宗矩、宗權，皆克纘師之志，其傳以甲乙云。延祐三年歲次丙辰，儒林郎前國子司業鄧文原撰並書。

又《南山延恩衍慶寺藏經閣記》

寺肇始於吳越錢氏，曰報國看經院。宋熙寧初，易名壽聖。紹興間，又更曰廣福。其曰延恩衍慶者，淳祐六年賜額也。壽聖故圮陋，莫能庇風雨。時辨才師謝事天竺，來居之，咄嗟而檀施嚮臻，棟宇雲搆。縉紳大夫士慕望而與之游者，迹接乎茲山之內。由是人境之勝，甲於西湖。余嘗過龍井，訪方圓菴，登潮音堂，高風逸韻，灑然心目。若見其人。信知一念所攝，即清靜妙圓覺境，亦古今之常理也。一日，寺僧居奕來謁曰：『元貞初，比丘德祐嗣茲法席。崇臺敞殿，像設廬居，丹堊墁塗之工，咸增舊觀。又買上腴一頃有半以飯僧；復捐己田，爲畝者百，以重追遠。居奕纘承其志，購四大部及《華嚴合論宗鏡錄》，耆德時演，時集，居億等悉聚力具一大藏，襲以髹函，庋以飛閣。觀者挹其亢爽，可以抉幽闡微。於是寺有成績。今住山者，德泉也。公幸爲記之，以諗來者』。予曰：『寺之初基，幾傳而至辨才師，又幾傳而至德祐、德泉。其間道行化洽，儒釋同歸，惟熙寧、元豐時爲然。豈湖山清淑之氣，必淳涵蘊積之久，而始大震耀於時也？自佛道漸被中土，學者各因其根器而生證悟，乃若具大辨慧，不假修習，超最上乘者，固不數數然也。要其初，佛以語言開示方便妙門，不爲凡夫上智而生差別，如月行空，普照一切，聞者罔覺。如川澤林藪，丹珠貝玉，隨其所得，以爲饒富。或望洋而返，莫窺際涯。彼以語言求佛者，其失滯礙，舍是則又多虛誕無所宗。故其徒率以是相詬病。今子之居是也，試觀夫輪奐翬飛，巾缽萃止，鐘磬魚鼓，梵唄之音，響振林谷，種種完好，以爲佛事，則知是諸法相，徧恒沙界無有窮盡。又遡而求其未始有此也者，惟見山高溪深，花開木脫，猿鳥所居，魚龍所宅，林莽榛翳，寂無人迹，是諸法空相，若涉有爲，即成虛幻。逮夫無有俱遣，不即不離，照了寔際，是則無量修多羅之義也』。居奕曰：『公甚善語我，抑亦多言矣夫！』余曰：『有能以無聞聞者，則知予未嘗以有言也』。居奕遽然曰：『有是哉！請書而鑱諸石』。時延祐七年十月既望記。

又《清隱院記》

如來氏之教，必先歷諸勤苦而後樂。其說曰：吾所居爲淨土，爲莊嚴佛界，以黃金布地，奇珍美卉，璀璨林列，人生願樂具足，無有凶荒死徙、札瘥夭昏之災，然必外四大六塵、永離渴愛者始克臻此。故其徒往往含茹苦辛，入深林幽谷，至毀截膚體不厭。凡此者，以樂誘其中也，而樂何可必得哉？夫佛以眞如爲體，不着貪欲，而曲學彊從諸苦以求樂，是尤以幻修幻，去性逾遠。有淨土陸道祥者，居家受優婆塞戒，喜誦《法華經》，晝夜維念，殆忘渴饑。與其弟子明翔躬鉏耰穫，務勤耕稼，以自食其力。如此餘二十年，爲至元丁丑，始薙髮，更名志行。由寡約計贏，銖滋黍累，益度僧斥土，志弘厥居。先是，菴曰清隱，其左曰眞珠墩，時有光怪變見激射。乃大德十年，即其地爲殿，周阿中設釋迦牟尼像，翼以十八阿羅漢尊者及觀音大士，始易菴爲院。又明年，搆爲飛閣，以奉三十三天，皆鏤木錯金，備諸妙好，欲人因相求眞，因眞成覺。至若祠室堂廡，庫庾庖湢，莫不布列完美。而志行歿，明翔慨其師之志弗究於成，益傭工僦具，門以瑰材，丹堊絢耀。直院西偏建彌陀殿，甃石爲池，植芬陀利華，以待塗者之所憩息。其前曰赤秀堂，東西相距一舍，曠迥闃寂，日晏，舟人以爲病。明翔岸流結屋，僦爲甿居，併川行若歸。其東爲善應橋，以利徒涉。又北東曰通運橋，則因地圯毀而新之。蓋明翔自幼受業於志行，以迄於今，且老，而願力益固，是眞能紹先志者哉！吾謂明翔曰：『自爾師爲是，以至於子，其志將以求樂乎？而世之言樂者，日相羨於無窮，吾懼子之蕩而忘其歸，望洋而莫知所止也。子亦思夫昔者荒榛野蔓，螢燐飛而狐兔宅，今穹墉奧屋，修庭敞軒，若雲興而山峙矣。昔者風耕雨耘，終歲作勞不得息，今而食飫芳甘，居宜燠涼，以游以娛，且以瞻其徒。吾不知佛所謂樂國者何如，古封君之奉，殆不是過，而復求樂乎？子又思昔雖甚勤而心逸，無人作鬼責，雖苦亦樂也。夫然後齊得失，等喧寂，一垢淨，同生死，而佛道幾矣』。明翔聞是語已，瞠然若有得，請書以爲記，於是乎記。志行號德慧大師，院在崇德州石門鄉從信里。嗣法孫曰崇建，崇益，崇圖，崇明。其傳以甲乙云。

又《萬松菴記》

杭昌化陳氏，宋靖康間自許南徙。按漢史，陳太丘傳潁州許人，此蓋其苗裔云。陳氏有隱君子，讀書百丈溪上，沒，門人私謚文節先生。其子斗龍，又以孝行著，胡君汲仲爲作傳。溪之西曰白水，源其南曰大園，擣塘直其北，又北曰兆塢，五世之墓方里，而近塢有松數千章，綿亘岩谷，故山以萬松名。擣塘之麓有峰秀出，曰霞紫。斗龍愛其踞幽面勝，翔峙迴復，且邇文節先生之兆，若公叔文子之樂瑕丘焉。廼剪茅規材，構爲屠蘇，歲時展省，子孫將歸息於是，以致春秋霜露之思，因榜曰萬松菴，集賢學士趙公書之。斗龍爲余言曰：「松，吾先世手植，視桑梓豈不益親且嚴？吾懼後有鬻子愉孫，將剪伐是，以墮先志，則囑浮屠氏守其業，益以腴田若干畝，匪徼福也，以存孝也。」予曰：「子之慮亦過遠矣。其能必浮屠氏之不爾負乎？」則又曰：「願先生一言，以昭示來者，庶有儆也。」余惟人與物異者，以知所本始，而生事死葬，情文交盡。上古不封不樹，然俗尚敦龐，非若後世觀美而誠意不屬。聖王制禮，墓祭有章，斬丘木有戒，弗帥教者，司徒有辟。所以崇風化，立人紀也。乃若學佛者言欲離一切煩惱，淸淨無垢，必先具戒行，斷貪、嗔、痴三不善根，故捨諸所重，雖毀膚體不厭，肯取非其有以爲己利益哉？昔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季氏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乃？」然則萬松之山勿替，封植焉可也。抑諺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陳氏之子若孫，其亦念此也夫！斗龍字南仲，謙素慤謹，憙藏書，作書院教里子弟學。陳氏當有顯聞。浮屠氏者，鄉之大明山慧炤禪寺今住持僧曰某某，其傳以甲乙。田及規約著碑陰，此不書。

又《重建崇寧萬壽禪寺記》

大覺能仁以慈忍精進，利己利物而遊人間世，以戒定慧訓諸門徒，正心誠意而行其道，故時愈久而愈彰，益誣而益信。自漢至今，建幢樹剎，幾遍寰宇。天祕名山，雲藏福地，必假至人而啓發之。蓋由正報既勝，則所依之處，詎宜狹劣哉？茲山之興唐元和間，慈忍靈濟大師傳馬祖心印，下五頂峰，符「隨止洪住」之讖，休息於此，民依福善，深感其德，奉以精舍，山由是而名焉。漢東之國隨爲大，環隨皆山，以大洪爲宗。大師之神異，地之形勝，寺之沿革，與夫甲乙十方之論見於無盡居士之言，曩罹兵燹，化樓殿於灰礫。山回嘉運，必假人而興焉。重開山第一代了菴卓禪師，諱宗明，江東上饒柳氏子，志慕空寂，依蘄州多雲山廣化寺，師事長老文仙，薙髮受具，進以善業，一朝慕道先哲，飄然振遊方之囗，至漢東卓菴，於靈濟故址，披荆榛而倚猿狖，晏如也。屬歲大旱，一方之民拾橡而食，請禱於師。師愍羣望，以禪定力默起池龍，雨亦隨至，滂沛沾溉，歲大有秋。數年之間，民歌屢豐，實師之惠也。議營棟宇答師之休，由是雜然而趨，欒然而會，治基之穢，壘礎之崩，未幾，昔之所化者今復存矣。翼翼飛甍，渠渠夏屋，巍然如七金山，照映林谷，雄偉壯麗，聳動觀瞻。至於別饌吹香，銅魚喚粥，檀施絡繹而供給焉。至元二十五年春，知隨州傅君安國原師之德，偕其徒宗才至京師，謁大司徒，白興寺之由，獲覲天顏，對誦《大般若經》，頒降聖旨護持，勵興修之志。師於元貞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泊然而逝，度徒弟五百餘人，今住持宗上乃徒衆之上首，志堅行潔，服勤衆務。大司徒秉人鑑之一，謂能紹其緒績者，必斯人也。文二宣政院頒降聖旨，凡修蓋護持師之末了者，宗上悉能了之。壇場雲堂，阿羅漢閣，期於大備而後已。吁！豈天地萬物乘除於數而存諸其人邪？抑山川之靈思革其故而謀其新邪？不可得而知也。昔靈濟以道存其誠，斥龍濟旱，致茲剎之興，今復以禱雨利民而興茲剎，歷時雖遠，皆出於深惠願力，勤苦諸行然後成，視昔世之豪家富宅，畫棟朱檐，嘘嗟可辦，至於勢去時乖，蕩無遺礫，欲類吾浮屠氏更廢而迭興者幾希，蓋由願力與勢力不侔耳，故系之以辭，辭曰：

至人不作，作必有則。立教垂範，惟一真實。以真實故，集其大成。正法眼藏，愈久愈明。震旦之區，寶坊星布，像設尊嚴，大張治具。隨之西南，山曰大洪，盤基百里，俯視漢東。昔靈濟師，發軔於茲，中罹兵革，廢而後治。後數百年，了菴出焉，卓菴付龍，豐雨沛然。境民蒙福，乃構禪棲，美奐美輪，雲繞璇題。紺殿耽囗，萬象悉納，翼以修廊，冠冕羣剎。繫大司徒，法門砥柱，以大願力，相吾鐘鼓。冉冉緇囗，朝經暮禪，克昌道運，永壽堯天。龍蟄於山，豐凶所寄，囗囗帝力，爲民之利。洪山崇崇，湖水溶溶，磨石紀功，與山始終。

又《新建南涇觀記》

嘉興之東北六十里曰秀涇，涇之南，張君全眞居焉。君早以才猷敏裕，發聞鄉邑。中仍世故，勞形怵心，乃益慕老氏學，求所謂恬淡冲漠，離塵絕俗者，遂著道士服，卽所居爲道院，鳩工掄材，經度締構。肇自至元丙戌，越十有八年而棟宇大備，始易名大德南涇觀，以地繫年，示端本君上，今三十八代天師爲之書。其制則中爲殿，南向以事昊穹，若太乙、招搖、司命、玄武及里社之神，皆列祀於兩廡。又卽門東西偏設城隍廣侯

和，以便其水果挨糟之有禍焉者。游聞靜修之士日昔有窯，食輕有所，面之爲堂，曰演妙，以揚道紀。環視深廣，流水四週，畦蔬於水東，庫寧庖湢，各就曠爽。門外爲迎仙之橋，放生之沼，堤亘東南，植檜柏杉松，築亭以待憩者，而表其道曰通玄。田爲畝者千三百有奇。觀成五年，而君六十有五矣，廼囑弟子張應珍嗣其業，而歸老於知止菴。謁余具識顛末，以驗來者。余曰：昔老氏爲周守藏史，蓋博聞多識，非絕學以爲知者，吾夫子嘗問禮焉。而世之學道者樂虛誕而厭繩檢，外名教而守空寂，非老氏意也。其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小國寡民，可使甘食美服，雖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此豈死灰槁木，泊然遺世者所能與？問有岩居川飲，鍊眞養神，竊其術以久生者，私也，而非公也。若夫嗡之爲張也，奪之爲與也，柔弱之爲剛強也，是皆矯時之弊，行道之權，而昧者欲以智數勝，益悖矣。吾聞張君達者，惜其不能以老氏之道佐政理，而又嘉其愼知止之義，與世之酣嗜聲利，窮老而不已者，是非相遷庭也。君奉親以孝行著，建菴墓左，曰崇孝，又祠於觀，若宗族暨羽流信士之物故者咸在，合於老氏曰慈之旨。後之人尚勿替張君之志也夫！君號簡靜凝妙中和法師，開山提點住持云。

又《清寧報本道院記》

漢太史公載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若孺慕事，見《高士傳》，雖里童巷叟，皆知其爲孝也。而世之學道者，遺外倫類，以從曠達，豈其旨哉？夫道莫先於孝，非孝則道無所本。聖人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今有業宗老氏，而知厚其親，凡以致其孝思者，不以生死異，吾於錢塘吳君聖傳有取焉。吳君之言曰：「吾親之居，分吳山之址。吾視層樓奧室，修林敞軒，常若寢食宴笑其中。自諸孤仕而分徙，吾不忍故居之易姓，則傾貲以復之。又思夫移孝爲忠之道，有可誠格於幽顯者，故祀神以祝釐，作主以時饗。齋廬庖湢，塗壁丹雘，悉更舊觀。匪麗其美，處囂而寂，宜爲眞人逸士之所棲息。瞻以映田，爲畝百八十有奇。既成，名曰清寧報本道院。子盍爲我記之！」余曰：老氏之言邃矣。人知天地之清寧而莫知其一，惟蒙莊能闡其妙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一故無爲，無爲所以一也。」余嘗以爲老氏之教，有與吾聖人不悖者，學者未可苟爲異說以岐之。《中庸》言高明博厚，而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繫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歸之乾坤之易簡，易簡則不貳，不貳則一之動，爲清，爲高明，而靜爲寧，爲博厚。動靜互根而物生焉。人本之父母，本乎天地，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孟子深明夫天之生物一本而爲子二本，故墨氏之事親，不可以訓天下。或曰：「道貴無爲，今吳君之爲事也，趣乎有矣。」余曰：「無爲而無不爲者，道之至也，而曲士焉足以知之。」吳君請書而鑱諸石。君名存眞，能以恬養智，不與事物攖。嘗佐教事於杭，甚獲休譽。璽書錫寵，號沖靜純素通玄法師，提點佑聖觀。君既隆於根本，而其弟頤素與弟子蔣頤正，皆克慮勤以成其志。後之人其亦思愼守勿替也夫！

又《天遊軒記》

莊周多寓言，世之誕謾恣睢，蕩而忘歸者，常托焉以爲名，廼始流遁禮法，離外倫類。不知周之道，本峭厲峻深，矯一世而爲之曲學之士，得其粗而遺其精，意其言而不究其所以言也。故放曰天放，不放而放也；遊曰天遊，不遊而遊也。孰能尸居淵默乎？環堵之內而蛻迹乎？氛埃御氣乎？陰陽造旬始而觀清奠寧者乎？昧者惑而夸者肆矣。必有至道達德，博大而能化，如《易》所謂唯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而後足以與此，而莊周不盡言也。夫信莫大於權衡，固莫利於膠漆，方圓莫踰於規矩，而周之論曰：「權衡非信，膠漆非固，而規矩不足爲方圓也。」常既其所推以示道不泥於器，而或者因以廢權衡，膠漆，規矩，則非所以知周也。故曰：「周之道本峭厲峻深，矯一世而爲之。」周之道本於老子，老子一再變爲申、韓。太史公以謂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深得之。余嘗惜周與孟子、屈原相後先不相值。孟子之語好遊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屈原《遠遊》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視天遊孰同異？必有能折衷者。眞定邑煥卿妙齡好修而尚友，以天遊名其軒，異乎誕謾恣睢，蕩而忘歸者，故余爲之說以驗焉。

又《杭州福神觀記》

杭州西湖，古稱秀麗甲於江南。環湖多佛老之居，宅幽臨曠，金碧相望。宋祠太乙神，爲宮者二。其在孤山者，表曰西太乙宮。宮之北爲斷橋，橋左爲福神觀，本宋趙氏故宅。長堤古柳，映帶檐楹，居游者以爲距城密邇，而盡挹湖山之勝，宜爲明靈宴嫻之所。至元，宮自孤山徙焉。學道修眞之士，巾屨雲會，顧褊狹不能容，乃購黃山橋楊氏故園，劃夷經度，大弘厥規。凡觀之層樓復屋，榱桷甓瓦，悉撤其舊，以營新構，而觀所存，僅頹垣敝宇，雜以蓁蔵。雖神無定在，不囿形迹，而人事興廢，過者亦爲之嘆惋。大德丁未，全德靖明弘道眞人張公惟一，掌被璽書，領西太乙宮事

公以祠官祝釐，便蕃錫寵，黃冠羽服，邈自山林來遊京國者，公與語，輒少許可。有以錢唐崔君汝普聞，公憙溢顏面曰：「福神觀吾有屬矣。」支傾補壞，惟汝普其能。使者奉書幣以禮將命，崔君曰：「公實知我，其何辭」於是卜吉肇工，傾資掄材，重門外扃，兩廡翼衛，爲殿周阿以奉三清，又建福神觀殿以祀玄武。像設邃嚴，圬塓完美，懸鐘有亭，函丈有室，堂庫庖湢，各有攸處。始延祐戊午八月，末期年而大備。張公惟一奏曰：明道冲正玄逸法師，西湖福神觀住持提點臣崔汝普重建福神觀成，乞降綸音，輝賁林谷，以振玄風，以崇毖祀。制曰可。惟張公克知崔君，君亦不負所知。古之人神交氣應，有不一接言笑而意已孚者，信若此哉！吾嘗觀老氏之道，以虛無爲宗，以清靜無爲爲用。后世殊庭珍館，儗諸神山，務極繕治，其說始於學仙者流。然知道者則曰：吾恬淡冲寂，見素而抱樸。雖混迹列肆之市，連雲之第，而是心常泊如。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吾於是得道之妙焉。厥有矯亢之倫，未忘乎世故，則內熱而外膠。雖草衣糲食，岩居川飲，其於道猶拾瀋也。今崔君捐厚積以飾靈宮，外雜囂氛而中慕玄奧，抑亦有見於此乎！余又以知事之成虧皆系乎得人與否。今之輪奐翬飛，皆昔之荒蹊蔓草也。神依人而行，人事興則神道立。山明波淨，壇宇樛清，羽蓋蜺旌，聆鑾來假，將導迎景貺於無有窮已。崔君來謁余文，勒諸貞石，乃爲其識顛末以昭示來者。祠有林山處士像，崔君以事其父，亦庶幾老氏孝慈之旨云。

又《大東華宮紫府洞記》

文登之崑崙山肇建東華宮，詳見集賢學士焦公所爲記。初，丹陽師馬君還自秦，卜廬白玉臺下，是爲契遇庵。其東南則紫金峰，嘗曰：「茲紫府洞天，往聖修眞之地。山川靈迹，秘而復啓，其在後百年乎？」自是室宇虛構，視其敎日崇，而洞猶未闢，數若有待也。大德甲辰，主是山者李道元，顧瞻鉅石如峰之趾，根從雲蟠，勢淩空浮，孤起峻峙，巉巖磊砢，若太古欲判，人謀鬼謀，時至冥會。始運椎鑿，堅曠未化，則又規以爐炭，鼓以橐籥。烈火所煽，石理迎解，易若朽壤。呀然而空穴開，泠然而陰風生。乃斲白石爲五祖七眞像祠其中，期與茲山不朽。工成，有羣鶴翔空，觀者以爲瑞。稽其歲月，適與前言符。竊意仙者深根甯極，故知來若神，不然，其協焉若此哉？夫陰陽者，天地之大橐籥也，萬物之胚胎也，變化盈虛合散，有異學道之舍妄歸眞，易昏爲明乎？洞之空同，合道之中；洞之突奧，觀道之妙。抱元守一，與洞同寂，神遊化先，廓乎洞天。或譏以鑿混沌者，道元曰：「道無不爲而無爲也，庸詎知塞者非實有而闢者非實無乎？」語類知道者。先是庚子歲，王道寬始拓宮之故基而新之，武道彬、蕭道固等纘其遺規，鳩工掄材，百役具舉，而洞卒成於道元也。雖廢興有數，亦由其人敦樸勤瘁、道協誠孚，故信士樂附。彼特以孤亢矯俗爲無爲者，焉足以臻此？有司常疏其行業及菑沴禱禳之應，第其名以聞，由是誕降溫綸，煥乎龍光，下燭滄海，而紫府洞邃可增崑崙之勝。道元又嘗爲石址，高逾丈，縱廣二百尺有奇，其上爲長闌，爲三門，皆輦鉅石加礱琢，若白石像，則處士王秉道等樂善競勸，用克底於成。雲峰岳道崇請備書以示來者，俾勿忘，於是乎書。至大三年七月望日記。

劉岳申《玉清觀記》

臨江有閣皂、玉笥諸山，道家號爲洞天福地而城中老子之宮，自天慶外無聞焉。蘇文忠所謂雖非事之損益而理有不當然者。或曰此臨江所以近古也，又曰此玉清觀所爲作也。余嘗愛郡治清江，而渝、淦二州事得專決，其至於郡者蓋無幾，是故訟簡。其上爲淦州，其下爲樟鎮。舟車皆輻湊，而郡治在百里之中，如不與知，故其俗樸，其市少喧多寂，其官府蚤休，其民不事豪橫，故吏之至者，類無所貪暴。或曰此臨江所以洞天福地也，又曰此誰之賜也，玉清觀雖欲不作，不可得也。自余見全陽道人趙某乞貸於城中故家，買地爲觀，爲民祈禳，爲臣子美報，蓋謀惟之者數年矣。至延祐庚申，玉清告成。至是，求余文爲記。余惟三代以前，見於《詩》《書》者，有昊天上帝之號，皇矣惟皇之稱。當是時，雖無延康赤明龍漢之紀，玉清上清大清之宮，民之疾痛不過乎呼天，天之聰明不過乎求民，君臣上下不過畏天命、閔人窮，使其民不犯乎有司。其君用五福錫厥庶民，然後其臣用天保以報其上。自日月山川，凡高明悠久者，悉以歸之焉。雖後世長生之說，何以尙此。使今之遊玉清皆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爲主，上無以偏黨爲政，下無以回遹爲德，橫政之所不出，橫民之所不止，卽無往非玉清之境，無往非洞天福地矣。不然，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此屈子所以開天閽，排閶闔，而有太微清都之境，無爲太初之想也，又豈待方士言而後爲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也哉。嗚呼，六經以前，凡言事上帝者，其道皆出於聖賢。六經以後，其術皆出於神仙方士。蓋宥密肆靖之功，不自周召；而清寧靜一之效，又不自蓋公。則長生不死之術，不得不自安期羨門，亦其理也。於是玉清爲超氛埃，遺衆患矣。余雖欲無記，可得乎。

又《壽聖觀記》 毛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爲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眞君爲盛。眞君姓張，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茆結屋九江之泥沱嘴，救民水旱疾厲之苦，江湖河漢之尼，次第衆建道院。嘉祐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於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殿而下以次成。戊午年，改封眞君，加以孚惠仁祐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鑑趙某，爲道士請記廬陵，乃爲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編民。《詩》、《書》、《禮》、《樂》各保有其帝衷，以無獲戾於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概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汎，民生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益衆矣。嗟乎，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爲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爲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爲士者不知修身以事天，爲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又無明神以禦災捍患其間，民將若之何？昔人云：『吾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修其隱慝，訟其內疚，以庶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祐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爲政治民事神者之深望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孟淳《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飛英舍利塔者，《吳興志》云：凡三十七層，高六十五丈，神光現於絕頂，院周於塔，肇自唐中和年，創名上乘石塔舍利院，至宋紹興庚午燬焉，歲久未復。端平初，沂王夫人俞氏施貲，命錢唐妙淨禪寺比丘尼密印董其事，卒成之，減三十層，高半之。其後，海菴重修，遂屬妙淨，爲子院。以無常產，主僧弗留，頹圮荒落，不能自振。乃請毗山普光蘭若僧惠日住持，以圖起廢，未遂茲願，復還普光。其徒妙演，繼主斯席，立志興修。然亦手視之，歷十數年，一木一甓未加也。迺悉捐衣鉢，倡其役，盡瘁營度，不爲私計。爾時施者益衆，佛事大集。然後木塔之闕者復完，山門法堂之仆者復起，像設莊嚴，墁堊明麗，寮居靚深，鈴語清越。自延祐甲寅，迄於戊午，五年而成。噫！勤矣哉。於是演來求記，予辭之而請益力，因謂演：『塔何所託？』始曰：『以舍利。』爲言舍利所從來甚悉。當其靈異奇祕，固不得而控詰，而燬劫之餘，變化莫測，邦之人猶奔走皈慕信施之不倦，至再廢而再興之，亦可以知人心之樂善矣。故嘗異夫浮屠氏，往往持空言，集大緣，事莫不如志，亦其所以能然者，雖其願力，而亦有道矣。夫捐己有以示無我，所用必讎，所得以示信，至其勇猛精進勤懇專一，則又若果於爲義者。是皆有以觸人心之所同。既又怵之以因果，以來其好善惡惡之至情，故坐以來天下之施無難也。是其道也，然則校其行與名，有不同者矣。嗟夫！生人以來，所賴以存而不可離者，吾觀浮屠氏益信矣！妙演勤矣！所就亦盛矣，故爲之記。使其徒知所以樹立者，有道焉耳矣。延祐六年十又一月旦日記。

劉詵《靈巖寺重修藏殿記》 踰吉安而南且百里，有市曰白沙。又踰市不一里，有寺曰靈巖。四山迴合，巨石壁立，相傳寺前舊爲長江，一夕龍挾江去，以讓乎寺。地勢嶮峭，如奮如躍，往往與元氣轇轕，故神仙宅之，多靈異古跡。其寺之稍從而深，自宋建隆庚申始；其寺之有藏殿，自宋宣和癸卯始。藏殿既久且圮，有里善士張君見翁倡衆力新之。然所建法輪，未盡其制，故藏常亦不克運。見翁且病，呼其子文行，語之曰：『汝必成吾志。』文行受命不敢忘。至元後庚辰，遂捐己貲，徹舊更創。鏤刻之繁，既殫精以爲巧；綵繪之煥，不愛力以爲美。蓋踰年而功始畢，鄉閭贊歎，四境聚觀，所以彰佛道者愈備，而見翁之所未克成者成矣。夫聖人之教，莫大於孝；而人子之孝，尤重於繼志。故論其所施，雖浮屠之宮；推其用心，則聖人之教也。古之君子，觀人之道，不止於一端。今文行兄弟所以承先志者，於浮屠之宮尚致其力，則其於室家堂構之間，吾儒之所謂修齊治平事之所當爲、志之所必繼者，可知已。然是藏之成，吾固有以見文行兄弟之善繼，而又以見浮屠氏之能自治其事焉。蓋非善勸求、善營具，不及是。於是若特若智，亦可書也。

又《玄妙觀經壇買田記》 自有天，即有帝；自有人，即知敬天而事

帝。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書，其警戒惕畏，必曰天曰帝。蓋臨之在上，昭然而日監於出主游衍之間者，莫非是也。而道家者流，則又推言：帝之所居玉京，金闕峩峩，非世可狎。而又有羣仙五老，驂鸞乎鳳蓋鸞車，以來人間。又言：每月二十五日，周覽四方八極，以察善惡邪正之辨，謂之勝遊。雖未可究其實，然大抵皆言天威不違顏咫尺，所以起人之敬而不敢忽，誘人以爲善而不敢怠也。嗚呼！此與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何異。吾鄉玄妙觀，有勝遊誦經壇，所以禱聖壽，祈太平也。有田若干石，道士陳逢吉銖積所置，中爲住持者所鬻，道士劉宏大集陳九齡衆資歸之，然尚不給。會至順辛未，郡大疫，死亡相屬。臨川李君長翁，來任郡知事，意惻然憫焉。與宣慰周公志仁、州判蕭某、儒學正阮某、提點某、暨諸府掾裒費，得中統鈔七千緡有奇，於玄妙觀建洞淵醮會十一朝，請命於上帝，以遣衆災。暨蔵事，連雨忽霽，朝告之初，有白鶴四浮空翔舞，集殿隅，朝罷乃去。由是四城疾驟愈，民始知有生。醮餘尚存鈔緡六百七十五，適周如京宿有出質田十三石七斗，爲鈔一千三百七十緡，俾經壇返業以爲益。知事復倡捐己俸續所餘緡，返之通前，爲田三十九石七斗，而勝遊壇浸浸可廣矣。嗟夫！一醮之成，天之顯於民者如此，謂其不日遊於人間可乎？於是衆皆曰：『是不可以不記。』記田之所由創增，所以示後，使知所守；記醮之大感格，所以警民，使知所畏。醮若無與於田，田之增自醮始。記田而後，醮以重壇，此記之所以不可已也。』余惟知事之設醮，使民無疵癘；買田經壇，復使民恒有肅心。雖若神道設教，而其用心厚矣。士君子爲善，固不計天之出遊與否，而天道福善，則不可誣。共保是田，以永是壇，則善之道也。

又《佑聖觀殿宇題名記》

五雲佑聖觀道士蕭獨清，方外之秀傑也。以詩聞四方，所交多公卿貴人。曩歲嘗過余曰：『佑聖之爲觀，創基宋淳祐間，爲奉眞堂。國朝始得請今額，光澤簿劉君尚友嘗記之矣。其後，里大姓劉毋仇復建正殿，而山門廊廡，又賴衆力以完。獨舊有迎客道院，久未復。嘗謁臨川吳公爲題辭，公曰：「吾性不喜駢儷，吾寧捐資爲子倡，屋成，且爲子記。」今年二月，君再過余，介友人張漢英請曰：『往吳公賜之倡，由是多樂助而屋以成。正殿之後作一區，高出於殿，扁曰「山水勝處」。又後爲堂，高明與前稱，扁曰「風月吟所」。東西爲客館四，扁曰「霞棲」、「雲卧」、「深省」、「易安」。又旁爲庵，曰「半山」。役起元統甲戌秋仲，畢是年冬，四方於此乎館無不足者。顧欲吳公記之不可得矣，敢以爲先生請。』余惟世間山水，凡勝概聞於天下者，率爲神仙所廬，又必有巨賢翰墨爲之發揮，而後其地益勝。今君之心胸既足，與茲山之山水俱勝，傑棟高堂，曲欄華檻，日增於昔。余想君焚香對客，燕坐其間，大江橫陳，萬山羅立，烟濤之浩渺，晴雨之變態，與夫汀花沙樹，風帆水翼，參差上下，皆可娛悅。或朗吟弄月於冠悠二潭之濱，或吹笙騎鶴，驂候羣仙於許卓諸峰之外，其勝致固不可悉數。然向使吳公遂爲之記，其勝致又豈特如是觀哉？顧余陳人，猥當斯筆，豈獨媿其山水。君復請曰：『夫使茲山遂爲世間勝處，而四方施與之姓名，遂相爲不朽，不可以無述，先生幸無多讓。』嗚呼！推君之心，千載猶一日也。後之居茲山者，尚克念之。君號獨清，先後相其役者，其徒張永年、蕭素也。

林應開《龍泉寺碑》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洩爲百川，鍾爲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眞宰而未知厂其功者。不然，巖岫深壑，雲騰水湧，鼓魚龍之戰奔，駭鳥獸之飛走，抑何若是。其神與靈山距城二十餘里，勢從東北來，如巨鰲昂首，忽而止伏有不能去。觀其灌木喬枝，森竦若靄，巍岑怪石，散亂落星，攀虬直上，若身在半天，將挺然立而奮起。俯視下界，平原渺莽，人物繁阜，似有納乎胸中，可謂接極樂之大郊，爲一方之勝地。山之腹有寺，殿東十五步爲龍堂，堂中有井，水甘澄清，滂不溢，旱不涸，遭歲閔雨，有來禱者，猶影響然，因以曩名山，龍泉名寺。金大定間，初賜寺額，當時廣廈崇基，雕甍文甓，焜燿炳煥。高僧並集，誦法則金蓮冬敷，頓錫則靈泉湧溢。俄而，運厄陽九，劫火燒空，金輪氏之教不張，而雷音之堂至爲屠肆矣。皇元龍興，世清道泰，釋氏復盛行，寶林月朗，香剎雲生。通都大邑之衢，深山窮谷之徼，黃衣雜沓，不耕不蠶，多受無量景福於中土。歲辛巳，有太州太寧寺僧名德□，與其小徒穆正安至是。感寺宇之傾圮，歎佛像之摧毀，於是剪棘荆，滌惡穢，築室浚井，墾土而食。豺狼屏跡，禽鳥和集，龍吟於淵，虎嘯於山，始仍舊貫。先是，河朔餓鄉氓強梁者逃入是山，噬嚙生人，骸骨狼籍。殿內外白晝鬼泣，拋擲瓦礫，累歲人跡不到。二僧棲止自如，斂收院骨奠瘞之□□□□，□誦作禮，向所謂鬼怪者寂然。盛德高而羣魔伏，甘露洒而百花復，於僧可見。時有施地功德主任續村周福，周大，指與靈山東偏土田耕種，指與山前地土以爲常住，瞻衆久遠之規頃段四至，載在碑陰。大殿五間，棟折者完之，敝壞者築甓之。至於諸佛，加以香泥補飾，惟伽藍、伽葉、阿難、文

殊，普賢五尊皆肇新像塑，望之儼然，如西天飛來卓立於此。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其流東來，今之佛像彷彿鎔金琢玉，斫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強擬其形容。王公貴人，莫不舉目加額，況衆人乎？今都功德主栢葉倫夫人，乃□□大夫前滕州監州迭里撒力之輩，道順三從，躬全四德。以人生稟多材多藝，內助有法而既賢且明，方寸覺性□□，如芙蓉城之女以兜蓬島和佛也。因功德主東陳村王老公、曹提領、于鎮撫、賈令史首倡化緣，于老公、陳四、邱三、邵百戶、王社長、陳百戶、路大老、曾百萬、郭苗澤、朱崇、刁村、燕都、白山材、趙老公等助施，召本州良工陳士彥暨男陳林作金佛法身。祝玉帝聖壽日月光，寒暑平人無夭，年歲豐穰，老穉熙怡歌舞於春風，和氣太平壽域中，是所願也。大德三年冬十月，佛像畢，栢葉倫夫人與衆等介節令余文茂徵文於三山，且曰：「佛像以肅倣形容，使崇奉者不忘。刻石以昭紀歲月，使向善者有稽，盍記諸」。余曰：「諾，是可記也」。因作偈曰：

奕奕靈山，瑞玉蒼蒼。上有碧梧，彩鳳來翔。中有聖井，神鬼享常。老穉經始，剗穢芟荒。寶殿璀燦，佛日增光。巖岫薦璧，草本生香。有善女人，恭懿溫良。謂善可積，謂惡可禳。有善男子，協心允臧。不憚勞苦，登陟肅將。拜佛布金，光啓道場。歲在己亥，十月爲良。功成伐石，追琢其章。青山峨峨，白雲冀冀。猗歟盛境，天地久長。

又《嶧州玄都觀碑記》

建功創業，存乎前人之規模；述事繼志，繫乎後人之意向。蓋功不建，業不創，則無以貽厥後，志不繼，事不述，則無以光其前，此固有國有家者所宜爲。若乃道家者流，非獨槁其形灰其心，至於創建繼述之事，亦不可以不致其意。今有能爲創建之謀而復有爲繼述之計者，迺中眞大師眞成子與夫寧眞大師其人也。清眞有觀，啓土則眞成子，施地則同知左公。「且觀成而曰，宜宮其額，可壯此福地，當請之，歲月遷延，志未竟而羽化。至元歲戊寅，有本州官見寧眞大師能繼其事，特以保申玄門掌教大宗師眞人乞降宮額，蒙賜曰玄都宮。尋有益都路同知趙起奉議行馬到本州，喜其事而特書之，金字輝煌，筆力遒勁，可以慰眞成子前志矣。汝眞成子，可謂善創善建，寧眞大師，可謂善繼善述也。眞成子姓戎氏，諱體玄，性淳古，簡淡清約。拜古滕丹陽觀馬公復仁爲師。馬公見其容止閑雅，質素敦篤，常器之曰：「此子必能植立吾門」。及長，果爲衆所推重。衣金襴服，演玉函經，鼎新觀宇，賁飭聖容。立窯莊以備埏埴，開稻田以供饘粥，灌園圃以給蔬食，米粟不貸之於外，絲麻自足之於內，古人所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者，無有也。從職本州，威儀四十餘載。玄門有肅清之風，道侶無澆漓之習，邦人起敬，道法嗣興。年愈高，德愈邵，耳目聰明，行不扶杖。至元歲壬申季秋廿有七日，忽召門弟子，遺頌而逝，享年八十有三。寧眞暨其徒「師禮奠之。寧眞姓周氏，諱志明，吉蘭陵人。穉齡入道，師於眞成子。該覽儒書，尤精莊老。自簪冠之後，聳丰表，美鬚髯，人望之如孤峰出平林，雪鶴立寒松，眞道人中逸秀也。眞成子嘉其賢，以金襴付之曰：「惟汝可服」。後領職道司掌教。眞人夙愛行能，爰旌德義，賜號寧眞大師，及賜法崔志通，爲顯眞師，楊志惇爲慶眞大師，王道珍爲榮眞大師。歲辛酉，蒙益都路都道錄司準嶧州道衆詞保充本州道教經學教諭，不妨本職。公小心拳拳，靡有怠惰。因見前師，慕其高風，而後進尊其巨範。殿堂之陋必整而葺之，像塑之舊必潤而色之，器用之敝必作而新之。以致土田之增，蔬圃之廣，須衆議而價值之，然此皆公所當爲，不徒見其恭勤而又見於怛惻。歲己亥，天兵下江南，遭俘而道蘭陵，以病死者無數；「橫草野，骨暴烟陂。公不忍見，遂穴大壙於州南官道右，盡收而掩之。有稅□李珍、周諒、何淵者，亦州中仁人也。同爲醮主，樂助善緣。法音上徹於雲霄，幽魄下安於泉壤，鸞鶴飛舞，衆庶咨嗟，嗚呼，其仁乎！且夫道家曰清淨，曰慈儉，清淨故無慾，慈儉故無爭。以無爭無慾之心而行清淨慈儉之教，是誠可大而可久。迺者，聖天子崇尚經術，表章老氏，常激厲於流俗，欲□返樸，還惇新斯世也。公闡揚大教，宣倡玄風，稽太上之金經，訂先賢之遺疏，明正心修身之本，究治平體統之原。大而天地造化，微而草木昆蟲，無幽不燭，無明不通，其道彌光，其德彌昌。將見龍御親前席之問，鳳詔飛丹篆之褒，嘉聲塞乎宇宙，美譽聞於無窮，豈特一郡一邑而已哉！肇基芳迹，俱載前碑，因宮顯號，用勒茲銘。銘曰：

蘭陵自古多名賢，勝地還有飛來仙。玄都宮爲一洞天，桃花千樹重鮮妍。瑤臺玉宇騰紫烟，真成子居有靜專。體玄其名玄又玄，霜松雪竹玉井蓮。金冠紫服登法筵，清真肇建功業全。甄陶爲器大埴埏，豐蒔蔬圃開稻田。歲月供給充粥饘，逍遙八十有三年。騎鯨忽往蓬萊巔，幽蘭香散珠藏淵。元酒味淡琴無絃，遺頌留向人間傳。寧清繼紹志靡懸，性融霽月涵秋泉。請宮爲額光於前，領袖星觀有勉旃，紫襴敬奉躬周旋。公職經學醇簡編，闡演道德玄五千。老氏教法弘敷宣，慈儉爲寶積善緣。目睹暴骨深哀

憐，收而葬之城南阡。遽設大醮重雲棧，感格鸞鶴同蹁躚。庚寅孟冬遊西偏，手特行實非矯虔。謂得魚兔須歸筌，徵文欲刻翠琰堅。嗚呼，陵谷有變遷，天壽道脉無廢捐。有筆可援墨可研，爲師紀載歲永延，神龜負之甚昭然。

弋毅英《新修玉真觀記》 經曰『天有顯道』，又曰『修道之謂教』，自二儀判而爲三才，則是人與天□皆稟□極至中至善之道而生。然以人之氣質不齊，故其品大略有三，上智與下愚不移，中庸之流，可上可下，教而成之，皆足以復其初。先哲有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其令名。此蓋勉人強進於善之□。□古大樸未散，天理混然。中古而下，物欲漸萌，失其本眞，故天生聖人以爲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俾皆復其至中至善之道。然則修道之教，其可後乎？傳所謂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內則治心治身，外則治人以及於天下後世，□功□成者，蓋人性本善故也。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然水之可使過顙在山者，搏而躍之，□而行之爾。是豈水之性哉。以喻人之爲不善者，利欲牽掣使之然也，故欲修道以復於善者，必明師以引導之，叢林以琢磨之，遠塵俗之累，絕嗜欲之污，或居山林，或處原野，結庵擇友，庶使人境相得也。太行之陽，土沃人淳，風俗和美，故閑適之人，往往卜居以爲終焉計。壬辰後，女冠冲靖大師董妙眞，同冲妙大師趙智亨、希眞散人成守全等，結爲伴侶，詣修武縣馬坊清眞儲福宮禮冲和至德通慧眞人爲師，莫不苦志勵行以進其善道。自乙卯年於武陟縣東四十餘里善福鄉南善福村故元帥王君處，得村中閑地一段，以爲立庵之所。背行面嵩，黃流界其中，縱廣千餘里，山水明秀之地，夷荒蕪，除瓦礫，日夕不少懈。居人敬慕，皆願協力贊成，不數十年，創葺興造，眼界煥然一新。正位眞元殿三楹，東西雲堂各三楹，眞官堂一位，繪塑聖像嚴肅，賓友寮舍，方丈廚庫，蔬圃稼田稱是。一日，董妙眞來謁曰：『今玉眞觀已就緒，欲求文紀其事迹，銘諸石以傳久，敢請。』予謂此固盛緣可尚，況能成於清閑女冠之手，尤爲難事，宜顯揚之以勵習俗。因謂道教之奧，其來久矣。中古而下，見於載籍者歷歷皆可考。迨聖朝開創以來，益爲崇尚。故自長春丘眞人不遠萬里，蒙宣召入覲，奏對稱旨，其後教門益大闡甚於昔，而全眞之名勝著。雖實以修養爲本，□□□所定禳除祈禱之儀，亦皆通明之居，兼愛爲我之中，有謙讓慈惠苦己利他之實，而無過不及之□。故所處之地，一方靡然，莫不向風慕化，易庸惑爲高明，革凶蹤爲良。荒曠之野，新而爲靈壇福地，俾遠近之人有所瞻仰依歸，其爲善之念，皆感發於胸中而不能已，此自然之道尤有益於世者也，故樂爲之書。

袁桷《四明志釋道攷序》 天台之學，獨盛於四明。其教以體用爲宗，吾儒言理，獨有取焉。或曰：《易》，師嘗言之矣，孰先後焉？禪學由雪竇顯，而言辭振，宏，智覺，以妙密微旨，窮極踐履，爲洞下傳，學者難繼之。老氏別傳，爲役鬼神，禳水旱，王侯多而祠醮益侈。作《釋道攷》。

又《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爲，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卽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卽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又《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獰夫惡子，率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又《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爲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關籥，以抽其秘。由是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卽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爲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校定。至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爲《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爲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爲入道之軌轍明矣！

又《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於同，則用猶一也。斐

然默默，不能已於言。而法師春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筵，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爲未盡。歸一之效，於是乎見。桷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又《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爲禮，儀爲儀。何謂禮，執以告三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爲王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爲律宗。達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爲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爲清規而曲爲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衺曼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於耆舊，證於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爲禪，守其師說，不肯以從於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又《書噩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爲工，論考古昔，措於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叙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爲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爲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於絃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沖澹，非有道之士不能爲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爲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噩上人示所爲《慈照師行狀》，泊兮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絅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飾，包括纖粟，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爲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又《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西隱亭榭諸詩，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亡羊也。揜關息機，眞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胸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又《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宋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泚顙。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是乎見。

又《題雪竇潛師語録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爲未足。由是瓣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桷獨能採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旁收曲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叙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又《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爲疵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羣公傾下，以平實爲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爲笑堂，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又《題俊老語録》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絺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叙，蓋其不得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爲椎魯，以誑盲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證之。

又《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於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爲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爲於邑。

又《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爲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留信使，罔上以爲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潰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桷幼歲親睹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又《跋宋李公麟畫羅漢渡水圖》 龍眠自少年便留心繪事，故其手蹟留傳人世，爲人世所珍重者，難以數計。予方恨生不與同時，一日，偶過許大參竹亭，出示此卷，乃龍眠所製十八羅漢渡海謁大士圖也。羅漢履怒浪驚濤如平地，而諸凡水陸神怪精妖之類，莫不皈命馴服。是正佛家所謂圓通廣大，遍滿法界，似幻非幻，似眞非眞，不可以色象形容者。而龍眠乃能窮極其變化叵測之妙至此。世人但知求佛於玉相金身，而不知佛近在毫素間也。再三把玩，欣然有舍儒入釋之想，龍眠啓予已。敬題其末，以還大參笥中，冀與之共垂不朽耳。泰定二年秋九月戊申，袁桷題。

又《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蓊然農家善於其業者也。予繇京師回，艤舟驛亭，望之則朱甍碧瓦，傑然爲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爲能事，卉衣糲食，樹下塚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爲之說者，以莊嚴爲善果，愚者益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刹，合郡縣山水之勝，悉爲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東絕處爲補陀巖，大士顯焉。鄮之東爲育王山，釋迦舍利塔焉。遵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率莫悉處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不利，目接其事，而來者益不止。豈非其教足以傾動，而爲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末告曰：「茲庵之創，專以奉補陀、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郡民任氏首，不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尚，善勸募，傾捨駢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文堅翼輔之，首建佛宮，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由是，拓地爲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賓習靜，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爲茲所之淩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衆，昔之聖人猶以爲慊。浮屠氏日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蓋其說汪洋浩博，叅之以報應，而爲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也。逃空虛，絕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產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興繕，則民不勝怨咨。『海會』之成，相胥以勸，何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其惓惓於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又《重建延福院記》 予繇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屩重趼，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大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嘗憩寂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陵沙門處暹所撰歲久蕪圮。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墾殖磨刮，集材庀工，鍾閣齋室，凡僧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頓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廼襲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賓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宛。繼祐廼曰：『吾新殿視瞻廣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徧滿充塞，當有是事，揆諸空幻，則俱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五色於佛胸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或曰：『是若有脗合然者歟？』於是梵唄贊頌，而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謁於事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絜，烜然如人天居。復增其田若干。紹志終於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今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豈、永昕、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廼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眞牧大師賢，賢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嘗聞，釋氏服勤壞形，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慴伏庸騃，除其侈心，非專以是爲能事。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又何加焉？』曰：『敎之。』」能仁之敎，書遍中國。爲禪學者，不立文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今而曰『敎之』，於二者，將焉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問聰明道理，其必有以告我。則予之記興

建，亦得以永久也。

又《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於浙東西。謂城南延慶爲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博辯秀出之徒，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里。周顯德元年，號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菱荷鳧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於湖者，必至是寺。湖湮爲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頹圮。紹定中，月公首授徒是山，後謝事上竺，願復領之。世謂上竺第一院，西山號最卑，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趍之。延祐二年，道師逢原以郡選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專靜，選不可易也。」予舟過先墓，必望所謂資教者焉。空巖傾欹，樹木翦落，將不堪其居。此還里，則昔之頹然以興，重簷翬飛，表表出林杪。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願以囑焉。」考諸《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不遵於周。連門爲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宮室，擬於乘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爲宗，弊衣惡食，脫氛垢，厭榮觀，汲汲以土木爲急。崇信興敬，將於是乎取。夫像設之教，首於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召募焉以集事。師謝不肯。寺久廢，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爲校官者，竊食自嬉，寧得無愧焉？

又《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爲狀一通，俾予爲記。其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攸築居，峻絜厲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平，有眞大師善持呪，能愈閭巷疾病，號眞大悲，崇奉益廣。邑中尉曰丁漸，以柏巖峻絕，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峰，繚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紹興中，給事中黃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絕人事，僑居絕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宣密抉妙，師表藂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黃公敬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爲閣以庋，而寺益增重。遂爲海上寺居甲乙，人稱之爲小天童，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始作法堂，會遷它所，不果終。至是，柏居之。首建大殿，三門，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之所宜營繕者畢具。泰定三年告成。俗姓虞氏，其父西發，嘗爲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慨然曰：「吾不可不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浮屠氏宮室，率爲禍福說以誘民，除奪其財，民日以耗，有國者憂之。若師所成就，不丐假於外，竭其贏餘，以復舊觀。怡愉相資，將瘁躬以究。築凌陰，廣腴田，以爲後人補緝費。志專念遠，是果能興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學校。若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慧禪師，屏外持攝，慧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又《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爲祖庭，其教行乎海寓。閱年滋多，厖幻雜糅，壞宮夷址，將絕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興復，率弟子十人，芒屨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爲萬言。又集歷代經杜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宮，閱其書，盡初帙，問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補僧職乎？」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絕，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詔旨慰撫，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爲優曇主。師丹陽人，在縣爲竹林山妙果寺，率徒喻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嘗謂：象無形儀，域無遠邇。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絕其邪惑，一淡泊而無所逢。大雄氏設喻警蒙，攝持示境，境由心發，境滅返眞，清淨安樂，包括宇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別哉？度師博習教乘，示於衆者，類焉以導。其師曰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修遠公法，來於江西者，踵不絕。度師興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摭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又《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創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率，咸會同於開平。繇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敘。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維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

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於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敎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眞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恒。驕驚忿鬧，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眞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側領枚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於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又《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師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敎有三：禪以喻空，敎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敎。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汩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懈，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敎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敎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誓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攻。以勞役爲調伏，菲薄爲精進。草菱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捨塵積行無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於皇后。下敎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而掌其敎者，錫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也，齋庖廡室，皆捨塵所鳩建。嘗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駭。若曰：『離愛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眞性虛湛，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粤昔能仁，蟬蛻侈華。絪緼泰始，雪霜勵磨。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毀形壞衣，其儀不頗。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內省。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緜樂積，煩以欲騁。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濛。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人憫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於羣公。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錫福。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伊敎之興，泊然纘承。千甓固室，百礎拱楹。式尊其初，匪維誕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又《定水源禪師塔銘》

大雄氏以己說剖三宗。禪學汪洋廣博，言意承接，絕去文字，稍契入，輒證爲知道，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律敎廢棄，食不知耕，居不知二，恣情於無畔岸，而道益以昧。唯妙源師獨憂之。自嘉定十七年受具戒，卽游方，明本心。久而曰：『不耐塵勞，心曷以制？願習賤事以調御。』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赤足踵門以化。後始歷淸職，曰：『吾得無媿名敎矣！』其師愚公，持正議，不肯下宰相吳潛。潛怒，繫獄辱之。退居精舍，獨侍側辨難，卒有疑義，愚公啓機以示曰：『汝今太平矣！』愚公住徑山，卽俾首率僧衆。愚已老，學子林立寮下，析微統宗，愚喜，力贊之。主平江薦嚴，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國淸，辭不就。主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嚴，而俗士益信慕。愀然曰：『吾寧久是！』攜錫以歸。桷先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功德院曰定水，伯父賓州、先府君處州議曰：『寺缺主者，善趨謁迎奉。吾兄弟不受，能以寂照解脫爲義，則庶幾冥福。』源公行堅望高，使力請，必不讓。』以素所往來者通意，廼欣然以來。桷時年十三，或問曰：『吾儒性善，與佛所言同否？』曰：『同感物而動。』漢儒失之，由是有不同焉。』後廼曰：『儒釋二敎，分別有異，在治人治心。治人在五常，治心在四大。修五常，治

人之本；修四大，亂心之本。道微世衰，誠得一人焉不可得。」淚淚交下。謂栴曰：「祿損則福益，蓋愼諸？」布衣鐵械，終日尸坐。語徹機迅，奔電絕繫，不可制伏。稍歛戢，則瞬息在几席。禪人仰之，四方士尤宗之。精於詩，故宋名士喜之，然不肯表襮。舊築居於越之雲頂，將終，願解定水以歸，且命無建塔，無火化，以任其壞。其徒不忍，卒埋是山。以至元十八年卒，壽七十有五。俗居象山縣，姓陳氏，爲僧五十有九年。銘曰：

道弊於文，危言以宣。繇簡速超，悟者日繁。空浮變騰，若火燎天。服奇食珍，謂合自然。師實已憂，榮戚靡睹。或逃於谷，或伏於莽。唯大雄是遵，唯古德是祖。機以峻傳，言以戒輔。通黜興廢，道曷敢替。幽扃潛珍，戶屨屬係。彼昧其承，卒黯以逝。昭銘授徒，勿圮勿翳。

又《延慶入法師塔銘》

四明法智大師，以天台教旨經緯導達學者，謂爲中興。南湖實講貫舊址，踵主其席，稍不厭衆議，訾病交集，歷代承接，皆有足稱道。至師居南湖，千口無異辭。師名善入，傅姓，世居定海，大蓬因法師見異之。淳祐十一年，與半山彬師俾受具戒，游諸方，辨解究詣。客東掖山，著《教家四書》，據會執約，不以文字溺泥，指畫勤懇，從者樂其易簡。初，佛光法師居上竺提，其徒悉使出門下。於時有善良師，與師相講習，各植立不肯和附。師與良議曰：「吾師大蓬，兄能嗣之，願再拜以嗣。」良後嗣圓覺頂空師，而師卒能昌大蓬。始典謁南湖，後首教坐，主赭山東皋，世忠其說，以角立爲大病，支離爲末流，泛不溢詞，約不厓絕，禪人士子咸傾仰之。興仆復侵，安衆靡懈。泉南僧素宗禪學，慕師德，重趼以請。法智之學，行於東南六十餘州。至是入海嶠，人益奇之。至大年中，詔宣政行院，愼採選，勿阿意貪倖。集議者曰：「南湖缺席，捨師孰能。」遂以昔日所傳授者，深省密啓，空假破建，一性明靜，而互議交毀，訖忘於言。大蓬果有聞於世，崇本誓志，師於是有成焉。其凡見於修植，施於人事，今不復著。錫號惠觀弘教法師，而自號曰秋虛。延祐□年五月二十有六日示寂，爲僧六十三，期年七十有八。化於城南，頂骨得舍利。葬法智祖廷，而以爪髮歸東皐冢間之精舍。至元間，栴納交於東皐。吶若不能言，聆其坐講，則汪洋罔詰。秉行潔清，癯容儼修，粹然古德，有足興起。弟子大倫，正道等來乞銘，廼爲之銘曰：

四明之興，匪事於言。彙籥萬殊，貫於心源。如水必東，如失必鵠。末世濫觴，語益以潰。佔畢究鋪，千緒億條。炎炎詹詹，泛焉以寥。師慨有憂，約陳其辭。探徵發機，會歸一岐。承宗紹傳，不希其逢。謝彼翕訿，矢心圖終。後歸南湖，振揭初說。曰吾師有傳，茲道不滅。弗蔓其根，弗瑕其璞。癯然蕭閒，廓以恬泊。世教日淪，躡雲徂高。著爾懿德，我銘用昭。

又《天童日禪師塔銘》

紹定辛卯，蜀破，士大夫蔽江東下。成都大慈寺主華嚴教僧之秀朗，率棄舊業，以教外傳，游東南。若癡絕冲，無準範，導達後進，表表名世者，皆其門人。而範之成就益衆，天童師其一也。師諱淨日，號東巖，俗居南康之都昌，姓廖氏。幼歲喜誦佛書，解大義，常食蔬果以自持。年十五，告父母，願爲浮屠氏。明年，祝髮於廬山香林。訪道仰山石霜，遂入浙，見冲師於靈隱。越二夏，不契。乃登徑山，見無準師範，大許之，語在《傳道錄》。後見西巖惠於天童。惠，無準師大弟子，其提示與無準無異。危機敏鋒，迎拒莫睹。風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璨，屈爲第一。璨亦僧之俊傑，繇是譽聞益彰。宋景定某年，江東帥汪公立信，愼許可，推以主圓通。咸淳某年，江東漕使錢眞孫，俾兼領東林。至元壬辰，主育王。三年，歸隱雪竇。大德四年，集公議主天童。師之行，峻絜以完，語溫氣和，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於言，解其蔓惑。處於世，若無所施爲，遐邇嚮慕，傑閣銅象，無踵以至。而於天童，功最著。久居東林，化俗警衆，民爭繪以祝。故其興天童，廬山之民奉貲以助尤夥。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其徒，書韻語以示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庵。灰吾骨兮山阿，言已矢兮勿鑱。」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其徒奉遺言以化，齒根不壞，遂歛藏於西巖之清風塢。噫！耆舊曰淪，爭慼恣蕩，甚於世人，理不勝欲，靡然頹瀾，莫有障窒。觀師景行，實泚其顙。今弟子在浙東西、江東西若干人，蠻溪嶺嶠，承師之教，亦不可勝紀。如砥等來請銘。銘曰：

七情盪摩，約性返源。喻以攝持，匪夸浮繁。末俗濫觴，競立險艱。眩一駭百，莫執其凡。性本湛虛，分別則二。不以解通，不以思擬。寂非有存，感迺隨義。達摩之功，空其所空。奚後人騁馳，庸失玄宗。空不假爲，茲惟用中。蜀學簡易，師承其風。開盲振瘖，發機以示。云彼摩尼，非淨非穢。往安自然，是謂止止。鮐背長身，從者如水。丹霞嵌空，匪耀凡目。曰茲山

之頑，否極斯復。敬者效輸，罔不率服。山君來朝，雲龍霧轟。幻身既空，勿緬勿覽。一氣孔周，窮彼變易。清風之塢，石列五色。恍焉如存，嗣者是式。

又《廣恩仁法師塔銘》

師名可仁，貫天台縣寧海，姓胡氏，號木庵。幼歲游四明山，居資福寺，習天台鈔疏。於時我曾大父樞密越公治齊國楊夫人喪，見師秀整儼恪，俾以從：『服闋，吾必以汝祝髮，資楊夫人福』。越公以右司郎中歸，召爲軍器少監，尹臨安。樞密之夫人周國陳氏曰：『師宜祝髮矣！』嘉定十三年，設齋上竺，廼得度。於時月大師以講論訓諸徒，願侍席側。大師與越公厚善，謂師曰：『今僧徒聰敏林立，稍使一人預人間事，得無害統體乎！』繇是在郡治，間歸胡嚴，展治林嶂，一以任師。在館中，參政應公爵猶未仕，深器之，曰：『使師不爲僧，其問學當與士等並。』中書舍人陳公耆卿，時爲臨安教授，與師同里，亦曰應公言然。越公入政府，例得經院，廼相攸紫巖，繩約四履。峻危有階，引泉有梯。淬醯除險，帖石助高。審面曲直，周折獻秀。紹定肇工，淳祐告成，屈以主席，錫名曰『廣恩崇福』。伯祖吉州、大父尚書，咸委以事，固有弛缺。往侍諸父，時見師承接曲盡，而恃氣凌鑠者，不敢出慢語。至於桷，四世矣！噫！逮令五傳，有不善扶植者矣！而師亦四傳，守規蹈矩，僅一二數。兩家相視，岌乎可懼。桷繇翰苑歸，登塔亭，謂塔主子鎮曰：『往事將湮沒，師之行業不可不紀』。其徒曰：『是在大史』。師以至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一，度弟子二十有□人，有詩集若干卷。大澤、大雅相繼主是寺，凡四十年，規約散弛。今有子堂、子鎰、子鎮、子金、子眞，猶能知師遺事，下是不復解。其寧有不哀也夫！銘曰：

維大雄氏，內寂外修。不偏一能，用彰以周。在師敏通，卒異其儔。我栽新宮，百礎承宇。以其彌縫，莫或敢侮。智周行圓，耆年以輔。成之匪艱，承之孔難。大訓厥徒，黜惱砭頑。昭銘以儆，勿踰其閑。

又《延慶良法師塔銘》

天台之學，其說汪洋浩博，勞訓廣詁，多至萬言。學者讀其書，前迷後遺，究厥本旨，更席不能以終。良法師始疑之，謂繇律以入，則心以攝持；繇禪以入，則心以解脫。玄文妙旨，約以據要，事理昭晰，如瘖獲吐，如盲獲睹。其爲書曰《十門指要約說》三卷，《指要餘論》一卷，教觀宏立，門分戶列，貫穿出入，莫窮其塗。師以諸部證其義例，條焉不紊，示焉指掌。其爲書曰《教觀撮要》四卷。三千別說，則其師覺法師之言具在。舉世尚同，因省立異，良非苟於言也。師名善良，字子直，號月溪，族姓朱氏，定海縣人。始祝髮淨居，習律湖心，游杭之大雄，師頑空覺大師。空問不二門所屬三諦三千，其旨意與空合。覺大師言辯簡峻，師入其室，嘗俾守講席。後游淨慈，訪禮禪師，以古德語叩辯禪語，瞬息眩晃，意師泥名相爲可惑，師徐曰：『三觀之旨，不外乎是』。禮謝曰：『其歸振汝宗』。集慶寺成，朝命選主席，班從者亦皆精良。晦法師主上竺，任可否。師預是選，講《大涅槃經》，聽者雲集。師懸辯提機，整暢理得，然卒師頑空，上竺不能強也。主禪惠檡陽，報國，藥師，治平，戶屨日接，別爲堂以處，篝燈星列，咸曰：『是宜繼四明矣！』歲既久，卒以輿論主延慶。至元二十六年，寺延燬，茇舍草緝，講論彌不輟。大德元年九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年七十有九，奉遺骨歸於祖關，桷居邇南湖，幼歲游起信堂，羣僧誦聲接几席。取其書讀之，茫不能解。泰寓曹先生說曰：『取子直《約說》讀之，斯解矣』。後來南湖，睹其容和以莊，其說坦以明，始悟曰：『先生語不虛矣！』歿三十有一年，弟子允恭來請曰：『公深知吾師，吾教有行業碑，敢以請』。廼不得辭。銘曰：

天台之宗，明性合理。銖縷其別，弊極口耳。以言顯道，言曷有止。若舟在川，茫不有涘。若蓬繫風，去莫以趾。支離演文，積沓縑楮。迷途具茨，珠探濁水。至簡以求，允究厥旨。聚不滿握，適納步跬。解其桎梏，一貫真指。南湖之庭，屨履纏纏。振麈一言，聞者竦起。遺書具存，毋敢訾毀。昭哉是銘，千祀勿圮。

又《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至几山於東南爲禪林巨剎，釋迦舍利塔在焉。歲時使者香幣踵至，善士之信奉者，不遠數千里，裹糧以來。非負德望有學行者，不足以居。大德庚子，會缺主者，名師鉅德及其徒僉云：『東生師宜處是』。『朝廷因命主之，賜號『佛日普光』』。其爲學，統會要領，探索奧旨，取空口湛寂爲歸趣，睇爲未始有終。始存存返眞，德日以隆，學子林立，咸萃焉不捨去。廼廣田以給，樓宇廊廡，創修葺完，視昔爲大備。繇始居以迄於終，二十有七年。冲讓混融，不以處大浮圖自矜，識不識，咸稱道之，行亦懋矣哉！師名德明，號東生，古甬東劉氏子。淳祐癸卯，年十六，白父母，願入竺乾道，因往依仗錫月潭澄禪師。澄明所志，敏曰：『將求學佛』。遂祝髮。於景定初元二年，受具戒開元寺。歷扣諸方，學出世法。希叟曇禪師倡道雪竇，命司客。遊吳興，見道場頑極彌禪師。彌舉：『文殊是七

佛之師，甚出女定不得，問明因甚出得？答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彌器之留於門，居亡何，頑極遷玉山，由悅衆掌鑰。至元己卯，瑞世昌國祖即爲頑極嗣徒，衍慶中興之退，建洞雲十方蘭若，將佚老焉，而玉几亡命至矣。密菴三傳至頑極，極之師寔大之，覺悟奧義，具見《三會錄》。桷等罪太史，幾三十年。每一得告歸里，必入城訪余。相與語藥林舊事，俯仰變故，至拊髀感慨曰：「大雄氏之教，東行入中土，合所謂《中庸》之義。世降俗遷，至於紛紛辨詰，無有止息。甚者，或□是以務口耳，本眞益離。梁氏以後，變遂邀，數十年故老凋喪，爲可慨」。泰定初元，余復南還，見其龐眉鮐背，論義益壯。當湍激漫漶，砥柱中流，非歸然勵行，孰至於斯？三年十二月癸巳，其徒奉遺書貽余，明日即示寂。越八日庚子，葬寺西偏五十步，送爪髮塔洞雲塔。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七，度弟子百餘人。明年夏六月，其嗣法上首彌高等，奉狀來謁銘，誼不可辭。銘曰：

佛道宗顯，會歸爲禪。溥博微密，返於眞源。區別證夸，乖離失權。誰其振之，師克紹傳。澄悟是則，爰契爰默。懲彼譎張，昭朗無跡。令聞旁達，遐邇收式。沛布金承顏，載疏湮淪，九泥障瀾。胡考以長，洞觀修環。化斯宏矣，孰趾其微。遺烈是徵，靈光有煒。周流會垠，曷究終始。是瞻如雲，崇罔斯企。彌久彌彰，毋替厥嗣。揭銘堅珉，千載勿圮。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撰。

又《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百數十年，卒未有爲之服者。損益隆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僞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裘。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爲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爲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於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敘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又《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元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顏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敘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於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檪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爲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檪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郎，專達可否，禮官唯謹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書。

又《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眞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沖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爲禪人偈語，謂與風雩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奇適於吟詠之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二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爲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下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醨而強以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爲可愍，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又《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玄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於兩京，言信州自鳴山神有靈狀，敢詣闕下，敕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衆、劉子中，降香實銀奩，旂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二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式崇奉。大德三年，三十八代天師張□□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事見郡乘，宋元符始有廟號。繇宣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今皇帝詔令。於是符上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眞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食茲山有年矣。闔闢

摩盪，緊陰陽是資。變以行神，神繇以興。今天子禋奉祠祭，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人，捨是其何言？」遂復請於朝，得加封爲「明仁廣孝翊化眞君」。桷待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述，吾不以累子。茲山脈蟹，紹定之際，先正肅公嘗紀之矣，子誠不得辭。」桷嘗聞之：「地秉陰，山川竅焉，通而後能鳴，石之徵也。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爲神者，其諸異乎石之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茲道之妙，老氏深知之矣，予何敢語？延祐三年四月，會稽袁桷記。

又《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賓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大父尚書公喪，相與議曰：「崇親報本，唯躬行是先。焄蒿悽愴，鬱然而莫能見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氏有黃籙齋，善攝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於物表，非崇泥以求福也。」齋既成，以尚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是選，二人皆亡化，不復紀。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來袁氏門且五世，貴餤侈盛，嘗親見之。至枯泊頹薾，則過門風雨不少沮，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章奏、符籙、雨暘、疾疫，親究而達扣方外士來，質衣以請，百誑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益勤。廼語予曰：「今卜藏於城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眞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爲不死。古果有是？若吾徒者，寧能免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入道，先於吾年。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門之盛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桷也以譾薄之技，獲官清朝。今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順觀化，寧有恒於心？」懼後人不能以紹志，俾預書平昔之出處，且以勵於後。今主焚修於玄妙，聰明不衰，壽益末艾。家世定海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見一居士袁桷記。

又《通玄觀賈道士記》　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於其居。有徒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師以不言爲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爲翕翕詭幻。楮衣草屨，寒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啓，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屬也。始爲汝南民，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眞人。王曰：『一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復辱以箠榎，帥正色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間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迄歸於京師。會有數薦於先朝者，復即遁去。然居通玄，而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強也。」又曰：「師少時嘗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徵。家爲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絜，與吾師無異。願有述以廣其道。」廼爲之詞曰：

緊摩兜鞬，厥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納息於踵，養神於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借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夸者逐魂，固者死技。睠此嗒然，奧密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寶。心焉死灰，頭若蓬葆。藏明委順，是曰至道。翩翩二難，孰去孰存。厥徒允從，匪私其溫。恍焉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矢勿諼。

又《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班固亦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豈其然乎？老子爲周藏室史，酌古今治亂，成五千言，致用以準《易》，較其治，良不誣也。噫！爲老氏者，其知此與？《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易》、《書》誠經緯也。微言既湮，傳注門戶，各立自勝，《易》與《書》迄不能並。士方斷斷然，不可參錯，進《老子》之說，焉得力而勝諸。士患無恒心，遇不遇命耳。曠百世而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齊賢。始予讀其書，益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齊賢所爲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由言廣指，其於力誠至矣！今知齊賢者不若是，則齊賢之意，將終無以自表。齊賢於書，無所不讀，悉資以爲是書者，其道然也。道散於九流，百家同歸而殊塗，唯《老子》最近。然則《易》、《老》，誠相表裏邪？嗚呼！齊賢之志，予深知之矣。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所爲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治其窆，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時年七十有二。番易吳成季，廣信弟子也，嘗曰：「空山先生，承絕學於蕩裂，繕刻志意，卻甘茹苦，光景變幻，皆隱慝不道，飛伏控握，愈眩愈遠，道無有矣。今遺書具在，匪吾徒私彰，確者如是，則行若藝，猶其粗也。」陳郡袁桷，以是銘。銘曰：

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塞，用不能以怵。膏軸御輪，其行彌跋。無適不宜，曷問其津。生以道爲樞，死以天爲徒。有隆空山，泉流舒舒。緣

嗣後人，抑華食實。弗瘠弗雕，我銘是質。

又《戴道士墓誌銘》

予讀《桃源記》，私竊以爲慕肥遯有遺於世者之說云耳。後讀地志，則沅南地今號爲桃源者，不與王化邇，安食水土，無君臣守令之程節，於徵需乎何有？嗣後地益闢，桃源遂爲壯縣，溪峒增爲十州，今烏能辨桃源也哉！或曰州有桃源宮，累聖蠲復，山水清湛。其人惇厚，直且信，使能居之，寧非桃源乎？戴君道安和甫，其人歟！和甫成童辭家爲道士，性疏曠，無畦町。其師王君文卿器之，俾遠游。見開府大宗師於崇真宮，隨其委令，風雪承給不少替。詣於人世，事弗勦弗止，而人不以煩遯之。處於衆也，率退以自持，衆先矣，而君亦跂焉以及之。故亦受制爲龍瑞宮提點，奉香於武當桃源。性不喜臧否，遇酒嗒然以忘，然不復失事，故職教者彌任器。世人以記知長，遂日影爲能事。君不能且鄙，恥較其得失。是真無懷尊盧之民矣，豈唯桃源民哉！往歸其宮，攜酒邀父老游白馬洲天。洞近長磧山，酒酣，援笋述韻語曰：「吾死，必藏是。」延祐七年還京師，明年改元至治，正月某日，微疾以逝，年若干。斥其囊資，不能以斂。遺言以弟子李禮謙領宮事。和甫在崇真，度弟子天台徐信初，厚禮翰林待制虞君伯生，俾教之。伯生與予皆故家，見後進傲誕，不復與語。獨信初紛事無惰，聞論文獻道德，嘗惕悚不自置。信初果能爲請銘，君斯無憾矣！某月某日葬是山。銘曰：

棄方刑舭，睢盱以趨。何誕之日多，樸莫能扶。瞻彼沅溪，中季載圖。其德弗雕，其人允符。持觴養和，奚憾之祛。命也不尤，卒爲天徒。

又《通真觀徐君墓誌銘》

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留孫，以玄道贊理，陟降帝庭，踰四十年。其承次授受，同流一源，罔有支別。故其弟子相傳，多至六七十人。以文辭議論達國體者爲之嗣教，其餘彬彬行能，清整英發，林立輩出。或激昂自修，則俾之挈綱振維，往來京師山林間，重其名教。若是者，寧不備矣夫！開府弟子之最長者曰徐君，余官翰林十有六年，未始識之。延祐四年，開府年七十，始來上壽。閉戶不復出戶限，邂逅予庭中，若相避然者。集賢大學士李公某傳詔醮崇真宮，益避跡，隱奧中。集賢語開府曰：「聞高第在是，願接顏色，可乎？」強之見，揖以退，復辭其師曰：「弟子歸山中，不來矣！願師自重。」至治元年，專價走京師，作訣別語，衆咸疑焉。未幾，訃至灤陽，以夏五月癸巳化於仙源宮，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嗣師眞人吳全節，率其弟子爲位以哭，皆不勝其哀，且以狀求余銘。維徐故士族，祖某，父某。君名懋昭，字德明，饒餘干州人。饒爲衣冠望郡，宋端明湯文清公，丞相汪文忠公善衡鑒，幼獲接識之。繇是棄仕譜，爲老氏學，以其道游江淮間。於時烽燧連警，百里土舍不相接，獨澗飲草茹，以善勸勵，俾崇信其法，後皆化之。開府公入皇朝，隨侍二歲即歸，且誓曰：「釋老以募衆集施爲能事。叩門嚅囁，抑獻笑，且取誚，吾不能若是，當益貶損焉。」積數十年，作仙源觀。久之，復作神翁觀。佳木奇卉，編緝墾治，山林壠畝陂塘之利，益充然衍裕，卒能遂其初言。歲饑，以餘食餓者，不足則損直以售。葛衣布幬，十數年始一易，見者服之。老氏之學，力本自治，退足無欲，其言黯以彰，不知者以虛無釋之，邈不相涉矣。夫不丐於外，則必慎於內。宮室蔬穀絲麻丹漆之物，燕興俯仰之節，酬酢進退之儀，人之生不能以缺也。今而曰吾無求焉，將何以取具？世以役鬼神竊服食爲道，吾不能知之。不惑於衆則害於民者寡，考其自治，則於吾道合。清淨富強，昔之時君嘗師之，則凡刻繕者，誠得矣，夫何疑焉？余嘗侍開府公，言語絕臧否，耆而謙，默而簡。退與嗣師游，彌綸損益，將以行其道。是非家庭之教，績業纂素，能若是乎？盛矣哉！大德六年，制授主常州路通眞觀。皇慶元年，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眞人。二觀亦以璽書尉鎮焉。以是年某月日葬某山。開府再傳，曰李立本、陳義高。義高明朗通豁，器行環特，贈粹文冲正明教眞人，皆蚤世。今以次傳者，曰余以誠，何思榮、吳全節、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達、夏文泳、薛廷鳳、陳日新，餘若干人。將葬，開府惻然曰：「吾弟子蚤從吾遊，其亡也，不宜以薄。」廼命奕芳歸蒞葬。銘曰：

林林生民，厥初一原。帝霸肇分，兵刑日嚴。維玄元君，治道不繁。節約寡求，罔有僭貪。榮觀超居，導迎泰和。絕色屏味，日用不頗。後侈怪奇，風揮電訶。造舟構臺，百靈迄訛。赫赫大帝，尊企清淨。玄風恬寂，守貞自正。溫溫開府，不夸不佞。於帝左右，淵默無競。在師承之，儉以繩之。泯泯自營，卒克興之。道合古初，訖莫我病。銘昭真宅，是式是證。

又《陸道士墓誌銘》

道家者流，以清靜無名爲本。時王以其宜於治國，靡然宗之。傳世益薄，長生之說侈，卒茫昧不復講。今世所傳，唯法藥與術。藥術又鄙棄不用，而法僅傳。謂其宜於水旱疾病，通得而用之也。余行天下，與方外士游，率不得一二。蓋其傳受訛缺，浮靡恣蕩，攝思握神，罔不

知所以。而其祛役禁制，按圖以求，叱咤瞬息，欲通靈於肸蠁，不可得也。噫！其教若是，而爲其學者又皆不自植立，可哀也矣！余居近東嶽行祠，有陸氏者，掌其祠有年矣。其四世孫曰頤眞，幼歲識之，儀觀秀整，淵乎抱道之器。與之語，愼重不伐，悒悒然欲求其師，未能也。日尊所聞，抄綴盈篋。樓楚公諸孫坦好黃老，能以參考損益編簡，往受其說，遂爲弟子。後聞天台桐栢山有靈寶法福聖觀道士曹君爲正傳，往師之。又聞維揚潘師得白眞人上章法，遠游以受。然不自表襮，處羣衆，益簡嘿。丹經筮書，星曆孤虛之術，悉究詣旨要。晚得末疾，疾漸革，呼其弟子陸宗玄、張蒙生，語授受本末，且曰：『我死，必得袁內翰誌文以信後，是死爲不朽。當葬我於先母之墓側。墓在翔鳳卿白石紫虛觀右。』紫虛樓，君所建，實繼其事。曾大父軾，大父景文，考斗瑞。生宋開慶元年，歿時年六十有七，實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也。葬以某月某日。其弟貴和實來請銘，哀其志，嘉其勤，而卒不逢，非命也與？銘曰：

握奇制氣超鴻濛，約束萬神驅霆風，物無疵癘玄感功。秘圖靈籥昭羣蒙，後生棄暴甘盲聾，嗟哉紫虛憂忡忡。踰江越嶺冀一逢，死生晝夜在反終，不怛其化輪旋空。恍兮步虛出雲中，有縞之鶴來城東。

韓性《紹興路至大報恩接待寺記》 至大報恩接待寺，桑門弘教大師立公之所建也。寺在越城之西，卧龍、紫霞諸山拱列其前。山寺門石出舉數十武，踰河梁而南，是爲吳會稽之通衢。行旅憧憧不絕，釋子之游方若有事小白華山者，必道於此。長途風雨，巾錫凄然，嚬呻逆旅之中，故其徒目之曰越州一關。立師妙年稱出家子，參學諸方，習聞其說而病之。念平昔經行荒陬遠墅，猶有接待以爲憩息之地，而吾邦獨無有，至爲人所靳，豈居是邦者念慮未之及耶？念慮雖及而力有不迨耶？將前之未舉者有待於後來耶？抑聞志專而力從，世豈有不可爲之事哉？於是竭其心思，不憚勞勩，蒙犯霜露，行萬里之遠，有出己之力，而無委地之貨。積二十餘年，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接待也。積銖累忽，由微而著，度其力足以有爲，乃購石氏故宅，撤其舊廬，更創新宇。經始之初，戶外之屨已滿矣！渴饋以漿，饑餉以飯，勞也嚴牀敷以安息之，垢也闢浴室以澡雪之，至者如歸，而師之志亦少酬矣。乃罄橐中之藏，以供土木之費。殿堂門廡，齋寮庖庾，種種畢具，與他大剎等。又慮無以善其後也，買田千畝以充饑飡之需，買山五百餘畝以供薪櫟之用。朝晡伏臘，百爲之具，不待外求，而可以垂久。於是，師之素志慰滿，無復遺恨矣！進其徒而告之曰：『我初發心，建此接待，以二十餘年之久，最初之念獲成，非敢以爲能報四恩，亦見其志而已。至若運木石、開基址，戮力相其成，得四人焉，曰全，曰機，曰琯，曰大。而四人者，既能贊之於始，則當共守之於終。其各度弟子，甲乙相傳，以保吾志於將來也。』寺成於至大改元之四年，請於帝師，名之曰『至大報恩之寺』，而俾余爲之記。余之居鄰於寺，得於目擊，可信不誣。爲之言曰：人生有役，不能不奔走於道途。古之聖賢，不以己之逸而輕人之勞，不以居之易而忘行之難也。是以公其念慮，施之政令，使賓客有所館，而羈旅有所寓。肇自上古，《周禮》謹著之。嗚呼！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吾儒傳誦，邈若不可及。然後世盛時，亦有適千里而不資裹糧者，人心之公，王政之行，千萬世一日也。立師方外之人，以惠利爲心，志專力從，其徒舉受其賜。然則儒之說行熙洽之理，豈有古今之殊哉？故余樂記其成，而道儒者之說以終之。師，越之上虞人，姓趙氏，本立其名，雪庭其號云。

張應戍《重修慈雲寺碑記》 大極判，三才位，有人道焉，以扶植天地，綱紀世教。在天成象，日月星謂之三光；爲民立極，佛道儒爲之三教。日在天爲三光之道，佛在世居三教之尊。故前賢品論，以佛爲日。又經云：『佛者，覺也，言覺悟羣生也。』故梵語又以覺爲海。蓋日者，言佛之大智光明，照燭三千大千，十方世界，微塵剎土而無遺；海者，言佛之功德浩大，利益廣博，澤濟洪深，神道妙用，無量無邊而莫測。其如淨智妙圓，空花起滅。修行十地，法界四觀。露電泡影，示生滅之無常；受想行識，明色空之不異。或言淨土之樂，或論惡趣之苦。無非覺人以遷善遠罪之門，見性成佛之理。以至慈悲、忍辱、平等、柔和、布施、禪定，皆修行之要道。然世人上性智慧者鮮，下根迷鈍者多。不知卽佛是心，卽心是佛。不能返觀內照，而徒患其深遠。求則欲求其門，可無其地哉？是故重立伽藍基，安住眞如地，摹寫金容，而因像起敬，朝叅暮禮，日進月修，以是求佛，庶乎其有階也。今此寺之興，迹其初基，肇造於金國大定年間，奉勅賜額『慈雲』，地在耀州三原縣之西南高化鄉。東覽浮山之秀，西挹嵯峨之奇。南闕清溝，北背平野。樹陰繁翳，門無市譁。中更金革，雖劫火洞然，一無玷缺。中法堂，前佛殿，煖堂，三門，此故址也。通寂大師法名永靜，住持於此。按靜公父姓姚，名斌，母王

氏，家於橫水鎮。公幼而敏悟，志慕空寂。九歲出家，參禮洪福寺戒師惟深爲師。十五削髮，二十受具。遍歷諸方，聽習經論，演華嚴法界，觀文凡三乘奧典，靡不研究。丁酉載，來自洪福，駐錫慈雲。四顧荒蕪，荊榛觸目，然終不以此退釋菩提，乃勇猛精進，一力營修。歲月積漸，凡增建補完，構成僧堂五間三十椽，小僧堂，後龜頭轉角，東客位，西挾房，前東廳，西經閣，纏腰各三間十二椽。伽藍土地，廚傳筦庫畢備。其間粧塑金像，壁畫眞容，自舊來堂殿遺跡以外，龜頭內，塑粧彌陁、觀音，勢至，法堂諸佛、星曜，背坐觀音，皆自我公而一新之。其經閣，諸大部經寶笈琅函，充斥左右。既又環以垣牆，樹之竹栢。前後幾五十稔，乃潰於成。捐金資助，既有檀那，而公亦罄盡其囊鉢，以濟用度，費亦不貲。然則寺之興也，上以祝嚴天子萬壽，下與鄉境大作福田，其利益不爲不多矣。而公之眞德實行可書者：如齋僧而施菩薩戒經數百卷，華嚴九會千軸，設孤魂利濟數會，施藥餌以賑貧病，設香供以飯大衆。凡此之類，特其緒餘。至於宏敞講筵，談演元妙，談塵之下，足以開悟後進，警策羣迷，誠所謂深造實相，善說要法者。是以諸方諸大禪刹，禮請開講，遠自同州，近而本邑，無屢十數，皆當途官豪士夫，傾心皈嚮。飛錫所至，傳法第子百有餘人。而同州、嵯峨講席二處，公之精誠通感，有五色霞彩聖燈顯現，「目駭異，彈指讚嘆。其與聚石點頭、天花墜散，何以異哉！」又九路僧統雄辯大師以兄禮參拜，邀請安西路僧官，公亦遜謝弗許，非謙德而何？要之，是猶未足盡公之名實也。方今聖天子宏設大會，雲集高上名僧，而公居首座，不甲則乙。先是，欽奉聖旨，兩次起資戒大會，充內壇大德。至元丙寅，恭奉聖旨，至上都，受戒於帝師，賜號通寂大師，褒之曰：「『飽諳性相，久煉身心。檀山安衆之棟樑，耀郡緇流之頭角』」以次國師從而讚曰：學通經教，德重人欽。統領僧徒，主持吾道。『遂蒙勅賜紅綾大衣。禿魯赤大王賜金襴袈裟。至元辛未，皇子安西王三敞大會，命公充千僧內壇主，賜紅綾袈裟者三。朝廷褒賞於上，四衆皈依於下，非德行眞純，有戒有律，何以臻此？其有常住田產基構，寺之周圍，併洪福寺祖業田產，四至疆畛，水磨油坊，及諸方寺院歸隸於慈雲者，在處各有名額。堂殿、屋宇、田地、基業，具載碑陰。今以世數攷之，自壇山祖師派分燈傳，至本師惟深，迨七世矣。而公之傳度弟子有謙、有讓、有宜、有祥、有才、有珎、有寧、有勝、有用、有榮、有祿一十一人，皆精通釋教，善作佛事，凡寺門營造，俱與有力焉。公以年高德邁，自念身如丘井，諸幻無常，且三鼠四蛇，晝夜催逼，時不待人，若不刊之文石，以詔不朽，未免遺憾。一日，杖錫相遇，以創修始末，行實巨細，囑僕爲文以記。應戍儒家者流，素不通釋學。然魯叟瞿曇，本自一體，觸機而悟，一理則同。懇辭不獲，不揆敢措一辭，雖不足以盡慈雲之善美，亦庶幾發揮教門之萬一也。若夫一口吸盡西江水，悟馬祖禪者，幾何人哉？噫！舍吾師其誰歸？銘曰：

佛之慈，悲願海宏。法之雲，福廕天臨。善哉通寂，持身戒律。慈悲其心，雲廕其德。有德有心，慈雲載興。增修潤色，俱畢其能。大廷嘉賞，大衆欽仰。教門光輝，佛法流暢。行滿功圓，可書可鐫。揭之堅碑，不朽其傳。

賈𩁹《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　至元二十七年，玄門掌教玄逸張君眞人被朝命巡祀嶽瀆，馳驛來秦，炷禮於古樓觀宗聖宮，崇祖道也。既竟，因覽山川景物之靈異，重樓峻殿之偉觀，及思玄元文始，自傳經啓教，迨今二千四百載之間，雖興替不一，然道林長盛，仙胤相承。今又興復於清和，同塵二眞師，故世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信盛事也。二師道行，孰不知之，然非託金石，無以昭示永久。同塵則有天樂眞人之文，已勒之石。若夫清和之碑，義不可考，今猶闕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也。乃命提點聶志眞，趙志玄纂述師之行狀，及錄樓觀古今碑誌，徵文於鹿溪賈𩁹。固辭不獲，因按其事而次第之。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全眞嗣教之宗師也。世居滄洲，前宋有仕萊州者，因家焉。大父而上，世以儒業擢進士，歷郡守者，凡七人。祖公亶，考弘誼，皆韜光不仕。師以金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性有宿慧。甫三歲，善記古事。五歲入學，日誦千言。十四遇丹陽眞人，遽欲棄家入道，父母難之，往復三返，始從其志。初住庵昌邑，夢長生劉眞人斷首刳心，使其玄解。後立觀棲霞，侍長春丘眞人，提耳面命，付以微言。繼又受易於大古，得談於玉陽，眞理融會，心光燁然。由是道望日隆，爲學者師法。歲己卯，太祖聖武皇帝特頒綸音，起長春眞人於海上，選名德以輔行，得十八人，師爲之冠。及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虛席以問至道，對以寡欲修身之要，愛民永國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惡殺之意，上皆嘉納之。聖眷優渥，俾掌天下教。於是玄風大扇，海宇宗仰。乙酉還燕，詔令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乃退隱於德興之龍陽觀，凡二載。長春六付手札，示倚重之意。洎長春上仙，衆以

王教事教請，遂遁迹於東山。後以僅主固請，不獲已，從之。師之典教也，肅肅雍雍，純爲道化，不令以憲，人自爲勸。其輔翼教風，勝士珠聯，琳館道宮，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微僻，十室爲居，木食澗飲，怡然有集許之風。雖丫童之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時也。師以道化之行，歸功重陽，繼述先宗，注心樓觀，每於一者惓惓焉。俄，京兆行省田相君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自燕之秦，炷禮祖宮。而殊庭祕宇，以天興之變，例墮劫灰，四顧蕭條，惟山川之靈氣猶滃然也。諸方道侶，皆裹糧來從。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請主於師，且乞興造。師復選於衆彥，乃以同塵李公眞人，敦敏有志，輿論所歸，遂授以觀事，畀任其責。於是規模籌畫，役作大舉。已而殿閣華煥，廣大高明，至者聳觀焉。自上命中書楊公召玄駕還燕，至戊戌春，師從容謂衆曰：「吾老矣！宜去勞從佚，會諸耆德。」手自爲書，付眞常李公，俾嗣教，因築清和宮於大房山，以爲菟裘焉。庚子重陽，祖庭請督葬事，欣然而往。所過道路，設香華迎拜者，日以千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方歲旱，衆禱未孚，咸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雨。是時，陝右甫定，會葬道俗，常數萬人，物議恟恟，賴師鎭伏，故得完其功。事竟，復入樓觀，逍遙閒居，澹然爲神明游，登臺懷古，間形詠歌，有曰：「周朝興逸士，唐代顯尊師。宗祖古樓觀，清和得繼之。」推此詩，亦以見自任之意。明年，還燕。無幾何，命侍者汛埽清和之丈室。翌日，及宮洮頮，禮聖畢，炷香歡茶，危坐談道。夜參半，正衣冠，曲肱而逝，實辛亥二月初六日也。時異香盈庭，經夕不散。訃聞諸方，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初，遺言葬大房。至是，徇衆請，葬於五華焉。春秋八十有三。所著有《葆光集》，法語曰《北遊錄》。中統辛酉，詔封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其生平道行，具載《金蓮記》，並重陽、五華兩宮所署之碑。茲特紀其作新故宮，光昭祖道，始終之大要者。嗚呼！師之至德，杳乎其難名也，姑以事之顯異者一二言之。昔玄元之西度也，垂二經以醒萬世，是故傳其道而啓其宗者，尹文始也。洎長春之北覲也，進微言以蘇六合，然而紹其德而擴其教者，尹清和也。噫！前聖後眞，率由一族，道同德合，是豈適然相肖也歟！抑聞《關尹》九篇，作於文始，世可聞而不可見也。雖碧虛之贍博，而誤指西昇。政和兩詔，徧訪道書而不獲也。歲癸巳，客有至自浙，以《關尹子》書來獻者，言希旨聖，讀之皆驚。詰之，則曰：「始，進士孫定得之永嘉山中，蓋如李筌得《陰符》於嵩嶽也。」噫！以千載之前之書，付千載之後之眞氏，幡然而遷，如客投鍼，固是觀之，大其與尹氏者，何著也？矧樓觀自文始後，在族裔而登仙者，代有長人：在周則有軌，在秦則有澄，在魏則靈鑒，在唐則文操，在今則清和。靈源彌遠，仙派彌長。以斯三者而驗焉，大其祚尹氏者，又何厚也！噫，異哉！歲敦牂月大呂望日，安西路儒學教授賈馘撰。

趙炑《啓聖嘉慶圖序》 一者，天之清氣，水之生數。老子曰：「道生一。」眞夔宮以天一名，道原之所自出也。紫霄天柱，巖巖峻極，非玄武孰能當之？洞淵張先生以弘願定力爲此山開宇宙，其徒唐中一、劉中和充拓師說，作《啓聖嘉慶圖》，出相、叙事，稽古之力，聚在此書，皆信而有徵者。行之四方，傳之百世，畀學道之人，寓於目而得於心，因有相以悟無聲之妙，不測之神，無窮之化，雖有百千萬億，而心之精微惟一而已。大易以元首四德，元亦一也。乾曰亨嘉之會，坤曰積善之慶。萬氏萬物，同一太極，受此清氣，得此生數，含弘厚積，以全天一之眞，浩浩淵淵，均囿乾坤嘉慶中，道力無盡，福德亦無盡，此《嘉慶圖》之所以作也。覽者無貳爾心，洋洋在上，實鑒臨之。至大辛亥白露節，雲西耐庵道人趙炑拜手書。

又《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序圖序》 圖書未龜馬以前，五文開化，已見於靈寶之書。天道昌熾斯文，如善養元氣，浩然獨存，濁之而愈清，晦之而愈明，無絕續，無存亡，劫火不能焚，世變不能移也。蒼然而在上者，不有剛健中正，純粹精爲之情性，則機亦息矣。所以運行形體情性於不息者，其主宰之謂帝乎？七曲老仙以功行道德經緯文章，神而明之。大哉帝力！持是經籙溥覺衆生，造化之樞，性命之源，主宰在是。自未始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寥乎廓哉！萬殊一本，千劫一途。以法眼視之，洞然而無礙也。吾之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即元始所傳文昌大洞也。中陽先生衛氏洞測玄妙，句解字釋，本之以道學性理，叅之以丹訣禪機，聖賢千古心法，透徹發露，更無餘蘊。洋洋在上，有神司之，覽者幸毋忽焉。至大辛亥仲夏旦，集賢待制、奉直大夫蜀叟趙炑拜手謹書。

元明善《華陽道院碑》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人德士，棲身孤夐，練行精純，志之所

在，民之不違。昔在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傳之。大德七年，准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八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殪於雨，羽者有鷙，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吐而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禱而雨，准南人大駭說，爭持金帛，拜而醮之，卻之不退，送者塡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所酎金帛，苟橐裝之，是幸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甯宮之東，仰挹飆輪，俯瞰金菌，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靈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元教嗣師吳眞人醮祀江南，始於句曲，君出迓京口。眞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暑雨方溽，詰朝當抵元符宮，雨淖或沾，亦惟神羞。」君曰：「敢敬諾。」翼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眞人還朝，爲余縷言王君如有，因爲求銘華陽。余聞王君，簡而章，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災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出是制援賁素通眞明教眞人。夫句曲之爲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絕迹，駐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辭曰：

句曲嵯峨窈嶺嵸，神仙所宅閟雲扃。霓旌羽蓋摶紫清，倏忽運逝何杳冥。通真真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昆侖庭。蠲灾弭變翼世平，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真侶捫幽靈。爰清爰靜無勞形，無搖爾精可長生。下觀塵寰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重陰無罅窺日星，有欲總之視此銘。

又《崇聖宮碑》

太虛杳冥，道二有鬱羅之臺，世人聞而莫之能卽，迺擬極樓觀之廣，將以致夫神人。福區靈境，浸如王侯居。晉寧之崇聖宮，亦猶是已。宮在郭北眞常觀之左，淵靜大師楊道源既創眞常，隘其居，戊寅年之所別創也。初號乾元。觀中突起殿陛，祠玉清、上清、太清三天尊。闢宋門爲三，繚以修廊。七星堂以祠璇璣，南昌宮以祠司命，通明閣以祠吳天上帝，旁列庫寮庖湢，輪奐宏麗。羣仙雜沓游息於斯，甚都。越二十六載，秋地震，屋盡圮，惟司命祠獨存。明年十月望，淵靜遁化，弟子執古澹然明德大師盧道恭既葬其師之冠劍，迺曰：「予也受於師之傳，徒屬迺來，惡乎休諸，矧神明之栖宿亦無所，將何以寓□道？」迺□舊位，營而構之，成咸如初。改今號曰崇聖，從教主眞人命也。淵靜，洪洞龍泉人。父諱遇，母張氏。生而穎悟，年十二受業道門，去丹陽眞人爲第五代云。得年五十有八。道恭，臨汾郡人，父珪，又能廣其業，茲宮日益隆也乎。予重鄭秘書立請，迺與銘。銘曰：

大霍蒼蒼，汾水洋洋，而鎮而浸，華居暉煌。崑侖閬風，恍忽帝宮，鸞迺不馴，鸞騰大荒。萬物芻狗，橐籥陰陽，坤靈失職，師訴上皇。我谷我神，庸何能傷，蜺雲塡霞，攢棫架椒。嘉卉屯陰，鐘鼓鈞鏘，師去不來，風旌悠揚。羣徒望道，冠珮相羊，鳳羹麟脯，玉醴金漿。四民獻供，日月垂光，有來於茲，其樂永康。

又《敕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

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輿地提封，既悉入職方，謂五嶽五鎭、四瀆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祝香，授重使，先以金幣馹至祠下，守土大吏恭致牲醪，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爲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爲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宗。分直軫，宿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峰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宮，宋末爲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爲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殷國豐，臻於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秩，蜀答神休？」乃加嶽瀆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今特進上卿太眞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遣臣養阿至廟以告。今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眞人吳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於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思焉。」申訪提點劉景中，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於朝曰：「廟之大殿及鎭南門，迤邐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舊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至，未薦神無所於奠。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賣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米，築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敕省臣敬如所請，

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賈訥來藏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道眞及所屬官吏，各祗乃事。越大德七年告成。外爲都宮，南爲櫺星之門。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爲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橫廡三間。大門內爲重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爲大重屋，曰寥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爲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庫廚各一。兼建廟之寢殿，及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櫺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馳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蹕，遙領宮廟，恐致怠者，獲戾靈明，有乖上旨，願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芳修潔恭和，可以事神長人。』制授奕芳明遠冲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眞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眞、陳大同道行益著，於宮廟有守創勞。制奕芳領宮廟事，陞道眞提點，大同提舉云。衡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弇載其事，爲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陋漢唐而下居。洸洸皇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無典不舉。耻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咸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益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垂於三朝，惟億萬年，武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

惟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歘噓，日月暝眎。春秋生殺，陰陽啓閉，四海池環，五嶽壁峙。捍其淫邪，逐其毒沴，冲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麗乎天者，殺天理焉，附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峻極，羣山之宗，予百祀主，其秩視公。衡奠南服，荆揚是崇，上拂朱鳥，濡霍奚同。麗乎厚縕，滂乎遠施，開闔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母，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爾兇災，鼓其潛蟄，振其萌黃。維昔明王，五月至止，考制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幅員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苾芬，牲膴醴醇，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貴神，孰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來相於衡，神既以宇，錫嘏純明。別館斯營，庶我修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聞，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冥冥，敢怠於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

柳貫《雲從山崇真觀記》

介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學道，以靈劍殲逐蛟蜃，輯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鉤鎖地脉，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眞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隱堂，眞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居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謝提點宮事，則謀相宅，別營眞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邃嚴，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高閣，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名山，爲著額『崇眞觀』，登諸祀籍。即命楊、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爲雲從山，旌陽未升眞時，蓋寓藥爐丹竈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眞，而觀制無一不具。吾徐君皆嘗專席延眞，退隱是觀，遊恬入漠，如執左券，以相畀授，亦稱夫華隱之多賢，而崇眞之有述矣。自至元廿二年，其歲丙戌，始興觀役，逮今至正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於斯，栖息有容，饔飧有繼，穉松重篁，加圍合把，徑幽林蔚，屏却氛壒，步跬城闉，侔乎嘉遯。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叙次本末，既重爲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偶於其卜，誇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源？此吾願記於石，而有祈於後之意。吾今且以祈吾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於吾？廼入關著書上下篇，總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自嗇縮，以全其生，而至於寂感之機，不離動靜，則固神矣妙矣。然所謂緜緜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壽其後，而況旌陽之靈超遙乎九清，玄覽乎八虛，顧雲從鼎竈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祜，尚肯薄其鄉，遺其世哉？曩余幸承泰睢展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間，頌歌瑞應，歸懷黃老之日蓋久。而徐君不鄙託記，故執筆爲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憑乎？其無有憑乎？余亦不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於所終，凡若是而已，寧足覬哉！寧足覬哉！』

又《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僞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汙隆，示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眞宮提舉道二薛君玄羲，予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諗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歟。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爲樓，範金爲鐘。等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家亦浸湮而浸微矣。爲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眞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檀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爲，莊嚴麗密，眈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賁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諉爲緣業，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羲，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爲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尙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又《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鎭市闤中，蓋不知興作由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名於其剎，固謂衆生顚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痿者獲伸，喝者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匕之劑，自然安穩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祐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僨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覘之，以爲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夐異曩稱。善士何定山上座呆曰，寶薦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既底績，乃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其衣盂，建法堂。普潤袁輯贖貲，作三門。以和之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庾。輻集鱗比，嶷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爲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眢井繫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轤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欵門求記。爲次其說，使歸而鑱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又《慈慧庵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喩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裓纓珞，總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爲大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於卽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卽名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眞實義哉。思昔一士依止雙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爲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庵在郡城西北隅，故爲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卽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敞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征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庋眞在上。斲木塗金，爲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爲象王一窟矣。於是遠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而庖湢匽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之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熏蠟茗劑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祚，而次以滋利羣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爲已足，而以弘法爲己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於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瀹茗羞供，瀝誠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閔焉悲之。竊喜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於晚季，

豈不猶賢矣乎！」庵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有覺成，十年而聘化去，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庵制粗備，屬茲序績，而將有賴於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又《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於柴氏婦胡，而緒成於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於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本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己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懈益勤。問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住積善。厥既受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韙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藏，衆亦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爲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尚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於茲。義誠知本哉！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未飾，爲己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諸斲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閎外敞，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廚，參峙廬列，森邃蕭爽。鐘有簴虡，經有函庋。有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畦，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爲末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爲普賢殿四楹，藻梲繡桷，上下暎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彤，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屨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於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姒，咸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與特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爲修其祉報，蓋如是而已。趙君，予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老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覬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能必其緜引於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隳，華絢麗密者有時而埃蔽無餘，我爲是懼。亦既筆爲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於佛，而以天龍鬼神涖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謀文，顯著於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於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於釋矣。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響，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於幻囿，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眞歸元，用其善巧，方便開修。至於積之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實進而爲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於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述，又豈不欲率此土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於方來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於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託茲石之蔭繫而鑱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哉？」

又《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於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庵，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於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湢，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於是龍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愨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圖觀音大士像於北壁，更塑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亦若干觔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櫺栵之墟，化爲寶所；猩鼯之穴，現成法筵。瞻者生敬，遊者忘去

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探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來輯行爲銘，其孤樗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固嘗問詩法於先生，師之亦宜。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窘形，離智斷念，竄伏於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茹蠱，交變於前，以爲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葉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眞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爲宗。今世祀益緜，祖風不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於淟涊，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託焉以處，則澗槃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又《釋教》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爲宗。我國家思以至仁大慈覆歷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爲宗社生靈計也。其事考而得之者，悉載於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又《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禳祭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眞丘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程端禮《元興天僖慈恩教寺記》 世祖皇帝以神武一區宇，治功底定，期與休息。因民俗嚮善求福，咸歸佛氏，以慈恩教法未行南方，選僧任教師者三十人，布江南諸路，擇名山開講。至元二十五年，召見賜衣，敦遣佛光大師德公來至天僖。三十一年，成宗皇帝寵錫師號，有司復慮恒產之不贍，爰益以旌忠廢寺之田入之。皇上卽位之元年，賜寺今額。初吳主感舍利金像之異，迎僧會立塔建寺，歷代崇奉有加。迨佛光師欽承明詔，發揮素蘊，開筵集徒，大闡教法。慈恩宗旨，口傳心悟，各有所就。幾四十年，自朝至夕，寒暑不輟。清修苦行，彌久益虔，飲食起居，咸中禮節。始至，頹垣壞宇，穿漏將仆，又能銖積餘財，撤而新之。工楹百堵，宏敞倍昔，金碧翬飛，內外如一，百爾所資，悉皆完美。較其功德，爲江南諸師冠。卽世四年，宗支嗣教，一道遺矩，可傳永永。其嗣某迹其事來請記。余以爲佛氏日興以盛，雖其爲法善誘，其亦任事者得其人也。吾儒學校之教，有司勉勵敦勸亦云至矣，近世職教者或望月與諸生一再會，演說解語，則爲盡職。諸生經行皆所不問，師生至末相識已代去，能奮然以師道自任蓋寡。豈世之曰師云者爲彼得而此失之歟？抑此之擇師之道未至以致然歟？余爲記其事，因書其所感者云。

又《著存庵田記》 桐汭子有王君謂程端禮曰：「余夫婦之藏得卜於鎭山之陽王村之原，吾子既名其屋曰『著存之庵』，俾某知致其愛慈，幸矣！余承先祖父之遺，戶有民田若干畝，官之二稅田，營田若干畝。惟是官田磽瘠，易旱易澇，所入絕少而輸賦重甚，每歲必以民田之入助輸官田之賦，僅免門戶隳突捶楚之害。念異日子孫貧富之不常，民田易售而官田難除，害將無窮。乘今日之苟完，預以某處民田若干畝撥入著存庵爲戶，俾子孫貧不得賣，永爲官田輸賦之助，餘以供祀事。歲使子一人掌之，周乃復。外以某處民田若干畝，贍守墳之人及焚修之用。懼其久而偷也，吾子爲我識之。」余謂父之於子，既生成之而全付其家，又審其利害而預爲之備，所以遺之者，其心無窮也。子之於父，宜思承家之責，至重繼志述事於無窮也。往往苟目前以自拔其茁賴生養之本，害及其身而不恤者，何哉？蓋以忘其身爲父母之遺體也。倘知致愛致慤而著存不忘乎心，則知身父母而心父母矣！況若茲田之遺以避切近之害者乎！凡當繼述者將無不力不死其父母，在推著存之義而已矣！子有曰：「唯唯。」因書以爲記。

楊載《尊經閣記》 宋康定間，吳學始造六經閣，請浙東帥張伯玉爲記，以屬其佐曾公鞏，文成置弗用，伯玉自爲之，鞏歎服，其文傳天下。至淳熙間，郡守趙彥操卽其地，改造御書閣。有元大德五年，東海有颶風之災，閣碎爲虀粉。延祐五年，鄧公文原持部使者節來，勉勵學校。誦伯玉之文，歎是閣之不復見也，則語教官陳君伯曰：「吾聞吳郡學租頗多，苟畢入無負，以之贍士，不寧尚有餘也。取以營閣，則前賢之遺跡，不終泯矣。」陳君克己自厲，敏於應事，往時學租之不可責者，唯陳君能責之。繇是聚米如山，倉廩皆溢。明年，鄧公復來，以此責郡守不八，沙侯及曹侯，宜奉行詔書，興起學校

檄郡幕官之長李仲英，使董凡役。事屬議，咸曰：「嘉定義士沈君文輝，以漕海有功，拜忠翊校尉。其人樂於施捨，強力有幹，習於工役之事。」遂具禮聘焉。沈君承命唯謹，召大匠陸文隆，與定制掄材。李君屬徒以會其役。舊閣前距大池僅半步，後迫明倫堂，嶷然爲屏蔽，惟正晝陽景，不下燭，居常憒憒然。稍北五十步，當止善堂之後，有隙地，乃移構焉。閣凡三間，兩翼，三簷，二十八楹，爲高八十尺，東西一百尺，南北五十六尺。倚檻而望，郡郭之內，浮屠老子之宮，雖樓觀相連，凌虛特起，其勢皆詘伏在下，無敢與之爭爲長□，其創制之奇偉如此。凡六閱月而閣成，用中統鈔千五百四十錠有奇，米五百五十石。沈君所捐以相之者，復二百錠。又增置垣外地五百四十丈，環植松柏萬餘株，爲屋以周於四阿。經史子集，各以其函櫝，刻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以識之。又大書「尊經閣」以揭於楣間，壯麗特與閣相稱，屬筆於載，以著不忘。

又《長春道院記》　余遊松江，假館長春道院，其主人則錢塘鄭君道眞。余日與鄭君言，請問於鄭君，道於何而求之？道院何爲而構於斯也？鄭君之言曰：「僕幼時聞北方人爲全眞教，其祖師則長春丘眞人，得鍊氣養神之道，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出入有無，變化不測，壽無所止極，與天地終始，心甚慕焉。父故將家，將卒千人，戍守嚴陵，因病免官。其軍之大將，將以僕名聞朝廷，予父舊卒，使襲父官。僕自念苟學道有功，得如丘眞人，雖貴爲王侯，猶不足比擬，何有於列校哉？」縻繫於此，終不得爲所欲爲者矣。遁去至永嘉，師受道要，居密室中累年。一旦，心躍然思歸，不可制止，歸則父母皆已卒葬。慨然歎曰：「身無却顧之憂，吾道其遂成乎！」於是益務遠遊，至松江。松江人無爲全眞教者，非僕客朱氏，則俱託於逆旅主人。僕遂有志結庵，買地二畝，築室四間，度弟子朱道本等，使嗣守之，以待來者。僕尋去之丹陽，欲渡江不果，復還永嘉。是時邑中大家計肅、夏世昌二人，志尚清虛，雅好道術，二地七畝，規制爲今道院，使人招致僕主其事。余聞北方人以全眞名教，始重陽王眞人。金之衰也，諸侯割據，山東鼎沸。王眞人之貌異於常人，慨然有拯天下之志。天數奪其計，其徒壯士叛己，因絕食居山中，積數年，有道爲神仙，度弟子七人，丘眞人最後出。本朝聞其賢，遣貴臣劉仲祿迎至漠北，謂太祖皇帝受命於天，爲萬姓除殘賊，必毋多殺。上感其言，斬刈之威，大爲衰止。繇是山東之人，始有生殖之望焉。夫爲道者，無爲而無不爲，唯善藏其用，則可以功濟天下。古之人有知之者，子房是也。今丘眞人以度世爲業，而能盡力匡維，有補於萬億年之鴻緒，累功盛大，亟讓子房哉？今爲其學者，皆絕去嗜好，以惡爲衣食，室中徒設榻，植坐內踵，狀類禪定，而中有所事事，其法具於抱朴子。第丘眞人之道，顯重於世，故學者推之以爲祖焉。道院之制，爲前殿祠事老子，其外兩廡，其後爲堂，高下隆殺，與殿相承。余所假館直堂之東北隅，曲徑深窅，有池水叢竹之勝。」鄭君之爲人，無驕氣，無惰容，色常欣欣然如髫齔爲童子時。鄉人化其善，賢者樂從之遊。鄭君視之泊然，不以縻累乎其心。有道之侯，庶幾在此。至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撰。

紀事

《元史・釋老傳》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

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仁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桑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

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

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

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乞列〕〔剌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相〕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巴〕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剌失思嗣。

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窊甘斯日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

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於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遇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剌瓦爾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孰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

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

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津〕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帝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返，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

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撲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

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喀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江)(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哈)昔里，華言《八(十)(千)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壞)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闍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

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明清分部

論說

王守仁《傳習錄》卷上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

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

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又卷中《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吳廷翰《吳廷翰集・甕記卷下・釋氏之妄》 蘇子由謂《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成佛矣。又謂：「《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即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反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無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朱子謂：「釋教「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蘇子由以為此理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程子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此見佛說之妄，而蘇氏之謬言也。致堂謂：「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也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為幻，以性命為欲，以秉彝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淨寂滅，不著塵根，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究極，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此論，於心性處說得甚明，而於佛氏病痛亦根究得到。其《永寧輪藏》一篇，議論亦好，幾於精一自信者也。

又《輪迴之謬》 佛氏持輪迴之說以惑人，古人辨其不然者有二：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朱子謂：「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時，此一口氣雖去，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為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也。夫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此於程子鼻息之說發揮甚明。南齊范縝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也，未聞刃沒而利存，豈有形亡而神在哉？」致堂胡氏謂：「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者。其將寤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是安有此理哉？」此於范縝形神之說尤為明備。今欲知輪迴之說之非，當於此得之。

又《前後身之謬》 夫前後身之說，既蘇王二子言之，決非自撰。但其學術未正，雜於異教，故輒神其事，不自知其不可以為訓也。此等處自是，或然如水就下，而在山過嶺，豈自然之理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其為後世慮深遠矣。一氣生生，無往而復來之理，豈有輪迴之事？其有近似者，乃煉養禪定之士死而精魂不散之所為，非造化之自然也。顧其說流傳不已，多吾黨附會成之。如蘇子瞻自言是德雲後身，王龜齡言前身是嚴闍黎。又著之文字，如《圓澤傳》之類。夫聰明賢哲號為儒者，既深以為然，世人何從而省悟也！

王廷相《雅述》上篇　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無教則不能成老、莊任其自然，大亂之道乎！

又　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

又　老子之道，以退爲主，而惟欲利己，及其蔽也害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爲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爲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爲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爲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爲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爲保持者，爲避難之巧；得其和同而不絕俗者，爲頑鈍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嘗不曰可以治天下，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愼乎哉！道愼乎哉！

又　君子於老、莊，不求同術而取其同理者，亦可矣。程子謂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爾，此論精實，出於宋儒風氣之外矣。薛文清以老、莊之流非之，吁嗟乎！太極果不出於氣，則生天地、生人物，何所從而來哉？所謂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此之謂也。

又　佛氏之道爲己之性命，故禪悟生死之說，耽寂靜勝之士多好之，然於世道終無益也。聖人之道爲天下國家，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法並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萬世而可行。世無君長則已，有則必取孔子之道以爲生民準，何也？有益於治云爾。佛氏精神性命之微，與夫止觀定慧之習，亦未嘗無可取者，故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二三，中人以下者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淨禪定，世道孰與拯救，斯於人道也何益？惟孔子之道，虛心寡欲，定靜安慮，道德率民，刑法齊物，以之治己則性命修和，以之治人則綱紀畫一，與佛氏一偏之學迥矣懸隔。但聖道渾渾，無門戶科條，儒者無精義入神之學，以超入於聖室，猝聞禪伯清淨定慧之說，未有不駭心詫魄，欣欣然入於其中矣，可勝歎哉！

又下篇　有元始之氣，則天地之幻化不能離；有明覺之性，則人生之幻識不能離，不得已之道也。佛氏欲遣離幻心，必須滅性；性滅幻離，若復有覺，亦即是幻，況未必覺耶？能離自生之幻矣，能使天地離幻化耶？說經十二部，佛之幻識甚矣，而欲使衆生解離，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爲眞性，爲圓覺。其有生而能解識者，爲衆生悟入知見皆從覺性生出，故云圓覺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羅蜜。菩提，覺也，無法不知之義。涅槃，圓寂也，謂覺性既圓，無法不寂也。波羅，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永歸寂滅，不生不死也。由此觀之，佛氏之大旨盡矣。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旁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於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眞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天下後世之學深矣哉！

又《告佛文》　嘉靖四年七月一日，儒者王廷相，敬以蔬果素饌，告於西方釋迦世尊之靈。

佛戒不殺，廣布慈悲，用是我父我母，慧覺梵旨，禮佛法相，瞻依敬事，幾五十年。邇者，我父我母，俱以淨化，香火竟歇，塵垢日至。褻佛明靈，殊戾嗣德。敬卜是日，以今普濟寺沙門清潔迎佛，往棲淨界，朝夕瞻禮，法會莊嚴，永隔囂俗，佛其安之！謹告。

又《愼言》卷一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也，得矣，而未盡焉物。有不生於土者矣，不如氣焉。「出於機，入於機」，至矣哉！

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眞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太極爲理，而生動靜陰陽」，謬幽誣怪之論作矣。

又卷一〇　聖人之爲學，博文約禮，求其中而執之。聖人之立心，正義明道，無所爲而爲之。聖人之應事，主之以義，而由之以誠，終也得失要於命焉。夫斯道也，何簡易若諸！何要若諸！史遷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宜乎清淨無爲，以黃、老先「六經」焉。

又　老子之道，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用，故曰：「以百姓爲芻狗」，任

其自爲也。吾見其強凌弱，衆暴寡，懊然而不平矣，而況夷狄之侵軼乎？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民生之利，累世聖智之人遺之也；若然，則堯憂得舜，舜憂得禹，其志亦荒矣，可乎？有爲者，聖人之甚不得已也；必欲無爲以任其民，大亂之道也。故老子之道，以之治身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

老氏無爲，正欲有爲，故其道奸；佛氏有見，實無所見，故其道愚。

《大禹謨》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六者能修治之，使遂民用，則養生之具備矣。隄防祛害，灌溉通利，水行地中，則水政修矣。出火納火，鑽燧改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火政修矣。裏蹄泉貨，鐵冶鼓鑄，金政修矣。山林有禁，取木有戒，斧斤時入，木政修矣。畫井限田，正疆別塗，高城深池，土政修矣。教民稼穡，播藝百穀，穀政修矣。六政既修，則民用皆足，王者生養萬民之功成矣。解《書》者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其後世術士算命之談乎！於六府之政之修何所取義？遂使聖經正大純雅之義，闇蝕於緯說之傳會，孰謂儒者之無異端乎？

虛者氣之本，故虛空卽氣；質者氣之成，故天地萬物有生。生者，『精氣爲物』，聚也；死者，『遊魂爲變』，歸也。歸者，返其本之謂也。返本，復入虛空矣。佛氏、老、莊之徒見其然，乃以虛空、返本，無爲爲義，而欲棄人事之實，繆矣。嗟乎！有生則生之事作，彼佛氏、老、莊，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交際能離之乎？飲食、衣服、居室之養能離之乎？不然，是生也爲死之道者也，夫豈不繆？古之聖人非不知其然也，以生之事當盡而萬物之故當治，故仁義禮樂興焉。其虛空返本之義聖人則禁之，恐惑亂乎世矣。

『古有自善之士，葆形而全生，絕類而遠引，何如？』王子曰：『天靡日，四時滅景；地靡海，百川大侵；人靡聖，萬物大戾，夫奚宰而平之？』故棄世而全形者，莊、周、庚桑氏之流，大亂天下者也。『然則聖人不貴生乎？』曰：『聖人心乎無欲，政乎簡易，德乎儉素，全生之術，若揭諸日月矣。』此堯舜所以無爲而難老也，曾何私私然離人而自全之？

養心性，正彝倫，以成其德，此切問近思之實，孔孟之眞傳也。恤惸獨，謹災患，勸農積穀，修德懷遠，此養民利國之實，堯舜之遺政也。開儒過高，講究玄遠，學失其學，治失其治，塗蔽後世大矣。

元氣者，天地萬物之宗統。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故氣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氣之具也。以道能生氣者，虛實顚越，老、莊之謬談也。儒者襲其故智而不察，非昏罔則固蔽，烏足以識道！

羅欽順《困知記》卷下

六〇，《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援』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邪？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六一，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

六二，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爾。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卽氣卽理皆然。

六三，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六四，《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六五，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

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六六，《參同契》有彭曉、陳顯微、儲華谷、陰眞人、俞琰、陳致虛六家註，皆能得其微旨。內俞註最佳，次則二陳。陰註似乎意未盡達，蓋秘之也。儲註甚簡，中間却有眼目。彭註亦未甚明。又有無名氏二家註，一家專言內事，一家以傳會鑪火之術，失之遠矣。俞有《易外別傳》一卷，亦佳。其言大抵明備而含蓄，此所以優於他註也。

六七，讀《參同契發揮》，到「蟾蜍與兎魄，日月無雙明」，下方出呼吸二字。要之，金丹作用之妙，不出呼吸二字而已，如不識此二字之爲妙，皆惑於他歧者也。

六八，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眞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眞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眞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六九，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且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七〇，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夫！

七一，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耳。

七二，《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開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卽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其實，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七三，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耳。

七四，《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七五，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困知記續》卷上

一，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廻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廻，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之者猶鮮也。

其後有達磨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玄妙，迥非前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眞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並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

何哉！

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

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愚也才質凡下，於數君子無能爲役，但以初未學禪而偶嘗有悟，從事於吾儒之學也久，而性命之理亦粗若有見焉，故於異同之際，頗能辨別。雖嘗著之於策，傳之吾黨，庶幾愛助之萬一。時復披閱，則猶病其說之未詳，懼無以解夫人之惑也，《記》於是乎有續云。

二、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覺知』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邪？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非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三、達磨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祕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凡四譯，四卷者乃劉宋時譯本，其文頗奧澀難讀，當出自佛口無疑。國初，高僧宗泐、如玘嘗奉詔註釋，參以唐本，亦頗明白。但經中言語初無次第，散漫不一，觀者猝難理會。今輒聯比而貫通之，以究極其歸趣，遇奧澀處，間亦附入註語，以暢其義。高明之士有深於其說者，當知余言之不妄也。

四、《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

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着，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淸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

昔達磨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五、《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

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又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眞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眞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實相不滅。非自眞實相滅，但業相滅。若自眞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

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註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着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着，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着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註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着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着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喩八識，浪喩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註云：『現前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眞，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

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註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註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

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着作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熏，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淸淨。』『常生不斷』以上註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同光，能隨淨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淸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刹那時不住。』註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註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註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爲宅。以是言

之，自不容以己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

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此是佛家本語）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眞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

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爾，而有本有末。曰「眞相」，曰「眞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修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眞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顚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六，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眞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爾。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

若夫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

七，《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迷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眞，不可不辨。

八，《傳習錄》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又云：「良知卽是未發之中」，《雍語》有云：「學、問、思、辨、篤行，所以存養其知覺」，又有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答曰：「人能存得這一點生意，便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又問：「所謂生者卽活動之意否，卽所謂虛靈知覺否？」曰：「然」，又曰：「性卽人之生意」，此皆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

九，達磨所尊信者惟《楞伽》，凡其切要之言，余既聯比而貫通之，頗爲論斷，以究極其歸趣，其所以異於吾儒者章章明矣。自達磨而下，其言之亂眞者不少，欲一一與之辨明，未免失於繁冗，將一切置而不辨，又恐吾人嘗誤持其說以爲是者，其惑終莫之解也。乃雜取其一二尤近似者，別白而究言之

一〇、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眞空即淸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一一、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一二、「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

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

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遍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盍相與精察之？

一三、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着，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

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

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

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着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着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一四，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遍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於左。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一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着翠竹，說黃華着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一個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着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

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既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一五，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眞耶？

一六，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揑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憧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

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凡聖，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

七，呆《示眞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都不曾見個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生死輪廻，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

一八，呆《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篦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奧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個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個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秒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一九，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靡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事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豈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邪？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二〇，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蹈襲邪，抑偶同邪？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遼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妝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磨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二一，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二二，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

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呼，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二三，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賣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二四，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旣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遍』之有！堯舜之道旣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遍』、『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遍』、『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二五，程子曰：『佛有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二六，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旣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吾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邪？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二七，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二八，程、張闢佛氏之言，見於《遺書》及《正蒙》者多矣，今但舉其尤切要者著於篇，以明吾說之有所據，其他皆吾人之所通習，無庸盡述也。

二九，朱子闢佛氏之言，比之二程子、張子尤爲不少，今亦無庸盡述，錄其尤著明者一章。凡今之謗朱子者無他，恐只是此等處不合說得太分曉，未免有所妨礙爾。朱子嘗語學者云：『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污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個，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個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者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個不得。如他幾個高禪，縱說高煞也，依舊掉舍這個不下，將去愚人。他那個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說，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個不得』。或曰：『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觀此一章，則知愚前所謂『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誠有據矣。

三〇，《朱子語類》有云：『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李延平所稱謙開善者，必此人也。謂朱子嘗從渠用工夫來，於此可見。然朱子後來盡棄前習以歸於正，非全具知、仁、勇三德不能，其爲百世師也，殆無愧矣。

三一，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淸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旣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

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祭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三二，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惟佛氏爾。

三三，列子、莊子出入老佛之間。其時佛法未入中國也，而其言之相合者，已自不少。《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安有華夷之別，古今之異邪？理固然矣。聖人所見，無非極致，則雖或生於千百世之上，或生於千百世之下，或相去千萬里之遠，其道安有不同？故凡謂佛爲聖人者，皆非眞知聖道者也。

三四，「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夷狄之禍所以相尋不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道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

又《困知記三續》 二一，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二二，《大學》八條目，八個字虛，八個字實，須字字看得有下落，不相混淆，方是本旨。而先後兩字果見得親切，自然那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那動，先者可後，後者可先，則非所以爲聖人之訓矣。或謂，『物格知至，則意便誠，心便正，身便修，更不用做工夫。』此言尤錯。即如此，經文何須節節下而後兩字乎？姑無取證於經文，反求諸身，有以見其決不然者。

二三，湛元明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難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雜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雜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二四，《明論》、《新論》、《樵語》、《雜語》，吾閒中皆嘗披覽再三。中間以知覺爲心之本體，凡數處；又以天理爲心之本體，亦數處。不知所謂本體者，一耶二耶？謂心體有二，斷無此理。體既不容有二，則其所認以爲天理者，非知覺而何！其教學者，每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言，此言如何破得？但以知覺爲天理，則凡體認工夫，只是要悟此知覺而已。分明借天理二字，引入知覺上去。信乎，教之多術也！

既又得觀其《問辨錄》，乃有「知覺是心，必有所知覺之理」一言，似乎稍覺其誤。然《問辨續錄》又其後出，復有『光明洞燭便謂之知性』之語。又其門人因或者「墮於有物」之疑，而自爲之說曰：「天理者，天之理也。天之理則有體而無物，變動不居，神妙不測，是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謂爲有物也！」答詞明以「此說見得是」許之。據此二條，似其惑終未之解。夫『光明洞燭』，『神妙不測』，心之爲物然爾，豈可認以爲性與天理乎！且「知微」以下五知字，皆指人而言，經文甚明，不應彼此俱失照勘也。

二五，《雜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邪！」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概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

有於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耳。

二六、《新泉問辨錄》有云：「不若大其心，包天地萬物而與之一體，則夫一念之發，以至天下之物，無不在內。」此非余之所敢知也。夫程子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乃其理之自然。今欲大其心以包之，則是出於人爲，非所以爲自然之理矣。如此體認，其於道也不亦遠乎！《中庸》論至誠之德，到其極處惟曰「浩浩其天」，此其所以爲實學也。

二七、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須是灼見仁體後，方可議此。今猶未識仁體，便要做自然的工夫，已明是助長？只管翻來覆去，將勿忘勿助四字滕說不置，豈程子之所望於後學乎！誠欲識仁，須實用格物工夫乃可。格物工夫脫不得勿忘勿助，然便要不費纖毫之力，是誣也。凡程子之言具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眞積力久，自當豁然有個覺處，斯識仁矣。識仁固已得其大者，然其間精微處，未必便能盡。故程子又有「存久自明」之訓，說得都無滲漏也。以此知吾人爲學，必須循序漸進，範我馳驅，如行萬里之途，決非一蹴所能到。其或好高欲速，有能免於差謬而得所歸宿者，鮮矣。

二八、孟子嘗言「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又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稱舜，其義云何？蓋「由仁義行」，自然從容中道，是則所謂「性之」也。「行仁義」者，於道亦無不中，所不足者從容，是則所謂「反之」也。比觀《雍語》諸書，每自以爲「由仁義行」之學，謂世之學者皆只是「行仁義」，而以伯道眇之，其言殊可駭。夫苟能躬行仁義，惟日孜孜，斯固可以希反之之聖矣，求十一於千百，未易得也。彼伯道，直假之而已，何有於躬行乎！吾夫子嘗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已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謂之「用力」，非行仁義而何？吾夫子不應錯以伯道誨人也。爲此言者，亦何不思之甚乎！且舜，大聖人也，其命禹也，猶曰「予違，汝弼」，未嘗自以爲聖也。吾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由仁義行者之言蓋如是」吁！言其可不愼乎？

二九、《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三〇、王、湛二子，皆與余相知。於王，蓋嘗相與論文，而未及細，忽焉長逝，殊可惜也。湛則會晤絕少，音問亦稀。然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區之見，終未相合，因續記二二於冊。道無彼此，自不容有形迹之拘。後之君子，幸從而折其衷，斯道之明，庶乎其可望矣。

三一、宋儒林希逸嘗著三子口義。近有以刻本貺余者，因得而遍覽之。其於莊、列兩家，多用禪語以釋其義，往往皆合。余嘗謂：「莊子、列子，出入老佛之間」，乃知昔人固有先得我心者矣。希逸高才能文，學博而雜，亦是無奈胸中許多禪何，故假莊、列之書以發之。然於二子本意，十可得其七八，明白條暢，賢於郭、張之註遠矣。

至於《老子》，殊未見得，只是以己意湊合成文。蓋此書劈初便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句。至第二十章乃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五十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五十九章又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五千言中，母字凡屢出，詞皆鄭重，則此一字當爲一書之要領無疑。中間許多說話，皆是作用工夫。其言取天下，言治國，言用兵，諸如此類，皆是譬喻，其道不出乎深根固柢而已。希逸於譬喻之言亦看得出，但不知其要領之所在耳。三子者之言，皆非正當道理，本無足論。顧其言頗有切中事情者，至於造化之妙，亦時或窺見一二，要在明者擇之。

三二、「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顚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三三、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又《答歐陽少司成崇》 來書凡三段，第一段申明良知即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

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眞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末之思乎！

「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耄，固知賢契所得，在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力難移，言之苦無益爾。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眞，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眞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眞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眞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爲天理者乎！然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賢契嘗考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略未舉及。僕請再以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孟子嘗言「知性」，「知天」矣。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別，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況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爲明白易見。上下千數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輩但當篤信而固守之，豈容立異！若前無所受，而欲自我作古，徒滋後學之惑而已，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於聖門，可不慎乎！

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道無異，晦菴之學以二程爲宗。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無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其理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誠有所謂「吾世而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諒賢契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學，似宜更加之意，不以所見偶未之合而遂置之，斯文之幸也。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太和篇》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虛空者，氣之量；氣瀰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若其實，則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其聚而出爲人物則形，散而入於太虛則不形，抑必有所從來。蓋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體同而用異則相感而動，動而成象則靜，動靜之幾，聚散、出入、形不形之從來也。《易》之爲道，乾、坤而已，乾六陽以成健，坤六陰以成順，而陰陽相摩，則生六子以生五十六卦，皆動之不容已者，或聚或散，或出或入，錯綜變化，要以動靜夫陰陽。而陰陽一太極之實體，唯其富有充滿於虛空，故變化日新，而六十四卦之言因大業生焉。陰陽之消長隱見不可測，而天地人物屈伸往來之故盡於此。知此者，盡《易》之蘊矣。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是虛能於無生有，變幻無窮；而氣不鼓動則無，是有限矣，然則孰鼓其橐籥令生氣乎？有無混一者，可見謂之有，不可見遂謂之無，其實動靜有時而陰陽常在，有無無異也。誤解《太極圖》者，謂太極本未有陰陽，因動而始生陽，靜而始生陰，不知動靜所生之陰陽，爲寒暑、濕燥、男女之情實，乃固有之蘊，其絪縕充滿在動靜之先。動靜者即此陰陽之動靜，動則陰變於陽，靜則陽凝於陰，一震、

巽、坎、離、艮、兌之生於乾、坤也；非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本無二氣，由動靜而生，如老氏之說也。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賢遍反。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浮屠謂眞空常寂之圓成實性，止一光明藏，而地水火風根塵等皆由妄現，知見妄立，執爲實相。若謂太極本無陰陽，乃動靜所顯之影象，則性本淸空，稟於太極，形有消長，生於變化，性中增形，形外有性，人不資氣而生，而於氣外求理，則形爲妄而性爲眞，陷於其邪說矣。

此道不明，正由憒者略知體虛空爲性，○差愈於告子。食色性也。荀子性惡之論爾。不知本天道爲用，○天卽道爲用，以生萬物。誠者，天之道也，陰陽有實之謂誠。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但見來無所從，去無所歸，遂謂性本眞空，天地皆緣幻立，事物倫理一從意見橫生，不睹不聞之中別無理氣。近世王氏之說本此，唯其見之小也。

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未能窮理知性而言天人之際，是謂躐等。

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空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散人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爲有形而不失氣之常，通乎死生猶晝夜也。晝夜者，豈陰陽之或有或無哉。旦生而人能見物，則謂之晝，日入而人不見物，則謂之夜；陰陽之運行，則通一無二也。在天而天以爲象，在地而地以爲形，在人而人以爲性，性在氣中，屈伸通於一，而裁成變化存焉，此不可逾之中道也。

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因於恍惚夢幻，則（是）「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陷於佛者，如李翺、張九成之流，而富鄭公、趙淸獻雖賢而不免；若陸子靜及近世王伯安，則屈聖人之言以附會之，說愈淫矣。陷於老者，如王弼注《易》及何晏、夏侯湛輩皆其流也；若王安石、呂惠卿及近世王畿、李贄之屬，則又合佛、老以溷聖道，尤其淫而無紀者也。

又《張子正蒙注・大心篇》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天命，太和絪縕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釋氏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置之不見不聞，而卽謂之無。天地本無起滅，而以私意起滅之，愚矣哉！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張子自注：夏蟲疑冰，以其不識。○小，謂耳目心知見聞覺知之限量；大者，淸虛。大之道體；末者，散而之無，疑於滅，聚而成有，疑於相緣以起而本無生。惟不能窮夫屈伸往來於太虛之中者，實有絪縕太和之元氣，函健順五常之體性，故直斥爲幻妄。已所不見而謂之幻妄，眞夏蟲不可語冰也。蓋太虛之中，無極而太極，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特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爾。存神以窮之，則其富有而非無者自見。緣小體視聽之知，則但見聲色俱泯之爲無極，而不知無極之爲太極。其云「但願空諸所有」，既云有矣，我烏得而空之？「不願實諸所無」，若其本無，又何從可得而實之？惟其年離人欲而未見夫天理，故以人欲之妄概天理之眞，而非果有賢知之過，亦愚不肖之不及而已。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其直指人心見性，妄意天性，不知道心，而以惟危之人心爲性也。天用者，升降之恒，屈伸之化，皆太虛一實之理氣成乎大用也。天無體，用卽其體。範圍者，大心以廣運之，則天之用顯而天體可知矣。敬按：「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所謂「天無體，用卽其體也」。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萬化之屈伸，無屈不伸，無伸不屈。耳目心知之微明，驚其所自生以爲漚合，疑其屈而歸於無，則謂凡有者畢竟歸空，而天地亦本無實有之理氣，但從見病而成眚。其云「同一夢而天仙見爲寶，羅刹見爲刀」，乃盜賊惡月明，行人惡雨潭之偷心爾。是蔽其用於耳目口體之私情，以己之利害爲天地之得喪，因欲一空而銷隕之，遂謂一眞法界本無一物，則溺其志以求合，而君父可滅，形體可毀，皆其所不恤已。「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以虛空爲無盡藏，故塵芥六合；以見聞覺知所不能及爲無有，故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夢幻無理，故人無有窮究夢幻者。以人世爲夢幻，則富有日新之理皆可置之不思不議矣，君可非吾君矣，父可非吾父矣。天理者，性之撰，此之不恤，是無性矣。故其究竟，以無生爲宗，而欲斷言語，絕心行，茫然一無所知，而妄謂無不知，流遁以護其愚悍，無所不至矣。

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如華藏世界等說是也。不知法界安立於何所，其愚蚩適足哂而已。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不能究所從者，不知太和絪縕之實爲聚散之府，則疑無所從生而惟心法起滅，故立十二因緣之說，以無明爲生死之本。統而論之，流俗之徇欲者，以見聞域其所知也；釋氏之邪妄者，據見聞之所窮而遂謂無也。致知之道，惟在遠此二愚，大其心以體物體身而已。

又《張子正蒙注・中正篇》 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釋氏緣見聞之所不及而遂謂之無，故以眞空爲圓成實性，乃於物理之必感者，無理以處之而欲滅之；滅之而終不可滅，又爲『化身無礙』之遁辭，乃至云『淫坊酒肆皆菩提道場』，其窮見矣。性不可率之以爲道，其爲幻誕可知；而近世王畿之流，中其邪而不寤，悲夫！

又《張子正蒙注・乾稱篇》上 此篇張子書於西牖示學者，題曰《訂頑》；伊川程子以啓爭爲疑，改曰《西銘》。龜山楊氏疑其有體無用，近於墨氏，程子爲辨明其理一分殊之義，論之詳矣。抑考君子之道，自漢以后，皆涉獵故迹，而不知聖學爲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爲《太極圖說》，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以其神化之粹精爲性，乃以爲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違。然所疑者，自太極分爲兩儀，運爲五行，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資生資始；則人皆天地之生，而父母特其所禪之幾，則人可以不父其父而父天，不母其母而母地，與六經、《語》、《孟》之言相爲踳蹩，而與釋氏眞如緣起之說雖異而同。則濂溪之旨，必有爲推本天親合一者，而後可以合乎人心，順乎天理而無礙；故張子此篇不容不作，而程子一本之說，誠得其立言之奧而釋學者之疑。竊嘗沈潛體玩而見其立義之精。其曰『乾稱父，坤稱母』，初不曰『天吾父，地吾母』也。從其大者而言之，則乾坤爲父母，人物之胥生，生於天地之德也固然矣；從其切者而言之，則別無所謂乾，父卽生我之乾，別無所謂坤，母卽成我之坤；惟生我者其德統天以流形，故稱之曰父，惟成我者其德順天而厚載，故稱之曰母。故《書》曰『唯天地萬物父母』，統萬物而言之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者，健順之德，則就人之生而切言之也。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者在是。人之與天，理氣一也；而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氣之中，而氣爲父母之所自分，則卽父母而溯之，其德通於天地也，無有間矣。若舍父母而親天地，雖極其心以擴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惻怛不容已之心動於所不可昧。是故於父而知乾元之大也，於母而知坤元之至也，此其誠之必幾，禽獸且有覺焉，而況於人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之謂也；又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誰繼天而善吾生？誰成我而使有性？則父母之謂矣。繼之成之，卽一陰一陽之道，則父母之外，天地之高明博厚，非可躐等而與之親，而父之爲乾，母之爲坤，不能離此以求天地之德，亦昭然矣。張子此篇，補天人相繼之理，以孝道盡窮神知化之致，使學者不舍閨庭之愛敬，而盡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之大用，誠本理之至一者以立言，而辟佛、老之邪迷，挽人心之橫流，眞孟子以後所未有也。惜乎程、朱二子引而不發，未能洞示來茲也！此篇朱子摘出別行，而張子門人原合於全書，今仍附之篇中，以明張子學之全體。

乾稱父，坤稱母；○謂之父母者，亦名也；其心之必不忍忘，必不敢背者，所以生名之實也。惟乾之健，故不敢背，惟坤之順，故不忍忘，而推致其極，察乎天地，切求之近以念吾之所生成，則太和絪縕，中含健順之化，誠然而不可昧。故父母之名立，而稱天地爲父母，迹異而理本同也。朱子曰：『天地者其形體，迹之與父母異者也；乾坤者其性情，理之同者也』。**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混然，合而無間之謂。合父母之生成於一身，卽合天地之性情於一心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者，流行充周；帥，所以主持而行乎秩叙也。塞者，氣也，氣以成形；帥者，志也，所謂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父母載乾、坤之德以生成，則天地運行之氣、生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與父母無二，卽與天地無二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由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於民必仁，於物必愛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家之有宗子，父母所尊奉，乃天之秩叙，在人心理，必奉此而安者。唯其必有是心，必有是理，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居是邦則事其大夫之賢者』，皆不容已之誠，而人

道之所自立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家之有長幼，必敬而慈之，故心從其類，有觸必感。此理人皆有之，最爲明切。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合德，謂與父母之德合；秀者，父母所矜愛之賢子孫也。希聖友賢，成身以順親，卽所以順天。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顚連無告而無惻隱之心，則兄弟亦可不恤，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守身以敬親而事天，則悅親而樂天，無小大之異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父母繼健順之理以生成，吾所求肖者此也。親志以從而無違爲順，然有可從、不可從之異，而理則唯其善而從之者爲順。不從其善而從其不善，或至於殘害天理，則賊所生之理矣。濟惡而不能干蠱，父母成乎惡而爲天之蠱矣；故必踐形斯爲肖子，肖乾坤而後肖父母，爲父母之肖子，則可肖天地矣。故舜所踐者瞽瞍之形，而與天合德。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化者，天地生物之事；父母之必敎育其子，亦此事也。善述者，必至於知化，而引伸之以陶成乎萬物。神者，天地生物之心理，父母所生氣中之理，亦卽此也。善繼者，必神無不存，而合撰於乾坤以全至德。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止惡於幾微，存誠於不息，聖功之至，亦止以敬親之身而卽以昭事上帝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惟遏欲可以養親，可以奉天；惟與人爲善，則廣吾愛而弘天地之仁。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不可逆者親，而有時不能順，舜盡誠而終於大順，以此知天地之變化剝復無恒，而大人撥亂反治，惟正己立誠而可挽氣化之偏。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道盡則安命，而不以死爲憂，蓋生我者乾、坤之大德，非己自有生而天奪之。故身爲父母之身，殺之生之無可逃之義；德未至於聖，無如自靖以俟命。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全形以歸父母，全性以歸天地，而形色天性初不相離，全性乃可以全形。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勇於從，不畏難也。乾坤之德，易簡而已，而險阻該焉。故父母無不愛之子而不無苦難之令，勇於從則皆順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乾坤之德至矣，或厚其生，或玉於成，皆所以成吾之德；父母之愛與勞，體此者也。無往而不體生成之德，何驕怨之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有一日之生，則受父母之生於一日，卽受天地之化於一日。順事以沒，事親之事畢，而無擾陰陽之和以善所歸，則適得吾常而化自正矣。

此章切言君子修身立命存心養性之功，皆吾生所不容已之事，而卽心以體之，則莫切於事親，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之中，天德存焉，則精義以存誠，誠有不容自諉者。若其負父母之生我，卽負天地之大德。學者誠服膺焉，非徒擴其量之弘，而日乾夕惕之心，常有父母以臨之，惟恐或蔽於私，以悖德而賊仁，則成身之功，不待警而自篤矣。程、朱二子發明其體之至大，而未極其用之至切，蓋欲使學者自求之，而非可以論說窮其蘊也。

又《張子正蒙注・乾稱篇》下

此篇張子書之東牖以示學者，名曰《砭愚》，蓋以砭二氏之愚而明聖道之要。程子改曰《東銘》，舊說唯『戲言出於思也』以下爲《東銘》，今按十七篇之數，則此二篇合爲一篇明矣，正之。

凡可狀，皆有也；○實有其體，故可狀。凡有，皆象也；○天地之間所有者，形質雖殊而各肖其所生，皆天之所垂象者也。凡象，皆氣也。○使之各成其象者，皆氣所聚也，故有陰有陽，有柔有剛，而聲色、臭味、性情、功效之象著焉。

氣之性本虛而神，○性，謂其自然之良能，未聚則虛，虛而能有，故神虛則入萬象之中而不礙，神則生萬變之質而不窮。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自其變化不測，則謂之神；自其化之各成而有其條理，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則謂之性。氣既神矣，神成理而成乎性矣，則氣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靈者爾。耳目官骸亦可狀之象，凝滯之質，而良知良能之靈無不貫徹，蓋氣在而神與性偕也。

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也。○鬼神者，氣之往來屈伸者也，物以之終，以之始，孰能遺之！此言天下當有之物，皆神之所流行，理之所融結，大而

山澤，小而昆蟲草木，靈而爲人，頑而爲物，形形色色，重濁凝滯之實，氣皆淪浹其中，與爲屈伸。蓋天包地外而人於地中，重泉硎行，天無不徹之仁，則即象可以窮神，於形色而見天性，所以辟釋氏幻妄起滅，老、莊有生於無之陋說，而示學者不得離皆備之實體以求見性也。

至誠，天性也；○至誠者，實有之至也。目誠能明，耳誠能聰，思誠能睿，子誠能孝，臣誠能忠，誠有是形則誠有是性，此氣之保合太和以爲定體者也。不息，天命也。○天之命物，於無而使有，於有而使不窮，屈伸相禪而命之者不已。蓋無心而化成，無所倚而有所作止，方來不倦，成功不居；是以聰明可以日益，仁義可以日充。雖在人有學問之事，而所以能然者莫非天命。惟天有不息之命，故人得成其至誠之體；而人能成其至誠之體，則可以受天不息之命。不然，二氣之妙合自流行於兩間，而時雨不能潤槁木，白日不能燭幽谷，命自不息而非其命，唯其有形不踐而失吾性也。

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有至誠之性在形中而盡之，則知神之妙萬物也。凡吾身之形，天下之物，形質嗜欲之粗滯，皆神之所不遺者。○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天命不息，而人能瞬存息養，戛乾夕惕，以順天行，則刻刻皆與天相陟降，而受天之命，無有所遺，於凡萬物變化，萬事險阻，皆有百順至當之理，隨喜怒哀樂而合於太和，所以感人心於和平而贊天地之化育者，自無間矣。

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既言「學必至於知化」，又云「舍氣無象，非象無意」，以見知化之學，非索之於虛空變幻之中，即此形形色色庶物人倫之理，無一義之不精，無一物之不體，則極盡乎氣之良能而化即在是，此至誠之所以無息。彼不誠無物者，以介然之悟，立幻妄之教，指休歇爲究竟，事至物遷而不能繼，性之不盡而欲至於命，其狂愚甚矣。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此理體驗乃知之。於有而可不礙其未有，於未有而可以爲有，非見見聞聞之所能逮。惟性則無無不有，無虛不實，有而不拘，實而不滯。故仁義禮智，求其形體，皆無也，虛也；而定爲體，發爲用，則皆有也，實也。耳之聰，目之明，心之睿，麗於事物者，皆有也，實也；而用之不測，則無也，虛也。至誠者，無而有，虛而實者也，此性之體撰爲然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視之而見，聽之而聞，則謂之有；目窮於視，耳窮於聽，則謂之無；功效可居，則謂之實；頑然寂靜，則謂之虛。故老氏以兩間爲橐籥，釋氏以法界爲夢幻，知有之有而不知無之有，知虛之虛而不知虛之實，因謂實不可居而有爲妄。此正彼所謂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捏目生花，自迷其頭者，而謂之盡性，可乎？

飲食男女皆性也；○理皆行乎其中也。是烏可滅！○釋、老亦非能滅之，姑爲之說爾。

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老、釋以無在有外，蕩然無對之孤光爲性，惟不知神之與氣，氣之與形，相淪貫而爲一體，虛者乃實之藏，而特聞見之所不逮爾。

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莊、老言虛無，言體之無也；浮屠言寂滅，言用之無也；而浮屠所云眞空者，則亦銷用以歸於無體。蓋昔宋聞人緣飾浮屠以莊、老之論，故教雖異而實同，其以飲食男女爲妄，而廣徒衆以聚食，天理終不可滅。唯以孩提之愛爲貪痴，父母爲愛惑所感，毀人倫，滅天理，而同於盜賊禽獸爾。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陰陽實體，乾坤其德也。體立於未形之中，而德各效焉，所性也。有陰則必順以感乎陽，有陽則必健以感乎陰，相感以動而生生不息，因使各得陰陽之撰以成體而又生其感。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物各成其蕞然之形，性藏不著而感以其畛，故見物爲外，見己爲內，色引其目而目蔽於色，聲引其耳而耳蔽於聲，因以所見聞者爲有，不可見聞者爲無，不能如天地之陰陽渾合，包萬物之屈伸而無所蔽也。

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知其性之無不有而感以其動，感則明，不感則幽，未嘗無也，此不爲耳目蕞然之見聞所域者也。

有無一，內外合，自注：「庸聖同。」○雖愚不肖，苟非二氏之徒愚於所不見，則於見聞之外，亦不昧其有理，人倫庶物之中，亦不昧其有不可見之理而不可滅，此有無之一，庸之同於聖也。既已爲人，則感必因乎其類，目合於色，口合於食，苟非如二氏之愚，欲閉內而滅外，使不得合，則雖聖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覺，但卽此而得其理爾。此內外之合，聖之同於庸也。此人心之所自來也。○內心合外物以啓覺，心乃生焉，而於未有者知其有也；故人於所未見未聞者不能生其心。

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流俗以逐聞見爲用，釋、老以滅聞見爲用，皆以聞見爲心故也　昧其有無通一之性，則不知無之本有，而有者正所以載太虛之理　此盡心存神之功，唯聖人能純體之，超乎聞見，而聞見皆資以備道也

此章舊連下節爲一，今分之

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至虛之中，陰陽之撰具焉，絪縕不息，必無止機　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興，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無窮，而盡天下之理，皆太虛之和氣必動之幾也　陰陽合而后仁義行，倫物正，感之效也；無所不合，感之周遍者也，故謂之咸　然則莫妙於感，而大經之正，百順之理在焉，二氏欲滅之，愚矣

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陰陽剛柔之體，故一而異　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異，故必相須以成而有合　然則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異而適於太和者也，非合人倫庶物之異而統於無異，則仁義不行。資天下之有以用吾之虛，《咸》之《彖辭》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見其情乃得其理，則盡性以合天者，必利用此幾而不容滅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我之性，乾坤之性，皆不越陰陽健順之二端，純駁、良楛、靈蠢，隨其質而皆兼體　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健順剛柔，相須以濟，必感於物以生其用，而二端本太和，感之斯合矣　以知聲色、臭味、君臣、父子、賓主、賢愚，皆吾性相須以合一之誠，不容滅也

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天地之寒暑、雨暘、風雷、霜露、生長、收藏，皆陰陽相感以爲大用；萬物之所自生，卽此動幾之成也。故萬物之情，無一念之間，無一刻之不與物交；嗜欲之所自興，卽天理之所自出　耽嗜欲者迷於一往，感以其蕞然之聞見而不咸爾，非果感之爲害也。若君子瞬有存，息有養，晨乾夕惕，以趨時而應物，則卽所感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無物非性所皆備，卽無感而非天道之流行矣。蓋萬物卽天道以爲性，陰陽具於中，故不窮於感，非陰陽相感之外，別有寂然空洞者以爲性　釋氏欲却感以護其蕞然之靈，違天害性甚矣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人在天，其究一也　○健順，性也；動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而相容]，爲物不貳，然而陰陽已自成乎其體性，待感而后合以起用　天之生物，人之成能，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靜，則體中槁而不能(起二生)無窮之體　體生神，神復立體，由神之復立體，說者遂謂初無陰陽，靜乃生陰，動乃生陽，是徒知感后之體，而不知性在動靜之先本有其體也

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屈伸動靜，感也；感者，因與物相對而始生，而萬物之靜躁、剛柔、吉凶、順逆，皆太和絪縕之所固有，以始於異而終於大同，則感雖乘乎異而要協於一也　是以神無不妙，道無不通，皆原於性之無不體；在天者本然，而人能盡性體道以窮神，亦惟不失其感之正爾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在天者和氣絪縕於太虛，充塞無間，中涵神妙，隨形賦生而不滯　在聖人無私而虛，虛以體理，無理不實；無欲而靜，靜以應感，無感不通

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天以之並育不害，聖人以之與時偕行　動而不窮，則往且來。○天以之運行不息，聖人以之屈伸合一，是窮神盡性，合天之道，惟在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而已　流俗滯於物以爲實，逐於動而不反，異端虛則喪實，靜則廢動，皆違性而失其神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無，謂氣未聚，形未成，在天之神理　此所言氣，謂成形以后形中之氣，是以有爲者也　氣亦受之於天，而神爲之御，理爲之宰，非氣之卽爲性也

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天命之以生，卽命之以性，性善而無惡，命亦吉而無凶；若否泰、利鈍，因乎時之所遇，天化之屈伸，不以一人而設，遇之者吉凶殊爾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在氣則有愚明、柔強之異，而性不異　故善學者存神而氣可變化，若恃氣之清剛，則終有所限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比干之死，孔、孟之窮，非天命之使然，所遇之時然也　故君子言知命，立命而不言安命，所安者遇也　以遇爲命者，不知命者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逐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鬼者，

歸也，歸於太虛之絪縕也。

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人者，陰陽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陰陽以協天地萬物之居者也。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之用在人，人之體無非天，天至虛而實，人實而含虛，聲色、臭味、父子、君臣、賓主、賢愚，皆天理之所顯現而流行，非空之而別有天也。

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道一也，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有人道。人之所謂道，人道也。人道不違於天，然強求同於天之虛靜，則必不可得，而終歸於無道。

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易》言「遊魂爲變」，謂魂返於天，唯天所變化，而非人之所能與。儒之駁者，惑於浮屠，謂死而魂不散，游於兩間爲中陰，身復隨因而變四生之果，誣聖教以助邪說，愚矣！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天之所以爲天而化生萬物者，太和也，陰陽也，聚散之神也。聖人，體此者也；鬼神，其聚散之幾也。

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死生流轉，無蔇然之形以限之，安得復即一人之神識還爲一人！若屈伸乘時，則天德之固然，必不能免；假令能免，亦復何爲？生而人，死而天，人盡人道而天還天德，其以合於陰陽之正者，一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由其不窺聖學，乍於流俗利欲之中聞清脫之說，意爲歆動，或遂譏聖學爲卑近，或誣聖學爲一致，皆所必然。

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天下豈有男女、臧獲、淫坊、屠肆而可與語上之理，士君子不以爲辱而指之爲大道，愚矣哉！

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如李習之、趙閱道、張子韶，皆英才也，被其驅而陷於邪，惜哉！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近世王氏良知之說正若此，一以浮屠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迥脫根塵、不立知見爲宗。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王氏之學，一傳而爲王畿，再傳而爲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耻喪，盜賊興，「中國淪沒」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發膚）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

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精者研幾精求，必求止於至善，惟精而後能一。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既謂之實際，則必實有之而爲事理之所自出，唯誠與天德可以當之。空則不實，莽蕩虛枵則無際。

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釋氏之實際，大率以耳目之窮，疑其無有者也。生而與世相感，雖厭之，安能離之，雖遺之，安能使之無存！自欺而謂有得，信爲實而自謂誠，於人倫庶物不明矣，則固僞而不誠矣。安有誠而惡明者哉！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誠者，天之實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於天之實理，故交相致，而明誠合一。必於人倫庶物，研幾、精義，力行以推致其極，馴致於窮神，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其發本也，下愚厭苦求樂之情；其要歸則求必不可得之眞空而已。語似是者，謂戒邪淫、殺、盜之類。

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后世陸子靜、王伯安必欲同之。

其言流遁失守，○始以白骨微塵爲觀，不可行則轉曰事事無礙。窮大則淫，○無量無邊，憑空爲猖狂之語。推行則詖，○爲人之所不爲，不爲人之所爲。致曲則邪，○下而以金銀琉璃誘貪夫，以地獄餓鬼怖懦夫，以因果誘布施，不耕坐食。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欲自回互，成其妄說故也。

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西域愚陋之民，本不足以知性命。中國之儒者，抑不能深研而體驗之，而淫於邪說。故聞太虛之名，則以爲空無所有而已，明則謂之有，幽則謂之無，豈知錯綜往來，易之神乎！

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彼欲免累者，怖死而已，故欲無生。陰陽晝夜，本非累也；見爲累，安能免乎！

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易，感之神也。真際，性之體也。

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其言鬼神也，無異於淫巫之陋。

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正蒙》一編，所以發實際之藏也。

又《不用浮屠議》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今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家，要有其本，非止不用浮屠已也。

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戚尚矣。得無微存矯飾而非用吾情者乎！用吾情矣，得毋一往而過，幾於滅性乎！不易猶可，而易之反爲亂，其可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於中焉，道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得之耳。

若以用浮屠爲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爲能盡禮，則可笑矣。辟之殺人爲盜固未可，而止於不殺人不爲盜者，亦豈遽有所可耶？

又《黜佛事議》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爲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而好佛，死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之有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無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得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爲是耶，非耶？非也，而爲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譏；況母既死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於母以爲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死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況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眞好佛也，惑於浮屠家之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知其非道也，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故生而順之，未能喻親於道；死而黜之，使母得正其終。雖使人子斷行之，吾猶以爲孝也，而況相者之志乎！』

又《異端論》 異端而自爲異端焉，不必辯也；吾道而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不必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禍世益深，而人猶未覺其爲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

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者，佛、老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禍世益深，而人莫覺其爲異端焉者，葬師之說是也。異端而自爲異端焉者，佛之爲佛，老之爲老是也；吾道而異端焉者，《大學》之教是也。吾之辨之，豈得已乎！至夫二氏之說，則有唐以來，諸大儒辨之已詳，後雖有辨者，弗之能過矣，不辨可矣。

『然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橫也，則奈何？』曰：『此非二氏之罪，而吾儒之罪也。辟夷狄而入處中國，非夷狄之罪，而中國之罪也。中國之大，而無人焉主之，則夷狄入而主之矣。吾儒而無人焉，則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橫也，亦勢所必至矣，又何尤焉！吾悲學者不己之憂，而憂二氏，日喋喋焉，曰：「爾老也，異端也；爾佛也，異端之尤者也」雖敝而舌乎，奚補於吾道，而奚損於二氏！此何異山海之窮寇自號爲義師，以殃民毒衆，而倖萬不可必之功者哉！』

『然則子之闢《葬說》、《大學》也，何以異於彼？』確曰：『然。賊自內出者也，故攻之，猶之自治之道焉耳。雖然，自今以往，敢不惟己之憂而徒滋夫口！』

又《瞽言二・佛道》 西方不在天上，近在印度之中，即今之詔納樸兒國，古所謂佛國者也，去雲南界不過一二千里，使者嘗至其國。國俗雖多奉佛教，然男女生育，與他國無異。不然，則佛種盡滅，安得尚有人類哉！則大慈發願，所爲欲度盡衆生者，且不能度其國，況吾國乎！蓋西天有五印土國，故云西土；又曰五信度，即古身毒國，亦曰新頭國。蓋印土、信度、身毒、新頭，皆音之轉也。其國大抵皆信佛，亦不惟印土爲然，凡西番風俗率相類。今河湟、洮、岷間，羌屬百餘種，寺簇爲多，國初職貢，絡繹不絕，有勅封灌頂國師，熾盛佛寶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輔教、闡教諸王。而西洋南東海諸夷，亦無不奉浮圖法，或奉回回教，蓋夷俗然也。

今不獨夷狄，即吾中國，亦何處無寺？何人非僧？雖曰中華即是佛國，奚爲不可。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誦習周公、仲尼之道者，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尊奉佛、回回、天主諸教者，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而今天下，竟何如哉！蓋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譬之晝作夜息，自然之理。然人病則恆晝卧，或夜更不卧，湎酒之徒，俾晝作夜，何可憑準。今中國之奉佛，正如病與醉人之晝卧耳，何怪焉！何怪焉！有聖王作，盡斯人而倫紀之，忽如耳。

或曰：誠則必形。佛惟實有是道，故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而其教未嘗

熄　中間豈無一聖王哉？確曰：盜賊亦未嘗熄，惟無聖王故也。或曰：盜亦有道，則謂佛之有道也亦宜。

又《瞽言三・禪障》　或問陳確曰：子習內典乎？曰：未也。不習則何以知其非而黜之？曰：「有獄於此，良盜相質也，良之詞既聽之，盜之詞亦不能不詳聽之，以良盜之案未有定焉故也。案既已大定矣，且久已定矣，而又試聽之，且屢聽之，是徒亂人意，且使盜者復有倖勝之心，故不可也。」

曰：「佛之爲異端審矣，然其言亦有足取者，君子不以人廢言，若之何與盜詞同棄乎？雖盜言而善，君子猶取之，況佛耶？」

曰：「盜言善，君子誠取之，取其人盜而言非盜也。若猶爲盜言，雖善，忽聽之矣。今佛言滿天下，是行釋而言儒者耶，抑猶是行釋言釋者耶？子既審佛之爲異端，而又取其言，是佛之爲異端未審也。是嘗習內典之禍也。」

「昔者吾友嘗習之矣，既而知其非，則深黜之，而惟儒言之習。他日與確游山陰，讀《劉先生年譜》，至「臨絕之頃，聞鄉紳有薙髮應聘者，先生太息，反側不安」，吾友指此語未善，宜改之。確曰：「此伯繩記實之言，信。」確心知吾友未善之旨，欲俟言其所以而救正之，而吾友無言，某亦未及申辨。後吾友病毀且死，與羣季從容言笑，談道不輟，不一及家人事。此古昔君子所難，然某竊以爲賢者之過也。是向者釋氏死生之說微有以中之也，是未善反側之旨於茲始睹也。某則以爲生死一也，喜怒哀樂中節之謂和，何以於死時獨有喜樂而不當有怒哀耶！故笑而死可也，雖哭而死，亦無不可也；曳杖逍遙可也，雖反側不安，亦無不可也；惟其時而已矣。

「非惟吾友爲然也。宋明諸大儒，始皆旁求諸二氏，久之無所得，然後歸本六經，崇聖言而排佛老，不亦偉乎！然程、朱謂二氏之說過高，彌近理，則猶是禪障也。非惟程、朱爲然也。雖周子之言無欲，言無極，言主靜，皆禪障也。某云：無欲安可作聖，可作佛耳。要之，佛亦烏能無欲，能絕欲耳。二氏之學所以大繆於聖人者，專在乎此，而周子未之察，故曰禪障也。

「朱子謂「靜」字稍偏，不若易以「敬」字，善矣。而伊川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門人問力行之要，曰：「且靜坐。」朱子則教學者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其體「靜」字，較周子彌粗，去禪彌近矣。曰「察識端倪」，曰「須先明一個心」，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曰「略綽提撕」，曰「在腔子裏」，曰「活潑潑地」，曰「常惺惺」，曰「顏子所樂何事」，曰「觀未發前氣象」，曰「性通極於無」，曰「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曰「無善無惡」，曰「妄心亦照」，曰「無妄無照」，曰「心有所向便是欲」，曰「有所見便是妄」，曰「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如此等語，未可悉數，皆禪障也，皆嘗習內典而階之厲也。嗟乎！佛教之溺人，曾何時而已哉！

「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之說備矣，而儒者猶未免浸淫佛氏之教。堯夫疾亟，伊川過之，曰：「願先生自作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斯言最善。曾子自深於聖學，而程、朱獨取其易簀一事。易簀固正，然曾子於季孫之賜，爲禮所當受乎，不當受乎？不惟受之，而又嘗用之，其可以用而用之乎，其必不可用而姑一妄用之乎？必也其當受而可用者也，當受而受，可用而用，則胡爲疾亟之時，而遑遑必易之爲快也？如曰「得正而斃」，則未斃而苟可以不正乎？是又以生死爲二也。是故易之可也，終不易之，亦無失其爲曾子也。是則伊川、晦菴之言，恐皆未離乎昔者吾友之爲見也。

「故佛教之惑人不止死生，凡書之惑人不獨內典，而況內典之詖邪者哉！劉先生言：「諸公素叩禪關，雖聞大道之要，未脫舊行履，欲舍短錄長，以成其至是」，痛哉師言！非即吾子有可取之說乎？惟其有可取，故惑人彌深，而禍世滋大。嗟乎！磨不磷，涅不緇，惟聖人爲然。自宋、明諸大儒，至吾友之賢，皆猶未免涅緇，而況如某之戔戔者乎！故懼而勿敢習也。

「游酢從二程學，後更學禪，呂居仁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知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世儒好弄聰明，大率類此。此學術日雜，議論日煩，而禪學之禍所以日甚一日，訖無定底。卓哉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絕天下萬世之禍本也。」有王者作，必用斯言矣。

又《瞽言四・無欲作聖辨》　陳確曰：周子无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聖人之心无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聖人能不縱耳。飲食男女皆義理所從出，功名富貴即道德之攸歸，而佛氏一切空之，故可曰无，奈何儒者而亦云耳哉！確嘗謂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則亦並无天理之可言矣。他日

致友人書云：絕欲非難，寡欲難；素食非難，節食難。確每自體驗，深知之。是知異端偷爲其易，聖學勉爲其難，邪正之分，端在於此。而周子以无立教，是將舍吾儒之所難，而從異端之所易也，雖然疑當作「欲」不禪，不可得矣。其言无極主靜，亦有弊。學者只從孔、孟之言，儘有從入處，何必又尋題目，多爲異端立幟乎？

又曰：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上有過不及之分，更无有無之分。流而不反，若貪愚之俗，過於欲者也。割情抑性，若老、莊之徒，不及於欲者也。賢人君子，於忠孝廉節之事，一往而深，過於欲者也。頑懦之夫，鞭之不起，不及於欲者也。聖人只是一中，不絕欲，亦不從欲，是以難耳。无欲作聖，以作西方聖人則可，豈可以誣中國之聖人哉！山陰先生曰：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而其无過不及者，理也。斯百世不易之論也。

又《補新婦譜・絕尼姑》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眞修尼人，亦概絕之。蓋容一眞尼而諸僞尼亦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肅閨門第一要義。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節固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憚，此輩蹤迹漸疎，家風清楚，亦是新婦入門一件好事也。

陳確《葬書下・甚次》 今天下異端之爲害多矣：葬師爲甚，佛次之，老又次之。

夫佛老之爲異端，信矣。然愚者惑之，害於財已耳；知者惑之，以枯滅自廢，偏私傷道已耳。罪未至於暴人骨，待地不葬，或誤聽屢遷。拆人父母，分葬啓爭速獄，家破親離，爭地則親友爲仇，爭利則兄弟相怨。禍若此其甚者也。夫佛之以苦空爲行，則猶然善也；老之以清淨無爲爲事，則猶近於治也。佛老之書，猶賢者之書也，誦其書而服其教者，猶時時有賢者之人也；而儒者攻之，至不遺餘力焉。若葬書之倍叛失理，尤非佛老之書之比，而儒者莫之辨。葬書誣矣，葬師又甚焉，而儒者莫之黜，又躬勸爲之戒。夫樂大禍而憂小患，不思夫其剝膚者，而隨聲以吠其至緩者，眞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亦不知類甚矣。

然則有同焉者乎？曰：有，其妄言禍福則同。故凡書之言禍福者，皆妖書也，而葬書爲甚；凡人之言禍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師爲甚。

顏元《存治編・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言盡之矣！

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

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藥，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竄佛老等經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訐竄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

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巳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又《存人編・喚迷途・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目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

是個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個正神還可，他是個西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個聖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個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眞可羞也，眞可誅也！你們動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個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個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個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個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個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個妻子，成個人家。上與朝廷添個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個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個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游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宮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個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狼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出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鄰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民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懽喜，門左懸弧。懽喜者，以爲他日奉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託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鬬，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寧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蜢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眞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也，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躭悞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著，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飢寒，況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又《存人編・喚迷途・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況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眞空；仙道說眞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旣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卽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眞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曰眞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王子之臣民，倘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猛醒！

你們那個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斷了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況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隅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卽不可以爲人子，況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

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闔眼並手，跟番鬼談邪言，自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餧鷹，舍身餧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道、楊傻，予《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四劉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懇切，不獨言喚僧道，即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又《存人編・喚迷途・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夫婦，天若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

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悲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於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宦，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羲、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擡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友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繙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繙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眞善果！勉哉！

又《存人編・喚迷途・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王弇州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啓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是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蘇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闡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邃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曾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闢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闢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佛氏之害瀰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譫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灸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疱，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禾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兇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荊芥以汗之，芩、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將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救乎？不幾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兇不至，遂聽瘟疫、天疱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著說排佛者，若傅尚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沈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蘇、王以絕世之才，讀孔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辨鐘磬，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窒心眯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侈愚僧之口，迷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弇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柳則友韓矣，富、蘇則友歐陽矣，柳、富、蘇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富、蘇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蘇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尚來千古美談，況吾儒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夷、蹠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略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眞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撫之猾寇，又何久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蹠結社乎！及孟尚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尚有微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之交太顛必尚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逗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脊檁，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是卽爲六賊之意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

吾《存性編》中所云根蘖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即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檟之根，藏土千年，與機腐同譏。彼佛氏固末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機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目，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尚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風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貌，全體大用之我麟，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惜，又恥於奔寶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即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即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背叛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捭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參一解，行一步也？況做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顛預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懺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況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況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壑，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尚有輕重差等也，況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妄？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尚矣！即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眞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況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眞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

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於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罵兄嫂而借弒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又《存人編・喚迷途・第五喚》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既稱門頭，亂言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即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屢國家之憂，下阬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迷途上個個喚回，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惑衆，各省下蓋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眞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功夫，這便是眞修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聖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便是眞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眞個修善。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久了，迷的深了，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日發禁，你們不曾見麼？京中剛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倡邪道人，你們不曾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很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魂，你們把那很鬼絕魂招到宅上，焉得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個和尚道士來住在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譬如一人吃著山藥甜，遇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縊者喜人縊。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霤、井、竈。古人祭五祀，或令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譬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著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旨，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棗』，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棗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棗，把王法比做狂風。而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眞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概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目連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尚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胡謅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也不妨，但不當

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即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況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沖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煖母』，不知豎四星是『房』，橫亹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尚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尚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眞正的善，便受眞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

直隸區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叫人斂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贓官，斷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譬如百姓有人斂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災，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爲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尚且上本有罪，況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爲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褻瀆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個和尚道士常住宅內如何？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魘之術，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眚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災，況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個奇怪，驚哄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一。即如白蓮、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曾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某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個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

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喚參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敍。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個會，就遵朝廷法令講聖諭，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做，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個孝慈風俗，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懽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闢辯佛伯二蠹，以救生民於荆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惡遭焚院，淸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祝！

又《存人編》卷三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個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個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即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況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託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些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毗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眞是個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孛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魂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個「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像，圖爲形色。毬毛跳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趺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

人民何幸，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呵！沒得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

此一段，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呵，大笑聲也。佛至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著，你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著，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夷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的地，遁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又卷四《束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蓋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尋父遊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束鹿張先生爲吾友尙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迷助。

甲子，張子奉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讐

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喟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已；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輿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蚩蚩者氓，日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朝龍興地，太祖、太宗暨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上命吾儕來尹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而又煌然登諸《通志》，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

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某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便。』予瞿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澨；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珠宮貝闕以供香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迪萬世以祈雍熙者也。即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擅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志》以昭示天下後世，爲簫、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矚於非義而諉諸衆且久，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

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醫巫閭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醫巫閭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釐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諉，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涼，其材或可惜，則錦嚮有遼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佛應，默然而退。嗟呼！義，錦矚也。醫巫閭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寧無聞之而齒冷！

又《闢念佛堂說》

京兆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懽然詔予曰：『闢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盍爲我闢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鞀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入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

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王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

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號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會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耳。殊不思福者何？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耶？有家業耶？佛已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況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即口稱忠臣

孝子之名，曰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斬之福而降之禍。況已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曰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況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

今《錦州府志》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顯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污典冊，奈何不知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閱《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又《擬諭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蒼赤，爰賦恆性，錢爲五典，釐爲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

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灝，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

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邀；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口而致，斯民疇不易從！始迷是非，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堂城市，罔知禁忌。

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飭，今復顯登之誌冊，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天子降罰，傳譏於後世。

嗚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龍堂中所有，更匾額曰『鄉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聖諭，訓正斯民，無俾終惡。

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剎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胥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丕變，信無梗！無俾誌冊比觀，取羞賀賢。勖旃錦守！易一時羞，作千古美，錦守勖旃！

又《朱子語類評》　朱子謂：聖人說話都是實說鐵定，教人就這上做工夫。

說來好聽。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聖人所說工夫否？朱子沉迷於讀講章句，更甚於漢儒，玩心於空寂禪宗，更甚於陸子。陸子治家有許多法例，可爲定式，守荊州，到任便教戰守，居身截指甲習射，梭山直任義社長。朱子則立朝全無建白，只會說『正心、誠意』，以文其無用，治漳州，全無設施，只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慟哭而已。兩派雖俱非孔子之派，江西猶有長處。

朱子謂：莊周說話都說得也是。

僕看《莊子》，批云：『莊周之人，人中妖也；莊周之文，文中妖也。』朱子許他『說話都說得也是』，又稱他『是個大秀才』，又何怪乎今儒鹿乾岳、孫鍾元、杜君異，皆有三教聖人之說哉！蓋儒道之亡也久矣，蓋冒儒者之參於禪、老、莊、列也深矣。嗚呼！天不再生周、孔，遂忍儒道之亡乎？先生輩便如此。

朱子謂：莊周是個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

明儒有宋希哲者云：『程、朱樂處自禪學來，康節樂處自老、莊來。』吾嘗服其明眼，確論。細看來，宋儒於釋、老、莊、列無不染著，程、朱不止染禪，康節亦不止老、莊也。

朱子謂：後世聖賢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亡亡。

以著書立言看聖賢，便誤矣。著書立言，莫道二帝、三王所不爲，孔子六十歲以前舉往聖之道法，與三千人學之，習之，要爲東周。於身親見之，何嘗著書？雖六十後不得已爲傳後之謀，亦取道法之譜籍而刪之，修之，定之，以爲將來習行經濟之準式，何嘗著一書，而謂之立言示後哉？先生輩誤認儒道，率天下成誦講『四書』、『五經』之老、釋，亦一等方外之士耳，尚闢異端哉？

朱子論『谷神不死』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朱子解《大學》『明德』，以爲『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卽爲老子『谷神不死』之說先入矣。吾儒所謂『明德』，卽稟受於天，仁、義、禮、智之德，見父知孝，見兄知弟，以至萬善皆從此出。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子思所謂『誠明』，『堯之』『欽明』，『舜之』『濬哲』，『孔之』『一貫』，此『明德』也。『虛』之一字，從何來哉？朱子不惟錯了堯、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習行『三物』路徑，卽『德、性』二字，早爲佛、老蔽之矣。同志但觀予《存性》、《存學》，則此等

自曉然，只霧不能障青天矣

朱子謂：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

胸中終有羨慕莊子根子

朱子言：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云云

程、朱派頭始終與堯、舜、孔、孟無干，程子還有一二近儒，朱子則並楊、墨亦不及，只著述、訓詁，雙目俱盲，其能『爲我』乎？入仕二十七年，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埸天地，書生艷之，亦無可表章，左曰『義倉』，右曰『義倉』而已。義倉一節，亦非朱子創之也。宋之削弱自若也，佛、道之猖狂自若也，堯、舜、周、孔之道湮沒消沈自若也，金、夏之憑陵爲君父生民憂災自若也，其能『兼愛』乎？妄謂之『口《詩》、《書》，身禪靜，而別作一色之文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未知君子以爲何如也？胡說

朱子謂：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云云

朱子謂：眞空能攝衆有而應變。

朱子之禪自欺欺世在此，《集註》每見此意。是

又云：眞空亦只是空，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

誠哉是言也，先生何不向迹上做工夫？

朱子謂：今之講師後來談議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云云

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麼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個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朱子謂：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道藝不可爲表率云云

朱子學術只是禪宗、訓詁、文字，鄉原四者集成一種人，而好閒論古今人物事情耳。如其闢佛、老，皆所自犯不覺，如『半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也。好議人非，而不自反，如此處『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道藝不可爲師表』，殊不思皆先生輩也，皆先生輩誤之也。

朱子言：佛氏齋戒，變爲『義學』。

吾素所聞於佛氏只撻諢之宗，寂滅之禪耳。自浙儒《錢曉城集》中，始知佛家有義理宗派。今朱子只名『義學』，隱卻理字，爲其一代理學先生諱也。不知廢卻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不用習行工夫，而只口談義理者，皆禪也；只筆寫義理者，皆文人也。天下知二者之非儒，則乾坤有生機矣。

朱子言：《肇論》只是『動中有靜』，此是先生一派。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之意，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般道理來。此是象山先生一派。及達麼入來，又翻了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睹其始足以鉗制愚俗，其後遂使有國家者制田給宅，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此是後世歷代通病，而諸先生與吾輩皆未甚局中也。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終不出於言語、文字之工。又以道無越於釋，先生何不先自行之？老，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

釋氏心靜見理，老氏亦難爲抗衡

是先生輩庸愚，被他壓倒，未必老子出其下也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汪，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先生與二程、羅、李都在他範圍，豈不盛乎！而反言闢之，烏能不出其下乎？又不特下之，且入之，不覺代滅孔子之道矣；吾道之弘範，賈輔也。二程、朱亦別樣禪宗耳，故皆以達麼之靜坐爲下手眞工夫。不知但能習行周、孔三物、四教，一切禪宗、訓詁、文字、鄉原諸不可窮詰之邪說、曲學，皆如太陽一出，霜露盡消矣。

昔在定州，於三生楷禮齋，言及程、朱滅孔子之道，生遽怒起罵之曰：『先生萬世罪人矣！』予笑謂曰：『坐不一時，使楷禮自言程、朱滅孔道矣。』生曰：『先生百計不能使我如是言。』予因約之以有問必答。生曰：『唯。』予因問曰：『王楷禮眞定好秀才乎？』生曰：『不敢當。』予曰：『考優等，即好秀才也。發落時同府好秀才皆曾遇見乎？』曰：『然。』『皆讀朱某《集註》者乎？』曰：『然。』『皆遵程、朱《註》講書者乎？』曰：『然。』『皆遵之作文者乎？』曰：『然。』『八府秀才同然乎？』曰：『然。』『八府童生亦然乎？』曰：『然。』『天下生、童皆然乎？』曰：『然。』『無一不遵宋儒，讀之、講之、作之者乎？』曰：『然。』『吾請於吾兄，求一如孔門身通六藝之賢，頗通一二藝之門弟子，如七十人、三千人者誰乎？』生仰首沈思久之曰：『無之。』予又問：『不拘目見，耳聞皆可。』生又對：『無之。』予曰：『普天下皆宋儒徒，曾無一習行經濟之孔子徒矣。請問誰滅孔子道乎？』生拜手笑伏曰：『信矣。』

朱子謂：佛氏《四十二章經》，其說卻自平實。

佛氏《四十二章》尤空幻到極處，朱子反道平實，此是禪根先成，胸中不自覺處，正如《論語註》稱「佛彌近理」，一般病也。

朱子謂：楊雄《太玄經》皆是

是自先生輩稱述亂臣賊子之書。表章《太玄》，謂之「大醇、八疵」，與《孟子》一例較論，方亂人聞聽耳。誰曾宗爲儒者哉？是不足怪也，《太玄》與《太極圖》、《近思錄》諸書根蔓連綿，亂聖道而雜歧之，新莽之周、程、朱、邵也。闡玄，皆自爲地也。

朱子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大賊。

作大賊殺人命，作僧殺天理，一也。

朱子謂：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吾儒多有折而入之者，惟有學問底人不被它惑。何高何妙，朱先生偏見高妙。先生亦折而入之矣。先生卻惑。

吾謂道之亂，道之亡，病根全在「『說』字。堯、舜之世，道不外『六府』、『三事』，學不外『和其事』、『修其府』。周、孔之宗，道不外『三物』、『四教』；孔之『文』即周之『藝』；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總括周之『六德』也。此外無道，學即學此，習即習此，時習即時習此也。無行不與，即與三千人同行乎此行義，達道『即與四海之民同達乎此也。堯、舜、周、孔豈啞人哉，全不事乎說。至漢人以書說，晉人以口說，聖人之道，亂而亡矣。宋人書、口兼說，開壇虎座，動建書院，曰大明道法也；抑知實晦之盡乎？吾之就聘肥鄉也，仍名書院堂曰『習講』，實有苦心，剛主猶不取，曰：『不如盡掃世套，仍用先生家塾名，曰「習齋」』。

朱子謂：厭薄世故，而欲盡空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機關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兵、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盡空一切者，卻不曾盡空，以吾中夏聖人之遺澤自在人心，自在遺俗，非佛氏不近人情，全無天理之道所能空也。惟先生輩以佛氏之實，滅聖人之業，而我中夏之學術盡亡，無由成人才，而一切乃眞空矣。嗚呼！豈惟吾道哉？雖求老氏之機關巧便，兵、數、刑名，何可得哉？故曰，宋儒爲金、遼元、夏之功臣。

朱子謂：釋氏說眞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朱子所見之儒道，即釋氏精微處，故說略同。

朱子說：老氏只是存得一個神氣，伊川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要何用？

吾之異於宋儒者，只謂非堯、舜、周、孔之迹也。

朱子謂：釋氏以事理爲不要緊而不理會。

先生輩還欠向事上理會。

朱子謂：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曾『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吾嘗言『宋儒「主敬」而廢「六藝」，是假儒門，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不知釋氏亦講『敬以直內』也。觀此，及秦檜一生受用在『敬以直內』，則『敬』之一字爲自欺欺世之把鼻，吾非厚誣宋人矣。

朱子言：儒、釋之辨，眞似冰炭。

朱子素不曾見到此，何由忽出此一語？

朱子言：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

佛氏果『見天機，不器於物』乎？朱子所見何氏之「天機」乎？

朱子言：釋氏「入定」，道家「數息」，只是要靜，但也開眼便依舊失了。

宋儒之異此者幾希！

或問：『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云云。』

既知世上事要人做，何一事不做？須知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禪；「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其能運天地，行日月乎？只大言以自塗抹耳。

朱子言：禪僧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

吾嘗言『南北二宋人全無了羞惡之心』；又嘗言『宋儒滅孔子之道』，非是宋儒能滅孔子之道，是佛滅孔子之道也。其陷溺邪說只有淺深，淺者遂自見爲不染耳。如朱子『以不觀觀之』，見龍川、節夫一流人反厭惡，皆是父母爲人殺，舉心動念不眞不熱也。故吾嘗言，晦菴之痛哭沾襟，不如象山之截

指用習射」。

朱子言：禪家弄精魂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

朱子凡到闢禪肯綮處，便談禪有殊味，只因其本來有禪根，後乃混儒於釋，又援釋入儒也。故釋、達之禪易辨，而程、朱之禪難明。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

「作用爲性」四字不差，只佛氏與宋儒偏無作用耳。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仁如天，智如神」，盡一身之性也；「克諧以孝，敦睦九族」，盡一家之性也；「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與天下共盡其性也。「天地清寧，萬世永賴，合古今乾坤通盡其性也。今釋氏、宋儒，有伏而無作，有體而無用。不能作之伏，非伏也；無所用之體，非體也。以宋儒言「作用」，已不免無恥，爲漢、唐英雄之所笑，而況敢令七十子、五臣、十亂見也？彼釋氏而言之，眞如木石談飛舞，妖鬼之尤矣。

朱子謂：佛書中「六根」、「六塵」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

嗟乎！朱先生迷至此乎！稱其說「皆極精巧」，人謂「孔子所不及」，他何理即吾儒何理，便是爲他汩沒了。卻說「人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尚謂自己窮究其說能自出乎？

《華嚴合論》精密。

今言朱子信禪，稱其邪說「精密」，宗朱惑朱者必不信，必爲力辯，豈知種種不一也。吾於是編厭觀直過，不之辨駁者多矣。

問：「《龜山集》中《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

了翁諸人好佛之篤，既云「見不透，故覺得他好矣」，下面卻云「以今觀之，也是好」，然則先生也還見未透？只學堯、舜、周、孔之道一對質，自判然矣，更何處有些子好？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於大本不立」。可惜溫公宋儒卻是儒佛一貫。咳，先生見佛妙處。因問：「解禪偈，卻恐後人因溫公言，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曰：「此皆禪之至陋，妙處不在此」。至言。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儒家部・明清分部

宋儒偏處只是廢其事，事是實事，他卻廢了，故於大用不周也。人皆知古來無無體之用，不知從來無無用之體，既爲無用之體，則理亦虛理。釋氏談虛之宋儒，宋儒談理之釋氏，其間不能一寸。堯、舜名其道曰「三事」，周、孔名其道曰「三物」，殆逆知後世有無事之理、談理之學，而預防之乎！溫公似與程門異，而解禪偈，則宋人之不染於禪者，不亦鮮哉！至於朱子譏人談禪之陋，謂「妙處不在此」，自多得其妙處，更可傷。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眞見到語也。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

合你禪宗處便見好耳，番鬼話，有甚好？

禪只是一個呆守法云云；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見，所以不識字的人，才悟後便作偈頌。參禪之久，悟後便能作偈頌。宋家朱、陸兩派敬、靜之久，便能著書、講學。予少年從二家入手，且能前知來日事，其實與禪一條路徑，一般伎倆，只名爲儒，手執經不同耳。試觀堯、舜修、和府、事，周、孔習行「三物」，「五臣、十亂、七十賢所執之水、火、工、虞、兵、農、禮、樂，曰某事惟汝諧，某事惟汝諧，曰某可使如何，某可使如何，莫道釋、達番子分毫不得肖竊，雖程、朱之道學，歐、蘇之文字，漢人之訓詁，其可分毫彷彿否？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云云，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其爲人與俗家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看僧人之禪學與秀才舉業，全與行不相應；不知靜、敬、著書之道學，其與行不相應一也。予嘗言「世有大欺世，大誤人，大亂道者三，而千餘年罔覺，遂致氣數日降，人心日昏，堯、舜之道墜不復起，晦不復明者，帖括、禪宗、宋家道學也」。帖括聰明只在猶毫、水墨上，推之口頭、手頭全不相應；禪宗識悟只在心頭恍忽，口頭打諢，推之身上事上全不相應；宋家道學見解只在靜言訓詁，推之朝陛、疆埸、齊、治、均平，全不相應。而妄自冒稱冒認，動言堯、舜、周、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殊不思吾身似堯、舜、孔、周分毫否？吾家、吾齋、吾國似唐、虞、殷、周分毫否？「三事」之修和安在？「三物」之習行安在？是吾所深懼也，是吾所深悲也！

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

今說道學先生也設醮拜籙，人必謂無之，而不知當日竟如此，其弟子亦記之不爲怪，傷哉儒之亡也！

俗言佛鐙，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出照見其影，圓映人影如佛影耳。

予嘗見碎柳柴布場中，夜中滿場光明；或云，夜中蚰蜒、狐、蠍皆有光。昔年在都門，夜中聞佛聲起，見羣僧合掌向白塔呼佛，云塔放光。予見明氣遊轉上下不定，彼時亦謂都中鐙火所映，如山中有物，日出見影也。

禪子病脾，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

陽明嘗言，丹法差可療病。

雪峯和尚住山數年，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還。先生曰：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

知晦菴素深於禪定，不下山，但不解不下山有何好處？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

王質可殺！佛道換父母之說更可殺。即如其幻說，果是換一層父母，方是此一世人，不得父母一生，便無此一世人，父母便可不敬乎？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一是滅絕人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

此問不惟闢佛教允當，第三條且正中朱學之弊。『不務下學，逕求上達』，奈何朱子見藥不受，反言『未須如此立論』乎？

佛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個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云云。

僕凡見宋人講、讀、著作處，便頭痛欲嘔，見談禪處更甚，故初間批駁一二處，後全不看。可惜橫渠被范文正、二程誤，亦講這話。

問：『士大夫晚年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所以被他隆下。』

朱子一生肆力訓詁、章句，也便晚來看著禪家高，所以臨終有許多禪家故事，也是『被他隆下』了。

王介甫捨宅爲寺，請兩個僧住持。

介甫吾所推服，爲宋朝第一有用宰相，乃亦捨宅請僧乎？可笑！

朱子謂：士大夫溺於釋氏之說者，緣不曾理會自家底原頭，卻見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所以被他引入去。

你也圖省氣力，說『少年欠了六藝工夫，如今補塡是難』，況他人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只爲自家這裏說得疏略，無藥治他，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個悟門，云云。不知自家有個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爲何只論『說得疏略』，朱子好說。諺云：『三句不離本行』，此之謂矣。上段論溺佛之由云，『因不曾理會自家原頭』，不知周、程與先生皆不出禪宗者，正因要理會原頭也。先生所云『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舍孔門習行『三物』之學，焉能『各止其所』哉？

朱子謂：佛氏是逋逃淵藪，無問何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云云。又引退之詩云：『出入人鬼間』，以僧上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也。

朱子好稱述僧人，口角每帶歎羨，此二處便甚鬼薄之。蓋朱子之於禪，喜其精，而惡其粗也。

李德遠云：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孔乃是抱橋柱洗澡。

宋、明學者皆迷惑如此，君儕不極力行明吾道，乾坤不將毀乎！

王日休立化，朱子以爲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

王日休之小人，曇陽女之妖詭，眞宋、明隱怪之尤驚人者。書生亦隨世人豔道之，殊不思不盡人道而死，即是不正命。病死、立化有以異乎？

奉佛者至老體多康健，以爲獲福於佛，不知每晨拜跪，日勞筋骨，運用氣血，所以安也。

先生看人康健之由如此透切，奈何廢孔門學習之功，置禮、樂、射、御等不加時習，竟成畏難而苟安乎？

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偸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

好洛學！朱子以潘淳曲辯；抑知自己偸其說者，亦不少乎？

佛學只是無存養工夫，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學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說伊川偸佛說爲己使。

學佛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

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吾嘗謂「宋儒儒名而釋實」；今觀伊川眞做佛家工夫，朱子眞有「伊川偷佛說」之言，元幸不誣人矣。宋儒之滅孔道，非宋儒能滅孔道，實佛滅之。元之言又幸不誣道矣。

朱子謂：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吾人家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口吻亦是投降。

又《闢異録・闢異總論》 先生曰：「闢異端，貴發動其良心，使之開悟，如孟子之於夷之，只「孝子仁人」數語，便令「憮然」。若徒拒折如仇敵，勢反扞格不入也。」

或言：「異端與我無怨無德，不必闢」。曰：「何必有怨，神禹與洪水何怨？湯、武與桀、紂何怨？孔子與少正卯何怨？」或曰：「我無君相之任，何可比也！」曰：「孟子與楊、墨何怨？儒者以天下爲一體，只我要生天下，那害天下者便是我怨。若只做自了漢，如只管我孝，天下不孝都無干；只管我弟，天下不弟都無干，便做得眞，做得成，亦是「小人儒」。那天下不孝，到底是我孝未做盡也；天下不弟，到底是我弟未做盡也；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到底是我中和未致也；孔子勉子夏爲「君子儒」，意正在此。子夏篤信謹守，豈有爲人貪名利得病，只是規模小，夫子恐他只做「自了漢」，故戒之。」

今巨淫祠徧天下村莊，曾不聞村莊有一夫子廟，惟國典令各邑有文廟一設而已。里巷之傑，輒以寺、觀不修，無僧、道焚香爲慮，至其子弟之不孝、不弟，顧不知憂。此皆風俗之大關，吾儒曾不能爲民闡明此理，所謂以清議持天下者安在！安得有人焉，勸人村建一先師廟，卽設社學其中，爲聘一正儒，教以德行道藝。或諸邑效之，如胡文定一倡而釀宋家四百年道學之脈，亦轉移氣運一大端也。其事只一淫祠之費足矣。

又《闢僧徒異》 應試入京，寓白塔下一椒園。有僧號無退，大言於先生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中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有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只是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初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方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方與某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焉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俛首。逾數日，復來。先生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知汝不募久矣，爲卽生父母破戒，卽孝親意也。」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紹興有父母否？」曰：「已矣。」「有墳墓否？」曰：「有。」「有祭掃乎？」曰：「有家兄。」先生曰：「卽生父母，尚多一「卽」字，顧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祭，舍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乎！」僧俛首淚下，長嘆曰：「至此，奈何！」先生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此先生年二十六如京事也。纔踰弱冠卽能化僧，況無退參禪悟道入其教者已深，乃先生一言有以悚動其良心，而翻然改圖，卒能全其父子兄弟之倫，不至終沒於異端，其有功名教爲何如也！

僧某問：「先生每食必祭，何意？」曰：「此吾孔聖人所行。古人製下飲食與我用，我食敢忘之乎！故每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僧獻茶，先生不飲，僧自述爲僧是大不得已。先生見其人生象方正，揆人小心恭勤，周旋有儀，因告以人倫之當全，及祖父血脈不可絕等語。其人卽言，既以無奈寄身空門，佛教事不得不做幾分，此中「孝、弟、忠、信」四字自在，但遇脫身路卽便別圖。又回勸先生曰：「若遇俗僧道，還當愼言，恐成仇隙。公眞明心見性者矣。」

一僧語先生爲其徒削髮，先生曰：「某素不交僧，交者必告以天倫。汝等一身，自開闢之初，人人相生，蓋幾千萬人之血胤而始至今也。今日娶妻生子，又子子相生，亦不知有幾千萬人之命脈也，豈可中間自我而斬？汝適不言乎：「佛慈悲，聖慈悲，天亦慈悲」。然「天之大德曰生」，豈可斷人生理，獲罪於天？汝若有決斷，當稍積貲財，歸家娶妻，爲祖父衍血嗣。汝若無決斷，亦不可自誤誤人，再度生徒矣。

聞僧人講清淨幻覺之理甚悉，闢之曰：「有天須有日、月、星、辰之照臨轉運，須有風、雲、雷、雨之鼓動潤澤。今其言天終空也，不知運世之盡而天始空，今昭昭者天，而遂空此日、月、星、辰不照臨轉運，空此風、雲、雷、雨不

鼓動潤澤，可乎？有地須有五嶽、四瀆之流峙，人物、草木之長養。今其言地終空也，不知運世之盡而地始空，今溥博者地，而遂空此嶽瀆不流峙，空此人物不長養，可乎？有人須有耳、目、口、鼻、手、足、心之視、聽、臭、味、持、行、思，須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令，共、孝、慈、友、悌、義、順、信，今視息者人，而佛氏欲其終空也，不知形氣之離而人始空，運會之盡而人之類始空；今盈兩間者人，而遂空此耳、目、口、鼻、手、足、心，不視、聽、臭、味、持、行、思可乎？空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不令、共、孝、慈、友、悌、義、順、信可乎？吾聖人之道偕三才而長生，釋氏之道速三才而早死；即其所謂靈光萬劫不滅者，亦歸之如豆之舍利，無與於三才，終空而已矣。但有人心者，孰肯獲罪三才，而爲此乎！然而思之，在釋氏原勝夫營營名利、酒色中者，故舉世俯首而尊信。要知吾儒明德之本體，定靜之實功，則釋氏將自媿爲無用之體矣，而又何言乎？

又《闢崇邪異》

有谷姓者，溺於異端，先生爲言邪教犯法。谷頗識字，因辨曰：「齋，必有明衣，布，何也？」先生曰：「聖人當祭乃齊，不祭而齋，非禮也。且齋者一其心耳，非素食之謂也。聖人立制，一祭天地用太牢，少牢」，「膾不厭細」，「惟酒無量」。」谷曰：「聖人言覺性否？」曰：「惟聖人覺。孟子曰『使先覺覺後覺』，見父覺孝，見君覺忠，彼佛見父不覺其宜孝，見君不覺其宜忠，是謂不覺。」問：「如何是性？」曰：「天命之謂性。」視者目之性，聽者耳之性，仁義禮智者心之性。」谷曰：「吾謂一點性靈是，性那有許多？」先生曰：「便是此一點性靈，自會視明聽聰，見人則愛，見事則義，如一燈然，室中人物器皿無不畢照，方是明。若只一點明，一物不照，成甚燈？」谷曰：「人之所爲，如渡水自覺淺深平險，愛渡方渡。」先生曰：「不然，亦問水宜渡否耳。譬如往令先人墓，雖泥淤不可已；如無來由，水雖甚適意，亦不可常渡，以其不如穩坐高堂也。」谷默然，久之，曰：「夜中用得靜功，身體亦自見效。」先生曰：「靜功不妨用，但把好色、好貨等掃去許多妄念，亦自佳，雖不食酒肉，亦無害，但不合說某門道人耳。今農人動稱道人，彼有何道，徒亂法壞俗，成一顛倒人耳。」谷曰：「如某人亦善言性道。」先生曰：「妄談性天以惑俗，罪也。」谷曰：「所以罪者何也？」先生曰：「朝廷患道統之不一也，建之文廟，立之專官，猶恐其忽忘也，每胡望使鐸人巡於路曰『孝順父母，云云。』今不此之由，而別道其道，以與天子爭民，是以罪也。」谷曰：「何以敬天？」曰：「守天理就是敬天。」谷愕然曰：「我輩大端差矣。」

或曰：「聞三教之祖一時化現，有諸？」先生曰：「吾夫子生於周末，今山東曲阜是其誕降之地也。佛氏在東漢明帝時，始以小人妄言，取其朽骨，污亂中華，史傳昭昭，何得亂言。即使佛氏果聖，亦荒夷之特類耳，而非吾中國之所宜尊者也。今顧舍中國大聖人教法，而崇信荒遠之夷人，則惑之甚者也。」

酒工戴姓者，異端人也，每斥平人爲五葷頭。先生與言入邪教之非，並《大清律》之禁。又告之以當爲之善，如《聖諭》六條。既而曰：「汝等目我輩爲五葷頭，是目我輩爲五常人也，這個卻是。蓋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邪教則無五常，故名不入邪教者爲五常家，以後只當呼五葷頭爲五常人矣。」

錢按：葷從草頭，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佛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茗、葱爲五葷，道家以非、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乃今之入異教者戒葷不食，而用胡荽不厭其多，亦將名一葷人乎。且肉者腥也，非葷也，聖王命爲養老之物也。故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又，凡祭宗廟神明必用牲殺，是謂血食。梁武帝以麪爲犧牲，舉朝駭愕，以爲不血食矣。昔成王當祭，齋戒，周公特殺牛犢食之，取純潔也，是肉又爲齋戒所不廢也。況民年豬羊，所以賜人食也，故平民皆謂之葷，而異端皆棄之，是猶父子子食，而子乃攘棄地已也，又能無怒乎？天賜人食而人棄之，能不得罪天地神靈，而干犯王法乎！入異教者奈何不思。

某少年言入邪教事，先生曰：「犯王法而獲罪於天，甚不可也。」問：「何爲犯王法也？」曰：「《律》有之，左道惑衆，誅無赦。」問：「何爲其誅無赦也？」曰：「天子奉天道以教萬民，凡別名一門而叛天子之教者即宜誅，非爲其聚衆易爲盜而始不赦。」問：「何爲其獲罪於天也？」曰：「汝等若申文於府道，邀席於典簿，無罪乎？」少年曰：「此必見罪者也。」曰：「此猶得罪，而況於表上帝，禮三光乎。故夫王邪教者多嗣絕而災奇也。」

李老者，「黃門教」人也，問：「十閻王地獄之說，有諸？」先生曰：「此釋氏之爲也，堯、舜、周、孔未之言。吾以爲天堂有則君子陞，地獄有則釋氏入，以彼父梵王而爲之子，豈可舍父母而入雪山也！君梵王而爲之臣，豈可置社稷人民而削髮以自納於枯寂也！古云『欺君者無上，非孝者無親』，五刑之用，莫重於此。起釋氏而問之，其何以對我乎？」李老問：「佛、仙與儒何

以稱三教？」先生曰：「此亂世之說也。教本於道，道原於天；順天者仁，逆天者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倫也，而釋氏廢之；少壯老衰死，天道也，而仙氏逃之，一則殘天理，一則盜天氣，故曰：二氏者天地之賊也。」李老沓嗟久之。先生曰：「翁請自今以拜太陽者，拜父母之主以爲孝，以教他人爲邪者，教子守王法，奉天理以爲慈，則李氏之福長矣。

謂王全四曰：「人爲子言，人敬泥佛，子敬活佛，是以佛爲好字，以之目汝父母也。子每以念佛爲祝福口頭，爲喜慶口頭，皆誤矣。夫佛，西域之無父無君者也，天地之亂賊，吾道之仇敵也。吾儒之教，父必慈，子必孝，而彼不但不孝、不慈，並無其父子；吾儒之教，兄必友，弟必恭，而彼不但不友、不恭，並無其兄弟；吾儒之教，夫必義，婦必順，而彼不但不義、不順，並無其夫婦，戕天經而毀地義，可不謂亂賊乎！反吾法而非吾道，可不謂仇敵乎！殲賊平敵，肅清宇宙者，聖人也；揚幟荷戈，從之喊逐者，聖人之徒也。若陽附官兵，而陰與賊通者，儒之奸細也；倡爲不必殲平、喊逐無益之說者，賊之黨與也。」全四張目咋舌曰：「晚生乃今而聞是言矣。」

思今之佞佛奉僧者，有二：一爲人倫內壞，獲罪於天，將借異端懺悔，以白塗眯其良心。如李世民殺兄，簒父，殺姪，淫娣，罪不容於死；尉遲恭以人臣殺君之子，弒國之親王，持矛逼簒，罪不容於誅；便主臣佞佛，罷高祖沐曾道之法，興醮事，搆大悲，鑄銅菩薩，非徒假此爲善，以欺蔽當世之耳目，亦以自欺其不容自恕之良心。後先佞奉之流，出於如是類者，十之四五也。一爲飫於酒食，末塗自厭，陷於空寂之地，以圖息肩；飫於貪墨，積厚當損，逞於捨施之地，以圖益富；苦於饑窘，又恥乞求，濫於白聚之場，以漁食費。其色目不同，而病根則一。後先佞奉之流，出於如是類者，十之八九也。使吾儕人各明之，期共闢之，則鄉鄰不崇邪，而無寺觀之修，齋醮之費，僧道不禁而自不爲矣。使吾儕師長倡之，執友、弟子和之，則朝野皆正士，而禮樂方新，邪慝自去，佛、老二門不攻而自破矣。

又《闢妄祀異》

一異教人，問：「天地、三光宜敬乎？」先生曰：「宜敬。」「宜祭乎？」曰：「不敢，天子方祭得天地、朝日、夕月，故庶民不敢也。」伊言：「天地、三光生長照臨，何可不報？」先生曰：「汝言天地、三光功德耳。然庶民之報天地、三光，與天子異，守王法所以敬王也，順天理所以敬天也。」伊譏先生不敬神、佛，先生曰：「儒者何敢不敬神也！但佛不可與神偶也。」伊曰：「即心是佛。」先生曰：「汝終以『佛』作好字，彼子焉不父其父，臣焉不君其君，無父無君，是何人也？儻人心皆佛，尚有世道乎哉！」伊徒衆多，不肯屈服，終以爲善。先生曰：「是以惡作善耳。孝、弟、忠、信是眞善，自家庭、鄉里達於朝廷，聞者同善之。今汝等所爲，曾不敢聞於官長，禁告戒文，歲不絕而月相繼，謂之善，可乎！且汝誑汝徒之言曰：『朝廷禁聚衆，恐爲盜耳』，不知合天下而統教之，但別立一教門，即是叛天子之教，雖一人，亦宜誅。」先生既而寬之曰：「凡汝道人，也是心要爲善，但不明乎善也。」

顏羽洙稱時監生敬神，每朔望致祭文昌帝君、五龍聖母，一年二十四舉皆成筵，可謂誠矣。先生曰：「敬神有常，誠則誠矣，而惜乎敬者非其神也。吾聞帝君者，川省梓潼人，唐之能報父仇者也；文昌者，天之星名也。異端附會爲一，而造爲化身之說，且曰司天下士子科名貴賤，以欺弄文人，可謂妖矣。『龍母』之說出自俗人，士夫所不道。昔泰山之神本在祀典，季氏旅非其分，夫子視爲大故，況媚邪乎！若移此朔望之禮於先人，則善矣。」錢按：時監生性復，門人希聖祖，種地四千餘畝，稱巨富，敬神如此，而卒以無嗣。無何，族裔爭論此廟香火地，與馬姓搆訟三十餘年，財傾怨結，孰非此翁敬神所胚胎哉！妄祀者，可廢然矣。

宋氏子言，祭某神云云。先生曰：「此謂妄祀。妄祀無福，且多得禍。」曰：「我父母俱逝，不獲孝矣。有叔父母在，今欲朔望獻食叩拜，以盡此心，何如？」先生曰：「此念甚好，若果如此，豈非孝姪。然父母雖逝，若設立神主，朔望獻拜，亦可追孝也。莫謂父母無靈，我等百姓，惟父母有來享之理。」

謂一「九門教」人曰：「汝等擺幾碗木耳、磨菇、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你想那等東西敢請縣官乎？縣官且請不得，卻要請許多尊神來，這豈不褻瀆神明？這豈不得罪神明？

先生南遊，見楚人劉青山好施財飯僧，問何所求。曰：「求來世不失爲人面目耳。」先生曰：「人盡人道則爲人，使果有輪回，則我等自然百世不失乎人。今僧已叛人倫，棄人道矣，輪回於伊未保何如，而向伊求人身乎？」青山曰：「如君言，西方之不宜行於東，兄燕人，何以來豫地？」先生曰：「非不通方之說也。翁劉氏自當祀劉氏祖，不當爲李、王祀祖；我天朝自有聖師，

豈可師西方之佛乎！

又《闢邪說異》　一老異端高姓者，問曰：『語云地須秋耕，人老修行，何謂也？』先生曰：『德見於事謂之行。人老則宜：善者益勵其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以終其德；惡者急悔其非，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以圖晚善。非謂人老則當信奉妖神，以求福利也。』高聞言，大感動，曰：『恨相見之晚！』其意蓋謂老而不及改也。先生曰：『人即八十，歸正而死，亦正鬼也，何晚之有？』

或問：『佛氏謂人爲苦海，如何？』先生曰：『吾中國上有君臣之樂，下有父子、兄弟、夫妻之樂。彼佛氏生於世，絕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而孑然自苦於空虛寂滅之地，眞苦海也；而何乃以人爲苦海也？眞邪說！』

或曰：『三教歸一』。先生曰：『佛氏教人務死，仙氏教人貪生，吾儒教人：生盡生道，死盡死道。一乎？不一乎？』

人問箕鸞請仙事，先生曰：『是鬼道也。吾儒惟當盡人道，父父、子子，倫常之外無他道，故曰「道不遠人」，故曰「以人治人」。』

一僧怨其弟子歸倫，曰：『脫渠不信邪說，至今不去，愁甚不太平？』先生曰：『渠太平矣，只是汝不太平耳。以吾觀之，少年得復父子、兄弟、夫妻之樂，固人生快事，人生正道；雖耄耋還倫，縱不能望後嗣，只獲與祖父合葬一原，不亦美乎？而乃以渠爲信邪說，妄哉！』

有老者約先生到寺中一坐，先生對以不往。老曰：『勿太拘。』先生曰：『拘，美德也；僕媿狂放，未能拘。』老者問：『何如是道？』先生知其好道而雜，答曰：『聞翁好道久矣，好道必君子。然好道須好正道，不正則非道矣。』老曰：『三教大道不可缺。』先生曰：『僕迂儒，止知一教。』老曰：『天地間三教久矣。』先生曰：『老子柱下史，尚在倫中。仙教始於關尹，佛教始於漢明，唐、虞、三代之時皆未之聞，何久之有？』老曰：『上帝「三清」皆從三教定禍福，不可誣也。』先生曰：『誰曾見上帝，而聞其言？』老又述「五眼」、「六通」之說。先生曰：『何謂？』老曰：『無不睹，無不聞也。』先生曰：『即無不睹聞，終是兩耳、兩目，不可言五、六。若以形容其聰明昭格，則吾儒《書經》上說「明四目，達四聰」足矣。』老又言：『見過許多經卷。』先生曰：『僕聞邪書休看。凡外聖人之道以立言者，邪書也。然而嘗聞其說矣，彼以耳目口鼻爲「六賊」，夫謂之賊，則必割截其耳目，窒塞其口鼻，然後可以除賊，何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但使之各還其天則乎！彼以爲慈悲普渡，彼視其生身之父母、同生之兄弟，皆斷喪而不恤，殘毒甚矣，又何假慈假悲之多也！』

附《同人闢異》語二條

王法乾先生見有持準提戒者，詰之曰：『何爲其然也？』其人曰：『欲祝子。』曰：『嘻，異哉！自古多男者惟文王，文王修德行仁，則百斯男；祝子者法文王則幾矣。今顧奉釋氏無後之教，豈不益絕乎，何爲其然也？』

路釀皇先生曰：『道以倫常爲準。夷、齊之爲人，近於矯者也，孔子仁之，孟子聖之，以其重父母、重天倫、重君臣之義也。楊朱高士，墨翟仁人也，而孟子直斥之曰「禽獸」，以其「無父無君」也。禽獸之與仁聖相去遠矣，而其辨豈有他哉？倫常焉耳。然則論佛道之是非、邪正者，亦以倫常斷之而已。夫佛，世嫡也，而棄其家，可不謂之無父乎？佛，匹夫也，而抗天子，可不謂之無君乎？楊、墨之行各有其一，而佛則兼之。楊、墨猶形迹相近，而佛則居然爲之而無所忌憚矣。以是言，佛仁耶？禽獸耶？今之奉佛者，豈以其道爲可奉乎，則何不棄而親，背而君，離而夫婦，以從所謂佛也者？既不忍棄而親，背而君，離而夫婦，固已知其非正矣，知其非正而崇奉之，可異也。昔傅尚書奕之折蕭瑀曰：「蕭子不生於空桑，奈何遵無父之教！」一言而佛之罪定矣。』

鍾錢曰：風俗之不淑，人心爲之也，人心之不正，異端害之也。吾見鄉民惑於異端，焚香聚會者，十百爲羣；男女雜遝者，夜以繼日。相暱相親，逾於骨肉，而父母兄弟，反視若路人。家多不梵剎之寺菴，人盡不削髮之僧尼。少年婦女出門上會而不恥，異姓男子入室並坐而言歡，將先聖王分內外、別嫌疑之禮制，蕩滅殆盡，目擊心傷，令人扼腕。安得同志之人，一唱百和，皆以我先生之心爲心，辭而闢之，不遺餘力。教人省上會夫工，加在莊稼，則莊稼多獲；把做會食物，孝養父母歡悅。改祠邪神者祠其先靈，朔望、節令，焚香拜獻，則先靈無餒鬼。這便是善，這便是修善，又何必從異教以求所謂善哉！今人於元旦必家設「天地三界」棚，是以庶人而僭天子也，曾謂天地不如林放乎！是亦沙門所簧鼓也。錢自從學習齋，今五十年，不設此棚，僧道疏頭併棄不用，惟宅中立五祀神堂。但家不便，不克如先生分時致祭，惟於元旦合享，齋戒沐浴從事。祖考祠前則朔望、節令必拜獻，忌辰出主若初喪，必誠必敬，不敢草率。凡以遵我先生之教，一惟緣分自盡，從未嘗於非鬼前

略有媚奉也。尹元甫曰：《闢異錄》淺處切脈，卻是深處下針；巽言、法語，無非救世婆心，雖反經有待，而言距如此，亦可望「人其人」矣。

戴震《孟子私淑錄》卷下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子合。然指爲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朱子謂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歟？

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咸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欲有爲以後事；而其保此性也，主於無爲自然，卽釋氏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實一說而非有三說。

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爲性？

曰：神氣形色，古賢聖一視之，修其身，期於言行無差謬而已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幾如物之蠢然，是不踐形也；於人之道無憾無失，斯爲踐形耳。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其立說似參差，大致皆起於自私，皆以自然爲宗。彼視一身之中，具形氣以生，而神爲之主宰，因貴此神以爲形氣之本，究之神與氣不可相離，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其言乎天地間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從此而分陰陽，一生二也；陰陽與此而三，二生三也；言乎人物三者咸具，陰也，陽也，沖氣以爲和，卽主宰之者也。彼見於氣可言有，神存乎其有而不可謂有，又不可謂無，然不離氣者也，故曰沖氣。上之原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道，不離氣而別於氣，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莊子言神之主宰於身，則曰『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曰『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繼之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言此神受形而生，則不去以待，形化而有血氣，乃有情欲，皆足以戕之，趨於速敝也。又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言求諸外者徒勞其神者也。又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人壽有修短，雖不死之日，不知保此心爲形君之神，至與形俱敝也。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與莊子此條同。老氏言『長生久視』，釋氏言『不生不滅』，語似異，而以死爲返其眞，視形體爲假合，從而空之，不過恐害其神之自然，指歸不異也。告子同於釋氏，以神識爲性，釋氏謂之曰『眞空』，謂之曰『作用』。謂『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謂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故言『空是性』，又言『作用是性』。釋氏書中，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皆『生之謂性』之說也，固無取乎善惡之分。其顯然道破處，如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宗指。後世禪家，不云『不思善』而渾其語，如《傳燈錄》云『飢來吃飯困來眠』，卽老子所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彼『飢食困眠』，聞之卽可大笑，此卽『致虛極，守靜篤』，卽『勤而行之』也；『致虛未極，守靜未篤』，乃『若存若亡』也。其說大都主於一切空之，便妙用無方。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立言不同而同出一轍如是。宋時如陸子靜、楊敬仲及明王文成諸人，其言論皆如此。子靜之言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闕欠！』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敬仲之言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臭，所以能噬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王文成之言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文成釋『格物』爲『扞禦外物』。在老聃、莊周、告子，直據己見而已。故告子言『無善無不善』，言『義外』者，後人因孟子嘗辨之，則以此爲善已無可復加，爲仁義禮智皆備，且所稱者出《中庸》、《大學》、《孟子》之書以飾其說，學者不可不辨別疑似也。

問：邵子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此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所謂

道，所謂性，而邵子亦言之，何也？

曰：邵子之學，深得於老莊，其書未嘗自諱。以心爲性之郛郭，謂人之神宅此郛郭之中也。朱子於其指神爲道、指神爲性者，皆轉而以理當之。邵子之書有曰：『道與一，神之強名也。』幾以道爲不足當神之稱矣。其書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以神周乎一身而宅於心，爲之統會也。又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此即導養之說，指神之惘惘而不昧者爲性，氣之絪縕而不息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立說亦同。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其所謂性，似同於程子云『性即理也』，與邵子指神爲性者有異。陳器之云，『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然以虛指理，古賢聖未嘗有是稱，不幾猶釋氏言『空是性』歟？

曰：釋氏所謂『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言『作用是性』，則指神在形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然則『由太虛有天之名』者，以『神而有常』爲言。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已足；張子有見於必然之爲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分理氣爲二，視理爲『如一物』，故其言理也，求其物不得，就陰陽不測之神以言理，以是爲性之本源，而目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擾，乃雜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實體也。惟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合於《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神，天德；化，天道。』道以化言，是也；德以神言，非也。彼釋氏自貴其神，亦以爲足乎天德矣。張子之書又有之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語可參觀。以人物驗之，耳目百體會歸於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統攝於心，是神不可分也。夫天地間，有陰陽，斯有人物，於其推行謂之化，於其合一謂之神，天道之自然也；於其分用爲耳目百體，於其合一則爲心，生物之自然也。是故就天地言，化，其事也，神，其能也，事能俱無憾，天地之德也。人之血氣本乎化，人之心知配乎神，血氣心知無失，配乎天地之德，無憾無失，夫是之謂理而已矣。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目形體爲『設合，以性專屬之理，則謂』纔說性時，已不是性『，皆二本故也。

問：宋儒言『稟理然後有性，稟氣然後有形』，雖虛揣以爲說，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實求其物，不得若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言。夫性則確有指實，不過區別於形氣之中，言其主之者耳。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求之一身，儼然如三物，凡血氣之屬，未有或闕者也。荀子謂『性者天之就』，雖專屬形氣之自然，故不遺夫神，而以爲非天之就也。其稱性也，兼以惡概之，而伸其重學崇禮義之說，何以論荀子則曰不知性之全體而已，論告子、釋氏則斷爲異說，何也？

曰：性者，分於陰陽五行，品物區以別焉，各爲之本始，統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而名之，非以知覺運動者名之。《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爲言，曰形、曰氣、曰神者，材也。《易》言『精氣爲物』是也。心爲形君，耳目百體者，氣融而靈，心者，氣通而神。告子貴其神而不知性者也，其不動心，神定而一無責焉之爲不動也。性可以根柢言，材可以純駁滑濁言，由其成性也殊，則其材亦殊，成是性斯爲是材；神可以主宰樞紐言，思可以敏鈍得失言，知可以淺深精粗言，皆根於性而存乎材者也。理，譬之中規中矩也，氣通而神，是以能思，資於學以導其思，以極其知之量，古賢聖之教也。荀子不知性之全體，而其說至於重學崇禮義，猶不失爲聖人之徒，特未聞道耳。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爲宗，不知性之區別而徒貴其神，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爲已足，與古賢聖立教，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無差謬者異，是故斷之爲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問：周子《通書》有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與老氏『爲道日損』，釋氏『六用不行，眞空妙智』之說，及陸子靜言『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王文成言『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

者，意言不殊。後儒於周子則以爲切要之指，莫敢違議，於老、釋、陸、王則非之，何也？

曰：周子之學，得於老釋者深，而其言渾然與孔孟相比附，後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爲二程子所師，故信之篤，考其實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言「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其不得於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嘗師事亦明矣；見周茂叔後，乃出入於老釋。張橫渠亦訪諸釋老之書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猶馳心空妙。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釋爲借階，雖終能覺寤老釋之非，而受其蔽，習於先入之言不察者亦不少。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問：程子、朱子以性爲「足於己」，其語學則曰「復其初」，程子云：「聖賢論天德，蓋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朱子於《論語》首章，於《大學》「明明德」，皆以「復其初」爲言。「復其初」之云，出莊周書。《莊子·繕性篇》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知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曰：「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無異釋氏所謂「本來面目」。然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豈彼以神言，此以理言，不嫌於語同而指歸異歟？

曰：孟子言性善，非無等差之善，不以性爲「足於己」也，主擴而充之，非「復其初」也。人之形體，與人之心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方其幼小，非自有生之始即攖疾病小之也。今論心性而曰「其初盡人而聖人，自有生之始即不污壞者鮮」，豈其然哉！形體之長大，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心性之資於問學，進而賢人聖人，非「復其初」明矣。形體無虧闕，故可以長大，而夭傷者，失其可長大者也；赤子之心，皆有仁義禮智之端，可以擴充，而不充之者，失其能充之心者也。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人異於物者，其性開通，無不可以牖其昧而進於明，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得於天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謂得之以性皆同其神，與天地等量，是以守己自足，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充之。宋儒或出焉，或入焉，故習其說者不得所據，多流於老釋。讀古人書，所愼尤在疑似，此亦當辨之大端也。

問：神爲形氣之主宰，莊子謂「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神，而《傳》稱「鬼猶求食」及「伯有爲厲」，又宇宙間怪見不一，愚夫婦亦往往耳聞目見，不得不惑於釋氏所云。而言仙者又能盜氣於天地間，使其神離血氣之體以爲有故其言性也，即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即氣之絪縕而不息者，有所指實也如是。老聃、莊周、告子、釋氏，靜以會夫一身，見莫貴於此，莫先於此。今以形、氣、神統歸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樞紐言，理則譬之中規中矩，不以神先形氣，不以理爲主宰、樞紐、根柢。老釋之說，宋儒之說，指歸不同而失同，何也？

曰：孔子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爲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氣散而死，可以反終而知也。其生也，精氣之融以有形體，凡血氣之屬，有生則能運動，能運動則能知覺，知覺者，其精氣之秀也。人之知覺，能通乎天地之德，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無往非仁，無往非禮義矣。《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非他，其精氣之能知覺運動也，是以又謂之神靈。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也。至於形敝而精氣猶凝，是謂游魂，言乎離血氣之體也。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後之有敝有未敝也，變則不可窮詰矣。彼有見於游魂爲變，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盜天地生生之機者爲己之本體。彼之以神先形氣，聖人所謂游魂爲變中之一端耳，在老釋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氣，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推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遂求諸無形無象者爲實有，而視有形有象爲幻。在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於天；推而上之，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象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象爲粗。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禮義與性爲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爲二本，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神與形體爲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者也。

問：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

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

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嘗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京叔》二書，意見乃與釋氏不殊，信彼爲有實得，此爲支離，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及五十內外，所見漸定，不惑於釋氏。合觀程子、朱子，張子皆先入於老釋，究之能覺悟其非，何也？

曰：四君子皆志賢聖之志者也，其學主乎求是，故於此於彼，期在自得，不在虛名。考之「六經」，茫然不得性道之實體，則必求諸彼矣。求諸彼，而其言道言性確有指實，且言夫體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說「性周遍法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故朱子嘗馳心空妙，冀得之以爲衡鑒事物之本，極其致，所謂「明心見性」，不過「六用不行」，彼所以還其神之本體者，即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足無欠闕矣，實動輒差謬。在彼以自然爲宗本，不論差謬與否，而四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能覺寤其非也。夫人之異於物者，人能明於必然，百物之生遂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見夫天地、人物、事爲有不易之則之爲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致虛極，守靜篤」，「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至於「道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爲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即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爲必然，而以理爲太極，爲「生陽生陰之本」，爲「不離陰陽，仍不雜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爲性，爲「不離氣質，仍不雜於氣質」。蓋不知理者，自然之極則也，視理儼如一物，加以主宰、樞紐、根柢之說，一似理亦同乎老釋所指者之於人爲本來面目。朱子之辨釋氏也，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就彼言神識者，轉之以言夫理，尊理而重學，遠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協乎此，故指孔孟所謂道者非道，所謂性者非性，增一恍忽不可得而推究之主宰、樞紐、根柢，因視氣曰空氣，視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氣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必然之理居此空氣之上，郛郭之中也。苟知有物必有則，不以則與物二視之，庶幾於孔孟之言道言性者始可通。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謂理，宋儒借階於釋氏，是故失之也。凡習於先入之言，往往受其敝而不覺。宋儒言「道爲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爲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氣質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氣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其終遠於老釋而近於孔孟，則彼以自然爲指歸，此以必然爲指歸也。

又《答彭進士允初書》

允初先生足下：

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傅合「六經」、孔、孟，使閎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憑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辭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辯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

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

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二三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寤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辯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

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已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

宋儒僅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源；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尚『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即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不』，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疇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之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牽以千里，即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

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

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 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 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敎命之得稱曰君命也 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敎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 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

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罍、盈瓶、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瓶，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 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 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惟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聲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並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 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

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 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遊魂爲變』者，魂之遊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 老、莊、釋氏，見於遊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 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 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遊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

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 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 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 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

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 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無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 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 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 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 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

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 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陽明主

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並善字假爲己有，實並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

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答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己。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雜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

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皆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彷彿，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即取此以駁之於彼。嗚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即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耳。

日間因公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日？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附彭紹升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於「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鬯，宜洩無餘；其文之切深奧衍，確然《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紹升懵於學問，於從入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即欲妄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於心者，敢質其說於左右：

竊謂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於善而終止於至善。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於誠而終於至誠無息。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天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是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於形名，內錮於意見，分別追求，役役焉執筌蹄爲至道，而日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不知天，其何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二書所未及察也。《原善》之言天命也，引《記》云「分於道謂之命」，解之曰「限於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中庸》天命之義。《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有加；若

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去來，亦無內外；人之性於命也亦然。昭昭之天，即無窮之天，孰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即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之性以爲道，遂能『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

『虛寂』之文，見於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人於無事時，非有定力，不入於昏，則流於散，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尚無欲，君子尚無蔽』。似亦未盡。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於道義』，夫一於道義，則無欲矣。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欲之旨，蓋在於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爲無欲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

《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訾之，以爲『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夫學問非有加於德性也，蘄有以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者，復其初之謂也。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訾夫張朱二子；夫神之爲言，不始於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

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力闢者，尤在『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謂涉於二氏。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斥其非矣。將欲避『眞宰』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何也？物譬之方員，則譬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形色譬之波，性譬之水，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於此欠分明，則於《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遷就以傅吾之說，而先聖之微言滋益晦。其究也，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細；更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又《與段若膺論理書》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詰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兩稱『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斯民？觀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極矣！

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曰『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耳。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好色曰：『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即理也。

後儒以理欲相對，寔雜老氏無欲之說。其視理欲也，僅僅爲邪正之別；其言『存理』也，又僅僅爲敬肆之別。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言『人欲所蔽』，僅僅以爲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視人猶己則恕，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爲欲，在君子皆成懿德。夫去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皆非也。

況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寔謬，乃蔽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曰：『聖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失『理』，必怒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啓口而曰『理』，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人斥之爲意見，今人以不出於私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聊舉一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

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覩一書院餬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其從前所訂於字學、經學者。

佛教部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

論說

牟融《牟子理惑論》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逾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厩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嘗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异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欲。追之及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錄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异，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綖縱其外；毫厘爲細，閑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可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异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淩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邰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記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异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

異，其責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說《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遍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睹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烏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頟，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詎聖賢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之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剥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逾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若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失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遣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樂》，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游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樸，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庞，允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鬼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异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佛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暗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异，而言何异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哲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樸，何爲乃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

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暗道德之實；窺炬燭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至聖哲，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丐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也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片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睹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競競，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溝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禦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肖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樸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麟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鱠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橱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

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按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鐘，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餓，今秋不食；黃鐘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窺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牦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能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睹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廒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溫，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游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閒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

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窺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贊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逾地圻，得無逾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聶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恆，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韓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綉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怕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睹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昏迷，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御疾不病，弗御鍼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睹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睹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嘆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异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游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溪，得流則轉。惟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也。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謂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葛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竅木流而弁樹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迹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有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蹶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灑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

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慾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竭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至)(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佞)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逢其兒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而頗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飈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製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

又《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閑居，(後)(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彷彿。

夫大聖(乘)(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

何者？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豫籠預籠吉凶。吉凶。是以運形

時司，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凝，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徒而亨，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憂劣耳。

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

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濟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

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彷彿類己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於)(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

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袵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凌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輈張遐嶮，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又《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詰)》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響也。既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鎖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闇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身)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舊誡，天下亦自知之。

於斯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在，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匹夫，則駁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分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又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

何迹乎　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　稱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　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　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　如其非也，則天詳二仁之義　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　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未詳，不假高唱矣　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　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　梟鴞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騏麟　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　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　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鄶，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　而莊李棓擊殺根，毀駁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　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　師資貴愛，必彰萬物　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　知希者，何必貴哉　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　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　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　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　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　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　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　而故毀之，何哉？　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　豈不知(叔末)(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　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　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　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　盛以爲不然　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　孔氏之言，智(絞)(駮)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　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焦)(爝)火不息者也　至於虛詠譎怪，微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搆)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貞，正也　又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　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卽東晉名士綽之後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　盛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是昌男　少好墳典，遊心史籍　常以爲(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　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誡(作)(將)來　今遂(歷)(曆)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晉陽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並音，合三十二卷　又命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　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　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　輒勅納之祕閣，以貽於後　潛襲父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於《晉紀》　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　故知爲尹(喜)述書，乃祖承有據　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　至於聖也，則不云學　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　王，何所(位)(謂)典達鴻猷，故(斑)(班)固敘人九等之例　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　李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　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　盛敘老非大賢，(聖)(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裔，(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紀事

牟融《牟子理惑論》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　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　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

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阯，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　太守聞其守學，謁

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棄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嘆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玩『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异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書)·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羣臣，此(何爲)(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

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

時有沙門迦攝，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爲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帝信重之。

暨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墓錄，太虛符呪，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眞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

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齎《靈寶眞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

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壇，沈香爲炬，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亂中)(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眞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劾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

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感)(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

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昌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雜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城)供養。

又《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爲佛立塔寺因問三教優劣事》 一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於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敎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

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炤曜宮殿，臣主驚嗟，信情發起。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敎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

尋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敎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淩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敎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敎，(遠)(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敎，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敎，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

又《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其由事》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西園崛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繢)(繪)。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燾，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昧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興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禮敬，駕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僞)(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爲(摸揩)(模楷)。燾所扶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欵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

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掠境，徵高東還。既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說(神)(所)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敎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

於時崔、寇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事不早除，必爲巨害。燾納之，卽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卽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

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

崔皓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恆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

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燾惑其言，以太平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

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污足，而色逾鮮白，世號白足和(上)〔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禮足下，悔其〔保言〕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於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惟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宮使十人，於車上更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之(足)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又《宋太宗文皇帝集羣臣論佛理治致太平事》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

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道)〔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

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

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

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

帝曰，釋門有卿，亦(由)〔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

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竺道生法師，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諸僧史傳。

又《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敘佛道先後事》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

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冠〕等殿前齋訖。侍中劉勝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

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

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曰，何以知之？

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知〕年載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

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

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卜乎？

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

時侍中尚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

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三藏法師菩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又《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奉老子事》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右）〔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乘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闡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值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反。今捨舊（醫）〔翳〕，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於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

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惡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

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於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

因　伽藍精舍，寶剎相望　講會傳經，德音盈耳　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啟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啟。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　宜加勇猛也

又《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

於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咒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闐，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鵝倚，魚脫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御，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貝〕，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鐫一名曇顯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於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法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

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爲在。瞿曇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領〕〔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於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矣。

帝諱〔詳〕〔洋〕，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曆窮。〔詳〕〔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瀉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問箴帝曰，檀越，羅剎殆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剎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恆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

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詳〕〔洋〕託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詳〕〔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詳〕〔洋〕在寺懶讀經，〔令〕〔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

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焉。

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彷彿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其〕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愼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末之深也已矣。事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又卷二《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讖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錄〕〔籙〕。玄冠黃褐，內常服

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又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共相俎醢。

帝納其言，欲親覘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爲僧讚唄，並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

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商〕搉。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僞傷蠹道士，卽於殿庭焚之。

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敎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敎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

夫萬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徑，《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合〕〔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像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沈。夏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述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誡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何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貫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强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

又曰，《史記》云，〔季〕〔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噉，弟子等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巾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音，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絶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誡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塗〕〔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

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所噉。子衡奔山，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云開命門，(挖)[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一書(伐)](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乎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基門者。左道餘氣也，基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籙]、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埏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頃世濫行，罕有覺者。

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校，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勤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

勤以世之濫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誡，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仙[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頓)[顛]，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

雖復上聞，終不見納

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恧

次有藹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溺，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

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剖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願捨此身已，速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自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

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又《周武帝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

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遥敬表心。佛經廣數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象)〔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

於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訣諫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勑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派。

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大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

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

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

帝時無答。

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

帝又無答。

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

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

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

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

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

帝又無答。

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

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

遠曰，若如聖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

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

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獨廢。

帝又無答。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

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

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

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

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無)〔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庫倉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勑，普及天

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又《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於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體表曰：君主教也，舉士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

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

又曰：林(原)〔愚〕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誰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昔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則〕憙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勿〕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

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道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己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戈(戈)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曰，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戈)〔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之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羌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宋〕，武王誅紂，(奏)〔秦〕並天下，亦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

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搆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

謹即成木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錄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恆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恆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眞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無)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討，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恆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移眞，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眞之禍患，喪德之妖累。

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猨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眞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防邪，萌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

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貴，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恆叛逆。語論慈捨，形(帝)(常)殺盜。口闌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通。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眞。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燕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汚)(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

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雁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證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卻。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

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

奏曰，臣(本)(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弘，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

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並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於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高祖諱邕，卽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卽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讖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彌所纏懷。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贇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贇號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牽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讖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

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歸〕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爲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爲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

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崛(赴)〔起〕抗詔。帝無以答，遂以威滅。道林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含弘，召至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嚴徵，竟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哀)〔表〕，九月內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嵩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一《故事篇》第一《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並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

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干)〔於〕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邁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

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蒸茫昧，依俙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

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

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於今朝。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末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

宜不惑也。

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悋，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

天綱恢恢，疏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於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又《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並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己。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又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

然佛法與(堯)二老、孔殊趣，禮教互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

【略】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又《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厥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詶，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

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於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所)〔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數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麁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懂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

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桓玄

二答：

奉告並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緣，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秖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

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導)〔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麁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

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嚮)〔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於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最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戢)〔揖〕高論，不容闇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

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於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請俟高(當)〔亮〕。

《桓玄三難王謐並序》：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

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並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

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未)〔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王〕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

下官近所以脱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爲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别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又《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一首：

沙門不敬王者，【略】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别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

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虚霑其惠。與夫尸禄之賢，同其素飡者哉。

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虚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

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毁形之人，忽廁諸(侯)〔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

寓所未安。

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吝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慟，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又卷二《故事篇》第一《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敘其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愼；以天章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顯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因)(固)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沈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宜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至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

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名。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今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蠹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

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爲功，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至)(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具)(眞)，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卽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

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卽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

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爲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撿)(拴)。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希。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

羈，死爲反眞。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咸〕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

火木之喻，原自聖兼，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反〕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則無惑於大(通)〔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霑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糇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鷦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

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又《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又《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並桓楚答三首》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

何緣會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化〕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得)〔德〕圓(虛)〔靈〕，使吹萬自己，九流各(殉)〔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

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功。自斯以還，蓋是斂麁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

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所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頓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又《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宇。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遏自龍埠，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蒙識，恆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宋)[宋]彌扇。遂迺凌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仙賫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合弗臣之甿；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帝從之。

釋彥悰曰，《孝武傳》云，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足以敗德，令天下失望。有世祖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肅。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勢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又《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虐，便言佛佛，謂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即爲拜我，後爲震死，葬後復震出屍，題爲無道之字。尋爲北代所吞，爲天下笑焉。

又《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

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漢法本內傳・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修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勅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

諸道士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己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胡師比校。今至尊意悟，使有所歸。

爾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眞文》一部、《太上靈寶玉訣》一部、《空洞靈章》一部、《中玄步虛章》一部、《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自然五稱》一部、《諸天內音》一部，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智惠上品戒》一部、《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明眞科》一部，合六十二卷。

恆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法科罪福》一部、《明眞科齋儀》一部、《太上說洞玄眞文》一部，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滅度五練生屍》一部、《度自然處儀》一部，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三元誡品》一部、《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部、《服御五(牙)(芝)立成》一部、《朝夕朝儀》一部，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日(雲)(臺)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眞人敷靈寶文》一部、《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步虛文》一部、《神仙藥法》一部、《尸解品》一部、《上天符錄勅禁》一

部，合八十四卷。並《茅成子》一部、《許成子》一部、《(列)(成)子》一部、《惠子》一部，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楊)(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褚善信以爲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

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令翻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

臣等五嶽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術)，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

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卽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爲尊自然之父者，今日西域所將來，是修多羅之敎。其敎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眞法。大德今既見眞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棄公之龍也。

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眞，應無形色，云何圖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

帝曰，摩騰法師曾爲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爲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無，自然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寤)(悟)。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惠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設涅槃，是何句義？

帝曰，涅槃、無爲、淡泊、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人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

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敎化之，淸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行善本，成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眞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

帝曰，卿若爲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眞，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敎，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十，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

道士(卽)(旣)得勅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

正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啓)(稽)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剋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

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敎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

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爲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羣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

帝即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

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

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

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爲宗？

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爲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爲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爲師尊，求憑空滅絕有（離）無；五者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羊，得匿形影；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爲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水仙以爲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

帝曰，此八種道，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即是世間聰惠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法），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執）？

法蘭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教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來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以不？

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爲世所（上）（尚）。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仙）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佛）（仙）號生焉。

帝曰，弟子蒙（法）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預搔（持）（待）痒。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

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弟（帝）子爵位封王，帝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豈敢不懼？

法師又問曰，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寧敢自在？

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在教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惠，何足消伏。

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入城，勅有司，令辦供設齋，並勅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

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百）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

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已時齋訖，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

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如栴檀、沈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上（尊天）（天尊）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行之不捨，今爲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眞僞。伏願上慈，顯出神効。

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

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慚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

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挍試，無一効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眞法。

褚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虛妄乎。

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今說有言教者，即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迥無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號。此是仙(聲)(學)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眞(棄)(虛)妄，必須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不信，亦(可)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爲，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爲次，至於《茅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何)(可)慕焉，(何)獨專於靈寶也？

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

衍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一境，判決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狩)(獸)之文，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眞辯僞，二則不誤將來。

褚信默然不答，與南(山)(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

爾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踊身高飛，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未曾有也。

爾時法師即於大衆中而說偈言：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嵩嶽嶸；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羣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所問者，前出共論。

爾時嵩嶽道士呂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輒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絕世難知，又逢大士神變，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道有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

明帝即從坐起，禮法師足，白法師曰，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値正教，(東)流傳之初(始)。願(法)師大慈，開(縱)(蹤)曉示。

法師受請，默然(如)(而)許。

帝勅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坐。

大衆圍遶，數百餘重，各各靜然。

爾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歎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三寶，歎述善法。即爲大衆說人天地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毘曇法，或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或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生希有心。

爾時司空楊成侯、劉善峻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同量，非我凡夫所能度也。我等欲憑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許不？

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

帝即前出白法師，弟子比來，常爲眞假相亂，無慧能辯，得蒙法鏡垂照，始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人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舍，奉之使學道法。

法師歎曰，善哉，善哉。帝之功德，不可思議。

爾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嶽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南嶽觀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在會身死，南嶽觀道士六十八人殯埋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楊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荀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

十六日，帝共大臣並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種種伎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瓶鉢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此興焉。

又《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傳法記》 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意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迦樓國(樓迦讖)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

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譯出經、戒、律。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年，合一百五十年。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

有司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號名爲佛，是其遺風乎？ 卽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 僧會對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

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僧會對曰，舍利慈愍，求卽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於天。吳主卽置舍利鐵碪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卽碪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剛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花，照曜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卽造建初寺，爲舍利起七寶塔，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吳地僧之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闞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 闞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 闞澤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嶽道士褚善信（正朝）（朝正）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校。爾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嶽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伎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慚恥，南嶽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中自憾而死，自餘道士，明帝勅放還嶽，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爾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滯）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

闞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法舉寺禮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音）（旨），首尾向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同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卽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奬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翫習，放暢山谷，縱大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爲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內外明達，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 闞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山居濫說，非聖人所制。

吳主善答之曰，公學博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令領侍中尚書令如故。

案：《後涼書》，秦主苻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酒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丞（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於）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萇子興弘始二年，至長安譯出衆經，佛法爾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安（案）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讖，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衆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漢地人不能持戒，隱如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元）（其）戒品，遂卽行道心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讖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讖卽令比丘誦之，與本無異。讖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以後，年年四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

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爾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

與老子，同時以不？姜笑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以(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吏，當周簡王即位十三年丙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是明矣。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已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入，據此，則年月日懸殊不同，【略】輒言佛爲侍者，豈不高岸爲谷，小乃謬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亦應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即金花捧足，坐即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僞爲効；右(有)〔弼〕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夕覲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化)〔華〕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眞；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吏以爲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既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之以神變，顯之以法藥。若能此者，如風在草，(色)〔危〕正自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胡俗。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同時，特爲侍者。此亦誤之太甚，深可悼焉。仁者既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當)周穆王，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並出《漢書・法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見，不能爲君一人，對衆更說。姜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得迥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眞)〔直〕是仁者不識，同於管闚，覽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迥無一言記，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諸〕法(中)王，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若掌中，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

爾時明帝即遣(中)〔尚〕書(侍郎魏收)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孰)〔持〕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取)〔收〕，尚書祖瑩等，就觀取(經)。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尚書郎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琮，太府(傳)李寔，衛尉卿許白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姜斌所說。帝即遣中書(侍)郎邢子才，黃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搜訖盡無此書。帝曰，姜斌道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爾時廷尉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多福。勅令論議，開暢鳳猷。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沾案會。今陛下從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不當天意。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五百婆羅門，不犯戒律。今姜斌開天之說，此即妖書，惑亂朝廷，今不斬決，誤後不少。法師極諫，姜斌免死，配徙馬邑。

隋唐五代分部

論說

法琳《破邪論》卷一《上秦王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鬱黷，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

正教凌夷

聖上興弔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敘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隆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眞。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祥)〔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

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廷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意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授籙，起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亂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奕陳此惡言，覽踊痛心，投骸無地。

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日)〔力〕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立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也。

(仰)〔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苞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問)〔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監)〔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

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欵，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既褒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

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武德五年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

又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弘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何期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個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

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猶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曾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

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眞。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淸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昇玄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舊本皆言：我生何以晚，佛滅一何早。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敎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等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於時生在葛尙書家，尙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尙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品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

《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昇玄內敎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玩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下》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使爲沙門，大學佛經，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之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高上老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純樸，各懷道德，虛心玄寂，無爲(爲)(無)事。此風旣散，百競煙起，萬流分析，姦巧互改，愚智相陵，鬼神執威，衆聖並出，制作敎化，唯令民修善自守。是以有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敎，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洞玄眞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大)〔天〕，從無數劫來，見諸道士百姓(子男)(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制身定志，坐禪思微。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

忽然泛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人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攘)(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

史錄曰，商(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對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又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父母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尊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辯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僞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舍利之塚。粳粱麵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扛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迍)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人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僞踰甚。

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禿小，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犧皇之民。

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太史令臣傅奕上奏

又　正信對曰，《書》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然太上貴德，其次立言。德欲使人歸，言欲使人信。汝無德庇身，出言損化，輕侮大聖，豈爲人乎。但孔老聖人，尚自稱揚三寶，令道士等敬讓僧尼。汝既稟承孔老爲師，何以違背師教，誹毀聖尊？

《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又書《牟子》二卷，盛論佛法。內典《天地經》曰，佛遣三聖，化彼東土，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云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案：前漢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討凶奴，至皋蘭，過居延山，獲昆耶休屠王等，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武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魏書》云，漢武得金人，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教流通之漸也。

漢哀帝元壽元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至章帝時，楚王英好爲浮圖齋戒。奉黃縑、白紈三十疋，以贖愆。詔報楚王，尚浮圖之仁祀，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信也。桓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以諫主上，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欲，尚無爲。《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

年，上夢金人，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慊然自失也。

《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來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經旨(不)〔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戒，斷殺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之十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昭魯莊之世。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燋，每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優塡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

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

又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但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樸，以世無佛故也。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奕云，未有佛法已前，人民淳和，世無纂逆。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

奕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早須廢省。

〔奕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酉，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載，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

又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眞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較量，取捨難〔辯〕〔辨〕。

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於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繩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又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者〕：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來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沒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現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造。《書》云，成功不毀。故鄭子產不毀

伯予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世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又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簡狄呑燕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胸背而生，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出震乘時，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麁，而各御天威，俱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祖禰，蓋千代輪王之孫，剎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而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又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於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載。顓頊時，〔共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又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堯）〔舜〕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舜〕上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辭〕》云，十日代出，流金礫石。繳大風（鳳）於青丘，斯修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嬰於凶水。《尙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饑，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君）〔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成湯，縱（末嬉）〔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三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采芑》又云，宣王南征。

信士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又卷二《上秦王啓》　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

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等，年代難知。故《尙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云於秦仲迄於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明〕證？

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爲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等，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侯（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記。

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玢《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又　答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在佛〔則虛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對曰，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盛聖明，如《尙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

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

《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五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寗〔夏皋〕十一

年，夏癸（五）十二年。又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皂帳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止治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武乙治四年，祖庚治七年，祖乙治十年。又對曰，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

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於桐宮。《汲塚書》云，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樸之世，爾時無佛，何爲亹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絕嗣，僖王治五年絕嗣，傾王治六年，匡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治七年，靜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百一日，哀王治三月，思王治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軾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

又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弟思王外殺之，思王治五月，小弟考王隗復殺之，三王共治一年？此出楊玢《史目》、陶公《年紀》。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孝文王式一年，襄王楚三年，始皇政三十七年，胡亥三年，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又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指虛爲實，有何意見？

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

漢時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

漢高祖在位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八子，非嫡。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垂沔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八方飲化，萬國欽風。《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不慚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年長？

（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歲。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又　奕云，西域胡（且）（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苑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三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且）（且）末、小苑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過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叛，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又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出俗高士，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眞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髮，隨緣應質，化無常儀。

尋釋迦之肇基，依漢東都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毘羅城，

剎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歲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毘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時太子生。《本行經》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殞如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通儒以爲佛生時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羣品，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建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隱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

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房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房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

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也。

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

尋道安所載，一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檢《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驗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非徒臆說。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

《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禳之。據此而推，同齊時《上統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今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矣。又漢武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

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於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於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爲紀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戒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八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人，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何國？邪見竪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蠆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

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老、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砧槌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矣。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點污朝廷，實可嘆也。

又　右古來博通君子識量王公尊敬三寶撰沙門記傳者：

對曰，此等先賢，並皆翻譯佛經，爲目錄記傳。悉學窮稽(右)(古)，精諳內外。信道俗之白眉，爲羣英之稱首。咸遵敬三寶，研味一乘。棄世辭榮，欽承勝軌。邪見朋黨，一口不論，一人不說。太劇苦剋，誹毀酷毒，穢言自保，螢輝欲張蚊翼，何殊朝菌之知晦朔，螻蛄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信乎。請付朝官博通君子，檢內外典籍，明邪見人謬妄

之罪。

又　若言佛法來漢，無益世者：

對曰，案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相衛削跡，陳蔡絕糧，避桓魋之殺，慚喪狗之呼。雖應聘諸侯，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爲逆亂滋甚，篡弒由生。

孔子乃婉娩順時，逡巡避患。（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或興逝川之歎。然復遜辭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石）〔舌〕，而不陳彈也。

又　一答寺多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

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羣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住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都）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並其衆。於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必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室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

《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說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除（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黃褐，或殺人祠天。於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蜀亡，事在《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事在《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事在《宋書》。於吉行禁，殆以危吳，事在《吳書》。公旗學仙而誅家，事在《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魏華叛夫，事在《靈寶經序》。張陵棄婦，事在《陵傳》。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仙傳》。右上古來，道士爲逆亂者。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曲，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又　奕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歲者：

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初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頓有二百七十六萬餘歲耶？

《勘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雞子，槃古在其中，經九萬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安）〔案〕齊祕書楊玢《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年。總而言之，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年。校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修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羲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世年。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

又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攸

敘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世〕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

案《前漢・藝文》之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嘩，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要〕；法身凝絕，出玄之又玄。

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喧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而無內，處大則大也無垠。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炎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蓋(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述，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波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推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連類者也。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

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稽其道也，二諦十地之基。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可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天人，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

但以時運未融，遂令(胡)〔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或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詞，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行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

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隋文(之)〔之〕初，三乘並駕。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洒正)〔酒肉〕而撤饗人，熏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之難拔，躬七辯之能持。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彫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惠臺之業，大啓(表)〔寶〕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相繼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壓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厭冠冕而投誠；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以競〕。

案《十六國》、《三十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記傳，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其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足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山缺於片石，比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爲怪？而使廢之。

又　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能委命弘經，亡形殉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襟，或通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禁行清高則氷霜彌潔。樹興福善則冥衛可祈，諷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藏四含，功用邃廣。方等般若，取信尤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葱河由跬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也。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號爲西域大神，或稱爲浮圖之主。所以摩騰(挾)〔扶〕策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學鉤深，神(監)〔鑑〕奧遠，及遊中土，備悉方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芬蘭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名當世，資學圖澄，傳業惠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郁，屈我彌天。自晉惠蒙塵，懷敏遷播，羯胡縱毒，寇蕩中州，劉曜簒虐於前，石勒僭凶於後，華夏分崩，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愍傷

殺之方始，痛刑書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示懸記於襄鄴，藉祕呪以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古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澄傳》云，澄在漢地二十五年，所歷郡縣，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年一百十七歲亡。當石氏凶強，書無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乎？百姓危亡，得存性命者，不可稱紀。【略】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莫不功被將來，傳燈永劫。

議者僉曰，僧者紹隆聖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也。應我大唐之有天下也，當四七之辰，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兇撥亂之功，邁漢魏而孤顯。蕩蕩乎，巍巍乎，難以揄揚者矣。加以留情佛法，隆意玄門，造像書經，度僧立寺，種種功德，處處檀那，利益華戎，汲引黎獻。方欲興上皇之正，開正覺之道，蔑茲五帝，跨彼三王，治致太平，永隆淳化。

上來邪見所述穢言，蓋是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眞虛。《涅槃經》云，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正當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行。博雅君子，正見道人聞之，乃共扼腕抵掌盱衡而作論云爾。

孟子有言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夫虛妄顯於眞，實錄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雜廁，瓦玉參糅。以情言之，豈余心所能忍也。孔子又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乎。考王者之降靈也，或流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素靈夜哭，帶雲龍之氣，含奇異之象，皆有天命，非由人也。

或問曰，何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

答曰，夫冥理難知，人情易惑。校其指歸，略詳之矣。何者？昔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母舒顏，但使專精，嘉祥可致，必能潔己，災禍自亡。信哉斯言也。

觀夫文武成康之世，治道隆平，蓋積善所資，福鍾來葉，所以過曆也。始皇在位，焚書坑儒，酷毒天下，逮於二世，誅戮更甚，生民寒心，手足無措，上天降禍，故不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咸稟先因，頗由行業，信爲明證也。近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旋踵之間，後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生，即有神尼撫養，後爲寶禪師觀見，當爲霸王，及其即位，普興佛法，大度僧尼。四部詵詵，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登即漸息干戈，日就豐樂，嘉祥靈應，史不絕書，四海無波，六合同慶，後封禪岱嶽，世致太平，比至煬帝，屏除寺塔，流擯僧尼，繕造奢華，萬事過度，天陲海外，親自征行，禍及無辜，殃鍾身世，目前可驗，何待將來？

論曰，《論衡》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不非言之虛美，而責今之實論。信久遠之僞詞，忽近今之實事，不知指馬之(要)(妄)，而競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大矣哉，釋氏之爲教也，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萬像之列太空，譬八河之歸滄海，至於博尋子史，夐覽經誥，六宗七廟之典，五岳四望之儀，丹笥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玉檢芝泥之冊，雲臺驎閣之書，清分濁判已來，鳥謨虫跡之後，赫胥栗陸之曠，大皇人帝之前，斗杓之所指撝，輪烏之所臨照，地輿迥闊，天角遼長，補鼇折柱之靈，刊山剗海之異，立功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藥石之所基，衣裳宮室之所肇，參玄祀黃之典，制禮作樂之訓，勛揖華讓之則，湯征武伐之威，金縢零雨之翁，泣麟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寰中而理窮域內者也。

豈知上界縈二死之患，下方抱三塗之憂，苦海漂淪，愛河綿遠。是以大悲出世，導彼生盲，開八正之關，闢五乘之路，宣忍服戒珠之旨，啓優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飛禽，軀投野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嬌娥慢臉，棄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永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形，長辭毒器。況千花寶殿，近號天宮，六合珍樓，遠稱淨國，八行玉樹，四柱金樓，百味香餐，三銖軟服。奕奕輕舉，無煩列子之風；雍雍笑歌，詎因簫史之吹。故知緣輿瓊輪，慚暉於紫府；玄霜絳雪，恧彩於玉京矣。

又　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曰眞實，二謂權應。眞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億生求果，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爲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也。

世說云，魯人尚不貴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

(或)(惑)者問曰，豈其然耶？請喻斯旨。

論者對曰，子不聞乎？夫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萬善枝條，難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渴愛所燒，妄想攀緣，身心放逸，激五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黑闇崖下，無明淚底，長夜睡眠，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詎知迷亂之色，昏昏永劫，役役偷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惡友，咆哮狂象，放恣心猴，起六十二之見山，汎九十八之使海，耽湎行廁，戀著畫瓶，扇八魔風，吹三毒火，縱六入賊，盜五陰城，不憂二鼠之危，恒興四蛇之怒，信其牛羊之眼，發其鼻鏡之兇。於是立我慢幢，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誇企儒墨之談，反表爲裏，顚裳爲衣，敗俗傷眞，間朋亂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呵罵風雨，與鬼神爲讎隙，與骨肉爲怨憎，自矜自高，不仁不孝，恃其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蜘蛆之甘臭蝨，鴞梟之嗜腐鼠，以毒爲美，深可畏哉。靡慮將來之辜，不愁地獄之報。嗟乎肆一言之禍，招萬劫之殃，致使沈滯幽塗，淪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磨磨，爐燒鑊煮，餐灰食火，噉雪吞冰，處處燋然，心心苦楚，百骸九竅，撩亂刀鋒，五臟四肢，紛披劍鍔。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況復捨身受身，常嬰三界，從獄至獄，不離三塗。

大聖觀己興悲，至人爲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帶影，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詔云，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

答，法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顚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剎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獻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袞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

案《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離；見是無常須臾間，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後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己而修善。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報。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伏惟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卽大唐帝業，慈被百靈，聖種洪基，惠流千祀。不敢輒以愚意，輕測天心，謹課庸詞，略申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又《辯正論》卷一《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古學通人曰，蓋聞氣象變通，莫過乎陰陽；埏埴覆燾，莫過乎天地。尋夫五運未形，本無人物，《易鉤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太始，有太素，有太極，爲五運也。氣象未形，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轉變五氣，故稱五運。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太易之名，有五種也。爾時空虛，未有人物也。三才既立，乃敘尊卑。《乾鑿度》云，太極，太素，太一〔始〕，名別其理一也。《易緯通卦驗》云，大(太)極是生兩儀，言氣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以人參之，謂之三才。《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也。自然之化已興，無爲之風廣被。《河圖括地象》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身佩九翼，以木德王，無所施爲，自然而化。《開山圖》云，地皇興於熊耳龍門之山，以火德王。《命曆序》云，人皇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長天下，兄弟九人，依山川地勢，分爲九域，各居一州。《帝系譜》云，天皇治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凡一百五十世，治天下合五萬四千歲。次五龍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凡一百八十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卽靈威仰等五神是也；次有神農氏，駕六龍〔(甄)〕(飄)度四海，寒暑均以布，人民通風雨，凡十世，各治九百歲，次有四姓，次有不終一世，次有七十二姓，次有三姓，或乘飛羊、飛鹿，始教民穴處，食鳥獸肉，衣皮毛衣；次有巢氏，駕龍麟，乘鳳虎，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次燧人氏，教民鑽燧出火，變生爲熟，以避腥臊之屬，鑄作金刃，而民大悅，此凡六紀，有九十三代，一千二百八十九世，合一千一十萬一千八百四十年。自天化下，總謂三皇也。次則蛇軀牛首之聖，《六藝論》云，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宓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珠衡日角之皇。《六藝論》云，軒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於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於崆峒山。《帝王世紀》云，三皇之世，合二萬二百九十七年也。始畫

八卦而重八純。《河圖括地象》曰：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羊）神農氏，重八卦爲六十四焉。設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云：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焉。教畋漁以濟俗，作耒耜以資民。《六藝論》云：宓羲氏爲網罟以畋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神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天下種五穀，故號爲神農氏。立市神農所建也。鑄器，服牛乘馬，營宮室，垂衣裳。爲杵臼，置舟楫。模鳥跡以造文字，因化通而裁禮樂。並黃帝時也。《六藝論》云：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曆，岐伯造醫方，鬼臾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興壇壝禮也。暨乎翼善傳聖之君，仁盛聖明之后。舉八元、八愷之職，舜攝政，舉高陽氏、高辛氏才子各八人，以掌司牧之任也。命羲和、羲仲之官。羲氏、和氏，爲堯掌日月四時之官也。種百穀以勤農，后稷播種百穀。敷五教以軌物。允恭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流四凶於四裔，竄三苗於三危渾沌、檮杌、窮奇、饕餮，爲四凶也。堯流之於國四外。有苗氏叛，舜放之於三危之山也。調律呂以暢八風，察璇璣以齊七政。夏禹導九河，代父治水，平九州名山大川。受《洪範・九疇》於河神，獲地理於洞府。九州貢銅，鑄作九鼎。以八家爲疇，三隣爲明，三明爲里也。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輦。任土作貢，疏山鑿川。殷王伐罪弔民，有黃魚、黑烏集於壇，化爲黑黃，乃伐桀。色尚黑白，遷九鼎於亳。以百戶爲里也。平暴靜亂，解網剪髮，拯溺救焚。爰至赫赫隆周，濟濟多士。《關雎》、《麟趾》之德，季歷妃大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文王妃大姒生武王發。建子之月爲歲首，色尚赤。以五家爲隣，畿內則有比閭族，黨州鄉。周公居攝，罪人斯得，秋有雷風之變，偃禾拔木，啓《金縢》之書，遂迎周公，卜宅於洛，度土定鼎，制禮作樂，死於鄄，葬於畢。《關雎》稱王后之德，《麟趾》興仁人之族（名）也。《周南》、《（邵）（召）南》之風。言周邵風化，自北而南也。列五行、六正之儀，木金水火土爲五行。預見來事，進善舉賢，恭勤不倦，明察法律，辭祿讓賜，君失則諫，是爲六政也。布九田四井之法，三等爲九田，三屋爲四井。陳五服九錫之禮。敘五等之服制，九錫之禮也。廣革車之節，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爲世楷範，作物典謨。遐邇闊迥，年移三古。曠遠綿邈，時經百王。聖德所覃，神化所洽。龍庭鳳穴，候氣輸睬。日域麟洲，占風欵塞。泉露呈其珍味，草木變其嘉形。燕頷魚身，昭彰於羽族；狼蹄牛尾，輝煥於毛羣。惟德動天，休徵允集。元首延明哉之美，股肱肆良哉之歌。周卜永年，殷稱奕葉。其爲道也，人倫稟以利建，庶物資以有生。邦國賴以無他，君臣藉以致治德教天下，化被華夷。道貫五天，恩加百姓。立功立事，可大可久。時義備矣，世用足矣。

至如李老仙方，意存羽化；釋迦梵本，期自涅槃。縱體於太清之中，遊神於常樂之境。貴練形以不死，求寂照於無生。構鵬鷃之寓言，張過末之虛說。何異鄒衍談天，終歸眇莽；虞丘辯夢，徒騁華詞。今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賢尚齒，貴德貴仁。反正之化已弘，還淳之風廣扇。理須捨繁就簡，去僞歸眞。愚謂佛道二流，在政非急。久欲聞奏，請試論之。不揆所疑，敢陳末喻。夫子多識前古，深究學源。獻替可否，幸詳其要。

於是（右）（古）學通人斂容峻坐，良久而謂曰，異乎吾所聞也。論云，觀天之象，則見日月五星次度之分；觀地之象，則知百川四瀆所歸之處。觀古今之跡，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卻覩將來未萌之事。秋毫不疑，乃曰智也。子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說。

考周、孔六書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旨），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事跡乃異，理數不殊，皆盡美盡善，可崇可慕也。是以談衆妙以虛心，開善權以汲引。

吾往嘗見遠遊先生，頗亦聞之。說通方論，具敘三教，兼陳九流。先生遁逸巖阿，莫知氏諱，容儀閑雅，進退可觀，言笑溫弘，動止有則。雖語有品藻，而志無褒貶，飯餌松彎，靡測其年，棲寢煙霞，（恐）（孔）疑其世。至於三古本末，煥若鏡中，百氏枝條，明如掌內。窮周孔之令典，究佛道之弘規，察其所懷，在乎逍遙齊物，觀其所尚，歸乎平等性空。

先生燕默之餘，顧謂僕曰，世不達者，多相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不是，不非其所非，而非其所不非。此則是其所非，而非彼所是矣。

夫論儒之教也，意在居家理治長幼順序，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臣子盡其忠孝，僕妾竭其歡心。大則配天、祀帝、尊親、享祖，欲使天地昭察，鬼神効靈，災害不興，禍亂不作；小則就利乘時，謹身節用，施政閨門之內，流恩僕隸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

道之教也，言萬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然而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教道則爲始爲母，談教則有徼有妙。是以元始拱默於金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遣二眞以導俗，命五老以披圖，履幽而明，抱一而貞，寂魄乎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無爲之化，行不言之教，布黃庭紫

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籙，玄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雲)〔靈〕明鏡之華，八練神丹之彩，足以還年卻老，足以羽駕長生，遊閬苑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閶闔，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射之阿，思微崆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晦明。

佛之教也，大矣哉。牢籠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灼雲臺，吞八維方質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旁薄而造陰陽，鑪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眇眇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熟)〔孰〕詳其化。不皦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羣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愛河而揮八棹。現希有事，豈獨菴羅樹園；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陀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槃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總納百川，瀋東溟之在地；綱維萬象，逾北極之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儒墨交競。誠固推之於眞際，反之於玄源。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眞際也者，則權實斯泯。大宣究竟之旨，普運神通之力。尋其善巧謳和之致，陶鈞負荷之功。造化無以方，日用莫能擬，足以括囊四大，超忽三景，子當書紳，以自鏡也。

又　公子曰，美則美矣，疑且疑焉。夫能匡社稷者，莫過懷忠；養至親者，莫過奉孝；經天地者，莫過修文；定禍亂者，莫過講武；安上下者，莫過弘禮；移風俗者，莫過習樂。此固皇王之要訓，亦治道之大方。維摩竭慈悲之談，厲鄉垂道德之論，未爲濟世之急，猶涉木雁之詞，非唯僕之末賓，抑亦賢之同去。

通人曰，訥言敏行，君子所稱。無以己之寡聞，取況於典論。子不聞魯侯之誡乎？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害，多事多患。若事親殉主，則以忠孝爲初；遠害全身，則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則以慈悲統源。奉孝懷忠，可以全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羣品。濟羣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止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九合。故忠孝爲訓俗之教，道德爲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鼎有三足，各稱其德，並著其功，遵而奉之，可以致嘉祐也。

公子曰，前《漢・藝文志》云，全身保國，凡有九流。一曰儒流，謂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仲〕尼之道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明南面爲政之術，奉《易》之謙謙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歷象，敬授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勅法，以助禮制也；五曰名流，謂正名列位，言順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祀，養老施惠也；七曰縱橫流，謂受命使乎，專對權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儒墨之(銓)〔詮〕，含名法之訓，知國大體，事無不貫也；九曰農流，謂勸勵耕桑，備陳食貨也。遵其道，可以安庶品；行其事，可以利國家。爲政備矣，於民足矣。縱先生通方之說，(右)〔古〕學盡善之詞，恐類風牛不相及也。

通人曰，觀一可以知百，覩此足以明彼。但佛教沖曠，名義弘多。總而言之，具有玄錄。今爲吾子，略舉大猷。

自祥雲散空，瑞蓮現海。半滿之門洞啓，空有之策兼揚。毘城有迴情入法之謨，靈山有攝末歸本之訓。在用如水分千月，爲體若鏡鑒萬形。斬籌含識，共蔭慈雲；塵沙佛土，咸霑甘露。及收光白氈，韜影提河。於是乎五百應供，搖象扇而聞持；八萬修多，拂龍床而器寫。珠函寶印，既溢王宮；貝葉梵文，還盈海藏。昇堂萬計，兢沐身田；負牆百億，爭開心樹。

爰至摩騰入洛，僧會遊吳。遠流法鼓之音，俱傳慧風之業。以類相聚，亦有九流。顯其嘉名，稱爲九(籙)〔錄〕。一曰眞詮；二曰權旨；三曰戒品；四曰禪門；五曰呪術；六曰論部；七曰注解；八曰章疏；九曰傳記。

言眞詮者，蓋方等之中心，諸佛之要觀也。事無不統，理無不窮；其言巧妙，其義深遠，包十仙之奧行，總八藏之玄文；緣覺涉求，迷同汎海；聲聞在聽，恍若闚天，此《華嚴》之(引)〔弘〕致也。裂見網之宏宗，破邪軍之要術；珠清濁水，藥現深叢；迷(亂)〔乳〕之色既分，迴天之醉俄醒；樂(民)〔因〕剋滿，常果仍圓，斯《涅槃》之極旨也。三獸混迹，一乘總轡；衣珠已現，髻寶仍傳；十無上之沖規，四安樂之妙行；鑑多寶之所爲，悟長者之本心，迺《法華》之會歸也。布此十如，冥茲四絕；卽色非色，離名無名；昭昭乎汎六度之舟，瀰瀰焉登三空之岸，謂《般若》之玄鋒也。理之包舉，在此四焉。

權旨者，世雄方便之教也。誘五濁之衆，逗三乘之機。接疲侶而置化城，引窮子而持糞器。如來歿後，迦葉集經。所謂四種阿含，八部譬喻。本生本事之旨，貫華散華之談。王宗之所分判，安叡之所編錄。爲緣散說，部袤彌多。

言戒品者，代佛之爲師，訓僧之令範也。亦出必由戶，濟兜待舟。蓋萬善之梯基，五乘之腳足也。或約時約處，隨事隨根。致有七聚別名，五篇殊

旨　開遮之說既異，輕重之相靡同　天竺流行，乃分五部；中華傳習，今有四焉。迦葉創其綱維，崛多分其條貫　教訓正俗，既非禮不成；滅惡生善，亦非戒不剋。佛在住持，爰因憍梵；滅後傳授，實啓波離。寔三業之司辰，乃六根之御史也。

言禪門者，三學修心之紀也。能爲得聖之因，最稱盡漏之要。是以聲聞繫想，則水淨心池；菩薩熏修，則華開意樹。禪能發慧，佛有誠言。四等六通，憩禪林而始就；八除十入，依定窟而方成。《智度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神通已，還化衆生。況復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爲五味。故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其斯之謂歟。

言呪術者，衆生滅罪之訓，毒害消伏之方。挫慢摧兇，救危起死。如禪提逐鬼，若先尼勅神。六字之除災，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

言論部者，摧邪立正，釋滯開矇之義府也。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澆淳。直路難登，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傳燈菩薩，折彼邪論，申此正經。鯨鯢既剪，五翳所以云亡；雰霧廓清，三光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繩墨曰經，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也。呵梨曰，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旃延以深了實諦，創《乾度》之文；諸聖以富洽名理，繼婆沙之說。次則《成實》、《毘曇》，鋒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法炬，龍樹統其機源。《百論》破外以簡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詣）〔旨〕，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也。

言注解者，就文現義，述而不作之儔也。並立像以取形，卽事而出理。若（生）〔僧〕肇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灑落，抗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山仰止，實開矇滯者也。

言章疏者，舉網提綱，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所以備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競撝談柄。至於憑敷《大品》，愛亮《涅槃》，（集）〔焦〕鏡《毘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罇俎矣。

言傳記者，釋門記事之盡也。如（斑）〔班〕馬述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袁宏之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碩學之奇才；忠孝片善，搖史臣之芳翰。況三達易隱，八戒難思。卓朗擅其嘉聲，法開播其清辯。帛祖既方諸嵇阮，支遁亦匹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遯世遊方之錄；十科導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王垂軌，爲息苦輪。既病有萬殊，故藥非一准。致使牒盈大府，偈積龍宮。香象八億，負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靡遍。況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覩而未詳，八恒觀而不測。豈儒道名（法）〔流〕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

又　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寡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戒之談，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勵己之謨，未爲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圓衲，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愍傷不殺曰仁，防害不婬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用無暫替，故云，常也。

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迂。非不愕然，太爲濩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嶽，在處爲五方，在人爲五藏，在物爲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

於是通人聽爾而笑。沈吟久之，徐而喻曰，世云，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論其大較

案：沈氏《均聖論》云，炎昊之初，純厖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慇懃，恩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子〕，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卽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今粗爲陳其本。

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因末伽而說五戒，爲迦王而說十善，爲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肅敬容儀。則冥祇欣萃，徵慶允洽者矣。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爲五戒也。戒者，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恐怖中，戒爲守護；死闇冥中，戒爲明

燈；三惡道中，戒爲橋梁；生死海中，戒爲大船也。

夫不殺者，如負天蹐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窟，胎卵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八萬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別至於顒顒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萬均。何有枉害忠貞，濫誅淳善【略】邵阜積怨魂之悲，秦坑肆無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之詠徒哀。次則列圍灞川，從禽夢澤。張羅亘野，布網連山。火遂鎖以高低，煙蘊草而疎密。奔電之鷹爭舉，追風之馬競前。猿覩箭以虛驚，雁看弓而迴墜。洞胸達腋之痛，解頭陷腦之酸。奚獨喪蓮池窄，遂使(士)〔亡〕狙林盡。加以垂絲曲渚，下鉤深潭。獲朱鯉於河湄，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含四氣。司書佛性，共有神明。何忍凍此肉山，樹茲炮烙。極鱗羽之命，盡芻豢之羣。曜染指之黿，焦如朱之鼈。供何曾之盛饌，備婁護之珍羞。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歡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長者，睡感天花；見《金光明經》。救蟻沙彌，冥延促算。見《賢愚經》也。爰致金剛之體，終爲長壽之因。蓮法因緣得金剛體，不殺果報爲長命因。見《涅槃》、《金光明》等經。此則永斷宿嫌，其德一也。

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不容；梁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孑遺之貨，胠篋有絕本之資。遂使布被莫充，葛袍奚擬。長者慚寄日之禀，精民嗟屠販之勞。豈止犯菜、偷魚、竊瓜、私棗。兼以盜僧殘物，用常住財。惡求多求，以利生利。曾無愧(邑)〔色〕，都不介懷。何獨帶累(見)前信，亦殃咎後世。《智度論》云，一切諸衆生，衣食以自活，若奪若劫取，是名劫奪命。大聖慈愍，制戒遏之。其德二也。

言不邪婬者，敗德滅身，婬辜爲甚。所以妹妃亡夏，妲后喪殷。褒姒之仆隆周，麗姬之傾皇晉。神仙遭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罪之根，是曰搆殃之本。近乖梵世，遠障菩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

言不飲者，酒爲亂本，亦稱狂藥。遍興三毒之愆，備造六根之釁。裸露形體，咆哮言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擣既杌，或哭或歌。殷王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以敗德，成都縈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體頓頓其如泥，心昏昏其似夜。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等。八萬四千，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能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

言不妄者，口是禍媒，舌稱鬬本。能爲伐身之斧，厥號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索居唇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令槁木舒華。褒貶由其一言，生死出其三寸。友於因之以水火，室家爲此而乖離。大者則滅族傾邦，小愆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鼻之誠，周廟書銅人之銘。福無以加，其德五也。

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無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終是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

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現非；五戒之謨，防其來過。五教事彰爲罪，若殺盜事露，獲賊狀者，官始結正而成罪也。五戒口動成辜，書但息其一刑，經乃遮其三報。謂現報、生報、後報。息一刑免一時之現罪，遮三報斷三世之來殃。亦如六宗亡廟之義，三饗四郊之禮。時月朔望之饋，吉凶慶弔之羞。《禮・王制》云，庶人薦韭以卵，薦麥以魚，薦黍以豚，薦稻以雁，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薦栗，饗宗廟(以)角握。蓋謂有敬而私殺也。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斷之談，未爲極慈之制。

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爲政，閉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殺，不斷殺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爲人，常當貧窮短命矣。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書防目下，經遮未來。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萬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羣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曰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妬危身之害，內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婬，婬者無義。不飲酒曰禮，禮主心火之位。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太熱，萬物發狂。

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爲妄語，亂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識曰智，智主腎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萬物收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盜。盜者無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禦四域惡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

《譬喻經》云，安持淨戒馬，巧捉堅轡勒；身被精進鎧，乃脫魔王賊。《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使守護六根，如視逸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婬戒，以婬欲故，共相欺奪，因制殺戒，以求欲故，妄語諂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

計五戒之興，其來已久，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牢籠三世，含育羣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魔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爲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四害，無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盜婬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爲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亦未曾攀睞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呰、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必至誠，柔軟忠信，言常饒益，教化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瞋恚、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思悔，知恩報恩，心無慳悋，樂作福德，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賁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步香園而容與，坐間一劫，瞬頃千年，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旃檀之氣。《育王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生馬大豬，一切皆齋云云。

《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謂歲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起六行，成六德。《譬喻經》云，天主帝釋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輪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廁填，光明洞達，絕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中自下。八斛明珠，光焰如日，能除熱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空而降。純肉無骨，具滿女姿，腹圓不現，耳軟而垂，容態閑美，六十四變，睫毛青緻，髮澤不亂，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水中涌出。寶馬八萬，白象六牙。四大天王，捉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導前，四兵從後云云。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瓔二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云。所謂珠光列後，玉女羅前，風生霧縠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瞋恚怒害惡衆生中見者歡喜。《譬喻經》云，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得五種福，少病、身安、少婬、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者，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八出，故稱八王。此日最急，言歲終事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臣、四鎮、司命、司錄、閻羅所司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六齋日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疏善，女神疏惡。先前一日，夜半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髮不差。如來大悲，爲拔彼苦，勸修齋戒，令其得樂。

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也無違。勿爲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眞要，則以佛經爲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尚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謐等，或號絕倫，或稱獨步，略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竊謂釋氏之化，無所不可，何者？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

百萬　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　凡人一日受八戒，則一日不殺生，而一日無殺罪。一日不偷盜，則一日無盜罪。一日敬三寶，則一日爲善人。一日事二親，則一日爲孝子。一日不妄語，則一日不失信。一日不綺語，則一日不失禮。一日不兩舌，則一日兄弟睦。一日不惡罵，則一日室家和。一身一日，尚獲此功。況一月至十月，一年至十年。自作教他，展轉相續。從一人以至百人，從一郡以至百郡。小善則閭閻士女，大善則卿相王公，校而言之，足以立身輔化，匡國保家。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乃得聖〔人〕之遠圖，〔豈〕〔實〕輔治之洪範也。

又　公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民猶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若依佛語，護戒捨刑，則日長姦盜；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

通人曰，趙書云，石虎嘗問國師佛圖澄曰，佛法既不許殺罰，今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答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不能改惡。且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帝祚方遠。石雖不能盡行，而爲益不少。宋典云，文帝之世，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導化之聲，播於遐邇，以宋元嘉八年至於建鄴。文帝勞問慇懃，又因言曰，弟子常欲持戒不殺，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對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以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以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大喜焉。

嘗試論之，可爲永鑑。必能存至治之本者，當坐朝問道，奉法無親，寬猛相資，威惠兼舉，弘通三寶，憐愍四生，則百姓畏而愛之，九有不嚴斯治，《周官》無以陳其薄効，《洪範》不足比其玄功。

又　公子問曰，奉佛能有益者，何故三方雲擾，四海鼎沸，行道轉經，而無福耶？

通人對曰，趙書云，晉軍出臨淮泗，人情危懼，莫知所之。石虎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也。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對曰，王過去世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常供大衆。會中有六千羅漢，吾此微軀，亦豫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受雞身，後霸晉地。今得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反〕興毒念乎。虎乃悟而媿焉。

《仁王經》云，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國土，安立萬姓，快樂皆由《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諸國王，不付囑四部衆，何以故？無王力故。此閻浮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千小國，其國土中有七種難，一切國王爲是難故，講讀《般若》，七難卽滅，七福卽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云何爲七難？一者日月失度，時節反逆，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日蝕無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輪現。當變怪時，讀誦此經。二者二十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水星、刀星、風星、南斗、北斗、五鎭大星、一切國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星等，各各變現，亦讀此經。三者大火燒國，萬姓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火、人火、木火、賊火變怪，亦讀此經。四者大水漂沒百姓，時節反逆，冬雨夏雪，冬時雷電霹靂，六月雨冰霜雹，雨赤水、黑水、青水，雨土山石，雨沙礫石，江河逆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五者大風吹殺萬姓，國土、山河、樹木一時滅沒，非時大風，黑風，赤風，青風，天風，地風，火風，如是變時，亦讀此經。六者地國土亢陽，炎火洞然，萬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赫然，萬姓滅盡。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七者四方賊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賊，百姓荒亂，刀兵劫起。如是怪時，亦讀此經。是名七難。禳七難法，當作九色幡，長九丈，九色華，高二丈，千枝燈，高五丈，九玉〔箱，九玉〕巾，作七寶案，七寶高座，置經案上。於七寶帳中，其國王等，燒香散華，日日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釋云云。若未來世國王護持三寶者，我使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一名金剛吼菩薩，手持千寶相輪；二名龍王吼菩薩，手持金輪燈；三名無畏十力吼菩薩，手持金剛杵；四名雷電吼菩薩，手持千寶羅網；五名無量力吼菩薩，手持五千劍輪。並五千大神王等，往護彼國，作大利益。當立其形像而供養之云云。

夫水積浮船，風積運鳥。護國土者，須憑五力。天、龍、鬼、神、人，爲五力也。匪唯世策，獨恃六軍。五力必幽顯同心，故獲安隱；六軍或表裏殊計，

便致危亡。所以降伏修羅，遠因般若；招延豐樂，近寄寶冥。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字)(定)民，出《金光明》《仁王》等經。奉日藏月藏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氣。則有五千大將，各振劍輪；四大夜叉，俱領神衆。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集經・月藏分》云，佛以震旦國土付囑毘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大將，須摩那龍王，雙目大天(王王)女等，各將眷屬，王領神兵，共護震旦。所有鬪諍怨讐，忿競言訟，兩陣交戰，飢饉疾病，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絕故。三種精氣，得增長故。ム ム。王者用心，則無不果也。星辰流景而正行，日月重光以合度。陰陽和而無變，雨水浹以應時。有感斯通，無靈不契。至如業稱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攘也。終不徒然，枉爲功德。

又卷二《三教治道篇第一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

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

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曰金錄，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大)(太)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求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眞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眞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

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楷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眞氣自然，燒香(花)(散)華，神儀欝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

《明眞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娑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本無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備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於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爲國家建三錄之齋，攘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爾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釋奚，武發疾瘳。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

余嘗歷觀道經，備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錄)(籙)，皆置五嶽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錄兵社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總眞，中元總仙，下元總神。常清朝向本命迴心，禮三十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迴，手摩額，(案)(按)兩肩後，拭兩目，(案)(按)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錄，用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升)(斗)，薪五束，或用金人、金鐶、金龍、金魚，銀人、銀鐶、銀筒、銀榼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

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不言，其徒爾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

又 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近承修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修靜叛梁所由，敘入齊被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勵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則顚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印，操持簡(錄)(籙)，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明時，修無爲而崇上德，進則動飈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牝雞靡司晨之用，陶犬無守夜之功。何者？檢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其根起，皆是張陵僞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管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爲實，亦未詳道士之號，從何而來？若能聞已勤行，當爲子說。

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慊)(遽)而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委

之，傳者迷之。若不委而傳，竊爲夫子下取也。三闔有言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敘大宗。

案：道教衆經並云，初應一氣，號曰大羅，在三清之表，置玄都玉京玉城金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經》云，自然應化，有十種號，一號自然，二號無極，三號大道，四號至眞，五號太上，六號老君，七號高皇，八號天尊，九號玉帝，十號陛下，統領一切，立君臣之道。《正一經》云，上化三清，以置仙眞，聖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宮府，天曹普領星辰日月，分文垂象，令下界天子，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先代聖君，皆法此爲治。

又從一氣，化生三氣，以應三君。三三君者，從三氣生。道者，氣也。《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有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洞玄神；神寶君，是洞眞神。大寶丈人（則）〔即〕天寶君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元高上玉皇之氣，九萬九千九十九億萬氣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太，有玉清宮。靈寶丈人即靈寶君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上玉靈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神寶丈人即神寶君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通無上玉靈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洞，洞神太清太極宮。

又言，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仍分爲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即三氣之尊神。【略】《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曰九皇，是初三皇虛無空同之變化，次三皇是玄元始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以爲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代代習眞，莫不法道。

又云，三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天，從四民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從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上大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說，謂爲道中之道。又，是天尊之位，處七映之宮，居九華之殿，坐金床而悅性，憑玉机以恬神，玉女輧羅，仙童侍衛，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不崇仰，爲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惟神，可信可尚。

是以古之賢哲，率共依行，或隱迹於市朝，或藏形於林藪，或門人隨從，或弟子諮詢。玉台之侶三千，庚桑之衆非一，無不二觀調心，重玄滌想，談空極妙，扇大道以匡時，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天子，咸所遵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夏后鍾山之感，漢文河上之徵，妙應蟬聯，無時暫替，義非虛說，出自由來。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通人折曰，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互鄉之類，誠難與言。夫凝冰慘慄，不能彫欵冬之花；朱鬣鑠石，不能靡蕭丘之木。舉熠燿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甌甌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今當立驗。

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三皇時也。天尊之號，出自佛經；陛下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元士曹局，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尾，以僞爲眞。所敘三皇，並引《帝系譜》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著《易》，未見敘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後，漸出訛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沛見老聃，（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

而云三界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所嗟怪。笑道論中，備詳其僞矣。《莊子》云，王（台）〔駘〕廢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授先王之典。弗爲道士，靡戴黃巾。輒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藏，不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絕無蹤迹。案：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班固《漢史・文帝傳》，及訪父老等，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謬，焉可憑乎？

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無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總判凡有九流。一儒流，二道流。道無別教，總在九流之內。據此而言，無別立教。何以故？無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爲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爲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爲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爲道家主。並是三張以下僞經，妄說天尊，上爲道主。既其無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爲教主。《尚書》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

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爲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爲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

又《毛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無風，云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判)入儒流。

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爲養神，無事安民。謂無所施爲，無所造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爲大道。無別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之氣，亦無形相也。

又葛仙公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云天尊是我師也。

又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爲宗，虛無爲本，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眞也；無爲者，道之極也；虛無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若木生根，精聚化爲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眞人問大道，以何爲身，生在何許？名之爲道。通(答)言，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眞人曰，太上無極，大道無上。至眞玄居，虛無無形。自然極虛無之上。上無復天下，無復地，故曰無上至眞大道。道雖虛無，而能生一，爲萬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無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爲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爲本，道不得爲本。自然爲常，道不得爲常。若兩個俱是常，亦兩個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無常。若自然爲本，道爲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爲本，天爲迹，天道俱無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無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無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自)然，不法還是(自)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無常，可得無常非有常。無無常異常，何得令常異無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無常。常法尚無，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無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爲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成仙耳。

故袁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姤善疾惡爲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事)(塵)以攝內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寇，莫能識也。

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同張禹，漫行章句，苟求潤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機術。如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嶽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魂神，所營醮法，備列珍奇，廣班綾綵，多用蒸魚、鹿脯、黃白蜜粝、清酒、雜果、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具造邪業。

然紫微、太微、少微等，總謂天皇三宮。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魂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鉤陳之內，爲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爲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承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云，周禮，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圜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禮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禮。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

陳，盛行於世，龐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僞濫，莫過於此。

依《周禮》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盡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爲國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召)請道神，徵喚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殀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敢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病篤，周公立三壇。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墜天寶命。公歸乃內冊於金(縢)(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鬼)神必尊人命所屬，周公豈敢不先求請？子細推勘，虛謬可知也。若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不云，獲罪於道。

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云，令喜辟穀，斷米爲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唼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殺馬爲誓。道稱無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泥洹府，解，道可道，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徼，無欲妙，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淵兮似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綿綿若存等。道者，謂泥洹。君名者，謂脾。母者，謂丹田。泥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藤)(滕)主，常飲甘露，食駏驉之脯，其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跱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卻蓍脅臂，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泥洹，其妙謂虛無，其徼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無氣，氣絕於口，道沖而用之者。沖，謂一也。道一，身常沖行之不盈。淵兮者，謂口也，口有華池，漱唾而咽之，言津約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萬物之宗者，謂口，飲食萬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謂口鼻爲門，神氣於中出入，爲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綿綿爲天窓，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總以三元甲子爲第。所明旨趣，大都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縮精之祕，爲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爲詭說，非眞行也。以此求仙，太爲河漢。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爲罪本。黃庭云，上有黃庭，下有(開)(關)元，前有關關，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入丹田，審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牡籥閉兩扉。幽(開)(關)夾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士服赤衣，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玄牝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裳衣(絡)(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惑，呼吸廬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急，常存(玉)(玉)房視明(持)。時念太倉不飢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門。常能行之可長生矣。)

又　陳思王《辯道論》

云，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鑑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

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虫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大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

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鴿，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

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焉。

又　儒生惶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云，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眞中之眞，誦之萬遍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彥，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號總持開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鍱腹奇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卽緘脣。儒綜五車，釋該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觀。綺藻蘭言，稟乎天骨，神情機警，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宇，玉(裕)〔格〕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遍所詳究。請爲吾子，函(丈)〔杖〕論之。

於是共造祇園，頂禮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開士運不請之心，縱無礙之辯，顧而說曰，尋太古無爲，其民朴素，未崇仁義，不尙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革，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使隱，頗競聲色，兼好畋漁。遂感隱者容成爲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無爲之治，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騁馳畋獵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去泰，甚，謂食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情，近爲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根。

尋黃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尙聲尙色，以畋以漁，人主驕奢，下民勞役，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道，詎曾脫跳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夫五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和，貴虛靜以守眞，軌至言以崇本。其方恢廓以弘遠，其敎淡泊以柔弱。棄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成功〕不在於己，而究萬物之幽，情存聖人之風。是以班固，揚雄，尙不訾毀孑長。或以先於六經，冠於儒首。叔皮，君山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知道之微，可爲百王不刊之誡矣。而開士抑爲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時，器小者蓬飛而萍浮。吾聞爲可爲於可爲之世，則天下同爲，是爲可爲也。今示子以爲，明可爲者可以不爲矣。夫五色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無聲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響等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厭生也，豈非《淨名》云，食味不分別乎。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無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觀身不淨乎。去煩亂，令心虛；愛精血，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疆，氣散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疆也。挫其銳黜，思也。解其紛，不(鬬)〔聞〕也。但是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淸儉自守，不與物嫌。蓋爲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也。和其光，不亂人也；同其塵，不自別也。直是揚波淈泥以避患，未能利益同事以化〔衆〕生。乃爲有爲，事有事；非無爲，無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跚形體之間，倥偬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顏光祿云，道者流出於仙法，佛者本在於神敎。道也者，必就深曠，友飛靈，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卻老，延華駐彩也。佛也者，必辭親偶，閑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反一無生，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挾恒劫。雖殊塗而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未知所以爲異。請示其門，冀同歸也。

開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無名無爲，天地之始；乾坤有質有爲，萬物之母。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今有。便是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拘限有無之間，生成始母之內矣。請吾言之，眞諦故無，無爲天地之始；世諦故有，有爲萬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爲世諦；始爲本也，故爲眞諦。世諦說有，非無而有；眞諦說無，非有而無。非無而有，不有有也；非有而無，不無無也。非無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無，斷見便息。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無無者，非無非不無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既非是有，非

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者也。予知異之爲異，未知異之所以異未知(同)異之所異，焉知同異之所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異，焉知異同同異無異不異之所以異哉。是以如來說法，常依二諦，起慈悲以救物，行喜捨以濟人，無念而成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實無所爲。子其詳焉，無自誤也。

儒生問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儒流。棄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子不黨，何苦是歟。

開士喻曰，小人黨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浮僞，喻如驢乳；出世眞實，喻如牛乳。然而驢乳爲酪，不能出酥，縱強搆之，還卽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絕也。牛乳出酥酪，乃至醍醐，轉搆轉淨，唯香唯美，五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爲喻。

考《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漢書》先六經，後黃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總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今以勸子，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又卷五《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爲議曰，尋佛教東夏，未六百年。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功無與等，世不能名。況老教中華，年代綿遠，經史具載，略可而聞。案：道經《元皇曆》云，吾以清濁元年正月甲子，下師伏羲，治國太平，白日昇天。又云，未分元年八月甲辰，下師神農，太元元年下師裕，一本作(松)(祝)容。凡經一十二代，變爲一十七身。始自玄老，終乎方朔。《隱眞論》云，處天地之先，不以爲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勘其遊世輔國，時節可知。至於誘引黎元，匠成品物，安能紀乎？略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彈曰，太素之時，氣形始具，淸濁未判，名之渾沌。二儀既(閒)而不分，三才亦眇而未見。六紀序命之外，伏羲方生四姓。燧人之末，神農始誕。何得庖炎二皇，出淸濁之世；柅(祝)容六甲，生未分之前？

蔡邕之書，不足承信。故云，常道非可道之道，無名非可名之名。既曰寂寥，是稱恍惚。託周朝而爲柱史，居漢世而作大臣。戲水乘魚，遊空駕鶴。玉井含潤，美地下之飛泉；金竈生烟，烈人間之焰火。三宮白珠之帳，或餌甜芝；九花青瑣之階，加餐練髓。玫瑰琥珀之樹，不日舒光；璠璵馬瑙之枝，無風自響。髑髏能語，曾假問於莊周；白骨還生，豈虛談於徐甲。西王玉文之案，聖女擎來；東海金色之梨，仙人捧至。形無定所，見種種之容；情有異端，啓紛紛之迹。超江跨海，詎藉舟航；入市登山，隨心自在。綿綿叵測，眇眇難尋。莫不利益天人，楷模今古。釋氏之化日月未淹，焉得與道而爲比校？

開士讓曰，吾子學無稽古，困在師心，不能擇善返迷，而守株信度。吾聞智無不周曰聖，化不可測曰神。遠近難尋，始終莫究者，其在茲乎。焉(欲)(得)措意於其間也。子疑尙擁，當復言之。

何者？夫世界初成，未有日月。二大菩薩，下救蒼生，爰列三光，是興八卦。伏羲皇者，應聲大士。《春秋內事》曰，伏羲擁列三光，建立六節，以文應氣，有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也。是以羲氏、和氏，世掌日月之官，皆伏羲之後也，故曰名羲和，蓋羲皇之本號也。女媧后者，吉祥菩薩。何以明之？尋此劫中，千佛出世。第四佛者，卽釋迦文。自餘續興，終乎劫盡。爾乃劫劫相次，則佛佛無窮者也。《立世毘曇》云，跋陀劫中，凡有千佛，相續出世，以法化天絕，故號賢劫。一賢劫中，有成、住、壞、空，四大中劫也。如從十歲至八萬歲，復從八萬還至十歲。如摅櫨上下，經二十反，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成劫。凡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百萬，義爲一(小)(中)劫。《俱舍》又云，七火一水災，七水一風災，七火災。七火災已度，然後風災起。經八八六十四大劫，過四不可數，始是一賢劫也。住劫之中，方有佛出，相次一千，釋迦如來，位當第四，餘有九百九十六在。世界是佛依報，衆生是佛緣因。但有衆生，卽有佛也。依《須彌像圖山經》及《十二遊經》，並云，成劫已過，人住劫來，經七小劫也。光音天等，下食地肥。天項後自背光明，遠近相照。因食地肥，欲心漸發，遂失光明，人民呼嗟。爾時西方阿彌陀佛告寶應聲、寶吉祥等二大菩薩，汝可往彼，與造日月，開其眼目，造作法度。寶應聲者示爲伏羲，寶吉祥者化爲女媧。後現命盡，還歸西方。《山海經》云，身毒之國，軒轅氏居之。郭朴注云，則天竺國也。信知三皇，根起在彼，奉佛使者，故不疑焉。

取例尋文，可以意得。《帝系》云，開闢之初，人精昏鯁，唯眠與食，莫曉逆從，起乎太昊上皇，因時作範，比象畫卦，尊卑位焉，始知敬以奉上，慈以育

不，微用心識，漸開慧路。自非無涯大悲，深妙解脫，孰能俯質同塵，發蒙化世。二聖來應，信而有徵。其弘道也，塵劫所不窮；其利物也，（巧）（算）曆所不計。過去倍於恒沙，未來逾於上數。汝元皇之歲，猶大地之始一塵；開闢之年，比滄海之論一滴耳。非所聯類也，非所頡頏也。夫食木之蟲，尚不知皮外之味，豈知宇宙之廣哉。

案：三史正文與五經典誥，並云，老子，周末時人。次則阮氏七錄、王家四部、華林遍略、修文御覽、陶隱居之文、劉先生之記、王隱魏收之錄、楊玢費節之書，並編年紀，咸爲代曆。莫不共遵正史，曾無異談。

隋世有姚長謙者，名恭。齊爲渡遼將軍，在隋爲修曆博士。學該內外，善窮算術。今太史承傳仁均受業師。以《春秋》所紀，不過七十餘國；丘明爲《傳》，但敘二百餘年。至如世系、世本，尤失根緒；帝王世紀，又甚荒蕪。後生學者，彌以多惑。開皇五年乙巳之歲，與國子祭酒開國公何妥等，被召修曆。其所推勘三十餘人，並是當世杞梓，備諳經籍者。據三統曆，編其年號，上拒運開，下終魏靜，首統甲子，傍陳諸國，爰引九紀三元，【略】天皇人帝《五經》、《十緯》、《六藝》、《五行》、《開山圖》、《括地象》、《古史考》、《元命苞》、《授神契》、《帝系譜》、《鉤命決》、《始學篇》、太史公《律曆志》、《典略》之與世紀、《志林》之與長曆、《百王詔誥》、《六代官儀》、《地理書》、《權衡記》、《三五曆》、《十二章》、方叔機陶弘景等數十部書，以次編之，合四十卷，名爲《年曆帝紀》。頗有備悉，文義可依。從太極上元庚戌之歲，至開皇五年乙巳，積有一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年矣。《梁紀》云，從開闢至梁太宗大寶二年，凡二百八十三代，七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年。案：諸部年紀，莫見老氏爲伏羲師。考此一虛，則百事無實。長謙紀云，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六載矣。與《周書異記》並《漢・法本內傳》及《法王本記》與吳尚書令闞澤、魏曇謨最法師等所記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仕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五月壬午乃西渡關。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三十七載。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爲周師者，即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者，即是敬王癸丑之檢歲。三皇以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武世，始有元號。彼稱上皇無極等，並爲妄說，全無依據。

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可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爲文具報，於時引《周穆傳》、《蓋[illegible]別傳》也。以對，使人與姚長謙所引無異。劉向《列仙傳》曰，聃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苣）藤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佛後，隔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伯陽父（又）云，周將亡矣，別有老人，非老子也。案：梁元帝《解莊老》云，老子以景王初終，莊生以景王末卒。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時，亦在景王十年（景）（甲）寅之歲，爲尹說經，亦於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的可明矣。

子云，清濁之年爲國師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原夫清濁始兆，而陰陽未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尚渾；兩儀尚渾，則三才莫形。是以窈窈冥冥，不可名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唯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靡開。驗知天地搆精，男女化生。羲之與老，其是人耶。必在二儀之內，不越三才之中。焉得道聽途說，以自欺乎？

又言，方朔亦聃之身，爛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歲（之）（星）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云亡，（大）（木）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

《抱朴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唯一老聃爲師；亦經多朝，皆一羲皇爲主。既有多政，必賴多君。信可一師，但匡一治耳。如其歷代並是聃身，靳固之言出何承？據葛稚川云，並是無識道士假生神異，豈其然乎。

又　儒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爲浮圖。此則老之與佛，一時人也。何爲浪談前後，以矯俗乎？

開士喻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應變無方，事同山響，不疾而速，豈隔華夷；井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空生喜怒。是以虛己應物者，必有千變之容；狹情適事者，豈知萬殊之妙。

案：《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新本改云，佛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新本改云，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燠惱。言不親覩佛，所以戀慕交懷。《魏略・西域傳》云，臨倪國王無子，因（在）（祀）浮圖，其妃莫耶夢白象而孕。及太子生，亦從右脅而出，自然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其形相似佛。以祀浮圖得兒，故名太子爲浮圖也。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似老子，常教民爲浮圖。近世黃巾見其頭白，改彼沙律，題此老聃，曲能安隱，誑惑天下。前漢哀帝時，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圖經》還漢。《浮圖》所

載，略與道經相出入也，皇甫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罽賓國王，疑老子妖魅，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知神人，舉國悔過。老子云，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奉教，昔爲沙門也。佛若先無，老聃豈知變身爲佛？良以罽賓舊來信佛，老氏因推佛以化之，非起尹聃，始有佛也。隋僕射楊素從駕至竹林宮，經過樓觀，見老廟壁上畫，作老子化罽賓國度人，剃髮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爲道士，何故乃爲沙門？將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力小，不能化胡。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於時道士無言以對也。

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云，晉慧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諍邪正，浮屢屈焉。既頓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謚）（誣）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殃有所歸，致患累載。《幽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

魏世姜斌道士，妄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子定王時生，《破邪論》中備引斯證。《莊子》云，老聃死秦，矢弔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里。今古扶風始平之南，有槐里鄉。然漆園吏親學聃道，雖可宋魯邦異，出世時同，所說之文，足堪依信，靡往天竺，灼然不疑。皇甫士安斥其詭說，明彼謬談，敘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傳》，豈可謂乎。佛先道後，爾無惑也。

又《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聃之聖胤也，開無爲之化，弘《道德》之篇，考冑子以業六經，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九區，懲惡勸善，威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邇肅，光宅宇內，於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夾鍾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預禮筵。奉口勅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眞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論道者，局於教也。今當爲子略明斯致。

夫妙色無形，理融眞際，大音無說，體寂虛宗，不可測之於言象，不可尋之於視聽，三際推而靡得，二諦格而莫知，沖性弗遷，孰能令有，至功罔墜，孰能令無。然則內外湛於百非，稱謂淪於四句。暨乎無形之形，應周法界；無說之說，化洽情源。故能運大悲以鼓之，開大慈以攝之。於是著弊垢衣，現生五濁。隱眞實智，權駕三車。考夫一米支身，本爲摧伏外道；六年樹下，但欲斥破邪師。如《本行經・苦行品》云，諸外道等，或一日食，或七日食，（或）一日一食，或七日一食，或食牛羊糞，或食藕根草板，或常翹一腳，或常舉兩臂，或四枝柱地，或五熱炙身，自餓自墜，塚間棘上，卧灰土中，事諸天神，以求解脫。菩薩觀其邪求，乃行可畏極苦之行，住寂靜心，一坐不動，如是六年。日（別）（則）（正）（止）食一粒烏麻，或食粳米、小豆、大豆、綠豆、赤豆、大小麥等，日唯一粒，冀得支持，以活於命，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全無氣力，手足不隨，如八九十衰朽老公。佛時說偈：菩薩既至連尼河，以清淨心岸邊坐；爲諸求道不眞故，欲行大苦化彼邪也。愍苦行之徒勞，傷自餓之無益。悲念外道，無益苦行，虛爲自餓。然後食九轉乳，經史云，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天所告，即集千牛，搆取好乳，展轉相飲，至十五牛，乳著於一分淨好粳米，爲於菩薩，煮上乳糜。當煮糜時，現種種相，或現萬字之相，（或現千輻輪），或現帝釋、梵王之形。其乳沸涌上，至半多羅樹，一多羅樹已還下，無有一滴，離於彼器，落餘處者，於二月二十三日晨朝之時，受二牛女一鉢乳糜，食已身體，平復如本，受吉祥草，坐菩提樹。證三菩提。是時也，六師眷屬，莫不頂剃周羅；頂上胎髮也。千子魔王，並共歸心降伏。爾時欲界魔王，將其千子及三邪女、鬼神、兵衆八億，或見齊中千眼，頂後八臂，口中雷震，手出電光，或蛇繞左腰，或龍繞右脇，種種神變，來惱菩薩，放大光明，現希有相，魔王眷屬，並發善心，一時稽首。邪鋒颯焉落刃，慧日赫以舒光。其汲引也如此，其威神也如彼。

子所言道，九十五種之道爲彼道耶？問是九十五種道以不？爲異彼乎？爲非九十五也。若同彼者，即二天、三仙之徒，佛未出前，有摩醯首羅、韋紐婆等二天，迦毘羅、優樓迦、勒沙婆等三仙，行邪三寶，以化世間，如來出世，並爲弟子。枝末餘者，提婆菩薩後破。見《智度論》及《百論》。九十五種之裔。富蘭那等，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若異彼者，即佛弟子。何得謬云，求我道故，方得成佛；潘誕之言，罪莫大矣。妄奏軒陛，輕觸天威，理合推繩，其罪一也。眯目朝廷，疑誤信心，變正爲邪，其罪二也。以無上大師，求域中小道，違彼經教，其罪三也。長未來之謗黷，黨見在之邪朋，自誤誤人，其罪四也。既負謂聖之愆，必入無間之獄，塵劫受苦，其罪五也。且震旦之與天竺，猶寰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三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

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 句虛驗實，足可知也。《年紀》云，老子以周敬王二十二年癸丑之歲，度函谷關，西入秦地。《魏書》云，聃與尹喜，敬王之世，同出散關至關星五年之已之歲，得一千三十七載矣。

又 儒生請曰，《靈寶》等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爵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能生於佛，不言周時之老聃也，爲定是耶？ 願聞其說。

開士喻曰，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帝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 丹陽余玖輿撰《明眞論》一十九篇以駁道，云，夫至明者，非對暗之明也；故不可言，至靜者，非對動之靜也，故不可道。覆仰尋求，道經之首，唱道言者，姓氏爲誰？（復道）（道復）何？ 誰言也？ 道若有口，即具五陰，所成居在三才之內，不免無常。牽掣分段，還爲仙道所攝。

案： 六書七籍，三傳九流，雖爲經國典謨，莫不師宗於《周易》也。《易》云，五運相生，漸分清濁，兩儀既闢，爰判陰陽。《禮運》云，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所以乾元資始，坤道資生。三光著象於天，乾之道也；萬物稟形於地，坤之道也。《乾鑿度》云，乾以象天，坤以法地。《離・彖》云，日月麗於天，百穀麗於地。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三）（六）畫而成卦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也者，理也、通也、和也、同也。言陰陽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物生焉。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和地同，則羣萌而類動也。《禮・月令》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萬物萌動也。鼓之雷霆，陽動也；潤之風雨，陰隨也。故知不有天地，道何從生？ 不有陰陽，道何由靈？ 豈得造化之前，道已先出？ 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與陰陽。《搜神契》云，聖不過天地，神不過陰陽。夫天地者，於事可明；陰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

昔車胤解《道德》云，在人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故謂之道。是以孝爲德本成曰，道功德彰，自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就，外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也；成之熟之，德之至也。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

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子所言道，寧異是乎？ 若異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耳。 案：《山海經》云，大卜名山，有五十三百七十。所稱五萬四千五百里，崑崙最高大，其上有玄圃，蓋神仙所居，有金城石墉，瓊枝玉樹，寶葉金花，日月三光，列於其下，雲車羽旆，鳳駕龍軒，玉女仙童，不可勝數。次則海中三山，蓬萊方丈，孫興公《名山賦》云，涉海則有方壺蓬萊，登峯則有四明天台。《爾雅・釋山》只論五嶽，玉京既是上上名山，又云天尊所治之府，（何爲）（爲何）《山經》不載，《廣雅》無文也。

子稱太上爲佛師者，案往代先儒，及梁承聖解五千文久有明釋，言太上有四： 其一曰下知有之，謂三皇至五龍是也；其二曰次親譽之，謂伏羲與神農是也；三曰其次畏之，謂軒轅及帝嚳是也；四曰其次侮之，謂堯舜已下是也。《禮記》有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天皇、人帝爲太上也，無別道神，統論其教，止是訓導君民，汲引浮俗。初未曾聞修萬行而趣涅槃，運四流以超生死。 案： 道經《元皇曆》云，吾聞大道，太上正眞，出於自然，是謂爲佛，無爲之君。檢道經中，喚佛爲大道，爲太上，爲自然，爲正眞，爲太極，爲無上者，皆是佛也。又云，天竺國有古皇先生，言佛是太古元皇之先生。善入泥洹，古先生者，是吾師也，遊化天竺。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不死不終，綿綿常存，吾今逝矣。老君知佛泥洹，所以陳去，化緣事了，於是告還，門人未知，今須自述云，吾師者，本在西方，爲北西昇，申其戀慕。在文指約，取證分明者也。《三洞經》云，佛是道父。《西昇》又云，天下大術，佛最第一。言神通變化無窮也。《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迴在世，號曰迦葉，於娑羅林，爲衆發問。《轉神入定經》云，思念一切。《關令傳》云，老子曰，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菜食誦經》稱無上正眞之道，承佛威神，號佛爲世尊，形與神遊，受高上大聖十方至眞已得佛道。檢道經，處處皆稱佛爲師也。吾今爲子，釋茲在茲。子當念茲在茲，頂受而奉行也。

佛也者，蓋絕稱之大宗，至妙之幽宅，不可以無取，不可以有求。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何者？ 若本之有境，則大患永滅；推之無鄉，則大悲不竭。常理不可原，自然之體也；無心以成化，大道之宗也；三五莫能始，古皇之先也；不嚴以正俗，無爲之君也；混沌不可測，無名之主也；綿綿其若存，衆妙之本也；其降靈也，則爲大道之師；其開化也，則爲太上之父。焉得閉目以觀天地，塞耳而聽雷霆

所以佛號法王、世之調御　下凡上聖，靡不歸依　豈有稱五老之神，佩三皇之籙，而能爲釋氏之師乎？　案：《出官儀》云，無上三天，玄元始氣，太上老君，太上文人，無上玄老　《朝夕朝禮儀》云，太上玄元五靈老君，當召功曹使者，左右龍虎君，驛龍騎吏，侍香玉童，侍香玉女，玉帝直符　然老者，長也，尊也，言五老君居衆仙之尊，萬神之長　五靈，五帝也，即靈威仰神　三皇，天地人也　頃峻《始學篇》云，天地初立有天皇，十三頭，在治一萬八千歲。《括地象》云，天皇九翼，飛以往來，老子所事，三皇五嶽，六甲符圖，皆皇靈所制，老子佩之，以防身也　然三皇符籙，五老眞文，皆丹綠五彩，天文火字，言佩之長生不死，已至神仙，所敘官屬，將軍，吏兵，與俗無異　顏光祿，王斌等云，道者練形，法在仙化，佛者持心，教在濟物　論道所宗，三皇及與五龍也。

故《涅槃》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　吾更爲子，重明斯義　案：《佛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迦葉在彼爲老子，號無上道，儒童在彼，號曰孔丘，漸漸教化，令其孝順　《須那經》云，吾後千歲，法當東流，王及人民，奉戒修善。《古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餘年之後，老子方說五千文也　劉向《序》云，昔檢藏書，每見佛經，當知佛化流此久矣也

竊以三代將末，六國就興，遊說之徒，心存苟得，未患誇誕，靡弊肉穿，鼓舌而騁奇謀，搖脣而談（唐）〔虐〕利　曹劌之請戰，屈宛於是如師，感被髮之哭伊川，痛窮車之塡濟水，三河震竭，四夷交侵，天闇飛蚤，鎬遊舞兔　彭生爲豕啼之怪，杜伯見折脊之徵，假令任處阿衡，身居台輔，莫不扇飄風凍雨之暴，殺迴天轉日之威。是以褒女獻三，延烽火之寇；楚人問鼎，漸滔天之逆　日者天地版蕩，禮樂崩壞，名辱身殘，曾無顧恥，顚家覆國，安忍忘歸，詎知世界之何辜，罔念蒼生之塗炭。所以佛遣三聖，權化一方，布治國之儀，敘修身之術　庶令其代（邢）〔刑〕用禮，變薄還淳　並是抑物本情，非出要之大道也。

若放心於三達之境，寂慮於四德之場，功被生靈，澤均彼此者，則他方大士，動喻恒沙；此土發心，亦如塵算　諒非文字之所稱傳，略舉六人，以開慕仰　文殊屈迹於當世，彌勒補處於未來，觀音普現色身，惠覲遐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無窮，馬鳴兼三方於東夏，猶朝陽之啓晨暉，而使六合俱照，龍樹跨萬里於神州，若明月之燭幽夜，能令八表同光。自斯已外，或耆年而弘道，或童孺而宣法，男女異形，胡漢殊類，莫不就緣施化，隨處誘凡　玄功利於百王，至教流於九有，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無以子夏竊仲尼之名，蝸角擬崑崙之大也。

儒生肉袒叩頭，矯手而舐足曰，余請罪矣，余請罪矣

又卷六《十喻篇第五》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慚信度　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爝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致焉。

答十異序

夫椒蘭鮑肆，習久玩其先入；陽文敦洽，窮愛緣其曲情　故咸池玉英，墨翟有非聲之論；淳皇叡后，田巴有毀聖之談。蓋其揆也。況乃麟麛異質，魯俗均其容；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聊感之變，頓至於此，況悠悠者乎。仲鄉所以陳釋老優劣，余慜而傷之，備於後論矣。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

內一喻曰，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疏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　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民　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

檢道家玄妙，及中有矣韜《玉機》等經，並《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　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　按：《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　若有茲瑞，誠曰可嘉　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耳。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　《論語》云，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　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　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李氏之母則賴鄉平氏，老子來而託質；摩耶夫人即羅衛王之王后，釋迦因而降神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尚　故《春秋》云，（家）〔家〕卿無命，介卿有之　不亦左乎　《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　蓋云不更也　《禮》

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於渦水之陰，師事常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謬辭，云可承信明矣。

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於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效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

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訓抱一守愚，遺形滅智，始詣於無爲；釋教遍周圓修，衆德備舉，後詣於妙覺。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

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扃）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氛氳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樓）炭經》云，葱河已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稱震旦。【略】諸佛出世，皆在其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爲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永（初）（劫）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立夏之日。【略】日正中時，豎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略】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爲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震旦自可爲東。【略】距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東居），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彈曰，乾爲陽爲父，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白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准。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已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已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次歎正。

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倡，太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

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棄學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樹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史）〔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闡賓之教主。

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閻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

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老，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信〔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臭味。戎狄之王，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獲罪於八〔匡〕〔臣〕，匹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老爲九服清虛化主，說五千教章；釋爲三界遍知法王，開八萬妙藏。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史）〔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後敷正。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慚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見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競諸操等，《老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授百八十戒，並《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於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卽蕭鼓雲萃，羽從空存。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稟生有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周不同，凡隱顯語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彈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老《史記》云，周大史儋二百三十餘年。釋《法華》云，受五百萬億阿僧祇微塵數劫也。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謂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分。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大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矢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爵華子、錄回子、傅豫子、太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眞行子、錫射子、反色（邑）先生等，並是老子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正）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爲永鑒矣。

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

信終植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於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生姬昌之世，調御誕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爲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史)〔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邪，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辨，方劫遠而未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夭世；蜆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鶚共鵬翼偶高，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槌胸，羣胡大叫。

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矢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鵠樹，傳乎漢明之世，祕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焉，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會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前折邪，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工)〔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壟空樹。注：《皇覽》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扶風也。爾道之劣七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睛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形；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腳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眯耳，擿髮蒼梨，梨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是，豈比佛耶？

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胸上萬字，足輪千榮，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精)〔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內喻曰，聖人相貌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花目之灑，萬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注：《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梵蠡聲功德也。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而標奇，蒙俱斷笛以顯異。注：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笛也。豈陽文與覆蔑比麗，孟娶與龍廉競妍。爾道之劣亦也。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與，撰《明眞論》一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門，許由反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畔〕巾之兩角，又法二儀。

余氏又云，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皇帝之遇皇人九眞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籙〕，不傲伯陽；呪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彈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帔〕，剛（？）卑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釋訓袈裟左（鉉）〔袪〕，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奇）〔衹〕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時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眞人也，聲色不能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鵾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鉤，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亦也。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

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爲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爲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

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外說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父，飜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匹婦，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形〕於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

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親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親。是以沙門捨俗趣眞，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卽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止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又《內九箴篇第六》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瞻〕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彈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自咎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妄詭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曦麗天，曚叟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人，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殊也。注：《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返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悅之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注：《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也。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三皇統化，注：《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儒童爲孔子，光淨爲顏回。興已澆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兎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盛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歡於誕神；雲霓四變，穆后欣於亡聖。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波溢。穆王五十二年，日月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效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狻猊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瓌麗。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以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卽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鑄金而模范蠡。丁蘭克孝，憑剞劂以代親；顏在資仁，采璧璫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優塡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泼金。或覩眞避座，寫貌迴軀。注：《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瑣閉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漢〕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注：《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於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暉瀘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多，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

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閑大覺

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德〕者(皆未悟，正與爾)皆夢也。郭《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星繫莊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道斷，而心行處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名言(之)所成。簫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

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

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目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彰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偷婆，偷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白鏡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鵬跂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檐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極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於家；無(樂)〔禮〕無恭，復形於國。彈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斯則門門出梟(鏡)〔獍〕之子，人人養犲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在髡頭，守貞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宣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

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芳染之)〔泥洹〕乃萬賢同歸，緇衣爲衆綵壞色。簡易證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未)〔示〕有執勞，《禮》云，執者，袒也。缺袂便於運役。(注：)《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奪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祥，愼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正顏下色，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眞，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

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眞，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履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注：《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纊。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維)〔紝〕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務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仁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爲吾子言之。

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於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

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愼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殀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紝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貧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偶)(耦)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慚客作之倦。自舂自磨，(餧)(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

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眞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祕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觀)(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犭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鏡)(獍)之兒明矣。

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人其隱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眞也。故能使勃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敘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猨蜃蛤之論，注：曹植《辨道論》云，仙人者，薰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燕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識翱翔林薄巢坦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墾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敎卽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期)(斯)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句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正由眞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人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尙，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

子不聞乎，昔何尙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敎源，識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羿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績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淫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敎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思)(恩)；嫉梟(鏡)(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於梟(鏡)(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

且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嬴)政淫刑而祚短。注：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謨誥在目，非曰虛談。豈(敢)(致)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慼，良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凊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損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彈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殯葬)之禮，始於暨周宅岁之事。故有藤緘，樹檟，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乎。

當選不色之理，不對不樹，唯棘唯蠻。俯同未世，存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疑癭，翻盡彫裝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己殉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六

內箴曰，導嗄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

比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祀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注：《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外哭聲，王悔，爲造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此)(比)者。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倫婆也。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羣生爲己任，等含氣於天屬，棲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垂)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床而送終。注：《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床一腳，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也。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或。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

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絹蕙，鳥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覯。凝髓化骨，空致斯談。戴蜺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肺，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罩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悠悠未覺，爾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稱牟尼，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言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眞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道)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又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溺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無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之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弘)(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

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

又云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通玄。正實翻邪，眞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眞，(注：)《道上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卽停暉，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也。守雌羨下非名爲上，《老子》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鉗口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囀哢，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蠶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眞。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

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鷦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蜆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敦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

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讖，陽父陰母之(淫)(謠)。《黃書》云，開命門，抱眞人。嬰迴龍彪，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也。號馬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死)鼠爲玉璞。出《上清經》。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鼢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蚩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

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柔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故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襦，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眞。聖制不徒其有致矣。

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爲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爲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也。末伽闍夜之道，若堤子，闍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敎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塵，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剪梟（鏡）〔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

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顙，集須彌而共色。沖和子曰，《琁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屠）〔歷〕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裂裟，而歸依世尊耶？

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爲精思之號也。上清尤高，師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

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沖和子之法。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琁璣抄文》，沖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辭。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倪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令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倪）〔猊〕三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爲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渡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甚極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蕃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況）〔說〕《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爲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袁宏《（漢後）〔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注：瑜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豈曰朝廷博識者多，寧可塞目掩耳，指鹿爲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成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剃劓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彈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爲罪者，玄都會聖仍爲

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靜內養兒，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淫欲張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穢紲，可恥之甚也。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剖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成）（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眞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修靜之爲此形也。

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眞，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玼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縗絰。昏戇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爲佛澄道人矯（世且凡下）（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爲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子身非佛指九

內篇曰，大廈爲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雖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朋）（萌）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諧）（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楯）（盾）；卷舒之際，（自皆）（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諺。

夫眞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眞而捨僞。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注：《吳錄》云，吳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注：《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寇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日，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斬之不傷。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於）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昔主之床，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戀錦衣。注：《苻書》云，苻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師爲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挹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質。注：《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拔燾毀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僞誅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

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眞僞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床與靡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釗刎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挹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僞歸眞。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

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閹人；善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錄）（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堰。出道士孫氏《法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渝）（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劫勝葩，竊我聖蹤乎。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

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又《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古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闡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超乎大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

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生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眞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機，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眞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

但道家僞說，爲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敘，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已來，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以郡)屬於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並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等同，保僞爲眞，良可羞恥。其根脈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茫)(恍)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也。

萬物一也。何爲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

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

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矜，顧歡(諸揉)，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府。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通，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

校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有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測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尙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匹憑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又卷七《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王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聞嘉趣。

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督腴，枕危峰，瞰臨碧澗，忘憂長樂，既霍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葳蕤覆井之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掛懸蘿。臥石似床，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牖前。松風將鶴唳俱哀，春鳥共樵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遯世之桃源者矣。

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已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簦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之曲，作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

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

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廚，閱孔壁之遺經，覩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

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恒抱沈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己，何者最益。

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闞澤推登地之言。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讎。豈應結舌。今粗揚礪，奉報德音。

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圖)來，鳥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

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

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識敏，事兼木雁。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士。淳朴自然，曾無典則。及離連紀號，栗陸肇興。而天子所知已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隆，軒頊遞興。封建驟啓，四分簡冊。及乎文質相資，道蹟可華。於是虞舜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燕，篇籍泯棄。鴻漢肆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塚。或值殘經，出於孔壁。尋火葬鳩，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並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

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闕里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於時簡參絹素，人又取爲滕幞，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帙。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於尊卑，三《傳》詳乎(七)(天)地，《戰國》敘於權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雍)(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防)(阮)氏《七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於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遍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床上鋪床，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沈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遍該。但絃韋莫偶，闡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關(俶)(倜)儻。《春秋》之言，彌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尚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爾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略》十八

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儲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闕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

余又讓曰，夫《五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

野老答云，三德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柏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於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荼蓼而纏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迫上聖，跂及下愚者矣。

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鉤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爾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雜)(禮)記》云，畜者，爲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是名爲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菲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雖移。

《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愍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愍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敘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燾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乎季周，長於末俗。覩孝悌之云絕，慨禮樂之已崩。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

《鉤命決》云，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挂楊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也，川阜無貲。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指弘，盡美盡善。

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以開末悟。

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眞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毘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沖邃幽簡，羲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眞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花散花之別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趨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之典。〔喻如出必由戶，濟尅待舟。自僧會來吳，法蘭赴漢。〕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耨池之八味；郄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己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卽是菩提。假令疎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末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

野老謝曰，謂老將(智)〔至〕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恍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又卷八《出道偽謬篇第十》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闌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麟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儔，頓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

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爲要用，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

君子曰，靈文眞錄，出於自然。天尊所保之文，衆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祕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無始，極於無終。何爲涉龍漢而分散，至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爲不實，分散卽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

欲界之內，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游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眞文金書，《玉字靈寶眞經》，並出元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周時，並還天上。大羅天中玉京之山七寶玄臺，災所不及。大羅天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不絕。

《靈寶眞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以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藏在甲子。誕於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大)〔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眞文既在玉京山中，災所不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災也。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之日，(大)〔太〕上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爲妄說耳。

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上，災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萬)法，悉皆無常。形色之類，無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即爲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

又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號，(拒)〔詎〕可信乎？

偷改佛經爲道經謬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眞仙之道也。

《太上靈寶五練生尸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前進(左)〔作〕禮，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乾闥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象、四衆圍遶，一百數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衆生隨音類解。天台山有神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槌鍾鳴角，作樂而去，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幘，項背圓光，耳高於髮，額有三乾，手過於膝，傭脾鹿踹，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總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

又改十行、十迴向、十住，爲十仙、十勝、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具足，示之金剛。其有十障，及四道果。

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琉璃爲地也。三十二天，輔弼四邊。

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改《法華》、《維摩》、《般若》。

《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偷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彌多羅尼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問以何爲一乘、二乘？何名純一？何名無雜？案：《法華經》，有一乘、二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名爲七善，云何數之？

呵吒單國、阿隸國、反眞國、阿盤吒國、赤眉國、阿剛提國，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眞人擬佛家三十五佛名。歸命師子吼眞人取師子吼菩薩名。歸命寶勝眞人取寶勝佛名。各各互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爲一，改三三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與佛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頓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互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互(跽)〔跪〕。

悉令迴向，一切供養。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歸命無上尊也。

《歸命方等眞經》。歸命薩婆若也。歸命四維上下虛空法界得道聖衆。歸命應眞僧。教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

《六十四眞步虛品》偈云：有見過去尊，自然成眞道；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元始眞；聖尊在大衆，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花經》偈云：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眞金像；世尊在大衆，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爲過去尊、改佛道爲眞道、改眞金像爲元始眞、改深法義爲化迷強

王得無漏果，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定志經》言，法師爲度十戒、五戒。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

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世爲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爲喻，備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

又云，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眞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眞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眞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地放光，天人雲集。何爲書策不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爲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末度令度、末安令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爲其僞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爲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號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旋)〔施〕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改云道法。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普化無偏。改云道法。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道悉無穢疵。改《藥師經》。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者勇猛精進。改《法花經》。

《不積眞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具足

《太上消魔寶眞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獄，攝意奉戒。改《花嚴》百四十願。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爲道本，在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東方香林刹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

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

《靈寶妙眞經》偈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葦，遍滿十方刹，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採撮。

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答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爲之，乃是羅什姦妄。與弟子僧褘，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

準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游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己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

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喩香林，栴檀圍遶。住持國界，冥潤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己。愼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爲《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眞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曝。衆共詳焉。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諸得道大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數衆。亦有一(興)〔舉〕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住)〔任〕。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十昇者，十住處階級而往。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現身金剛。於是大王、小王

聞天尊說法，即得四果。

又案：《度身品》云，尼乾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

又云，《玄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

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大度王民，號曰沙門。

案：《文始傳》云，老子在嵐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飛天，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爲師。

又云，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

又《靈寶・智慧罪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

此等妄說既多，爲謗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眞，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

又復道家所修，或有吸氣以沖天，或飲水而證道，或聞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

或云九重天，或云三萬六千，或云八十一天，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八天，或云九眞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書，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作其目。未識此天，爲同爲別，爲重爲橫，爲高爲下，爲虛爲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往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

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

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

《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聚合醜徒，頻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餧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

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苻姚，皆喚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

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謬

《眞人內朝律》云，眞人曰，禮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

又案：《眞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好在前，失內修之事。

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

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住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

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

又《眞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

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和合乘龍去。

赤松子曰：木羽仙，開生門，眞人紫庭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學〕先〔教〕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眞決在於母田，唯以禁祕爲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災厄皆除。號爲眞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爲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眞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詳〕。

敘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眞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眞人者，是事不可，何者？道有十號，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無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無極。自相矛(楯二盾)，僞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爲傳記不載？

《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眞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爲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爲是神力所不周？爲當夏民劣不堪化？縱其劣也，不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即是無靈。但構虛談，還成詭論。比來商人行往，蕃使經過，其所未詳，絕無蹤緒。

《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慢法，傲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融眞際，蕭蕭遊智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其涯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佛爲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羣品，汎愛本來均。

諸子爲道書謬

檢《玄都觀經》，自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十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illegible]修撰。《神仙傳》，一部十卷。[illegible]修撰。《列仙傳》，一部十卷。[illegible]修撰。《夷夏論》，一部五卷。道士顧歡修撰。《莊子》，一部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抱朴子》，一部二十卷。葛洪撰。《廣成子》，一部四卷。西落公修撰。《尹文子》，一部二卷。劉歆修撰。《淮南子》，一部二十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文子》，一部十二卷。文陽所撰。《列子》，一部八卷。列(御)寇所撰。《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葛洪撰錄。《崔文子經》，一部八卷。崔文子撰。《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鬼谷先生撰。《服食禁忌經》，一部七卷。《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玄女皇人等說。《治練五石》，一部八卷。《怪異志》，一部十二卷。《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治病經》，一卷。《說陰陽經》，一卷。《日月明鏡經》，一卷。《太玄鏡經》，一卷。《案摩經》，一卷。《崔文子肘後經》，一卷。《陶朱變化術經》，一卷。陶朱公撰。《彭祖記經》，一卷。《養性經》，一卷。彭祖等雜出。《定心經》，一卷。《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師曠爲西宮子授藥經》，一卷。《九宮蓍龜序經》，一卷。《導引圖》，一部一卷。《河圖文》，一部九卷。何承天等修撰。《芝草圖經》，一卷。《芝草圖》，六卷。《鄒陽子經》，一卷。《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道德玄義》，三十三卷。孟智周修撰。《必然論》，一卷。《栖隱論》，一卷。《遂通論》，一卷。《歸根論》，一卷。《明法論》，一卷。《自然因緣論》，一卷。《五符論》，一卷。《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案：〕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怪，何者？(指)〔秖〕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爲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爲道

書者，民中諸子，悉須追入已不？案：陶宋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囚於吳堂，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免之？

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爲柱史，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知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愛)[授]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

《玄都館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無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爲目，已是大僞。今《玄都錄》，復是僞中之僞。

又《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一曰序致；二曰列名；三曰釋名；四曰辯色；五曰氣數；六曰里數；七曰重數；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曰多少；十一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麁細；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語；二十一問答。總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層]記無上天羅，備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上。本無金剛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

案：《道家玄妙內篇》、《大眞科九天生神章》、《渾成圖》、《無上眞人傳》、《五岳神仙圖》、《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眞隱決》、《太平眞科衆經》、讚誦諸天內音大霄隱書、無上眞書等，並無金剛力士之神。

案：《三天正法經》、《外國(放)[教]品經》、《玉緯經》、《三道順行經》、《洞玄經》、《洞神經》、《洞眞經》、《靈書經》、《玄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眞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眞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有騏驎、鳳凰、白雀、朱鷃、鵾雞、靈鵠、赤烏、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之內。亦無金剛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

今道士改金剛名天岡者，案曹氏《太一(式)[戒]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陰陽開闔之節，以達旋璣迴行之度，通六甲屈申之(徵)[微]，探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爲名，宿合之辰以爲月神，月建之氣以爲辰，名天岡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萬物強固，柯葉以定，穟實堅剛，故曰天岡。諸書並云，天岡是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剛力士神呪經》，有密迹力士三萬億者，悉是浪語。

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蟲三百六十，鳳爲其上，毛蟲三百六十，麟爲其上，甲蟲三百六十，龍爲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無所不述。自漢已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

若言道家先來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經》有五色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瓠盧(成)[盛]經本，無天尊形像及金剛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靜、張賓等僞經所說。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即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乘師子，不坐蓮花。

釋老形服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脣、花目、萬字、千輻、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

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脣疎齒，腳蹈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衰。

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無形，但是元氣。

《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

古來通儒以氣爲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道家節日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及洞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元

之節。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爲上元節，七月五日爲中元節，十月五日爲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算七月十五日，非道家節。

道家鍾幡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鍾。

何者？案道士所尚，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黃錄等齋儀，種種備設。本不論鍾，亦不鳴鼓。但言安施既訖，尊卑相次。從外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中壇。三上香竟，然後上啓。

《玉京山經・步虛詞》云，長齋會玄都，鳴玉扣瓊鍾。法鼓會羣神，靈唱靡不周。此言衆仙集會，於是設樂，乃鳴鼓擊磬。瓊鍾只是玉磬，歌唱以樂道君。故《諸天內音》又云，鳴樓都之鼓，長牙擊鍾。言備九成之樂。

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鍾，集衆行道。請檢齋儀，取分皂白。

又依道法，不合豎剎懸幡。

案：金錄、黃錄大齋儀，及玄都律諸天內音等種種羅列，並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玉京，但云，煌煌耀景，迢迢寶臺；金剎金姿，龍駕欵來；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烟成宮，天樂相娛；絕無幡事，請依彼義。

《洞房內經》有十絕靈幡，連書九尺素書，命(魔)(魂)置五方也。隨方爲色，以白土書青繒上，作東方神名。以白粉作古字，書東方神名。當方安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繒上，作符文。九天風氣玄丘眞書，但有兩腳，都不雜色。更無大幡。其金錄等齋文，不列鍾幡，亦無制罰之儀。

《明眞科》云，拔贖死魂，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八日、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子、庚申爲明眞齋。春九日九夜，夏三日三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燃一長燈，高九尺。啓請天仙、地仙、眞人、飛仙、日月九宮、五帝、五岳、三河、四瀆鬼神，晝燃香，夜燃燈。道士於中庭燈下，遶燈行道。遍禮十方靈寶天尊。皆脫巾、叩頭、博頰。或八、或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過。若厄難，用丹書眞文五篇，於中庭置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眞文。又用上金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繒爲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紋爲信受眞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萬四千，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庭行事。並不懸幡打鍾，科中不說其事。

《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論》云，有石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藍。出自西域，今日獻者，還從彼來。以今證者，事符目驗。

《仁王經》云，幡長五丈。《藥師經》云，四十九尺。備皆五色雜綵，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災，挂在龍鉤，懸於鳳剎。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殊，幡製亦異，不應色彩無別，量數共同。《盂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獻盆供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比見諸州道士，亦行斯法，豈不濫哉。

又《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灌)(罐)，咽細腹麁，護淨便易，生善長道，最爲要用。是以爲佛所歎，制諸弟子，並令畜之。

比見道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家之瓶，亦須受持僧用之鉢。鉢既不肯用之，其瓶理亦宜廢。

案內法，齋上坐，受食，先呪願及唱(禮)等供。道先無文，何所憑據？

比見道士，亦皆呪願及唱(禮)等供。道先無文，何所憑據？

檀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名之爲施。越者，度也。若能行檀，當得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夷者，淸信女也。

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爲檀越，優婆夷。據何典籍，以爲此喚？請各依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愛斯佛法，不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爲菩提。若以爲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婆夷之名，亦不得喚。

不合行城

《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有行城之法，爲追太子馬跡，表戀聖之情。

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花供養道。唯改佛字爲別。

但道家既無此法，明知虛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誥？卽以此爲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禮僧，僧不恭俗。若依道家，老子是師，稱臣

拜帝

比見道士，不拜君王。雖順道士之情，交違老氏之誥。苟貪進己，弗悟乖宗。但欲達身，寧期失旨。若依本師之法，即合道士稱臣，女(官)〔冠〕云妾。元正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澆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並注疑僞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

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眞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內見)〔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尙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

事發者旣爾，不發者有之。請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詳檢內外經史，刊定是非，立目爲記，以息邪僞，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楷學，永絕迷妄。

玄都東華非觀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四見論》：六三界之外，次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眞。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信者，生北眞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四行者，堪爲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爲下民種也。

《釋名》云，都者，覩也。言華夏之地，帝王所居。萬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有所覩觀，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稱玄都。

《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觀。如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爲觀者，非其義也。

《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爾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爲觀，便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小。且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爲道觀，理不可也。名旣不正，法亦是邪。何得以卑觀之名，廢仙宮之號。

復禮《十門辯惑論》卷上《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如來尙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寔亦佛與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也。

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有平等誓願，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遠。遞相影響，咸赴機緣哉。

維摩(羅)詰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啓權智以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總持之力，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眞人。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迺降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

然則至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牟尼於實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花蔓。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羅縠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吉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檢諸經目錄，無此經名。蓋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又《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眞者，佛道甚易。(何云)〔云何〕懃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實，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爲若斯哉？

且文殊乃燃燈之師，釋迦又燃燈弟子。文殊旣爲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燃燈之前。況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道，文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彌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也。

如文殊未成爲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以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爲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己，爲物有形。高卑不可以跡定，隱顯不可以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

何以明之？按《法花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無礙，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無礙者，菩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畢，十度因滿，獻寶珠而轉女形，坐蓮花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龍女，即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由其致詰。蓬之心也，何其曲哉。

又按《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曰普見。竊以文殊智包權實，體兼眞應。或成道先劫，已爲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子。或正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來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而見身。豈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燃燈而敷文，逢釋迦而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

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己。並曲成方便，實爲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巽以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既信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乞竅，一適未達乎。

又《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五百，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爲食頃；則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煨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小)(千)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沙門復禮曰，《法花・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雖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兼燈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眞身焉，應身焉，眞土焉，應土焉。眞身、眞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宰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爲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眞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爲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

惑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穢國之靈鎮，《法花》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爲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娑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三)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覈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又《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涅槃)(維摩)》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

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殺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其出家也。闍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鷄甕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

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曰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蹇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暉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寂寞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已昭彰而感通；中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凌之伍，懷愚混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膂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撿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然後應眞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

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禪，矜小功而背誕；具行三逆，知昨非而迴向。迴向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福亡永劫而沈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

《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瞻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此爲是問乎？爲非問乎？必以爲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達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爲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幾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爲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又《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闍王害佛，尚爲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爲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爲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

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無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爲化哉？若以善星爲眞者，何不同之昆季，昇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地)獄，豈慈悲也？但拯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闍王之醉象。何爲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

況謗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不)成於逆。成逆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斯斷善根，迺受闡提之號。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

又問，善星爲眞，爲化者？凡化之爲理，必當以混眞爲妙；眞之爲事，自然以似化爲恒。眞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餗固其停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

夫牟尼一代，涅槃爲最後之說。迦葉(載)(再)請，善星是(斯)(廁)下之人。穢溷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爲化。豈無爲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詎得魚；遍習諸禪，爲山而已止簣。同(石)(磧)鼠之爲技，若飛鳥之能言。雖籬門人，還如伯僚。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餔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尚招螢火之譏；智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往，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

嗟夫玉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爲解，庸詎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者，上智也。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

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雖陀之等者，中人也。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困而學之，乃成羅漢。謗因，謗果，人斯下矣，能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燋種生芽；有淬淒淒，不能遣枯條布葉。豈可間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洎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荊棘之田，寧忘後種。知現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之大；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又卷中《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爲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爲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爲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

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己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己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毀，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褊，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匠物。順而匠物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

惑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

釋曰，起予者商也，聊爲子言之。

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申敬；謂達多爲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爲受化之人耳，安知爲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善爲師，茲理久著。仲尼既稱善誘矣，調達何用不臧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

惑人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爲化既足矣，何用反而爲化乎？

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夏氣長羸，隴麥，以之憔悴；秋風凄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遣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沿淺及深乎。

又曰，爲惡可以化人者，惡人爲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爲化乎？

釋曰，惡人爲逆，果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覩物恐怖，而能悛賒則冥寞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爲化焉。然調達始終行事，權實雙辯。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爲實稱。故鷲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奈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遺，應同穎叔。小惡無犯，豈作潘崇。固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怖)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尚爲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又《觀業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提希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痏，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辜)，獨不延也。

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顯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爲哉？

辯惑曰，夫業之爲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

消息。夷兮無形，希兮無聲。無形無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爲，動植殊途而布濩。人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羣類。或道冥爲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無終，譬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漫，三界難以歸根。然而業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職，黍稷盈疇；農夫失時，茨棘遍野。借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望不稂不莠，如坻如京，採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也。

或曰，善爲福始，惡是罪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聞命矣。何迦頻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釁，仍蒙福末。

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未受，後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經時即熟焉。次猶稂莠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勤今墮者，野無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墮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墮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冀以象而申意，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爲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伎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搆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

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搆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現見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

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無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爲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

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辜〕，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毘富羅山遊行射獵。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

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涜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循〕三報之理，當又一隅之惑。

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

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爲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遍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

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爲益，任之則爲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爲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爲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

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

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濫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略】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又子咸已進於道，何顧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又《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羣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捨軌者爲優，則《涅槃》爲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爲優，則《涅槃》以大空爲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爲二之哉？

辯惑曰，眞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能以攻響；羣物絡繹，無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爲之感，鏡谷爲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

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羣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無別。然有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大度之法，說四絕之理，固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爲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花之爲旨也。弘三點之奧，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爲致也。此並大乘之祕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

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爲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

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授藥，班倕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繹成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能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分流設險，海君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興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

惑曰，教跡非一，法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

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檝爲之最；載馳廣陸，車騎爲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鷁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蹔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則舟檝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又卷下《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卻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則此滅非虛。何爲犢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犢子梵志，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於婆羅林修行二法，不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異乎。吾所聞也。

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爲義，涅槃以至寂爲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遣，功無不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恍兮惚兮，若存若

沒；窅兮冥兮，不滅不生。

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迺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歟？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則無尺丈，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哉。

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則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壽命之中，最爲第一。富哉聖教，(畫)〔盡〕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眞常，奚更疑之以生滅。

惑曰，聞眞常之義，故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槃耶？

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眞如妙性爲之體，大悲般若爲之助。般若故不住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卽興；在而不著故無緣，所以卽謝。斯則寂然不動，形遍十方。澹爾無思，智周萬物。應現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厭身，長辭有患。形同槁木，遽已燒然；心類死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也，豈乖眞常之義哉。

惑人又曰，涅槃之道若常者，何有雙林之事耶？

釋曰，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身也。法身以性淨眞如爲之體，出纏被了爲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爲之性，冥眞照俗爲之業；化身以內依勝智爲之本，外應羣情爲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則翳，霧斂卽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沚清則現，流濁迺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離經辯志，晦明於(幼)〔初〕學；或納采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鬣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凶邪革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顙。一一國土，處處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

惑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廢。是則眞爲寂靜，化是權遷。鶴林之事不無，犢子之疑佇決。

釋曰，向辯眞化之不一，未明眞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迺定化體之權遷，異眞身之寂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卽法也。化身卽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

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曰何謂也？曰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則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何不寂滅，於何不淸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暫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

夫知劍者，忘其質器，俟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脇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花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扛於高門歟。

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則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聾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矣，非所敢言。

惑人率爾而興，喟然而嘆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棲甃，莫辯括地之深；澤鷃槍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常妙。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斁。故知同凡偃卧，示跡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

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又《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緇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爲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覲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曜。千乘萬騎，雜沓清漢之間；振鼓鳴蕭，嘈囋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惸釐，恤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萬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匱之仙樽，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

又蚩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者致昏墊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爲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未常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覩。況乎今昔之遼哉。

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軛，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踊出。寶田氣色，詎別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畏)〔鬼〕神用敎。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諸經論，二千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時而壞。壞已空，成住懷空，各二十劫。如是循環，終而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論》〔云〕，輪王八萬(上)〔出〕。《雜心論》云，劫增輪王出矣。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戡剪。唐虞已下，從而可知焉。

來論云，佛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

釋曰，竊以聖人作萬物，覩諸佛興十方萃。是知四兵扈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萬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

來論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

釋曰，夫載籍之興，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以爲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羲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存子記，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昆)(毘)陵爲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稀得其地；容成太上，彷彿臻其道。而文物並闕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

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哲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

惑曰，若輪王但生於八萬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

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者。化而爲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融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或曰，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者，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一輪王乎？但言作鐵輪王則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一

乎？大輪王者，隆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行十善，終無七寶者乎？

惑人又曰：皇王者，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之初，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樸略而無競，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

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昇，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爲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尚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醉於巫咸耳，安知眞諦之妙歟？

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跡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跡淺而本深，或爲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岐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則善矣。

檀越曩搆淳因，福履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子之松柏，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邃鍵而探賾，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二子而何傷；若謗以爲瞭，載一車而可怪。然敬尋來翰，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謝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齒玄門，苦春露之輕滋，學慚瀉器；司秋蛩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異矣，非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歟。涉兔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於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玄疑《甄正論》卷上（《大正藏》卷五二）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聾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昏於通理。每遲迴於聞見，踐岐路以躊躇，竟滯迷於言說，仰夷塗而顚躓。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爲指南，坐祛知北。

先生迺隱機而對曰：余少聞詩禮，長好墳籍，耽翫有年，搜覽無倦。簡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謬。久蓄靈臺之鑒，恨無起余（者）（之）商。子今質疑，不失言矣。

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實先王之蘧廬。此迺末俗之談，焉足言議。

至如釋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萬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闈域，愚智莫窺其萌兆。皎皎焉若十景之耀青天，滔滔焉若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世之聖（旨）（有），不俟僕之一二談也。

夫道之爲教，其來尚矣。爰自黃帝之書，逮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淡之德，慈儉（介）（戒）剛之用，挫銳解紛之能。誠有益於凡情，固無虧於時政。自家（刑）（形）國，抑有由焉。近自周室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以爲教主。據其經論所說，天尊者，迺道法之宗匠，玄門之極位。天人所奉，故號天尊。源乎造化之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坤，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

先生學富逢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鐘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迺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子焉。進坐，吾爲子論之。

夫道之爲教，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爲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之內，耳目所洎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爲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

案：《周易鉤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自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驗》云：易有（大）（太）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爲天；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

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迺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合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迺爲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能（生）（先）天地哉。請究斯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

公子懼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說、誠虛妄矣　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惑　以愚不了、尚有惑焉　重申疑緒、伏希指誨

案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據　咸是天尊所說、部袂具存　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有？《靈寶》於載、事跡昭然　僕請再陳、庶垂一覽

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或遊宅青林中、或坐蹇木之下　處三清之上、總九仙之長　朝會百靈、階級萬品　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　若無影響、何能致此？　叙繁高聽、希暫釋疑

先生莞爾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　重爲夫子、揚(擢)(確)而論之　子察之也

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　是知禮經無紀、咸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爲虛謬之說　縑緗可驗、軸素難誣　教異外方、跡(殊)(基)中宇　考之史策、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　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　炎皇以來、書紀方漸　逮乎(皇)(黃)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以降、漢、魏、晉、宋以前　上自《尚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耀)(昭)《洞紀》、楊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祀顯著　大無不錄、細無不載　禪讓戰爭之帝、純澆步驟之皇　神祇變現之徵、災異祥瑞之應　龍鳳龜蛇之通感、魚鼈鱉兕之精靈、委及樹石奇怪、鬼妖魑魅、莫不咸備書之　何獨天尊、不詳其事？

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　逮自人皇、年代綿遠　五姓爲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　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六代、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餘年　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　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禪　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　文字已生、漸可詳紀　自茲以降、史官立焉　歷然可觀、備諸方策　天尊之義、闃爾無聞　以此推之、足明虛妄　昭然可驗、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辭　藻雪心靈、清滌耳目　自可韜聲屏息、察理通幽　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　再黷高聽、有愧迺心　請更詳之、冀申積晦

案道家教跡、義旨甚多　法門名數、事理不少　經有三十六部、名迺包於三洞　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雲籍　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　爲子備論、少選可悟

道經咸推天尊所說　說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爲有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雖有三十六部、咸是僞書　徒稱三洞、俱非實錄　玉字金書、僞中生僞；銀函瑤格、虛內構虛　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假飾而空題　詣事似惑庸情、摭實足爲虛妄　且道家經教、公是天尊所詮　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　說經無主、自曉僞端　拔本塞源、詎勞繁述　子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

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　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　庸俗愚情、以增加爲勝　以佛經有一十二部、迺加二十四部、總成三十六部　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染塵、因茲結罪　遂於六根之上、每根開六種法門　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　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　每部之內、事理乖張　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　三十六部、僞妄可知

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　三洞者、一曰《洞眞》、二曰《洞玄》、三曰《洞神》　此之謂三洞　洞者、洞徹明悟之義　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　《洞眞》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　《洞玄》者、說理契眞　《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　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　其《洞眞》部、卽是《靈寶經》數　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僞造、咸無典實　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術　道陵迺自僞造道經數百卷、經中叙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　經文多云、天師(告)道陵曰　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　文明等於道陵所造僞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　因此更造僞經、以增其數　三洞僞狀、足可知矣。

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　諸天眞人編玉爲字、以寫其文　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　金書者、鏤金爲字　今道士所、受法眞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爲文　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　道家明眞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眞文、其文書作玉字　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　據文明此狀、益彰字僞　若玉字本是諸天眞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眞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易以隸書？　卽彰玉字是文明

所作，故篆書體，僞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僞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悉。

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是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祕之玉藏。（以）銀玉貴故，用以緘經。准此虛詞，全爲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僞經說妄；銀玉，何迺是眞？財色對境是同，彼此有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

又云，紫筆朱韜。此更虛僞。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槧，或謂之札，或謂之觚，元無筆號。豈有天尊，以稱爲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繫，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籤題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號。迺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鞠）〔鞫〕理全成僞迹。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迺謂先生曰，伏聞衆口（爍）〔鑠〕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更希良釋。

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烟輝霧液，聚氣爲文。芒垂八角，字方一丈。靈寶具顯，爰所惑哉？

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沈淪（弱）〔溺〕喪，往而不返。靡思己惑，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意，久已曉之。

蓋叙眞文僞濫之源，顯靈寶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羣形。說經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僞造眞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迺云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丈，冀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隸之體。若其眞文，應見於此下方。警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眞文若在上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呈詭怪之跡？徒陳海棗之論，寧思蝸角之虛？此又僞也。

公子曰，玉字之文，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之天，玄都之境。（王）〔玉〕京仙宇，金闕天宮。空青寶林，寒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爲子說之，子果見問。今爲子具陳其妄。

案：《靈寶》僞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二，太明玉貌天。第三，清明何童天。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八，太極濛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十，上眞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二，竺落皇笳天。十三，虛明堂暉天。十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考芒天。二十一，太黃翁重天。二十二，元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撲元樂天。二十四，無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七，太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太虛無上天。三十，太釋騰勝天。三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天。

謹：案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號。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此三十二天，總是僞立。何以知者？今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天。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玉篇》、《說文》、《字林》、《字統》，竟無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略】翻譯人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錄梵字，訓以爲淨陸。《法言》因而撰入《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東流之前。此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佛經，近始僞造。進退無據，僞跡自彰。大羅之名，實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

又玄都仙宮，玉京靈岫。案經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名，金闕迺玄都宮之闕稱。尋討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此方之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居止合於此地。自從文字已來，帝王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尚阻雁門。此中闊狹可知，遠近斯在。又據《十州記》、《四夷傳》、《地理誌》、《輿地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天之上，天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懸隔。

但（天）〔此〕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叢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迺以人間妄計金玉珍貴，用標仙都仙闕之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

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萬里之內，音旨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此地。復須翻譯，然可流行

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書，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上天，傳於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爲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

又空青之林，寒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冀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

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獨增僞跡，轉益虛宗。案靈寶三清天號，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僞。《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內，三清、大羅是其別號。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號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

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構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無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僞也。老子騎車西域，竟無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再三虛妄，僞跡逾彰。

所言九仙者，案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凡其僞狀，卽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辯囿宏開，耀詞葩於舌杪；言泉迥注，瀉文瀨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類秋飈之拂危葉。辯卽辯矣，疑尚疑焉。

案：《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無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總排爲僞？

先生迺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怪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號將上清豈殊？前以昌言，今復致惑。

案：三十(三)(二)天，天無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終始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成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僞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又卷中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斂靄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斡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簿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況天七日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

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但)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聰，二遍盲者目明，三遍喑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

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喑跛之疾，亦無塚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天上)善惡，出自胸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

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辨）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爲子）舉例論之。

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醨）（漓）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醨）（漓）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僞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僞，後之靜信，復豈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

案：道經云，樂靜信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言僞，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本，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爲佛經說釋迦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論）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僞。

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殷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爲樂姓，年歲近遠，撿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商書》、《周書》何爲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月窫，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薜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薔芙蕖於喬木，殊爲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穽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僞，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攄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僞爲眞，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

案：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誡禹曰，事畢可祕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

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羣臣，莫能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齎《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即未詳。先是汪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五）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之虛也，言何玷歟？

先生於是哈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染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僞，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證經，亦可指火爲水。況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爲實，不得例經。

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爲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摽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籙，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爲老子之符，冀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

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

目，僞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僞，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僞。

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其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實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僞，若得驪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僞，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僞？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說，備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僞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爲《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誡剛守雌，挫銳解紛，行慈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

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爲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乎無名〔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眞如之〔本，眞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攝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

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故《易》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案：西蕃〔自〕葱嶺以西，至於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竺〕，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文〕〔元〕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僞。

案：《史記》及《前漢書・西〔夷〕〔域〕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衆，月支、疏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向〕〔尚〕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

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僞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聾俗，欲令敬奉。

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僞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號，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僞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僞，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眞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竊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太〕狂疎。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姬文拘羑，明夷之義載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靜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

案：《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金人，帝以爲神，死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僞，何爲唐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盧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竺乾有古〔皇〕先生，方將〔撤〕〔轍〕軏金河，裹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終始參

差，良爲構虛，詞多舛誤

且老聃之適竺乾，藉其釋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上)〔土〕。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僞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僞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爲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卽是伯陽自生爲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是妄，說經之事，一概咸虛。

設令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卽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宜從緇侶，變梟聲於穢嚮，革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跛足，泛慾海以沈艎，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

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邃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眞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沖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僞。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用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

〔且〕道之爲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萬彙。子云邃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災橫，順生而壽，苟違斯理，必(羅)〔罹〕殃咎，逆生而夭。

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傲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生益其生，爲物所患，身受折辱，嬰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

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徭役，勸農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憍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徭賦繁重，頭會箕斂，勞苦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傾滅。此爲有身，桀紂是也。

修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子)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

君能體道無爲，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爲，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爲夭死。

子云談詠重玄者，卽《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兩觀，同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

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僞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之名)。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爲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禮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

又云，正眞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眞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此行)〔行此〕之道，正而不偏，眞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號。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眞假之狀，人(所)〔可〕目之。在於理中，何眞何假，此非眞也。廣狹之相，繫之在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遭迴世諦之間。妄號正眞，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

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僞安。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沖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彎之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關於道？且神

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法)，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夜，被鍾會讒，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卽此之流，不足可憑。

又子云御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無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

躡雲網者，《靈寶玉京山》僞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網，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僞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眞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之步虛。此是僞經，前已破訖，何得引僞，還證僞耶？

公子又云，此僞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僞，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佛)〔劫〕事，雜糅其文。

案：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卽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事，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

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萬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萬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惑。至於《靈寶》僞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數)〔教〕，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然，則)說因果罪福，修善(攘)〔禳〕災，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儀整肅，則有三籙，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眞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爲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僞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前以具辯，無(事)〔俟〕重陳。

秖如三籙、明眞、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僞修。狀跡先彰，不煩再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

案：僞《靈寶・齋儀》云，三籙者，一者玉籙，二者金籙，三者黃籙。玉籙者，爲天子修之；金籙者，爲王公修之；黃籙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宮)〔官〕，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科紋綵，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於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嚮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

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算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虛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預焉。

又云，此三日，三官校算人間行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撿尋老、莊之文，本無此事，並出《靈寶》僞經。且冥司之理，嚴於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卽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校算之日以前，預建三元禮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欵，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粗淺，尚不免罪，冥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愆之益。

又卷下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吻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銷聲疊足，噤氣斂肩，沈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僞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爲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齎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公答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

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怪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競競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眞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僞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

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作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北於五作，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斯理。

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

案《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

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僞，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眞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惑迷惑。老、莊之教，其來以久；道士之號，非祇於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是)[星]冠月帔，雲(褐)[袖]霓裳，目驗可知，豈總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騖；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遣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眞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粗文淺閱，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

又子云道士之號，非祇於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於晉末，元無戴斑穀之冠，(被)[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羣，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練，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

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衡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比今觀之盛暢也。葛玄又僞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籙》，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壇纂服之式，衣服冠屨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薰辛。又僞造《靈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是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叡過人，身爲道士，居於茅山之朱陽(觀)，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於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於今不爲鳥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爲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僞，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爲梁武所器，(尚)[上]頻徵令仕，確乎不拔，並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重識迷途，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

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沈俗網，罕悟眞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沈痼。

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且暮而得(之)。復坐，有疑便問，余爲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冠)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冠)所受法籙，一概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眞文，上清之法，並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冠)，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眞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眞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眞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

籙者，其數甚多，不何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

佛以尼是女人，性多染愛，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籙，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官)(冠)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婬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爲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禁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棄儲(貳)之君之貴位，捨妻婚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別)傳。

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亂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詎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

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僞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僞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於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搆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盂蘭盆，並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僞者不可勝計。

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略】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慚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傅)(扶)搖九萬，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

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三)(二)。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鷄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雖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於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稿。因子之請，見余之志

夫三教臺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迺殊，非唯粗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謨，洎乎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友於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摽蒐狩之典，截馘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胸達腋，申馳騁之娛，夭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姦詐起，符璽著而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弒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於定國之寬刑，孫叔傲之陰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身造(身)受，(嗣)(似)同(於)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宜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命(胡)(狐)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嗣其兆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暉，全生遠害，無爲寂怕，恬惔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鑣各騖，派一(無)(元)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卻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誡剛，忘知息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一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羣臣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措魂靈，藏祕骸骨，庶免曝露之患。(皇)(黃)帝馭青龍以沖天，蹈紫(雲)(虛)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弟)(苕)甘棠，(思)(恩)德留樹。況黃帝登九五之位，處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仙，故勝寢疾而死。若羣臣攀慕情切，即合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爲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欲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世)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其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爲，絕矯性之聖智，棄越分之聞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之強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違於此，則夭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羨之路，隳四(支)(肢)以去形骸之戀，述木雁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夭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修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己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夭齡害命，牽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

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以忘身，非是爲他祈福；宣尼潔齋以變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戶祝之類也。

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籙，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鮑忘臭，沈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頹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誡，傳諸將來，使夫倒躓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眞如之理。遂筆削爲論，貽諸後代。

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二《故事篇》第一《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屈，憂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粗)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眞，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報)(情)，衣則裁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辰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尙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猶)(獨)有沙門，敢爲凌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多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齋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奄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惟存仰福爲尊。僧尙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及，斯義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第一無德不報。

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

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慴；染衣之日，帝釋遠懽；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人暫剪，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眞。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

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暫變，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是〕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瀛)〔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概明王之制乎。況復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凝〕。

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魯之司(冠)〔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迫，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老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顚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關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

本皇王之奮起，必眞人之託生。上德雖祕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

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政)〔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

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僕〕雖庸暗，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所(謂)〔論〕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眞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視閑逸，相學剃剪，職掌壇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

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抑，彼亦乖眞，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論曰：桓、奭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何、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輩，望重當年，向無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爲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藉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爲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羣；危言輔政，克著元勳；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遠公孤潔，不（濡）（緇）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暴；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又卷六《聖朝議拜篇》第三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永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贊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適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欵，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悕神禹，疏茲法流。

又《聖朝議拜篇》第三《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悰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

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廼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蓍代筮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捶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災）（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

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探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爝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紀事

法琳《破邪論》卷一《大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彈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今秘書官也　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　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彈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爲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卻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彈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　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　父母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彈曰，三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　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　事太過也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彈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也　寵辱若驚，職參朝位。彈曰，潘崇、翟（沒二澆）、宋首若驚　季氏陽貨，亦居朝列也　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尊李孔之教。彈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　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有之日，不應反遵老教，卻習孔書　而無胡佛故也。彈曰，汝既稱無佛，不得有道也

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辯曰胡神。彈曰，若周世不來，傅毅豈知有佛　量已先來早有，傅氏得知　先祖言佛，汝反稱無　五逆重殃，自（胎）（貽）永劫　後漢，中原末之有信；彈曰，虛詞太過　魏晉，夷虜信者一分。彈曰，禮樂衣冠，晉朝始備　汝既謗云虜夷，中夏是誰？　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彈曰，時人嫉融，謗云結聚　呂光征還，符堅國破　遂居河右，霸在涼州　亦不由僧，叛居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出於末劫　宿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　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談　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　彈曰，發汝哇聲，揚汝鮑臭　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　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天之業種，脫苦（趣）之因　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儀像聖尊　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僞衆　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　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廢）貪癡之貨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舍利之塚。箴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　粳粱麵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扞照胡神之堂。箴曰，粳粱麵米，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　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彈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眞。崇敬釋門，不同邪見。

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迍）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人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　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也　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　忍其小違，以成大順　歲月不除，姦僞踰甚。

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彈曰，員丘南郊，不免殺牲之祭；豈如佛戒，不殺爲先。校量是非，（見二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　來往應物，隱顯隨時　凡是沙門，放歸桑梓　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刻力　勿度禿小，長排國家。彈曰，昔戴三陵六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　典籍稱其美也　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爲物外高士　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犧皇之民。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犧皇之民，鼓腹而卧。聖明在上，豈信崔（皓）（浩）、姜斌之詞者乎？

臣奕誠惶誠恐，彈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歸　誣罔國家，終須伏劍，豈惶恐能了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太史令臣傅奕上奏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二《隋文帝詔爲（降）〔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門下　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而爲母。故泥洹大教，化彼耆城；無爲眞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之淨土，不容眞人之勝哉。

曲沃東南，土名烏谷　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　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

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頹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紛紜，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款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與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宅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疑(陽)〔腸〕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

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鄠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枿，院宇(曾)〔層〕重，中有宗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叢樹森疎，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邨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惠解清明，言晤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爲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攔，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不可尋檢。

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址〕尚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冢跡今遠。訪問流沙，即燉煌鳴沙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聃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爲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聃行不遠，槐里死矣。秦(矢)〔佚〕弔之，頗爲實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今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云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顧此懷諸。

又《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同州般若尼寺。於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

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以兒委尼，不敢召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

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沈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

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

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於地府，咸發神瑞，充仞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

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遙，故略其敘。於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

及大業嗣曆，彌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玉

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於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祕，神用罕加，請爲國師，尊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卽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書憂問，慇懃委曲，遺錫糧粒，並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敘昔緣，情款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敬，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興言，絕於徵召。故無所編次云。

又卷三《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間)〔閒〕於俗

武德四年，有(大)〔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

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釋〕

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顚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仁)〔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施行。奕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闔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曰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疎佛理，曲陳邪正。琳閱衆辭，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是奕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　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覩作者之不工，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命報五乘，義經丘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謨，詎免四流浩瀚，爲煩惱之波，六趣諠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窈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

文有二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羣篇，家藏一本，心口成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　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　故奕奏狀因之遂寢，得使釋門重敞，琳(又)〔有〕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來。

琳姓陳氏，潁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又爲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覩(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閱。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紛糺，名實乖咎。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宮〕乃尹喜之宅，延老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卽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唱言，我祖結草爲樓，於上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卽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糺懲，任彼黃巾高仰　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其然乎。莫不厚生存利，非老厥宗。琳慨其

謬妄，方欲窮討根源。若非其住久處，無由得成；探賾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概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天圖之術，服氣練尸，飛丹鯸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乾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傅令陳表，仲卿進喜踏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冒罔凡聖，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卽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玭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敘其風素耳。

又《高祖幸國學(當)〔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敘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爲導首。於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既最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宗)〔衆〕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敘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皇儲以下，爰逮羣僚，各下席胡跪，竚聆清辯。

乘前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

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

答曰：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

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卽是道。所以更無別法，能法於道者。

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卽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卽道？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卽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卽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卽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卽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卽道。若自然卽是道，天應卽是地。

於是仲卿在座，周幢神府，抽解無地，忸赧無答。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酒張侯愕視，束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

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眞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之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

乘答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鉤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籍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旣莫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己爲德，及物爲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

王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

言畢下座。乘爾時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揚扇，足爲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

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雒伯，電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雒邑，召往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且末，遼海、襄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宇，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闤。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恆業，不擁素風。皇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其員，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煬國師智者顗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恆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乘達帝成，弘道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繢〕〔繪〕壞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傾，名貌如摛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竚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昏漠，但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所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榮顯。

又《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恆加訕謗，與傅奕脣齒結構，誅剪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

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

不久，震方出帝，氛祲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帙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潁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爲之注解，並序由來，文多不載。

又《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講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

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携諸〔夙〕〔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

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

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須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寺，不領門人，處柱

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

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

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爲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太)(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前。實携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已下、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下、可選地耶、在後量處、省事爲要。言已卒、時春秋三十餘矣。

又《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官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

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近開遠、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

晃曰：第者、(第)(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

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曾)難人。

晃曰：言不領旨、請爲重釋。

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

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

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

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

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

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

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乎？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眞爲道黨。

淨啓：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

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躍：今日不(徒)(圖)法樂以至於斯。

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屬其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事也。

淨本趙郡房氏、卽隋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明文雄、機論標放、乘時搆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賾沈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讎校古今、商搉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羣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纘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於皇運、爲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並《俱舍》、《毘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爲著疏、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纘疏述、令成誦之。並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宋、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騖

所以吹爇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骨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固)〔因〕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己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恆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咎前(失)人〔共〕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又《太子中舍辛諳齊物論並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　太子中舍辛諳，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諳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

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摻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

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

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

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足，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子)〔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愼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

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覺截鶴，庸詎眞如。(草)〔蟲〕化蜂飛，何居弱喪。

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象)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士〕，淪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尙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籍以受業家門，朋(從)〔徒〕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葛藟。如或鏗然，願詳金牒。

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答曰：

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問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

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强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即〕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

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聖)〔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妍；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

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

請試論之。昔關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

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卻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

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又《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貳〕。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當（罔）〔罔〕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貌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於伯億，並寺省州縣官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奪）〔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答）〔受〕對，不懼性命，乃縶之縲紲。

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噬，毗毀我祖禰，謗讟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

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己謙光，仁風（刑）〔形〕於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曰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能無傷不。

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次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彫勇，橫逸胸懷，頓亡死畏，立待追對。

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

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侯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

又，勅治書侍御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

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陳〕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恆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

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勅徙於益部僧寺。於時朝庭上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曰：

竊以大道爵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婬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繳在慮。斯原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婬侈。

有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晚。可謂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又《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事》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闢。勅召大德五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敘立寺所由，意存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製願文曰：

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愆〕釁，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擗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

在乎茲日，敬養已絕，萬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並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生，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常飡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

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　師等大應恨恨。

寺主道懿奉對：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苟國重恩，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恨恨。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

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又《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欲爲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以聞。

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惠元，問有此言不？

惠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爲國，於理無妨。

臣等以爲惠元所說，不乖勸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篆籀請除，餘者請留。

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識）〔讀〕《三皇經》，（今）〔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

於時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前。於尚書試以火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爲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爲《長（安）〔樂〕經》，將欲入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所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眞。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又《文帝詔令奘法師翻老子爲梵文事》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必道越此（徒）〔從〕傳，通不（晚）〔曉〕登。即下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

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倫。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

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

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令）〔今〕佛經正論繁

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奘老(之)(子)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羣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兩卷，詞旨沈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賾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

於是諸徒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諸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譯，昔稱菩提，此謂爲道，未聞末伽，以爲道也。

奘曰：今翻《道德》，奉勅不輕，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

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

奘曰：傳聞濫眞，良談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恆習。佛陀天音，唐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唯(惘)(罔)上。當時亦乃取笑天下。

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亂，闕而不出。

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亂，何以開悟。請爲翻度，惠彼邊戎。

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婬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

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域有道如李莊不？

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並厭形骸爲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奘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

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

奘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嶽瀆，承梵學富，誓願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後。

又卷四《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雪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始於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

問云：既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際本道，名爲本際？

答云：互得進。

難云：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元。

答云：何往不通。

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通。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又並曰：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

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

褒即覆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爲道自不得互相法？

榮得重並，既不領難，又不解結，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

褒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之嘲，塵黷天聽，義須棄置，誠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誥，聊以相答。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之弟子。汝既稱爲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

道士當時忸怩無對，麈尾垂頓，聲氣俱下。

褒因調曰：麈尾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耎，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遂巡下席。尋即有勅，令褒依法登座。

便辭讓曰：義褒江表庸僧，山中朽蘖，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枉絲綸，

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無上福田，梯蹬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羲，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續宮闈，皇太子聲高啓(頌)〔顯〕。今爲膏雨不降，瑞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齊)〔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翕，佛日連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玉堦闡玉京之教，金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恆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皇太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下武。義褒海隅遺隱，忽廁嵩華，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云云。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示義目，厥號《摩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等之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

道士張惠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爲唐，此有何益？

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爲唐，彼此俱益。

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

答曰：佛出天竺，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

彼進無難，返唱不通。

褒(體)〔調〕之曰：道士年耄，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頓不思量。

張曰：我那忽狂？

褒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爲。

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爲智？

答曰：爲欲破愚癡，歎美稱爲智。

(張)〔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

(張)〔姚〕曰：我那忽是愚？

答曰：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爲智。道士若亡愚，我智藥亦遣。

如是覆卻數番，(張)〔姚〕遂飲氣吞聲，周慞失守，無難坐默。

褒因總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關。

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

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爲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

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

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

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

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欒。

褒接聲曰：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鵶鶚；彈彈黃雀足，射射鵶鶚腰。

於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

褒又調曰：李不自拔，張狂助亡；姚生一愚，那不見助。

姚即發言云云。

褒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言無有從。於時天子欣然，內宮道合。

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

褒云：三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

褒謂諸道士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是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爲謔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可逃。

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

褒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

筆者詳略褒之義道，可曰：脫穎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又《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事》 顯慶五年，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敘，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壁)〔璧〕宮奉見。敘論義旨，不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褒即於彼，講《大品》、《三論》，

聲華崇盛，光價遐隆。

褒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致義，具美清淳。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緇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於多載，備問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志，思契伊心，長懷卒歲。

會慈恩由請宇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敘大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謂門徒，並往聽之。

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華病齊亡。於時執有《毘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人我鏗然，欻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陂膽，失路迷歸。褒乃誨以謗法之愆，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周憧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匡下光聞德音，幸輔傾城，道勝嗟賞。中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朝闕清言。如前略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藉甚，彌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京。下詔流問，並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又《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勅對道士李榮敘道事》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

靜泰奏言：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眞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惠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謏聞，雕冰鑄木，肅承疏宇，斧鉞交襟。

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王昙被誅，具明脩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

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牽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適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說，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祕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眞謬。

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

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曭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提)婁)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洋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咮銜，或道青鳥吻噞，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漢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

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

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

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事，(斷)[斯]亦不虛。

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蹶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

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

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

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

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巷爲雅論，古人請尚方(馬)〔寶〕劍，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固仁矣

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

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

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爾今稱我，親承嚴扆。此而不類，何以逃辜。

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憧惶，我未發汝剩揚

靜泰云：李榮烏黶，何異蛣蜣；先師米賊，汝亦不良

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

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間作。亦請嘲李榮頭

聖旨便曰：可令連腳嘲。

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

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腳嘲。便曰：李榮腰長，即貌而述。屢申駝項，亟蹙蛇腰。舉手乍奮驢蹄，動腳時搖鶴膝。

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

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

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

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憧迷妄

李榮是蜀郡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

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靈衰。榮爲蜀郡詞人，一何自枉

李榮無詞，又轉語云：個是靈衰，那得靈輝

靜泰云：夷歌嬰曲，自謂成章。鳥韻左言，用閑音賞

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

靜泰云：汝此語爲自屬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

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

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爲王，汝過之極。

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

靜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何物綠(精)〔睛〕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

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天中，我皇御宇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恐子自弊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精)〔睛〕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榮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獄闡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背負楊枝，或解髮卻拘，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未亡衒惑之徒，貫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板纏緋。點九關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慚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

李榮不覺云：是。

靜泰云：李榮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

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

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

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

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也。於時靜泰腳瘸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瘸。帝令人扶之。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

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

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

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悴，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采。

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延，屢遭勍敵，仍參勝席。故泰爲衆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卽心伏魂飛，況對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許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勅垂顧，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又《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開《淨名經》題目。

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

答：凡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

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

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不〕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

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

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

答：一切衆生，卽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

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

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

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

答：不二處說二，〔無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

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

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勅放道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勅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

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子〕經》題。

靈辯問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

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

答：自然之道爲本，餘者爲末。

難：自然之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

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

難曰：道爲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遣難？

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子纔遇季咸，怳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憑神算，赤舌將必冰銷。

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

答：大道無形。

難：有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

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卽是道，何得言無道？

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爲道，象外卽

無道，無道說誰生？

答：大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萬法。

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卽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卽是母。又前言：道爲萬法祖，自違彼經敎。《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得爲物祖？

惠長總領前（領首）語不得。

因嘲之曰：既非得意，何爲杜默？已倒穀皮，答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爲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

答：道爲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卽道形？

答：大道無形。

難：大道非祖？

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那得非祖？

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祖。

答：然。

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離象無別道，象天生時有道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答：道是玄微，眼爲麁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

惠長又無答。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領，當無可記錄。

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

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

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

榮開《昇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詮。

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啓題目？

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

難：玄若可言詮，卽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自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

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兎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謇棘，於理信亦迷矇。又更爲述前難。

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

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

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止）（正）是此處死滅。

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卽是齊；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

因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菽麥，目闇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竪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

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

反問：空是玄不？

反答：非是玄。

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

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

王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

答：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

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

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

榮默然不答。

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

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

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

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

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

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鳧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勅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

仍嘲之曰：槁木猶應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

榮未答。又嘲曰：柱枷異支策，擎枷非棍梧。閉口臨枷柄，眞似濫吹竽。

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抵(羅)〔罪〕，天子未必皆知。道士著枷，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曰：李榮著枷，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

榮慚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

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

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怒力加飡飯。

辯曰：衆僧本來齋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焚魚。

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

辯曰：向已同齋，何爲語飯？當論時在中後。

榮曰：蠢爾荆蠻，詎堪爲敵。

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

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上遂裹木皮。

末席，辯嘲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已高逝，燕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能盡記。每嘲，上皆垂恩欣笑。

又《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贇談論》

昔毘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敘，邂逅相逢，深適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據宗塗，標牓題目，以申考擊，共敘幽微云爾。

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問當酬。

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轍當。(聯)〔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爾，豈非孟浪之談？

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

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飜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

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因。

更並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

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胡〕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於襄陽。宿殖德本，累修淨業，家遞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徽年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雅〕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環，沈吟千祀，略題梗概，爲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又《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上各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遵、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

次下勅，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羲，亦乃牢籠周漢云云。又嘆仰佛化戡濟黎元。文多不載。

便問榮云：先生云，道生萬物，未知此道爲是有知？爲是無知？

答曰：道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

難曰：向叙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沈，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偰、夔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鷲惡鳥乎？毛羣之中，何不惟生騏驥騮馬，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惟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檉櫪樗棘葶艾蒺茨乎？既而混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爲萬物皆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瑠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

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立唯論難之體，褒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誤，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

於是蒙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圖）〔色〕。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瞑。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

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

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鏜闡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賾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遂浪

作餘語，眞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黷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羲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季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佛，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卽是此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詿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

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奏辭。

勅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

於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於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勅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又《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城)(郭)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華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十街衢闐閱。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佐備列於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卽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

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爲於無爲，玄門深粵，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

慧立奉對：陛下叡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邇肅，既而宇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

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上座開題。

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竪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

帝沈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卽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臨贍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爇慈燈於暗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說，未可爲依。

勅云：好。更遣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法師昇座，竪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敘之，事在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

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擬義耶？

答云：是。

難曰：若使於物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

答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

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

榮云：師緩，莫過相陵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姑)息。古人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敘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鬚髮不剪，褌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門厭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情虛釋子。

李榮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爲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爲剔眉？

榮曰：一種毛故。

立曰：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爲角髮不角髭？

榮遂杜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勅使報奘，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也。

立姓趙氏，其先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衰、趙盾，即其遠祖。隨宦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隨）（隋）祕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擁）（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二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藉甚，曜逸京皋，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既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閨）（闥）輦，潔（齊）（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暉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僧倫，既非敎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送）（道）雲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睞，允副遺塵。頻告奘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月，內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詣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彝倫。

又《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

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爲令族；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敎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陷。顧斯陳迹，不無懷悼，致有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敘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浮詞。

又《附道士郭行真寫經造像題記》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

眞惟佛道稱聖，咸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寶，俱開津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軌於醮章；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經詰，孰能輕舉。謹竭誠心，敬傳經像，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喻即眞之正業，可不然歟。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水

所惟釋尊弘化，慈誘遍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離惱離著，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向，奉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當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眞乘；道無不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顧斯言。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並諸《大乘經》。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

自惟昭告於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眞稟自凡庸，隸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彌勒。柱下周之吏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總於無邊。豈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碁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降，叩齒而排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斯厚夜，大啟明離，裂久卻之障纏，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弘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並諸《大乘經》。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弘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明識。所以聞義遷善，奉造靈儀並諸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遂古之濛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障。伏願恩隆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夫以陰陽結搆，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驅除，惟聖於焉體鏡。排三有而超挺，聞乎五藏之經；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爲；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無替暄涼，用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自惟生在微伍，忽廁朝斑，弘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眞雖隸處黃冠，心存玄化，討尋邪誥，佛爲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競，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爲法王，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異，聲光不聞於恆俗，大羅乃焉有之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避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

尋《道》、《德》二篇，不存於毀佛；修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竟，亞迹於法王；前修奉法，志隆於羽化。是用丹誠舉述，元討於仙經；栖心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此而致譏，欒徐寄茲而取喪。是用憑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敦行眞所造。

自惟佛經詞義，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典；《西昇》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大觀，情事全非所錄，況復朱門玉柱之液靈薪，穢土俗之情高，無老君之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染於元陽；如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無礙，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於夢海。金銅佛像伍軀，十一面觀音菩薩二軀，諸大乘經。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眞以道本無形，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渝。是使致敬彌勤，奉持難絕。用斯上善，通被下元，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於來際，貽諸末葉，通斯致焉。

又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造

眞以道惟元氣，非形像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匿。所以敬寫經像，傳奉未聞，開萬古之槃根，樹百王之逸軌。欲使一乘令駕，總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翊化。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惟夫一國朝宗，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循復。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是稱多佛。無識敘稱，已形葛洪之誚；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聃葬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迷；馬遷演於流沙，尹喜變而垂迹。未若釋氏大聖，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眞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道，日隆現末，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垂弘範，貽則英賢。

又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敬造。

蓋以老氏之教，不出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敘，廣陋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詣於眞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軸。是使天師受道，恆禮佛於鶴鳴；隱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等効尤，詳覈昇玄，無官冰執。

又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眞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雖黃老，心染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敬仰。

又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夫爲道日損，義有存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赤符，莫通於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眞，靜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於大千；萬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眞不惟鄙俚，奉佩遺筌，造像書經，流通光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眞聞道本虛通，義非搉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同門英秀，咸尚

佛宗；叔代暗識諸生，雷奔輕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遂生此見，未曰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從拜佛；陶寇兩傑，攝敬釋宗。詳於梁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擇木而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之非朽。故辯泉具，造像書經，敬勒願言，陳於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又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

夫以一實之道，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敘甜，未在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之別，聖亦昇沈之儀。老君柱史之員，立教非爲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沿古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眞乘，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識情，願解大道，發無上意。

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二《故事篇》第一《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羣僚。於時佛道二衆，依前跱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尼遂散。

瞻明旦至闕，重參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爲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又卷三《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收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眞俗。而(瀨)〔厲〕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恆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又《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蒭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隄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發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曾成幼沖，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擧見聞。僧等奉佩慞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環)〔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惘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又《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棊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窓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閽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陛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干〕冒，陳欵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慚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又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案云。

又《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上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月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於時漢境稍行齋戒。

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於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事。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六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牧）（收）良史唯（大）（太）武眞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也，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弗弗）（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背上，令僧（體）（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形）（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

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

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刳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質）（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窟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十）（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冥（祜）（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

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焰。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卽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全)[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卽不信佛語，犯根本罪也。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

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眞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並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大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所)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宸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蒭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一首》 (肖)[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毘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雁之間，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尊故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戎少(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代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輒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

於闕里，〔齋〕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翼鵬逸鷃，促椿遵菌，無爲無事，何得何失。

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爲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爽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仞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爲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戒照。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賓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出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

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案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眞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恆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己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隔〕，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蔕芬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

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籍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攜今。此爲甚不可一也。

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

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心歡鈒其人，百祚遠光於帝(萬)(業)，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晝一，則可使由之；叡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窺天，蛙焉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迥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渴驛露，而覩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赧畏交集。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庭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庭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又卷四《聖朝議不拜篇》第二《議沙門不應拜俗狀・中書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沖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無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無以究其理。但釋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無之教。門開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怠則苦海長流。故去髭髮而就桑門，釋素衣而紐緇服，冀登彼岸，出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卽君親道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無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檝；碧落垂訓，趣眞境而揚言。德總四天，挺教殊乎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恆情別統；屈身河上，玄功共卽事已乖。是知緇服黃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萬象。執慧刀而割煩惱，棄有欲而習無爲，存歿仰其舟航，動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賾所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眞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元。蕩乎，大乎，固無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教，令依俗禮。綸言既降，誰不曰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之理，流宕忘歸。伏惟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爲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眞俗之路，限茲兩教，亂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恆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依恆軌。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奉常寺承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髮膚爲立孝之始；敬忠所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眞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窅冥難測。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徒，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參(搢)(縉)紳於下拜，廁笄總而長跪。愚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降禮，且同巢許之流，有益勳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爲善。既奉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餐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晝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色養爲孝，不以棄親爲疑。神道經久，此而莫止，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故詭服無點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爾出塵之表，(分)(紛)然不羈之賓，沖而無替，嶷爾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窅冥。若存若亡，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晉庾息談，(興)(與)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錫趨劍珮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禮，緇素並列，敬(施)(弛)雙行。斯則袈裟忸金翅之威，鉢盂慚呪龍之術。其爲教也，安所施乎。遜等預忝芻蕘，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無爲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冠)趍承訓典。其爲教也，裨濟寶多，歷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

之爲宗，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恆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俗俗。因循不拜，理謂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君）〔臣〕，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爲善不同。道有凌虛，佛無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尚學徒，無由顯道，賴有崇護，道護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爲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闕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需芻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僧、尼

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愚謂未可。比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衆，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爲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爲法衣，不拜君父。竊見神（象）〔像〕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豈俎豆之禮。申恩方祈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眞如，何必屈腰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爲宜。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司成館守宣業范義頵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沖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石之高，雞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梵網》等經，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爲祖母，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爲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家，理宜隔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用人廢法，愚爲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今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參賢館。沐恩既重，敢罄諛聞。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瀟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眞氣西遊，挹道希風，綿區浹域，聖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絢路衢。凡此憑奉，庶爲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爲主，佛以拯物爲宗，然含生者以爲津梁，有形者將爲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鷲嶺感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緇服纔霑，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眞，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因，遂其高尚，況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遺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爲允。謹議。

又卷四《聖朝議不拜篇》第二《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臣聞輸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

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涅木？涅木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花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恆典。臣深然之。

臣聞妻死鼓盆，環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怪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爾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臣。

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眞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爲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庶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爲忠爲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寔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頓虧臣子之敬。本乎教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抑爲通允。然則道樞邃賾，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庇白馬而栖禪；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而利涉無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眞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處殊致，顯昧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爲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堤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靈鷲之風。不革前規，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渙下覃，俯令羣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詞，用捨之宜，非敢取夷。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擿祥，警龍德於皇胄；蹈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創跡毘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勵壤，貫青曦而闡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羣靈，十地閑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夐，佩玄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牽於王制，儀背纓冠，法符簪笏，便是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誠宜疇咨故實，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甿心，但燭燎螢翻，豈增華於日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進芻言，輕陳輿頌，詞疎理懵，汗驚神悚。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沖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道)(導)引羣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無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在經文。臣以爲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敬非緣拜。既殊道俗，無嫌傲誕，以臣愚見，不拜爲宜。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左(右)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崇敬斯弘，至若皇繫所宗，寔光華於萬祀，漢室惟啓，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制無揖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申其

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躅，理叫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其拜禮，無損於國也。

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可棄，請總除廢，豈容存之欲求其福，歸之而責其拜禮也。

伏惟太宗文皇帝，聖智則無所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於時僧衆，豈不易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爲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遠棄晉宋邊鄙之法，則萬古不怪，道俗心安矣。

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親沒則追思遺迹者，皆稟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則存之無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況今聖主，示爲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慼，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

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輔國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聞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遵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譬如敬泥龜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覩相欽承，泥木，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無託，釁伐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爲定。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竊以瀨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色爲眞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賾。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頓爲改創，恐乖聽囑。且復緇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慝，不能式景玄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眞教，若浮沈類俗，俯仰隨時，恐鷲嶺之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沖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爲髮落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無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罔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眞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素典，三歸弛法，尚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汩其本，義非稽古，(宋)(宗)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陝)(浹)。且道之爲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聖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纏睿想，方弘損益，冒進芻詞，伏增戰汗。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

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勸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舍)(捨)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風載偃，法雲收族，黃冠緇服，心跡不俱，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僉議。但絕亂髡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方可寘之(刑)(形)禮，輕陳芻管，伏深戰懼。謹議。

又《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一首》 釋旨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罔象，義軼無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眞氣麗關，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沖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典午當塗因循下替。是知趣玄門者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髮緇裳，忽輕肥之美，變冠黃服，蔑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弛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祕說，絕敬君親，綿古洎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壹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以銜威稟命，所以禮棄謙恭。況乎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爽彝章，議建芻微，敢申管見，瞻對疎謬，悚懼交懷。

又卷五《聖朝議拜篇》第三《議沙門兼拜狀・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眞，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轡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觀)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尚，稱爲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夫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謐云，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恆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大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眞。彈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眞，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白成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璘照之規。彈曰：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乃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據理以行之。理則無簡於怨親，通貴賤而俱禮。勅乃約其尊極，不制禮於卑微。涇渭兩殊，無宜一貫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穀巾殊於鷺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胯)響，戒行精勤；藻掞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恆憲。彈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蠲免。若以不拜爲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楯，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恆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彈曰：以乖宗爲景，則謂守法爲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自我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像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議。

又《議沙門兼拜狀・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照仁濟物，崇義爲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冶，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齔蒙求，熏修靡譽，背眞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象賢，發蒙啓化。儀異搢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君事親，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思)(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又《議沙門兼拜狀・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竊(惟)(聞)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

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竭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屈者奉法而然，私竭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科簡，懲彼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官)〔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苟要時譽，天日志隆家國，獻奉忍貞。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三乘，契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寞，何寂寞之不包，非有非無，何有無之不鑒。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損拜跪之儀，彈曰：請問何處令拜，而言損耶？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爲之戒律，揖無上之君親。彈曰：剃削既奉釋宗，守戒無宜設禮。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通。彈曰：推之人情，稟詮無公縱誕；求之至理，沙門寧曰不通。令致敬於君親，庶垂範於來葉。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議；無爲闡化，終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道尚繫於三尊；法空諸法，法猶包於四大。況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風；聖澤遐霑，浹天經而灑潤。至德所被，理不隔於幽明；大道傍通，故無分於眞俗。而違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尚嬰自我之累。彈曰：今諸僧等，莫不聖朝以來爲國所度。將以資奉陵廟，津梁品庶。而言違方淪俗者，豈不傷皇家之福乎。莫識九重之貴，不知得一之尊，絕忠孝於君親，棄敬愛於母后，求諸至理，竊謂不通，俱拜君親，未乖舊典。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無上；彈曰：沙門承恩入道，非曰要君。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放出家，詎爲非孝耶。是以悖德悖禮，爲大亂之本源；彈曰：僧等動依經教，非悖德禮也。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僧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敬也。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忠也。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以曲全；釋典沖和，常不輕爲普敬。事如左威衛議中彈。未聞傲慢君親，矜夸衆庶。彈曰：沙門具佛戒，形具佛儀。人天自仰，寧是矜傲。可以淳風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士、女(官)〔冠〕、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彈曰：經云，拜君損君，拜親損親。行敬違教，孰曰無虧。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廢澆訛。彈曰：以順法爲訛弊，用違教爲廢革。可謂首(冥)〔冥〕適越，背道逾多。使其永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泰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謹按：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丘得須陀洹果，經八萬劫，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官)〔冠〕拜敬，域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本教，正合其宜。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敬俗者，良以出處不同故也。縱使三賢菩薩，爲四天下主而猶現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曰如然，致敬則無誡說。故《涅槃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諮受未聞，不應禮拜。據此則殊乖本教，何謂正合其宜耶？皇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彈曰：《仁王經》云，出家人法不拜國王。國王尚不許拜，自下斷焉可知。

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道，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樂國土，本爲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然經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官)〔冠〕拜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彈曰：如經所云，生西方者該通道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往生因也。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往生因也。此則道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且孝養異(宜)〔儀〕。寧唯跪禮揚名，後代亦其至也。故《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劫，猶不能報須臾之恩。若教父母識三寶四諦，受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即爲以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證聖。若教父母識諦寶因果受齋持戒，由此因緣，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禮敬。切白衣。父母雖曰居尊，終同白衣之(列)〔例〕。佛教不令禮拜，若拜乃陷於親。(雖)生有致敬之容，死招無量重罪。不孝之極，寧越是乎。

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首，《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等拜，皆言稽首。此爲拜君之敬，通於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眾以寂故稽首。然今若令尼作婦

女跪拜，但爲衣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古今之儀，順於輿人之頌。彈曰：夫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乘，亦驥之類。今尼等辭榮是一，人道不殊，何獨慮爽常情，則欲令其稽首。若也不求改變稽首，未是循常。常情既也不循，豈顧輿人之頌。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沖虛。道家立言，理歸損挹，豈自矜尚，然後爲高。事如祕閣局議中彈。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序，與夫儒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未通正法，眞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衣鉢，以自尊崇。彈曰：經稱袈裟者，諸佛幢相。又言同於佛塔，鉢盂，應法之器。自古諸佛，皆同此器。故《十輪經》云：象王是獵師著袈裟，敬故，自拔其牙，與此獵師。又《四分律》云：大德婆伽陀伏毒龍(置)於鉢中，是知應器法衣，其功不小。(法)服之(自)貴，何事深疑。且負板屋衣，仲尼猶敬，矧茲器服，而不尊乎。謙撝之道既虧，熏修之行彌失。然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敬所歸，道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芻詞，改而更張，請遵拜禮。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行。事如祕(閣)(閣)議中彈。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彈曰：經云，淨名居士示疾毘耶，見有妻子，常修梵行，見有眷屬，常樂遠離，雖爲白衣，秉持沙門清淨律行，既同僧伍，拜跪故是常儀，況示彼宿心得法，寧容不荷。引斯爲例，竊恐非宜。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眞理，習俗守其迷途，彈曰：佛教入華，歷經英聖，五遭拜伏，三被摒除，咸以事理難違，還遵舊轍，今言守迷溺理，似傷迂誕。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駢駕百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違眞道士，追柱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緝聲聞之絕典。彈曰：佛教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菩薩。菩薩形無定質，應隨類以爲議；聲聞剃髮染衣，守高蹈而成則。教制聲聞之伍，不令禮彼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況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彈曰：沙門所以不拜俗者，正以絕於塵容，非爲逃國者也。至如嚴光，王木之流，顯矣，商山之伍。或蹈謝長揖，至之而不(居)(屈)；洗耳辭榮，聘之而不至。此亦高蹈而爾，寧逃國乎。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眞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況眞人善下，妙在和光；菩薩不輕，義摧我慢。事如司衛議中彈。斯則舛慮齊致，分波共源，所以綱紀百王，(財)(則)成萬品者也。而緇黃之侶，沿習爲常，銷愛敬於君親，行貢高於尊極，苟殉私欲，彈曰：沙門棄鬚髮，去華競，守道不屈，豈殉私耶。易稱言語，君子樞機，榮辱在焉，何可不慎。坐紊天經，點瀨鄉之清塵，負(運)(連)河之妙旨。彈曰：連河通教皆云，令沙門拜，有損君親。謨誥顯然，何云負旨。靜言永念，良可寒心，彈曰：《楚網經》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又《薩遮尼乾經》云：若人謗聲聞，滅支佛法，毀呰留難者，諸善神王，不護其國，四方賊起，水旱不調，死亡無數。今不信佛教，抑令跪拜，此則謗法，此則留難。若佛語有徵，則粉首碎身無以塞責。豈寒心靜念，而可免之哉。如愚管見，致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剎爰建，青牛西上，觀座方興，莫不照燭昏迷，導引騰化。然敬君子(之)範，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循往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理爽聖經。事如中臺可列議中彈。且法服制儀，表絕凡流之恆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彈曰：銅自石生，珠因水育，取者方委，傳者故遂。況佛教幽微，理難窺涉，不知何作，其斯謂乎。君有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育之惠，拜親遐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捫理未虧於法，牽率愚管，設敬爲宜。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理貫名教，至如凝心玄路，投迹法門，莫不肅敬神明，不輕品物，事如司馭議中彈。豈有弛傲所生，不屈君父。既違恭順之禮，恐累求道之因，彈曰：誠因不累，其如陷君親何。請革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卷之規，理鍾明聖。彈曰：《右春坊議》云，夫付囑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不護，法當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誠哉得付囑之旨也。但非常之制，黔首恆驚，雷同之心，君子爲恥。自我作故，方懸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如愚管窺，致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

於君親；恭和之德，事昭乎釋老，豈有生因覆載，將抗禮於人王；質素髮膚，遂齊尊於父母。眷言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閻浮之域。事如司衛寺議中彈。而爲不拜天子，類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宋人之名母，何以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豈至於斯。彈曰：易稱藉用白茅，又云：巽在床下，紛若之吉，乃爲無咎，未有抑令致拜。復曰：津梁尊而辱之，何以去取。奉勅議聞，伏請令拜。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派流雖別，趣善同歸，緇黃之躅稍殊，君親之儀詎隔，豈有纔捐俗服，遂傲禮容。高揖乘輿，不拜嚴父，資敬之道不足，忠孝之跡頓虧。李釋斯風，未爲盡善。彈曰：內將外反，眞與俗乖。何得輕牽筆端，(高)〔商〕略玄極。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誡哉。方今垂範立制，(道)〔導〕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據理論情，拜實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地禮，三尊之重，君最爲先，五教所崇，父居其首，人倫之綱紀，臣子之歸宗。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同(藉)〔籍〕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瀨鄉盡編爲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事如內府監議中彈。李老裔孫，克成宏構，緇黃代俗，握寶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彌重，帝王國母，無上最尊，稽首虔誠，無妨悟道。事如同文議中彈。至眞之理，猶曰勤修，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旨，取貴於柔謙；釋教爲宗，有存於汲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弗爽於同塵；超十地而遊神，修行豈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比乾嚴而有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無違。斯迺萬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踐，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頓損茲禮，唯擅貢高之法，莫修資敬之儀。事如司駁寺議中彈。虛啓弊風，實差彝典。事如右武衛(議)中彈。但勸誘之規，雖則多躅，等歸利物，寧覆義方，何必驕倨爲容，便躋衆妙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眞如之境。事如左戎衛議中彈。緬尋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爲通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退用慚惕。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二人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彈曰：敬[illegible]此，[illegible]佛[illegible]拜[illegible]。首掛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誡之法，謙下是先。既達苦空，理捐人我。彈曰：不敬之來，自持眞教，豈緣存我而不拜乎。況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伏之儀，事無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其衣誡使然，事如司宰寺議中彈。止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爲尊重。且像法末教，委以國王，事如內府監議中彈。國王示以尊卑，未爽一乘之道。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竊以犧皇至賾，金人靡兆於龜文；軒后韞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洎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喜翹誠，覩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灑慈潤於大千；澹泊凝眞，沖寂弘於宇內。雖復遠標天構，氣淑無爲，體均具相，功深濟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端尹府議中彈。資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主，潔其己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移孝行而修誡，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子。假或恭敬，被於羣品，據理尚有可通，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祕閣局議中彈。請准明詔，致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止等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是以紫氣眞容，玄猷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流。仙侶莘莘，(藉)〔籍〕天基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冠陰陽，道包眞俗，恩霑動植，尚荷亭育之慈，澤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迍誕。事如右金吾衛議中彈。既捐眞典，便虧四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愜，彈曰：議不拜人，殆將太半。今云庶寮允愜，何其謬歟。抑亦垂範將來。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軫，證理誠則同歸，事如右清道衛議中彈。莫不粉澤仁義，冉興恭儉，然後克闡徽猷，以隆遠大，何則忠爲令德，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超物表，道備人師，豈可長擡於顧復之親，抗手於宸扆之貴。事

須適變，未可膠絃，彈曰：正以君親容養，開以方外。抗手長揖，豈自爲乎。君父尊嚴，申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總名，況在君親莫大，而有棄於嚴肅。洎乎關浮紫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覆載之恩，棄而不答，事如奉常議中彈。貴賤之禮，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彈曰：外內既殊，奚可拘於禮律。爰軫聖慮，詢及蒭蕘，輕陳管見，從拜爲允。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齊致，寔隆嚴敬之規。而釋老二門，本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臣之禮，固無易於緇黃；事如司更寺議中彈。父子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久，積習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請從拜禮。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辯)(辨)三才，爰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與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俱立，至若金人啓夢，慧日初開，紫氣浮關，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所指，終會儒宗。事如司更寺議中彈。庇俗既是同方，遵敬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爲別，有犯未合繩違。彈曰：有犯非僧繩違，(事寧)(寧容)不可無愆。守道設禮，有累君親。遺教制在國王，設禮寧容不可，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況三乘之典，無聞傲誕之經，五千之教，詎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拜主豈廢尋眞，事如(右)(左)戎衛議中彈。且割股捨頭，猶無訴苦，尊君愛父，詎即辭勞，彈曰：割股捨頭必益，無宜訴苦；敬君拜父慮損，豈敢辭勞。參練是非，拜誠爲得。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闡教，先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鳧，尚委身而降禮，業成捧馬，猶負櫬以追恩。彈曰：負櫬，教有成文；拜伏，經無此說。況共踐俗塗，同餐聖化，豈有盜名黃服，遂忘亭毒之功，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己，高視王侯。我慢爲心，長揖父母，事如中臺司列議中彈。求之前代久滯，迷方皇家，戶牖百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沿，時有虧風，理宜革弊，事如祕閣局議中彈。且四大齊德，豈使遵道而不遵王，三教均名，事如左司禦議中彈。何獨崇釋而不崇孔。今若正其儀而教毀，設敬須疑，彈曰：誠哉。何煩致惑耶。屈其身而道存，加拜何惑，重以不輕攝行，更符眞諦之規。事如(同)(司)文寺議中彈。持下御情，彌合沖虛之軌，式遵璽誥，輕獻蒭言，致拜之禮，實諧僉議。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胄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有別，虔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彈曰：沙門迹超方外，津梁家國，稱謂異於臣子，拜敬何預率賓。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瀨井微言，二篇極於爲谷，崛園幽旨，萬物存乎不輕。事如右司禦議中彈。況乃君親兼極，跪拜猶簡，豈非絕棄於內敬，而矯修於外迹乎。彈曰：行道以答四恩，豈矯修於外迹；育德以資三有，豈絕棄於內敬乎。幸子思之，無多言也。如見所量，望令加禮。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兩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雅同儒轍，事如右司御議中彈。豈有尊極之處，抗揖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輿皂。事如(左)(右)威衛議中彈。既驚物議，且斁彝章，革此舊風，咸謂爲允，事如右司御衛議中彈。況黃冠荷天基之慶，緇衣承付託之重。事如左司御衛議中彈。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之義，二門之法，譬倨乖於恆典，五敬之所，投拜允合常儀。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左)(右)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即隆，三才創分，父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俱遵愛敬。故知君臣父子，稟自天然，極尊極親，無可爲間，止如釋老之教，近日始崇。釋則興於漢朝，老則置於宋代，皆緣時君有旨，父母承恩，方染緇衣，然稱入道，如無所稟，不得離俗。離俗雖言絕境，習道仍居宇內，事如司津議中彈。率土皆曰王臣，不聞限已緇素，事如左清道衛議中彈。父生母鞠，罔極難酬，於法雖曰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爲臣未曾効節，爲子未展溫情。承恩乃變素衣，去髮言眞入道，乘茲傲誕，慢君懺親，高挹帝王，不拜父母，爲臣貽寬怠之咎，爲子招不敬之辜，事如左清道衛議中彈。庸流自謂合然，往代恕其無識，彈曰：昔漢帝降禮於摩騰，吳主屈節於康會。趙(邦)(拜)澄上，寵懋錦衣。秦日道安，榮參共輦。斯並德迴萬乘，道降極尊。況乎十室難逃，而曰庸流無識。因循自久，行之不改。

聖上重纘皇極，欲革前非，孝理蒼生，思遵名教，爰涂綸言，飾於緣典，恐爽恆情，特令詳議。謹尋釋老二教，見在遺文，我慢矜高，是人難度，彈曰：尋道不屈，寧是矜高耶。庶事謙約，無失沖撝，靜思此言，其義見矣。入道已成凌虛控鶴，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如此輩流，猶願卑屈，況甫曾尼，見居王上，衣緇異俗，餘事罕知。彈曰：曼倩云：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借哉，夫沙門之人，功業寔繁，聖朝以來，蓋亦不少。且帝京僧伍，盛德如林，略舉十科，田開未峰。至若譯經，則波頗、玄奘；義解則僧辯、法常；習禪則曇遷、慧因；護法則法琳、明瞻；明律則玄琬、智首；感通則通達、轉明；遺身則玄覽、法曠；讀誦則慧詮、空藏；德聲則智凱、法琰；弘福則德美、智興。若此之流，具如僧史所列，而言罕知餘事；何雷同之甚乎。唯自矜高，願居人上，求之釋教，其義蔑聞。凡曰是人，准經致敬，況在極尊，並之父母，欲令拜伏，義無不可。其僧、尼、道士、女道士，於君、皇后、皇太子及其父母所，並請准勅令跪，庶使光二教之謙撝，隆萬代之名教。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右奉裕衛率韋懷敬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五儀，咸窮叡想，殊塗一致，必俟尊嚴。釋老戒時，尊崇是務，周孔訓俗，嚴敬爲先，遂使緇衣之(曾)〔首〕，抽簪奉教，青襟之伍，映雪傳芳，爲百代之楷模，作千齡之准的，且誕靈舍衛，道自尸毘，既有母子之恩，事如君可禦衛議中彈。豈隔君臣之禮，緇黃雖異，賢智寧殊，拜伏君親，誠乖昔典。彈曰：據教令拜，有益乎？有損乎？有益也，豈以乖昔典而不拜乎。有損也，豈以違昔典而令拜乎。今果可約損益以員，言無宜據乖順而申議。無聖鄭乃舊，有聖孔典移，去與矣聖方興，亦冀緣興改法。曹司僉議，請從拜禮。謹議。

又《議沙門致拜狀・雍州司功劉仁叡等議狀一首》 竊以玄風肇扇，莫先於伯陽。總衆妙而謙卑，高棲物表；致羣生於道德，象帝之先。聿宣爲子之方，贈言尼父；載揚事君之禮，從政周行。神功用而無名，至化流而不測，人能弘道，其在茲乎。況乎道異崆峒，人非姑射，竊比河上之德，不遵柱下之規。虛談捕影之書，自取順風之禮，矜傲誕於家國，絕忠孝於君親，有靦之容，曾無愧怍。

及至青牛西邁，涉流砂而化胡，彈曰：《魏略・西域傳》云，臨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如老子。常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時臨猊王久無太子，因祀浮圖，其妃莫耶夢白象而有娠。及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然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其形似佛。以祀浮圖得兒，故名太子爲佛圖也。前漢哀帝元狩中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後六十三年，明帝方感瑞夢也。案傅暢《晉書》云：老子化胡，學佛經是老說。詳後，雖錄。云：道士王浮等奏曰：昔周昭王南巡，至於荊楚，王妃留焉，遂改換西域傳，爲明帝化胡經。題彼沙律，以爲老子，出玉門關，隱，誑惑人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二人道士基六，求共評邪正，浮懼屈焉。既慚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代，人無知者，殃有所歸，致患累載。《幽明錄》云：祐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垂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又案袁宏《後漢紀》，皇甫謐《高士傳》等，並無老子化胡作佛之文。即日朝庭君子博識者多，豈得塞耳偷鈴，指鹿爲馬。信可謂虛無之談，徒聒人耳。爰有白馬東來，越葱山而夢漢，弘通貝葉，比妙蓮華，行以普敬爲先，教以不輕爲本，事如左崇撝議中彈。服貌雖異，同趣無爲。率土之濱，未聞無父之子；溥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年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斷焉可知，彈曰：貞觀中詔，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後之語。今乃例茲遣敬，斯則比附勅文，失旨之愆，孰重於此。歷代滋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教入漢，年逾六百，其已普代莫冰，僞楚桓玄，赫連、宋武、蕭齊、有隋等諸君，皆抑僧拜，咸以事非通允，俱尋舊迹，而云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不面欺聖旨，誣罔羣英乎。(陸)〔陛〕下乘乾御辯，減五登三，振千古之隤網，維萬國之絕紐，豈徒革狸音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家(刑)〔形〕國。謹議。

又卷六《聖朝議拜篇》第三《普光寺沙門玄範質議拜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伯羣寮等。但範雖不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簡白，乍尋難曉。今略述內外典記，明證不敬之理，謹以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

夫天雖至玄，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聲通聲冥運，亦必假賢俊蓄輔子於百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未然，則恐機發於已矣。

但佛法是區域之外，遙四大之尊；超寰宇之表，越在三之義；唱無緣之慈，弘不言之化。冥功潛運，故曰沐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爲無益者，良不悟其所舍也。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無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者乎。

今既慧日潛暉，像教冥運，秉法和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無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矣。若阿恕伽之禮小僧，

諭邪臣，以質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尼鞠躬於禮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冕翻加於首，足寔迴換惑亂之甚矣。

且王有常不臣者三，暫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承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況僧當大聖之胤，寧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須失儀。

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亡物我，況今尊卑位別，殊非媲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陶丈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忘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以亡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緇素於一時，泯性相於萬古。斯並大士權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爲菩薩說如此偈。

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悕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受欲行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爲仁者不取也。又僧尼族非蕃類，性簡戎蠻，稟中國而法四夷，承剔割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爲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匿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者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縻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

《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紐)(黜)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況僧尼索鬼神之敬，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滑，於是污鄙，恐神明所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幾)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需下拜，爲容節之失；剋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無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宗之變怪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未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動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

又介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況衣忍鎧擐組甲，伏龍怖以袈裟，慴魔威於抖擻，逃隸出家，王親降禮，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是以道頗弘人，人蓋弘道者信矣。

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使流通也。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勞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連河之化，於茲缺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爲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無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

必以經像爲無機，不足以崇仰；僧尼爲臭腐，不足爲福田。覩教籍者目焦，修揖拜者攣僵，襲緇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齵。於是嫌而棄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爲更始，策三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隔教綱於區外，放容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不必爲長夜，經子未必爲太陽，司成雖學而無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國之美，無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虢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郯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大易》蠱爻，不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爲貴，不以輕貶爲輕。伏想僚寀談論正士爲之蠹害，將生螟螣而議爲拜者，非朝廷之上策也。

原夫正法西基，迄於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況銑削僧尼，信知闇達之資，爲日久矣。(閒)(闘)者有執權少主，謀篡微君，私侯自媚，陷墜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互舉，雖暫誅除，尋革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

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道俗資動，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勅以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爲爽其恆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縻，祿秩優寵，花蕚繼胤，蘭菊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照察。沙門釋範敬白。

又《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官)(冠)等拜君親等事，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

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司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愛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

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　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　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恆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　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　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　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　請遵故實，不拜爲允

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　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　既奉詢芻之旨，敢罄塵瀆之誠　懼不折衷，追深戰惕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擯釋路之微言　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　（以是）[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貢於周王。此乃戒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　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眞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橫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眞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　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　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眞軌　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　考詳其議，跪拜爲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　恐爽於恆情，宜付有司詳議　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又《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　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　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　朕席圖登政，崇眞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霄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作　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凊之序　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恆心，爰俾詳定　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粉綸相半　朕商搉臺議，沈研幽賾　然箕潁之風，高尙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　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卽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　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又《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　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　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　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道於無窮　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　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眞俗由之致乖　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　且自高尙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　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為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　謹言　六月二十一日上

又《直東臺憑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並上佛道先後事》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　故知弘濟千門，義宜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　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　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　自然者，貴取性眞，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趣道之心　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

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　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日，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　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　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

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

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又《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内教不拜父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一)《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二)《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咸皆敬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剎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眞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埏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概。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辰旒，伏增戰越。謹言，八月二十一日上。

又《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刑〕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修於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顚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八月二十五日上。

又《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楯。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塵黷辰旒，彌增隕越。謹言。十月二十五日上。

著錄

虞世南《破邪論集序》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邈，豈繩準所知。實乃常道無言，有崖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

法琳法師者，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擿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功。固能智周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羣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者矣。加以(賑)〔賑〕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遯。

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迫搆巖崖，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术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棲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

太史令傅奕，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虫〕，又撰《破邪論》

（一八一）卷　雖知壞衛同奏，表異者已成，蠅驥並馳，見奇者三里，終須安紫各色，清濁分流　訶以凡測聖之釁，責以俗校眞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　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縱而得道

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　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　法師與余，情敦淡水，義等金蘭　雖服制異，宜風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陳子良《辯正論序》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　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　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　道無治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　無心卽心，非色爲色　無心卽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　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　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　論之興焉，良有以矣

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　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處義州　隋世入關，從師請業　玉移荊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　法師應眞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遒華，郁郁間縟錦之文，飄飄聳凌雲之氣　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　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眞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胸中，說猶指掌　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　於是四方雜還，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　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　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者也

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發大悲，遂製斯論　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騖，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卷，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卽降愚賊　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

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　然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　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　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諭，弟子穎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　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　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聊爲注解　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　故使隄封所漸，區宇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　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　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

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　時有邪倒之(夫)〔失〕，故卽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眞僞交正　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　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眞宰　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凡士崇敬　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　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棘　吸風露而曰仙，(祖)〔祖〕形(體)〔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

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千〕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　於是鍱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　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　能事既顯，(獎)〔將〕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　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園中，陳茲聖景　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

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褰異議　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　王，何達其上賢，(斑)〔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　且夫其流易曉，闞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通〕

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逼眞，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十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恆俗，無足討論。

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寔繫。故商確由來，銓衡敘列，筆削蕪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甲乙（丙）（下）（丁）四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復禮《十門辯惑論序》 權文學聲冠應（徐）（行），地參園綺。搢紳嘉其令望，緇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干我二諦。公孫生之駿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誡，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惟祕密，述之敢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王隱客《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扆，題尊玉宇之中；班屣漂裾，光佐璿逵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俊，乘鼉控鯉之英。窒慾蟫姿，茹丹菌於祕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俶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賾；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蠡之響。繁罝弛紐，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摽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潯禘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眞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緗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

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崐，延喜流禎，昭華獻吉，財成紫宙，葳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駁以曾馳，駕八（翼）〔驥〕而橫厲，希風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誶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

悰上人沖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遒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眞之實，叫鳳闈而莫遂，叩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粤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縟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

隱客業寡才疎，名蕪概淺，坐烟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蟒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雜録

法琳《破邪論》卷一《上殿下破邪論啓》 法琳啓：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龜圖鳥篆之文，金版丹笥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萬卷之書，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爲之府，拔羣生於見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漢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浮圖和上，巧設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爲利物，此之謂歟。

有隋褫運，戎馬生郊，災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收。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願）〔庶〕，補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欣六茲五常，四彼三皇，反淳朴之風，行無爲之化。

竊見傅奕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既不施行，奕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爲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

伏惟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發洊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啓明離之暉則幽衢並鏡。赫矣，允矣，難得

名爵，固以漢光重世，屬卜水年，復能隆意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勝事爲心。伏願折邪見幢，然正法炬，像化攸寄，深幸茲乎。不（住）〔任〕憤懣，慨焉之志，謹上《破邪論》二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謹啓。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

又《辯正論》卷八《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慚外滿，匪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一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愈切，居生坎壈，稟命迍邅，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膝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萬卷百家，杳猶行海。

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重修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弘遠。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荊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燮〕理文昌，德鏡搢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三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以傅子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傾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弘護檀越。

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三《聖朝議不拜篇》第二《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草（知）〔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惟聖之風，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於視聽。巨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眞像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衣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眞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議，登趣眞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二十七日。

又卷四《聖朝議不拜篇》第二《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詔，勵釋侶於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帝闕，詞志欵欵，勤則勤矣，而宜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無聞然。方今以大法爲己任，思正其傾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歟。仲尼云，顚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若此眞可謂至覺元首，良哉。股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有乖，而咸得事要。然樞（紐）〔紐〕經典，疇咨故實，理例鋒穎，詞韻膏腴，則可戎之稱鴻筆，麗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潔，其事明覈，則左驍衛舉其綱領矣。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又 贊曰：正法既隱，（象）〔像〕季斯微；不有明哲，慧日誰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隤綱；謇謇宣公，紀運斯匡；衆議詵詵，宏謨諤諤；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鴻筆，王生顯議；文質舛途，忠貞齊懿；惟茲盛德，謀無不臧；一時風素，千載流芳。

又卷六《聖朝議拜篇》第三《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慊，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八月十三日上。

宋元分部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偏讚佛教，而稱獨美乎？

答：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憺怕爲主，務善嫉惡爲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持惟一身之命。此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敷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余焉能事？此上二教，並未踰俗柱，猶局塵籠，豈能洞法界之玄宗，運無邊之妙行乎？

問：佛行無上，衆哲所尊，儒道二教，既盡欽風，云何後代之中，而有毀謗不信者何？

答：儒道先宗，皆是菩薩示劣揚化，同讚佛乘。老子云，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列子》云：『商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非聖人也。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任因時，亦非丘所知。太宰嚭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夫子動容有言曰：丘聞西方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言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用闞澤爲太子太傅。』《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遣二聖，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知自古及今，但有利益於人間者，皆是密化菩薩。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測，遂使寡聞淺識，起謗如煙，並是不了本宗，妄生愚執。事老君者，則飛符走印，鍊石燒金，施醮祭之鯉羶，習神仙之誑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樸，意尚浮華，聘鸚鵡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違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謗，焉顯其深？下士不笑，寧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無所不包；至理猶空，何門不入；衆哲冥會，千聖交歸；眞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諦也，則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敷眞諦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爲一眞，會三乘歸圓極。非二諦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

契嵩《鐔津文集》卷一《輔教編》上《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覩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即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

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概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

曰：此吾知之矣，始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耶？今有人日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耶？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魂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

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也？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

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又《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今曰：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

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耶？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爲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勳業於唐爲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爲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禹《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藉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耶？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話佛爲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爲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亦宜思之。

今吾人之所以爲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爲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蒙，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耶？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乎幽冥，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

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耶？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爲吏，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又《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朦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奢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淨，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塘，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脈，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脈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廻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

余昔見濤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

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層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及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又卷二《輔教編》中《廣原教》

敍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概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爲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

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完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於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叡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概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於變，入於變，萬物起於至，復於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曰，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

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親，爲疎疎，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爲兇，爲不遜，爲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夫性也，爲眞，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淸，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聖人以性爲敎敎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敎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敎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敎其近也，性敎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瓿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敎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愼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卻。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愼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愼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耶？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揜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敎敎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敎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卽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愼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敎，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敎人而不敎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卹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

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爲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又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概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然，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卽萬，萬卽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一也。聖人所以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卽其至而至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爲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

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耶？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恪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並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性，性，一作姓。以如來爲家，以法爲僧，僧，一作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溺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眞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耻。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恪；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儓，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爲孤。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眞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概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耶？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豫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

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成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嗔之乎，愼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何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開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誦之。爲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於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卻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損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距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

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各爲其教，故其教人爲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又卷三《輔教編》下《孝論》 敍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於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爲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耶？爲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眞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爲孝而無効，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愼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敎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忘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敎，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於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

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眞，其眞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蓑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眩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遊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耶？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於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以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耶？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勝，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耻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又卷四《中庸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疎；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

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於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

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以能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愼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耶？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

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天物之未形也，則信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顚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能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於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謂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

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

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翺其能中庸乎？曰：翺乎其傚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又卷五《論原》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爲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

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靡，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

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耶？責影響耶？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

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

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牧爲人統也。異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

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未至乎正也哉？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醻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媾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爲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脈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脈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耶，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

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於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於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於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閣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

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古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誇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

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孰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辯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饍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纖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

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髫髫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慢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爲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熭，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耶？而伊尹爲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爲之，不亦爲伊尹媿乎？

又卷一四《非韓》上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視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迺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既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

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卽《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顚倒僻紆無謂耶？

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已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或作蔓。

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

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俱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達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使以忠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大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烏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貫乎？顏淵喟嘆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於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

《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蓋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王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

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人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思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異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

代之英、五末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虞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兹《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荀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以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耶？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

文王孔子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爲之世家，老子即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則出於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於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爲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爲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得，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爲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爲，未可以奴視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其《爲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爲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爲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爲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

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爲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

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

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曰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簡，今之爲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

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

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貞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於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貞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訥訥徒以空言而相訾也。

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眞，臣得請於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皇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

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愼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窗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爲夢爲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甘旨之勤爲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

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奧，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爲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爲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

『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於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宗本《歸元直指集》卷上《辨明三教大理翊贊治化論》

夫三界之內，三教流行。三教者，儒釋道也。三教立法，俱以使人改惡向善，返邪歸正。世人不達本根，妄分枝葉，便言窮理治天下莫大於儒，盡性超生死莫大於釋，復命御三才莫大於道。又謂之，釋之寂滅不近人情，道之虛無不足以治天下，儒之名義不能以超生死。都各執一偏而互相謗也耶！不若服儒之服，誦儒之言，行儒之行，是儒而已矣；服釋之服，誦釋之言，行釋之行，是釋而已矣。或曰：佛氏之教，本是異端，不足信也。一元曰：子識異端之教，可道之乎？曰：無暇讀彼之書。曰：既不曾讀彼之書，則安知有異端之法？今子祇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彼怒色而厲聲曰：佛氏之教，無父無君，豈不是異端也！余曰：盲者摸象，謂之異端，祇為不見象之眞體，無足怪也。佛氏立教，與人臣言必依於忠，與人子言必依於孝。《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彼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豈不是異端也。余曰：子言過矣。孔、孟取之以義，不特取之以迹。曩時夷齊不嗣，巢許無後，而孔子稱其聖之清，未聞譏其不孝。況吾宗弘道利生，自他兼濟，出世之孝，功莫大焉。今子祇知凡世胎生，安知佛國有化生也。況佛之設教，有權實之方，頓漸之法。出家者，降伏身心，精修梵行；處俗者，夫婦有別，不犯邪非。祇要清心寡欲，豈禁人生養嗣續哉！彼曰：一髮一膚，皆是父母所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見其僧，毀除鬚髮，是何孝歟？余曰：子之所說，實是知近而不知遠，見小而不見大也。昔者，泰伯文身，荊軻殞命，比干剖腹，介子焚軀，盡是毀之甚也，而聖賢皆稱至忠至德，豈可以不全形體而見責耶？況我沙門，持戒行，修佛道，度迷情，超苦海，方於焚身之類，亦以遠矣，奚在鬚髮之小事哉！彼曰：佛氏之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何也？余曰：未及佛者蠶食於人猶可，今有未能如孔孟者亦蠶食於人，何也？彼曰：儒者蠶食於人，有功於天下。余曰：佛化亦有益於天下也。何則？釋氏之所以孜孜訓世人者，無非戒惡勸善，孰不知儒教亦復然乎？且以目前言之，佛以殺生、偷盜、邪淫為身三業，而孔子言勝殘去殺，舜好生惡殺，詩人言文王德及鳥獸昆蟲，是豈不戒殺哉！盜固不在所言矣。夫子之時，路不拾遺，一草一葉，不與不取，何況竊盜？孔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詩人刺不好德而悅美色，是豈不戒邪淫哉！佛以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為口四業，孔子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豈不戒妄言也！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豈不戒綺語也！《書》稱，『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豈不戒兩舌也！惡口謂之惡怒之聲，尚未至於穢語。《荀子》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豈不戒惡怒之口也！佛又以貪、瞋、癡為意三業，孔子謂，『見得思義』，是則戒貪矣！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則戒瞋矣！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是則戒癡矣！由此言之，儒釋未嘗不同也，其不同者，唯儒家止於世間法，釋氏又有出世間法；儒家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累世業緣之本末，此其所不同耳。欲知釋氏之所長，須看《楞嚴》、《楞伽》、《圓覺》，及曉《金剛經》之理。若能如是，可以超出輪迴生死也；未能如是，而遂非之，則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可不戒哉！誠如是，則釋氏為可信矣，其言淨土，烏可以不信哉！所謂出世間法，淨土尤其要者，不可以不勉也。又云：佛家五戒：殺、盜、邪、妄、酒，儒家五常，亦復如是。不殺，仁之大；不盜，義之廉；不邪，禮之正；不酒，智之明；不妄，信之至是也。先德云：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行十善，則百人和睦。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故我能仁設教，大有補於治化矣。吁！假若人人持五戒，修十善，國家刑罰可以不用，太平可以坐致也。果能如是，況又感得諸天八部，下降閻浮，衛護凡世，風調雨順，五穀豐殷，火盜潛消，災殃殄滅。如斯利益，非但補於治化，抑亦利於存亡矣。《蓮宗寶鑑》云：使一人能行是道，以訓於家，家以導於鄉，鄉以達於邦，以至於無窮，則天下之民涵道泳德，融神實相，高步無何，而極佛境界，豈止以為善人君子而已哉？夫如是，則何患乎忠孝不修，禮讓不著歟！以此觀之，豈非能仁之道與仲尼之道，共為表裏，以訓於民耶！今之人多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者，而遷怒於善人教法焉。豈可以道士不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智者尚不以人廢言，況可以其徒而輕其教乎？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過舜；服藥失度，歸咎於神農；縱

火致焚，又恐於蟻人也耶？愚乃不佞，學佛之道有年矣，既粗領其旨，而頗有扶傾之心，非敢私於己，而欲公於衆，以救其弊也。但願一人在上，高而不危，三教周流，通而無滯。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猶天之三光，世之三綱，鼎之三足，皆闕一不可也。況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又《毒峯善禪師三教一理述》

夫空劫之先，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爲天地之根，降本流末，爲萬道之祖；還源返本，爲一法之宗。追之不見其首，伺之不聞其後，不可以智知，不可以相覩，唯眞聖者自內所證而知。昔有僧問香嚴云：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具得這手眼，可以論三教。故如如居士《三教一理論》云：硬似綿團軟似鐵，六月炎天一點雪，露柱燈籠笑點頭，啞子得夢向誰說。古來三教強安名，釋迦掩室於摩竭。夫子謂默而識之，老聃謂大辯若訥。直饒剖破作一家，不免落在第二月，翻憶東坡居士言，盡把三教俱漏泄，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便是廣長舌。便恁麼去，非特法堂前草深一丈，至盡法界無一人堪爲種草。從上聖人興慈運悲，愍世流浪，不免捺下雲頭，於第二門淺近處誘引諸子，便當去古漸遠之時，若不爲通一線路，斯民詭譎日甚，且將爲魑爲魅而不返，是以三聖人同生於有周，主盟正教。儒教教之以窮理盡性，釋教教之以明心見性，道教教之以修眞煉性。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各人胸中自有三教渾然，切不可向外騎牛覓牛去也。故前輩云：「釋一道一儒流，三人共話幾春秋，不知說個何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此詩渾無一點食煙火氣味，始於三教無負。若曰齊家治身，致君澤民，此特儒者之餘事；若曰嗇精養神，飛仙上昇，此特道家之粗迹；若曰越死超生，自利利人，此特釋氏之筌蹄耳。吁！一字三寫，烏焉成馬，後世傳訛，將謂三教止於粗迹。往往承虛接響，忘本逐末，但以耳目所可接者，爭是較非，甚至言戟交攻，辭鋒競射。豈不見聖門有云：我之大賢也，於人何所不容，況三教聖人各有門戶，要其至極處，未始不一，是皆不能容人之量，是已非人及言自己性命者，盡指爲虛無怪誕之語，終日喚假爲眞，認賊爲子。至於每日承他恩力一點子，閒著全未有正見正悟。既無見悟，一旦翻身歸去，且道路頭向甚處去，轉見如癡如醉，不識不落，如是見解，又卻不謂之虛無怪誕也。若善論三教當略去其糠粃，別覓轉身一着可也。吁！我知之矣，運甕者必在甕外，若坐甕中，不能運甕。既自埋沒於是非境中，終不謂之善論三教者，須是具活捉長鯨底手段，生擒猛虎底機鋒，迥然獨脫於三教之表，始可出坎井而語東海也。苟區區拾前人之喀唾，竊紙上之陳言，而欲是此非彼，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又有一說，《書》曰：「非知之難，行之唯難。」當老病未至之時，誰不能高談闊論，說心說性，毀斥古人，談玄說妙，出人意表及觀十二時中，行持履踐，寧無一念貪愛喜怒，芥蔕於胸中？寧無一念酒色財氣，聾瞽於正見？仰視夫子之默識一貫，顏子之心齋坐忘，老子之抱一守樸，莊子之鵬鷃逍遙，世尊之拈花微笑，達摩之得皮得髓，恐古聖人未必如是行持也。故夫子曰：「先行然後從之以言。」未聞如患腳法師，能說不能行也。所以雪峯云：「悟了須是行持，若不行持，謂之乾慧，臨生死利害處，終不得力。」是知不在多言，顧力行之何如耳。自古鼎分三教，相資爲用，正如國家用兵器，豈得已哉！使後世人人相於忘隣牆，不相往來之域，清風颯至，無日不是羲皇上人，吾知三聖人決不向平地上起風波。爭奈今人不古，見地不古，踐履不古，所謂口頭說得千般妙，下腳難忘一點塵，聖人不得不曲垂一隻手。嘗觀宋朝無垢居士張狀元，一自登科之後，未嘗不遊戲禪林三昧，忽朝謁妙喜禪師，論格物之旨。喜云：「公祇知格物，不知有物格。」公曰：「師豈無方便耶？」喜舉明皇幸蜀，以劍擊閬守像話，公聞之頓悟玄旨，遂作偈云：「子詔格物，妙喜物格，要識一貫，兩個五百。」果是具眼知音。但看這般公案，豈三教之所能窒礙於人者哉！不然，更聽亂說一偈：「三教由來古有之，休將黃葉止兒啼，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余嘗謂衆曰：「儒，吾履也；道，吾冠也；釋，吾衣也。」於斯三者，苟闕其一，猶跣其足而強行千里，露其首而欲見大賓，躲其形而擬朝天子，其爲君子乎？余固豈能盡三聖人之道？幸蚊蚋飲海，亦預其味，遂敬繪是像，隨身瞻禮。表全圓極無外之誠，仍述斯文，要人各復自性本有之實，爲是故敍之云耳！

又《三教眞如本性說》

眞如本性者，父母未生前一眞無妄之體，謂之本來面目。禪宗則曰正法眼藏，蓮宗則曰本性彌陀，孔子則曰天理，老子則曰谷神，易道則曰太極。名雖有異，其實同一眞如本性也。此性虛而靈，

寂而妙，天地未分，先有此理，歷塵劫而不朽，世界壞而不遷。祖師亦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正謂此也。嗟乎！人不能任其自如之眞，而梏於地水火風和合之質。方其受形也，已爲陰血濁氣昏其本然清淨之體；及其生也，六塵五欲之迷倒昧於本有之天眞。是故，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皆是導人反妄而歸眞也，其捷徑易行者，唯念佛一門。修之者心不散亂，三昧現前，是復其本性也。孔子教人克去己私，復還天理，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老子令人去爾欲，寧爾神，正是谷神不死也。谷者虛也，神者靈也，謂之虛靈不昧也。虛靈不昧者，劫毀不滅性也。書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知聖凡之性同體也。《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法者，指其本性也。本性喻乎金剛，言其堅固不壞也。無有高下者，上至諸佛菩薩，下至蠢動含靈，謂其皆有佛性，故曰平等也。《心經》云：「不增不減。」此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故曰不增不減也。豈不見儒云：「一切含靈，各具一太極，亦此理也。嗚呼！聖凡人物，本乎一性，祇因迷悟之殊，染淨之別，所以有成聖也，有成凡也，有爲人也，有爲物也。夫如是，則物命之類，豈可殺而食之乎？今時若殺他而食之，他時必殺汝亦食之。不見《楞嚴經》云：「人死爲羊，羊死爲人，遞相吞噬，豈可逃哉。」或曰：「天生萬物，所以養人也，若不殺不食，使禽獸之愈多，將何以治之？」答曰：「因是殺食者多，墜墮者亦多，若能不殺不食，則無遞償之患矣。」何則？世間男女盡持齋戒，則自然不食，不食則不殺，不殺則不墮，不墮則地獄變爲天堂，凡夫成乎佛也。《梵網經》云：「持戒比丘不殺生草，而況於有情乎？有情者，物命含靈也；無情者，草木瓦礫也。」由是推之，則大小物命之類，皆不可殺也。汝等諸人，切宜仔細究心念佛，啓悟眞源。若也了了自見，法法現前，是名見性成佛，超出輪迴；若也一念產遲，永沉苦海，可謂披毛從此得，作佛也由他。

又卷下《辨明異端》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問空谷禪師曰，《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晦菴指佛老爲異端，此說何如？空谷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奧，朱子何以拗直爲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大聖人。漢明帝時佛法纔至中國，孔子已沒六百年矣。是故，孔子不見佛法也。既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爲異端乎？佛法既爲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爲聖人乎？老子既爲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焉。晦菴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爲異端者，圖掩其德，設此蓬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隨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能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爲異端者，其爲智乎，不智乎？其爲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學理者，猶未識破也。今識破之後，不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韓子未知佛法之前，所以排佛，及見大顛禪師之後，深敬佛法。晦菴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苟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病矣。晦菴密設牆壍，關住後學，令後學欲歸於己，是以力排佛也。要顯自己之功，圖掩他人之德，是何心乎？《詩》曰：「採苓採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此之謂也。曰：「師言明矣。孔子崇尚佛老，諸書具載，晦菴排之，實悖孔子也，吾儕末之思耳。余雖未嘗排佛，然亦因其排，故余亦惑之，未克篤敬於佛。今也反而思之，余害至德甚矣，是爲大謬。痛心疾首，悔而追之，不可得矣。自今而後，受佛明教，歸依禮敬，庶爲補過之萬一矣。」

又《辨明虛無寂滅》

太原曰：「晦菴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空谷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空幻之語。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即空，不墮衆數，妙有非有，眞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順，法法全眞。是故大覺世尊爲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爲破小乘之空故，乃責其陷於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爲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責其縛於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也。以實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爲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寂然不動，即是虛無寂滅。虛無寂滅之中，含藏一切萬法；感而遂通之時，出生一切萬法。如斯至妙之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此焉？《禮》曰：「無爲而

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眞常寂滅，眞空不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蓋令空其妄情也。正所謂人欲一分消，天理一分長，豈教人絕滅天理，而人枯木死灰矣！要知天地人物以及萬類，皆具眞常寂滅之理，初無間然，自是愚夫不覺，喚作游魂，實可悲也。晦菴讀佛書，可祇見得破凡夫方便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眞常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特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爲虛無寂滅之教，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佛法自漢明永平十年而來，明主名賢莫不推尚爲大道之學，至於後世之下，晦菴惡之爲虛無寂滅之教，且夫晦菴所惡，果當乎，不當乎？晦菴識見可逾東漢、三國之人物否乎？可逾晉、宋、齊、梁、陳、南北朝之人物否乎？可逾隋、唐、五代之人物否乎？可逾盛宋遼金之人物否乎？《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孔子曰：「吾從衆」，未聞從於一己之偏意也。晦菴偏意排佛，是何見乎？我今唯提大意，發覺人心，請自裁應悟之而已矣！曰：中也不敏，聞師之言，胸中有若豁然矣。

又《儒宗參究禪宗》

太原曰：吾儒得道學者，有幾人乎？空谷曰：眞儒學禪得道者，不可知計，略言數人向子乎。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禪師，涯傳麻衣，衣傳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爲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爲《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禪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曆數，是以數理之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致。曰：禪宗既有大道傳授吾儒，晦菴何以排之？曰：晦菴排佛者，心病也。曰：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汝但深於佛學，汎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程以及諸子所得道學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姑爲略說。濂溪姓周，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也。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祇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個契合處。出附《章氏家譜》。濂一日扣問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爲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並《佛印語錄後跋》。濂聞東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眞實無妄，眞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祇在言語上會云云。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眞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唯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唯我茂叔能之。出《弘益記聞》。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祇是一氣，進退而爲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爲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並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之語。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所作。陳摶之學得於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學指要》，並《正易心法》。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爲萬有爲祖，以無爲因無則所依之空，以有爲果有即二氣交運，以眞爲體眞即眞至理，以假爲用假即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眞，妙合而凝云云。濂復造佛印之室，敍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直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濂倡儒爲道學之語。出《松窗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出《尹氏家塾》，並《性學指要》。濂往潮州靈山寺，訪大顚禪師遺迹，見韓子上大顚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顚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出《性理摹書》，並《靈山寺留衣亭眞迹》。濂作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出《鄭谷集》。濂性簡約，平居澹如也，晚年悉屏文字，唯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行狀》。東林教人唯務靜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窗前，草色同一生意，蓋是靜中有得。《弘益紀聞》。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涯師，而至於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紀聞》。陳忠肅公曰：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偏於佛書。《瑩中錄》，並《性學指要》。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

豪。出《後村集》。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己任。出《史略》等。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推己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爲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出晁說之《心學淵源後跋》。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爲喜，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雲蓋寺碑刻墨蹟》。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預齋席，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弘益紀聞》。靈源清禪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迨徧，猶以鄙人未見爲不足。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眞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錄》。先師即晦堂心禪師也。晦堂嘗以心法授伊川。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於靈源禪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昔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病處，亦可笑也。出胡氏《大同論》。歐陽玄曰：程子平生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記錄》。伊川曰：明道先生出入釋老幾十年。伊川所作《明道行狀》。東林諭濂，有一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眞，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於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加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個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駙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功甫、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馬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理，唯未透禪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次宗、王導、周顗、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勃、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爲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羣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苟非大道，曷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苟不取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己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太原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菴，不越其教，不知晦菴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空谷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況程子多於禪室，多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菴立言汎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寺言，出於佛老。晦菴明知周、程、楊等道學出於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牆壍也。

又《學佛謗佛》 太原曰：朱子註書多引佛語，不知何書佛語註之？空谷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並禪書。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似是而非。出《鐔津集》。《大學補闕》，全是禪語，略翻變之。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眞實無妄，眞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楞嚴經》等。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

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同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之間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源，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劄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皆出禪書並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爲證據，云：非唯年有變，月亦有之。云出《周易阿錄羅註》。晦菴註書，唯《毛詩》，經乃是學力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並諸製作，皆用佛法。汎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於羣書。晦菴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不識晦菴是何心哉！晦菴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之禪學，已而徧謁禪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出《大慧年譜後》。晦菴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其篋，唯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次年登科。出尤焴所作《大慧語錄序》，並《拱辰集》等書。晦菴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體之有省。出《資鑑》、《拱辰集》、《性理羣書》。晦菴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出《宋子大全集》，並《道餘錄》。晦菴有書啓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幸早見寄。字蹟，見舊本《寒山詩》後。晦菴寄山居僧詩曰：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那許散花天，個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出《事文類集》。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菴爭論《太極圖說》，蓋知晦菴有禪學，故謂晦菴有悟入，譏之。出《史略》等。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菴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吾儒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卻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摩盡翻窠臼，倡爲禪學與義學，尤爲高妙。《金剛經》大意祇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云。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廓，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出《宋子語錄》，並《易解》、《歐陽玄雜記》、《性理羣書》。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言語繁者不收，《鳴道集》、《道餘錄》剖過者亦不收，唯竹軒誦佛經之詩簡，經亦收於此。右言晦菴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也。汝若浹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楊、晦菴等，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處，寸寸節節，皆是佛經禪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其言徧於佛書也。近有一個半個指禪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禪宗流將出去者也。太原曰：師之所言，皆出吾儒之書，非存私也，非不公也。且言世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乎？可是紀昌之用心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能化之而大通乎？於戲！尚亦不致輕於常人，安忍欲治自己之幻名，曲排三界大聖人度人之大法？吾爲之憂，憂彼排者，虧損陰德，至於至也。

又《辨明三教至道》

如是我聞，諸佛蓋爲一大事因緣，入山修道，證果度生。後之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此一大事也，亦以深隱山居，思惟此事。有客至而問曰：師居於此，爲何事乎？一元曰：學佛道也。曰：佛道之理，可得聞乎？曰：恣汝所問，吾即答之。客曰：釋道二家之法，本是異端，師何以學之？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客曰：道之虛無，釋之寂滅，豈不是異端也？余笑而反問曰：子曾讀虛無寂滅之書否？客曰：異端之教，不足觀也。曰：彼書尚未能讀，焉識異端之道乎？非是教之異端，自是仁者執異端也。使仁者若知孔子，則知佛老；因不知孔子，則反謗佛老矣。不聞張無盡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客拜而再問曰：三教至道，俱可聞乎？答曰：聞可聞，唯恐不能行也。若能行持，可以爲孔子，可以爲老子，可以成佛矣。若聞而不信，信而不行，猶畫餅之不充饑也。客曰：師今說之，我當行也。一元曰：三教至道，但是一心。心者，人之本源也。釋云：心是法中王。道云：心是衆之王。儒云：心是人之主。一切諸法，皆不出於心也。王不動，萬姓自安；心不亂，諸邪不起。正所謂，心有主則能不動矣。釋云：心地法門，非在舌辨。道云：心地下

功，全拋世事。儒云：說不如行，行不如到，俱要終窮至實，畢到斯源，了義還宗，隨流赴感。故孔子以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佛以定爲體，慧爲用也。老子以虛無爲體，妙有爲用，亦此意也。嗟乎！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當時聖門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祇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了。亦如佛說《法華經》曰：『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何以故？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知，一切諸大菩薩亦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嗚呼！三乘聖賢尚不能測其佛智，況凡夫而能測度哉？凡情欲測佛智，如取螢火燒須彌山，全無交涉，但徒勞神爾。不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廣則包羅法界，窄則纖芥難投；用時則萬境全彰，放下則一塵不立。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魔外心寒，人天膽喪。如斯至道，豈文字語言而可測也！不見《華嚴的意》曰：『法界之寬，太虛莫能喻其量；一眞之妙，千聖安可齊其功？即此用，離此用，奮然角虎之威；明頭來，暗頭來，猛矣鐵牛之勢。擲大千於八方之外，非正非偏；納須彌於一芥之中，不迫不隘。謂其空兮，全眞獨露；謂其有兮，纖跡不存。二乘聲聞不能窺其涯涘，登地菩薩未能了其圓融。唯上根上機，頓悟於一時一刻；彼小乘小器，更修於多劫多生。』如此者，豈凡愚淺見之可測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道云：視不得見，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又云：道難說，須當自悟。法可傳，道不可傳也。儒云：視不用目，聽不用耳，離耳目之用，自然得性。又云：道本無言，言生理喪，若將聲色化民，是爲末也。深推三教至道，皆不在乎傳受文字也。莊子云：『使道之可傳，人莫不傳之子孫；道之可獻，人莫不獻之君親。其不可傳獻者無他，中無主而外無其證也。』又云：『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怪而問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緣何無一言乎？孔子曰：此人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言音矣。』要知夫子之道，實是超出語言，非類今之世人，祇工文字而不修道德，但要人爵而不修天爵。不見《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云：『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矣。』昔者齊桓公讀書於堂上，有斲輪者告曰：公所讀者，古人糟粕也，不得眞醇之味亦如達摩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奚構於文字語言乎！從上三教聖人，本是無言無說，祇爲後人迷失眞智，不得已而開個門戶與後人也。惜乎後人不行，是誰之咎歟！佛眼遠和尚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辨。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則，未極其奧，須用眞參實悟。悟則超然卓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哮吼，百獸震駭。回觀文字之學，何啻以十較百，以千較萬也。諸仁者，況以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深可痛也。於戲！今生不了，永入輪迴，朝若得聞，夕死可矣。仲尼言，欲學至道，須當絕念於未萌，治心於未起，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老子言，欲得至道，須離見聞覺知，忘心忘境，直要忘忘，忘無可忘，斯爲眞忘。能仁言，欲入至道，須離作止任滅，若說有覺，猶未離幻離遠。離幻亦復遠離，一而三，三而一，皆此道也。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曰：無相，無名，無能，無所。釋曰：無我，無人，無憎，無愛。是故三教聖人，皆不越這個道理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斯乃眞般若之妙道也。列子云：『是以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常昏。』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常昏者，照而無心也。無爲而治者亦如是也。孔子教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爲孔子也。老子教人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爲老子也。佛氏教人廣行慈悲願力之道。大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大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大願者，願衆生成正覺也；大力者，度衆生出三界也。能推此理而行，可以成佛也。夫至道者，如秋月之流空，若閑雲之出岫，赤灑灑，活潑潑，圓陀陀，光爍爍，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也。今以略說三教至道與汝知之，若談妙理，窮劫說不盡也。吁！聖人空費老婆心，知音不在頻頻舉。吾勸仁者同發佛心，同修佛道，同生佛國，同成佛果也。客稽首而退，謝曰：信

受奉行。

張商英《護法論》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

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尚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

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人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

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特殊，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

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鵬鵬，朝菌輕松柏耳。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嗣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紿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與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來信於與凡下患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

《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顚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顚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菩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顚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

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

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

又　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彷佛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鍾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

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持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

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裒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爲世珍寶也。

非特學佛之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羣不律者，勢所未免也。

又　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愈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叟，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袁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

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

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

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翺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

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爲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爲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改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讎怨作，讎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

又　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

善，後復彌甚，慾其長者故，多就之食。之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眞，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飡，罪豈無歸乎。

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己何益哉？

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闃寂之處，藜羹韋布，僅免饑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

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溈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個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畚粟。溈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钁茶，洞山聰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

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患其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奚以爲？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

又　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己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

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眞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弈飲酒，好勇鬬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論心哉？

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小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

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

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如，菩提眞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羣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皇皇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汩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

世有大道遠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嘗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憒憒，口悱悱，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

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愼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

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人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鏘、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强求福者，梁武自謬爾，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摩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

但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爲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則當自消滅。又如《後漢書》，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梟爲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武帝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

帝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讖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

又　歐陽永叔《跋萬回神跡記碑》曰：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故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怪禍福之事，何世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況眞學佛者，豈以溫飽爲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

且道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爲怨。若以圖晡啜爲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萬途，何所不可哉？或爲背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販，皆可爲也。棄此取彼，孰禦焉？

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可謂大有爲之君矣。歐陽修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爲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嗚呼，學者隨世高下，而歐陽修獨得專美於前，誠可歎也。作史者，固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修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游，有機緣事跡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爲端人正士乎？

今之忿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答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爲賢聖哉？

余嘗謂歐陽修曰：道先王之言，而作鬻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鬻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修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之爲友，則導其友，戕賊眞性，奔競虛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些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岐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眞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甚於修也。

余嘗觀歐陽修之書尺，諜諜以憂煎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容者。觀其所由，皆眞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眞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丈夫之境界哉。六道輪迴，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

又　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爲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眞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羣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

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文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囿，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沈於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

又　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沿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

余謂羣生失眞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

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

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爲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爲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虛，無缺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爲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沈淪諸趣，爲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僞。佛則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爲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老》曰：道之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咲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

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

又　余嘗喻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嚥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

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己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髣髴嘗覩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必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

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穎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眞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卽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況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萬遍，果何益哉？

又　余嘗喻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百萬遍，果何益哉？

又　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尚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鴞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

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棗柏大士云：存修卻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眞初學入道之法門也。

或謂佛教有施食眞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欒巴一潠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爲多，何疑之有？

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人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爾，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眞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爾，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遍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

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摭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洲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也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於嶽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饑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鎮州善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兩軍遂解。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並受二王戒法，破竈墮之類，皆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於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聞奏，啓墳觀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毘沙門天王之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感應，無剎不分身，玉瑩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

如前所摭，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右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人也。釋有如彌天道安、東林慧遠、生、肇、融、睿、陳慧業、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記數萬言。講則天華墜席，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龐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彼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事乎？況茲凡夫，敢恣毀斥。

又　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於晉，神降於莘。《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

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眞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

《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二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諸隣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毒。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

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皆過去所修，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眞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

又　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狸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豬、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廚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殖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涯略。彰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眞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沸，良有以也，一切衆生，遞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大身衆生，如鯨、鼉、師、象、巴蛇、鯤鵬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蟭螟、螻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具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瞀瞀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倏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修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眇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都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卻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鬧熱也。

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制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悔，圓顱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塵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於天，亦裂裟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

吾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藏誨盜而已，於婬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彰善癉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險詖強暴者，尚不悛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律身之粗跡，修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眞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

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非由謗佛而得；榮貴則達，亦在乎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愼之，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有闡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於是說，余無恤焉。

祥邁《辯僞錄》卷一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皇極而拯物，剪邪扶正，崇德辯惑。故堯誅四凶而八紘道泰，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

夫我佛者，功成曩劫，爲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之土；絕相現相，

頓生百億之方。猶皓月之流空，千江清澈；若長風之噫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乘，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拔五濁之熱惱，撤四倒之樊籠；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魔軍於道樹，不下廟堂；摧外道於金河，折衝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界。羣生無感，大聖歸眞。聖哲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敎網於西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德，陳那騁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於萬古。

洎乎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於洛陽，道書咸從火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志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扇慈風於寰宇。英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法師，多能，折姜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傅弈於唐朝；騰盛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魔僞逼眞，紫賣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疇克考明。所以鼠璞濫名，周人一其貴賤；鷄鳳殊狀，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爲異端之說；巧言邪道，引爲同己之談。雖至道無損於毫釐，而僞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所以易墜，聖門所以難涉者也。

我元之有天下也，慶叫金輪，禎符玉曆，掩六合而光宅，統萬國以提封，東盡蟠桃，西窮細柳，南移金鼎，北抵玉衡。自尊盧赫胥以來，秦漢隋唐之後，未有如今朝之盛者也。太祖、太宗，頒明詔而匡護；元帝、明帝，捨金寶而修崇。咸思付囑之心，共仰慈悲之訓，免其賦役，展其化風。

今上皇帝，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四聖之雄基，纂百王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顧佛門，諷百千藏之金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覺苑，修建伽藍，政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陋，黜陟賢愚，明釋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

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言諂上，李志常矯飾媚時，萃逋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僞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龕，集老子八十一化。古今不辯，經史既通，攘竊佛書，收爲道敎，採釋瑞而爲老端，換姓安名，改迦祥而作老祥，擅爲己德，僞中生僞，虛上架虛。張李聃出於空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之代，立傳圖像，行板流通，俾尹喜作佛，尊老聃爲釋迦之祖，伏犧授訓，高伯陽爲犧農之師，軒皇問道於廣成，認爲老子，文王師承於呂望，紐爲老君，周公屈膝於床前，老子教以《璇璣經》，孔子厥角於座下。問禮，滅三敎而獨顯，超千聖以居尊，孤高五運之前，作師百代之宗，域中獨聖，更有誰何。巧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圖也，意欲剪除百氏，獨擅一宗，掩犧、軒之聖功，滅釋、孔之洪範。凡惡大憝，世人不知，雖有窮之亂夏政，王莽之欺漢庭，未足過也。若非主上明聖，朗鑒無惑，孰能察辯眞僞，目識是非。由是特下明詔，揀定眞實，萬載凶栽，一時而拔。

爰有典敎宗師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梵宇棟梁，心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愍其愚瞽，蕩彼迷封，掃妖祲於長空，揭佛日而高朗。祥邁側聞斯論，不可惜言。嘉聖主之神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談，塞妄說之根源，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敎主，羞赧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例餘。俾夫金鍮各色，涇渭分流，玉液澆腸，使迷涎而蕩散，金鏘刮膜，令智眼以分明，爲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

又《妄立天尊僞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眞一也。眞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卽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卽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

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諜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敎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

案《列子》及《易鉤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

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溟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響；偽中起偽，如趁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即是虛設。

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犧，甲子唱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羣仙導從，手把華旛，獅子、白鶴，嘯歌嘻嘻，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棗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鏤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

老君，衰周之柱史，誑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靡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

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又《創立劫運年號偈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自然之氣，此偷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又號彌羅萬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五行之主。其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又經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號赤明。同時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六公，又立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曆》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立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

釋教未來此土，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憺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詩》，定《禮》，分辯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號哉？況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撓造甲子。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立年號。將古標古，亦何僞乎？

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

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清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羌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關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又《開分三界偈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九天。第一，蔚單天。第二，上禪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

初下六天爲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笳天。七，靈明天。八，端靖

天　九，元明天　十，極瑤天　十一，元載天　十二，太安天　十三，極風天　十四，始皇天　十五，太黃天　十六，無思天　十七，阮樂天　十八，曇誓天　次四天爲無色界　一，霄慶天　二，元同天　三，妙成天　四，禁上天　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　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　一，常融天　二，玉隆天　三，梵度天　四，賈奕天　此四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　一曰，太赤天　二曰，禹餘天　三曰，清微天　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　玄都玉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

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蛇軀伏犧　牛首炎帝　之書，龍師太皞　鳳紀少昊　之典，談天鄒衍　論天黃繚　之誥，《括地》地志　《輿地》地圖　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聞大羅之名　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名相，粧綴己書

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涓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派爲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　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密言　自後道書，互相鼓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　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闡，狗偷鼠盜，何足貴乎？

《爾雅》之立四號，紀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　天本定體，何有少多？　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　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　具勝妙欲，名爲欲界。　形色超絕，名爲色界　根識兩忘，名無色界。　越此而去，名出生死。　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輿碧帳之飾　妄竊不眞，於斯見矣

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　何功所感？　釋名辯相，全不能知。　且道宗極致，惟盡昇天，靈寶幽微，秖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沈，隨生死而輪轉。　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　欝頭藍弗，是其驗歟。

又《隨代爲帝王師僞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犧時，號欝華子，說《元陽經》，敎伏犧敎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敎以鑽木出火，陶冶爲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敎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成子，敎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說《莊敬經》，敎以鳥官爲理，分布九府，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赤精子，說《敬言》；帝嚳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帝堯時，號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一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眞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號燮邑子，說《赤精經》，敎以仁孝之道　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敎於老子，然後造作羣物也。

辯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　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暮過之。　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　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　萬載一遇，尙爲且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

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　避亂過關，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躐於上階，名未廁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爲帝王師，譫詖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孰肯憑焉？　潢洿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　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乎？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羣聖　美則美矣，僞且僞焉　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敎之，然後造作羣物乎？　況書傳所紀，古史所明：有古史考並世本，並明造物之源。　燧人鑽火；伏犧畫卦；炎帝播耨；女媧造簧；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圍棊》；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鯀作城郭；（出）（蚩）尤作兵器；岐伯造醫；俞附脈經；伶倫制律；隸首作算；容成作曆；大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牢作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篪；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　此皆各有其王，羣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爲我造

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制造之事。　如云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作爲耜爲耒，以利天下，日中爲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　竊他功業，標爲己能，衒名自高，君子不忍。

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子者　案《後漢》，應劭《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時爲范蠡，在齊爲鴟子　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鉤引，稱老子爲人師乎？　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　上之所敘，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爲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　乃言如簟，顏之厚矣　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返爲上古帝王之師　履冠戴屨，何顯狂之甚乎？

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仁，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纂逆，亦老子之所教也　既然如是，則老子爲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者，不亦慚乎

老君既說隨代爲師，而秦漢之下，至於今朝，偏無一現乎？　今既無矣，古亦虛焉　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　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　秖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　嫫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又《老子出靈寶三洞僞第五》

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

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爲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眞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　於中三皇時，號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眞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　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　夫《洞眞》、《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辯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教方闡　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　此老氏之旨也　自餘教典，皆是僞書　制雜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三界而立三清，彷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

何以知之？　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眞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慧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　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　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　採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子再現　羣賢不覩，道士獨傳　欺罔時君，不懼朝憲　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據蕭瑀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二千，淮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　又檢《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頷獨知，英賢罕覩，典籍不記，書史無聞　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　爲是天尊更說？　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　若在天上而說，何人傳來？　若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　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

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寇謙得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　法師之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　且爲法之師，名爲法師，法卽是師，名爲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己號

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　初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人壽二萬　何乃攷彼三皇，妄合其數　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　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　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　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　扣其兩端，

竟無一是。又伏犧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己典？如琢美玉，擬作甑窑，雖受劬勞，智者見誚。

又《遊化九天偽第六》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尹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陰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憍樂天、兜率天、須延天、禪善天、爵罽天、隨處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天宮，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徹、靈芝珍果。

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

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己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既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

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分，翛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何乃返。而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老之名實，家之名法，注之名管。【略】未逮形亡，過關乘薄奄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効牟尼，矜爲己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爲天說法。欲界本六，安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句虛闡僞，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爲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羨酒肉之葷羶，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耽死鼠，便爲鳳凰同飡。盜聽不眞，請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斯言信乎。

又卷二《偷佛經教偽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華上，說《涅槃經》。

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並《四十二章經》。

辯曰：夫麒麟對而日月虧，鯨鯢死而慧星現，銅山崩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典典，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剜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華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

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眞常；《四十二章》，羣經集出。不窮根蔕，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爲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太聖之至詮，爲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瞽者誤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

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爲事懺耶？爲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二字不通，顧知偷佛妄談。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辯，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又《老君結氣成字偽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界，以火煉眞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爵罽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眞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

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

辯曰：夫文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籍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

葉龍爪，顏體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眞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衒賣己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

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羣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愼《說文》，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揚〕雄甘泉，賦玉樹冬傷。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扶桑而立號；南禪黎，革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維羅衛；北方全收，欝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闡五車，了無一實，偸鐘掩耳，斯之謂歟。

又《周文王時爲柱下史僞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爲燮邑子。時帝紂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飈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爲守藏吏。武王克商，遷爲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爲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此破佛生，夜虹十二道，入貫太微之事。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王不用之，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君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違戾百家，別張毛目，逢心瞽唱，眯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

案：《史記》（別）〔列〕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好子相接，何乃妄爲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爲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御，乘薄奮之車，今則乘飛飈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此時已歿，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更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援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

前云：老君爲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爲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搢紳，捨喬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謬哉？燮邑之號，《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栽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歟。

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之名，不覩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熏人；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欒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眞，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城一志，望享千年，而遘患彌留，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爲也。

又《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僞第十》

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云：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崗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華，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眞，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迢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鬱儀太章》、《太洞眞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璽符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號無上老子，一號太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年，號九靈老子。第十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華，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

六：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眞妻天水尹氏於厲鄉書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爲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老子，生李樹下，指李爲姓。

辯曰：夫星流貫昴，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沙昊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顓頊以之應瑞。赤龍晻曖，言旌帝堯；雲屯簷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華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爲異事。李耳若有徵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熒，劉向《新文》。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後漢書》中。苟有奇相，書爲美談。老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爲神奇。

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加美號。《史記》眞文，一詞不錄，道書僞說，百種粧塡。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犧之後。尋虛摭僞，誑惑後人。前說五歲凝眞，二十入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厲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髻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詔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爲老奇，將此薰蕕，亂彼蘭芷。

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谷，《地里》之所匪詳。王儉百家，太尉王儉有《百家譜》。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放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卻思天竺去，便將徐甲過流沙。斯則周末時人，明矣。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禎，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僞說孰憑。

案：《燉煌實錄》云，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閑豫庭，與羣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卑，癃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貧，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生而皓首，故號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偷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

又《三番作佛僞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爲佛，汝當師之。卽使尹喜變身爲佛，與胡人爲師，令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

又云：老君至舍衞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遍滿虛空。

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王老君弟子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賈弈天，爲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羣生。然後應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而獨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卻返無無爲，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衿爲己勝。

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詔誑庸愚。

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從，奚有天人侍衞乎？乘鹿柴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類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罔聖。鯤化爲鵬，蓋緣自變；蛇蛻爲雉，非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爲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

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生之號。既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還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爲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眞，壞人視聽。夫人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卻入囂塵。雜污我聖人，欺慢我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蔀屋之茅簷，汝

欣賈寧之筆，我恥糞土之辱。

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不能加答。

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度先有佛矣，而善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又《冒名僭聖僞第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人也。

《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子爲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衒自媒，嬉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勳而弗競；孔稱孟反，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推佛爲西方大聖人之語也。唐琳法師對太宰之責，張丞相作護法論，皆引此文。佛，西方聖人也。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爲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起於軒轅。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爲聖，返指老子而爲聖人，不亦過乎？

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證十身，流光遍於刹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爲王中之法王，出身獨尊，爲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修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爲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羣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云。其上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

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竺乾今改爲開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窒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爲西方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云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來來也。又張騫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割，乘象而戰。申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

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爲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爲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爲西方，老子爲聖人哉？

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問禮之事，便爲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爲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於師襄，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爾。豈有一事，便爲師哉？蓋當時老子爲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爲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衒世，求爲人師，君子不爲也。

又《合氣爲道僞第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老君曰：善乃爲解道德之要。曰：道者，爲泥丸；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二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

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爲屎。此依張道陵解。道陵如此說也。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喜節要也。

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庭；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厠，靈童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眞精凝霜善沈浮，汝其珍敬必來游。

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二尺，厚薄均；腹三齊，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內二百，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湊聚，輔翼人；子處宮，得安存；去來游，不出門。

辯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爲，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爲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爲至道，守兩腎爲重玄，鄙穢麁浮，誑誘閭里。王喬、羨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飡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暗啞，唐武服丹而早亡。誤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眞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

今之道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秖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牆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借言語而不行，此謂癡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爲道，父子聚塵；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嚥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爲金莖，只圖強勁；呼女竅爲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爲眞人，呼交搆爲龍虎；嬰兒姹女，鉛汞丹爐。故曰開命門，抱眞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眞訣，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尿孔也。

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常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配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媒媒，以爲眞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唯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回得；以斯滅罪，罪不可亡；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眞，終無所獲。嗚呼，【略】自誤誤他，死沈苦海。哀哉，哀哉。

又《偷佛神化僞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百千萬丈。又至闍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鑊不能煮，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劍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聲如霹靂，人馬驚仆，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窄行。又至於闍，於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爲師，又留神鉢，令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遍照塵沙國土，師有赤靈眞人，中黃丈人，太一眞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華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和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餘萬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卻昇天去。老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遍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

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士，議證其事跡。

辯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書〕・西域〔志〕〔傳〕》、《隋書・西域志》，圖六十卷，志四十卷，合一百卷，或《西域志》，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尚。又唐玉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上之銘讚，在《玉玄策傳》中

又湛然居士，扈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叉國，越天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僞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夫顯明神聖，至人之能，鼠竊狗偷，狡兒巧倖。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敘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義，九譯而來。老君爲柱史之時，周道不興，諸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僭，州土日促。李耳既有神聖，即合拯頹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各位，不相逾僭，何乃九州遠棄，一身西遁。若能自己家鄉，顯大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讙慶，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蔑無奇異，雇人駕車，西過函谷，身死扶風，今有扶風槐里鄉有老子塚。僞云西去，纔踐羌胡，即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驗，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偷佛勝能，巧說附會，佛之神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不書。以此驗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由。

世尊上忉利天，爲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太微。世尊成佛，不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倣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摧劍戟。世尊向拘尸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撥大山。世尊說《大集經》，並集諸王，老君亦會八十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兼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力，須彌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世尊留下神鉢，以福羣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財故，老子乃行九步，妄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老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眞應二身，顯其權實，老君亦說眞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身、報身、分身、他報。化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說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讚偈唱之文，鐘鼓雲板之飾，祭靈送死，懺悔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全依《華嚴・十地品》、《十不善法》集成。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起，金鍮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混沌鑿竅。耳目具矣，眞神喪焉，榮道德之眞文，收僞說之澆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

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李老，愈見後增。又南渠山及毘摩城，本佛聖跡。望合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

案，《西域記》云：于闐國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今改南渠。室稜伽山，中有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爲諸人天，略說法要。巖有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定，以待慈氏。此則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三百餘里，有媲摩城中，有彫檀立佛之像，高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疾病，禱之即愈。此像本是優塡王造，佛滅之後，凌虛而來，以福此土。釋迦法盡，像入龍宮。

評曰：據此記說，文甚昭然；佛之聖蹤，欲爲老跡；汝雖巧會，且宜三思；駟不及舌，請君隱臆。八學士議，雖號唐人，《唐書》列傳，一無名姓；況復所議，不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設欲廣辯，枉廢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敘。

又 《化胡經》議，詳此謬經，吉今排擯，唐中宗禁之於前代，見劉煦《舊唐書》。今世宗斷之於後朝。見悟了然破化胡狀。若實眞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斯跡，使老子獲僭聖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愆。王存已在地獄，志經又投圜戶；老子本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垂歸根之本心，轉流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之頑愚，似藥酒之暝眩。今之辯析，要破狂心，返正道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語，識化胡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道士誇衒之弊。皆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然，覆車及之爾。

又 論曰：太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洿隆；邪正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爲僧，前後三代。

初漢明帝夜夢金人，飛來殿庭，項有日光，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入洛。既圖於顯節陵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矜能，欲騁薄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愈精，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爲僧。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士無知，縱其私憤，騁螢光之耀，掩龍燭之輝。文宣試之，一無可驗，聖上匪施於寸刃，修靜納欵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爲釋。

我聖朝蒙古皇帝，深仁睿聖，體道多能，英謀扇於八紘，威稜擅於萬國，

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之麁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掃除。欽惟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質，資天皇、天帝之靈，道契百王，播淳風而育德，智周萬物，弘至治以濟時。若末尼珠豈受纖塵之污，如軒轅鏡寧容片垢之惑，故能英明獨斷，亮察是非，息道士之虛聲，識僧徒之實理。敬承先制，重與辯明，具召兩宗，詳其優劣，陳旗未展，銜璧倒戈，空談六韜之謀，不補三代之失，脫袍剃髮，盡付釋門。

蓋以邪法易摧，是眞難滅，匪經鑪鞴，何顯眞金。妖氣於是屏消，佛日於是高朗，使迷途者，從茲返路，溺喪者，於是知歸，爲今代之銓衡，作後來之藻鑑。但佛教慈仁，本無爭競，邪徒狂狷，妄說多端，以汝不平，起我分別，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良在斯矣。

夫儒道釋三，世稱三教。約其懲惡勸善，則三教皆可遵行；較其宗趣淺深，則不能無其優劣。漢唐已來，固有定論，不待餘人，妄生高下。佛教慈悲，利生爲本；老君謙退，遠害爲功；儒法濟民，忠孝爲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後患；慈悲行，則可以濟羣靈，窮性命。沿淺至深，表裏相救，亦由天有三光，互相顯照，鼎有三足，共力扶持。

然道宗多僞，別唱規模，欲罩古今，獨超儒釋。然前賢後哲，各著典謨，咸遵於佛，不言老聖，案文自驗，何必強爭。孔子對太宰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出《列子·仲尼篇》。老子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此出《老潭經》。此孔、老推佛爲聖人也。符子云：符朗也。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後漢牟子云：爲蒼梧太守。堯、舜、周、孔、老、莊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麒麟。尚書令闞澤對吳主云：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之遠矣，何以明之？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此出《舊吳書》。北齊光祿大夫顏之推出云：有《家則篇》。佛家三世之事，信而可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唐祕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庭誥》、唐李思愼《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智者知之。後周王褒《庭誥章》，在梁《弘明》。《十異》又在《清涼華嚴大教》中。今上皇帝嘗有言曰：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爲三聖。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性命，唯說現世，止可稱爲賢人。暗符班固九等人表，老子列在賢人之階，及晉孫盛有老子非大賢論文，在《廣弘明集》也。佛之垂範，窮盡死生善惡之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聖無方，此眞大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隱字義山。《三教贊》曰：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仲尼。師老子。師佛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以此求宗，蘭蒿自辯。

且夫其流易曉，闞澤之對天分，對吳主事。其理難惑，思愼之《文海》截。李思愼《釋道》、《十異》文。虞世南之著論，嶽峙淵渟；《帝王通紀》。顏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以去聖時遠，魔僞亂眞。苟非其人，道不虛設，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持，萬機之餘，留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藏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尚毘尼，窮性相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辯，天眼難瞞，卷氛祲於九霄，布慈雲於四海，再然慧炬，荐燭智燈，爲法宇之棟梁，作釋天之日月。祥邁叨生像季，慶遇昌時，每有雅談，預聞座末，載欣載抃，述頌曰：二儀始判，三才肇分；樹君建國，爰濟斯民；羲軒以來，五運相襲；金朝政衰，玄天繼跡；太祖撥亂，世宗建隆；篤生我后，紹美前蹤；納疑南宋，聽獻西荒；梯山航海，萬國朝王；天縱神聰，生知妙道；建寺龍庭，誦經瓊島；道士庸愚，鴟張老聖；眩彼魚目，掩此金鏡；聖明懸鑑，特出狂談；一言逐北，萬古司南；佛日高懸，法雲廣布；九有回光，四生蒙福；保龍圖而鞏固，慶鳳曆以彌新；統金輪而永曜，調玉燭而長存；邵鴻名於帝籙，煥大寶於蒼旻；播皇威於戎夏，等眞固於乾坤；躋黎元於壽域，享邦國之來賓；敦王道之坦坦，宜子孫之仁仁；聖皇延於萬載，懿后樂於千春；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唐漢之足云。

又《辯僞錄後記》 余昔見唐人譏道士云：出言猥穢，誑妄不眞，使人奉者，不仁不孝，家生梟獍之兒，無禮無親，世出豹狼之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春宮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俺受辱；尊稱掌教，披秉藍袍；日無素飡，月有佳宴；紛白黛黑，滿目歡呼；蟪首蛾眉，終宵私樂；賄他上分之饌，受他罄折之恭。昧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爲不然，今此觀之，未爲過也。

老子生於厲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本墳隴，棄而不修，恣荊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踐。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嘗；獻歲秋成，弗覩女冠之礿祀。行人爲之隕涕，見者爲之哀矜，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風，使老子重玄之妙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中五十餘化，偷佛效顰，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授尹喜《道德》眞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爲立功。不以清淨爲心，專以交遘爲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殄？

祥邁仰荷宸恩，忝充釋子，刳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於桑榆，無求辯於邪正，憤志常之姦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遏占之寺宇，光輝釋範，匡弼眞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北齊大統。與道士爭論，道士落髮。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不同，審薰蕕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是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懸殊，亦珠礫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睠，目察實虛，偃彼濁風，朗茲慧日。祥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拔妄說之根株，折志經之誑辯，本顚末墜，瓦解冰消。豈唯千載之楷模，亦顯一時之奇事，靡敢筮於龍藏，亦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冀英能而知賞，摭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閼之歲孟春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灑掃比丘祥邁記。

又卷四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宗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藏、大遼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鬬諍之風，無日而息矣。

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實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不分臧否，一概收之，此所謂聚逋逃之淵藪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

噫，林泉之士，不與物競，韜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譎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

又 集《錄》者曰：古稱根深果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

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百千萬億。梵王、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蹶角折膽，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

逮乎像季，斯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徽音；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齎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衈羣兇。衛道安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

明君外護，碩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遠；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廣供梵侶；齊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若》眞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徽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

大元啓祚，睠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扈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刹，造像鎔金，捨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體。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久行。

又 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常，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顚和尚對韓愈曰：

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俾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予蓋深思之乎，斯確論也。

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關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眞之誑，竊佛聖教，妄作僞書，恣其猖狂，不思顚蹶，覩《法華》教，卽云左蓮華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巧會經名，醜語似於梟鳴，暴戾過於狼嘷，悖言亂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

仰惟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外明，有德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姦邪克剪。體僧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辯析宗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涔，爭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宗源，銜璧納欵。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裨將倒戈，張志敬緘言於後。雖鳧趨而鶴列，終瓦解而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氅而情愧。佛眞道妄，於是顯焉。穢歲姦兇，今朝敗露，由是雲收席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爍纖冰，若洪鑪之燎輕羽，螗蜋拒轍，豈曰堪任，蚯蚓奮威，終成韋粉。昔明帝驗眞僞之情，子書咸從火化；今上辟妖邪之氣，道經並作煙灰。化胡出塞落空亡，謗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時憾死，李志常膽破先殂。日赴五壬之威靈，於今何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祕術，莫顯微徵。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出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之厚矣。

故得聖上回睠，朝臣改觀，佛日於是再懸，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苑》，舞蹈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眞，自古而有，非汝諍論，邪顯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汝道若平，則我自平爾。正道如海，汝能堰乎？正道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污首，徒興角辯，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讚曰：覺皇利見，龍興五天；教唯入善，宗本忘筌；聖哲欽依，愚夫大笑；道不絕倫，理爲要妙；異道凶頑，瀆聖無禮；明主難惑，言可折；邪難扶正，僞不掩眞；魔雲永滅，佛日長春；聖壽萬年，英聲一貫；熙皞之載，亨衢之祿；大海有竭，虛空可量；弘規雅範，永遠無疆。偉法王之鴻烈，邁今古而獨高；廓五乘而圍範，運六通而遊遨；坦八正之達路，蘊十智之鉗鞅；跨四大而超步，冠百氏之雄豪；據大千之疆域，濟四生之劬勞；慈風軼於麟趾，仁化邁於鵲巢；侔陰陽之蓋載，等造化之甄陶；智者知而欽慕，愚者迷而遠逃；嗟聖運之澆季，慨正道之生高；嘉吾皇之聰叡，明鑑察於秋毫；晒金眞之爲僞，欲桀犬而吠堯；曾一言之未整，咸脫氅而去袍；喬山壓於春卿，洪鑪燎於羽毛；蕩魔雲於八表，剔佛日於九皐；至道顯而復闡，眞乘軸而再膏；美哉文之未喪，播盛德於旌毛。

又　後詩曰：可笑全眞說化胡，洎乎論議盡成虛；詞窮理盡拋冠氅，負墮頭傾剃髮鬚；暮禮佛名慚接和，晨參僧衆謾長噓；自從漢代燒經後，恥道爲僧兩遍輸。

其二：全眞論議口如緘，納欵爲僧別老聃；昨日擎拳猶稽首，今朝合掌便和南；七星冠帔纔拋卸，三事衣盂尚未諳；自做這場千古笑，丘劉雖死也慙慚。

劉謐《三教平心論》卷上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徵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聽，日月羣盲，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於善耳。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國，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轇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眞，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於此矣，吾將明而辨之。

切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籯，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

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自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刹，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於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刹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請，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餧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億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

又　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

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

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遍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

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琰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眞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儒家之五常，卽是其意也。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眞妙戒，卽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

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楊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無聞，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尙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爲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爲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爲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爲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僞而非眞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僞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又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光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判)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爲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苦縣，爲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爲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

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爲道，安用化胡爲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

法琳作《破邪論》，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爲菩薩，猶未爲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爲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天百萬，昔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卽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爲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

不亦謬之甚乎　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　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識者奚取哉

又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爲終始　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　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　兩教對立以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　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　今獨優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　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　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　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　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己者，吾若尊佛教而貶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　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　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爲方便之說　謂佛教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爲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　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

又　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　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劣佛者議佛　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　切以爲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　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

今取議儒者觀之

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

抑不思二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　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　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

程頤，儒者也　其論佛也，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　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醯鷄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　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　《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　至於神降於莘石，言於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　《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　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　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

又　今取議佛者觀之

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毀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以辯之　其論曰：

（傳）（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

則不然矣　夫由余出於西戎，輔秦穆以開（埧）（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　夫絕羣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　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　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於遠方，獨柰何而可棄　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　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

（傳）（傅）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

尚又不然也　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　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特三乘之通旨哉？　夫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　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　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

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士民入魍魎之徒衆，況宰輔冠蓋，人倫羽儀　王（道）（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稟教以歸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　良由觀妙知眞，使之然耳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

此又不思之言也　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　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釋尊之咎　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憍倨，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

傳云：道人梟（獍），皆是貪逆之惡種。

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取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禁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

傅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

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

傅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

不思能仁設教，豈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哉？

傅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

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

夫以傅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直，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又　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傅奕也。原道、佛骨、佛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卽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爲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爲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

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

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閻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般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般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井蛙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

殊不知修短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修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修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夭，膳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矣？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又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

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飡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孝弟忠信；不素飡兮，孰大於此。今之以佛爲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悛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蓋自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飡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傳)(傳)》曰：盜不可詰絕。又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戶)，旅不齎糧，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羨，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患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太伯捨太王而逃刑蠻，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明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反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爾，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又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

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個個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婬。離非梵行者，永斷婬慾也，離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婬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煮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婬，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卽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己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

而頓，蓋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地，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爲人　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生天　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　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　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迹言之　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　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菴所謂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歸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又卷下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

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涅槃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湧棺外。漸漸闍維，碎金體成末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三七日，聞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砧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

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較，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之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於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羣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子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隆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譯經序》號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眞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必芻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爲愚人，死爲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

又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

蓋謂憲宗爲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爲，必眞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創宏福寺也，則曰，專爲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愛

其祠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蠲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即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義士、兇徒建寺刹；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其欽崇歸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天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次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

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

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

愈之書欲朝廷因己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負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傅之流者，非幣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

又　潮陽一斥，周惶怵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創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導，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爲讒遭廢黜，遽自衰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誤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導以侈靡乎？在都俞奇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仰蘚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兒序》，且曰兒言果有徵，以至公即掃室累矣，況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愈何爲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詆佛爲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兒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

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爲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爲夷鬼，乃伈伈俔俔，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纔遭遷謫，即顛沛擾亂，抑鬱悲懆，既以《封禪》諷天子，又以吉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屯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魄寰合，殺人盈野，僅能免乎，而瘡痍未廖，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略】顛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患失之，愈之陷事於賴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

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爲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爲儒哉？況愈之爲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毋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

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座。

却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六屋而壇爲尊，惟爽國之社乃屋，亦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樂，毋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又《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略】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曰：可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

《與馮宿書》：自北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太玄》，何其謬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士，比之黃霸治潁州。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予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羣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子之道，亦可謂之壞羣聖之道也。

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傚，則愈之叛孔子，亦可傚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眞儒乎？

又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運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眞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上人序》、《送舉上人序》、《送暠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諡碑》、《製南嶽彌陀和尚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過曹溪而題曰：釋教譯於中國，必托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碑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

然儒家不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羞汚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饕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得以柳播相易，然即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

又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傚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愎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

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害人歸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

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

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鷙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并具，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婬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

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

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目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

又曰：佛爲中國大患。

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皆不可誣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夫人歸向而鬼神欽，必有大利益於彼也。

大概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即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即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睠焉憂顧，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諜諜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禱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褒貶，而爲吳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覩《韓愈別傳》乃之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既排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肇，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又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抑不思釋氏六波羅蜜，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蜜，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上達矣。檀波羅蜜，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蜜，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是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菴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

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邃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眞性。又曰：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眞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眞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遍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遍十方，一切世間有所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爲末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

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即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於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因有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是，何其不察之也。

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窮治哉。

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

嘗謂文昌曰，既還家，卿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當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荊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荊公悔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荊公彷彿見雱，荷鍤枷立於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其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及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礨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目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

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尚可迴避，心意識無爾迴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即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

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

夫溫公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

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

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

抑不思智者觀於末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

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

至於晦菴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眞，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菴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菴也。

又　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屣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菴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

異。晦菴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傚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

愈曰：爾之所謂佛者，曰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

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

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

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焉，且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母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

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傚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犬，爲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覩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覩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盍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乎？

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始以其徒之至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叡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

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忠又問：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尚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尚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耆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嶽神受戒於嵩岳珪，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尚，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蹤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

又　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

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傷者，反爲知道乎？

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

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

若曰：殺生之戒非是。

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

若曰：飲酒之戒非是。

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沈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沈湎爲召禍之本哉？

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

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

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

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

若曰：邪婬之戒爲臆說。

則美反正、刺婬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婬也。

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

則暘簀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

若曰：禪定非善道

則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

若曰：忍辱非美事

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

若曰：惡口不必戒

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

若曰：嗔恚不必戒

則《尚書》何以曰：不啻不敢含怒？

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

則爾無面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

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

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

若曰：貪欲無傷於事

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

若曰：邪見無害於道

則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

若曰：毀其形，緇其服　非天下之中道

則泰伯斷髮文身，何爲稱之有至德？

若曰：不嫁娶，不養育　絕人倫之常道

則魯山終身不聚，何爲謚之以文行？

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粗迹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　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佛教哉，秖自速戾於厥躬耳　張無盡曰：韓愈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　夫作史者，採摭人之實迹，設或褒貶不公，尚有形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　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　今人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　惡積測滅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

若《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云：鬼猶求食　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

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

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眞以神明司之乎？　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能，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　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創爲此說也　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　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　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鐵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

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　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　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　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

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　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　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　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　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已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　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則其死

也，豈不甚易哉　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競競業業，晝驚夕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明本《天目明本禪師雜録》卷上《警孝》　偶同參過門，與夜坐達旦。忽曰：僕自遠遂鄉關數千里，二親垂老，其不奉音容者十有二年矣。因讀明教和尚《孝論》二十篇，獨不能無慊劬勞罔極，何以報之？予曰：天下父母之於子，既養之復愛之，故聖賢教之以孝。夫孝者，效也，效其所養而報之以養，效其所愛而報之以愛。故孝莫甚於養而極於愛也　然養之之道有二，愛之之道亦有二焉　食以膏粱，衣以裘葛，養之在色身也；律以清禁，修以福善，養之在法性也　色身之養，順人倫也；法性之養，契天理也。二者，雖聖賢不可得兼，蓋在家出家之異也　且在家不爲色身之養，不孝也；出家不爲法性之養，亦不孝也，是謂養之道二焉　昏而定，晨而省，不敢斯須去左右者，乃有形之愛也；行而參，坐而究，誓盡形壽命以造乎道，而欲報資恩有者，乃無形之愛也　有形之愛，近而易狎；無形之愛，遠而難親者也　苟不能本乎愛，雖近者爾有所不逮，而況遠而難親者乎？斯易難之二，由不可得而兼者，蓋世出世之異也。世間不能盡有形之愛，不孝也；出世不能盡無形之愛，亦不孝也，是謂愛之道二焉　且效世間之養與愛有間也，效出世間之養與愛無間也　何則謂有間？父母存則行之，亡則閒矣　謂無間者，豈以彼之存亡，二吾學道之心哉？父母謂形生之大本，且吾之形，豈特今生有之？思積劫逮今，輪轉三界，其受形如塵沙不可數，所謂形生之本者，充塞宇宙，遍入寰區，凡接見聞，安知其非吾夙生之本也？計其劬勞，殆不可勝記矣　我之不思所以報，而累吾父母，教入諸趣，備受輪迴，率未知已也。故吾聖人興大哀門，夜越王城，高棲雪嶺，乃申明其法性之養，無形之愛，以示人也已　四十九年之答問，雖詞原滾滾，浩無邊涯，未有之語，不本乎此。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是報恩者。之語誠不爾欺也。道即孝也，孝即道也。不知所以孝，而欲學道者，是猶背濕而求水也。或謂，吾不能預是道，惟能爲色身之養，有形之愛，可以謂孝乎？予曰：此蓋在家之孝也　世間之孝，吾黨之不預焉者，以投迹於空寂之門，覆形於方服之下　其有雪山大聖人出世之孝，尚未能彷彿其萬一，或一念有間，則二利俱失。所謂不孝莫盛於此，故明教之所以作也。夫《(孝)論》之作，非苟飾其文詞，乃欲昭吾聖人出世之孝於天下也。俾外教不能議吾徒也，亦俾吾徒之未知者，懷其教而趣其道，不可斯須忽忘之也。或謂，大圓鏡智，融混自它，未嘗有異，豈各所謂孝乎？予曰：爾徒知鏡智之不二，而不知孝與道、愛與養，俱不二也　自非神心廓悟，洞徹聖人垂教之源者，不可竊議也　誠以斯言擇之，庶見予與同參之不妄也。

紀事

祥邁《辯僞録》卷二《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僞經》　下項見者，便宜燒毀。《化胡經》；王浮撰。《猶龍傳》；《太上實録》；宋謝守灝撰。《聖紀經》；《西昇經》；《出塞記》；《帝王師録》；《三破論》；齊人張融假託他姓。《十異九迷論》；傳奕李玄卿。《明眞辯僞論》；吳筠。《十小論》；吳筠。《欽道明證論》；唐員半千假託他姓。《輔正除邪論》；吳筠。《辟邪歸正議》；杜庭。《齕邪論》；梁曠。《辯仙論》；梁曠。《三光列記》；《謗道釋經》；《破大藏經》；林靈素、杜光庭撰。《五公問虛無經》；《三教根源圖》；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道先生三清經》；《九天經》；《赤書經》；《上清經》；《赤書度命經》；《十三虛無經》；《藏天隱月經》；《南斗經》；《玉緯經》；《靈寶二十四生經》；《歷代應現圖》；《歷代帝王崇道記》；《青陽宮記》；《紀勝賦》；《玄元內傳》；《樓觀先生內傳》；《高上老子內傳》；《道佛先後論》；《混元皇帝實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並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　上頭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並印板，都燒毀了者　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麼道來

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並印板，至今藏著，卻不曾毀了　更保定、眞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菴頭、關西等處，有《道藏

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眞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祁眞人、李眞人、杜眞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迴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眞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眞，僞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祁眞人、李眞人、杜眞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並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眞人、李眞人、杜眞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揑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

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並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各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戶、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鑱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

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揑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眞人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生每的上頭，十七個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院並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回與也麼道。張眞人爲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揀甚麼，上頭寫著底文字有，呵盡都毀壞了者麼道來。

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著。有老君、孔夫子的相貌，左右兩邊塑著有來。如今先生每把已前體例撇了，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者存麼道這般說。有依著已前三教體例裏做者。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故正了者麼道，斷了來。

如今少林長老爲頭兒和尚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曾回與了的，卻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燒了有，三教也不依著已前體例裏做有麼道，這言語是實那是虛？眞個這的每言語一般，呵一般斷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著已前斷了的內不曾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來的《化胡經》文書印板，不曾毀壞了的有，呵毀壞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體例裏做者。俺每的這聖旨這宣諭了。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回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打奚罪過者。

又這和尚每有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聖旨俺每底，鷄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蒙哥皇帝，福蔭裏薛禪皇帝，潛龍時令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斷定隨路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處，卻有李眞人差人詐傳蒙哥皇帝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承伏了，是李眞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只依先前的聖旨，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七處地面，教分付與少林長老去也。准此。至元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行。

又卷三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化。夫子之言仁義者，軌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己見，自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吝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

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譎詭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眞爲妙門，棄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機術。王害風以顚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

鸞爲神奇，失全眞之要妙　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迴三年，竭今標其殊異　欺人謗聖，矜衒自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

又　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　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　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　隨處寺宇，所有田地，水澆上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凡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　大小科役，鋪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俺皇家子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　凡是僧人，去住自在，休遮當者　有夕人每倚著氣力搥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　後代明君，咸遵此式

又　而魔辯逼眞，妄生高下　咸言丘公開三教之基，爲儒釋本地，試敘首末，請詳臧否

初全眞之興，事非振古　按元裕之《重陽眞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　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棄家事，浮沈酒間，謔浪無節，猖狂妄行，咄空獨笑　時人以爲病狂，遂目王害風焉　後遇氈裘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愈甚，狡獪難測，於縣東撅墓止之，以活死人目之　居之二年，移於劉蒙菴　大衆不聚於三人，菴不搆於二屋　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操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　嘗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　余今兼而修之，故號全眞，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凡七人　全眞之教，乃大行焉

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慕府，致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　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貞白之於梁，寇輔眞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之於宋，敘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眞之輩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　其徒又發杜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爲王害風之舍利焉。金朝世宗章廟，禁斷其風　使楊倘書就海州，竟杖斷丘公八十，而音不絕　世之共聞，非妄言也

又　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號長春子　師王害風，繼唱全眞，本無道術　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鏑，幸於太祖　首信讒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　戊寅中，應召北行　丘公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待迴　使中書湛然溫詔召之，丘公遂行　初上西征大石林牙，及可弗叉國，盡有其地　唯算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邪木思干，蓋之河中府也　聞上西討，卽南走入鐵門，遁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　上率衆襲之，駐蹕大雪山南　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　尋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　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

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　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壽？　丘公逡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上以言實，賜以馬乳　時迴紇山賊，亂於密邇，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　八月後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　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致　美林戀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　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眞性遨遊異域　又非禪家，多惡夢境　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也　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

既而東迴，表求牌符，自出師號，私給觀額　自塡聖言，謾昧主上　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　占無體例之事，恣欲施行　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謬　回至寶德等處，馳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獎，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懸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　丘公自往薊州，特關聖旨，抑欲迫攝甘泉本無玄和尙，望其屈節，竟不能行　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　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文過飾非　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鸞絕手，悉打澗中，改觀居之　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爲道院，立碑樹號　相州黃華山隋害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　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　灤州下縣數座佛殿，道士拆訖，並毀佛像　檀州黍谷山靈巖寺，昔是鄒衍吹律之處　堂殿廊廡，悉皆完足　全眞賈志卒、王志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澗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觀　檀州木林寺正殿縣壁，壬子年全眞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號爲天寶萬壽宮　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棗樹、林檎園並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　如此等例，略有數百　雖莊蹻狼戾於南荊，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劫，未爲過也　不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爲務。

後毒痢發作，卧於廁中，經宵七日，為子移之，而不肯動，竟以疲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集。卷。即曰：登仙光而化，異香滿室。此者人人具知，尚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為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具變為秋；和雖帶屎亡國廁，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道四祖之論也。即丁亥年七月初九日也。

又　後道士志常，字浩然，號眞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斂道士之財，買玉臣之意，嫉薄巧節，趨媚時流，虛言全眞之名，不行道德之實，梟鳴正道，虎視釋家，挾邪作威，侵占佛寺，襲丘公之僞跡，扇殘賊之餘風，縱羣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竟求無度。他處遼遠，恐人未憑，且敘京城及內黃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略舉一二，驗知虛實。

京通玄關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遣本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舍方丈庫舍五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女冠改作修眞觀，永占住持。京憫忠寺東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寺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薛道錄改為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定住坐。京資聖寺、唐遼舊剎，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百十餘間，全眞肇志朗改作葆眞觀，占定住持。京顯花門外金橋寺正殿釋迦渾金成就，全眞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基址，安先生丘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眞鬅頭張先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正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打訖，卻將本有於戴外郎宅東蓋訖天齊仁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窯場煉丹經。今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峯院，全眞榮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前後正殿廚庫僧房，全眞陳和童打壞觀音，改塑老君，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眞劉知觀把釋迦太子賣與他人，火爆石碑，藏了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改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五十餘尺，全眞賈先生夜間折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為濟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薩，坐高三尺，有棟禪任志堅，夜中打碎，共十一塊，並占訖寺院，改為永寧觀住坐。廣因寺寶住位舊堂咸備，全眞梁先生改作三官觀住坐。平谷縣曆西寺正殿聖容，全眞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園土，全眞王知觀打了塑像，卻塑老君。並獨波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棗園並餘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為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眞羊皮李占佃。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中疃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鐵竿，亦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強行蓋了。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崆峒山下院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寧可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眞定、河南、關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白霫、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木，蜜煎茶薑，馳驛馬疋，每歲上下，要君取榮，不以謙退為心，專以衒名為務。

又　壬辰年，合罕皇帝弔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奸心如蛇，欲欺佛家，蔑視朝廷，敢為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今狐璋首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技麥不分，古今匡辯，採壬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龕，糅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簧鼓二篇之風，乃舉李耳在虛無之前，屈迦文降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闡多端。欲高釋氏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偷佛經世界初成，風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事，一一難陳。秖欲混自濁流，濫彼清濟，金鍮相雜，涇渭難分，誚聖欺賢，蔽蒙天下，瞎他正眼，昧自心靈，夭遏佛門，溝壑正道，傲慢典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遠地發揚，欲妨自害。不遇明聖，眞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我蒙哥皇帝克岐克嶷，曰聖曰明，布政簡嚴，聰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舊章，不忘外護。初鑄國寶，先贊佛門，凡是僧人，並無徭賦，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計鈔二十萬兩。修福佛門，又令勝菴主

發黃金五百兩，白金萬兩，於昊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飯僧萬餘也。

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播朝廷，則餘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齋其本，遍散朝廷近臣，土魯及乞台普華等，並授其本。

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鶴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訕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訴其僞妄。大王披圖驗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天子未詳眞僞，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剌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剌合孫，並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

又　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會而已，推以不知。

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

志常又默無言。

少林因曰：道士期負國家，敢爲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卻思天竺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構此說，謾昧主上乎？

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弟子實不知也。

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匡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西去流沙，忍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羌胡，不亦謬哉？此固頭上火燒而不能卻，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

志常拱默無言，面赧汗出。

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遼遠，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石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

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詶答。

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僞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

志常唯言，情願燒卻，更無伸說。

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

時勝講主瞋目詈之，指爲畜類。塊然無對。

帝謂羣臣曰：道士理短，不敢詶答也。

又　少林翌日復上表云，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發乎其中矣。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

於是我釋迦大覺，以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術聖后，夢感白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襯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體，八十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圓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

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敷，孕八十一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脣騫鼻，髆尖胯闊，聃耳鬚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祕於心，以三寶之德資於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即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

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燼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眞，冠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浸漫四方，

不可勝數，毀坼寺宇，摧滅聖像，僞興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乎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彫入藏，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白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略】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

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竪，安敢輒欺之，況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千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效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欝欝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伯之大本也。既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蔕，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於戲，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

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願正三教之典謨，訓誥保合大和；爲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　帝既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聖像，塑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坐有，共李眞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眞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卻教那先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卻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是和尚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要罪過者。卽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兒裏行此聖旨。

那摩大師緣此聖旨，見奉福寺先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玉泉山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今上皇帝宮前聖旨，卽要陪償。少林長老先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歐擊罵之。頭面流血，全無愧恥。

明年，遣使胡覩孫下來，依著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福寺家。初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生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覩虎那演，抄數已後，不許改正。雖如是奏，上末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說，便詐傳皇帝聖旨，一面卻都奪了，復推界牆。

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亨長老，統攝溫菴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主、塔必小大師、蘇摩室利、中山提領要阿失、眞定、譯言蒙古歹並上合剌、鶻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辯論。

以七月十六日，覲帝於鶻林城之南昔剌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辯明眞僞，而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慮恐墮負，乃使權教張志敬字義卿、魏仲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狙僧遠近，竟不面會，覘聞諸師退朝，卽復趨程。天子、阿里不哥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魂驚，又感雷震，因而殂焉。故常時之人，爲詩詠云：楂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眞常；三千王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偃月堂；服氣變爲休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眞業貫年來滿，霹靂掀簷罪玉皇。聞者以爲實言。卽戊午年六月日也。

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殷。僧道對辯之事，且令阿里不哥大王替行問當，所有事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眞之徒挾丘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既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爲棲雲觀。院內古佛、舍利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堂，悉皆拆壞，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今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朝覲蒙哥皇帝，具陳其事

聖旨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卻爲僧院，卽戊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並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塡於水塹。後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哥大王見而悲感，卽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籙，鳴鏑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眞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覩，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愚，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曾損著，眞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詔朝廷，爲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占定，恐後爭奪。

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盛笠子、柱杖，埋於玉泉，而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葬，但顯空棺，妄待傳播，效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彌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蕃漢聞之，哂其姦佞。皇弟大王聞斯矯詐，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爲投簡福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可輕赦。乃遣驛使何會，必闍赤、及阿斯蘭下來發掘，果掊出空棺。鞫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僞妄，天下共知。

而道士刻圖，出神上昇，而天長觀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罅裂，瑠璃巨閣，忽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僞謾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閣，內塑其像，金塗綵繪，巧妙丹青，卻爲釋有。

又 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衒，皆是羣盲摸象之說也。

時逼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上淹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卻令僧衆，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

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並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體例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集，對辯辭窮自屈，乃訟國家強抑折伏。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東藩。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

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眞人爲頭衆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卽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亨長老、平灤路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室利、譯言眞定、蒙古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眞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

又卷四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並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卻。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

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

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

時先生每鳧躍鶴列，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辯諍，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

道曰：是老君說也。

釋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

道曰：儼每之事，我不管之。

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偸佛經作。道士無

答　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

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

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　佛之深義，汝本不知。

道曰：佛是覺義。

釋曰：覺個甚麼？

道曰：覺察覺悟。

釋曰：何者能覺？　何者所覺？

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

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　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

道士無答。　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　孔子之言耶？

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

圓福曰：道士從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　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偷了。

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

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

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將來說佛？　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

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

帝曰：此是何人之書？

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

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　他處亦有耶？

道曰：他國亦有。

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

道曰：一般。

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

答曰：都中使用。

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

道士並無一答。　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驢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個什麼？

拔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麼？

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

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

再答：唯此《道德》，爲源本經。

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

答：無有此事。

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

答曰：漢兒地而史記文字說化胡事。

問：儒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言語還憑麼？

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

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　明知儒每之言，並是虛謟之說。

道士無答。　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個小小沙彌。　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聞麼？

道士答曰：不曾聞得。

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儒偏聞得。

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　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　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　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

道士默默。　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

道士言既無據，面赧詞窮。　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眞。　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弔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

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　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無實說。

道士又屈。帝問張眞人曰：爾心要持論否？

張眞人曰：不敢持論。

上曰：爾每當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呪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百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

張眞人並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

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龍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並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洎燕京奉福寺長春宮所占虛皇大閣，卻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僞經及有雕底板木，並令燒卻，並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剗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譏恃力，卻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多讓焉。

又　今上皇帝乃隆聖旨曰：依著蒙哥皇帝斷來聖旨，先前少林長老告稱，李眞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謊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眞辯僞論》、《辯正謗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倚付將來。俺每抱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並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卻教張眞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個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謊文書轉刻到碑幢，並塑畫壁上有底，省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

張眞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僞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觀有底僞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慶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卻。萬壽諫和尚與下火云：

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道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眞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三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衰周老子，比德爭功。

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眞，袞集《道藏》，充牣溢凡，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之術，延年卻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爝火之明，爭輝日月，攄己所憾，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眞，攘竊佛經，黷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曾無憑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用梵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既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

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邁漢唐而孤顯。蕩蕩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當名符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僞書並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蠆尾。述妖妄，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先賢之典謨，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人前，並皆焚毀，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葉槩柯摧，雲收霧卷，狀洪鑪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爍輕冰，自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卽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布。蒙皇家闡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杜。正當今日，既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卻，且道燒卻後，成得個甚邊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藉，吹卻當年道教灰。己未年九月初七日，於中都憫忠寺前築臺，集在城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藏經傳記，並刊行印板，並皆除毀，掃其邪蹤，仍仰墮處道觀，不得私畜，如違治罪。

今築上臺，用記其處。其天下占了寺院，亦卽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

又　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性，不勝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爾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耶？

道士三：山中住來，不知此事

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

使寮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荊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斯言信乎。

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其謊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二言之出口，終駟馬之難追，恣倔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僞妄，歷代恒興，略敘二三，以彰奸匿。

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鵠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縻鶴山頂，誑誘獠民，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號米賊，後爲大蛇所吞，身葬蟒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

後魏寇謙之，字輔眞，自號天師，佞惑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籙，旗幟尚青，以合道家之色，顯覩長壽，而太武身感癘疾，寇謙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修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籙，救世禳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贍金帛，遍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燎卻眉毛。

唐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搆禍，幾於亡國。

道士趙歸眞，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機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

宋林靈素，衒騁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號爲天師。既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歡慶，林氏逃亡。

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號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媒媒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

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孽狐之爲祥，猶蛇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揑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污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頑瞽，不懼朝章，無上善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占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

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

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刹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以爲薪，有何益焉？

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既號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冀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

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爲觀，毀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

又　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上於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迴至六盤山，今菴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

上道回秦川，見三教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卻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生死之津。共佛同坐，於理不堪，況

乃僭尊，愈爲不可。

明年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塑者碎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並與遷革，於河中京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

又卷五王磐等撰《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於後。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

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嵗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

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脫歡將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居吉祥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徵理。長春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眞欽伏。詔遣樞密副使孛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辭，志泉、志眞，就誅劓刖，流竄者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

會有道家僞經尚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是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階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眞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眞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眞。又所載符呪，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和如鴛鴦之有隅，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

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孛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澡雪臣等上可其奏。

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憫忠寺，盡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

臣磐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冲以處己，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寖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污穢，無爲一變，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

人鬼道惑衆，僞亂天下，爲是南梁、曹魏所滅，宋齊代昌，三寶籙寶，新安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仙卿，禳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竄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二人，以姦謀祕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內作愎，將誰咎哉？

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眞，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沈淪幻海，顚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眞。故神光破沈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

何意狂謀，輒形娼忌，雖積毀銷骨，衆煦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

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眞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眞，黜羣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墨勸淫，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羣愚。若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眞有僞，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羣情，則紅紫之亂朱，淫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曰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眞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概諸聖不可有加矣。於以鑿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綿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旣乎，是可述也。臣磬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倫吉祥《焚道藏僞經贊詞》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子愍衆生，恐墮三塗苦見瓶，倒裏了無偏黨處，就中宋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酬恩。此香端爲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次云：憶昔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辯妍嫌；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

嗟乎，道教陰蠹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僞，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葉題名，謗毀如來，贓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言哉，無蔕狂談，實難遍舉。始自張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弘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傅奕、姜斌不堪齒錄，張生、集輩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己；林靈素機謀詔詐，敗國亡家。毀人祖兮，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兮，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眼。

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歸正，去僞存眞，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人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吉祥長老奉勅下火。

如意《如意答石介恠記》

宋石介，字守道，作恠說誣謗佛老，眯他耳目，通人不惑，但誑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髡髮左衽，不士不農，爲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禮樂之所施，五常之所被；而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眞可恠也。

又云：人君見一日蝕、一星殞、風雨不時、草木不植，則爲天地之恠也，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移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知爲恠，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梟鳴、野鵲噪、草雉入，人以爲恠，而離父子、習夷鬼，千有餘年，反不爲恠乎？

余答之曰：夫好同惡異，人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辯像服之異，是知石而不知玉爾。

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根器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乘；或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果，緣會而生；爲滯有而演眞空，諸法無性。應病設藥，故有多方；究竟歸宗，不存一法。而頑夫愚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辯論，而不思所同者道，所異者服。

且孔子所談仁義者，佛家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所謂空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裸國，脫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髮，合其儀也，豈爲悖乎？變俗以爲會其道，故捨君臣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爲棄其累，故亡妻子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愈見尊嚴；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明其本，謬斥以夷，亦猶楚靈詬天，天何怒哉，子貢譽天，天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詬譽自辱。

夫聖人在天，不求於世，但留典教，匝布神州，不言之化自行，無爲之風自靡，星羅梵剎，碁布伽藍，設像安人，獻華酌水，王侯禮重，士庶欽崇，苟無大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年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凡爲人之道，力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芥子，將己不達，妄毀聖人，同斥鶚之笑鯤鵬，似朝菌之輕松柏，類乎魏文火浣，人火愈鮮，昆吾之劍，切玉轉利，豈可六觀，便責爲謬乎？

石介之智，比孫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而淺矣；石介之論，比王通而難隣；石介之文，比柳子而罕及；石介之位，望魏徵而地天；石介之學，校蘇軾而涔海；石介之議，連陸贄而狥麟；石介之詩，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皆信佛，汝之材量，孰不勝之，而妄意貶駁，訕斥大聖，佛如日月也，疇可愈焉。昔田巴強辯，勝人之口，不伏人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切齒，況佛六通懸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奴脣婢舌，恣出其口，多見其不知量也。

六帖中載《虞世南飯千僧手疏》，則曰：弟子虞世南稽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遇重病，卽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今謹於道場，飯供百僧蔬，會以斯願力，希世世生生常無病惱，並及七世父母、六道怨親，並同今願。

又閱《帝紀》，得世南《史論辯》：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晉滅佛道二教之事。問者曰：邕廢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請與論之。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死之根，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徼妙同玄，騰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殺，止競尚仁，並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典謨，縱人有虧，於法何黜。今以僧徒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異責檮杌而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瓠子之泛濫，遽塞河源，覩崑嶽之方炎，卽投金鐵。曾不思潤下之德，利濟尤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多自不知，蜩鳩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量，暗於大方，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沈溺之苦，疑誤後人，良可痛哉。

余讀此文，乃知世南眞奇人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德行；二曰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有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爲人也，事君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天人，窮釋老之幽宗，達聖人之玄趣，字高一代，行貫四科，登翰苑之瀛洲，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爲金蘭之契，豈與韓愈、石介倔強求名坐井觀天，瞽言非聖，不入通人之論，濫廁竪儒之流。下愚不移，斯言效矣。

著錄

沈遼《北山錄序》 始余欲聞內典，訪諸南屏梵臻法師，於是受斯《錄》焉。南屏云：『往聞老師言，丁秘監謂酷愛其書，一見如不及，至手傳其本。老師之言可信不疑者，丁公所述作多所自出也善乎。一乘以爲宗，百家以爲支，尋其支如涉江河，隨地得宜，不得其源，猶足以爲多聞，況遂達其源乎？然其書出未久而世罕傳，能傳者莫不有名於時，而其傳者皆秘玩之以爲資，不肯廣也。余聞神清在元和時其道甚顯，爲當世公卿所尊禮，從其學者至千人，而性喜述作。其出入諸經者，或刪焉，或益焉，凡百餘卷，而斯《錄》獨發其所緼，尤稱贍博。使世之學者盡得其書而達其源，何患不爲神清乎？神清其名也，生大安山下，後居長平山陰，故謂之《北山錄》。惟賢大師先得蜀本，將傳諸好事者，請余叙其大方而刻之，因述南屏法師之言，以爲首云。熙

淳化年五月十二日序

丘濬《北山録後序》 唐憲宗即位元年，建號元和，於時文章彬鬱，類麟鸞虬虎，蘭桂珠貝，騰精露芒，溢區宇間。若韓退之、柳子厚、元微之、白居易、劉禹錫、李觀，悉以才力就造化，譬孫、吳，起，翦當戰國際爭武通權術之勝也。河南丘濬，嘗閱史傳，及其遺編，必慨然興感，恨不得追其肩踵焉。

今年春正月，被黜歸歙，遘疾，寓武林，鄰淨住律刹。一日曾惟賢贄謁於陋，止始見之，溫儼清邃，疑有所蘊而來也。俄與之語，則志氣穎銳，將欲脫去境照，漠然無礙。學《書》、《易》、《風》、《雅》、《春秋》尤確，況本教乎？忽袖中出《緗表》五編，且曰：「此東蜀紹竺乾弟子神清撰述也，目之爲《北山錄》。」首之以艾儒，終之以外信，凡十六篇，秘蓄三紀，恐失傳布，鍾蔽善之罰。曩慕君子公於其道，不諛於世態者，異摭其可否爾。」濬遂受之。是夕弗就枕，燭以閱之，終三鼓，考其大概，以二立空寂爲本，欲天下派歸於巨壑也。會粹老子、孔子經述，莊、列、荀、孟、管、晏、楊、墨、班、馬之說，馳騖其間，約萬岐而趨一正。峙之則如山，渟之則如淵，變之則風霆，平之則權衡，其恢宏辯博如是之甚矣。嗟夫！元和丙戌迄聖宋熙寧元年戊申，二百六十三歲，而昔之大儒蔑一句稱謂以褒賁乎神清，何也？蓋專其所守，不敢以徑隧生疵詬，非嫉其才能而然。濬生太平世，老尚廢棄，乏智略以佐天子，無利惠以濟生人，但修煉以固其身，禪定以同其塵。故《魯論》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在乎今日也。是以嘉賢師行業勤整，能拔古人湮蔚於異代，罔剽取以飾己，後之衣縫掖輩，孰不腼顏於鄒魯之門哉！冬十二月丁酉序於卷末。

耶律楚材《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中。凡流下士，唯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庸之爲德也，民鮮久矣者，良以此夫。吾夫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無爲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同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耳。舉世好乎異，罔執厥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矣，而人莫能辨。悲夫，吾儒獨知楊、墨爲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孽爲佛教之患甚矣。不辨猶可，而況從而和之，或爲碑以紀其事，或爲賦以護其惡，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爲患於我而獨能辨之，爲患於彼而不辨，又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奸惡，豈吾夫子忠恕之道哉！黨惡佑奸，壞風傷教，上載之下，罪有所歸。彼數君子，曾不捫心而靜思及此也邪！

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邇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孽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爲序。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怒，論而不縵，皆以聖教爲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序焉。予以讀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孽邪正之道，萬松以予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廣其傳，萬松不可。予強爲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歸於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爲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爲比，述《辯邪論》以行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汙玷山林之士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爲囁嚅云。乙酉日南至，淇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叙於西域瀚海軍之高昌城。

又《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昔予友以此《論》見寄，屬予求序以行世。予恐謗歸於講主者，辭而不序，遂采萬松老師賦意及講主餘論，述《辨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黨教護宗，由是飛謗流言，得以籍口。予本書生，非釋非糠，從傍杖義，辨而證之，何爲不可乎？予又謂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嘗爲佛害，佛者未嘗爲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率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競，加以力孤勢劣，曷能爲哉？予觀作《頭陀賦》數君子，皆儒也，予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撼搖佛教，爲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爲糠孽所惑者。

論既述，所謂予友者，復以書見示，其大略曰：「講主上人者，以糠孽叛教頹風，乃檢閱藏教，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眞，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溫，文野而理親，聞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斯分，雷震獅吼，邪摧魔奔，良謂偃德草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末喪也，諒必由子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可勝紀。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復數書，托予爲序。今之士夫才筆勝予者，固亦多矣，豈不能序此一書乎？以予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旨歸故也，予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其謗讟而爲此書，俟且不避，予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予所著《辨邪論》，止爲儒者述，儒之信糠者，止二三

予而已矣。井上商之徒信嫌者，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予所得者少，所失者不爲不多矣。」書既至，予不能答，謹以書意序諸《論》首。丙戌重午日，題於肅州鄯善城。

又《屏山居士鳴道集序》（《全元文》卷一一）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曰抵萬松老師，深攻亟擊。宿稟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贅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

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槿，不好音，誣詩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贊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性命，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棄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屏山爲人幕之賓，《鳴道》諸儒，贊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爲保證，因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影響耳。

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予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爲書糾其無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

紹曇《跋天宮可都正重刊辨正邪經》 鏡重磨淨發光，金百煉柔繞指。黃面老人，無大人相，反累他人，傷鋒犯手。何不明窗下安排，何故？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惟一《題谷源不無軒朱文公墨迹後》 丁巳之夏，庚暑正隆，齋餘靜坐粟中世界。有大比丘名曰舟者，合掌而前曰：「吾祖雲谷，與晦菴朱文公，爲方外交，文公扁其軒曰『不無』。閱歲滋久，厥義未聞，願爲宣說。」予曰：「坐，吾語汝。予非義學者，不無之義，又安能說？且以子舉此意，爲此來扣我門，入我室，仲此問，謂非不無可乎？子十二時中，折旋俯仰，嬉笑怒罵，語默動靜，應對進退，謂非不無可乎？三八五日，陞堂入室，鞠躬叉手，摳衣趨隅，目睹耳聞，心開意解，謂非不無可乎？文公未書，爾祖未揭，不無之名，已不可得而掩矣。子亦未舉，予亦未答，不無之義，已粲然在前矣。逮乎書而後揭，揭而後請，請而後說，不無爲無，無爲不無，紛然是非，殆將不可得而辨。欲求所謂不無，予未敢保任，候阿逸多出世，請往彼問。」舟蹶然而起，再拜曰：「不無之義，得之矣。」乞書以爲證，於是乎書。

吳澄《跋張丞相護法論》 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張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自覺以入於佛。若丞相此《論》，則厲聲色，與人爭辨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住師其以告我。噫！人苟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爲哉？

惟則《跋護法論》 杲日麗乎中天，通天下等受其照，惟翳膜在眼者不及見。既不見，故生疑；既生疑，故謗且毀矣。明眼者笑而憐之，憐其自謗自毀，於日何加損焉。世之人迷妄覆心未由醒悟，反致疑謗於佛法者，蓋類此也。昔無盡相國張公作是書，今漢陽耕野劉居士復刊以傳，謂之《護法論》。所謂護法者非護佛法也，護世人疑謗之心也。所謂論者非論也，滅翳之神藥，刮膜之金錍也。能服膺是說者，雖生盲亦當瞭然。

虞集《護法論後序》 樹教聖人，其設教雖殊，然於化人遷善去惡，則其一也，故曰爲教不同，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學。無盡居士得兜率悅公不傳之旨，以大辯才，縱橫演說，猶慮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

閩建寧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游方時，得此《論》，乃與住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可謂善作其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若貧而得寶，暗而得燈，眞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無盡之闡奧，臻無盡之造詣，妄以斥佛爲高，以要譽時流，聾瞽學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爲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道，亦獨無愧乎哉！吾嘗宴坐寂默，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消，不淪於無，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雖有智者，其猶有所未盡也。然後乃知，凡可以言譽，可以言毀者，特其道之粗耳。至若實際理地，清

淨妙明，凝然湛然，了無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所護哉！慧欽乃欣然請書，以爲後考云

了字徹堂，鮑參來歸，據席說法　欽字肅尊，清心苦行，不私於己，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並識之

至正五年二月既望，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虞集微笑亭書

又《護法論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眞，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眞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眞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

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一。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眞性在目耳之間，顚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瞽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大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欲，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不識聖人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德與撰

屈蟠《折疑論叙》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游學，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一句落在叢席，人多傳之。如《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書寢》云：夢魂不管擎書手，一帙南華墮枕邊。《閑遊》云：家家明月誰無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綠芰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卧看清波浴鷺鷥。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昂，請注《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辭理精當，不爲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首，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囊畜不出，抑爲艱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迹山林，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折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咏六經，略備諸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憚，故於叙引毋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書

智及《跋錢子善三教異同論》　三教學者，互相矛盾，其來遠矣。屈山李公，嘗謂儒、釋、道之軒輊，非唯釋道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釋、道之書之病也。君子韙之。今觀彭城支離叟《三教異同論》，窮理盡性，無黨無偏，可謂撤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立一家之成說，埽末流之浮議，使三聖人之學，凋瘵之秋，復將鼎峙，而不致偏仆，其於聖教，豈小補哉！雖然，道本無言，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世界未立，三才未備，儒、釋、道甚處得來？當與麽時，孰是孰非？誰同誰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則辨論之作，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卻向汝道。

張伯淳《辯僞録序》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僞録》之所云，良有以也

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寺長老邁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僞録》奏對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

原其所自，乙卯問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僞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眞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

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古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說，詔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毁，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道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眞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委寄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劵，爲事僞者戒。

試嘗攷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毁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踴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曇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

蓋世尊等視三界衆生，由如一子，棄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絶世棄智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翛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叢嘯黨援，假立冠褐，峻侈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況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毁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末流爾。

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蘭蕙至於薰蕕，梅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梅檀之馨，而愜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毁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

斯《辯僞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礙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玉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貴吉祥《辯僞録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敘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縢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隔，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眞諦絶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

如意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紺，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巖，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誘道之文》、《十異九迷》之論，《混元》、《隱月》之祕，《靈寶》、《赤書》之儀，煥若胸膺，明猶指掌，加以禪參於五派，傍閱於墓書。既有雄才巨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

切見全眞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狐璋等，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毁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駁爭騖，狀鴻鑪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僞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閻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和彌寡，深可愧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覩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勉爲斯引。輒以藤綆，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

劉謐《三教平心論序》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

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疏焉。孤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確論也。嗟呼！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諍之端，良可歎也！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三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閫，辯析疑惑，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稱，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與至公，黨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賢，察其至理，直趣眞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曰謹序。

明清分部

論說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〇《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爲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扇民，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帝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又《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人；然釋迦本同於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住世應眞，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生？今雖有僧間能昂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矣；即自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妻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於世祿，及其家貴，爲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廈，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欺君而上虐善，一旦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欲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

爾晐嚴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淸虛之境，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淸風於翠微深處，吟皓月於長更歲，覩山嶽之靑黃，目百川之消長，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亡。非獨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之無知止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地獄，豈不兩皆邇耳！若僧之不穀，兼通漏未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赴淵之愚者矣。爾必欲異此道而傑爲，須知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播寰中。若欲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覩祿之少，見贓之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鉤於腹，此其所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當深思熟慮，剖決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以官，未審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泯而實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又《宦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以化天下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爲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賢之稱末之有也。所以世人於世，善獲生全者，託以彝倫攸序，乃爲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備而守行之，不亦善乎！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道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爲之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其聖賢之道爲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藐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苦，善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之，今世之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爲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污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菴受人之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爲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於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況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於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傾秋，遇嚴霜而盡槁，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窩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至智者，人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寃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於隴畝，商交於市廛，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騭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蚊蚋之吮身，無啓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難於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又《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昂霄，會王母於天京；釋乃斂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劫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人爲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沉其一。傍曰鬼神不洩機，仙有尸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沉迷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此豈佛仙有無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英俊羣然，博才者衆，特以二敕諭之。敕以捨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皆兩圖，諭由己而敕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以陳之。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効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眞，神通盛効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彝倫攸敍，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又《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番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衝太虛，察九泉之機，遂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眞傳，其說可爲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二清，與聃共三，曰三清；說大羅、兜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與僧悟禪如是。僧亦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廟祀焉；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眞，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不聞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撫子，暗

地思欲、散居塵世、汙其於民、以累宗論；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又卷一三《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悟之獨闢、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笑談定性、化兇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世者、莫探其至玄。朱聞農工商釋道者精於儒。

正默論問、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於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謂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公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乎、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苦假之訛、語句眞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爲用哉！」

道衍《道餘録》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脫世綱(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卻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虛曰：明道謂「佛學大概、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爲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義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爲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裏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卽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卽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幾曾執著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爲比丘、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爲居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爲寄寓者、佛書有云：「旅泊三界、茫茫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也哉？」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者、此是程夫子自說、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綱)(網)、至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間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爲兩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爲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豈道學君子之爲乎？又言「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爲「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因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一偏、而不能撒藩籬而爲大方之家也。悲夫！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者。」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

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逃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此是明道自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永嘉云：「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動，佛說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既言「道卽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眞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蓮華爲喩。蓮華生於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眞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污壞修治者哉？明道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在。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云云，此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爲喩，極是明白。言人旣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明道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決不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明道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它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此個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佛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於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死爲幻，何不付與它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逃虛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言「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邪？如佛論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名爲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因中爲哥利王，割截身體，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罽賓國王問尊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此頭！」罽賓斬之。又如靜靄法師，因周武毀教不能救，自舍其身，抽腸胃以挂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捧心而死。斯等載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被他恐動也。明道之言，何其妄誕如此？又言「禪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學者生死且不懼，況在利心邪？」又言「《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四夷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制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之執見僻說，若委巷之曲士，誠可笑也。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達人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思爾！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蠭起角立，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

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如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時，或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

逃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聖人刪《詩》尚取之，況於談禪者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嘗談，終日聞而未嘗聞之，理決無不樂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能救？」明道若救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哉！明道何拘拘於小節，而自苦如此？又言「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絕？不知佛之學爲害，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言之，今日若有孟子，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歎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乘其高明。」

逃虛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闇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矣。

又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恁地便爲究竟也。灰心泯智之徒，禪祖叱之爲魂不散底死人，實爲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烏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龍心禪師曰：『人之生，三緣和合乃生，有即死節生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爲漕使，到處是正法，正言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日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爲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爲一歲，豈亂道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現存爲生，壞則後沒爲空，顯然之理，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爲僕隸。

逃虛曰：佛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爲善，而不化人爲惡，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邪！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刹海，無所不知，無物不

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夫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道，又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辯印證始得受用，誠有此說。譬如金之眞僞，非鍛師則不能別。若眞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鍛卽流去。如聖門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印證也歟？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爲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崛強自任，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占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小人所爲，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聖人淸淨寂滅之道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知有也，言『釋氏占姦打訛，卒歸於自私』，伊川誣佛，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闇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纔一舉，是非紛然；心若一歇，是非寂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遍知。』世人只爲認著有我，便被物所役，若達我無我，則能轉物也。程子墮在拘滯執泥坑裏，事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便作出世間想，卻不知世間卽出世間，出世間卽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與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遯，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逃虛曰，《首楞嚴》云：『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喩識情妄有來去，其如來藏妙眞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逃虛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輪，鳥之無翼，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師郯子、老聃、萇弘、師襄、項橐，所以集大成也。佛豈卑於老聃諸子者哉？伊川不願從而師之，亦陋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已，如何卻又偸佛說爲己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曰，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已與理爲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理而違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知者，乃是實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談笑而已，幾曾有實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概如此，大似魚目混珠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烏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即返，叢林中呼爲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故名爲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深者固難及。

逃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惟達磨一宗爲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灑灑落落，居一切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嘗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迴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遜，才窮著他，便道我不爲者個，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遜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迺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三觀圓照於無際，一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廣狹之殊；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周遮』也。程夫子知『萬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重重無盡，無盡重重，自他不間於微塵，始終不離於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家衆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悉皆容攝。涅槃生死總是空華，地獄天宮皆爲淨土。若言爲爲(輸)[輪]迴生死怕怖而自私，謬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入死爲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園觀爾。又言『釋氏善遜其言』。既是要遜，焉得又『寫在冊子上』？決非遜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瑣末『燒一炷香』這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爲？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以《華嚴》事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炷香而有無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程夫子末之聞也，奚足怪哉！

又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至於萬理錯綜，都不知。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若舍』者個，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總不出者個。晦庵恐未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逃虛曰：纔說個虛靜，便不忙矣。若曰『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此是朱子寱語。

晦庵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道理，『亦難言也』。蒙以道理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爲是，卻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拘得它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又何如。

逃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欲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何拘得他轉？大概人於目前尚無奈何，何況三世之後？朱子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云。』禪家有黠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逃虛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爲性』，作用爲性，如義學之即體之用，即用之體也。若言專以作用爲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裏都說作用爲性？佛祖說法，隨機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點）〔黠〕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祖師拈這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黠也？晦庵蓋未知禪門中事，惟逞私意以詆佛，其可笑乎！

晦庵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老、莊，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時佛經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肇法師《注》，並《肇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肇、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處。故達磨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肇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寶積》、《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於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技末，何識量之狹哉！

晦庵先生曰，釋氏云，『至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虛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剋日剋期而去，載在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逃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見水中天影』，晦庵失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東邊趕一言半句，西邊趕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那裏曾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義道德，觀其所行，不孝不義，非爲妄作，至乎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往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罪也。朱子當置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僊龍鬼，雖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頓悟妙理爲務，若眞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顯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爲妖怪，朱子亦怪矣。

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偸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偸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它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死，此個事物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黃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個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

來做個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太原裏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輸)(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妄想執著，起諸憎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心識循業發現，故有(輸)(輪)轉生死，六道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況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程、朱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曾見有此說。(輸)(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必說，據目前所見者而言：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門南司牡丹，被夫踢死，其魂徑到薄姬娘娘廟中，在內伏侍三年後，借本處袁馬頭死屍還魂。時懿文太子往陝西，駕回至河南府，官啓袁馬頭借屍還魂事，太子回朝，秦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廷問是實，賞賜鈔帛，有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橫渠言形潰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借屍還魂者？若有此借屍還魂者，豈無(輸)(輪)轉生死者哉？程、朱但說精氣爲物，不言遊魂爲變，變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庵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爲其所迷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亦必有個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佛氏之教，無非化人爲善，與儒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牲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詖之辭，使鬼神迷惑者邪？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於山林，煨個折腳鐺子煮飯喫，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大忘人世，單單守此道，昔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鳥雛纔出殼，須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遠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概！光明俊偉，不由人不敬伏，況其機鋒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必甘心叉手看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秦羅什譯，肇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惟談不思議解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晦庵言：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知是此人誑語。晦庵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晦庵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個寂(減)(滅)，不知須是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離生滅求寂滅則不是，即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即有爲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晦庵言『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它寂滅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晦庵所言，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資性高妙，參禪第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徑山，大機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何也？不阿秦檜爲忠，俗家無後，爲其立嗣治家舍，以正彝倫爲孝，載在方冊。晦庵言其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麼？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云：『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庵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

大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竊其說，《鬳齋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剽竊，詆之太甚，則不公矣。」誠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三昧，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門戶。傳奕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說，晦庵將踵其後塵，奚可乎？晦庵繼聖絕學，有道君子也，何不思是已。教人「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嘗言：《圓覺經》前兩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爇茅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逃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剌蜜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說後強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修，全修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呪，佛當時爲遣婬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呪」，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呪，佛教以結壇場持呪。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黃土，和上栴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以上十種細羅爲末，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方圓丈六，爲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一呪，經中不曾有此。晦庵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塗污佛聖，於理可乎？晦庵既要主張斯文，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販賣者所爲，何以異哉？可怪，可怪！

或問晦庵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晦〕庵曰：「莊子絕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子誣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釋、老其氣象大概相似，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大概相似佛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若言佛氏「一個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世，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居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壞滅有爲之相；居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吾所知。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二《法語》　所中有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能卽是所；能中無所，所卽是能。此蓋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矣。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味智故。兩俱成就，智雖不昧，性斷血脈，亦非佛法。如不斷血脈，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一身之微，六根皆夢，脫無有覺之者，則一夢永夢矣。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盆頓曉也。卽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媒；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爲雷，震驚夢者。邇來世道交喪，以雷爲夢，以夢爲雷，莫知孰爲覺者，孰爲夢者。既夢覺不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也。夫道學雖弊，則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則勝道學多矣。今有以道學爲名利之淵藪，互而排之，以禪學爲逃逋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學之風鼓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風鼓之，亦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日多，而污暗者日少。卽或假道學禪學，以爲污暗者有之，此亦嘉禾中稊稗耳，必

天多而稗少也。若惡少稗，而欲盡去多天，豈仁人之用心哉！道學禪學

又卷九《長松茹退》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分，吾分，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巳付之無辨予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和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辯則失眞，死則不靈。失眞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己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己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豈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己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己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於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兮無兮，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屢常遷於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己，禍必積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儉己者，雖溫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無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於動而無欲，則幾於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日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匿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鈴鐸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驅雲，雲雖無心，茫茫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又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於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胡焉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即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眞，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眞。殊不知眞與不眞，離心無塵。塵尚非有，況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於人者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於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

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於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曰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讎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讎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況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於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固宜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即《易》之未濟；發而皆中節，即《易》之已濟。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

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眞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於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又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已生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於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薰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復性，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俱掉捧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即緣生而能無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

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尙不有，何況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通經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卽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卽一兮，一卽三兮。三卽一，三何所有；一卽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喩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忿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又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咂我，輒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與人何異？以爲秒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喩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則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卽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托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蟲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憶！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喩，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無疑當作「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喩作焉。能喜觀一微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無心，而起於分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又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末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於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雞，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

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於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卽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窗，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偏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偏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踵，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趍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既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又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心，奚用藐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藐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於敬，哀出於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趍於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

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　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　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　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　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於死猶不覺也　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　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　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

死生根於有我，有我根於無我　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卽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甕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　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　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　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　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　是時也，伸己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冰凝千尺，一夕陽回，冰生微響，則冰復爲水，可立待也　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　如初發心大士，卽成正覺　蓋衆人生於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　故因該果海，譬層冰之初泮，則知復次不久焉；果徹因源，蓋冰離水無體故也　噫！冰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　然離冰無水，離水無冰，知此者，可與言《楞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　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　嗚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　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　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　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　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　如大機深者，聖人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　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　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　駕四弘之(輸)(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　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　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　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　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望之階，卽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　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　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　若不以無作之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焉　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　今有人於此，能循緣業，沂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　或曰：敢請治病之方　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　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徵者也　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　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　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　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　共有之耶？　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　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　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　夫約者，心也　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　或曰：敢問心所　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也　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　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強遂其志也　或有沒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　噫！惟雲門德

山，善戰之師也。

又卷二一《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

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諭之。鹿門子曰：大概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汩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汩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況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人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

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又卷二二《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卽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卽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也。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之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卽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人又誰見？故吾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

傳燈《性善惡論》卷一

客曰：世教何如？余曰：觀夫孔聖之著書，而寧言性，故門人之稱其師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亦少嘗言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未嘗以善惡斷至於其孫子思之立論，然後而微言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子思之謂中，非天命之謂性乎？和，非率性之謂道乎？至於論率性之道，但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夫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性善之義，隱而發之者如此，亦未嘗以善惡斷也。後世之為善惡紛紛之論者，實始於孟子。而孟子之言人之性善，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孔聖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孟子之既言性善也，而荀子好為異論，不得不言人性惡，謂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又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意其為人，必剛愎不遜，自許太過，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荀卿既言性惡矣，而揚雄又兼二者而有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夫論性至於善惡混，固已近之矣。若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非修其善而為善人乎？獨不可曰人皆可以為桀紂，非修其惡而為惡人乎？論者謂，揚子不知，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為善惡哉！夫揚子既以為善惡混矣，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於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則中人可以上，非孟子之性善耶；可以下，非荀子之性惡耶；可以上下，非揚子之性善惡混耶！而遺其上智為善之不移，下愚為惡之不遷。離性為三，以為超勝之說，不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論才也，非論性也。然亦不獨愈之言也，即天下舉古今之人而言性，皆雜乎才以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韓愈之說，又不獨此也，甚至於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離性以為情，則饑寒之患，牝牡之欲皆情也，非性也。情而非性，則必以泊然而無為者為性矣。而韓愈每以

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為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柱杖擲其足，失聲叫疼。余微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擲即不應；汝若不止，擲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智鑑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予聞二老之言久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蓋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即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靜（境），成此頹山勢」者，即爻之意也。天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始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蘧廬，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為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為既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闢佛老爲己任，至於言性，又不覺不知流入於吾教小乘說中。是故，其論終莫能通。蓋儒之言性，與吾佛教異。既言善惡矣，則所謂情者，乃儒所謂性也。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豈非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有之乎？蓋嘗原之世之立言，有好爲私說者，則造爲異論，惟務勝人，而全不顧其負處，則荀子創爲性惡是也。有喜爲公論者，則後之說者，理必勝前，如孟子既言性善，而荀子又言性惡矣，則揚子不得不兼二子而有之，曰：人性善惡混。若夫韓子者，不過捨揚子之遺餘而折衷乎聖人之成言，離性以爲三品，雖欲勝之，不知有離性爲情，合才爲性之失。要知四子之說，惟楊子人性善惡混爲近理。蓋善惡之論，有性也修也，於性之末形，固不當以善惡論，若以修而觀乎性，孰有無體之用，異性之修乎？是故約修以論性，修既有善惡矣，而性豈得無之？但於修，須論乎三義，曰：才也，智也，情也。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者，此論人之才能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爾。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竟爲之，則賢智也，卽修善也。性苟不具乎善，則何以能而何以爲？則性之具善明矣！若曰人皆可以爲桀、紂，而亦竟爲之，此愚情也，卽修惡也。性苟不具乎惡，則何以能而何以爲？則性之具惡又明矣。雖聖人，未嘗以善惡而明言之。若子思者，固嘗發其義端於《中庸》矣。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以言其性乎？『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以言其善乎？雖不言惡，獨不可曰：『發而不中節謂之不和』非以言其惡乎？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則善也，無忌憚則惡也。夫喜怒之和不和，莫不自性之所發，豈非性之本具善惡乎？惟聖人惜夫人性之具乎善，可以爲堯、舜，爲聖人，爲賢人，爲君子，是以諄諄設教，以勸之勉之。聖人懼夫人性之具乎惡，可以爲桀、紂，爲凡夫，爲下愚，爲小人，是以諄諄設教，以懲之誡之。故夫子之於《詩》與《春秋》也，其始終本末，各有條貫。正以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何也？蓋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不失正焉而已。雖然，夫子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亳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此夫子勸善懲惡之教大略也。然則，孟子深於《詩》與《春秋》者也，第發明乎祖父道統之傳，而力教人以爲善可也。至於論性，則舉天下之人如此之多，而必之以性善之說，則不可也。宋儒張橫渠又謂：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性善而無惡，氣質之性則有善而亦有惡。意言，孟子言性善者，獨指天地之性也。諸子言善惡混者，雜指氣質之性也。余謂：性以不變爲義，豈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異哉？且人稟天地五行以成形，而天地之性亦以賦焉。是則天地者體也，氣質者用也。有體而後有用，豈有體獨而用兼乎？以此而言，則橫渠之言亦非是也。

客曰：世教論性之略已聞命矣，出世之教論性差別之義如何？余曰：吾教差別論者，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而有五時八教：一、華嚴時，二、阿含時，三、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涅槃時。八教者：一、頓教，二、漸教，三、秘密教，四、不定教，此之四教，名爲化儀，如世藥方；一、藏教，二、通教，三、別教，四、圓教，此之四教，名爲化法，如辨藥味。但化儀四教，無別體相，乃以化法四教而爲其相。今於化儀四教，末暇辨之，惟約五時所說化法四教，以明性之善惡具與不具。第一華嚴時者，此時兼別教以明圓教。其所兼別，雖具明十界，若言性具，但言具佛界之善，不具九界之惡。以彼所明眞如佛性，如雲外月，迥出二邊，必須斷除九界之惡，方顯佛界之善。若彼正說圓滿修多羅教，則備明十界皆是性具。本具九界名爲性惡，本具佛界名爲性善；修成九界名爲修惡，修成佛界名爲修善。故晉譯《華嚴》云：『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又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第二阿含時，卽三七日如來於華嚴頓後，脫舍那珍御之服，着丈六弊垢之衣，於十二年中，說《四阿含經》，名爲漸初，惟說小乘三藏之教。此教雖有佛與菩薩，觀其所證，惟破見思，證偏空理，與二乘同。是則破去三界六凡法界，出三界外，入無餘涅槃，寂滅而已。界惟有八，但云搆造，豈論性具十界。第三方等時，於十二年後，八年之中，說《維摩》、《楞伽》、《楞嚴》、《圓覺》等諸大乘經。此時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三根普潤，四教並談。佛於此時，說性具與夫性惡法門處，至爲周足。如《淨名經》云：『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又云：『眼耳鼻舌入諸根皆是淨

二、又云：『有增上慢者，說離婬怒癡，名爲解脫；無增上慢者，婬怒癡即是解脫』。又云：『六十二見爲如來種』。《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患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楞伽經》云：『如來藏爲善不善因』。如是之義，散在方等，不一而足。至於《圓覺》、《楞嚴》，其於性具善惡之旨，又極所發明。凡此諸經，專談性具者，皆屬圓頓之教，若不及此者，乃方等圓教中所對藏通，及所對別教而已。第四般若時，說《般若經》，共二十二年。論此時以空慧之水，淘汰三乘執情，似不談乎性具。若曰般若談空，八十法門具顯，是則三以眞空破情，而不破法，則彼時帶通別二。正說圓教，一以性具而爲之主。第五法華涅槃時，此時說《法華》，凡經八年，說《涅槃》纔一日半夜，合此二經爲第五時法。而《法華》者，乃如來談性具，終圓究竟畢萃之時也。蓋如來於前四時爲實施權者，爲此性具一實之道，以施不具之三權，以顯《法華》圓具之實也。廢權立實者，廢前四時三教不具之權，以立《法華》圓具之實也。至於本門三法，莫不皆然。是故《方便品》初，如來出定，歎權實二智曰：『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及其下文，乃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有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正以十法界十如是諸法，皆是實相，惟佛與佛，具足究竟權實二智，方能究盡實相之實，諸法之權。所以經中開人天之權云：『低頭一合掌，一彈指，一敬華等，皆成佛道』。開聲聞之權云：『聲聞聞此法，疑網皆已除，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聲聞領解云：『我等今者眞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我等今者眞阿羅漢，普於其中，應受供養』。至於調達受記，龍女作佛，莫非開九界之權，顯佛界之實。或開修善，而究竟乎性善；或開修惡，而究竟乎性惡。惟佛與佛，乃能究盡，不在茲乎！至於《涅槃》，則專談性惡，故曰：『闡提，善人，二人皆有佛性』。名爲善惡緣因。具在彼部，不能具引。是則，欲明如來出世一大事因緣者，苟不知性具善惡之旨，如無目夜遊，何以爲直指人心，何以爲見性成佛！苟非天台一宗，敎觀發明此旨，則圓頓敎理幾乎絕滅矣。虎谿懷則師云：『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以性具善，他師亦知；具惡緣了，他皆莫測』。正此謂也。是故欲從事於如來圓頓法門者，則性具之道，是不可不知，而不可不學；即弘是道者，亦不可不講，而不可不廣也。故今對君，凡立八大科以發明之：一、眞如不變十界冥伏門；二、眞如隨緣十界差別門；三、不變隨緣無產而產門；四、隨緣不變產而無產門；五、因心本具毫無虧欠門；六、果地融通一無所改門；七、隨淨圓修全修在性門；八、隨淨圓證舉一全收門。

李贄《續焚書》卷二《三教歸儒說》

儒、道、釋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爲死矣』。唯志在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爲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人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釋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

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得攝位，即爲幸事，蓋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爲生民計也。比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爲心也。則亦不免仕大夫之家爲富貴所移爾矣，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四《德山麈譚》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邪！』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眞心邪？

又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又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向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

吾儒講學，亦事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於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粗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粗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盱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眞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卻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卻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祩宏《雲棲法彙手著》第三册《竹窗隨筆》

良知

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卽是佛說之眞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爲宗，不慮而知爲因，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爲喻，則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眞常寂照之謂哉？眞之與良，固當有辨。

寂感

慈湖，儒者也。不觀仲尼之言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進於精神矣，復進於良知矣。然則，是佛說之眞知乎？曰：亦未也，眞無存亡，眞無出入也，莫知其鄉，則庶幾矣，而猶未舉其全也。仲尼又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無最後句，則成斷滅，斷滅則無知矣。通天下之故，無上三句，則成亂想，亂想則妄知矣。寂而通，是之謂眞知也。然斯言也，論《易》也，非論心也，人以屬之蓍卦而已。蓋時未至，機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爲儒童菩薩也。然則，讀儒書足了生死，何以佛爲？曰：佛談如是妙理，偏於三藏，其在儒書，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間法，釋迦主出世間法也。心雖無二，而門庭施設不同，學者不得不各從其門也。

空所空盡

或曰，《老子淸靜經》云：『觀空，空無所空。』等語，卽《楞嚴》空所空盡之義。予謂《楞嚴》初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今以淸靜名經，是動相不生而靜相猶生也。靜且未空，尙何論空空？

發眞歸元

《楞嚴》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旣而曰：致中則天地位。會通儒釋者，謂中卽眞元也。然歸元則世界消，致中則世界立，胡因同果異如此？蓋喜怒哀樂，屬乎意根第六識耳。今止意識不行，尙餘末那、賴耶。洪濤息而微波在也，曾未歸元，如何得虛空消殞？

道原

或問，《道德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萬代遵之。佛經之所謂道者，亦莫之能違也。則何如？曰：著於《易》則云『履道坦坦』，紀於《書》則云『必求諸道』，咏於《詩》則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名已先立矣。況彼之所謂道者，乃法乎自然，如其空無來原，自然生道，則淸涼判爲無因；如其本於自然，方乃生道，則淸涼判爲邪因。無因邪因，皆異計耳，非佛之所謂道也。佛道則萬法繇乎自心，非自然，非不自然。經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無上正覺之大道也。』尙非自然，何況法自然者？

又第四册《竹窗二筆》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僞之稱也。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眞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衆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敎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儒佛交非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衆，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既非佛，疑佛者衆，佛者爲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傅、韓非佛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既掩日，不須更作烟霾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既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覈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略，凡人爲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於世者，正在此也。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喜怒哀樂未發一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即空劫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悄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固法塵之粗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眞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尚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喜怒哀樂未發二

慈湖楊氏，謂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然慈湖自敍靜中所證，空洞寂寥，廣遠無際，則正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子思此語，以深經微細窮究，故云猶未是空劫以前自己。若在儒宗，可謂妙得孔氏之心法，其言至精至當，何所錯謬，而慈湖病之。慈湖既宗孔氏，主張道學，而乃病子思，則夫子亦不足法矣，將誰宗乎？倘慈湖於佛理妙悟，則宜直言，極論儒佛同異，亦不應混作此語，似乎進退無據。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德清《憨山夢游集》卷四《法語・示容玉居士》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爲名教，以忠孝爲先，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博儋石以孝慈親，必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概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爲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爲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爲本然之天眞也。能知天性之眞，則爲眞人，以天眞之孝，則爲眞孝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爲眞修，以性眞之樂娛親，則爲妙行。以是爲孝，孝之至矣，猥云以敬爲重，而口體爲輕者，抑又末矣。玉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便念阿彌陀佛。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眞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生死之所不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屬於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爲佛。且佛非西方聖人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眞。而堯、舜、禹、湯，蓋天民之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既皆可以爲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眞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爲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玉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

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即衆生是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想貪瞋癡等，當下冰消。業垢既消，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眞樂既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眞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玉曰：弟子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第以念佛爲孝，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口嚙其指，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己之覺，以覺其母，以己之念，願母念之，母既愛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形累而心苦；母若愛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嚙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又卷五《法語・示袁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爲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以其能入衆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衆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衆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瞋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爲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衆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爲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爲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己，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請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不被聲色所轉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爲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即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即名爲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巨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爲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爲戒？袁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概不出此。生其勉之。

又卷六《法語・示顧山子》 予居雙徑之寂照，居士顧山子來參，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蓋得其精而遺其粗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是篇乃予門生周子所述，予嘗序之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衆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參玄之士，必曰『萬物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固，萬慮攻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是知二五而不知爲十也。苟知性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又卷二九《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衍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日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故學者斷不可以不務要矣。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達變，達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顯

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妙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又卷四四《大學綱目決疑題辭》 余十九棄筆研，三十入山絕文字，五十被譴，蒙恩放嶺外，於今十四年矣。往來持鉢五羊，諸子謬推爲知言，時時過從問道，余卒無以應，若虛來實往，愧矣愧矣。間有以禪視者，余則若啞人喫黃蓮耳。己酉秋日，偶乞食來諸子具香齋於法社，余得捧腹，是諸子果我也。食訖，請益。余但吐粥飯氣耳，含羞而別，舟還曹溪，思諸子飽我非一日矣，竟莫醵嘗。有以顏子問仁章請者，余咿嗚而已。即有言不能偏，偏亦不能盡，而求悅可衆心者，談不易也。以諸子之食難消，腹猶果然，舟中睡足，聞侍者讀《大學》，聒我疑焉。因取經一章，按綱目，設問答以自決，且引顏子問仁章，以參會之，如鼓刀然。兩半餉而卒業，讀之不成句，非文也。諦思自幼讀孔子書，求直指心法，獨授顏子以眞傳的訣，餘則引而不發。向不知聖人心印，盡揭露於二百五言之間，微矣微矣，豈無目耶？嗟嗟！余年六十四矣，而今乃知，可謂晚矣。恐其死也，終於泯泯，故急以告諸子。諸子年或過余半，未半者，幸而聞此，可謂蚤矣。如良馬見鞭影，一息千里，有若攜王擇乳，豈不以此爲粥飯氣耶？是特有感於一飯而發。願諸子持此以餉天下之餓者，非敢言博施也。己酉中秋前二日，方外德清書於須陽峽之舟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謂此乃沒量大人之學也。道字，猶方法也。以天下人見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稱爲大人者，以所學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諸子百家，奇謀異數，不過一曲之見，縱學得成，只成得個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以所學者大，故曰《大學》。《大學》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個個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斬）（斬）新作一番事業，無人無我，共享太平，故曰在親民；其次，爲己爲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徹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於至善。果能學得者三件事，便是大人。兩個明字，要理會得有分曉，且第二個明字，乃光明之明，是指自己心體。第一個明字，有兩意：若就明德上說自己工夫，便是悟明之明，謂明德是我本有之性。但一向迷而不知，恰是一個迷人，只說自家沒了頭，馳求不得，一日忽然省了，當下知得本頭自在，原不曾失，人人自性本來光明廣大自在，不少絲毫，但自己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將謂學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己本性光光明明，一些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己本有之明德，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地便是聖人。此就工夫爲己分上說。若就親民分上說，第一個明字，乃是昭明之明，乃曉諭之意。又是揭示之義，如揭日月於中天，即是大明之明。二意都要透徹。問：如何是至善？答：自古以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惡兩條路上走，只管教人改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改爲善，則善人可變而爲惡，足見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以此看來，皆是舊日知見習氣耳。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眞體，只是一段光明，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不改，此中一點著不得，蕩無纖塵。若以善破惡，惡去善存，此猶隔一層。即此一善字，原是客塵，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極可止之地。只須善惡兩忘，物我迹絕，無依倚，無明昧，無去來，不動不搖，方爲到家時節。到此，在己不見有可明之德，在民不見有可新之民，渾然一體，乃是大人境界，無善可名，乃名至善。知此始謂知止。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

定字，乃指自性本體，寂然不動，湛然常定，不待習而后定者。但學人不達本體本來常定，乃去修習強要去定，只管將生平所習知見，在善惡兩頭，生滅心上求定，如猢孫入布袋，水上按葫蘆，似此求定，窮年也不得定。何以故？病在用生滅心，存善惡見，不達本體，專與妄想打交滾，所謂認賊爲子，大不知止耳。苟能了達本體，當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強求得的定。只如六祖大師，開示學人用心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學人當下一刀兩段，立地便見自性，狂心頓歇，此後再不別求，始悟自家一向原不曾動。此便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樣子。又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此便是知止的樣子。所以學人貴要知止，知止自然定。靜字與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體，此靜乃是對外而擾擾不靜說，與定體遠甚。何也？

人學人一向妄想紛飛，心中不得暫息，只管在知見上強勉遏捺，將心主靜，不知求靜愈切，而亂想益熾，必不能靜。何以故？蓋爲將心覓心，轉覓轉遠，如何得一念休息耶！以從外求入，如人叫門不開，翻與守門人作鬧，鬧到卒底，若眞主人不見面，畢竟打鬧不得休息。若得主人從中洞開重門，則守門者亦疾走無影，而求入者眞見主人，則求見之心，亦歇滅無有矣，此謂狂心歇處爲靜耳。若不眞見本體到底決不能靜，故曰定而后能靜。安字，乃是安穩平貼之義。又如安命之安，謂自足而不求餘也。因一向求靜不得，雜念紛紜，馳求不息，此心再無一念之安。而今既悟本體，馳求心歇，息性具足，无欠无餘，安安貼貼，快活自在，此等安閒快活，乃是狂心歇處而得，故曰靜而後能安。慮字不是妄想思慮之慮，亦不是憂慮之慮，乃是不慮之慮。故曰：易無思也，無慮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百慮而一致。又曰：不慮而偏。正是者個慮字，謂未悟時，專在妄想思慮上求，卽一件事，千思萬慮，到底沒用，也慮不到，多思多慮，於心轉見不安。今既悟明此心安然自在，舉心動念，圓滿洞達，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聰明知見算計得的，乃是自心本體光明炤耀，自然具足的，故曰安而後能慮。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滲漏之義。聖人泛應曲當，羣情畢炤，一毫不謬，徹見底原，一一中節，故謂之得，非是有所得也。初未明明德時，專用妄想思慮，計較籌度，縱是也不得。何以故？非眞實故。今以自性光明，齊觀並炤，羣情異態，通歸一理，故能曲成而不遺。此非有所得，蓋以不慮之慮，无得之得，故曰慮而后能得。言非偶爾合節，特由慮而合故。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此釋上本末先後之序，以驗明明德親民之實效也。就成己工夫上說，則以明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蓋從根本說到枝末上去。今就成物上說，故從枝末倒說到根本處來。以前從一心知止上，做到慮而能得，到此則天下事物皆歸我方寸矣。今欲要以我既悟之明德，以揭示天下之人，願使人人共悟。蓋欲字卽是願力，謂我今既悟此明德之性。此性乃天下人均賦共稟者，豈忍自知而棄人哉？故我願揭示與天下之人，使其同悟同證，但恐負此願者，近於迂濶，難取速效。且天下至廣，豈可一蹴而偏！故姑且先從一國做將法，所謂知遠之近。若一國見效，則天下易化矣。昔堯都平陽，舜宅百揆，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也，孰不從願力來？余故曰：欲，願力也。身爲天下國家之本，經文向後，總歸結在修身上，可見修身是要緊的事。而此一件事，最難理會，豈是將者血肉之軀，束斂得謹慎端莊，如童子見先生時，卽此就可治國乎？豈是身上件件做得模樣好看，如戲場上子弟相似，卽此可以平天下乎？故修身全在心上工夫說，只如顏子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此正是眞正修身的樣子。隨告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便是眞正治國平天下的實事。若不信此段克己是修身實事，如何顏子請問其目，孔子便告之以四勿乎？且四勿皆修身之事也。克己乃心地爲仁之工夫也。克己爲仁，卽明明德也。天下歸仁，卽新民也。爲仁由己，此己乃眞己，卽至善之地。故顏子隳聰明，黜肢體，心齋坐忘，皆由己之實效，至善之地也。夫人之一身作障礙者，見聞知覺而已。所謂視聽言動，皆古今天下，人人舊有之知見。爲仁須是把舊日的知見，一切盡要剗去，重新別做一番生涯始得，不是夾帶著舊日宿習之見，可得而入。以舊日的見聞知覺，都是非禮，雜亂顚倒，一毫用不著。故剜心摘膽，拈出個勿字。勿是禁令驅逐之詞，謂只將舊日的視聽言動，盡行屏絕，全不許再犯，再犯卽爲賊矣。此最嚴禁之令也。顏子一聞，當下便領會，遂將聰明隳了，將肢體黜了，一切屏去，單單坐，坐而忘，忘到無可忘處，翻身跳將起來，一切見聞知覺全不似舊時的人，乃是從新自己別修造出一個人身來一般，如此豈不是新人耶？自己既新，就推此新以化民，而民無不感化而新之者，此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修身之效也。不如此，何以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耶？心乃本體，爲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正，須先將意根下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一念不生，則心體純一无妄，故謂之誠。蓋心邪由意不誠，今意地无妄，則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知與意，又眞妄之辨也。意乃妄想，知屬眞知。眞知卽本體之明德，一向被妄想障蔽，不得透露。故眞知暗昧受屈，而妄想專權，譬如權奸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要斬奸邪，必請上方之劍，非眞命不足以破僭竊。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乃眞主，一向昏迷不覺。今言致者，猶達也。譬如忠臣志欲除奸，不敢自用，必先致奸邪之狀，達於其主，使其醒悟，故謂之致。若眞主一悟，則奸邪自不容其作祟矣。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物卽外物，一向與我作對者，乃見聞知覺視聽言動所取之境。知卽眞知，乃自體本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原。以迷則內變眞知爲妄想，故意不誠，

不誠故不明。外取眞境爲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爲礙。是則此一知字，爲內外心境，眞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衆禍之門是也。」今撥亂反正，必內仗眞知之力，以破妄想；外用眞知之炤，以融妄境。格卽禹格三苗之格，謂我以至誠感通，彼卽化而歸我，所謂至誠貫金石、感豚魚，格也。且知有眞妄不同，故用亦異。而格亦有二：以妄知用妄想，故物與我相扞格，此格爲鬬格之格，如云與接爲搆，曰與心鬬是也；以眞知用至誠，故物與我相感通，此格乃感格之格，如云格其非心是也。且如驢鳴蛙噪窗前草，皆聲色之境，與我作對爲扞格，而宋儒有聞驢鳴蛙噪，見窗前草而悟者。聲色一也，向之與我扞格者，今則化爲我心之妙境矣。物化爲知，與我爲一，其爲感格之格，復何疑？

問：眞知無物可對，如何感格於物？答：眞知其實內外洞然，無物可對，而感物之理最難措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知體也。天下之故，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感通云者，不是眞知鑽到物裏去，以眞知蕩然，无物當前故也。眞妄心境，不容兩立，外物如黑暗，眞知如白日。若白日一昇，羣暗頓滅，殆約消化處說感通耳。以暗感明，則明成暗。今以明感暗，則暗自謝而明獨立，故雖感而本不相到，而重在明也。物體本虛，以妄取著，故作障礙。今以眞知獨炤，則解處洞然，無物可當情矣。以寂然不動之眞知，達本來無物之幻物，斯則知不待感而自炤，物不待通而自融，兩不相解，微矣微矣！故學人獨貴在眞知，眞知一立，則明德自明，元無一毫造作。《大學》工夫，所以言明、言知，而修齊治平皆是物也。

問：始綱領，說明德、親民、止至善，分明是三件事，今條目上，只說明明德於天下，終歸到致知格物上，若一件事，是何意？答：聖人此意最妙，千古无人會得，此中八件事，單單只重在一個知字，此知字卽明德，乃本體也。前云：第一個明字，有二意。吾向所解致知格物，乃用前悟明一意，工夫已在知止中，止字卽寂然不動之知體，知止知字，卽第一個明字乃工夫。此一段已知致至極處，知體旣極，則誠意正心修身之能事畢矣，如此則明德與新民分明兩事。今欲明明德於天下，乃用第二揭示昭明之意，則致知格物，亦可就新民上說。且知止而后有定，是己立，謂知所止，則自己腳跟已立定矣。慮而后能得，是己達，謂己於一切事物，通達而不遺，目前无一毫障礙，則法法皆眞，豈非己達耶？其所以立，所以達，皆仗眞知之力也。故今做新民的工夫，就將我已悟之眞知，致達於萬物之中。萬物旣蒙我眞知一炤，則如紅爐點雪，烈日消霜，不期化而自化矣。故云：致知在格物。物自化，故謂之格。彼物旣格，則我之明德，自然炤明於天下，民不期新而自新矣，所謂立人達人也。如此則明德新民，只是一事。三綱領者，一而三，三而一也。故此八事，只了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且從家國而後及天下者，知遠之近也，明甚。

問：如何格物，就能平得天下？答：且道所格之物是何物，卽天地萬物，盡在裏許，豈除了天地萬物外，別尋個物來格耶？若格物平不得天下，如何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且道天下又是何物？歸仁畢竟歸向何處去？參參！

問：致知格物，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消會？答：克己卽致知，復禮卽格物，天下歸仁卽物格。

問：學人不會。答：己是物，克是致知，復禮則己化，化己豈非格物耶？天下歸仁，何等太平氣象！是謂物格。

問：正心致知，何辨？答：正心乃四勿，先將視聽言動，絕其非禮，但可修身正己，不能化物。若致知專在格物，則達人，其功最大，所以《大學》，重在致知。

問：格物物格先後之旨。答：前八事著先字，總歸重在末後致知上，此是說工夫。今從物格說至平天下，著後字，亦是提起知字，要顯向後七事，都是知字的效驗耳，學人要在此知字上著眼。前云，「致知格物」者，是感物以達其知。此格字，乃感格之格。今言「物格而後知至」者，是藉物以驗知體，意謂彼物，但有一毫不消化處，便是知不到至極處，必欲物消化盡了，纔極得此眞知。如此則物格之格，乃來格之格，所謂神之格思的格字，正是天下歸仁之意。物都來格，方是知之效驗，所以格物，物格，學人須要討分曉。若物都來格了，則一路格去，直到天下平方纔罷手。聖人意旨了然明白，只是要眞實工夫做出，乃見下落。

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旣云只一知字，如何歸到修身上？答：不從修身上做起，不道向虛空裏做，所以聖人分明示汝，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以己卽己身，乃是我最親之一物，比外物不同。克己乃是我致知先致在己身一物上。若將自己此物格了，然後格天地萬物，何難之有？故通以修身爲本。

問：格有三義，謂扞格、感格、來格。答：三義通由一人而發也。請以喻明，昔杞梁之妻善哭，夫死哭之，初哭則里人惡其聲，厭其人，故聞其哭則掩耳，見其人則閉目，以其哭異乎人之哭也。其妻亦不以里人厭惡而不哭，哭之既久，里人不覺而哀痛之，亦哭，哭則忘其厭惡也。厭惡忘，則心轉而憐之矣。其妻亦不以其人憐己而不哭，終哭之不休，久則通里人人皆善哭矣。人人皆善哭，則忘其哀痛，而不見若人之爲哭者。人人善哭，哭久則通里以成俗，俗成則人人皆謂自能哭矣。人人自能哭，則視杞梁之妻猶夫人也，不異己而與之周旋密邇，則無不忘也。且杞梁之妻之哭，非哭其夫也，哭其天也。天乃終身所依賴者，失則不容不哭也，慟則終天之恨也。以知天不容己，故哭亦不已，奚以人厭惡而可已耶？藉使通里之人，日日而詢之，哭更哀也，殆非有意欲人憐己也，豈詢而能止之？即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威而止之不能也。何耶？以此天外無可哭者矣。初哭而人惡之者，以哭之痛特異於人也，扞格也。哭久而人人皆痛者，以哭之痛，切於人心，故人人皆自痛，非痛杞也，感格也。蓋久而通里善哭以成俗，則不知哭痛自杞出，抑視梁妻直類己焉耳。斯則來格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又卷四五《道德經解發題》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眞眞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眞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部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即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即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於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子觀見世上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即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粗細我法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尚乃粗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顯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遺之形，即固我也；所離之欲，即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顯於忘世，佛顯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救)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以迹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迹，則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又《觀老莊影響論》

敍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

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若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各狥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桔槔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憂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眞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末膠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末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卽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出於己，而以己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眞。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竊嘗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概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具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卽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

源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即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即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鑒，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是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以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恆殊，不捨緣而即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即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即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論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眞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授之，始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人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子，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貪，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啓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人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界，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

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粗糠鼎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　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嗔，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　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若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　世人於彼尚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　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　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正摩地，淸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　至於澂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機，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　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　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　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人空定者是也　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婆娑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　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者類也，無疑矣　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　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猜狙之悲　修羅方嗔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　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　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　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　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　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鬬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　適一己無厭之欲，以結末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　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旦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既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　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　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舁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　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　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瞞瞑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尙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

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救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即《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即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鬬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

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淸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堀耳。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即出世三乘，亦皆在其中。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迹者，欲者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憒憒哉！華嚴地上菩薩，於塗灰事火，卧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

響矣！

此論創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歡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歡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創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

智旭《靈峰宗論》卷二《法語》

示馬太昭

予向拈《周易禪解》，信無十一，疑逾十九。嗟嗟！我誠過矣。然察疑者之情，謂儒自儒，佛自佛，欲明佛理，佛經可解，何亂我儒宗，《易》果有禪乎？四大聖人豈無知者？《易》果無禪乎？爾何人斯，敢肆異說。噫！予是以笑而不答也。昔陸象山，始疑天地何所窮際，逮豁悟後，不過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更不復談及天地。豈非以無窮無盡之天地，總不出此心此理，故不復生有邊無邊諸戲論哉。《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易》既範圍曲成矣，何無體？既無體矣，以何物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噫！試深思之，可謂《易》無禪邪？可謂聖人不知禪邪？且聖人明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又言神無方矣。後儒必以乾陽配天配君，坤陰配地配臣，則廣八卦所云：乾爲寒爲冰爲瘠馬等，坤爲吝嗇爲文爲墨等，果何謂邪？聖人明言，《易》無體矣。後儒必以《易》定是《易》，尚不可推諸《詩》、《書》、《禮》、《樂》，況可推三寶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是四聖之心邪，非四聖之心邪？至動莫若乾，畫反奇，恐動或非動也。至靜莫若坤，畫反偶，恐靜或非靜也。艮山兌澤，皆不動之物也，何得稱咸也？巽風震雷，皆不停之象也，何反稱恒也？坎中男也，何水至冷也？離中女也，何火至熱也？水降滅火也，火然竭水也，何以稱既濟也？水潤得所也，火炎上而順性也，何以稱未濟也？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胡後儒之執爲典要？不知變通也。馬太昭，自幼留心《易》學，獨不以先人之言爲主。客冬聞台宗一切皆權，一切皆實，一切皆亦權亦實，一切皆非權非實之語，方知《周易》亦權亦實，亦兼權實，亦非權實。又聞現前一念心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妙，方知不易之爲變易，變易之終不易。夫所謂不易者，惟無方無體故耳。使有方有體，則是器非道，何名神，何名易哉？又不達無方無體，不惟陰陽是器，太極亦器也。荀達無方無體，不惟太極非器，陰陽乃至萬物亦非器也。周子曰：「太極本無極也」，亦可曰：「陽本無陽也，陰本無陰也，八卦本無卦也，六爻本無爻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也」。陰陽設有方體，安得名不測也？論云：諸法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無無因性。無性亦無性，無性之性，乃名諸法實性。噫！此《易》邪？禪邪？亦《易》亦禪邪？非《易》非禪邪？居士必能默識之矣。

示夏蓋臣

聖賢固不擇地，不擇時生，然往往生於山谷亂世者。蓮出污泥，珠生濁水，非苟然也。蓮在泥泥不能染，珠在濁濁不能混，聖賢之在山谷亂世，山谷豈能局之？亂世豈能易之？夫山谷不能局，亂世不能易者，寧唯聖賢有之，聖賢能勿喪耳。堯、舜心法，不過危微二字，操則存，捨則亡。伯玉寡過未能，子路聞過則喜，孔子五十學易，文王望道未見，皆危微心印也。是故不以求放心爲學問，而徒事口耳，異乎聖賢所謂學問矣。顧心是何物，云何名放？云何而求？若放則馳散六合，求則還歸一腔，此緣影耳，風大耳。過去未來現在，心不可得。設有可得，與雞犬同是一物。而心豈一物哉？眞求放心者，必須覓心，了不可得。惟心了不可得，方知天地日月山河國土，皆妙明心中所現物，亦無能現所現之分，是謂天下歸仁，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謂山谷所不能局，亂世所不能易。故陸象山云：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悟此，決不更問天地何所窮際，以心外無天地，天地止是心之相分耳。《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邪！知此則儒與佛，均不足以名之。一任名儒與佛，無所不可，努力求焉。

又卷三《性學開蒙答問卽壇中第四問廣答》附《壇中十問十答》

第四問答　問：儒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與佛法同邪別邪？亦同亦別邪？非同非別邪？象山重尊德性，紫陽重道問學，互相矛盾，致成大諍。爲一是一非邪？俱是俱非邪？且如何超出是非，究竟無弊邪？

答：儒佛有名同義異者，如德性、廣大、精微等，一世間道理，一出世道理也。有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如問學、致盡等，下手無別，到家實分世出世也。然爲實施權，儒亦五乘中之人乘；開權顯實，則世間道理亦順實相。故同別四句，執之皆謗，善用之卽四悉檀。象山雖重尊德性，非棄問學，紫陽雖重道問學，非遺德性。得其旨，似頓悟漸修兩門，失其意，則爲狂罔愚者二病，可謂是則俱是，非則俱非。然廣大精微等，皆德性本具之義，致盡等，皆道問學以尊之之事，原非兩法相濟，孰能偏重偏輕？此則超出是非兩關，永無流弊者也。

儒釋同異之致，性學重輕之關，憒憒久矣。欲釋此疑，須先就儒典消文釋義，以超是非兩關；次就二公決擇是非，以示平心公論；後對佛教細辨同異，以彰權實本迹。

初就儒典消釋者，朱註以尊德性爲存心，道問學爲致知；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屬存心，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致知。如兩物相需，未是一貫宗旨，所以偏重偏輕，致成大諍。今謂首倡大道，既包下兩節，則洋洋優優同是道，故同稱大。不可謂，洋洋但大，不入無間，優優但小，不極無外。尤不可謂，洋洋但是德性，不由問學，優優但是問學，不關德性也。然此大道，全率於性，全凝於德，故名德性。猶釋稱如來藏性，以藏性雖十界所同，惟如來能合之，故以如來藏稱，不稱地獄藏性，人天藏性等也。然則，德性二字，已含性修因果旨趣，而廣大精微等，皆德性所具之義趣，致之盡之，乃至崇之，皆道問學者之妙修耳。尊此德性，方道其問學，道此問學，方尊其德性。否則，性近習遠，淪於汙下，猶所謂法身流轉五道，爲衆生矣。然德性廣大，謂其洋洋發育也；精微，謂其優優百千也；高明，謂其位天育物也。中庸謂其不離子臣弟友之間也，故謂其稟自初生也。新，謂其經綸參贊也；厚，謂父子君臣等皆天性所定也；禮，謂仰事府育等皆人事應爾也。世有廣大而不精微者，如海魚身長若干由旬，蕩而失水，螻蟻得意；有卽廣大而精微者，如阿修羅王，變身與須彌齊，復能幻人藕絲孔。德性亦爾，雖洋洋峻極，而復舉體攝入一威儀，隨舉一小威儀，全具德性，非德性少分也。世有精微而不廣大者，如玩器等，微妙精巧，不堪致用；有卽精微而廣大者，如摩尼珠，圓明清淨，不過分寸，置之高幢，四洲雨寶。德性亦爾，雖百千經曲，而隨拈其一，皆全具位育功能，非少分功能也。世有高明而不中庸者，如夏日赫盛，不可目視；有卽高明而中庸者，如諸佛光明，勝百千日，而觸者清涼。德性亦爾，上達卽在下學，位天育物之極致，不離庸言庸行之家風。世有中庸而不高明者，如鄉黨善人，可狎可欺；有卽中庸而高明者，如時中之聖，溫而厲。德性亦爾，下學全體上達，灑掃應對之節，卽具旋轉乾坤之用。世有故而不新者，如衣敝不堪復御；有故而常新者，如上古瑤琴，一番摩撫一番音。德性亦爾，出生一切道德文章，經綸事業，不可窮盡。世有新而不故者，如美食不可再列；有新而嘗故者，如春至花開，樹未嘗改。德性亦爾，雖出一切經綸事業，道德文章，而體嘗如故。世有厚而非禮者，如牛犢相隨，殷然天愛，而罔知儀節；有厚而卽禮者，如孝子事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出於至性，匪由勉強。德性亦爾，雖率其天眞，自有禮節。世有禮而非厚者，如六國事秦，勢不得已；有禮而卽厚者，如孔子拜下，盡禮非諂。德性亦爾，雖百千經曲，絕非強設。又，致廣大而不盡精微者，亦自有博學多聞，與則半是，奪則全非，以既不精微，既於廣大不能致故。盡精微而不致廣大者，亦自謂一門深入，與亦半是，奪亦全非，以既不廣大，則於精微不能盡故。極高明而不道中庸者，亦自謂豁達大度，然離中庸，而別擬高明，便不名極。道中庸而不極高明者，亦自謂言行相顧，然捨高明而安於卑陋，非君子之道。溫故而不知新者，亦自謂守其德性，而德性豈如此之癡頑？知新而不溫故者，亦自謂日有增長，然如溝澮，可立待其涸。敦厚而不崇禮者，亦自謂率其本眞，未免同人道於牛馬。崇禮而不敦厚者，亦自謂舉止有式，反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故必了知廣大精微等無非德性，皆須道問學以尊之，則全修在性，全性起修，既非二致，那偏重輕？斯爲超出是非兩關，全收二公之長，永杜二公流弊者也。

次就二公決擇者。象山意謂，不尊德性，則問學與不問學皆無用，但能尊其德性，卽眞問學。猶是佛所謂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亦猶六祖本來無物，又卽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也。是將尊德性攝問學，非

恃德性而棄問學，故得爲名賢也。紫陽意謂，若不道問學，雖高談德性，如所謂理佛，非關修證，必道問學，以成至德，方可凝其率性之道，猶至佛所謂菩提涅槃，尚在遙遠，要須歷劫辛勤修證，亦猶神秀時時佛拭，又師孔子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下學而上達也。是將問學尊德性，非徒問學而置德性，亦得爲名賢也。然則，悟象山之所謂德性，問學已道；悟紫陽之所謂問學，德性自尊，可謂是則俱是。而象山似頓悟，較紫陽之漸修，當勝一籌。然執象山之言而失旨，則思而不學，與今世狂禪同陷險坑，孔子謂之曰殆。執紫陽之言而失旨，則學而不思，與今世教律同無實證，孔子謂之罔，可謂非則俱非。而無實證者，尚通六趣，陷險阬者，必墮三塗，象山之流弊，亦較紫陽倍甚。若就二公之學，以救二公之徒，亦有兩番：一、逆救，以象山之藥，治紫陽之病；以紫陽之藥，救象山之病。二、順救，執象山之言者，爲申象山眞旨；執紫陽之言者，爲申紫陽眞旨。終不若向初義打透，則二病不生，二藥無用矣。

後對佛教細辨者，先須知此五句：有名同義異者，有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又須知對待絕待二種妙義，然後約迹約權以揀收之，約實約本以融會之，庶得戲論永滅，諍論亦消也。

言名同義異者，德性二字，及德性中所具廣大精微等八義，固賦同名德性及廣大等，異則儒以天命爲性，修之上合於天者爲德；老以自然而然，強名曰道者爲性，復歸無名無物者爲德。二、往判之是大乘，亦未盡天中差別；恐不過四王忉利法門，遠自人間視之，稱爲自然及無名無物耳。推而上之，夜摩等空居四天，亦以自然爲性，以欲界未到諸定及上品十善爲德；魔天以命根互通爲性，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爲德；初禪天以出欲爲性，離生喜樂爲德；二禪天以超出覺觀爲性，定生喜樂爲德；三禪天以永無喜水爲性，離喜妙樂爲德；四禪天以不動爲性，捨念清淨爲德；無想天以一念不生爲性，滅心心所爲德；四空天以超出色籠爲性，微細定心爲德。我佛法中，藏教以眞諦爲性，擇滅無爲爲德；通教以諸法無生爲性，體空智果爲德；別教以離過絕非中道爲性，所證法身般若解脫爲德；圓教以不生不滅常住眞心，不縱不橫三德祕藏爲性，一心三智妙合如來藏理爲德。既德性一名，歐義各別，故所具八義，隨此皆異。儒但以洋洋發育爲廣大，乃至仰事俯育爲禮，如前說耳。老則以生天生地爲廣大，杳冥昏默爲精微，神鬼神帝爲高明，專氣致柔爲中庸，長於萬物爲故，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爲新，還淳返樸爲厚，守雌守黑爲禮。夜摩等天，各以境界倍增者爲廣大，受用倍妙者爲精微，不假日月爲高明，十善攝散爲中庸，劫初先成爲故，果報變化爲新，隨順善性爲厚，具善三業爲禮。魔天則以統攝欲界爲廣大，超化無化爲精微，威力自在居欲界頂爲高明，不離塵勞爲中庸，悟本命元爲故，自在化現爲新，愛網所攝爲厚，脊鬣莊嚴爲禮。四禪各以捨下苦粗障爲廣大，得上淨妙離爲精微，安住勝處爲高明，十禪支行爲中庸，超歷大小諸劫爲故，喜樂捨受相應爲新，同一定體爲厚，王臣民等差別爲禮。無想天則以無諸想礙爲廣大，體同木石爲精微，居四禪上爲高明，滅心心所爲中庸，初半劫滅爲故，後半劫生爲新，順無動性爲厚，次第令其心慮灰凝爲禮。四空天則以體同太虛爲廣大，微細心心所法爲精微，徧超色縛爲高明，不離心想爲中庸，報境無有成住壞空爲故，受用禪味爲新，順無色性爲厚，次第證入爲禮。藏通二教，各有三乘，雖體析巧拙不同，同以無爲涅槃，離我我所，曠若虛空爲廣大，超諸斷常有無，戲論妄想爲精微，遠離三界成一切智爲高明，依戒而住，依念處而行道爲中庸，因緣法性無有作者爲故，觀諦觀緣，出生三乘道果爲新，二乘別以警悟無常，速求出離爲厚，攝身口意解脫業繫爲禮。大士別以自愍愍他，願皆濟度爲厚，三聚淨戒，上求下化爲禮。別教則以無量四諦十界因果爲廣大，中道佛性緣了修證爲精微，迴超九界佛眼種智爲高明，從因緣境歷修三觀爲中庸，本覺無始爲故，功德智慧二種莊嚴爲新，次第三慈爲厚，歷侍諸佛，徧度九界，種種儀軌爲禮。圓教則以介爾有心三千具足，豎窮橫徧無欠無餘爲廣大，三千性相互具互徧，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爲精微，一心三智，照窮法界爲高明，無作四念，一心三觀爲中庸，即隨緣而不變爲故，所以一切諸法無非性具；即不變而隨緣爲新，所以權實因果施設無方；心佛衆生三無別爲厚，所以上合無緣慈力，下合同體悲仰，而熾然常行與拔；上侍諸佛，下應羣機爲禮，所以性遊諸業，一切皆成無盡戒體，皆名無上道戒。是謂名同而義異也。

言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不論儒老，色無色定，乃至藏通別圓，欲以至德凝道，必道問學以尊之；欲眞實學問，必尊德性以道之；欲證德性之廣大，必盡精微以致之；欲證德性之精微，必致廣大以盡之；欲證德性之高明，必道中庸以極之；欲證德性之中庸，必極高明以道之；欲證德性之故，必知新以溫之；欲證德性之新，必溫故以知之；欲證德性之厚，必崇禮以敦之；欲

諗德性之禮，必敦厚以崇之，是名義俱同　然如此問學，各尊其所謂德性，故儒成人間之聖，與天地參；老成天道之聖，爲萬化母；乃至藏通成三乘之聖，永超生死；別教成圓滿報身之聖，永超方便；圓教成清淨法身之聖，方爲眞能盡性，是歸宗永異

言對絕二妙者，若以人望天，以欲界望色界，展轉乃至以別望圓，則彼廣大之外更廣大，精微之內更精微，高明之上更高明，中庸之中更中庸，故之前更故，新之後更新，厚亦彌厚，禮亦彌周　若以圓視別，以別視通，乃至以天視人，則彼廣大精微等，皆悉有名無義　故以下望上，傳傳皆妙，以上視下，法法皆粗，此對待明妙也　絕待明妙者，爲實施權，開權顯實，若別、若通、若藏、若天、若人，究竟同歸一乘　圓人受法，無法不圓，則法法皆妙，既知此理，方許論揀論收，能融能會耳

後約迹約權揀收等者，揀之則全非，儒是世法，佛出世故　又，此云天命爲性，《易》云，太極生兩儀，並屬非因計因，不知正因緣法，見論所攝；夫婦父子等恩愛牽連，愛論所攝　《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是無因論，不知正因緣法，亦見論攝　收之，則儒於五乘法門屬人乘攝，所明五常，合於五戒，其餘諸法，半合十善，尚未全同金輪王法也　老屬天乘，未盡天中之致，已如前說　究而言之，總不及藏教之出生死，況通別圓邪！　然此直約迹約權耳，若約實約本融會者，此為聖人是菩薩化現，如來所使　《大灌頂經》云：「佛先遣三聖，往化支那，所立葬法，南洲中最　三聖法化若在，如來正教亦賴以行　而《列子》具明孔子讚佛之語，老子騎牛出關，欲訪大覺，既聞示寂，歎息而返　經史所載，彰明若此，後人不達，紛紛起諍，豈理也哉！　然三聖不略說出世教法，蓋機緣未至，不得不然　且如五天機熟，佛乃示生，而初唱《華嚴》　在會聾啞，不惟須說《阿含》以爲漸始，兼立人天戒善，以作先容　況此地機緣，遠在千年之後，縱說出世法，誰能信之？　故權智垂迹，不得不示同凡外　然即此儒典，亦未嘗不洩妙機，後儒自莫能察，及門亦所未窺　故孔子再歎顏回好學，今也則亡，深顯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權而不知實者也。何謂所洩妙機？　如《易經・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語最可參詳　夫既云易有太極，則太極乃易之所有，畢竟易是何物，有此太極？　儻以畫、辭爲易，應云太極生天地，天地生萬物，然後伏羲因之畫卦，文王因之繫辭，何反云易有太極？　易有太極，易理固在太極之先矣　設非吾人本源佛性，更是何物？　既本源佛性，尚在太極先，豈得漫云天之所賦？　然不明言即心自性，但言易者，以凡夫久執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斷斷不能理會此事，故悉檀善巧，聊寄微辭　當知易即眞如之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義，密說爲易　而此眞如，但有性德，未有修德，故不守自性，不覺念起而有無明　此無始住地無明，正是二種生死根本，密說之爲太極　因明立所，晦昧爲空，相待成搖之風輪，即所謂動而生陽；堅明立礙之金輪，即所謂靜而生陰　風金相摩，火光出現，寶明生潤，水輪下含，即所謂兩儀生四象也；火騰水降，交發立堅，爲海爲洲，爲山爲木，即所謂四象生八卦，乃至生萬物也　名相稍異，大體宛同，順之則生死始，逆之則輪迴息，故又云：易逆數也　亦既微示人以出世要旨矣　《老子》道生天地，意亦相同，但亦不明言即心自性，皆機緣未熟耳　且《易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語，即寂照無二之體；而『乾坤其易之門』一語，即流轉還滅逆順二修之關　以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非干修證，不屬迷悟，而迷則照體成散，寂體成昏，逆涅槃城，順生死路，全由此動靜兩門，是名逆修，亦名修惡　悟則借動以覺其昏，名之爲觀，借靜以攝其散，名之爲止，逆生死流，順涅槃海，亦由此動靜兩門，是名順修，亦名修善　然修分順逆，性無增減，又雖善惡皆本於性，而道必昇沈　如斯祕旨，豈異圓宗！　菩薩現身，信非虛倡，習而不察，過在後儒　又，既知宣聖祕密微談，兼秉《法華》開顯妙旨，即此《中庸》便可作圓頓佛法解釋　『天命之謂性』者，天非望而蒼蒼之天，亦非忉利、夜摩等天，即《涅槃經》第一義天也　命非命令之解，即第八識執持色身相續不斷之妄情也　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阿賴邪識，此識即有生之性　以全眞起妄，天復稱命；以全妄是眞，命復稱天　全眞起妄，即不變而隨緣；全妄是眞，即隨緣而不變也　『率性之謂道』者，此藏性中具染淨善惡一切種子，若率染惡種子而起現行，即小人之道，亦名逆修；若率淨善種子而起現行，即君子之道，亦名順修　『道』，仁與不仁而已矣』，正合此意，亦合台家性具宗旨　『修道之謂教』者，小人之道，修除令盡，君子之道，修習令滿，此則聖賢教法，惟欲人返逆修而歸順修，即隨緣而悟不變也　三句合宗，頭正尾正，凡一文一字，皆可消歸至理矣　以要言之，若得《法華》開顯之旨，治世語言，資生產業，乃至戲笑怒罵，艷曲情詞，尚順實相正法，況世間理性之談邪！　然此是智旭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也　如大慧杲禪

神，以此二句作法報化三身，亦只是宗旨之中庸耳。儻乎惠實知宗旨，智炬之《中庸》者，孔子急當印之，胡顏淵死，一慟傷心，自稱天喪？且追憶之，再嘆今也則已邪？昔孟子歷敘見知聞知之道，結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是孟子尚不肯以曾子、子思爲見知者，何況孔子！彼二公賢之之傳，但約示尊德性之眞實問學如此，乃下手發足之方，非到家消息。又，迹中權理之一，非本中實理之一也。今約三聖立教本意，直謂同可；以無非爲實施權故也，約三教施設門庭，直謂異可也。以儒老但說權理，又局人天，佛說權說實皆出世故也。約權，則二夫同而到家異，謂亦同亦異可也。約實，則本不壞迹，迹不掩本，謂非同非異可也。惺谷壽禪師云：『爲門外人說同，否則以爲異端；爲入門人說別，否則安於舊習；爲升堂人說亦同亦別，以其見理未諦，須與微細剖析，令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爲入室人說非同非別，粗言細語皆第一義，又何儒釋可論？』斯言得之，以其次第順於四悉檀故。然細論說法方便，則四句之中，一一皆具四悉。又貴臨時善用，不得固執斯言爲死法也。

又卷四《孝聞說》 世出世法，皆以孝順爲宗。《梵網經》云：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名爲戒。蓋父母生我色身，師僧生我法身，三寶生我慧命，是故咸須孝順。而欲修孝順者，尤順念念與戒相應。如曾子云：無故而殺一蟲蟻，非孝也。世孝尚爾，況出世大孝乎！以要言之，眞能孝順父母師僧三寶，決不敢犯戒造惡。經言孝名爲戒者，正欲人以戒爲孝故也。夫世間孝，以朝夕色養爲最小，以不辱身不玷親爲中，以喻親於道爲大。出世孝亦如是，勤心供養三寶，興崇佛事，小孝也。脫離生死，不令佛子身久在三界淪溺，中孝也。發無上菩提心，觀一切衆生無始以來皆我父母，必欲度之令成佛道，此大孝也。舜盡世間大孝之道，玄德升聞於堯而爲天子。今出家兒，盡出世大孝之道，玄德聞於法界，必成無上菩提明矣。

又《聖學說》 佛祖聖賢之學無他，求盡其心而已。盡其心者，不於心外別立一法，不於心內欠缺一法。是故爲子臣弟友，止孝忠順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而仁義禮智不可勝用。造次顚沛必於是，可以久處約，長處樂，皆由了達心外無法故也。六祖云：法法皆通，法法皆備，而無一法可得，名最上乘。今人甫欲通備一切法，必捨自心而求諸外；甫說法皆無實，必固守癡頑，而不知藉境鍊心。無怪乎不墮枝離之學，便落暗證之坑也。夫不知萬法唯心，泛求諸事事物物，安得不固！不知心具萬法，獨取一昭昭靈靈，安得不殆！嗟嗟！昭昭靈靈，尚不可取，況昏昏墨墨哉！眞志佛祖聖賢者，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凡富貴貧賤，種種境緣，皆大爐鞴，一切時中，動心忍性，增益不能，然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如松柏亭亭獨秀於霜雪間，而天地之心賴此見矣。吾悲儒釋眞風，今日盡皆埽地，良由學儒者急富貴，學佛者在利名，元無佛祖聖賢襟期，故學問操履符門，皆適助其虛妄。如良田然，種未植，莠未去，而灌以糞膩，益增蕪蔊而已。學者但向心田中保護菩提嘉苗，芟刈名利莠草，隨時漑灌，勿助勿忘，守到白露秋分，自見秀而且實。至於旱則車水，潦則開渠，雖神農復興，亦不能使歲時無旱潦也。以此方便，自養善根，令成熟度脫，便堪以四悉檀益物，令其番番種熟脫，盡未來際，無所不度，而吃緊關要，只在今日最初一步。蓋南其轅則步步近楚，北其轅則愈趨愈遠，縱能久後覺悟故轍，不唯所傷既多，亦枉卻多少功夫，豈不可惜！此苦口良藥，勿但作文字看過，道理解過，直滴滴入口，從咽喉灌入臟腑，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皆爲藥味所透，庶幾也已。

又《致知格物解約佛法爲唐宜之說》 知者，明德之本體，乃中道第一義諦妙心，非空非假而實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者也。致者，一心三觀，了達此一諦而三諦也。物者，迷此知體，而幻現之身心家國天下，如水所結之冰也。格者，推究此身心家國天下，皆如幻影並非實我實法，如以煖氣銷堅冰也。欲得水，莫若泮冰；欲致知，莫若格物。冰泮水現，物格知致矣。物者，所觀之境也。格者，能觀之智也。知者，所顯之諦也。一心三觀名格物，一境三諦不令隱晦名致知，不可以致知爲空觀，格物爲假觀也。〔唐謬分，故破之〕了知五位百法皆無實我實法爲物格，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爲知致，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爲意誠，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爲心正，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爲身修。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乃至一世界清淨故，一切世界清淨。爲家齊國治天下平，只一物格工夫到底，致知之學，始無虧欠，是謂究竟不離於初步也。

又卷五《儒釋宗傳竊議》 大道之在人心，古今唯此一理，非佛祖聖賢所得私也。統乎至異，淮乎至同，非儒、釋、老所能局也。尅實論之，道非世間，非出世間，而以道入眞，則名出世，以道入俗，則名世間。眞與俗皆迹也，迹不離道，而執迹以言道，則道隱。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嗚呼！今之求道於迹者，烏能下學而上達，直明心性，迴超異同窠臼也。夫嘗試言之，道無一，安得執一以爲道？道無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眞俗之迹，姑妄擬焉，則儒與老，皆乘眞以御俗，令俗不逆眞者也；釋乃卽俗以明眞，眞不混俗者也。故儒與老主治世，而密爲出世階；釋主出世，而明爲世間祐。至於內丹外丹，本非老氏宗旨，不足辯。然則，言儒而老與孔皆在其中矣，言釋而禪與教皆在其中矣，故但云《儒釋宗傳竊議》。

儒之於道學也久矣，上古無文字，無可徵，可徵始於堯、舜。堯允執厥中，舜危微精一，皆心外無法，故天地賴以位，萬物賴以育，貫徹古今，萬世不能踰其道也。嗣禹、皐陶之見知，湯之聞知，不過還知此心此理而已。知之，則近見亦可，遠聞亦可，不以遠近爲親疎也。乃韓愈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嗟嗟！是何物也，可互相傳乎？譬諸射，樹的而專注之，先有巧力者先中，後有巧力者後中，或在同時，或在異世，貴各中的而已矣。的非可傳也，巧非可傳也，力非可傳也，謂之曰見知聞知則可，謂之以是相傳，可乎哉？

見知不唯禹、皐也，凡稷、契、伯益等皆見而知之者也；聞知不唯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則於湯爲見知，於堯、舜、禹等，亦爲聞而知之者也。

文王既沒，武周又逝，柱下史聞而知之，孔子問禮，歎爲猶龍，則於老聃又爲見而知之，門人推崇其師，不復齒及老氏，孟子亦蹈其舊轍耳。

顏於孔誠見知也，但繼孔學，又先孔亡，不同太公之於文王，伊尹之於湯，禹之於舜也，故孟子不言之。

顏淵死，子哭之慟，再歎『今也則亡』。故古人云：『顏子沒而聖學亡。』非虛語也。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亦不敢虛妄承當者歟。

老氏之學，蓋公等得其少分以治漢，漢則大治。孔、孟之學，漢代絕響。

北宋周濂溪《定性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太極圖說》云：『太極本無極也。』細玩二語，眞得孔、顏心法者也。後儒紛紛解釋，罕有知其語脈者，且云《定性書》可以不作。噫，可哀矣！卽及門之士，明道似曾子，子思，伊川似子夏而已。

南宋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者，乃得孟氏心法者乎！然不信太極無極，展轉撥之，紫陽又展轉救之。吾觀撥者救者皆非實知周子也。

王陽明龍場大悟，提『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眞訣，雖曰顏子復生，不亦可乎！

釋之於道學也，十方三世無不徹也，此界此時，則始於釋迦，繼於迦葉、難陀等也。其在震旦，則遠公造《法性論》，羅什歎其未見佛經能知佛理；北齊慧文大師，讀能樹《中論》，悟圓頓心宗，二並可稱聞而知之。菩提達磨大師受記東化，可稱見而知之。

遠公後，凡修淨業得往生者，皆見知聞知之流類也。有人僅立蓮宗七祖，但約行化最專者耳。然四明尊者、慈雲懺主等，何嘗不以淨土行化？而智者大師《十疑論》，飛錫法師《寶王論》，天如禪師《淨土或問》，楚石禪師《懷淨土詩》，妙叶法師《念佛直指》，尤於淨土法門有功。至若近世，則幽溪師《生無生論》，袁中郎《西方合論》，皆遠公之的裔也。

達磨傳至六祖，乃有南嶽、青原二甘露門。門似二，道無二也，二則毒藥，非甘露也。又數傳而爲五宗，人有五，宗非五也，五則枝條，非宗本也。譬如阿耨達池，一水流爲四河，歸於大海，河有四，水無四也。今不知池之一，不知水之一，不知海之一，獨從四河闊狹曲直遠近起見，互相是非，可謂智乎？

繼北齊者，有南嶽思大師，出《大乘止觀法門》四卷，眞圓頓心要也。次有天台顗大師，出三種《止觀》，《法華玄義文句》及《維摩》、《仁王》、《金光明》、《普門品》、《十六觀》等疏，於是教觀大備。歷五傳，至荊溪，其道中興。又八傳至四明，道乃重振。此後裂爲三家，漸式微矣。

唐玄奘法師，徧遊天竺，學唯識宗於戒賢法師，盡其所知，旁搜其所未知，廣大精微，眞彌勒、天親之子，釋迦文佛之遠孫也。慈恩基師，雖實繼之，然觀所撰《法華贊玄》，則靈山法道恐未全知。無怪乎《唯識》一書，本是破二執神劍，反流爲名相之學，亦可悲矣。

賢首法藏國師，得武后爲其門徒，聲名藉甚，疏晉譯《華嚴經》，經既未備，疏亦草略，故不復傳。所傳《起信論疏》，淺陋支離，甚失馬鳴大師宗旨，殊不足觀。方山李長者有《新華嚴經論》，頗得大綱。清涼觀國師，復出疏鈔，綱目並舉，可謂登襍華之堂矣。後世緇素，往往獨喜方山，大抵是心粗氣

浮故耳。不知清涼雖遙嗣賢首，實毒生於藍也。圭峰則是苟澤知見宗徒，支離矛盾，安能光顯清涼之道？

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漸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

台宗絕響已久，百松覺公稱爲鳴陽孤鳳，僅出《三千有門頌略解》及《楞嚴百問》耳。幽溪繼之，一時稱盛，然唯《生無生論》足稱完璧，而自所最得意《圓通疏》，殊爲不滿人意，何哉？但能跌坐書空，作妙法蓮華經字，脫然西逝，則誠蓮華國裏人矣。

雲棲宏大師，極力主張淨土，讚戒讚教讚禪，痛斥口頭三昧，眞救世菩薩也。憨山清大師，擴復曹溪祖庭，晚年掩關念佛，晝夜課六萬聲，故坐逝後二十餘年，開龕視之，全身不散，遂與六祖同留肉身，人天瞻仰，得非蓮宗列祖乎？

或曰：佛祖之道，必師資授受，方有的據，否則法嗣未詳，終難取信。無名子應之曰：譬諸世主，桀非傳自大禹，紂非傳自成湯者乎？身苟無道，天子而不若匹夫矣。今之雖有師承，顚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漢之高祖，明之太祖，並起草莽，誰授以帝位乎？苟得其道，匹夫而竟開大統矣。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必如子論，是但許有見而知之，不許有聞而知之者矣。可乎哉？且子又不聞，有師資具足，皆不足齒及者乎？譬如俳優及相撲者，豈無師資授受，然不過戲劇及鬬諍法耳。吾故曰：執迹以言道，則道隱。譬諸射者，期各中的焉耳。十方三世，唯此一的，常住不變，何竢於傳？巧之與力，存乎其人，父不能傳之子，子不能得之父，有何所傳？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正知其不可傳者也。謂有可傳，則不至於戲劇鬬諍不止，非佛祖聖賢之道也已。

元賢《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九《瘝言》 道本玄妙，而玄妙不是道，有玄妙可說，則玄妙亦法塵也。道本平常，而平常不是道，有平常可安，則平常亦法塵也。道本無心，而無心不是道，有無心可證，則無心亦法塵也。道本自然，而自然不是道，有自然可宗，則自然亦法塵也。蓋有可說，有可安，有可證，有可宗，則言思未絕，能所不忘，非妄而何？是故，智者不作諸見。

世俗以根自是根，塵自是塵，特因相遇而起用者也。我佛則謂根本無根，因塵發根；塵本無塵，因根現塵。正如離明暗二塵，更於何處有見；離動靜一塵，更於何處有聽？是根必因塵發明也。又如本人見花鳥，更於何處有色；木馬聽鼓吹，更於何處有聲？是塵必因根現亦明也。塵既因根，則塵無實體；根既因塵，則根亦無實體。根塵交虛，但妄有因緣，妄起諸用而已。迷者不達，執根塵爲實有，是爲法執；執根爲己，執塵爲彼，是謂人執。二執起而美惡生，美惡生而見思起，見思起而業道成，業道成而果報彰矣。智者了達根塵本空，則彼我不計；彼我不計，則美惡不生；美惡不生則見思消落；見思消落，則常光自圓；常光自圓，則耳可視，眼可聽，六根無不互用。極而言之，則根根塵塵，皆徧法界，又何窒礙之有哉！由是觀之，祇此根塵，迷之則成縛，悟之則成脫。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又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佛法雖多，數語盡之矣！

佛氏有無二義，與世俗迥別，故世俗少有信者。佛所謂有，必其歷劫常存，不可少損者，謂之有；佛所謂無，必其刻刻不住，不可常存者，謂之無。故佛之所有，天下莫能無；佛之所無，天下莫能有，乃究竟之實法也。若有質有名謂之有，無質無名謂之無，此世俗之有無也。此有從無生，亦必復歸於無，則現在雖有，刻刻不住，乃知言有者妄也；此無可因有而得，亦可倏變於有，則現在雖無，刻刻不住，乃知言無者妄也。或謂，此有固有，此無亦有，立一切有爲宗；或謂，此無固無，此有亦無，立一切無爲宗；或謂，宗有者墮有，宗無者墮無，由是立雙亦以爲宗；或立雙非以爲宗；或又對此四見，立非四見以爲宗。細而分之，凡九十六種，皆外道法也，其病在以見見道，而不知道不可以見見。唯悟入一心，則諸見消滅，諸見消滅，則常光自圓，雖說有也得，說無也得，說亦有亦無也得，說非有非無也得。蓋知有底人，語語歸根，悉順正法，殆非世俗所能測也。

人皆知釋迦是出世底聖人，而不知正入世底聖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聖人，而不知正出世底聖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

佛氏之學，祇要識得諸法無性。識得諸法無性，則身心器界，以及無邊虛空，悉皆消隕，唯是一心圓明獨露，不學佛而佛已成，不度生而生已度。若不知諸法無性，則妄生執著，起惑造業，寧有已乎！

又 問：孟軻謂，人之性與犬羊之性異，然則性有二乎？曰：性無二也。曰：然則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乎？曰：性無偏全也。曰：然則人物同

學？曰：不變之體，靡不同也，隨緣不用，按，不用疑爲不同之誤　靡不異也　經云：法身流轉五道是也

問：孟軻言性善，學禪者多非之，唯東林總公是其說，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是否？曰：性體寂滅，不落名言，凡有指注，俱乖本色　非獨孟軻不宜以善稱，即堯舜稱之曰中，《大學》稱之曰明，《中庸》稱之曰誠，乃至諸佛稱之曰眞如、曰圓覺，詎可以言性哉！至於方便開示，則亦不廢言詮　因其不偏謂之中，因其不昏謂之明，因其不妄謂之誠，因其不妄不變謂之眞如，因其統衆德、爍羣昏謂之圓覺，則因其本然無惡，謂之善，亦何不可？且所謂善者，即所謂中，所謂明誠者而善之也　第能知善爲權巧設施，則孟軻乃仲尼之徒，若執善爲眞實法義，則孟軻亦告子之屬矣

又　問：老子以虛無爲宗，釋氏非之，謂其爲無因外道　然嘗聞釋氏之說，乃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曰『虛空之本，爲衆生之原』，與老氏何異？曰：老氏宗虛無者，頑空也；釋氏言虛空之本，乃謂一切有爲之法，無不始於無明，而此無明，實無體性，無所住著　因其實無體性，無所住著，故能隨緣成就諸法，熾然建立　故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曰：『虛空之本，爲衆生之原』豈老氏虛無自然之義哉！

又　問：訓詁之學，世間自不可廢，師苦非之，何也？曰：訓詁何可非也，非其墮於訓詁，而不知實義者矣　使其知有實義，則訓詁即爲神奇；使其不知實義，則雖巧生穿鑿，極意揣摩，皆頭中習氣也，安足道哉！

儒家謂，人物之性，本於天賦，學佛者多非之，不知儒所言天者，非實指大也　乃妄識未參之先，則曰天；人爲莫與之日，則曰天；擬議不及之處，則曰天　故《文始經》曰：『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而名之曰天曰命』孟氏亦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善談天命者也　誠如此說，則儒者原性於天，未與佛異，特引而未竟，隱而未發，作方便之權說耳　如《書》云：『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等，正所謂妄識未參之先，人爲莫與之日，擬議不及之處也　又如他言達天知命，及天意天心等語，俱不出此意　後儒不達厥旨，乃謂有主宰於冥漢之中，以爲二氣五行之紐樞者，謂之天命，一切人物，稟之以成形成性焉　夫二氣五行之紐樞，實即吾人之妙心，故曰三界唯心　今捨心外，而謂別有主宰於冥漢之中，則是心外有因　心外有因，我佛闡爲外道，以其因在一心之外也　又謂在天爲命，合而未分，在人爲性，分而非合，是以性爲有分合也　氣聚而生，其性始有，氣散而死，其性即滅，是以性爲有生滅也　有分合，有生滅，不可以言性，況謂之天命，謂之道乎？此決非儒家之本意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數句，宋儒理學之源也，然迷亦自不少　何也？太極之說，老莊指一氣之初名之，則可以言動靜，至宋儒直指道體爲太極，則一理渾然而已，豈有動靜哉？或曰：太極無動靜，則不生兩儀乎？曰：不動不靜者，太極之體；有動有靜者，太極之用　用依體發，強名曰生；體超於用，實自無生　攝用歸體，生即無生；全體起用，無生而生　所以然者，以陰陽造化，一切如影，非有非無　非無故，造化不妨有生滅；非有故，實體畢竟永無生也　又，陰陽造化，其與實體，非一非二　非一故，太極迴超於兩儀；非二故，兩儀全即是太極也

或問，《太極圖註》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又曰：『太極無動靜而動靜之者』若如此解釋，似可無過　曰：彼以太極爲能乘，動靜爲所乘，則動靜在太極之外，不得云太極動、太極靜　又云太極有時乘靜機，有時乘動機，則太極乃一有分量，有往來之物矣，非謬而何？且彼謂太極無動靜而動靜之者，謂太極之外，別有一氣，而太極動靜之耶？抑別無一氣，而太極動靜之耶？若謂別有一氣，則是氣不從太極生也；若謂別無一氣，則動之者動誰？靜之者靜誰？或曰：此即對後所生之陰陽言之也　曰：若此，則是太極中忽自起能動之機，則動而成陽；忽自起能靜之機，則靜而成陰，非太極亦有動靜乎？夫太極者，一理渾然，無有朕兆，無有名相者也，使此中忽有動之靜之之機，則有朕兆可窺，有名相可指，安得謂之太極哉！

問：宋儒言太極分爲陰陽，是否？曰：陰陽分於太極之中，非太極分爲陰陽也　凡言可分者，必有形質，而太極無形質也；凡言可分者，必有變易，而太極無變易也；凡言可分者，必有偏全，而太極無偏全也，謂太極分爲陰陽，不亦謬乎？昔老、莊之流，指一氣之始，名爲太極，故有分爲陰陽之說，今儒者直指太極爲道體，則不宜襲其說而不之察也　或曰：太極不可分，則萬物還具太極否？曰：具　曰：全體既不可分，萬物何以各具？曰：此正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　今不得已而分別之，太極之體，語大則包納太虛，語小則全具一塵　雖全具一塵，即包納乎太虛；雖包納太虛，即全

具珍，塵 便其能包納太虛，有不能全具，塵，是局於大也；便其能全具，塵，而不能包納太虛，是局於小也 太極豈有大小之形量哉？故統體一太極，即是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太極，即是統體一太極 若各具之太極，由統體而分，則各具者不得其全矣；統體之太極，既分爲各具，則統體者已失其全矣，尚得名爲太極乎？學道之士，忘情而默證之可也

又 或問：《易》言「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說輪迴之義否？曰：未可據也 輪迴明三世，儒者只明現在；輪迴明六道，儒者只明人道，故儒者不言(輸)(輪)迴 徧考五經諸子，俱無是說，唯《易》「遊魂爲變」一語似之，然既他無所證，則亦未可強解 況彼下句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則不過言人死爲鬼而已 但人死爲鬼，情狀可知，則言死後斷滅者，豈聖人之意哉！

問：儒家言死後斷滅，果有據乎？曰：無據也 儒家所論，鼻祖六經，六經但曰人死爲鬼，且俱有在天之說，故祖廟有制，春秋有典 雖曰事死如生，所以盡仁人孝子之情，亦未可遽謂泯然無知，歸於散滅也 及左氏所稱神化爲狐，死後爲厲等，則尤其顯著者也 暨後，自漢以來，始有死後斷滅之論，違經背聖，自逞臆說，而世俗咸莫之察，爭引爲據，則縛於童之所習，而不能自脫也 悲夫！

或曰：造化之機，生生不息，不必假既屈之氣，以爲方伸之氣，故再生之說，似不可信 曰：造化之生生不息者，氣也，豈假既屈之氣以爲方伸之氣哉！若夫此心之靈，則非氣也 雖稟氣受形，似有成壞，而妙體恆堅，歷劫不變，所以能主張造化，而稱爲最靈最妙者也 若謂一死永滅，則同於草木，豈可謂人心之靈，而與草木俱盡哉！夫人身一天地也，天地有成壞，而爲天地之主宰者，未嘗滅也，故壞而復成。人身有生死，而爲人身之主宰者，未嘗滅也，故死而復生 斯理昭昭如此，而人多不信，乃以上等天地之身，下同無知之草木，亦可怪也

又 或問，《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與吾釋，「一念不生」之說相近否？曰：非也 一念不生者，此心用而常寂，寂而常用，祇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因境生念而已，非有未發已發之辨，及爲性爲情之分也

或問：五常可以言性否？曰：就體指用，約用歸體，故以五常言性，而性實非五常也 蓋性乃一體渾然，本無名相，自一理隨緣，斯有五常之名如金隨緣而爲鉼鐶釵釧，故就體以言用，則曰金之用具鉼鐶釵釧，或約用以歸體，則曰鉼鐶釵釧悉是金 若直指金之本質，則鉼鐶釵釧云乎哉？宋儒不達此理，乃以五常爲性，謂性中有此五者之分別 故其言曰：儒者全體中有許多道理，各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釋則只是個渾崙底事物，無分別，無是非 夫謂全體中有許多道理者，非名相而何？不知理無名也，故能爲名之祖，理無相也，故能爲相之宗 若有墮於名相者，皆此理隨緣應用，因事而立其名，現其相者也，豈可以議其本寂之眞體哉？本寂之眞體，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則一尙不可得，況分之爲五乎？性尙強名，況名之爲仁義禮智乎？故以仁義禮智言性者，謬也！

或問：性既不可以仁義禮智名，則無善無惡，性之體也，有善有惡性之用也 善惡均之出乎其性，君子必舍惡而從善，何哉？曰：性雖無善惡，而順性者必善，逆性者必惡 惡之用起於我執法執，善之極歸於無思無爲 無思無爲者，順性之道也；我執法執者，逆性之障也，故君子必舍執以致於道

或曰：性非五常中無定，則莽莽蕩蕩，何以應機而曲當乎？曰：應物有則，不出一心，心虛而靈，心寂而妙，物至斯應，無不炳然 譬之鑑空無形，萬形所以現其影；衡空無物，萬物所以定其平 若使鑑衡不空，又安能隨物而曲當哉！

又 或問格物之說。曰：諸儒或有訓格爲正者，謂正其意之動也。夫靈心尙塞，則妄意橫興，強欲正之，不勝正矣 或有訓格爲扞格之格，訓物爲物欲之物者，謂格去其物欲之障，則元明自彰也 夫正見未開，理欲多混，認欲爲理，將安去乎？或有訓格爲扞格之格，訓物爲一切外物者，謂屏絕外物，則心不受障也 夫事理不二，內外無間，今必欲去物以明理，是撥波而求水，特偏枯之見耳 唯晦庵訓爲窮至事物之理，庶幾近之 但彼所謂理，特指事物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特逐物而窮其當然之則 是此理乃名言之所及，思慮之所到，益增差殊之見，不達歸源之路，求其一旦豁然，果能之乎？愚謂，格物者，須窮其實體，直徹根宗，《易》所謂「精義入神」也 精義而至於入神，則不落義路，契悟亦忘，形化爲性，氣化爲道，物化爲心，靈光獨露，迥脫根塵，無廣不照，無微不燭 格致之道，固如是也，視彼區區推測於形迹之間，又奚啻爛火之與日月哉！

至一無一，故萬應而不窮；眞空不空，故萬變而靡礙，此所以大本立而

達道行也。宋儒不達此理，乃曰：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理是實理，他却空了，所以大本不立。彼謂萬理俱實者，乃指事物當然之則也，此當然之則，有名可識，有相可指，故曰皆實。殊不知，理在己而不在物，理在心而不在事，若事物之則，乃此理妙應之影，因事物而受其名者也，倏忽變遷，全無實體，故彼謂之實，吾謂之空。譬之水焉，或爲方，或爲圓，或爲曲，或爲直，莫不因其所受之器而異焉。若夫水之性，則溼而已，無所謂方圓曲直也，故方圓曲直爲空，而溼性爲實。今執萬理皆實，乃是執方圓曲直以爲實也，豈不謬哉！又譬之月焉，或在江，或在河，或在淮，或在漢，莫不皆有圓月，而月之體實在天也。故在天者爲實，而在江、河、淮、漢者爲空。今執萬理皆實，乃是執江、河、淮、漢之月以爲實也，豈不謬哉！宋儒因執此理爲實，故逐物以窮之，以分別之妄心，測度影響之幻境，自謂物可格，知可致矣。不知事物之變，機如閃電，事物之蹟，紛若塵沙，不能洞其根源，而區區逐物，能盡照哉！況有能分別之心，是謂人執，有所分別之理，是謂法執，二執並興，衆咎斯作，雖勉強爲善，而叛道愈遠矣。嗚呼！宋儒失本求末，認末爲本，其顚倒若此，豈曰大本之能立耶！

世儒謂太極有動靜，是以太極爲有生也；謂五常爲性，是以性爲有相也。既局於有，卽有人我，有美惡，有愛憎，有去取，乃分別而修習之，以歸於善，皆生滅法耳。故雖曰無思，實有思也，雖曰無爲，實有爲也，其用止可以奉天而治人，未可以離人而入天。

老、莊祖昔之無，是未能超無也，厭今之有，是未能超有也。見既局於有無，乃思去今之有，歸昔之無。由是墮肢體，黜聰明，絕聖智，棄仁義，以修混沌之術，皆生滅法耳。故雖曰無思，非眞無思也；雖曰無爲，非眞無爲也。其用，止可以離人而入天，未可以離天而入聖。或曰，莊生之學，非墮於無也，其言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既曰『夫始有夫未始有無』，則超於有無矣，非眞性而何哉？曰：非也。莊生不能離有無之見，故窮有以入無，窮無以入無無，窮無無以入無無亦無，雖能深入重玄，而總之捨有取無，認無之極者爲至，是終不能出無也。故其言曰：『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非局於無而何？且論性而必索之於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於已形已氣之後，是偏認寂寞者爲性也，非局於無而何？或曰：莊生非以寂寞爲性也，彼推極於未始有物之先者，以無物之先，性體始見耳。曰：悟性者，物卽是性，何妨見於有物之後？雖有物，未始有物也。迷性者，性卽成物，何能窮於無物之先？雖無物，是亦物也。譬之鏡焉，鏡之體非影也，影之體卽鏡也。智者卽影以識鏡，識鏡則不論影之有無矣。迷者執影以爲鏡，或聞影之非鏡也，則執無影以爲鏡，或聞無影之亦非鏡也，則更執無影之前以爲鏡，若是可以得鏡乎？莊生之說，大率類是，故曰局於無而已。

又　或曰：莊生非以寂寞爲性也，所以必推極於未始有物之先者，乃窮萬化之所自出，是卽所謂性也。曰：萬化根源不出一心，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求之未始有物之先，則愈求而愈遠矣。夫未始有物之先，乃前劫之末，空劫是也。此界雖絕無形相，而一氣渾淪，默運不息，從微至著，生地生天。老、莊卽此空界，名之曰虛無，亦名之曰無極；卽此一氣，名之曰太極，亦名之曰太乙，謂天地生於一氣，謂一氣生於空界，遂執此空以爲萬化之根源，一眞之實性也。殊不知，此空從前壞劫而成，是有生也；天地既生之後，遂失其空，是有滅也。有生有滅，一幻妄法耳，安得爲萬化之根源乎？又，此一氣非生於空也，乃從無始劫來，生生不息，闔闢不窮者也。學人若能於此達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實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今莊生乃謂氣生於空，則失之遠矣，故曰認寂寞爲性者也。

宋儒曰：《庚桑子》一篇都是禪。其他篇亦有禪語，但此篇首尾都是。嗚呼！此宋儒之所謂禪也，豈識禪哉？夫莊生之學，自謂窮玄極妙，而要其旨歸，不過安於虛無自然以爲極致。夫道超有無，離於四句，則言虛無者，非道也，乃其境也。彼欲習虛無以合於道，而虛無翻爲窠臼矣。道無有自，云何有然？隨緣而然，然而非自，則言自然者，非道也，乃其機也。彼欲習自然以合於道，而自然翻爲桎梏矣。此莊生之所以爲外學也。若吾釋之學則不然，不以有心取，不以無心合，其要在圓悟一心而已。悟此一心，則主宰在神機之先，不必言順其自然也；運用在有無之表，不必言返於虛無也。聰無不聞，而非駢於聰也；明無不照，而非枝於明也；智無不知，而非傷於繫也；聖無不通，而非淫於藝也。豈局局然守其昏默，一以是終云乎哉！

宋儒曰：佛氏將老、莊文飾其教。此宋儒之妄也。彼老、莊以太極之先爲無，以太極之後爲有，以無爲是，以有爲非，則有無之見未消，是非之情未泯，卽此便爲輪迴之根，虛妄之本。而況欣之厭之，取之舍之乎？雖自謂遊

虛含漠，體道之極，而墮於虛無之獄，縛於自然之韁。因成有爲，果招有漏，以之擬禪，不猶河伯之望海若哉？宋儒乃謂佛氏將老、莊文飾其教，則何其敢於誣佛也。且佛說諸經，俱在老、莊之先，豈佛先取老、莊文飾之歟？自漢以來，諸經迭至，文雖由譯，義實出梵，豈譯師自取老、莊文飾之歟！譯經院內，羣英畢集，有譯語者，有筆授者，有證義者，豈容一人私取老、莊文飾之歟！一經梵本，或更數譯，有前師之略，後師得據梵本而詳之；前師之悞，後師得據梵本而正之，豈容一時妄取老、莊文飾之歟！但譯梵成華，必用此方言句，而此方談道之書，老、莊爲最，故多取其文，而意義甚殊，不可不察。如老、莊言無爲，我佛亦言無爲；老、莊言無己，我佛亦言無己；老、莊言道德，我佛亦言道德，詎可比而同之哉！

昔惠子造《指物論》，強辯以齊萬物，莊子非之，乃作《齊物論》，其旨在舍己而因物，則物自參差，我自齊平矣。此莊子近道之論也，然惜未能竟其旨。夫物之不齊者，妄形也；見物之不齊者，妄情也。以理破情，則無不齊之見；以性奪形，則無不齊之形。譬如陶家取土作種種器，迷者執器之形，則萬狀乃分；智者達器之實，則實唯一土耳。今徒欲舍己，而己之情未破；徒欲因物，而物之形未虛，安得爲究竟之論哉！

莊生安時處順，視生死爲一條，能齊生死而已，未能忘生死也。未能忘生死，又安能無生死哉？其言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齊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是知其不可逆而安之也，其能忘生死乎？若吾釋之學則不然，一眞恆寂，生而無生也；妙體常存，死而無死也。生乃幻生，生卽不生也；死亦幻死，死卽不死也。夫如是，直謂之無生死可也，豈但巨人之不能勝天也而安之哉！

又　問：經言衆生界起於無明，若無明未起，則渾然一眞，無諸衆生世界乎？曰：經約理而究其所從，謂依正二報，由業而有，業由無明而有，無明依眞如而有。然無明實無始起之時，經云『妄原無始』是也。問：妄既無始，則是本來有妄乎？曰：眞之與妄，二俱無始，而眞體不變，妄體全虛，故曰本來無妄。又，妄依眞有，不可謂眞依妄有。如炷與光，雖無前後，而光必依炷有，故曰本來無妄。

問：眞如一而已，何以分爲諸衆生。曰：有分未分者，局於形者也，眞如超於形矣；有一不一者，囿於數者也，眞如超於數矣。豈有時爲一，統體之眞如，有時爲各具之眞如哉！蓋衆生各具者，卽具此法界之全體；法界全體者，卽全此衆生之各具。就其不變之體而言之，未嘗異也；就其隨緣之用而言之，未嘗同也。體不離用，同而異者也；用不離體，異而同也。無始以來，本自如是，而求其何以分，果可得乎？

空谷隆作《尙直編》，中間謂宋儒之學，皆出於釋。今諸儒之書具在，果得之於釋乎？若謂諸儒之所得，卽釋氏之道，則非獨不知儒，且自不知釋矣。如太極一圖，彼謂得之於釋氏。夫太極圖原是儒家要旨，釋氏得而藏之，轉授濂溪，則濂溪正獲其家之故物，豈爲竊我釋之學哉！如伊川見僧出堂，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此矣！此乃伊川因見僧而自見其禮樂，豈爲竊我釋之學哉！卽謂其著述之語，間用內典，似得之於釋，不知文同而理實迥別。若執此以爲儒出於釋，則釋典用儒語爲尤多，亦將謂釋出於儒乎？至於力詆晦庵，事無實據，不過私揣其意，而曲指其瑕，語激而誣，非平心之論也。空谷之所養可知矣。

佛氏論性，多以知覺言之，然所謂知覺者，乃靈光獨露，迥脫根塵，無待而知覺者也。陽明倡良知之說，則知待境起，境滅知亡，豈實性之光乎？程、朱論性，直以理言言，謂知覺乃心，心中所具之理爲性，發之於四端爲情。陽明之良知正情也。卽欲深觀之，則此情將動未動之間，有靈靈不昧，非善非惡者，正心也，豈實性之理乎！大都陽明之學，主之以儒，而益之以禪，故覺其精深敏妙，警駭世俗，而不知止坐此昭昭靈靈之中。此昭昭靈靈者，乃晦庵已揀之砂，而釋氏深呵爲生死本者也。乃以之睥睨今古，誇爲獨得，不亦謬乎！

龍溪、近溪二老，講陽明之學，而多用禪語，非有得於禪，乃以儒解禪也。以儒解禪，禪安得不儒哉？然自爲他家語，無足怪者。至卓吾乃謂二老之學可當別傳之旨，凡爲僧者，案頭不宜少此書，此何異喚鐘作甕乎！昔人借禪語以益道學，今人反借儒語以當宗乘，大道不明，羣盲相惑，吾不知冥冥之何時旦也。

宗門語如盤中珠，宛轉橫斜，衝突無常，未可捉摩，豈容註釋？近見二三大匠，多引宗註教，引教註宗，祖宗心印，委於荒垢矣。或問：宗是佛心，教是佛語，何故不許相通？曰：宗教一理，豈不相通！明宗而背教，卽同魔說，演教而迷宗，止成戲論。要在聞言悟旨，切休滯語生情。非獨宗門語

不可指註，而依經解義，亦名佛寃矣。

佛語精微廣大，不可測識，卽使地上聖人，分座演說，人人各殊，難有一人得佛密意。雖不得佛密意，要旨不違於佛。故疏經者，不妨各出一見，互相發明，要在綱宗不失，不違於佛而已。豈必古之爲非，今之爲是，人之爲非，我之爲是哉！唐宋弘經大士分疏諸經，其傳至今日者，雖未必其合佛意與否，而考其大旨，皆所謂不違於佛者也。初學之士，借之以爲階爲梯，亦何不可。第深造神理，顧其人何如耳。國朝嘉隆以前，治經者類皆膠守古註，不敢旁視，如生盲倚杖，一步難捨，其陋不足觀也。萬曆間，雪浪起而振之，盡罷諸疏，獨演經文，遂爲講中一快。然而輕狂之士，強欲效顰，妄逞胸臆，率爾災木，其違經叛聖之害，豈止於陋而已哉！

少室心印，豈落文彩？古人聊爲接引之計，始挂唇吻，然皆渾樸簡直，刻的示人，非誇會逞能，外飾觀美而已也。後世卽大不然，雕章琢句，攢花簇錦，極意變弄，各競新奇。豈獨淫巧之意，乖衲僧之本色，而理因辭晦，道以言喪，欲其一言半句之下，觸發靈機，不亦難乎！

又 士人引古斷今，臧否人物。師曰：人物臧否，未易測識，非可以舊案律之。如放君誅君，古未有也，有之自湯、武始，若引古斷之，則湯、武爲不臣矣。往來五就，古未有也，有之自伊尹始，若引古斷之，則伊尹爲不忠矣。是知，事有千古之所共是，而今日必非者；亦有千古所共非，而今日必是者。非獨古今也，卽使春秋有二孔子，生之世同，處之遇亦同，而仕止久速，必有不同。雖有不同，豈可是非於其間哉！大都見道之士，照用莫測，縱橫順逆，靡不合矩，公唯能得其心，斯可以論天下士矣。

佛氏說唯心，與孔子一貫之旨不同。一貫之，旨意在破隨事精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乃權語也。若深究之，則一是個甚麽？貫又貫個甚麽？全心造事，全事是心。如金鑄像，像非金外；如鏡現影，影在鏡中。是卽唯心之義。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正指妄心言之也。解者曰：心豈有出入？特以操舍而言矣。既可操舍，非妄而何？

問：先覺多言三教一理，是不？曰：教既分三，強同之者妄也；理實唯一，強異之者迷也。故就其異者而言之，則非獨三教不同，卽同一佛教，而大小不同，卽同一大乘，而權實不同。蓋機既萬殊，故教非一端。若就其同者而言之，則非獨三教是一，卽一切魔外，以及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蓋理外無教，故教必歸理。如此方儒教，乃是此中衆生，形生神發，日趨於欲，不約而防之，何所底止！故聖人因時勢，察人情，爲之說仁義，立紀綱，化之以禮樂，束之以刑罰，使不亂也。卽使佛處震旦國，說經世法，又豈過於周公、孔子哉！然衆生既束於儒典，執著名相，則名相之區，翻爲桎梏之地，豈儒家聖人之意哉？由是老、莊出，而說虛無自然之道，使聞者閒曠超越，不爲物累，庶幾爲入道之方便。至於我佛所說，則超人越天之實法，而窮理盡性之實學也。昔夫子所謂『予欲無言』，而端木氏所謂『聞於文章之外者』，又豈有異於是哉！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嘗不一。彼執異執同者，皆戲論也。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劣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艱苦，甘自承當，哀哉！

又卷三〇《續瘝言》 貢高我慢者，總猶我執情深故，橫起斯病，爲大道之重障。今日學者專尚此習，謂之硬諍，謂之孤峻，及至遇著一點利害，則柔如繞指，全無主宰。此孔子所謂色厲內荏，乃穿窬之小人也。不知古人全不如此。昔遠錄公謂演首座曰：『但得妙悟，自然心靜氣和，容敬色莊。』五祖演曰：『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大慧戒首座書，尤諄諄以謙虛遜讓爲勤。諸人既稱禪衲，下視流俗，豈可不思並古人哉！

禪衲威儀，非是外修邊幅。蓋爲內檢其心，必先外束其身，未有身既放逸，而心能靜一者也。所以佛制比丘威儀必肅，百丈禮法，諸宗共守。宋伊川先生見僧出堂，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此矣。』由此觀之，當日之威儀爲何如也。今有等妄人，任情縱恣，決裂禮法，反笑守律儀者爲局曲，果何心哉！昔大覺璉動靜尊嚴，圓通訥一見直以大器期之；黃龍南進止有度，居常正襟危坐，二老豈局曲之士哉？是知輕浮躁動必非大器，雖得悟入，終虧全德。惟願學人，毋以小器自安可也。

有等禪人，言在飛能之前，行在跛鼈之後，却謂我宗門下，祇重見地，不重操履，不知靑原下謂之功勳，如臣事君，如子事父，豈敢違背？南嶽下謂之牧牛，蓋得牛之後，猶須善牧，況未得牛者耶？且衲衣下，善不許著，惡豈可縱？佛祖尙不可爲，勢利豈可偏逐？此乃無忌憚之小人，託聖言以自

文，入地獄如箭射者也。有志之士，切宜自省。

又　孔門心法，自孟軻之後，鮮得其傳，至漢諸儒，多以訓詁爲業，惟得一董仲舒庶幾近之。董氏所對《天人三策》，皆醇正無疵。其所對越有三仁之間，尤爲精粹，程伊川、朱考亭皆推其度越諸子，信矣。但其所治《春秋》，於所書災祥，必求其所感之事，則拘泥穿鑿，雜於讖緯之學者也，是豈得爲醇儒哉？

揚雄玄湛之思，粹麗之辭，世所希覯，嘗作《法言》，以擬《論語》，作《太玄》以擬《易》，隱然以聖賢自居。使其生不值新莽之世，或莽未篡而身先死，必爲一代名儒之冠。自一失身於仕莽，安保玄之不白乎？身名俱喪，天下笑之，人品之難定也如是。

孔明之才智，實合漢家三傑爲一人，而其忠誠則過之。其《出師表》後結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所以報先帝之恩，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數語丹心赤膽，炤耀今古，在三傑非特不肯爲，亦且不能道，吾故謂其忠誠過之也。

自魏晉以至唐，儒學寥寥，唯得一王通似之，其所著《中說》，識見議論亦多醇粹，大非韓愈所可及。但中間事實多似《論語》，恐是粉飾所成者。至其所作五經，則塵飯塗羹之戲耳，仲尼固如是乎？甚矣！好名之蔽也。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五代無人物。余謂非無人物，乃厄於時也。如周世宗一人，出在漢唐盛時，諸君豈能及之？至若隱於山林，如五宗諸哲，則耀古騰今，後世鮮能及者。余故曰：非無人物，乃厄於時也。

韓退之氣甚豪爽，每自比孟軻，欲力行其道，而躁於求進，三上宰相書，則不見諸侯之義未聞。及其晚年，見用於朝，全無建白，惟日以詩酒爲事，與流俗何異；謂之力行其道可乎？

退之於孟軻之後，獨取荀卿、揚雄。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孟軻則醇乎醇者也。愚觀荀氏書，語多矯異，如子思、孟軻明先聖之道，闢邪說以正人心，是立天下之大閑也，彼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不亦異乎？如孟軻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百世共趨之的也，彼則曰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不亦異乎？至於揚氏，雖不若荀氏之矯異，而以性爲善惡混，則是認習爲性，已乖孟氏之旨。且失身爲莽大夫，其《法言》末章，盛稱莽之功德，可比伊周，復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則大節既虧，所學謂何？是二人者，視孟軻之道，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詎可稱其大醇小疵，而殆於孟氏之後塵哉？甚矣，韓愈之謬也！

予考柳子厚，終於柳州時，僅得四十七歲，則作八司馬時年齒甚少。使其洋洋得志，不受拂鬱，不知後來竟作何狀！卻得一番貶謫，乃能安於寂寥，肆力學問。故其文，到柳州後始造其妙。其居柳日久，百姓愛之，卒乃血食其鄉，不賢而能之乎？朱晦翁曰：子厚卻得柳州力，是也。

病能死人，亦能益人。如唐白樂天，則受病之益者也。樂天最稱風流艷冶，晚年因得病，乃能斂就平實，日修西方之業以自終。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若東坡晚年錯謬，則弗逮樂天遠矣。

東坡以禪自負，人亦以禪歸東坡。渠雖有悟入，而死於東林印下，不能徹證，依舊只墮在聰明境界中，何能敵得生死？至其晚年，乃好長生之術，用冬至日閉關養氣，卒以此得病而終。禪也其若是乎！禪也其若是乎！

朱晦翁謂，釋氏初來，但卑卑論緣業，後人張大其說，遂極其玄妙。余謂，摩騰初至此土，所譯出者《四十二章經》也。此經本屬小乘，理自淺近，然其淺者，固不下於儒，其稍深者，亦非儒之所能知。朱謂但卑卑論緣業，何其言之妄也。

元氏諸儒，推從祀者，許衡、吳澄也，二公出處之際，不達《春秋》之大旨，乃欲托足於仲尼之門，不亦難乎？劉因、金履祥、許謙，皆隱居不仕，授徒著書，其學術祖述考亭，爲元氏諸儒之冠，然推從祀者反弗及之，則以其名位未大著也。余在俗時，喜講學而怠於科舉之業，一友人戲之曰：「老兄喜講學，也要戴個紗帽，不戴紗帽，則其學弗著。」此雖一時戲語，然亦切中世俗之弊也，因併記之。

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　允初先生足下：

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閎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

助，因憑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辭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辯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

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蓋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寤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辯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

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

宋儒僅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源；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尚『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即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揜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

不顯』不承，『書』之『不顯』不承，『不』字『丕』通用，『不』，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書曰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疑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即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

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曾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

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葉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甕，盈瓶，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甕，如瓶，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惟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並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

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遊魂爲變』者，魂之遊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遊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遊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

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

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

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

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並善字假爲己有，實並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

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答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己。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雜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

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彷彿，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即取此以賅之於彼。嗚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即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耳。

日間因公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日？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彭際清《一行居集》卷二《讀論語別》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夫世出世間，其爲里也闊矣，酣五欲之場，狎三塗之苦，其爲不仁也甚矣。有樂國焉，以法王爲師，以上善爲友，超濁垢，證無生。里仁爲

美，孰大於是？而不知擇而處焉，豈不哀哉！

吾道一以貫之，言道之本一也；擇善而固執之，言學之貫一也。一則誠，誠則明。明者，達本之謂也。達本無本，一不足以名之。

廣成子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是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讓聖仁而不居。斯能窮無窮，極無極者與？耀爝火者，不知日月之明；安埳井者，不識江湖之大。彼且揚揚然以爲盡天下之美，豈知所謂無窮無極者哉！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不已焉，何遠之有？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不已也。普賢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言不已也。知此，則知仁矣。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人知無所不能之聖人，而不知聖人之本無能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人知無所不知之聖人，而不知聖人之本無知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故，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其果遠乎哉？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其果遠乎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嗚呼！孰能畏無常之色，而超然於不死之鄉者乎？韋提希曰：唯願世尊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其翔而後集者乎？大勢至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時哉時哉，其不可失矣！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一知而已，本無生，安有死！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罪福之應昭矣。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輪回之理信矣。朝聞道，夕死可矣，涅槃之路徹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凡夫以百年爲慮，豪傑以百世爲慮，佛祖聖賢以無量阿僧祇劫爲慮。保富貴，遠刑戮，長子孫，以百年爲慮者也；言可道，行可法，利澤被於時，名聲昭於後，以百世爲慮者也；出三有，證無生，普度含識，淨佛國土，以無量阿僧祇劫爲慮者也。以百年爲慮者，無一日之憂；以百世爲慮者，無百年之憂；以無量阿僧祇劫爲慮者，無百世之憂。是故，慮日長者憂日消，慮日短者憂日積。《詩》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譏失慮也。

吾其爲東周乎！夫子之心切矣。然而顏氏之瓢飲則賢之，曾晳之沂浴則與之。佛言須菩提嚴中宴坐，能見吾法身，不其然乎？

又《讀中庸別》

世之言道者，徇有則礙無，體無則病有；又或以儒之道爲有，佛之道爲無，二俱不然。不觀之太虛空乎！太虛空非日月星辰，則世界不成安立；日月星辰非太虛空，則四時何以行，百物何以生？是故，日月星辰無體，以太虛空爲體；太虛空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二之者惑也。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程伯子云：堯、舜事業，如泰山上一點浮雲過目。然則，儒之道初未嘗有也，初未嘗以日月星辰拒太虛空也。華嚴四法界：曰理，曰事，曰理事無礙，曰事事無礙。是故登地菩薩，在人王，人王中尊；在居士，居士中尊。然則，佛之道初未嘗無也，初未嘗以太虛空拒日月星辰也。是理也，《中庸》契之盡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

子思子論君子之道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首楞嚴》言：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予讀經言，而乃廓然於《中庸》大小之說也。《涅槃經》言：我以摩訶般若，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是故，在天而日月星辰，在地而華岳河海，在人而五達道、三達德、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鬼神而在上在左右，在聖人而議禮制、度考文、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無在非天，無在非鳶之飛也；無在非淵，無在非魚之躍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不可易矣！

聖人之念天也，其猶行者之念佛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念天也；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大勢至之念佛也。念天者，期於人盡見天，見天故無適而非天也；念佛者，要於心開見佛，見佛故無適而非佛也。一言以蔽之，曰：至誠無息而已矣。聖人念天，終不離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其

微也；行者念佛，當不離佛　生蓮華中，蒙佛授記，此其徵也　夫予讀常棣之詩而暢然曰：父母其順矣乎！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豈不信哉！雖然，念佛念天，不離乎念　無念眞心，非天非佛，學者參之

又《讀莊子》　予始讀莊生書，以爲此出世之前茅也　其所爲一死生，等成毀，所以破人之我執；忘是非，夷善惡，所以破人之法執　二執併消，眞體獨露，其於無生法忍，蓋庶幾焉　已而讀《華嚴經》，窺普賢菩薩所有行願，方欲隨順一切衆生，方欲嚴淨十方國土，直至萬善普會，而猶不自已　而莊生者，乃以善爲大戒，眇堯、舜，薄湯、武，以龍逢、比干爲好名，以伯夷、叔齊、箕子之徒，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彼其視菩薩種種難行苦行，至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有不河漢其言者乎！雖然，法華會上亦有退席比丘，華藏莊嚴，佛與大菩薩同轉法輪　二乘弟子同在會中，不聞不見，於莊生何怪焉！夫誠入普賢願門者，逆行順行，無非佛事　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　總之，華嚴諸善知識，隨順衆生，欲令離苦得樂耳　以莊生之智，回小向大，去其自利自安之見，轉而安人利人，宜可與華嚴諸善知識攜手同行，不僅以聲聞獨覺作究竟地也　而耳食者流，乃以莊生書爲佛氏所從出，豈不謬哉！

又《二林居集》卷三《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於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鬯，宣洩無餘　其文之切深奧衍，確然《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　紹升懼於學問，於從人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即欲妄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於心者，敢質其說於左右？

竊謂，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　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於善而終止於至善　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　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於誠而終於至誠無息　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　天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　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　是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於形名，內錮於意見，分別追求　役役焉，執荃蹄爲至道，而曰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　不知天，其何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　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二書所未及察也

《原善》之言天命也，引《記》云，分於道謂之命，解之曰：限於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中庸》天命之義　《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有加　若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其來，亦無內外，人之性於命也亦然　昭昭之天，即無窮之天，孰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即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之性以爲道，遂成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

虛寂之文，見於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　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衝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　人於無事時，非有定力，不入於昏則流於散，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尚無欲，君子尚無蔽，似亦未盡　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　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於道義　夫一於道義，則無欲矣　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　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無欲之旨，蓋在於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爲無欲也　此其可質者又一也

《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訾之，以爲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　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　夫學問非有加於德性也，蘄有以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　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者，復其初之謂也　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訾夫張、朱二子　夫神子爲言，不始於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　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　此其可質者又一也

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力闢者，尤在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謂涉於二氏　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辨其非矣　將欲避眞宰眞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　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　何也？物實之方員，則實有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　形色實之波，性實之水，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　於此欠分明，則於《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遷就以傅吾之說，而先

聖之微言，滋論晦昧荒忽，使人讀物而遺則，徇形色溺人性，其信不細，更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章炳麟《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論，有議，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然則，此自別爲一章也，仍衍第一章意說《齊物》用。「道未始有封」者，郭云：「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者，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爲是而有畛」者，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忘其分域也」。「六合之外」，謂大宇之表；「六合之內」，謂即此員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世」亦見《外物篇》，《律歷志》有世經，則歷譜世紀之書。其短促者，乃是紀年。《春秋》以十二公名篇，亦歷譜世紀也。志即史志。愼子云：「《詩》往志也，《書》往詰也，《春秋》往事也」。往事，即先王之志，明非爲後王制法也。宇表事狀，不可臆知，知其非無，故存之；不可別別陳說，故不論列之也。宇內事亦無限，遠古之記，異域之傳，有可論列，人情既異，故不平訂是非也。《春秋》局在區中，而其時亦逝矣，有所臧否，祇隨成俗，左氏多稱君子，是其事類。第一章云：「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夫加之王心，爲漢制法，斯則曲辯之言，非素王之志矣。詳夫物量無窮，天地未足以定至大之域，是固莊生所明。且聖人者，智周萬方，形充八極，故能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豈遽不知六合以外哉！猶云存而不論者，持世之道，因乎常識，六合有外，人人可以比量知其總相，其外何狀，彼無現量，無由知其別相，存則無損減，不論則無增益，斯爲眇契中道。佛典多論世界形相，荒忽難知。近世有天文者，或云歲星之上有大海隄，熒惑之上有大鐵道，最怪者云，以遠鏡望熒惑星，彼星亦有一人持鏡對望。夫望見鐵道且二，既見其人，又見其人所持遠鏡，然則，山川、城郭、邑屋之倫，大於人體，遠鏡多矣，何四隅不能見耶？豈世謂由察秋毫，不見輿薪者乎？理實是矣。此並難求實相，就云遠鏡所睹，而其佗察天文者都未諱見，獨此一人見之何哉？即此員輿以內，鄒衍說有八十一州，《淮南・地形》亦說種種殊相，今並無有。然《莊子・雜篇》亦有《關尹》、《意修》、《危言》、《游鳧》、《子胥》諸首，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古夢書者，是經典釋文・序錄。豈所謂論而不議？將郭子玄所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者乎！夫其風紀萬殊，政教各異，彼此擬議，率皆形外之言，雖其地望可周，省俗終不悉也。若夫《春秋》者，先王之陳迹，詳其行事，使民不忘故常，述其典禮，後生依以觀變，聖人之意，盡乎斯矣。《天下篇》曰：「《春秋》以道名分」。名定，故無君帝寧王之殊號；分得，故無漂杵鹹鹽之盜辭，斯其所以爲美。其佗懲惡勸善，率由舊章，若欲私徇齒牙，豫規王度，斯未知無方之傳，應物不窮，豈以姬周末世，而能妄臆嬴秦之變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明孔父本無是言，公羊曲學，成此大愚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此二本義。「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此三譬稱之辭。圜者，司馬云：「圓也」。騖馳愈遠，本量愈乖，是爲畫圓成方也。知止其所不知者，即不論不議之謂。孔子亦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釋迦稱一切知者，然於俗諦，唯是隨逐。楚王故言故說，史志方輿等事，多有不實，此則內外聖哲軌徹有殊者矣。詳夫徵事求因，自謂無所不了，然夫有形之方，長短可劑，而平方求弦，巧算之所不盡，兩自乘之數相等者，並之開方，不能盡盡。大方函小，隸首之所不知。大方函小方，積數適相倍相半，而大方之廉，即小方之弦，弦可盡則廉必不可盡。故《知北遊篇》云：「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轉復觀之形物，鵠自然白，烏自然黑，孔雀文采，棘鍼銛刺，銑鐵必有慈石之用，石英必成六觚之形，縱復說爲想成，說爲業用，何故唯此而能如此？此但可說爲扁然固存者。夫規矩之審物曲之，近猶不可盡明，如是況其至遠者乎？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謂事有象，而理難徵也。釋第二章竟。

又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故爲發端之辭，舊有其例。《禮運》，『故聖人參於天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正義》皆別標一章，不承前語。《易・繫辭傳》多言是故，亦與前文不屬，並是更端之語。知此不連前爲一章也。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郭云：『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子玄斯解，獨會莊生之旨。原夫《齊物》之用，將以內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無所慕往。饗海鳥以大牢，樂斥鷃以鐘鼓，適令顚連取斃，斯亦衆情之所恆知然志存兼並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爲桀跖之嚆矢明矣。若斯論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將弗受。世無秦政，不能燔滅其書，斯仁者所以潸然流涕也。墨子雖有禁攻之義，及言天志明鬼，違之者則分當夷滅而不辭，斯固景教天方之所馳驟，亮不足道。孟子以善戰當服上刑，及舉葛伯仇餉之事，方云『非富天下』。尙考成湯伊尹之謀，蓋藉宗教以夷人國。誠知牛羊御米，非邦君所難供；放而不祀，非比鄰所得問。故陳調諷待，其躔言爾，乃遣衆往耕，使之疑怖，童子已戮，得以復仇爲名。今之伐國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尙復蒙其眩惑，返觀莊生，則雖文明滅國之名，猶能破其隱慝也。二者之見，長短相校，豈直龍伯之與焦僥哉！或云：物相競爭，智力乃進。案，莊生《外物篇》固有其論，所謂『謀稽乎誠，知出乎爭』，『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知之審矣。終不以彼易此者，物有自量，豈須增益？故寧絕聖棄知，而不可鄰傷也。向令《齊物》一篇方行，海表縱無減於攻戰，輿人之所不與，必不得藉爲口實，以收淫名明矣。王輔嗣易說曰：『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負塗，穢莫過焉。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恑憰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輔嗣斯義，豈所謂莊生之素臣邪！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蓬艾爲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爲名，此是檮杌窮奇之志爾。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問，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識宜然，何其妄歟！故應物之論，以齊文野爲究極。此章纔有六十三字，辭旨淵博，含藏衆宜。《馬蹏》、《胠篋》、《盜跖》諸篇，皆依是出也。釋第三章竟。

又《齊物論釋序》　昔者，蒼姬訖錄，世道交喪，姦雄結軌於千里，烝民塗炭於九隅，其惟莊生覽聖知之禍，抗浮雲之情。蓋齊稷下先生三千餘人，孟子、孫卿、愼到、尹文皆在，而莊生不過焉。以爲隱居不可以利物，故託抱關之賤；南面不可以止盜，故辭楚相之祿；止足不可以無待，故泯死生之分；兼愛不可以宜衆，故建自取之辯；常道不可以致遠，故存造微之談。維綱所寄，其唯《逍遙》、《齊物》二篇，則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體非形器，故自在而無對；理絕名言，故平等而咸適。《齊物》文旨華妙難知，魏晉以下解者亦衆，既少綜覈之用，乃多似象之辭。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纍周召，等臭味於方外，致酸鹹於儒史，曠乎未有聞焉！作論者其有憂患乎？遠覩萬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而今適其會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雖無昔人之睿，依於當仁，潤色微文，亦何多讓！執此大象，遂以臚言，儒墨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猶多取攜。夫然義有相徵，非傅會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摭內以明外，法藏、澄觀陰盜而陽憎。宋世諸儒，或云佛典多竊老、莊，此固未明華、梵殊言之理。至於法藏、澄觀竊取莊義以說《華嚴》，其迹自不可掩。自澄觀至於宗密，乃復剽剝老、莊，其所引據，多是天師道士之言，而以誣汙前哲，其見下於生肇遠矣。然則，拘教者以異門致釁，達觀者以同出覽玄。且《周髀》、《墨經》本乎此域，解者猶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慮，則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迷，類例同茲。《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游。』咨惟先生，其足以與此哉！章炳麟序。

著録

如惺《重刻佛法金湯編後序》　我師象先清和尙宴寂之餘，嘗於是編重加讐閱，一日出示惺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摩訶迦葉，以佛法付國王大臣，意非弟子內紹則慧命安寄，非王臣外護則教法淩夷，故漢明以來，聖君

賢臣不負所囑，所以秦公有是編也。吾欲行之來逮，予盍圖之？萬曆戊戌冬，予游雲間，會陸宗伯、袁比部、俞僉憲，及鄉進士錢公、姜公議修昭代金湯以備通考，因念先志所存，遂謀梓原編，爲四方搜遺嚆矢。

或者疑曰：『韓朱孳孳排斥，世耳熟焉，今亦具載編中，何也？』予曰：『不然，竊聞五味相濟爲和，唐虞之道不廢吁咈。苟求其是，則排斥訕詆乃發明之深也。佛法巍巍滿乾坤，亘今古，愈久愈光，固知護法者之力，烏知非呵法者之互爲力耶。《聖教序》爲金城，《佛骨表》亦金城；《護法論》爲湯池，《無佛論》亦湯池。韓朱所以始非之終必是之，陽左之陰實右之，吾知其不能外於佛性外也。』嗚呼！非三武孰知僧之不可滅，非韓朱又孰知教之不可廢。

至我明，太祖高皇帝聖神天縱，弘廣佛乘，二百年來猗歟盛矣。間有一二珍拾韓朱唾餘，漫相詆譋，何異日月出矣，而猶晦暝莫辯，寧不長見笑於大方者乎？噫！秦公心亦勤矣。進可擴明哲之幽襟，退可銷拘攣之口業，潛神貝葉，枯木龍吟，始知古皇宣聖無二舌頭，毀不加損，譽不加隆。昔靈山八萬開士誓願護持，世尊辭云：『吾有六萬恒河沙菩薩，於我滅後護持我法。』若編中聖君賢臣名儒碩彥，非沙衆之示現耶？非乘願力爲如來使耶？庚子夏月佛降生日工竣，原十卷，今分十六卷，僧勒簡末，用紀歲月云爾。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如惺識。

俞汝爲《重刻佛法金湯編叙》

苾蒭衆有白於非空子曰：『眞如本空乎？』曰：『如是。』『虛空可壞乎？』曰：『不也。』『虛空之體大於天地，眞如之體大於虛空，蓋萬墜有盡，虛空無盡，虛空可空，眞如實無所空，唯無所空，是以不住於空，無相無名，無成無壞。芥子須彌非戲論，石子渡海非希有事。鴻蒙剖而乾坤毀，非生滅相，奚以衛而金湯爲？』夫自性本空，因緣生有，塵根互影，熏習代幻，流浪沈淪，轉入煩惱。於是西方有大聖人者出，哀愍而普度之，以般若爲航，以菩提爲果，以金剛爲究竟，以經律論爲調御，以最上凡夫小乘爲階級，自漢迄今，彌漫震旦，無量善知識唱行開悟，靡有遺矣。大藏充棟而莊嚴像教，充斥四天下矣。盡有情無情，有漏無漏，悉演法音而歸依，且遍恒沙界矣，奚以衛而金湯爲？

吁嗟乎！此佛氏爲人切而憂道深也。昔如來付法迦葉，密囑受記，以斷滅爲戒，祖祖相傳，猶有熱鐵輪追之者。不得已而傳衣，又不得止而付之國王大臣。吾儒所稱說，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者，慮在茲乎。夫佛自竺乾歷流沙萬餘里以入震旦，團虛空教人，人驟聞之，非駭且惑，而欲其流通周洽，於是思以金湯之矣。古之防在外道，今之防在邪見，外道逸而與佛角則法離，邪見竄而與佛溷，則法亦離。弊且迷妄相導，登枝忘本，上者墮尊貴博名高，下者藉檀那隴什一。緇衣塞路，而優鉢曇華世不一見。毋怪乎疑謗紛起，法愈離而防愈密。《金湯》所由作也。其書爰稽上古，下逮胡元，搜括數千年間帝王宰官名儒碩彥，凡一事一言有裨慈氏教者，彙次成帙，是布金爲城，下湯而池，是覺海醍醐所灌而輸也。是舍利城者矇崛清涼淨土龍象之所都，而三乘之軌也。是示長者子之便門也。於人心世教寧無小補乎哉！天台惺上人重訂刻之，以廣其傳，余嘉其志，首揭虛空眞如之體，以廣其量，俾人知一切現成，無餘無欠，不金湯而究竟堅固者。時萬曆庚子初夏佛日，非空居士華亭俞汝爲撰。

蘇伯衡《佛法金湯編叙》

前越之東山住持岱宗泰公，作《佛法金湯編》十卷，韞中瑄禪師爲持過伯衡求叙。叙曰：佛法之行乎中國也，邇來一千三百二十有六年矣，雖毀之排之而昌熾猶一日。初伯衡莫知其所以然，竊意亦惟其說足以動人而已。今觀此編，乃知固由歷代明哲之君，與夫公侯卿大夫士之賢者，罔不崇向之擁樹之，而爲之外護也。崇向有若而人，故毀焉者莫能勝其口也；擁樹有若而人，故排焉者莫能生其力也。豈獨莫能勝哉！因其崇向也，而益知其不可毀；因其擁樹也，而益知其不可排。幡然悟曰：『以此之勢，衛彼之法，如之何與之角也，不折而歸之者幾希。』是則佛法之所以彌久而彌昌者，豈非外護爲之乎！然使身受付囑，而於其道不能深知而篤信，人也毀其以去倫理率天下也，能無駭乎？排其以禍福語傾天下也，能無惑乎？矧能出身拂天下而爲之，別白曰爾之毀之排之也以迹，而吾之向之樹之也以道，道其精而迹其粗也，其粗者有隙之可抵，其精者亦有間之可乘乎。則佛之法雖高大微妙，烏能保其不摧折陵替哉！其徒又烏能施施衎衎如此哉！是故不忘付囑之意，而銳於外護，甚於國家之有金城湯池也已。於戲！先王之設城池，非恃以爲存也，且猶不可一日無，而況外護佛法之所恃，以爲存者也，而一日可無之乎？岱宗此編之作，可謂見之明矣，抑何用心之勤耶。雖然城池者立國之具，若夫國勢之尊安，實存乎人焉耳。精神折衝有其人，雖無金城湯池，孰敢侮之；精神折衝無其人，雖有金

城湯池，亦將侮之，何獨佛法而不然乎？然則爲其徒者勇猛精進，以至於道明其旨趣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無能毀，亦無能排，尙安得不力乎？不然外護雖固於金湯，其如人吾室操吾戈以伐我者何？伯衡不自揆，敢以是爲叙，效綿力焉。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丑春正月戊辰，無聞居士眉山蘇伯衡叙。

清濬《佛法金湯編序》　越有沙門岱宗泰公，幼習洙泗之業於鄉校，稍長爲釋氏學，嘗師事夢堂噩禪師於台之國淸寺，而爲其掌箋翰焉。其學贍而識達，氣充而守約，其發爲文章，雄渾淵雅，惟務以弘宗樹教爲本，不以夸多鬬靡爲奇。嘗出世說法郡之東山禪寺，而從之學者益衆。洪武十有九年，來京師，間出所治《佛法金湯編》示予，俾爲之序。予因言於岱宗曰：『子之爲書，蓋將以明夫道也。夫道先天地而不爲終，窮其微，雖聖賢有不能造，極其幽，雖鬼神有不能測，非聲臭之可形，非言識之可辨，然則子之爲是也，將奚以乎？』岱宗曰：『語道之極致，固有如子之言者。然道無異同，而不能不有異同；道無愛惡，而不能不有愛惡。有異同焉，不能不有抑揚之論；有愛惡焉，不能不有是非之辨。異同也，愛惡也，抑揚之論，是非之辨，固皆末也；本之曾奚悖於道乎？因其用而明其體，沿其流而得其源，則此書之作也，又惡可已乎？亦嘗知有迷而失道者乎？不有以爲之先而導之，而欲至其所未至也，不亦難乎？予之爲是也，蓋將以考見夫古今之得失，而從違之，其亦庶幾乎至其所未至者之先導乎？』予曰：『岱宗蓋得吾佛聖人所以設教之心也，予之言曾未至乎此。』

嘗遍閱是編，其所載西乾竺而東震旦，上周秦而下宋元，其間聖君賢臣名儒鉅公，有能抑揚佛化以爲善治，有能推驗神功以攘外侮，或開之於先，或承之於後，所謂抑揚之論是非之辨，不能無之者，悉於是編彙而綜之，使覽之者有得乎。此反其所趨之邪小，而一軌於正塗；息其他議之紛紜，而終與夫至理。有不待辨而明，不待告而諭者，其名之金湯，豈無其所謂乎？噫！岱宗之用心其亦勤矣，其亦可謂能立功於吾佛之教者矣。時洪武二十四年歲在辛未五月望日，僧錄司左覺義靈谷禪寺住持沙門淸濬序。

守仁《佛法金湯編序》　是編何爲而作也？東山岱宗禪師慮大法之城，失其防而作也。其書十卷，始於周昭，迄於元順，凡若干人，取其言之足以護教者，繫於其人之下，表而出之，仍題其編曰《佛法金湯》。誠可謂像世釋徒之干城，干戴法門之保障者矣。

昔者韓歐二公嘗爲文以詆佛，其說累千萬言，然其言愈繁而佛法愈盛者何哉？蓋由吾佛之道大而無外，尊而無對，仰之而不可及，贊之而無能名。帝王崇之，大人宗之，傳之萬世而無能易，詎可以一人之私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者哉！柳子曰：『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況歐子好儒，又未能過韓子，奈何二子以悻悻之憤，悄悄之詞而圖攻聖人之教者，何乃自苦如此哉！予嘗論李純甫謂佛者未嘗爲儒者害，儒者嘗爲佛者害，此其言之太過。佛固未嘗爲儒者害，則儒亦豈嘗害於佛者哉！特以劉張朱呂輩獵取佛意，箋注其書，以欺時流，故有是說。殊不知吾佛之教，譬之巨家庫藏，珍貝充溢，雖有鑽穴穿窬之失，亦何害於吾富哉！

宋明教大師亦嘗著書三編，名曰《輔教》，會儒老之小異，歸釋氏之大同，後學士子賴以爲規。予以東山此編，文雖不出其已，其所以命編者，亦《輔教》之遺意也。且予觀編中諸君子憤世疾邪之辯，其論可以謂公矣。然如《法華》所謂，提婆達多是我善知識者，則毀亦金湯，譽亦金湯，其何損益於吾教哉！然則讀是編者，當於文字之外求之可也。洪武二十四年歲在辛未秋七月初吉，僧錄司左講經天禧講寺住持釋守仁。

宗泐《題佛法金湯編》　自正法付王臣以來，至今二千餘年，帝王公卿爲法外護者，代有其人，觀此《佛法金湯》之編，概可見矣。護法之人既如金城湯池之固，使外侮不得而入，弘法之人又當力行而振起，以融護法之心，如是則教法烏有不興者哉！雖然金湯之設以備他寇，他寇外作猶可御之；至有竊比丘形服內壞教法者，是家寇也。家寇內作，雖有金湯外固，亦將無如之何矣。況末法之流率多放逸，恬不知愧，由是教法漸至衰微。是知泰公是書不爲夸耀於世，殆將有警於吾徒也。嗚呼！爲吾徒者，得不憚且省乎？洪武辛未夏，僧錄司右善世善世禪寺住山全室比丘宗泐識。

宋濂《夾注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爲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爲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

人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間萬彙爲之欣暢，秋冬之屆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入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恐足以與於此哉！

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禁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又《重刻護法論題辭》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宋觀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

妙明眞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曰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尙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樸既散，誕聖眞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卽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顚隮莫此爲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

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縲絏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彊聞之，赤顙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粗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俾卽匪離，可以脫塵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並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馳騖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瞋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

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甓之，枯骴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寧，遷住今剡，首新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其嚮機設化，導民爲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道霈《題護法論後》

護法者，非護釋迦之法，乃護當人自己一心之法也。若毀佛法，是毀自心，自戕其慧命，斷佛種性，流入諸趣，永劫沉淪。蓋謗法之罪不通懺悔，此《護法論》不得不作，不得不重翻刻，廣布天壤間，以示諸人人也。開其至理，解其迷惑，起其信根，其利博哉！富沙道友純一謝公於佛法中，具正信修實行，得此論讀之，悲喜交集，亟捐資倡梓以行，是不可不記也。因並書諸卷後。

鄒迪光《名公法喜志叙》

今夫草木，自莖自葉，自葩自實，種種色色，殊形異態；而及乎膏殘華落，總必歸根，根在則當春而茁。一歲由是，十歲由是，乃至千百歲由是。人亦一草木也，之生而死，之死而生。夫死而生者根也，法門所謂種子是也。慧根一種，雖復展轉輪迴，而衣珠自在，至寶弗失。如樹梧則梧，樹櫝則櫝，從其所樹，久且不易。未有樹優曇而得巨磨，樹庵羅而得惡叉聚者也。夫自古聖哲，其樹深矣。樹之最初，而要之再世，後其人卽復習曾史，法申韓，勒祁連，耀麟閣，犯一切空有之戒，甚或絲竹寄勝，曲生理照，蠟屐留連，金湯辨論，處身智囊，托好阿堵，於薄迦氏，不啻河漢而究竟收拾，未有不探覺海，不窺般若門者。故或始疑而終信，或迹背而實諧，或口排而衷嗜，要於了義，十九見解。何以故？根在故也。

夏君夙稟慧性，能見本來，摭自晉魏，以迄唐宋諸知禪學者若而人，曰《法喜志》，志中若許詢、劉慨、龐蘊、裴休之屬，生平爲佛弟子亡論，即昌黎諫佛骨，而從游大顛，杜祁公不信佛氏，讀《楞嚴》而有解，曰恨得之晚，乃知從威音至今，諸騷人墨士名臣碩宰，何嘗不自祇洹中來哉！昔謂老子爲摩訶迦葉，宣尼乃淨名童子，事有固然，無足訝者。知禪者不言禪，亦猶善易者不言易，故夫有法者，不有其法者也。世人弁髦五戒，土苴大三藏，而猥云見佛，且以爲盜區，且以爲名利藪，此與闡提蔑隸何異，何言佛法哉！試舉是編示之，能洪然汗下當一棒喝下種子否？羼提居士鄒迪光撰。

江藩《正信録序》　初祖西來，不立文字。自南嶽青原以下，語多棒喝，話似瘋顛，此乃度人不得已之苦心，皆不失西來大旨。逮宋元間，禪衲居士老婆舌說口頭禪，公案紛紜，本來日昧。蓮池大師別開方便之門，曲盡錘爐之妙，念彼彌陀，往生淨土。夫往生之因，生於一念之誠，念念相續而蓮華芬馥，此即吾儒所謂誠則明。吾兩峰居士，出儒入佛，悟證人天，作《正信録》，窮諸妄想，究論萬緣，以蓮界之恩爲歸宿之所，以經傳之文爲近取之譬。嗟夫！至道無岐，同歸於一，生分別心者，其居士之罪人乎？言如寶筏，度己度人，身坐針鋒，信人信我。具此阿閦鞞，以我之信，求人之信，如水合乳，如磁引鐵，則是書之有補於二氏，厥功甚偉，當與《法藏碎金録》同生天壤，歡喜贊歎而爲之叙。辟支迦羅居士江藩書。

潘庭筠《正信録序》　學道以信爲基。信者，三賢之首，萬行之先，一切法之根本。李長者云：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法界乘中以根本智爲信，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以信因契諸佛果法分毫不謬，方成信心。是以《雜華》、《首楞》開顯五位，必由十信而後洊。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以成佛果，若無十信，則十地不成。十信之初，心以觀慧入於中道，研窮八識，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心精忽現，圓妙開敷，然後謂之妙信常住。即聖人之教，亦以篤信爲善道之本，故曰：民無信不立也。羅先生兩峰通魯典竺墳之學，以正見入正信，勤修淨業，洗心定泉，是明於第一義諦而欲轉識成智者。又復廣摭內外典錄爲一書，融會儒釋之言，化我執而破邪見，以文字般若證明洙泗之道，其功甚鉅矣。夫世智辨聰之流，偶讀得《原道》本論一二篇，先入爲主，而一己之身心性命，茫然未嘗理會，好爲諍論，求勝於口舌筆札間，其所爲儒因地不眞，亦非眞爲闡提者也。至於剽竊教乘，潤色詩文，冀幸福田，貪著名相，或借之以驚世駭俗，自標奇特，舉不可以稱難信能信也。試讀是編而起大疑，始可以入信，疑之不能，信更何論乎？信必加之以願，願必輔之以行，行願並深，信力乃固。如是學儒，方爲眞儒；如是學釋，方爲眞釋。道一而已，並行不悖。學人先自審其趨向而用力於格致誠正之道，則入此信心不遠矣。德園居士潘庭筠撰。

翁方綱《正信録序》　世常謂文人晚年多溺於佛，豈其然哉？杜子美《咏懷》云：『本自依伽葉，何曾藉偓佺，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夫必其實有前愆之可塞，而乃實有妙教之得聞也。東坡嘗爲正信和尚作塔銘，予未見其石本。而予嘗於東莞資福禪院見坡公所爲銘者曰：『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故曰：此身性海一浮漚，心精妙明含九州。』蓋此義遍滿具足，拈起即是，而皆以實信爲歸也。

羅子兩峰博學通識，以詩文翰墨馳騁藝苑者四十年矣，而其詣力所在，獨持正定於三藏六部之指趣，洞見其所以然，故嘗舉其所得於古人語言文字外者，以平實得疏通，以淺顯得印證，以援據得指歸，無語彖之幽深，而有詮解之微妙，積成上下二卷，題曰《正信録》。吾友王子述庵既爲序之，而余尤以爲儒釋之界域不必劃分，亦不必有意斡旋，致啓文義紛爭之漸也。嘗謂至實之義即是至虛，故曰：無實無虛。此則杜公所謂『塞前愆』，而坡公所以銘正信者也，又奚序録之有哉？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序。

羅聘《正信録序》　性命之理，吾儒罕言之，以其信者少也；我佛極言之，以其不信者多也。故憨山大師曰：我信人不信，非不信也，不及信也。人信我不信，非不信也，不足信也。人信信言，我信信心，言果心會，無不信矣！儒也，佛也，同此信也，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我信矣，猶有不我信者，我亦信之矣；不我信矣，縱有強言信者，心終不信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智者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近余從事於心性之學，采輯經藏中與儒書融會於心之言，彙成是書，名曰《正信録》。儒釋之道正不當以世智辨聰起分別執也。是爲序。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衣云道人羅聘書於京師琉璃廠之僧舍。

王昶《正信録序》　此録通儒釋之分，又歸諸淨土，以砭宗門之空談

無悟，使修行人知有人手，可謂深切著明。蓋吾儒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辛於克伐怨欲之不行，歸於意必固我之俱無，合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即攝心爲戒，因戒生定之法也。惟性與天道爲夫子所罕言，學者不得而聞，而從心不逾矩之妙，亦未詳切示之。故世疑忽然超越大徹大悟，或爲吾儒未及。不知儒者言性即覺性澄圓也，言誠即眞心即實理也，言仁即大慈悲也。存心養性至於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與十方圓明獲大殊勝相等。然朱子釋「格物致知」，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又釋曾子「一貫」，謂眞積力久將有所得。蓋資稟有清濁，工夫有久暫，其間時節因緣，未可俱令其一薦直入耳。法門如八萬四千毛孔，皆可還原，《楞嚴》之圓通，《維摩》之不二，諸祖之話頭，皆是也。如來謂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其后李延平令人觀未發時氣象，二程子半日靜坐，至門外雪深三尺，亦示人以法門也。然此方之當機及古佛之發願，不無差別。故文殊特揀耳根第一，而大勢至之淨土次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與一歸何處，有句無句，其爲攝心窮識，固一作用而已。然三十年流水不聞聲，起悟者絕少，而樂邦安養，世多有之，以此爲歸宿宜矣。兩峰居士貫通內外典，是以援據浩博，剖析精嚴，可釋吾儒之疑。而有志於釋教者，亦得其門而入，不惑於空談無悟，蓋渡海之津航也。時余將隨法駕詣五臺菩薩頂，瞻禮文殊師利，故喜而序之。乾隆壬子仲春望日，定香居士王昶書於京邸之聞思精舍。

龔自珍《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之者懍然曰：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淄、澠，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門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劬勞，八教所筌鑰，盡事禪也。人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且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尚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閱之也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平正也，故其書二根學焉而各無弊，莊論法語，尚懼不聰，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尚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十七百則公案者乎？通塞視前塗，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鑱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巨攫，到即斫者乎？無量大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診脉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囫圇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荆谿灌天台云：「依經貼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華》七卷內耶？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揮孤文，或不忽旁瀋，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殽證，尚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拔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埋藏，千載無詞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鉢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論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

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並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隆愈濫，愈誕愈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廋，拙者用謠，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遍市矣。佛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爲支那所詆，不絕如綫，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

予疚焉！又蠱焉！亟思所以報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嶽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唐荆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槃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峰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琌之山，支那緇白，容有續九流諟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本施諸寺。

靈耀《摘佛經第一叙》 如是我聞，三界大師，於泥曰場中，金棺掩曜，雙樹潛輝。同聞尊者飲光、慶喜，合志同方，結集遺言，四依乘願，翻譯東漸。嗟予小子，幸遇佛乘，卷舒鑽仰，彌覺堅深。爰於大部摘記章節，復於小

品略識緣由，存以救忘，難公聞見。有婆羅門居士，問曰：「中華聖典，班班可考，窮理盡性，靡不具焉。六合之外，存而弗論。子生中國，胡嗜西書？」予言：「不也。爾言窮理盡性，非《皇極經世》之太極無極與？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與？非子欲無言與？非無思無爲遂通天下與？則在當時，賢者猶不能會悟，聖人引而不發之旨，抑況末學膚受者乎？子劉子曰：『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獲，惟出世法爲可盡心。』張無盡曰：『惟吾學佛，然後知儒。』得毋儒典深微處，非出世法，不能融會悟入者與？爾何知見之多辯也？夫佛教大之則彌綸萬有，範圍法界；細之則精詳善惡，因果分明。而其要則在萬緣淨盡，心識俱空；然後吾人之全體大用，當下現前。現前時，非有非空，不俗不眞，從容中道，不涉言思。無思也，無不思也；無爲也，無不爲也。雖空空絕迹，而義天之星象燦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斯之謂窮理盡性，斯之謂太極無極；斯之謂夫子無言，而言性天道；斯之謂無思無爲，而感而遂通；是乃佛法廣大精微，復能發明先聖躍如之旨者也。爾何守夏蟲醯雞之一竇，而欲外佛教江海之大，天地之高哉？」婆羅門居士，見予所摘之經，聞予所說之叙，皆大歡喜，作禮而退。

彭紹升《一乘決疑論後記》　此論作於重光赤奮若之冬，閱今十一年矣。初脫稿時，汪子大紳評爲決定說，又謂不獨佛氏之圓宗，亦儒門之了義。而刪去戒殺生一節，及論老莊一節，其意在和同三教，不欲有所軒輊於其間。又刪去末後兩節，一則謂法法無根，才費分疏，已成死句；一則謂心言直故，無諸委曲，直收直放，一往快然。其言亦各有指，然戒殺一事，乃儒佛共由之路，豈得謂佛好生而儒好殺邪？誠好生，又豈得以生爲仁，以殺爲義；以殺爲義，則義乃仁之賊矣，而豈然哉！老莊之書具在，與《圓覺》、《楞嚴》仔細較量，同異自見，實際理也。一尚不立，何有於三？然建化門頭，不無差別，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分劑畫然，要不礙大虛之體。最後論諸先生所證，眞實不虛，並無委曲。此論不明，則諸先生亦六師三武之流耳，又何能模範人倫，興起百世哉！故仍依原本，而附著其說如此。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晦，際清題。

元賢《釋門真孝録序》　甚矣孝之爲義，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卽無上至眞等正覺，非孝亦無由致。是知世出世間之福田，實無有踰於孝者。世俗釋孝，其義有五；卽謚法稱孝、其義亦有五，約之爲三：則順也，究竟也，度也。總而言之，則善事父母也。事之而弗順，非善也；順之而弗協於理，非順也。所謂究竟，則順之而始終罔間也；所謂度，則順之而禮儀弗忒也。充此義之盡，非無上至眞等正覺，何以克當其稱哉！故知世俗之孝，孝之小者也；釋氏之孝，孝之大者也。奈何世之爲僧者，率借我佛之門庭，營一身之私殖，又何怪世俗譏我佛爲無父無君乎？錢塘夢宅居士有慨於衷，乃取諸經論之言孝者，彙爲一編，使爲僧者，知我佛孝順至道之本意，以免世俗無父無君之謗，其用心亦良苦矣。玆來苕上，命余弁其首。此余素所樂道者，故不敢以不文辭。

真可《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並舉而問曰：『牟子之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雌黃不謬，則莊易之道，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澈。若檢點不出，不但於趙州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卽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雖然，由粗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粗之與精，固亦遺聞之嚆矢哉！

洪頤煊《牟子序》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宏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引《牟子》數條，雖字句異同，皆在《理惑論》三十七篇中。知隋、唐《志》所載《牟子》卽是書也。《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熹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宏明集》題下有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於史。據《自序》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阯，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不就。』是牟子本蒼梧人，未嘗爲蒼梧太守。或下脫從事掾史等字。《自序》又云：『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又云：『牧弟爲豫章太守，爲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

道教部

魏晉至隋唐分部

論說

孫詒讓《牟子理惑論書後》　《牟子》三十七篇，唐、宋以後，世無單行本。近世毗陵孫氏始從釋氏《弘明集》鈔出刊行，首尾尚完具可讀。其首篇自敘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阯，被州牧偃文處士辟之。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塗通路。」云云。考《吳志・劉繇傳》載，笮融至豫章，殺太守朱皓。而《士燮傳》載，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其時代適相值，繼符領交州者，爲張津、賴恭、步騭、戴良，無朱姓者。則此所謂州牧者，即朱符所謂牧弟爲豫章太守者，即朱皓也。笮融始末，《陳志》附見《劉繇傳》，而不詳其官閥。據裴氏《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知其嘗爲下邳相，皆不云爲中郎將。朱符、朱皓事，《陳志》所紀尤疏略。據此書，知其爲兄弟，此亦爲《陳志》、裴注作補正者所當知也。《理惑論》雖多牽綴經典，闡揚象教，於儒術不無離合。要其文字間巴，援證奧博，非《辨正》、《破邪》諸論所能及。其第八篇云：「孔子反獸。」《說文》：「獸，頭妍也，從貞，翩省聲，讀若翩。」徐楚金《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反宇，作此獸字。」《廣韻》獸字注亦云：「孔子塾也。」楚金所謂書傳不採何書，而今所見漢、晉以前舊籍，述聖表者多言反宇，或言反坏。《論衡・骨相篇》云反羽，則獸之壞字，惟此書正作獸字，足證徐義。若然，獸與羽、宇互通，則正當以羽聲，與《說文》聲讀迥異也。又論中難疑答問，多引《老子》，而末篇云：「所理止於三十七條，兼法《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今世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晉王弼注本、唐傅玄校本悉同。而《漢書・藝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爲僞本矣。此書塵霾梵夾，爲儒者流覽所不及，故唐以前史注類書援引甚鮮。孫氏始表章之，而未暇爲之考覈文字。長夏多暇，偶得鄂中新刊本，檢平津舊刻，讎核一過，記憶所及，輒牽連書之。俾世人知兩京遺笈，雖佛、道家言，猶足資考證也。

《太上洞玄靈寶十號功德因緣妙經》　太上大道君與五老上帝、無極飛天、大聖無上高眞十極眞人、左玄眞人、右玄眞人、妙行眞人、普濟眞人、施命眞人、濟厄眞人、救苦眞人、太慈大悲眞人、太慈大慧眞人、正一帝君、諸大天師、金凱神王力士天龍鬼神等於棄賢世界，以神通力，忽變無數紅玉牀座，光明晶晃，諸眞聖衆而列其上。

爾時道君乃登七寶獅子之座，其座以雜寶瑠璃眞珠火珠明月珠碼碯珊瑚琥珀紅玉白玉碧玉綠玉黃玉玻璨黃金紫金青火金香檀木嚴飾其上，於此座上自然生百寶蓮花，百千層葉。一一蓮葉之上現出十方淨土，悉皆具足。會中有大七寶騫林，細葉交密，香氣郁結，廣高莫測，風動和雅，有微妙音。其間，自然飛化種種天樂，不鼓自鳴。是時道君卽於蓮臺之上，正箕而坐，放身中五色光明，照耀無邊天界空中，聖衆步虛旋遶，歌詠讚嘆。卽時天雨香花，大妙眞花，小妙眞花，紅金焰花，紫金焰花，鳳頭火花，郁馥火花，妙服珍果，白鶴鳳凰，喜祥鸚鵡，青鸞孔雀，大善金鳥，光明金鳥，念道金鳥，人言金鳥，樂音金鳥，悉銜異花飛翔會上。卽有十方神仙飛仙天仙地仙水仙火仙五嶽諸仙，及諸大小洞天一切大仙各持符執節，旛蓋寶幢，歌詠讚嘆，吟和靈章，奏大妙樂供養。道君卽時大地振動，會中相視奇異莫測，有一眞人名曰普濟於衆中出，整理衣巾，安詳雅步到道君前，稽首頓顙，上白道君曰：「賤臣愚昧，不測道君修何道果？」證是神通自在與元始天尊無異，伏願哀念賤臣及未來世衆生，及愍後學道士，演說斯理，令悟甚深法要，登无上道，獲難思果，賤臣幸也。

道君問普濟說，歎言：善哉，善哉，汝有宿本大智，能爲未來濁劫衆生抑揚妙法，汝可存念爲汝說此因果。我於無數劫來，念本師元始天尊十號功德讚嘆吟詠鑄寫圖，飾想念元始天尊禮拜供養，恭敬千萬珠金捨施，無慳惜心，至於今日無一念怠慢而成此功德。普濟復白道君，未審元始大聖天尊十號，賤臣及與會衆得而聞，不臣願與諸眞仙衆讚歎歌詠，言訖叩頭稽顙，悲涕仰視道君一座，大衆皆自默念仰望眞容而希宣說。

道君開顏微笑告普濟曰：汝可精思一聞，得證元上道果？道君復告普濟曰：我本師大聖元始天尊，虛无自然，妙道化身，從不可名言塵沙劫來，濟度一切衆生入无上道。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十號圓滿，或現千光相，或現無邊相，或現大身相，或現小身相，或變身入黍米之中，或開毛孔納無邊世界，或掌三千大千世界，或雨甘露灑熱惱衆生，或作帝王制伏暴亂，或爲賢佐匡乎有道，或有聖君爰降爲師。有如是功德，神通妙相，莫能窮嘆而有十號讚揚總名。是故十號者，无上道，元始，太極，高皇，光明，玉帝，正法王，大慈父，仙眞師，天尊。普濟復告道君言，賤臣雖聞十號功德，未審有何解說。今我及諸大衆乃至未來濁劫衆生，令得了悟至眞法要，伏願愍念賤臣告請，一一宣揚十號微妙功德行相之法，賤臣幸也。

道君復告普濟曰：所言十號者，是諸眞聖衆天人與天眞皇人，開赤明和陽天中白玉殿，內百寶之匣，鳳錦之笈，譯大梵隱言而爲正音。所言无上道者，乃是元始天尊道果成時，於諸衆法無祖無宗，無根無係，而一相俄立乃萬法依憑，爲萬法王，爲萬相之祖，爲一氣始，虛无不測，溟涬何知，居於萬衆之先，故名无上道。所言元始者，居至道源作窈冥本，故曰元始。太極者，從無數劫來，判朴之際報身乃現，於是始青天中而現化身，故名太極。高皇之號者，尊居無頂天中，逍遙大羅之上，名无上之上，超有象之先，是故號曰高皇。所云光明者，是謂法性眞體，瑩若瑠璃，易功德光照昏闇處，銷衆生障，破煩惱山，故號光明也。

玉帝者，位居玉闕之中，尊極萬天之帝，凝然眞性，妙相具足，巍巍蕩蕩，出衆眞之中，同星拱月，故稱玉帝。所言正法王者，演說正法，破邪異宗，開無爲道，滅一切苦，明無邊法門，印可三天經籙，降伏魔邪，除諸小見，令入大乘之道。如大醫王法藥治苦，若春雷震，發動萌芽滋長含生，如灑甘露雨沃，潤衆根性，故號正法王。大慈父者從無量無邊劫，不可測微塵沙劫，出現大聖身，濟度羣生，脫生死羅，入正眞道，或於惡趣拯救罪苦衆生，過於赤子，是名大慈父。所言仙眞師者，道君告普濟言，我與汝及無邊無量劫來天尊大聖諸眞大仙昇無上道果，一切天尊諸眞聖衆，天王天帝，玉帝大帝，三華帝五帝，大魔名山洞府虛空水陸一切含生已得果，今得果，及未得果者，皆是我本師元始天尊現虛无法身，自然報身。元始化身以眞諦法種種引導說三十六部尊經，或於林泉名山大嶽，或於大洞天小洞天，或在三十六天之中，或在三十二帝宮內，或在三清大羅及無邊界，或諸異域及一切含生類聚之處，有形有相，如是種種。隨根察其言語，變現化引未開度者誓，與開度未得道者誓，今得道未安樂者誓，使安樂未解脫者誓，化解脫未昇玄者誓，引昇玄以此弘誓開導一切，演說三洞要術，大藏妙文，天書玉字，金寶秘篇，皆悉具足。傳授諸法雖復無邊，我總括流通十二事部類，分別隨根不同令一切衆生各歸一趣，得悟正法。一者本文，二者神符，三者寶訣，四者靈圖，五者譜籙，六者戒律，七者威儀，八者方法，九者術數，十者記傳，十一者讚誦，十二者章表。具是是智慧，開如是法門，導化接引，濁劫衆生。視如諸子，諸子而自不曉悟，雖有大慈如是，設悲念之網，衆生戀於聲色，種種纏愛而遊還三界，不歸正道，唯執邪見，而遇天尊，化誘至眞之法，皆以開悟而從劫已來，救苦無倦，故號仙眞師。普濟白言道君，未審十二部事妙理法要，有何相化，如大法雨隨善充滿，變動衆生根性，賤臣未曉微妙之理，乞爲解說，一一悟解，賤臣幸也。

道君告普濟曰：第一本文者，天書八會，鳳篆龍章，是爲天地萬物之本，開化人神成立諸法，主召九天神仙上帝，較定圖籙，調政璇璣，攝制酆都，降魔伏鬼，勑命水帝，召龍止雲，天地劫期，聖眞名諱，所治臺城，衆聖境界，廣宣分別，種種皆差，服御元精，化形之法，皆演玄妙，明了具足。第二神符者，雲篆之文，神眞之信，召攝衆魔，威制神鬼，總氣御運，保命留年。第三寶訣者，天眞上聖，述釋天書，八會之字，以爲正音，開視大道。第四靈圖者，衆聖化跡，應現無方，圖寫變通，令物悟解。第五譜籙者，衆聖記述，仙眞名諱，宗本胄胤，神官位緒。第六戒律者，條制勑禦，防非檢過，詮量罪福，分別輕重。第七威儀者，具視齋戒，進退楷模，俯仰節度，軌式容止。第八方法者，衆聖著述，丹藥秘要，神草靈芝，柔金水玉，修養之道。第九術數者，明辨思神，存眞念道，心齋虛忘，遊空飛步，餐吸六氣，導引三光，鍊質化形，仙度之法。第十傳記者，是衆聖載述學業，得道成眞，通玄(八)(入)妙，修因方所，證果時

節　第十一　讚頌者，衆眞大聖巧飾法言，稱揚正道，令物信樂，發起回向，生尊重心　第十二章表者，師資授受，妙寶奇文，三元八節，登壇告盟，啓誓傳度，悔謝請福，關告之辭　此十二事部總彰正道，一切意趣無不周備，化引三乘證九上道，我大聖本師號天尊者，常處三淸之上，超衆聖道界，顯世地皇獨，居天爲最尊，故號天尊　此是元始天尊十號功德法門妙趣

道君復告普濟曰：若有未來濁劫，衆生得聞我本師大聖元始天尊十號因緣功德，更能圖鑄形像，歌詠讚嘆，禮拜恭敬，演說是法　此人九祖生天，宿業消滅，身得長生不死之道，家門安泰，子孫昌熾，世世遇道，不遭厄橫。若有人書修此經，功德無量，說是十號功德，已於是在會大衆皆得昇進仙階，超拔聖位，悉悟九上正眞道果　普濟眞人證天中尊號曰，尋聲救苦，天尊具八十一好，七十二相，十號滿足，光明瑩徹，空中讚言，普濟有如，是告請功德不可思議，難測智慧，當於來世與一切衆生爲道師中王，爲大法眼，與道君神通何異？　於是一切來者衆生，聞是法要離生死苦，悟正眞道，於是普濟承道君神力，欲昇三天而作頌曰：

道君大慈悲，金口演真藏。十號今得聞，令我證真道。稽首無爲師，千光具足相。

《太上洞玄靈寶出家因緣經・序品第一》

道言，昔開皇元年七月十五日午時於赤明國朱陽上觀三明寶壇詣：

太上天尊受《九上三洞大乘妙經》一萬三千五百篇，符圖七千章已，天尊將歸太空無爲之境，時會有二百國王及以妃后並諸大臣國民男女同發道意，稽首天尊，捨棄國城妻子，求欲出家，誓願受持三洞經典，終身供養，作當來三世福業。天尊含笑放九色寶光，照此大會及諸王等國人男女，內外明徹如琉璃珠，臟腑毛髮莫不皆見。是諸王等於其光內自見己身，表裏洞朗，悉知宿命過去未來，三世善惡皎在目前，是諸王等及以男女一切會人咸皆震懼，更發無上最勝之心匍匐禮拜，上白天尊言：弟子宿因運會，得遇慈尊無上勝會，復值太上奉受三洞大法，更逢經典昭示，昔緣實非凡。夫千載慶幸，特由天尊弘慈之澤，欲以開度曲逮之恩，頓集今日蟲蟻微物，豈覺深仁。然喁喁之誠實欲捨棄機土及以妻子，願得出家，持奉經戒作出世福田，恩惟天尊特垂開許

天尊曰：汝未發心，吾已知之。所以放此光者，將欲示汝宿命，令識善惡因緣。夫出家者，因緣甚重，汝能發意是不可思議，但恐汝等耽染世事，放蕩已久，不能甘苦受此勤勞，有始無終，初勤後怠，匪專守道，終落惡門，輕師慢法，自取沉淪。是諸王等一時頓顙稽首叩頭，聲淚俱下，遂作誓言：弟子等若出家後，有始無終，初勤後怠，違其本誓，中道退惰，卽與九祖父母同淪地獄，萬劫難原，後報受生非人之類，不敢有言

天尊曰：汝各諦聽，吾今爲汝說出家因緣。夫出家者，或先世建立靈觀玄壇，及諸精舍，聖眞仙迹廣修堂殿造諸形像，眞應化身，莊嚴供養，抄經講說，誦念流通，開悟人天。或先世捨施國城妻子，頭目髓腦，金銀珠玉，綾羅錦綺，車馬僮僕，卧具服飾，玩弄器物，入三寶中用作諸福田。或先世持齋奉戒，禮拜燒香，行道讚誦，謝罪除愆，常行善願，不捨須臾。或先世放贖生命，救濟貧窮，因徒老病，及諸鳥獸，盲聾六疾一切衆生。或先世救疾治病，活諸危苦已死之人。或先世廣讀經論，講說教化，勸獎童蒙，令知善道。或先世種植果林，道邊立井，造作舟梁，濟度一切。或先世大設義田，施衣及食，饑寒病苦，蟲魚鳥獸，一切貧窮皆令飽足。或先世建立義堂，愍念寒熱，施漿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或先世所在發心，平等一相，廣化男女，勸助道場，立觀度人，寫經鑄像，授經傳戒，禮拜燒香，然燈念誦，布施懺悔，開悟羣迷。或先世忠貞仁孝，助國興化，正直淸廉，淳和良善，不損於物，安樂衆生。或先世爲君大行慈善，卑宮菲食，憐念人民，平等萬物，國土安寧，而諸惡未盡，衆善未圓，功名雖著，不得遷昇隨其高下，來生人中更値經法而得出家。或七祖積福，慶流子孫。或見世立功，名聞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汝等先世信向三寶，寫經造像，建立玄壇，度人濟物，持齋禮拜，念誦燒香，供養行道，布施懺悔，願念不絕，大作功德，致令國王之報，人中第一。是不可思議，更能捨國城妻子，棄世歡樂，求乞出家，持奉經誡，發無上心，作當來過去，長生道業，甚爲希有，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是諸王等一時稽首，五體投地，悲喜不寧。

天尊於是卽命九地眞官敷延眞之座，四天帝王列度仙之錄，三天眞王下證眞之信，五帝持幢，三界執符，四司齎簡，三官案簿，諸天帝君仙童玉女神仙兵馬百億萬衆一時來下，散花燒香，揚旛振旌，鏗鍾叩磬，天樂萬種，羅列左右，同聲稱善，俱到道場，監臨法會，開度善緣

天尊命我與玉淸高聖授諸王等入道科誡，節度威儀，四天王等爲加法服

北面禮。

天尊三拜回禮，吾及諸天仙眞聖等東面伏地，受初眞誡也。誡曰：出家之後，第一不得輕慢經道，及以本師；第二不得泄慢法服，損道威儀；第三不得中道退敗，趨世榮華；第四不得捨我法衣，更從異學；第五不得與非出家及諸異學交遊居處，穢辱法服；第六不得啖食酒肉，懷殺害想；第七不得與諸男女交遊，生婬邪想；第八不得違犯經誡，生諸過惡；第九不得傲誕狠戾，欺凌同道，及非出家人；第十不得不敬父母國君，不忠不孝。一當常發大心，立觀度人，寫經造像，紹隆聖教；二當常發大心講說三洞經教，勸化衆生，令廣悟解；三當常發大心持齋禮拜，奉誠燒香，作過去未來生死道果；四當常發大心爲國主人王、大臣宰輔、天下人民作大功德；五當常發大心爲九玄七祖，所生父母，眷屬妻子，一切衆生，作歷劫福田；六當常發大心遍爲天下地上有識無識，有緣無緣，若人非人，一切含識，讀經禮拜，念道念師，皆令離苦同昇道岸；七當常發大心願一切衆生皆悟正道，未免生死；八當常發大心願前劫後劫，今身生身，大道興隆，永無淪壞，開度衆生。是諸王等各禮三拜，又回心禮，十方各一拜，因對天尊自發誓願。第一誓者，出家之後誓不輕慢經道，及以本師；第二誓者，出家之後誓不泄慢法服，損道威儀；第三誓者，出家之後誓不中道退敗，趨世榮華；第四誓者，出家之後誓不捨其法服，更從異學；第五誓者，出家之後誓不與非出家及諸異學交遊居處，穢辱法服；第六誓者，出家之後誓不啖食酒肉，懷殺害想；第七誓者，出家之後誓不與諸男女交遊，生婬慾想；第八誓者，出家之後誓不違經誡，生諸過惡；第九誓者，出家之後誓不傲誕狠戾，欺凌同學，及非出家人；第十誓者，出家之後誓不敢不敬父母國君，不忠不孝。一願立觀度人，寫經造像，紹隆三寶；二願講說三洞經教令，廣開悟解；三願持齋禮拜，奉誠燒香，旦夕不替；四願爲國主人王大臣宰輔天下人民作諸功德；五願爲九玄七祖，所生父母，眷屬因緣，作歷劫福田；六願遍爲天下地上一切衆生讀經禮拜，令登道岸；七願一切衆生皆悟正道；八願前劫後劫常在道門，心不退轉；九願十方世界一切男女有道心者，同得出家；十願劫劫種因早得仙道，永無生滅。發此誓願已，是諸大衆一時稱善，各住本位。於是諸天仙眞聖衆玉童玉女建節持幢，散花燒香，歌詠天尊，無量功德，奏天音樂，引諸王等新出家者行道三市，十聲稱善。歎願畢已，逕就福堂，飲食天供，持齋清淨，諸天男女及以國人下萬種花果，珍奇法味，次第周行，供養訖已，將諸府庫七寶珠玉，綾羅錦綺，衣服卧具，玩弄器物，香爐几拂，如意履杖，食器坐褥，繩牀夾膝，旛幢澡罐，巾帕匕筯，僮僕車馬，園宅苑囿，竹樹果林，花藥池沼，種種法物，捨施供養。新出家者及諸會人同發聲言，我等宿幸，得遇今日。

天尊慈悲大弘，度脫有是，王等棄國出家而爲我等作大福利，開盲愚心，得見眞道。唯願王等堅持法相，住大法門，行天尊教，開度我等使我滅罪，生無量善，當來世中得出家法身。說是願已，三聲稱善，瞻仰天尊，稽首而坐。

天尊曰：汝等男女無量劫來，持奉齋戒，供養禮拜，得遇今日，不可思議，更當布施。新出家者及諸衆會功德無量天人歡欣，必當閉眼，即生富貴國王之門，聰明賢達還得出家，定不差也。是諸男女同聲稱善，一時禮拜，依位而坐。

天尊曰：出家者有三種義，一曰出家，二曰入道，三曰捨凡。何謂出家？家有二義：一者恩愛之家。謂父母恩愛，兄弟恩愛，姊妹恩愛，男女恩愛，眷屬恩愛，共相纏縛，繫戀在心，造諸惡業，種種貪著，令生煩惱，不得自在，修正眞道，今出此家，永斷恩愛，常得自在，念道無爲；二者諸有之家。謂我此身，五陰四大，聚集相成，處在世間，妄生染著，六根三業，廣搆諸塵，世境攀緣，造衆惡業，色聲香味，煩惱淨心，弊穢既生，輪迴生死，不能解脫，永劫沉淪，世世生生受非人類。今知身非身不淨，臭穢膿血聚合，暫寄少時，一旦化消，百骸無主。譬諸泡幻聚散，須臾萬法參差，同一虛假，總非我有與我自殊，妄繫有無而生染著，穢累識神，遂幽地獄。今出此家，永斷煩惱，觀身空假，諸境洞然，運想舉心，皆歸至道，體神入妙，鍊質歸無，不死不生，永證常樂。故曰，出家何謂入道？道有二種，一者道境，謂玄壇，靈觀，山林，靖治，樹下，花園，清淨無爲不交凡世，身登此地，面對眞容，口誦靈文，無諸囂雜，燒香禮拜，行道誦經，講說大乘，專精守一，棄彼俗境，入此道場，陶鍊心形，必至常樂。克成眞聖，證果玉清，無去無來，湛然常住。二者道體，謂端身靜慮，觀想內身，省察己形，遠觀諸物，同爲有待，俱是空無，黯爾暫生，倏然俄化，即滅歘有歘無，萬法不停，一生非久，熟看世界，念念無常，好體我身。誰爲眞者，當知假合，既備因緣，聚散須臾，豈能常住，當須存三守一，鍊質成眞，長與道同，免其生死，常樂我淨，證果道場，轉此漏身，名爲入道。何謂捨凡？凡有二種，一者凡境，謂天地日月山河石壁草木蟲魚一切

衆生皆是有物，暫生暫滅，剛破剛壞，消散少時，不可耽著染穢，我身當知二界悉爲空假，並能捨棄永絕貪求　二者凡身，謂我此身眼耳鼻二身肉皮膚手足毛髮百骸九竅總相聚合，名之爲人　究竟尋求人無有處，生老病死，念念無常，不淨臭穢，暫時依倚，何須執著而有　是非彼我，殺生偷盜，邪淫放蕩，嫉妬慳貪，罵詈嗔怒，綺言妄語，兩舌惡口，嗔嘻欺凌，富貴貧窮，更相侵取，愛憎取捨，種種攀緣，流浪色聲，貪著香味，常聚金寶玉帛，綾羅繒綺，米麥穀粟，積斂無厭，將充萬世，豈知一旦形化灰塵　今捨我身，息諸貪著，眼斷諸色，耳斷諸聲，鼻斷諸香，口斷諸味，意斷諸法，身斷諸欲，乃至六根六識六欲六賊六人六染六塵，更相因起三十六緣，諸惡根本並皆棄捨，澄淨一心，永斷煩惱，故曰捨凡　總此三者，名爲道士　所以名爲道士者，謂行住坐卧，舉心運意，唯道爲務，持齋禮拜，奉誡誦經，燒香散花，然燈懺悔，布施願念，講說大乘，教導衆生，發大道心，造諸功德，普爲一切，後己先人，不雜塵勞，唯行道業　士者，事也　事有多少，學致差殊，凡有三階，俱稱道士　一者天眞，謂體合自然，內外淳淨；二者神仙，謂變化不測，超離凡界；三者幽逸，謂含光藏輝，不拘世累；四者山居，謂幽潛默遁，仁者自安；五者出家，謂捨諸有愛，脫落塵羈；六者在家，謂和光同塵，抱道懷德；七者祭酒，謂居己下人，救度危苦　故得天下地上六道四生，禮拜歸敬，最爲尊勝，天朝天子，不揖公侯，作人天福業，受三界供養，所以者何由？稟我法教，衣我法服，持奉經誡，開導衆生，令過去未來二世永脫憂苦，入常樂門，是諸人等法身父母故也　帝王者，雖富有萬國，貴爲人尊，而不免生死，不免疾病，不免煩惱，不免破壞，不免寒暑，不免往反，能若道士脫其患矣　若出家不依我法，不持法衣；或背道入俗，棄眞就僞；或從異學邪道，崇奉外教；或趨世榮華，苟貪名利；或王法逼迫，官私枉橫，脫其衣服，損辱法身；或自捨法服，卻沉凡界；或人不信敬，罵詈凌□，打棓出家法身；或生輕慢心，不恭肅，或戲弄調笑，嗔嘻傲誕　如此之人見世必遭蟲癩之病，眉毛墮落，遍身瘡腫，舉體爛壞，人不喜見　或遭官司牢獄，枷械枷鎖，痛楚切身；或盲聾瘖啞，手攣腳跛，形容醜陋，貧窮下賤；或風狂顛癲，邪神惡鬼，冤家凶對，以相報償，病苦加身；或毒蛇猛獸，水火刀兵，凶人劫賊，非意損害；或所生男女形容醜陋，貧窮下賤，常不具足；或長病在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常居牀枕；或生落邊夷，更相殺伐，旦夕驚恐，父子分離，一旦身死，還入地獄，吞火食炭，足履刀山，手攀鐵樹，身自禽屠，鑊湯煎煮，碓擣磨研，更互重體，萬痛切身，晝夜考掠，辛苦備經，動則萬劫，後得受生，還爲六畜　貧窮下賤，盲聾六疾，種種苦惱，切割其身　若出家之後，心生退轉，輕慢法服，違犯經誡，飲食酒肉，殺生偷盜，邪淫放蕩，不持法相，損汙道門，亦復如是　時諸衆等同聲稱善禮拜　天尊而說頌曰：

善哉無上尊，慈悲普救護。授與太上經，諸王得開悟。因茲司發願，投誠永傾慕。捨國求出家，隨緣總開度。受誡說誓願，人天感丹愫。廣演因緣法，並入歸依路。永作生死果，萬劫常流布。我等諸會人，同歡飲甘露。

若四時失度，陰陽不調，當須立觀度人；若水火刀兵，天下損傷，當須立觀度人；若疫毒流行，人民死亡，當須立觀度人；若國主有災，厄運相逢，當須立觀度人；若國祚將危，兵革四興，當須立觀度人；若初發王位，化治人民，當須立觀度人；若統領天下，國土不安，當須立觀度人；若誕育男女，疾病厄難，當須立觀度人；凡有災厄及諸變異一切危苦，當須立觀度人　或爲父母，或爲己身，或爲妻子，或爲臣民，或爲祖世，或爲見存，或爲終亡，或爲三塗，皆當立觀度人　夫立觀度人，上消天災，安鎮國祚，保護帝王，消禳毒害，開度人民，生死獲慶，其福巍巍，普令一切，使有歸依，功德無量，不可思議

道言：夫出家者，作生死福田，受人天勝報，常當禮拜供養，給其所須衣服臥具，珍玩器物，香油燈檠，車輿僕從，殿堂屋宇，臺榭樓閣，花林園池果園，飲食滋味，珍寶繒綵，旛花燈燭，鍾磬法具，香爐澡罐，如意麈拂，隨其所有，以用布施，供養出家法身　令得安樂開發智慧，轉讀尊經，禮拜燒香，持齋奉誡，建百寶座，講說大乘，常爲國主人王，大臣宰輔，人民男女，一切衆生作二世福田　帝王國王，大臣宰輔，及以人庶生不信心，罵詈咒詛，訶責凌辱，禁閉枷鎖，損壞法身，或致傷殺，鞭笞考楚，使其辛苦，汙辱法服，逼令人俗，見世蟲癩，衆厄備經，過去魂神，還入地獄　受諸苦惱，萬劫不原，若出家之人自愛凌辱，不持法相，生憎慢心，今諸衆生起不信者，過去當作豬狗，蛇虺之身，汝等男女慎之慎之

道言：汝諸男女寧刻五百人衣，不得脫一出家法衣；寧害一切惡人，不得害一出家法身；寧犯三千猛獸，不得犯一出家；寧辱五千力士，不得辱一出家；寧輕欺一萬惡鬼，不得輕欺一出家；寧坐大火之中，不得與出家同

席；寧卧熱鐵之牀，不得共出家同寢；寧觸五萬毒蛇，不得觸出家法衣；寧吹大山爲塵，不得道說出家；寧吞萬斛猛穴，不得食出家人物；寧沒萬丈穢中，云得淫犯出家；寧出百千人身血，不得見出家是非。所以者何？出家是天尊弟子紹隆經教故，出家是一切人天無上法師故，出家是一切衆生生死橋梁故，出家是一切人民歸依父母故，出家是國主人王修善因緣故，出家是九玄七祖拔度功力故，出家是諸仙眞聖發生初心故，出家是三塗五苦彼岸法舟故，受國主人王，父母眷屬，禮信供養，諸天魔王，三界鬼神，稽首束形，自稱下官，受教出家法門，何以故？爲受天尊遺教行，天尊經法誦，天尊法言佩，天尊誡籙持。

天尊符圖常有三界五帝，將軍吏兵，守衛迎送，犯之者獲罪。若帝主國王，大臣宰輔，人民男女，能發善心，出家入道者，九祖父母得上天宮，七世子孫不入地獄。若道士廣勸有緣，令出家者，一人益筭，一千五百三人已上名登仙格，見世歡樂，衣食自然，過去生天，福報無窮。

道言：汝諸男女，既出家已，當須護持法服，尊師念道，持奉經誡，勤修行業，禮拜燒香，長齋奉戒，誦經行道，講說大乘，廣建功德，更相開度，化喻衆生，紹隆法教，常行慈悲，救濟一切，精研上道，轉神入妙，在在長存，念念增進，永不退墮，克得道眞。

道言：汝等男女皆從無量劫來，捨身受身，行諸善道，持奉齋戒。今得出家，須知宿命生身因緣。夫人承昔功業資道之力，得生人中，寄胎父母，和合善緣，兩半成身，法天象地，具足六根，稟受元氣，生化百神，運動陰陽，遍滿身形。眼耳鼻口，骨節皮膚，臟腑血脈，內外相連，結聚眞氣，榮衛五神，致得堅固，內本一源，日月流照，生化百神，三元六景，轉變無窮。內外相合，三萬六千，從初至終，次第有倫。今爲汝說，須識之焉。人始受胎，因緣道一，天地陰陽，各以一半。未身之前，寄父母胎，九天構氣，三元布神，一月爲胞。胞者，包也。元氣包裹，結聚混黃，運轉生化，中有眞精。二月爲胎，胎者，恢也。神乘宿命，來降父母身中，構造陰陽，恢廓其形。三月爲魂，魂者，云也。陽之粹精，薄而生神，云云不住，運轉經營。四月爲魄，魄者，泊也。陰之淳氣，凝神鎮形，泊然安靜，以定厥身。五月爲臟，臟者，藏也。陰陽有象，五行列分，置立五臟，肝心脾肺腎，以藏五神，攝御萬靈，生化一身。六月爲腑，腑者，聚也。積聚淳液，溉灌五神，人小腸胃，膽五腑腑，消息穀津，百體成焉。七月爲竅，竅者，通也。出入視聽內外開明。八月爲景，景者，警也。三部八景，警備人身。九月神具，天地日月星辰五行四時，生化一切神明，內外相合，出入身中。上下三部，環繞三宮，萬有八千，表裏影照，一時生身，金堂玉室，上一重樓，紫户玉闕，日月星辰，五嶽四瀆，象地法天，宛轉備具，遍滿其身。十月天地神祇五帝四司，九天司馬，十方善神，仙童玉女，一時監臨，太一衛軒，玄母守房，感天動地，衆聖齊歡，司命注籍，天帝定年，隨其宿業，受報不差，保形守神，澄心自然，變鍊滓滯，重修善功，以道通神，以德育形，形神合契，歸於虛无。不生不死，常住獨存，人須保養形神，愼勿損焉。汝道士當須保守形神，愛養精氣，不損毛髮，不損皮膚，內全精神，外具身形，首冠蓮花，足履太山，中披日月，四象分明，天地在體，日月存身，有道可法，有德可尊，萬物服從，一切歸依，故謂法服，出家法身。

道言：吾過去後，上皇半劫，當有邪學鬼道不從我教，自作一法，人民信向，天下歸伏。損形滅身，多積財寶，大造形像，廣設屋宅，妄稱聖果，過去得福，淫慾姦矯，惑亂人心，漸漸滋蔓，男女敬信，永不開悟。國破家亡，身滅族散，繼踵相仍，舉世沉迷，終無覺察。當此之時，我法大壞，人不肯行，唯崇鬼法寂滅之教，長生久視而不信用。痛哉！痛哉！道士無知，亦復奉也。一習此法，永無仙分長生之冀，可不愼哉？何以故？爲是陰教鬼道死滅之法，喻如五穀朽壞，有生相不亦如腐壞，能生物不亦如死灰，更有然不復如梧木得重榮，不消散朽壞化爲糞土，此爲寂滅不生法也。世以生爲善事，死是惡事，皆欲其生，悉悲其死。故我爲說長生之法，令其不死，永劫長存。但爲衆生顚倒不能信奉，致有死壞而乃求學死滅之法，可不誤哉？且死者，豈復須學矣。故仙道貴全身，鬼道貴滅形。仙道貴光明，鬼道貴幽冥。仙道貴長存，鬼道貴消亡。仙道貴清虛，鬼道貴濁辱。仙道貴保安，鬼道貴浮危。仙道貴有身，鬼道貴無形。有道者長生無爲，鍊神入妙，歸於大道，形神合契，常存不亡是也。無身者死滅灰塵，形朽神逝，沉淪九夜，冥冥幽暗是也。汝等道士宜志之焉。吾故預記令有心者識矣。

道言：吾過去後，有諸道士身披法服，形似出家，而心實凶惡，飲食酒肉，殺生偷盜，邪淫顚倒，種種過惡，悉能行之，專學小道，貪求名利，攻根伐本，背正入邪，不信神仙長生眞法，而求邪學死滅道者千千萬萬。吾當遣五天魔王，次第誅之。

道言：有諸道士及以女男持經奉戒，禮拜燒香，布施救貧，造諸靈觀，抄經鑄像，講說開導，引接有心，吞津咽液，存三守一，灰心滅想，志求眞仙不死之法。專誠無退者，吾遣諸天靈官九地主司教其大法，更受眞經神丹靈藥，仙芝玉英，延年變化，鍊質易神常存之道。隨其學業，召入仙宮，五嶽洞天，漸致通靈，轉神入妙，飛騰諸天，此之學者，世亦難量。仙道隱密，人不知矣。是諸王等及以眷屬仙眞聖衆，一時稱善稽首而退。

《大乘妙林經》卷上《序品》第一

元始天尊時在不思議山，七寶城中，元陽宮內，師子座上，八威備衛，端坐閑居，身心不動，經七小劫，不起於座，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國土，微塵世界，无不遍及。時彼三千大千世界，无量國土，諸仙眞聖，洗然驚歎，異口同音，俱發聲言：咄哉！彼土大德天尊，以何因緣，放希有光奇特妙相。時諸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國土，諸仙聖衆，遙望山中光相挺特，妙麗希有，无以爲喻，馳誠欣慕，口不能言，咸欲就往。爾時，天尊安庠動念，以他心智，遙觀彼土，他方聖衆，心意虔恭，是諸聖衆純是上士，悉堪受度。因發大聲，告諸十方无量國土，汝等眞士，宿植德本，純一无二，是我眞子，堪持寶藏。我今欲入長樂妙土，汝等眞士，乘我希有微妙光明，俱來法座，値我今日難勝之法。爾時十方微妙世界，无量國土，他方聖衆，聞是聲音，心大歡喜，普乘神光，飛空越谷，皆悉上士，尊光而來，是諸大衆煩惱已空，明了法性。其字曰：淨行眞人，妙相眞人，寶光眞人，曜明眞人，辨才眞人，普等眞人，聖行眞人，遍通眞人，德滿眞人，度命眞人，慰淨眞人，導師眞人，善愛眞人，達相眞人，高上眞人，勝意眞人，開明眞人，守藏眞人，護持眞人，等觀眞人，寂定眞人，无礙眞人，凌空眞人，常念眞人，化通眞人，善變眞人，靜定眞人，妙光眞人，妙花眞人，大慈眞人，慧明眞人，寶蓋眞人等諸大衆，无量眞人與諸徒從，並及无量天龍大力神王，无鞅數衆，細雨密霧，一時俱到，不思議山。圍繞三匝，瞻仰天尊。安庠雅步，稽首禮足，問訊畢，卽依位而坐。爾時天尊以大慈心熏修大衆，微聲唱言：子等眞士，於无量劫衆善普會，致於今日，値希有光得覩，難勝未曾有法，普來集會，不可思議。我今欲入長樂妙境，汝等眞士若有所疑，恣來啓問。

又 天尊言：我今等衆乘希有光，欲有所問，若垂聽許，乃敢諮陳。天尊告曰：淨行眞人，子今善能爲衆開發諮請法相，恣汝所問，勿自疑難，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決了所疑。於是淨行，既蒙聽許，心意踴躍，歡喜。无量白：天尊言，如是身相大光，普遍妙麗，希有光相，挺特超百千天，不可思議，我自思惟，是身相，希有難思，若有衆生，見斯光者，卽名眞士，能見諸法不壞眼根？

天尊告曰：淨行眞士，實如所言，我今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見我身微妙光明，卽得眼根通達明淨，能了諸法。觀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又我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聞我身微妙光明，卽得耳根通達明淨，能了諸法。聞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又我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齅我身微妙光明，卽得鼻根通達明淨，能了諸法。齅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又我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言我身微妙光明，卽得舌根通達明淨，能辨諸法。言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又我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觸我身微妙光明，卽得身根通達明淨，能覺諸法。知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又我身相有无量光名无量義。若有衆生能知我身微妙光明，卽得心根通達明淨，能了諸法。悟諸法性，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淨行眞士，我今身相无量光明，假使盡諸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一一塵中復爲十方无量世界。又復碎諸无量世界皆爲微塵，以此塵數比我身光，千億萬分未得其一，是故十方无量國土，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卽得身中六根明淨通達。无导，能了諸法，性相湛然，不壞世法而得眞相。以此光明莊嚴，一切无量无邊微塵世界，一切衆生，皆悉成就无上正眞金剛妙相，光明功德不可思議，終劫說之，亦不能盡。於是淨行並諸大衆，聞天尊說微妙光明利益，衆生无量无邊，俱發聲言歎：未曾有大德天尊，微妙身相光明大藏福惠，莊嚴實无窮盡。是時妙相眞人聞天尊說法身微妙，光明特甚，天上人間，未有斯匹。前進稽首白天尊言：大德天尊，我今所見天尊身相大光，普遍諸微塵界，他土大士十方聖衆，俱來集會，欲聞要言，未審今會不思議城希所常有。天尊所演光相微妙，无上法輪，今之所說，當何名號，唯願解說，決了所疑，令此衆會得眄篇目，心意泰然，功德无量。爾時天尊欣悅豫歎妙相言：善哉善哉！妙相眞士，善能通達，觀諸法性，心意無导，故能爲衆諮請要言，子等諦聽，我今爲說，微妙難思，未曾有法，自昔以來爲衆開演，未如今日大光普照他土世界，微塵聖衆，俱來集會，不思議山，聞此勝法，我所說无上尊經，名爲「妙林」，亦名勝習子等諦思，无上大乘微妙經典，若有一人聞此經名，一心信受，思念恭敬，尊重讚歎，解其義味，爲人演說，稱揚大

道，當知是人曾於无量億劫之中已種善根，功德成辦，故於今日得聞大乘微妙經典，此人即是一切衆生大慈悲父。開悟一切，爲衆導師。世間衆生當於此處，勤種功德，能以一心，不生懈退，是人所得大乘功德无量无邊，不可稱說，假使盡諸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草木寸斬爲籌以比籌筭，其人功德亦不能盡，是故汝等俱入寶城，聞此妙林大乘名字，必得上道，入於長樂，常住妙土，功德巍巍與我無異。是時大衆聞說經名，一時開悟，舉手彈指稽首稱善。於是寶光執笏，安庠前進作禮上白天尊：臣以有幸得預斯集，向聞所說微妙大乘秘要經典，所說經名妙林勝習，臣等下愚，未能自了，不審天尊以何義故名此尊經爲妙林邪？願爲解說，示以要言，令衆曉悟，饒益一切，決了所疑。天尊告曰：寶光眞士乃於今日能發大慈，爲衆諮請眞實要言，開悟將來，不可思議，汝今復座，吾當爲汝分別解脫，令衆得明，開悟將來，使得安樂。我今所說大乘妙林无上尊經，功德无量，不可思議，猶彼寶林能生果實，資益一切，食此花實，身相金光无不微妙。人聞此經，一心聽受，得其義味，智慧圓明，身相微妙，以是之故，與彼无異。又彼寶林，根株莖葉，悉是眞文，微風一動，能發洞章，聲音微妙，若得聞者，了然悟道，我今法相，如彼妙林，若有衆生，微心一感，現以聲教聲音微妙，若有聞者即得正眞，以是之故，與彼无異。又彼妙林莫知本始，劫劫常生，種類不絕。我今法相如彼寶林，莫知本始，劫劫出現，種性不絕，以是之故與彼无異。又彼寶林枝條覆蔭，三千世界无不周遍。我今法相，德蔭三千大千國土，彌羅无外，以是之故，與彼无異。又彼妙林无心隨順，從風偃仰，假有霜雪不能凋殘，我今法相亦復如是，无心善順，物感常通，假有煩惱，三塗惡報，莫能傷害，以是之故，與彼无異。諸微塵土，一切大衆，見我光明難勝希有，越空赴谷，俱來集會，不思議山，習我勝因，聞斯要訣，諸來大衆，聞此大乘智慧，日新功德无量，以是之故，亦名勝習寶光，等衆无量无邊，聞此要言，咸皆開悟，同時行禮稽首稱善，於是寶光而說偈言：

善巧无上大悲尊，不捨四弘度衆生。示現端坐不思議，放大光明照十方。微塵國土无邊衆，俱見法身微妙光。大衆純一无上士，堪持妙林希有經。他心了達无邊境，高聲唱言真實賓。我今欲入長樂土，故命時衆來受持。衆等同聞大歡喜，飛空越谷一時臨。煩惱已盡皆自在，明了法性大乘門。圍繞瞻聽忘疲猒，安庠前進禮天尊。大悲熏修无限量，唱說時衆久行因，故得聞今希有法，善哉集會不思議，功圓行滿入長樂，告衆疑問在今晨。故得慧明无上士，淨行正念動三千。乘斯大會希有座，告令疑網任諮陳。既蒙聽命勝所請，進前敢言希有光。大悲善巧說身相，无量光明奇特尊。遇得斯照六相淨，不壞世法即真身。假令微塵諸世界，細末盡數不能量。又有久修真大士，號曰妙相問經名。故得大慈降法雨，篇目名字總披陳。若得遇聞此名號，功德福惠悉莊嚴。假令三千諸草木，寸斬筭數不能知。我亦乘今无上惠，更問經名義云何。既蒙法王无上訣，名義諸疑悉已除。我等時衆同斯集，自慶得聞妙林經。故得上登无極位，一切衆生離囂塵。

寶光等是時大衆聞說偈頌已，心大歡喜，咸皆開悟，一時稽首復還本座

又《觀真相品第二》

爾時，曜明眞人前進稽首白天尊言：我等時衆聞天尊說微妙光明，希有難値，若後有人遇斯光者，即得六根通達明淨，不壞世法而得眞相。臣以下愚未了斯義，不審世間及以眞相，爲一相邪？爲異相邪？若是一相，何以名世，若世是眞，何不名眞，若異相者，既得眞相，云何不壞世間，不壞云何得眞，世間不壞而得眞者，譬如種子，種子不壞，芽莖花實從何而生？如是二趣，實未能了，願垂旨訣，得釋所疑。天尊告曰：曜明眞士善能方便，爲諸衆生決此疑惑，子今復座，吾當爲說。子今所問世間眞相爲一相邪，爲異相邪？今當問子，子之所見爲法見邪，爲相見邪？曜明答曰：大德天尊世間眞相，有法見邪，有相見邪

天尊答曰：曜明眞士眞相世間本无差別，衆生所見，未能通達，但觀其相，未能見法，是故分別世間眞相其相不同。今以慧眼，觀世間相即相是眞，能了眞相，名爲見法。以是之故不壞世間而得眞相。曜明又問，大德天尊不壞世間而得眞相，未審世間，以何爲相而言不壞即是眞相？天尊告曰：曜明眞士，世間相者，即是无明貪着愛見嗔恚愚癡等諸煩惱，是世間相。曜明又問大德天尊，无明貪愛嗔恚愚癡等諸煩惱，是世間相，既言不壞即得眞相，是則眞相猶有貪愛，既有貪愛是眞，何須說言斷諸煩惱而得眞相？天尊告曰：曜明眞士，實如所言，不斷煩惱而得眞相。今言斷者，爲諸衆生未能見法，唯見无明貪愛愚癡嗔恚煩惱，故須說斷而得眞相。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本无貪愛，无明永淨，无法可斷，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眞相。眞相无相，无相无得，无明无法，无法无斷，无斷无得，名斷煩惱，无得无斷，名得眞相。以

是當知，不離煩惱而得眞相。曜明又問大德大尊，眞相煩惱既无二相，无二相故言得眞相，何以不言煩惱眞相无二相，故言得煩惱？大尊答曰：曜明眞土如向所說，是有二種：一者相見，二者法見。法見之人言得眞相，相見之人言得煩惱。以是當知法見之人，當觀妙本，故得眞相。相見之人，當觀麁迹，故得煩惱。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未曾有法，從迹觀本，名得法見。若復有人无明闇蔽，唯見煩惱，從无明見名，爲眞相。又語曜明，若復有人見有煩惱，又有眞相，煩惱眞相皆爲煩惱。若人能知此煩惱不異眞相，眞相无相，煩惱眞相名爲眞相。又語曜明子，向問言譬如種子，種子不壞，芽莖枝葉花實等從何而生。吾今問子，種子壞邪芽實生邪？種子若壞，壞則无因，无因有果，斯无是處。芽生種壞，壞則不生，壞爲生因，亦非是處。以是當知種子芽莖枝葉花實非生非壞，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煩惱眞相亦復如是。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不一異。又語曜明，汝謂種子壞乃芽生。今又問子，種壞芽生壞時生耶？未壞生耶？壞後生耶？壞時生者，以壞爲生，生則不生，生而壞者，以生爲壞，壞則不壞，云何種壞而得芽生。譬如蔭壞身則不生，无蔭有身，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既壞，芽則不生，无種有芽，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則不生。若有說言壞時生者，與壞同體，云何得生。譬如一身諸根同體，云何頭壞而得足生，頭壞足生，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壞時芽則不生，生壞同體，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時不生，壞後生者，生滅相離，云何爲因。譬如敗種，種已先滅，滅即无芽，云何芽後從敗種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壞已芽生，理亦不然，是故我言種子壞後芽亦不生。又語曜明種壞芽生，生壞一耶，生壞異耶？生壞一者，壞則相違，云何同體？滅則不生，云何壞生，生則不滅，云何生壞異者？異則非因，非因生果，理則不然。譬如虛空，非兔角因，虛空非因生兔角果，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異亦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未壞生者，是則種子體中未變，未變芽生，芽生則无因，无因有果，无種有芽，理則不然。猶如无形，影則不生，形若未生，有影生者，當知此影不從形生。譬如麻子，麻子未壞，油則不生，以是當知未壞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壞後生者，彼種已滅，滅則无因，滅後生芽，此芽始生，生則非果，彼種滅已有芽生者，理則不然，猶有乳酪則不生，若无彼乳而有此酪，是則酪有不從乳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云何有生，檢求生相，畢竟永滅，不可得故。是故無生。爾時辯才即從座起，安庠而進，白大尊言：我自思惟，一切衆生，飄浪生死，皆由无明貪着愛見。我又思惟，愛見无明從何而有，致令衆生飄浪生死？是生死本從心生耶，從眼生耶，從耳生耶，從鼻生耶，從舌生耶，從內生耶，從外生耶，從有生耶，從空生耶。我今等衆實未能了，願爲解說，得釋所疑。

天尊告曰：辯才眞士善哉斯問，子今復座，當爲子說。生死根本從空而生，亦從有生，從內而生，亦從外生，從鼻而生，亦從舌生，從眼而生，亦從耳生，本无從生，亦從心生，何以故心法空。故心法既空，无明亦空，无明既空，貪愛亦空，貪愛既空，生死亦空，生死既空，眼法亦空，眼法空故耳法亦空，耳法空故鼻法亦空，鼻法空故舌法亦空，舌法空故內外亦空，內外空，故空有亦空。以是因緣生死，根本從空而生。又語辯才，空法本空，心法亦空，云何空法生心法空，心法既空，從空生心，是則東方本空生西方空，既知東方本空不生西空，當知空法本空，不生心法，心法既空，不從空生。當知心法法相本空，不生无明，既知无明本空不從心生，當知无明本空，不生貪着。既知貪着本空不從无明，當知貪着亦空，不生愛見。既知愛見本空，不從貪着，當知愛見亦空，不生心法。既知心法本空，不從愛見，當知心法亦空不生眼法。既知眼法本空不從心生，當知眼法亦空不生耳法。既知耳法本空不從眼生，當知耳法亦空不生鼻法。既知鼻法本空不從耳生，當知鼻法亦空不生舌法。既知舌法本空不從鼻生，當知舌法亦空不生內法。既知內法本空不從舌生，當知內法亦空不生外法。既知外法本空不從內生，當知外法亦空不生有法。既知有法本空不從外生，當知有法亦空不生空法。既知空法本空不從有生，當知空法亦空不生生死。既知生死本空不從空生，當知生死亦不生死一切有爲煩惱，以是當知有爲生死，衆生飄浪如虛中雲，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中炎，如電中火，如聾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鷄，如龜中毛，如兔中角，中是無明貪着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畢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子等當復作如是觀，乃得无爲，出離生死。於是辯才等衆聞是要言，歡喜踴躍歎未曾有，於是大衆同聲稱善，而說偈言：

無上大悲尊，善巧說眞相。世間煩惱本，即无上慧因。衆生未能了，故說斷貪瞋。若知本非有，生死即道場。无明性永滅，煩惱諒風聲。慧眼常清

淨，法見明重昏。本來無二相，寵妙信開緣。若能辯無二，三界不思議。執心在眞相，道場恚貪嗔。種子未曾滅，芽莖實不生。先有不從因，先无何所生。三時辯生法，種子實非因。自體未曾有，芽莖何所從。辯才无上士，善諮生死因。大悲諒无盡，爲衆悉敷陳。无明與生死，譬如空谷聲。聾盲所聞見，世間實不然。智者觀生死，猶如大幻師。土梗何曾走，木雞詎翔空。若能明斯趣，一切不思議。

爾時，天尊歎大衆言善哉善哉，汝等今衆聞希有法，體了眞相，實如所陳，乘我今日宣語，將來一切衆生，令得曉了與今无異。爾時大衆稽首稱善。

又《辯邪正品第三》

爾時，普等眞人卽從座起，前進作禮上白天尊，我自思惟，天尊身相光明挺特微妙難思，如金剛王，摧折一切，智慧明了，結習永除，端然獨步不思議城。我今欲問，未敢自陳，願垂大慈賜示儀軌修行階級其義云何，使將來世得見正眞。

天尊告曰善哉善哉，普等眞士善能利益將來衆生，能發斯問，開悟愚蒙，子今復座，吾當爲說。凡所問者具有二種，一者正問，二者邪問。若正問者與道爲親，若邪問者是魔眷屬。普等又問何等爲正何等爲邪？

天尊告曰：若人作有爲問無爲，故問名爲邪問。非有爲問非无爲問，名爲正問。若人見生故問，見滅故問，名爲邪問。不見生問，不見滅問，名爲正問。若人見住故問，見壞故問，名爲邪問。不見住問，不見壞問，名爲正問。若人見罪故問，見福故問，名爲邪問。不見罪問，不見福問，名爲正問。若人見淨故問，見穢故問，名爲邪問。不見淨問，不見穢問，名爲正問。若人見是故問，見非故問，名爲邪問。不見是問，不見非問，名爲正問。若人見親故問，見疎故問，名爲邪問。不見親問，不見疎問，名爲正問。若人見空故問，見有故問，名爲邪問。不見空問，不見有問，名爲正問。若人見苦故問，見樂故問，名爲邪問。不見苦問，不見樂問，名爲正問。若人見聖故問，見凡故問，名爲邪問。不見聖問，不見凡問，名爲正問。若人見善故問，見惡故問，名爲邪問。不見善問，不見惡問，名爲正問。若人見施故問，見盜故問，名爲邪問。不見施問，不見盜問，名爲正問。若人見持戒問，見破戒問，名爲邪問。不見持戒問，不見破戒問，名爲正問。若人見長故問，見短故問，名爲邪問。不見長問，不見短問，名爲正問。若人見貴故問，見賤故問，名爲邪問。不見貴問，不見賤問，名爲正問。若人見得故問，見失故問，名爲邪問。不見得問，不見失問，名爲正問。若人見邪故問，見正故問，名爲邪問。不見正問，不見邪問，名爲正問。若人見問故問，不見問故問，名爲邪問。不見問問，不見不問，名爲正問。如是等類，皆有邪正，邪正所有，皆從心生。心之所生，皆是顚倒。非有見有，非无見无，非生見生，非滅見滅，非住見住，非壞見壞，非罪見罪，非福見福，非淨見淨，非穢見穢，非是見是，非非見非，非親見親，非疎見疎，非空見空，非有見有，非苦見苦，非樂見樂，非聖見聖，非凡見凡，非善見善，非惡見惡，非施見施，非盜見盜，非持見持，非犯見犯，非長見長，非短見短，非貴見貴，非賤見賤，非得見得，非失見失，非邪見邪，非正見正，非問見問，非見見見，如是諸見，皆悉虛妄。如幻如夢，死一眞實，何以故諸法无心。有心見法，名爲邪見。若人能知諸法无心，不起心見，是名正見。是當知有心問者，皆爲邪問。无心問者，乃名正問。以是義，故我今不令一切衆生斷滅煩惱而得眞相，但欲度諸妄想。衆生故說煩惱眞相二義實无，生死可得，眞相所以者何。諸法淸靜，本无二相，无所往來，是故我今不令衆生斷滅煩惱乃得眞相。雖說煩惱實无，煩惱之可斷滅。雖說常樂亦无，常樂之可欣慕。既无煩惱是故衆生不失眞相，既无眞相是故我今不捨煩惱。若復有人於末世中能發此念，體解正眞，是名大乘修眞正行於是。普等聞斯說已，心大歡喜，告諸大衆，无億數人同體无爲，俱入正眞。爾時聖行大士白天尊言，於未來世，若有衆生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是則大道永沒，不行於世。若見三淸是淸淨境，心所欣慕，如此人者，永劫修功，不得解脫。所以者何？三淸境界名爲寂滅，遠離諸塵，不受諸愛，若有見心，則墮邪見。非修正行，名爲永失无上法邪？於是天尊歎聖行言善哉善哉，實如所言，聖行眞士宿植德本，明了實相，通達无礙，故於今日爲衆決疑，眞爲深要，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淸，樂捨衆生身求眞道相，欲斷煩惱而入无爲，求離諸見乃得寂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憎慢之人，譬如愚人，畏於天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生亦爾，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猒離，所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眞道相，深實可哀。眞道相者，名爲不作，无所起滅，非有非无，非長非短，非大非小，非色非心，能體此相，名爲修習眞道。正行語聖。行世間衆生无明障重，眞道在身，莫能覩見，譬如愚人東西馳走，竟虛空色，而不能見卽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騁欲求眞道，不知身心卽是眞道。譬如愚人但見竹木，而不知

火，捨木求火而不知火已在木中。一切世間亦復如是。捨身求道，而不知道已在身中。捨木求火譬如愚人捨形求影。捨聲求響而不知形是影根，聲爲響本，以是當知世間邪見煩惱熾盛，猶荊棘林，如蒺藜園，不可親近。汝等今衆乘我今日宣示，將來令知三清不離煩惱，令知大道不在他方，但觀身心修習正行，自然解脫，永離煩惱，常處三清。子善思惟，自然安樂。於是聖行又復白言：大德天尊云何說言一切衆生卽是眞道，而復告命修習正行乃得安樂？若其是道何須修習，猶如羽鳥何須習飛？譬如鱗族何須習水，雲昇雨降不關習學，若諸衆生已是眞道，何須修習而得安樂？願爲解說，得釋所疑。

天尊告曰：聖行眞士善哉斯問，如我向言，眞道衆生如木中火，非一非異，非卽非離，卽木有火，而木非火，離木無火，而火非木，木非是火，故云非一。火不離木，故云非異。以是當知衆生眞道，非一非異，非卽非離，卽生有道而生非道，離生无道而道非生，生非是道。故云非一，道不離生，故云非異。以是當知，若欲求火於木中求，不於冰中求。若欲求道於身中求，不於他求。於冰求火，他方求道，假使力能移山，功能竭海，力之彌勤，功之殊妙，終劫行之去道遙遠。是故我今告諸衆生，若欲求火當須人功備其，鑽具運動力手，然後見火。衆生學道修習正行亦復如是，當以善功備其種智，觀此身中運動心神，然得見道，以是之故，我今衆生修習正眞乃得安樂。羽空鱗水亦須運用而得昇降空行水。去眞道衆生不以爲類。雲昇雨降无識无心，不關習學，如斯等類，並是世間不比眞道。子善思惟自當得解。於是聖行又復白言，大德天尊衆生求道於身中求，不於他求，身中空邪，他方有邪？天尊答曰：聖行眞士，三十六問名爲邪見。聖行又問大德天尊見木有火，見冰有水，見冰無火，見木無水邪？

天尊答曰：聖行眞士爲諸未悟隨順世間。聖行又問大德天尊，冰有火耶？木有水耶？

天尊答曰：聖行眞士於虛空中見衆色像。聖行又問大德天尊於冰求火，於木求水，斯見處邪？

天尊答曰：聖行眞士見身求道，滅諸有爲，求得解脫，斯非是處，若求眞道，但自觀身。若求虛空，但觀諸有，觀身實相，道從身生，亦從心生，從眼耳生，從鼻舌生，從四大生，從百體生，觀物眞相空從天生，亦從地生，亦從我生，亦從他生，從水火生，從草木生，從十方生，從萬物生，以是義故，我說此經度微塵衆而未嘗見有一衆生得受度也。何以故？我眼既空，衆生亦空，空无分別，分別空故，是故我眼智慧明淨，能觀一切，通達无礙，觀諸三千大千世界，過去未來，一切衆生，悉已受度。以是因緣，我說空中具足一切无量色像。於是聖行並諸大衆聞說要言，俱起作禮而說偈言：

具足一切智，善哉奇特尊。說今微妙法，邪正甚分明。顚倒生取捨，正眞非有无。心法非本有，有心虛妄生。善巧順諸有，有滅齊正眞。正眞无復相，煩惱實本空。衆生不異道，諸見悉无爲。有心欲除斷，大行永不行。三清非遠妙，寂滅在胸襟。若起有心見，惠牙永消摧。天尊說此類，名爲憎慢人。猶如畏大地，疾走欲藏身。縱日馳千里，非地不容身。厭身欲求道，見道不忘身。存身去道遠，生死反成親。至眞无起滅，大道離斷常。若有體斯妙，名爲修正眞。衆生由障重，失道唯見身。將身欲求道，觀色不知空。譬如愚見木，不知火所從。影響非殊遠，形聲是本源。邪見生煩惱，蒺藜荊棘藂。有見生毒害，傷身何異斯。三清卽煩惱，大道諒我身。猶如木中火，鑽具及人功。積善求眞道，安樂會正眞。說經度一切，筭數不能量。照本元來去，受度悉虛陳。虛空諒无際，衆生何所依。我眼本清淨，通達了大千。

（未）〔未〕來及過去，見在盡微塵。久於无量劫，悉已會正眞。

又《觀身品第四》

爾時，大慈眞人卽從座起，稽首禮問，白天尊言：

我等今衆心自念言天尊所說微妙難思，煩惱眞相性無差別，其義幽微，我今等衆親承聖旨，得釋所疑，將來衆生心根未悟，聞此大法，云何得解。天尊所說三清非遠，道卽我身，一切衆生聞身有道，未了斯義，益加疑網，當以何法得釋彼疑，令諸衆生泰然安樂？天尊答曰善哉善哉，大慈眞士於无量劫荷負一切衆生苦惱，故於今日善發斯問，子今復座，吾當爲說，令諸將來有心之人，使得安樂，若有衆生入我法門，聞我妙義未能曉了，當以三法安慰其心，令得開悟。何謂三法？一者，若有衆生聞此大乘未能信受，當以五戒修攝其身，令无放逸。五根明淨，體性調和，於法无畏，堪任聽受；二者，若有衆生聞此大乘未能善解當，以三定繼錄其心，令无動應，心地端靜，性氣調和，於法无畏，堪任誦持；三者，若有衆生聞此大乘未能通觀，當以六慧遍被身心，令无障礙，內外明淨，身意澄清，慧洞虛空，了見眞性，於法无畏，堪任寄付。何謂三戒？一者，若有眼根貪著色塵，當以妙林大戒，觀彼色塵，隨

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觀我眼根與彼无異；二者，若有耳根貪著聲塵，當以妙林大戒觀彼聲塵，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觀我耳根與彼无異；三者，若有鼻根貪著香塵，當以妙林大戒觀彼香塵，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觀我鼻根與彼无異；四者若有舌根貪著味塵，當以妙林大戒觀彼味塵，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觀我舌根與彼无異；五者，若有身根貪著法塵，當以妙林大戒觀彼法塵，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觀我身緣與彼无異。何謂三定？一者，若有衆生心神馳動，多所貪著，當以妙林大定，觀諸世間如幻如夢如焰如電，非眞實有，既知非有，心不馳動，是名安定；二者，若有衆生心神馳動，多所嗔恚，當以妙林大定，觀諸世間如聲如響如霧如雲，非眞實有，既知非有，无所嗔恚，名爲法定；三者，若有衆生心神馳動，多有癡慢，當以妙林大定，觀諸世間，如風如空如泡如影，非眞實有，既知非有，无可癡慢，名爲決定。何謂六慧？一者既了彼色，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可貪著，眼根清淨，名爲見慧；二者既了彼聲，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所貪著，耳根清淨，名爲聞慧；三者既了彼香，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所貪著，鼻根清淨，名爲通慧；四者既了彼味，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所貪著，舌根清淨，名爲辨慧；五者既了諸法，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所貪著，身緣清淨，名爲覺慧；六者既了三毒，隨時遷易，念念无常，无所滯礙，心根清淨，名爲洞慧。大慈眞士，若後末世一切衆生，欲入法門，當以三法安定其心，令无所畏，既(元)(无)畏已自然安樂，身心堅固，常住不動，六慧明淨，通達无礙，觀諸世間，无非妙相，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眞相。汝等今衆，勿以此法輕示非人，一念疑毀，萬劫不生，愼之愼之。

爾時遍通眞人白天尊言，我等今衆得聞大法，身心踴躍，快樂安穩，得无所畏，不可思議，猶有疑昧，未敢諮陳，伏願天尊特垂聽許。天尊告曰：遍通眞士，有所疑網，恣汝所問，吾當辯說，以示未聞。於是遍通白天尊言：大德法王，云何說言，若有衆生，欲入法門，當以三法安慰其心，令得安樂？一切衆生，本有心邪？若是有心，心性已定，云何說言以此三法安定其心令得无畏？若本无心，云何得定？而今說言以此三法安慰其心令得定邪？

天尊告曰善哉斯問，諦聽諦聽，吾當辯說，令諸將來得了所疑。遍達眞士，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云何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一切衆生，本有生邪？若有生者，生從何有？一切衆生，本无生邪？若无生者，見有生身。汝等今衆，見身有邪？見身无邪？遍通答曰：大德天尊，我等今衆見身是无，何以故？前色滅故？後色生故？

天尊告曰遍通眞士，心法亦爾，非有非无，念念生滅，前心滅故，不爲後因，後心生故，不爲前果，是故我言一切衆生心法如生。遍通又言大德天尊，既云一切衆生，心法如生，生法見生，生法如心，心可見邪？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心法可見。欲見心法，還如見生，生无方所，欲見心法，亦无方所。遍通又言，大德天尊，既云心法如生，俱无方所，云何安慰令得安樂？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身可安邪？遍通答言，大德天尊，身法念念不可安慰。

天尊告曰，遍通眞士，心法亦然，不可安慰。遍通又言，大德天尊，既不可安，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樂邪？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爲見有身，故令安慰，既安慰已知心非有，亦復非无，非有非无，名得眞心，故得安樂，是故我今以此三法安慰其心，令得安樂，是諸大衆，聞天尊說，咸皆開悟，同聲稱善，而說偈言：

法王三界大悲尊，見身端坐不思議。爲衆演斯微妙法，開悟羣生无上因。故知煩惱同眞相，了達道場等无明。初學心中未清靜，大慈方便啓重昏。故得天尊爲敷演，妙林三法曉初心。五戒觀身五根靜，三定攝心三毒除。一乘遍被三千土，六慧重修九夜清。了悟幻夢非眞有，非眞有法亦非空。故得住居安樂土，非空幻有悉常存。常存非離人間土，人中妙相悉奇姿。昔日未悟名煩惱，今辰大覺號眞仙。一體兩名隨物見，好見兩名同一身。遍通至眞无上士，懷念慇懃不離心。請問衆生所生得，有心无心定云何。今蒙大悲无上訣，衆生有心心若生。生法非无亦非有，有心非有亦非无。前生後生不相續，有心无心不相因。見身非有同心法，求心非无如見身。能知身心非一異，豈執身心定有无。說去兩偏无所兩，又忘一中何所中。偏中了然无所有，重玄微妙不思議。故得身心可安慰，眞心萬劫永常存。

爾時，天尊聞諸大法說，偈頌已告諸眞人，汝等大衆，於此座會深解法相，快樂安隱，誠如所言，眞實无異，於將來世，咸令衆生，皆得開悟。是時大衆咸皆歡喜，稽首受命，同時而退。

又《童子問品第五》

爾時，侍座童子名曰慧明，從座而起，整頓衣冠，稽首作禮，上白天尊言，大慈天尊，微妙光明，普照十方，微塵世界，一切國土，諸眞聖衆，无億數人，俱來集會，不思議城，土地平正，宮殿希有，容微塵衆，无有迫迮，此地何緣，而有斯妙，衆眞行業，修何功德，遇値寶光，得入斯座，希有難思，聞此妙林，快樂無極，願垂告誨，開悟將來，於是天尊歎，童子言善哉善哉。慧明童子善能激發微妙因緣，使將來世得釋所疑，不思議山，名大福堂，出離生死，國土淸淨，非是二乘所能，覩見過去未來三世，天尊之所，集會一微塵土，容八萬衆，不可思議；宮殿林榻，百味甘香，衣服卧具，花菓林木，通身浴池，皆是七寶，若有所須，應念而至，福德之士，不可思議，非我今日言所能盡。十方國土，三千世界，一切微塵，尤鞅數衆，眞人集會，皆是上士，純一無二，智慧圓明，了諸法性於无量劫，植衆德本，故於今日遇値光明而得集會，見我今日微妙大乘，宣通法教，普度无量一切衆生，得聞此經，妙林名字，一章一句，當知是人塵沙身分所有三業，造諸過惡，皆悉淸淨，不復受報。若有衆生聞此經名及以誦念一章一句，其人所生常居淨土，衣食充足，无所乏少，聞此經已，不墮三惡，刀山劍樹，銅柱爐炭，寒冰鐵床，一切苦報自然摧滅。所經行處，常居快樂，兵災毒獸，不能傷害。童子又問大德天尊，願爲廣說眞人所行，觀諸法性，以何心力而得自在，通達无礙，復遇尊經聞微妙法。

天尊告曰：慧明童子，眞人所行於諸法中，无所希望，心性滅故；觀諸色法，不生貪著，知眼空故；聞諸音聲，不生貪著，知耳空故；齅諸香氣，不生貪著，知鼻空故；餐諸美味，不生貪著，知舌空故；持諸寶物，不生貪著，知手空故；行諸平地，不生貪著，知足空故；見諸天堂，不生娛樂，知无我故；見諸地獄，不生怖畏，知无苦故；見人施與，不生歡喜，知无得故；見人劫奪，不生瞋怒，知无失故；見人讚歎，不生欣悅，知无譽故；見人毀辱，不生恚恨，知无損故；見玉京山，不以爲高，无長相故；見諸堆阜，不以爲卑，无短相故；見諸鷲樹，不以爲晾，无壽相故；見諸槿花，不以爲促，无天相故；見大羅天，不以爲遍，无大相故；見諸毫末，不以爲細，无小相故；見諸猛火，不以爲熱，无燒相故；見諸渤海，不以爲濡，無濕相故；見諸彫畫，不以爲能，无巧相故；見諸愚訥，不以爲頑，无拙相故；見諸布施，不以爲難，無財相故；見諸貪惜，不以爲惜，无慳相故；見諸衆生，不以爲異，无有相故；見諸虛空，不以爲一，无大相故；見諸親族，不以爲親，无愛相故；見諸怨家，不以爲惡，无憎相故；見諸天地，不以爲久，无住相故；見諸電光，不以爲疾，无去相故；見日初出，不以爲東，无出相故；見日終沒，不以爲西，无沒相故；无西无沒，无日沒故；无東无出，无日出故。以是當知眞人見法而不見故，以不見故故，於今日得居淨土，値希有光，聞我今日演說大乘微妙經典，能以一心信解受持。

爾時侍座童子名曰善信，從座而起，稽首作禮，一心瞻仰，白天尊言：大德天尊所說甚深，微妙難思，若有衆生聞斯法者，以何心力而得開悟？

天尊告曰：善信童子，若有衆生得遇斯經，未能善解，當以慧心觀察其身眼耳鼻舌，一切諸根，爲是有邪，爲是无邪，爲有因邪，爲无因邪，若言有我，眼耳諸根，因四大生而有我者，當自思惟四大性空，云何得合？若四大空合成我身，身從四大，四大既空，我身亦空，何以故？由本空故。若言我身眼耳諸根因四大生，四大性異，云何得合？若四大異合成我身，身從四大，我身亦異，何以故？由本異故。若言我身眼耳諸根因四大生，四大非合去，何我身四大合生，四大非合，合生我者，虎鹿蛇鼠性非合，故云何合生。以是當知我今身者，如風如影，如露如電，如幻如夢，如聲如響，畢竟寂滅，了无因故，能知是見，名爲法觀。以此心力能生无量諸功德門，住於三淸，常居淨土，能於諸見心无起動，以一慧心觀諸萬類，悉皆淸淨。善信童子得聞是已，心生歡喜，歎未曾有，於是天尊而說偈曰：

我今所演說，一切諸天尊。過去及未來，皆同一心力。十方微塵土，所有諸法王。俱演微妙義，一乘无上經。若有一人聞，一章一句偈。誓心欲奉持，宣通未來世。如此善男子，及以善女人。所在經行處，災疫不敢傷。若有一心念，五苦盡消摧。又請說眞士，所行奇特因。眞人所得法，觀身知悉空。苦樂无二相，憎愛悉齊同。高卑无異趣，大小不殊形。日出非初合，日沒詎終亡。東西无定所，出沒亦无方。又問何心力，得斯平等觀。示以慧觀法，支節並消融。四大性非合，虎鹿不同羣。以是知虛幻，露電盡皆空。畢竟无起滅，法觀心日明。常居淸淨土，長樂永未央。

是時侍座童子諸來大衆，聞天尊說微妙偈頌，歡喜踴躍，歎未曾有，於是大衆一時稽首，同聲稱善，作禮而退。

又《隨順品第六》

爾時天尊告遍通言，於末世中，若有一人解我所

說，稱揚妙義，宣示未聞，令得了悟，能體深義，不隨文字，知諸法性，无可貪著，當知是人已於无量无邊諸天尊所種植善功，久已成辨，世間人民於其人處，供給供養，衣食卧具，香花燈蠋，資身藥餌，諸所之无隨順給與。能如此者，所得功德與我所資功德无異，何以故？如是人者，即是大乘无上法牙，紹隆法藏，令无斷絕，其人前身曾入寶城，聞我大乘微妙經典，託生下土，宣我正教，是故我說供養此人與我无異，何以故？是人深知我之妙趣，隨宜說法，无所執滯，是故世間供養是人，功德无量。遍通白言大德天尊，何謂隨宜順衆生說，无所執邪？

天尊告曰：遍通眞士，我所說法，隨順衆生說一乘經，說三世法，說有爲法，說无爲法，說人間法，說出世法，說穢濁法，說清淨法，說罪，說福，說苦，說樂，說因，說果，如是等說，名爲隨順衆生。世間猶如幻師所作幻術，无有決定，又如夜夢所有見事，皆悉虛妄，无有眞實。若有衆生深達斯義，如此之人是我眞子，堪任委寄，秉持法藏，令无斷絕。遍通白言，大德天尊所說要妙，隨順世間，无有決定，无罪福邪？无苦樂耶？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我所說法，隨順衆生，說罪爲福，說福爲罪，說苦爲樂，說樂爲苦，是故我所說法，无有決疑。遍通白言大德天尊，何謂說罪爲福，說福爲罪，說苦爲樂，說樂爲苦？既无決定一切衆生，云何修習出離生死，得眞解脫？

天尊答言：遍通眞士，我所說法，說罪爲福，一切衆生所作衆罪，罪性本空无所有故；說福爲罪，一切衆生所作之福有心希望貪著福故；乃至苦樂因果，諸所說法，亦復如是。以此當知我說罪福苦樂因果，亦无決定，若人能知諸法，不定心，无所繫，无所繫故名得解脫。不復往來生死六趣，常樂清淨，安住不動，是名隨宜順世間說。隨宜說者，汲引衆生无有決定，以不決定令諸衆生得入定位，无所怖畏，能入三界，爲衆導師，度脫一切无量衆生，得入常樂。爾時遍通又復白言大德天尊，我自思惟我等大衆聞說妙義，心中了然，无復疑惑。於將來世有諸衆生聞斯深奧，未能決了，天尊所說罪福苦樂，无決定相皆是隨順世間衆生，以何心力而順世間无決定相？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我今所說以大悲心熏修一切，隨順世間所說文字言辭章句，皆是方便，隨方引接，令得度脫，有爲虛妄，无明苦惱，曉了法性，得見正眞　是名隨順衆生，隨宜說法。遍通又問大德天尊，何以於諸衆生而起大悲，无虛妄邪？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譬如有人問覓虛空，我今說空，是虛妄邪？遍通答言大德天尊，如是說空，空可說耶？

天尊答曰：通通眞士，空不可說，我今說空，虛空既空，我說亦空，以是當知世間虛妄本无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性空。我說虛妄，說妄亦空，是故我說不墮虛妄。遍通白言大德天尊，所說世間一切皆空，隨順衆生，有何利益？

天尊答曰遍通眞士，爲化引故，得出離故，入空門故，滅諸見故，了无相故，明无作故，一切諸行畢竟寂滅，永不復生，既不生滅，常住不動，是故我今以大悲心隨順世間，令諸衆生得此大利。

爾時德滿眞人即從座起，稽首禮問，白天尊言：大德天尊，云何眞人於世間法，心无所著？天尊答曰：德滿眞士，善哉斯問。汝今等衆，於意云何？德滿答言：大德天尊，我自思惟眞人所行，心性寂滅，无二相故，若有二相，即是虛妄。我今觀法聞善不喜，聞惡不怒，无愛憎相，心性寂滅，无所希望，觀諸世間猶如幻師見所幻事，知此非眞，无所貪著，眞人所見一切世間諸有爲法亦復如是，知悉非眞，无所貪著。是時侍座童子名曰上相聞眞人說，心大歡喜，踴躍无量，言不能盡，猶如長者亡所愛子，已經數日忽然更活，我今得聞眞人說法，歡喜亦然。猶有疑昧，未能自了，前進稽首，白眞人言：大德眞士，所說眞人觀世間法，无有二相，无二相故无所貪著，若有貪著即是虛妄。虛妄法者，猶有夢幻，既非眞有，假使虛妄，有何失耶？眞人答曰：上相童子，善能問我，令諸將來，得釋所疑。我今所說若有衆生於有爲法，多生貪著，即是虛妄。虛妄心起即有二見，若有衆生能了二相，二相无二，當知此人所見虛妄亦无虛妄。是故我今所說法言，若有二見，貪著世間，即是虛妄。无二見者，觀諸虛妄悉非世間，既非世間，即无二見，无二見故亦无虛妄，以是當知了虛妄者，觀諸世間實无所失。上相童子又復問言：大德眞士，所說虛妄由有二見，貪著世間，皆從心起，未了世間及以心法，何者爲因？以何爲果？爲是心法能生世間，爲是世間能生心法，若无心法，誰取世間？若无世間，心何所取？若云心法能取世間，未有心法應无世間，若云世間心有所取，未有世間應无心法。如是二義，實未能了，願垂辯釋開示未聞

眞人答曰：上相童子，吾今語汝。心法世間，非因非果，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有非无，而亦有无，亦是一異，乃至因果。譬如鷄母能生鷄子，猶如鷄子復生鷄母。如是母子，非因非果，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有非无，而亦有无，亦是一異，乃至因果。若了无生无如，是問若有所得，名爲邪問。邪問之人，永失无量大乘知見。上相童子云，何於空谷響而求生相，於焦穀中而求芽相，心法世間，亦復如是，畢竟永滅不可論說，如大毒藥不可得嘗，如盛猛火不可親近，說世間相及，說心法如盲說色，如聾說聲，畢竟无因不可論說。

爾時天尊歎德滿言：善哉善哉，實如所言。善能分別心法、世間二无，所有俱不可說，深實要言，於是大衆聞斯語已，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妙哉奇特尊，開發如是問。若有一人聞，解了深妙義，宣通此大法，開示悟將來。當知此大士，已種无量功。世間一切衆，當於是人處。供給所乏須，功德量難思。解此深奧義，是我真法子。紹隆妙林典，能資无上才。了我隨宜說，苦樂本无因。猶如大幻師，見所爲幻事。雖順人間法，慧心了无緣。汲引諸衆生，決定入大乘。達了世間性，解脫无殊殃。我今說世間，不墮於虛妄。問空求色像，辯空亦隨機。德滿真大士，爲衆問行心。既蒙无上質，自陳昔所行。雖順世間法，所見无虛妄。上相真童子，未了達所疑。真人善通釋，冰結並消融。心性世間法，非果亦非因。能知盲說色，虛谷豈勞陳。天尊歎真士，大衆悉披襟。

爾時，不思議城同聞大衆說偈頌已，白天尊言：大德天尊，唯願大慈不捨弘心，賜大光明照於下方无量世界，令彼下土得見寶光，開諸愚闇，與道結緣，令道反本。於是天尊舉手彈指，无上寶光如鏡之圓，從掌中出徹，照下方九量國土，乃至三徒惡趣，九幽苦魂，皆得明朗，了了清淨，地獄休息，報對寧閑，聾盲六疾一切苦惱皆得歡樂，人禽鳥獸皆發善心，不相傷害。因此光明一切衆生，舉眼遙見不思議城，如看掌中无有遺失，見斯光者，必當得往長樂福堂，入寶城中，快樂无極。

又《衆真說法品第七》

爾時侍座童子名曰善見，即從座起，稽首禮問，白天尊言：今日侍座，得聞希有微妙經典，身心踴躍，快樂難言。天尊所說譬喻甚深，非是二乘所得聞見，善哉斯座，昔未曾經。諸微塵土，一切衆眞，皆得集會此，諸大士何以心力觀諸法性，而得值遇微妙尊經，願爲開示眞人所行，觀諸法性，令諸衆生皆得開悟。

爾時天尊歎善見言：善哉善哉，侍座童子乃能爲諸將來衆生請我開演眞人所行，觀諸法性。於是天尊告諸眞人，汝今等衆遇我今日微妙光明而得集會不可思議，汝今等衆皆悉上士，純一无雜，明了法性，童子所請，願我廣說眞人所行，以何心力，故於今日得聞要說，微妙大乘第一希有，奇特妙義。汝今等衆宜各顯說眞人行相，令諸童子及將來世一切衆生，得了眞人所行，秘要大乘密行。

爾時眞人名曰妙相告諸童子等，今衆一心諦聽，我等衆眞欲爲廣說眞人所行，觀諸法性，而得要妙，開示未聞，令得了悟。眞人所行，受諸禁戒，一切威儀，猶如世間諸善男女一時聞法，心意踴躍，无所疑惑，生決定心，眞人亦爾。從昔以來，至无量劫於其中間，所持禁戒一切威儀，心意踴躍，无所疑惑，生決定心，无復違退，是名眞人所行禁戒。觀諸法性，生決定心。寶光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所行之法四无等，心堅固不退，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曜明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觀一切法，決定皆得，成无上道，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普等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導引一切，无有偏愛，生一子想，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聖行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於正行中，心无動念，觀諸色相，无有異性，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大悲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入於苦難，濟拔衆生，心无違退，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遍通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心自思惟，觀諸衆生，无非眞實，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德滿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於諸法中，了辨无礙，降伏外道，令人正眞，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敏濟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如一切性，本來淸靜，不可思議，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導師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身口心意，導引衆生，无有虛妄，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善愛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觀一切法，皆悉眞實，无非眞道，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達相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於諸魔衆，皆來惱害，心不瞋恚，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高上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諸衆生墮在生死，心無所樂，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勝慈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以无上心濟度衆生，皆得成

辨，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開明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受諸禁戒，心无違退，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守藏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諸寶物，心无所愛著，常樂供養，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護持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於五欲中心无所樂，常修淨行，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等觀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觀諸衆生，不見生相，不見滅相，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寂定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知諸衆生得聞此經，決定成道，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无礙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以功德香常流，五道无有滯礙，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

凌空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諸發心，必定當得，超昇寶城，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常念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諸衆生，念令開發，心无休息，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善變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知世間法，无有住相，亦无去相，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靜定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爲衆說法，不生法想，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妙光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能以智慧滅无量罪，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妙花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諸天尊功德寶樹，滿十方土，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大慈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衆生苦，心不遠離，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惠明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見有愚癡，示以除斷，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寶蓋眞人告童子言，善見童子，若諸眞人以无爲覆護一切，令得安隱，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爾時侍座諸童子等无鞅數衆，聞諸眞人所說微妙眞實，大乘要妙深遠，皆各開悟，同時稱善，設禮而退。

又《觀法性品第八》

爾時度命眞人，卽從座起，稽首禮問，白天尊言：如向所說，眞人所見觀諸法性，心无希望，知法空故，如是見者，云何莊嚴一切，衆生令得道邪？

天尊告曰：度命眞士，一切衆生，性本淸淨，无所有，故同虛空，故道性亦空，道性空故，云何問言一切衆生？云何得道？衆生道性无有二相，衆生性者，卽是幻性，諸幻性者，名爲法性。於法性中无得无失，无增无減，是故我言一切衆生不斷煩惱而得眞相。度命眞人又復白言：大德天尊，若如所說，一切衆生不修行願，自然安樂。

天尊告曰：度命眞士，於法性中有修行願而得樂邪？所謂安樂皆從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若有安樂，名爲有欲，知諸法空，乃名安樂。眞人又言：大德天尊，旣諸衆生性本空寂，云何說言一切衆生无量劫中修諸功德，會不思議，得居淨土？

天尊告曰：度命眞士，譬如愁人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木牛木馬，羅列施張，作諸戲術，愁者見之，生牛馬想，息諸煩惱，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愁毒，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无量无邊，乃得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无所有，一切衆生擧足行步，諸所作爲，悉不思議。若知淸靜自在，无礙心所求，願恣意充足，若有修善，當得往生三淸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實未曾有彼三淸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速得，三淸寶城，常樂淨土，當以大乘无上惠心觀我身相，從无量劫，因何法生，旣知无因，乃知无我，以无我故，是故我身常在三淸常樂淨土。爾時度命眞人又復白言：大德天尊，一切衆生，性命空寂，虛妄无實，皆如幻夢，无決定故，如是一切諸善男女，不斷三業，不行六度，不修四等，而得道邪？

天尊告曰：度命眞士，云何復作如是問邪？一切衆生所有三業，名爲不淨，口業身意无所從故，假使能修，猶是虛妄，云何虛妄？三業本淨，何所因修，旣有所修，由有不淨，譬如病重迎諸醫藥，善療衆病，價直千金，緣路迎接，雖到宅舍，終非藥具。又如狂人雖說空花，論其微妙，終不可信。一切衆生修身求道，亦復如是，修身求道具有二患，何謂二患？一者由有惡故，二者見有身故。如是二見，道之大病。是故衆生若欲求道，當以大乘无上惠心觀我身相，旣了无身，三業自淨，修六度行，行四等心，是名隨順方便引接。譬如行客隔礙暘谷，欲往彼岸，无因得過，假借舟航，以濟沉溺，旣至彼岸，向之舟航无所復用。六度四行亦復如是，爲諸衆生未能體了无生道岸，是故假借六度安慰其心，令得調伏，旣了无身，得致道地，六度諸行无所復用。度命又言：大德天尊，所說譬喩要妙深遠，一切衆生所修衆行以求度世，旣得度已，无所復行，如是一切成眞得道无所行邪？旣无所行，應失大悲，云何大道於諸衆生，常行四弘以度衆苦？

天尊答曰：度命眞士，天尊大聖濟生度苦，无彼此故，无愛憎故，无成壞

故、无得失故。譬如橋船、无心度物、不揀淨穢、是人非人、牛馬騾驢、皆悉通過。天尊大聖、无心大度、亦復如是、雖度衆生无彼此相、无愛憎相、无成壞相、无得失相、猶如大海容納百川、无增无減、无穢无淨、无心揀擇、含容一切、金銀珠玉、水晶琉璃、硨磲碼碯、珊瑚琥珀、一切珍寶、无不包藏。眞道大藏亦復如是、大羅三清、四梵三界、天人五道、仙眞大聖、无不容納、以是之故、无心常足、不修諸行、无去來相。度命眞人於是歎言：大德天尊所說微妙不可思議、我所聞法、踴躍歡喜、无量无邊、非是二乘所得聞見、於是眞人同時稽首而說偈言：

善巧奇特无上尊、所說微妙大乘經。能爲時衆演斯義、一切性空不生滅。道性衆生本无二、不假修因自然得。法性幻性有異名、清淨寂滅无殊致。昔來我等實憂悲、不斷煩惱非眞性。始於今座得未曾、聞斯大乘微妙法。乃知衆生本空寂、常樂自於无量劫。起有欲心修衆行、不知行空本无修。大聖方便說修行、譬如幻師設戲時。木牛木馬自愁人、人愁木馬俱虛妄。知妄本无顚倒有、卽有顚倒不思議。所說三清微妙土、方便引接使歸眞。了達无因无我相、卽我本土是三清。能知我身是幻夢、六度四等並虛陳。假使能修无漏失、終是虛妄有心爲。譬如重病迎醫藥、終非藥具悅人心。一見未能齊无相、假使舟航渡險流。得道成眞心行滅、忘心度物諒无涯。大海懷含无量寶、眞道容藏一切珍。我等聞今无上法、欣斯三界是道場。

爾時大衆說斯偈已、不思議城无量大衆一時歡喜、各還本座

又《淨慧品第九》

爾時正見童子白眞人言：度命眞人云何說言眞人所行於愛欲中、心无所染、不染无欲、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眞人見諸愛欲、有所見邪？有所行邪？眞人答言：正見童子、善哉斯問。眞人所見諸有爲法、譬如智人見熱時炎、如大幻師見所幻事、知非眞故、心无所望。眞人所見諸有爲法亦復如是、眞人所見同衆生見、衆生所見異眞人見、云何爲同？眞人所行同衆生行、衆生所行卽是十方天尊得道成眞之所知見、云何大道同衆生行？衆生所行卽是空義、眞人所行行道行處、是故眞人所行同衆生行。云何衆生所見異？眞人見衆生所行、有所行故有所分別、虛妄見故以虛妄、故心有所著、有所著故所見不同是故衆生所見異眞人見。童子又問：大德眞士、眞人所見當見何法而得決定？眞人答曰：正見童子、眞人所見不見有爲、不見无爲、諸有爲法皆悉虛妄。知虛妄空、无所分別、是名眞見。无爲法者、本來清淨、无所有故亦无所見、能了二見、是名淨慧。觀諸法性、一切皆空、是名眞見。眞見明淨、是名淨慧。是故眞人於諸法中得決定心、无所見故。童子又問：大德眞士、如是說者、一切衆生有所修習、无所得耶？眞人答曰：正見童子、何言此耶？一切衆生若有能知无因无果、无行无得、是名因果、是名行得。若起諸見有所得心、是名邪見、不可親近。无行无得、是名正行。眞人所行无所得故、譬如明鏡照衆色像了了、明淨无所障蔽、而此明鏡終不自言我能明照。妙林淨慧、寶城集會、諸微塵土、一切衆眞、心鏡明淨、无所得故、照一切法、了了明淨、无有障礙、而諸眞人終不自言我能明照、如彼明鏡等无有異。又如清水照百千月、性俱明故。眞人所見亦復如是。觀諸世間所有物處、无非清淨、性俱空故。童子又問：大德眞士、一切世間、既无所有、天尊出世、无利益耶？

眞人答曰：正見童子、何於无法中而有利耶？汝今所見十方天尊、有生相耶？童子答曰：大德眞士、我今所見无有生相、知諸法空、本來清淨、是故天尊出現於世而无生相。眞人又言：正見童子、十方天尊出現於世爲欲斷諸衆生虛妄、說此妙經深邃之法、令諸衆生各得淨慧、明了法性、无所障翳。知諸法空、本无虛妄、虛妄既空、心性清淨、乃知十方一切天尊无出沒相。以是之故、十方天尊出現於世得大利益、一切衆生皆得正見、泰然安樂。譬如夜夢見諸毒蛇開張牙齒、近來逼身、擬欲吞噬、心神惶懼、東西馳走、叫聲烈天、迷悶躃地、床邊覺人咄哉、睡夢何所叫耶？而其夢人忽然睡覺、伸舒手足、乃知夢見。虛妄眞非心意正定、泰然安樂、一切衆生同在三界无明巨室、諸所爲作皆悉夢幻、无有眞實。天尊大聖說此大乘微妙經典、覺悟一切、令得正見具一切智、淨慧圓滿、悉得安樂。既得安樂已、不生貪著；既无貪著卽得決定、永不入流；既不入流、則无和合；无和合者卽无无明；既无无明卽无諸行；既无諸行卽是永滅、不起諸相、畢竟清淨、无言无說、若有言說卽是虛妄。言虛妄者、卽是眞實、何以故？虛妄說者、卽是文字、文字性空、卽是眞實、以是因緣、天尊所說虛妄之言、皆悉眞實。爾時侍座童子名曰法相前進稽首、白眞人言大德仁者云：何說言若諸眞人觀諸法性、本來清淨、是名眞人、觀諸法性、法性之性、有耶？无耶？法性若有、有則定常；法性若无、无則定空、常有之性、云何說空？定空之性、云何說妄？性若定

實無說妄者，是則妄說，實如虛空，空無妄而說空妄，是則妄說，非空有空性若定有，云何說言若諸眞人觀諸法性，本來清淨，是名眞人，觀諸法性，得決定心？定有之性而說空者，是則說空非法性空，法性非空而說空者，亦是虛妄　說法性空性本非空，云何觀法而得決定？如是二義，實未能了，願垂辯釋，使諸衆等得了所疑　慈濟眞人告童子言：法相童子，善哉斯問　我今所說，觀諸法性本來清淨，云何問言法性之性，有邪无邪？性若定有，所有之法不可說空；性若定空，所空之性不可說有　若見性有即是常見，若見性空即是斷見　如是二見，即是邪見　三十六見，非正眞見，我今所見，法性眞性，非有非无，非常非斷，非生非滅，非白非黑，非青非黃，非長非短，非高非下，非一非異，非大非小，非冷非熱，非前非後，非因非果，以是義故我說眞人觀諸法性，本來清淨无所有，故雖言非有亦不定空，雖說非空亦不常有，不定有故法性非常，不定空故法性非斷　法性非斷不如兔角，法性非常不若虛妄，以是因緣，我說眞人觀諸法性，本來清淨，无所有故　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畢竟清淨，不可得故　於是天尊歎眞人言：善哉，眞士快說斯義，微妙希有，眞實第一　侍座童子尤鞅數衆一時開悟，是時童子號曰普明於大衆中而說偈言：

善哉妙林座，功德難思議。十方微塵衆，遇此希有光。空行臨妙座，純一无上真。慧心觀妙法，法性自然空。世間有為法，諸法並非真。智者觀虛妄，幻師見木人。見幻同凡見，凡人見異真。十方諸大道，世界盡衆生。俱行第一義，迷夫謂不然。真見了諸法，明觀照微塵。天尊見身相，諸相本无生。說斯微妙典，衆生悉體空。故知三界空，夢幻普非真。无明既永滅，諸行自消融。以是知虛幻，未曾非道場。至真无上士，淨慧拯幽沉。巧辯諸法性，性空非有无。常斷本清淨，燈滅不可尋。天尊歎希有，善哉微妙經。我等咸開悟，俱欣无上心。

爾時天尊聞童子說偈頌已，歎童子言：善哉，普明久修淨慧，故於今日同入寶城，聞我大乘，咸得開悟，體解法性，明了世間，性无所有，實如所言，我於今日快樂安隱，无復憂慮，汝等今衆於將來世宣我大乘微妙經典，令諸將來有心之士，咸得開悟，同得淨慧，无復疑滯，了了決淨，泰然安樂

是時侍座无量大衆，一切仙眞，大力神王，俱起作禮，受命而退

又《讚歎品第十》　爾時玉京山中大羅天王號曰高眞從座而起，聞諸眞人所說法理，踴躍歡喜，即以微妙无量大花散於座上，白和檀香熏時衆心，不可思議城諸來大衆皆大歡喜，於是天王白天尊言：我諸大衆，以何因緣，遇斯希有微妙經典，聞諸眞人所說法相，幽奧難解，未曾有法，我自思惟若善男女，一切衆生聞此大乘微妙經典，一章一句，能以一心信受奉行，讀誦讚歎，講說書寫，如此之人即是大道眞實，弟子其人威力能破一切生死魔怨，所以者何？眞人所說眞道正性，清淨平等，无有異相，名為悉破一切衆生无量邪見，若復有人聞此說者，不生疑惑，生決定心，受持供養，為人演說一章一句，當知此人於无量劫種植善因，故於今生明了法性，聞斯大乘微妙經典，不生驚怖　若人聞此大乘經典未來生中墮三惡道，斯无是處，聞此經已，一見歡喜，功德无量，當知是人舉足行步，諸所為作，即是三清常樂因緣，此經所在之處即為諸天无量大神之所擁護　若有講誦大乘經典所在之處，能以一心來詣法座，歡喜聽受，當知是人已入法輪，不思議城。此經所在之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觀舍壇場，經所行處，諸魔外道一切惡人不能加害，我等今衆得見天尊，放微妙光，聞斯要說，欣喜无量，誓心奉持，護斯經典，不惜身命，譬如瞎人唯余一目護持此目，畏有損傷，我今護持此大乘經，亦復如是，畏有損傷，不敢輕慢，於是天王而說偈言：

我等无量衆，俱入寶城中。值光見希有，微妙大乘經。若有信心者，受持此章句。此人功德力，摧伏一切魔。此經所行處，諸魔不敢侵。聞經來聽受，蓮花足下生。我等聞斯要，誓持不敢違。猶如護一目，愛惜不令傷。我今護尊法，憐愛甚於斯。願此大乘法，普度十天人。

爾時天尊歎天王言：善哉善哉，子等今衆，眞實大乘，護度一切，是我眞子，助我弘宣，流通末世，令諸一切咸得開悟　汝等今座乘此妙因於末來劫，必定當得至眞大道。於是天王及諸大衆聞是說已，心意泰然，歡喜无量，一時稱善，作禮而退。

《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　道言：道以中和為德，以不和相剋，是以天地合和，萬物萌芽，華果熟成；國家合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室家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慶　賢者深思念之，豈可不和。天地不和，陰陽失度，冬雷夏霜，水旱不調，萬物乖性，華英焦枯；國家不和，君臣相詐，強弱相凌，夷狄侵境，兵刃交錯，天下擾攘，民不安居；室家不和，父不慈愛，子无孝心，大小忿爭，更相怨望，積怨含毒，鬼神錯亂，家致敗傷。此三者之殃，由不和

故也。天地不和，陰陽錯謬，災及萬民；室家不和，怨怒相加，以致禍殃。諸賢者所以反覆相解，恐人非法騁行，過惡不能變悔，或快怨望，其過益深，故重丁寧皆當用心，轉相勸進，除往日之惡，修當今之善，德行合道，體定神安，喜怒不介於心，惡言不發於口，醜聽不聞於耳，色利不視於目，貪欲不專於意，修行正身，眞炁來附，邪炁皆去，過惡悉除，善福自至，奉道不可不勤，事師不可不恭，事親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己身不可不寶，教戒不可不從，同志不可不親，外行不可不改，虛實不可不明，言語不可不愼，禍不可不防，明者不可不問，愚者不可不教，仁義不可不行，施惠不可不作，孤弱不可不恤，貧賤不可不濟，厄者不可不度，惡事不可不避，色欲不可不絕，財利不可不遠，惡人不可不化。賢者深思念之，人行不能與法戒相應，欲求天祐難矣。修善得福，爲惡罪至，罪至不能自責。先日之過惡，乃呼今身奉道之无益，怨望皇天，猶豫前卻，移心他念，羣輩相習，祆惑萬端，結黨相隨，導趣邪僞，陷人姦非。愚人无知爲行如此，去道遠矣。道之弘大，方圓无外，天網羅人，人處其中，如大網捕魚，魚行網中，豈知表有網也。牽網便得，放網乃脫，人不知眞道之大，如魚不知網也。愚人或欲捨眞逐僞，事卒有効，則不能久叛道者，卽不受罰。大道含弘，愛惜人命，聽恣其意，隨其所欲，快心後當自悔，此上道深遠，非愚俗所能明也。大道之視人如母之於子，大道好生惡殺，終不殺人，惡人爲惡而不止者，自有司過記其惡事，過積罪滿，司殺者伐之，道終不殺人。諸賢者欲除害還正，當勤奉教戒，不可違也。道以无爲爲上，人之過積但坐有爲，大道无爲，故能長存天地。法道无爲與道相混，眞人法道无爲，故致神仙。道之无爲，无所不爲，人能修行，執守教戒，善積行著，功德自立，身與天通，福流子孫，賢者所樂，愚不欲聞，學者當勉力勤行也。

道言：凡受教戒，奉而行之，上得神仙，中得倍壽，下得延年，而不橫夭。違吾師教者，不盡其壽而橫夭天年，痛哉賢者，何不修善以反長生乎？雖不及中德，當修下德，治身世間，斷絕愛欲，反俗所行，則與道合，一不得淫泆不止，志意邪念，勞神損精，魂魄不守，正去邪前，疾病害人；二不得縱情喜怒，積怨發憤，揚聲罵詈，誓盟呪詛，呼天喚地，驚動鬼神，故犯不止，積怨在內，傷損五藏，以此自傷，病不可治。有奉道者身中有天官吏兵，若人數犯吏兵，上白天曹，言人過失，過積罪成，左契除生，右契著死，過少者罰身，罪多者殃逮子孫；三不得妄含毒害，嫉妬於人，常懷惡心，心爲五藏之主而專憂喜事，此一神不安諸神皆怒，怒則相尅，最不可犯，犯之不止，其殃害已；四不得穢身長濁，飲酒迷亂，變易常性，任情无防，不知官禁爲惡，不知君父爲尊，罵詈尤端，反逆不順，故天降其殃，身受禍患；五不得貪求財貨，財貨糞土，隨時而用，下者世薄，但貪財寶，專念求利，得所欲者心懷歡喜，不得所欲怨恨恚心，忿爭一起，兵刃相賊，貪欲愛財者害身之讎，身沒名滅，何用財爲？聞戒順從者翕然稱意，言不可犯；背戒向利者忽然復動，有履冰之險，蹈空之危，大命傾矣。險敗而欲悔，罪定而稱善，過以滿積，天道不救，財寶色欲，陷身之災，賢者遠之，愚者樂之。賢者坐起寐卧，舉動行止，深用自戒，身无變動，其福報矣。道言：觀諸道民，精心專者萬无一人，何以言之？下古俗薄，時俗使然。競相高下，上貪榮祿，富貴榮飾，仁義不行，權詐爲智，父子相欺，君臣相紿，轉相囑託，貨財買官，黜退忠貞，任用佞邪，羣奸結黨，阿僞所親，富貴相追，貧賤併棄，車馬服飾，浮華昌熾，君子小人皆共同然，欣欣世間，豈念道乎？此輩愚人，不足願也。所以言者，愚人淺薄，身遇榮顯，驕奢盈溢，施行過度，恣心快意，不順法度。道之淸虛，不受此輩，神明遠之，邪鬼侵之，或有協僞背眞，禱鬼求請，天網恢恢，其罰未行耳。譬如炊熟，下火已滅，甑中餘炁未盡之間，安得久也？惡人雖未遇罪，譬如餘炁耳。諸賢者，人之所願，以生年爲善，人之所惡，以死終爲賤，豈不然乎？天地平政，以生賞善，以死罰惡，此吉凶禍福，從窈冥中來。禍患殃害，非富貴求請而可得避，非貧賤守窮而故受之。修善福應，爲惡禍來。國君雖有无極之寶，至於危險，傾城量金，求生乞命，豈可得乎？而愚人見富貴者咸欲願之，志欲存之，勞心苦意，得之不弘，若欲求願修念道法，室家大小，同心一意，掃除燒香，淸靜儼然，具自關啓，說其所欲。道人虛通，何所不應，若有求願，不用金銀玉帛財寶貨賄，不用人事求請，不用酒肉祭禱，但歸心於道爲而得之，隨意脆之。脆物立信而已，亦不用多，而欲習效俗人，背法求請，事事反失，欲得福願要當勤心精進，晨夕淸淨，燒香起念，福无不應。好樂者福德无量，不樂者自隨本心，至道寬弘，恣隨人耳。賢者念道精進，常恐不及；愚者輕忽大道，亦恐不遠矣。此賢愚不同，學者勉力勤行也。

道言：諸奉道之家，或遇災厄，疾病死亡，縣官口舌以致不利者，皆由奉法不勤，雖知道尊而欲奉之，其所施行與俗不別，欲以邪僞干亂正眞，終不可也。諸如此輩，雖係名奉道，望道擁護，道不救也。惡人惷愚，殊能尅心改

悔，歸誠於道者稀耳。方更背戾，謂道不神，雖不口言，心內怨望，殞往之日，悔復何及？愚人痛哉！賢者正心守念，不敢懈墮，當自戒約，在事勤修，大道至尊，高而无上，周圓无外，包含天地，制御衆神。有生萬物蝟飛，蠢動含炁之類，由道所生，道之威神，何所不集，何所不感，何所不消，何所不服，把持天機，驅策萬神，道先天地而生，寥廓无窮，人處其間，年命倏忽，猶如石火。大道含弘，乃惜人命，人命危脆，故令勤修行善，而人不能存思於道，精勤修善，違背正真，不從教戒，但貪富貴榮祿，色利財寶，飲酒食肉，恣心快意，驕奢盈溢，豈復念道？人不念道，道不念人，人之如魚得水而生，失水而死，道之於人，何望久生乎？要在精進存念，至道諸賢者，欲得保全性命，皆除去先日所犯過惡，進修後善，見人有失轉相勸誡，相教作善，報其功効，受福无量。道无形相，不見云爲，欲得恩福，當在修行，晨夜清靜，若見人疾病，當相救助，急緩相恤，不得以智欺愚，乘威縱暴，假託神鬼，恐嚇愚人。或有小知，稱名自大，輕忽於人，更相疑訾，背向調論，諸賢者不得敬貴輕賤，愛憎二心，不得隨情請福，以爲惠施，毀敗正法，身反受殃。當同志相求，同明相照，同法相教，若男女不曉書疏者，專心好道可就明者聽誦經戒，會靜舍中，亦可堂上，灑掃清潔，整飾容儀，體安神靜，精心明聽，勿妄華言逸語，用行傾邪，遊心他念，不存經戒，恍惚睡寐，勞神苦思，體自勞疲，徒苦无益，若能如戒，精進不倦，必當受福，天官吏兵自來護之，攘卻衆殃。萬物之中以人爲貴，人處天地之間，皆知生來之月，不知死去之日。賢者惡人，富貴貧賤，各自謂壽命終年，誰欲先取其窮。窮者人所不樂，然愚人積罪作惡，病成至死而不能自知。修道行善者，福德人生，壽命制之在天，天雖不言，常福善人，故擊人隨世，世清則顯，世昏則隱，不可常存，故遺教戒。教戒者勸人行善，全身保命，人能奉法不倦，何但卒壽，方得延年，受无窮之福，此非富貴者貨財求請所能得，非酒肉祭禱鬼神所能致也。道士賢者，敬奉教戒，專精勤念，先苦後甘，冥應感會，賢愚不肖，富貴貧賤，亦皆有願，唯道士執志，故能以教戒自檢，行止舉動，愛欲之間，守戒不違，心无傾邪，若見色利以戒掩目，若聞好惡之言以戒塞耳，若食甘香之美以戒柱口，若想財寶愛欲以戒挫心，若有奸非趣向惡事以戒斷足，守之不廢，可謂明矣。當勤勸愚者，使能承用，所以道士心善施惠，天道有應，受福无量，道出自然，先天地而生，名曰无上玄老，太上三炁，混沌爲无上正眞之道。道之弘大，包含天地變化，神炁布散八極之外，內潛毫毛之中，生育萬物，制御諸天，統攝百億，大无不覆，小无不入，清虛无爲，故能長存。含濁如穢，故爲萬物之母。道之无親，唯與善人，善人者以致神仙，此非富貴者求而得之，非貧賤者鄙而不達，能專好樂，精誠思念，修身行善，則合道矣。而世人愚淺浮僞，遊身於俗之間，貪須臾之樂，飲酒食肉以快情志，不能苦身行道，供養燒香，恭敬正道，當修功立訓，謙讓仁義，行柔弱行，善念清靜，修身无爲，初雖勤苦，終以受福，不與俗人輩同而人但貪須臾之利，命過之後，書名黑簿鬼錄之中，道士俗人相去遠矣。何以言之？道士清正，生名上屬天官；俗人穢濁，死屬地宮，豈不遠乎？愚人守俗，不奉道法，可謂大迷矣。人之生身，各有眼耳鼻口，心意賢愚之行各異。愚者目專視色，耳聽好惡，鼻聞甘香之炁，口食五味之美，心好縱恣之欲，隨意導身，趣向奸非。賢者不然，目不視所好之色，耳不聽邪惡之言，鼻不通臭惡之炁，口不樂滋味之美，心不想所欲之快，足不趣向惡事之非。道士所行，亦知所欲爲快，以戒制情，故不犯惡，善積行著，與道相應，受福无窮。愚人所行，知惡近禍，而不能專誠，與道相反，望欲得福，皆欲得福，何不效道士奉道清正，守眞无爲，唯當勤身苦行，精進謹修，亦无貧賤見違，亦无強豪相奪，亦无富貴爭進，亦无作使之苦。何不在事修善，精專奉道，勤身守道，專行諸念，千善當著，萬善當備，唯九百九十九善，一善未滿，終爲利動，皆棄前功，治世間念，守戒不變，度在神仙。亦有陽公，年五奉道，六十來報，修身不倦，年至八十，福報无量，乃與天通，福流子孫，道士賢者，可不勤焉。

《太上洞玄靈寶轉神度命經》

太上道君告南極度命眞人曰：夫人臨欲終時，及其生氣安置經像，請諸道士懺悔受戒，施散財物，衣服卧具，玩弄器用，車輿馳馬，田宅苑囿，侍從僮僕，茵褥帳幔，几杖盤盂，罹覆環珮，冠幘帶綬，劒舄璋玦，珠玉金銀，紋繒綺縠，繡畫彩繢，氈席林榻，隨有捨施，造像寫經，入諸功德，旛花幢蓋，香爐鍾磬，及以道士山居貧病，行道禮拜，講讀設齋，燒香誦念，散花然燈，放生贖命，立觀度人，開赦囚徒，免諸僕賤，放令入道，供養天尊，利益存亡，難思功德，若消災卻禍，拯濟病人，福力最深，實爲第一。

太上道君曰：今日男女受命應終，普告十方，證明懺悔上從無始，逮至此身，三業六根，造罪無數，會中時有衆等須爲虔誠，使一切宿怨並得消滅，既消滅已，便爲說戒。

第一戒者，不得殺害，當來託生受長壽之身，持心勿犯
第二戒者，不得邪婬，當來託生受清淨之身，持心勿犯
第三戒者，不得偷盜，當來託生受富貴之身，持心勿犯
第四戒者，不得欺誑，當來託生受敬信之身，持心勿犯
第五戒者，不得飲酒，當來託生受智慧之身，持心勿犯
太上道君曰：今日男女受戒畢已，持是戒根，轉神入妙，生清淨國，坐大蓮花，觀聽法音，永無退墮，證成眞道。
太上道君曰：爲諸男女，若存若亡，禮拜十方，歸心懺悔，衆等志心歸命。
東方救苦無上慈尊，東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邪淫放蕩，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輕師叛道，訾毀經文，穢汙玄壇，損壞尊像，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星辰，吹噓風雨，五逆不孝，萬罪千愆，無量無邊，悉爲除滅，隨願往生東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東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南方救苦無上慈尊，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邪淫放蕩，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輕師叛道，訾毀經文，穢汙玄壇，損壞尊像，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星辰，吹噓風雨，五逆不孝，萬罪千愆，無量無邊，悉爲除滅，隨願往生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南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西方救苦無上慈尊，西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邪淫放蕩，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輕師叛道，訾毀經文，穢汙玄壇，損壞尊像，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星辰，吹噓風雨，五逆不孝，萬罪千愆，無量無邊，悉爲除滅，隨願往生西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西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北方救苦無上慈尊，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穢汙玄壇，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三光，欺凌四輩，吹噓風雨，不孝五逆，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北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東北方救苦無上慈尊，東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穢汙玄壇，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三光，欺凌四輩，吹噓風雨，不孝五逆，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東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東北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東南方救苦無上慈尊，東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穢汙玄壇，踐踏靈觀，逆天違地，祝鬼詛神，裸露三光，欺凌四輩，吹噓風雨，不孝五逆，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東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東南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西南方救苦無上慈尊，西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踐踏靈觀，穢汙玄壇，祝神詛鬼，逆天違地，欺凌四輩，裸露三光，五逆不孝，吹噓風雨，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西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西南方聖衆，

衆等志心歸命

西北方救苦無上慈尊，西北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踐踏靈觀，穢汙玄壇，祝鬼詛神，逆天違地，欺凌四輩，裸露三光，五逆不孝，吹噓風雨，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西北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西北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上方救苦無上慈尊，上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綺言妄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破齋犯戒，叛道輕師，訾毀經文，損壞尊像，踐踏靈觀，穢汙玄壇，祝鬼詛神，逆天違地，欺凌四輩，裸露三光，五逆不孝，吹噓風雨，萬罪千愆，無邊無量，悉爲除滅，隨願往生上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上方聖衆，衆等志心歸命。

下方救苦無上慈尊，下方無極世界得道天尊，仙眞聖品，無鞅數衆，一切敬禮，遍悉歸依。證明懺悔，卽令亡者無始以來受身生身，從劫至劫，三業六根，構造諸罪，殺生偸盜，放蕩邪淫，慳貪悋惜，嗔怒罵詈，愚癡顚倒，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飲酒食肉，啖嚼五辛，犯戒破齋，輕師叛道，損壞尊像，訾毀經文，口是心非，說人長短，嫉妬勝己，陷害賢良，讒擊忠貞，鬬亂家國，違盟犯約，泄漏眞科，穢汙玄壇，踐踏靈觀，禱祀神鬼，鼓舞妖言，背正入邪，疑眞信俗，祝詛神鬼，厭蠱賢明，逆地違天，訶風叱雨，欺凌四輩，裸露三光，不孝不忠，不仁不義，千愆萬罪，無量無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諸罪悉爲除滅，隨願往生下方淨土，聞經聽法，面對天尊。衣食自然逍遙快樂，展轉託生，成無上道，稽首歸依，下方聖衆。

太上道君告南極度命眞人曰：元始布化，遍滿十方，五億諸天，三千道境，分身散影，眞應化法，緣感立形，說法度人，救濟一切，敎化男女，成就衆生。一一境中皆有帝主，天尊，太上老君，眞師，玉女玉童，仙眞聖品，將軍力士，金剛神王，二萬四千靈司，一百二十曹局，星宮雲殿，水府仙宮，咸有司存。考校罪福，持幢建節，把籙執符，飛空步虛，誦經行道，益善輟惡，卻禍消災，晝夜巡行，檢勘得失，俱遵元始，朝會大羅，雖劫運推移，立法無改。十方三界，同一軌儀，三洞分門，隨機所受。首過請福，自下之高，謝罪求恩，由心入道。若違此旨，便從邪法。所以告啓先詣十方神運感通，自獲靈應。普告三界一切男女，宜各用心，依今遵奉。

太上道君曰：人死轉形，各隨先業。或生富貴國王之門，或生端正賢善之家，或生智慧聰明之身，或生具足清淨之身，或生長壽快樂之身，或生貧賤奴婢之身，或生醜陋毒惡之身，或生愚癡濁鈍之身，或生破壞臭穢之身，或生夭折煩惱之身，或生病患苦痛之身，或生邊夷殺害之身，或生六畜豬狗之身，或生鳥獸豺狼之身，或生魚鼈蟲蝗之身，或生鬼神魔邪之身，或處九幽長夜之中，皆由本業所受過去未來，與今無異。今身所受從先業來，見世所種作過去業。世人凡愚，眼觀見世罪福報應分明而不信宿命因緣，亦猶食五穀不知播種，所得罪福之驗如影響也。勤能懺悔，則罪不生，勤能修善，則福常在。

太上道君曰：人初亡，從一日至百日，安置繪像，請道士行道誦念，晝夜不倦，魂生善處，不墮三塗。若隨初一日然燈造旛，寫經鑄像，度人各滿百數，亡者卽得受生十方淨土快樂之國，見世福利，無諸災禍。

太上道君曰：送終之時，請道士路左燒香念誦，布施放生，道路靈官，不拘亡魂，飛尸注鬼，不咎生人。若墓左燒香誦經，則土地眞官安穩，亡魂家宅不驚，凶注殺鬼不干子孫。南極眞人及諸聖衆同聲稱善，稽首奉行。

《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 是時太上老君以殷王湯甲之歲建午之月，從常道境駕三氣雲，乘於日精垂芒九耀，入於玉女玄妙口中，寄胎爲人。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誕生於亳。九龍吐水，灌洗其形，化爲九井。尒時老君鬚髮皓白，登卽能行，步生蓮花，乃至於九。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開揚无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遍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師範，位登太極无上神仙。時有自然天衣掛體，神香滿室，陽景重輝。九日中身長九尺，衆咸驚議，以爲聖人生有老容，故號爲老子。天神空裏讚十號名。所言十者，太上老君，圓神智，無上尊，帝王師，大丈夫，大仙尊，天人父，無爲上人，大悲仁

者、元始天尊　此後老君凝神混迹，教化天人，兼說治身中外法　已有餘載，王道將衰，殺戮賢良，桎害尤數，忠臣切諫，反被誅夷　天降洪災，曾尤覺悟如是數載，爲周所滅。

康王之時，歲在甲子，亦同俗官，晦迹藏名，爲柱下史，師輔王者　至於昭王，其歲癸丑，便即西邁　過函谷關，授喜《道德五千章句》，並說《妙眞》、《西昇》等經，乃至太清上法，三洞眞文、靈寶符圖、太玄等法　使其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尤斷絕　使即西度，經歷流沙，至于闐國毗摩城所　尒時老君舉如來節，招諸從人　倏忽之間，有赤松子、中黃丈人、元始天王、太一元君、六丁玉女、八卦神君，及龍虎君、功曹使者、金乘童子、惠光童子、天官地官、水官空官、日官月官、山官海官、陰官陽官、木官火官、金官土官、五岳四瀆諸神等君，大丁力士、遊羅將軍、飛天神王、仙人玉女十萬餘衆，乘雲駕龍，浮空而至

於是老君處於玉帳，坐七寶座，熉百和香，散衆名花，奏天鈞樂，諸天衆聖，周匝圍遶　復以神力召諸胡王，尤問遠近，人士咸集　于闐國王，乃至朱俱半王、渴叛陁王、護蜜多王、大月氏王、骨咄陁王、俱蜜王、解蘇國王、拔汗那王、久越得犍王、悒怛國王、烏拉喝王、失范延王、護時健王、多勒建王、闍賓國王、訶達羅支王、波斯國王、踈勒國王、碎葉國王、龜茲國王、拂林國王、大食國王、殖膩國王、數漫國王、但沒國王、俱藥國王、嶮骨國王、疊陵國王、高昌國王、焉耆國王、弓(卷)月國王、石國王、瑟匿國王、康國王、史國王、米國王、似沒盤國王、曹國王、何國王、大小安國王、穆國王、烏那葛國王、尋勿國王、火尋國王、西女國王、大秦國王、舍衛國王、波羅奈國王、帝那忽國王、伽摩路王、軋陁羅王、烏長國王、迦葉彌羅國王、迦羅王、不路羅王、泥婆羅王、熱吒國王、師子國王、拘尸那揭羅王、毗舍離王、劫毗陁王、室羅伐王、瞻波羅國王、三摩呾吒王、烏荼國王、蘇剌吒國王、信度國王、烏剌尸王、扈利國王、猶頭國王、色伽栗王、漫吐嘎王、泥拔國王、越底延王、奢彌國王、小人國王、軒渠國王、陁羅伊羅王、狼揭羅王、五天竺國王　如是等八十餘國王，及其妃后，並其眷屬，周匝圍遶，皆來聽法。

尒時老君告諸國王：汝等心毒，好行殺害，唯食血肉，斷衆生命　我今爲汝說「夜叉經」，令汝斷肉，專食麥麨，勿爲屠煞　不能斷者，以自死肉　胡人狠戾，不識親疎，唯好貪淫，「无恩義，鬚髮拳鞠，疏洗至難，性既羶腥，體多垢穢，使其修道，煩惱行人　是故普令剃除鬚髮，隨汝本俗而衣氈裘　教汝小道，令漸修學，兼持禁戒，稍習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須懺悔　又以神力爲化佛形，騰空而來，高丈六身，體作金色，面恆東向，示不忘本　以我東來，故顯斯狀，令其見者發慈善心　汝等國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東向政事

如是不久過葱嶺，山中有深池，毒龍居止　五百商旅宿於池濱，爲龍所害，竟不遺一　我遣其國渴叛陁王，傳祝與之，就池行法　龍王恐怖，乃變爲人，謝過向王，請移別住，不復於此更損人民，令後往來絕其傷害　次即南出，至於烏場　遍歷五天，入摩竭國　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浮屠教，號清淨佛，令彼剎(帝)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尤上正眞之道

歷年三八，穆王之時，我還中夏，使入東海，至於蓬萊，方丈等洲，到於扶桑，暫過太帝之所，校集仙品稱位高下　又經八王二百餘載，幽深演之時，歲次辛酉，三川震蕩，王者將亡，數遭百六，非人可制　我更西度，教化諸國次入西海，至於聚窟，流麟等洲，惣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並未授任遊散仙人，至孝至忠適經歷度者，如是等輩八萬餘人，校量功德行業輕重，授其職位，五等仙官，廿七品仙眞上聖，岳瀆三天，咸悉補擬

如是又經六十餘載，桓王之時，歲次甲子，陰之月，我令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託蔭而生，號爲悉達　捨太子位，入山修身，成尤上道，號爲佛陀　始建悉曇十二文字，展轉離合三萬餘言，廣說經誡，求尤上法，又破九十六種邪道　歷年七十，示入涅槃　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　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義等法　尒後王誕六十年間，分國從都，王者尤德，我即上登崑崙，飛昇紫微，布氣三界，含養一切

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眞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薩國中，降誕王宮，示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　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由此度　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效也　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　仁祠精舍，接棟連甍，飯演後聖大明尊法　中州道士廣說因緣，爲世舟航，大弘法事，動植含氣普皆教度，是名物攝一切法門

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七《塞難》

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　儒教近

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生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人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閒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刻瓜，治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道闊哉？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聚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曆)，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一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奈何從其易焉。

又卷八《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佳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忠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閒，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液，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

又　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

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

天之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嫗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光武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絪茵，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衾衣，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

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罰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有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井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鶡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末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瀁，其高不俟翱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

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開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壺觸木而生羣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蠶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丑倚枯，貳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塡海，交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景興，鮮卑以乘鼈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矚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眞，公輸飛木鴟之翩翾，離朱覿毫芒於百步，賁獲效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

偶所不聞，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又卷一〇《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徧循；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眞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玩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鮒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崘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覯；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馥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蟄蟲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

又 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愼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末之變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閒，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尙，攻蒙救惑，疇昔之所屬，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

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高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嚚，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駑質，以涉昫猿之峻，非其所堪，祗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

又卷一二《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眞，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荊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

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

又 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蹶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眞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

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伯子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

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雜錄

劉向《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

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　臣向昧死上

陸修靜《洞玄靈寶五感文》　此五感之文，乃是道士修六齋之法，皆出三洞大經，尊貴妙重，不可穢慢　若看之者，皆洗手著淨巾上，蓄之者必著器中，不得輕慢，輕慢者必被天殃

至道清虛，法典簡素，恬寂無爲，此其本也　而世物浮僞，鮮能體行競高，流淫信用，妖妄倚附，邪魅假託，眞正君子小人相與逐往，昏迷長寢，曾莫甄悟，致上危神器，下傾百姓，滅身破國，猶不以戒　至乃濁亂正炁，點染清眞，毀辱大道，可爲痛酷　余生値末世，教法綱頽，人皆趣彼而我竊守此法，甚日損歸，根食母卷，志謝芳潔之聲，開懷受塵垢之污，乞免分競之斧斤，請保無用以自足　既閑且宴，逍遙永日，研經玩理，時修功德，以癸巳年冬攜率門人建三元塗炭齋，科禁既重，積旬累月，負戴霜露，足冰首泥，時値陰雨，衣裳霑濡，勁風振厲，嚴寒切肌，忍苦從法，不敢虧替，素各羸冷，慮有怠懈，乃說五感以相勸慰，(并)(並)統序衆齋，標題門戶，均塗異轍，粗爲詳辯，豈曰矜誇數十同志信好之士，幸鑒之哉

若塗炭齋者，無五感之心，不得勸吾之意，一則費香徒勞，二則成於虛誑，三則輕慢法禁，四則毀辱師教，五則更招罪罰

一感父母生我育我，鞠我養我，出懷入抱，嚩含摩牧，勞心損體，辛苦憂勤，我或不夷，時有疾病，則愁我念我心如炙焚，夙夜怵惕，忘金失眠，增感憔悴，泣涕漣漣，願成願長，我得如今　念此重恩，不可稱量，誓心上答，昊天罔極

二感父母爲我冠帶婚娶，積蓄貲財，造買基業，苟欲我多不覺貪濫，與物求競，動生怨恡，致有愆尤　或至無狀觸忤天地，傷害人物；或外犯王法，內犯冥科；或刑罰所加，及於性命　緣起有我，以招斯患　今落三塗，嬰罹衆難，循於劒樹，墮於刀山，履於炎火，鑊湯之熱，沒於幽夜冰凍之寒，或懸在笞神，撾杖之下，千痛萬楚，不可堪當，悲惱憂厄，時刻難忍，希望免脫，無由自濟　念此崩哽，肝心潰亂，五體戰懷，形魂失措，不覺投地，塗炭乞哀

三感普天之下，貴賤男女，皆受人身，身口之累，有生所重，食則五味，衣則五綵，既飽既暖，不復自裁　服玩奢豪，恣情快意，追逐營求，無有厭足傷神害身，永不自覺，氣命既凋，形體朽爛，平生觸物，竟復何用？　孤魂獨逝，遍受諸苦，誠此冥昧，非世所了，而餘財四散，方爲後患　生奸起盜，子孫所爭，強者克多，弱者獲少，與奪失得，更相怨恨　或告訟官司，又被裁戮；或稱訴神鬼，陰受凶禍，骨肉之親共構架讎　天屬之重，棄若遺土，孔懷之愛，自競錐刀，身滅家殘，釁由貪奢，悠悠一切，相與淪沒　未曾有悟悟，不能捨過去，皆爾來者復然，遂用爲常，甘心無恨　我識此非，故背當世委，離六親，遺榮遺累，尋道求生，積學自濟，能及有益，先報我親，平素之日鞠育之恩　今獲神丹以濟沉溺，登此法橋，度彼絕岸，悲喜踴躍，五情飛越，心馳神往，忽忘四體，不覺捨我，歸命三寶，罄竭資財，奉充法用，唯懼弗及，更無遺恡，願我父母上昇福堂，長免八難，無復憂惱，庶此微誠，以備供養

四感太上衆尊，大聖眞人，開此大化，出斯妙法，拯拔三塗，接濟五道，億曾萬祖，積劫殃對，一(且)(且)釋然，幽魂苦爽，超昇福堂，因緣種族，咸受慶惠　我身得道，後世蒙福，此恩希有，萬劫一出，既得遭遇，竭命奉行，傾心盡節，故無懈怠

五感我獲此福，事有所由，因緣開度，使我見者，我師之恩，仰戴罔極，有過天地，故行道之日每至懇禱，冀有微功，上酬仁德，身困體疲，不敢有辭　我得此法，懽喜無量，有若貪夫，遇金玉藏，衆人不知，唯我獨見　伏身潛嘿，肆力採掘，積日累月，無有猒極，唯恐寶盡，不以爲勞　負霜戴雪，涉水踐冰，凍身切骨，不覺爲寒，崎嶇嶮巇，不以爲難，心怡情悅，故無所惑

衆齋法

道以齋戒爲立德之根本，尋眞之門戶，學道求神仙之人，祈福希慶祚之，家萬不由之，既子識有明闇，則入悟有利鈍；資力有優劣，則所任有多少，是以聖人階其精麤，分析轍轍，大體九等，齋各有法，凡十二法：

一曰洞眞上清之齋，有二法：

其一法絕羣離偶，捨朋友之交，無妻奴之黑，狐相獨宴，泊然窮寂，形影相對　無爲爲無美，端推好然，無所一爲，胎息後視，心所神機　寂胃胃以受食爲有，事既虛息，不食則泊然寂躁定也　虛申，請齋以旱爲期，至申而食今，既不食，徒有此中，虛過而已眠神神司外務躁動，今既無事，怡靜內藏，故謂之眠　靜炁，炁者，體之化，神之舜，神動則炁奔，今神遂內後，則炁靜體寧神遺形忘體，形以有待故接物體之以有，累不可忘，今內無飢寒之切，外無纏纏之累，洞遂虛漠，故不知四大之所在也　無與道合　道體虛无，我有故隔，今既能忘，所以玄合

其二法，孤影夷豁，皆與上同，但混合形神，諷經有異。

二曰洞玄靈寶之齋，有九法，以有爲爲宗，某徒衆盛典儀，儼仰有節，進退有度，威威肅齋軌範，洋洋振揚法音，開化訪物，使求相者聞，來見者見，恢廓弘偉，難可備言。

其一法，金籙齋調和陰陽，救度國正。法於露地玄壇，廣三丈二天，攔纂四面開，四爲用合一門，又於壇內立重壇，廣二丈四天，開四角上下爲十門，各有榜題，於壇中央（女）（安）二長燈，長九尺，上安九燈，火圍壇四面，安色燈合三十六燈，壇外欲燃千百隨人也。書五方天文以五案，盛之置五方，金龍五枚，枚重一兩，以鎮天文。之上方一香火，文用五色紋繒，隨方疋數都合三十六之道士，結衆行道，春則九日，夏則三日，秋則七日，冬則五日，四季之月十二日，一日六日仕射十方，事竟焚天文，散龍繒，爲功德也。

其二法，黃籙齋爲同法，拔九祖罪根。法亦立壇廣狹門戶，與金籙同但圍壇四面，安力十燈，十門，三香火，十方紋繒之信，庶人一百三十六尺，諸侯丈數，天子疋數，金龍十枚，枚重一兩，金有上中下，爲貴賤之差，行道禮謝二十方，日數如金籙，隨四時之制，事竟投龍於水，又埋於山，餘紋繒散爲功德也。

其三法，明眞齋學士，自拔億曾萬祖九幽之魂。法亦於露地然一長燈，上有九大，如金籙燈法，但不立壇，門戶之武耳，遶香燈行道一日一夜，六時禮謝十方。

其四法，三元齋學士一年三過，自謝涉學犯戒之罪。法以正月七月十月皆用月半日一日三時，沐浴三時，行道於齋堂中，禮謝二十一方也。

其五法，八節齋學士，一年八過，謝七玄及己身，宿世今生之罪。法以八節日於齋堂內，六時行道，禮謝十方也。

其六法自然齋普濟之法，內以修身，外以救物，消災祈福，適意所宜。法亦結徒衆，亦可一身禮謝十方，亦一日三日，亦百日千日，亦可三時，亦可六時。

其七法，洞神三皇之齋，以精簡爲上，單已爲偶，絕塵期靈，沐浴玄雲之水，燒皇上之香，燃玄液之燭，服上元香丸。合衆名香，各有分數，蒸鍊爲香珠，青絲穿連，暴令乾又以衆香前油爲香，又作香湯沐浴，又和作香丸服之，皆有節度，然三十六油燈又安三十六香爐，以相開次，侍燈特香，晝夜不輟，或百日四十日，注心密念，燭燈行香，呪願清眞妙辭，凡三十二言，欲召神祇，盡皇文召之所，召所問求仙求生，在意所欲。

其八法，太一之齋，以恭肅爲首。皆契同潔己，勵志施爲，唯法不雜異學，跪拜揖讓，同法磬折盡節也。

其九法，指教之齋，以清素爲貴。祭酒籙生共應用。隨巨細無苦時，遭飢食唯菜蔬，向王之菜則不得噉，中食之後，水不過齒，思經念道不替須臾。

又曰，三元塗炭之齋，以苦節爲功，上解億曾道祖無數劫來，宗親門族及己身家門無鞅數罪，拯拔憂苦，濟人危厄，其功至重，不可稱量。法於露地立壇，安攔格齋，人皆結同，氣賢者悉以黃土泥額，被髮繫著欄格，反手自縛，口中銜璧，覆卧於地，開兩腳相去三尺，叩頭懺謝，晝三時向西，夜三時向北，齋有上中下三元相連，一元十二日，合三十六日，下元限竟進中元，十二日內加三過方，謝中元竟進上元，十二日內加五過方，謝於謝者，向上下中中四面，四角，中一方，謝增爲苦，劇所以名，三元者，元則數之始也，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十日爲一旬，月有三旬，旬有上中下十二月合，三十六旬斯則十分之一，分爲三元，一元十二日，是十二時一周也。

陶弘景《華陽陶隱居集・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神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諸略聞雅說。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排竹栢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異竟寂滅矣。

劉晝《劉子》卷一〇《九流》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又　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樂爲訓。若以教行於大

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氣亂競起。何者？質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眞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孟安排《道教義樞・法身義》 義曰：法身者，至道淳精，至眞妙體，表其四德，應彼十方，赴機於動寂之間，度物於分化之際，此其致也。故《昇玄經》云：吾以立氣周流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爲世師，隨人所好，爲作法身。《本際經》云：於明淨觀觀見法身。又云：香花妓樂，洞映法身。

釋曰：法是軌儀，身爲氣象，至人氣象可軌，故曰法身。原其應化，身相稱號甚多，總括本跡，具爲六種，本有三稱，跡有三名也。故《本際經》云：道身即是寂本。又云：又爲跡本，動寂用殊。又云：如是本身能生萬物。又云：生身是跡，跡作邪。本三稱者：一者道身，二者眞身，三者報身。一道身者，《太平經》云：道無不導，道無不生。《度人經》云：唯道爲身。《本際經》云：即是眞道，亦名道身。二眞身者，《玉緯經》云：眞淳堅也，謂體無穢雜，常住凝然。《消魔經》云：近爲眞身。《本際經》云：我之眞身，淸淨無礙。三報身者，報是酬答之名，謂酬積劫之行。《本行經》云：致今之報，爲諸天所宗。《本際經》云：元始正身，因無數劫，久習妙行，報得此身。跡三名者，一者應身，二者分身，三者化身。一應身者，應是應接，謂隨機顯跡，應接羣生。《請問經》云：以無心而應衆生。《本際經》云：應物根性，示色象，故名應身。亦曰生身。言生身者，隨順世法，誕育形體也。二分身者，分是分散我一身，散在多處，身雖非一，形相不殊。《本際經》云：分形散體，無有限量，止見一方，故惟百億。又云：諸分身者，是於報身，起無礙用。《靈寶經》云：天尊分形百萬，處處同時，是男是女，並見天尊，俱如一地。三化身者，化是改變無常，倏有欻無，種種殊相，非復本形。《定志經》云：天尊化作凡人，從會中過。《本際經》云：我即化身，種種示見，人天六道，隨緣施作，倏有欻無，權示色像。

又本跡體義者，據道教經，究法身正理，通本跡，不異不同。跡之三身，有其別體；本之三稱，體一義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眞身，淨虛通曰道，氣象酬德是曰報身。就氣精神，乃成三義，不可窮詰，惟是一源。既是法身，當有妙體，言言身言體，豈無色無心？舊云寂地本身，以眞妙智爲體。故《靈寶經》云：玄通大智慧源也。色是累礙之法，凡聖已還，既滯欲累，並皆有色。眞道累盡，唯有妙心，但此妙心，具一切德，寂不可見，名爲妙無。動時乘跡，同物有體，心色雖妙，物得見之，故名妙有。對本論跡，跡無別體，視是本身，寂用稱爲體耳。正明法身至本，無色無心，而今說色說心，皆爲破，並是爲物，豈有定耶？爲愛色衆生，欲令捨色，則言至道無色。故《西昇經》云：道象無形端，或爲計心衆生，言至道無心。故《請問經》云：道爲無心宗，或爲斷無，衆生則言俱有色心。故《本際經》云：無不知故，亦名爲心；道眼見故，亦名爲色。《生神章經》云：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眞，或爲雙愛色心衆生，則言無色無心。故《本際經》云：不緣慮故，故言非心；無所礙故，故名無色。斯則非心非色，能色能心，即是不心爲心，不色爲色。既以不心爲心，無色爲色，亦以不得爲德，無體爲體耳。又法身萬德，已自俱圓，今舉四事，用申歎美，豈即以爲定實。且欲引物，欣求見著，見著纔生，便乖此理，何謂四？一者常存，二者快樂，三者自在，四者淸淨。常存者，謂湛然安住，不遷不動，不爲無常，無常所動，乃是正常。《寶玄經》云：湛然常存。《道經》云：湛然常存也。快樂者，樂是怡豫也。《本際經》云：欣然微笑，舉體怡豫。又云：安隱快樂。自在者，汎兮皆可，無適不通，在事任我，故云自在。《寶玄經》云：出沒自在。《本際經》云：眞一妙智，自在無礙。《海空經》云：三者自在。果淸淨者，慧心明鑒，謂之淸智，體無疵，故稱淨。《本際經》云：無染無穢，是名淸淨。又云常住淸淨也。然法身道果，治衆生病或衆生迷妄，言百年之壽可常，五欲之境可樂，自計己身爲我，愛諸色始爲淨，不如是。無常、苦、無我、不淨，聖人爲此，故示無常，以高況下，奪其所計。故《西昇經》云：吾尙白首衰老，孰免此？明世無常也。又云：形爲腦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爲大患。此示苦也。又天地之人物，誰獨爲常主？此明無我。又云：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此示世不淨身。亦是世間爲患，人所惡，是通不淨，但執教者不知。爲破世人計常樂我淨之迷，故說應身、無常、苦、無主、不淨，便謂道果不足可欣，定是爲常等四。爲治此例，故說道果是常，是樂，是我，是淨也。又本跡義例者，有師云：衆生本有法身，衆德具足，常樂宛然，但爲惑覆，故不見耳。猶如泥之雜水，不見澄淸，萬里深坑沙底，難睹本相。見時義無有異。一家云：本有之時，未有衆德，但衆

生有必得之理，故言澄清湛然耳。今難二解。若本具衆德，豈被惑覆？遂爲惑覆，何德可尊？若本無衆德，今時始有，則是無常。又理是本有，理可是常；事既今有，事應無常。若理事俱常，亦應理事俱本，是故不然。今明法身本非三世所攝，何得已有？見有常有耶？亦未曾有無，何論隱顯。今言神本澄清者，直是本來清淨，竟無所有。若迷此理，卽名惑覆，若了此理，卽名性顯。非是別有一理在衆生中，說爲法身是常是淨也。有說云：跡身無常，本身是常。又云：常應爲跡，跡亦言常，今明一往對緣，亦有此說。至論常與無常，並是起用，悉皆是跡，非常非無常，乃可爲本。四句漸除，百非斯絕。

又《道教義樞・三寶義》 義曰：三寶者，法門棟榦，羣品津梁，迺萬物之福田，實三清之良徑，歸依正本，其在茲乎！此其致也。《九天生神章經》云：三寶尊重，九天至眞。《正一經》云：煩惱數極，歸於三寶。《本際經》云：三寶輪轉，運用無輟。又云：三寶洞極。

釋曰：《請問經》云：一者道寶，二者太上經寶，三者大法師寶。道以通達爲義，謂能自通通他，又能令凡達理，通物至樂。太上經者，太言極大，備包衆理；上是勝出，超踰衆教，經卽訓法，訓常，言由言徑。法爲萬物軌範，常謂衆聖模刊，由是得理之所由，徑是入道之途徑。法師者，《消魔經》注云：能養生，教善行，爲人範，是法師也。孟法師云：師者，和也，衆也。謂率徒必衆，接物必和。《盟威經》云：師，和也。但和有理有事。事和者，容人畜衆，事同水乳。理和者，思眞詣聖，不違玄趣也。通稱爲寶，亦稱爲尊者，《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尊高無上，寶貴無價。《老君經教》云：迷返知一，崇信三寶。一曰三寶在無價。《請問經》亦云：三寶，一曰三尊。今依經釋，尊以尊高爲稱，寶以寶貴爲名，既當體可尊，亦從譬爲貴。當體可尊者，太上是號道法王也。《昇玄經》云：爲衆聖之父，萬物之母。以能生法身慧命，故有父母之名；令物歸往尊崇，故有法王之稱。此當體尊也。可寶不過金玉，人則金容玉質，法則玉字金書，此當體寶也。從譬者，尊則譬猶父母，寶則諭如珠玉也。又三寶體義者，《大存圖訣》云：道寶無形之形，卽太上也，此以應身爲體。師寶者，得道之人爲我師。《盟威經》云：太上道君，以形申教，是謂師寶；以氣應感，是謂道寶；妙文示法，是謂經寶。教學品云：一天之下，一人成太上，故法王不得有二，化主秖宜在一。故以道君正當道寶也，斯則皇上之謂。誕洪氏之胞人於寶珠，證成圓果，以此身智爲道寶體。師寶者，初發道意，極九聖，初心三寶眞聖，五人行法，此之身智爲師寶體。其有神通分應，亦隨本分，攝屬師寶。所以知五人成衆者，按《黃籙齋儀》云：極少五人。又玄一眞人云：太上遣三眞與天師監徐來勒度仙公經，故知五人方行大法。經寶者，釋有三家。一云以理爲體，謂文字可滅，此則非經，理既是常，故爲經也。二云文理合爲經，理則合常，文則合法。三云文爲經體，有理未言，無有經稱，演立言教，方有經名。今名若定偏執，三家盡滯，隨方假說，三釋皆通，順情而言，後解小勝。以經教所明，多以文爲經故也。又須知道君本跡是道寶，經則有理有教，教則金口所說，玉簡所書，加被印成，縑紙傳記，是正寶經。若九聖已降，自說加人，或印成他說，書之縑紙，各能詮理，隨分入經，稱爲傳論，此其隨也。如五眞降授仙公是正師寶。若始發道意，凡道士共行法者，或出家法人，無五人衆，或五人衆非具足師寶，是相隨也。圖形寫像，表代眞人，亦隨師也。又明太上道君以爲寶者，色卽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心卽四達六通，智圓慧滿，以此身心莊嚴具足爲道寶。經寶者，經有生善滅惡之用，或一句兩句已有此能，或多章多偈方具斯力。如言寧守善而死，不爲惡而生，一句之中，其義各足。又如善勝論於眞一，二眞諮於神本，乍開譬諭，演說會通，衆多章句，明理乃足。然四字成句，或詮理用足，可是正經，一字起時是眞經。不有師云：字字各能詮理，一字卽是眞經。今不同此。如一寧字，未通守善而死，如此寧字，欲何所道？詮用未足，故非眞經。其有單字明理足者，卽是眞經，如道字是也。師寶者，其義有三：一者捨家遠俗，二者修善學慧，三者衆聚行法。捨家遠俗者，舊舉五事顯其勝功。一者棲憑勝處，二者依庇明師，三者專心在法，四者興隆道教，五者形與世隔。棲憑勝處者，《本際經》云：幽隱山林。又云：依憑精舍。《昇玄經》云：虛堂空室，名曰仙家。此謂放曠翛條，自然趣善。依庇明師者，既得勝處，宜依上人。《本際經》云：願值明師，諮受上道。又云：造事明師。《靈寶經》云：非師不傳。專心在法者，既得勝人，宜請妙法。《本際經》云：尋訪明師，祈請要術，三洞妙文。《靈寶經》云：所營在法。興隆道教者，既得玄教，宜以化他。《本際經》云：願以法音，廣宣愚昧。《請問上經》云：廣開法門。《定志經》云：興顯道士。形與世隔者，黃褐玄巾，披羅衣錦，形既殊凡，心宜改俗。故《本際經》云：衣弊履穿，謙光晦跡。又云：捨俗服玩，

黃褐玄巾，斯以跡引心，令超世網，就事而言，出家最勝。既云始受五十文，而朝存章服，且如靈寶，故知未備三洞，入師數也。二修善學慧者，遵法之人，本崇行解，隔凡成聖，眞智爲優也。三衆聚行法者，如五眞降授葛仙，十方聚傳太上。《昇玄經》云：三當念衆爲良福田，師之言衆，其義明矣。但師於三義，有具不具。若在人間，其有捨家披黃，修解證智，徒衆聚集，以人間修得上界眞解，故三義備也。從諸天以上至乎界外，不必帔黃巾玄，多是七寶爲冠，九光作帔。所以然者，始學心劣，故寄形殊。上方無方，任能會理而生明，是仙猶衣黃服，此自通耳。

又《道教義樞・五陰義》 義曰：五陰者，緣茲六識，生彼四心，想受既行，遂昏眞性，陰蓋云殄，方曉道宗，此其致也。《昇玄經》云：已入無所入，識想心行滅。

釋曰：色、識、想、心、行爲五陰也。色者，質礙五根是也。識者，識著造境心也。想者，想象追緣心也。心者，受領知違從也。行者，行緣生思量也。前之三心，唯是一念，後之一心，得有多念，通而爲語，四心之名，更互相通。初心念是行緣，即可名行，亦復受緣，即可名心，亦是妄想，即可名想。餘三例然。通稱陰者，以陰蓋爲稱，此明覆蓋眞性，情不得開顯滅陰，陰蓋乃極道眞然。五陰之法，正以色心爲體，四心是心，五根是也。以此五陰，合成假人，假人御陰，有情塵入也。玄靖法師云：有識萬物，同以神氣二法爲體，故五道不同，皆有神識炁象也。《本際經》云：從眞父母生，展轉增長，而有身形，寄附胞胎，世間父母，而得生育，具足諸根，故名聚。六根成就於六塵，生六種識，是名識聚。既妄取塵，分別假相，是男是女，山林草木，種別名字，去來動轉，從心想生，故名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愛，分別討校，善惡好醜，領納在心，故名心聚。既生心已著，於所見而起貪欲，嗔恚，愚癡，諸惡過咎，造顚倒業，起罪福報，往反無窮，名爲行聚。所言聚者，稍相聚合而得堅成，陰蓋衆生，令居暗苦，此即五陰義也。又五陰義例者，五陰之法，並因五常，四大六家所成。又云五塵造四大，四大造五根。今尋由大造，根由塵造，大塵復誰造？尋其本根，竟不可得，皆是顚倒，何有實耶？今順說者，萬法生成二炁，以成五塵，構於五塵，以成五常，四大六家等法，構於五常等法，以成五根。故《消魔經》云：四大暫相寓，五物權時假。《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炁時，往緣五塵之法，不取聲塵，餘之四塵，構成五物等也。故金木不生則已，生則洪塵。色自青黃，味自甘苦，然四大六家，並是隨方開義。故六家之內，具有四大之火風，四大之中，亦含五物之水土。此等諸義，並是四塵所成。又合此諸義以爲義，以此色陰合彼四心而成人也。四塵者，色、香、味、觸。五物者，金、木、水、火、土。四大者，地、水、火、風也。以勝持爲地，潤澤爲水，溫煖爲火，氣動爲風，四氣體通，故稱爲大，亦是成物力大。（小）（六）家者，一甲寅木，主骸骨；二甲辰風，主氣息；三甲午火，主溫煖；四甲申金，主牙齒；五甲戌土，主肌肉；六甲子水，主血液。具如《玄妙經》所明。又諸法之體，莫不賴空。七竅五藏，資空爲質，舟車屋宇，以無爲用，而不以空成法者。今明空之爲理，不可分別成壞，豈得用其成物體邪？今五根七竅有空虛者，是有法賴空爲用，非取此空構爲法體也。若以空成物體，物體既壞，空亦應壞，便是空有生滅，是故不爾。又有爲法皆悉無常，生滅之時，不取此時成物體者。一、解時之爲理，秖是遷此物體，令其不住，故不用成體，且二氣成色具。二、生滅豈非時成體邪？今明義意不同，不可爲難，若言結氣成則便，若言結時語成則不便。至論說成不成，皆是爲物，推其構與不構，何定實耶？又體上聲，詮不成體者，若言人無詮辯則不成人，非無此義，但廢興不恆，故不成也。先構法體，然後動聲，非是由聲，方成法體也。

又《道教義樞・六情義》 義曰：六情者，事符五陰，義假四微，既藉境以生心，亦因根而發識，塵昏漸熾，方之弊穢之流，惑染頓除，自復清虛之炁，此其致也。《定志經》云：六情一染，動之弊穢。《大戒經》云：六情恬夷，神自歸也。

釋曰：眼、耳、鼻、舌、身、心，情也。眼以見色，耳以聽聲，鼻以聞香，舌以知味，身以覺觸爲義，心以知理爲義。身情亦名手情，手是身家運用之要，故爲名也。通情者，識之異名，謂有情靈，異於木石。又以成爲義。《上元眞書》云：情，成也。放六情者，凶惡自成，制六情者，吉善亦成，成名是同，故曰情也。然此六識，託根而生，從所託爲名，故言眼等六情也，即以六識爲體也。又六根義者，根以能生爲義，謂能生於識。六根之中，五根是色，一根是心。五根能生五識，故名爲根，五識則爲心根，能生想志於心，故名根也。徐法師云：六根之法，並因五常，四大所成。若爾，彼師所有方寸爲心根。又以五藏爲內根。故《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也。又六塵義者，色、聲、香、味、觸、理也。色者青黃五色，聲者角徵五聲，香者羶腥五香，味者辛

酸五味，觸者冷熱諸觸，理者事理諸法也。通稱塵者，以塵染爲義。明此六種，能染行人，亦如微塵，能染汙也。一師云：色香與味，各自有塵，此三塵中，並有觸塵。若其非味非色香等，異既同是，有則並皆有觸，俱發身識。如耳目等根，非直見聞，亦覺痛癢。一師云：此四種法，更無別塵，一塵之中，備有此四，其體則共，其義則殊。如一柱體是色，無非色處；亦舉體是香，無非香處；舉體是味，無非味處；舉體是觸，無非觸處。但逐根所取，義成異耳。此師云：若有兩塵，是則相礙，一塵義，異不相礙也。今明唯彼四塵，講成萬法，順情說爾，究竟皆空。何者？若色等成，諸法色等爲誰成？細色成麤色，細色復誰成？若更有能成，是則無窮已；若也無能成，何得有所成？故《定志經》云：三世之中，三界皆空，此其義也。又六入義者，徐法師云：六識之法，能受六塵，六塵之法，能發六識，既發既受，二義相交，以彼外塵，來入內識，是名六入。《本際經》云：六根成就，對於六塵，生六種識。今解六塵，並可更相涉入。何者？塵來發識，即是塵入於識，識起緣塵，即是識入於塵。但識法在內，塵法在外，外來入內，義爲便也。入有二種：一者事入；二者義入。事入者，到根發識。義入者，不到根知也。須知塵入等法，究竟皆空，宜在忘懷，勿生愛染。故《定志經》云：雖有我身，皆應歸空也。

又《道教義樞・三業義》　義曰：三業者，昇沈以之起滅，罪福於是從由，若三行果修，則遐登樂境，六根不淨，則俯墜苦源，此其致也。《本際經》云：先當修習三善行法，三業既淨，則六根淨也。

釋曰：一者身業，二者口業，三者心業。貪瞋等三元是意業，口亦有，但可議論，非爲指的，故言身口造意業也。

又《道教義樞・十惡義》　義曰：十惡者，起於三毒，生彼七支，貪恚作其源，殺盜開其末；行則剋成惡業，止乃翻爲善根，欲會清虛，事資除遣，此其致也。《本際經》云：起三毒心，作十惡業也。

釋曰：身有三，殺生，偷盜，邪淫。口有四，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有三，貪欲，瞋恚，邪見，一名愚癡嫉妬。用此七支三毒，爲十惡也。《盟威經》云：破和合衆，亂尊卑，惡口罵詈，無端呵叱天地。又四緣義者，身口七支，具四緣成業，一緣不具，業則不成。何者？如雖具三緣，命根不斷，則不成殺，非是衆生，亦不成殺。不起想心，行心不成，故不成殺。無有殺心，理不成殺，唯少一緣，故自不成。此就小乘七支爲語。若大乘爲論，但有殺心，即爲陰賊，故須防也。其殺生四者：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起有欲殺心，四令命根斷。偷盜四者：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四者：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兩舌四者：一是所聞人，起前人想；二發相謗語，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構語。惡口四者：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四者：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四者：一是所對人，二起此人想，三有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七支四緣，其事如此。因貪起七業者，如爲貪味，殊害衆生；貪彼資財，而爲竊盜；貪迷邪境，行於耽欲；貪覓名利，興造妄言；貪佗親愛，遂起兩舌；貪取人財，而生惡罵；貪競稱譽，非時而說也。因瞋起七業者，瞋彼故斷命，分他而奪財；瞋於彼人，遂淫他婦；瞋恨彼人，故欺妄說；瞋彼和同，而生間構；瞋心於物，故起惡言；瞋恨彼人，吐非義語。因癡起七業者，不解因果，故行殺；不識道理，故橫取；乃至愚癡，故非義；邪說見，乃通靖。心緣理而生成，見之後僻生異，執導生七惡，其義易尋。

又《道教義樞・三一義》　義曰：三一者，蓋是希夷之奧賾，神炁之樞機，智用則事並有形，會歸則趣同無物，此其致也。《洞神經・三寰訣》云：一者，精神氣也。

釋曰：精神炁三，混而爲一。精者，虛妙智照爲功；神者，無方絕累爲用；炁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夷希微，夷平、希遠、微細也。夷即是精，以精智圓照，平等無偏；希即是神，以神用不窮，遠通無極；微即是炁，以炁於妙本，義有非麤。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又三一體義者，徐法師云：三一是妙極之理，大智之源，圓神不測，布氣生長，貸成靡棄，兼二爲義，即一爲體。今謂極理之與大智，此即境智之名；慧源之與貸成，即是本跡之目，故未爲定也。玄靖法師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乎言相，非質非空，且應且寂。今觀此釋，則以圓智爲體，以圓智非本非跡，能本能跡，不質不空，而質而空也。且三一圓者，非直精圓，神炁亦圓何者？精之絕累，即是神，精之妙體，即是炁。亦神之智照，即是精神之妙體，即是炁。亦氣之智照，即是精氣之絕累，即是神也。三一既圓，故同以精智爲體，三義並圓，而取精者，名未勝也。又三一修守義者，三一所修，宗在

靜定。《洞眞消魔經》云：智者守一，諦定心源。《老君戒經》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靜，靜身定心，心定則識靜，識靜則會道也。今之所明，略顯三義：一者方便，二者正觀，三者轉緣。一者鳴鼓，以召衆也。夫爲正觀之道，欲使邪氣不侵，必須集會羣神，以自匡輔。《洞眞經》云：左爲鍾，右爲磬，中爲鼓。或三十六通，應三十六天；或三十二通，應三十二天；或二十七通，應於九天，三九之數；或二十四通，應三八二十四神；或十二通，應十二神；或九通，應九宮；或七通，應七元；或三通，應三元。隨數所應，以相召也。二者咽津。津者津液，卽是泉源。泉源流通，則爲安身之本，泉源壅塞，則爲亂志之由，故須咽津液以漑灌百神，然後恬心以守三一。其數所應，具如鳴鼓。三者拘魂制魄。魂爲陽神，其義主生，好人以善。魄爲陰神，其義主死，好人以惡。若不爲善伏惡，焉能入正除邪？故須制魄拘魂，方可存三守一也。正觀者，正存三一，具如本經。今詳釋轉緣者，從氣觀轉入神觀，轉變神力，示不思議，具如二觀義辯。

又《道教義樞・二觀義》 義曰：二觀者，定慧之深境，空有之妙門，用以調心，直趣重玄之致，因之蕩慮，終歸雙遣之津，既從此以得眞，固由斯而解法，此其致也。

釋曰：二觀者，一者氣觀，二者神觀。既舉神氣二名，具貫身心兩義。身有色象，宜受氣名，以明定；心無難測，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際經》云：炁觀神觀，卽是定慧。氣者，氣象爲義，謂所存三一妙炁，髣象來應人身。神者，無方不測爲義，明空有兩慧，並自難思，萬行無方，理成不測。通言觀者，以思察爲義，思存妙一，察見無相，是名爲觀。經云：平正觀於一切法，不取不捨，不動不住，入一妙門，謂爲平等，亦是無等爲等，等無所等，德等無等等也。又氣觀體義者，正以觀身靖定爲體。定有二義：一者觀前方便，二者正入。觀有爲炁觀，觀無爲神觀。又云：神觀是界外所修，氣觀是界內所習。今明神氣兩觀，是定慧分門，既寄身心，以明空有。氣觀是定，亦通空有，以妙有爲宗。神觀是慧，亦通有無，以眞空爲主。若作空有兩慧，分門定法，秖是慧家之一事，資空義強，故別爲一觀。何者？一切萬行，並人有慧，但是觀空，卽入空慧也。又須知若於定慧理，明了身心不二觀，有五種三觀：第一三觀者，一假法觀，二實法觀，三偏空觀。此明小乘之人，未能玄悟，若不遣，析不了空，今舉實遣空，舉空遣實，舉空遣空，使其於此二境，發生空解，故須此三也。假法觀者，假以權假爲義，法以法體爲義。今正明觀大體，衆生空我，則難空物，則易如五蘊成我，未知何蘊是我。故莊子云：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既無與親，理成無我，了假法空，便爲假法觀也。實法觀者，實是體實爲義，既知假法是空，復須觀察實體。何者？此之實體，從誰而生？必是從他生，若更爲他生，卽是無窮過，若非是無窮，卽是從空生。若謂從空生，還須推此空，空尚不自，豈得言能生？卽了實法亦無，便爲實法觀。偏空觀者，偏是不正之名，空是虛通之目，謂衆生著有病多，故偏說空以遣此病。《昇玄經》云：捐有者必先之於無，體無者以無無爲大。小乘守教，不能遠達本心，遂乃運懷，偏沈空境，是知小乘偏空，未極正觀。觀此空者，以空亦空。所以然者，本是空於假實，故說爲空假實。尚無空，何所立？故空亦空也。《本際經》云：是空亦空，空空亦空也。第二三觀者，一者有觀，二者無觀，三者中道觀。有觀者，有以質礙爲義。卽觀此語，有若定礙，應得礙無，既不礙無，何定是礙？是故有法非礙不礙，以礙爲不礙，不礙爲礙。既知不礙爲礙，卽知不有爲有，於觀者得成觀門。有便不礙，有既不礙，觀豈不通？故此有境，亦可以不礙爲義。此之有境，深不思議，卽可具通三義者何？體非實故，所以卽空；非不假名，所以卽有。卽有故非空，卽空故非有，非空是中道義。境既若此，觀亦如之，仍本爲名，故言有觀也。無觀者，無以不礙爲義。卽觀此語，無若不礙，斷橋之無，此應不得，既其是礙，何定不礙？是知無法亦非礙不礙，以不礙爲礙，礙爲不礙。既知礙爲不礙，卽知不無而無，此於觀者還得成門。觀既成門，卽具三義。何者？無既不無，義卽如有；亦非不無，義卽如無。如無故，所以非有，如有故，所以非無。如無非有，如有非無，是中道義也。中道觀者，正以體此有無，卽以非有非無爲中道觀。觀境既爾，觀體亦然。遠取意者非本，非於有無，有無既非，非亦非非。三觀後意，例得如此。若作中偏爲語，則有無爲偏，非有非無爲中，一往將無治有有。

又《道教義樞・三界義》 義曰：三界者，既摽色欲，明優劣之階產，亦論因果，辯昇沈之品次，若超然出離，則遙詣道場，猶躭惑深，則永乖常樂，此其致也。

釋曰：一慾界者，以染欲爲義，內心欲重，從以爲名。二色界者，以質礙爲義，外色顯著，從以爲名。三無色界者，無下界色，從無爲名也。通名界

者，以墟域爲義，謂各有虛域也；亦以界別爲義，謂業果各殊也；亦名爲有，謂有衆生也。按《靈寶本元經》：三十二天以上之四天爲種民，二十八天分爲三界，前六天爲欲界，次十八天爲色界，後有四天爲無色界也。所以置三界者，然可見知法不出三者：一者豁爾虛空，二者質礙形色，三者緣慮心體。就此三法，故成三界。又爲三界凡四種者：一者應化三界，此則無所不在，或在一天之內，各各皆有，或在一塵之內，亦復皆有，變化通方，不可定也，以三十二天是應住境化也。二者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反，流轉於五通，長淪而弗悟是也，此論報得也。三者流來三界，謂從氤氳之氣起，三界通執，漸漸流來，形染六情之時，四心五根始具。但初來之時，實未於三界，由返出之時，還用此中染累，得此中報，故分爲三界也。四者返出三界者，經云：復我清虛，反我兩半，此論修得永斷也。若論迴三界，乃論報得。然就報得往論，一純惡業，得三從報。二善惡雜業，得人中報。三純善業，得十八天報，此十八天猶有動壞。四者不動業，得十九天以上至三十二天報也。作若有若無，觀則生第四天，於此天中，氣觀轉妙，增修四等，稍除餘習，生四民天，洞入道境，隨氣昇除，災所不及也。

又《道教義樞・五道義》　義曰：五道者，明善惡之雜報，示苦樂之差別，戒行是修，則受人天之果，罪緣不輟，仍爲地獄之因，此其致也。一天道，二人道，三地獄道，四畜生道，五餓鬼道。

釋曰：一天道者，字一大也。道氣初應之曰一，一統億兆，無所不包，故號一大。天以自然爲義，言諸天皆果報自然也。二人道者，人者，仁人也，謂有仁愛；亦以統御爲義，謂假人御陰陽也。三地獄道者，謂居在地下囚獄之中也。四畜生道者，謂爲人所畜，亦是積惡招生也。五餓鬼道者，鬼，歸也，謂去生歸滅，無糧常餓也。亦有六道，即加鬼神道。又五道義例，自天道即三界四民等天，隨其果報輕重而生。諸天人道義者，圓首法天，足方象地，心懷二愛，謂之爲人。地獄道者，按經有二種：一者北酆地獄。二者五嶽地獄，泰山二十四獄，霍山，西獄，恆山，嵩高，此四獄。《正一經》云：天一地獄，皇天九平獄，青詔獄，有二十四大地獄，此並罪業不同，或有殊異。又五道果報義者，五戒生人，十戒生天。又善有二品，重者生天，輕者生人也。

王暉《玄珠錄》卷上　十方諸法，並可言得。所言諸法，並是虛妄。其不言之法，亦對此妄。言法既妄，不言亦妄。此等既並是妄，何處是眞？即妄等之法，並悉是眞。前者何故言妄？爲起言故，所以說妄。何故說眞？爲起言故，所以說眞。何故起言？欲達彼耳故。彼何須聽？欲通心故。何故通心？令得道故。

又　其法中各無比故，各無因故，由何得其名。若許有名者，明知一法有兩名；若許無名者，明知一法無一名。

又　其法眞實性，無彊無不彊，無常無不常。云何於無中，而彊立名字？答：入默難。其法若定是於默，天下無彊者；若也有彊者，其默還非眞。又答：只爲見默故，所以於中會見彊。其默元來無，明知亦無彊。

又　起即一時起，忘即一時忘，其法眞實性，非起亦非忘，亦非非起忘。

又　諸法若起者，無一物而不起。起自衆生起，道體何曾起？諸法若忘者，無一物而不忘。忘自衆生忘，道體何曾忘？

又　天下無窮法，莫過有與無。一切有無中，不過生與滅。一切衆生中，不過常與斷。所生不過四生，生居不過六道。

又　心生諸法生，心滅諸法滅，若證無心，定無生，亦無滅。

又　問：性復是誰性？心復是誰心？答：還是四句。心復是諸法性，若無四句，並無其心；若無諸法，並無其性。有則一時有，遍法界而無方；無即一時無，並纖密而俱盡。

又　眞一者，寄言耳！只爲法不言，所以見言法，其法若有言，復見不言法，遙相因待，交相見之。

又　如一人得清淨識見者，諸法亦清淨。衆人不得者，諸法亦濁穢。明知還是穢法淨，復是淨法穢，亦是有法無，亦是無法有。

又卷下　諸法未出時，非道亦非俗；諸法若出時，是道亦是俗。其法若出時，無一物而不出，諸法盡相違；其法若不出，無一物而出，亦是盡相違。若出世起，相因而生諸法；若沒世起，相違而滅諸法。出時不言生，入時不言死，未生之時若也空，復將何物出？已破之後若也滅，復將何物歸。

又　說法因心而用口，聽者耳聞而意取。意歸道，耳歸聲。說亦從道來，言亦爲彼塵。

又　一切色見法，俱在十方中，我得十方身，法身無不遍。

又　物無本住，法合則生。生無本常，法散則滅。

又　此法不曾二，以是一知故；此法不曾一，以內心境故。心之與境，常以心爲主。以法因人故，所以是因緣；無人無所因，所以是自然。

又　諸法二相自性離，故帶空名爲法，帶有名爲物。

又　起唯法起，虛空有四，滅唯法滅，虛空無一。

又　今身與前身，同是一法體。空見與有見，並在一心中。此心若也無，空有諸見當何在？一切諸心數，其義亦如是。是故心生諸法生，心滅諸法滅，若得無心，定無生，亦無滅。

又　持法諸邊是正用，平等簡法是諭釋，爲四句義。

有法無法有無法，非有法，非無法，非有無法。

正性處之，實無所有。無時無有有，無法從何名？有時無無有，有法從何生？二法不同處，云何和合成？若有有無法，可許非有非無成。有無既也破，非有非無破。二法既也破，云何和合名？出諸名相而入眞空，眞空亦空而非無也。

合法不合，不合法不合，合法常爲一，一法未曾合；不合法常二，二法豈名合。

又　一物生法者，不假和合成；多物生法者，其法應多成。

又　開化說諸法，借四相待，相因以生之。導之以歸眞，借四相違，相因以滅之。

又　心心知法，法處無心，法被心知，心處無法。二除既無增減，故知無觀無法。無法則心不生知，無心則諸妄不起。一切各定，無復相須而因待者。

法本由人起，法本由人滅，起滅自由人，法本無起滅。

又　諸法先來有，不應因見生；諸法先來無，不因捨見滅。

將言言法體，取體不取言。但取法體眞，不取多言妄。

但取其會歸，不必一一曲相生。說一法亦是假，二法亦是假，乃至十方無量法，並悉是於假。假中求眞亦不得，假外求眞亦不得，乃至十方無量法，並悉求眞無有眞。明知一切假，卽是一切眞。若也起言者，言假復言眞，若也不起言，無眞亦無假。

又　諸法無自性，隨離合變爲相爲性。

又　此法非一多，而能應一多。

若離此等法，無聖亦無凡。此等法既幻，凡聖亦如幻。幻法不曾斷，所以是不空；不曾不是幻，所以是不有。先相因生諸法，次相違滅諸法，後泯二相入眞空。

又　正之實性，與空合德。空故能生能滅，不生不滅。

又　是故道與衆生敎，三皆不可得。三既不可得，亦乃非是空。不合亦不離，眞實之如是。

又　入等諭明闇，雖生滅未曾捨虛空。虛空雖常住，未曾捨明闇。明闇有生滅，虛空不生滅。虛空有明闇，明闇非虛空。只是明闇空，復是空明闇。明闇與空不曾一，不曾二，亦是一，亦是二；四語之中道不一亦不二，亦非一非二，入等乃存。

又　身有重先了。身中諸有既空，其空亦空，心有天遊；空有俱空，心無所係。

又　巡又非聲色，畢竟皆空。行者當以知，知於巡，其巡既空知亦空。其知既空，則同無知。無知之中，無巡無空。無空則無知，無知誰當與？此等既無不有知，亦無有無知。

又　若在衆言等，則是有欲觀其徼；若悟衆言空，則是無欲觀其妙。

又　空見與有見，並在一心中，此心若也無，空有之見當何在？一切諸心數，其義亦如是。

又　當知三世之中，三世皆空。三世者，一半已去，一半未來，中間無餘方，故皆空也。知三世空，諭如於燈。當欲滅燈時，滅時見燈不？滅時若見燈，此時滅未來；滅時不見燈，此燈已過去。滅不滅中間，於何而住立？過去未來之中間，但有名而無體，故知三世空矣。空故無身，無身何愛？既無所愛，卽與道同。與道同空，故名愛道；空與身同，故名道愛。

道體實是空，不與空同。空但能空，不能應物。道體雖空，空能應物。

又　破名者，指竹爲水，指空爲竹。是則一時是，非則一時非。

破體者，隨衆生識變而見有無不同。或見空處有，或見有處空，則破體也。名法觀之有，或但變而不空，如見(牛)〔牛〕變成馬，之言是馬，不言是牛，亦非代彼立名。

又　空常順明闇，而非是明闇。明闇之外無別虛空，虛空之外無別明闇。此二不曾是，不曾非，不一不異，而常是非一異。

又　空中無有物，無物無有見；空中既無物，無物無無見，云何苦破見？欲言於不見有，即一時有有，見有無見無，則一時無無，有有見有無，見見能覺知，爲之有滅。然無既爲之空，無境則無知，爲非有；有境則起念，爲非無。欲修之者，莫令心住有，莫令心住空，莫令心離有，莫令心離空，莫令心住四，莫令心住一；莫令心不住，莫令住無心。於中無抑制，任之取自在，是則爲正行。

又　譬身同木樹，譬心同虛空，樹邊譬生死，空邊譬有無。

空者，見色不住眼，對境不搖心。

持一空符，以印諸有，有來隨應，有去隨亡。有若不來，還歸空淨。空中有分別，有分別亦空；空中無分別，無分別亦空。

又　虛空有二，是有二非，虛空無二，是無二非。起唯法起，虛空有四，滅唯法滅，虛空無一。

又　出諸名相而入眞空，眞空亦空而非無也。

空法不空，不空法不空；有法不有，不有法不有。空法豁爾，不可言其空。若言空者，還成有相；不空而有，有則有礙。

又　言空之時若有有，有不名空；言空之時若無有，有無空亦無，云何得名空？

已上三法爲三事，三事有分別，離此三事即是空，空即無分別。

又　有異世間有，不隨世有滅；空異世間空，異空能感應。

又　因空以立義，此是即空有；因有以立義，此是即有空。

心本無知，合境爲知，合時既無，外入有者，並悉是空。空則無我、無生、無心、無識。既無所有，誰當受生滅者哉！

無色界，色盡故爲空生。空中精靈名爲識，識體是空名爲定，定即非心，名爲想本。

又　觀思同是存，守覺了同空。

若住在色中，無空而可對；若住於空中，無色而可對。既住而無對，無由輒喚空，無由輒喚色。若許輒喚者，喚空亦喚色；若也不許喚，無空亦無色。

空中無正性，能生無量識，已生於識訖，識竟更不識。空中之本性，能生一切識，識識皆不同，不同不異空。愚中愚相空，智中智相空，二空相既同，無愚亦無智。愚中有愚空，智中有智空，二空不同名，名異體亦異，勝劣亦爾。當在於愚時，見有智可得，既也得於智，其愚又已謝。愚亦既已謝，其智非爲智，何以故？相因而得名，因謝異亦謝，亦無有愚智。未生之時若也空，復將何物出；已破之後若也滅，復將何物歸？

又　將眼對色，則生一見。未審此見，當屬何方？若在色方，不假於眼；若在眼方，何假於色；若在兩方，則成二見，而見實非二。若見是一，色眼則不用，未審此見因何而生？

又　量內不可見，只使其色見；量外不可見，只使其理見。量內有色，故將色爲理眼；量外有理，故將理爲色眼。又視之爲色法，不視爲理法；可視爲量內，不見爲量外，故將量內色，以明量外理；復以量內理，以明量外色。量內之理既依色，量外之理亦依色。不見之理既無窮，有視之色亦無極，故約色有內外，所以有高下；約理無高下，是故名曰夷。

又　見無所見。既無所見，有何見見？有色即有住，無色有何住？

又　色非是色，假名爲色。明知色既非空，亦得名空。無名彊作名，名色亦名空，若也不假名，無名無色空，亦無無色空。若住無色空，是中還有受；無名彊作名，是法還有受；有名彊無名，是法亦有受。有受有生滅，故法無受者，想行識亦復如是。

色心非一故，所以心觀色；色心非二故，實無能所觀。無觀即是觀，觀即是無觀。定即亂，亂即定，不一不異。

又　元來有於眼，欲將觀於色；眼中既有色，還不目見眼。

眼色合，共生見；眼色離，共生滅。生是化生，滅是幻滅。既云生滅，如何證眞不爾。但是顯非是生，但是隱不是滅。以不生滅故，所以得證眞入等。

又　若住在色中，無空而可對；若住於空中，無色而可對。既住而無對，無由輒喚空，無由輒喚色。若許輒喚者，喚空亦喚色；若也不許喚，無空亦無色。

又　道體如鏡，明不間色，亦不執色，其色變改去來而鏡體不動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卷中《思還淳賦》　何孝明之匪德，爲祆夢之所眩，創戎神之祠宇，遵恍惚之妄見，始涓涓於濫觴，終浩汗以流羨。歷三國而猶微，更五胡而大建。華夏之禮廢，邊荒之風扇，沴氣悖以興行，人心颯以傾變。遂侮君親，蔑彝憲，髡跣貴，簪裾賤，事竭思以徼福，劣含疑而懼譴。上發跡於侯王，下無勞於奬勸，尊鼎鼎之金狄，列崢嶸之紫殿。伐千畝之竹，不足紀荒唐寓言，傾九府之財，焉能充悃欵誠願。於是寶樹瓊軒，凌雲照日，鏗鍠窈窕，不可談悉。越章華之宏壯，羅區宇而櫛比，棟宇已來，未有儔匹。重貝葉訛謬，輕先王典籍，欽刑殘鄙，夫宴廣廈精室，使白屋終勞，緇門永逸。自國至家，祈虛喪實，虔而是者，則紿之以嘉祥，沮而非者，則欺之以罪疾。故中智已下，助成其姦宄之術，可謂至眞隱大僞出。所以孽黨妖徒此焉遊息，儲不因耕，衣不俟織，誘施冒貨，鯨吞蠶食，若蛟螭之在水，猶豺豹之附翼。罔不假小善以外慈，藏深邪而內賊。豈止一時之封豕，乃爲萬代之蟊賊，足使宵人得意而傲睨，上士傷心而憫默。於戲天道乎人事歟？天道遠而難曉，人事近而可詳，雖孽自天啓，亦祆由人彰，斯乃鐘劉石之兩羯，偶符姚之二羌，憑胡書之恢譎，資漢筆以闡揚。道安討論於河洛，惠遠潤色於江湘，圖澄挾術以鼓舞，羅什聚徒以張皇。跡無徵於班馬，理唯竊於老莊，褒蠻陬爲中土，貶諸夏爲僑方，務在乎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奪眞宰之柄，操元化之綱。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紀亂常。爰自晉宋迄於齊梁，靡不興之者滅，廢之者昌。竟流遁而不返，終取悔以危亡者，其故何哉？蓋蓼蟲忘辛，習其久玩，將助其理，反增其亂。若運窮數極，則君悟臣斷，億兆不謀而密移，神祇應感而冥贊，山川爲之澄穆，日月爲之炳煥，自然朝思，文明野冀，貞觀譬曾冰之堅，積非陽春不能使之剖泮。當是時也，太上有命，爰徵萬靈，勑司姦以糾慝，遣執法以詳刑，五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揚天旌，揮金鑲，擲火鈴，使烈缺激，迅霆出，昭曠人杳冥，捕無影，搜無聲，獲祆師殲氛，兵正太階，掃攙搶盪，遣祆於千載，流惠澤於八紘。班師下土，歸功上清，然後人倫可以順化，神道可以永貞，變訛僻之俗爲雍熙之甿，行淳風之尅復，吾乃鼓腹擊壤於巖堌，吟詠栢皇與驪連大庭而已矣

宋元分部

論說

張伯端《悟真篇・戒定慧解》　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嘗有言，而未達者有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然其心境兩忘，一念不動，曰戒。覺性圓明，內外瑩徹，曰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爲體用。或戒之爲體者，則定慧爲其用。定之爲體者，則戒慧爲其用。慧之爲體者，則戒定爲其用。三者未嘗斯須相離也。猶如日假光而能照，光假照以能明。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性。光照明者，本乎一日。一尚非一，三復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清淨。

元代佚名道士《道書援神契序》　世之議老子教者，皆曰異端。其初本於儒，而末之流自異也。儒不可謂之教，天下常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而作，何教之云。周道衰，禮樂廢，而俗多詐視。孔子之道，若與時異，因指爲教，其本諸此。老子與孔子同時，最號知禮，孔子常問以禮，老子以道莫行於亂世，潔己去國，務爲清虛。孔子憫道之不行，斯文將喪，歷聘諸國，其進退不同，衣服禮法未嘗異也。後世孔子徒之服隨國俗變，老子徒之服不與俗移，故今之道士服類古之儒服也。至於修養性命，則本乎《易》；醮祭鬼神，則本乎《周禮・春官・宗伯》，符檄冠佩，又未嘗不本乎古之制也。因末流之弊，列於巫祝，作是書而大之本其源流。凡三十四條，名之曰《道書援神契》。大德九年序

紀事

馮夢同《太上感應篇叙》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

女謂之欲矣。然於其間，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女爲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臭。始而涓涓，終而滔滔，始而萌於一念慮，終而散爲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勝小人之衆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孜孜勸人爲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刊版於虎林之東太一宮，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大字。其時大儒若眞西山先生、鄭安晚丞相皆有序。

曾慥《道樞》卷三《碎金篇》 漆園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與儒同功。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貫三道爲一焉。夫儒家者流，以正身爲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爲要，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肩吾既聞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氣與神合。竺乾氏爲圓覺之說曰：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吾觀其理殊同歸歟。天下有三樂：儒家者流曰，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道家者流曰，莊氏子栖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竺乾氏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三者自外及內，由淺至深者也。幻意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來吾勿迎想。或曰：修行何以驗乎？曰：置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一念惡，投黑者一。至夜較之，即知增減焉。文元公曰：迂矣！吾則於晝夜四威儀中不計情境，惟量其力，常習靜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勢忍之者，不可謂之忍也。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眞忍也。《易》(曰)(之)《損》曰：懲忿窒慾。吾用之以爲戒。《易》之《繫辭》曰：寂然不動。吾用之以爲定。精義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爲慧。或問：閑居何樂乎？曰：調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眞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鍊神明，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刃傷焉。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破焉。心靜則清，清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矣，至人觀之得爲心印者也。唐人有養鸚鵡者，能誦經，常不言不動。或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焉。故知得道者皆自燕寂中人者也。文元公曰：吾既耄也，彌覺聰警，耳有自然之音，如樂中簧，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吾謂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又卷二五《准易繫辭篇》 乾轄其始，坤括其終，蘊爾之形，易行於中。抱黃子道士張抱黃，祥符中年已七十餘，至岳麓訪隱者周成不遇，見橋人秀水黎白，授以此書。曰：首有七竅，體有四肢，乾坤定矣。乾轄其始，坤括其終，貴賤位矣。陰下而六，陽上而九，剛柔斷矣。覺以陽開，瞑以陰闔，吉凶生矣。純陰索男，純陽索女，變化見矣。九竅相盪，五藏相通。六府相須，三宮相統。八卦相扶，五行相照。權之以長男，運之以少女。狀之以老翁，名之以姹女。弱之以嬰兒，和之以乳母。耳目樞要，口鼻輔助。津液調和，骨髓堅固。藏府光明，神魂擁護。陽老成父，陰老成母。地出醴泉，天降甘露。火生於木，金生於水。得生於神，失生於鬼。神昇天文，鬼入地理。木者火之母，水者金之子。二木成林兄弟也，二火成炎姊妹也。木者金之妻，水者火之夫。火作鉛宗，水爲汞祖。鉛以易知，汞以簡能。易知則鉛歸，簡能則汞歸。鉛歸則有親，汞歸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易簡得，則天上之室立矣。是故仙人以身觀卦，以性觀藥。日月相催，風雨相薄。蒼虬捧爐，飛廉鼓橐。丹光瑩然，金精閃爍。融而爲川，結而爲岳。鍊氣焉而分清濁，繫辭焉而明生死。陰陽相返而權變化，晦明相推而循晝夜，水火相奔而定高下。是故震者動也，青龍之象。離者麗也，朱雀之象。兌者悅也，白虎之象。坎者陷也，玄武之象。巽者順也，騰蛇之象。艮者止也，勾陳之象。是故仙人所居而安者，青龍之宮也。所樂而玩者，白虎之乘也。所開而游者，天之闢也。所閉而掩者，地之扃也。是故左則觀其龍而安其東，右則觀其虎而玩其西。南則觀其日而安其午，北則觀其月而玩其子。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木者甲乙，火者丙丁，水者壬癸，金者庚辛，土者戊己。寅卯者，賊夫土者也。巳午者，賊夫金者也。申酉者，賊夫木者也。亥子者，賊夫火者也。四季者，賊夫水者也。是故列其耳者存乎艮，分其目者存乎坎，辨其鼻者存乎震，驗其口者存乎兌，陰之泄者存乎離，陽之漏者存乎巽。是故身有上下，氣有消長，性行堅虛，物有衰旺。道也者，各指其所之。德也者，各指其所爲。性與天地

準，壽與天地齊，法與天地亟。是以知天地之模，識父母之慾。父之情爲魂，母之血爲魄。魂勿遺散，魄勿遺離。故上以認其天機，下以洞其人謀。亨金石之年齡，變金玉之肌膚者乎。耳之失艮故不聞，目之失坎故不見，鼻之失震故不嗅，口之失兌故不言，泄之失離故不走，漏之失巽故不食。是故曰有魂，月有魄，經天緯地之謂文，一陰一陽之謂道。炎之者火，潤之者水，煖之者就燥，決之者就濕，命之者同聲相應，蒸之者同氣相求。順而藏之曰潛龍，明而覩之曰見龍，悅而豢之曰人龍，呼而走之曰躍龍，浮而登之曰飛龍，高而上之曰亢龍。六龍乘時而不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長矣，小人之道消矣，上下交通而志行矣，天地相感而物生矣。顯諸聖，藏諸用。凡煉陽而消陰，眞水之用生矣，眞火之用妙矣。生卯之位，眞火也。生酉之位，眞水也。火胎之位子，水胎之位午。西側之位日，東殘之位月。傾西北之位者乾，闕東南之位者巽。乾終上九之位艮，坤終上六之位巽。絕於巳者之謂逆，絕於亥者之謂順。龍虎相從之謂仙，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言乎天則不壞，以言乎地則不陷，以言乎火則不滅，以言乎水則不竭，以言乎木則不朽，以言乎金則不消。夫乾，其閉也純，其開也眞，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閉也平，其開也靈，是以廣生焉。耳以配甲戌，目以配甲子，鼻以配甲寅，口以配甲申，泄以配甲午，漏以配甲辰。道之微矣乎？仙人所以用而治性也。道之寂矣乎？眞人所以取而存命也。性治則空，空則清，以效天。命存則通，通則靈，以法地。天降甘雨，地長草木，山澤通氣，龍蛇起蟄，父母結形，道運乎其中矣。日月變神，道滋乎其中矣。鉛汞存存，性命之門。龍虎綿綿，性命之原。仙人有以見上丹田之明，明故謂之上清。有以見中丹田之熒，熒故謂之中清。有以見下丹田之凝，凝故謂之下清。玄武之上關不可開也，勾陳之中關不可闢也，青龍之下關不可闡也。白虎之上戶不可養也，朱雀之中戶不可留也，騰蛇之下戶不可畜也。閉之而內靜，啓之而外動，啓閉必彰乎變化，變化以定其性命。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論曰：眞人降其龍，而出其神劒，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伏其虎而擧其神燭，則萬里之外從之，況其邇者乎！劒降其龍，燭伏其虎。龍虎者，神仙之車駕也。車駕之就，昇天之主也。神仙者，龍虎之門戶也。門戶之通，則出人之機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論曰：從凡人聖，仙人之徑。自地昇天，眞人之緣。龍虎同心，天地爲金。水火相薄，長河成酪。不出戶庭，無

參。論曰：三惑之生也，六蔽之階也，聞淫哇之聲則失聽，視華美之色則失明，嗅香馨之味則失思，多發語言則失志，陰動則失眞精，陽散則失元氣。是以眞人包括而無用，謹密而不出也。耳目誨惑，口鼻誨貪，淫慾誨衰竭，思慮誨煩亂。鬼神之所闚，盜賊之所招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動鬼神。論曰：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坎以象水，震以象木，兌以象金，離以象火。四象爲藥，二氣爲爐。煉之而後虛，服之而上昇也。竅數九，藏數五，一身相得，而各有合。七情既立，而各有成。萬物藏用，而各有喻。千神內扶，而各有守。天數順行，地數逆取。白金之籙，青玉之符。黑水之契，朱火之圖。此可以脫塵世而入層霄者也。炎帝之宅乎午，黑帝之宅乎子，青帝之宅乎卯，白帝之宅乎酉。初陽起，純陰必當天地之曆，引龍虎之精也。是以四神入鼎，九變成丹，赫而養之，流而納之。凡人之氣，有仙人之道四焉。凡人之身，有仙人之本五焉。不治其性者，實而不空，泥而不通。不保其神者，離而不合，呼而不答。不愛其生者，溷而不清，作而不寧。不修其心者，病而不愈，弊而不補。故曰凡人之氣有仙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以金德者尚乎肺，以水德者尚乎腎，以木德者尚乎肝，以火德者尚乎心，以土德者尚乎脾。是以仙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其棄色也如泥，其節情也如遺，其保淳也如癡，其養志也如龜。至精不失，以保乎肺，居於金堂。非天上之白精，其孰能與於此乎！疾雷破山，大風振海，音樂遏雲，鈴鼓動地，巍然自安，超然獨處，外聲不入，以保乎腎，居於珠宮。非天上之黑精，其孰能與於此乎！大不見於太山，細不見於秋亳，文不視於秀麗，目不視於粉黛，黑白若不分，是非若不辨，衆人之皎皎，而己獨昏昏，衆人之彰彰，而己獨冥冥，徹然內鑒，志光不散，以保乎心，居於丹臺。非天上之赤精，其孰能與於此乎！不耽五味，不嗜八珍，不畏洪水，不憂大旱，煒然似有華筵之嘉殽，茫然似有沃田之嘉穀，無思也，無爲也，無去也，無就也，豐然不瘦，怡然不飢，不思不動，以保乎脾，居於玉房。非天上之黃精，孰能與於此乎！不言而信，不笑而樂，惟神也，不疾而速，惟體也，不嚴而治。至樂無聲，以保乎肝，居其瓊樓。非天上之蒼精，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凡人之身有仙人之本五焉，此之謂也。耳初六，目初二，鼻六三，口六四，陰六五，陽上六。凡人也，死之根也。陽初九，陰九二，口九三，鼻九四，目九五，耳上九。眞人也，生之根也。視龍之形鱗而青，虎之質毛而白，

日之魂晝而熱，月之魄夜而寒。以此修心，退藏謹密。天地相交之謂泰，日月相逐之謂易。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日盈則昃，月滿則虧。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清氣歸天，陽以上昇。濁氣歸地，陰以下墜。孰能與於此乎？論曰：金公曰鉛，木公曰汞，黃婆謂之眞土，天地謂之爐，陰陽謂之炭，坎離謂之藥物，子午謂之進退，水火謂之作用，卯酉謂之抽添，運轉謂之河車，澄明謂之天酒，貴而謂之金花玉液，異而謂之青霜絳雪，養而謂之嬰兒姹女，生而謂之黃芽大藥，熟而謂之九轉丹砂，成而謂之再生嬰兒，奇而謂之神物，光而謂之寶珠。是故氣海凝液海，液海凝血海，血海凝精海，精海凝骨海，骨海凝神海，神海凝眞海。是以補其筋者莫靈乎肝，補其氣者莫靈乎肺，補其肉者莫靈乎脾，補其髓者莫靈乎腎，補其脈者莫靈乎心，補其命者莫靈乎父精，補其性者莫靈乎母血。是以身有九竅，聖人塞之。身有五藏，聖人煉之。身有三關，聖人通之。身有三尸，聖人滅之。身有萬慮，聖人滌之。身有千魔，聖人降之。身有百疾，聖人脫之。身有十惡，聖人削之。是以心宮有王，所以無爲而治之。肝宮有相，所以無思而得之。肺宮有伯，所以不召而自來。膽宮有將軍，所以不怒而自威。脾宮有大夫，所以不令而行之。腎宮有烈女，所以不禁而自止也。龍精，其魂之所蘊耶！虎威，其魄之所畜耶！龍精著而火珠照乎其前矣，虎威振而水珠曜乎其後矣。龍精喪則無以見其魂，魂無見則火珠幾乎沒矣。虎威滅則無以見其魄，魄無見則水珠幾乎沈矣。是以巽進初九，謂之不漏。離進九二，謂之不言。震退初六，謂之不動。坎退六二，謂之不窺。艮退六三，謂之不聞。三陽守體，謂之丈夫。三女變形，謂之男子。七竅不動，謂之混沌。二氣交感，謂之氤氳。黑白成質，謂之大寶。虛無生性，謂之元神。窒而空之，存乎少男艮。合而明之，存乎中男坎。絕而和之，存乎長男震。歛而益之，存乎少女兌。翕而復之，存乎中女離。閉而順之，存乎長女巽。是以人之生也，泰在乎其中矣。人之死也，否在乎其中矣。耳之不聽，黑精在乎其中矣。目之不視，青(睛)(精)在乎其中矣。鼻之不嗅，白精在乎其中矣。口之不言，赤精在乎其中矣。陰之不動，地精在乎其中矣。陽之不散，天精在乎其中矣。神而明之，上天之亨衢通矣。默而成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東方之神，骨骼者也。南方之神，氣息者也。西方之神，經絡者也。北方之神，血脈者也。中央之神，肌肉者也。角亢者，青龍之光。斗牛者，玄武之光。奎婁者，白虎之光。井鬼者，朱雀之光。房者，木星之宮。虛者，水星之中宮。昴者，金星之中宮。星者，火星之中宮。齒牙者，青龍之餘。爪甲者，白虎之餘。毛髮者，玄武之餘。氣息者，朱雀之餘。音聲者，天之餘。影跡者，地之餘。乾，巍然示人得一者也。坤，混然示人抱一者也。夫五賊者，盜此者也。三田者，耕此者也。種芝者，陽虛之所生也。種玉者，陽秀之所孕也。藥力就乎內，神通發乎外。積陰散其小，積陽至其大。動天地，感鬼神，莫善乎元精。蹈水火，貫金石，莫妙乎至理。福萬民，壽九域，莫大乎眞氣。煉五神，立四極，莫先乎神用。夫堅百骸者，莫過乎眞金。壯百筋者，莫大乎眞木。換百脈者，莫越乎眞水。升百神者，莫勝乎眞火。塡百節者，莫及乎眞土。何以保身？曰無勞。何以保命？曰無欲。何以治性？曰無思。何以治神？曰無邪。是故眞人多陽而無陰，凡人多陰而無陽。非謂其無陰也，蓋陰變而歸純陽者也。非謂其無陽也，蓋陽變而歸純陰者也。夫純陽者，仙之氣也。純陰者，鬼之氣也。仙之一成，宅乎陽界也。鬼之一就，宅乎陰界也。是以仙人日中無影，雪中無跡，乘水不溺，入火不焦，行空不墜，透山無碍，劒斫不絕，藥鴆不盡，千魔恐懼，萬神悅隨，蓋取純陽之氣也。夫凡人履則滯凝，駐則妨塞，萬慮所集，萬病所攢，上遠天門，下近地戶，逢明則覺，見暗則瞑，智慧不通，嗜欲不息，困而忘返，逝者如斯，蓋取純陰之氣也。夫肺白者，上應太白。心赤者，上應熒惑。肝青者，上應歲星。脾黃者，上應鎭星。腎黑者，上應辰星。黃道者，上應太陽。白道者，上應太陰。晝主生者，上應南辰。夜主死者，上應北辰。所以聖人下修人事，上應天心也。耳聽極必聾，目視極必瞽，鼻嗅極必窒，口言極必喑，泄流極必罄，漏消極必終。此所以取六極而捨五福者也。言其大聰者，內聽者也。言其大明者，內見者也。言其眞氣者，內萌者也。言其至聲者，內運者也。言其陽精者，內煉者也。言其陰滓者，內淘者也。天下之至健，言乎虎者也。天下之至順，言乎龍者也。天下之至神，就乎大藥者也。九聖明乎外，八卦者也。九竅明乎內，八卦者也。修之者長生久視者也。

王喆《重陽眞人金關玉鎖訣》

問曰：何者是三乘之法？訣曰：下乘者如新生孩兒，中乘者如小兒坐地，上乘者如小兒行走。若人通此三乘，便超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是心性意顯具三身，清靜法身，圓滿報身，三昧化身。三者各有顯跡之神。第一會太上煉甲乙木，是虛坦，會老君

著青衣，度三千青衣道士者，轉青神黃卷三十六部《靈寶尊經》，留下九轉丹黃芽穿膝之法絕國。第二會釋迦佛留下，煉南方丙丁火，身被烈火裂裟，三千赤子比丘僧人，留下十二部《大乘尊經》，射九重鐵鼓之法，蘆芽穿膝之法龍華三會，夫子在魯國之習學堂，煉西方庚辛金，三千白衣居士，留下十卷《論語》，並穿九曲明珠蘆芽穿膝之法。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眞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

問曰：大道之中離幾等神仙？解曰：聞《傳道集》中有五等神仙。第一不持戒，不斷酒肉，不殺生，不思善，爲鬼仙之類；第二養眞氣長命者，爲地仙；第三好戰爭，是劍仙；第四打坐修行者，爲神仙；第五孝養師長父母、六度萬行方便，救一切衆生，斷除十惡，不殺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盜出，意同天心，正直無私曲，名曰天仙。當日初發善心處，便是吉祥之地。爲善法大修行人，後有禁忌之文。訣曰：男女五月、六月宜清靜大忌，十一月、十二月宜清靜。又男子五月、六月大殺之月，勿近婦人，爲五勞七傷。男損性命，女人損性者，是精血氣也。損者令人左癱右瘓、赤白帶下。若損五行眞氣爲勞，損七寶爲傷，萬病者各有來處。

問曰：病從何生？訣曰：萬病皆從八節不正之氣而生。

問曰：何者八邪？訣曰：八卦中陰陽不順，是八節中氣。令人入邪者，是飢飽勞役風寒暑濕。飢來痛飽，寒極憂心，遠行困倦，及冷熱身醉，亦不可行功，變成大病也，宜清靜行之。行時舌上收玉液，丹鼻中收元陽，丹腎堂中收金液，丹如精髓滿骨實者，死經百年筋骨不解，名爲連子環鎖骨。訣曰：二十四忌大丹者，是一年二十四炁，上令告我師，願求妙訣，須索意自息，肯捨重金淨財。第一捨身布施，第二將花獻師，第三令膳而供養。解曰：捨身布施者，若見師長父母危時，捨命求命。將花獻師者，若師長須打罵，須將喜笑迎之，面上無嗔怨。令饍而供養者，食有好味，先奉其師。此名三布施也。仙人言曰：堅者爲道，歡喜者爲緣。若求師不勤，豈至於道。呂翁曰：不因師指，此事難知。又云：學而不知者，不學而悟之，學而不從師，名爲盜學也，是法中賊。若掩祖上師得，促自己壽，與常人同例。自揚己得，是斷行做作，此人可以成道乎？其人謂：輕師慢法，不堪爲師。未學修行，先持救濟他人者，爲救自己者，憑功德行人，各認祖宗科牌。太上爲祖，釋迦爲宗，夫子爲科牌。自從三教既寂已後，一切男女在愛河內煎煮，苦海漂沉，受其煩惱，六道沉淪，不生不落去住。三教聖主，三界聖母，都來救度男女，名號記顯現分明，壽命信爲其勘同。解曰：一身爲全，受戒者爲記，心悟了達者爲火。《隨求經》云：如意寶印，從心顯名爲號，有十號者爲十善，十號者爲能人。一號元修，二號轉分明，三號通三界，四號長生，五號光明現，六號意通，七號全身主，八號福祿增，九號天元修，十號者爲能人。一加性十號，無漏功德自然成。三教者，是隨意演化衆生，皆不離於道也。古人言曰：世間性命事大。修行者生、老、病、死、苦，今人各不曉眞道，往往著空盡落空，現在亦不能了，何言過去之事。又聞《達磨經》云：過去非言實，未來不爲眞。太上煉九轉還丹，令人去病疾，了生死。夫子教仁、義、禮、智、信，恐人招業在身，令人修此亦能治其疾病。

又《重陽全真集》卷一《答戰公問先釋後道》 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識心見性全眞覺，知汞通鉛結善芽。馬子休令川撥棹，猿兒莫似浪淘沙。慧燈放出騰宵外，照斷繁雲見彩霞。

又《孫公問三教》 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悟徹便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洪。精神炁候誰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達理識文清淨得，晴空上面觀虛空。

譚處端《水雲集》卷下 長生先生作滿庭芳，讚道釋，寄助緣盧公武德。

釋氏禪宗，老君道祖，呂鍾海蟾明天。重陽立教，東海闡良緣。唯度丘劉譚馬，分異派、王郝先傳。將來去，十洲仙會，霞友性團圓。成仙。非難易，行修八百，功了三千。待天書紫詔，性命完全。要出陽陰之殼，常無染、萬物無愆。眞了了，龜蛇蟠繞，陰盡去朝元。

張三丰《金丹直指》 紫清白眞人云，若曉《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也。

或問，老釋之教既同，而儒教同否？答曰，教雖分三，道則一也。學者根器不等，聞見淺深，各宗其宗，互相是非皆失其本，殊不知一身本具三教。儒指兩教爲異端，則自昧本眞，豈知無始以來，含一統而無遺哉。故三教皆可入道，特患不得其門而入。有能透徹釋老，豈謂孔聖異哉。且以儒教言之，自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文、武，周公，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孟，皆心傳之妙。釋教自世尊傳之迦葉，迦葉傳之阿難，亦以心印心。道教

自東華帝君傳之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傳之西王母，西王母皆以口口相傳，若明眼者未舉先知，已落第二義，更從事於頰舌轉沒交涉矣。心傳之學，不外乎中之一字。《書》曰，允執厥中。《合論》曰，令衆生住於中道。《道德經》云，不如守中可謂天下無二道。《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紫陽張眞人云，得一萬事畢是也。

或問，三教而一矣，吾聞道教有形神俱妙，或身外有身，儒釋有否？答曰，釋教亦有之。且如達磨隻履西歸；布袋和尚身外有身，普化振錫；飛空智者空榻赴供仰山；見異僧騰空而去。豈非同一脈耶？儒教則不然。蓋爲人道之主，扶三綱，正五常，廼有爲之教，實無爲之道，道同而教不同也。

或問，儒與釋老道同而教不同，釋參禪，道修養，又安得釋與道同？敢再請其說。答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子未明心地，故發此問。參禪則制心一處，始掃至於無掃，禪是佛心，心爲萬法之宗。修養爲抱元守一，初修至於無修，道爲養神，神爲萬物之主。神卽心，心卽道，道卽禪也。蓋無爲大道者，離名相，無生死，常處虛空，無有纖礙。事來則應，事去則寂。如鑑照相，不留形迹，強名曰道。學者至此，疑爲談空寂，遂望風而退，殊不知談空者非空，非空卽眞空，眞空故名曰一。一廼大道之祖，金丹之母，生靈之本。《老子》云，抱一爲天下式。然無爲之法不可便執爲實，故《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殊，非具眼者孰可語也。

白玉蟾《五寶說》 老聃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許旌陽有八寶，曰忠，孝，廉，謹，寬，裕，忍，容。呂洞賓有四寶，曰無妄一也，不苟二也，至誠三也，守一四也。陳泥丸有五寶，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嚴。臨事多變，使人莫測謂之智。專心致志，守一如常謂之信。濟人利物，每事寬恕謂之仁。處事果決，秉心剛烈謂之勇。謹勿笑語，重厚自持謂之嚴。東方蠻雷，仁者也，能爲風雨長養萬物。南方蠻雷，勇者也，申明號令賞善罰惡。西方蠻雷，嚴者也，肅殺元氣霹靂羣動。北方蠻雷，智者也，伏藏坎位遇時而起。中央蠻雷，信者也，四時蜚伏令不妄發。子今行五雷之法，須得此五寶，方可以動之。吾得之於先師泥丸久矣。今以告子，此乃心傳之秘。大抵是眞中有神，誠外無法。子可佩而行之。

謝顯道等編《海瓊白真人語録》卷一 耜問曰，今之瑜珈之爲教者何如。答曰，彼之教中謂釋迦之遺教也。釋迦化爲穢跡金剛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呪也。然其教中有龍樹醫王以佐之焉。外此則有香山雪山二大聖，豬頭象鼻二大聖，雄威華光二大聖。與夫那义太子頂輪聖王及深沙神揭諦神，以相其法。故有諸金剛力士以爲之佐使，所謂將吏惟有虎伽羅馬伽羅牛頭羅金頭羅四將而已，其他則無也。今之邪師雜諸道法之辭，而又步罡捻訣高聲大叫，胡跳漢舞搖鈴撼鐸，鞭麻蛇打桃棒，而於古教甚失其眞，似非釋迦之所爲矣。然瑜珈亦是佛家伏魔之一法。

黄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四《玉真先生語録外集》 先生曰：入吾忠孝大道之門者，皆當祝國壽報親恩爲第一事。次願雨暘順序，年穀豐登，普天率土，咸慶昇平。

先生曰：《龍沙記》，都仙言之千年之前，具載《豫章職方乘》，流傳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之，非駕空無根之論也。龍沙自至元壬午生洲，綿亘豫章江心，非荒唐無驗之說也。本淨元明，心學之妙，課忠責孝。大教之典，不離日用常行之道，非幻譎怪誕之術也。眞是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學者勉乎哉。

或問：都仙眞君化生之事，可得聞乎？

先生曰：都仙於開闢之後，實稟太陽餘氣而生，猶木星之有紫炁。其三生之前，隆神母胎，所以母夫人夢吞赤烏之精而孕，後世誤傳金鳳銜珠也。生而不凡，長而學道，內鍊已成，陽數告終，是名曰死。及再現世間，則不假父母遺體矣。積修至道，內鍊益明，又復蛻形者，示民有終也。暨三生出現，則正當吳赤烏二年，建元改號，有開必先，仙身住世，內鍊轉轉明淨，及上昇之後，在天爲星，所謂本體圓明，形而上者。又曰：傳說騎箕尾者，卽此之義也。

或問曰：昨承師教，以都仙眞君三生出現，不假父母遺體，審如此，緣何又有仙眷？

先生曰：都仙三生出現時，內鍊已成，不比凡夫中陰之身投胎。中陰投胎者，全假父母精血而成。仙身托胎者，純陽之體，聚成形，散成炁，借寓而已，所以不同常人假父母遺體也。出胎之後，依然冠婚仕宦。蓋借此示現，以明人倫，以行忠孝。所以有父母妻子之屬，孝廉之舉，縣令之除，仙身示現凡身，焉得而無眷聚哉。

或問：都仙眞君拔宅飛昇之事，有之乎？

先生曰：非謂血肉之軀，廚宅雞犬，高入九霄也。蓋得道之士，鍊之又鍊，內鍊既精，陰滓消盡，通體純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飄然上征，輕清者歸於天，無可疑者。若論廚宅雞犬，則主人道果既圓，自有神物挾之而去，正在海外諸洲島間耳。

先生曰：雷霆者，陰陽二氣耳，卻有善惡二神主之。陽氣爲雷，陰氣爲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生，霆主殺。凡令陰霆擊物者，非必一一出於上帝諄諄然命之也。蓋世間惡類不善之氣，自然感召。如人之不忠不孝，物之蠹害元氣者，肅殺之機，不能容隱。其陰氣既降，渣滓不能復升者，在地成形，謂之雷斧者是也。蓋陽雷之動，專主發生啓蟄，陰霆之動，專主傷殺焚擊，亦各從其類耳。所以霆擊之所，雷必給水，愈人之疾，亦是神物將功補過，不失好生之德。凡霆擊物，本處不覺，而遠聞霹靂一聲，乃是陽雷攝上陰霆之氣，緣此二氣不可須臾離故耳。如鍊靈砂，其硫黃稟太陽餘氣，水銀稟太陰餘氣，二物凝結而成，凡鼎之爆裂者，實硫黃爲之也。硫黃一動，水銀卽隨之，亦陰從陽之義，與陽雷攝陰霆之意等耳。

或問曰：先儒言雷霆，只是陰陽二氣凝聚，奮擊而然，言亦不及雷車、石斧之屬。何以道教中卻有雷神姓名，服色不一，果有之耶？果無之耶？願釋其疑。

先生曰：皆是也。吾聞大道之全，有渾然，有粲然。今夫雷霆，一陰一陽，其原實出先天之道，所謂渾然者是也。朱子有云：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誅擊世間不孝惡物之類，則實有雷神奉行，所謂粲然者是也。若帝武乙，慢天獵河謂之閻，而遭震死，則見之史矣。今天動咸，必彰周公之德，則見經矣。渾然者，先天之道。粲然者，後天之氣。譬如王命征討不庭，穆清所出，此乃氣才用事之時。秪是綸音，初未見行陣之類，比似渾然之道一般。綸音纔發出去，則將帥、旌旗、士馬、戈甲，頗臨彼境矣，非粲然乎。又如發蟄行春，驅龍降雨，推此亦可知大概。眞儒抱先天之學，只認著渾然之道，談多不及後天之詳。非不知也，特不言耳。後天法家，只認著雷霆天將之屬，無非粲然之氣，有時開佗，雷霆起處，多是漫不加省，個中惟有曾踏上頭，關的親見過來也。先天後天，渾然粲然，無有不是。又曰：乾爲天，降而爲露。坤爲地，升而爲霧。一升一降爲甘露。艮爲山，山藏雲。震爲雷，震動發生萬物。巽爲風，風生巽位。離爲火，故有雷。坎屬水，出霆而行殺伐。兌爲澤，金生水，雨部屬之。

或問：陰陽二氣化形之理？

先生曰：陰搏陽激，發而爲雷。陰凝陽流，走而爲電。陰弱陽盛，起而爲風。陰盛陽弱，聚而爲雲。陰陽升降，蒸而爲雨。陰陽舒和，降而爲雪。陰否陽潰，飛而爲霜。陰散陽泰，布而爲露。升降不能，化而爲霧。陰陽不暢，結而爲雹。淫水爲霓，淫火爲魃。

或問：世間有一種不務德行之士，行道法則符將顯驗，此理如何？

先生曰：此輩是宿生會於道教香火中積累功緣來，故今生受此報答。雖然，若更能崇行而知道，方謂之不朽功能。若不理道德，則不過一期適意耳。異時身後冥冥中，事緒亦不少矣。

或問：淨明法中符命，何其簡而又簡也？

先生曰：符者，契合之義。先天符命，一下筆多尚輕清，又不須執泥篆文糺結者方謂之符。此中作用契合於道便謂之符。所以符同，不過直書四字而已。用至圓象時，所謂元炁歸根，神力最重。凡所到處，陽道勝陰，如日消冰。所攖者摧，所觸者破，視生意露在芒端者有間矣。

或問：周程朱張諸儒，先著書立言，多是力闢虛无寂滅之教，何邪？

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爲道，故生於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概三家之學，皆是化人歸善，世間皆闕不得。但二氏之教若過盛，則於綱常之教未免有所傷。如乘舟之偏重，則須移身而正之，舟平始可，行道亦猶是也。又二氏眞人眞僧，則皆是人欲淨盡，純然天性。奈何如此者少，末流之弊每多。眞儒於是乎出以實理正學，而振飾之。既振飾已，翛然而逝，復歸天人境中矣。

又問：何以見得是天人？

曰：但看他剖析太極之妙處，便是學有所得的人，非天人而何？若道諸先儒，就裏無自得之妙，周子如何作出太極圖與《通書》？程子如何註《易》恁地合道？至如邵子《皇極經世書》，全是百原深山中靜坐工夫發現出來。晦庵南軒之註《四書》，皆是退有所據的人。象山若無所得，如何做得一代宗師？臨終祈雪一事，尤爲奇特。若是杜撰漢，如何服得天下後世人心？要知眞儒都是戒愼恐懼中做將出來，親見道體後說出話來，眞是俯仰無愧。

又問：今說諸儒是天人，有何所據？

曰：謹按蜀本青元眞人所註《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臣居之，如羲文周孔之徒是也。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開物成務以敎民，庶爲民之種，故稱種民。舊見《林侍宸傳》，一日入朝，見元祐姦黨碑，司馬光、程頤等諸名賢姓名皆在上。林公向之稽首，上怪，問卿何故作禮？林曰：時相輩捐爲奸黨，臣等見之多是星宿之名。又如康節臨終時言，吾夢旌旗鶴鴈，導吾行萬山中，吾神逝矣。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扶儒敎一遍，晚節盤桓山中，文墨可見。紫清白玉蟾亦甚加敬，贊其遺像有云：皇極墜地，公歸於天，武夷松竹，落日鳴蟬。又云：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晦庵亦曾註《周易參同契》，來多與鐵柱宮道士傳雲庵談道，有詩贈云：到處逢人說傳顚，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携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至今手澤遺像留本宮種德堂。然諸先儒語言文字中，止塞抑遏之辭，隱然是世道之福，二敎之福。時人不覺，爾靜思方見得這道理出。

又問：世間止存儒敎，可乎？

曰：是何言歟？若二氏之敎可滅，則天滅之久矣，何至今日？後之學者，凡見先儒言語文字，要體認得大意，是振飾世敎，不必膠柱鼓瑟，泥其文辭可也。且宜浪默自修爲是。間有未量己之德行，望見先儒言語，於是極口觝排，何如貼身且看自己生平，於事先奉親分上，無欠缺否？能自拔於利欲之中，實如古人冰蘗自處否？能不愧暗室屋漏否？若踐履事事是得先儒了，又須念周程張朱輩，皆是再來的人，皆是有福的人。我未能然，不可更添言語也。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去。要見薄福的證驗，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處便是也。福薄後業愈重矣，業重則再出頭來，面目又別了。大概仙佛自是累劫修積大福大德之人，於救世護生不可謂之無功，末庸輕議之也。其實世間聰明之士，無惜自修，其本進進不已，到得聖賢地位時，點頭一笑，方知吾言之不妄。

先生曰：釋氏警策有云，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如此看來，出家之士甚有濟河焚舟氣象矣。當作如是思惟，退步則其舟已焚，進前自應努力。所謂努力者，精持戒行，一心在道。或勤勞材幹，香火功緣，他時自然有好收因結果。若不能思惟策中四句，猶且耽酒嗜肉，好色貪財，與下俗無少異，熙熙度日，悠悠一生，不覺不知，尖檐兩頭脫也。何況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日受人天供養，全無慚愧，不知補報。卻是樂中受了，苦中還佗，惡境臨身，悔之何及。細細思之。

或問：祈禱亦有卒無感應者，何耶？

先生曰：雨陽關係天地間生意，至誠求請烏得不應。若平日操修涵養不能上合天心，一旦欲求其應，不亦難乎？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或問：諸家鍊度，動是百十道符，完形續體。今淨明只是鍊度一符，無乃太簡乎？

先生曰：至道不煩，只是以善化惡，以陽制陰，收萬歸三，收三歸一，鍊消陰滓，身淨自然化生。每見後天之法，不曾究竟得一個大本領，搬出許多枝梢花葉，徒爲已墮之魂，重添許多妄想。淨明先天之學，只要了得核中有個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豈曾見天公親刻枝葉也哉。又曰：夜靜則陰靈易達，日陽則地祇難通。事關幽冥，須用靜夜。

又問：敎中鍊度之法，簡切之妙，既聞命矣。但一暘之義，可得聞乎？

曰：混沌之初，譬如一滿甕中，純是濁水相似。澄湛既久，輕清上浮，重濁下沈，天地分矣。上下纔分，便有一點眞陽生於其中，名之爲日者是也。據其看來，自古及今，天地之中只是一點陽光爲之主宰，足以鎭世。所謂陰者，不是別有一物，只是陽之影耳。所以道是陰從陽，又道是陰陽不須臾離。經云：太陽眞精，爲萬物祖。又云：月本無光，望如黑鑑，日滉水光，映以爲明。又經云：月待日明，亦是此義也。又云：九陽之精爲日，十陰之精爲月，日月之精，和合爲星辰。以此觀之，星月皆受日之光，見得天地間分明，只是一點陽光爲萬物主宰。但舉一暘二字，則星月之光皆在其中。若說三光，則涉支離分散。若舉一暘，則是歸併底說話。木本水源，歸根復命。元氣聚一，豈不妙哉。

又問：何不只寫陰陽之陽字，今寫日傍暘字，是取何義？

曰：按韻註，暘是日出，又是日氣。蓋爲一切幽亡魂類，當初眼光落地時，全體歸陰。所以曰幽關，又曰長夜，受諸苦惱，不睹光明。故今而受鍊者，仰承陽光照射，譬如更闌昏黑，忽睹海角光生，萬物精神相照。又如積雨開霽，人情自然舒暢和悅。所謂日出者，此也。若頻頻受鍊者，積陽自生溫

暖之氣，如寒谷回春，雪消冰解，草木羣品萌芽迸發，生意盎然矣。所謂日氣者此也，一暘鍊度其義如此。

或問：前云陰是陽之影，果爾陰中有主宰之神也無？

先生曰：陽有陽之至神，太陽上帝是也。陰有陰之至神，太陰皇君是也。烏得而無主宰聖人，尊陽貴陰，蓋以此義。

又曰：但是人身之影，亦有神道。書言人影益炬，可數至九。數九影之神，亦各有名。古者有相人影濃淡，知貴賤壽夭，有艾灸人影療病者。又如蠱蜮之類，皆射人影而肆毒者，烏得無神。

又問：兩曜中間，日烏月兔，是取何義？

曰：日體外陽而內陰，月質外陰而內陽。日中金烏實表陽中之陰，月中玉兔實表陰中之陽。所以曰坎離之精，互藏其宅。余昔面受都仙之旨，教令作鍊度火符，先於圓象中心著一墨點，水符，先於圓象中心著一朱點，正取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義。所以經云：玄烏縞兔，交以天精。蓋表陰陽生生不窮之妙理也。

或問：淨明告斗之法，何爲不設斗燈？何爲符命絕旁？

先生曰：汝知星斗之所出乎，太極一眞之源也。由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天賦人受，謂之建順五常。經云：日月五星，謂之三光，其配屬者，謂之大魁七元，陽明貪狼，陰精巨門，卽是日月，其餘五星，卽屬五行。七曜大明，彰示萬方者，只是天地中間二五之精，卽皆屬後天，返眞還元，同歸太極，而歸無形，是爲淨明大道，先天之宗本也。所以通眞達靈，貴在得氣之先。今向淨明二曜，九氣之燈，焚符所告者。昔都仙眞君有旨云：此名先天之斗，蓋指太極而言也。譬如尋流泝源，著衣舉領。先天之法，貴乎簡者，就發端處用工，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雖然，若不知自己身中中黃太乙之妙，又焉能感動天心北極也哉。若只靠存想之繁，符篆之多，吾但見其神離氣散耳。一眞之妙，竟復何在？以是觀之，若無本領之士，此法亦未易行也。

或問：都仙眞君斬蛟之劍，可得聞乎？

先生曰：道劍也，智鍔慧鋒，實出一氣。未發之先，寂然不動，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既發之後，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星殞於地而爲石，霆所擊處有遺斧，卽陰氣之渣滓。今廬陵玄潭觀所藏之劍，非鐵非石，長不踰尺，實智鍔慧鋒之渣滓也。

或問：世傳都仙眞君役鬼工鑄鐵柱之說，有之乎？

先生曰：神道設教，普化下根，其實只是地之精華融結成形。其出現也，有應驗，有時節。當時都仙道果圓成，天地之氣無不應驗。此柱非假鎔鑄，自然出現，以鎮壓一境耳。如魏青龍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者，爲晉世之開先。唐貞觀中，源州松昌鴻池谷中，忽湧五石青質白文者，昭李氏之靈祚也。

先生曰：參學之士，親書誓詞，投吾爲師，吾爲奏聞都仙，轉奏上天，普告三界，依法付度。不須申奏文字，醮謝不限定儀，不得舉債泛費。

丘處機《磻溪集》卷一《師魯先生有宴息之所牓曰中室又從而索詩》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過不及俱失中。道貫三乘玄莫測，中包萬有體無窮。高人未悟猶占僻，下士能明便發蒙。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一

師遊北山，夜投通仙道院在針線營，與衆坐。李志韶舉舊詞有句云：甲子天元到來也。歌既闋，師戲謂曰：當道甲子天元過了也。衆不知所謂。師曰：此長生師父屢言也。吾嘗親聞之云：修行必當其時，此正天元甲子慶會之秋也。此時既過，修行將至難矣。吾初聞之，未甚純信，蓋未深知也。於今入道既久，信時之義大矣。嘗觀長生師父掌教初年，修行人居靜下功，行之未久，心上便有消息，如此者歷歷可數。至末年未見有所得者，何也？非其時故也。正如有人布種於仲冬之月，所用工力倍於尋常，然終無所得。不獨於此，凡世間之事，皆隨時盛衰，誰能違此。師父言儒家論道論語，孟子盡之矣。吾少時讀此書，便得其味，後人道，又得其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聖人豈獨私於顏子，蓋餘子未可與此理。此理云何，時而已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動靜無我，惟時之是從，則動靜莫非道也。故孟子贊孔子曰：終條理，集大成，爲聖之時者也。或進或退，或無爲或有爲，其道一也。故孟子有曰：禹稷顏淵同道，易地則皆然。吾少時嘗問師父曰：堯舜功德巍巍，恭己治世，有爲也，許由竟辭堯讓，無意於世，無爲也，何以並稱聖人？師父曰：有爲無爲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心地下功，上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能通乎

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用耳。豈惟動靜爲一，至於陰陽、晝夜、死生、幽明，莫非一也。能知生之道，則死猶是也。盡乎明之理，則幽亦猶是也。夫復何疑。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爲子路者，當於言下達此至理，然此理必聰明人可達。此所以師父每見聰明之士，吹噓提挈，未嘗輕捨。如丹陽師父道童孫蓬萊，幼而聰敏，既長，無所不通，至於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爲不難。常離羣獨居，師父深惜之，欲置左右，竟不肯從。聰明固可達道，然則情多外感，守清靜爲難。杜子美詩有云：中夜起坐，萬感集。乃知聰明人多感如此。凡聰明之士，惟天降神，雖至死，亦復親乎上，然情欲不除，未免流轉。若能以聰明之資，力行其道，克盡人欲，純一無間，如嬰兒赤子，造眞仙之地矣。人之性本如此，此外無非情欲。故諸子論性，或言惡，或言善惡混，惟孟子言性善。此所以亞於聖人，爲諸子之冠也。此言惟聰明之士可以知而行之。人之聰明，豈無其因故，寔由多生積累功行，以成其福，爲福所資，自得一性開覺，故天生聰明也。豈有無因故而天生聰明者邪。今日教門大開，積累功行，正其時也。便當有爲，爲入道基本。或有聽之不信，信之不行，偷閑放逸，蠶食於人，鮮有不墮落者。哀哉。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五《與王祥翁》

淨倮倮赤洒洒，是一大事因緣，是個見成公案。有大力量，密示神通，立極造端，撑天拄地，迥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際，眞性常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刑。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彌勒下生也恁麼，七佛已前也恁麼，七佛已後也恁麼，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歷代佛祖都恁麼，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喚作恁麼。子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自從達磨西來，至於曹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偉器，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更無一人肯爲他標個名目。若是個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卻娘生，袴子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倜本來，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破賺，卻去怨祖怨佛，此輩可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後聖說出極到之處。且道如何是恁麼底？當知這恁麼卽是那淨倮倮，赤洒洒底，天下後來都會得那倮倮洒洒卽是恁麼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麼倮倮洒洒，父母既生已後也恁麼倮倮洒洒，一大事因緣也恁麼倮倮洒洒，這見成公案也恁麼倮倮洒洒。只今個樣分明說了，後之人纔舉目看，便知倮倮洒洒卽恁麼底，恁麼卽倮倮洒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場話靶，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迹看去，也有作怪異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今若不饒露個消息，把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孰肯承當。且道摩耶左手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那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恁麼淨倮倮赤洒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貌堂堂顯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點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恁麼罵佛喝祖。及後圜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侶，是以雲門特恁欺主。圜悟深知家醜，卻又白日叫鬼。且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個無位眞人，當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是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中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眞人，卽是恁麼淨倮倮赤洒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個眞實，方寸之下眞常獨露，全體見成，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倮倮是眞佛性，赤洒洒是眞佛性。一大事因緣，恁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眞實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個大事因緣，各各當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闕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圜悟再生，也不敢擬議。於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儘他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倮倮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穩穩當當，儘他萬生萬死，須知這赤洒洒底如如不動。此爲不落窠臼，不迷境物。磨睡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鍾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恁麼來也，若搆得去，與三世諸佛齊肩，彌勒爲奴，亦不小了大丈夫漢。切莫做個矇矇瞳瞳，當斷不斷，脫衫着袴，無有了期，疑上疑下，着實說空，語言裏尋窠窟，文字裏尋公案。是皆妄想，何時得

返照回光，脫胎換骨也。

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腳跟前腳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個了。卻乃無端指性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柔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說倮倮洒洒，亦不許說見成公案，亦不許直指，亦不許棒喝。如是豈不〔入〕作家緣？爲時人將他佛祖面目做情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人，唯撑眉努目便是下梢，卻饒一笑而已。予過荆南，逢一偉器祥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乃應菴之裔也。其師瞎翁每指云：與他相挨廝伴，暫時不得捨離，方有少許入作之分。又云：更須識取個空爛底髑髏，試向夜靜燈滅時，打個蒲團獨坐，密密地體取。只這語言，瞎翁費盡老婆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予謂瞎翁不當引人落草，千古之下惹人提掇，無有了期。雖然入作底事，還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義》，乃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作事也。祥翁自倮倮洒洒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唯獨一無侶，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腳跟轉處一句。乃爲普說倮倮洒洒之眞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爲體，實以涅盤爲用，淨倮倮作大獅吼，赤洒洒奮雄虎勢，得了便住，遇緣即宗。然後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個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唯腳跟轉處事，須知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著衲衣下瞌睡漢，不妨饒舌云是我。

又《普說》 拄杖剎竿，棒拂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戶牖，提振綱宗。亦有大機，亦有大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作一喝用，一棒不可作一棒行。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際斷，昭懸日用，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體。則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先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是他底處。世尊傳來饒得微笑，迦葉傳來饒得一喚。只此一笑一喚，方知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個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立緣，隨方設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省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花、栢樹子、麻三斤、衫七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遺公案，一題著總是了。若使鈍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只如釋迦老子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圓覺且置。且道如何是伽藍？後來舉世以伽藍爲招提所在，僧衲所住者，尤爲可笑，卻不知伽藍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今之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伽藍。有般強底人，見人題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佛。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佛祖慈悲，爲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故不得已，乃至豎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淺至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上，放佛殿於燈籠內。且道佛殿須要供佛，如何移山門於其上，豈不觸了？燈籠內著佛殿，大似光燦燦地，又至山河大地，須彌崑崙。有輩禪流，見此等語，渾如嚼蠟，全無意義，總謂禪機葛藤，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聞見知覺，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何幸人人領悟，個個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佛罵祖，走釋迦，奴彌勒。凡此皆要諸人各認自己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罵，不知古人向自身內說將出來，暴露消息底意。那一等人專事機鋒，待爾招積口業，總迷了這個道理。饒他聲前句後，尋覓猜想，明來暗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奚謂五百年，縱萬劫千生，何時是了。古之人蘊大根器，若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圜悟奮志，南詢長夏，半破七個蒲團；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馬祖因悟磨磚，六祖躬役碓舂，二祖斷臂立雪，釋迦聞半偈而捨全身。古聖先賢波吒到了，方討得個生死義路。今時人也，口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賺破他人口。若人人到那田地，猛着力，暗中求，不驚不疑，無退無轉，忽然相似，腳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照天灼地，豈不是彌勒下生，釋迦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覷著一切常人皆立下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著是凡，高一著即佛了也。

眞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曼殊室利爲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云：吾以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秘妙大乘，今付於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體敕恭順。佛故自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磨受法於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副、道育、慧可四人，乃授法焉。後將西返，謂道副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

謂道育曰：汝得吾骨；謂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大迦葉，展轉祝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慧可傳來唐土，三遷至慧能，遍傳天下，於是濫漫矣。故達磨告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就中有能悟實際地，了心空法，三身清淨者，然後得證大乘也。

密多聞越次問曰：大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唯正法眼是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最上一乘眞空無漏，眞實希有，無非以眞心眞空爲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是謂一體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體，奚有二乘乎。

妙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學人聽法，聽法說法，有功德否？上陽子曰：如來證佛爲上根，菩薩說法以度天人，非如阿含爲小機說也。故提婆謂羅睺羅多云：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道。蓋諸說法聽法者，本具一體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體三寶者，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是曰一體三寶。昔神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法，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頓中而漸，悟法則漸中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說法，則報身摩肩聳耳而聽法。報身善說法，則化身清淨無爲而聽法。然此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聽法，唯座上有一無位眞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聲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

多口阿師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淨身，亦是圓滿身，亦是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爲眞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大身。此卽佛性，此卽眞心。諸修行人把他做個主人翁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棒拂拳喝，燈籠佛殿，拄杖剎竿，千般計較，形容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隨用而立名，借物而喻色，總而論之，只是個功德法身也。

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見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曰：汝爲甚不見。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曰：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開汝一隻眼，佛卽在目前。曰：過去佛神通若何？曰：覆載包含。曰：現在佛神通若何？曰：生育造化。曰：未來佛神通若何？曰：多寶藏將開也。曰：云何是寶藏義？曰：總歸一大藏。曰：一大藏教云何指示？曰：普攝有情。曰：大藏亦有情乎？曰：無情若何名藏，因爾無情，強名曰正法眼。緣此法眼不屬內外，不在四旁，秉生殺機，爲佛法祖，是曰正法眼藏。曰：正法已聞，若何是眼藏？曰：汝且道什麼一件物無眼。曰：此眼藏卽虛空藏否？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參學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腳跟有此寶藏，大包天地，光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物去物來，如如不動；亘古亘今，如如不動；生死岸頭，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如如不動；演出大藏，皆如來說，故云如來藏。

寶如意問曰：迷悟兩途，迷者多而悟者少，敢問何以？曰：昔南陽忠國師云：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結爲冰；衆生悟時，釋心成性，猶煖則冰釋爲水。上陽子復喻云：衆生迷時，猶隔水而求魚；衆生悟時，猶水涸而魚驚自現。是慧海云：凡夫見性卽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凡入聖；佛子若迷卽非佛子，以其論凡論聖，終爲下鬼。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唯學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活維摩。所以迷底人修因待果，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似月下觀影，眞僞自知。故毱多尊者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是法身。是以迷人以清淨法身爲五蘊色身，悟人以清淨法身爲我佛法身也。

優婆夷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拏羅以後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曹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百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棒拂花草，燈籠佛殿，拄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爲傳授大乘，何前後之相戾也。敢問是同是別？

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見性迷性；悟人悟空非空，悟色非色。故前

迦葉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後迦葉云：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多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云：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唯在明心而已。自風旛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於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

大傳送問曰：夫生而有形，死而魂散，有形則有性，魂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比形住而性存，猶華之有香；比身逝而魂去，猶葉之墜地。雖然人爲萬物靈，到此得有性也無。

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狐兎不能產鳳，明也。爲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於人，猶烟焰之於火，泡漚之於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魂散之性，猶漚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眞性，流浪輪迴，萬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生，死以不死，亦唯眞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愛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是佛地，豈干生死之義乎。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無死無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又卷一六《見性成佛》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間，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七佛且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出模走樣，照天爍地。哆哆和和之後，佛已在世，人人具足，個個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人將自己的別了，尋問他人。且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過則了。豈唯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卻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覓，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哉。豈比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

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哂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師瞿曇乃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兩之弦氣也。二八合成一十六兩，故云丈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唯我獨尊，復從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祖將此語題以爲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蘊利根上智者，以此公案常題常拈，照破自己，腳跟踏實而明心焉，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仍之，佛祖繼出，各呈面目，形容益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議不得。或以小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不涉程途，難堪訓誨。大根器識，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人，思攷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葛藤之語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轉支離，卻不究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齒外之浮辭，而爲佛法之喻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其口頭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眞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去禪機也。彼以禪機爲辭之屬底，如百尺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

弟子進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而見之乎？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死禍福，影響靈驗，幽冥報對，浮辭彰虛以示於人者，此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眞實佛法，唯靈於己，倏忽廣大，變通須臾而復自在，廼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爲眞實佛法也。蓋眞實佛法，聖凡不敢一窺，況可以示人乎？若眞實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得，況云天龍見之乎？曰：如此則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曰：世尊已無佛法，唯人有佛法。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曰：挂向太虛，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曰：有靈驗否？曰：顯大神通，霍大法雨，撐天挂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之權，頃刻有感通之便。是《十翼》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鬼神不敢視，邪怪不能憑，所以破竈墮云：本是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諦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曰〕：何者是人之佛法？曰：人以性爲佛法。曰：既以性爲佛法，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於金丹之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爲何物，而假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祖是見性而成佛也。曰：否。曰：請問其義。

曰：子不知夫達磨之說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固有其道矣。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也，如之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眞佛者也，如之何待見而成乎？此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工於長蘆，於少林修

錄　是云金丹之旨，卽達磨直指之旨，卽釋迦獨尊之旨，卽迦葉所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卽馬祖非心非佛非物之旨，卽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卽龐居士悟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卽藥山一物不爲頭之旨，卽丹霞燒木佛之旨，卽石鞏弓箭之旨，卽趙州蘿蔔栢樹之喫茶之旨，卽歸宗先天爲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拄杖刹竿，棒喝露柱，燈籠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俱胝脂頭禪，黃龍赤班蛇，烏窠吹布毛，法燈天眞佛，法眼透聲色，思和尚米價，遵布衲，浴佛僧，奚仲造車空，土座搖扇，雪峰輥毬，雲門胡餅，鹽官扇子，青平搬土，爲山水枯，禾山打鼓，秘魔持叉，香嚴擊竹，首山竹篦，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眉眼，鼻尖米粟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鍾畫角，芥子須彌，圈蓬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橛，古澗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貓兒，胡孫鼷鼠，此等公案，備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也

上陽子復謂弟子曰：從上祖佛，做模打樣，百般遷就，托物立名，爲一切人指個眞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便而說，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及爲多事，如引過河之網，未提其綱；若牽織金之花，不編其綜。吾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驀然黑暗，須臾散去，紅日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智慧之性爲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是，修又不修，如此蹉過，走破腳跟下皮肉，睡到老來可惜了也。比來說禪者，明立高座，聚衆問答，口頭活弄，性地蒙迷，以辯論敏捷爲能所以多記公案爲明了，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卽擬上；或云眼前，卽疑背後；或轉腳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僞，那知眞實。此爲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聾人覓物相似，與之索蛤，聾乃掬水；指令下鞍，聾反勒馬；指向腳下，聾遍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孰知所差太多，此乃聾人誤聽強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蔽，若彼聾人強猜妄臆，其中以誤爲悞，能有幾人不免。再爲諸人各各現個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個矇瞳底人也。

圜悟云：父母未生以前，淨倮倮赤洒洒，不立一絲毫；及乎既生之後，亦淨倮倮赤洒洒，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興言至此，欲爲世人作個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倮倮洒洒爲冷俐快活着，卻不知倮倮洒洒卽本來面目也，卽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倮倮洒洒不立一絲毫，鈍根錯想而不明了，亦不足怪。何以故？此蓋常人而紐於常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倮倮洒洒，不立一絲毫？此言殺過則了。利根之士卽於見前，早辦一個入頭之處，安有不明了哉。吾之說此者，非但爲汝諸人提題拈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究竟超宗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莫不自見。如今多少住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率三二百人，或至千數餘衆，唯只頑坐，禪棒夜巡渴睡者辱，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眞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撰漢，腳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眞可怜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數，長坐如杌，識者呼爲木衆橛多。三藏師於曹溪大鑒，一日見僧結菴而坐，藏卽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岳住菴，日唯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磚於菴前磨。祖云：何爲？曰：磨塼豈能作鏡。祖曰：磨塼豈能作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昔玄沙因共雪峰論佛法，峰云：世間闊一丈，古鏡闊一丈。沙指火爐云：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沙云：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因名行腳，搖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腳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學禪、眞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乃禪、城市禪、腳跟禪、龍女禪、蚌殼禪、老婆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禪、皮可漏子禪、口鼓子禪、琉璃瓶子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衲僧以順寂入涅槃，爲終世過化之奬辭，是爲明眼所嗤，寧不惶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衲僧腳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爲體。人卻不知性是身中之物，廼以性爲見解智識，猶認靈臺以爲心地，不悟靈臺卽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哉。良遂再見麻谷，眼下見性，瞞他不得，出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爲他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顚倒，良遂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眞佛也，諸人難識得眞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今爾諸人遂知得否？時諸弟子罔知所措。

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信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擘破面皮，爲汝說了，汝尙不知性爲何物，命爲何事。若不就

你心上體認去，經只於語言文字裏話會，待將從舌頭過了，有甚干涉。吾又再四與你呈露，無一肯認，若得掀倒禪床，則敗闕了。今復爲汝討條活路，做個了也。夫此一事，不過是個有爲法也。昔者神人商容，以有爲之法欲授老子，乃先示以柔弱之道，遂因吐舌。老子卽悟曰：舌柔齒剛，此是有爲之法也。夫有爲之法者，須知甘露之門，掣電之機。故世尊云：夢幻泡影，如露如電，謂之有爲法也。而一切人聞甘露掣電之說，則謂露電是天上落來底，夢則以爲睡中所見，幻則以爲化凡易脆，泡則以爲水上浮漚，影則以爲相因而出，皆非者也。凡此皆是妄猜謬度，不向分內以求眞實也。世尊是大聖人，豈肯空言閑論，無益者哉。所說皆指實事，令人各自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悟，一切常人任佛說到下梢，反以爲禪機之語言也。

爾時衆中忽一弟子，若脫了桶底子相似，豁然大悟，眼下見性，驚喜過望，卽前伏地稽首而言：師慈憫，開我愚迷，指以非佛之佛，而說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如是，羣疑妄想，一切釋然，猶暗然炬，外內洞明。又如傍水觀影，上下俱見，眞實而希有也。

上陽子知其根器不淺，乃曰：來，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心卽是心，性卽是性，性非汝心，心非汝性，汝試爲我言汝實性。應時答言：弟子鄙見，性卽云性，心卽云心；心無所心，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無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心；心若有性，卽非佛心；性若有心，是名佛性；佛性我性，是眞實性；我心佛心，是妄想心；心若妄想，卽不見佛；性若眞實，卽是眞佛。更乞我師慈悲，開顯眞實妙義。

上陽子曰：汝於佛法，惟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名何云心？有肉團心，有虛空心。此虛空心，是名何心？是金剛心，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世人思慮，總皆執著，故是爲障礙心有障礙，因緣不來，因此無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虛空心。此虛空心，卽智慧心，卽眞實心。上士一聞，發大智慧，勇猛精進，是云眞佛。此眞佛心，是堅固心，是成就心，是圓滿心，是眞佛心，是眞人心。此一切心，歷劫不壞。彼一切心，爭愛貪著，見色迷戀，聞聲驚怖，是非分別，無有窮已。此一切心，凡所見聞，如如不動。霹靂大震，如如不動，況彼聲色，豈能動搖生死岸頭，如如不動，況彼水火，豈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如百尺竿，直而不屈，盡世甲兵，無能摧折。此精進心，有大勇猛。諸天及人，見此精進，歡喜無量，假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虛空心，云何虛空而名眞佛？此虛空心，懸崖壁立，智慧精進，倏爾變通，因爾虛空。前無所進，後無所退，執著不得，思議不及。是云眞佛，亦云法身。緣此法身，住虛空中，得大解脫，得大自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故云南無十方虛空，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有法身。離此法身，卽不明了。此法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卽不見性。爲不見性，肉團心起，六賊煩擾。世以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期，唯覺是了。眞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顚倒。大修行人，以此爲悟，悟無不了，悟卽進修。若大智慧，心卽云佛；若大了悟，佛卽云心；若大解脫，非心非佛；若大因緣，卽心卽佛。此心卽性，此性卽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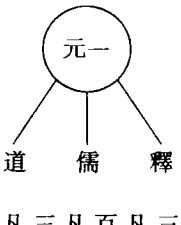
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悟了，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子不聞（盧）（盧）惠能者乎？惠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致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纔見數語投機，使役碓舂。經八個月，因聞秀偈，始露錐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指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足之，又得劉志略爲之外護，遂隱於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工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以鉛制汞，二歸金鼎。卻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抵番禺，吐風幡之語，以顯神通，爲大宗師。是與達磨出處同風。

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佛法，何乃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乃若是乎？曰：五祖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唯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且無一人。爾道方今之時，四海之廣，其眞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也。弟子思之，再拜伏諾。

上陽子曰：今時修行的人，安知得傳之後，無量艱苦，方能就事。其所云苦，與世不同。彼所謂樂，此以爲懼，此以爲得，彼反謂失。若人於此下個柱腳，是敢保他有落著處，是知神氣一用，性命雙修者也。若只見性爲是，則大鑒何必往黃梅，永嘉何用往曹溪乎？是以我師趙眞人曰：坐禪入定一件，在得牟尼之珠，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白守黑也；謂之面壁端

坐，修禪入定也，謂之鍊形化氣，鍊氣歸神也。是名形神同胎，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故《玉皇集經》云：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大乘之道即今金丹之道也。所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佛無礙，是載巨舟，實以衆寶，三周寒暑，來求大乘之道。是知達磨始則見性得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時諸弟子皆得解悟，再拜而退，信受奉行。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三教同元譬説》 窮理治天下，莫大於儒。性超生死，莫大於釋。復命御三才，莫大於道。夫三家者，同一太極，共一性理，鼎立於華夷之間，均以教育爲心也。其元同其爲思其納衆理也。由郭之納衆庶也，海之納百川也，鼎之納衆味也，身之納九竅也，天地之納萬物也。貴乎靜不貴乎動，貴乎清不貴乎濁。靜則萬慮不生，動則萬機俱作。清則神明荟集，濁則凝暗混凝。官天地，府萬物，會精神，調六氣，莫不由乎心之所以用也。古人無能名之，故爲之字。以此下象三才萬法。



三教同元圖

三乘四果
凡釋學者
百家諸子
凡儒學者
三界羣仙
凡道學者

全於无極之謂性，分於太極之謂命，道所當然之謂理，包括衆理之謂心。心者也，總萬法而言之，其形廣大，其體虛无，妙覺玄通，包含萬有，初無善惡小大之名，由人物所以用也。用其末異者，後世異之所以異也。譬兄弟三人同一父母所生，不幸父母早逝，兄弟離流他國，及其長也，承嗣三家各變其姓氏，三家之君忽有民土之爭，其三人各總絶世之智，出奇運軍，擁將調兵，遇於中原之野，或攻於左，或攻於右，或攻於中，雖復鋒鏑以交，兵刃以接，終自不能相下。何哉？蓋其力齊智等，勝負所以難分也。有識者曰：昔同父母，今者寇讎，爲之奈何？雖欲解其兵，釋其患，和其光，同其塵，盡其心智，心在天爲天心，在地爲人心，在天下爲天下心，在萬物爲萬物心，不過一心也。舍其物而得其名。心本無常，隨用爲常。心本無度，隨用爲度。心本無動，隨用爲動。心本無思，隨用爲思。用其善者爲善心，用其惡者爲惡心，用其小者爲小心，用其大者爲大心，以此心象郭郭也。由是知心之宰衆理者也。

又《儒家四句偈》 人心惟危。浮妄不停，感思易入馳，紛競得趨欲，徇情逐物，動而難安，謂之人心。

道心惟微。體之至靜，幽遠難明，理悟則存，情揆莫測，不可得而視聽，謂之道心。

惟精惟一。以危即微，止動歸靜，人心道心，極至純粹，毫髮私欲無雜，謂之精一。

允執厥中。危微之心，極於精一，持爲日用，罔不合理，無有偏倚之伏之患，謂之執中。

又《道家四句偈》 視不見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融妙虛寂，不可以情知意識，名曰視不見我。

聽不得聞。反聽自心，湛然虛寂，了無聲色，猶元始於寶珠之中，説經都竟，倏忽之間，寂無遺響，名曰聽不得聞。

離種種邊。不著邪見，不墮偏執，無過不及之患，離去一切邊傍，立於至中之中，名曰離種種邊。

名爲妙道。無我無聞，無邊無內，形容不及，聲色無干，出於視聽名之外，名爲妙道。

又《佛家四句偈》 不立文字。心由自悟，文不在斯，道本見成，理無修證，豈言教之所能述，故曰不立文字。

教外單傳。學於無學，以心契心，得意忘言，取悟爲則，出乎言辭之表，曰教外單傳。

直指人心。惟此心宗，至簡至易，不由蹊徑，不涉典章，一悟頓生本原，曰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覺性眞體，極乎空寂，精識本心，妙臻至理。理然明白洞達，

故曰見性成佛

右《金剛經》曰：若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不若持此經中四句偈。意謂不達佛理，以身命布施，但得有爲之福，不如受持經中之妙，見性成佛也。四句者，至少之義也。若識得破，天下無多經可看，無多書可讀。故於三教，爲撮其要，語依《金剛經》，名曰四句偈。

又《佛氏卐字心輪圖說》 陳遁齋曰：此圖甚妙，由釋氏之閫奧，造儒者之門庭，從前大善知識開示未嘗及此。

佛氏以卐字書於胸中者，表法也。謂其如輪，兩相交互，均於四象，齊爲八卦，交爲經緯，互爲始終。會於中，爲五行，爲五常、五炁、五戒。在經爲四句，在人爲四大。陰陽性命、道德仁義、精神魂魄、汞鉛龍虎、乾離坤次之妙，莫不均於其中也。其進亦平，其退亦平，順可行，逆可行，可以四五，可以八九。縱亦無窮，橫亦無窮，天人之理無不該載。所以佛氏書之於胸，象法輪於心中，轉運不已也。其音曰萬，言萬物莫不由是道也。推其本乃十字也。始於一，成於五，圓於十，包於萬。卐字乃十字委曲也，曲直兩通之義也。所以《華嚴經》自始及末每事舉十，取其上下平等，體用互換，無欠無餘，無高無下，猶應輪寶藏，周匝莊嚴，一切義理無不宗之，意義甚深，非言可盡。

又卷二《性宗命宗同體說》 世謂禪學爲性宗。禪者，梵曰禪那，此翻曰靜慮。以清心澄神、靜念息慮爲本，以忘形去累、止欲離貪爲宗，在身爲戒，在心爲定，在性爲慧，禪宗以戒、定、慧爲第一義。命者太極混沌中元命之命也。以無爲自然妙有清虛爲本，以專氣致柔、抱元守一爲宗。在腎曰精，在身曰氣，在心曰神，命宗以精、氣、神爲第一義。戒、定、慧，即精、氣、神也。戒以養精，定以養氣，慧以養神。非戒則不能生定，非定則不能生慧。戒不立則精喪亡，定不全則氣流散，慧不生則神凋竭。故戒定慧依精氣神而立，精氣神依戒定慧以全。三教聖賢，不能去此六字而成道者。今之學釋者則曰：本來無一物，何用精氣神也。學道者則曰：吾有精氣神存，何待戒定慧爲。此皆不明根本，妄自分別，所以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悲夫！

又《解金剛經一合相理分》 夫有合相之者，天地萬萬物也。無相之合者，如來性理也。萬萬之合，莫逃乎身命。陰陽性理之合，不越乎眞空妙有。分云一合相理者。相者，事物也。理者，性理也。凡貌象炁質之物，有於天地之間者，莫不合乎數，當乎理也。至於蜎飛蠕動之屬，有情無想之類，孰能逃乎一合之相矣。故如來說法，必自有相而至於無相。謂一切衆生，必固相而後顯理也。非相則眞空之理無所明，非理則妙有之機何所發。故以相明乎理，以理合乎相，欲使衆生即色即空，即心即佛也。經云：如來如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顯名世界。解云：此言天地一合相，世界若此其大也。蓋太極未形時，即無此世界，大塊既判後，是名世界也。經云：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解云：元始之際，本無一合之形，今實有世界，不過一合相也。蓋天與地合，日與月合，陰與陽合，男與女合，其餘不言，可知是名一合相。解云：如來眞性，本無名相，不過假權就實，借有明無，隨順世間，名一合相也。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解云：然此一合，乃眞空與妙有合也，衆生與佛性合也。老子謂神形俱妙，此也。千聖不傳，故曰不可說也。但凡夫之貪著其事解，凡夫不明佛性，但與世界塵勞煩惱爲合，貪求無厭，著相不解，事事執迷，不能省悟，使一靈眞性流浪生死，出入輪迴，皆貪著其事也。諸經之解爲爲不同如來之旨，遂成訛舛。經中明白，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見得形炁之合明矣。又破曰即非一合相，此性理之合明矣。謹解半章，發明後學云耳。

王玠《道玄篇》

大道章第一

道包天地，故能生天地；天地包萬物，故能育萬物。萬物芸芸，莫不有道，道虛無體，故生物以立。道之體形者道之室，神者道之機，萬物各有太

極，動靜與道而不離。

玄極章第二

無極曰道，太極曰身，身中有身，故曰天心。天心位安以中正，神機主宰而虛靈，靈應常清，萬化歸眞，靈隨物昧，萬化自背，豈道遠於人，而人自遠於道也。

賦命章第三

人之生也，莫不有命，命之賦也，莫不有性。性卽神也，命卽氣也。主宰一身神也，榮衛一身氣也。神不失於守，氣不失於調，神氣混一，道沖而不凋，可以長生久視，超出於塵囂。

明理章第四

道不自立，故生物以立之；道不虛行，故生人以行之；是故人能明天地之常，知陰陽之房，達造化之方，可以握萬物之綱，造斯理者，其惟聖人乎。

妙用章第五

天地爲陰陽之形具，陰陽爲天地之化機。陽奇陰偶，陰質陽資，一昇一降，二者不離，故萬物有配合，各從其類推。是故男動女靜，則天地之情可察矣。

人物章第六

人得氣全，物得氣偏，靈一其性，命各稟於天。其於人也，性有善有惡，其於物也，性亦有善有惡，何也？此氣質之異也。非性之本然，是萬物自私於道，非道私於萬物焉。

寓形章第七

天下未有無理之物，天下未有無道之鄉，有物之形卽有物之性，有物之性卽有物之情，有物之情卽有物之道。道之寓物，假形游世以張化也。是以無物不可化，無物不可親，雖龍虎之有變，我忘機而自馴。

龍虎章第八

龍所以吟，虎所以嘯，龍得陽之道，虎得陰之兆，陽龍陰虎各有其妙，故龍吟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風雲變化，雷霆鼓轟，蠢然冥合一息，非大化之有情，是以聖人作而神化莫測，萬物翕然而馴焉。

正位章第九

天覆於上，地載於下，萬物生其中。聖人正位以安天下，居其大者任其大，居其小者任其小，民吾同胞而皆孩之。故我忘而民忘，我樂而民樂，我無事而民無事，是以堯之爲君也，治天下五十年而不知治以此。

謙德章第十

聖人在上位，不自大，不自貴，不自明，不自矜，此所以虛己待人也。是故不自大以從天下之衆也，不自貴以禮天下之賢也，不自明以盡天下之見也，不自矜以賞天下之功也。此所以謙德於己而後發用，施諸人而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

君臣章第十一

君無臣不舉，臣無君不主，君臣同心，天下莫能取。君視民如子，民視君若母，子母相親，天下莫能語。我之於道，生之若母，保之若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吾非欲異於人，而欲者莫能去。

道德章第十二

道者，善之長；德者，善之基。上善不善，其道自善；上德不德，其道自德。德之所得，何物可得。乃得之於心，明之於理，以盡天下之性，性虛好生，故物物同於道德也矣。

寄禪章第十三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古之至言也。是以聖人不以一身貴天下，以天下貴天下。得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安矣。非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蕩矣。可不愼哉！此所以堯傳於舜而不傳子，舜聖也，子不肖也。舜傳於禹而不傳子，禹聖也，子不肖也。禹先傳於益而後傳於子，故天下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故天與子啓也，而傳於子啓也。以後父子相傳，顧其可以寄天下，而後可以禪天下。

保守章第十四

畏天命可以保身也，畏聖人之言可以守法也。保身則可久，守法則可大。可久則家國無危，可大則子孫無殆。無危無殆，可以全身遠害。

虛明章第十五

鏡虛而明，自然見人之妍醜；心虛而明，自然知人之善惡。虛所以攝形，明所以辨色，形與色乃幻也，非眞體也，故太上貴虛。

全形章第十六

民之有生，奈何不畏其死。履道於峻，自迷其性。何以郊馬無其韁，馳

通玄章第二十五

吾之能語，孰爲言之王；手之能拳，孰爲握之先，達斯理者，可以通玄

道要章第二十六

道之要，隱乎竅，精全則生氣，氣全則生神，神全則通妙，此三者不可一失，失之一則二者亦失，何道之有？

得失章第二十七

勿謂一得而喜，勿謂一失而悲，得而不知止，所得必失之矣　失而知所守，所失必得之矣　是以得者失之，失者得之，明得失之，要者惟達，道者可知

寧心章第二十八

草木之生也，因地以立根本；人物之生也，因心以立性命　地肥則枝葉茂榮，心虛則道德浹洽　奈何民不知本以心盜之於物，反被物盜之於心　以情役之於形，反被形盜之於情　是以彼失我得，我失彼得，故有道者不取

忘機章第二十九

人之忘機，鳥之不疑，人機一動，鳥之遠飛　夫何故形可欺而神不可欺？　我神微動，彼神即知，此天理昭然而不可掩者　是以聖人與萬物同塵，常忘機於無心

真空章第三十

道本非相，執之者著相；道本非空，執之者著空　著相著空，不識道之宗，是故無相之相，即是眞相；不空之空，即是眞空　眞相眞空，萬物混同，即此用而離此用，其應化也無窮。

有無章第三十一

有而不有曰上，無而爲有曰下，是以君子博學而廣知，有而不爲有；小人淺學而近知，無而以爲有　是故我不敢爲天下先，老子之謂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之謂也　有若無，實若虛，則顏子之謂也　故謙德者爲上，薄德者爲下。

重道章第三十二

重於人者，人重之；輕於人者，人輕之　物物猶不可輕，況於人乎？　是以聖人保民如赤子，禮賢而貴德，故不敢以身輕天下，而天下之人安敢不重之也。

嬉無其鄉，往而不知其返，常輕躁而縱之狂　貪厚其生，自取其亡，吾見其人多矣　是以君子常畏天之命，守其位，嚴於敬，全其氣，養其性，故天下萬物與我無不神符

禮樂章第十七

人於日用也，禮樂不可無也　有禮則心致於敬，有樂則身致於和　心致於敬則百事齊之身，致於和則百神安之神，安之則氣滿於沖虛

神氣章第十八

善養神者，回光書夕；善攝氣者，冥情一息　神居氣中，氣居神室，神氣合眞，而登太清

圓明章第十九

專於內者忘於外，專於外者忘於內，非道也哉　何以一性圓明，本非內外，其存體也無形，其應用也無跡，是故君子之道，轉丸而已矣

不足章第二十

善者不足，不善者亦不足，善者不足惟以學不足，不善者不足惟以貪不足　思學不足，必至於明思，貪不足必至於昧明，則可以入聖昧，則終於爲愚　明與昧，幾於毫髮，可不慎歟

絕學章第二十一

學衆人之學，擇善者以學之；窮萬物之理，不明者以明之　絕衆學則無憂，窮衆理則有本，無憂可以盡天下之性，有本可以達天下之道　性與天道合乎自然

中庸章第二十二

行中庸之道者，惟聖人能之，賢人猶不可及也，況愚人乎？　何以聖人圓之，賢人方之，圓之者則轉而不執，方之者則執而不轉，是以聖人云，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威儀章第二十三

聖人之心深不可測，大而化之，無極可極，凜然其容，赫昭乎其文，德運三五以虛其中正，四時爲天下，則爲天下則萬物乃格

運化章第二十四

道大沖漠，運乎橐籥　道之爲物，溟溟焉，滓滓焉，視之不見其邊，鑽之不見其穿，大則包地包天，小則無物不然，吾亦即非有我無名之先

治道章第三十三

天下治道有五焉，以仁布天下則民安，以義制天下則民服，以禮敎天下則民敬，以智察天下則民守，以信親天下則民立。此五者，同出而名異，是以聖人體道若虛，用道有餘。

觀道章第三十四

觀道如觀海，海所以處於卑下，故能容百川之流。其聚波也深，其揚波也大，龍魚鰕鱉皆得樂其志。是以聖人之心亦猶海也，故能容萬國之垢，其存心也愈虛而愈深，其用事也愈出而愈有。王侯士庶皆得樂其所，此所以道在天下，故下者爲上。

虛無章第三十五

虛無生有相，有相而復載虛無。虛無者，心也，神也。有相者，形也，氣也。其心虛其神，舒其形，氣也有餘；其心昧其神，皆其形，氣也自敗。是以聖人常心虛而善養神氣者也。

常心章第三十六

有常心者則有常道，無常心者則無常道，常心不殆，常道不改，常心不在，常道不泰。故君子常處心於清靜，而自內察也。

忠孝章第三十七

善忠者必善於孝，善孝者必善於忠，入則移忠孝於親，爲子之道盡矣出則移忠孝於君，爲臣之道盡矣。是故君與親一而已忠與孝亦一，而已其善忠善孝者，天之道也。

正性章第三十八

孔子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背母之鄉，古人聞名不正猶自避之，況所行之道乎？

執中章第三十九

聖人之道，執中而已矣。居天下之任，行天下之道，無高下皆平等處之，益者損之，損者益之。益道於下則低者上昇之，損道於上則高者下兼之。此所以損有餘益不足，故上下和平，天下萬事無不中矣。

體用章第四十

體道以誠，道自安之；用道以時，道自利之。故安於內者，神無不和；利於外者，神無不化。以靜觀道，道未嘗靜也；以動觀道，道未嘗動也。動靜合道，唯誠而已矣。

神虛章第四十一

人之神，天地之虛靈也。神之爲物，不可思，不可識，不可言，不可覓，何以？思則不神，識則不誠，言則不純，覓則不眞，故藏小身納乾坤，見大身徧微塵，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貫金透石，出幽達冥，明斯理者可以策鬼神。

通達章第四十二

心不可執，事不可膠。心執則性不達，事膠則理不通。處心合天，性自達矣；行道合義，理自通矣。是以聖人隱心於罔象，故任事不膠。

吉凶章第四十三

吉人素己以事天，凶人穢行以謀食。事天之道，惟能儉嗇；謀食之道，惟求厚得。是以儉嗇者必厚德，天道常祐吉人；厚得者必厚失，鬼道常迷凶人。故食之化，亂性之首也。

知止章第四十四

魚游深江，獸依高岡，物物知其所止，何人心自失而不知其鄉。是故心爲身之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務本章第四十五

道之動，一分二用，故造化相資，善惡相依，生死相隨，彊弱相欺，恩害相倚。有不識其本而逐末者，此人之迷，是以善任道者存其體，順其用，攝動復靜，返情歸性，性虛合眞，泰然而樂天之命。

自然章第四十六

蜘蛛結網，蜣蜋轉丸，不待學師而能巧，此天性之自然也。是以聖人亦體道自然，常敎民守素朴，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使其知，不使其識，彼此往來而不相傷，民至老死而無訟，樂雍熙之和，雖有政令，何所行之哉。

感應章第四十七

神出鬼藏，道德之著矣。龍化虎變，氣運之通矣。聖人順天時而作，人心之感矣。是故神明之變，鬼魅不可測；龍虎之變，蟲獸不可測；聖人之變，衆人不可測。若神可測不神；龍虎可測蟲獸同之羣；聖人可測不爲天下尊。是以居其大者，常肅其威，常正其神，以道化天下，天下歸乎身。

自恃章第四十八

恃富貴者必自驕，恃功名者必自躁，恃文學者必自輕，恃寵愛者必自辱。有此四恃者，人之病也。是故驕則不久，躁則不長，輕則不彰，辱則不祥，是以君子處富貴不自大，成功名不自居，廣文學不自有，得寵愛不自顯，防微杜漸，居安慮危，動靜合道，恬澹自然。

得泰章第四十九

天道失泰，日月晦明；地道失泰，山石摧傾；人道失泰，精氣飄零；四時失泰，萬物不亨。何以？天得泰而廣清，日月自明也；地得泰而廣寧，山石自貞也；人得泰而通靈，精氣自凝也；四時得泰而運行，萬物自亨也。是故順此道者，隨陰陽之化；返此道者，可以步虛空。

造化章第五十

天有晝夜一氣之往來，人有生死一氣之聚散。晝夜生死，同一氣之造化。是以有晝必夜，有生必死，有往必來，有聚必散，此理必然者也。惟神之在天地，朗耀虛空，不生不死，不聚不散，是以不言而知，不行而至，不思而得，不動而成，了悟此者，可以超死生，出天地。

假言章第五十一

聖人假言以顯道，言言無方；賢人執言以論道，言言有象。是故無方之言意在畫先，有象之言意在畫後，若賢人能離形棄智，存神抱中，居有象而不執，亦聖人也。

無爭章第五十二

道無爭，爭者非道；道無執，執者非道。故好爭者而有差別之智，好執者而有彼此之分。生是見者棄於道，失於德者，是以聖人被短褐而韜光懷玉，處衆人之中無爭無執，保合太和之氣，四時與天地同符。

道化章第五十三

道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物，物化物，其化不可一也，其神一也。氣化濁，其神惡；氣化清，其神明。無情變之有情，有情變之無情，同一氣之分，化萬物異形，而同神觀乎大化之始，無形無名。

公心章第五十四

爲人臣以道輔人主者，當潔己以奉公，上不閉恩則君之德下流矣，下不閉言則民之情上達矣，上下相通則家國之道常泰矣。苟有得寵於上，竊弄權柄，而爲威福者，必自取禍矣。豈虛言哉。

正人章第五十五

正人君子坦然其心，用之則陳道朝廷，不用則隱拙山林。居富貴不驕，處貧賤不諂，進退合度，動靜合宜，常順天命而心不欺，可以爲正人君子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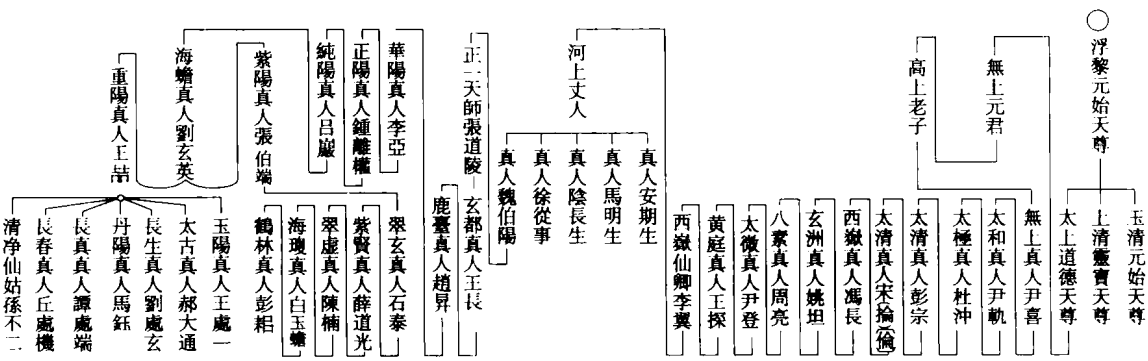
鄧錡《道德真經三解序》 太上老君，四極眞人也。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人之極，故曰四極。《周易》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卦六十四。《道德》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章八十一。《太玄》其方起於三，其家終於九，準《易》八十一首，《道》同《德》合矣。河上公其不凡乎，老氏修《道德》自隱無名，居周久之，遂去西遊。關令尹喜大根器者也，先見其氣，知有眞人將至。物色候之，遂識老氏。於蒙塵之次以爲大道，將隱強請著書，近乎聖人也。老氏亦知其奇，爲言上下二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圓而無周，方而無隅，是謂無始劫來。天地大道，皆自聖人中出入，兼三才而兩之也。因知五千言者，皆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有轍迹，苟以章句言之，又是周孔腳跡下盤旋，執著象物，何從而見道德乎？所以莊列之學，誇張雄辯；申韓之學，專擅刑名；王謝之學，假借玄談，又非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正謂五伯借虛名以取實利者也，安能見老氏之心乎？今以《周易》、《論語》之暇，幸有餘力謹依《道德》章句，別爲三解，是知天地大造化一出於聖人無爲而爲者矣。其旨不亦遠乎？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顚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一動一靜，俱合大道。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道德經》。其經與《大易》準中，間有不得容心者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老氏一書，眞常爲主，解者悉與《道》、《德》混而爲一，不知賓主上下，以致諸儒妄生異議，無區以別矣。今也先述眞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列於序次，庶使後之談《道》、《德》者不遠迷其復矣。四方證道之士覽而詳之，苟有可取，容聞名於樵青足矣。大德二年戊戌秋日，玉賓子鄧錡序。

又《眞常三百字》 眞常之常，常謂之常；常眞之眞，眞謂之眞。眞常在道，無所不抱；眞常在德，無所不則；眞常在命，無所不定；眞常在性，無

所不應；眞常在理，無所不紀。天地未始，眞常眞止，天地既終，眞常眞空。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以之而有常；大道能敝而不新，聖人以之而有眞。使眞有形無方而虛，使常有名無體而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眞虛隨而無以隨。聖人登極卽眞，與道合眞，上下無常，動靜有常，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其所利；水能以美利利萬物，不言其所德。有爲而爲之失眞，勿用之反常。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是以眞常無形名，天道無言而告功，地道無成而代終。是以眞常不虛空，虛空相襲，天地無實無虛，無實復歸無極，無極無迹，眞常乃寂。眞常之寂，窈無所寂，無寂之寂，眞常乃息。眞常之息，窈無所息，無息之息，了不可得，了不可失，是以眞常不虛息。

又《老子大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曰，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家語觀周又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時。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大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耳邪？李耳无爲自化，清靜自正，左仙公葛玄云：老氏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卽皓然，號曰：「太上」。「太上」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太上」，卽三清化身也。

又《大道正統》 夫玄宗之爲教也，以清虛正一爲宗，以長生不死爲樂。故浮黎元始天尊不知其幾千萬劫，方至三清，又自三清不知其幾千萬年，



方且化身下降而爲老子。以度眞人尹喜至仙卿李翼凡十代，蓋自周而漢也。於是河上丈人出焉，自安期生凡九傳而至三陽，則又迄乎五代之間矣。一自三陽唱道以來，至於海蟾眞人傳之張紫陽，王重陽。紫陽傳之翠玄，翠玄傳之紫賢，紫賢傳之翠虛，翠虛傳之海瓊先生，凡九傳。又王重陽眞人之所傳凡七眞，其間潛通默會，旁出普度，未究其幾千萬人。若夫大道之正傳迄今，海瓊先生方三十五代爾，惟上世先賢享年度世，壽數極綿，年劫亦遠，粤從中古，天不愛道，流布人間，度人无量，又不知所傳至今凡幾年劫也。海瓊而後大道一脈歸之鶴林先生，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立法門。暇日因思所傳之難而究其自出，得其原委，以壽諸梓廷芝，忝出鶴林先生門下一人之數，乃焚香再拜稽首而紀之，庚申冬至日弟子蕭廷芝書。

又《大道(歷)(曆)數》 浮黎元始天尊卽道生太極也，下至玉清元始天尊三萬二千四百年，道生一也。故以天皇氏伏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上清靈寶天尊，一生二也。故以地皇氏神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太清道德天尊，二生三也，故以人皇氏軒轅配之。太清道德天尊與无上元君同時授先天大道，三生萬物也。故以七十二師，師廣成子配之。又一千九百年至高上老子，是時慈尊亦生於世，萬物負陰而抱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以七十二賢，師大聖人孔子，配之沖氣以爲和，兼三才而兩之也。三教鼎足天下，而王公之道備矣。故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道(歷)(曆)數，若合符節矣。正統原委，自有知者，青城眞人述。

李道純《教外隱語》 佛書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造。」是謂有造則有化，造化皆由心。人皆謂造化萬物者，造化之工也。予獨不然。造化本無工，萬物自造化也。何以故？一切萬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豈非自造化耶？且如世間一切有形，形本無無而生有，是謂造；有生便有滅，有滅則復歸於無，是謂化。造造化化，物之常也。一眞之性本有，有而無象，故無造無化，道之常也。人只知無造無化爲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圓通，則能萬事見空，一心歸寂，超然獨存，故無造化也。若不明了，外着於身心世事，內住於受想行識，所以隨世變遷，隨形住滅也。目所見者，謂之色。領納在心，謂之受。既受之在心，謂之想。想而不已，至於作爲，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謂之業識。業識紛紛，輪迴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有不被幻緣纏縛，不被法塵染污，不被迷情障礙，不被愛欲苦惱，則能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造化何有？此卽是涅槃妙心也。予謂造化由心，復何疑哉？

道書云：「有無相生，是謂無生有造也，有生無化也。」又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謂觀復知化也。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安得有造？非洞觀無礙者，孰能及此！洞達之士，清靜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虛幻中有，有則爲物，物極則返，返則復歸虛幻也。作是觀者，則知無象之象，乃是實象。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至於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超出虛無之外，是謂無造化也。執着之者，身心不定，念慮交攻，所以喪其無象，散其無體，故流浪生死，常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慮，內境勿令出，外境勿令入，內外清靜，名爲照了。至於內忘其心，外忘其形，一眞洞然，如太虛廓然無礙，造化又何有焉？

儒書云：「不忮不求，無咎無譽。」是謂不忮不求，則不受造也。無咎無譽，則不受化也。《易・繫》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予謂遠取諸物，則知萬緣虛假。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空。外屏萬緣，內消五蘊，故能順天施運，懽樂於天，知物之始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樂天故不憂，盡性故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者，誠明靜定，故知生滅不停者，幻形也；差別不平者，妄心也；遷變不定者，時世也；敗壞不久者，事務也。觀練純熟，是名聖功，一以貫之，故無造化。若不致知，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隨物變遷，性命安在？苟有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天地合乎我，萬物備於我，至於復見天心，萬有歸一無，則造化息矣。譬如乾坤不變動，日月不運行，六子何有？六子不交重，陰陽不升降，萬物何有？乾坤之體，純一不雜，倒正不變，故無造化。造無造之造，大造也。化無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見者，故知世間萬物皆是假，合陰陽運用，無非幻妄。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觀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學佛之要，在乎見性。若欲見性，必先以決定之志，奪習俗之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空妄，心不着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種。念起則一切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見性也。今之學者不能見性者，爲事理二障所礙也。非大觀則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則不能除事障。大觀，謂智斷也。大止，謂力制也。智斷純熟，則理理皆空。力制純熟，則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知一眞之至眞，此大觀之至也。即時身心世事，念慮情識，一齊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與於此！

學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劍斬羣魔，火符消六慾。次以定力，忘情絕慮，釋累清心。至於心清累釋，慮絕情忘，是謂存性。眞性既存，則無造化。今之學者，爲情識之所奪也。欲去情識，先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去生滅心，必自無念始。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致無夢無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無夢，乃見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末後之大事也。無生則不造，無夢則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滅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儒學之要，在乎盡性。若欲盡性，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有定則能忘物我。艮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爲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

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喚甚麼做向上事？咦！掀翻元寧腳，粉碎太虛空，方爲了事漢。秘之秘之。

又《潔庵瓊蟾子程安道問三教一貫之道》

瓊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氣，眞潔可掬。門人瓊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專修，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眞，歷代仙師，皆因修眞而成道，必以鉛汞爲金丹之根蒂。不知鉛汞是何物？』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鉛、黑錫、水銀、朱砂。柰何謬者不知眞玄，私意揣度，惑壞後學，徒費歲時，擔閣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遇眞師點化，皆妄爲矣。紫陽眞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過眞師莫強猜」正謂此也。我今爲汝指出，眞鉛眞汞，身、心是也。聖師云：「身心兩個字，是藥也是火」又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陰內陽，外柔內剛，外坤內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強名曰水中金也。夫汞者，心中之炁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成離，外陽內陰，外剛內柔，外乾內坤，離火之中有坤土，故強名曰砂中汞也。精炁感合之妙，故強名立象，以鉛汞喻之，使學者知有體用耳。以此推之，無出身、心兩字。身心合一之後，鉛汞皆無也。』

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炁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之添。身心不動，神凝炁結，謂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而成乾，謂抽鉛添汞也。』

問：『如何是烹煉？』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便以剛決之心敵之，爲武煉也。身心既合，精炁既交之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爲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鉛煉汞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見本來，抱本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曰脫胎。』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關。不知玄關正在何處？』曰：『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關，抽牽底主人比得本來眞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

於一六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眞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易·繫》云，寂然不動，即玄關之體也。「感而遂通」，即玄關之用也。自見得玄關，一得永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爲玄關者，縱勤功苦志，事終不成。我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關乎？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迴。學儒，可盡人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曰：『達理者，奚患生死耶！且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原始返終，知周萬物，則知生死之說。所以性命之學，實儒家正傳。窮得理徹，了然自知，豈可不能斷生死輪迴乎？且如羲皇初畫易之時，體天設教，以道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當來初畫一者，象太極也。有一便有二，象兩儀也。一者，陽也。--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仰則觀於天上，畫一畫以象天。俯則察於地下，畫一畫以象地。中畫一畫，以象人。故三畫以成乾☰，象三才也。兩乾斷而成坤☷，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形體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炁、性、情、形、體，象坤之六合也。《易》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此之謂也。』

問：『《繫辭》云六畫而成卦，先生云六畫而成坤者，何也？』曰：『汝未知之。若謂六畫而成卦者，文王重卦也。文王未重卦之前，豈可謂無三才六合乎？先賢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兩卦，三才六合備矣，又豈以重卦言之哉！所謂六畫而成卦者，重卦之後，名爲後天也。』

問：『若謂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備矣，而《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設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制器。』

問：『三皇以下，聖人制器旨以重卦言之。若謂因象制器，文王未重易之前，豈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賢云，須信畫前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備。』

問：『卦若不重，六十四卦從何而得？』曰：『變卦所生也。一卦變八卦，八卦變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兩爻少陽，下一爻老陽。支出巽卦來，陽變爲陰。乾之巽，天風姤也。舉此一卦，諸卦皆然。』

問：『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而變六十四卦，乃羲皇心法，道統正傳，誘萬世之下學者同入聖門。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立其極，正人倫，使世人趍吉避凶，立萬世君臣父子之綱耳。故性命之學，不敢輕明於言，亦不忍隱斯道。孔子微露於《繫辭》，濂溪發明於《太極》、《通書》也。蓋欲來者熟咀之，而自得之，此學不泯其傳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說？』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於太極，太極判而兩儀立焉。兩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貴其用不貴其體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形體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炁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虎也，乾馬坤牛也，陽烏陰兎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也，乾金坤土也，陰汞陽鉛也。散而言之，種種異名，合而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鍊鉛汞而成丹者，即身心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一個五。北一西四，是兩個五。中土是三個五。是謂三五也。以人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個五。情四精一，是兩個五。意五，是三個五也。三五合一，則歸太極。身、心、意合一，則成聖胎也。紫陽眞人云：「三五一都三個字，三元五行一氣，是也。古今明者實然稀。世鮮知之。東三南二同成五，東三，性也。南二，神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精也。西四，情也。戊己還從生數五，土數五，意也。三家相見結嬰兒。三家者，身、心、意也。嬰兒者，三五合一而成丹也。嬰兒是一含眞炁，嬰兒，一之異名。太是眞一，含眞也。十月胎圓入聖基。工夫十月，脫出凡胎，超凡入聖也。」以此求之，金丹之道，實入聖基也。』

問：『《繫辭》云，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設位，人生於中，是謂三才。故人與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與物，而言易者，聖人言

乾坤易之門，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如金丹以乾坤爲鼎器者，天地設位也。以陰陽爲化機者，卽易行乎中也。元始採藥無窮，行火候之不息也。』

問：『闔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如何？』曰：『一闔一闢者，一動一靜也。乾陽坤陰，如門戶之闔闢，卽乾坤易之門也。且如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元亨利貞，定四時，成歲變者，變易也。至道與神炁，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闔闢無窮，致廣大而盡精微矣。以一身言之，呼吸是矣。呼則接天根，是謂之闢。吸則接地根，是謂之闔。一呼一吸，化生金液，是謂之變。闔闢呼吸，卽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矣。所謂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眞息闔闢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謂長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謂長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謂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離，離再索而得女，是謂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謂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兌，兌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謂八卦。以身言之，初受胎時，稟父母精華而成此身。精華者，丹經喻曰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時，天壬先至，地癸隨至，癸裹壬則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隨至，壬裹癸則成女子。壬癸偶然齊至，則成雙胎。壬先至，癸遲至，癸先至，壬遲至，俱不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天壬地癸者，乃天地元精元炁也，亦丹經所謂坎戊離己，異名鉛汞也。節之於外則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女，貴而壽；多慾而得男女，濁而夭。』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曰：『形而上者，無形質。形而下者，有體用。無形質者，係乎性，汞也。有體用者，係乎命，鉛也。總而言之，無出身、心矣。』

問：『聖人以易洗心退藏於密，密是何也？』曰：『誠之至也。易理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玩味其理，洗心滌慮，藏於極誠矣。』

問：『《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中如何執？』曰：『執者，一定之辭。中者，中正之中也。道心微而難見，人心危而不安。雖至人亦有人心，雖下愚亦有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稍偏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學仙之人，擇一而守之不易，常執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爲玄關者，亦是這個道理。』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何？』曰：『誠之昭著，雖無聲可聞，無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經云，大量玄玄，亦是眞之至也。』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何？』曰：『聖人生而知之，默而順之，天理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無爲自然之道也。此則《中庸》所謂「誠而明」也。若謂「明而誠」，正是聖人之教耳。學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而知之也。根器淺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從有至無，自粗達妙，所以先了命而後了性也。此學而知之也。』

問：『夫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樂在何處？』曰：『夫子所樂者天，所知者命，故樂天知命而不憂。雖匡人所逼，猶且弦歌自娛，於《易》得不遠復。以修身復見天地之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金丹之妙也。』

問：『顏子簞瓢之樂，如何？』曰：『顏子得夫子樂天知命不憂之理，故不改其樂也。所以如愚，心齋坐忘，黜聰明，去智慮，庶乎屢空，亦金丹之妙也。』

問：『曾子披破褐，而頌聲滿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一貫之道。』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乃晝夜之常，知有晝則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終，則知死生之說。」丹書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釋云：「未有此身，性在何處？」以此求之，三教入處，只要原其始，自知其終，訴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窮究此身其所從來，生死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極圖》否？太極未判之前，是甚麼？若窮得透，則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判，其形若雞子，雞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凡人受氣之時，形體未分，亦如雞子。既生之後，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人在母腹中時，還有性否？』曰：『腹中穢污，靈性豈存得住。』又

問：「懷胎五七個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一炁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兩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者蟹既熟，遺下生腳尚動，豈性也？汝究此理，則知炁動也，非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以貫通三才二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衆，獨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花示衆，衆皆不見佛心，獨迦葉見佛心之妙，所以微笑。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與迦葉也。」

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見性？」曰：「達磨以眞空妙理，直指人心見性者，使人轉物情空，自然見性也，豈在乎筆舌傳之哉？」

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眞常之道也。釋教一大藏教典，及諸家語錄因果，儒教九經三傳，諸子百家，道教洞玄諸品經典，及諸丹書，是入道之徑路，超昇底梯階。若至極處，一個字也使不着。汝問余數事，亦只是過河之筏。句上一着，當於言句之外求之。或築着磕着，悟得透，得復歸於太極，圓明覺照，虛徹靈通，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虛空同體，仙佛齊肩，亦不爲難。」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脫胎，似有不同處？」曰：「涅槃與脫胎，只是一個道理。脫胎者，脫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別也。」又問：「脫胎後，還有造化麼？」曰：「有造化在。聖人云，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眞。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腳踏實地，直待與虛空同體，方爲了當。且如佛云眞空，儒曰無爲，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與太虛同體也。執着之徒，疇克知此一貫之道哉！」潔庵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道，融通三教之玄機，隨問隨答，極玄極妙。豈敢自秘，當刊諸梓，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隋珠趙璧，自有識者。」

又《道德會元序》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叅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羲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攜紫清眞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腳，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叅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爲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脈貫通者爲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個注腳，釋經之義，以證頤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爲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時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叅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又《畫前密意》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歷劫寂爾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變易也。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見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

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獨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無思無爲，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修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盪，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耦交重，卦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寢，身之動靜。至於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互相倚伏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可見矣！靜時有存，動則有察。靜時有主，動則可斷。靜時有定，動罔不吉。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嬰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隱顯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強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爲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強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於未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存於身而不爲身累，行於心而不爲心役，行於世而不爲世移，行於事而不爲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爲治，變危爲安，變亡爲存，變禍爲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壽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太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靜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僞，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雨，氣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瀉。人將利害，貌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蟲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常晴，則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爾，而況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進德修業，莫若正己。己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施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事理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進修之要，必以正己爲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爲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修之大用也，入聖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絕慮忘情，少私寡慾，見素抱樸，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瑕。慮絕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樸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爲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然而通，無所不通，無爲而成，無所不成。不見而知，無所不知。動而感通，不足謂之通。爲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三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誠能爲之於未有，感之於未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往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天易，貴在窮理，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則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則不足以通變。是知易者，通變之書也。

解惑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晦，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勢。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參心易，一以貫之，是名至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己。禍福得喪，皆自己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遠而可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蓋之用，凶事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恆其德者，無所容。不有其躬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修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害者無害。畏禍者福必至，忽福者禍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己，復何疑哉！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爲聖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察。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久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強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窒閡無涯，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虛靜在己，則是天地在己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乎！

又《三天易體》

儒曰太極

火符直指

乾坤鼎器

上柱天，下柱地，只這人是鼎器。咦既知下手，工夫簡易。

潛龍勿用

一陽生，宜守靜，常存誠心正定。咦龍得潛藏，勿宜輕進。

見龍在田

鼓巽風，進火功，剎那間滿爐紅。是麼見龍在田，光遍虛空。

終日乾乾

天地交，陰陽均，汞八兩鉛半斤。呵呵姹女斂伏，嬰兒仰承。

或躍在淵

水制火，金剋木，到斯時宜沐浴。因或躍在淵，存中謹篤。

飛龍在天

五炁朝，三花聚，木金交鉛汞住。吽飛龍在天，雲行雨致。

亢龍有悔

體純乾，六陽備，便住火莫擬議。住若不持盈，亢龍有悔。

履霜至冰

始生陰，莫妄行，宜執捉謹守城。子細防微杜漸，履霜至冰。

直方大

逢六二，漸漸退，陰正中陽伏位。曹烟雨濛濛，不習自利。

含章可貞

白雪凝，黃芽生，宜愛護莫馳情。敢煬爐固濟，含章可貞。

括囊無咎

汞要飛，鉛要走，至斯時宜謹守。嗄把沒底囊，括結其口。

黃裳元吉

墓陰盡，丹道畢，至精凝元炁息。咄收拾歸中，黃裳元吉

龍戰於野

陰既藏，陽再生，到這裏再隄防。小心若逢野戰，其血玄黃

溫養靈胎

虛其心，實其腹，守安靜待陽復。咦一剎那間，周天數足。

玄珠成象

掀倒鼎，踢翻爐，功備也產玄珠。歸根復命，抱本還虛。

右十五頌準三五之數。

道曰金丹。金丹者，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鍊愈明，故喻性爲金丹也，丹爐鼎也，藥物也。

頌曰：

丹

亘古此物，無形無質，無欠無餘，無休無息。其利如金，其紅如日。釋曰玄珠，儒曰太極，道曰金丹，名三體一，只在目前，世人不識，只這便是，休更疑惑。

金丹了然圖，凡圖並絕句九首，發明命本爲丹之用，注腳頌顯性爲丹之

一下手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

丹

切忌錯會，春花秋月，桃紅李白，九夏酷熱，三冬下雪，夏間如何，無法可說，咦休更疑惑。臘月梅含玉，霜天菊吐金。風來聽浪吼，月上看潮生。

二安爐

外象爲爐鼎，中間是藥材。誠能收拾得，即刻結靈胎。

丹

種麻得麻，無爲立鼎，罔象安爐，鼎爐堅固，勿用工夫。咄空不空中烹至寶，無爲無處鍊真如。白雪未開花，黃芽先結子。欲得嬰兒生，先教姹女死。

三採藥

汞向南山採，鉛從北海尋。調和藉坤土，制伏仗乾金

丹

採個甚麼，山頭求汞，海底求鉛，水中撈月，地下尋天。呵呵不知真種子，徒爾費烹煎。入海捉蛟龍，工夫擒日月。送入鼎中燒，鍊作一團雪。

四行功

火候無多事，無非只慧剛。木金常不間，至寶愈增光。

丹

切忌眼生花，殺人手段，無非鐵漢，提起疑團，一刀兩段。嗄文以懷胎，武以討叛。會舉燒山火，能興刮地風。迷雲全掃盡，獨現一輪紅。

五持盈

火大爐難穩，鉛多鼎必危。得中無過極，丹作永無虧

丹

過猶不及，能撰不如能使，多入不如少出。常作賊心，莫偷他物。知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閉門屋裏坐，自然少災禍。家賊最難防，也須休托大。

六溫養

性定金砂結，心空赤子成。更須常暖養，拈出便光明

丹

牢把捉，溫養工夫，如雞覆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仔細看，牢着脚根，放開心地，養育提携子，須愚沒口婆。分毫失照顧，鷄子過新羅。

七調神

炁足嬰兒蛻，提攜全在娘。養教全大體，出入了無妨。

丹

休動動着三十棒，出有入無，縱横自在，放去收來，廓然無碍，細入微塵，大周天界。赤子出天關，縱横去復還。須臾遊八極，倏忽過三山。

八脫胎

行滿功成日，神通妙無量。去來無所礙，定裏謁虛皇

丹

當脚住，根在苗先，子從花後，花謝子成，雲天齊壽。石破方逢玉，沙無始得金。水清魚自現，雲散月華明。

九了當

踢倒燒天鼎，掀翻煮海爐。虛空擊拶碎，獨露一眞如。

丹

家破人亡，了得一個，萬事全畢，徹底空空，虛空突兀，獨角火龍飛上天，驚起一聲春雷震，了時真了了，無後實無無，了了無無了，身多混太虛。

釋曰圓覺

又《心經直指》 濟菴居士奉持般若心經，一日訪余，請益解義。余曰，夫此一卷經，未舉先知，何須解說。若強添注腳，是頭上安頭也。濟菴曰，然如是，初機之人未能深解義趣，兼之諸家解多有異同，學者不能無疑，望師慈憫開我迷雲。余曰，當來世尊宣說此經，誘化羣品，直指玄要，自起初一句至末後一句，都不出一個空字。其間語言三昧，再四叮嚀，反覆自解，使學者易爲曉會。奈何後人着在文字上或泥形體，或着空見，到底不通玄要。前代宗師不獲已下個注腳，設立種種方便，隨機應物，使世人隨其所解而入只爲老婆心切，反使上乘之人疑上添疑，正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公有疑求解義，卽是悟底根本，余今不免饒舌。諦聽諦聽，且如：摩訶般若，大智慧也；波羅蜜多，到彼岸也；心，性本也；經，徑路也。總而言之，大智慧而到彼岸也。是爲見性法門，衆所通行之截徑也。行斯道者，向日用常行處。觀諸己常切照顧，念慈在慈，勿令間斷，久久純熟得大。自在，四通八達，造化難拘，故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則是行斯道之時也。功深力到，智慧圓通，合知本來人於圓頓，超凡越聖，是謂到彼岸也。當此之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萬象何有？所以能度一切苦厄者也。舍利子者，舍中之利子。子者，猶屋中之主人，是謂淸淨法身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經上文五蘊皆空。色，舍中之利子，是諸法空相，與虛空同體，歷劫不壞，所謂不生不滅者，無往來也。不垢不淨者，無染着也。不增不減者，無餘欠也。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此謂空相元無，五蘊亦無，六識豈有？六塵識者，由眼界而所染，有眼界便有五蘊，有五蘊便有六根，有六根便有六識，有六識便有六塵也。無眼界，塵識何有？故曰：乃至無意識界。意識界者，前十八界也。無此意識則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謂無無明盡者，只是無明不起也。若盡無無，則落頑空矣。丹書云，息念爲養火，此之謂也。無明者，生死之根本。丹書云：念頭起處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豈非生死之根本乎？所以無無明則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亦無智慧而無愚癡，亦無得，一无所得。一無所得，亦無所失，故是以心法皆空也。了得心法，名曰菩提。了得法空，名曰薩捶。初機之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此謂自有人無，從粗達妙，發大智慧而破愚癡，常淸淨而合和本來。且於圓滿極則心同太虛，廓然無礙也。既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夢想心者，昏迷之爲也。既無昏亂，則法身淸淨，所以能究竟涅槃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正學佛者依是而行，發大慧智，以淸淨合和本來，故證無上至眞，正等正覺也。以此之故，方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四呪也。摩訶是大神呪，謂四大堅固身，神通莫測也。般若是大明呪，謂智慧圓通，精進明妙也。波羅是無上呪，謂合和本來，是最上一乘也。蜜多是無等等呪，謂圓滿極則無上可上也。了此四呪者，然後能除一切苦，是眞實不虛妄也。故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多呪卽是解說前四句呪之義也。故曰，揭諦謂人空也；又揭諦謂法空也；波羅揭諦到彼岸心法俱空也；波羅僧揭諦到岸不須船也。此四揭諦神呪，卽身中四大也。四大俱空，眞常獨露，故曰菩提薩婆訶。菩提爲始也，薩婆訶謂終也。始終如一則抱本還虛，超返佛祖。雖然如是傳，濟菴者要在緊起脊梁，急着眼力莫教蹉過，誠能於日用常行中築着磕着，認得自家底，方信此經不從外得。不惟此卷《心經》，至於釋老一大藏教典，諸子百家，只消一嘘，徹頭徹尾都竟，其或未然，參！只此便是，休更疑惑。

引儒釋之理證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不生二見

又《陰符經 陰符經，陰陽符合之機，衆所通行之義》 觀天之道，天垂象示吉凶，聖人則之。執天之行，盡矣。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有五賊，五賊生萬物，五賊盜萬物。見之者昌，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賊在心，機在內。施行於天，天埋弗違。宇宙在乎手，執天之行。萬化生乎身，天地卽我天性，人也。天付之與人者，性也。人心，機也。人發其機者，心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立天垂象統設教化人。天發殺機，天機發泄本無心，故殺中有生，意者存。龍蛇起陸，龍蛇之蟄，至靜無欲，故能應機順時而起。人發殺機，人心發泄本由心，故能隱而顯。天地反覆，神機妙用，故反覆莫測。天人合發，人機合天機。萬變定基，以心立基，萬變俱定。性有巧拙，物之不齊可以伏藏，巧拙不分，九竅之邪，一竅不定，九竅俱邪。在乎三要，身心意

定，九竅俱通。火生於木，猶五賊在心。禍發必剋，心爲五賊各。奸生於國，萬化生身。時動必潰，身爲萬化機。知之修鍊，善禦寇者，謹火防奸。謂之聖人，富國安民是謂聖人。天生天殺，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道之理也，生生化化，道之常理。天地，萬物之盜，天生萬物，亦殺萬物。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能盜人。人，萬物之盜，人成萬物，亦盜萬物。三盜既宜，人能轉物，三盜俱化。三才既安，人循天理，三才俱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飲食有節，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動靜應機，萬化俱安。人知其神而神，認賊爲子。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卽非法相，是名法相。日月有數，日月虧盈，因有定數。大小有定，大小不齊，自有定體。聖功生焉，大小不分，聖功全。神明出焉，日月合德，神明著矣。其盜機也，不離方寸。天下莫能見，物物全彰。莫能知，對面不相識。君子得之固躬，君子時中。小人得之輕命，小人無忌憚。瞽者善聽，聲色專於耳。聾者善視，絳色專於目。絕利一源，絳色潛於心。用師十倍，心專於一，剋，功十倍。三反晝夜，反視反聽，反身而誠。用師萬倍，旦夕不忘，剋功萬倍。心生於物，心生種種法生。死於物，心滅種種法滅。機在目，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天之無恩，天發殺機，而大恩生，萬物遂其生。迅雷烈風，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莫不蠢然，恐致福也。至樂性餘，常樂我靜。至靜性廉，極於靜，儉於勤。天之至私，有生有殺。用之至公，無黨無偏。禽之制在氣，禽盜之制在乎御氣。生者死之根，氣盛則神冥。死者生之根，氣泯則神活。恩生於害，停曰長智。害生於恩，擒盜獲功。愚人以天地之文理聖，愚者不能循天理文理以爲聖。我以時物文理哲，達者以天地備乎身，故以時物文理以爲哲。○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又《全真集玄祕要・註讀周易參同契推明火候之大本》 大丹妙用法

乾坤。

大者，極致之謂。丹者，至圓之謂。大顚云還識這個○麼。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圓。聖師云，本來眞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團。是知大丹者，眞性之謂也；法乾坤者，卽效天法地也。

乾、坤運兮，五行分。

乾、坤卽身心也，五行卽精神魂魄意也，乾、坤運行而生五行，卽身心運動五炁具也。

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

祖師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所謂五行運動而生萬物，五常之道也。五常之道，屬生滅法也。

五行逆兮，丹體長靈長存。

祖師云，五行顚倒，大地七寶。所謂逆行者，攢簇五行眞常之道也。眞常之道，常存而不壞也。

一自虛无兆質，

老子云，道生一，虛，无自然之謂者，道自虛无生一炁，卽人之虛化神也。

兩儀因一開根，

老子云，一生二，一炁判而兩儀立焉，卽人之立性，立命故也。

四象不離二體，

邵子云，二分爲四易，云兩儀生四象，卽人之性立命故也。

八卦互爲祖孫。

易云，四象生八卦。所謂祖孫者，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卦，乾、坤祖也，諸卦孫也。達者返窮諸，已自得之也。

萬象生乎變動，

八卦變動，六十四卦生焉。卽人之一動，諸緣萬慮生也。

吉凶悔吝茲紛。

周子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噫，吉一而已，可不愼乎？故知吉凶悔吝，由變動而生也。

百姓不知日用，

百姓日用无非此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爲情識之所蔽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能究本源。

聖人仰觀俯察，究本推源，體天立極設象，垂辭易之書，自此作矣。

顧易道妙盡化之體用，

易之爲書，盡造化之體用也。通天下之變，定天下之事，極廣大，盡精微，故曰周易。

遂托象於斯文。

易之道，廣大悉備，以之學佛則佛，以之學仙則仙，以之修齊治平則修齊治平，故魏伯陽托象於丹道參同契也。

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

否、泰二卦，陰陽交際之要津也　泰卦三陽升，當此之時，宜防危　否卦三陰降，當此之時，宜固守

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

屯、蒙乃下手之初也，以年言之，冬至後六日爲屯，六日爲蒙；以月言之，初一日子至巳爲屯，午至亥爲蒙；以身言之，天癸纔生曰屯，山下出泉曰蒙

坎、離爲男女水火、

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坎、離交則水火既濟也　平叔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震、兌乃龍虎魄魂。

震爲龍爲魂，兌爲虎爲魄，總而言之，性情也　祖師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此之謂也

守中則黃裳元吉、

守中則無過不及也，退符之時，至坤六五，守中行下，則无過不及之患，故曰黃裳元吉

遇亢則无位而尊。

亢謂乾上九，亢龍有悔也。進火至上九，要識持盈，下識持盈，前功俱廢

既未慎萬物之終始、

既未，火候周也。周而復始，故曰慎萬物之終始。

復媾昭二炁之歸奔

乾、坤爲六卦之門，復媾爲六十四卦之二炁，往來无窮无息，造化成焉

月虧盈應精神之衰盛、

月虧盈表，抽添加減之則

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

日出沒表，運養調變之法

本立言以明蒙、

立言明蒙者，鼎用乾、坤，藥須烏兔之類是也

既得象以忘言。

金丹之道，種種異名皆是比喻　欲知其要，當咀嚼玩味，既得其要，忘其言可也

猶設象以指意、

既得其象，猶當求其意

悟其言則象須捐。

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達者惟簡惟易、

乾生物之道易，坤成物之道簡，達者推而行之，易簡之理得矣

迷者愈煩愈難、

苟或執象安爐，按圖索駿，愈煩愈難，終身无成矣

故知修真志士讀《參同契》不在乎泥象執文。

修眞高士讀《參同契》者，當咀味求玄，必得之也　執文泥象，奚益者哉？

又《太極圖解》

无極而太極。○，虛无自然之謂也　始於无始，名於无名，亦无言說，因說不得，強名曰○。聖人有以示天下後世，泝流求源，不忘其本，故立象垂辭字之曰，无極而太極　是謂莫知其極，而極非私意，揣度可知也　亦非謂太極之先，又有无極也　太極本无極也　遠者但於而字上着意，自然見之也。釋氏所謂，歷劫之先明妙本，即此意也。《老子》所謂象帝之先，亦謂此也。大顛云，還識這個○麼？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收來小者无內，放開大者无外，此非太極之妙乎？返窮諸己无極而太極，即虛化神也。物之大者，終有邊際，惟神之大，周流无方。化成天地，無有加焉。由其妙有難量，故字之曰神　神也者，其无極之眞乎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太極之變也。太極未判動靜之理，已存二炁，肇分動靜之機，始發太極　動而生陽，太極變動也　動而復靜，陽變陰也　靜而生陰，靜而復動，陰變陽也　互爲其根者，陰錯陽而陽錯陰也　一動一靜，分陰分陽，清升濁淪，二炁判矣　清而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　天動地靜，二炁運行，變化之迹不可揜也　《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謂玄牝闔闢而生天生地　玄牝即陰陽動靜之機也。反窮諸己，則知虛化神，有神則有感，神感動而生炁，即動而生陽也　炁聚而生精，即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也。精化而有形，即靜極而復動也。精炁相生，性命立身心判矣。炁運乎心，天道所以行也。精主乎身，地道所以立也。是知身心即兩儀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布四時行也。

∴者，兩儀之變也。兩者，二也。不言二而言兩者何也？兩者，配合之謂也。合則有感，感則變通也。陽變陰合，陰陽感合而生五行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五行生數也。五行運化，機緘不已，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身言之，身心立而精炁流行，五臟生而五神具矣。天一生水，精藏於腎也。地二生火，神藏於心也。天三生木，魂藏於肝也。地四生金，魄藏於肺也。天五生土，意藏於脾也。五行運動，而四端發矣。達是理者，則能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天一天二天五，陽數也。地二地四，陰數也。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陽者，太極之動；陰者，太極之靜。動靜不二，則返本。故陰陽一，太極也。返本則合乎元虛，故曰太極本无極也。修鍊之士，運炁迴還，周而復始，惟神不變，由其不變，故運化无窮。攢簇五行者，神也。會合陰陽者，亦神也。神本虛也，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謂之返本還元。還元者，復歸於无極。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者，謂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五行生數，各以五數加之，即成數也。天一生水，加五地六，成水也。地二生火，加五天七，成火也。天三生木，加五地八，成木也。地四生金，加五天九，成金也。天五生土，加五地十，成土也。是謂五行各具五行也。前文謂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者，言其體也。此謂五行各一其性者言其用，言其體則五行同一太極，言其用則五行各具一太極也。言其體反本還元也，言其用設施之廣也。體者，逆數也。用者，順數也。逆數知其所始，順數知其所終，知始而不知終，則不能致廣大；知終而不知始，則不能盡精微。原其始則渾渾淪淪，合乎無極；推其終則生生化化，運乎无窮。逆順相須，則始終不二；顯微无間，則性理融通。是謂體用兼而合道也。

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无極之真者，元神之妙應也。二五之精者，五行之妙合也。妙合而凝者，作成萬有也。大哉无極之真也，先天之祖，太乙之根，三元之母，衆妙之尊，上下不變，古今常存。天得之確然而定位，地得之隤然而立形，乾定位而萬物資始，坤立形而萬物資生。至哉二五之精也，非有非无，非濁非清，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妙乎无體，合乎无倫，天地由之而立位，日月由之而運行，一炁由之而融化，萬物由之而生成。人只知受天地之生而不知受炁於无極之真，人只知立天地之中而不知立形於二五之精。无極之精而不變神不足以化炁，二五之精不妙合炁不足以變形。欲鍊其神，必先保真；欲固其形，必先保精。真精不泄，炁固神靈，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人之能事畢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炁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者，人之極也，人之生也。得乾道則成男，得坤道則成女。以卦言之，乾初爻交坤成震，震爲長男。坤初爻交乾成巽，巽爲長女。乾中爻交坤成坎，坎爲中男。坤中爻交乾成離，離爲中女。乾爻交坤成艮，艮爲少男。坤上爻交乾成兌，兌爲少女。六子者，乾、坤之互體也。六子互交，六十四卦備矣。六十四卦變動无窮，萬物生生化化而无息也。以身言之，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離爲目，坎爲耳，水火不相射也。震爲足，巽爲手，雷風相薄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炁也。此形體之八卦也。若以性情言之，乾、坤身心也，坎、離精神也，震、兌魂魄也，艮、巽意炁也。八卦成，列神行乎其中矣。有无交入內外，感動諸緣，萬慮自此出矣。非一身之萬物乎？易係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正謂此也。天地生成，運化不息，萬物生生化化而無窮也。○者，萬物之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炁感動善惡，分而萬事出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位乎中。天地萬物父母，人於萬物最靈者得其中和之正，故神與道渾渾淪淪，一而不離也。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即身心立而神行乎其中矣。天人初不間，人自以爲小，何也？蓋由不知其原也。推其本原，人之未生之先，抱養於太初，純純全全，未嘗須臾離也。人之既生，炁變有形，形生炁聚，神發知矣。本元靈覺之真，即无極之真也。五炁感動真機，妙應發於外也。精感於耳謂之聽，地六成水也。神感於口謂之言，天七成火也。魂感於目謂之視，地八成木也。魄感於鼻謂之嗅，天九成金也。意感於身謂之動，地十成土也。真機一發邪正分，萬事自此出矣。若復有人收拾身心，消遣情識，聚五攢三，抱元守一，收視返聽，緘炁調息，外境勿令入，內境勿令出，一炁歸虛，潛神入寂，又豈有善惡之分也？至於抱二五之精，含太和之液，復无極之真，造虛无之域，是謂返本還元，歸根復命。玉

蟾曰、文母未生以前、儘有无窮活路、身心不動之後、復有无極眞機、其斯之謂歟

又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鈎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　在乎天下莫能與之較、故進修德業、必先窮理　窮理之要、必先以中正仁義爲本、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極設教也　中正者、不性也　仁義者、天性之發也　貫天充地、斡運樞機、寂然不動、體物无違曰中；坦平驀直、柔順大方、安常主靜、應物无疆曰正；克己復禮、普濟博施、成全委曲、接物无私曰仁；出處語默、感應隨順、利己利人、與物无競曰義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正也者、天下之至當也　仁也者、天下之大公也　義也者、天下之至和也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是知仁義進修德業之要也　中正者、窮理盡性之要也　中正仁義、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周旋四海、經緯天地、巨細纖洪、无不具備　修進君子誠能三反、晝夜用志、不分吾見、其成道也易矣　而主於靜立人極焉。所謂靜者、非不動、若以不動爲靜、土石皆可聖也　通書云、動無靜物也　是謂動中之靜、眞靜也　立冬後閉塞而成冬、謂靜也　日月星辰運行而不息、謂之不動可乎？　冬至日閉關示民、以靜待動也　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變化之機也　靜極而動、天心可見矣　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以窮、性所以盡、以至於命超凡越聖　老子所謂清靜爲天下正、大學云定而后靜　人生以靜者、天性也　若復有人以靜立基、向平常踐履處攝動心、除妄情、息正炁、養元精、自然於寂然不動中感通於萬物也　恁麼則靜亦靜、動亦靜、動而應物、其體常靜、是謂眞靜　眞靜久久則明妙、明妙而後瑩徹、瑩徹而後靈通、瑩徹靈通、十方无礙、是謂至清靜也　心清靜則身清靜定矣。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山河大地一切清靜、一切清靜則天下將自正　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此之謂也　古聖人云、而主於靜立人極焉、此聖人敎人之功也、非觀復知化者、孰能及此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　故與天地齊德、日月齊明、四時合序、造化合機也　聖人體陰陽之運、達事物之理、先天地君子法、則聖人奉順天時後天也　先天者、天理自然、不我違也。後天者、我弗敢違乎天也　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君子奉順天時、正心誠意而修之、故常吉小人背理、違義肆情逐妄而悖之、故常凶　修之之要、貴在順時　順時之要莫若靜。靜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合聖、合聖而後知大先之道、至是復矣　廣成子云、无視无聽、抱神而靜、神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汝神守形、形乃長生。是知靜者入聖之基也　聖哉、周夫子一言以蔽之、主於靜其爲萬世、人天之師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是謂三才肇形、各具一天地也、各具一太極也、各有變化也　推原其始、則本同一太極也　反窮諸己、三才之道、一身備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精魄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之情性也　身心意定、三花聚而聖功成矣。

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說。原其始則萬物同出於一太極也　反其終則萬物復歸於一太極也　反窮諸己元炁乃身之始也　原乎元炁、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周流六虛、彌滿八極、徹地通天、透金貫石、三才由之而立位、聖人體之而歸根　復命返性之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自然成眞　一切有形得之則生、失之則亡、卷之則藏於一毫端上、放之充塞太虛之表　包括萬有、至大難量、原其所自、先乎覆載、混然成眞身之元也　由其始物、強名曰元炁故身此身、因炁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變而有死　生者、炁之聚、萬物出於機者也。死者、炁之散、萬物入於機者也。出生入死、一聚一散、即太極動靜之機也　動必終於靜、出必終於反、生必終於死、故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說也。惟神莫測其始、莫知其終、歷千萬世而不變不易、无古无今、不生不滅。由其不變故能運化生成无休无息也　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之者也。達是理者、靜坐而養神、安寢以養炁、冥情於寂、潛心於極、長生久視之道得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之在天下、无時不變、无時不化。生生化化而无無窮者、易之妙也　神无方、易无體　通天下之變者、易也；畫天下之變者、神也。易係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太極者、變化之始也。兩儀者、太極之變也。四象者、兩儀

之變也。八卦者，四象之變也。吉凶者，八卦之變也。六十四卦，萬事萬理，一切有情皆八卦之變。始終不變者，易也。由其不變，故變易无窮也。原其始也，一炁生萬有；反其終也，萬有歸一无。始終不變者，神也。由其不變，故能運化不息也。散一无於萬有者，神也；會萬有歸一无者，亦神也。神也，易也，至矣，大矣。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二《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摸捉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噫，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受何事，卻猜之爲曰用當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卻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外內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卽金丹之道也。釋云佛法，儒謂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卽此是道，非別有一路耶。氣之在內者，曰黑汞，卽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卽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昔者老子西游，關令君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及著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眞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數百人。唯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義深，今難得其眞。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爲，且名亦既有，復不可常名，則無爲而無不爲矣。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體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者，無以爲也；無不爲者，有以爲也。爲是道者，慧饒顏閔，必待師傳。

建言有之：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爲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摸捉。我師緣督眞人，授錘呂王馬之的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下，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淆說。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腳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圓明。並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腳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竅、朱裏汞、水中銀、日兎月烏、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萑葦、棒喝照用，恆河沙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覷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爲快活。何以故？只爲此者雙關二意，直要世人明了爲期。且道同出卻不同入，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已是強名，況復云此兩者，於下重云衆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個鐵漢點檢將來。卻似大路傍草裏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驀直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爍爍，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卻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爲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爲禱祈，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而不診，只誦此語，雖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病之誦而不診者，但了其字，觀者要了其義。了字則訛了舌頭，了義則坐斷舌頭。訛了非了，坐斷是了。不了的是人，了底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爲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冰炭者。師授是經，俾之續其言外意。

上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螢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

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爲之治也。其將以有爲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矣。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矣。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矣。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矣。妙哉是經，其言父則云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爲《道德經》也。其旨意先有爲而後無爲，非蠢然無爲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先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直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之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入而有焉，即有爲者，金丹也。噫，後之人峨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儕或躐，奔競是非，至於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也，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排，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譴，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者，其欲引道修行之士以成眞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如降魔斬蛟，平潮弭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出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今遵師訓，因並釋之，每章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爲此老垂一隻方便手，爲天下人具一隻智慧眼。垂手者接濟迷途，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昇仙，必有眞實根器的。

至順辛未中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吾陳致虛謹序。

趙思玄《谷神篇叙》

古聖帝王，官天下者，首以神仙之道默相傳授，家天下者，其道不傳。是以至禹而止，後遂散於方外之士，皆口口相傳，不立文字。至周老氏著言五千，其辭深古，其旨玄妙，非神非聖孰能與哉？禦寇、莊周，以爲虛無，蓋公曹參，以爲清靜。雖非正義，違道不遠。其不幸者又有三焉，申、韓之徒引爲慘酷寡恩刑名之謬，一也；北魏寇謙之嘗集道經爲其書少，遂將方技符水醫藥卜筮讖緯之書混而爲一，二也；佛法未來方外之學則有二焉，一曰神仙，二曰道家。仙即命也，陽也；道即性也，陰也，諸史藝文志所分二家雖有未當而判然不同明白矣。其竅啓之士，束於其教，莫能甄別，妄以孤陰身中指心腎爲坎離，鉛汞交媾金丹，簧鼓愚下，盲以引盲，三也。吁可勝歎哉，蒙抱此憤憤二十餘年，竟無可與言者。近過三山，玄巢子林先生一言投機，胷同針芥，千載一時，不勝慶幸。先生復以《三玄篇》示蒙，敬捧莊誦，心駭目回，念欲刊傳，普惠學者。奈其屢空獸難，規措懇詮，名公泊諸好事，共成斯美，照耀將來，非無謂也。昔旌陽眞君明有玄記，謂千載之後五陵之間當出地仙八百，今殆其時矣。是書也，俾諸聞見者，信心開悟，誠俟眞傳，獲服龍虎之大丹，直蓬仙班以應玄記。入長生久視之門，豈不爲大丈夫也哉？凡我同人，毋自暴棄。皆延祐乙卯夏六月書於臨川，濠上趙州趙思玄從善敬叙。

林轅《谷神篇叙》

嘗聞修道而得仙，參禪而作佛，習儒而進仕，蓋斯三事，奇男子之大學者而患不能也。夫道以理也，醫以理也，治亦以理也。世無理字，道何附以強名？人，有此生，數難逃於老死。有言修道者即是修身也，鍊丹者即是鍊形也，智者可以求益，愚者徒自招損，夫何故？謂人之有身，因受父母比怙一點之元陽假合，形骸，畏成六尺之身軀。原夫身者，有所從出矣。非干作意存想，無中生有也。人年十五之數，如日月之朔望，抱鉛汞之大有，法爐鼎之象完，過此以往，則漸爲虧矣。況兼情慾冗擾，精氣不免於衰耗，未及中年，臉疲毛落者，良可歎矣。是以上世仙眞，明明指論，生身二氣爲藥根本，教人推類以加增益，比氣以鉛延生此無他也，即錮鑪補罅之義矣。是乃損益之道也。世有愚夫，福分淺薄，不知身之可愛，命之可惜，全不存守身中本命元展而反禱壽於木雕泥塑之像者，所以不知道也。徒然發忿下功，或草衣木食，忍飢受寒，求道之無象，則又勞形枯坐，握固作氣，亦無所得。又且討論空法，問辯關捷，文章應對，認爲事業，但圖打當口頭人事，至於白首茫然，皆是不求省悟。甚至毀形滅性，愈乖愈迷，坐視生死，紛

紛人不可免，苟意妄立，無事邪說，謂人之有身諸塵皆染，爲之妄有。或言有生必有滅，求生謂之偷生，莫若寂滅以爲大樂。又言人之死也，其陰魂謂之本來面目，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或言一靈湛然，常住於虛空，何處頓放，前後悞穽。其說者悔恨身爲苦本，莫能自棄，至於燃頂斷臂，毀截肢體，捐身諸水火者，惑爲幻矣。間有坐待衰老，以盡天年者，反遭耄邁之譏夫。豈知人之死也，魂魄悠於冥途，風雨凄迷，隨識受苦。不聞征戰而亡者，既死而無形矣，尚求血食以妥其靈。饑虛而亡者，既死而無口矣，尚求斛餅以慰其饑。裸裎而亡者，既死而無體矣，尚求幣繒以掩其羞。沉溺而亡者，既死而無祿矣，尚求角黍以繫其享。癰疽而亡者，既死而無背矣，尚求草人以鍼其痛。胎殰而亡者，既死而無血矣，尚求蘭盂以滌其穢。及乎縊溺傷枉獄死路亡攝魂替代脫離苦趣智者，詳之其寂滅之道，安有樂乎？人之有身也，在生一日得一日之樂，遲死一年增一年之智。智識深遠而通神明，若可待矣。故俗云，狐貍成精，能學人語；蟒蛇歲紀，能作風雨；檀柏年深，始有香味；蚌蛤固津，而孕珍珠。況人爲靈物，可不學道以求生乎？身爲靈極，可不鍊形以證仙乎？夫道也者，乃日用常言世俗之務也。理至精微，機懷動靜，特爲旁近取譬，苟非正心誠意於學問者，終鮮克知此道乃是吾賢君子之所可聞否乎？仙經云，失笑之道，不足以語下士，惟上智力能弘之可也。余閩鄉林氏子也，童丱之年厄於兵革，家人搆怨，互相傾散，欲治儒術之道，莫可及也。將皈釋氏之門，慮孑遺也。至於飄蓬四遠，歷試諸難，少從貧賤，多能鄙事，因觀《黃帝內經》，若夙有得。是以悴心於道，疲身虛橐，自放於湖海之上，飢寒勞役，順受萬有日矣。幸遇至人憐憫，指劃修眞之要，爲了身第一藝也。遂披閱羣經，參訪衆論，若曰欲寬長生必由所生，要見如來當究本來。所生者，元炁；本來者，精血。人知根本，功不浪施，如飢渴得飲食，如疾病投藥餌。了悟眞常，堅固成道，若以託空言，逐邪見曰，積後世因，修來生福，自把現在身心將爲無用器物，無修則無證，終於落空也。詳見丹經子書論還丹說，大藥其最要法在乎神水，華池爲諸丹之基，大道之祖，存守則謂之寶珠，交會則謂之金丹。千家一理，其詞章歌詠盍各言志，以是用功精熟，出言敷暢，語皆神說，愧余之未能也。其火候斤兩之數，亦在前賢道了不敢畫蛇添足，伙念余濫聞至道未當發言，但恐虛度歲月，擬歸海島，棲遯於巖實之下，作大休計也。每思平昔交游星散於吳頭楚尾，天涯海角者，莫能遍辭，故不得已搜攪乳腥之語，以寄同志告諸往也。因爲是篇目之曰《谷神》，不過谷養元炁而已。雖俚文野語，皆存造化，儻有達事，君輩幸而電覽，默契心胸，暗合道妙者，稍見附文不協，作意不工處，慨垂斤削，不亦可乎？余傳之有師也，泒出韓逍遙之繼踵，嗣蘆菴郁君之門弟子也。其爲人也，凡聖混同，隱顯莫測，又兼余以卑微竊學，素來多病，尚慮福薄分淺，須知由我由天，未便脫塵離俗。猶爲曠己玷師，是以未敢題其名也，亦當爲學肖者云耳。時大德八年甲辰歲一陽來復日五福玄巢子林轅神鳳叙。

又《谷神篇》卷上《大藥還丹詩》 百歲光陰七十稀，鬢斑齒缺使人悲。如來先覺修無住，元始常存執有爲。蘇晉談禪還慮死，邵雍病篤尚求醫。可憐愚輩參無字，多少英雄着鬼迷。

聞道非師不決疑，難求神水入華池。未諳月窟擒鉛汞，休向人前說坎離。腐草化螢生滅易，守株待兎覺移遲。還丹未鍊頭顱白，袖手傷心候死期。

調和鉛汞築丹基，包括渾儀東就西。會得木金須間隔，定求庚甲兩相齊。金公入贅青龍壻，姹女俾承白虎妻。依約黃婆媒合了，杳冥之內產刀圭。

探得玄關路的端，教君容易鍊還丹。鑿開混沌分清濁，滌盡塵囂現聖凡。溫養自然金液煖，烹煎立喚水銀乾。分明一泒西來意，龍虎剛稱作兩般。

傳得仙翁如意瓢，孜孜運水種靈苗。溫泉洗淨蝦蟇窟，明月常盈烏鵲橋。木女藏庚奇宴會，金童遯甲偶邀招。恩情直欲濃交結，同共乘鸞入九霄。

努力修眞豈等閑，天涯海角覓師難。每逢有道須求正，莫學無言秖自瞞。父母兩儀生胄子，汞鉛二炁合還丹。勸君着實尋玄牝，身外求之總異端。

父精母血汞鉛根，有質玄含元始尊。辯別還丹知妙藥，親疎大道與傍門。乳爲血宅猶宜啜，炁是精藍急可吞。抱一更修安樂法，何憂性命不常存。

種食蟠桃竊化工，朱顏常似醉春風。布開鬼谷迷魂寨，兜率人間極樂宮。深慮伐柯潛守護，老來摘實望無窮。花開花落休攀折，望遠從他爛

爛紅

修眞初志望延年，因道無傳浪人禪。妄認眼光常顧盼，便嫌皮袋不牢堅。銷魂成魄終爲鬼，鍊魄歸魂始是仙。千古師家同一理，教人尋覓水鄉鉛。

貧富修眞仗宿因，貧而修氣富修身。氣靈脫體成陰鬼，身固留形號谷神。了命非鉛難繼富，遇仙知藥轉愁貧。修眞有類須求配，修氣無餘枉告人。

學仙因把死爲讎，立鼎安爐作大謀。牢把鉢盂降水母，無煩燈甕續閻丘。九年抱道三千日，一紀修丹十二秋。要與骷髏爭餓氣，打敖不喫土饅頭。

枯禪縛律事茫然，離坎無從顚倒顚。留命特求砂裏汞，鍊形須藉水中鉛。守丹氣候常如醉，運火工夫最喜眠。若汎坐圜齊了道，死囚牢裏出神仙。

須彌輥芥海投針，一失人身難再尋。欲了觀音無盡意，全憑亞聖有恆心。補天鍊石騰青漢，煮海爲鹽證白金。此理若還輕漏泄，世情無古亦無今。

太一含靈化玉眞，舞衣元不染凡塵。鉛花仙女垂光影，金粟如來妙色身。利物有功稱上善，鍊形合道誅生神。何尤竹帛朦朧載，負殺堅心學道人。

紫府鵝膏軟碧香，瓊房曲釀返魂漿。兩停逆制爲丹用，一得盈持保命長。啜摸羅睺吞玉玦，溫存月孛守珠囊。黃庭鍊就金魚袋，絕勝官封田舍郎。

絕學愚夫覺夢槐，蟾光迴照玉堂開。招提月姊傾樽酌，正值天童進饌來。倒吊白蛇哇七曜，橫騎黑虎上三台。非天下之至神者，孰敢輕言與此哉。

熟讀《參同》慕伯陽，悟眞復命更消詳。離龍坎虎投爐鼎，乾馬坤牛守洞房。制汞單方言鶴草，養鉛一味是紅娘。陰陽配類身堅固，巧謬非爲不久長。

鑿破洪濛笑太虛，手探黍米一玄珠。猶龍剖此言無味，餓虎吞之樂有雛。學取仙翁調鼎鼐，忍教君子遠庖廚。度人粒粒超生死，會得抽添滿玉壺。

大丹世莫得而聞，閱遍神方費囑文。搜邏華池求赤子，抱歸紫府獻元君。腹初受氣防飧泄，腦漸凝神慮嚏分。無盡玄機俱漏露，勉人修道得惟勤。

多少修眞不保眞，有心無志是愚人。明知尺璧非吾寶，鍊就黃金喪自身。厚賂問姻充姪娣，雕鞍躍馬勝麒麟。動甘死地因驕易，學道須當徹骨貧。

道釋經書每較銖，摩尼如意玉驪珠。蕭梁忿窒無由取，漢武嬌奢不可圖。彌勒杖頭椒布袋，呂公條上藥葫蘆。直須覓個通梳漢，盡底掀翻說向渠。

喬木羽人修果倉，朝須金液暮瓊漿。淘澄靈質如秋水，凝結元神勝曉霜。鬼火灼開飛鼠洞，蠻雷鑿斷卧龍崗。一從大葳黃庭路，時駕羊車入翠房。

投老山林去學仙，鍊丹燒藥保殘年。兩弦艮兌鉛摶汞，六合乾坤牝載玄。土鬼伏雌成鴆卵，金公懷蠱孕蛙涎。百朝沐浴忙移鼎，自白而黃十月全。

丹砂玉札類相投，乾汞能容濕汞勾。澆灌金花成寶樹，烹煎玉液鑄瓊樓。大千變化多靈聖，得一分明萬事周。若起利名心未足，依前卻向赤中求。

陰極陽生六脈充，地雷震澧蘂珠宮。初爻動處羣爻動，一法通時萬法通。金鼎浴鉛修弱水，玉爐進火忌烏風。異名同出無人識，盡在玄關橐籥中。

未遇眞詮豈在忙，且須甘旨助皮囊。曉梳夜枕循天理，夏葛冬裘閱世方。肉食益神資療理，人身幻體貴珍藏。血精涕唾雖陰質，得訣修持也壽長。

天涯求術種蟠桃，雲夢陽平過幾遭。摘得雷霆歸去種，又包星斗出來淘。權時納甲滋枯骨，嫌殺勾庚說點茅。黃道不修修黑道，恢恢天網恐難逃。

求道須求罔象先，休將龍虎亂言詮。殺機反覆房中術，嗜慾沉迷井底禪。產穴迎紅蛇纏血，舌尖逆白野狐涎。齎持金帛傳邪道，悞了幾多羊

肉錢。

三清科舉選鴻儒，姦宄顛危道不扶。天眼至仁能好惡，世情移智及賢愚。齎擎老子神仙璞，傳授男兒大丈夫。良馬匪嘉鞭影句，玄關驟得人來無。

仙是人修孰不能，后因從諫木從繩。毋勞泛海搜神藥，容易當風續命燈。求道西南傳得妙，喪朋東北實何曾。天眞純雜細煩削，玄酒一杯時曲肱。

又《理一真篇》 道之無名，因一而立；物之無形，因一而生。道區率性之源，一繩繫命之蒂。樂道而忘一者得其常名，守一而行道者抱其淑質，故一爲萬數之始，一爲萬物之兆，一爲萬字之母。是故道一具載，體用兼明，一爲體而道爲用，性無生而命有生。易曰，乾爲天矣，坤爲地矣，谷爲澤矣，物爲形矣。道經卻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人亦物也，得一則生，失一則死，不可一日而無一也。是知天之一，地之一，谷之一，三者反復升降相生，互爲終始。物雖有一，自捨而不自得。古者伏羲氏始畫八卦，首書一畫爲乾，則曰剛健不已，必有窮終。復書一畫一配之，於是則兩乾成坤，或曰折，乾柔而爲坤，使剛柔相得，動靜相安，然後有定乾坤橐籥而成坎離。坎離者，乾坤之男女也。坎離下變而生兌艮。兌艮者，坎離之男女也。男女交會而成夫婦，夫婦孕育而爲父母，父母再考而爲翁婆，此先天後天反復相生之義備矣。治身者資一藝一術以贍其身，修命者抱一陰一陽以全其神，克家者歸一妻一妾以安其室，此皆謂之得一，故能身心有定。老子抱一談道德五千言，道要神功，德符陰隲。德之易傳者，顏淵三月不違仁。仁者，義也，德也，可以傳其德。道之難傳者，洪範五福，一曰富，富者，財也，福也，可以受其道。人生天地間，有守仁成德，守富成福，天賦不等也。財囑卜而占乃靈，義聽訟而獄靡決。然則道不貴師，德不貴資，安得義學之事有成全而勝財學之也。故難得之物必固執，易聞之事終退怠，瘞幣以祀社稷與貢賦同，私設以蔵鬼神與受賂同。古云，道不虛傳世情，猶其方士求術而不得者，極則潛匿某書，或竊比其樣乃已。訪師問道，至於終身不傳者，決無象可猜，但自尤亦何怨。或曰，道非不傳，亦非必用財傳，雖謙尊君子聞道或侮也。仙分多泒，正恐世絕，此道苟得人而傳之，是以道累人，況鬻書者不敢附其文，誣金者不可寄其物也。向者吏輩速於達道，妓媵多曾得仙，故其識寵辱，明巧拙，善聞而忽悟，設欺而不罔也。今也世俗之學，忘本以逐末，失道而修德，以萬爲物數之至貴，以一爲物數之至賤。聞無則訒，聞有則哂，道爲一之蒙庇，一爲道之諱忌。世多學士哄稱抱一守一了一得一，虛名端的承當，此一不起，正如見方不重藥也。所以一者不易於形言，言之不足，詠歌之不足，嗟歎之不足也。學道失此一之體用，正所謂千金易得，點水難消。古之得道者，是得一也。其身能修上乘大成之道者，游同玄域，入衆妙門，修其太玄之一，廣布天罡正炁，混元符水以濟世，死或謂將有餘而補不足。或曰調和汞鉛，兩國無傷，獨愚夫愚婦敗道亂眞，則妄相殘賊，孝子失其道，割股以救父母。遂致父子俱斃焉。知有一之不可獻耶。經云，道法三千六百門，得其一者萬事畢。故一乃玄關之總鑰，覺剎之都燈。無關鍵而不開，無幽遠而不照，轅素手探玄中，年悟道痛思鑽刺多難，僥倖得於四方，非勉力而不知，非有失而不悟，謹錄以爲普度。

又《火候行持絕句詩》 長生有訣不施工，等得無常腳踏空。說與汞鉛還失笑，如何認得主人翁。

金精木液隔西東，復姤移來土釜中。率得五行歸一性，鍊丹活計孰能同。

靈芽增長道根源，花正開時月自圓。此是五方降眞炁，一名眞汞又名鉛。

日中有烏陰金赤，月中有兎陽火白。烏精兎血合成丹，凡汞凡鉛燒不得。

日魂東卯卯屬兎，月魄西酉酉屬雞。鍊丹反本立基址，但移雞兎還東西。

六壬姹女降瑤臺，化作璇璣月孛雷。悞觸黃房飛不去，被鉛摶住結成胎。

鉛汞相投配四神，鍊成靈質聖胎銀。汞鉛以此爲虛室，繼體生龍骨氣眞。

周天火候不難知，葭管飛灰正子時。只許黃婆能勘破，女身月月有盈虧。

武陵溪口蟠桃熟，玄曲山間火棗紅。等待黑煙緋雨過，摘來供養老仙翁。

人人有個水銀壺，老少殊金覓得無。可惜擺拋全不顧，尋常撒了定顏珠。

死心容易腎難降，百日存精已是強。夜飽天寒憂夢泄，早求大藥點丹陽。

積精留氣豈因循，元氣滋身百脈勻。多少愚夫無福守，敢將艾火嘆臍輪。

採戰家風切莫行，休言死戶可求生。少陰鼎內無窮寶，未必英雄有志爭。

咸池窟宅水仙家，一樹天桃千度花。多少喪身因採折，悞他羣妾衣緦麻。

老戀花叢覓少年，道心爭似色心然。兵行鬼道常危殆，赤體衰翁抱虎眠。

古云好德如好色，今日明朝終敗惑。富兒相駕學採陰，只許說得行不得。

吳娃越女富爭求，解得春秋殺父讎。臍罷乍開銅佛笑，滿囊舍利一時休。

房中有術不如無，鰥寡多聞婦剋夫。早早驅儺貼身鬼，勝如當戶釘桃符。

會得神交體不交，空花陽艷自能拋。只堪托鉢降龍虎，惹上身來沒下梢。

一滴蒙泉是藥材，凡胎沐浴作靈胎。歸根復命知關竅，返本還元再有來。

晚歲參玄半醉醒，陰符道德未能聽。調羹既用鹽爲主，本命先由北斗經。

道從玄牝立丹基，戊(已)〔己〕宮中煆坎離。不得眞鉛製眞汞，誰家養得鬼胎兒。

混沌初生炁始青，已坯丹藥在黃庭。抽添容易韓湘子，進退艱難仵達靈。

白雪黃芽受氣初，除邪輔正號屠蘇。少年坐道到頭白，打破慳囊一滴無。

魁魕運動坎求離，顛倒陰陽正及時。喚醒一公添火候，水源清濁恐差池。

一飲華池便有功，鬢生新髮頂垂紅。從容時把菱花照，覺與尋常貌不同。

河車搬運氣難窮，一轉工夫九載同。抱道資身無影響，學人妄想速成功。

日月周星逐序移，審知法象妙能窺。天非不老常搬運，人志無常講片時。

男兒截白精化血，女子斬赤血化精。雖然未是蓬萊客，也號嬰兒姹女名。

復命還元道炁存，綿綿神水渥靈根。老來顧戀閨中物，百歲猶能種子孫。

三十時年血氣剛，笑人談道說丹方。廚中有米晨炊易，燈裏無油夜作忙。

五十修丹已太遲，氣衰身健號行尸。幾人下志求爐鼎，爐鼎而今又養兒。

現在有身須保有，未來過去事歸無。就他無有修無有，論甚先天太極圖。

佛仙了命鉢囊中，何事今人妄覺同。僧不抱元非正果，道修苦行卽頑空。

習定爲功(已)〔己〕不才，火升水降自狐猜。血榮氣衛循經絡，安得刀圭入口來。

蓬萊有路仗神遊，無字金丹未足修。寂滅若能歸極樂，骷髏自合嘆莊周。

泥着頑空錯到頭，魂消魄散死皆休。何人身上無龍虎，卻道身從累劫修。

輪迴生死事迷津，佛化衆生積善因。指示西方極樂國，謂云種種得人身。

死戶生門問要津，佛言寂滅道言昇。空談似近玄談遠，所以世人多敬僧。

年中求月日求時，久在圜爐也不知。寒夜相治喧坐鉢，獨防精漏卻歌詞。

癖性孤居倦博聞，焉知守一尚傍門。己身認作臭皮袋，執定長生是妄言。

念經度厄說禳災，了義分明莫轉猜。守道閉關行水火，虎狼枷棒自何來。

五仙修道不同科，天運迴旋到爾何。水德旺時陰直事，玄門雖闡鬼功多。

道演三乘神鬼仙，坐亡立脫命無傳。停屍在地終名死，咦咄喃喃說甚玄。

玉液嚴凝金液濃，杜門修鍊絕人蹤。守神不密精須漏，夢接招徵妄作凶。

混元符水混元燈，此是先天神炁精。一自許君修鍊後，到今舉世莫能行。

山間林下有愚夫，名利甘心不去圖。既道萬緣皆寂滅，可堪歡笑待其無。

君相臣僚士庶賢，惜精保命莫求天。人生精髓非天與，枉了燒香乞壽年。

日月高奔入紫庭，工夫鬧裏亦堪行。居官守道渾無閡，只恐伊家行不清。

金丹返老再還童，命穴求玄了性宗。靴破若非皮片補，吳綾蜀錦不彌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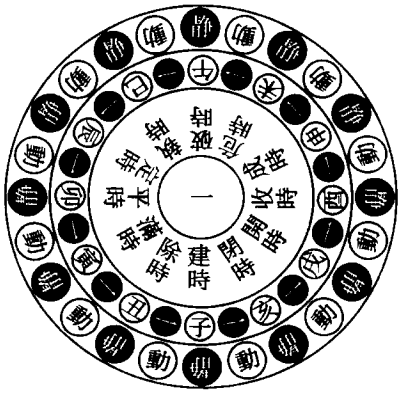
人人身上有丹砂，凡汞凡鉛莫可加。未審庸夫何以見，鬪燒雜石作黃芽。

守一精專死亦休，忙如救渴飽難求。懸胎要結波羅蜜，捉個蜂王放裏頭。

天癸天壬識得全，終須有分做神仙。任他紫府無名字，畢竟吾能鍊汞鉛。

又《谷神篇》卷下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九還七返無多事，十二時中總一時。



五氣朝元萬法歸一圖

投壺口訣圖

金瓶投木箭，氣穴引神歸。
心正形端者，機籌善發揮。

性 性無體則無爲
命 命有基則有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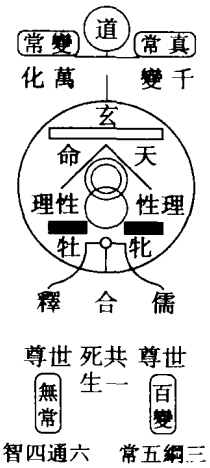
珞琭子云，崇釋則離宮守定，學道則水府求玄，此言格矣。〔圖略〕

命 貴賤
夭壽

鍊液投中正，壺中日月長。
旁門多伎巧，俱不免無常。

善惡
陶氣如炊甑，神魂暫守中
性難隨念滅，依舊入凡籠
賢愚

先天後天　釋氏牟尼
無極太極　孔氏仲尼
大無不包　牟之與仲
細無不入　一以貫之



含元抱朴之圖

潮風冰電　性依命生
馱伏潛飛　理從道出
百骸造端　視聽以前
萬化隨機　杳冥恍惚

又《靜功虛名論》 學道有五得仙，次第考之曰：夫欲修命者保見存，以身爲丹房，氣爲鉛汞，隨陽功之動作，外兼藥餌，治身無病，號曰人仙。矧以玉符保神，抱童厚純粹之質，得象而忘言，在世長年，號爲地仙。徙垣以疎交戚，晦跡以免徵呼，復以金液鍊形，使形神俱妙，得爲神仙。潛蘊造化，樞機天道，歸之若抱大患，玄科禁戒，復以言動爲忘，而務廣修，仁德暗積，功行坐待，氣足神完，超清輕沖和之體，以返洞天，位證天仙。以上四者，既分品格，適從修命之漸，故其理之果必。夫修性者，信其無以氣爲主人，身爲客寄，抱陰氣以守靜，屏萬緣，息百念，雖飲啄不足累其心，四大尸位，五臟匏繫，習衍坐功，身無宿病，不覺勞苦，用工有効，漸至靜定，子精無漏，則性水俱澄。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將入眞靜。陽魂漸消，陰魄漸勝，魄之精，性之水，咸若光明，靜定而能忘。乃曰，入定惟覺身在光中，惚則無身，性悉開朗，是謂得性。心純而博易中虛，而言應淵兮，預知人事吉凶悔吝，察往知來，本身有患，卻不自知覺。或者陰脫神恐，恐則羣魔隊仗；勉力智恬，昏則蛇虎滿前。若非有故，則陰靈附其性，虛邪入其體，鬼神趨其役，則亦服其勞靜功之驗。比之抱一者，亦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陰精旺則尸魔旺，似不自防，墮深溺淩，皆能自出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也。或者棄身則敢以履險，空想則不覺飢寒，悍氣則飽食無冀，忘形則不知痛癢，尸厥則自伐無傷，神妖則臨刑刃壞，息遯則煙爨不干，性滅則全拋眠睡，已上種種，利益皆出於拚命捨死，無有恐怖，皆徒以駭觀惑耳，去道尤遠，謂之暫假因緣，終不免於就死。至於靜極而忽動，不由主客而由賊邪。動則莫能自禁，發泄而形言歌詞，章顯科敎，彰形化俗，棄有着空，或謗眞風，是其失心所在，好勝之心猶存，非道使然。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人生天地間，抱萬古金天，一泓神水，胚胎男女俱足，故性定則水澄，澄則照物窪；水清，清卽生魚鱉。山有泉則有神涵，則作妖魅。俗聞妖術者，入人家，照其碗中之水，尙可作盜竊，況陰符性水也。修行人得入空定境界，夙有靈骨，一心不昧，自悟迴光返照，復命歸根，緘口以祀竈，瞑目以過橋，或可以移神上達，出尸入殼，去來，無礙，眞得鬼仙之道，實證空王之果，萬中有一，亦爲難事，雖曰了矣，無米粥濟飢可否？其或逐物意移，異端並起，以澄照化機，鬼擘口語，認爲已能則悞矣。苟患失之，禍將至矣。孰謂沒齒無怨言，嗚呼惜哉。天之道常善護物，故無棄物。鬼神無常情，道敗則失之，或曰鬼道易邪，況復爲災也。常思鬼仙之成道也，既不得游神於清輕，又不能留形於重厚，其居幽冥渺邈間，意獨何似觀天地萬物之作，先陰而後陽，從無而生有，先虛而後實，捨妄而求眞，先鬼而後神，偃武而修文，先功而後巧，及粗而致精。物其有也，則曰漸損廢，壞拆貧散，以至毀滅，復歸於無形。人與物俱隨氣運之流行，躁勝寒，靜勝熱，弱勝強，思勝恐，天之道，陰常勝陽；人之道，靜常勝動。人稟陰質太重，故言三魂七魄。修仙道常自吉，修鬼道常自凶，易體之變，亦曰與鬼神合其吉凶。然世事文理，亦是百件虛而一件實，守動亦是道，動極致靜，靜則神凝；守靜亦是道，靜極復動，動則氣散。伏雌抱卵以水沃而試之，浮而動者有生，靜而仆者無生。無生是無神，此曉然之理也。聖人觀復以傷物壞，嘆曰，莫若無物，使不見其壞也。卜筮書曰，天地年月日時，各有空亡，而況於人乎？常人死喪，不過三年，其於醫巫卜聖，忠臣義士，立功動利濟而留名者，有實行恩及後世，則國人稱之，故名在

靈，在其享則有祀，雖忠靖義勇靈著陰部。其餘慕清高狂簡而祠名者，皆虛名在官，則同祿歿，亡亦同俗，有祀而無享，死喪歸無常，與孤陰守靜者何異？

又《水調歌頭》 雷在地中復，山下出泉蒙。樞機合發時惟，君子爲能通。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溟涬萃黃宮。大畜有攸利，善繼養元雄。

剝鴻濛，求鼎寶，作參同。有孚盈缶，油然道濟沛其豐。酬酢噬金遯穀，鮒甕包承敝漏，退食總由公。納約自戶牖，其道永無窮。

悟得天仙訣，參透祖師關，坎離顛倒歸根，復命片時間。也不持齋受戒，也不行藏語默，也不坐禪圜。因甚同門士，廢寢更忘餐。　覓黃芽，擒已汞，結還丹，塵情事冗，般般應接道無干。也莫去妻逐妾，也莫拋兒棄女，也莫說休官。混飲太玄酒，個個會乘鸞。

大藥金丹祖，混質未分前。剛柔剖判異名，同出汞和鉛。會得道窮物返，鍊此華池神水，推類合其玄。二八正關鍵，夫婦再團圓。　午臨申，寅起子，運周天。爻符既濟，陰須陽極始承權。三五庚生甲滿，漸以中孚孕有，十月聖胎全。表裏赫然赤，洪造應純乾。

色象毘盧育，具足辟支離。大千人我總名，無量阿僧祇。男則給孤舍衛，女則普門覺海，愛慾受根基。若樂蘭那行，福報尚愆期。　善財施，多寶積，廣參師。因緣殊勝，頓超彼岸掬曹溪。佛說須陀含果，我得阿羅漢道，如是證菩提。第一波羅蜜，諦聽可思惟。

樹老堪移接，人老豈容枯。玄元食母還丹，入口是良圖。乞得西家紅釀，又覓東隣白醞，裝做一葫蘆。就我鐺中煮，玉兔搦金烏。　救衰翁，伸老媼，復如雛。精填髓滿，身心常是壯丁夫。俗語神仙絕慾，浪說眞人無念，天也被機模。我道非常道，定不自羈孤。

造物局浮僞，天網艾如張。提起死生關捩，便是有閻王。六道轉輪呑咱，一氣循環貴賤，校覈注生方。苟免投皮殼，難遇好爺孃。　交多聞，欺獲羅，錯因忙。天堂地獄，信乎申呂鞠韓常。耕餒寡尤寡悔，道穀闕疑闕殆，舉措巧承當。要出陰陽構，金鼎鍊鉛霜。

明清分部

論說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慎本》 學必有本焉，經世出世之謂也。故學非所當務，則不足志矣。其所當務者，經世之學則聖賢之道焉。聖賢之道者何，道德性命仁義之謂也。三代之始道在唐虞。後之言道者必曰是焉。蓋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備者三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盡君道也。皐陶、伊、(傅)〔尹〕、周、召之爲臣，盡臣道也。孔子、顏、曾、思、孟之爲師，盡師道也。千萬世之所法者，未之有改也。聖賢遠矣，而其道具在者，六經焉。夫《易》以著陰陽，推造化之變通也。《詩》以道性情，別風雅之正變也。《書》以紀政事，序號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賞罰，明尊王抑霸之統也。《禮》以謹節文，明上下等役之分也。樂以致氣運，達天地之和也。凡聖賢傳心授道之要，於是乎具蔑有加矣。然六經之精微幽妙，悉具夫吾心，昭晰明著何莫由夫是哉。自堯、舜相傳惟曰執中，持敬宅心而已耳。孔子之謂仁，子思之謂誠，《大學》之謂敬，《孟子》之謂心，《中庸》之謂中，其歸一也。能造乎天人一致之工，則致中和存誠明，窮事物之理，盡人物之性，然後位天地育萬物，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以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也。此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而爲天地立極生民立命，維持綱常扶持世教，孳孳焉，矻矻焉。守之爲大經，行之爲大法。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不可一日而廢焉。須臾而離也，必致戒謹恐懼之工於慎獨之頃，操舍之際，而後體立而用行矣。始則止而後定，定而後靜，靜而後安，安而後慮，慮而後得。久則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莫不得諸己者，其惟盡性致命矣乎，居仁由義矣乎。斂之則退藏於密，施之則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大而用天下國家者也。下建荀、楊、董、韓、周、程、邵、張、朱、呂之言，皆所以載道，足以羽翼夫經者歟。左氏、屈、賈、班、馬、李、柳、歐、蘇、曾、王之

文，皆屬辭言道而作。非截夫道，雖工無取焉。是故蘊之爲德行，發而爲文章，皆得夫道之玉也。抑自秦漢以下，有記誦之學，詞章之學，智術之學，於是有別焉，舉無以逮夫聖賢之學也。其立言，將以澤萬世垂不泯也。窮天地之大不知其至焉，合陰陽之和不知其信焉，極鬼神之幽不知其秘焉。又豈徒藻繪雕琢剽獵緣飾以驚世衒俗之爲足哉。苟不求夫眞知實踐，則何出處語默惟義之從哉。此孔孟間關列國將以行其道焉，道不行則退而獨善，以全其進退於用舍之間而已矣。故高舉遠引之士，將欲超脫幻化凌厲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則吾老莊之謂是也。老子始爲周柱下史，已而遷藏室史。其註《道德》上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也。其同老子者，鬻子之授文王，關尹之爲令，亢倉之居畏壘，莊子之居漆園，列子之居鄭圃，猶巢由之高夷齊之潔，商皓之隱，皆持節不屈。其視名者實之賓，乃寧處污瀆而恥爲文犧也。日抱甕荷篠以自得，誠貴富貧賤欣戚得喪一毫不足累其中焉。斯其一志心齋以得乎環中，而應無窮也乎。是能官天地府萬物，以天地爲大爐造化爲大冶。宇宙不足喻其廣，風霆不足喻其神，江海不足喻其深，山岳不足喻其高，鬼神不足喻其幽。乃蹩躠爲仁蹍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以一死生齊物我，違窮達，獨立持行而不改者也。由是三才以之一也，萬物以之齊也，物理以之制也，形器以之寓也，治天下猶主苴也。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者焉。故以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疣潰癰。外生外物而同於無欲者耶。則固多寓言雄論，放誕不羈而宏且博焉。然而靜則聖動則王，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凡囿乎形氣之內者，一不能介其中彝其外也。同乎天和合乎天樂，休以天均和以天倪，而委順萬化獨遊乎天也。是其天守全乎。非體盡無窮而遊無狀，與天爲徒而能若是哉。其視膠轕攖寧於軒輊之途聲利之域，亦復何預焉。是非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欲爲矯傲恠誕之資也，其道固若是乎。後之學者不求道德之歸性命之本，而欲以卑陋謬妄之習，而將窺夫太初混芒之始，吾見其不可得矣。矧有聞者，食藜藿栖蓬翟戚其容薄其養，飢餓其體膚壞爛其裳衣，使人視之殆有不堪者焉。所居也樵牧鹿豕，所樂也煙霞魚鳥。其心固若死灰，形固若槁木。其自處也高，其自視也遠，其自待也重，豈外物紛華毫髮之可動哉。是雖結駟懷金不能至焉。苟強至之，倏忽去來不礙其跡，不滯其形。道合則留，道離則去。惟安其素有者焉。又豈華美之奉雕繪之居權勢之位足以羈束縻束之哉。此所謂高世之士也。其接輿荷篠之徒也歟。或假是要世者則不然。其退也妄，其進也銳。是將高名幸譽於時。一旦起於草萊之間，欻然遭遇，即移所守淫所習，華其服甘其食，驕其氣誇其辭，充斥其騶御，侈美其居處。所與遊也穹赫顯貴，左右奔走趍爲儔侶。睢盱嘽咺更相號於衆曰，彼道也德也，學之精也，術之神也。孰得而不尊且大焉。求其所以奔走競逐者，勢也利也，尚何道德之云哉。噫，假名以飾實者，若之何不取世之觝排攘斥也耶。是欲欺世悅時而作也，孰知縱駭一時之惑，卒無辨之者，其能信夫天下後世哉。此固有道者所不爲也。吾懼夫頹風陋俗流而不返挽而不止，日益滋熾皆不知愼夫本而然也。抑亦君子之於出處語默，一失於義乖於道，何謬且戾之甚乎，可不愼歟。知愼所本則會道於一矣，舍是則吾未知其謂學也已矣。

又《太極釋》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渾然无所偏倚，廓然無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歟，性稟於命，理具於性，心統之之謂道。道之體曰極。五居九疇之中曰皇極。《易》曰會其有極，《詩》曰莫匪爾極，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極者道也，邵子曰心爲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陸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極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夫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五殊一實，二本則一。二實者，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五氣，由五氣而生萬物，故曰五殊也。五殊本於陰陽，互爲其根也。兩儀生於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四象，四象分而生八卦，八卦錯而萬物生焉。是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歟。是以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無窮。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散而爲萬物，則萬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極，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兼有無存體用，涵動靜爲萬化之源萬有之本者，妙合二五之精焉。朱子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太極乃本然之妙，動靜乃所乘之機，機動則氣行，而陰陽運焉。理有不著者乎。蓋氣負理生，理由氣形，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合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且鴻濛溟涬之初，則元氣爲萬物根本，其體謂之理，其陰陽流行不息者氣也。是故未分之前，道爲太極。已形之後，皆具是理，則心爲太極。沖漠無朕，萬理畢具。陰陽既形，則理氣分矣。太極判而始生一奇一耦，由奇耦而生生無窮，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

是也。聖人無以發之，伏羲始畫，以一象乾，⚋象坤。體吾心之太極也。一奇一耦，以象變重之而爲卦，拆之而爲爻，皆一陰一陽至著至明之幾也。是畫也，至廣至幽至精至微，非氣質形似之可見，非聲色狀貌之可求。昭昭焉熙熙焉，虛而靈明而妙，散之爲萬殊歛之爲一本，無須臾之間毫髮之異，循環無端浩渺無窮，若天地之運行風雨之潤，雷霆之威霜雪之肅，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飛潛之微動植之衆，舉不違乎天命之流行，而同所賦受也。所謂有極以理言，無極以形言也。抑理之至極本無形似而言。無則不能爲萬化根本矣。邵子之曰無極，曰有象。有則言其本之實體，無卽無聲無臭形而上者是也。其見夫道體者，固不可以無加於有矣。若老子之謂無極者，無形無窮也。莊子之謂道在太極之先是也。若河洛之數，先天之象，雖有詘信進退盈虛消息行乎其中，皆以虛中爲極也。能虛其中，則太極本然之妙得矣，尙何晦明通塞之異哉。故《易》曰心學。萬事萬化皆本諸心，心所具者，天地萬物不違之至理也。程子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人道之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與萬物同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一動一靜皆天地同流，惟主乎靜則性立，性立則中正仁義定矣。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是圖朱子謂周子得之穆伯長，穆得之於种放，种得之於陳(摶)〔摶〕，以陳(摶)〔摶〕學老氏，故陸氏闢朱子，以無極出於老氏也。而易曰有極，未嘗言無。周子通書亦止言陰陽太極明矣。然朱子以無形訓之，亦弗畔於道矣。且攷之潘誌，以爲周子自作無疑。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閩州一浮屠而傳焉，然其說豈浮屠所知也。且先儒以周邵之學先天太極二圖，其理一也，其傳未必二焉。其體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也。故曰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焉。萬古聖賢之心同也，非返求諸己，有以見夫。遠而六合之外，近而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豈言辭口耳之足知天也哉。必致夫會歸之工，探索之奧，則吾靈明靜虛之體，充乎六虛宰乎萬變，久則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其立象畫意剖析精微，無不備於是焉。性命之道，死生之說，原始返終於是盡矣。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亦孰得而易之，敢爲疑者釋焉。

又《先天圖論》 先天圖，伏羲作也。其卦爻次位，皆本之始畫，非文王後天次位比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萬物生焉。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也。邵子所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也。《傳》曰，《易》逆數是也。其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明交相錯而爲六十四也。數往者順左旋，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右轉，皆未生之卦也。其六十四卦之序，卽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　若逐爻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皆法象自然之妙也。此則四圖所謂先天之學也。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象則圓。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自坤之息，歷艮兌而極於乾，自乾而消，歷巽艮而極於坤，震始交陰而陽生，乃震坤之接。巽始消陽而陰生，乃巽乾之接。圓圖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皆自然之理。其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方圓之象雖異，而其布卦次序皆四圖所同也。故曰始自伏羲，非邵子所作也。藉令邵子自作，亦本諸伏羲而成也乎。且先天之謂，卽先天而天不違也。餘則文王周孔之所不言也。或曰先天卽《河圖》也。《河圖》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則之而畫卦。或曰八卦卽《河圖》，非也。況先天之卦，與《河圖》次序，同異相半也哉。且《河圖》乾坤縱而六子橫，爲數之祖。先天不可以數言也。其次位皆八卦之生數也。陽一而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以乾始於一而兌爲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爲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爲四千三百二十。自巽而坤皆奇耦之生數也。釐之爲六十四卦，則以所生之數而乘之，此總數也。其自子中至午中爲陽，初四爻爲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爲陰。二爻爲陽。

自午中至子中爲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爲陽，後二爻爲陰。上一爻爲陽，二爻爲陰。三爻爲陽，四爻爲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序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爲數也。此蔡氏之謂《皇極經世》者，皆本先天也。蓋數皆起於一，其周旋六十四卦相生之數，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飛走草木分隸於八卦，得生生之數，是以感而變者之善，暑寒晝夜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色聲氣味也應而化者之善，雨風露雷走飛草木性情形體目耳鼻口，皆先天之數也。在經世則天有陰陽，曰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有柔剛，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是故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皆起於四數，朱子所謂視萬物爲四片也。則日月星辰之類，皆由八卦之變也。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人事之變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詩》、《書》、《春秋》爲道德功力。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是曰先天之學心，後天之學跡也。是以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且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也。弄丸者以先天之圓象言也，皆順陰陽消長之往來而已矣。冬至居子之半，陽之始於復也。月窟乃乾遇巽也，天根乃坤逢震也。即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然乾至巽五卦也，即姤爲月窟。坤至震五卦也，即復爲天根。而其三十六宮者，積乾一至坤八之數。天根於時爲冬至爲夜半，所謂天地心也。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乾末爲夏至。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至坤之末交冬至循環無窮，所謂一月一時靡不有是理焉。其循環不息者，自姤至坤陰含陽也。自復至乾陽分陰也，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返姤則無極之前也。自乾接復，則有象之後也。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時。其陰陽生於兩傍，中虛即太極也。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自夏至至冬至爲逆。和炁周流於一環之中，則皆春矣。朱子謂《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止本卦，以二十八卦湊八卦，是曰三十六宮也。此皆天根月窟來往循環之妙焉。是以先天乃伏羲本圖，雖不假言辭而所該甚廣。凡易中一字一義，無不出於是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若先天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若太極精而約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而物理本同，象數無二致也。自初末畫說至六畫滿者，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所謂後天之學也。邵子之謂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止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八卦之序，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南坤西北艮東南巽東北，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孔子雖因文王之《易》而作《傳》，而《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不以文王所演之易，即爲伏羲始畫之易也。或謂是圖邵子得之李挺之，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摶)〔摶〕者，故與丹道同也。若曰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即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春夏子至辰巳，秋冬午訖戌亥，其四正者乾坤坎離也。《參同》曰，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坎離之數一二以南北爲經，道以坎離爲眞水火爲六卦之主，而六卦爲坎離之用是也。陰陽二炁皆從子午爲發生之終始。坎藏六戊爲月之精居於北，象水中生金虎也。離藏六己爲日之光居於南，象火中生汞龍也。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象乾之中爻者，居坤之內。乃金水同宗，象坤之中爻者，居乾之內，乃木火同位。以乾生三女而居東，上巽中離下兌兩陽生一陰也。坤生三男而居西，上震中坎下艮兩陰生一陽。坎胎居於午，離胎居於子。西假金之元，東假木之祖。乾退位寄居於坎，坤退位寄居於離。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坎離升降於中，即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己坎納戊，巽納辛震納庚，兌納丁艮納丙，皆與之合也。坤初變震爲生明月出於庚，再變爲兌爲上絃月出於丁。乾初變爲巽爲生魄，月現於辛再損成艮爲下絃。其曰晦至朔旦則震受符，復卦建始震受庚於西方，其象如震卦之納庚也。八日則兌卦納丁，十五則乾體純陽而乾卦納甲，十六則巽卦納辛，二十三日則艮卦納丙，三十日則坤卦納乙，是以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也。此與火候同也。而朱子則以先天八卦爲一節，不論月炁先後，且與納甲相應，謂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者是也。故謂伯陽《參同》，恐希夷之學出其源流，蓋其卦位布置皆與《參同》默符，其陽始於復極於

乾，陰始於姤極於坤，則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各行一周天，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俱與《易》準世，以《參同》倣《易》而作，孰知陰陽之妙不求合而默合也。或以先天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其曰太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消息盈虛之理也。此邵子之獨見乎恍惚氤氳變化回旋之始，朱子所謂向上根源者也。且謂但當曰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返於易，其說始明，信不誣矣。則其尊信是圖豈小補哉。然是信非若(楊)(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關子明《洞極》列二十七象，司馬溫公《潛虛》用五之數五十五行，皆補湊成書而已，非得夫道之全者也。善探陰陽之賾造化之機者，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是知天地作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也。人能盡太極之妙先天之用，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則先天一且亦無尚，何容言哉。

又《河圖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卽《易・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孔子以《河圖》之數而言，所以成變化行鬼神也。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之數也。《顧命》曰，《河圖》在東序，《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畫)八卦。《禮記》曰，河出《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論語》曰，河不出《圖》，孔云《河圖》八卦是也，則伏羲之則《圖》以畫《易》明矣。豈得詎曰妄哉。是《圖》蓋出於書契未形之先，天地自然之理也，包括造化之妙無窮，萬事萬物象數之源也。鄭康成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劉牧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大戴記》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傳》云，九寶法龜文，又曰秦以前文也。歐陽修曰，《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伏羲，八卦非人所爲，天所降也。然則八卦者人之所爲，《河圖》不與焉。若《河圖》之說信乎生於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伏羲氏始作之也。王安石曰，《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也。蓋通於天者以象言也，中於地者以法言也。蔡沈曰，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與諸儒之說不合。又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與之符矣。而《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於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五)中，其曰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十者無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兆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同之以造《易》，禹、箕序之而作《範》也。朱子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皆《易》之所自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洛》之初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河圖》之位一與六同宗而居北，二與七爲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九爲友而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兩其五行而已。《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河圖》以生數爲主，而十數者因五得數以附於生數，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耦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吳澄曰，《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背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觀於天地人物，無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契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倍而加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河圖》之數亦五位，合於天星五宮之圓，一六居

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位五，每位各有一奇一偶，數雖十而位止五。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玉)〔王〕府。陳頡曰，二圖五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爲變。二圖雖縱衡變動，皆參互呈見，此所謂相爲經緯也。翁泳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爲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胡(瑗)〔瑗〕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河圖》數十七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胡一桂曰，書之中視《河圖》惟有五而無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未嘗無十焉。此先儒深究陰陽造化之理，探幽索微已極《河圖》之妙矣。然而同異之辨不能無焉。劉牧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張文饒精於邵學，亦以九爲《圖》十爲《書》。而邵子止言圓方，而不言數之九十，亦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與夫子、箕子之言合。或謂邵傳於穆修，劉傳於种放，皆得之陳(摶)〔摶〕。朱子謂陳(摶)〔摶〕以先天圖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子。放又以《河圖》、《洛書》授李溉，溉授許堅，堅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授程顥，程亦本劉氏。及朱子力詆其非，此萬世不易之論也。魏氏復詆朱子，謂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作，託之陳(摶)〔摶〕靖士蔣山復以先天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爲太一下行數。羅端良嘗謂受《河圖》於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象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白者純陽象乾，黑者純陴象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謝(方)〔枋得〕謂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狀倣八卦爲體，坎離中書而相交，類於丹道坎離之術。張平子《乾鑿度》中九宮數即太乙圖，劉牧以爲《河圖》。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又豈紛紜至若是之殽雜也哉。朱子謂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有是說，然《顧命》、《繫辭》、《論語》皆有之，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其說至矣。歐陽公惟不見本圖，特承用註說，直以《圖》、《書》爲無，並疑《繫辭》非孔子作，何不思之甚哉。《圖》、《書》所具，皆包括萬物造化之機，孰有違乎是者。且聖人實因《圖》以畫卦，可即謂《河圖》爲八卦乎。而其所與《洛書》合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固出於《洪範》。而《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是以奇數爲主，二四六八各因其類以附於一三七九之側，《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亦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不默合，此變化無窮之妙矣。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五，衍之以至於十，則合於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惟五居中，則亦自含五數而並爲五十矣。《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羸而偶乏，陰陽之數均於二十。雖陰陽之數異，然五居中，太陽得五成六，少陰得五成七，少陽得五成八，太陰得五成九，則與《河圖》陰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無異也。《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散數未合。《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也。故先儒以《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者，此也。若大衍之數五十者，亦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亦不異焉。且《河圖》、《洛書》皆虛其中，即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即兩儀也。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即四象也。以乾坤坎離爲四正，以震兌巽艮爲四偏，即八卦也。先天圖之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未始不與《河圖》奇偶錯綜同也。此先天之爲丹道之祖也。而《河圖》者陽之生數五，五行之本也。陰之成數十，萬化之根也。一九四六各合爲十，金水同宗。二八三七各合爲十，木火同體。總爲五十有五，分爲五方一六居北二七居南，四九居西三八居東，五十居中。以生數除之，五方各除本數，乃五行之源也。又以成數除五方之本數，乃五行之本也。除外五方各剩五數，共二十有五，爲五行之根，象戊土之體。復除五行之本，則北一南二東三西四中五，則北剩四數象金，金本生水，而金反自水而生，如鉛自銀而有，即金虎也。金產水中，乃虎向水生也。而南剩三數象木，木本生火木反自火，而有如汞感鉛而結即木龍也。木生火中，即龍從火出也。東剩二數，象火火生於木，砂中抽汞乃木汞藏於離，母隱子胎曰七返也。西剩一數象水，水生於金，一氣還元乃金鉛藏乎坎，子歸母腹曰九還也。虛中以象太極，四象相合而成十，乃眞陰已。土之妙理，是皆天地陰陽顚倒生化之機，至神莫測之妙用存焉。又豈太一曆緯星數方伎之所竊取可同日語哉。然或謂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圈，故謂三代以後《圖》、《書》隱晦千有餘年，幸方

伎家藏之，至宋復出。而方伎之所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以奇偶消長配之刑德生殺，此特曆緯術數所本而已。先儒以《參同》爲不足道，殆亦過歟。嗚呼，傳有之，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倣之以畫八卦也，故不可以八卦卽《河圖》也。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其間羣聖人未嘗言，至孔子固嘗言矣，而不明言其《圖》。孔子而下自關氏、劉氏以來，又紛紜各持其見，而卒無所指歸焉。然朱子之以十爲《圖》九爲《書》，足以盡之。其或以先天爲《河圖》，或謂如車輪白黑交錯，或依倣八卦以爲體，或以九十二圖皆《河圖》也，是皆無一定之見，使後世將孰從之。而《繫辭》之本文，自天一至地十，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自一至十五皆本文，自然之定位也。十五點之如星象，故謂之《圖》也，亦何涉於恠妄也歟。亦復何疑焉。噫，程子之言曰，有理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自《圖》、《書》始，止於畫上見義，其中反復往來上下消息。自天地幽明飛潛動植，微細無不該合，則《易》之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皆託象以明理而已矣。或溺於象數，而謂專爲卜筮設，不推義以求理，去道遠矣。所謂郭樸、管輅之學者也，其所謂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特其一端耳。卒本是以求《易》文，又豈能盡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造死生之說幽明之故，而彌綸天地之大也哉。以是而欲求諸聖人之端緒，固余之所未之信焉。

又《廣原性》 性命之道一也，學者求道而已。苟求諸道於性命之源，其有弗見者焉，蓋求之未力則見者鮮矣。韓愈氏之原夫性也，發乎未見以繼聖，然理有未明，將以廣之。古今之言性者多矣，得其本者復幾人焉。若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得性之本然也。故其命舜曰道心惟微是也，足以發王道之本焉。周衰，孔子生足以繼矣。其曰性與天道，成之者性也，各正性命，知性則知天矣，道之源莫切著於是哉。子思之謂天命之謂性，天之命於人者爲性，知率其性則謂之道，孟子之謂性善是也。人心統乎性情，本無不善，所謂天命之性也。其具仁義禮智，不假爲而能也，卽繼之者善也。蓋天之命於物爲性，善所固有。其惡也，所謂氣質之性也，卽性相近也。由乃感於物動於欲蔽於習而然，是有上智下愚之分焉。則其善也猶鑑之垢水之昏，直不過太空之浮翳也。若垢淨而明固存，昏澄而清固徹，其本有之善孰得而易。故於聖賢不能加，於愚不肖不能損焉。惟能盡其性則物不能感，欲不能動，習不能蔽。則其至虛而靈至清而明者，猶太空之昭昭也。又豈善惡可得而混焉。是以靜專而動直，誠立而明通，明睿生矣。是爲五官之統宰，百體之所從令，四端之所備，七情之所制。其大無外，性命之正死生之理幽明之故具焉。其小無內，洪纖之體含類之情形色之質係焉。充之爲周孔，悖之爲桀跖，行之爲伊傅，潔之爲夷齊，安之爲顏閔，皆特立於明，善之効也。其澤夫一世，垂之無窮也。和之爲禮樂，治之爲法制，率之爲綱常，繩之爲典則。凡得乎天秩天序者，非天理之公用哉。且夫(楊)[揚]子之謂善惡混，特情習氣質之偏而已，豈天之正命也。告子以生之謂性，是情之所欲所爲皆性也。荀子之謂性惡，以其善者僞也。又情習氣質之固，於性之正則相去遠矣。韓子謂之品三，其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則天之所命與者，何紛紛之多也，將奚自而立焉。凡出乎性者皆情也，又豈三品之拘，而又加五性焉。是蓋皆氣質之偏耳。後之論者，特以其秦漢以來鮮言之，而愈獨發之也。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又何大本之未明哉。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子曰，性者五常之太極，而五常不可謂之性，庶幾若近道焉。而或有別於孟氏之言，而以荀韓爲似是，何繆妄也哉。其亦未之辨焉耳。獨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卽理也，可謂著明矣。是足以繼孟氏者，周程而已矣。其度越諸子，槩可見矣。然而老釋之謂異者何。老曰，性卽神也，元初不壞之靈也。釋曰，性卽覺也，全其本來之虛靈也。必絕事物去嗜欲，庶幾無所染奪，以澈其澄，以立其勁，則靈明之積，神化著焉，是則以天地萬物，凡有形氣者，皆虛空幻妄也。故虛無空寂，而失理氣之實也歟。若其究夫死生獨善者，又豈與申、韓、楊異之徒共轍哉。抑亦天人之道一，故道之至精至粹，理之至幽至微，人之不能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不能辨夫天理人欲之一間耳，是以不能盡聖賢之心也。能盡其心則盡性，致命之道得矣。

又《問神》 或問曰，道家流以鬼神爲務，是果有乎。曰，孰謂之無有也。特辨之不精而或疑焉。夫天積氣也，地亦氣之厚者，形而上者是也。炁行形之內，卽天命之流行也。以其流行不息必有宰之者焉。程子曰，主宰謂之帝，妙用謂之鬼神。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跡，二氣之良能。蓋陰陽之運，跡不可見而理可推焉。理之顯微有不可窺測，而神居焉。故雖聖人未始言其

無也，特不專言之而已。若孔子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鬼神之道敬而遠之，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非果無有也。特子不語怪力亂神，恐溺於誕焉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也。夫心存，則道明而理著焉。其爲陰陽之機出入往來，非外乎吾心也。其吉凶故與鬼神同，鬼神非是則不能存，又何吉凶之云哉。惟顯道神德行者有以合之，以通神明之德，則太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謂妙萬物而爲神也。窮神知化之道於斯盡矣，此聖人體乎天地之妙用，合天人一致之極功，然後不知其神而所以神也。故曰，事天明事地察，惟誠其心以感天，天感則發乎其機也。以不可見不可知者，則曰神存其間也。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感於此應於彼，未嘗間也。是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鬼神，享於克誠，惟知誠其心則足以事天矣。其祀之禮，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焄也，黍稷肝肺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皆焄感而至焉。若明之爲神也，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滋以霜露。其晦明變化倏忽萬狀，是非至神，其孰能哉。幽之爲鬼也，不可得而跡求之。然其蒿悽愴之集，或聲或狀或焄感或慮至，高而無形卑而有物，其滯而不化屈而不伸者是也。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乃囿於陰陽屈伸而然也。此陽精陰魄所以爲鬼神之情狀也。惟觀夫造化之跡，則見其有無之端矣。問者曰，有之理信矣。或見世之疾患者，輒曰，某鬼神之害也，必血食禱之則免。禱之應則爭相告曰，神驗矣。或不應，一旦有夭壽之變，則怨怒而謂曰，某鬼之侵，神爲之助矣。求其禱，則果非天地社稷所宜祀之神，而皆淫祀者有焉。謂之神且不足稱焉，又豈能助夫鬼以賊人之天命乎。是豈非至愚也哉。曰是非一朝夕而然也，蓋井巷之習，庸夫愚婦惑於流俗之言，以驚世駭俗因而成風矣。苟知乎生者氣之神，死者氣之屈，伸者爲神屈者爲鬼，魂氣本乎天體魄本乎地，則豈淫僻之足惑哉。能存吾心精誠靈粹與天地合其用者，若魯陽返戈止日，烈婦哭而降霜，韓子之開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可見矣。先儒亦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神何存焉。道之曰役諸鬼神者，發吾之靈明精一之神，合天地變化之神而已。董子之謂縱諸陽閉諸陰者是也。侍宸不曰，先天之氣眞皇正法也，吾心之神雷吏岳伯也，殆是之謂歟。或未之詳而病其爲方外之說，是豈果知神化之機，鬼神之變者哉。

又《觀植》 芒芴子行山澤間，見木之喬者偃蹇，低者蕃茂，曲者拳揉，直者森鬱。大者數只圍，而小者不盈一指。豐暢蓊鬱乎山崖澗谷間，雲煙與之上下，禽鳥托之和鳴。子顧而笑曰，吾嘗愛物之藹然生意津津者，莫植物若也。彼翼而飛鱗而潛足而走者，非不皆賦物之性，而植之理最可見而可喜也乎。若四時之代謝，一華一草或紅或紫或白或黃，不違其時不奪其色，而寒暑應節萌孽兆焉。若其眩彩競妍綺繡粉黛所不能狀，而春者不得而使其華於冬，夏者不得而使其茂於秋。節之踰者不可促其急，時之未者不可強其緩。雖居之堂室培之盆甕，曲其枝體以取容，和其性質以就養，雖若不能順其天害其性，亦莫知其傷於曲且隘而不能遂其自然之質，卒死矣。亦伺時循節而華且茂焉，是果孰使之然哉。此其宰造化者之工也，至微至妙者於是可見焉。而物各賦物而各一其性，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者乎。然而資於培養者，或時之所至而使然也。故不耗其實不抑其長，理有不足恠焉。今夫山澤間也，糞壤之所不及，灌溉之所不至，若雨露之所濡霜雪之所凌，燥濕不時寒暑不均，無美惡薰蕕之異，一資於風雨之潤土石之固而已耳。而其高者低者曲者直者，大者小者各遂其自然之性，而蕃衍碩茂無所不至也。其得乎賦物之性之全者，雖山葩野卉爭芬並秀，亦不讓盆甕間者，又非一花一草之比也。故松柏楩楠足以爲棟梁，柟樟檜梓足以爲榱角，其明者可以爲膏爲漆，其槁者可以爲器爲薪。實之甘者可食，本之佳者可藥，瑞之瑞者可紀，且各適其材，而未始以其無所可用而產於深山窮林以全其本也。其各一其性得天者全，皆誠之不可揜也，如斯之廣且神哉。道之在天下，猶水行乎地中，無所往而不至焉，豈草木可謂之無情無知而能若然哉。余乃今知夫萬殊一本之理，古今之所同然。塞乎宇宙而不可易也，不知其樂之極矣。有笑於後者曰，子何樂乎是觀也，曰非爾所知也。吾觀乎植物之性，足以盡吾之性，故不知其樂歟。笑者曰，子之所觀者，特子之所遊息而目歷者也，尙孰知乎木之豐暢蓊蔚者，閱歷盛衰與時消息，豈一日而然哉。使非居乎山陵之險僻，一旦爭取羣盜之罹斧斤之禍，無老弱曲直堅脆大小之擇，摧風霜殞氷雪不舍晝夜而摧之，剡而爲舟揉而爲耨，琢而爲廬斲而爲車，摧而爲薪不可勝紀，皆明之爲害質之爲仇也。則木之性毀矣，尙何生意之足觀也。直不過莊子所謂山木之支離擁腫足以全其天年者，或存焉。若所謂樗與椿之久且大也，則吾未之見矣。子不懌而去，乃顧之曰，孟子之謂牛山之木常美矣，柰何且且而伐之。木之性傷猶己之性伐而不知存者也，豈特木之謂歟。矧邵子常達夫

數也，雖木石瓦礫各有一定之理存焉，余復何悲。抑亦賦物之性固不得而傷也，其所適於用則有幸不幸者係焉，是則其有定在者也。若才之美者，宜爲琴瑟簫簴，則薦之清廟。質之勁者宜爲盤盂，(幾)(几)席則處之堂室。下者置之卑陋，朽者棄之埃壤，各信所遭者何如耳。於其本之全乎天者，孰得而毀絕之也哉。此之謂盡性。笑者曰，然。

又《讀觀物篇》 孔孟之書出而其道明。逮其道晦，則王化弊，非書之不傳，言道者之不明也。列國而下漢唐之盛，稱知行者寡矣。宋興而道著，周子暢太極未明之蘊於前，邵子發先天無窮之理於後，由是而羲文周孔之旨，繼絕學者莫若是也。聖人之道本乎心。《易》，心學也。邵子之言曰，心爲太極。爲學養心。先天之學，心也。其言心至矣，其論理明矣。暨圖方圓以盡《易》之妙，雖天地之大陰陽之微，鬼神之幽象數之奧，有無之變物之至廣理之至神，皆出乎太極復歸於太極者，歛之於一心而已。充而宇宙散而毫忽，其潔淨精微淵深幽眇，可謂詳矣，密矣。此其所謂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又曰，不以心觀物，不以我觀物，不以物觀物也。若堯、舜、禹、湯之禪，有德功放殺之異。周秦漢楚運祚之修短，擇乎善惡而已，是知治亂由義利之所尚，邪正由言行之所致。凡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若水鑑之燭毫髮不能隱，則其反觀者，所謂聖人能一萬物之情哉。是爲窮理盡性至命之道也。大而化之，則天地陰陽之數，以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故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則天根月窟之往來，存乎無極之間矣。與周子之言豈不合歟。自有《易》以來，後之疏議者千百其人，而造聖人之旨者，幾何能達夫未畫之先乎。然世之慕者徒求幽閑逸樂之餘，於其道則未知有聞焉。韓子讀荀取其近孔子者，復以雄亦聖人之徒歟。若《太玄》之於《易》，方之邵子之謂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若用智數由逕而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其見豈不相去遠矣。是足以知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焉。豈非至神至聖者乎。其亦信不誣矣。孰得善養心者與之言心學也乎。嗚呼，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若邵子者可謂窮神知化矣。復有謂之聖人所不論者歟。

《太上開明天地本真經》 昔乎上聖垂世，開化度人，遂興三教之機，重剖一眞之道。儒體乾坤，健用一陰一陽之道。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孝之禮，法而制之。謹身節用，不失本眞，不廢中道，通五常，行四德，知死生，說日用安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充實之謂美，光大而成聖。道體乾坤，妙用一水一火之道。日魂月魄，內陰外陽，復命還源，深根固蔕，奪天地之造化，行火候之工夫。溫養成丹，同登仙品，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本眞堅固，得道長生。釋體乾坤，大用一權一實之道。隨機接物，見色明空，拶有無中，道精修證，妙相比空。成就同入，無生忍全，超有作功，那伽大定以返本歸源，實際眞如而靈明眼迸。通天徹地，證聖成眞，所以三教各稱其尊者，道本眞一也。生從本眞來，死因本眞去。得眞非女男，明道無來去，儒務本不致於淫，合天地之德；道守本溫養爲功，含天地之化；釋返本明了眞歸，超天地之表。況今三教錯會一眞，說務本而邪念恣淫，無制節之謹度。誇守本而傍門失養，無火候之眞玄。說返本而妄想迷流，無精修之妙法。今吾三教通玄，多方直指，哀愍死生，開明天地。中天性，天無上天；此地心，地不動地。運天地之大道，經天地之大本，告天祝壽，保國安民，咸資本體，普度冤親。亡者得化，存者通靈，諸魔無害，萬病難侵。然則未能運藏眼之眞經，不得眞本；未能返眞源之本根，不得修養；未能養生保命，不得靈明；未能寂照含空，不得見性；未能覺性圓常，不得通徹；未能通玄徹悟，不得眞歸。妄求作佛成仙，不得超凡入聖。要且憂死生一事之大，無人我三教之分。求至人指經法，明此本歸一眞。日用作何修，源本作何得，眞性作何見，前路作何歸。如然了徹了明，當證非仙非佛。全超聖地，頓徹古今，奉勸儒釋道俗，善信賢良，或持運經行，速得通利；若精修解悟，即證無生。

作者不詳《性命圭旨・念觀音呪說》 此呪是觀音菩薩微妙心印。若人書寫六字大明呪者，即同書寫三藏法寶。若人得念六字大明呪者，即同諷誦七軸靈文。又能開智慧門，能救百難苦，三世業冤，悉皆清淨。一切罪障，盡得消除。解脫生死，安樂法身。然而念呪亦有密訣。故第一聲中而唵之，乃以呼吾身毘盧遮那佛也。第二聲東而嘛之，乃以呼吾身不動尊佛也。第三聲南而呢之，乃以呼吾身寶生佛也。第四聲西而叭之，乃以呼吾身無量壽佛也。第五聲北而咪之，乃以呼吾身不空成就佛也。第六聲復上返於喉而作吽音者，乃以呼吾身大勢至金剛也。久則五炁歸元，即成就不思議功德，而證圓通也。

又《法輪自轉工夫》 三教法門，同途異轍。迹雖分三，理則一也。

如此看工夫、釋家謂之法輪、道家謂之周天、儒家謂之行健。易曰其出入以度、其出入以度、其行健也。夫之行也、日一夫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中之黃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乎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何爲立極、即前所謂心中之仁。安於中心之中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眞機、而身心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伸一往一來、眞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起初用意、引氣旋轉、由中而達外、由小而至大。口中默念十二字訣曰、白虎隱於東方、青龍潛於西位。一句一圈、數至三十六遍而止。及至收回、從外而旋內、從大而至小。亦念訣曰、青龍潛於西位、白虎隱於東方。亦數三十六遍、復歸太極而止。是爲一周天也。久則不必用意、自然璇璣不停、法輪自轉。眞倘有歇手不得處。至陽子云、與日月而周回、同天河而輪轉。輪轉無窮、壽命無窮。鳴道集云、安閑自得長生道、晝夜無聲轉法輪。韓逍遙云、法輪要轉常須轉、只在身中人不見。駕動之時似日輪、日輪向我身中轉。又云、法輪轉得莫停留、念念不離輪自轉。當其轉也、瀚然如雲霧之四塞、颯然如風雨之暴至、恍然如晝夢之初覺、渙然如冰釋之脫體。精神冥合、如夫婦之交接。骨肉融和、如澡浴之方起。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斯言信矣。

又《嬰兒現形出離苦海》

前面火候已足、聖胎已圓。若菓之必熟、兒之必生。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釋氏以此謂之法身、又曰實相。玄門以此謂之赤子、又曰嬰兒。嬰兒當移胎換鼎之時、躍然而出。潛居氣穴之間、又重開一混沌也。蓋此穴原是神仙長胎住息之鄉、赤子安身立命之處。因是熟境、順路而歸。嬰兒既宴坐靜室、安處道場、須藏以玄玄、守以默默。始則藉坤母黃芽以育之、繼則聚天地生意以哺之。此感彼應、發邇見遠。其中自呼自吸、自闔自開、自動自靜、自由自在。若神仙逍遙於無何鄉、似如來禪定於寂滅海。既到此大安樂處、仍須密守關元、無令外緣六塵魔賊所侵、內結煩惱奸宄所亂。若坐若臥、常施瑩淨之功。時止時行、廣運修持之力。遂得六門不漏、一道常通。眞體如如、永固丹基者矣。日夕如此衛護、如此保顧如龍養珠、如母育子。不可頃刻暫忘、刹那失照。鍾離翁曰、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坤娘養育恩。又曰、已證無爲自在心、更須溫養保全眞。李清庵曰、丹從不煉煉中煉、道向無爲爲處爲。息念息緣調祖炁、忘聞忘見養嬰兒。呂純陽曰、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嬉情。無端措大剛饒舌、都入白雲深處行。蓋溫養育嬰、乃作仙之一大事。若養育失調、嬰兒就有棄殼離窠之變。此時着實隄防、不可輕縱。自去則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無歸。故白玉蟾有重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之嘆。上陽子云、既達返還九與七、此即木金三五一。然全神拒換胎時、照護嬰兒休遠出。防護之訣、密固三要爲緊。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眞入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其法只是以眼觀眼、以耳聽耳、以鼻調鼻、以口緘口。潛藏飛躍、在正一心。則外無聲色臭味之牽、內無意必固我之累。自然方寸虛明、萬緣澄寂。而我本來赤子、怡怡然安處其中矣。雖然外固三要、尤要內遣三害。三害者、邪念煩惱瞋恚是也。故道覺禪師曰、修此戒定慧、斷彼瞋貪癡。蓋貪癡易於制伏、惟有瞋毒難降。《聖胎訣》云、瞋恚之火一燃、胎眞去如奔馬。直待火滅煙消、方纔歸於廬舍。宋儒亦曰、忿火不懲、必有燎原之患。慾水不窒、豈無潰川之災。《圓覺道場修證儀》云、一念瞋起、具八萬障門。今欲去瞋之法、惟宗《老子》之曰損、《周易》之懲忿、世尊之覺照。高僧妙普曰、瞋火正燃時、我以覺照之、猶如湯消氷、了了無分別。緣此瞋火、非實有體、皆從無明而來、過《寶積經》偈云、如鑽木出火、要假衆緣力。若緣不和合、火終不得生。是不悅意聲、畢竟無所有。知聲性空、故嗔亦不復生。嗔不在於聲、亦不身中住。因緣和合起、離緣緣不生。如因乳等緣、和合生酥酪。瞋自性無起、因於麤惡事。患者不能了、煩惱自燒燃。應當如是知、究竟無所有。瞋性本寂靜、但有於假名。瞋恚即實際、以依眞如起。了知如法異、是名瞋三昧。《寶積經》又云、求自然智、破無明殼。則無明變成慧炬、而瞋火化作心燈。瞋之一毒既消、八萬四千煩惱亦滅。佛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爲先。又云、現住菩薩境、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又云、無障大悲、觀諸衆生。所有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生。知諸煩惱、體性自離。如是隨覺、即是菩提。煩惱之性、即菩提性。又云、煩惱境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又云、欲除煩惱、當行正念。四祖亦云、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細觀佛祖經旨、大槩謂煩惱性空、勿爲窒礙。觀如夢幻、

不用介懷。設使觸景情動，如響應聲，既應即止。若此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胎眞赤子，弗假修而自靈。又有經云，以智慧劒破煩惱賊，以智慧刀裂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僧圓照云，對治煩惱魔，清靜常歡喜。龐居士云，諦觀四大本空，煩惱何處安腳。晁文元公，身同夢幻非眞有，事比風雲不久留。既能洞達須剛斷，煩惱魔空過即休。張紫陽云，可謂道高龍虎伏，堪言德重鬼神欽。已知壽永齊天地，煩惱無由更上心。六祖《壇經》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故《瓔珞經》云，佛言我從本來，不得一法。究竟定意，始知所謂無念。若得無念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形。因此得成無上正眞之道。又云，世人不能成道而脫生死者，良由忘念爲輪迴種子耳。蓋妄念起處即是生滅，忘念息處即是眞元。故玄門以止念爲本，釋教以無念爲宗。無念者，爲無邪念，非無正念。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即名邪念。不念善惡，即名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冤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是名正念。但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即是無念也。無念之念，謂之正念。佛經云，善男子，我等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世界。高峰禪師云，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出一念無生性海。智常禪師云，眞如無念非念法，能階實相無生豈生心。能至無念念者，即念眞如。無生生者，生乎實相。李之才云，念之天理，則明月之當空。念之人欲，則浮雲之蔽日。寒山子云，旋乾倒嶽鎭常靜，一念萬年永不移。天隱子云，不覩不聞存覺性，無思無念養胎仙。《寶積經》中所說，菩薩安住無所住之念，非憶非忘，所安住念，即名法界。是知從上若佛若祖若聖若仙，皆因冥心息念，而得妙道。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然克念之功，須要躬行實踐，方有進步。不然一片太虛，途路甚遠，少一步定是到不得。人所謂工夫不到不方圓，工夫若做到極則處，自然人於無念。既得無念眞常，則玄竅嬰泉，寂寂然而無撓擾之患矣。劉虛谷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陳朝元云，含養胞胎須十月，育嬰乳哺要千朝。泥丸翁云，片餉工夫修便現，老成須是過三年。三年工夫已完，溫養事畢，即悟眞所謂一霎火焰飛，眞人自出現。眞人既現，必由太玄而升天谷。再加冥心滅盡之功，則有通靈變化之妙。劉海蟾曰，卦行火候周天畢，孕個嬰兒鎭下田。霹靂一聲從地起，乾戶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玄關，這回方是眞仙子。

著錄

《隋書・經籍志》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錄)(籙)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並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緜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緜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緜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並具贄幣，燒香陳讀。

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麻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勑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眞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眞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舊唐書・經籍志》

《老子》二卷　邕子撰。《老子》二卷　河上公注。《老子章句》二卷　安丘望之撰。《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　安丘望之撰。《老子》二卷　湘注。《玄言新記道德》二卷　王弼注。《老子》二卷　鍾會注。《老子》二卷　羊祜注。《老子》二卷　程韶集注。《老子》二卷　王尚注。《老子》二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孫登注。《老子》二卷　袁眞注。《老子》二卷　張憑注。《老子》二卷　鳩摩羅什注。《老子》二卷　釋惠嚴注。《老子》四卷　陶弘景注。《老子道德經品》四卷　梁曠注。《老子》二卷　樹鍾山注。《老子》二卷　傅奕注。《老子》二卷　楊上善注。《老子集注》四卷　張道相集注。《老子》二卷　辟閭仁謙注。《老子》二卷　成玄英注。《老子》二卷　李允恪注。《老子》二卷　陳嗣古注。《老子》二卷　釋義益注。《老子道德經集解》四卷　任眞子注。《老子節解》二卷。《老子指歸》十四卷　嚴遵志。《老子指歸》十三卷　馮廓撰。《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　玄景先生注。《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二卷。楊上器撰。《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尹文操撰。《老子章門》一卷。《老子玄旨》八卷。韓莊撰。《老子玄譜》一卷。劉道人撰。《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指例略》二卷。《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顧歡撰。《老子解釋》四卷。羊祜撰。《老子義疏理綱》一卷。《老子講疏》六卷　梁武帝撰。《老子私記》十卷　梁簡文帝撰。《老子講疏》四卷。《老子義疏》四卷。孟智周撰。《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老子道德指略論》二卷　楊上善撰。《道德經》三卷　《略論》三卷　楊上善撰。《老子西昇經》一卷。《老子黃庭經》一卷。《老子探眞經》一卷。《老君科律》一卷。《老子宣時誡》一卷。《老子入室經》一卷。《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老子消水經》一卷。《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莊子》十卷。崔譔注　又十卷　郭象注　又二十卷　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　司馬彪注。《莊子集解》二十卷　李頤集解　又二十卷　王玄古撰。《莊子》十卷。楊上善撰。《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撰。《莊子疏》七卷。《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　梁曠撰。《釋莊子論》二卷　李充撰。《南華眞人道德論》三卷。《莊子疏》十卷　王穆撰。《莊子音》一卷　王穆撰。《莊子文句義》二十卷　陸德明撰。《莊子古今正義》十卷　馮廓撰。《莊子疏》十二卷　成玄英撰。《文子》十二卷。《鶡冠子》三卷　鶡冠子撰。《列子》八卷。列禦寇撰，張湛注。《廣成子》十二卷　商洛公撰。《任子道論》十卷　任嘏撰。《渾輿經》一卷　姬威撰。《唐子》十卷　唐滂撰。《蘇子》七

卷。蘇彥撰。《宣子》二卷。宣聘撰。《陸子》十卷。陸雲撰。《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葛洪撰。《孫子》十二卷。孫綽撰。《顧道士論》二卷。顧谷撰。《幽求子》三十卷。杜夷撰。《符子》三十卷。符朗撰。《賀子》十卷。賀道養撰。《眞誥》十卷。陶弘景撰。《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無上祕要》七十二卷。《玄書通義》十卷。張機撰。《道要》三十卷。《登眞隱訣》二十五卷。陶弘景撰。《同光子》八卷。劉無待撰，侯儼注。《牟子》二卷。牟融撰。《淨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統略淨住子》二卷。釋道宣撰。《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虞孝景撰。《眞言要集》十卷。釋賢明撰。《歷代三寶記》三卷。《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郭瑜撰。《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十門辯惑論》二卷。釋復禮志。《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通惑決疑錄》二卷。釋道宣撰。《夷夏論》二卷。顧歡撰。《笑道論》三卷。甄鸞撰。《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辯正論》八卷。釋法琳撰。《破邪論》三卷。釋法琳撰。《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甄正論》三卷。杜乂撰。《心鏡論》十卷。李思愼撰。《崇正論》六卷。釋彥琮撰。

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

又《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新唐書・藝文志》《鬻子》一卷。鬻熊。

《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又三卷。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新記玄言道德》二卷。又《老子指例略》二卷。蜀才注《老子》二卷。鍾會注二卷。羊祜注二卷。又解釋四卷。孫登注《老子》二卷。王尚注二卷。袁眞注二卷。張憑注二卷。劉仲融注二卷。陶弘景注四卷。樹鍾山注二卷。李允愿注二卷。陳嗣古注二卷。僧惠琳注二卷。惠嚴注二卷。鳩摩羅什注二卷。義盈注二卷。程韶集注二卷。任眞子集解四卷。張道相集注四卷。盧景裕、梁曠等注二卷。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二卷。又《道德經指趣》三卷。王肅《玄言新記道德》二卷。梁曠《道德經品》四卷。嚴遵《指歸》十四卷。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梁武帝《講疏》四卷。又《講疏》六卷。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孟智《周義疏》五卷。戴詵《義疏》六卷。葛洪《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韓莊《玄旨》八卷。劉遺民《玄譜》一卷。《節解》二卷。《章門》一卷。李軌《老子音》一卷。《鶡冠子》三卷。張湛注《列子》八卷。列禦寇。郭象注《莊子》十卷。莊周。向秀注二十卷。崔譔注十卷。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又《注音》一卷。李頤《集解》二十卷。王玄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釋莊子論》二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又《莊子古今正義》十卷。梁簡文帝《講疏》三十卷。王穆《疏》十卷。又《音》一卷。《莊子疏》七卷。《文子》十二卷。《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唐子》十卷。唐滂。《蘇子》七卷。蘇彥。《宣子》二卷。宣聘。《陸子》十卷。陸雲。《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葛洪。《孫子》十二卷。孫綽。《苻子》三十卷。苻朗。《賀子》十卷。賀道養。《牟子》二卷。牟融。傅弈注《老子》二卷。楊上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注《莊子》十卷。《老子指略論》二卷。太子文學。辟閭仁謂注《老子》二卷。聖曆司禮博士。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陸德明《莊子文句義》二十卷。玄宗注《道德經》二卷。又《疏》八卷。天寶中加號《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盧藏用注《老子》二卷。又注《莊子內外篇》十二卷。邢南和注《老子》。開元二十一年上。馮朝隱注《老子》。白履忠注《老子》。李播注《老子》。尹知章注《老子》。傅弈《老子音義》。並卷亡。陸德明《老子疏》十五卷。逢行珪注《鬻子》一卷。鄭縣尉。陳庭玉《老子疏》。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亡。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吳善經注《道德經》二卷。貞元中人。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高高山人李利涉爲序，唯《老子注》、《莊子疏》著錄。張游朝《南華象罔說》十卷。又《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張志和父。孫思邈注《老子》。卷亡。又《注莊子》。柳縱注《莊子》。開元二十年上，授章懷太子廟丞。尹知章注《莊子》。並卷亡。甘暉、魏包注《莊子》。卷亡。開元末奉詔注。元載《南華通微》十卷。張志和《太易》十五卷。又《玄眞子》十二卷。韋詣作內解。陳庭玉《莊子疏》。卷亡。道士李含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略》三卷。含光，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天寶間人。張隱居《莊子指要》三十三篇。名九垓，號渾淪子，代、德時人。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幽州人。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直國子監。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王士元《九倉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文子》爲

通玄眞經》一卷　王愛子、爲師嘉眞經　次、[illegible]子、太[illegible]復、黃陽處[illegible]謂：王子[illegible]康桑子、太史公、列子生[illegible]倉子、[illegible]賈[illegible]也。取諸子之義類者神異[illegible]《尤能子》三卷　不著人名氏、光啓中隱民間

凡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　失姓名十三家，目道藏音義六下不著錄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

尹喜高士《老君內傳》三卷　玄景先生《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　梁簡文帝《老子私記》十卷　戴詵《老子西升經義》一卷　韋處玄集解《老子西升經》二卷　《老子黃庭經》一卷　《老子探眞經》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時誡》一卷　《老子入室經》一卷　《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老子消水經》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　《鬼谷先生關令尹喜傳》一卷，四皓注　《清虛眞人王君內傳》一卷　《王褒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　《李遵茅君內傳》一卷　《呂先生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　《華嶠紫陽眞人周君傳》一卷　《趙昇等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　鄭雲千《清虛眞人裴君內傳》一卷　范邈《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內傳》一卷　項宗《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一卷　王羲之《許先生傳》一卷　《九華眞妃內記》一卷　宋都能《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　《王喬傳》一卷　《漢武帝傳》二卷　劉向《列仙傳》二卷　葛洪《神仙傳》十卷　見素子《洞仙傳》十卷　東方朔《神異經》二卷　張華注又《十洲記》一卷　周季通《蘇君記》一卷　梁曠《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　《南華眞人道德論》三卷　任子《道論》十卷　任蕃　顧道士《論》三卷　顧谷姐威《渾輿經》一卷　杜夷《幽求子》三十卷　張譏《玄書通義》十卷　陶弘景《登眞隱訣》二十五卷　又《眞誥》十卷　張湛《養生要集》十卷　《養性傳》二卷　張太衡《無名子》一卷　劉道人《老子玄譜》一卷　劉無待《同光子》八卷　侯靈注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華陽子自序》一卷　李處玄　《無上祕要》七十二卷　《道要》三十卷　馬樞《學道傳》二十卷　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　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　《集注陰符經》一卷　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奇、李鑒、李鋭、楊晟　李靖《陰符機》一卷。道士李少卿《十異九迷論》一卷　道士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　又《顯正論》一卷　張果《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又《陰符經辨命論》一卷　《氣訣》一卷。《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　《罔象成名圖》一卷。《丹砂訣》一卷　開元二十二年上　韋弘《陰符經正卷》一卷　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　筌，號少室山道士，[illegible]本，題今：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記　葉靜能《太上北帝靈文》三卷　李淳風注《泰乾祕要》三卷　楊上器注《太上玄元皇帝聖紀》十卷　崔少元《老子心鏡》一卷　皇天原《太上老君現跡記》一卷　文明元年老子降事　呂氏《老子昌言》二卷　王方慶《神仙後傳》十卷　玄音蘇元明《太清石壁記》三卷　乾元中，劍州司馬襲，失名　《議化胡經狀》一卷　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　《寧州通眞觀二十七宿眞形圖贊》一卷　記天寶中，寧州羅山縣金華洞獲玉像，皆列宿之眞，唯少氐宿，改縣爲寧眞事　道士令狐見堯《正一眞人二十四治圖》一卷　貞元人　孫思邈《馬陰二君內傳》一卷　又《太清眞人煉雲母訣》二卷　《攝生眞錄》一卷　《養生要錄》一卷　《氣訣》一卷　《燒煉祕訣》一卷　《龍虎通元訣》一卷　《龍虎亂日篇》一卷　《幽傳福壽論》一卷　《枕中素書》一卷　《會三教論》一卷　《龍虎篇》一卷　青羅子周希彭、少室山人孺登同注　朱少陽《道引錄》三卷　存山隱士，代德時人　張志和《玄眞子》二卷　戴簡《眞教元符》三卷　楊嗣復《九徵心戒》一卷　裴煜、延壽《赤書》一卷　紇干[illegible]《序通解錄》一卷　字咸，大中江西觀察使　守眞子《秦鑑語》一卷　道士張仙庭《三洞瓊綱》三卷　段世貴《演正一炁化圖》三卷　女子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　道士司馬承禎《坐忘論》一卷　又《修生養氣訣》一卷。《洞元靈寶五岳名山朝儀經》一卷。賈琴寥《莊子通眞論》三卷。垂拱中，隱武陵　白履忠注《黃庭內景經》　卷亡　又《三玄精辨論》一卷。吳筠《神仙可學論》一卷　又《玄綱論》三卷　《明眞辨僞論》一卷　《輔正除邪論》一卷。《辨方正惑論》一卷。《道釋優劣論》一卷。《心目論》一卷　《復淳化論》一卷　《著生論》一卷　《形神可固論》一卷　李延章集鄭綽錄《中元論》一卷　大和人　施肩吾《辨疑論》一卷　睦州人，元和進士第，隱洪州西山　道士令狐見堯《玉笥山記》一卷。道士李沖昭《南岳小錄》一卷　沈汾《續神仙傳》三卷　道士胡慧超《神仙內傳》一卷　晉洪州《西山十二眞君內傳》一卷。李渤《眞系傳》一卷。李遵茅《三君內傳》一卷。道士胡法超、許遜《修行傳》一卷　張說《洪崖先生傳》一卷　張氣先生，唐初人　《沖虛子胡慧超傳》一卷。失名　慧超，高宗時道士　《潘尊師傳》一卷　師正　《蔡尊師傳》一卷　名南玉，字叔寶，宋祠部尚書廓七世孫，歷金部員外郎，棄官入道　大曆中卒　劉谷神《葉法善傳》二卷　正元師《謫仙崔少元傳》二卷　陰日用《傳仙宗行記》一

卷。仙宗，開元資陽道士。謝良嗣《吳天師內傳》一卷。吳筠。溫造瞿《童述》一卷。大曆辰溪童子瞿柏庭升仙，造爲朗州刺史，追述其事。李堅《東極眞人傳》一卷。果州謝自然。江積《八仙傳》一卷。大中後事。王仲丘《攝生纂錄》一卷。高福《攝生錄》三卷。郭霽《攝生經》一卷。上官翼《養生經》一卷。康仲熊《服內元氣訣》一卷。《氣經新舊服法》三卷康眞人《氣訣》一卷。太无先生《炁訣》一卷。失名。大曆中，遇羅浮王公傳氣術。菩提達磨《胎息訣》一卷。李林甫《唐朝煉大丹感應頌》一卷。崔元《眞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又《雲母論》二卷。天寶隱岷山。劉知古《日月元樞》一卷。海蟾子《元英還金篇》一卷。還陽子《太還丹金虎白龍論》一卷。隱士，失姓名。陳少微《大洞鍊眞寶經修伏丹砂妙訣》一卷。嚴靜《大丹至論》一卷。

右道家類一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一千二百四十卷。失姓名三家，玄宗以下不著錄一百五十八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總一百三十七家，一百七十四部。

《通志》卷六七《藝文略》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戰國史河上丈人注。又一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又二卷。漢長陵二卷，毋邱望之注。又二卷。漢處士嚴遵注。又二卷。政和御解。又二卷。王弼注。又二卷。鍾會注。又二卷。羊祜注。又二卷。蜀才注。又四卷。羊祜解釋。又二卷。晉尚書郎孫登注。又二卷。晉江州刺史王尚楚注。又二卷。劉仲融注。又二卷。晉中郎將袁眞注。又二卷。張憑注。又二卷。曹道冲注。又二卷。盧景裕注。又四卷。陶弘景撰。又二卷。陳皋注。又二卷。鍾樹山注。又二卷。李允愿注。又二卷。陳嗣古注。又二卷。僧惠琳注。又二卷。僧惠嚴注。又二卷。僧鳩摩羅什注。又二卷。僧義盈注。又二卷。程韶集注。又四卷。任眞子集注。又四卷。道士張道相集三十家注。又四卷。梁曠等注。又二卷。偃松子注。又四卷。李納注。又三卷。道士李榮注。又二卷。唐明皇注。又二卷。辟閭仁謂注。又二卷。傅奕注。又二卷。楊上善注。又二卷。吳善經注。又《小解》二卷。又二卷。道士成元英注。又二卷。盧藏用注。又新歌注《道德經》一卷。李若愚撰。《老子音》一卷晉孫登撰。又一卷。李軌撰。又一卷。戴逵撰。又《音解》二卷。李畋撰。《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又五卷。孟智周撰。又四卷。韋處元撰。又九卷。戴詵注。又四卷。趙志堅撰。又八卷。唐明皇撰。又二卷。不著名氏。又四卷。王顧等撰。又十四卷。江徵撰。又四卷。賈青夷撰。《老子古本》二卷。《老子講疏》四卷。梁武帝。又六卷。梁武帝撰。又四卷。何妥撰。《老子章句》二卷。毋邱望之撰。《老子指趣》三卷。毋邱望之撰。《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元言新記道德》二卷。王肅撰。《道德經品》四卷。梁曠撰。《老子節解》二卷。《老子章門》一卷。《老子指略例》二卷。王弼撰。《老子指略論》二卷。《道德問》二卷。何晏撰。《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成元英撰。《老子元旨》八卷。韓莊撰。《道德經元譜》一卷。劉遺民撰。《道德經譜》二卷。道士扶少明撰。《道德經傳》四卷。陸希聲撰。《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唐杜光庭撰。《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元景先生撰。《道德經內解》一卷。《道德經兵論要義述》四卷。《道德經雜說》一卷。陸修靜撰。《道德經契源》一卷。《道德經纂微》二卷。道士陳景先撰。《道德經傳授圖》一卷。《老子猶龍傳》三卷。賈善翔撰。《老子昌言》二卷。呂氏撰。《老子心鏡》一卷。崔少元撰王守愚注。《老子眞義機要》一卷。

右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又十六卷。司馬彪撰又十卷。崔譔注。又十卷。郭象注。又三十卷。晉李頤撰。又十八卷。孟氏注。又十卷。楊上善注。又十二卷。盧藏用注。又十卷。道士支如海注。又三十卷。成(元)(玄)英注。又十卷。張昭補注。又十五卷。四家注。又二十卷。李頤集解。又二十卷。三元音集解。《莊子音》一卷。李軌撰。又三卷。徐邈撰。又三卷。郭象撰。又一卷。王穆撰。又《直音》一卷。賈善翔撰。又《注音》一卷。司馬彪撰。又《外篇雜音》一卷。又《內篇音義》一卷。《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帝撰。又二卷。張機撰。又八卷。《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又八卷。戴詵撰。又十卷。王穆撰。又十二卷。道士成(元)(玄)英撰。《莊子內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莊子文句》五卷。《義》二十卷。陸德明撰。《莊子古文正義》十卷。馮廓撰。《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南華論音》三卷。《莊子論》二卷。李充撰。《莊子指要》三十三篇。張九孩撰。《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莊子內要》一卷。《南華眞經篇目》三卷。《莊子餘事》一卷。陳景先撰。《莊子統略》三卷。《南華象罔說》十卷。張游朝撰。《南華通微》十卷。元載撰。《南華眞經提綱》一卷。王曉撰。《莊子通眞論》三卷。唐賈參寥撰。《莊子邈》一卷。《南華總章》一卷。碧虛子撰。《南華章句》七卷。碧虛子撰。

右莊子　二十五部九卷、十六卷

《鬻子》一卷　周文王師楚人鬻熊撰、唐鄭縣尉逢行珪注　又三卷　王觀注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八卷　鄭穆公時隱者列禦寇撰、東晉張湛注、唐加《沖虛眞經》、宋朝又加以《至德》　又八卷　盧重元注　又八卷　孫翼注　又八卷　政和御注

《列子釋文》二卷、《列子統略》一卷　《列子音義》一卷、《列子指歸》一卷、

《文子》十二卷　老子弟子也　唐徐靈府注　又十二卷　李暹撰注　又十二卷

宋并注、《文子釋音》一卷、《文子統略》一卷、《文子家語要言》一卷、《鶡冠子》三卷　楚之隱人　《莊成子》十二卷　《蹇子》一卷、《唐子》十卷　吳唐滂撰　《蘇子》七卷　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　《宣子》二卷　晉宜城令宣聘撰　《陸子》十卷　陸雲撰　《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撰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葛洪撰

《符子》二十卷　東晉員外郎符朗撰　《賀子》十卷　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　《少子》五卷　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　《無名子》二卷　張太衡撰　《元子》五卷　《廣成子》十三卷　商洛公撰、張太衡注　又三卷　何瓊注　《亢倉子音略》一卷

《亢倉子》三卷　老聃之徒庚桑楚撰、王士元注　《無能子》三卷　唐光啓中隱者不著名氏　《同光子》八卷　劉無待撰　《元眞子》三卷　張志和撰　《達觀子》二卷　《淨住子》二十卷　蕭子良撰　《天隱子》一卷　《元中子》三卷　杜亨暉撰

《元筌子》一卷　珞琭子撰　《素履子》一卷　《淮南鴻烈解》二十卷、許慎注

《黃石公素書》一卷　《宋齊邱化書》六卷、

右諸子　四十六部、百九十四卷

《陰符經》二卷　黃帝撰、太公等十二家注　又一卷　七家注　又一卷　唐張果注　又一卷　袁淑眞注　又三卷　陸佃注　又三卷　蕭眞宰注　又一卷、黃居眞注　又一卷　沈張夫注　又一卷　任照　注　又一卷　蹇昌長注　又一卷

唐李筌注　又一卷　杜光庭注　《陰符機》一卷　李靖撰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唐張果得於道藏、不詳作者　《陰符經正義》一卷　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驪山母傳陰符妙義》一卷　唐李筌撰　《新注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經辨命論》一卷　唐張果撰　《陰符經小解》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經元談》二卷　元解先生撰釋《陰符章句》　《陰符經》一卷　杜光庭撰　《陰符十德經》一卷　葛洪撰　《陰符經疏》三卷　袁淑眞撰　《陰符經頌》三卷　太元子撰　《釋自論集解陰符隨經元義》五卷　《頌陰符經》一卷　元陽子撰　《李筌傳陰符經序》一卷、《陰符經訣》一卷　《陰符經解題》一卷　《陰符經章句疏》三卷　張君卿撰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太元傳》一卷　《陰符經五賊義》一卷、《陰符經元義》一卷　唐張魯撰　《太丹黃帝陰符經》一卷、房山長注　《陰符太丹經》一卷　驪山母注　《陰符太丹經解》一卷

右《陰符經》　三十九部五十四卷

《太上黃庭內經》一卷、務成子注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一卷　梁邱子注

又六卷　五家注　《黃庭祕言內景經》一卷　尹眞人注　《黃庭內景經》一卷

唐白履忠注　《黃庭內景保生延壽訣》一卷　務成子注　《太上黃庭外景經》三卷　李子乘注　《黃庭祕言外景經》一卷、尹眞人注　《黃庭中景經》一卷　《黃庭外景玉經注訣》一卷　《黃庭內外玉景經》十卷　蔣愼修撰　《太上黃庭內外景經》二卷　《黃庭玉景內篇》四卷　超遙子注　《黃庭玉景篇》二卷　《黃庭二景三皇內譜》一卷　《黃庭五藏道引玉軸經》一卷　《黃庭五藏圖》一卷

《老子黃庭內視圖》一卷　《黃庭五藏內景圖》一卷　唐女子胡愔撰　《黃庭外景圖》一卷、《黃庭五藏道引圖》一卷、《黃庭圖證訣》一卷、青鸞子撰　《黃庭集訣》一卷　陶眞人撰　《黃庭經訣誦》一卷、《黃庭五藏論》七卷、趙業撰

《黃庭五藏經》一卷、《黃庭內景眞形籙》一卷、《黃庭養神經》一卷、《黃庭內景五藏六府圖》一卷、胡悟撰　《黃庭內景五藏六府補瀉圖》一卷、

右黃庭　三十部五十七卷

《周易參同契》三卷　漢魏伯陽撰、垣溪子注　又五卷、（翟）〔翟〕直躬注

《陰陽統略周易參同契》三卷　徐從事注　《陰眞君周易參同契》三卷、《參同契合金丹行狀十六變通眞訣》一卷　《參同契太易志圖》一卷　張處撰　又一卷　重元子撰　《參同契太易二十四氣修煉太丹圖》一卷、《參同契太易丹書》一卷、《參同契手鑑圖》一卷、《參同契明鑑訣》一卷、彭曉撰　《參同契金碧潛通訣》一卷　《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　《參同契還丹火訣》一卷　《參同太丹次序火數》一卷、《參同契特行丹》一卷　《參同契五相類》一卷　漢魏伯陽撰　《金碧五相類參同契》一卷　陰眞君撰　《參同金石至藥論》一卷

右《參同契》　一十九部三十一卷

《隋朝道書總目》四卷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　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百三卷　《唐朝道藏音義目錄》一百十三卷

《宋朝明道宮道藏目錄》六卷　《洞元部道經目錄》一卷　《太眞部道經目錄》

二卷。《洞神部道經目錄》一卷。《三洞四輔部經目錄》七卷。王欽若等撰。《靈寶經目序》一卷。陸修靜撰。《道藏經目》七卷。《修眞祕旨事目歷》一卷。司馬道隱撰。《開元道經目》一卷。

右目錄。十一部一百四十四卷

《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列仙傳贊》三卷。孫綽撰。《列仙傳贊》二卷。郭元祖撰。《列仙傳》十卷。葛洪撰。《說仙傳》一卷。朱思祖撰。《仙隱傳》十卷。周孫夷中撰。《集仙傳》十卷。《洞仙傳》十卷。見素子撰。《道學傳》二十卷。馬樞傳。《續神仙傳》三卷。唐沈汾撰。《八仙傳》一卷。唐江積撰。《八仙圖》一卷。郟氏撰。《神仙傳略》一卷。葛洪撰。《神仙纂要錄》一卷。《江淮異人錄》三卷。宋朝吳淑撰。《賓仙傳》三卷。何光遠撰。《墉城集仙錄》十卷。杜光庭集古今女子成仙者百九人。《玉清祕籙》二十卷。《仙傳拾遺》四十卷。杜光庭撰。《總仙記》一百三十卷。宋朝樂史撰。《神仙後傳》十卷。唐王方慶撰。《疑仙傳》三卷。《漢武內傳》三卷。《太元眞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唐李遵撰。《清虛眞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眞人裴君內傳》一卷。鄭雲干撰。《正一眞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王萇撰。《黃帝內傳》三卷。《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按《隋志》已有此傳，而唐云呂先生撰。《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趙昇等撰。又一卷。孫思邈撰。《老君內傳》三卷。尹喜撰。《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內傳》一卷。范邈撰。《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一卷。瓊宗撰。《關令尹喜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神仙內傳》一卷。唐道士胡慧超撰。《仙史類辭》十卷。《晉洪州西山十二眞君內傳》一卷。唐天師胡慧超撰。《吳天師內傳》一卷。唐謝良嗣撰。《周義山內傳》一卷。後漢人居紫陽山。《劉眞人內傳》一卷。漢王珍遇、劉根事。《桐柏眞人升仙太子內傳》一卷。《華陽陶先生內傳》三卷。賈嵩撰。《雲中先生內傳》一卷。《許氏神仙內傳》一卷。《漢天師內傳》一卷。《樓觀內傳》三卷。尹軌、韋節等撰。《樓觀本行傳》一卷。《青城山羅眞人記》一卷。《劉君內記》一卷。王珍賢撰。《太上眞人內記》一卷。李氏撰。《九華眞妃內記》一卷。《翊聖保德眞君傳》三卷。宋朝王欽若撰。建隆中有神降於燕南山告符命之事，故加以號焉。《仙人許遠遊傳》一卷。王羲之撰。《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王喬傳》一卷。《嵩高寇天師傳》一卷。宋都能撰。《成仙君傳》一卷。《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紫陽眞人周君傳》一卷。華嶠撰。《眞系傳》一卷。李渤撰。《許遜修行傳》一卷。道士胡法超撰。《洪崖先生傳》一卷。張說撰。《洪崖先生別傳》一卷。《胡慧超傳》一卷。沖虛子撰。慧超，高宗時道士。《潘學師傳》一卷。唐武后時人。《蔡尊師傳》一卷。《葉法善傳》一卷。劉谷神撰。《謫仙崔少元傳》一卷。唐王元師撰。少元者，崔氏女也。《元州上卿蘇君記》一卷。漢周季通撰。《瞿童述》一卷。溫造撰。大(歷)二(曆)八年辰溪童子瞿柏庭於桃源觀升仙。《東極眞人傳》一卷。李堅撰。記果州謝自然升仙事。《老君傳》一卷。《蘇耽傳》一卷。漢人又有《成武丁傳》附。《裴元人傳》一卷。鄧子雲撰。《劉善慶傳》一卷。劉珍，字善慶。《聶練師傳》一卷。宋朝吳淑撰。記僞吳道士聶紹元事。《侯眞人傳》一卷。盧播撰。《零陵先賢傳》一卷。《陶弘景傳》一卷。《三茅處士王潛傳》一卷。《緱氏嶺會眞王氏神仙傳》五卷。杜光庭撰。《九天元女傳》一卷。《九天採訪眞君傳》一卷。《南嶽九眞人傳》一卷。《東華司命楊君傳》一卷。《成都山望仙宮十眞記》一卷。《委羽仙人有空明天眞人司馬君傳》一卷。《李先生傳》一卷。《王仙聖母傳》一卷。《謝自然別傳》三卷。《廣成先生劉天師傳》一卷。趙檜撰。《華頂先生張天師本傳》一卷。《桐柏眞人王君外傳》一卷。《漢天師外傳》一卷。《賀蘭先生傳》一卷。《碧虛先生傳》一卷。《江西續仙錄》一卷。《湖湘神仙顯異》三卷。《逍遙大師問政先生聶君傳》一卷。徐鍇撰。《申儒先遇神和子傳》一卷。《靈人辛元子自序》一卷。《華陽子自序》一卷。

右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

《老君始終記》一卷。《混元皇帝升天記》一卷。《老子出塞記》一卷。宣虞撰。《老子化胡經》十卷。《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太上混元皇帝聖紀》十卷。楊上器注。《開元天記》一卷。《皇天原太上老君現跡記》一卷。唐文明元年現於虢州閿鄉縣，皇天原與豫章人鄔元宗語唐世祚運事。《尹喜本行記》一卷。《傳仙宗行記》一卷。陰日用撰。《邊洞(元)(玄)升天記》一卷。《議化胡經狀》一卷。唐武后時侍郎劉如璿等議狀。《道教經記》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杜光庭撰。《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杜光庭撰。《眞教元符》三卷。唐戴簡撰。《道經降代傳授年載記》一卷。杜光庭撰。《平都山仙都觀記》一卷。山在忠州陰長生成仙之所。《神光寺聖跡記》一卷。《九始上眞記》一卷。《紀聖賦》一卷。《山水穴實圖》一卷。《二十四化記》三卷。唐段道士世貴撰。記蜀中二十四治之所名山福地。《演正一氣化圖》一卷。段世貴撰。《元化圖》一卷。宋閑

集》[illegible]地十[illegible]之宅。《混元圖》十卷　中道士杜光庭撰。《太清宮簡要記》一卷　王[illegible]撰。《晉州羊角山唐觀記》一卷　道士李[illegible]能撰。《太上老君青羊肆瑞甎應見記》一卷。《廣黃帝本行記》一卷　王瓘撰。《眞宗得道錄》一卷　王欽若撰。

右記　五十二部九十二卷

《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一卷　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夷夏論》一卷　顧歡撰。《任嘏顧道士論》三卷　《顯正論》一卷　道士劉進喜撰。《三元精辨論》一卷。唐白履忠撰。《神仙可學論》一卷　唐道士吳筠撰。《元綱論》三卷　吳筠撰。《心目論》一卷　吳筠撰。《復清化論》一卷　吳筠撰。《形神可固論》一卷　吳筠撰。《辨疑論》一卷　唐施肇吾撰。《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坐忘論》三卷　唐司馬承禎撰。又一卷　吳筠撰。《葛仙翁序》一卷　葛洪撰。《龍虎篇》一卷　孫思邈撰。《大道清曠論》一卷　王承佑撰。《淨土論》一卷。《重眞記》一卷　藍敏撰。《學道登眞論》二卷。《道生旨》一卷　谷神子撰。或云裘鋼。《大道形神論》一卷　上虛隱士元黃子述。《正一論》一卷　答客論》一卷。《道體論》一卷　《保眞養生論》一卷　《靈寶修眞論》一卷　李道綱撰。《靈信經旨》一卷　《太元三破論》一卷　張禮撰。《太元三教論》一卷　《明眞辨僞論》一卷。唐吳筠撰。蓋斥釋氏。《輔正除邪論》一卷　吳筠撰。《契眞刊謬論》一卷　吳筠撰。《道釋優劣論》一卷。吳筠撰。《辨方正惑論》一卷　吳筠撰。《陶陸問答》一卷　《會三教論》一卷　《三教解紛論》十五卷。孫夷中撰。《千金養生論》一卷　孫思邈撰。《混元正理論》一卷　《人元長生論》一卷　朱枌撰。《大道攝生論》一卷　李泳撰。《長生正義元門大論》三十八卷。《道典論》三十卷。《雲中子論》一卷　王鶴撰。《養生論》一卷　廣成子撰。《五嶽眞形序論》一卷　《太易保生論》一卷　鮮逢撰。《通眞論》一卷。陶植撰。《神仙祕論》一卷。《十異九迷論》一卷　道士李[illegible]嘏撰。《九霄君論》一卷。《吳天師論》一卷。《大道感應論》三卷　《幽傳福壽論》一卷　《一切道書音義序》一卷。唐道士史崇與學士崔湜、薛稷等撰。《畢夷祕照論》五卷　李高風撰。

右論　五十六部一百五十一卷

《眞誥》十卷。梁陶弘景撰。《登眞隱訣》六十卷　陶弘景撰。《上清握中訣》三卷。陶弘景撰。《靈臺祕寶符書》一卷　竇子通撰。《玉清祕籙》二十卷。太白山沖隱子撰。《襲古書》三卷　僞唐范朝撰。《元珠龜鑑》三卷。黃仲山撰。《左慈眞人助相見規戒》一卷。《神異書》三卷。道士元眞子撰。《修行旨要》三卷　道士[illegible]撰。《眞誥鈔》二卷。《先天紀》三十六卷　王欽若撰。《上清文苑》四十卷。樂史撰。《仙苑編珠》一卷　王松年撰。《至言》二卷　范修然撰。《元門樞要》一卷　杜光庭撰。《道門四子治國樞要》二卷。范乾[illegible]撰。《道門樞要》一卷　杜光庭撰。《玉清隱書》一卷。王先注。《潛眞祕術》一卷　《歷鑒天元主物簿》三卷。《兩同書》二卷。羅隱撰。《付道內眞訣》一卷　陳七子撰。《太上道鑑》四卷。道士張仙庭撰。《上清天中眞鑑錄》一卷　王松年撰。《道德消魔略例》一卷。《威儀要訓》二卷　《道要》三十卷　《無土祕要》七十二卷。《學道要》一卷　杜沖和撰。《上清紫書》二卷　《謫仙心鑑》二卷　《廣成集》五十四卷。《三洞珠囊》三十卷。《四子統略》一卷　《造化權輿》一卷。《晉簡文談疏》六卷　《遊元桂林》十一卷　張譏撰。《元書通義》十卷　張譏撰。《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扁鵲注。《老君家令》一卷。《赤松子八誡錄》一卷　陳摶撰。《許旌陽遺教》一卷。《遵戒避忌訣》一卷

右書　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

《天眞皇人經》一卷。《太上迴元九道飛行羽經》一卷。《上清洞元內經》一卷　《靈寶度人經》一卷　又四卷　李少微注　又四卷　道士成(玄)英疏義。《靈寶五星祕授經》一卷　《靈寶元微妙經》一卷。《混元聖紀經》一卷　道士[illegible]文操撰。《老子西升經》四卷　沖元子注　又二卷　徐道邈撰　又四卷　道士李榮注　又二卷。道士臺蘅元注　又二卷。劉仁會注　又二卷。曹道沖注　又《老子西升經疏》三卷　《老子存一經》一卷。《老子中經》一卷　《老子戒經》一卷。葛洪撰。《老子修身經》一卷　《老子守三一經》一卷　《太上老君歷劫經》一卷　李通撰。《太上玉歷經》一卷。《河圖龍文鮮甲元紀帝瑞神經》二卷　《入室思赤子經》一卷　《老子鎭元靈經》一卷　《皇人守三一經》三卷　《神寶經》一卷。裴眞人撰。《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紫府元珠經》十卷　曹唐撰。《靈奇墨子術經》七卷　崔知操撰。《太上三天正法經》一卷。《太上正一修眞玉經》三卷。《上清丹景隱地八術經》二卷。《上清鎭元靈策經》一卷　《天眞皇人九仙經》一卷　唐葉靜能撰。羅公遠、僧一行注。《太元眞一本際經》一卷。《太上老君枕中保生祕密經》一卷。鄭元一注。《太上黃素經》一卷　《上清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一卷　《太上洞元靈寶部經》一卷　《九域經》六卷　《妙眞經》一卷　《靈寶昇元經》十卷。《流珠丹經》一卷　《玉京山經》一卷。《戍清經》七卷　《峩嵋赤城隱士伏藥經》三卷　《度生死經》一卷。

《神仙歷藏經》一卷。《金泛丹經》一卷。《三陽經》一卷。《左仙翁因緣經》一卷。《靈寶安生宅妙經》一卷。《靈寶滅度經》一卷。《靈飛六甲經》一卷。《三元眞經》一卷。《中央元素經》一卷。《內眞妙用經》一卷。《內眞經》二卷。《大道法元君說太陽元精經》二卷。《老君說六丁六甲玉女眞神祕經》一卷。《混元經》二卷。《狼狐經》一卷。《老子青囊經》一卷。《三甲經》一卷。《鴻寶萬畢經》六卷。《靈寶先師太山北斗神光經》一卷。《大尊禁戒妙經》一卷。《元都律》二十五卷。《元都律編》八卷。《上清神州七轉七變舞天經》一卷。《文始先生說道經》一卷。《老子說十三靈無經》一卷。《五公子問虛無道》一卷。《老子傳正一天師印經》一卷。《太上混元上德皇說常清淨經》一卷。董朝奇注。又一卷。吳中起注。又一卷。周申注。又一卷。孫膺注。又《別解》一卷。又一卷。劉本注。《黃帝鑄鑑二儀通眞經》三卷。

右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

《三洞奉道科誡》二卷。金明七眞撰、當考。《元都九眞明科》一卷。《太上洞元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眞科》一卷。《五等朝儀》一卷。張萬福撰。《三洞修道儀》一卷。孫夷中撰。《修黃籙齋儀》一卷。《安鎮城邑宮闕醮儀》一卷。杜光庭撰。《醮靈官位儀》一卷。《太上黃籙齋壇眞文玉訣儀》一卷。杜光庭撰。《天經醮儀》一卷。《醮南辰北斗儀》一卷。《元始靈寶五帝醮祭召眞玉訣》一卷。《告元圖》一卷。王欽若等定。《醮文》一卷。《許眞君修九幽立成儀》一卷。亦名旌《陽遺敎》。《醮章奏議》十八卷。杜光庭撰。《洞元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唐司馬子微撰。《人靜儀》一卷。《新修旨要》三卷。宋同微撰。《眞壇刊誤論》一卷。張若海撰。《評刊誤論》三卷。商回撰。《太上三洞度人出家儀》一卷。《靈寶明眞齋懺燈儀》一卷。杜光庭撰。《靈寶玉匱明眞大齋言功德儀》一卷。《祭玉女神法》一卷。《太上明眞救護章儀》一卷。《太上三元醮儀》一卷。《太上河圖內元經禳災九曜醮儀》一卷。杜光庭撰。《靈寶拜章儀》一卷。《靈寶九等齋壇式》一卷。張先生撰。《靈寶奏醮普天衆眞儀》一卷。《靈寶祈謝天神儀》一卷。《靈寶祈五穀醮儀》一卷。《靈寶起上僻神儀》一卷。僻字更考。《靈寶安宅齋儀》一卷。杜光庭撰。《靈寶自然行道儀》一卷。杜光庭撰。《太上二十四化醮儀》一卷。《太上迎送壇儀》一卷。《上清露眞奏表儀》一卷。《太元醮儀》一卷。《太上北醮儀》一卷。《紫庭醮科》三卷。《禹步儀訣》一卷。《太上高上太眞科令》一卷。《修眞祕旨朝儀》一卷。《唐明皇撰聖祖混元皇帝太清宮祠令》一卷。《步虛洞章》一卷。陸修靜撰。《昇元步虛章》一卷。陸修靜撰。《靈寶步虛詞》一卷。陸修靜撰。《金眞飛元步虛玉章》一卷。《靈寶步虛經》一卷。《太宗御製金籙齋道詞》一卷。《眞宗御製金籙齋道詞》一卷。《徽宗御製金籙道場詞》一卷。

右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

《墨子枕中記》一卷。《女青鬼律》十卷。《老子六甲祕符妙籙》一卷。《修六丁八史用事科法》一卷。《九天元女六甲將軍手訣》一卷。《九天元女妙法》一卷。《六丁通應玉女眞籙手訣》一卷。《祭六丁神法》一卷。《老子六甲祕符妙籙》一卷。《黃帝六甲符訣》一卷。《靈飛六甲左右內名玉符》一卷。《天蓬神咒》一卷。《太上北帝天蓬壇場印圖》一卷。《五嶽眞形圖文》一卷。葛洪撰。《靈寶五嶽眞形圖》一卷。《八卦仙人祕訣》一卷。《黃帝八卦眞形圖》一卷。《太極左公說神符經》一卷。《太清越章》一卷。《太上洞元靈寶元始五方赤書自然眞文經》一卷。《太上習仙經契籙》一卷。《金書玉券》一卷。僞蜀任法知撰。《金書祕字》一卷。《紫文丹章》一卷。《佩符五色券》五卷。《太上洞元靈寶投簡符文要訣》一卷。《神虎隱文》一卷。《太上靈寶護身符籙》一卷。《上清太上元籙》一卷。《上清洞眞紫蘭北壁眞文》一卷。《眞敎元符》三卷。戴簡撰。《太上禳災解厄吉兆玉篆》一卷。《太上玉眞章訣》三卷。《太上靈寶吞服眞文玉字》一卷。《靈寶五符》三卷。《太上靈寶洞元大道無極自然眞一五稱符經》二卷。《天一太一日月星辰二十八宿行藏記》一卷。《洞眞太上上皇氏籍定眞玉籙》一卷。《洞眞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一卷。《大微帝君步天綱行地紀金簡玉字上經》一卷。《北帝三備經》三卷。《罔象成名圖》一卷。唐張果撰。《北帝神咒經》一卷。《三尸經》一卷。《老子三尸經》一卷。《孫眞人延生長壽經》一卷。《北帝靈文》三卷。唐道士葉靜能撰。《太上北帝靈文》一卷。同上。《延壽赤書》一卷。唐裴煜撰。《天老神光經》一卷。蔡登撰。《太上北帝治病道法》一卷。《高上紫虛法籙》二卷。《靈寶五始五老赤書玉篇眞文經》三卷。《上清洞眞瓊宮五帝靈飛六甲內文》三卷。《上清瓊宮靈飛六甲籙》一卷。《北帝元樞內章》一卷。《秦乾祕要》三卷。《九證心戒》一卷。楊嗣復撰。《三五思神圖》一卷。《山栖要錄》一卷。《守庚申服藥法》一卷。楊遇撰。《青崖子神仙金銀論》一卷。《掌訣圖》一卷。《太上三五禁氣步罡法》一卷。《三洞瓊綱》三卷。唐道士張仙庭撰。《太上靈寶飛行三界

妙經》一卷。《禁制虎獸符法》一卷。《太上洞眞飛行羽經》一卷。《上清天心正法》二卷。《太上靈書三魂七魄經》一卷。《嘯旨》一卷。王屋子撰。《天一神符行度記》一卷。紐金子撰。《醮符傳》一卷。《左仙翁說神符》一卷。《靈飛符經》一卷。《白羽黑翮靈飛玉符》一卷。《通靈神印經》一卷。《六神經》一卷。《玉女祕法》一卷。《紫微元律經》三卷。《三部符籙》四卷。《金虎眞符》一卷。《太上符鑑》一卷。《七元圖》一卷。《祝符文》三卷。《十二眞君靈籤》一卷。《天皇內文》一卷。《內諱隱文》一卷。《紫微內庭祕籙》二卷。《房山長大篆符》一卷。《三皇內音》一卷。《雷篆玉牌》三卷。《三皇內文》一卷。《諸天隱語洞章玉訣》一卷。《聖祖歷代應見圖》三卷。杜光庭撰。《亳州太清宮混元皇帝變見靈跡圖》一卷。薛玉撰。《寧州寧眞縣二十八宿眞形圖》一卷。《五眞圖》一卷。《太元金闕三洞八景陰陽仙班朝會圖》五卷。孫光憲撰。《修眞登昇三十六天位圖》一卷。《萬靈朝眞圖》五卷。《三皇眞形圖》一卷。《森羅萬象北斗星君圖》一卷。

右符籙　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

《氣經新舊服法》三卷。唐康仲熊撰。《康眞人氣訣》一卷。同上。《服內元氣訣》一卷。同上。《太無先生氣訣》一卷。唐大中人撰。《修生養氣訣》一卷。唐司馬承禎撰。《氣訣》一卷。孫思邈撰。《張果氣訣》一卷。《達磨諸家氣訣》一卷。《養生服氣訣》一卷。《調元氣訣》一卷。《調三元氣訣》一卷。李眞人撰。《太和眞氣訣》一卷。河上公述。《中山玉櫃神氣訣》一卷。漢張道陵撰。《服內元氣訣》一卷。煙蘿子撰。《內指通眞訣》三卷。陸知微撰。《沈眞人服氣長生祕訣》六卷。《王老咽氣經》一卷。《服氣口訣》一卷。樊宗師撰。《眞氣銘》一卷。孫處士撰。《服氣經》二卷。《氣術經》一卷。《神仙抱一法》一卷。《調氣養生錄》一卷。《神仙密授三一訣》一卷。《出生入死法》一卷。王元正撰。《四氣攝生錄》一卷。穆商撰。《四氣攝生圖》一卷。道士劉鼎撰。《修眞府元洞幽訣》一卷。《谷神記》一卷。《指元篇》一卷。陳摶撰。《九眞中經》二卷。《元氣論》一卷。《靜氣論》一卷。《洞氣訣》一卷。《流珠行氣法》一卷。《法眼六氣法》一卷。《太清調氣經》一卷。《太清氣養生經》一卷。《太清不傳氣經》一卷。《太無先生氣經》二卷。李奉時撰。《服氣要經》一卷。中皇子撰。《道德上清氣經》三卷。《新舊氣經》一卷。延陵君刊集。《服氣精義論》三卷。天台白雲先生撰。《服氣要訣》一卷。申天師撰。《周莊氣訣》一卷。《服氣訣》一卷。郭元眞。法師撰。《氣法要妙志訣》一卷。《元宗商量氣訣》一卷。《纂諸家得道氣訣》一卷。《服氣長生度世經訣》一卷。《商量新舊服氣法》一卷。王奔撰。《吐故納新除萬病法》一卷。《養形吐納六氣法》一卷。《神仙大道六字氣術》一卷。《神仙服食五牙氣眞經》一卷。《六字氣訣》一卷。《三一帝君經》一卷。《中黃經》一卷。九仙君撰。《金房內經》一卷。《紫陽金碧經》一卷。《保神經》一卷。《保聖長生經》三卷。《五厨經》一卷。《養生適元經》一卷。《風露仙經》一卷。《三洞上清眞元子集錄》一卷。《十二時採一歌》一卷。《神仙食氣金櫃妙錄》一卷。京里先生撰。《金鏁子訣》一卷。孫眞人撰。《運元眞氣圖》一卷。葛仙翁撰。《老子道氣圖》一卷。《內外神仙中經祕密圖》一卷。孫思邈撰。《赤松子服氣經》一卷。

右吐納　七十四部九十四卷

《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胎息精義論》一卷。《太上眞君告王母服氣胎息令氣通訣》一卷。《證道胎息服氣絕粒長生訣》一卷。《胎息氣經》三卷。《胎息訣》一卷。又一卷。又六卷。《元君胎息經》一卷。《達磨胎息訣》一卷。《葛洪胎息要訣》一卷。《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胎息旨要》一卷。《心印胎息蛻殼妙道訣》一卷。《元眞胎息訣》一卷。《胎息委氣術》一卷。《胎息精微論》三卷。《修眞胎息歌》一卷。《胎息元妙》一卷。《抱一胎息歌訣》一卷。楊羲撰。《聖神歸眞胎息訣》一卷。崔元眞撰。《胎息經頌》一卷。《胎息錄》一卷。《胎息還元祕訣》一卷。《養生胎息祕訣》一卷。費遵化撰。《服胎息留命術》一卷。《胎息泝流橘珠還元訣》一卷。《修養氣經》一卷。《胎息氣術》一卷。《六祖達磨眞訣》一卷。王元正撰。《諸家胎息口訣》一卷。

右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

《靈寶內觀經》一卷。《大洞眞經》一卷。《胎息定觀經》一卷。達磨撰。《定觀經訣》一卷。《太上天帝青童太君傳》一卷。《大道存神五藏論》一卷。《內眞通明歌》一卷。煙蘿子撰。《九眞祕訣》一卷。《內明訣》一卷。元九子撰。《立內眞通元訣》一卷。煙蘿子撰。《修生存思行氣訣》一卷。《老子存思圖》二卷。《老子存三一妙訣圖》一卷。《皇人三一圖》一卷。《存五星圖》一卷。《五帝雜修行圖》一卷。《老子道德經存想圖》一卷。《存神鍊氣銘》一卷。《元珠心鑑詩》一卷。唐女子崔少元撰。《坐忘眞一寶章》一卷。《子一歌》一卷。《老子內觀經》一卷。又一卷。嚴輔璨注。

右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

《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六氣道引圖》一卷。《黃帝道引法》一卷。《按摩要法》一卷。《道引調氣經》一卷。《道引養生經》一卷。《服御五牙道引元精經》一卷。陸修靜撰。《太清道引養生經》一卷。《黃帝道引圖》一卷。《十二月道引圖》一卷。《道引養生圖》一卷。《五禽道引圖》一卷。《許先生按摩圖》一卷。《道引圖三十六訣》一卷。《新說道引圖》一卷。《唐上官翼養生經》一卷。《道引圖》一卷。陶弘景撰。《朱少陽道引錄》三卷。《五藏道引明鑑圖》一卷。《道引治身經》一卷。吳昶撰。

右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

《太上老君中黃妙經》一卷。《太清經斷穀諸要法》一卷。《太清斷穀法》一卷。《斷穀諸要法》一卷。《張果休糧服氣法》一卷。《無上道絕粒訣》一卷。《停厨圓方》一卷。《休糧諸方》一卷。

右辟穀。八部八卷。

《黃元經》一卷。涓子傳、李遵疏。《大皇經》一卷。赤松子注。《眞子保一祕訣》一卷。《黃帝玉房祕訣》一卷。《黃帝玉櫃訣》一卷。《修眞延祕集》三卷。隱士楊文人撰。《煙蘿子內眞通元訣》一卷。《王眞人陰丹訣》一卷。東晉王長生撰。內眞妙用訣三卷。金液頌一卷。金液中還祕訣一卷。正一眞人十二時修神丹歌一卷。陰丹經一卷。周易內祕訣一卷。葛玄成撰。《攝生月令》一卷。吳興、姚稱撰。《著生論》一卷。吳鈞撰。《修眞君五精論》一卷。陰長生撰。《還丹金術黃老經》一卷。陶植撰。《羅公遠記》一卷。《眞元妙道經》一卷。《修身歷驗》一卷。述內外丹法。《還元丹論》一卷。李元光撰。《修眞內煉祕妙諸訣》一卷。《華林隱書陰丹妙論》一卷。裴氏撰。《七返還元內丹訣》一卷。《既濟龍虎訣》一卷。《內丹歌》一卷。廣德先生撰。《內丹祕藏》一卷。崔希撰。《姹歌》一卷。《眞一子還丹內象金鑰匙》一卷。《神仙煉內丹出入生死訣》一卷。《紫河車訣》一卷。《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一卷。《神仙內外七返七還指歸訣》一卷。《內丹書》一卷。《諸眞內丹口訣》一卷。《洞元子內丹訣》一卷。《陶眞人內丹訣》一卷。《陳先生內丹訣》一卷。《青提帝君內丹訣》一卷。

右內丹。四十部四十四卷。

《玉清內書》二卷。《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老君八純元鼎經》一卷。《老君丹經》一卷。《龍虎經》一卷。《太上眞君石室祕訣服食還丹驗法》一卷。常子田撰。《龍虎上經金丹訣》一卷。《三皇經》一卷。陰長生修。《五金髓經》一卷。王白雲撰。《日月混元經》一卷。元光撰。《龍虎上經金碧潛通訣》三卷。劉演撰。《太洞煉眞寶經修服丹砂妙訣》一卷。唐陳少微撰。《太清石壁記》一卷。晉蘇元明撰。《太清金丹》一卷。《太易丹書》一卷。《太易陰陽備訣手鑑圖》一卷。《丹華經》一卷。《太洞煉眞寶經》一卷。陳少微撰。《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二卷。《神仙庚辛經》一卷。《太丹記》一卷。魏伯陽撰。《太丹九轉歌訣》一卷。魏伯陽撰。《指黃芽成太還丹歌三十首》一卷。《中還丹糝製術》一卷。《龍虎糝製法》一卷。《秦鑑語》一卷。唐隱士守眞子撰。《金虎元君訣》一卷。《還金術》一卷。陶植撰。《土兌訣》一卷。《龍虎丹》一卷。侯道華錄。《洞源子龍虎歌》一卷。《五金龍虎歌》一卷。葛洪撰。《龍虎太丹訣》一卷。《爐鼎要妙圖經》一卷。《金木萬靈訣》一卷。葛洪撰。《靈砂聖石玉路丹訣》一卷。《黃輿金丹密訣》一卷。《剛子丹訣》一卷。張道陵撰。《元君肘後方》三卷。《大還丹金虎白龍論》一卷。唐隱士還陽子撰。《太上肘後玉經方》一卷。盧遵元撰。《九眞中經四鎭九方》一卷。《紫靈丹砂表》一卷。《太丹會明論》一卷。《玉碑子》一卷。《靈飛散傳信錄》一卷。齊推撰。《大還心鑑》一卷。《丹論訣旨心鑑》一卷。張元德撰。《金丹肘後訣玉清內書大樂終篇》一卷。《龍虎展掌訣》一卷。殷眞人撰。《太上龍虎展九都金祕指仙經》一卷。河上公注。《修煉太一三使還金大丹指訣經》一卷。太上老君撰。《黃帝神竈經》三卷。孫思邈撰。《黃壺經》三卷。陶植撰。《草衣子還丹契祕圖》一卷。通元子撰。《金藏經》二卷。茅君撰。《還金篇》一卷。唐海蟾子元英撰。《黜假驗眞》一卷。楊無名撰。《太丹歌》一卷。通元子撰。《張果進服丹砂訣》一卷。開元二十二年進。《九室指元篇》一卷。陳圖南撰。《七返靈砂歌》一卷。後漢魏伯陽撰，黃君注。《金丹賦》一卷。《青霞子龍虎訣妙簡》一卷。《太一眞人五行重元論》一卷。《日月元樞》一卷。唐劉知古撰。《火鑑周天圖》一卷。魏伯陽撰。《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神仙金汋經》三卷。《燒煉祕訣》一卷。孫思邈撰。《元君付道傳心訣》一卷。《道術指歸望江南》一卷。《金石相數篇》一卷。《金液歌》一卷。《證太丹訣》一卷。《巨勝歌》一卷。《陰君金木火丹歌》一卷。《修丹砂狀》一卷。《丹樓子》三卷。《密付金丹大還丹口訣》一卷。《金液小還固命丹砂論》一卷。朱房撰。《葛仙公歌訣》一卷。《靈

砂受氣用藥訣》一卷　崔元眞撰　《龍虎丹訣》一卷　魏伯陽撰　《龍虎丹櫝訣》一卷　《龍虎丹名別訣》一卷　《金陵子龍虎還丹訣四卷　《龍虎指眞訣》一卷　《通幽訣》一卷　《雜丹訣》一卷　《彭仲堪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李眞人還丹歌》一卷　《金精石液訣》一卷　《諸家丹訣》一卷　《上淸眞祕訣》一卷　《注金丹訣》一卷　陰長生撰　《還金丹訣》三卷　陶植撰、宋蘭注　《金丹眞訣》一卷　《金液丹祕訣》一卷　羅浮眞人撰　《金液指掌論》一卷　蘇元素撰　《得一歌》一卷　《丹臺新錄》九卷　夏侯章撰　《神丹中經》一卷　《九丹神祕經》一卷　《道證》一卷　玄掌子撰　《丹經訣要》一卷　孫思邈撰　《石精大丹法》一卷　《神丹方》一卷　蘇遊撰　《紫金白丹訣》一卷　《煉五神丹法》一卷　《赤龍金虎中鉛煉七返丹砂訣》一卷　馬明生撰　《靈寶還魂丹訣》一卷　《服金丹應候訣》一卷　《忠州仙都觀陰眞君金丹訣》一卷　《鉛汞指眞》一卷　《徐眞君丹訣》一卷　《龍虎通元訣》一卷　孫思邈撰　《道術藥徑歌》一卷　《大藥祕盟了議口訣》一卷　《龍虎還丹詩》一卷　和士安撰　《五金雜訣》二卷　《王君立制丹砂訣》一卷　《茅魏眞人詩》一卷　《鉛汞五行圖》一卷　曹聖圖撰　《大丹至論》一卷　唐巖靜撰　《修眞歷驗鈔並圖》一卷　羅子撰　《九轉眞訣》一卷　《黃白祕法》一卷　又二十卷　《眞儀總鑑》三卷　馮眞子撰　《龍虎亂日篇》一卷　孫思邈撰　《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　《太丹詩》一卷　《太丹龜鑑》一卷　《龍虎太丹作用頌》一卷　《太白山十煉聖石神妙經》二十一轉訣》一卷　《麻姑歌》一首　《狐剛子五金訣疏》一卷　《狐剛子粉圖》四卷　《唐朝鍊大丹感應頌》一卷　李林甫撰、開元中道士孫太沖鍊神丹事　《龍虎大還丹訣》一卷　《龍虎大丹行狀》一卷　《陶眞人金丹訣》一卷　《神丹經訣》十卷　《金木萬齡訣》一卷　《魏伯陽感應訣》一卷　《龍虎還丹通元要訣》二卷　曾蘇元明撰　《造化伏汞圖》一卷　尋元子撰　《賢解錄》一卷　唐紀(於)(于)泉序　《明眞證道論》一卷　張龜撰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　曾蘇元明撰　《四家要訣》一卷　集劉向、陵陽子、抱朴子、狐剛子所記煉丹事　《羣仙論金丹大藥歌訣》一卷　任逍遙撰　《陶眞人金丹訣》三卷　陶弘景撰　《服龍虎丹訣》一卷　麥積山仙人誨老述　《金液丹訣》一卷　陶植撰　《青霞子寶藏論》三卷　蘇元明號青霞子　《青霞子授茅君歌》一卷　青霞子，曾太康時人　《元珠歌逍遙歌內指黃茅歌》一卷　通元先生撰　《金碧經》一卷　《金碧潛通經》一卷　羊參微撰　《金碧潛通入藥火鑑記》一卷　崔元眞撰　《白雲子通眞祕旨三行圖》一卷　黃鶴白雲子撰　《張子陽周易潛契神符白雲圖》一卷　《大還丹照鑑登仙集》一卷　《玉芝五大還丹訣》一卷　《鬼谷先生還丹歌》一卷　元陽子還丹訣》二卷　《元陽九轉金丹歌》一卷　《馬明君龍虎傳》一卷　《眞一子還丹內象龍虎訣》一卷　《龍虎變化神候訣》一卷　《達元子大道指歸金丹祕訣》一卷　《老君授尹喜煉丹訣》一卷　《丹砂妙訣》一卷　《服龍虎丹歌》一卷　《元悟眞人還丹訣》一卷　《十二時龍虎神丹歌》一卷　《魏眞人還丹訣》一卷　《金碧要旨》一卷　眞人劉演集　《金液神丹經》三卷　《金液神氣經》十卷　混元皇者撰　《金華玉女經》一卷　《東竈丹經》三卷　《蓬萊山東西竈還丹歌》一卷　魏伯陽撰　《蓬萊西竈還丹歌》一卷　《金石眞宰通微論》一卷　《金液還丹龍虎歌》一卷　元暘子撰　《水簾洞大還丹賦》一卷　《通元祕要術》三卷　唐青蘿子道光撰　《道書口訣祕法》一卷　《還陽先生鉛黃牙傳》一卷　《金液三魂法》一卷　《金石還丹術》一卷　狐剛子撰　《丹房鑒源》三卷　獨狐滔撰　《草金丹法》一卷　《蓬萊山草藥還丹訣》一卷　黃元鍾撰　《靈劍子許眞人撰　劍訣大丹法》一卷　《我嵋山神異記》三卷　漢張道陵撰　《黃牙河車法》一卷　《返魂丹方》一卷　閭丘通元祕術方》三卷　龔工撰

右外丹　二百三部二百一十卷

《金石靈臺記》一卷　《金石靈臺刊誤》一卷　《太淸論石流黃經》一卷　《雲母論》二卷　唐崔元眞撰　《服雲母粉療病方》一卷　韓藏法師撰　《太淸眞人煉雲母訣》一卷　孫思邈撰　《金石藥法》一卷　《金石要訣》一卷　《太淸諸石變化神仙方集要》一卷　陶弘景撰　《仙翁煉石經》一卷　《石藥爾雅》一卷　梅彪撰　《煉三十六水石法》一卷　《金石藥方》一卷　《小玉消丹應候訣》一卷　《伏藥經》三卷　《煉服雲母法》一卷　陶弘景撰　《神仙餌石並行藥法》一卷　京里先生撰　《淮南王煉聖石法》一卷　楊知元撰　《赤松子金石論》一卷　《還金術》一卷　陶植撰　《五金題術》一卷　《金石薄五九數》一卷　《服朱砂訣》一卷　《龍虎制伏丹砂雄黃法》一卷　《鍊金丹秋石訣》一卷　《櫜籥子金石眞宰通微論》一卷　《變煉二石術》一卷　《石藥異名要訣》一卷　王道冲撰　《鐵粉論》一卷　唐蘇遊撰　《鐘乳論》一卷　褚知載撰　《新修鍾乳論》一卷　尙藥、吳弁等撰

右金石藥　三十一部三十五卷

《靈寶神仙玉芝瑞草圖》二卷　《太上靈寶芝品》一卷　《芝經》一卷

《靈芝記》五卷。《種芝經》九卷。《芝草黃精經》一卷。《神仙芝草圖》二卷。《靈寶服食五芝品經》一卷。《延壽靈芝瑞圖》一卷。《白雲仙人靈草歌》一卷。《經食草木法》一卷。陶隱居撰。《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漢張道陵撰。《養生神仙方》三卷。《洞靈仙方》一卷。梁邱子撰。《仙茅根方》一卷。《黑髮酒方》一卷。葛洪撰。《達靈經》一卷。陶弘景撰。《菊潭法》一卷。記服菁茣似菊。《採服松葉等法》一卷。司馬承禎撰。《神仙長生藥訣》一卷。《辨服至藥人形神論》一卷。《漢武服餌法》一卷。《至藥詩》一卷。王賢芝撰。《神武藥名隱訣》一卷。《神仙服食經》一卷。《老子妙術靈草》一卷。《老子服食方》一卷。《草石隱號》一卷。《神珠草藥證驗》一卷。《太清石壁靈草記》一卷。蘇元明撰。《服餌仙方》一卷。《孫思邈枕中記》一卷。《大道靜神論》一卷。《攝生服食禁忌》一卷。《攝生藥忌法》一卷。《鍊花露仙醽法》一卷。《服餌保眞要訣》一卷。《李八百方》一卷。《太清經諸藥草木方集要》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神仙服食經》十二卷。《服玉法並禁忌》一卷。《古今服食藥方》三卷。《服食神祕方》一卷。《神仙金櫃服食方》二卷。《孟氏補養方》三卷。《神仙服食經》一卷。《集錄古今服食道養方》三卷。

右服餌。四十八部八十六卷。

《素女祕道經》一卷。《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郯子說陰陽經》一卷。《序房內祕術》一卷。葛氏撰。《徐太山房內祕要》一卷。《新撰玉房祕訣》一卷。《沖和子玉房祕訣》十卷。又一卷。

右房中。九部十八卷。

《太上元道眞經》一卷。《靈陽經》一卷。《養性延命集》二卷。陶弘景撰。又二卷。孫思邈撰。《修眞祕錄》一卷。符虔仁撰。《神仙修養法》一卷。孫思邈撰。《養生訣》一卷。陶眞人撰。《修眞指微訣》一卷。含光子撰。《抱朴子別旨》一卷。葛洪撰。《修眞詩解》一卷。馮湘撰。《養眞要旨》一卷。徐元一撰。《保生術》一卷。《鍊精存珠玉霞篇》一卷。《順四時理五穀谷神不死訣》一卷。趙遵撰。《長生保聖纂要術》一卷。古詵撰。《大道養生上仙雜法》一卷。《金房玉關保生術》一卷。《陶仙公勸仙引》一卷。《樂眞人祕訣》一卷。《施肩吾養生辨疑訣》一卷。《修眞隱訣》一卷。《理化安民除病術》一卷。《太一眞人固命歌》一卷。《薛君口訣》一卷。陳少微撰。《長生祕訣》一卷。《新修攝生祕旨》一卷。逍遙子撰。《神仙祕訣三論》三卷。《易元子》一卷。《道樞》一卷。《神氣養形論》一卷。《保生纂要》一卷。《養生自愼訣》一卷。《傳命寶銘》一卷。《修行要訣》一卷。李密眞撰。《頤神論》一卷。《谷神賦》一卷。趙大信撰。《谷神祕妙》三卷。《茅君靜中吟》一卷。《混俗頤生錄》二卷。劉詞撰。《羅浮山石壁記》一卷。太一仙師撰。《繕生養性法》一卷。《繕生集略》一卷。《攝生經》一卷。唐霽撰。《長生攝養仙經》一卷。《三眞旨要玉訣》一卷。《修眞祕旨》十卷。司馬道隱撰。《修眞祕旨訣》一卷。徐元一撰。《十四家修身祕術》一卷。《煙蘿子養神關鑰祕訣圖》一卷。《養生月錄》一卷。姜蛻撰。《養性雜錄》一卷。孫思邈撰。《退居志》一卷。孫思邈撰。《內指通眞訣》二卷。韓知嚴撰。《胡證玉景歌》二卷。《煙蘿子內眞通元歌》一卷。《養生保神經》一卷。《鄧隱峰歌》一卷。《東艮子遇道歌》一卷。《明先生詩》一卷。《崔元眞歌》一卷。《赤松子歌》一卷。《雲中子還命訣》一卷。《性箴》一卷。《修眞祕要經》一卷。《海蟾子詩》一卷。《元黃子擬漁父詩》一卷。《遠俗銘》一卷。《元陽子歌》一卷。《攝生錄》三卷。唐高福撰。《攝生纂錄》一卷。唐王仲邱撰。《養生要錄》一卷。孫思邈撰。《鍾離授呂公靈寶畢法》十卷。《長生坐隅障》五卷。古說撰。《修眞內象圖要訣》十二卷。

右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

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道家類 河上公注《道德經》二卷。

又 《老子疏》六卷。

又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又 《老子指歸》十三卷。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元澤注二卷、呂吉甫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

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注。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他皆類此。後其子雱，其黨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又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右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

受知於蔡京，除太學博士。

又《文子》十二篇。

又《列子沖虛至德眞經》八卷。

又《莊子南華眞經》十卷。

又《南華眞經疏》三十三卷。

《鶡冠子》三卷。

右按《漢志》，鶡冠子，楚人，不顯名氏。居深山，以鶡羽爲冠，因自號焉。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柳宗元嘗辯此書非古，而韓愈獨稱焉。二人皆名儒，未知孰是。

《亢倉子》二卷。

右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敎於世，不亦惑乎。按，大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掊擊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與。何粲注。

《素書》一卷。

右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而厖亂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右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

右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就，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陰符經》一卷。

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序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諸子類』

《御解老子》二卷。

右徽宗皇帝之御製也。嘗倣唐制命大臣分章句書寫刻石。又詔《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於上聖。今觀此解，所謂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亙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隆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其說大槩與政和之詔同。

《鬻子》十四篇。

右楚人鬻熊之書也。逢行珪序而註之。《漢·藝文志》云，《鬻子》六篇。今此本乃十四篇，未詳孰是。然篇或錯亂，又多遺闕，行珪之說已然矣。《唐·藝文志》列於老子之前，蓋謂其爲文王師也。

《列子》九卷。

右《列子》一書，漢、唐及本朝藝文志皆謂八卷。政和中，宜春彭兪爲積石軍倅，聞高麗國《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靑唐卜者。神宗皇帝嘗惡後漢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記，久之不得。繼而高麗以其本來上，裕陵厭世，遂不及進。元和中，高麗使人言狀，訪於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於其家得之，信乎高麗之多異書也。

又『神仙類』

《御序集註無量度人經》二卷。

右眞宗皇帝御製序，徽宗皇帝御書而註之。《會要》云，宣和六年八月四日，詔賜左丞范致虛御書《洞玄靈寶無量度人經》二部，想卽此本也。別一本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鏤版，而無序無註，亦不載於《會要》。朱文公云，此經乃杜光庭撰。

《赤松子中械經》一卷。

右序云，軒轅黃帝遇赤松子，授《中械經》。希弁嘗攷國朝《大詔令》云，元符三年九月日，制云，赤松眞君，紀於仙籙，神農之師，可加號赤松凌虛眞君。疑卽此也。然張良亦封忠佑凌虛眞人云。

《玉皇本行集經》三卷

右嘉熙四年臨安府承天觀所刻蜀本也　程公許序述爲詳

《九天生神章經》三卷

右緜州沖虛觀道士王希巢隱賢解，玉局散吏程公許爲之序　西蜀譙巖趙日休跋　朱文公嘗謂此經亦杜光庭所撰

《西山十二眞君傳》一卷

右晉許遜、吳猛、陳勳、周廣、曾亨、時荷、甘載、施岑、彭抗、盱烈、鍾離嘉、黃仁覽，皆得道於西山者　政和王冊誥詞在其中

《皇宋拾遺仙傳》一卷

右陳希夷、張虛靜、朱觀妙、徐神公、(王)(王)侍宸、劉靜一、趙道翁、畢甫清虛之事蹟也　其中所載御製及誥詞與夫詩記之類爲多

《太上感應篇》八卷

右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所編也　希弁生父師回嘗爲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曰趙公所序禍福善惡之報爲尤詳，可謂愛人以德者　余嘗守袁，喜袁人之樂於趨善，因閱是序，矍然起敬，而程公許、湯中維書之

《竹宮表制》一卷

右楊至質字休文太乙宮代言之文也　自號勿齋　聖上嘗書二字以賜之，休文謝表云，先儒德秀嘗賜金石之文，督府丁翁復賞蟲魚之篆　希弁云，不若用臣眞德秀，而魏了翁，休文以爲然

又《郡齋讀書志後志》子類

《老子略論》一卷

右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　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

《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

溫公《道德論述要》兩卷

右皇朝司馬光撰　光意謂道德連體，不可偏舉　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　墓誌載其目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當無欲以觀其妙，當有欲以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呂氏《老子注》二卷

右皇朝呂大臨撰　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　以爲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　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　末之終篇，(膠)(繆)於聖人者蓋寡　但不當以聖知仁義爲可絕棄耳

默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右默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　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右唐朱玄注，闕《符言》一篇　或取默希注補焉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右唐文如海撰　如海，明皇時道士也　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爲之解，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右皇朝呂惠卿撰　吉甫，惠卿字也　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右皇朝王雱撰，元澤其字也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右皇朝蘇軾撰　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　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天機子》一卷

右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　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　二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爾　託之孔明也　載《道藏》中

《無能子》三卷

右不著撰人　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　述老莊自然之旨　總目錄之於道家

《四子治國橋》四卷

右唐范乾九集　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　其意以爲黃老之道，內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　周王得文子之言，趙王納莊周之論，皆能興邦致治　故採其書有益治道者，分爲二十門

又道書類

《大洞眞經》一卷

右題云高上虛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永和中上清紫微元君降授於王夫人，是上清高法　《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眞部，二曰靈寶洞玄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眞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　邯鄲李氏道書志四類，一

曰經說相，二曰傳錄相，三曰科戒相，四曰符籙相　皆以此書爲之首　[illegible]志不載，故以此度人經云

《西昇經》四卷

右題曰太上眞人尹君紀錄　老子將遊西域，既爲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　喜述之爲此經　其首稱老君西昇開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道　說者以古先生，佛也　事見《廣(洪)弘明集・辯惑論》

韋注《西昇經》二卷

右梁道士韋處玄分上下經　上經三七，法天之陽數，分二十一章　下經四七，法地之陰數，總四十九章　象大衍用數云　《唐志》稱處玄集解，以聞道竺乾爲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爲老子自謂

洞玄注《西昇經》四卷

右唐洞玄子注，其姓名未詳　《唐志》有載，說注《西昇經》　疑此或說書也　分三十六章，謂竺乾古先生非釋氏之號云

徐注《西昇經》二卷

右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　其本以有古先生導人無爲作壽人泥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乎竺乾，作吾之身也化胡竺乾云

《步虛經》一卷

右太極眞人傳左仙公，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

《定觀經》一卷

右題云天尊授左玄眞人，述定心惠觀等修，故以爲名云

《老子化胡經》十卷

右魏明帝爲之序　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嗣眞，後及天竺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illegible]狀附於後　《唐志》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證其非僞，此是也

《太清經》一卷

右太清護命靈文金闕上眞，按付修道之士，可以除邪治病云

《登眞隱訣》二十五卷

右梁陶弘景撰　景以爲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眞　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　凡七篇十二條，略志云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右皇朝張君房等纂　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　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　君房詮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奧，總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張隨注《參同契》二卷

右皇朝張隨皇祐中居青城山，注魏伯陽之書，列十數圖於其後

《參同契太易圖》一卷

右不題撰人　論周天火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四象、五行等二十四篇，並圖　按《崇文總目》云，張處撰，而李獻臣以爲張老神君撰，雲當子張處序亦名《至藥丹訣》，未知孰是

《混元內外鑒》二卷　《延壽經》一卷　附

右混元謂老子也　亦導引之術　《內篇》八，《外篇》三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右《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太上說魂魄經》二卷

右題曰老子撰　載三魂七魄名字形狀好惡，以咒術存制之　《崇文》題曰，太上靈書　李氏亦有其目

《無上秘要》九十五卷

右題曰元始天尊說　《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右，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起經》一卷　《閉氣法》一卷　《太二指南歌》一卷

右四書皆題曰老子撰　服氣訣也

《食氣經》一卷

右太皇子撰，未詳　李邯鄲云，似雜集之書

《道引養生圖》一卷

右梁陶弘景撰　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鸞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　田偉家本少八勢

《天眞皇人九仙經》一卷。

右天眞皇人爲黃帝說，一行羅公遠葉法靜注。論水火龍虎造金丹之術，《崇文書》也。按，《九仙經興廢記》云，此經黃帝留峩眉山石壁，漢武帝時得之。大中嘗禁絕。

《陰府內丹經》一卷。

右題曰，老子說。

《日月玄樞論》一卷。

右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爲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於朝。

《大還丹契秘圖》一卷。

右草衣洞眞子玄撰。凡三十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之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爲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爲名云。

又神仙類 《黃庭內景經》一卷。

右題大帝內書，藏暘谷陰，三十六章，不載注人。皆七言韻語。梁丘子叙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黃者，二儀正色。庭者，四方之中。近取諸身，以脾爲主，故曰黃庭。

《黃庭外景經》一卷。

右叙謂老子所作。元陽子注，分上中下三篇，亦皆七言韻語。元陽子，不詳其人。

《老君內觀經》一卷。

右凡十二章。首皆云老君曰，其言皆修心鍊神之法。

《眞誥》七卷。

右梁陶弘景撰。皆眞人口受之誥，故以爲名。記許邁、許謐、楊羲諸仙受道之說。

《參同契》三卷。

右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爲之解。隋、唐書目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則其爲古書明矣。

《坐忘論》一卷。

右唐司馬承禎字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卽釋氏之言宴坐也。

《肇論》四卷。

右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高僧傳》不載其事。

《天隱子》一卷。

右唐司馬子微爲之序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卽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

《玄聖蘧廬》二卷。

右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嘗與丁公著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太和中，舒元輿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賢矣。而史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廣弘明集》三十卷。

右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採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尤袤《遂初堂書目》道家類 《古文老子》。王弼註《老子》。傅奕《老子音義》。漢安丘註《老子》。嚴遵《老子指歸》。晉孫盛《老子攷訊》。唐明皇註《老子》。唐陸希聲《老子指解並問答》、《三十家註老子》。賈淸夷《老子疏》。王碩《老子疏》、《老子藏空纂微》。李榮註《老子》。陳鼻解《老子》。李畋《老子音義》。達眞子《老子解》。司馬溫公《老子解》。蘇黃門《老子解》。王元澤《老子解》。呂惠卿《老子解》。毛達可《老子解》。王懋才註《老子》、《列子》、《莊子》、《文子》。徐靈府註《文子》。朱弁註《文子》、《亢倉子》。王士元註《亢倉子》、《鶡冠子》。陸右丞註《鶡冠子》、《關尹子》、《天隱子》、《抱朴子內外篇》、《元眞子》。唐吳筠《玄綱論》、《無能子》、《觀妙經》、《紫府元

珠。潘凱《二化論》

周固朴《天道論》　杜光庭《大寶論》、《莊子邈》　宋齊丘《化書》　赤松子《中誡經》　張融《理同論》　劉向《列仙傳》、《續仙傳》　葛洪《神仙傳》、《高道傳》、《仙苑編珠》　周氏《冥通記》、《洪崖先生傳》、《眞系傳》、《許先生傳》、《疑仙傳》、《陳眞人傳》、《唐吳簡傳》、《西山十二眞君列傳》、《徐神翁語錄》、《王雲中內傳》　杜光庭《錄異記》、《福地經》、《洞天經》、《湘湖顯異》、《青城山靈異記》、《瀨鄉記》、《唐太淸宮簡要記》、《祥符奉迎聖像記》　楊希文註《黃庭經》、《神景內經》　《皇極系述黃庭經》

《參同契》　《西山羣仙會眞記》　《中皇眞經》　《參同肘後方》　《潁陽記》　《石藥爾雅》　《盧郴本草》　《靈芝記》　《參同分章通義》　《登眞隱訣》　《雲笈七籤》　《道樞》　《上淸文苑》　《靈仙賦集》　《毛先翁詩》　《大小游仙詩》　《古今道德經》　河上公註《道德經》　王弼《老子論略》　《老子枕中經》　《莊子疏》　《御註道德經》　孫盛《老子糾》　《眞誥》　《胎息經》　《黃庭內景經》　《密語》　《聶眞人傳》　《樂史》　《洞仙集傳》　《仙師傳》　《江西續仙錄》　《侯眞人傳》　《三敎解紛論》　《正性論》　《元道眞經》　《九轉合同要義》　《混元經》　《靑城山雜術》　《大丹法》　《大玄寶典》　《許眞君如意方》　《鍾離眞人靈寶畢法》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道家類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伯陽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御注老子》二卷。徽宗皇帝御製。《老子注》二卷。魏王弼撰。【略】《老子道德論述要》二卷。司馬光撰。【略】《老子新解》二卷。蘇轍撰，東坡跋。【略】《老子解》二卷。葉夢得撰。【略】易老通言》十卷。程大昌撰。其序言，名爲訓老，而實該六經，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列子》八卷。鄭人列禦寇撰。【略】《列子注》八卷。晉光祿勳張湛處度撰。《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四庫本案，殷敬順撰《列子釋文》，原本作處順，今改正。《莊子》十卷。蒙漆園吏宋人莊周撰。四庫本案，《史記》與齊宣梁惠同時，則亦當與孟子相先後矣。《莊子注》十卷。晉太傅主簿河南郭象子玄撰。案，本傳，向秀解義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莊子音義》三卷。唐陸德明撰。卽《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莊子疏》三十卷。唐道士西華法師陳郡成玄英子實撰。玄英隱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亦徽中，流俗相不知坐何事。《唐・藝文志》云。《鬻子》一卷。鬻熊爲周文王師，封於楚，爲始祖。《漢志》云爾。書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鬻子注》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之篇久皆不可曉，一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關尹子》九卷。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案《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亢倉子》三卷。案唐書・藝文志，文獻通攷俱作二卷。何粲注。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其餘篇亦皆依托。唐柳子厚辨其非劉向、班固所錄是矣。今《唐志》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沖虛》，《文子》爲《通玄》，《亢倉子》爲《洞靈眞經》。然《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然則今之《亢倉》，士元爲之也。宗元唐人，豈偶不之知耶。《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注。案《漢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又案《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鈃。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托，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鶡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盡鄙淺言也，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其好惡不同如此。自今攷之，柳說爲長。《抱朴子》二十卷。晉句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難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坐忘論》一卷。唐逸人河內司馬承禎子微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並《樞翼》一篇，以爲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天隱子》一卷。司馬子微作序言，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四庫本案，洪興祖云，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未知何據。《玄眞子外篇》三卷。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志》，《玄眞子》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迹詳見余所集碑傳。《無能子》三卷。不著名氏。《唐志》云，光啓中，隱民間。蓋其自序云爾。《莊子義》十卷。參政淸源呂惠卿吉父撰。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莊子十論》一卷。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又神仙類

《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

書，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周易參同契》二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二卷，《明鏡圖訣》一卷。眞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序稱廣政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錄》，其未有《秀川傳》。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秘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爲此官。《參同契攷異》一卷。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奧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黃庭內景經》一卷，《外景經》一卷。四庫本，案《文獻通攷》作三卷。務成子注。是南嶽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眞誥》十卷。梁華陽隱居陶(宏)(弘)景撰。述楊羲、許邁、許玉斧遇仙眞傳受經文等事。《參同契解》一卷。題紫陽先生，不知何人。《內景中黃經》一卷。四庫本案，《文獻通攷》作二卷。題九仙君撰，中黃眞人注。亦名《胎藏論》。《靈樞金鏡神景內經》十卷。稱扁鵲注。《上清天地宮府圖經》二卷。唐司馬子微撰。《中誡經》一卷。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託也。《幽傳福善論》一卷。唐孫思邈撰。《玄綱論》一卷。唐中岳道士吳筠撰。《續仙傳》三卷。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玢。《道教靈驗記》二十卷。蜀道士杜光庭撰。《王氏神仙傳》一卷。四庫本案，《文獻通攷》作四卷。杜光庭撰。當王氏有國時，爲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者，撰《會眞記》，蓋別是一人也。《鍾呂傳道記》三卷。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養生眞訣》一卷。虞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四卷。四庫本案，《文獻通攷》作一百二十卷。集賢校理，張君房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錄。祥符中，君房貶官，會推崇聖祖，朝廷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戢綸等校正，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銓次爲此書。頃於莆中傳錄，纔二冊，蓋略本也。後於平江天慶道藏得其全，錄之。《靈樞道言發微》二卷。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金液還丹圖論》一卷。不著名氏。自稱元眞，蓋宣和中道流也。《悟眞篇集注》五卷。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中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爲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爲之注。《還丹復命篇》一卷。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眞詩篇，靖康丙午序。《道樞》二十卷。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點採御之法，以爲飛生羽道云。《集仙傳》十二卷。曾慥撰。自序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肘後三成篇》一卷。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鍊之事。《日月元樞篇》一卷。稱劉知古，唐明皇時蔚州昌明縣令。《太白還丹篇》一卷。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人。《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稱赤松子甯先生。《上清金碧篇》一卷。稱煙蘿子。《金虎鉛汞篇》一卷。稱元君。《鉛汞五行篇》一卷。稱採元子。已上七種共爲一集。《玉芝書》三卷。朝元子陳舉撰。上卷論五篇，中爲詩八十一首，下爲賦九道。《純陽眞人金丹訣》一卷。即前所謂《三成篇》，微不同。《華陽眞人祕訣》一卷。稱施肩吾、呂眞人。《血脈論》一卷。稱傅婁景先生。《遠山崔公入藥鏡》三卷。不知何人。《四象論》一卷。稱老子。《眞仙傳道集》三卷。案此條疑脫解題。《參同契》三卷。即魏伯陽書，題九華子編。《巨勝歌》一卷。道士柳沖用撰。《逍遙子通元書》三卷。不知姓名，但曰逍遙子。《白章集》一卷。稱魏伯陽。四庫本案，此條原本脫去，今據《文獻通攷》補入，與後條所云已上十八種其數乃符。《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不知其名。《黃帝丹訣玉函秘文》一卷。文林郎蒲庚進。《呂公窑頭坏歌》一卷。以陶器爲喻也。《太上金碧經》一卷。題魏伯陽注。《金鏡九眞玉書》一卷。無名氏。《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稱羅浮山蘇眞人撰。《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十八種共爲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已見釋氏道家類。

《羣仙珠玉集》一卷。其序曰，西華眞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眞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寧、張懷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一一《經籍考》三八

《漢志》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有四卷。《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鬻子》一卷。鼂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注。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

徽中逢行其典獻，其文略，而人著書不學術，[illegible]總[illegible]，其所載辭，略與行理宜後者不倫。異行理書或有與益上。《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老子》二卷。《老子指歸》十三卷。《老子略論》一卷。《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三十家注老子》八卷。《道德經傳》四卷。《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道德經疏》二卷。《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道德經小解》二卷。《道德經譜》二卷。《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呂氏《老子注》二卷。蘇子由注《老子》二卷。御注《老子》二卷。劉巨濟注《老子》二卷。《老子解》二卷。《易老通言》十卷。李暹注《文子》十二卷。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朱元注《文子》十二卷。張湛注《列子》八卷。《列子釋文》二卷。郭象注《莊子》十卷。《莊子音義》三卷。成(元)(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文如海《莊子疏》十卷。呂吉甫注《莊子》十卷。王元澤注《莊子》十卷。東坡《廣成子解》一卷。《鶡冠子》八卷。《元倉子》二卷。《關尹子》九卷。《素書》一卷。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十二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陰符機》一卷。《陰符經太無傳》一卷。《陰符經辯命論》一卷。《陰符經正義》一卷。《陰符經要義》一卷。《陰符經小解》一卷。《天機子》一卷。《陰符元機》一卷。《無能子》三卷。《四子治國樞要》四卷。《元眞子外篇》三卷。《莊子十論》一卷。

又《經籍考》五一

《漢・藝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漢志》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右房中

《漢・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泳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漢志》神僊家二百五卷。【略】《隋志》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志》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因道藏音義，以下，不著錄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伎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眞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嗣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刊補，凡四千二百五十九卷。洞眞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illegible]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眞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玉訣部三百七十卷。今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隋志》以道經目附四部之末，唐母照錄，散在乙內部中。今取修煉服餌步引黃治符籙章醮之說，素藏館閣者，悉錄於此。《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宋四朝志》二十部。《宋中興志》三百九十六家，四百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二十一卷。《度人經》三卷。鼂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爲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於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爲二。凡其說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於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錄。

《大洞眞經》一卷。鼂氏曰，題云高上虛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永和中，上清紫微元君降授於王夫人，是上清高法。《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眞部，二曰靈寶洞元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眞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李氏《道書志》四類，一曰經誥類，二曰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籙類。皆以此書爲之首。然《唐志》不載，故以次度人經云。

《黃庭內景經》一卷。鼂氏曰，題大帝內書藏暘谷陰三十六章，皆七言韻語。梁邱子敘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黃者中央之色，庭首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大人地，內指事即肺心脾，中故曰《黃庭內景》。

《中黃經》二卷。鼂氏曰，題九仙君撰，中黃眞人注，亦名《胎臟論》。

《黃庭外景經》三卷。鼂氏曰，敘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其末有吾言畢矣而妄陳一句。且改淵爲泉，改治爲理，疑唐人誕者附益之。《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陳氏曰，《黃庭外景經》一卷，務成子注。是南岳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

《無仙子刪正黃庭經》。歐陽文忠公序之，意必公所自爲而隱其名耳。其序曰，無仙子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一作求。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所同也。此所謂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全形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以貪生。世傳《黃庭經》者，晉魏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故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眞誥》十卷。鼂氏曰，梁陶弘景撰，皆眞人口授之誥，故以爲名。記許邁、楊羲諸仙受授之說，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眞輔六，翼眞檢七。後人(折)〔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爲上下。《朱子語錄》曰，道書中《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個寶珠被他竊去了，卻不照管，亦都不知，卻去他牆根壁角竊得個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周易參同契》三卷。鼂氏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爲之解。《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翔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

《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陳氏曰，眞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曉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錄，其本有《秀川傳》。(注)(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祕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爲此官。

張隨注《參同契》三卷。鼂氏曰，皇朝張隨，皇祐中居青城山，注魏伯陽之書，列十數圖於其後。

《參同契大易圖》一卷。鼂氏曰，不題撰人。論水火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四象、五行等二十四篇並圖。按《崇文總目》云，張處撰。而李獻臣以爲天老神君撰。雲常子常處序，亦名《至藥丹訣》，未知孰是。

《參同契考異》一卷。陳氏曰，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朱子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眞個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十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

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也。又曰，《參同契》爲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令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爲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卻又可惜。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朱子語錄》曰，曾景建謂《參同契》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卽《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是有位，惟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卻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參同契解》一卷。陳氏曰，題紫陽先生，不知何人。

《西昇經》四卷。鼂氏曰，題曰太上眞人尹君記錄。老子將遊西域，既爲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祕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爲此經。其首稱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有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洪明集・辯惑論》。

（章）〔韋〕注《西昇經》三卷。鼂氏曰，梁道士（章）〔韋〕處玄分上下經。上經三七，法天之陽數，分二十（一）章，下經四七，法地之陰數，總四十九章，象大衍用數云。《唐志》稱處玄集解，以聞道竺乾爲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爲老子自謂。

洞元注《西昇經》四卷。鼂氏曰，唐洞元子注，其姓名未詳。《唐志》有戴詵注《西昇經》，疑此或詵書也。分三十六章，謂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云。

徐注《西昇經》二卷。鼂氏曰，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其本以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作善入泥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乎竺乾，作吾之身也化胡竺乾云。

《步虛經》一卷。鼂氏曰，太極眞人傅左仙翁，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

《定觀經》一卷。鼂氏曰，題云天尊授左元眞人，（述）（迷）定心惠觀等修，故以爲名云。

《內觀經》一卷。鼂氏曰，老子撰。述人胞胎魂魄衆神之名，當締觀身必俾不染濁穢，乃可常存云。凡二十二章。

《老子化胡經》十卷。鼂氏曰，魏明帝爲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關賓，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於後。《唐志》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璆等議狀，證其非僞，此是也。

《太淸經》一卷。鼂氏曰，太淸護命靈文金闕上聖，按傳修道之士，可以除邪治病云。

《大蓬神呪》一卷。鼂氏曰，未詳撰人。《邯鄲書目》載道書最多，已上八種皆有之。

《混元內外鑒》二卷。《延壽經》一卷。附。鼂氏曰，混元謂老子也，亦導引之術。內篇、外篇二。

《太上說魂魄經》二卷。鼂氏曰，題曰老子撰，載三魂七魄，名字形狀好惡，以呪術存制之。《崇文》題曰《太上靈書》，李氏亦有其目。

《天眞皇人九仙經》一卷。鼂氏曰，天皇人爲黃帝說，一行羅公遠葉法靜注。論水火龍虎造金丹之術，《崇文》書也。按《九仙經興廢記》云，此經黃帝留峩眉山石壁，漢武帝時得之，大中嘗禁絕。

《陰符內丹經》一卷。鼂氏曰，題曰老子說。

《紫陽金碧經》二卷。鼂氏曰，皇元眞人撰，廣成子述，河上公修爲六十四章。上明和合習眞之法，中有調神理氣之方，下有還丹九鼎上昇之術。《崇文目》有三卷，今逸其一。

《靈樞金鏡神景內經》十卷。陳氏曰，稱扁鵲注。

《上淸天地宮府圖經》二卷。陳氏曰，唐司馬子微撰。

《中誡經》一卷。陳氏曰，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托也。

《太上金碧經》一卷。陳氏曰，題魏伯陽注。

《四十九章經》。李壁季章序曰，隱者劉漫翁，博涉古今，尤邃黃老。一曰，某言賈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汩於情僞，沈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得乎。東坡稱博大古眞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翛然元覽，卻立垢紛之外，不爲物所梏，則乘星載雲，揮斥

八極，超無有而獨有，又誰禦哉。漫翁曰，君言善矣。然茲理也，不待賈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眇也。予始知有是經，敢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虛皇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眇萬物而不留，離澳渠而化昭。融物之旦夜交於前者，皆不足以爲吾病，而去道邇矣。然而爲物而眇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聲無臭，豈爲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擊空也。老子言道，雖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邪。或謂之誠，或謂之元，或謂之眞，或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爲情爲識，爲喜爲怒，爲愛爲惡，爲聖賢爲仙靈，爲姦邪爲盜賊。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蟻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感寂之理。而《昇元》、《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貪狠愚險忮讒媚所植罪本，亦可空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蓋與老易及清靜昇元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爲幻假當滅除之，而他章顧謂觸情縱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又云，財者罪之根，聚財爲聚孽。又云，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凡姦邪小人聚財以規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禍，猶影響也。槩謂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二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眞，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七十八卷，抑何多邪。黃老宗旨虛無，至太洞諸經，昉言諸天奧密神仙隱祕事，自晉始傳人間。由隋歷唐，方技符籙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之書，眞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托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元妙精微，明白切至，其爲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識殫洽者，無惑乎古書之王僞。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右神僊

又《經籍考》五二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於)(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吉姓名吉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二十七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允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於)(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瑤李雲之冤，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劾，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于吉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爲稱也。

《登眞隱訣》二十五卷。鼂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眞。又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三篇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鼂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鼂氏曰，《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無上祕要》九十五卷。鼂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鼂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太起經》一卷。《開氣法》一卷。《太上指南歌》一卷。鼂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鼂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

鷙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　田偉家本少六摯

《大還丹契祕圖》一卷　鼂氏曰，章衣洞眞子撰　凡三十章　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所致也　論火候則以朔望爲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爲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一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　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託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鼂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　按《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　世有三十六字訣，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　其辭多隱，人莫測　劉眞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者，蓋不得口訣故也　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託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云，疑卽參微所撰也　《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鼂氏曰，元陽子撰　次序雜亂，非完書也　大旨解《參同契》　《李氏書目》云，海客李元光遇元壽先生於中岳，授此　未詳元光何代人

《龍虎通元要訣》一卷　鼂氏曰，蘇元朗撰　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爲是書　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出名氏　蘇元朗之號邪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鼂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　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鼂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鼂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　未詳何代人　論《參同契》

《眞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元路祕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鼂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鼂氏曰，唐吳筠撰　嵇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爲然，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鼂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　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卽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篇，並《樞纛》一卷，以爲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二卷　鼂氏曰，唐司馬子微爲之序　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元靈，歸根契於陰陽，還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　王昌以天隱子卽子微也　一本有三宮決附於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　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玄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吳筠撰

《日月元樞論》一卷　鼂氏曰，唐劉知古撰　明皇朝爲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丹藥之士　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於朝

《胎息祕訣》一卷　鼂氏曰，唐僧遵化撰　論達摩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　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瑾撰　治平中授丹訣於禁中立，後因叙其事以教後學

《玉芝書》三卷　鼂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眞訣》一卷　陳氏曰，廣部員外郎耿昭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谷，眞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因授其道本　《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元祕要悟眞篇》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用成撰　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甯中隨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甯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十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爲禪宗歌頌　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　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爲注　凡五卷

《養生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皇甫士安撰　士安，岷山道士也

《歸正議》九卷　鼂氏曰，皇朝林靈素撰　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乙眞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眞人勒於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篆文字，東晉葛洪譯，鮑靚行於世，青房中術

《灌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眞，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眞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即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陳氏曰，稱赤松子甯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鉛汞篇》一卷。陳氏曰，稱元君。

《鉛汞五行篇》一卷。陳氏曰，稱探元子。

《華陽眞人祕訣》一卷。《呂眞人血脈論》一卷。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傳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道士柳沖用巨勝歌》一卷。《百章集》一卷。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遙子通元書》三卷。《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金鏡九眞玉書》一卷。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祕文》一卷。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呂公窰頭坯歌》一卷。陳氏曰，以陶器爲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眞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十八種共爲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見釋氏道家類。

《羣仙珠玉集》一卷。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眞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眞篇》，以傳石得之辭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甯張懷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鼂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嘗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眞識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玢。

《仙苑編珠》二卷。鼂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効蒙求體爲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鼂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眞女仙五十五人，以詔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爲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眞記》，蓋別是一人也。鼂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三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陳氏曰，施肩吾撰。敘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跡。詔李維、宋綬、晏殊同編，天禧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鼂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卽軒轅黃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鼂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甯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奧，總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錄。頃於莆中傳錄纔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鼂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眞部八十一秩，靈寶洞元部九十秩，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眞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鼂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

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亦其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寖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雖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大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敘方技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一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參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眞者，甯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個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道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靜。清靜

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爛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腳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也。今之黃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爲。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爲優。何也，蓋人之生於天地，稟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叫祈，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爲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爲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爲臣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爲之祈籲天地，醮祭星辰，黃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爲三炁，五方爲五炁，九天爲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爲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爲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衆生而爲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眞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爲貴，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爲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疏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傚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宋史・藝文志》 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一卷。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王弼《老子注》二卷。又《道德略歸》一卷。陸修靜《老子道德經雜說》一卷。傅奕《道德經音義》二卷。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二卷。有序。唐玄宗《道德經音疏》六卷。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僧文儻《道德經疏義》十卷。趙至堅《道德經疏》三卷。張惠超《道德經志玄疏》三卷。陸氏《道德經傳》四卷。扶少《明道德經譜》二卷。谷神子《註經諸家道德經疏》二卷。河上公、葛仙公、鄭思遠、睿宗、玄宗疏。李若愚《道德經注》一卷。喬諷《道德經疏義節解》二卷。《道德經小解》一卷。陳景元《道德注》二卷。蔣之奇《老子解》二卷。又《老子繫辭解》二卷。張湛《列子音義》一卷。張昭《補注莊子》十卷。張垣《莊子通眞論》三卷。《南華眞經篇目義》三卷。李暹訓《文子注》十二卷。朱弁《文子注》十二卷。墨布。作「希」子《文子注》十二卷。王源《亢倉子注》三卷。《亢倉子音義》一卷。范乾元一作「九」《四子樞要》二卷。衛偕一作「稽」《白水子》二卷。太公等《陰符經注》一卷。張果《陰符經注》一卷。又《陰符經辨命論》一卷。袁淑眞《陰符經注》一卷。又《陰符經疏》三卷。《陰符集解》五卷。韋洪《陰符經疏訣》一卷。蔡望《陰符經注》一卷。又《陰符經要義》一卷。《陰符經小解》一卷。張魯《陰符經元義》一卷。李靖《陰符機》一卷。房山長《注大丹黃帝陰符經》一卷。梁丘子《注黃庭內景玉經》一卷。《黃庭外景經》一卷。《黃庭外景玉經注訣》一卷。《黃庭五藏論圖》一卷。《老子黃庭內視圖》一卷。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黃庭外景圖》一卷。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三卷。《參同大易誌》三卷。徐從事《注周易參同契》三卷。《參同契合金丹行狀十六變通眞訣》一卷。鄭遠之《參同契心鑑》一卷。張處《參同契大易圖》一卷。晁公武《老子道德經通述》二卷。《老子道德經三十家注》六卷唐道士張君相集解。葛玄《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道德經內解》一卷不知作者。《老子道德經內節解》二卷。題尹先生注。王顧《老子道德經疏》四卷。李榮《老子道德經注》二卷。李約《老子道德經注》四卷。碧雲子《老子道德經藏宰纂微》二卷。不知

名《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並不知作者　張湛《列子注》八卷　郭象《注莊子》十卷　成玄英《莊子疏》十卷　文如海《莊子正義》十卷　又《莊子邊》一卷　《黃帝陰符經》一卷　舊目云，驪山老母出，李筌撰　《集注老子》二卷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等注　呂知常《老子講義》十二卷　李筌《陰符經疏》一卷　《陰符玄譚》一卷　不知作者　《文子》十二卷　舊書目云，周文子撰　《鶡冠子》三卷　不知姓名　《漢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因號云　《元倉子》三卷　名庚桑子，戰國時人，老子弟子　《抱朴子別旨》二卷　不知作者　司馬子微《坐忘論》一卷　《天機經》一卷　《道體論》一卷　《無能子》一卷　並不知作者　吳筠《玄綱》一卷　劉向《關尹子》九卷　劉驥《老子通論語》二卷　徽宗《老子解》二卷　《列子解》八卷　呂惠卿《莊子解》十卷　司馬光《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蘇轍《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趙令穆《老子道德經解》一卷　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　沈該《陰符經注》一卷　朱熹《周易參同契》一卷　朱安國《陰符元機》一卷　程大昌《易老通言》十卷　右道家類一百二部、三百五十九卷【略】　劉向《列仙傳》三卷　王褒《桐柏眞人王君外傳》一卷　周季通《玄洲上卿蘇君記》一卷　葛洪《神仙傳》十卷　《馬陰二君內傳》一卷　《上眞衆仙記》一卷　《隱論雜訣》一卷　《金木萬靈訣》一卷　《抱朴子養生論》一卷　《太清玉碑子》一卷　葛洪與鄭惠遠問答　《女眞詩》一卷　裴微夫人及東華中候王夫人作，施眞人《銘眞論》一卷　旌陽令、許遜《靈劍子》一卷　《黃帝內傳》一卷　錢鏐得道仙人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一卷　淮南王劉安《太陽眞粹論》一卷　黃玄鍾《蓬萊山西鰲還丹歌》一卷　婁敬《草衣子還丹訣》一卷　魏伯陽《還丹訣》一卷　《周易門戶參同契》一卷　《太丹九轉歌》一卷　《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　陸修靜《老子道德經雜說》一卷　《五牙導引元精經》一卷　《黃庭經》一卷，其文初爲五言四章，後皆七言，論人身扶養修治之理　李千乘《黃庭中景經注》一卷　尹喜《黃庭外景經注》一卷　襄楷《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李堅《東極謝眞人傳》一卷　王禹錫《海陵三仙傳》一卷　施肩吾《眞仙傳道集》二卷　《三住銘》一卷　《西山羣仙會眞記》一卷　長孫滋《崔氏守一詩傳》一卷　吳筠《神仙可學論》一卷　又《形神可固論》一卷　《著生論》一卷　《明眞辨僞論》一卷　《心目論》一卷　《玄門論》一卷　《元綱論》一卷　《諸家論優劣事》一卷　《辨方正惑論》一卷　杜光庭《二十四化詩》一卷　又《二十四化圖》一卷　《神仙感遇傳》十卷　墉城集仙錄》十卷　《應現圖》二卷　《仙傳拾遺》四十卷　《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道經降傳世授年載圖》一卷　謝良嗣《中嶽吳天師內傳》一卷　李渤《李天師傳》一卷　《眞系傳》一卷　張隱居《演龍虎上經》二卷　盧潘侯《眞人傳》一卷　沈汾《續仙傳》三卷　尹文操《樓觀先師本行內傳》一卷　《玄元聖記經》十卷　刁琰《廣仙錄》一卷　見素子《洞仙傳》十卷　傅元鎮《應緣道傳》十一卷　晞暘子《賓仙傳》三卷　《南嶽夫人清虛玉君內傳》二卷　范邈《南嶽魏夫人內傳》一卷　李遵《三茅君內傳》一卷　梁目廣《釋仙論》一卷　赤松子《中誡篇》一卷　《金石論》一卷　《門天老曆》一卷　冷然子《學神仙法》一卷　賈嵩《陶先生傳序》三卷　吳先主《孫氏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卷　華嶠眞人《周君內傳》一卷　劉海蟾《詩》二卷　太一眞君《固命歌》一卷　曾葛洪譯　張融《三破論》一卷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二卷　《導引養生圖》一卷　《神仙玉芝瑞草圖》二卷　《上清握中訣》三卷　《登眞隱訣》三十五卷　《眞誥》十卷　華陽道士韋處玄注《老子西昇經》二卷　魏曇鸞法師《服氣要訣》一卷　陳處士同洪讓書《老子道經》一卷　李淳風《正一五眞圖》一卷　孫思邈《退居志》一卷　《眞氣銘》二卷　《九幽福壽論》一卷　《龍虎亂日篇》一卷　李用德《晉州羊角山慶曆觀記》一卷　王元正《清虛子龍虎丹》一卷　《驪山母黃帝陰符大丹經解》一卷　房山長集　吳兢《保聖長生纂要坐隅障》二卷　僧一行《天眞皇人九仙經》一卷　尹愔《老子五廚經注》一卷　周澈《鶴陽書》一卷　翟商《導養方》三卷　李廣《中指眞訣》一卷　僧遵化《養生胎息祕訣》一卷　高駢《性箴金液頌》一卷　黃仲山《玄珠龜鏡》三卷　裴鉉《延壽赤書》一卷　張果《紫靈丹砂表》一卷　《內眞妙用訣》一卷　《休糧服氣法》一卷　《大易誌圖參同經》一卷　玄宗與葉靜能、一行答問語　王紳《太清宮簡要記》一卷　康眞人《氣訣》一卷　盧遵元《太上肘後玉經方》一卷　楊知玄《淮南王練聖法》一卷　《老子元道經》一卷　南統孟謫仙傳授　李延章《中元論》一卷　胡微《玉景內篇》二卷　《黃庭內景五藏六腑圖》一卷　太白山見素女子胡愔撰　王懸河《三洞珠囊》三十卷　王貞範《洞天集》二卷　捷神子《唐元指玄篇》一卷　《中央黃老君洞房內經》一卷　《黃老神臨藥經》一卷　《黃老中道君洞房內經》一卷　《靈寶服食五芝精》二卷　《太清眞人絡命訣》一卷　《太上老君血脈論》一卷　《黃帝內經靈樞略》一卷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十卷　《黃帝內丹訣》一卷

卷。《太極眞人風鳴爐火經》一卷　《紫微帝君王經寶訣》一卷　《太上老君服氣胎息訣》一卷　《老子中經》二卷　《老子神仙歷藏經》一卷　《王母太上還童採華法》一卷。《紫微帝君紫庭祕訣》一卷。《茅眞君靜中吟》一卷　《王茅君雜記》一卷　《陰眞君還丹歌》一卷。《金液還丹歌》一卷。《元君付道傳心法門》一卷。《徐眞君丹訣》一卷　《張眞君靈芝集》一卷。《彭君訣黃白五元神丹經》一卷。《太一眞君元丹訣》一卷。陳大素《九天飛步內訣眞經》一卷。河間眞人劉演《金碧潛通祕訣》一卷。大白山李眞人《調元妙經》一卷。陳少微《大洞煉眞寶經》一卷。申天師《服氣要訣》一卷。張天師《石金記》一卷。玄元先生《日月混元經》一卷。鄭先生《不傳氣經》一卷。建平然先生《少來苦樂傳》一卷　赤城隱士《服藥經》三卷　卧龍隱者《少玄胎息歌》一卷　蜀郡處士《胎息訣》一卷。成都李道士《太上洞玄靈寶修眞論》一卷　務元子《混成經》一卷。務成子注《太上黃庭內景經》一卷。含光子《契眞刊謬玉鑰匙》一卷。鄧雲子《清虛眞人裴君內傳》一卷。廣成子《靈仙祕錄陰丹經》一卷　《紫陽金碧經》一卷　《昇玄養生論》。青霞子《旨道篇》一卷　又《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　《寶藏論》一卷　易元子《勸道詩》一卷　逍遙子《內指通玄訣》三卷。《攝生祕旨》一卷　升玄子《造化伏汞圖》一卷　潁陽子《神仙修眞祕訣》十二卷　元陽子《金石還丹訣》一卷。眞一子《金鑰匙》一卷　《九眞中經》一卷。赤松子傳　暢元子《雜錄經訣尊用要事》一卷　狐剛子《粉團》五卷　左掌子《證道歌》一卷　中皇子《服氣要訣》一卷　桑榆子《新舊氣經》一卷。玄明子《柳沖用巨勝歌》一卷。葉眞卿《玄中經》一卷。丁少微《眞一服元氣法》一卷。洞元子、通元子《通玄指眞訣》一卷。眞常子《服食還丹證驗法》一卷。煙蘿子《內眞通玄歌》一卷。獨孤滔《丹房鏡源文》三卷　天台白雲《服氣精義論》一卷　徐懷遇《學道登眞論》一卷　曹聖圖《鉛汞五行圖》一卷　張素居《金石靈臺記》一卷　高先《大道金丹歌》一卷　陳君舉《朝元子玉芝書》三卷　呂洞賓《九眞玉書》一卷。陶植《蓬壺集》三卷。《修仙要訣》一卷。華子期授於角里先生。上相青童《太上八術知慧滅魔神虎隱文》一卷。碧巖張道者《中山玉櫃服神氣經》一卷。《司世抱陽劍術》一卷。金明七眞人《三洞奉道科誡》三卷　楊歸年《修眞延祕集》三卷　陰長生《三皇經》一卷　馬明生《赤龍金虎中鉛鍊七返還丹訣》。卷亡。上官翼《養生經》一卷　王升《新舊服氣法》一卷　傅士安《還丹訣》一卷　徐道邈注《老子西昇經》二卷。劉仁會注《西昇經》一卷。張隨《解參同契》一卷　李審《頤神論》二卷。處士劉詞《混俗頤生錄》一卷。閭丘方遠《太上經祕旨》一卷　道士張乾森《自然券立成儀》一卷。張承先《度靈寶經表具事》一卷。《玉晨奔日月圖》一卷。《眞祕訣》一卷　寶冠授達磨　僧玄玄《疑甄正論》三卷　王長生《紫微內庭祕訣》三卷　《傳授五法立成儀》一卷。寒山子《大還心鑑》一卷。守文居鎡《長生纂要》一卷。《莊周氣訣》一卷。《朗然子詩》一卷　山居道士《佩服經符儀》一卷　不知名　蘇登《天老神光經》一卷。《內外丹訣》二卷。集王元正、李黃中等撰。《崔公入藥鏡》三卷。《混元內外觀》十卷。張君房《雲笈七籤》百二十卷　樂史《總仙祕錄》一百三十卷。余卞《十二眞君傳》二卷　李信之《雲臺異境集》一卷　賈善翔《高道傳》十卷　《猶龍傳》三卷　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　王松年《仙苑編珠》一卷　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朱宋卿《徐神翁語錄》一卷。《太宗眞宗三朝傳授讚詠儀》二卷　眞宗《汴水發願文》一卷。徽宗《天眞示現記》三卷。陳摶《九室指玄篇》一卷　王欽若《七元圖》一卷。《先天紀》三十六卷。《翊聖保德傳》三卷。丁謂《降聖記》三十卷。耿肱《養生眞訣》一卷　青霞《子丹臺新錄》九卷　李思聰《道門三界詠》三卷。張端《金液還丹悟眞篇》一卷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眞儀》三卷。《參同契明鑑訣》一卷。姚稱《攝生月令圖》一卷。錢景衍《南嶽勝概編》一卷　謝修通《玉笥山祖記實錄》一卷　張無夢《還元篇》一卷　《純陽集》一卷　《上淸五牙眞祕訣》一卷。《二仙傳》一卷。《成仙君傳》一卷　《劉眞人傳》一卷。《平都山仙都觀記》二卷。《師譜》一卷。《十眞記》一卷　《仙班朝會圖》五卷。《賴卿記》一卷　《大還丹照鑑登仙集》一卷。《斷穀要法》一卷。《裴君傳行事訣》一卷。《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太上太素玉錄》一卷。《太上倉元上錄》一卷。《學仙辨眞訣》一卷。《洞眞金元八景玉錄》一卷。《五嶽眞形圖》一卷。《祭六丁神法》一卷。《神仙雜歌詩》一卷　《玄門大論》一卷。《九轉丹歌》一卷　《太和樓觀內紀本草記》一卷　《老君出塞記》一卷。《五嶽眞形論》一卷　《黃帝三陽經五明乾羸坤巴訣》一卷　《正一肘後修用訣》一卷。《正一法文目》一卷。《正一論》一卷。《正一上元九星圖》一卷。《正一修行指要》三卷　《正一法十籙召儀》一卷。《正一奏章儀》一卷。《正一醮江海龍王神儀都功版儀》一卷。《太上符鏡》一卷　《谷神賦》一卷。《黃書過度儀》一卷。《太上八道命籍》二卷。《靈寶聖眞品位》一卷　《靈寶

飛雲天寮》一卷。《上清佩文訣》五卷。《上清佩文黑券訣》一卷。《福地記》一卷。《曲素憂樂慧辭》一卷。《皇人三一圖》一卷。《西昇記》一卷。《胎精記解結行事訣》一卷。《高上金眞元籙》一卷。《長睡法》一卷。《大洞玄保眞養生論》一卷。《曲素訣辭》一卷。《太上丹字紫書》一卷。《絕玄金章》一卷。《紫鳳赤書》一卷。《靈寶步虛詞》一卷。《金紐太清陰陽戒文》一卷。《太上紫書錄傳》一卷。《度太一玉傳儀》一卷。《奔日月二景隱文》一卷。《司命楊君傳記》一卷。《回耀太眞隱書》一卷。《思道誡》一卷。《潘尊師傳》一卷。《三尸經》一卷。《金簡集》三卷。《無名道者歌》一卷。《大丹會明論》一卷。《太清眞人九丹神祕經》一卷。《金鏡九眞玉書》一卷。《八公紫府河車歌》一卷。《大還祕經》一卷。《神仙肘後三宮訣》二卷。《太極紫微元君補命祕錄》一卷。《老君八純玄鼎經》一卷。《海蟾子還金篇》一卷。《太清篇火式》一卷。《太一眞人五行重玄論》一卷。《龍虎大還丹祕訣》一卷。《煉五神丹法》一卷。《太清丹經經》一卷。《神仙庚辛經》一卷。《紫白金丹訣》一卷。《仙公藥要訣》一卷。《三十六水法》一卷。《金虎赤龍經》一卷。《玉清內書》一卷。《太上老子服氣口訣》一卷。《燒煉雜訣法》一卷。《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休糧諸方》一卷。《胎息根旨要訣》一卷。《修眞內煉祕訣》一卷。《上清修行訣》一卷。《大道感應論》一卷。《太上習仙經契錄》一卷。《回耀飛光日月精氣上經》一卷。《攝生增益錄》一卷。《神氣養形論》一卷。《服餌仙方》一卷。《鉛汞指眞訣》一卷。《服食日月皇華訣》一卷。《神仙藥名隱訣》一卷。《鍊花露仙醽訣》一卷。《繕生集》一卷。《道術旨歸》一卷。《按摩要法》一卷。《醮人神法》一卷。《上清大洞眞經玉訣》一卷。《草金丹法》一卷。《十二月五藏導引》一卷。《大易二十四篇》一卷。《服氣鍊神祕訣》一卷。《老君金書內序》一卷。《尹眞人本行記》一卷。《陶陸問答》一卷。《諸家修行纂要》一卷。《谷神祕訣》三卷。《太清導引調氣經》一卷。《大玄部道興論》二十七卷。《富貴日用篇》一卷。《入室思赤子經》一卷。《餌芝草黃精經》一卷。《治身服氣訣》一卷。《玉皇聖台神用訣》一卷。《燒金石藥法》一卷。《神仙服食經》一卷。《三天君烈紀》一卷。《養生要錄》三卷。《神仙九化經》一卷。《調元氣法》一卷。《太上保眞養生論》一卷。《神仙祕訣三論》三卷。《元君肘後術》三卷。《山水穴竇圖》一卷。《養生諸神仙方》一卷。《五經題迷》一卷。右神仙類三百九十四部，一千二百十六卷。

右道家附釋氏神仙類凡七百十七部，二千五百二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 《道藏目錄》四卷。道經五百十二函。太祖注《道德經》二卷、《周顚仙傳》一卷。太祖製。《神仙傳》一卷。成祖製。寧獻王權《庚辛玉冊》八卷、《造化鉗鎚》一卷。陶宗儀《金丹密語》一卷。張三丰《金丹直指》一卷、《金丹祕旨》一卷。劉太初《金丹正惑》一卷。黃潤玉《道德經注解》二卷。楊愼《莊子闕誤》一卷。王道《老子億》二卷。朱得之《老子通義》二卷、《莊子通義》十卷、《列子通義》八卷。薛蕙《老子集解》二卷。商廷試《訂注參同契經傳》三卷。徐渭《分釋古注參同契》三卷。皇甫濂《道德經輯解》三卷。孫應鼇《莊義要刪》十卷。王宗沐《南華經別編》二卷。田藝蘅《老子指玄》二卷。焦竑《老子翼》二卷、《考異》一卷、《莊子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龔錫爵《老子疏略》一卷。陶望齡《老子解》二卷、《莊子解》五卷。郭良翰《南華經薈解》三十三卷。羅勉道《南華循本》三十卷。陸長庚《老子玄覽》二卷、《南華副墨》八卷、《陰符經測疏》一卷、《周易參同契測疏》一卷、《金丹就正篇》一卷、《張紫陽金丹四百字測疏》一卷、《方壺外史》八卷。李先芳《陰符經解》一卷、《蓬玄雜錄》十卷。沈宗霈《陰符釋義》三卷。尹眞人《性命圭旨》四卷。桑喬《大道眞詮》四卷。孫希化《眞武全傳》八卷。池顯《方國朝仙傳》二卷。靳昂《龍砂一脈》一卷。朱多𤇾《龍砂八百純一玄藻》二卷。朱載堉《葆眞通》十卷。顧起元《紫府奇玄》十一卷。曹學佺《蜀中神仙記》十卷。傅兆際《寰有詮》六卷。楊守業《洞天玄語》五卷。徐成名《保合編》十二卷。

右道家類，五十六部，二百六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道家類 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教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自持，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子》、《韓子》流爲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爲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別，今亦無事於區分。然觀其遺書源流遷變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陰符經解》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

筌六家註　《崇文總目》云，《陰符經叙》一卷，不詳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並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蓋卽此書而佚其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糅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則是書之註，以此本爲最古矣　案《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集仙傳》始稱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得此書，題曰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已糜爛，筌鈔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後於驪山逢老母，乃傳授微旨，爲之作註。其說怪誕不足信。胡應麟《筆叢》乃謂蘇秦所讀卽此書。故書非僞，而託於黃帝則李筌之僞。考《戰國策》載蘇秦發篋得《太公陰符》，具有明文。又歷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著錄兵家，而《黃帝陰符》入道家，亦足爲判然兩書之證。應麟假借牽合，殊爲未確。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刻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宣和《書譜》卽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葉，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眞僞尙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眞僞乎。特以書雖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爲註釋，今亦錄而存之耳。註中別有稱尹者曰，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機者沈三劫語，蓋驪野道流之鄙談，無足深詰。惟晁公武《讀書志》中所引筌註，今不見於此本。或傳寫有所竄亂，又非筌之原本歟。

《陰符經考異》一卷。宋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　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爲筌所僞託。《朱子語錄》亦以爲然。然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爲考定其文。其定人以愚虞聖而下一百十四字，皆爲經文，蓋用褚氏、張氏二註本也。《語錄》載閻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朱子謂閻邱此等見處儘得，而楊道夫以爲《陰符經》無此語。蓋道夫所見乃驪山老母註本，以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故疑其語不見於本經也。書中有黃瑞節附錄，徵引亦頗賅備　考《吉安府志》，瑞節字觀樂，安福人。舉鄉試，授泰和州學正。元季棄官隱居。嘗輯《太極圖通書》、《西銘》、《易學啓蒙》、《家禮》、《律呂精義》、《皇極經世》諸書，並加釋註，名曰《諸子成書》。此及《參同契》，蓋亦其中之二種。志蓋以其學涉道家，故諱而不載云。

《陰符經講義》四卷。宋夏元鼎撰　元鼎字宗禹，自號雲峯散人，永嘉人。是編以丹法釋《陰符》之旨。卷末附《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以說　案《漢志》，道家、神仙家截然兩派。《陰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註之。筌註不言爐火，則爲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後人註筌之書，乃不用筌之自註，郢書燕說，殆類鑿空。然《參同契》不言《易》，陳摶引以言《易》，遂自爲一家。《陰符經》不言丹，此書引以言丹，亦遂自爲一家，遞相傳授而不能廢。故今於《陰符》一書，錄六家之註以存其初義。復錄此書以備其旁支，所謂從同同也。其餘衍此兩派者則不更錄焉。二氏之書，姑存崖略而已，不必一一窮其說也。是書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稱元鼎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陰符》，未盡解　後遇至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後取《陰符》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云云。蓋方術家務神其說，往往如是也。又有寶慶丙戌留元剛《雲峯入藥鏡箋序》一篇，及元鼎《自記》、《自序》二篇，寶慶丁亥王九萬《後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談稱元鼎註《陰符》、《藥鏡》、《悟眞》三書，眞西山爲之序，與諸序所言悉合。今未見其《入藥》、《鏡悟》、《眞篇》二註，而此本已無德秀序，殆傳寫佚之。然德秀、西山文集亦不載其文，則莫喻何故矣。

《老子註》二卷。舊本題河上公撰。晁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卽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案晁氏所引乃《史記・樂毅列傳贊》之文，敘述源流甚悉。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註。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註《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註》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明朱東光刻是書，題曰秦人，蓋未詳考。惟是文帝駕臨河上，親受其書，無不入祕府之理。何以劉向《七略》載註《老子》者三家，獨不列其名，且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何以是書作於西漢，註已散入各句下　《唐書・劉子元傳》，稱《老子》無河上公註，欲廢之而立王弼。前此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雖叙錄之中，亦採葛洪《神仙傳》之說，頗失辨正，而所釋之本則不用此註而用王弼註。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無據，詳其詞旨，不類漢人，殆道流之所依託

賦。相傳已久，所言亦頗有發明，姑存以備一家可耳。

《道德指歸論》六卷。舊本題漢嚴遵撰。《隋志》著錄十一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註《指歸》十三卷。今考新、舊《唐書》，均載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無嚴遵書四十卷之說。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此書爲胡震亨《祕冊彙函》所刻，後以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祕書》，止存六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曾得錢叔寶鈔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實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卷六，與序文大相逕庭云云。此本亦題卷一之卷六。然則震亨所刻，即據嘉興本也。曹學佺作《元羽外編序》稱，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乃吳中所僞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條《通考》所引與今本《讀書志》不同。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次章首之類，則是書原有經文。《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指歸古文》，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又谷神子註本晁氏尚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譌舛，定爲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且既云佚其上經，何以說目一篇獨存。至於所引《莊子》，今本無者十六七，不應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棄。此必遵書散佚，好事者摭吳澄《道德經註跋》中莊君平所傳章七十有二之語，造爲上經四十，下經三十二之說。目又因《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莊子之語，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見晁公武說，故谷神子僞序之中，牴牾畢露也。以是推求，則學佺之說不爲無據。錢曾所辨殊逐末而遺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猶能文之士所贋託，故仍著於錄，備道家之一說焉。

又《老子註》二卷，魏王弼撰。

又《道德經解》二卷，宋蘇轍撰。

《道德寶章》一卷。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舊本題紫清眞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別號。紫清眞人則嘉定間徵赴闕下所封也。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亦不旁爲推闡。所註乃少於本經，語意多近於禪偈，蓋佛老同源故也。此本爲元趙孟頫手書，鉤摹雕版，字畫絕爲精楷。明陳繼儒亦嘗刻之《彙祕笈》中，改題曰《蟾仙解老》，非其本目。又前有萬曆癸未適園居士跋二則，其前一則稱董逌《藏書志》述張道相集古今註《老子》四十餘家，不載是編。案晁氏《讀書志》，張道相乃唐天寶後人，安能以南宋寧宗時書著之於錄。且道相所集凡二十九家，併其自註爲三十家，亦無所謂四十餘家者。跋所云云，殆於道聽塗說矣。長庚世傳其神仙，而《劉克莊集》有王隱居六學九書序，稱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黃天谷僅六十，白玉蟾夭死。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羣仙珠玉集條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曾相識否。余言此輩何可使及吾門云云。二人與長庚同時，其說當確。流俗所傳，殆出附會。然道家自尊其教，往往如此。其書既頗有可取，則其人亦不足深詰矣。

《道德眞經註》四卷，元吳澄撰。

又《老子翼》三卷，《老子考異》一卷，明焦竑撰。

又《御註道德經》二卷。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老子》載《漢書・藝文志》，而不載其有註。《隋書・經籍志》以下，註其書者著錄日繁。焦竑《老子翼》作於明萬曆中，所採尚六十四家，竑所未見者不知凡幾，竑以後之所註又不知凡幾也。蓋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駁悠謬者異，故論述者不絕焉。然諸家舊註，多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傅以虛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羣言淆亂，轉無所折衷。惟我世祖章皇帝此註，皆即尋常日用，親切闡明，使讀者銷爭競而還淳樸，爲獨超於諸解之上。蓋聖人之道大，兼收並蓄。凡一家之書，皆不沒所長。聖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資其用。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窺涯涘矣。

《老子說略》二卷。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儀禮鄭註句讀》，已著錄。《道德經》解者甚多，往往繳繞穿鑿，自生障礙。爾岐是編獨屏除一切，略爲疏通大意。其自序謂流覽本文，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間，覺大意犂然。迴視諸註，勿計不能讀，亦已不欲讀云云。又有自跋，稱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亦即可謂解一切諸書之法。要在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云云。蓋其大旨在

於涵泳本文，自得理趣。故不及縱橫權譎之談，亦不涉金丹黃白之術。明白簡當，頗可以備參覽焉。

《道德經註》二卷、《附陰符經註》一卷　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已著錄。是編以《老子》舊註人人異說，而本旨反晦。乃尋繹經文，疏解其義。仍分上下二篇，而削其《道經》、《德經》之目。仍分八十一章，而削其章名，但以每章第一句標題。其字句參考諸本，取其詞意通達者。其訓詁推求古義，取其上下融貫者。其所詮釋，主於言簡理該，大旨與張爾岐《老子說略》相同，而研索較深，發揮較顯。在《老子註》中，尚爲善本。附載《陰符經註》一卷，詁以《易》理，義亦可通。惟其凡例詆呵古人，王弼註謂之膚近，河上公註謂之文理不通，未免過當。又謂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六經》爲中古以後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並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云云。亦未免務爲高論。夫老子生乎亂世，立清淨之說以救之，特權宜拯弊之一術，猶曰不藥得中醫耳。蓋公以是術教曹參，亦適當秦虐之後，人思休息，猶適當靜攝可愈之病耳。必謂老氏欲以此術治萬世，非老氏之本意。至於黃帝以七十戰定天下，一切禮樂刑政無一非其所制作。古書具在，班班可考。必謂黃帝以無爲治天下，尤非黃帝之實事。大椿此書，於《老子》之學不爲無見，而躋《老子》於《六經》上，則不可以訓。故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說如右。

《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眞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祕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卽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至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刻，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九篇，與濂所記合。俞琬《席上腐談》稱舊有陳抱一註。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闡元。今皆未見云。

《列子》八卷。

又《沖虛至德眞經解》八卷，宋江遹撰。

又《莊子註》十卷，晉郭象撰。

又《南華眞經新傳》二十卷，宋王雱撰。

又《莊子口義》十卷，宋林希逸撰。

又《南華眞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宋褚伯秀撰。

又《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明焦竑撰。

又《文子》二卷。

又《文子纘義》十二卷，宋杜道堅撰。

又《列仙傳》二卷。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讚，篇末又爲總讚一首。其體全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爲向作。則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無《列仙傳》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略》，其總讚引《孝經・援神契》，爲《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理，與《漢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稱《老子》亦不合。均不應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爲之，託名於向耶。振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斐二女應作二人，與洪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註》及唐初《藝文類聚》諸書所引，文亦相符，當爲舊本。其篇末之讚，今概以爲向作。《隋志》載《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讚。案鬷續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故爲三卷也，今無從校

補，姑仍舊文。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此本二卷，較孫綽所讚少一卷。又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孫綽作《商邱子胥讚》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此本《商邱子胥讚》亦無此語。然則此本之讚，其郭元祖所撰歟。以舊刻未列郭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三卷。後蜀彭曉撰。曉字秀川，永康人，自號眞一子。仕孟昶爲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其事蹟未詳。楊慎《序古本參同契》，則以曉爲道士。考王建之時，杜光庭嘗以道士授官。曉爲道士，亦事理所有，但未知其據何書也。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註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案其書多借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爲進退持行之候。後來言鑪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始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曉序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桓帝時，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而傳其訣者頗尠。其或然歟。至鄭樵《通志・藝文略》，始別立《參同契》一門，載註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亦多佚亡，獨曉此本尚傳，共分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又以《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難以分章，獨存於後，以應水一之數。又撰《明鏡圖訣》一篇，附下卷之末。曉自作前後序，闡發其義甚詳。諸家註《參同契》者以此本爲最古。至明嘉靖中，楊慎稱南方有發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參同契》，以爲伯陽眞本，反謂曉此本淆亂經註，好異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參同契考異》，其章次並從此本。《永樂大典》所載《參同契》本，亦全用曉書，而以俞琬諸家之註分隸其下。則此本爲唐末之書，授受遠有端緒。愼所傳本，殆豐坊《古大學》之流，殊荒誕不足爲信。故今錄《參同契》之註，仍以此本爲冠焉。

案《唐志》列《參同契》於五行類，固爲失當。朱彝尊《經義考》列《周易》之中，則又不倫。惟葛洪所云得魏伯陽作書本旨，若預睹陳摶以後牽異學以亂聖經者。是此書本末源流，道家原了了，儒者反憒憒也。今仍列之於道家，庶可知丹經自丹經，《易》象自《易》象，不以方士之說淆羲、文、周、孔之大訓焉。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宋朱子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朱子以《參同契》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諸本，更相讎正。朱子自跋亦稱，凡諸同異，悉存之以備考證，故以《考異》爲名。今案書中註明同異者，惟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燺之燺字，云本作喜，一作燺，參證他本者不過二處。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飴，與字疑作爲之類，朱子所自校者，亦祇六七處。其餘每節之下隨文詮釋，實皆箋注之體，不盡訂正文字。乃以《考異》爲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註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廋辭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爲詳盡。《年譜》亦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一事。《文集》又有《蔡季通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鷄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邀大顚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瑞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日鈔》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菴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於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而逃之意也。

《周易參同契解》三卷。宋陳顯微撰。顯微字宗道，自號抱一子，淮陽人。嘉定端平間臨安佑聖觀道士也。是書乃端平元年其弟子王夷所刊，顯微自爲序。書中次第，悉依彭曉之本。其《鼎器歌》一首，亦從彭本附於卷末。惟分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則從葛洪《神仙傳》之說。象彼仲冬節以下七十字，彭本、陳致虛本俱在枝莖華葉之下，而是本移在太陽流珠一節之下，則顯微據經中別序四象之語，更其舊次也。蓋其時錯簡之說盛行，王柏諸人遞相煽動，流波所汩，併及於方以外矣。以其詮釋詳明，在《參同契》諸註之中猶爲善本。故存備言內丹者之一家，猶經解之中錄吳澄諸書之意云爾。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說》，已著錄。是書以一身之水火陰陽發揮丹道。雖不及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三註爲道家專門之學，然取材甚博。其釋疑三篇，考核異同，較朱子本尤詳備。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謂二書共十四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十二卷。毛晉《津逮祕書》以琬註與曉等三家註合爲一編，已非其舊。又併其釋疑佚之。此本每卷俱有圖，乃至大三年嗣天師張與封所刻。《實祇》三卷，附以《釋疑》

一卷。考琬《易外別傳自序》，亦稱丹道之口訣，細微具載於《參同契》、《發揮》三篇。白雲霽所記或併其他書數之。焦竑所記，悉輾轉販鬻於他書，沿譌襲謬，益不足據矣。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卷。元陳致虛撰。致虛字觀吾，自號上陽子。年四十，始從趙友欽學道，講神仙煉養之術。其說以金丹之道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又稱丹書多不可信，得眞訣者要必以《參同契》、《悟眞篇》爲主。所作《醒眼詩》有云：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恩深魏伯陽。蓋於伯陽之書尤所研討也。此乃所作《參同契》註，凡分爲三十五章，與彭曉註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謂曉以《鼎器歌》一篇移置於後爲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後。其所疏解，亦皆明白顯暢。近時李光地註《參同契》，謂諸本之中惟《漢魏叢書》所載朱長春本爲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門戶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設位以下祇分爲三十四章，視此較少一章。其餘章次，悉與此本相同。蓋朱本即鈔此本而去其註，光地未考其淵源也。

《古文參同契集解》三卷。明蔣一彪撰。一彪自號復陽子，餘姚人。魏伯陽作《參同契》，原本三篇。自彭曉分章作解，後來註家雖遞有併析，而上中下篇之次序俱仍舊目。至明楊愼始別出一本，稱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自謂得見朱子所未見。一彪此註即據愼本而作，故謂之《古文》。其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琬四家之註，悉割裂其文，綴於各段之下，故謂之《集解》。今考其書，於舊文多所顚倒。以原本所有讚一篇，則指爲景休後序。原本補塞遺脫一章，亦析出爲叔通後序。案《參同契》一書，自虞翻註《易》引其日月爲《易》一語外，見李鼎祚《周易集解》。他家罕所稱引。其授受源流，諸書亦不具載，所可據者惟彭曉之序爲古。曉序但稱魏君示青州徐從事，徐隱名而註之。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徐從事註《陰陽統略參同契》三卷，亦不言爲徐景休。何以越二千年至愼，而其名忽顯。其讚序一首，朱子嘗謂其文意是註之後序，恐是徐君註而註不復存。今此本乃適與相合，豈非因朱子之語而附會其說歟。若淳于叔通不過傳授此書。舊時道家有徐從事、淳于叔通各序一篇之語，彭曉已據唐時劉知古《日月元樞論》極辨其誤，愼乃復以《三相類篇》爲出叔通，是又借曉所駁之說，證成其爲唐以前本也。不知《參同契》本末，漢魏遺書雖無文可證。若晉以來書，則葛洪《神仙傳》固云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唐以來書，則《舊唐書・經籍志》案《舊唐書》著錄之書並據《開元內外經錄》。固云《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矣。愼所謂《古本》，何代之《古本》乎。一彪此本，於諸註原稱魏君者，輒改作徐君以就其說，尤非闕疑之義。然自愼以後，世遂別有此本。諸家所註，往往沿之，亦遂不可磨滅。今姑依其篇第，各分子卷，與彭曉諸本並著於錄。以著作僞變亂之由，俾來者無惑焉。

《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洪有《肘後備急方》，已著錄。是編乃其乞爲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時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也。自序謂《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載《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雜家。《外篇》下註曰，梁有五十一卷。《舊唐志》亦載《內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雜家，卷數已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載《內篇》十卷，雜家載《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則均入雜家，《內篇》作二十卷，與《舊唐書》同，《外篇》作五十卷，較《舊唐書》又少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內》、《外篇》之卷數與《新唐書》互異。陳振孫《書錄解題》但載《內篇》二十卷，而云《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其紛紜錯互，有若亂絲。此本爲明烏程盧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參校，視他本較爲完整。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爲一卷。以《永樂大典》所載互校，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爲足本矣。其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純爲道家之言，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詞旨辨博，饒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黃老爲宗。故今併入之道家，不復區分焉。

《神仙傳》十卷。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秦大夫阮倉所記凡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復鈔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又稱劉向所述，殊甚簡略，而自謂此傳有愈於向。今考其書，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向所未載。其中如黃帝之見廣成子，盧敖之遇若士，皆莊周之寓言，不過鴻濛雲將之類，未嘗實有其人。淮南王劉安謀反自殺李少君病死，具載《史記》、《漢

書，亦實無發仙之事，洪一概登載，未免附會。王謂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嵩中山，若二人晉時尚存，洪目覩而記之者尤爲虛誕。然《後漢書・方術傳》載壺公薊子訓劉根左慈甘始封君達諸人已多與此書相符，疑其亦據舊文，不盡僞撰。又流傳既久，遂爲故實，歷代詞人轉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眞僞也。諸家著錄皆作十卷，與今本合，惟《隋書・經籍志》稱爲《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考新、舊《唐書》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傳贊》之文，偶然誤刊，非書有二名也。此本爲毛晉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傳註，引李意其一條，《吳志・士燮傳》註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惇、趙達傳》註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徵引此書，以《三國志註》爲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爲原帙。《漢魏叢書》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卽不引《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卽如盧敖若士一條，李善註《文選・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稱《葛洪神仙傳》，與此本合，因《太平廣記》未引此條，《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本矣。

《眞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眞輔》、《翼眞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敘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譌，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眞授受眞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眞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眞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眞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亢倉子》一卷。舊本題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嘗辨其僞。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今考《新唐書・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所註與公武所言同，則公武之說有據。又考《孟浩然集》首有宣城王士元序，自稱修《亢倉子》九篇。又有天寶九載韋滔序，亦稱宣城王士元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云云，與《新唐書》所言合，則《新唐書》之說亦爲有據。宋濂作《諸子辨》，乃仍摘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斷爲唐人所僞，亦未之考矣。惟是庚桑楚居於畏壘，僅見《莊子》。而史記・莊周列傳》則云周爲書，如畏壘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則其人亦鴻濛雲將之流，有無蓋未可定。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至於唐代，何以無所依據憑虛漫求，毋亦士元先有此本，而出入禁中之方士如葉法善羅公遠者轉相煽惑，預爲之地，因而詔求歟。觀士元自序，稱天寶四載，徵謁京邑，適在書成之後，是亦明證也。劉恕《通鑑外紀》引封演之言曰，王巨源採《莊子・庚桑楚篇》義補葺，分爲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學士詳議，疑不實，竟不施行，今《亢桑子》三卷是也。案此條封氏《聞見記》不載，蓋今本乃殘闕之餘，其以王士元爲王巨源，以《亢倉子》爲《亢桑子》，以二卷爲三卷，則傳聞異詞也。然則士元此書，始猶僞稱古本。後經勘驗，知其不可以售欺，乃自承爲補亡矣。然士元本亦文士，故其書雖雜剽《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商君書》、《呂氏春秋》、劉向《說苑新序》之詞，而聯絡貫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僞書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與衛元嵩《元包》相類。晁公武謂內不足者必假外飾，頗中其病。《宋史・藝文志》別有《亢倉子音》一卷，殆卽釋其奇字歟。《崇文總目》作九篇。晁、陳諸家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諸子辨》則作五卷。此本僅有一卷而篇數與《崇文總目》合，蓋又明人所併云。

《亢倉子註》九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舊本題何粲撰，不著時代。柳宗元讀《亢倉子》稱，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則註自宗元時已有。然宗元不著註者姓名。晁公武《讀書志》乃作《亢倉子》二卷，何璨註。公武當南北宋之間，則何璨當在北宋以前。惟璨字從玉，與今本小異，或傳寫異文歟。註文簡質，不類宋以後語，疑卽宗元所見也。註中又雜以音釋，爲明黃諫所補。卷末有諫跋，諫喜作古字，所著有《從古正文》，頗迂怪不可行用。《亢倉子》多用奇字，與諫所學合，故諫喜而爲之音釋。然與註糅雜，不復識別，是則明人竄亂古書之惡習也。《亢

倉子》爲王士元所補，高似《孫子略》誤以士元爲王褒，紕謬殊甚。諫跋亦以爲王褒所作，不能考正。蓋諫平生之精力主於以篆改隸，以駭俗取名，其他皆未能深究，固其所矣。

《玄眞子》一卷，附《天隱子》一卷。《玄眞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龜齡。肅宗時以明經擢第，待詔翰林。坐事貶南浦尉，後遇赦還，放浪江湖以終。自號曰煙波釣徒，又號曰玄眞子。事蹟具《新唐書・隱逸傳》。沈汾《續仙傳》載其行事甚怪。大抵好事者附會之，實則恬退自全之士而已。其書據《書錄解題》稱本十二卷，陳振孫時存三卷，已非完帙。此本僅存三篇，一曰《碧虛》，二曰《鸞鶴》，三曰《濤之靈》，併爲一卷，與振孫所言又異，或當時之本以一篇爲一卷歟。其言略似《抱朴子外篇》，但文采不及其藻麗耳。《天隱子》亦唐人撰，不知其姓名，前有司馬承禎序，則元宗時人。晁公武、陳振孫皆疑爲承禎所託名。然承禎自有《坐忘論》，已自著名，又何必託名爲此書也。書凡八篇：一曰《神仙》，二曰《易簡》，三曰《漸門》，四曰《齋戒》，五曰《安處》，六曰《存想》，七曰《坐忘》，八曰《神解》。《讀書志》稱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此本無之，殆傳寫佚脫矣。書寥寥僅兩三紙，不能自成卷帙。今以與《(元)〔玄〕眞子》同時，即附之《(元)〔玄〕眞子》後，俾從其類焉。

《無能子》三卷。不著撰人名氏。序稱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則唐僖宗時人也。《崇文總目》列之於道家。晁公武《讀書志》云書三十篇，明《老》、《莊》自然之旨。今考其書，實三十四篇，與序所言篇數合。而卷上註闕第六篇，卷中註闕第五篇，卷下註闕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書具在，實四十二篇，與序又不相應。豈序爲後人追改，以就所存之篇數耶。《唐書・藝文志》以爲光啓間隱民。考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語，則亦嘗登仕籍，非隱民也。其書多竊《莊》、《列》之旨，又雜以釋氏之說，詞旨頗淺。第以唐代遺書漸少，姑以舊本錄之耳。

《續仙傳》三卷。舊本題唐溧水令沈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汾或作玢。案，吳淑《江淮異人錄》載有侍御沈汾游戲坐蛻事，亦道家者流，疑即其人。書中記及譚峭，而稱楊行密曰吳太祖，則所謂唐者南唐也。其書上卷載飛昇一十六人，以張志和爲首，中卷載隱化十二人，以孫思邈爲首，下卷載隱化八人，以司馬承禎爲首。雖其中附會傳聞，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緣飾，不盡子虛烏有。如張志和見《顏眞卿集》，藍采和見《南唐書》，謝自然見《韓愈集》，許宣平見《李白集》。孫思邈、司馬承禎、譚峭各有著述傳世，皆非鑿空。他如馬自然、許碏、戚逍遙、許宣平、李昇、徐釣者、譚峭、李陽冰諸詩，亦頗藉其採錄。惟泛海遇仙使，歸師司馬承禎事，上卷以爲女貞謝自然，下卷又以爲女貞焦靜眞，不應二人同時均有此異。是其虛構之詞，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宋張君房撰。君房，岳州安陸人。景德中進士及第，官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祥符中自御史臺謫官寧海。適眞宗崇尚道教，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主其事。君房乃編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進之。復撮其精要，總萬餘條，以成是書。其稱《雲笈七籤》者，蓋道家之言，以天寶君說《洞眞》爲上乘，靈寶君說《洞(元)〔玄〕》爲中乘，神寶君說《洞神》爲下乘。又《太(元)〔玄〕》、《太平》、《太清》三部爲輔經。又《正一法》文遍陳三乘，別爲一部，統稱三洞眞文，總爲七部，故君房取以爲名也。其詮敘之例，自一卷至二十八卷總論經教宗旨及仙眞位籍之事，二十九卷至八十六卷則以道家服食鍊氣、內丹外丹、方藥符圖、守庚申、尸解諸術，分類縷載，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卷則前人文字及詩歌傳記之屬，凡有涉於道家者，悉編入焉。大都摘錄原文，不加論說。其引用集仙錄靈驗記等，亦多有所刪削。然類例既明，指歸略備，綱條科格，無不兼該，道藏菁華，亦大略具於是矣。《文獻通考》作一百二十卷。此本爲明中書舍人張萱所刊，中多二卷，蓋《通考》脫誤也。

《悟眞篇註疏》三卷，附《直指詳說》一卷。宋張伯端撰，翁葆光註，元戴起宗疏。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自云熙寧中遊蜀，遇異人傳授丹訣。元豐中卒於荆湖，世俗傳以爲仙，亦無可考驗也。是書專明金丹之要，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並推爲正宗。其中所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者，即《參同契》三日出爲巽，震生庚西方之旨。其云藥重一斤須二八者，即《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之旨。其云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者，即《參同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之旨。其云木生於火本藏鋒，要須制伏覓金公者，即《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將欲制之，黃芽爲根之旨。其餘亦皆彼此闡發。然其書初出，第道家自相授受，儒家罕有傳述者。至乾道中，翁葆光始析爲三篇，作註以申繹其義，又附

以《悟眞》直指詳說》一篇。傳之既久，或譌爲薛道光撰，而葆光之名遂不顯。逮元至順間，戴起宗訪得舊本，重加訂正，於是定爲葆光之註，而復爲疏以發明之。是二人者皆未聞其羽化飛昇，亦未聞其長生久視。但據其書而論，則所云假眞陰眞陽之二物，奪天地之一氣，以爲丹餌，歸丹田氣海之中，以御一身。後天地之氣，則一身之氣翕然歸之，若衆星之拱北辰。其說亦似乎近理。故錄而存之，以備丹經之一種。葆光字淵明，號無名子，象山人。起宗字同甫，集慶路人。延祐中常官紹興儒學教授。其始末則均無可考云。

《古文龍虎經註疏》三卷　宋王道撰。前有道自序及太乙宮道士周眞一奏進劄子。又有道後序一篇。道本末不可考。自題稱保義郎差充恩平郡王府指揮使。自序又云，一介武夫，隸職王府。蓋本藩邸環衛官，而依附道流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古文龍虎上經》一卷，不著名氏。道推衍其義爲之註，又申註意自爲之疏。其經分三十三章，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末又載《攢簇周天火候金火相交生藥》二圖，以明用功之法。大旨謂眞鉛眞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辨藥材之眞僞，抉金石之異同。又稱得眞師口訣，以《龍虎經》行世之本謬誤爲多，故釐而正之，分章定句，於淳熙間奏進。所謂龍虎者，卽水火之義，道家丹訣，例用寓名耳。《註疏》中多引《參同契》語，蓋爐火之說自魏伯陽始有書，猶彼法中之六經也。道又有《補註參同契》，見所作後序。今佚不傳，然大意亦不過如此矣。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或疑出羽流依託。然《龍虎經》之爲古書，尚無確驗，亦何必究註之眞僞。且服氣養生，山林隱逸之事也。因方士以奏於朝，此何意乎。其人殊不足道，姑以其言成理存之爾。

《易外別傳》一卷。宋俞琬撰。其書以邵子《先天圖》闡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圖》傳自陳摶，南宋以來，無不推爲伏羲之祕文，卦爻之本義。袁樞、林栗雖據理以攻之，然不能抉其假借之根，口衆我寡，無以相勝也。迨元延祐間，天台陳應潤始指爲《參同契》爐火之說，其言確有根據。然宗《河》、《洛》者深諱之，巧辨萬端，轇轕彌甚。惟琬作此書，絕無文飾。其後序有曰，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仿而託之者，非《易》之本義也。可謂是非皎然，不冒自誣其心者矣。後序稱是書附《周易集說》後。其子仲溫跋亦云，《易外別傳》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後者。今《通志堂》所刊《集說》，納喇性德序中雖稱《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而印本實無此卷。豈初鋟於木，後覺其不類而刪之耶。白雲霽《道藏目錄》以此書與《易圖通變》、《易筮通變》同載於太(元)(玄)部若字號中，並題曰雷思齊撰。考揭傒斯爲思齊作序，稱所著有《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和陶詩》，吳全節序又稱其別有文集，而均不及此書，殆雲霽以三書同函而誤歟。

案此書純爲道家之說，自序中已明言之。舊雖附於《周易集說》之後，今移置於道家。蓋一家之書，可以不分品目，自相繫屬。若區別門類，則宗旨各殊，不容以黃老之談參羲文之筮矣。

《席上腐談》二卷。宋俞琬撰。是書乃其劄記、雜說。惟上卷前數十條爲考證名物之語，詞意多膚淺無稽。如謂婦人俗稱媽媽，乃取坤卦利牝馬之貞意，謂氍毹之名因出於渠搜，謂毼氈之名取於蹋以登牀，多附會穿鑿不足據。其餘則皆闢容成之術，及論《褚氏遺書》胎孕之說。下卷則備述丹書，而終以黃白爲戒。大旨皆不出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論獨爲近正。由其先明儒理，故不惑方士之詭說也。朱存理《樓居雜著》有是書跋語二條。其一，稱石澗先生註《易外》，別有《席上腐談》。《易說》既有刻，此編特手筆存於家。黃巖林公守郡時，持之而去，其家別無副本，至今吳中失其傳。庚戌秋，與海昌董子壬會於逆旅，偶談家有是書，又已失去，遂同過祝秋官處轉爲假之歸，幸此書又復來吳中云云。是此書之傳出於存理。其二，稱《俞氏家集》云，《腐談》四卷，今止二卷。今本曰《輔談》者，雖聲相近而字畫轉譌不同，必有據也云云。考《永樂大典》所引或作輔，或作腐，參差不一。觀存理跋，知當時本自異文，非有兩書矣。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明道士白雲霽撰。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啓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三洞者，一洞眞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爲大乘上法。二洞(元)(玄)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其一太(元)(玄)部，洞眞之輔也。二太平部，洞(元)(玄)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輔所會歸也。所分七部，與《雲笈七籤》一一相合，蓋歷代道家之舊目。其七部子目，則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其書則以《千字文》爲次，以一字當一函，函各具其卷數。自天字至羣字爲舊藏之目，

自英字至將字爲明人新續之目。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拾拾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琬之書，雲霽誤以爲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揚雄《太(元)〔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祕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鶡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元)〔玄〕女經》、《通占大象(歷)〔曆〕》、《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宏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元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雲霽所註，不能甚詳，而亦頗具崖略。考道家之源委，茲編亦其總匯也。羣字號之末，附以《道藏闕經目錄》二卷，則亦多所散佚，不盡完備矣。考《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聳聽，於是以丹方符籙炫耀其神怪，名爲道家，實皆神仙家也。黃老之學，漢代並稱。然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爲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爲儒者所不道，其書亦皆不足錄。顧其書名，則歷代史志皆著於錄。故今亦存其總目，見彼教之梗概焉。

右道家類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又卷一四七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其書述黃帝得《陰符經》，問於廣成子及天眞皇人，皆稱黃帝問而二人答，詞旨鄙淺。前有黃帝御製序一首，文尤謬陋，蓋粗知字義道士所爲也。然金明昌中范懌作《陰符經註》序已引之，則其僞亦久矣。

《陰符經註》一卷。舊本題金陵道士唐淳撰。前有至大己丑孟綽然序，稱不知淳爲何代人。其說皆主於內丹。中稱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爲杜光庭所加。則五代後人矣。

《陰符經集解》三卷。宋袁淑眞撰。是書前有淑眞銜，稱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其里貫則未詳也。其本亦分三篇，引驪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之說。惟末附一段祇五十八字，又與諸本不同。

《陰符經註》一卷。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說》，已著錄。琬本文士，故是編所註較他家具有條理。其闡詹谷以容成之術釋強兵戰勝之義，尤爲正論。其本亦合爲一篇，而人以愚虞一百十四字則兩存經文註文之說。

《陰符經註》一卷。金劉處元撰。處元卽王重陽七弟子之一也。其說參以佛經。前有明昌辛亥寧海州學正范懌序。

《陰符經註》一卷。舊本題姑射山太(元)〔玄〕子侯善淵註。不知何許人。其本合三篇爲一，而末有人以愚虞以下一百十四字。註較他本頗有文義，而傷於簡略。

《陰符經解》一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考《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爲卽筌所託。註其書者自筌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爲道家言，或以爲兵家言，或以爲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張永叔眞土擒眞鉛眞鉛制眞汞之說，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近。蓋竑與李贄友善，故氣類薰染，喜談禪悅。其作此註，仍然三教歸一之旨也。

《陰符經質劑》一卷。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編大旨以《陰符》與《易》理相合。前有自序，謂已有《易引》百篇，不可不質劑於《陰符》。末又附《陰符質劑問》，設爲問答以暢其說，大都不離乎禪學。

《陰符經註》一卷。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爲奇險。光地註義純粹，頗能補苴其罅漏。其註禽之制在炁，謂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鷙者不敢動，似較李筌註爲順。然此書本筌所僞撰，自作之而自註之，自必不失其本意，可不必與立異同。況此註禽之制在炁句次在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之下，故此註會通四語以立義。《漢魏叢書》本次此句於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二句下，則義有難通矣。傳寫互異，莫可究詰。楚失齊得，輾轉安窮。既非儒書要義，亦聽其各存一說於天地間耳。

《古老子》二卷。舊本題許劒道人手刊。卷首有自題絕句一首云：道人

自昔在談（元二玄）元，事幡然繪此篇，料得浮雲無挂礙，欲從牛背學長征

稱，其字間五題於車側傳舍，末有二小印：一曰東垂名，一曰青史，蓋其名字。次爲所畫老子像，亦有二小印：一曰許劍道人，一曰別號題橋生。又書首二小印：一曰垂名原名南，一曰兩江一字青史。不知何許人也。考《石墨鐫華》，有元至元間整厓樓觀說經臺篆書《古老子》及正書釋文，與此無異。末刻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跋。云魯之大儒高翰文學者，善古篆，嘗爲會眞宮提點，張志偉壽符書《道德》五千言，筆法精妙，古今罕有。至元庚寅，承命祀香嶽瀆，駐於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遂摹諸經臺，垂之永久。然則高翰所書，李道謙摹刻於石，而是冊又從石刻摹出耳。字體怪異，不合六書，趙崡謂其雜出頡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非過論也。考翰自識有云，《老子》舊有古本，歷歲滋久，不可復見，於古文韻海中檢討綴緝，越旬乃成。據此，則翰所書篆體，徒本之古文韻海耳。其文視今本《老子》，惟增減數虛字，亦不足以資考校也。

《道德經說奧》二卷　舊本題朱孟嘗撰。附刻朱翊鈺廣譽堂集後。明宗室命名，每府以二十字爲次，其下一字則偏旁取五行相生。此曰孟嘗，蓋其字號。惟未審即翊鈺作，或其子孫所作耳。其書於每章之後寥寥各贅數言，殊未盡老氏之旨。

《道德經編註》二卷　國朝姚興高撰。興高字岱瞻，黟縣人，雍正癸卯舉人。是書謂《老子》今本相沿，章句多舛，乃遍訪古本，考正其文，併註釋其義。而篇中分合增改之處，絕不註所據者何本，未免無徵。其謂《老子》與《六經》相發明，亦蘇轍之緒論。每章註釋之後又有附解，則其弟興宗所續，與高之註成於雍正甲寅，與宗之解成於乾隆戊辰。據興宗自跋，仍其兄之餘意云。

《讀道德經私記》二卷　國朝汪縉撰。縉字大紳，吳縣人。是書以《易》義解《老子》。前有自序曰，釋《老子》者多矣，別於諸子方外與《易》相出入者私記之。蓋其大意欲於諸註之外獨標新義。然晉人清談，實合《老》、《莊》與《易》爲一。王弼以《老子》解《易》，人人類能言之。即三語掾之故實，亦非僻事也。

《道德經懸解》二卷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懸象》，已著錄。是書多以養生家言訓釋《老子》，於原文章次多所變更，字句亦多有竄亂，謂之故本《老子》可也。

《列子辨》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康熙後壬寅自序，署其號曰復堂，不知何許人也。其註用林希逸《口義》本稍爲刪削，而間附以劉辰翁評。卷首凡例稱，《列子》刻本，書肆絕少，此特借鈔，其中必多譌字云云。則亦寒鄉之士，罕睹舊籍者矣。其辨論大旨，謂《漢・藝文志》載《列子》八篇，與午之禍，典籍蕩然，六朝清談之士，依傍《藝文志》所云而妄託之。然其所證據，特以文句臆斷之耳。考《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摘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然特謂其不免增竄，不以爲僞也。高似孫《緯略》頗以《史記》無傳爲疑，又疑其出於後人之薈萃，然未敢定爲誰氏作也。是編漫無所據，竟毅然斷其出於六朝，極詆其文詞之惡，以朱筆勒其旁者，不一而足，文詞工拙，姑置無論。第考東晉光祿勳張湛所註，已疑其言鄭穆公以後事，與劉向所云鄭穆公時人者不合，則書在東晉以前審矣。作者未見湛註，遂以爲出自六朝耳。觀其批篇首將嫁於衛句云，嫁字諸書所無。但此書率多譌字，嫁或家字之譌。下知《爾雅釋詁》曰，嫁往也。郭璞註引《方言》曰，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爲嫁。古訓炳然，乃橫生揣度，其空言臆斷可知矣。

《莊子通義》十卷　明朱得之撰。得之有《宵練匣》，已著錄。此書以爲莊子之書命辭跌宕，設喻險奇，人多謂其荒唐謬悠，不知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故爲作《通義》，並加旁註以詳釋之。先是，宋咸淳間錢塘道士褚伯秀嘗作《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潼錄其遺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義》，次及《義海》，前有得之自序。案伯秀《義海纂微》，採掇詳博，今原本尚存，已著於錄，得之所解，議論陳因，殊無可採。至於評論文格，動至連篇累牘，尤冗蔓無謂矣。

《解莊》十二卷　明陶望齡撰。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歷）〔曆〕癸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謚文簡，事蹟附見《明史・唐文獻傳》。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

《南華經副墨》八卷　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不知何許人。焦竑作《莊子翼》，引西星之說頗多，則其人在竑以前。書首有其從子律序，作於萬（歷）〔曆〕戊寅，則與竑相距亦不遠也。是書編次，一依郭象本，而以《天道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分標八卷，每篇逐節詮次，末爲韻語，總論一篇之旨。其名《副墨》，即取《大宗師篇》副墨之子語也。大旨謂南華祖

述《道德》，又卽佛氏不二法門，蓋欲合老釋爲一家。其言博辨恣肆，詞勝於理。其謂《天下篇》爲卽《莊子》後序，歷敘古今道術，而以己承之，卽《孟子》終篇之意，則頗爲有見。故至今註《莊子》是篇者，承用其說云。

《讀莊小言》一卷。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錄。此書就《莊子》諸篇隨筆記其所得，然未能拔奇於舊註之外。

《藥地炮莊》九卷。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錄。是編乃所作《莊子解》。藥地者，以智僧號也。以莊子之說爲藥，而己解爲藥之炮，故曰炮莊。大旨詮以佛理，借滉洋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蓋有託而言，非《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見眞謂《莊子》當如是解也。

《古今南華內篇講錄》十卷。題林屋洞藏書。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時代。卷一爲《南華旨要》，皆言註《莊》之大旨。其第五節云，洞庭今日首提虛用，其言何徵，亦惟得宗印於雲莊先師。卷二以《莊子・寓言》一篇升冠於諸篇。前有小序云，洞庭山縹緲峯林屋洞天夢蝶易師從蕙谿老農學《易》於天都峯，嘗會門弟子詳說《南華》反約旨要，弟子三林輩因記錄師語，著爲成書。而《南華旨要》中又有莊子至今二千年語，以長(歷)(曆)推之，當爲明末國初人也。卷三爲《逍遙遊》。卷四爲《齊物論》。卷五爲《養生主》。卷六爲《人間世》。卷七爲《德充符》。卷八爲《大宗師》。卷九爲《應帝王》。卷十爲《天下》。蓋以《寓言》爲《莊子》前序，以《天下》爲《莊子》後序，而內七篇之次第亦先後不同。其說以郭象註爲今本，以向秀註爲古本。然秀註《經典釋文》尚引之，而陳氏《書錄解題》已稱亡佚，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不知何由見之。且古人一書無兩序，其有序者必附於末。最可考者，《呂氏春秋》之序在十二紀末，《史記》自序，《漢書》序傳，揚雄《太(元)(玄)》、《法言》，王符《潛夫論》，袁康《越絕書》，下至劉勰之《文心雕龍》諸序，亦皆在書末。此以前序後序指爲古本，是用後世之例推測三代，其爲依託無疑。又《唐書・藝文志》稱唐天寶元載尊《莊子》爲《南華眞經》。而此乃云加之《南華》之名，吾茲未之聞焉。意者郭子歟，向子歟，其在後之人歟，吾無聞焉耳矣。烏在其見古本也。

《南華評註》。國朝張坦撰。坦字方平，號一菴，泰安人。是書成於康熙戊午。自序謂廣求古註數十餘家，採其簡當，刪其繁蕪。又參以己意，爲之評釋，別爲或問十條列於卷首。今案其書，分段加評，逐句加註，皆不言本某家之古註。其註似徐增之《說唐詩》，其評亦如金人瑞之評《西廂記》、《水滸傳》而已。觀其或問第二條，以莊子爲風流才子，可知其所見矣。

《莊子解》三卷。國朝吳世尙撰。世尙，貴池人。是編成於康熙癸巳。所說止《莊子》內七篇。大旨引《莊子》而附之儒家，且發揮其文字之妙。觀其目錄後附記，稱向來解《莊子》者惟林西仲可觀，但有不盡洽乎文義者。是不知古有向郭。又開卷卽云，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經》。是併《唐書・藝文志》亦未考也。

《南華通》七卷。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取《莊子》內篇，以時文之法評之，使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一一易曉，中亦頗以儒理文其說。

《南華本義》二卷。國朝林仲懿撰。仲懿不知何許人。是編祇註《莊子》內篇，語多附會。如釋《逍遙遊》以北冥有魚爲太極靜而生陰，化而爲鵬爲太極動而生陽，以南冥北冥爲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類，皆強生意見。其餘詮釋，亦多類金人瑞、徐增之流。

《南華簡鈔》四卷。國朝徐廷槐撰。廷槐字立三，號笠山，會稽人，雍正庚戌進士。是編於《莊子》內篇全錄其文。外篇、雜篇頗有刊削。《漁父》、《盜跖》、《讓王》、《說劍》之屬則全篇刪之。每篇各爲詳註。其論文論理，純以妙悟不測爲宗。大抵原本禪機，自矜神解也。

《南華模象記》八卷。國朝張世瑩撰。世瑩字無夜，錢塘人，乾隆甲子舉人。其學以禪爲宗，因以禪解《莊子》。以《天下篇》爲《莊子》自序，以《寓言篇》爲開宗第一爲首卷，如林屋洞《南華講錄》之說。其下則悉取外篇之文附內七篇之後，亦明人移掇《管子》、《晏子》之意。其篇目皆依佛經之例，以內篇之名標曰某品某品。刪去《盜跖》、《漁父》、《說劍》三篇。又刪去蔣閭薤數段。每篇之首，各爲宗旨，敘其所以分並之故。昔蘇軾撰《莊子祠堂記》，欲刪《漁父》、《盜跖》等篇，然不過託之文字，非眞有刪本。今則分割併附，又多所芟薙，是直修改《莊子》，非註釋《莊子》矣。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明釋德淸撰。德淸字登印，全椒人，卽當時所稱憨山大師者也。其書多引佛經以證《老》、《莊》，大都欲援道入釋，多恍恍恣肆之言。以其借《老》、《莊》爲名，故姑附之道家。其曰《影響論》者，取空谷傳聲，衆響斯應之義也。

《周易參同契註解》三卷　明張位撰　位有《問奇集》，已著錄　是書章次，依陳致虛本而別爲之註　大抵參取諸家之說，以己意發明之　其震庚兌丁諸圖，及上下弦諸圖，則皆位所補入也

《參同契章句》一卷　國朝李光地撰　是書前有自序，謂《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　《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　魏氏作《參同契》，自以爲闕略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篇，互相解剝，而二千年來未有知者　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完編　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　獨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庸末者之妄云云　蓋據篇末《參同契》者以下有今更作此命《三相類》之文　考《舊唐書・經籍志》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並註魏伯陽撰　三五字形相近，未詳孰是　然足知伯陽原有此二書也　明楊愼稱或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後序一篇　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　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　其說頗怪　愼好僞託古書，疑其因《唐志》之言，別《三相類》於《參同契》，造爲古本。光地是書又陰祖其說　惟愼以《三相類》爲淳于叔通補遺，光地則以爲亦伯陽著，與《唐志》相合，較爲有本耳　書中分章，大概亦與楊本同，惟不載徐景休箋註　又釐《三相類》爲三篇，而於二書之後各列《爐火說》一篇，與楊本異，則不知光地又何所據也

《參同契註》二卷　國朝陳兆成撰　兆成字宜赤，上虞人　案《浙江遺書目錄》，載有兩陳兆成。其作《太極圖說註解》者，稱爲常熟陳兆成，康熙初人　作此書者，稱爲上虞陳兆成　然《太極圖說註解》末有乾隆戊辰兆成子魯附記凡例，稱是書與《參同契》互有異同　是刻可分爲二，可合爲一云云　則似乎二書又出一人，疑不能明也　其書盡廢諸家舊註，獨以文義推尋，分《參同契》爲三篇，以補塞遺脫爲後篇，亦分爲三，與前篇相配　又統分爲二十九章　大旨謂首篇專明《易》理，御政章乃言人君治世之事，卽《易》之神化流通處　其後乃配以服食之法，而總不外乎《易》之中。又自作《釋例》一篇附於末，反覆推闡，其說頗詳。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國朝袁仁林撰　仁林字振千，三原人　是編以《參同契》舊註往往各自爲說，反增障礙　因爲隨文解義，凡書中借喻之語，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　書成於雍正壬子。其曰古文者，蓋據楊愼所稱石函本云。

《古參同契集註》六卷　國朝劉吳龍撰　吳龍字紹聞，南昌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是集前有自序，稱《參同契》自明楊愼掘地得原本，經傳始分，因本元俞琰發揮而爲是註　前載愼序，謂《參同契》書隋、唐《經籍志》是書原本著錄，蓋據《讀書志》之說　考《舊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亦魏伯陽撰　《新唐書・藝文志》同　晁氏所說，未免失考，愼述之，亦爲沿誤　至愼所稱古本，云掘地得之石函。夫文字託於金石，尚不免剝蝕銷泐　石函所藏，如在彭曉以後，則五代至宋，不應無一人見之，至明始出。如在彭曉以前，則絹素紙札入土五六百年尚完全無闕，有是理耶。至俞琬之發揮，實不及彭曉陳致虛所註，獨據以爲本，亦未爲確論也

《枕中書》一卷　舊本題晉葛洪撰　考隋、唐、宋《藝文志》但有《墨子枕中記》及《枕中素書》，而無葛洪《枕中書》　此本別載《說郛》中，一名《元始上眞衆仙記》。而《通志》所列《元始上眞記》無衆仙字，似亦非此書　書中說多謬悠，若稱太昊氏治岱宗山，顓頊治恆山，祝融氏治衡霍山，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治華陰山，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元極山，武王爲田極明公，漢高祖、光武爲四明賓友之類，已屬不經　至謂元始天尊與太(元)(玄)玉女通氣結精，遂生扶桑大帝九天(元)(玄)女，誕妄尤甚　又在《眞靈位業圖》諸書之下，其出後人僞撰無疑也。

《眞靈位業圖》一卷　舊本題梁陶宏景撰。宏景有《眞誥》，已著錄　《眞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眞誥》之下。其用緯書靈威仰赤熛怒曜魄寶含樞紐之名，已屬附會　而易叶光紀爲隱侯局，尤爲無據。至以孔子爲第三左位太極上眞公，顏回爲明晨侍郎，秦始皇爲酆都北帝上相，曹操爲太傅，周公爲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　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眞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爲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

《冥通記》四卷　內府藏本　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眞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眞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志》、《宋志》均誤也　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字元歙，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永嘉，

受《仙靈錄》、《老子》五十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遂通眞靈　後一年卒、年二十　其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末、逐日縷載　亦宏景《眞誥》之流也　然其文頗古雅、時有奧字　黃生義府》第二卷末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章爲道士之居、彌綸爲夢魘、道義爲道友、婁羅一作䫉縷、猶言委曲、水湯讀爲盪、謂以水滌器、道子爲弟子、約尺爲壓書尺、五尺爲牀之別名　忻忻爲夢魘鼻中作聲、壓字即䫉字、角家爲風角家、壇靖皆爲修道之所、擲屐之擲音洛宮反、爲二屐相疊、廣爲橫展兩臂、乙爲以墨滅字、甲乙告之爲次第　脆請爲以財事神、登爲登時、榱檔爲安置、傳寫誤從木、畔等爲同伴、扇削爲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檔爲道室之窗、輔病爲口頰病　各有考證、亦頗賅洽　惟薰陸爲乳香、則可不必箋註耳

《金丹詩訣》二卷　舊本題唐純陽眞人呂巖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編　元鼎即作《陰符經講義》者也　卷中詩句皆言坎離交媾、嬰兒姹女、道家修養之術　其上卷末附載留題詩六首、厲鶚《宋詩紀事》亦採錄之　然巖本唐人、其詩殊不類唐格　下卷歌行尤鄙俚　且唐人棋路、黑白各百五十、故基經有栢華三百之語　此所載《下棋歌》內有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聾　又不聞三衢趙閱道、參禪作鬼終不懼之句　是直爲入宋作矣、殆羽流所依託歟　下卷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城周眞人指示得道事　考《逢萊鼓吹》附錄、稱元鼎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間、至上饒、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異人傳授　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韓仙傳》一卷　舊本題唐瑤華帝君韓若雲撰　篇中自序、祖爲韓仲卿、父爲韓會叔、父爲韓愈、即世俗所傳韓湘事　然湘字北渚、不識何以稱韓若雲也　傳中自稱遇呂洞賓傳授得道　考呂巖爲呂渭之孫、當在湘後、何以湘轉師之　又《太平廣記》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及牡丹瓣上現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句、稱爲愈之疎從、自江淮來者、不云即湘　而《愈集・秦嶺藍關》一詩題云、示姪孫湘、亦不云姪、與此傳皆不合、其爲僞託明矣　元陳櫟《跋韓呂黎畫圖》一篇、辨湘事甚詳、見所作《定宇集》中

《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　舊本題華陽眞人施肩吾撰　肩吾字希聖、洪州人、唐元和十年進士　隱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爲仙去　此書中引海蟾子語　海蟾子劉操、遼時燕山人、在肩吾之後遠矣　殆金元間道流所依託也　其書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識道》、《識法》、《識人》、《識時》、《識物》、曰《養生》、《養形》、《養氣》、《養心》、《養壽》、曰《補內》、《補氣》、《補精》、《補益》、《補損》、曰《眞水火》、《眞龍虎》、《眞丹藥》、《眞鉛汞》、《眞陰陽》、曰《鍊法人道》、《鍊形化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鍊道入聖》　其大旨本於《參同契》、附會《周易》、參以醫經、戒人溺房帷、餌金石、收心斂氣、存神固命　有合於清淨之旨、猶道書之不甚荒唐者

《仙苑編珠》三卷　舊本題唐王松年撰　松年、天台道士　《文獻通考》作唐人　然書中有梁開成二年事、則已入五代矣　是書以古來聖帝明王並在仙籍、與後世修眞好道者並數、得三百餘人　倣蒙求體、以四字比韻、撮舉事要、而附箋註於下　《通考》作二卷　又序文及《通考》序舉人數、皆與今書不符、或後人有所附益歟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蜀杜光庭撰　光庭有《子證歌》一卷、已著錄　其書歷述奉道之顯應、以自神其教　凡《宮觀靈驗》三卷、《尊像靈驗》二卷、《天師靈驗》一卷、《眞人王母等神靈驗》一卷、《經法符籙靈驗》三卷、《鐘磬法物靈驗》一卷、《齋醮拜章靈驗》二卷　以光庭自序及宋徽宗序考之、尚闕五卷　張君房《雲笈七籤》亦載此書、僅六卷一百十八條　又節刪之本、更非其舊矣　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　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寶聖、京兆杜陵人、與鄭云更應百篇舉不第、入天台爲道士、區僖宗入蜀、留居青城以卒　其說小異、未詳孰是　然其爲由儒入道則同　故所述皆嫻於文字、較他道家之書詞不可觀　惜其純爲神怪之說、不足據爲典要耳　舊本題曰唐人　考《宋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蜀矣　故今改題焉

《神仙感遇傳》五卷　蜀杜光庭撰　記古來遇仙之事、《雲笈七籤》所載凡四十四條、此本凡七十五條　然第五卷末尚有闕文、不知凡佚幾條也

墉《城集仙錄》六卷　蜀杜光庭撰　記古今仙女凡三十七人、云墉城者以女仙統於王母、而王母居金墉城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所載、與此本互

異。然此本前數卷皆襲《漢武內傳》、陶宏景《眞誥》之文，眞僞蓋不可知。疑君房所錄爲原本，而此本爲後人雜摭他書砌合成編。然均一荒唐悠謬之談，眞僞亦無足深辯耳。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蜀杜光庭撰。首仙山，次五岳，次十大洞天，附以青城山，次五鎭海瀆，次三十六精廬，次三十六洞天，次七十二福地，次靈化二十四。旨神仙幻育之言，故雖紀山川，不隸之地理類焉。

《洞仙傳》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晁、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然《太平廣記》嘗引之，《雲笈七籤》第十卷第十一卷亦全載其文，則宋以前人作也。所錄自元君迄姜伯，凡爲傳七十有七。

《集仙傳》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載《集仙傳》十二卷，曾慥撰。稱其書記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今《說郛》所載，雖非完本，然與此書體例迥殊，知非慥作。焦竑《國史經籍志》載《集仙傳》十卷，亦不著撰人名氏。竑書鈔本刊本皆多譌誤，豈十字下脫一五字歟。此書所載皆唐事，每條各註出典，如《太平廣記》之例。以《廣記》核之，無不符合，蓋即好事者從《廣記》鈔出耳。

《尤上祕要》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稱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此本僅數十則，前後雜亂無次第，不特非七十二卷之舊，即所謂二十三通者亦不可復辨。卷內引司命東鄉君語，又列張子房、司馬季主諸人，疑非晁公武所見之本。或後人襲原書之名，勦他書以成編也。其大旨推演尸解之術，而尸解之術在煉錄形靈丸。又云，尸解者，當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又有火解兵解諸術，俱怪誕不經。

《胎息經》一卷。舊本題幻眞先生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經與註似出一人。大旨本《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而暢發其義。

《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眞、趙穎一條，稱鑾輿將幸蜀，忽失子眞，穎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玄〕宗、僖宗皆嘗幸蜀，即以(元)〔玄〕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其詞皆冗沓拙陋，或不成文，殆粗知字義者所爲。雖宋人舊本，無足採錄也。

《翊聖保德傳》三卷。宋王欽若撰。欽若爵里事蹟具《宋史》本傳。初，遭淵之役，欽若忌寇準功，以孤注之說進。眞宗以爲恥，乃謀以符命誇四裔，於是天書之事起，東封西祀，諸說並興。欽若嘗自言少時見天中赤文成紫薇二字，復於褒城道見異人，告以他日當位至宰相。視其刺，乃唐裴度。自以爲深達道教，遂創修醮儀，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復自著道書數種，此傳其一也。傳中所言翊聖眞君降盩厔民張守眞家，太祖、太宗皆崇信之，事殊怪妄。蓋自張魯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獨有水官，而太金火土不與，故道家獨尊(元)〔玄〕武。此所謂翊聖眞君，即(元)〔玄〕武也。欽若小人，借神怪之說以固寵，不足多責。至著而爲書，則無忌憚之甚矣。

《案節坐功法》一卷。舊本題宋陳摶撰。所論坐功治病之法，分案節氣行之。《宋史・藝文志》不著錄，蓋後人託名也。

《極沒要緊》一卷。舊本題公是先生撰。公是先生，宋劉敞別號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極沒要緊》一卷，即劉原父弟子記也。於時人或書名，或書字，蓋以微旨別其人之賢否。案公是先生弟子記，載晁公武《讀書志》，曾所述，即公武之語。然其書尚有傳本。今別著錄此書，皆採掇郭象《莊子註》語，聯綴成文，與弟子記迥別，不知曾何以合爲一書。豈曾所見別一本，而此爲好事者所依託歟。弟子記本屬儒家。此書既剽《莊子註》，則道家言矣。故附存其目於道家，而辨其僞妄焉。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宋陳葆光撰。葆光，江陰道士。是書採摭古來仙人事實集爲四字麗語，而自註之，蓋王松年《仙苑編珠》之續。然所載但取怪異，不盡仙人事也。

《道門定制》十二卷。前五卷爲西蜀道士呂元素撰。所載皆齋醮中表狀文牒之式，兼及符籙，有淳熙戊申自序。後六卷爲元素門人呂太煥所補，兼錄政和玉音長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製道詞，有嘉泰辛酉自序。皆道流以意爲之，自神其教者也。元素書作於孝宗時。太煥書作於寧宗時。而第五卷中有大元國鄉貫字樣。殆元代刊刻，又有所附益，非復二呂之舊。然本書既純構虛詞，則增竄亦不足詰，同歸於誕而已矣。

《梅仙觀記》一卷。宋楊智遠編。智遠，仙壇觀道士，其始末未詳。是編記漢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實，不著撰人。稱自漢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

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則當爲唐人作。然其文前列福王莽時所上書，全錄漢史，自變名爲吳門市卒以下備言煉丹遇魔，逢師昇舉之事。其詞甚鄙，至稱王莽爲國舅，殆粗野道流所依託也。次列羅隱碑及蕭山明蕭泰來題後。次列宋敕誥。次列宋人贊詞及題詠，有後林李義山詩一首。考厲鶚《宋詩紀事》，宋別有李義山，非唐之商隱也。蕭山明碑陰文稱咸淳六年六月朔，則此書成於度宗時矣。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舊本題宋愚谷老人撰，不著名氏。其論攝生以絕慾爲第一義，力闢三峯採戰之術。所引前人緒論居多，中及儲泳祛疑說，則其人當在南宋末也。

《廣胎息經》二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但題爲宋人。然第二十一卷中引羅洪先、陳獻章語，則明代道流所作，題宋人者妄矣。其書皆稱養浩生問而丹庭眞人答，分部病、延年、成眞、了道四部。論吐納之法兼及容成之術，非道家正傳也。

《(元)(玄)學正宗》二卷。宋俞琬撰。上卷列經傳及儒先之說，以闡明《周易》坎離水火之旨。下卷載賦詩各一首，名《易外別傳》，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後又附以琬所解呂巖沁園春調及《陰符經》。總名《(元)(玄)學正宗》。案宋張伯端《悟眞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腎爲坎離，配肝肺爲龍虎，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必無所就。今琰之言乃曰子時曰坎卦，腎氣生，午時曰離卦，心氣生。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耳，與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琬《陰符經註》本自爲一書，《易外別傳》亦別有一書。今以《陰符經註》併入此編，而所謂《易外別傳》者又止一詩一賦，不應兩書同名。蓋道流採合琬書，餖飣成帙，非所手著也。

《爐火鑒戒錄》一卷。宋俞琬撰。琬所著書，多闡明(元)(玄)學。此書專爲言外丹爐火者而發，以爲爲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蹟及前人議論以爲鑒戒。自序謂兵後稿不復存，姑舉其略。今核其文，即所作《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爲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琬原有此書，特以散佚不完，附其大概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收鑒空贋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尚屬僞中之眞矣。

《華山志》一卷。金王處一撰。處一始末未詳。前有大定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文，非地志之正體，故隸之道家類焉。

《海瓊傳道集》一卷。舊本題《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陳守默、詹繼瑞序，稱乙亥之秋，遇其師白玉蟾於武夷山。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有道友洪知常，字明道，號故離子云云。白玉蟾即葛長庚，宋末道士。則所謂乙亥者爲宋德祐元年，所謂戊寅者爲元至元十五年。知常蓋元人矣，其書稱白玉蟾所傳凡二篇，一曰《金丹捷徑》，一曰《鉤鎖連環經》。文詞鄙倍，殆村野黃冠所依託。前有錢曾名字二印，篆刻醜惡，亦庸劣書賈所贋造也。

《攝生消息論》一卷。舊本題元邱處機撰。處機，登州棲霞道士。爲全眞之學，自號長春子。嘗應元太祖召，入西域。還燕，居長春宮。事蹟具《元史・釋老傳》。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眞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又自號瑩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頤所編次。題曰《中和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玄)門宗旨，曰畫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祕訣，下卷曰問答語錄，曰全眞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闢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化爲一。前有大德丙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

《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元李鵬飛撰。鵬飛至元間人。自稱九華澄心老人。所言皆攝生之事。凡節嗜欲，愼飲食，神仙導引之法，俚俗陰陽之忌，因果報應之說，無不悉載。其說頗爲叢雜，要其指歸，則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稱得之飛來峯下道士云。

《修眞捷徑》九卷。元余覺華撰。覺華字榮甫，建安人。其書成於至元中。輯道家服氣煉神歌訣，論皆篤實。大旨闡發谷神不死之說者也。

《金丹大要》十卷。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金丹二字，其源即出於《參同契》，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

說，則未免牽會。學術各自源流，非惟佛道異宗，即道家不能概以一軌也。

《清微仙譜》一卷，《附錄》二卷。元陳采撰。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啓於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關令，曰正一。十傳至清微侍元昭凝元君，復合於一。元君，蒼陵女子也。繼是六傳，至混隱眞人南公。南公傳雷霆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眞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清微之名，而采又自以會合四派別爲清微派也。後附《道蹟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記》一卷，《洞(元)(玄)靈寶三師記》一卷。每卷各編爲一致，一有一有二等號。蓋自《道藏》鈔出別行者也。

《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三卷，附《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眞碑記》一卷。《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元道士李道謙編。《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眞碑記》，元道士朱象先編。終南山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以來人也。象先自跋云，樓觀先師傳者，尹喜之弟尹軌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續紀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今碑記僅一卷，而有三十五人。蓋象先節錄文操所傳，又增入文操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異學之徒，自尊其教，不足與辨眞僞也。

《甘水仙源錄》十卷。元道士李道謙撰。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孰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嘉棄家學道，狀若狂疾。正隆中自稱遇仙人於甘河鎮，飲神水，疾愈，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聚徒寧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眞。元興之後，其教益盛。都卬《三餘贅筆》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遂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白玉蟾，玉蟾授彭侶。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眞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云云。其說甚詳，然孰見其授受乎。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於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祕密，實則嘉之緒餘耳。是書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爲碑記詩歌，合爲此編，以其源出重陽子，故取甘河鎮神水之事名焉。

《(元)(玄)品錄》五卷。元張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宋崇國公九成後也。年二十餘，棄家爲道士。往來華陽雲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當時虞集、楊維禎輒稱之。是編載歷代道家者流，起周訖宋，列爲十品。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得百三十五人。然書名《(元)(玄)品》，自應以清淨爲宗，故曹參、張良之流可以類入。至於神仙、方士，別自成家，隱士逸人，各爲一傳，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權謀之士，鬼谷捭闔之師，亦復借材，未知其可。蒐羅雖富，難免蕪雜之譏矣。又雨自序中稱題曰《(元)(玄)史》，今標題之目與序不同，豈書後改名，而序則偶未及改歟。

《徐仙翰藻》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諭周壯翁序，似元時舊本矣。所載皆唐末徐溫一子知證、知諤詩文。稱降神於閩所作，然不言其所自來。考第三卷塞謗文中有今之箕筆語，乃知皆附乩書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條云，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案《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旣然卒復，於是大新廟地廟云云。又《春明夢餘錄》載劉健撰《降靈祀疏》云，謹案正史載徐溫養子知誥篡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成化末年，加爲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晉，顯於宋，而大盛於明。此書元人輯之，明人刊之，蓋有以矣。後附《贊靈集》四卷，皆頌神之文，其中無一知名者。蓋未有端人正士肯列名於此等書也。

《周顚仙傳》一卷。明太祖高皇帝御製。紀周顚仙事蹟。顚仙，建昌人。少得狂病，其蹤蹟甚怪。初謁太祖於南昌，隨至金陵。後從征陳友諒，旋即辭去。友諒旣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親製此傳，命中書舍人詹希庾書之，勒石廬山。後人錄出別行，並附以太祖御製《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羣仙詩》及《赤腳僧詩》各一首。《明史・方技傳》載周顚事，即據此文也。

《神隱志》二卷　明寧王權撰　權自漢唐祕史，已著錄　此書多言神仙隱逸攝生之事　權本封大寧，爲燕王所劫，置軍中，使草檄　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會有謗之者，乃退講黃老之術，自號曜仙，別構精廬，顏曰神隱，蓋爲此書以明志，永樂六年上之　蓋借此韜晦以免患，非眞樂恬退者也

《修齡要指》一卷　舊本題明冷謙撰　謙字啓敬，嘉興人　洪武初官太常協律郎　世或傳其仙去，無可質驗也　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　所言皆養生調攝之事，如十六段、錦八段錦之類，彙輯成編　疑亦依託

《鶴林類集》　明道士郭本中，步履常同編　以述其師周元眞之靈異者也　元眞字元初，吳縣人，居元妙觀　以雨暘祈禱頗有應驗，故一時文士多以詩文投贈　本中因萃爲是編　又以元眞所授五雷法本於宋道士王文卿，莫起炎二人，故卷首先列二人繪像及事蹟碑傳像贊，以明淵源所自云

《龍門子凝道記》二卷　明宋濂撰　濂有《洪武聖政記》，已著錄　是書乃元至正間濂入小龍門山所著　有四符、八樞、十二微，總二十有四篇，蓋道家言也　舊載《潛溪集》中　嘉靖丙辰與《劉基》、《郁離子》合刻於開封，李濂爲之序

《實地論》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　有永樂乙酉自序，稱養和子題　不知何許人也　上卷二篇，曰《一宗》，闡寡欲延年之旨，曰《二要》，言導引服食之事　下卷二篇，曰《辨惑》，斥燒煉之妄，曰《破邪》，詆御女之非　大旨謂清淨以葆元神爲道家之實地，一切異術皆虛幻之談云

《霞外雜俎》一卷　舊本題鐵腳道人撰　有敖英序，稱嘉靖丁酉泊舟空船灘，遇仙翁所授，又有後跋，稱鐵腳道人姓杜氏，名巽才，魏人　亦未詳其信否也　所言皆養生術，大旨闡黃老恬靜之理

《至游子》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　上卷凡十有三篇，下卷凡十有二篇　大旨主於清心寡欲，而歸於坎離配合，以保長生　且力闢容成御女之術，言頗近正　惟上篇多取佛經，而復附會以儒理，故謂顏子之不改其樂，與莊子、竺乾氏皆殊塗而同歸　《朱子語錄》謂，今世佛經，皆六朝文士剽剟《莊》、《老》以潤色之　此編又摭釋典以爲道書　蓋二氏本出一源，宜相假借，至援儒以入之，則陋見也　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謂原書不著名氏　考宋曾慥號《至游子》，慥嘗作《集仙傳》，蓋亦好爲道家言者，則似乎當爲慥作　然《玉芝篇》首引朝元子，註曰，陳舉寶，元人，則明人所撰矣　毛漸傳《三墳》，世以爲剽出於漸　張溥英傳，素書，世以爲剽出於商英　然則是書也，其亦安循所託名歟

《諸眞(元)〔玄〕奧集成》九卷　明朱載堉編　第一卷爲宋張伯端《金丹》四百字，解者爲黃自如　第二卷爲《石泰還源篇》，泰字得之，號含林　第三卷爲薛式《還丹復命篇》，式字道源，又號紫賢，嘗受訣於石泰　第四卷爲陳楠《翠虛篇》，楠號泥丸　第五卷爲《金液還丹印證圖》，序稱龍眉子，不著名氏　據林淨後序，龍眉子之師爲翁葆光，即註《悟眞篇》者　第六卷爲白玉蟾《指元篇》，白玉蟾即葛長庚，嘗受訣於陳楠，楠受之於薛式　第七卷爲蕭廷之《金丹大成集》，廷之號紫虛　第八卷爲趙友欽《仙佛同源》，友欽即趙緣督，嘗作革象新書者　第九卷爲許遜《石函記》上下篇，遜即道家所謂旌陽眞人也　宋元之間以仙佛著稱者，若石泰、薛式、陳楠、葛長庚之流，其源皆出於張伯端、蕭廷之、趙友欽　所言亦皆《悟眞篇》之旨　其《仙佛同源》一篇，繁稱博引，謂仙佛皆有入室求丹之事　再傳爲陳致虛《金丹大要》，其發明仙佛同源之義尤詳　但以爲即釋氏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則未知其果合否也

《羣仙珠玉集成》四卷　不著編輯者名氏　第一卷賦，二十二篇，第二卷論十七篇，第三卷歌詞六十六首，第四卷爲錢道華《敲爻歌註》、李光元《海客論》　大概恍忽不可究詰，其詞亦多涉於鄙俚

《悟眞篇註解》三卷　明張位註　位有《問奇集》，已著錄　是編前有位序，謂《悟眞篇》自葉文叔著《外傳》，紊亂眞經，使學者愈增惑誤　故分此書爲三，而又撰《直指詳說》、《三乘祕要》諸論，附於卷末

《玉洞藏書》四卷　明李堪撰　堪號楚愚，應城人　書首何思沛序，稱其屢失利於棘闈，則嘗爲諸生也　是書成於萬曆壬子　前二卷取宋張伯端《悟眞篇》，句爲箋釋，而附以諸仙修煉之說　後二卷則註漢魏伯陽《參同契》三相類》　其以《三相類》爲淳于叔通作，用楊愼本也

《黃白鏡》一卷，《續黃白鏡》一卷　明李文燭撰　文燭字晦卿，自號夢覺道人，丹徒人　其第一卷專言丹汞之術，謂土稟中央之氣，色象故黃，鉛稟西方之氣，色象故白　黃者爲藥，白者爲丹　一藥一丹，是謂黃白　自取藥以至成仙，案其次序，分二十六條　前後有自序自跋　其續編一卷，則《醒醒歌》二十七則，《水心篇》五十則　卷末亦有自跋云，昔余遭劉青田累，幾成孔

北海禮、始蘇拙老獨不遇云、由是多老達欲以修煉術仙之法教之、故續此鏡、題萬曆辛丑年、然距劉基二百餘年、而稱受其業爲不可解、大抵荒誕之談也

《觀化集》一卷　明宋約佶撰、約佶號雲仙、又號華丘山人、靖江王守謙之裔、居於廣西　集中所載詩、皆論內丹之旨　篇首有三圖、亦內養之法　原序稱其得僧古光之傳、蓋專以修煉爲事者　前有刑部郎中袁福徵序、稱其別有詩集行世、又精於繪素云

《含(元)[玄]子》十二卷　明趙樞生撰　樞生字彥材、太倉人　是書倣《莊子》體例、自一卷至八卷爲內篇、九卷、十卷爲外篇、十一卷、十二卷爲餘篇　其內篇大旨、皆言習靜養生、修仙修佛之說、謂心中眞靈種子、毫末不許外侵、則吾身之氣與天地之氣淡漠而合一　前後立言、皆本此意　然衍爲八卷、不免有繁冗重複之弊　外篇多言歷代帝王之事、間及於飲食植物之類、則隨筆雜記也　餘篇意主發明五經、而旁多勦襲、亦時傷穿鑿　如論《易》之諸卦、聖王純乾也、佛純坤也、仙復也、水仙姤也、僧剝也、道士夬也、於義亦難通矣

《香案牘》一卷　明陳繼儒撰　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　是書述神仙故事、自軒轅以下凡七十二人、皆自《列仙傳》、《集仙傳》諸書中鈔撮成編、了無義例　末有王衡跋、稱乙未正月繼儒以此書寄衡云云　蓋衡嘗以書抵繼儒、約爲楊許碧落之遊、故繼儒以此相報也　然繼儒聲氣通天下、與棲神山澤、吐納清虛者、其趣固不同矣

《養生膚語》一卷　明陳繼儒撰　以寡慾保神及起居調攝諸法爲養生之要、雜採史傳說部及前人緒論、大抵習見語也

《化機彙參》五卷　明段元一撰　元一字思眞、號涵虛子、又號永明道人、自稱北郡人　明無北郡、不知爲何地也　自云一行作令、遂歸林下、則嘗官知縣矣　其書成於崇禎元年、摭拾《道藏》之言、以端的上天梯五字爲號、列爲五卷　凡六十四篇、皆內丹訣也　其序稱親請正於呂洞賓、殆爲乩仙幻術所惑　所列編次姓名、有新安呂維祺、自稱純陽子二十六世從孫　維祺儒者、且殉節名臣、不知何以如是也　其託名耶

《含素子麈譚》十卷　明朱清仁撰　清仁號懷白、別號含素子、黃州人、流寓南昌爲道士　此書分條劄記、而以類分爲十篇、曰《行品》、曰《元眞》、曰《聖賢》、曰《佛說》、曰《審世》、曰《傳論》、曰《近事》、曰《地形》、曰《雜記》、曰《虛北》、曰《虛北》即諸篇之自敘、彙之於末、其實一篇也　其說有頗切事理者、然大旨出於黃老　艾南英序取其闢佛　然清仁爲道士、自爭釋老之勝負、非儒者之闢佛　其《地形》一篇雜採《山海經》、《神異經》及道家附會之說、繪爲地圖、尤爲謬誕

《引年錄》二卷　舊本題靖江朱應鼎撰　前有自敘、不著時代年月　書中引李時珍《本草綱目》、則萬曆後人也　大旨講養生之術、故以引年爲名　上卷分天地、時令、居處、服飾、人事五類　下卷分飲饌、穀菜、果草、木鱗、介禽、獸蟲、服餌、病之藥忌十三類　其中如以狗肝合土泥竈、令婢妾孝順諸條、亦不盡關於養生也

《讀丹錄》　明彭在份撰　在份號從野逸人、莆田人　是書論道家煉丹養生之法　前列道宗、起漢欒巴以下寥寥數則　次總論　次錄《杜道堅歌》　次錄白玉蟾《(元)[玄]關祕論》　自是以下、皆所自著　詳論修煉之法、自習靜至崑崙、共分四十四篇　其大旨以斷慾清淨爲宗、以煉氣凝神爲要云

《道書類鈔》　不著編輯者名氏　前後無序跋、亦無卷數　蓋偶於《道藏》摘取以備觀覽、非欲勒爲成書者也

《攝生要語》一卷　舊本題明息齋居士撰、不著名氏　所載調攝之方、皆雜引舊文、無所論斷

《三六功課》一卷　舊本題明石室道人撰、不著名氏　自錄自序年月凡十二節、各有調攝事宜、蓋道家導引術也

《列仙通紀》六十卷　國朝薛大訓撰、大訓字六詁、吳縣人　是書採摭道藏神仙故實、始於《黃帝》、次爲《穆天子傳》、次爲《廣黃帝本行記》、次爲《元始上眞衆仙記》、次爲《老子史略》、次《關尹子》以下至《孫仙姑》、凡八百二十七人　往往時代參錯、莫明其例　次以文昌化書、次以《(元)[玄]天上帝啓聖錄》、次以《金蓮正宗》、次以《純陽神化妙道通紀》、次以《六仙外傳》、《和眞人昇仙記》、《洞天福地記》、《十洲記》、《閣祖師傳》、《吳許二眞君傳》、《羣仙總會錄》　前有華亭王宗熙、王辰熙二序、並稱親見許旌陽　辰熙又稱見潛山司命神、與其兄宗熙對談　其言尤怪異無稽　二序皆不著年月　考此書先刊於崇禎庚辰、名《神仙通鑑》、卷數相符　則序中所謂壬午者、崇禎壬午、己丑者、順治己丑　蓋先刊於明、名《神仙通鑑》、至國朝版燬重印、改此名云

《眞詮》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　前有自序，稱《葆眞子所留眞詮》，余舊嘗刪節之，猶病其多　今重爲訂正，撮其要旨云云　後跋題丁酉立秋前二日夢覺子書，亦不知爲誰　又一行署西巖山人四字，知爲無錫秦氏鈔本　則丁酉當爲順治十四年也　其書皆言煉氣還丹之術，大旨依傍《道德經》、《陰符經》，而傅合以《易》義，較道家荒誕之說，頗爲近理

《果山修道居誌》二卷　國朝葉鈔撰　鈔有《續小學》，已著錄　果山在嘉興。鈔卜居其地，創修道居　此其所自爲誌也　其所居以釋教、道教與儒教合爲一堂，殊爲乖誕　後一卷爲同時諸人贈言，亦大抵荒謬之談　蓋明林兆恩等之流亞也。

《得一參五》七卷　國朝姜中貞撰　中貞，會稽人　卷末有許尙質所作《中貞小傳》，稱嘗遇紫清眞人白玉蟾，因得仙術，蓋妄人也　是書闡明修煉之旨，所註《陰符經》、《道德經》各一卷，《參同契》三卷，《黃庭經》、《悟眞篇》各一卷，爲書凡五，故以得一參五名　案《陰符經》、《道德經》皆黃老之言，無所謂丹法也　自宋夏尙鼎始以《陰符》言內丹，葛長庚又以《道德經》言內丹，而宗旨大變　中貞以《陰符經》所言九竅三要爲火候之訣，《道德經》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爲金丹之母　蓋因二家之書而衍之，卽在道家亦旁支別解而已

《萬壽仙書》四卷　國朝曹無極編　無極字若水，金壇人　是書衰輯調息導引之法，而崔子玉《座右銘》、范堯夫《布衾銘》之類，亦採入焉　蓋守靜默，寡嗜慾，爲黃老養生之本　其文雖似不倫，而其理實一家之學也。

右道家類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內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

龍猛《因緣心論頌》

差別十二支、能仁說緣生、於煩惱業苦、三中俱攝盡　初八九煩惱、二及十是業、餘七皆是苦、十二唯三攝。從三生於二、從二生於七、七復生於三、此有輪數轉　諸趣唯因果、此中無衆生、唯從於空法、還生於空法　誦燈鏡及印、火精種梅聲、諸蘊相續結、不移智應察　於甚微細事、若有見斷者、彼不善因緣、未見緣生義　此中無可遣、亦無少安立、於眞以觀眞、見眞而解脫

又《因緣心論釋》

此中有沙門、樂聞能聽、善能憶持、能悟能觀、及具簡棄、來詣師所、於如來教中、作如是問、薄伽梵！　差別十二支、能仁說緣生、彼於何所攝？今欲樂聞

知彼問其眞義、師卽呼曰、汝、於煩惱業苦、三中俱攝盡、作此分明典切之語。此中十及二、故曰『十二』。『支』卽差別、故言『差別』。如車支分、故說爲『支』。能寂身口、故名『能仁』。言『能仁說』者、宣暢解釋、說之異名。彼非自性、決定、士夫、相假、自在、時、自然、隨欲、化主、偶遇等所生、此是因緣所生。此差別十二支法、於煩惱業苦、遞互相依、猶如束蘆。於彼三中、並皆攝盡。言『盡』者、卽是無餘義也。

問曰、何者煩惱？何者是業？何者是苦？此差別之法、當於何攝？

答曰：『初八九煩惱』。差別十二支法、初是無明、第八是愛、第九是取、此三是煩惱所攝。何者是業？『二及十是業』。二是行、十是有、此二法是業所攝。『餘七皆是苦』。惱煩、業支所攝之餘七種是苦所攝、應知所謂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言『皆』者、是總攝之辭、卽攝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苦。是故此十二支法、於業、煩惱、苦中、並皆盡攝。言『唯』者、是其遮義、經中所說之法、此中攝盡、更無有餘。

問曰、此義已知、彼煩惱業苦、云何相生？請爲解說。答曰、從三生於二、從二生於七、七復生於三。『此有輪數轉』。言『有』者、有其三種、所謂諸煩惱、復從三煩惱、生於二業。『此有輪數轉』。言『有』者、有其三種、所謂欲、色、無色、於中不息、而作流輪、彼諸異生世間、而自流浪、言『此』者、顯不定義、非如輪轉、次第生於諸有、此卽不定。

問曰、何者是身之自在衆生耶？彼之作用、其事云何？答曰、『諸趣唯因果』、唯除假名、『此中無衆生』、此是眞實義、非假立有、假立之境、不成實物。

問曰、若如是者、誰從此世至於他世？答曰、無有極微等法、從於此世、移至他世。雖然『唯從於空法、還生於空法』、從無我、我所、煩惱、業五種空因、還生空、無我、我所七種苦果之法、彼則無我、我所、彼此互無我、我所。雖然從自性無我之法、還生自性無我之法、應如是知、作如是說。

此中問曰、從自性無我之法、還生自性無我法者、有何譬喻？此中答曰：『誦燈鏡及印、火精種梅聲』。已如是等喻及假立成自性無我及成就彼、此世應知。譬如師所誦者、若轉至弟子、師後更無言說、是故不至。彼弟子誦者、亦不從餘得、成無因過故。如師所誦臨終心識、亦復如是。成常過故、不至他世、彼世亦不從餘得、成無因過故。如師所誦、與弟子誦者、卽彼異彼、不易施設。依彼臨終心識、生分心識。得生者、亦復如是。卽彼異彼、不易施設。如是從燈生燈、依於面像、鏡中現其影像、從印成文、從精出火、從種生芽、從梅生涎、從聲出響。卽彼異彼、不易施設。如是、『諸蘊相續結』。不移智應察。言『蘊』者、卽色、受、想、行、識蘊也。言『相續結』者、滅已從彼因所生、餘者是也。無有極微等法、從於此世、移至他世、是故流轉從於虛妄、分別習氣而生。後言『應』者、卽是逆觀義、當知反彼、應觀諸法無常、苦空無我者、則不愚諸事；若不愚者、則無有貪；若無有貪、瞋則不生；若無有瞋、則無有業；若無有業、則無有取；若無有取、則不造後有；若無後有、而卽不生；若不生者、卽於身心而苦不生。如是、不集五種因故、卽於餘處、而果不生。此是解脫、是故斷除斷、常等諸惡見也。此中有二頌：於甚微細事；若有見斷者；彼不善因緣、未見緣生義；此中無可遣、亦無少安立；於眞以觀眞、見眞而解脫。

作者不詳《因緣心釋論開決記》

將釋此論、先以四門分別、然後釋其正論之文。言四門者、一明造論之主、二明造論之因、三明所造之論爲正量不？四辨論所宗。

初言明造論之主者、謂龍猛大師自利他滿、證極喜地、善見緣起甚深法性、善逝受記、名稱普聞、具諸德者之所造也。

二言明造論之因者、謂龍猛大師爲欲斷除五德弟子諸疑網故、摧滅外道

斷常等見諸辯執故、欲令未來鈍根衆生、利根有情善解緣起、明了二諦、速趣無上菩提正因、故造斯論　夫欲修行無上菩提正因之者、先須善解緣起緣性、雜染淨品、明了分別二諦之理　言二諦者、勝義、世俗二種諦也　言勝義諦者、諸法性相無生無起、非斷非常、超語言道、心行處滅、唯聖自證之境界也　言俗諦者、略而言之、有其四種：一、眞實；二、非眞；三、近聖義；四、清淨　言眞實者、謂內外緣起、於聖義諦、雖空無物、世俗諦門、猶如幻化因緣力故、成辦現事　聖見其過、凡愚執實、不見其患、耽著造作、久處生死因果法也　言非眞者、謂陽焰幻化乾城等類、世諦門中不成辦事、凡亦了達、不假聖說、非眞有也　言近聖義者、爲欲詮其聖義諦故、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名句文身施設、假立十二分教　彼名句文、雖非本事、若無名等、不能顯事、故名句等、名近聖義也　言清淨者、謂諸佛如來所有相好、力、無畏等廣大功德、不同異生不善之業、染污、煩惱之所生長、唯是自淨出世道法之所生起、故言清淨

三言所造之論爲正量不者、此中有問：如來所說緣起緣性、甚深微細、雖可了知、唯佛獨證　龍樹大師位階何地、此所造論、而無錯謬、以爲正量、而可信受？

答、教理二門、有證成故　此所造論、而無錯謬、以爲正量、勿生疑惑

教量證成者、《楞伽經》云、南天竺國中、有名德比丘、厥號名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又《大雲經》說、我滅度後、有龍樹苾芻、能摧惡見、護我正法、與善行王同時出現、有斯教量而受記故、此師制造、以爲可信　理證成者、此師在世、親證空藏三昧、撼空出寶、滿有情願、於山石壁而無障礙　更有勝德、文繁不述、如餘處明　以斯現量而推、此師非凡是聖、所說言教以爲正量、堪可流轉

四言辨論所宗者、大師在世、大小乘教、各無差等、如佛所說、依教修行佛滅度後、大小乘教、爲諸師等情執不同、各成多宗、如餘處說　今此論者、所詮之宗、非小是大　就大之中、復分三宗：一、勝義皆空；二、應理圓實；三、法性圓融　此論所被、龍樹菩薩依《大般若》等經、豎立宗故、是故此論勝義皆空宗之攝也

後言釋其正論文者、文分爲二：一、釋論題；二、明正論

釋題中言『因緣心論頌』者、夫諸經論所立名者、皆有四義：一、人；二、處；三、喻；四、義　今此名者、約義立也　爲此論中、所有一切諸佛菩薩所說緣起廣略二義、世及出世、雜染還滅　如是等義、此中攝盡、故立此名　言『因緣』者、此遮斷常及無因等論諸惡見也　言『因緣』者、爲何謂耶？『瑜伽』及『阿毗達磨集』二論云、離作用義、從因所生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動轉義、無常義、暫住義、因果相續不斷義、因果相似義、因果種種義、因果各決定義、是緣起義　言『心』者、緣起緣性、即是諸佛秘密心藏眞實之境、此論亦明如是義故、故言心也　又言『心』者、亦是攝辭、此中皆攝諸廣義故　所言『論』者、教誡學徒、故名爲論

二言明正論者、大門分二：一、廣；二、略　言廣者、七行頌中、前五是也；言略者、後二頌也　就廣之中、復分爲五：一、三攝十二門、即初二頌也；二、十二支法遞互相生、無有始終門、即第三頌；三、十二支法空故無我門、即頌中半頌也；四、十二支法離二邊故無轉移門、即頌中始從唯從於空法至不移；五、還滅門、即頌云『智應察』也　即彼五中、前四是順、後一是逆、如理應思

廣略二門之中、先明其廣　就廣之中、今當第一明三攝十二門　於中文二、先問後答　言先問者、前半頌也；言後答者、後一頌半而配文也　先略釋問辭

言『此中』者、是發起辭、即如來所說緣起緣性廣略二教於此中也　言『沙門』者、即是梵音、此云善學、亦云善寂、即是諸聖及隨彼聖出家衆也、此則通於內外學也　言『樂聞』者、爲遮不信及無樂欲、樂欲雖多、此中欲令於緣起義明了聞也　言『能聽』者、謂耳根不壞、了聲義也　言『善能憶持』者、謂前耳根所聞之義、意識憶持、專注一境、無忘失也　言『能悟』者、謂意識憶持所了之義、以慧善觀於聞聲義、無有遺失、餘悉了知也　言『能觀』者、而於諸法及出離道功德過失、善觀察也　言『及具簡棄』者、於染淨品功德過失疑網惡作善簡擇故　即前五德二是聞慧、一是思慧、後二修慧　雖言五德、亦具五善之想、捨五惡想、如理應思　言『來詣師所』者、謂五德弟子爲求法故、來詣龍猛菩薩所也　言『於如來教中』者、五德弟子非於外道六師等教、而有疑惑、唯於如來所說緣起廣略二義、心生疑惑、故發問也　言『薄伽梵』者、此云降伏、具謂降四魔、具六功德也

問曰、言薄伽梵者、獨如來得、何故呼師爲薄伽梵？

答、爲彼弟子、而於師所、作如來想、恭敬之辭　又此龍猛住見道位、捨

者悉法、遠離麤境、種種識生、如幻、如夢、爲諸有情說、於彼而無異、故號爲薄伽　龍猛菩薩讚仰喜地、了緣起法如幻化等、具斯德故、與理無違　弟子呼師稱薄伽梵者、求何事耶？　爲愛盡故、求解脫故、非爲財利及愛果也

言　彼於何所攝　者、爲彼弟子或於實義、先已了知、而於攝略不善巧、故問攝義也　言　今欲樂聞　者、雖言樂聞、亦攝思修、爲取果也

後明答辭　言　知彼問其眞義　者、謂龍猛菩薩、知彼五德弟子、於緣起緣性、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眞義之中、心生渴仰、無不如法、故試問也　言　師即呼曰汝　者、爲彼弟子、先於師所、作如來想、稱薄伽梵與彼相應、即呼曰汝　言　師　者、五種師中出家羯磨依止教授也　言　汝　者、即是子也　子有三種：一身所生；二口所生；三心所生　今取後　言　作此分明　者、而語與義無有相違、稱彼問答、故言分明　言　典切之語　者、語無有失、而無雜亂、義理分明、利益聽衆、有果獲也

次下又重釋問辭、釋論也　言　此中十及二、故曰爲十二　者、若十及二不別說者、數爲二十、有增加過、故此言也

問、不言十一、不言十三、定言十二、爲何謂耶？　若言十一、義不具足；若言十三、而無所用　有增無過、故定十二　又三世因果、明十二故　謂從於前際、至中際因者、無明行識、果謂名色、助因爲受、從於中際、至後之因、從識至愛、果謂生死老、助因取有；住中際者、從識至愛、故定十二　又十二者、初三即是能引支也；名色、六入、觸、受四法所引支也；愛、取、有三能成支也；生支一法、所成支也；老死即是過失支也　能引支者、顯其遠因；能成支者、即示近因　若無此二、生不成故　言　支即差別、故言差別、如車支分、故說爲支　者、除十二支、別無差別　即十二支性相業用、名不同故、立差別義、如車支分　若離輪等、別無有車　此亦如是　十二支法明性相者、如《稻秆經》說：「何者無明、於此六界起於一想、一合想、常想、堅牢想、不壞想、安樂想　衆生命生者、養育士夫、補特伽羅、儒童、作者、我、我所想等及餘種種無知、此是無明；有無明故、於諸境界起貪瞋癡者、此是無明緣行；而於諸事能了別者、名之爲識；與識俱生四取蘊者、此是名色；依名色諸根、名爲六入；三法和合名之爲觸；覺受觸者、名之爲受；於受貪著、名之爲愛；增長愛者、名之爲取；從取而生、能生業者、名之爲有；而從彼因所生之蘊、名之爲生；生已蘊成熟者、名之爲老；老已蘊滅壞者、名之爲死；臨終之時、衆具貪著及熱惱者、名之爲愁；流愁而生諸言辭者、名之爲嘆；五識身受苦者、名之爲苦；作意之識受諸苦者、名之爲憂；具如是等及隨煩惱者、名之爲惱」

十二支法明業用者、如《阿毗達磨集論》說：無明作何業耶？　而於諸有、迷諸有情、亦與諸行而作緣也；行作何業？　而於諸趣顯現有情、亦與識作習氣緣也；識作何業？　能持有情業之纏縛、亦與名色而作緣也；名色作何業？　令諸有情而取於身、亦與六入而作緣也；六入作何業？　令諸有情圓滿受身、觸作緣也；觸作何業？　令諸有情受用於境、受作緣也；受作何業？　令諸有情趣生受用、愛作緣也；愛作何業？　令諸有情而引於生、取作緣也；取作何業？　取後有故、令諸有情而識有取、有作緣也；有作何業？　令諸有情趣向後有、生作緣也；生作何業？　令諸有情次第成就名色、六入而觸及受、老死緣也；老死作何業？　令諸有情數數轉變壽及命也

十二支法釋其名者、如《稻秆經》說：大黑闇故名爲無明、造作故名諸行、了別故名識、相依故爲名色、爲生門故名六入、觸故名觸、受故名受、渴故名愛、取故名取、生後有故名有、生蘊故名生、蘊熟故名老、蘊壞故名死、愁故名愁、嘆故名嘆、惱身故名苦、惱心故名憂、煩惱故名惱

言　能寂身口、故名能仁　者、雖不言意能寂身口、而從於彼意淨因生、但果清淨、知因淨故、而不言也　言「彼非自性」者、次〻有十種、外道僻執、此第一也　謂裸形外道執六種法爲法自性：一、有壽；二、無壽；三、有漏；四、繫縛；五、持禁戒；六、解脫　若不了別此六法者、輪轉生死；若了別時、而得解脫　或有一類、而執有情、微塵昧闇、平等自性、即彼士夫、爲法自性　言　決定　者、此是數論外道宗也　謂有一類、而執諸法從彼生者、即是彼果、彼即是因　是故因果各各決定、人天等趣、不相雜亂、生死輪轉　言　士夫　者、此亦數論宗也　謂有一類執有衆生及以士夫爲諸法因、不了此二、久處生死；雖相雜住、若了別時、即得解脫　士夫者、而有千頭善解法術、或執士夫有大力用、各在有情身內住也　四言　相假　者、謂有一類外道說言、日月星宿、日數即是法因、順彼作業、成辦其事　若違彼者、即不成就是故諸法是彼自性　若不了彼、久處輪迴；若了別者、即得解脫　又言　相假　者、有諸外道起如是見、立如是論　若有衆生於殑伽河等沐浴支體而得清淨　或有一類執獨等戒以爲清淨、不假善惡、而感異熟、但假日月沐浴等

決定爲諸事　在言『自在』者，此亦數論宗也　謂有一類，說諸有情其受苦樂，不從善惡，唯自在變　彼由現見，於因果中，世間有情不隨欲轉，故作此計　所以者何？　現見世間有情，於彼因時，欲修善業，不遂本欲，反更爲惡於彼果時，願生善趣樂世界中，不遂本欲，墮惡趣等　意謂受樂，不遂所欲，反受諸苦　由此見故，彼作是思　六言『時』者，此亦數論宗也　謂執有情所受苦樂，不假善惡，但待於時受苦樂報，如夏草青，冬即變白　如是等類，非由善惡，是時變故　七言『自然』者，謂有一類計一切法六自然生：一物；二德；三業；四總；五苦；六連　若了此六，而得解脫；若不了者，輪轉生死　或有妄計棘鐵豆圓，如是等事，是誰而作，皆自然性　八、九、十言『隨欲、化主』偶遇者，此三宗見，是無因論　謂有一類，自依世間諸靜慮故，見世施主，一期受命，恆行布施，無有斷絕，從此命終，生下賤家，貧窮匱乏　彼作是思，定無施與，愛養祠祀　復見有人，一朝壽中，專行妙行，或行惡行，見彼命終，墮於惡趣，生諸那落迦，或往善趣，生於天上樂世界中　作彼是思，定無妙行及與惡行，亦無善行惡行二業，業果異熟　或復有時，見諸因緣空無果報，謂見世間無有因緣　或時欻爾大風卒起，於一時間，寂然止息　或時忽爾暴河彌漫，於一時間，頃則空竭　或時鬱爾草木繁榮，於一時間，颯然衰悴　由如是故，起如是等三種見也　言『等』者，等攝諸餘外道僻執，非獨前中　言『所生』者，與前九文一一相合　言『此』是因緣所生者，能仁所說內外諸法緣起緣性，唯有正因及以助因，別無自性決定等故

次下初門第二，明答辭，釋論也　言『此差別十二支法，於煩惱業苦，遞互相依，猶如束蘆　於彼三中，並皆攝盡』者，譬如世間，以束蘆等立成其舍，獨一不成　如是十二支法，三中攝盡，和合相依，共作雜染爭品因果，無獨勝能，闕一不成　言『盡』者，即是無餘義也』者，於三法中，十二支法，無有一法攝不盡故，雜染因果遍攝盡故，五德弟子所問之疑，悉皆斷故

又次下言『問曰』等者，是下答辭，發起文也　言『問曰』者，五德弟子問師之辭　言『何者煩惱？　何者是業？　何者是苦？』此差別之法，當於何攝？』者，謂軌範師云，何三法攝於十二已說，分明典切之語，我已知矣　十二法中幾煩惱道，幾是業道，幾是苦道，攝幾因幾果，我今疑惑，請爲解釋，故生問也　言『答曰』者，謂師欲斷除弟子疑惑而對答也

言『初八九煩惱』者，爲此三法，擾亂有情，法義同故　故煩惱攝，非體相同　謂無明於事不明，一時，擾亂心故；愛著事時，擾亂心故；取說於事，行行之時，擾亂心故　故『十地經』云，三道成就苦諦、集諦　無明、愛、取，則雜染道而無斷絕　行、有二法，業道不斷　餘七支法，苦道不斷　此論與經義同一也

言『二及十是業』者，爲此二法，體相雖殊，造作義同，故立業名　謂行門從於身口意門，造福等業，有增後有，而作業故

言『餘七皆是苦』者，謂此七法，而皆從於業，雜染，生同一果相，三八苦性，故立苦名　經及諸論先列無明，末後老死，有何義趣，次第如是　爲諸有情，從無始來，不了因果，及以眞性，而有迷惑。從於迷惑，而有造作，以行習氣，令心顚倒　心顚倒故，而於當來，續生名色　以相續故，六處成就　根成就故，而觸於境　即便觸受，於境受用　受用境故，於境染著　未來生愛，以生欲故，取求積集　以積集故，來生果因，有便成就　即有起故，而於五趣，而受生也　以有生故，即有老死　諸有情類，從無始來，輪轉生死，因果次第，如是故也　次第如是　無明等法，各各單已，爲有差別　二法中，皆有差別。謂無明有十九種：一，前際無知；二，後際無知；三，彼二俱無知；四，內無知；五，外無知；六，內外無知；七，業無知；八，異熟無知；九，業異熟無知；十，於佛無知；十一，於法無知；十二，於僧無知；十三，於苦無知；十四，於集無知；十五，於滅無知；十六，於道無知；十七，於因無知；十八，於果無知；十九，於處無知　行有三種：謂罪行、福行及不動行　識有八種：謂從眼識至阿賴耶識　名色有二種：一，圓滿，謂下二界；二，不圓滿，謂無色界　六入有六：謂眼根等，而觸有六：謂從眼觸至意觸也　受有十八：謂眼具三至意具三　愛有三種：謂三界愛　取有四種：謂欲見禁及我論也　而有十二：謂生果業集、死、生、中有、三界、五趣　生有四種：謂胎生等，髮白面皺等是老差別，死及死性別離壽壞等，是死差別　言『皆者，是總攝之辭』者，謂大小乘教說有八苦識等七法，但攝其五，餘三不說，何故爾耶？　爲伏此難，故言『皆者，攝三苦也』　識等七法云何攝五？　謂識、名色及以六入，即攝五盛蘊苦，受、觸二法即攝病苦，生攝生苦，老死即攝老苦死苦　又經說言三苦八苦，此但攝八，三復云何？　識、名色、六入即行苦故，觸、受二法即苦苦故，生、老死二即變苦故。言『是故此十二支法，於業、煩惱、苦中』等者，即是頌中『十二唯三攝』釋論辭也　言『唯』者，是其遮義

經中所說之法，此已攝盡，更無有餘」者，顯論勝能也　此論雖略，遍攝諸經廣大義故

此《大門第二，明十二支法遞互相生，無有始終門，釋論也》　言「問曰，此義已知　彼煩惱業苦，云何相生？　請為解說　者，十二支法三道攝者，師作分明典切之語，於中所有，盡所有性，如所有性，我今無倒，皆悉了知　彼十二支法，何者是因？　何者是果？　云何相生？　所有因果，今欲樂聞，請為解說」　此顯自能及生起也　言「從三煩惱生於二業」者，謂從無明而生於行，從於愛、取生有故也　言「謂上所說苦法」者，即至前門文中，所謂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故，謂從於行從識至受五法生故，從有而生生、老死故

言「所謂諸煩惱　者，即無明、愛、取也」　所謂從識至受，生於愛、取，從生、老死，生無明故　十二支法遞互相生者，於四緣中，各具幾緣，而作緣耶？　各除因緣緣，具餘三緣　無明若生身語行法有色之者，以增上緣而作其緣也；若生非色意行法者，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而作緣也　如是餘支，若生有色，以增上緣而作其緣；若生非色，以所緣緣，等無間緣，增上之緣而為緣也　如是非色，而於有色，亦增上緣而為其緣；而於非色，亦以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而為其緣，隨所應知

十二支法何故互相而不作其因緣緣耶？　因緣緣者，各各自種而顯現故　餘有廣義，文繁不述，如《瑜伽論》　言「言有者，有其三種，所謂欲、色、無色」者，此顯三界有也　欲界者，未離欲愛欲，名為欲界　色界者，已離欲愛欲，未離色愛欲，名為色界　無色界者，已離欲愛欲，及離色愛欲，未離無色欲，名無色界　欲界有者，所謂十種：一，欲界無始時有；二，業有；三，死有；四，中有；五，生有；六，那落迦有；七，傍生有；八，鬼趣有；九，人趣有；十，天趣有　此名欲有　於中第一、第三、第五名自性有　業者，具引其果義，立有義也　中有者，而於其果，得後有義，故名為有也　五趣有者，而於其果，有受用義，故名有也　色界有者，除三惡道及以人趣，餘六是也　無色有者，除三惡道、人及中有，餘五是也

言「於中不息，而作流輪」者，所謂於三有中，無時暫住，無有始終　煩惱業因，增上力故；三界五趣，受苦果故　取輪喻者，顯不住義也

言「彼諸異生世間，而自流浪」者，謂三有中，於中不息，雖作流輪，無有作者，唯有異因異果，無有義利，自流浪故

言「言此者，顯不定義，非如輪轉，次第生於諸有，此即不定」者，為諸有情三界五趣，隨業受生，無次第故

次下大門第三，明十二支法空故無我門，釋論也》

言「問曰，何者是身之自在衆生耶？　彼之作用，其事云何」者，即是《論生起問也　謂師先說三攝十二及以遞互相生之門，唯言十二，更無別物　若如是者，諸趣有情各各身中皆有自在，名為衆生　而即於彼，起衆生想，衆共稱傳　為彼本無，何不宣說？　若是有者，性相業用，其事如何？　願師解釋言「自在」者，謂見聞等也

言「諸趣唯因果，唯除假名　此中無衆生」者，謂三界、四生及以五趣，名為諸趣　即彼諸趣，唯從煩惱業因而生苦果，於因果上假立衆生　隨彼假立，起衆生想，除彼因果，更別無有衆生故也　論文略故，雖言無衆生，亦攝受者，補特伽羅，士夫，作者等諸橫計名故　《瑜伽》等論云，離有情義，是緣起義；於離有情，復無常義；若是無常，復暫住義；若是暫住，復依他義；若依他義，即離作用義　是緣起義等，廣如論說

言「此是眞實義，非假立有」者，所謂即此無衆生等緣起緣性甚深之義，諸佛出現，若不出現，性相如是　非同外道橫妄計我等假立有故，故言眞實

言「假立之境，不成實物」者，為有難言　若彼假立衆生有者，假立衆生即是有故，何故汝言此中無衆生耶？　為答此難，故此言也

次下大門第四，明十二支法離二邊故不轉移門，釋論辭也　此文分二，初法後喻　此分法也

言「問曰，若如是者，所謂如前諸趣唯因果，此中無衆生，若如是故也

言「誰從此世至於他世」者，若無我、人、衆生、壽者，誰從此世造善惡業，移至他世受善惡報　又若無我至他世者，外道亦言無有他世，立斷見論，此何差別？　言「答曰，無有極微等法」者，所謂於五蘊中無有少許至他世故也

言「雖然　者，雖五蘊中無有少法而至他世，唯從於空法還生於空法故也」　言「唯從於空法，還生於空法」者，此頌意明因中無有極微等法，而至於果故轉有　經云，業者作已滅壞，滅已不住方所，雖然臨終之時，各各近住心意中現　如是大王後識滅時，生分之識，最初生於人天等趣，無有一法，從於此世，移至他世，雖然亦現捨壽及初生法也　最後滅識，名為捨壽；初生之識，名為生法　最後滅者，無有至處；初生法者，無所從來　何以故？　自性寂

故　後識後空，捨壽捨壽空，業業自空，初識初空，生者生空　雖空而業不失，是故此論與經義同　餘釋論辭，自明不說

次下後明喻也　言『此中問曰』等請辭者，從空生空，微細難知，故請喻也　言『此中答曰』等立八喻者，雖詮一義，爲諸有情根機不等，建多喻也　言『言蘊者，卽色、受、想、行、識蘊也』者，此五蘊相，所有廣義，如五蘊等餘論所明，今略辨相　言色蘊者，謂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諸色　言受蘊者，謂三領納：一苦，二樂，三不苦不樂　樂謂滅時有和合欲，苦謂生時有乖離欲，不苦不樂謂無二欲　言想蘊者，謂於境界取種種相，此復有三，謂小想、大想、及無量想　言行蘊者，謂除受、想諸餘心法以及心不相應行　言識蘊者，謂於所緣境了別爲性，此復有三，一六轉識，二末那識，三阿賴耶識　言相續結者，滅已從彼因所生，餘者是也　言『若因果各別，不相雜故，因滅果生，如秤高下，同一刹那無時隔也』　言『是故流轉從於虛妄分別習氣而生』者，流轉卽是七法苦果，虛妄分別習氣卽煩惱業五因法也

次下大門第五，明還滅門，釋論也

言『後言應者，卽是逆觀義，當知反彼』等釋論辭者，與上論頌『智應察相合，故後言應者，卽是逆觀義，當知反彼雜染因果三道法也』　此中有問，云何反彼雜染因果三道法耶？　爲欲顯示眞聖之道故　故言『應觀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等也　言『應觀諸法』者，謂觀順流一二法也　言『無常』者，無明等法滅壞性故　言『苦』者，無明等法生死因果，卽是三苦、八苦性故　言『空』者，無明等法遠離於常，不壞，無轉橫計我故　言『無我』者，無明等法從因緣生，不自在故　無常等四，卽是諸法共相，四法印也　言『則不愚諸事』者，以聖道力，觀四法印，澄現觀時，了無明等性相空故，此顯無明得轉依也　言『若不愚者，則無有貪』者，爲無明轉依，明見諸法無可著故，此則名爲愛轉依也　言『若無有貪，瞋則不生；若無有瞋，則無有業』者，具貪瞋法，卽有造作，名之爲行　無貪瞋故，行轉依也　言『若無有業，則無有取』者，無三行故，四取不起，取轉依也　言『若無有取，則不造後有』者，生後有故，名之爲有　無四取故，有轉依也　上五之文，因轉依也　言『若無後有，而卽不生』者，本無今有，名之爲生　初生之者，卽是其識　有不生故，識轉依也　言『若不生者，卽於身心而苦不生』者，此明名色、六處、觸、受、生及老死，得轉依也　謂名色中色，六處中五色根，生及老死，身苦攝故，名色中唯名，六處中意處，及以觸、受，心苦攝故　大小乘經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生滅故老死等滅者，與此義同，如理應思

言『如是不集五種因故，卽於餘處，而果不生』者，結上文也　言『此是解脫』者，若能如是，如上所說，逆觀緣起順流之法，隨自樂欲而證三乘，究竟解脫法性身故　言『是故斷除斷，常等諸惡見』者，此顯論所詮也

次下大門第二，略明正論，文分爲二，一順二逆，與下二頌，隨次應知，此初也

言『此中有頌』者，謂略明正論中也　言『於甚微細事』者，所謂如前所說三攝十二門等順流法也　彼四種法，微細難知　故《十地經》云，微細難知，大仙道離觀分別甚難觸，極細難見，離分別，離心地故修亦難，此偈意明時說微細故，證時微細故，此二與前，微細難知　大仙之道，隨次應知　非分別境故，爲本自性，非分別故，離觀分別，甚難觸也　非聞思德所緣境故，極細難見也；非世修德所緣境故，離分別也；非世俱生德之所緣，離心地也　又《阿毗達磨集論》云，緣起之法，以五義故名爲甚深：一，因甚深，謂對治不平等因，無因論故；二，義深也，二性相甚深，謂無我故，一義深也；三，生甚深，謂雖從緣生，彼不作故，二義深也；四，處所甚深，謂雖無處所，顯現處所，二義深也；五，生起甚深，謂從因果生，爲難知故，四義深也

言『若有見斷者，彼不善因緣，未見緣生義』者，若人於彼，如上所說緣起義中，惡見分別，起斷見者，諸惡見中，此見罪重　偏列此見，亦攝諸餘常等見也　故《理論》云，於甚微細事，若有見生者，彼不善緣起，未見緣生義　是故於此緣起緣性妄計分別，起斷，常等邪分別者，不見法性，無出離心，久處輪迴　又《瑜伽論》云，於緣起義，不善知者，有五過失：一，起我見；二，增長前際及後際見；三，於前後際橫起見執；四，取著熱惱；五，於現法不般涅槃　更有過失，如餘處明

次後明順逆也　言『此中無可遣，亦無少安立』者，謂如上所說緣起緣性眞理之中，無有少法，聖可除遣，凡可建立　涅槃妙淨，生死喧雜，體一如故《文殊國土莊嚴經》云，無生之法常如來，一切諸法名善逝　又《理論》云，彼彼從緣起，自性而不生，彼彼從緣起，自性而不滅　見遣修者，迷倒有情，不了法性，妄起遣修　故《二眞諦經》云，譬如有人，夢被蛇蜇，求醫對藥，而得差除　心生歡喜，從睡而覺，都無有實　此亦如是　言『於眞以觀眞，見眞而

解脫」者，所謂緣起眞理無遺立者，即眞義故。若有智者，修道見眞，隨所修道，各獲解脫，證法身故。故《稻秆經》云，若見因緣，則能見法；若見於法，則能見佛。又《理論》云，若於緣起法，遠離生滅壞，智者如是知，能度見有海。更有經論與此義同者，智者尋之。

道液集《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

昔漢明中，法教始流於荑左，肇建塔像，翻譯尚阻，爰及魏晉，創啟宣傳，而所出諸經，猶詞疏理蹇。蓋習學者未融於大觀，傳譯者闕通於方言，既爲大法浸微，未可量其得失。自秦弘始三年冬羅什入關，先譯《大品》、《智論》，爰及《中觀》、《門》、《百》，使陶染至理，然後重譯茲經及《法花》等，所以文切理詣，無間然矣。日者傳習多疏道尚學以瞻異端，致使大宗蕪蔓眞極，而關中先製，言約旨深，將傳後進，或懌略而難通，蓋時移識昧，豈先賢之闕歟！道液不揆庸淺，輒加裨廣。《淨名》以《肇註》作本，《法花》以《生疏》爲憑。然後傍求諸解，共通妙旨。雖述而不作，終愧亡羊者哉！於時上元元年，歲次困敦。永泰初祀，又於長安菩提道場，夏再治定。庶法鏡轉明，慧燈益照者矣。

僧肇《維摩詰經序》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羣數之表，絕有心之境，眇莽無爲而無不爲，固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藉彌佈；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羣方，開物成務，利現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睹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覩玄藉便謂之言，見變動而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空包乾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

大秦天王冥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恐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所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右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眞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於時手執胡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粗得文意。輒順所聞，爲之註解。略記誠言，述而不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

《維摩詰所說》叙曰，夫經或以人爲名，或以法爲名者，自非佛所說，多隨人爲名；佛之所說，非唯一經，故隨所說法以爲名。此經總人、法二名者，以人爲名則明法之所由，以法爲名則略經之大體，所以兩存耳。什曰，維摩詰，秦言「淨名」，即五百童子之一人也。從妙樂國來遊此境，所應既周，將還本土。欲顯其淳德以澤羣生，顯迹悟時要必有由，故令同志詣佛而獨不行。獨不行，則知其疾也。何以知之？同志五百共遵大道，至於進德修善，動靜必俱。今淨國之會，業之大者，而不同舉，明其有疾。有疾，故有問疾之會。問疾之會由淨國之集，淨國之集由淨名方便。然則此經始終所由，良有在也。若自說而觀，則與聖齊功。推本而尋，功由淨名。原其所由，故曰「維摩詰所說」也。肇曰，維摩詰，秦言「淨名」，法身大士也，其權道無方，隱顯殊迹，釋彼妙喜，現此忍土，所以和光塵俗，因通道教，常與寶積俱遊，爲法城之侶。其教緣既畢，將返妙喜，故欲顯其神德，以弘如來不思議解脫之道。至令寶積獨詣釋迦，因留現疾，以生問疾之端，建微言之始。妙唱自彼，故稱其說也。生曰，維摩詰者，梵音，無垢稱也。其晦迹五欲，超然無染，清名遐佈，故致斯號。貴名求實者，必重其說。說本表實，重之，則終得所求，因斯近接有過聖言矣。經》，梵云「修多羅」，此譯云「契」，謂契理之言，當根之教，返迷證實，萬聖同規。亦曰爲「當」，故肇師云，經，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羣邪不能沮，衆聖不能異也。一名不可思議解脫。此約法受名也。下文云，「佛爲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爲解脫。若無增上慢者，淫怒癡性即是解脫」，此談體也；「或就悲願，處染不染，非道通道」，此約用名之。以昔教權引三乘言同解脫，今將返權歸實，故特號「不思議」也。即大經百句解脫、《華嚴》諸善知識解脫，皆同此也。什曰，亦名三昧，亦名神足。或令修短改度，或且細相容，變化隨意，於法自在，解脫於閑，故名解脫。能者能然，物不知所以，故曰不思議，亦云法身大士。念則隨應，不入禪定，然後能也。必得自在，不爲不能所縛，故曰解脫也。若直明法空，則乖於常習，無以取信，故

現物隨心變，明物無定性。物無定性，則其性虛矣。菩薩得其無定，故令物隨心轉，則六思議乃空之明證。將顯理宗，故以爲經之標也。肇曰：微遠幽深，二乘不能測，不思議也。縱任無礙，塵累不能拘，解脫也。此經自始於淨土，終於法養，其中所明雖殊，然其不思議解脫一也，故總以名焉。上以人名經，此以法名經。以法名經，所以標榜指歸，以人名經，所以因人弘道者也。生曰：無垢之稱，或止形迹，心不安然。故復言其解脫，更爲一名。不可思議者，凡有二種：一曰理空，非感情所圖；二曰神奇，非淺識所量。若體夫空理，則脫思議之惑；惑既脫矣，則所爲難測。維摩詰今動靜皆神奇，必脫諸惑。脫惑在乎體空，說空是其所體。是以無垢之名，信而有徵。名苟有徵，其求愈到。到於求者，何患不悟乎？叡曰：菩薩無心，應物有說。衆生但睹其教，莫測所由，故名所說爲不思議。雖說而無心，故不關於有；雖無心而能說，故不關於無。空有所不能累，故名之爲解脫。

佛國品第一

什曰：經始終由於淨國，故以佛國冠於衆篇也。眞應二土會以平等，廣如下文。然《十四品經》大分三別，初，此品半，爲未信令信，故名序分；次，十一品半，信已令悟，故名正宗分；三，後一品盡經，悟已運傳，名流通分。初序分中復有三別，初列時方處等，是集經者引事證信；次含蓋現土，是說經者駭物令信；後梅檀讚揚，是聞經者使仰德生信也。初文又有六，一，信經辭；二，傳經旨；三，聞經時；四，說經者；五，聽經處；六，聞經衆。

如是。此初，信經辭也。肇曰：「如是」，信順辭也。夫信則所言之理順，順則師資之道成。經無豐約，非信不傳，故建言「如是」。「我聞」：此二，傳經旨也。肇曰：出經者明己親承聖旨，無傳聞之謬也。一時此三，聞經時也。衆生信重爲感，如來悲願爲應，感應道交，故曰「一時」。肇曰：法王啟運，嘉集之時也。佛此四，說經者。梵音云具言「佛馱」，此翻爲「知者」。《大品》云，知諸法實義故。《大論》云，菩提名智，佛名智者。是即解圓，德備，言誠，物信也。在毗耶離此下五，列聽經處，有通有別。通爲遠者知，別爲近不謬。此初，通處。肇曰：毗耶離，國名也，秦言「廣嚴」。其土平廣，嚴事，因以爲名。又云，好稻土之宜也。菴羅樹園，別處。肇曰：菴羅，樹名也。其果似桃而非。「先言」，奈氏『失也，事在他經。園者，住處之通稱，梵云「僧伽藍摩」，此云「衆園」。言伽藍者，略也。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此下六，列同聞經衆，證非己謬傳。衆有三別：初列聲聞，形心俱勝，證信最親，故先列也；次列菩薩，心同形異，證信小疏，故次列也；後列天龍，形心俱乖，證信最疏，故後列也。初列比丘。與「者」，共也。「大」，即極果。比丘，人名。衆，言和合。肇曰：比丘，秦言或名「淨乞食」，或名「破煩惱」，或名「能持戒」，或名「能怖魔」。「天竺」名駭此四義，秦無一名以譯之，故存其義名焉。菩薩此下二，列菩薩衆。文五：一，舉名；二，辯數；三，歎德；四，列名；五，總結。此初也。肇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也，謂以大悲智，無邊行願，爲物求道，故以名之。什曰：大士凡有三種：一者出家；二者在家；三者他方來。復次，一者結業身，二者法身也。此中菩薩多是法身，然應感之形，與物同迹。物或齊其所見，有生劣想，故舉大數，然後序德也。三萬二千，二，辯數也。衆所知識，此下三，歎德也。文三：初，總歎；次，別歎；後，結歎。總歎又三。此初，歎外化也。聞名欽風爲知，睹形飲化爲識。肇曰：大士處世猶日月昇天，有目之士誰不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二，自行也。大智，歎解；本行，歎行。肇曰：大智，一切種智也。此智以六度六通衆行爲本，諸大士已備此本行。諸佛威神之所建立，三，結釋也。肇曰：天澤無私，不選枯本。佛威雖普，不立無根，所建立者，道根必深乎！叡曰：凡有二種：或以神化所加，今其暫悟，名爲建立；或以妙法敎心，化之同己，亦名建立。爲護法城，受持正法。此下二，明別歎。文二：初，約護法歎；次，約修行歎；後，就近果歎。初文又三，謂護法、護人、結釋。護法復二。此初，歎修因也。肇曰：外爲護法之城，內有受持之固也。什曰：法城，即實相法也。使物無異見，故言護也。復次，一切經法皆名法城，護持宣佈，令不壞也。有能持正法，亦兼護之也。叡曰：眞理爲法，文字爲城。城塹固則內不害，文字存則理不虧也。能師子吼，名聞十方。二，歎功成也。肇曰：師子吼，無畏音也。凡所言說，不畏羣邪異學，喻師子吼，衆獸下之，行滿天下，故稱無不普。衆人不請，友而安之。此二，歎護人，亦二。此先，歎心也。肇曰：眞友不待請，譬慈母之赴嬰兒也。紹隆三寶，能使不絕。二，歎功圓也。肇曰：繼佛種則三寶隆。非直顯明三寶，宣通經法之謂也，謂能積善累功，自致成佛，成佛則有法，有法則有僧不絕之功，事在來劫，今言不絕，則必能也。又於其中間自行化人，人亦化物，物我俱成，三寶彌興，衆生無盡，故寶亦不絕也。降伏魔怨，制諸外道，

此二、釋歎　肇曰、魔、四魔也　外道、九十六種外道也　大士三、禪定伏愛、得通以降衆魔，智慧破見，發辯以制外道，如二問疾品明　悉以清淨，此下二、歎修行　文闕二別，自行、化他也　前自行復二：一、歎斷德；後、歎智德　斷德文三　此初、總歎也　永離蓋纏　二、別歎也　肇曰、蓋、五蓋纏、十纏，亦有無量纏　身口意淨，三業悉淨，則蓋纏不能累也　五蓋者，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初二障戒、睡眠障慧，掉悔障定，疑障解脫及知見　十纏者，無慚、無愧、慳、嫉、悔、眠、掉舉、惛沈及忿、覆也　叡曰：凡夫止結，暫滅還生；二乘雖滅，證處猶存；大士了虛，情塵俱寂，滅處盡根，生無所寄，法身居然不論，故云也　心常安住，無礙解脫。三、結歎也　什曰、不思議解脫，即其類也　於物無礙，故名也　肇曰、七住所得　得此解脫，則於諸法通達無閡，故心常安住　念、定、總持，辯才不斷　此下二、歎智德，亦三　此初、總歎也　肇曰、念、正念　定、正定　總持、持善不失，持惡不生，無所漏念，謂之總持　辯才，七辯也《大論》云：一、捷疾辯；二、利辯；三、無盡辯；四、不斷辯；五、隨應辯；六、義辯；七、世間最上辯　此四是大士之要用，故常不斷　叡曰、念不忘則慧逾增，定不捨則心常一，持善不失則強憶識，而惡不生，辯不絕則化無閡　備此四門，可以官府萬行，故曰也　什曰、菩薩得此四法也，深入堅固，經身不失，歷劫逾明，故言不斷也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　二、別歎智德　肇曰、具足，謂無相行也　七住已上，心智寂滅，以心無為，故無德不為，是以施極於施而未嘗施，戒極於戒而未嘗戒　七德而殊功，其相不異，乃名具足　方便者，智之別用耳　智以通幽窮微，決定法相，無知而無不知，謂之智也　雖達法相而能不證，處有不失無，在無不捨有，冥空存德，彼我兩濟，故曰方便也　達無所得，不起法忍。三、約位結也　肇曰、忍，即無生慧也　以能堪受實相，故以忍為名　得此忍，則於法無取無得，心相永滅，故曰「無所得，不起法忍」也　已能隨順，轉不退輪。此下二、明化他行，文二：初、明內具化行；後、明行化利物　內行復三：初、明說法德；次、明無畏德；後、明名聞德　初說法文二　此初、舉堪能轉不退輪　肇曰、無生之道，無有得而失者，不退也　流演圓通，無繫於一人，名輪也　諸佛既轉此論，諸大士亦能轉轉也　善解法相，知衆生根　二、釋堪能隨轉　肇曰、諸法殊相無不解，羣生異根無不知也　謂由知病識藥，故能隨轉也　蓋諸大衆，得無所畏。此下二、明蓋衆無畏德，文二：此初、標也　肇曰、菩薩別有四無所畏：一、得聞總持；二、知衆生根；三、不見能難己；四、隨問能答，善決衆疑　有此四德，故能暎蓋大衆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師好。此二、釋也　什曰、明備此德，所以無畏　肇曰、心以智德為嚴，形以相好為飾　嚴心所以進道，飾形所以靡俗，亦為尊形者示嚴相耳，豈俗飾之在心也。名稱高遠，逾於須彌。此下三、明具名稱德，是凡以名壞行，聖以名化物，文二：此初、標也　肇曰、名自有高而不遠，遠而不高　前聞士方取其遠，今逾須彌取其高　高，謂高勝也　深信堅固，猶若金剛。二、釋名高所以，由信固也　肇曰、七住已上無生，信不壞也　法寶香照，而雨甘露。此下二、明正化益物，文三：一、明生善益；二、明破惡益；三、明獲果益　生善又三　此初標二喻，況說法應根，普生物善也　肇曰、法寶光無不照，照擬冥也　澤無不潤，潤生死也，喻海有神寶，能放光除冥，亦因光能雨甘露，潤枯槁也　於衆言音，微妙第一。二、法合也，謂出世善言，故稱第一　肇曰、殊類異音，既善其言，而復超勝　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三、釋也　凡夫不了緣生，故執無因邪因；二乘不了緣滅，故滯涅槃，皆非深也　菩薩悟生非生，證滅非滅，使習俱亡，故名深入　故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　肇曰、深入為智，深解也　解法從緣起，則邪見無由生　有無二見，羣迷多惑，大士久盡，故無餘習　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此下二、明破惡益，文二：初、舉一喻；二、總結　又前喻破見，後喻破愛，見以迷理，愛以滯事，固其見則衆惑無由喪，繫其愛則善芽莫能發　故什曰，上明一切時無畏，此明說法無畏　上師子吼德音遠振，此明能說實法，衆咸敬順，猶師子吼威攝羣獸也　又肇曰，法音遠震開導萌芽，猶春雷之動百草　無有量，已過量。此二、結歎，然智依理發，德與智冥，理智無邊，德何可量！　肇曰、既得法身，人無為境，心不可以智求，形不可以像取，故曰無量　六住已下名有量也　集衆法寶，如海導師。此下三、明獲果益，文二：初、標導師得寶喻也，六師邪導，不獲眞果，八正利物，必至涅槃，故借喻焉，肇曰、導衆生入大乘海，採衆法寶，使必獲無難，猶海師善導，商人必獲受益　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此下二、釋能導所以，以具權智故也　智達深義，能住菩提，權悟衆生往來如文，所以悲利有情而物不能累，大士之德，其在茲焉　故《楞伽經》云，菩不得

有無而興大悲心　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此下三、明近果歎德也。文三、此初、明自證也　肇曰、佛道超絕、無與等者、唯佛自等、故言無等等　所以辨其等者、明一大道、理無不極、平若虛空、覺昇降之有也　自在慧者、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皆明其事也　大士雖未全具佛慧、且以近矣　闡明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此二、明化益、文二、初、明不生而生；後、明應生利物　此初、證無相故諸趣自閉、不捨大悲而現生五道　無生、故惡趣門閉；無五道者、三趣、人、天也　肇曰、法身無生而無不生　無生、故惡趣門閉；無不生、故現生五道　爲大醫王、善療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　二、明所以應生　非已業繫、但爲利他作醫王耳　肇曰、法藥善療、喻醫王也　無量功德皆成就。此三、總結歎也、文四、此初句、正報滿也　肇曰、無德不備　無量佛土皆嚴淨。二、依報滿也　肇曰、羣生無量、所好不同　故修無量淨土、以應彼殊好也　其見聞者、無不蒙益　三、利物德滿　肇曰、法身無形聲、應物故形聲耳　豈有見聞而無益哉！　叡曰、法身無身、無身故感而後應；感而後應、則無應而不會　故使其見聞者無不蒙益　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四、自行德滿　肇曰、功不虛設　叡曰、法身無爲、爲不由己；爲不由己、則動無非時；動無非時、故能諸有所作、亦不唐捐　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此三、總結也　其名曰：等觀菩薩。此下四、列名　叡曰、此諸菩薩、或以功行爲名、亦有因相得稱、非唯一途　亦如今人字王、官爲中郎、文相是、無定義也　什曰、等觀、四等觀衆生也　不等觀菩薩、智慧分別諸法也　等不等觀菩薩、兼此二也　定自在王菩薩、什曰、於諸定中自在　法自在王菩薩、什曰、說法中自在　法相菩薩、什曰、功德法相、現於身也。光相菩薩、什曰、光明之相、現於身也　光嚴菩薩、什曰、光明莊嚴身也　大嚴菩薩、什曰、明其身相大莊嚴也　寶積菩薩、什曰、積聚智慧寶也　辯積菩薩、什曰、積聚四辯也　寶手菩薩、什曰、手中能出無量寶也　寶印手菩薩、什曰、印者、相也、手有出寶之相、亦云有寶印也　常舉手菩薩、什曰、現己大慈之手、撫慰衆生、令不恐畏、是以常舉手、向人唱言『勿怖』　常下手菩薩、什曰、現常垂下其手、現慈心屈下、無傷物之像　常慘菩薩、什曰、悲念衆生也　喜根菩薩、什曰、喜根、喜等也　亦於實相法中生喜及隨喜也　喜王菩薩、什曰、喜有二種：一、不淨喜、受也；二、清淨法喜、故言王也　辯音菩薩、什曰、辭辯也　虛空藏菩薩、什曰、實相慧藏、如虛空也　執寶炬菩薩、什曰、執慧寶炬、除衆冥也　寶勇菩薩、什曰、勇於德寶、不得寶、故能勇　寶見菩薩、什曰、以慧寶見諸法　帝網菩薩、什曰、幻術、經名帝網也　此大士神變自在、猶如幻化、故借帝網以名之。又曰、大士施化、如帝王法網也　明網菩薩、什曰、明網自說手有網縵、放光明也　無緣觀菩薩、什曰、觀時不取相、故無緣；亦深入觀、莫見其所緣　慧積菩薩、什曰、積聚慧也　寶勝菩薩、什曰、功德寶超於世也　天王菩薩、什曰、一、假名天、人王名天也；二、生天、諸天也；三、賢聖天、大士皆現生也　壞魔菩薩、什曰、行壞魔道　電得菩薩、什曰、因事爲名　自在王菩薩、什曰、於諸法自在、如王之於人　功德相嚴菩薩、什曰、功德之相、莊嚴身也　師子吼菩薩、什曰、以大法音、令衆生伏也　雷音菩薩、什曰、所說法能令天人歡喜、衆邪振悚、猶若雷音、聞者喜懼也　山相擊音菩薩、什曰、以大法音、消伏剛強、音聲振擊、若兩山相搏　香象菩薩、什曰、青香象也、身出香風　菩薩身香、亦如此也　白香象菩薩、什曰、其香最勝　大士身香、亦如是　常精進菩薩、什曰、始終不退　不休息菩薩、什曰、求善不止　妙生菩薩、什曰、生時有妙瑞也　又曰、從法化生爲妙　華嚴菩薩、什曰、以三昧力現衆花、遍滿虛空、大莊嚴也　觀世音菩薩、什曰、世有危難、稱名自歸、菩薩觀其音聲、皆解脫也　亦名觀世念、亦名觀世自在　得大勢菩薩、什曰、有大勢力也　以大神力、飛到十方、所至之國、六返振動、惡趣休息。　梵網菩薩、什曰、贊、世梵行、慈、悲、喜、捨　網、言其多　寶杖菩薩、什曰、或物寶、或法寶、以爲杖　無勝菩薩、什曰、功德超勝也　嚴土菩薩、什曰、淨國土　金髻菩薩、什曰、金在髻　珠髻菩薩、什曰、如意寶珠、在其髻中、悉見十方世界及衆生行業、果報、因緣　彌勒菩薩、什曰、姓也、此曰『慈氏』　阿逸多、字也、此云『無勝』　淨天竺婆羅門子也　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什曰、秦言『妙德』　以法身遊方、莫知其所生、又來補佛處、故言『法王子』也　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此五、結衆數　肇曰、歎德列名、所存名以證經也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此下三、列雜衆、此梵王衆　肇曰、『尸棄』、梵王名、秦言『頂髻』　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此帝釋衆、忉利天主也　肇曰、一佛土有億四天下、一四天下、各有梵釋、故言餘　亦或從他佛土來也　並餘大威力諸天、此諸天衆　肇曰、除上梵釋、餘大天也　龍、此下八部衆也　肇曰、龍有二種、地龍、虛空龍　種有四生也　神、肇曰、神受善惡雜報、其形勝人劣天、身輕微、難見也

夜叉、肇曰、秦言輕捷。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下」天、守天城門閣。乾闥婆、北云香陰。肇曰、天樂神也。居地上寶山中、天須樂時、此神體上有異相現、然後上天也。阿修羅、肇曰、秦言不飲酒。此神類、男醜女端正、有大威力、能與天共鬥也。迦樓羅、肇曰、金翅鳥神也。緊那羅、肇曰、秦言人非人。其形似人、而頭上有一角、遂稱爲「人非人」、亦天樂神、小不如乾闥婆。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肇曰、蟒神也。此八神皆有大神力、能自變形、在座聽法。諸比丘、比丘尼、此下四衆也。肇曰、比丘、義同上。尼、女名也。上六千比丘、別稱得道者。優婆塞、肇曰、義名信士。又曰、五戒爲近事男、八戒爲近住男。優婆夷、俱來會坐。「夷」者、女也、准上可知。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衆恭敬圍繞、而爲說法。此二、明佛現神變、駭物令信。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況乎深妙、未信而傳。凡物易以相從、難以理悟、故神化無方、使受行也。文有二別、初、明佛現勝身、後、明寶積獻蓋。前文三、法、喻、合也。此卽初現勝身也。昔說小乘法微而相劣、今將說大乘法勝而相勝。《法華》云、「著弊垢衣、執除糞器」、此表昔說小乘現劣相也。又云、「於其門內、踞師子床」、羅列寶物」、此表說大乘現勝相也。故下偈文曰、淨修廣等、歎勝相」、說法不有不無等、歎勝法」、始在佛樹等、歎劣相」、「轉法輪」等、歎權法也。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安處衆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衆。「須彌山」等、喻也。「安處衆寶」等、合也。肇曰、須彌、秦言妙高、山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絕、光蔽大衆、猶金山之顯溟海也。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此二、明獻蓋現瑞、表說淨土之相也、文三、初、獻蓋、次、合蓋、後、歸信。此初、獻蓋表大慈蔭物。淨土化生、卽大慈之事也。肇曰、寶積、亦法身大士也、常與淨名俱詣如來、共弘道教。而今獨與里人詣佛者、將生問疾之由、啟茲典之門也。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此二、合蓋、文二、初、合蓋、表內慈無緣、絕於彼我；二、外現淨土、表應物差別、淨穢不同。此初也。彼我未亡、寶積等蓋殊而慈局；執亡性一、諸佛所以蓋合而慈覆三千。什曰、現此神變、其旨有二、一者、現神變無量、顯智慧必深；二者、寶積獻其所珍、必獲可珍之果、來世所成、必若此之妙、明因小而果大。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二、外現差別。前合蓋既表法身平等、慈覆不殊。此差別者、亦表應身隨緣、國土不一。文二、初、現此界；二、現十方。此中文三、初、十山裂陸居衆生住處；二、大海表水族居處；三、日月等表宮居住處。然此三類、等以慈覆、故俱現蓋中。肇曰、蓋亦不廣而彌八極、上亦不狹而現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二、現十方。《吳本》云：「十方諸佛、佛國嚴淨、及十方佛所在說法、皆現寶蓋中」。此卽現相、明宗旨可見矣。肇曰、將顯佛土殊好不同、故通現十方也。諸長者子皆久發道心、而未修淨土、欲悅其來供之情、啟淨土之志、故因其蓋而現焉。爾時一切大衆睹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此三、睹瑞三業歸信也。什曰、信樂發中、現相於外也。長者子寶積、卽於佛前、以偈頌曰：此下三、明問經者、稱揚佛德、使物歸信、爲啟問之由。肇曰、形敬不足以寫心、故復讚之詠之。三十六行偈述歎。文四、初、歎大乘勝應；二、歎小乘劣應；三、歎現瑞表發；四、歎佛三密功德。前文文三、初、兩行總歎內德；二、兩行明神通；三、五行歎說法。此初也。目淨修廣如青蓮、此初四句。此句歎形。肇曰、五情百體、目最爲長、瞻顏而作、故先歎目也。天竺有青蓮花、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爲喻也。心淨已度諸禪定；此句歎心。肇曰、形長者、目；主德者、心。歎目則攝衆相；歎心則攝萬德、故作者標二爲頌首。禪定之海、深廣無際、自非如來清淨眞心、無能度者。久積淨業稱無量、此句歎因。肇曰、於無數劫、積三淨業、故名「稱無量」。導衆以寂故稽首。此句歎果。言與衆同遊八正、至寂滅涅槃、故敬禮也。肇曰、寂謂無爲、寂滅之道也。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此二、歎神通也。以見蓋中國土淨穢不同、爲下致問之由也。肇曰、既見合蓋之神變、已不可測、方於中現十方國土及諸佛演法、於是忍界一切衆會悉遙見聞、爲希有也。法王法力超羣生、常以法財施一切。此三、歎說法、文三、此初、標法施也。肇曰、俗王以俗力勝民、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衆、故能導濟無疆也。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二、兩行歎法王義。肇曰、第一義爲諸法一相義、雖分別殊相、而不乖一相。此美法王莫易之道、動爲乖矣。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肇曰、世王

自在於民，法王自在於法　法無定相，隨應而辨　爲好異者辨異而不乖同，爲好同者辨同而不乖異　同異殊辨，而俱適法相，故得自在　說法不有亦不無，此三，釋歎所說大乘二空法也　此初明因緣有故，則有非有，爲法空也，不同小乘捨有證空　此即不亡於空，故名法執也　肇曰，欲言其有，有不自生；欲言其無，緣會則形　會形非謂無，非自非謂有，且有有故有無，無有何所無？　有無故有有，無無何有有？　然則自有則不有，自無則不無　此法王之正說也　以因緣故諸法生　此句釋也　肇曰，有亦不由緣，無亦不由緣　以法非有無，故由因緣生　論曰，法從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也　無我無造無受者，此下偈明我本不有，即無無我，入不二門，不同二乘捨我住無我也　又我，造、受三，計我之別名　此明由業遷形，豈有常我主其異形哉？　肇曰，諸法皆從緣生耳，無別有眞宰主之者，故無我也　夫以有我，故能造善惡，受禍福　法既無我，故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　此句釋也　肇曰，若無造，無受者，則不應有爲善獲福，而爲惡致殃　然衆生心識相傳，美惡由起，報應之道，連鎖相襲，其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　此自然之理，無差毫分，復何假常我而主之哉？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此二，八偈歎昔說小乘權現劣身益物也　文四，初兩行明得道；二兩行明轉法輪；三兩行明得益；四兩行怨親平等　此初，先明降魔證滅，謂如來應迹王宮，割愛逾城，歷試邪道，捨邪生樹，誓取菩提，魔宮振動　先摧色貪，次伏怨敵，外魔既散，方證涅槃，甘露擇滅，結習內魔，於茲永盡　佛樹者，菩提也　始，言初也　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此釋伏外也　一解云，昔六行修禪及苦行等，菩薩無心受彼邪法，但爲示同調伏耳　又，肇曰，心者何也？染有以生；受者何也？　苦樂是行　至人冥眞體寂，虛空其懷，雖萬法普照，而心未嘗有，苦樂是經而不爲受　物我永寂，豈心受之可得？　此無心於伏，而物無不伏　受者，受著也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此二，明詣鹿野苑轉法輪也　道成即化物，故次說法　文二，此先，明轉法也；三轉者，示相轉、勸修轉、引證轉也，謂初示四諦法相也；次勸修行此四諦也；復言我已獲證，令信受也　大千者，佛一化境也　肇曰，法輪常淨，猶虛空也，雖復古今不同，時移俗易，聖聖相傳，其道不改　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此二，明功成　肇曰，初轉法輪時，俱輪等五人，八萬諸天得道　此常清淨之明證　覺道既成，佛寶；決輪既轉，法寶；五人出家得道，僧寶於是言具始也　五人者，憍陳如、摩訶男、阿濕卑、婆提、婆敷也　以斯妙法濟羣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此三，明得益，明斷見、修惑，得涅槃益也　肇曰，九十六種道，上皆不能斷結，生無色界天　但其道不眞，要還墜三途　佛以四諦妙法濟二乘衆生，無有既受而還墜生死者，故曰一受不退　永畢無爲，故常寂然也　又生老病死患之重者，濟以法藥，故爲醫王之長也　此則法輪淵曠難測，法海流潤無涯，德無邊也　毀譽不動如須彌，此四，歎平等　文三　此初，八風不動也　肇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　於善不善等以慈。此二，違順不動　肇曰，截手不感，捧足不忻　萬惡自彼，慈覆下二　又，順法，違法及不違順，心平等也　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　三，結釋也　肇曰，在天爲天寶，在人爲人寶　寶於人天者，豈天人之所能！故物莫不敬承也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悉見世間諸所有，十力哀現是化變　衆睹希有皆歎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此下四行，頌上獻蓋等三　奉微蓋等，獻蓋也　於中現等，合蓋也　衆睹等，衆歎也　肇曰，微，微小也　所奉至微，所見至廣，此是如來哀愍之所現　十力者，是如來別稱耳　大聖法王衆所歸，淨心觀佛靡不忻，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此下第四，歎佛三密利物功德　此初，身密也　法王慈惠，衆庶懷歸，言行殊，佛亦隨應　肇曰，法身圓應，猶一月昇天，影現百水，不與二乘共也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此下六行歎口密四辯　此初二行，法、詞二辯也　「隨類各解」，諸法名字不同，此法辯也　皆謂世尊同其語」，此詞辯也　佛得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無言之言，不與二乘共也。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此兩行歎義辯也　凡夫示以因果善惡之義，二乘示以無常寂滅等義，大乘示以不生不滅實相之義　肇曰，好施者聞施，好戒者聞戒　各異受異行，獲其異利；或人天樂果；或二乘涅槃，或究竟菩提　一雨所潤，三草不同，豈二乘共也！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歎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此二行樂說辯也　肇曰，衆生聞苦報則恐畏，聞妙果則歡喜，聞不淨則厭離，聞法相則斷疑　不知一音何演，而令歡畏異生，此豈二乘所能共也！　稽首十力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稽首住於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導師。此下七行歎

心密，文三，初兩行歎智德；次兩行明斷德；後一行明恩德也。智顗理冥、相如心寂，不可以慮知辯，不可以名數定。言十力、無畏等者，蓋示物方便耳。智不可屈，力也。不懼外難，無畏也。二乘所無，不共也。名數如別稽首能斷衆結縛，稽首已到於彼岸。此下歎斷德也。二乘自斷，大聖兼度此初，自斷結縛。結謂九結。愛、恚、慢、無明、疑，此五鈍使。見結，身、邊、邪三見也。取結，戒取、見取也。此二結，五利使也。慳結、嫉結，十纏中二纏也。縛者四縛，貪欲縛、瞋恚縛、戒取縛、見取縛，亦云貪、瞋、癡三縛。又一念取相，頓迷眞理，萬惑從起，皆名結縛，即一切煩惱皆名爲結，皆名爲縛也。稽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此明自度結，即能度諸世間，離生死也。悉知衆生來去相，善於諸法得解脫。此下三，明無緣悲化，即恩德也。此行知生去來，於法無著。肇曰，衆生行往來於六趣，心馳騁於是非，悉知之也。又我染諸法，故諸法縛我，我心無染，則萬縛斯解。不著世間如蓮花，常善入於空寂行。此行知世如幻，而大悲不捨。肇曰，出入自在，而不乖寂，故常善入也。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此行明解諸法而不取著。肇曰，萬法幽深，誰識其涘？唯佛無閡，故獨稱達，而聖心無寄，猶空無依。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下明正宗。前序分既合蓋駭心，讚揚信發，故此當根致悟，證果獲益。文三，初，《佛國》半品，法王命宗；二，《方便》下九品，大士助佛揚化；三，《菩薩行》、《見阿閦》二品，宣揚事說，還歸自定，如三官王令，大臣行事，事訖朝尊之類也。初文二，初，寶積請說；二，如來酬答。初請文二，初，明發心即堪聞法之根也。肇曰，阿耨多羅，秦言無上。三藐三菩提，秦言正遍知，道莫之大，無上也，其道眞正，無法不知，正遍知也。願聞得佛國土清淨。此請問。文二，先問果，後問因。此初也。佛昔說小乘，以丈六一身爲眞身，亦丘陵一國爲眞土。今將返小歸大，故於諸方等經，明佛身應物無量，悟丈六之非眞。於此經合蓋，見諸佛國殊，亦了丘陵之非實，故因現蓋有此問焉。又衆生業異，身殊處別；諸佛道一，身土合同。現蓋既國土有殊，故願聞其所以。肇曰，諸長者子久發無上心，而未修淨土，所以寶積俱詣，如來現蓋，皆啟其萌也。既於蓋中見諸佛淨土殊好不同，志在崇習，故願聞佛所得殊好之事也。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此二，問因。肇曰，土之所以淨，豈校節之所能？淨之必由行，故請說行。凡行必在學地，故菩薩此問，乃是如來現蓋之微旨，寶積俱詣之本意也。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爲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此下二，如來酬答。文四，此初，佛讚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此二，明誡許也。諦聽者，聞慧也。善思者，思慧也。念之者，修慧也。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三，受教也。佛言，寶積！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此四，明如來答，文四，初，答二問；二，身子疑問；三，指按現淨；四，時衆得益。答二問中，佛先答果，有法、喻、合。法中又三，標、釋、結也。此初，標章總答。下經云，「雖知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淸淨佛土」，又云，「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敎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明鏡無像，即以所照面爲像；亦法身無處，即以化衆生處爲國土。是以所化衆生之類，是如來應物之國土。肇曰，夫至人空洞無像，應物故形。形無常體，況國土之有恆？夫以羣生萬端，業行不同，殊化異被，至令報應不一。是以淨者應之以寶玉，穢者應之以石沙，美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曰眞土；然則土之淨穢，繫於衆生，故曰「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或謂土之淨穢繫於衆生者，則是衆生報應之土，非如來土，此蓋未喻報應之殊方耳。嘗試言之，夫如來所修淨土以無方爲體，故令雜行衆生同視異見。異見，故淨穢所以生；無方，故眞土所以形。若夫取其淨穢，衆生之報也；本其無方，佛土之眞也。豈曰殊域異處，凡聖兩土，然後辨其淨穢哉？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此二，明列釋四句，文四，此初，明佛國寬狹不同所以。肇曰，此釋所以衆生即佛土也。佛土者，即衆生之影響耳。夫形修影長，形短影促，日月使之然乎？形自然耳。故隨所化衆生之多少，而取佛土之寬狹也。是以佛土，或以四天下，或以三千，或以恆沙爲一國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此二，明佛土淨穢不同。肇曰，隨所調伏衆生之深淺，而取佛土之好醜。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此三，明聞法入慧之差別。如香積根熟，而淳說大乘；娑婆根鈍，乃先三後一之類也。肇曰，衆生自有見淨好慕而進修者，亦有見穢惡厭而進修者，所好殊方而言之耳。所因雖異，然其入佛慧一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此下四，明起根不同。如香爲佛事，即於鼻起菩薩根；聲爲佛事，即於耳起根之類也。起根謂信等諸善根，即是發菩提心也。又云，或有忻淨起根，厭穢起根。如前。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爲饒益諸衆生故。此三，結釋所以也。肇曰，法身無定，何國之有？美惡斯

外，何淨可取？取淨國者，皆爲彼耳，故隨其所應而取焉。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閡，此二喩，文二。此初，喩菩薩因化衆生，故有淨土。肇曰：淨土必因衆生，譬宮室必因地。無地無衆生，室土無以成。若於虛空，終不能成。此喩二乘不化衆生，故無淨土也。肇曰：二乘澄神虛無，不因衆生，故無淨土也。菩薩如是，爲成就衆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此二，合文可見。實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此二，答行因也，文二，前橫約一十七行，明行淨不同，致果各異；後豎約一十三位，明行既從粗階妙，國土亦漸微轉淨。此初也。理實萬行，遍是淨因。文列十七行者，略標宗旨耳。又此諸行，皆土半明行因；「菩薩成佛」等，皆舉果釋因。復次，自行直心，自招法身正報之果；化人行直心，感善眷屬得淨土之果。又云，「自行直心，教人行直心，讚歎直心法，隨喜行直心」者，備此名淨土行也。准此直心，餘行亦爾。肇曰：土之淨也，必在衆生。衆生之淨，必因衆行。上直舉衆生以釋土淨，今備舉衆行明其所以淨也。夫行淨則衆生淨，衆生淨則佛土淨，此必然之數，不可差也。「直心」等者，此約三心明淨土。肇曰：土無窪曲，乃出於心直，故曰「直心是菩薩淨土」。此即因說果，猶指金爲食也。直心者，謂心質直無諂。此心乃萬行之本，故建章有之。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此下舉果釋因。肇曰：化彼同己，自土既成，故令同行斯集。此明化緣相及，故果報相連，佛土之義顯也。自下因果相對，或前後異名，或前略後廣，或前因後果，類同行耳。「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肇曰：樹心衆德，深固難拔，深心也。又自心既深，則所化亦深；道因既深，則所感國土自然功德具足也。「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法華》云：「若有衆生，從佛聞法，殷勤精進，求一切智，如來知見，力、無畏等，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以此化物，成佛之時，國土無二乘之名，香積佛土即其事也。「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衆生，來生其國。」此下約六度明淨土行也。一切能捨者，肇曰：外捨國財身命，內捨貪恚慳嫉，名一切能捨也。「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衆生，來生其國。」肇曰：十善，菩薩戒也。亦有無量戒，略舉十耳。戒具則無願不得，故言滿願也。「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衆生，來生其國。」肇曰：忍辱顏和，故繫以容相耳，豈直形報而已哉？「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衆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衆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衆生，來生其國。」肇曰：得正定慧，決定法相，三聚衆生中名正定聚也。依《仁王經》，未發菩提心爲邪定聚，十信爲不定聚，十住已去爲正定聚。「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此慈、悲、喜、捨也。肇曰：此四心周被無際，故名無量也。此下雜就萬行明也。「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肇曰：以四事攝衆生，爲四攝也。一者，惠施財法，隨彼所須；二者，愛心和言，隨彼所適；三者利行，隨彼所利，方便利之；四者同事，遇惡同惡而濟惡，遇善同善而進善。菩薩以此爲解脫生死而攝衆生，不同凡夫爲恩愛、名利、王法等相攝縛也。「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閡衆生，來生其國。」肇曰：方便，巧慧也。積小德而獲大功，功雖就而不爲證，無爲而無所不爲，此方便無礙也。復次，菩薩自行善巧，不退善根；化他善巧，能進物善。故云無礙方便也。「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肇曰：念處，四念處。正勤，四正勤也。神足，四神足。根，五根也。力，五力也。覺，七覺意也。道，八正道。菩薩以此正道化物，故成佛時，正修衆生同生其國，外道邪修土所無也。「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迴己功德普施衆生，同向菩提不住餘果，此大士迴向也。復次，施等善行招人天報，若能迴向，俱到菩提，此迴向爲大利也。復次，事即世善，理即菩提，若能即事悟理，此眞迴向也。故下文云：「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此之謂歟！又迴向菩提，何德不具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八難者，三塗、北洲、無想天、世智邪辯、佛前、佛後、生聾、生盲也。有說願生善處輪，除初五難；發正願輪，除世智辯聰；值善人輪，除佛前、佛後；深種善根輪，除生聾、生盲也。又諸經明，或聞佛名，菩薩名，相好名，經名，陀羅尼名，常住二字等，皆除三惡八難，見佛聞法也。且八難，患之極；能除，利之最。行不至艱，功濟甚大。凡諸學者，可不勉歟！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肇曰：犯禁惡名，出於譏彼而不自守也。「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濡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鏡益，不嫉、不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肇曰：不中夭，不煞報也。大富，不盜報也。

梵行、不淫報也。 諂誑、不妄語也。 軟語、不惡口。 不離、和合、不兩舌也。 饒益、不綺語也。 不嫉、不慳、正見、嫉、慳、邪見、心患之尤者、故別立三善也。 如是、寶積！ 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此下二、明略約諸行相資至極淨土也。 叙曰、上但廣明衆行因果相對；此明諸行自爲始終、階粗至極、始於菩薩自行直心、終國土衆生一切都淨也。 肇曰、夫心直則信固、然後能發迹造行。 然始於萬行者、其唯直心乎！ 此章明行之次漸、微著相因、是以始於直心、終於淨土。 譬猶殖栽絲髮、其茂百圍。 直心樹其萌、衆行因而成、故言隨。 復次、有以位名配此經句、經文雖不明說、理亦無違。 則直心配十住、乃至功德淨配法雲可知。 隨其發行、則得深心；肇曰、既能發行、則道情彌深。 隨其深心、則意調伏；肇曰、道情既深、則意無粗獷也。 隨意調伏、則如說行；肇曰、心既調柔、則聞斯能行也。 隨如說行、則能迴向；肇曰、聞既能行、則能迴其所行、標心勝境。 隨其迴向、則有方便；肇曰、既迴向大乘、則大方便之所由生也。 隨其方便、則成就衆生；肇曰、方便之所立、則在成衆生也。 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肇曰、衆生既淨、則無穢土也。 隨佛土淨、則說法淨；肇曰、既處淨土、則有淨說。 隨說法淨、則智慧淨；肇曰、既有淨說、則有淨智慧生。 隨智慧淨、則其心淨；肇曰、淨智既生、則淨心轉明也。 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肇曰、積德不已者、欲以淨心。心既淨、則無德不淨。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肇曰、結成淨土義也。 淨土、蓋是淨心之影響耳。 夫欲響順、必和其聲；欲影端、必正其形。 此報應之大數也。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爲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上佛答二問、既不悟解、故次第二託緣生論、文二、初、身子生疑；後、梵王見異。 初中又四、一、生疑；二、質問；三、奉對；四、解釋。 此初、明聲聞不知眞土穢淨斯亡、應土穢淨隨物、謂佛實報丈六、依報丘陵、故示報果疑因、因若必淨、土不應穢；如其穢也、不應成佛、故疑問焉。肇曰、土之淨穢、固非二乘之所能及也。 如來將明佛土常淨、美惡生彼、故以威神發其疑念、以生言端、故言承也。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 而盲者不見。 此二、舉喩質問。 對曰、不也。 世尊！ 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此三、對以盲過也。 舍利弗！ 衆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來咎。 舍利弗！ 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此下四、明解釋。肇曰、日月豈不明？ 不見自由瞽。 佛土豈不淨？ 罪穢故不睹。 豈唯凡夫不睹、身子二乘智眼亦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爲不淨。 所以者何？ 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此下二、明螺髻見淨、文三。 此初、梵王同天見淨。 什曰、佛國清淨、階差不同。 或如四天乃至如六欲天、或如梵天乃至淨居、或有過淨居、唯補處菩薩生此國也。 稱適衆心、故現國不同。 肇曰、佛土眞淨、超絕三界、豈直如天宮世淨而已哉？ 此蓋齊其所見而爲言耳！ 舍利弗在人而見土石、梵王居天而見若天宮、自餘所見亦各不同。 佛土殊應、義存於此也。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此一、身子執穢。 螺髻梵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 舍利弗！ 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此二、釋二見所以。 先明身子、次辨梵王也。 下文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身子不了淨穢隨緣、不依佛慧、忻淨厭穢、心有高下、非眞見也。 大士了此淨穢應現、名依佛慧、知生如幻、故皆平等。 既淨穢常一、名眞見也。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 一切大衆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花。 此三、明如來現淨、文四。 此初、指按現淨、文有現淨、況淨、衆見也。 前佛答二問、身子生疑、梵王啓論、衆既不悟、故假現變、使知淨穢無定、返權悟實矣。 生曰、現此變者、示無定相、以遣封穢之情、使取爲淨之旨。 肇曰、寶莊嚴土、淨土之最、故以爲喻也。 自見坐花可解。 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此二、勸觀淨也。 生曰、且觀、且寄嚴淨以明無穢、於實乃現、亦無事淨土矣。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 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此三、對佛。 昔在小乘法會、不見淨土、亦不聞說；今屆茲會、方見嚴淨。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衆惡不淨土耳。 此下四、釋今昔淨穢所以也、文三。 此初、法說也。 肇曰、自佛而言、故常淨若此；外應下劣、故不淨同彼也。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此二、喩也。 肇曰、飯在器色一、在手不同。 飯豈有異？ 異自天耳。 佛土不同、方此可知、故下文云：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如是、舍利弗！ 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三、合文可見。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此大段第四、時衆得益。 文中大小二乘、各有深淺二益也、此深悟無生也。 《大品》即

色明空，悟空色不二，於證無生法忍。『法花・壽量』即伽耶短壽明長壽，悟法身非長非短，亦悟無生忍。此經即機明淨，寶積等悟淨穢不二，亦得無生忍。以此而觀，群經殊唱，會歸同致。肇曰，佛國之興，其正爲此。無生忍，同上『不起法忍』也。八萬四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淺者發心也。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知有爲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此二，小乘益。既不悟淨穢應緣，故執實行，爲見無常也。肇曰，國土穢而可淨，淨而復穢，因悟無常，故得法眼。法眼，名須陀洹道也。始見道迹，故得法眼名。塵垢，八十八結也。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肇曰，無著之道，於法無受，無染，漏盡。九十六結漏既盡，故意得解脫，成阿羅漢也。

方便品第二

此下第二，淨名助佛闡揚淨土之化。九品經文，大分爲二，初三品室外訶彈；後六品室內攝受。又先折仕庶，次訶聲聞，後訶菩薩，三品淺深之次也。此以歎淨名益物方便，故目品也。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肇曰，此經之作，起於淨名。其微言幽唱，亦備之後文。出經者欲遠存其人，以弘其道教，故此一品，全序其德也。品文二，先，歎德；次，益物。初中歎本迹二身：法身十德，本也；應身三業，迹也。天台云，西方貴人稱爲長者，皆具十德。今淨名法身長者，十德亦然。十德如科文。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殖善本；第一，姓貴者，值佛聞法，從法化生也。肇曰，樹德先聖，故善本深殖也。得無生忍；二，證位高也。三賢業生。七地願生。八地已去，法身無生，名無生忍。此法身大士，名龍象也。辯才無閡，遊戲神通，逮諸總持；此三，業德藏，名大富也。辯才，口業；神通，身業；總持，心業。曠劫積修，三輪德滿，功濟庶物，莫大於茲。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四，威勢。肇曰，菩薩四無畏也。四魔勞我，故爲怨也。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衆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五，二智深也。實智深入，智度圓滿；權智方便，弘誓成就。此自行二智也。了衆生心，同歸本覺，見眞也；分別利鈍，隨根教化，照俗也。此二化他二智也。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六，年耆。百千僧祇，積修妙智；八地法身，決定眞僞。此年耆也。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七，行無失。肇曰，身口意有所作，智慧恆在前，故所作無失也。住佛威儀，心大如海；八，禮儀備也。肇曰，舉動進止，不失擧儀。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死屍；二，多出妙寶；三，大龍降雨，滿如車軸，受而不溢；四，風日不能竭；五，淵深難測。大士心淨，不受毀戒之屍；出慧明之寶；佛大法雨，受而不溢；邪魔風日，不能虧損；其智淵深，莫能測者。故曰，『心大如海』。諸佛咨嗟；九，上人嗟歎。一念淨信，爲佛稱揚，況法身哉？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此十，下人歸敬。弟子，聲聞也。釋，帝釋也。梵，梵王也。世，護世四王也。主，諸國主也。伏其首，則羣下從之。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此下第二，歎迹化之德，文三，初，標益物處；次，列三業益物；後，結歎。初標可見。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此第二，列三業方便。初，六度攝物，心密方便；次，『白衣』下十八事，身密方便；後，『長者中尊』下十一事，口密方便。品目之作，其在茲焉。初，『資財』等六度者，肇曰，至人不現行六度。現行六度者，爲攝六蔽耳。此中非慳，非施等，法身本；布施，奉戒等，化物迹。非本不可以證眞，非迹不可以化物。此初，六度方便也。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此下身密方便。雖現白衣之儀，而不乖法身之本。法身寂滅，即佛所持大沙門律行也。肇曰，秦言義訓『勤行』，勤行趣涅槃也。亦曰，『休息』，息生死往來也。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三界，生死之家。知如幻，故不著。示有妻子，常修梵行；肇曰，梵行，清淨無欲行也。又曰，患慾淤泥故。現有眷屬，常樂遠離；肇曰，在衆若野。又曰，覺愛別離故。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肇曰，外服俗飾，而內修相好也。雖服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肇曰，外食世膳，而內甘禪悅。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傳云，博弈，圍棋也。空乘光陰，舞禪來業。肇曰，因戲止戲。受諸異道，不毀正信；肇曰，同於異者，欲令異同於我耳，豈正信之可毀！受，謂受學道法也。雖明世典，常樂佛法；肇曰，世典雖盡明，所樂在眞法。一切見敬，爲供養中最；肇曰，含齒無不敬，淨養無不供。故曰，爲致養之最也。執持正法，攝諸長幼；肇曰，外國諸部曲皆立三老，有德者爲執法人，以決鄉訟，攝長幼也。淨名現執俗法，因通道法也。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肇曰，貪生圖業，有身皆患。世利稱心，彌增流浪。大士誡之，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衆生；肇曰，四衢要路，人所交集。隨彼所須，而爲益焉。入治政法，救護一切；肇曰，治政法，律官也。導以正法，使民無偏枉，救護一切也。入講

論處，導以大乘；外道二乘，欲見異論，大士攝伏，導以大乘，令其解脫。入諸學堂，誘開童蒙：肇曰，學堂，童蒙書學堂也。誘開，如太學入學現梵書比也。入諸淫舍，示欲之過：肇曰，外國淫人，別立聚落，凡預士流，目不暫顧，大士同其欲，然後示其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肇曰，酒致失志，開放逸門也。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此下三，明口密益物。肇曰，凡人易以威順，難以理從。大士每處其尊，以弘風靡之化，長者豪族望重，多以世教自居，不求出世勝法，永處輪迴。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肇曰，積財一億，人居士里，寶貨彌殖，貪著自纏，豈思出離。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肇曰，刹利，王者種也，秦言「田主」。劫初人食地味，轉食自然粳米，後人情漸僞，各有封殖，遂立有德，處平分田，此王者之始也。其尊貴自在，多強暴怒，恣意傷害，自取輪迴，故教以利忍。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肇曰，秦言「外意」，以道學為業，或在家，或出家苦行，多恃己道術，我慢自蔽，沒生死流。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肇曰，正法，治正法也。教以正法治國，以道佐時，亦令知身如泡，不保榮祿。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為臣須忠，為子應孝。肇曰，所承處重，直以忠孝為先也。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什曰，外國法取歷世忠良，耆長有德為內官，化正宮女。嗜色之業，報以女身，若不正修，豈能出離！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肇曰，福力微淺，故生庶民。衣食尚乏，安能進道！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誘以勝慧：肇曰，梵天多有禪福，不求出世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無常者，滌欲愛之神湯，凡未離欲界者，豈不銘心哉！什曰，「梵」，垢薄而著淺，故為說勝慧；「釋」，愛重而著深，故現無常也。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衆生：「護世」，四天王也。東方持國主，主二部，揵闥婆、毗舍闍；南方增長主，主二部，鳩槃茶、薜荔多；西方雜語主，主二部，龍及富單那；北方多聞主，主二部，夜叉、羅剎。護諸世間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衆生：此第三，結歎也。肇曰，法身圓應，其迹無端，故稱無量。上略言之耳。其以方便，現身有疾：此下第二，現疾益物，文四，一，明方便現疾；二，諸人參問；三，因為說法；四，開法得益。此初也。肇曰，雖復變現殊方，妙迹不一，然此經之起，本於現疾，故作者別序其事也。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此下第二，著有衆生匡集參問也。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此三，明因疾說法，文二，初，勸順凡身；二，勸求佛身。初文復二，前，明緣理正觀；後，辨緣事對治觀。此總標也。肇曰，而我者易信，異我者難順。故因其身疾，以明有身之患。什曰，欲明履道之身未免斯患，況於無德而可保耶！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此下次，正說無常，苦，空，無我四觀文也。此初，無常觀。夫無常者，悟身有為，體性生滅，此理無常也，可階道果。若四時代謝，形變色衰，此是事轉，非眞悟也。肇曰，身之危脆，強力不能保，孰能信其永固者？此無常義也。為苦為惱，衆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此二，苦觀。法身常樂，無漏因生，則知漏因生身，性本自苦。見此苦理，道果從生。若待鞭撻傷害方見苦者，非苦理也。病惱相仍，明智不怙。怙，恃怙也。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此下十喻明空觀。身者，因是妄惑，果是僞報。觀察此理，名悟空也。復次，四大虛僞，不眞故空，亦非毀滅代謝之空哉！肇曰，撮摩聚沫之無實，以喻觀身之虛僞。此下至電喻，明空義也。是身如泡，不得久立：肇曰，不久似明無常義。然水上泡，以虛中不實，故不久立，猶空義也。是身如焰，從渴愛生：肇曰，渴見暘焰，惑以為水；愛見四大，迷以為身。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芭蕉之草，唯葉無幹。是身如幻，從顛倒起：肇曰，見幻為人，四大為身，皆顛倒也。是身如夢，為虛妄見：妄心所計，虛誑如夢。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肇曰，身之起乎業因，猶影響之生形聲。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肇曰，變滅不住，似釋無常，然皆取其虛僞不眞，故速滅不住，猶釋空義也。是身無主，為如地：此下六界觀無我也。肇曰，夫萬事萬形，皆四大成。在外則為土石山河，在內則為四支百體，聚而為生，散而為死，生則為內，死則為外，內外雖殊，然其大不異，故以內、外四大，類明無我也。外地，古今相傳，強者先宅，故無主也。身亦爾，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何有眞宰常主之者！主，壽，人即是一我，義立四名耳。地性能持，妄計為主。是身無我，為如火：火性炎上，妄計為我。肇曰，縱任自由，謂之我。而外火起滅由薪，火不自在，不自在，火無我也。外火既無我，內火類可知。是身無壽，為如風：風息通命，妄計為壽。肇曰，常存不變，謂之壽。而外風積氣飄鼓，動止無常，動止無常，風無壽也。外風既無壽，內風類可知。是身無人，為如水：水性隨物，妄計為人。肇曰，貴於萬物，而始終不改，謂之人。而外水善

利萬形，方圓隨物，窪隆異適，而體無定。若體無定，則水無大也。外水既無人，內水類可知。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此身骨肉等，地大；血髓等，水大；煖氣等，火大；喘息等，風大。不了四大，妄計爲身，假會爲家，非實身也。是身爲空，離我我所：此五，空界觀。身之呻吟，猶槖籥哉！聲動因空，空無我所。既無我所，何異外空耶？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此六，識界觀也。草木隨氣，變化萬形；識身隨業，受報非一。既緣變無常知，何異草木？又草木隨氣榮枯，識亦隨緣生滅。生滅無定知，何異草木？肇曰，身雖能觸而無知，內識能知而無觸。自性而求，二俱無知。既曰無知，何異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此破作者也。身隨業風，巧拙異動，無作者也。肇曰，舉動事爲，風力使然，誰作之者？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此下明緣事對治觀，破思惟惑也。肇曰，三十六物，充滿其體，此不淨想也。是身爲虛僞，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肇曰，雖復澡以香湯，衣以上服，苟曰非眞，豈得久立？此虛僞想也。是身爲災，百一病惱；肇曰，一大增損，百一病生。此災患想也。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丘井者，故破村落丘墟故井也，謂人物宮室，移就新居，井不可改，日見崩壞，人老亦然，盛力少色，皆悉遷移，衰老形骸，留此散壞，此老壞想也。肇曰，神之處身，爲老死所逼；猶危人之在丘井，爲龍蛇所逼也。緣在他經。是身無定，爲要當死；死苦。肇曰，壽夭雖無定，不得不受死。此必死想也。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此總明不可樂想也。肇曰，四大喻四蛇，五陰喻五賊，六情喻空聚，皆有成喻在他經。五陰、十八界、十二入，三法假合成身，猶若空聚，無可寄也。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此下第二，勸求佛身，文四，第一，舉勸；第二，徵勸；第三，釋勸；第四，結勸。此初，舉厭勸忻。肇曰，吾等同有斯患，可厭久矣，宜共樂求佛身也。所以者何？此二，徵勸意。肇曰，近見者，謂佛身直是形之妙者，未免生死寒暑之患，曷爲而求？將辨法身妙極之體。佛身者，卽法身也。此三，釋勸，文三，初，辨果體；二，明修因；三，總結。此初也。肇曰，經云法身者，虛空身也。無生而無不生，無形而無不形；超三界之表，絕有心之境；陰入所不攝，稱謂所不及；寒暑不能爲其患，生死無以化其體。故其爲物也，微妙無像，不可爲有；備應萬形，不可爲無；彌綸八極，不可爲小；細入無間，不可爲大。故能出生入死，通洞乎無窮之化，變現殊方，應無端之求。此二乘之所不議，補處之所未觀，況凡夫無因，敢措思於其間哉！聊依經誠言，粗標其玄極耳。然則法身在天而天，在人而人，豈復近捨丈六而遠求法身乎！從無量功德、智慧生。此二，明修因。肇曰，夫妙極之身，必生乎妙極之因。功德、智慧，大士二業也。此二，蓋是萬行之初門，泥洹之關要，故唱言有之。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肇曰，五分法身也，從慈、悲、喜、捨生。四等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肇曰，禪，四禪、定、四空定、解脫、八解脫、三昧、三三昧。此皆禪度之別行。從方便生，從六通生。肇曰，自非六通，方便生其無方之化，無以成無極之體。從三明生。肇曰，天眼、宿命智、漏盡通爲三明。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三十七品如下。什曰，始觀時繫心一處名止，靜極則明，明則慧，慧名觀。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名數如常。自非剋圓勝德，何能證茲法身！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肇曰，必斷之志，必集之情，此二心行之綱目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肇曰，眞實，善根所以生；不放逸，功業所以成。此二心行之要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此總結也。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衆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四結勸，起悲願也。肇曰，發無上心，豈唯自除病，亦濟羣生病。如是，長者維摩詰爲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四，結益也。

弟子品第三

此二，明弟子因命問疾，寄宣訶辭，挫小進大，故目品焉。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床。品文二，初，自念疾；後，佛命問疾。此初，先自念也。生曰，自念寢疾者，自傷念疾也。夫有身則有疾，此自世之常耳，達者體之，何所傷哉！然毗耶離諸長者子皆覲佛聽法，維摩詰事應是同，而凝疾不預，理在致傷，故託以崇法，招佛問疾也。世尊大慈，寧不垂愍。此念問。肇曰，世尊大慈，必見垂問，因以弘道，所濟良多，此現疾之本意也。佛知其意，卽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此二，命問疾人。先別命十人，此初章也。文二，初命後辭。此初，命也。肇曰，至人懸心默通，不先形言，冥機潛應，故先敕也。如其知諸人不堪而猶命者，將顯淨名無窮之德，以生衆會悕仰之情耳。舍利弗，此名身，其母名也。弗，秦言"子"。天竺多以母名名子。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此二，辭也，文四，一，奉辭不堪；

二、略出所以；三、廣明彈事；四、結辭不堪　此初也　問曰、何以致辭、非拒命也　託不堪命之辭、以取推維摩詰義　所以者何？　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此二、所以下、徵釋不堪所由也　宴、安也　禪定安心、故云宴坐　聲聞人定、不過八地定及滅盡定、皆是厭下粗動、恬於上定　故示隱身於林、息亂於定、此非眞宴寂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　舍利弗！　不必是坐爲宴坐。此三、時維摩詰來、引所彈事、文三、總、別、結也　此初、總訶不必此坐爲眞坐也　夫心體離念、性本寂滅　體此安住、名眞宴坐　豈同二乘、厭亂恬定、而爲宴寂哉！　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此二、夫宴坐下、別訶、文六　此初、訶形神不寂失　夫三界性空、未嘗不寂；身心如幻、何時不定？　豈有厭恬哉！　肇曰、今舍利弗猶有世報生身、及世報意根、故以人間爲煩擾而宴坐林下、未能形神無迹、故致斯訶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二、訶寂用相乖失　小乘滅受想心、名爲滅定、故滅而無用也　菩薩體心性常寂滅、名滅盡定、故寂而常用　肇曰、小乘人入滅盡定、則形猶枯木、無運用之能　大士入實相定、心智寂滅而形充八極、順機而作應會無方、舉動進止不捨威儀　其爲宴也、亦以極矣！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三、訶眞俗異緣失　《仁王》云：　雙照二諦平等道。照眞故道法、照俗故凡事　肇曰、小乘障隔生死、故不能和光　大士美惡齊旨、道俗一觀、故終日凡夫、終日道法也。淨名之有居家、即其事也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四、訶心住內外失　心生則內外相生、心寂則內外相滅、此無住爲住也　肇曰、身爲幻宅、曷爲住內？　萬物斯虛、曷爲在外？　小乘防念、故繫心於內；凡夫多求、故馳想於外；大士齊觀、故內外無寄也　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五、訶乖中起行失　肇曰、諸見、六十二諸妄見也　夫以見爲見者、要動捨諸見以修道品　大士觀諸見眞性即是道品、故不近捨妄見而遠修道品也、如小乘觀身不淨、破淨倒、名見動　大士觀身性空、非垢非淨、名爲不動　念處既爾、餘品例然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六、訶染淨未融失　肇曰、七使、九結、惱亂羣生、名爲煩惱　煩惱眞性、即是涅槃　慧力強者、觀煩惱即是入涅槃、不待斷而後入也　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此三、結也　肇曰、此平等法坐、佛所印可　豈若仁者有待之坐乎！　時我、世尊！　聞是語已、嘿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不堪也　肇曰、理出意外、莫知所對　佛告大目揵連、汝往詣維摩詰問疾　文二　此初、命也　目揵連、此云採菽、姓也、輔相之族　字拘律陀、此樹名也　禱樹求之、因以名也　肇曰、弟子中神通第一　生曰、夫人才有長短、所能不同　舍利弗自可不能、餘何必然？　故不抑之而不告也　復得因以廣維摩詰之美　目連白佛言、世尊！　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也、文四、如前　此初也　所以者何？　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於裡巷中、爲諸居士說法。此二、不堪之由　此說小乘無常等法也　肇曰：當是說有爲善法、施戒之流也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　大目連！爲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此三、辨所彈事、文三、初、訶僞；次、示眞；後、訶益　此初、總訶　不當、此順方言、應云仁者所說不當。　法唯一實、餘二非眞、故云不當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示眞也、文二、初、理本無說；二、示說方軌　前中又三、標、釋、結也　此初、標也　肇曰、法、謂一相眞實法也　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二、釋法　此初、約無我明實相義　肇曰、自此下辨眞法義也　夫存衆生、則垢眞法　若悟法無衆生、則其垢自離。又解、此明法性本無衆生、不同二乘斷衆生相也　下三句類然　法無有我、離我垢故；生曰、我者自在、言主耳　法無壽命、離生死故；肇曰、生死、命之始終耳　始終既離、則壽命斯無　諸言離者、皆空之別名也　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肇曰、大生萬物、以人爲貴　始終不改、謂之人、故外道以人名神、謂始終不變　若法前後際斷、則新新不同、新新不同、則無不變之者　無不變之者、則無復人矣　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此下約法空辨實相義也　法性常寂、無生滅相也　不同小乘妄執有爲、有生異滅相　法離於相、無所緣故；肇曰、緣、心緣也　相、心之影響耳　夫有緣故有相、無緣故無相　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名生於相、相空則名亡　肇曰、名生於言、言斷誰名？　法無有說、離覺觀故；　執名相說、從覺觀生；假名相說、覺觀自離　肇曰、覺觀粗心、言語之本　眞法無相、故覺觀自離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肇曰、萬法萬形、萬形萬相、解曰、此明一法萬形、無定形故無形；亦一體多相、無定相故無相　法無戲論、畢竟空故；肇曰、眞境無言　凡有言論、皆是虛戲　妙絕言境、畢竟空也　法無我所、離我所故；肇曰、上直明無我、此明無我所　自我之外、一切諸法、皆名我所　法無分別、離諸識故；　妄法有相故、識有分別；眞法無相故、智無分別。肇曰、分別生於識　法無有比、無相待故；　此下約絕待辨實相義　肇曰、諸法相待生、猶長短比而形　法不屬

因，不在緣故；若法有生，故屬因緣，眞法無生，故不屬因緣。肇曰，前文明生，因也；現相助成，緣也。諸法要因緣相假，然後成立。若觀法不在緣，則法不屬因也。法同法性，入諸法故。隨事則相殊，悟理則同性。肇曰，諸法殊相，誰能遍入？遍入諸法者，其唯法性乎！法隨於如，無所隨故。肇曰，法自無法，誰隨如者。以無所隨故，名隨如也。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肇曰，有邊故有動，無邊何所動。無邊之邊，謂之實際，此眞法之所住也。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肇曰，情依六塵，故有奔逸之動；法本無依，故無動搖。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肇曰，法若常住，則從未來到現在，從現在到過去。法一遷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法無去來也。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肇曰，同上。空、又解，實相性離，故不違三脫。性無分別，故離好醜、增損、生滅等也。卽體自眞，故無別歸趣。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肇曰，超主常境，非六情之所及。法性平等，故無高下。法常住不動。肇曰，眞法常定，賢聖不能移。法離一切觀行。肇曰，法本無相，非觀行之所見。見之者，其唯無觀乎！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此二，結也。肇曰，心觀不能及，豈況於言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此下第二，示說方軌，文二，初，安住無說；次，爲物故說。初文有法、喻、結。能說如幻，故無說無示。聽者如幻，故無聞無得。肇曰，無說言曰不言，謂能無其所說；無聞豈曰不聽，謂能無其所聞。故終日聞而未嘗聞也。示，謂說法示人。得，謂聞法所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喻也，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結也。當了衆生根有利鈍，此第二，爲物故說。無名相中，假名相說。文三。此初，了根利鈍，隨病而化。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二，了法無相而隨物說相也。肇曰，說有不辨空者，由其於諸法無關知見未悉善也。無關知見，卽實相智也。以大悲心講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三，結說益也。肇曰，夫大悲所以建，大乘所以駕，佛恩所以報，三寶所以隆，皆由明了人根，善開實相。而目連備闕斯事，故以誨之。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聞訶得益。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第四，結成不堪。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二，同上。此初，命也。迦葉，此云龜，亦曰飲光，皆取其明義。肇曰，迦葉，弟子中頭陀苦行第一，出婆羅門種，姓迦葉也。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此下二，奉辭，文四。此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二，略明所以也。貧窮，二，少欲故；二，大悲故。亦以迦葉於弟子中，此二最勝，故訶也。生曰，大迦葉少欲行，頭陀中第一也。得滅盡三昧亦最勝，凡得滅盡定者，能爲人作現世福田也。其以自業，能使人得現法報，而貧有交切之苦，故以大悲心欲拔之也。乞食是其頭陀之業。又至貧里，有會少欲之迹。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此下第三，廣引彈事，文三，初，訶悲者；二，明頭陀不眞；三，揭伏。此初也。迦葉因苦生悲，故不普。菩薩了生如幻，苦樂一如，等起大悲而無緣念，故能普也。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此二，約乞食示眞頭陀，明小乘頭陀不眞。頭陀，此云抖擻。小乘抖擻，其心不著房舍、臥具、湯藥四事，名爲頭陀。大乘頭陀抖擻，其心一切不著，不著生死、不住涅槃、生滅垢淨等，廣如《善住意天子經》明。於中文五，一，欲乞止貪法；二，入聚離染法；三，示正法食；四，結成法食；五，斥二乘也。此初四段，檢乞食心。若爲修定慧，資長法身，名眞頭陀。若爲愛養世報而乞食者，非抖擻也。住平等者，爲求平等法身，而乞食者，應觀無相，貧富一如，次第行乞，不應取貧富相，壞眞抖擻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法身不食。肇曰，不食卽涅槃法。涅槃無生死、寒暑、飢渴之患，其道平等，豈容分別？應以此平等心而行乞食，使因果不殊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壞五陰名法身。肇曰，五陰，摶食，俱和合相上。壞五陰名爲涅槃，應以此心而取摶食也。若然，則終日摶食，終日涅槃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法身不受生死也。肇曰，不受亦涅槃法也。夫爲涅槃而行乞者，應以無受心而受彼食。若然，則終日受而未嘗受，是乃受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此二，入聚離染法。既爲法身，不受壽身，而乞食者，聚落六塵，能傷正觀；入聚乞食，何以獲全？故示聚落無相，眞空抖擻。文三，初，觀外聚；次，觀內根；三，結眞頭陀。此初也。肇曰，空聚，亦涅槃相也。凡人聚落，宜存此想。若然，則終日聚落，終日空聚也。所見色，與盲等；此二，觀內根頭陀也。見色如盲者，肇曰，二乘惡厭生死，怖畏六塵，故誡以等觀也。盲，謂不見美惡之異，非謂閉目也。所聞聲，與響等；聲如幻也。肇曰，未有因谷響而致喜怒者也。所嗅香，與風等。香如幻也。肇曰，香臭因風，風無香嗅也。所食味，不分別。味如幻也。什曰，法無定性，由分別取相，謂之爲味。若不分別時，則非味也。雖食，當如本相也。受諸觸，如智證。觸

如幻也。肇曰：得盡智，無生智，自證成道，學身柔軟快樂而不生著。身受諸觸，宜若此也。知諸法如幻相，法無定相，隨心而變，故云如幻也。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三，結眞頭陀。若能知此六塵無言無他，不燃不滅，名眞頭陀也。肇曰，諸法如幻，從因緣生，豈自他之可得也？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此下三，示正法食。既得食已，應思禪悅法喜食也。文二，初，示法食；後，令施食。此初也。小乘捨八邪入八解脫爲禪悅，大乘不捨而入也。肇曰，八邪八解，本性常一。善觀八邪，卽入八解，曷爲捨邪更求解乎？若能如是者，名入解也。以邪相入正法，此法喜食也。小乘捨邪相入無相，大乘相、無相不二。肇曰，若本性常一者，則邪正相入，不乖其相也。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明悲施。肇曰，因誨以無礙施法也。若能等邪正，又能以一食等心施一切，然後自食。若得法身，則能實充足一切，如後一鉢飯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四，明法食已，得法身益，文二，此先，明受施益。肇曰，有煩惱食，凡夫也。離煩惱食，二乘也。若能如上平等而食者，則是法身之食，非有煩惱而食，非離煩惱而食也。又定亂一如，世、出世等，平等法喜，同資法身也。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二，能施益。肇曰，若能等心受食，則有等教；既有等教，則施主同獲平等。不計福之大小，己之損益也。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此五，結斥也。肇曰，平等法食，自利利人，故正入佛道，不依聲聞。又名眞應供，故不空施福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卽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此三，捐伏。始知菩薩頭陀行勝也。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肇曰，時謂在家大士智辯尙劣，其誰不發無上心也。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肇曰，始知二乘之劣，不復以勸人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不堪也。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肇曰，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文二，此初，命也。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二，略釋所以。生曰，須菩提得無諍三昧，人中第一也。維摩詰機辯難當，鮮有敢窺其門者。而須菩提既有此定，又獨能詣之，迹入恃定矣。便有恃定之迹，而致詰者，豈不有爲然乎！又若善吉詣貧，貧無物施，心則有諍。今既詣富，爲施不難，故順無諍行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此二，廣引彈事，文五，一，取鉢；二，訶詰；三，置鉢；四，安慰；五，聞益。此初也。生曰，維摩詰迹在居士，有吝惜之嫌。若未與食便詰之者，物或謂之然矣，故先取鉢盛滿飯也。而不授之者，恐須菩提得鉢便去，不盡言論勢也。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此下二，明訶詰。善吉入四禪定，不忤物心，名爲無諍；大士入實相定，萬法平等，名爲無諍。又善吉捨有觀空，名爲解空；大士有空平等，名爲解空。住此平等，名眞福田，乃可取食。文中有四，一，法食等；二，染淨等；三，邪正等；四，損益等。此初也。小乘內心見生死、涅槃苦樂不等，故外行乞食，見於貧富亦不等也。大士內住實相，苦樂平等，故外化無緣，大悲亦平等也。肇曰，萬法同相，惟一可知。若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以此行乞，乃可取食耳。曷爲捨貧從富，自生異相乎！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此下二，明染淨等，文三，初，約無生四諦問；二，就人凡聖問；三，結成可食。初文四句，此初，了惑無生爲集諦。肇曰，斷淫、怒、癡，聲聞；淫、怒、癡俱，凡夫。大士觀淫、怒、癡卽是涅槃，故不斷不俱。若能如是者，乃可取食也。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二，悟陰無相爲苦諦也。肇曰，萬物齊旨，是非同觀，一相也。然則身卽一相，豈待壞身滅體，然後謂之一相乎！身，五陰身也。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三，漏卽無漏爲道諦也。肇曰，聲聞以癡曀智，故滅癡而明；以愛繫心，故愛解而脫。大士觀癡愛眞相卽是明脫，故不滅癡愛而起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四，縛本不生，今則無滅，爲滅諦也。肇曰，五逆眞相，卽是解脫，豈有縛脫之異耶！五逆，罪之尤者；解脫，道之勝者。若能卽五逆相而得解脫者，乃可取人之食。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此下二，就人凡聖問也。凡夫不見四諦；初果見諦；大士無見無不見，見第一義諦也。二乘有證有得，故得果；大士無所得，故非得果也。此則凡聖，如，豈有分別哉！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此三，結眞福田可食也。肇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以離其相，美惡斯成矣。若能備如上說，乃可取食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此下三，明邪正等，文三，初，總明背正；次，別明同邪；後，結令取食。此初也。肇曰，猶誨以平等也。夫願能

齊是非、一好醜者、雖復上同如來、不以爲尊；六等六師、不以爲卑。何則？天地一旨、萬物一觀。邪正雖殊、其性不二。豈有如來獨尊、而六師獨卑！若同彼六師、不見佛、不聞法、因其出家、隨其所墮、而不以爲異者、乃可取食也。蓋窮理盡性、極無方之說也。善惡反論而不爲其常、邪正同辯而不喪其眞、斯可謂平等正化、莫二之道乎。天台意云、已前證眞、故可食此、敬田也。此下爲同惡、故食即悲田也。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此二、明同六師。肇曰、姓迦葉、字富蘭那。其人起邪見、謂一切法斷滅性空、無君臣父子忠孝之道。末伽梨拘賒梨子、肇曰、末伽梨、字也。拘賒梨、其母名也。其人起邪見、謂衆生苦樂、不因行得、自然爾耳。那闍夜毗羅胝子、肇曰、那闍夜、字也。毗羅胝、其母名也。其人謂道不須求、經生死劫數、苦盡自得、如轉縷丸於高山、縷盡自止、何假求也。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肇曰、阿耆多、字也。翅舍欽婆羅、粗弊衣名也。其人著弊衣、自拔髮、五熱炙身、以苦行爲道、謂今身併受苦、後身常樂也。迦羅鳩駄迦旃延、肇曰、姓迦旃延、字迦羅鳩駄。其人謂諸法亦有相亦無相也。尼揵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肇曰、尼揵陀、其出家總名也、如佛法出家名沙門。若提、母名也。其人謂罪福苦樂本有定因、要當必受、非行道所能斷也。此六師、佛未出世時、皆道五天竺也。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三、結取食也。肇曰、若能同彼六師、不懷異想者、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此下四、明損益等也。文三、初、明損益等；次、明福非益性；後、明罪非損性。此初也。肇曰、彼岸、實相岸也。惑者以邪見爲邪、彼岸爲正、故捨此邪見、適彼彼岸耳。邪見、彼岸、本性不殊、曷爲捨邪而適彼岸乎？是以入諸邪見不到彼岸者、乃可取食也。自六師已下、至乎不得滅度、類生逆談、以成大順。庶通心君子、有以標其玄旨、而遺其所以是也。住於八難、不得無難。肇曰、夫見難爲難、必捨難而求無難也。若能不以難爲難、故能住於難；不以無難爲無難、故不得於無難也。同於煩惱、離清淨法。肇曰、夫能悟惱非惱、雖惱而淨；若以淨爲淨、雖淨而惱。是以同惱而離淨者、乃所以常淨也。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此下明福非益性。法性妙禪、定亂一旨。善吉、羣生、不容有二。如不二也、則罪福無主；誰福非福？孰墮不墮？故經云、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肇曰、善吉之與羣生、性常自一、曷爲善吉獨得、而羣生不得乎？此明本不偏也。其施汝者、不名福田。肇曰、我受彼施、令彼獲大福、故名福田耳。由大觀之、彼我不異、誰爲種者？誰爲田者？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肇曰、五逆之損、供養之益、大觀王齊、未覺其異。若五逆而可墮、供養亦可墮也。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此下三、明罪非損性。魔王者、誘人人生死也；法王者、化人住涅槃也。若生死、涅槃性平等者、魔佛一化、同一手也。既曰爲同、等無異也。肇曰、既爲其侶、安得有異？又曰、夫以無異、故能成其異也。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肇曰、怨親之心、毀譽之意、美惡一致、孰云其異？苟曰不異、亦何爲同？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夫見聖諦者、入聖衆數；斷煩惱者、得至滅度。實相無見無不見、故不入衆數；寂滅無得無不得、故不得滅度。若能如是住眞平等、此眞應供、乃可取食。肇曰、夫捨惡從善、人之常情耳。然是非經心、猶未免於累、是以等觀者以存善爲患、故捨善以求宗；以捨惡爲累、故卽惡而返本。然則卽惡有忘累之功、捨善有無染之勳、故知同善未爲得、同惡未爲失。淨名言意、似在此也。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此第三、置鉢也。天台云、進非其敬、退非其悲、故置之也。肇曰、淨名言逆而理順、善吉似未思其言、故不識是何說、便置鉢而出也。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此下四、淨名安慰、文三、初、慰問；次答；後釋。此初也。肇曰、淨名欲令善吉弘平等之道、無心以聽、美惡斯順。而善吉本不思其言、迷其所說、故復引喻以明也。我言不也。此二、答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此三、釋也、文三、初標；次釋；後重釋也。肇曰、若於弟子中解空第一、既知化之無心、亦知法之如化。以此而聽、曷爲而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此二、釋也。肇曰、是相卽幻化相也。言說如化、聽亦如化、以化聽化、豈容有懼。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肇曰、夫文字之作、生於惑取。法無可取、則文相自離、虛妄假名、智者不著。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三、重釋也。肇曰、解脫、謂無爲眞解脫也。夫名生於不足、足則無名、故無有文字、是眞解脫也。則諸法解脫者、肇曰、名生於法、法生於名、名既解脫、故諸法同解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此五、得益也。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不堪也。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

摩詰問疾　文二，此初，命也　肇曰，富樓那，字也，秦言滿願　瞿多羅尼，其母名，秦言知識　通母名爲字。弟子中辯才第一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此二，辭，文四，此初也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爲諸新學比丘說法。二，略釋也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三，廣引彈事　前訶曰連說不稱理，此訶滿願不識根性　文七，一，說法失機；二，結過訶責；三，令識宿命；四，大志開發；五，更爲說法；六，得不退轉；七，尊者敬捐　初文四別，此初，勸觀心　心本性淨，不應以小乘穢法污其本也。肇曰，大乘自法身已上，得無礙眞心，心智寂然，未嘗不定　以心常定，故能萬事普照，不假推求，然後知也　小乘心有限礙，又不能常定，凡所觀察，在定則見，出定不見　且聲聞定力深者，見衆生根，極八萬劫耳；定力淺者，身數而已　大上所見，見及無窮。此新學比丘，根在大乘，應聞大道，而爲說小乘法，故誨其入定也　又曰，穢食充飢，小乘法也；盛無上寶，大乘器也。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二，勸觀心念　念雖生滅，而性無生滅，此眞寶也，說生滅者，僞寶也。肇曰，當識其心念之根本，無令眞僞不辨也　汝不能知衆生根原，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三，大乘信根稱本無瘡，示小乘法名爲傷也　肇曰，彼大乘之體自無瘡疣，無以小乘之刺損傷之也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迹，無以日光等彼螢火　四，總舉喩也　肇曰，大物當置大處，曷爲迴龍象於兎徑，注大海於牛迹乎？日光者，肇曰，明昧之殊，其喩若此，而欲等之者，何耶？有說大道法性，喩法身也；大海廣納，喩般若也；日光破闇，喩解脫也　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衆生根之利鈍　此二，富樓那下結過訶責也。肇曰，未得無生忍，心皆有退忘　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三，令識宿命　肇曰，淨名將開其本意，故以定力令諸比丘暫識宿命，自知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曾已迴此功德向無上道　此其本意　卽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此四，大志開發，感恩致敬也　時維摩詰因爲說法。此五，更爲說法　定力暫加，事不可久　欲令自悟，要因說法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此六，聞法悟理，於無上道獲不退也　我念昔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此七，自念敬伏也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也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肇曰，迦旃延，南天竺婆羅門姓也　以本姓爲名，弟子中解義第一　有說迦旃延，此云文飾也　又云剃髮種也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一，辭，文四，此初，辭也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爲諸比丘略說法要。二，略釋，文二，此初，佛先略說　肇曰，如來常略說有爲法無常、苦、空、無我，無爲法寂滅不動　此二言總一切法盡，故言略也　生曰，爲悟所津，若出由戶也　我卽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二，迦旃延廣演　義者，義理　小乘以無常等五爲理，大乘以一實相爲理。由悟此理，證道非餘，故云要也　肇曰，如來言說未嘗有心，故其所說法未嘗有相　迦旃延不喩玄旨，故於入室之後皆以相說也　何則？如來去常故說無常，非謂是無常；去樂故言苦，非謂是苦；去實故言空，非謂是空；去我故言無我，非謂是無我；去相故言寂滅，非謂是寂滅　此五者，可謂無言之教、無相之談　而迦旃延造極不同，聽隨心異，聞無常，則取其流動；至聞寂滅，亦取其滅相　此言同旨異，迦旃延所以惑也　生曰，存旨而不在辭，故曰演其義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此三，廣引彈事，文三，初，總訶；次，示眞；後，得益　此初也　見法生滅，小乘義也　悟生滅本不生滅，實相義也　肇曰：心者何也？惑相所生　行者何也？造用之名　夫有形必有影，有相必有心；無形故無影，無相故無心　然則心隨事轉，行因用起　見法生滅，故心有生滅；悟法無生，則心無生滅　迦旃延聞無常義，謂法有生滅之相，法有生滅之相，故影響其心，同於生滅也。夫實相幽深，妙絕常境，非有心之所知，非辯者之能言，如何以生滅心行而欲說乎？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此二，示眞實相義也　此下五義破執，名殊而實相之理一也　肇曰，小乘觀法生滅爲無常義，大乘以不生不滅爲無常義　無常名同，而幽致超絕　生曰，夫言無常者，據事滅驗之也　終苟有滅，始無然乎？始若果然，則生非定矣　生不定生，滅孰定哉？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肇曰，有漏五陰，受染生死，名受陰也。小乘以受陰起則衆苦生，爲苦義　大乘通達受陰，內外常空，本自無起，誰生苦者？此眞苦義　大經云，凡夫有苦無諦，二乘有苦有諦，菩薩解苦無苦而有眞諦。餘義例此可見　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肇曰，小乘觀法緣起，內無眞主，爲空義　雖能觀

空，而於空未能都泯，故不究竟。大乘在有不有，在空不空，理無不極，所以究竟空義也。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肇曰，小乘以封我爲累，故尊於無我。無我既尊，則於我爲二。大乘是非齊旨，二者不殊，爲無我義也。又曰，諸義例此，亦同不二，爲實相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滅之以求無爲。夫熾然既形，滅名以生。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所滅？不然不滅，乃眞寂滅也。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此三，得益也。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也。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肇曰，阿那律，秦言「如意」，剎利種也，弟子中天眼第一。又云「無滅」，一燈照佛，九十劫來善根不滅。今得天眼第一，又常受如意報，故生剎利種，乃至得道。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二，略釋，文二，此初，梵王問也。阿那律修證天眼，梵王業報天眼，欲比其優劣，故致問也。我卽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二，阿那律答也。肇曰，時手執此果故，卽以爲喻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爲作相耶？無作相耶？此下三，廣引，文五，一，難僞；二，受屈；三，問眞；四，申述；五，發心。初文二，先雙定，後雙離。此初，定也。「是本」云，爲受相耶？無受相耶？此難意云，天眼所見爲取相耶？爲不取相耶？小乘依俗禪得天眼，故取相見；大乘依實相定得天眼，故見而不取相也。肇曰，三界報身，六情諸根從結業起，名爲有作相也。法身出三界，六情諸根不由結業生，名爲無作相。夫以有作，故有所不作。以法身無作，故無所不作。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此二，難也。二乘依四禪得五通，與外道等也。肇曰，外道修俗禪得五通，然不能出凡夫見聞之境也。此有作相也，欲等之乎！若無作相，卽是無爲，不應有見。若菩薩實相三昧得眞天眼，所見十方皆是無爲，不應有分別之見。肇曰，若無作相，卽是法身無爲之相，豈容見聞近遠之言。天台云，二乘依四禪得五通，則與外道等。若觀四諦斷惑擇滅無爲，雖異外道，則無有見。「世尊！我時默然。」二，受屈也。肇曰，欲言作相，則同外道；欲言無作，則違前見意。故不知所答。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卽爲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眞天眼者？此三，梵王歎問。肇曰，諸梵謂天眼正以徹視遠見爲理，而淨名致詰殊違本途，疑有眞異，故致斯問者也。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眞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此四，答眞也。肇曰，眞天眼，謂如來法身無相之目也。幽燭微形，巨細兼睹；萬色懸曠，有若目前。未嘗不見而未嘗有見，故無眼，色之二相。二乘在定則見，出定不見；如來未嘗不見，故常在三昧也。叡曰，如來天眼，天佛眼中，雖緣無緣，故不以二相。有說不以淨穢二相，有說不以動寂二相也。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此五，聞勝發心。肇曰，其所發明，成立若此。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也。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秦言「上首」，弟子中持律第一。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爲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爲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二，略釋，文二，初來問，後爲解。此初也。肇曰，愧其所犯，不敢問佛。以優波離持律第一，故從問也。我卽爲其如法解說。二，爲解，持律有二：一，法身性淨之律；二，陰身身口之律。今優波離持身口之律，見罪生滅，壞法身無相之律，故爲訶也。肇曰，如法，謂依戒律決其罪之輕重，示其悔過法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此三，廣引，中文二，初，彈訶；二，二比丘歎伏。初訶文六，初，直訶勸；二，解釋所以；三，引證；四，問答；五，分別；六，結成。此卽初訶無重增，兼勸直滅。小乘以犯戒爲罪生，大乘以取相爲罪生，既令見罪懺悔，是名重增。又二比丘迷於實相，妄見罪生；今來懺悔，又見罪滅，重增滅見，故云重增。肇曰，二比丘既犯律行，疑悔情深，方重結其罪，則封累彌厚；封累彌厚，則罪垢彌增。當直說法空，令悟罪不實，封累情除，則罪垢斯滅矣。天台云，懺悔法有三，一者，戒門，依律法懺是；二，功德門，謂禮佛，誦經般舟方等道場法是；三，無生門，令悟罪性空，若達罪性與福無異是也。今淨名示此無生懺也。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此二，解釋也。肇曰，夫罪累之生，因緣所成；求其實性，不在三處。如煞因彼我，彼我卽內外也。自我卽非煞，自彼亦非煞。彼我既非，豈在中間！衆緣所成，尋之悉虛也。如佛所說，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此三，引佛語證，文有引，有釋，有結，有類也。肇曰，逆知其本也。

大執本以知其未、空毋以見其子。佛言衆生垢淨皆由心起、其心之本不在三處、心既無在、罪垢空寂也。諸法空然者、肇曰、萬法空空、皆由心起、豈獨垢淨之然哉！故諸法亦然、不離於如。如、謂如本相也。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此四、問答、比小明大也、又有問、答、釋三。肇曰、得解脫時、謂其初成羅漢得第九解脫。爾時心冥一義、無復心相。欲以其心、類明衆生心、故先定其言也。我言、不也。二、答也。維摩詰言、一切衆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三、比釋也。肇曰、羣生心相、如心解相。生曰、衆生心相無垢、理不得異。但見與不見爲殊耳。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此五、分別本性無垢、文三、初、明妄垢非垢；次、明諸法不住；後、明內心妄見。此初也。生曰、垢實無也、在妄想中是垢耳。若無妄想、垢卽淨也。妄想者、妄分別之想也。顚倒是垢、無顚倒是淨；倒心見垢、離倒則非垢。生曰、見正轉也。見轉於內、則妄分別外事也。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取我卽著垢、離我則無垢也。肇曰、見罪則存我也。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二、明諸法不住、故無自性。肇曰、成而無相當淨義也。諸法如電、新新不停、一起一滅、不相待也。彈指頃有六十念過、諸法乃無一念頃住、況欲久停。無住則如幻、如幻則不實、不實則爲空、空則當淨。然則物物斯淨、何有罪垢於我哉！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此三、明妄見也。肇曰、上明外法不住、此明內心妄見。俱辨空義、內外爲異耳。夫以見妄、故所見不實；所見不實、故無相當淨也。上二喩取其速滅、此四喩取其妄想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此六、結也。若能悟罪無生、知心不住、是名眞解、奉持法身無相之律也。肇曰、若能知此乃名善解。不知此法而稱持律第一者、何耶？今知優波離謬致意也。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此六、第二、歎伏、文三、初、比丘歎；二、尊者伏過；三、比丘發心。此初、歎也。肇曰、二比丘悟罪常淨、無復疑悔、故致斯歎。我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爲若此也！二、歎伏也。自佛已還、無能制其大乘妙辯、況我持律哉！時二比丘疑悔卽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皆得是辯。三、明除疑發心。法身妙律、諸佛所持、悟解除疑、因之發趣。生曰、有罪則憂悔自生、罪無則疑悔自滅。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也。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肇曰、羅睺羅、華言覆障。六年爲母胎所障、因以爲名。弟子中持戒第一、又云密行第一。故『法華經』云、羅睺羅密行、唯我能證知。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爲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比下二、略釋、文二、此初、問也。諸長者子心慕出家、父母所制、睹羅睺羅捨轉輪王十善之化而剃落從道、必有大利、勝在家修、故從而問焉。我卽如法爲說出家功德之利。二、答也。出家有二、一者、深厭生死、樂求涅槃、有證有得、有利可說、名爲小乘；二者、悟三界如幻、無生無滅、無證無得、無利可說、此名大乘。今羅睺羅謬讚小乘涅槃之利、旣有利可說、非密行也、未若大乘不取不捨、無得無證、無利可說、眞密行也。生曰、世榮雖樂、難可久保。出家之理、長樂無爲、豈可同年語、其優劣哉！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此下三、廣引彈事、文五、一、訶不應說；二、解釋所以；三、示眞出家；四、結眞出家；五、勸修眞出家。此初、總訶也。體本法身、三界如幻、不生不滅、名爲出家、此則損益兩亡、無利可說、故訶不應也。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爲出家。二、徵釋所以、文二、此初、略釋也。肇曰、夫出家之意、妙存無爲。無爲之道、豈容有功德利乎！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無功德。次二、廣釋也。第一義諦名法性無爲、森羅萬像同歸此理。悟此理者、無得無證、名眞出家、非二乘擇滅有得證者、名出家也。肇曰、夫有無爲之果、必有無爲之因。因果同相、自然之道也。出家爲無爲、卽無爲之因也。無爲無利無功德、當知出家亦然矣。唯！羅睺羅！夫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此三、示眞出家。肇曰、上直明出家之義、自下明出家之事。雖云其事、然是無事事耳、則出家者以去累爲志、無爲爲心、以心無爲、故所造衆德皆無爲也。文三、此初、內證德也。肇曰、僞出家者惡此生死、尊彼涅槃、故有中間三處之異。眞出家者遣萬累、忘彼此、豈有是非三處之殊哉！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肇曰、旣無彼此、則離衆邪見、同涅槃也。六十二見者、『大品』云、外道依過去神及世間常無常等四見、依未來世計神及世間邊無邊等四見、依涅槃計有如來無如來等四見、依此十二見歷五陰成六十見。又計身與神一斷見、身與神異常見、爲六十二見也。智者所受、聖所行處、肇曰、賢智間

之而覺，聚聖履之而興，可謂真出家之道乎？降失衆魔，此二，約降魔顯德　見實相則蘊魔自空，蘊空則諸魔自伏　肇曰，衆魔者，四魔也　正道既夷，邪徑自塞　度五道；肇曰，五道，非無爲之路　又云，生死五道，性是涅槃，故名度　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體實相則垢曖永亡，曖亡則五眼自淨，五力、五根亦自然增長　不撓於彼；肇曰，道超事外，與物無逆，何惱之有？　離衆雜惡，肇曰，俗善雖善，由雜不善　道法眞淨，故純善不雜也　摧諸外道；三，失外道也　肇曰，日月不期去闇，而闇自除；出家不期摧外道，外道自消　超越假名；肇曰，萬事萬名，虛假以生　道在眞悟，故超假名　出淤泥，無繫著；肇曰，出生死愛見之淤泥，無出家受道之繫著　無我所，無所受；肇曰，出家本乎無我，離著則諸受永亡　肇曰，無受也，欲受、我受、戒受、見受　無擾亂，內懷喜；肇曰，夫擾亂出於多求，憂苦生於不足　出家寡欲，擾亂斯無，道法內充，故懷喜有餘　護彼意，隨禪定，離衆過。住實相則不忤物心，不違禪定，生滅不起，焉有過患哉？　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此四，結眞出家　肇曰，若能不違上說，乃應出家之道，非存利之所能也　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此五，形既緣礙，勸心出家也，文四，一勸；二辭；三釋勸意；四得意出家　此初，勸悟理出家也　所以者何？　佛世難值。肇曰，淨名知其不得出家而勸之者，欲發無上道心耳　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二，不悟勸意，爲有礙也　肇曰，非不欲出家，不敢違親耳　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卽出家，是卽具足。三，釋勸意　肇曰，雖爲白衣，能發無上心者，便爲出家，具足戒行矣。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得意心發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辭也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肇曰，阿難，秦言歡喜，弟子中總持第一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辭也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　我卽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此二，略釋所以，叡曰，現身有疾者，亦不可一途而論，特以淺識之流取信耳　因於如來身而起者相，故彰阿難不達，使感同衆人　淨名高詞，以開法身之唱，使見形之徒，悟應感難期，無方莫測　兼寄迹取乳，除彼貪求，假過阿難，以明小乘之劣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爲晨朝持鉢住此？此三，廣引彈事，文三，初，問乞意；二，訶彈；三，恥愧　初中文二，此初，問也　生曰，晨朝非乞食時，必有以也　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　二，答　如來爲物受生，有疾用乳，阿難尊佛，故行求乞　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此二，彈訶，文四，初，略止二謗；二，略顯眞身；三，廣止二謗；四，廣顯眞身　此初，略止二謗也　天台云，無病言病，增謗也；德圓言滅，損謗也　佛身無生，應物現生，有身則有疾，小乘欲實，故云謗也；大乘知應，故非謗也　豈復離此現疾，別有不謗之法身哉？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衆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二，略顯眞身　金剛體者，喻不生不滅常住法身也　諸惡斷，解脫也　衆善會，般若也　肇曰，夫病患之生，行業所爲耳　如來善無不積，惡無不消，體若金剛，何患之有？嘿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粗言。三，廣止二謗，先止增謗也，文三，初，勸嘿也　謗佛粗言，異人聞之，必憂說，故令嘿往　生曰，苟云是實，爲謗佛也　又曰，病爲常近粗之極也　不達聞之，必謂然矣！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二，智聞必哂　威德諸天，淨土菩薩以己福慧，不受疾報　方於如來，知應現也　生曰，以彼推己，無疾必達佛矣　而此言實病，不亦哂斯語之不得乎！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三，起事驗之　轉輪聖王乃不及欲界諸天，但以人中少福，尚得無病　豈況如來，普勝三界，而有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　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爲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聞。此下二，明損謗也　苟執不去，非徒佛有斯謗，我等亦受其恥　肇曰，正士聞則謂汝不達，邪士聞則謂佛實病，何名爲法之良醫？身疾不能救，而欲救人心疾乎？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卽是法身，非思欲身。此下四，廣顯眞身，初就四德顯眞，此初無相法身，大悲應現，非思業，貪欲之所牽生，自在應物，是我德也　三界有待之形，名思欲身也　生曰，如來身從實理中來，起不由彼，應有何病耶？佛爲世尊，過於三界，二，明三界受生，苦也　悟界如幻，不受生故，樂也　生曰，既以思欲爲原，使不出三界，三界是病之境也　佛爲悟理之體，超越其域，應有何病也？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三，明惑染生身，漏也　智證法身無漏，無漏卽性淨也　肇曰，夫法身虛微，妙絕常境，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議，故曰諸漏已盡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四，明有爲之身四相所遷，數也　佛身無生，離生滅相，常也　肇曰，法身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故現身有病，

無爲故不墮有數也。如此之身，當有何疾！二，結也，如此常、樂、我、淨金剛法身，當有何疾！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此二，明恥愧，文三，初，阿難慚愧。佛身理然，不合有疾。奉命聞疾，應是謬聞，近佛多聞，以此懷愧。肇曰，受使若此，致譏若彼，進退懷愧，或謂謬聽也。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爲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衆生。二，空聲舉應顯眞。疾身，應物也；無爲，本眞也。肇曰，以其愧惑，故空聲正之。如居士言。何有無漏之體，嬰世之患？但爲度五濁羣生，故現斯疾，取乳勿慚也。五濁者，劫濁、衆生濁、煩惱濁、見濁、命濁。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三，若知權化現疾，即非謗佛，取乳勿慚也。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爲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辭也。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此二，總述辭也。

菩薩品第四

此三，明折伏方便菩薩，令歸圓妙。前既聲聞致辭，故次命菩薩。然發菩提心總名菩薩，而根有利鈍，教有漸頓。或事修而未悟於理，或悟偏而未進於圓，或漸證而未極於頓。今將迴事以向理，折偏以進圓，斥漸而詣頓，故因命問疾以調伏之。皆菩薩佛事，故名品焉。文二，先別明四大士，此初，慈氏也。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二，如前，此初，命也。彌勒，此云慈氏。肇曰，彌勒，南天竺婆羅門姓，出此姓即以爲名。五百弟子皆以不任，故復命菩薩者，將備顯淨名難酬之德也。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此二，辭，文四，此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此二，略釋所以。什曰，此天以彌勒將上爲天師，預懷宗敬，故常來聽法也。又云，不退轉地者，或六度行滿，名爲不退；或證初地，名爲不退。天王雖已發心，然內有五欲，外有勝境，恐其退轉，因以勸之。肇曰，下詞云，實無發心，亦無退者，以此推之，似存不退之行，勸發無上心也。雖曰勝期，猶未免乎累，教迹不泯，故致斯詞。然經云補處大士心無不一，智無不周，應物而動，何闕之有？是由得失同懷，修短迭應，利彼而動，無計諸己。故彌勒假有以啓始，淨名居宗以濟終，互爲鄰匠，器彼淳朴，雖復迹同儒墨，致教不一，然相成之美，實存其中矣。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三，廣明彈事，文五，一，無定得記；二，破執授記；三，舉例返破；四，顯菩提相；五，聞眞得益。此初，定也。生曰，阿耨多羅者，無上也。三藐三者，正遍也。菩提者，彼語有之，此無名也，實即體極居終智慧也。一生者，無復無量生，餘一生也。爲用何生得授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此下二，正破授記，文三，初，就生門彈；次，就無生門彈；後，就平等門彈。初中文三，一，先定三世；二，難破三世；三，引證。此初，定也。肇曰，發無上心，修不退行，授記成道，彌勒致教之本意也。今將明平等大道以無行爲因，無上正覺以無得爲果，故先質彌勒，明無記無得，然後大齊羣生，一萬物之致，以弘菩提莫二之道也。夫有生即有記，無生即無記，故推斥三世，以何生而得記乎？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二，難破也。肇曰，別推三世，明無生也。過去生，已滅法，不可謂之生也。生曰，無復有也。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肇曰，未來生未至，未至則無法，無法以何爲生也？生曰，竟未有也。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肇曰，現法流速不住，以何爲生耶？若生滅一時，二相俱壞；若生滅異時，即生時無滅。生時無滅，則法無三相；法無三相，即非有爲也。盡有三相，即有無窮之名。三世既無生，於何而得記乎？生曰，生時已去，未始暫停，豈可得於中成佛耶？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三，引證。肇曰，證無住義。生曰，新新生滅，交臂已謝，豈待白首然後爲變乎！若以無生得授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授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此二，約無生門彈，文二，初，約理破；二，約行破。此初也。肇曰，上推有生無記，此推無生亦無。無生即七住無相眞正法位也，此位爲理無記無成，彌勒於何授一生記乎？爲從如生，得授記耶？爲從如滅，得授記耶？此二，約行破，文二，此初，雙定。爲見如智生授記，爲見如惑滅授記耶？肇曰，如雖無生滅，而生滅不異如。然記別起於生滅，冥會獨於即眞，故假如之生滅，以明記別之不殊也。什曰，夫授記要由得如。本末得而今得，似若有起；如起即累滅，亦似有物於中滅。故先問其起滅，以明無起滅也。若以如生得授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授記者，如無有滅。二，明雙破生滅。若見如智生，如體不生，智亦無生；若見如惑滅，如體無滅，惑亦不滅。智無生即本覺，惑無滅即寂滅，此不生不滅，豈有授記哉！肇曰，如非不生滅，非有生滅。非不生滅，故假以言記；非有生滅，以知無記。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

也。至於彌勒亦如也。此二，約平等一如破，文二，初，總舉平等也　一切衆生，有情也；一切法，無情也　衆聖賢，二乘也　彌勒，大乘也　肇曰，萬品雖殊，未有不如　如者，將齊是非，一揚智，以成無記無得義也　若彌勒得授記者，一切衆生亦應授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此下二，別約三德平等破也，此初，約眞如理等法身德破也　彌勒衆生，理如無二，會如授記，豈有得，不得之二哉！　肇曰，凡聖一如，豈有得失之殊哉！　生曰，二者，眞二事也　異者，二相殊也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衆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　一切衆生卽菩提相　二，約本覺平等智德破也　菩提，此云覺，亦云智，謂無相極智，平等本覺也　若煩惱卽菩提，則一切衆生皆菩提相，豈彌勒獨得之耶？　肇曰，無相之相，是菩提相　生曰，菩提旣是無相理極之慧，言得之者，得是菩提相也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　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卽涅槃相，不復更滅　三，約平等寂滅解脫德破　涅槃，此云滅度　若法本不生，今卽無滅　爲寂滅者，卽一切衆生本來滅度，豈彌勒獨證之耶！　肇曰，本性常滅，今復何滅？　生曰，然終旣至滅，始滅驗矣　始若果滅，終豈滅哉！　然知衆生卽涅槃相，不復更滅，是盡爲滅而不滅也　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此下三，舉例返破平等　菩提果尙無記，豈有初心及不退行耶？　肇曰，平等之道，實無發心，亦無退者。　而以不退之行誘其發心，示其美記者，何耶？　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　四，顯眞菩提相，文三，此初，勸捨分別　無相平等，是菩提相　若分別始終，有退不退，是見分別，非見菩提　肇曰，菩提以寂滅爲相，生死同相，而諸天子皆生死，尊菩提，雖曰勝求，更生塵翠。宜開以正路，令捨分別，曷爲示以道記，增其見乎？　所以者何？　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此二，略徵釋身心無所得相，是菩提相也　肇曰，自此下大明菩提也　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　菩提蓋是正覺、無相之眞智乎？　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智，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　故其爲道也，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勒，不可爲無　故能幽鑑萬物而不曜，玄軌超駕而弗夷，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濟羣惑而無私，至能道達殊方，開物成務，玄機必察，無思無慮　然則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者，唯菩提大覺之道也　此無名之法，固非名也，不知所以言，故強名曰菩提　斯無爲之道，豈以身心而得乎？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此三，歷法廣顯菩提相亦可前是能破，此是能立，又前破而不爲，此立而不常，又前破而不滅，此立而不生，又前會而不一，此別而不異，又前亡而不來，此存而不來　斯妙道之無方也　觀夫聖人體極，因物立名，所以教名悉檀，理窮實相，非夫久殖善本，莫能究其深廣哉！　是故，前以無生滅故，無菩提記；此以無生滅故，證寂滅，名寂滅菩提　寂滅無緣故不觀，寂滅無念故不行，寂滅無見故斷，寂滅無妄想故離，寂滅無願求故障，寂滅無著故無入，寂滅卽眞如故順理，寂滅卽法性故安住，寂滅返生滅之際故至實際　諸句例然，不復廣說　肇曰，妙會眞性，滅諸法相，故菩提之道與法俱寂　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肇曰，觀生於緣，離緣卽無觀也　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肇曰，行生於念，無念故無行　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肇曰，諸見斷，妄想離，乃名菩提也　障是菩提，障諸願故；肇曰，眞道無欲，障諸願求也　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肇曰，入，謂受人可欲也　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肇曰，不異三空，菩提義也　隨順本相謂之如，故計之以順；常住不變謂之性，故計之以住；到實相彼岸謂之際，故計之以至也　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肇曰，意與法爲二　菩提無心，何法之有也！　等是菩提，等虛空故；肇曰，無心於等而無不等，故謂若虛空　無爲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衆生心行故；肇曰，菩提不有，故無生滅　菩提不無，故了知衆生心也　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肇曰，諸入，內外六入　俱空，故諸入不會；諸入不會，卽菩提相　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肇曰，生死所以合，煩惱之所纏　離惱故無合，無合卽菩提也　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肇曰，外無形色之處，內無可名之實　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肇曰，菩提無取捨，猶化人之無心也　無亂是菩提，常自淨故；肇曰，內心旣常靜，外亂無由生　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肇曰，性無不淨，故寂無不善　善寂，謂善順寂滅，常淨之道也　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肇曰，情有所取，故攀於前緣；若離攀緣，卽無取也　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肇曰，萬法同體，是非一致，不異於異者，其唯菩提乎！　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肇曰，第一大道，無有兩正，獨絕羣方，故無以喻也　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肇曰，諸法幽遠難測，非有知之所知以菩提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無不知者，微妙之極也　世尊！　維摩詰

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此五，明悟眞記不記，眞得不得，獲益也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此四，結也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二，如前，此初，命也　光嚴童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此二，辭也，文四，此初，辭也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此二，略釋所以也　光嚴接近，故託閑林爲道場　淨名詣理，故詣靜，如爲道場。出入之迹，其在茲也　生曰，託在常出，實有以也　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卽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此下三，明廣引彈事，文五，一，禮問；二，略答；三，重問；四，廣答，五，衆益　此初也　生曰，城門是人所奏處，故得因賣化功也　『作禮』者，迹同鄉黨，現修長幼之禮　『而問』，以取其來自有從也答我言，吾從道場來。二，略答　肇曰，閑宴修道之處，謂之道場也　光嚴志好閑獨，每以靜處爲心，故出毗耶，將求道場　淨名懸鑒，故現從外來，將示以眞場，啓其封累，故逆云『吾從道場來』者，以明道無不之，場無不在　若能懷道場於胸中，遣萬累於身外者，雖復形處慣鬧，迹與事鄰，乘動所遊，非無道場也　又曰，實相理遍爲場，萬行通證爲道　生曰，得佛之處也　我問，道場者，何所是？三，重問　肇曰，會其所求，故尋問也　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此下三十句廣約諸法明道場，此初，約心辨也　肇曰，修心進道，無亂之境，是道場耳　若能標心爲主，萬行爲場，不越方寸，道自修者，乃眞道場，曷爲近捨閑境而遠求空地乎？直心者，謂內心眞直，外無虛假　斯乃萬行之本，且進道之場　自此已下，備列諸行，盡是修心之閑地，弘道之靜場也　又解，如世間私戮之麥，皆詣場鞭打，戮去麥全　修道亦然，佛性精粹，雜煩惱戮，將修行者正見實相爲場，對治萬行爲鞭打，斷惑證眞爲颺篩如直心以虛假爲糠戮，布施以慳貪爲糠戮　諸句例知　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肇曰，心既眞直，則能發迹造行，發迹造行，則事業斯辦者也　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肇曰，既能發行，卽樹心彌深；樹心彌深，則功德彌增者也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肇曰，直心入行，轉深則變爲菩提心也　此心眞正，故所見不謬　凡弘道者要始四心，四心既生，則六度衆生無不成也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此下十六約行，明住實相眞場，行皆造極　肇曰，施不望報，無相行也　夫言有不失無，言無不失有，有無異說而不乖其本者，其唯大乘道乎？然卽萬行雖殊，以無相爲體，無而不無，故卽有爲實，有而不有，故施戒爲一　此經前後至於辨列衆行有無不同，苟能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恒也　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肇曰，未有戒具而願不具者　忍辱是道場，於諸衆生心無礙故：肇曰，懷忿則心礙　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肇曰，萬法彌曠，現若目前，智慧之能也　又曰，即事見理，爲現見也　慈是道場，等衆生故：肇曰，等心怨親，欲其安樂，慈行也　悲是道場，忍疲苦故：肇曰，見苦必赴，不避湯炭，悲行也　喜是道場，悅樂法故：肇曰，以己法樂，樂彼同悅，喜行也　捨是道場，憎愛斷故：肇曰，人慈生愛，愛生著，著生累；悲生憂，憂生惱，惱生憎慈悲雖善而累相已生，故兩捨以平等觀，謂之捨行　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四禪世定，但發五通；實相眞禪，得漏盡也　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解脫，八解脫　二乘八解，背捨八邪；大乘八解，邪正俱背　深證實相，背捨萬累也　方便是道場，教化衆生故：四攝是道場，攝衆生故：肇曰，方便起乎弘化，四攝生乎來衆也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肇曰，聞不能行，與禽獸同聽也　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木非繩不直，心非理不正　故心之調也，必正觀實相　肇曰，心之性也，強梁難觀邪，調伏難觀正也　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爲法故：此下三科約法明道場　什曰，道品斷受生故，名捨有爲肇曰，三十七品，無爲之因也　又曰，無爲卽涅槃也　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什曰，小乘中說四諦，大乘中說一諦　今言諦，是卽一諦實相也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緣起，十二因緣相生起也　小乘觀十二緣，無明滅則行滅，非實相眞場　大乘觀因緣不生不滅，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此實相眞場也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此下三科約所治惑明道場，謂迷卽衆惑，悟卽眞場肇曰，煩惱之實性，衆生之無我，諸法之空義，皆道之所由生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取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此下諸科約佛果德，明坐菩提樹，住寂滅場，不著三界，不惑四魔，能師子吼也　肇曰，降魔兵而不爲所動，遊歷三界而不隨其趣，演無畏法音而無難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法身無過，卽衆德自顯；心無餘翳，則慧明普照　肇曰，佛具三十二業而無一闕，三明通達而無礙，斯皆大道之所由生也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什曰，一乘去以三十四心成道　大乘唯以一念，則確然大悟，具一切智也　肇曰，一切智者，智之極也　朗若晨曦，衆冥俱照；澄若靜淵，羣像並鑒　無知而無所不知者，

其唯一切智乎！何則？夫有心則有封，有封則有疆。封疆既形，則其智有涯；其智有涯，則所照不普。至人無心，無心則無封，無封則無疆。封疆既無，則其智無涯；其智無涯，則所照無際。故能以一念一時必知一切法也。一切智雖曰行標，蓋亦萬行之一耳。會萬行之所成者，其唯無上道乎！故所列衆法皆爲道場也。生曰，一念無不知者，始乎大悟時也。以向諸行終得此事，故以名焉。以直心爲行初義，極一念知一切法，不亦是得佛之處乎？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此下三，結成。肇曰，若能應上諸度以化天下者，其人行則遊道場，止則住佛法。舉動所之，無非道場。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五，明得益也。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也。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二，此初，命也。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此下三，略釋，文五，一，住靜室；二，魔來；三，不識；四，施女；五，不受。此初，持世避諠住靜，捨惡化善，皆迹示方便，軌之初學。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此二，魔作帝釋來也。肇曰，波旬，秦名煞者，或名極惡。斷人善根，因名煞者；違佛亂僧，罪莫之大，極惡也。什曰，帝釋是佛弟子。知其不疑，故作釋形來也。持世不作意觀他心，故不見也。天台云，方便菩薩不知魔來，有三意，一，未能魔佛二界一如等眞，故不知；二，緣觀有出入之間，故不知；三，未能善惡齊化，心有去取，故不知也。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此三，持世不識，謬爲說法。誡之以自恣，厭之以無常，修之以三堅。生曰，從女弦歌，是自恣法也。福有而自恣者，覆爲罪之根者也。五欲者，五情所欲也。用爲自恣，寶之必深。覺其無常，然後能以之求善本矣。肇曰，三堅法，身、命、財寶也。若忘身命，棄財寶，去封累而修是者，必獲無極之身，無窮之命，無盡之財。此三天地焚而不燒，劫數終而不盡，故名堅法。以天帝樂著五欲，不慮無常，故勸修堅法也。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此四，魔更施女爲亂也。生曰，因其說法故，可說以從善，實欲以女亂之矣。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此五，不受。女非順道之緣，故捨而不受。若法身正觀，萬品一如，無非不順。肇曰，持世菩薩時爲比丘也。所言未詮，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爲魔來嬈固汝耳！此三，廣引彈事，文中有八，一，覺悟；二，乞女；三，欲隱；四，勸捨；五，魔捨；六，說法；七，誘女；八，還女。此初，淨名覺悟。肇曰，以持世不覺，故發其狀也。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此二，淨名索女。肇曰，將化諸女，故現從其索。我爲白衣，應受此女，晷以與沙門釋子乎？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此三，魔欲隱去。肇曰，淨名神力之所制也。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四，空聲勸捨女也。肇曰，淨名以魔迷固，故化導之也。魔以畏故，俛仰而與。此五，魔捨女。生曰，推輕重，留女故當勝自不得去也。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爲說法，令發道意。此六，淨名爲女說法也，文二，此初，令發心也。肇曰，在魔故從欲，在我宜從道教。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此下二，勸修行，文二，一，勸；二，問；三，答。此初，勸樂法捨欲也。肇曰，女人之性，唯欲是樂。以其初捨天樂，故示以法樂。夫能以弘道爲美，積德爲忻者，雖復經苦履難而不改其樂，天地所重無易其忻。以此自娛，樂之極也，豈五欲之足存！自此已下備列諸行，以明超世之道，至歡之所由生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二，不解故問也。答曰，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衆，樂離五欲；三，淨名答，文四，此初，樂生四信，謂歸三寶及厭欲持戒。肇曰，信而後悅，莫若三寶。一樂離五欲者，什曰，是信戒也。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此二，樂厭苦報也。什曰，如《方便品》中說也。肇曰，善惡必察，何樂如之也。樂隨護道意，樂饒益衆生，樂敬養師；此三，明樂修出道，文三，此初，內護道意，下益衆生，上敬養師，並行本也。肇曰，將護無上道心，令無差失。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此二，明六度正行也。什曰，世俗慧中，不能生樂。要得無漏慧，離塵垢，即至樂自生也。樂廣菩提心；此下三，遍修萬行。肇曰，彼我兼得，謂之廣也。樂降伏衆魔；樂斷諸煩惱；魔怨散而惑病消，故樂也。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依報淨而正報圓，何樂如也！樂莊嚴道場；嚴萬行之因場，詣道樹之果場。樂聞深法不畏；什曰，心無近著，心不邪疑，又能信諸佛有不思議法，故能聞深法，心不生畏也。肇曰，樂法之情不

深者，聞深法必生畏也。樂三脫門，不樂非時；肇曰，三脫，空、無相、無作也。縛以之解謂之脫。三乘所由謂之門。二乘入三脫門不盡其極而中路取證，謂之非時。此大士之所不樂也。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肇曰，異我自彼，曷爲生恚？非同學，外道黨也。樂將護惡知識，樂近善知識；護惡不捨大悲，近善能成大智。樂心喜清淨；肇曰，清淨是實相眞法喜。樂修無量道品之法，適化無方，故道品無量。肇曰，法樂無量，上略言之耳。是爲菩薩法樂。此四，結也。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此下七，波旬誘女也，文二，此初，誘也。肇曰，先聞空中聲，畏而言與，非其眞心，故欲俱還也。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二，女辭也。肇曰，已屬人矣，兼有法樂，何由返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爲菩薩。此六，還女，文五，一，索女；二，還女；三，請法；四，爲說；五，隨還。此初，索也。肇曰，淨名化導既訖，魔知其不吝，故請也。菩薩之道，一切無惜，想能見還也。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衆生得法願具足。二，還女也。肇曰，因事興願，菩薩常法也。以女還魔，願具滿故，因以生願。一切衆生得法願具足，如魔之願滿也。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三，弟子辭師，故請法也。肇曰，昔在魔宮，以五欲爲樂；今在菩薩，以法樂爲樂。復還魔天，當何所業耶？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四，大士爲說無盡燈法。文三，此初，標名勸也。肇曰，將遠流大法之明，以照魔宮，疑冥之室，故說此門也。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二，釋勸，法，喻，合可見。肇曰，自行化彼，則功德彌增。法光不絕，名無盡燈。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爲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衆生。三，結勸學也。肇曰，報恩之上，莫先弘道。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五，致禮辭還。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此四，結辭不堪也。佛告長者子善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二，此初，命也。梵云，須達多，亦云，善得，亦云，善施，即給孤獨也。因緣如別。善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二，辭，文四，此初，辭也。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一，略釋也。在家大士，故於父舍行施，化同類也。生曰，婆羅門法，七日祠梵天，名大施期生彼也。言已承嫡繼業於父舍然也。寄之可以致，明法施大矣。什曰，所以乃至第七日方來譏者，欲令其功德滿，心淳熟也。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此三，廣引彈事，文六，一，彈訶；二，請說；三，略說；四，重請；五，廣說；六，得益。此初，彈也。肇曰，天竺大施會法，於父舍開四門，立高幢告天下，諸有所須，皆詣其舍，於七日中傾家而施，以求梵福。時淨名以其俗施既滿，將進以法施，故先譏其所設，以明爲施之殊也。當爲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爲？肇曰，夫形必有所礙，財必有所窮。故會人以形者不可普集，施人以財不可以周給，且施既不普，財不益神，未若會羣生於十方而聞之本土，懷法施於胸中而慧無不普。以此而會，會無不均；以此而施，施不遺人，曷爲置殊方而集近賓，捨心益而獨潤身乎？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此二，請問也。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此三，略答也。什曰，若一起慈心，即十方同緣。施中之等，莫先於此，故曰無前後也。肇曰，夫以方會人，不可一息期；以財濟物，不可一時周。是以會通無隅者，彌綸而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覆。故能即無疆爲一會，而道無不潤；虛心懷德，而物自賓。曷爲存濡沫之小慧，捨夫江海之大益；置一時之法養，而設前後之俗施乎？何謂也？此四，重問也。肇曰，羣生無際，而受化不俱。欲無前無後，一時而養者，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此下五，廣就萬行明法施，文五，此初，四等也。肇曰，夫財養養身，法養養神。養神之道存乎冥益。何則？羣生流轉以無窮爲路，冥冥相承莫能自返，故大士建德不自爲身，一念之善皆爲羣生，以爲羣生，故願行俱果，行果則己功立，願果則羣生益，己功立，則有濟物之能，羣生益，則有返流之分。然則菩薩始建德於內，羣生已蒙益於外矣！何必待哺養啓導，然後爲益乎？菩提首，弘濟之道也，是以爲菩提而起慈者，一念一時，所益無際矣。以救衆生起大悲心。肇曰，大悲之興，救彼而起，所以悲生於我，而天下同益也。以持正法起於喜心。肇曰，欲令彼我俱持正法，喜以之生也。以攝智慧行於捨心；肇曰，小捨捨怨親，大捨捨萬有。捨萬有者，正智之性也。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此二，明六度法施。大士以一毫之善，普施衆生，永

除六蔽、圓滿六度。肇曰：忿生於我，無我即無競。以離身心相起毗離耶波羅蜜。肇曰：精進之相，起於身心，而云離身心者，其唯無相精進乎？復次，愛著身心，不能精進。能精進者，其在亡身心乎？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肇曰：菩提之相，無定無亂，以此起禪，亦同相也。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肇曰：在佛名一切智，在菩薩名般若，因果異名也。然一切智以無相爲相，以此起般若，般若亦無相。因果雖異名，其相不殊也。教化衆生而起於空；此三，約三脫明法施。肇曰：存衆生則乖空義，存空義則捨衆生。善通法相，虛空其懷者，終日化衆生，終日不乖空也。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肇曰：即有而無，故能起無相；即無而有，故能不捨。不捨故萬法兼備，起無故美惡齊旨。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肇曰：作，謂造作生死也。爲彼受生者，非作生而生也。是以大士受生，常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衆生起四攝法；此四，遍約萬行明法施。肇曰：非方便無以護正法，非四攝無以濟羣生。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息諸慢以修敬，厭三僞而修三堅，內思六念，外順六和，此之謂法施。六念者，肇曰：念佛、法、僧、施、戒、天，六念也。六和者，肇曰：以慈心起身、口、意業，爲三也；四，得重養與人共之；五，持戒淨；六，修漏盡慧。非直心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衆。羣衆不和，非敬順之道。正行善法，起於淨命；肇曰：凡所行善，不以邪心爲命也。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心淨」者，信也。信樂賢聖，常近三寶，不憎惡人，能調不善。肇曰：近賢聖，生淨喜。見惡，無憎心也。以出家法起於深心；厭患三界，誓求菩提。大事因緣，非小志之所爲也。肇曰：出家之法，非淺心所能弘也。以如說行起於多聞；肇曰：聞不能行，非多聞也。以無諍法起空閑處；法性平等，名爲無諍。棲心此理，是住空閑。肇曰：忿競生乎衆聚，無諍出乎空閑。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肇曰：佛慧深遠，非定不趣。解衆生縛，起修行地；理圓無漸而解縛者，必修之以次位。肇曰：已行不修，安能解彼！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肇曰：大乘萬行分爲二業，以智爲行標，故別立智業，諸行隨從，故總立德業。凡所修立，非一業所成。而衆經修相好淨土繫以德業，知念說法繫以智業。此蓋取其功用之所多耳，未始相無也。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肇曰：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分別謂之慧。上決衆生念定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智，今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門，故繫之以慧也。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肇曰：無善不修，故無惡不斷。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肇曰：一切智慧，智業也；一切善法，即德業也。助佛道法，大乘諸無漏法也。智、德二業非有漏之所成，成之者，必由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此下五，結成決施。肇曰：若能備上諸法，則冥潤無涯。其爲會也，不止一方；其爲施也，不止形骸。不止形骸，故妙存濟神；不止一方，故其會彌綸。可謂大施，可謂大會矣。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衆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六，明時衆得益。文二，此初，婆羅門發心也。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二，明善得心淨。肇曰：心累悉除，得清淨信也。文四，此初，心悟上瓔珞也。生曰：亡曰施而此物在者，最所重也。而以上維摩詰者，現崇法施情也。不肯取。二，讓不受。什曰：本意爲說法故，亦爲譏財施故，懷此二心，所以不受。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三，重請受隨施也。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四，淨名受已迴施，文四，初，迴施二田也。肇曰：上直進以法施，未等致施之心。故施極上窮下，明施心平等，以成善得爲施之意也。一切衆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二，佛現化。生曰：分作二分者，欲以明等也。現神力者，驗法施也，變成四柱寶臺，豈財施能爲之乎？是法施會然也，故能無不周耳。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三，勸令等心，文二，一，有相等；二，無相等。此初也。施佛神通，若此施貧。初無善事，施者未能亡於分別，故淨名示之以平等。什曰：施佛以地勝，故心濃；施貧以地苦，故悲深。是以福田同相，致報一也。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爲具足法施也。二，無相等也。肇曰：若能齊尊卑，一行報，以平等悲而爲施者，乃具足法施耳。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四，得益也。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四，結不堪。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此是大段第二，總明諸菩薩奉辭。肇曰：三萬二千菩薩皆說不任之辭，文不備載之耳。

文殊師利品第五

前室外三品明訶責，此下六品明攝受　復次，前明不堪，仰德生信；此明堪聞，聞法悟入　六品經文宗緣問疾，此品居初故獨得名，下隨別義受別品目　疾有三種：一者衆生實報；二者菩薩權現，如品文明　大文分二：初此品略明二疾，下五品廣明二疾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此品受命，文二：一命；二恭命　此初，命也　肇曰，文殊師利，秦言妙德　經云，曾已成佛，名曰龍種尊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此二，恭命，文五，一，恭命問疾；二，大衆侍從；三，賓主往復；四，宣旨問疾；五，時衆得益　初中文二：初，總自謙；二，陳彼勝德；三，恭旨往問　此初也　什曰，言乃超出我上，豈直諸賢！　此蓋深往者之情耳，豈其實哉！　肇曰，三萬二千何必不任，文殊師利何必獨最　意謂至人變謀無方，隱顯殊迹，故迭爲修短應物之情事，孰敢定其優劣，辯其得失乎？　文殊將遵羣心而奉使命，故先歎淨名之德，以生衆會難遭之想也　其人道尊，難爲酬對，當承佛聖旨，方問疾耳　深達實相，善說法要；二，陳彼勝德，文三，一，二智深廣；二，因果德滿；三，二利功圓　此初，深達歎實，辯才歎權　此初也，內能深達實理，外能說法要旨　肇曰，實相難測而能深達，善以約言而舉多義，美其善得說法要趣也　辯才無滯，智慧無礙；此歎權智，亦內慧外辯也　肇曰，說辯圓應而無滯，智慧周通而無礙也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秘藏無不得入；此歎因果德滿　因知菩薩修行之法式，果入諸佛化物之秘藏，三密如七言偈明　肇曰：謂佛身口意秘密之藏。降伏衆魔，遊戲神通；此歎二利功圓　隆魔利他，得度自利　此初也　什曰，神通化物非眞故，名戲；復次，神通雖大，於我無難，如戲；復次，善入品住，自在無礙，如戲　肇曰，窮智用，盡權道，故稱度　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此三，恭旨往問　肇曰，其德若此，非所堪對，當承佛聖旨，然後行耳　於是衆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卽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二，大衆侍從，文二，初念，後往　此初，念也　肇曰，大士勝集，必有妙說，故率欲同舉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毗耶離大城。三，文殊與衆同往　肇曰，菴羅園在城外，淨名室在城內也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衆俱來，卽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此下三，明賓主往復也，文四，一，空室現相；二，見相知表；三，稱歎善來；四，述其所歎　此初，淨名現相也　此經宗明淨土悲化，故現二相，一，空室，表文殊入室，顯淨穢同爲法性之土；二，除侍，表愛見衆生，同歸法身無相；三，一床現疾，表大悲現化　故下文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　釋曰，國土空即室空表之，衆生空即除侍表之，淨土化生即現疾表之　肇曰，現疾之興，事在今也　空室人侍以生言端，事論於後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此二，見相，知有表也　生曰，見之者，得其旨也　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　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此三，稱歎　什曰，贊言善者，欲明賓來得會，主亦虛受也　又相見者，發彼菴園，故來；睹斯現疾，故見　今法身大士不然也，故善　肇曰，將明法身大士舉動進止不違實相　實相不來以之而來，實相無見以之相見　不來而能來，不見而能見　法身若此，何善如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　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此四，文殊述成不來不見　法性本無來，衆生妄見來，而要因大士應化來已，方悟於無來　生死往來，輪轉無際若悟無來，法身常住，更不來也　所以者何？　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釋也　妄想見去來，實無有去來，故能令返悟矣。去見，准釋王宮應來，雙林現去，例可見也　且置是事。此下四，正宣旨問疾　先宣佛旨，後宣己情　初止傍論，次宣旨也　肇曰，雖貪微言而使命未宣，故且止其論而問疾也　居士！　是疾寧可忍不？　療治有損？　不至增乎？　世尊殷勤致問無量。此下正宣佛旨三句：可忍否？　有損否？　不增否？　如下答　疾既緣彼非我，問旨亦彼損於我爲痊耳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　其生久如？　當云何滅？　此下二，宣己情，問也，文二，先問能化權疾；後問所化實疾　前中復三，一問現疾因起；二問室空無侍；三窮疾本相　初有問答，此問也　肇曰，使命既宣，故復問疾之所由生也　疾因何而起？　起來久近？　云何而得滅乎？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　此二，答，先雙答後二問，後別答初問，前文有三，法、喻、合也，法有標釋　肇曰，答久近也　菩薩何疾？　悲彼而生疾耳　羣生之疾，癡愛爲本；菩薩之疾，大悲爲源　夫高由下起，是因

非生。所以悲疾之興，出乎癡愛，而癡愛無緒，莫識其源。吾疾久近，與之同根。此明悲之始，不必就己爲言也。道融曰，衆生癡故有愛，愛故受身，受身則病。以彼病故，則我病生矣。毗摩爲物來久，故知悲不近也。彼病滅則我病滅，明起病不齊限衆生也。新學菩薩未能久處生死，爲一切起病，故明大士曠懷處疾。推其前際，以發心爲始；尋其後際，則與羣生俱滅。新學聞之，局心自曠，故但說病生滅，即大悲自顯也。所以者何？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此釋也。肇曰，夫法身無生，況復有形。既無有形，病何由起？然爲彼受生，不得無形，既有形也，不得無患。故隨其久近，與之同病；若彼離病，菩薩無復病也。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此二，喻也。菩薩如是，於諸衆生，愛之若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愈。此三，合也。並在文可見。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二，卻答初問。肇曰：菩薩之疾，以大悲爲根，因之而起。答初問也。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此下問室空無侍。有身必藉資生，有疾理宜侍奉，何以俱亡？此先問也。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此先答室空也。衆生迷則三界妄起，諸佛悟則淨國性空。下文云，諸佛國土皆如虛空淨土，經之本宗，故示室空以明之。又問，以何爲空？肇曰，室以無物爲空，佛土以何爲空？將辯畢竟空義。答曰，以空空。肇曰，夫有由心生，心因有起。是非之域，妄想所存，故以空智而空於有者，即有而自空矣。豈假屏除然後爲空乎？生曰，上空慧空，下空理空。又問，空何用空？生曰，若理果是空，何用空慧然後空？肇曰，上空法空，下空智空也。諸法本性自空，何假智空然後空耶？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肇曰，智之生也，起於分別。而諸法無相，故智無分別；智無分別，即智空也。諸法無相，即法空也。以智不分別於法，即知法空也，豈別有智空，假之以空法乎？又問，空可分別耶？肇曰，問智空、法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肇曰，向之言者，分別於無分別耳。若能無心分別而分別於無分別者，雖復終日分別而未嘗分別。又問，空當於何求？肇曰，上因正智明空。恐惑者將謂空義在正不在邪，故問空義之所在，以明邪正之不殊也。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肇曰，夫邪因正生，正因邪起。本其爲性，性無有二，故欲求正智之空者，當於邪見求也。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生曰，復於何求，得其然耶？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肇曰，捨邪見名爲解脫，背解脫名爲邪見。然則解邪相靡，孰爲其源？爲其源者，一而已矣。故求諸邪見，當本之解脫也。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生曰，復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肇曰，衆生心行，即解脫之所由生也。又，邪正同根，縛脫一門，本其眞性，未嘗有異。故求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也。又，仁所問何無侍者，此二，答無侍，先牒問也。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此二，答，先標人也。肇曰，世之侍者，唯恭己、順命、給侍所須，謂之侍者。菩薩侍者，以慢己、違命、違道者，同其大乖，和以冥順，侍養法身，謂之侍者。所以衆魔、異學爲給侍之先也。天台云，魔著愛惑也，外道執見惑也。禪定伏愛，智慧破見。既愛、見順眞，法身侍也。所以者何？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下釋也。什曰，言不見其有異相也。肇曰，魔樂著五欲，不求出世，故繫以生死。異學雖求出世，而執著己道，故繫以邪見。大士觀生死同涅槃，故不捨；觀邪見同正見，故能不動。不動、不捨，故能即之爲侍者。文殊師利言，居士！是疾爲何等相？此下二，約法身問疾相也。所以重有此問者，融云，有二門入佛法，一大悲，二智慧。階淺至深，弘之有漸，故先說大悲，後說實相也。文中問答三重，此初也。肇曰，既知病起之所由，復問由生之疾相也。四百四病，各有異相，大悲之疾，以何爲相乎？將明無相。大悲應物生病者，雖終日現疾，終日無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肇曰，大悲無緣，無緣則無相。以此生疾，疾亦無相，故曰「我病無形不可見」也。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二，約身心問。肇曰，惑者聞病不可見，將謂心病無形故不可見，或謂身病微細故不可見，爲之生問也。病於身心與何事合，而云不可見？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肇曰，身相離則非身，心如幻則非心。身心既無，病與誰合？無合故無病，無病故不可見。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三，約四大問也。肇曰，身之生也，四大所成。上總推身，今別推四大，曲尋其本。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答也。肇曰，四大本無，病亦不有。而衆生虛假之病從四大起，故我以虛假之疾應彼病身。逆尋其本，彼我無實，而欲觀其形相當何耶？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此二，問所化實疾，文二，前問慰喻，後問調伏。所以有此二問者，肇曰，外有善喻，內有善調，則

能彌歷生死、與羣生同疾。叡曰、凡夫之病、爲憂苦所惱。菩薩所病則生愍憂、爲病所逼則生苦惱。憂心外感、須聞法以自慰；苦心內切、宜觀空以自調。肇曰、慰喻有疾應自文殊、而逆問淨名者、以同集諸人注心有在。又、取證於疾者、乃所以審慰喻之會也。此將明大乘無證之道、以慰始習現疾菩薩、故生此問也。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衆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此二、答、文四、初約理喻；二約起大悲喻；三約求大果喻；四結成。初、列無常等四也。肇曰、慰喻之法、應爲病者說身無常、去其貪著；不應說厭離、令取證也。不觀無常不厭離者、凡夫也；觀無常而厭離者、二乘也；觀無常不厭離者、菩薩也。是以應慰喻初學、令安心處疾以濟羣生、不厭生死、不樂涅槃、此大士慰喻之法也。說身有苦等者、肇曰、雖見苦而不樂涅槃之樂；雖知無我、不以衆生空故闕於教導；雖見身空而不取涅槃畢竟之道。故能安住生死、與衆生同疾。是以慰喻之家宜說其所應行、所不應行、不宜說也。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此二、約大悲喻也、文三、此初、勸悔先過。病由先罪、但可責己、不可懼病、廢捨大悲、入過去也。肇曰、教有疾菩薩悔既往之罪法、罪雖繫人、不言罪有常性、從未來到現在、從現在入過去也。以己之疾、愍於彼疾、此二、推己興悲以自喻。生曰、我有智慧猶以疾苦、況乃不達者乎？推己愍彼、是兼濟之懷、豈得自畏死也。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此三、追往念益以自喻也。肇曰、當尋宿世、更苦無量。今苦須臾、何足致憂？但當力疾救彼苦耳。生曰、念欲饒益一切衆生者、方入生死、不得有畏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此三、約求大果喻也、文三、此初、恃福以求大果、勿邪命而苟存。肇曰、恐新學菩薩爲疾所亂、故勸憶所修福、悅其情也。生曰、若有福者、所生必勝、有何畏哉！勿生憂惱、常起精進、此二、息憂以進道也。生曰、因病致懈、懈乃愈生其憂。勤與命競、恆患不至、豈復容惱哉！當作醫王、療治衆病。此三、勸求大果以廣濟也。肇曰、當爲大法醫王、療治羣生之疾。自疾何足憂乎？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此四、結勸喜也。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此二、問內調法也。五陰患身、但可暫慰、究竟營樂、須住法身。故次勸修無相觀以內調也。肇曰、上問慰喻之宜、今問調心之法。外有善喻、內有善調、則能彌歷生死與羣生同疾、辛酸備經而不以爲苦、此即淨名居疾之所由也、將示初學處疾之道、故重斯問。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此二、答也、文三、初明般若正智觀空；次明漚和大悲涉有；三明雙亡空有、寂照平等。初文復三、一明我空；二明法空；三明俱空。初中又三、一推病虛實；二知由著我；三除我歸眞。初推病中二、初推因妄生；二悟果假合。此初也。肇曰、處疾之法、要先知病本。病之生也、皆由前世妄想顛倒、妄想顛倒、故煩惱以生、煩惱既生、不得無身、既有身也、不得無患、逆尋其本、虛妄不實、本既不實、誰受病者？此明始行者初習無我觀世。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二悟果假會、釋無我也。四大和合、假名爲身耳、四大既無主、身我何由生？譬、沙無油、聚沙亦無。主、我、物異名耳。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二、推知所由、由著我也。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衆生想、三、正破我也。肇曰、病本即上妄想也。因妄想故、見我及衆生。若悟妄想之顛倒、則無我、無衆生也。當起法想、此二、明法空觀也、文三、初標法想；二分別法想；三滅除法想。此初也。肇曰、我想、患之重者、故除我想而起法想。法想於空爲病、於我爲藥、卑隆相靡、故假之以治也。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此二、分別唯法無我、文二、初約因果起滅推；二約諸法互不相知推。此初也。肇曰、五陰諸法、假會成身。起唯諸法共起、滅唯諸法共滅、無別有眞宰主其起滅者也。既除我想、唯見緣起諸法、故名法想。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此二、推諸法互不相知也。肇曰、萬物紛紜、聚散誰爲？緣合則起、緣散則離、聚散無先期、故法法不相知也。彼有疾菩薩爲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即是大患、我應離之。此三、滅除法想也、文二、初念離；二釋。此初也。肇曰、法想雖除我、於眞猶爲倒、未免於患、故應離之也。云何爲離我、離我所？此下五重展轉推尋、明法無性。何者？因我、我所、執法二相；因二相故、內外分別；因分別故、執生死涅槃不等；以不等故、不知諸法但有假名、法無定性。若悟法本無性、則一切皆如、此推我、我所也。肇曰、我爲萬物主、萬物爲我所。若離我、我所、則無法不離。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此二、推諸法因待、故有二相、非眞二也。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此推內外分別、妄心取相、故分別內外；悟法平等、故自然不念。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

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二、推一切法平等也。由妄計我，遣妄故假名涅槃。若悟妄我非我，自然涅槃非涅槃。此二皆空，即一切法平等。肇曰：所事無不異，所空無不一。極之諸下，齊以一觀，乃應平等也。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五、推諸法如幻，但有假名，無決定性。肇曰：因背涅槃，故名吾我。六、捨吾我，故名涅槃。二法相假，故有名生，本其自性，性無決定。故二俱空也。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此三，明空空也。生曰：亦以言述除之，義以粗妙故云爾焉。肇曰：基生封累深厚，不可頓捨，故階級漸遣，以至無遣也。上以法除我，以空除法。今以畢竟空空於空者，乃無患之極耳。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此二，是有疾。下明大悲涉有觀。若悟空而亡悲，大士之患也，故次勸也。文五，初標勸；二示過；三勸起大悲；四明化心；五結勸。此初也。什曰：受，謂苦、樂、捨三受也。若能解受無受，則能為物受生而忍受三受也。復次，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即三界、二乘利物化生，皆無受之受也。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此二，示小過。未具大悲弘願，不應自取證也。肇曰：善自調者，處有不染有，在空不染空。以心無受，故無所不受。佛法未具，衆生未度，不獨滅三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當念惡趣衆生，起大悲心。此三，勸起大悲心。文三，此初，思己愍彼，起大悲心，不同二乘捨衆生也。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二、明弘願大悲。肇曰：要由羣生恒其苦樂。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三、明除其執病，不除假名化法。肇曰：諸法緣生，聚散非己，會而有形，散而無像。法自然耳，於我何患？患之生者，由我妄想，於法自為患耳。為斷病本而教導之。四、明化心，文三，初標化心；二、推尋病本；三、為斷除。此初也。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二、尋病本，此先推能緣也。肇曰：攀緣謂妄想微動，攀諸法也。妄想既緣，則美惡已分；美惡既分，則愛憎並熾。所以衆結煩於內，萬病生於外。自茲已往，所歷不能記。本其所由，微想而已，故曰攀緣為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二、推所緣，謂三界妄有。肇曰：明攀緣之境也。三界外法，無漏無為，其法無相，非是妄想所能攀緣。能攀緣者，三界而已耳。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三、為斷除也，文二，此初，釋無所得也。心緣相起，相從心生，相無所得，心緣自絕。肇曰：所以攀緣，意存有取；所以有取，意存有得。若知法虛誑無取無得者，則攀緣自息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二、釋妄見。肇曰：內有妄想，外有諸法。此二虛假，終已無得。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慧利。五、結勸，文二，初結勸，後喻勸。肇曰：若能善調其心，不懷異想，而永處生死，斷彼苦者，是菩薩菩提之道。若不能爾，其所修行，內未足為有慧，外未足為有利也。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此二，喻勸也，文有喻、有合也，可見。生曰：菩薩念衆生如親無異已，若不除其老病死怨，便是己怨亦不除矣。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此三，彼有疾。下，雙亡空有，寂照平等，中道觀也，文二，初明觀體，二明妙用。前中復二，先正明觀，後揀非。此初也。眞者，眞空也；有者，俗有也。前空觀偏眞，次大悲涉有。今此中道觀非空，故智無所證；非有，故悲無所緣。悲無緣故，雖涉有而不有；智無證故，雖觀空而不住。故能寂照平等，悲智雙運，道之極也，其在於茲。又，悟、不悟殊，有衆生，菩薩之異。體眞會極，而法性無二。生曰：如我此病非眞非有者，言已已悟也。衆生病非眞非有者，云彼不悟也。是欲教之，令知此法也。作是觀時，於諸衆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此二，揀非，文二，初約愛見揀；次約禪定揀。後約二智揀。雖衆生病非眞非有，法性一如，而凡夫愛見所迷，二乘定慧未均，菩薩二智不等。此三皆迷法性，故須揀也。初文四，初標愛見非；二、釋是非；三、引佛語證；四、結勸。此初也。肇曰：善自調者，應先觀己病及衆生病，因緣所成，虛假無實，宜以此心而起悲也。若此觀未純，見衆生愛之而起悲者，名愛見悲也。此悲雖善而雜以愛見，有心之境，未免於累，故應捨之。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此微釋，文二，初除失；二、顯得。此初也。肇曰：心遇外緣，煩惱橫起，故名客塵。菩薩之法，要除客塵而起大悲。若愛見未斷，則煩惱彌滋，故應捨之。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衆生說法解縛。此下顯得。肇曰：夫有所見，必有所滯；有所愛，必有所憎。此有極之道，安能致無極之用？若能離此，則法身化生無往無不在，生死無窮，不覺為遠，何有愛見之覆、疲厭之勞？愛見既除，法身既立，則所生無縛，亦能解彼縛也。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此三，引佛語證。是故菩薩不應起縛。此四，結勸，並可見。何謂

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　此二，何謂二？約禪定揀非　肇曰，上界受生，二乘取證，皆由著禪味，所以爲縛　既離生死，方便爲物而受生者，彼我無縛，所以爲解　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此三，約二智揀，文二，初就無相觀揀；二約無常觀揀　初文又三，初標章；二釋，三總結　此初，標四章也　肇曰，巧積衆德，謂之方便；直達法相，謂之慧　二行俱備，然後爲解耳　又解，方便無慧，愛見行也；慧無方便，二乘智也　有慧方便，無緣悲也；有方便慧，寂照智也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釋初章也　肇曰，六住已下，心未純一　在有則捨空，在空則捨有，未能以平等眞心有無俱涉，所以嚴土化人，則雜以愛見　此非巧便修德之謂，故無方便；而以三空自調，故有慧也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第二章也　肇曰，七住已上，二行俱備，遊歷生死而不疲厭，所以爲解　又解，若准《仁王》初地，雙照二諦平等道，即二行俱備也　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第三章　肇曰，不修空慧，以除煩惱，是名無慧也　而勤積德，有方便也　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第四章也　肇曰，上有方便慧解，今有慧方便解，致解雖同，而行有前後　始行者，自有先以方便積德然後修慧者，亦有先修空慧而後積德者，各隨所宜，其解不殊也　離煩惱，三空自調之所能　積德向菩提，即嚴土化人之流也　前後異說，互盡其美耳　文殊師利！　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此三，結也　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爲慧　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此二，約無常觀揀，文二，此初，就無常等四揀也　肇曰，大乘四非常觀，即平等眞觀，故名爲慧　以平等心而處世不倦，故名方便，慰喻之說，即其事也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爲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肇曰，新故之名，出於先後　然離身無病，離病無身，衆緣所成，誰後誰先？既無先後，則無新故　新故既無，即人實相，故名慧也　既有此慧，而與彼同病，不取涅槃，謂之方便　自調初說，即其事也。又解，此二章或就初修大士觀無常理，身有實疾不捨悲願，明二智也　文殊師利！　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此二，結觀成妙用，文二，一結前觀成；二廣明妙用也　初中又三，此初，結觀成也　肇曰，大乘之行，無言無相；而調伏之言，以形於前文　今將明言外之旨，故二俱不住；二俱不住，即寄言之本意，寄言之本意，即調伏之至也　所以者何？　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此二，約人釋，可見　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此三，結不住行　夫能不住二邊者，方能雙二邊也　在於生死，不爲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此下二，廣明妙用也　肇曰，欲言在生死，生死不能污；欲言住涅槃，而復不滅度　是以處中道而行者，非在生死，非住涅槃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什曰，謂行三脫而不證也　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肇曰，不可得而名者也　雖過魔行而現降衆魔，是菩薩行；肇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行乎！　何則？　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　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　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　是以此章或說有行，或說無行　有無雖殊，其致不異也　魔行，四魔行也　久以超度而現降魔者，示有所過耳　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肇曰，一切智未成，而中道求證，名非時求也　雖觀諸法不生不滅，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肇曰，正位，取證之位也　三乘同觀無生，慧力弱者，不能自出；慧力強者，超而不證　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肇曰，觀緣起，斷邪見之道也　而能反同邪見者，豈二乘之能也？　雖攝一切衆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肇曰，四攝攝彼，慈慧之極，視彼猶己，而能無著　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肇曰，小離離憒鬧，大離身心盡　菩薩雖樂大離而不依恃也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什曰，現生三界，處而不惑也　肇曰，三界即法性，處之何所壞也　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是菩薩行；肇曰，行空欲以除有，而方殖有德。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肇曰，行無相，欲除取衆生相，方度衆生。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肇曰，行無作，欲不造生死而方現受身也。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肇曰，行無起，欲滅諸起心，而方起善行　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衆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什曰，六度自行法自行既足，然後化人，化人乃知衆生心　肇曰，六度無相行　無相則無知，而方遍知衆生心行也　叡曰，別說六度，則各自有對　但以總故，獨明第六

第六般若之相寂滅而遍緣，所以爲妙。六通亦然。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肇曰，雖具六通而不爲漏盡之行也。何者？菩薩觀漏即是無漏，故能永處生死，與之同漏，豈以漏盡而自異於漏乎？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四無量、四禪、四空定、八解脫，有覺有觀等三昧，此皆上二界受生因。大士知三界如幻，故不隨生也。肇曰，取其因而不取其果，可謂自在行乎？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肇曰，小乘觀身、受、心、法，離而取證，菩薩雖觀此四，不永離而取證也。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肇曰，小乘正勤功就，則捨入無爲。菩薩雖同其行，而不同其捨也。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肇曰：雖同小乘行如意足，而久得大乘自在神通之用也。雖行五根而分別衆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肇曰，小乘唯自修己根，不善知人根。菩薩雖同其自修，而善知人根，令彼我俱殖。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肇曰，雖同聲聞根、力、覺、道，其所志求常在佛行也。又解，五力自行，十力兼化；七覺自行，佛慧兼化；八正自行，無量佛道行於非道，以化人也。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肇曰，繫心於緣謂之止，分別深達謂之觀。止觀，助涅槃之要法，菩薩因之而行，不願之以隨涅槃。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肇曰，修無生滅無相行者，本爲滅相而方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肇曰，雖現行小乘威儀，而不捨大乘之法。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是菩薩行；肇曰，究竟淨相，理無形貌，而隨彼所應現若干像也。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肇曰，空本無現，而爲彼現。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肇曰，雖現成佛，轉法輪，入涅槃，而不永滅，還入生死，修菩薩法。如上所列，豈二乘之所能乎？獨菩薩行耳。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衆，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五，明時衆得益。

不思議品第六

此下五品經文廣明權實二疾。此品明權，下四品明實。上明菩薩非疾現疾，大悲爲物，惑者尚疑，故此廣現神通，明無疾也。然理絕名相，一經盡不思議也。此品廣假事顯理，故獨標名也。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當於何坐？品文分六，一身子念床；二淨名借座；三廣明神用；四迦葉歎伏；五時衆得益；六淨名述成。前文分五，一念；二問；三答；四訶；五得益。此初，念也。叡曰，雖復寄迹郢匠，以生無求之談。然於衆中生念者，將以小乘結業之身未免近累，心雖無勞而形有疲倦，已居僧之首識，思其座所以生念，念食亦然。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求床座耶？二，淨名問。肇曰，獨寢一床，旨現於此。舍利弗默領懸機，故招其興端。淨名將辨無求之道，故因而語之。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床座。三，答也。淨名爲衆稱揚入室者皆一心求法，取著心切，與道彌乖，故此廣明無求方得道眼之淨。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此四，淨名彈訶，文四，初訶愛身；二訶法執；三訶違眞；四結眞求也。此初也。愛身求座，輕法慢人，以此求道，未之得也，故深誡焉。肇曰，眞求乃不求法，況安身之具乎。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此二，訶法執也。佛爲二乘假說陰界以破我人，我人既亡，陰界如幻。小乘不達，執有實法計爲宗旨，疑謗大乘，爲患不輕，故此訶也。三界亦衆生妄報，非實理有之，名數並如常。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解曰，三寶性常，理無三別。小乘執迹，見有差別。今大乘眞求，故皆不著。諦是眞理，唯一法印。鹿苑方便，權說有四。二乘執著，皆名戲論。復次，眞諦無相，著異相說，皆戲論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此三，訶違眞也。此下九句明眞理。如此體之則無求。故有求則生滅等，所以失道；無求則寂滅等，所以悟眞也。見、聞、知、眼、耳、意三識也。覺、鼻、舌、身三識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此四，結眞求

七、肇曰、法相如此、豈可求乎？若欲求者、莫唯無求耳。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此五、明絕求所以悟道也。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此下明淨名借座。若訶而不借、何以顯不思議之神力？神力若此、病豈實哉！文六、一問座；二答處；三借座；四遣座；五衆見；六坐座。此初也。肇曰、文殊大士遊化無礙、必見諸國殊妙之座。淨名欲生時會敬信之情、故問而後取。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此二、答處也。衆生業勝、佛身所以現長及座嚴飾也。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三、淨名神力請座也。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四、燈王遣座。肇曰、淨名雖以神力往取、彼佛不遣、亦無由致。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此五、衆見小容大也。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坐像。此六、坐座。文三、初命坐、及自現身坐也。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此二、得神通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此三、無力不昇、文五、此初、無力不昇也。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二、淨名命也。舍利弗言、此座高廣、吾不能昇。此三、辭也。什曰、維摩神力所制、欲令衆知大小乘優劣若此之懸也。亦云、諸佛功德之座、非無德所昇。理自冥絕、非所制也。亦云、表不能昇如來解脫床也。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此四、勸禮也。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此五、禮已便坐也。天台曰、表迮心尚大、方得昇也。舍利弗言、居士、未嘗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此三、因歎廣明不思議解脫也。文二、初歎問、後維摩詰廣答。此初、身子欲明己證不眞、故歎問也。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此二、廣明不思議解脫力用、文三、初明理妙；二明智證；三明理智合故有不思議廣大之用。此初也。言諸佛菩薩者、非二乘所證之解脫、蓋是婬怒癡性即是解脫、縛脫不二之解脫也。肇曰、夫有不思議之迹顯於外、必有不思議之德著於內。覆尋其本、權智而已乎。何則？智無幽而不燭、權無德而不修。無幽不燭、故理無不極；無德不修、故功無不就。功就在乎不就、故一以成之；理極存乎不極、故虛以通之。所以智周萬物而無照、權積衆德而無功、冥亨無爲而無所不爲、此不思議之極也。巨細相容、殊形並應、此蓋耳目之粗迹、詎足以言乎？然因末以示本、託粗以表微、故因借座略顯其事耳。若菩薩住是解脫者、此二、明實慧證理。肇曰、七住法身已上、乃得解脫。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河沙世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衆生謂之一劫。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衆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衆生。又、菩薩以一佛土衆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衆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爲害。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衆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此三、明智與理合有大用。理既大小不二、外用亦能須彌入芥子中。延促彼此、高下往來、例皆然也。妙用無窮、略出十五事以示物耳。叡曰、此所辯於神通也。不思議即是神通、有神通非不思議。何者？若滅須彌而入芥子、增芥子而受須彌、是神通二乘亦有、非不思議。故此中言大小相容而無所增減、遍至十方而不動本處。據

事而觀，淵不可測，故曰不思議也。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衆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爲若此也。此下四，明迦葉抑小揚大，令發大心，文五，此初，傷聲聞不解，如盲人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二，歎智發心也。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振三千大千世界。此三，自念絕分，故應號泣。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此四，思彼堪受也。肇曰，迦葉將明大小之殊，抑揚時聽，故非分者宜致望絕之泣，已分者宜懷頂受之歡也。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五，勸信。肇曰，但能信解，魔不能嬈，而況行應者乎！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五，明睹斯神力，發大心也。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衆生，現作魔王。此六，淨名述成，文四，初正述；二釋所以；三舉喻；四結成。初舉二緣，此初，作魔王。肇曰，因迦葉云信解不可思議者，魔不能嬈，而十方亦有信解菩薩爲魔所嬈者，將明不思議大士所爲自在，欲進始學，故現爲魔王，非魔之所能也。此亦明不思議，亦成迦葉言意。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車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此二，乞以試人。如哥利王割截身體，無我無人，此事理俱極，方證聖道，故現試也。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此二，釋不思議。大士內無三毒，有力能試。凡夫及地前二乘下劣位人，皆不能也。肇曰，截人手足，離人妻子，強索國財，生其憂悲，雖有目前小苦而致永劫之大安。是由深睹人根，輕重相推，見近不及遠者，非其所能爲也。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此三，喻也。肇曰，能不能爲喻。象之上者，名曰龍象也。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此四，結。肇曰，智慧遠通，方便近導，異迹所以彤衆庶所以成。物無不由，而莫之能測，故權智二門，爲不思議之本也。

觀衆生品第七

衆緣生故，理無眞幸，緣之起慈，故曰品也。文三，此品廣上實疾空觀門，《佛道品》廣上大悲涉假門，《不二法門》、《香積品》廣上中觀體用門。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此品文二，先明大乘空行成；二明大女散花摧二種解脫證空不同。前文有四，一觀衆生空；二空具四無量心；三考善緣之可增；四窮惑源之本妄。初文二，此初，問也。肇曰，悲疾大士自調之觀，微言幽旨亦備之前文矣。然法相虛玄，非有心之所睹；眞觀冥默，非言者之所辯。而云不證涅槃與羣生同疾，又現不思議其迹無端，或爲魔王逼迫初學，斯皆自調大士之所爲也。自調之觀，彼我一空，然其事爲喻，乃更彌甚。至令希宗者，或已言之致；存彼己者，增衆生之見。所以無言之道難爲也。近取諸喻，遠況眞觀，以去時人封言之累，故生斯問。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炎，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此上答衆生空。既爲妄心所變，妄業所牽，妄情所受，離妄則眞，故廣假喻顯理也。此初十喻，假有故空也。肇曰，幻師觀幻，知其非眞；大士觀衆生，有若此也。生曰，非不有幻人，但無實人耳。既無實人，以悟幻人亦無實矣。苟幻人之不實，衆生豈獨實哉。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此二，約五法喻本無故空。四大有實，第五本無，餘數亦然。肇曰，經有定數。如無色界色，如燋穀牙；此下二，五喻，假名故空。如須陀洹身見，此云入流，離五見流入聖道流，故無身見。如阿那含入胎，此云不來，不受欲界胎生也。如阿羅漢三毒，此云煞賊，煞三毒也。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肇曰，七住得無生忍，心結永除，況毀禁粗事。如佛煩惱習，肇曰，唯有如來，結習永盡。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迹，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肇曰，心馳動於內，息出入於外。心相既滅，故息無出入也。如夢所見已悟，如滅度者受身，肇曰，未有入涅槃而復受身者。如無因之火，菩薩觀衆生爲若此。肇曰，火必因鑽。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此二，文殊，下明大乘空具四無量也。大品云，般若雖空，一心具足萬行。若小乘空，但斷惑而已。初文二，此初，問也。肇曰，慈以衆生爲緣。若無衆生，慈心何寄乎？明眞慈無緣而不離緣，成上無相眞慈義也。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此二，淨名答，文二，初標答；二廣釋。此初也。慈名與樂。法身常樂，衆生共有，由迷我相，計著生死。大士爲說我人本空，衆

生如幻，令見法身，名眞解脫，可謂眞慈。當此其行食補養，大乘樂果，二乘涅槃，爲至樂哉，爲眞慈哉。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此二，廣就萬行明慈。若能令彼悟衆生空，得無生忍，萬行寂滅，即是與寂滅慈也。已下萬行皆因悟理，理悟即萬德自圓，法身常樂，故名慈也。不熱慈者，既證無生，離煩惱熱也。行等之慈，等三世故；有生滅也，三世殊途；無生滅也，三世自等也。行無諍慈，無所起故；既證法性，如無諍，煩惱諸邊無所起也。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既證無相，內外自空，故不合也。行不壞慈，畢竟盡故；既得無生，煩惱永寂，萬行眞常，故不退壞。行堅固慈，心無毀故；既悟無生，眞心無毀也。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照本無生，法身自淨。行無邊慈，如虛空故；取相故功德有邊，證無相故空無邊也。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阿羅漢，此云煞賊。得無生忍，結賊自喪也。行菩薩慈，安衆生故；既得無生，行無緣慈能利一切。行如來慈，得如相故；既悟法身去來相如，令悟如相，名如來慈。行佛之慈，覺衆生故；既自覺無生，必能覺未覺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法身眞常，妄惑所覆，除妄修因，非眞要修。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菩提無相，怨親平等，故一味也。行無等慈，斷諸愛故；既證法身，超然絕待，離愛著也。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令悟無生，超度衆苦，名大乘也。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既亡彼我，疲厭永絕，與樂濟人，不休息也。行法施慈，無遺惜故；令悟眞空，名爲法施。理含萬德，故無遺惜。行持戒慈，化毀禁故；悟空法身，戒羅自淨。悲願既滿，能化毀禁。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諦見無生，彼我自絕，誰云彼辱，孰是我忍。行精進慈，荷負衆生故；有我則疲於化人，無生則荷物不倦也。行禪定慈，不受味故；攝心住禪，禪悅爲味。悟心無生，味無味也。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無生正觀，了本妄除，對病皆藥，悉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既證無相法身，故能隨物現相也。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中道正觀，理無曲隱，永離二邊，故云直心。行深心慈，無雜行故；無生正觀，唯趣佛行，不雜二乘。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觀空見眞，稱理無虛也。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無生正觀，必得佛果。什曰，梵本云住涅槃樂也。菩薩之慈，爲若此也。結也，上慈名雖殊，俱出正觀。經云，般若雖空，一心具足萬行，是爲說法空，令悟萬行，得菩提樂，名菩薩慈。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衆生共之。二，問答悲也。肇曰，衰彼長苦，不自計身，身積衆德，願與一切衆生共之。二，問答悲也。肇曰，衰彼長苦，不自計身，身積衆德，願與一切衆生共之。二，問答悲也。何謂爲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三，問答喜也。肇曰，自得法利，與衆同歡，欣於彼己俱得法悅，謂之喜也。何謂爲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悕望。四，問答捨也。肇曰，大悲苦行，憂以之生；慈喜樂行，喜以之生。憂喜既陳，則愛惡微起，是以行者捨苦樂行，平觀衆生。大乘正捨，行報俱亡，故無所悕望也。三等俱無相無緣，與慈同行。慈行既備，類之可知。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此三，六重問答，本積善之可增。復次，菩薩空行化物度人，故次問弘誓令堅固也。四弘誓願，文即爲四。此初，二問答衆生無邊誓願度也。肇曰，生死爲畏，畏莫之大。悲疾之士何所依恃，而能永處生死，不以爲畏乎？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二，答也。肇曰，生死之畏，二乘所難。自不依如來功德力者，孰能處之？什曰，亦以念爲依，亦以求趣爲依。又解，上云菩薩行成，皆是諸佛威神之所建立也。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二，問也。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衆生。二，答也。肇曰，住化一切，則其心廣大，廣大其心，則所之無難。此住佛功德力之謂也。又解，住大悲心，諸佛護念。又問，欲度衆生，當何所除？二，問也。答曰，欲度衆生，除其煩惱。二，答也。此二，明煩惱無邊誓願斷也。濟物之大，斷惑爲先。惑因既亡，生死自度。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問也。答曰，當行正念。答也。此三，善法無邊誓願學。上已，夫有煩惱出於惑情耳。使應觀察法理以遣之也。然始觀之時，見理未明，心不住理，要須念力，然後得觀也。又解，始於正念，終圓萬善。又解，萬善不邪，皆正念也。又問，云何行於正念？問也。答曰，當行不生不滅。答也，此下二，問答。無上佛道誓願成也。不善永息，善法圓滿，佛道成也。肇曰，正念謂正心念法。審其善惡，善者增而不滅，惡者滅令不生。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問答成上可見。又問，善、不善，孰爲本？此四，六重問答。窮惑源之本妄，悟妄即自性空矣，不同二乘斷惑證空。惑次第配五住煩惱，理亦可然，隨文亦好，此問二也。肇曰，既知善之可生，惡之可滅，將兩捨以求宗，故通尋其本也。生曰，一善一惡者，淺爲根本，永無制也。要當求其大原而觀之者，然後制宜。答曰，身爲本。答也。肇曰，善惡之行，非身不生。生曰，所以爲善惡者，爲身故也。又云，見一處住地煩惱也。又問，身孰爲本？答曰，欲貪爲本。二，問答也。肇曰，

愛爲生本、長衆結縛　凡在有身、靡不用之　又云、欲愛住地也　又問、欲貪孰爲本？　答曰、虛妄分別爲本　三、問答也　肇曰、法無美惡、虛妄分別謂是美惡　美惡既形、則貪欲是生也　又云、色愛住地也　又問、虛妄分別孰爲本？　答曰、顛倒想爲本　四、問答也　肇曰、法本非有、倒想爲有　既以爲有、然後適其美惡、謂之分別　又云、有愛住地也　又問、顛倒想孰爲本？　答曰、無住爲本。此五、問答也　無明生地、妄心構立、無別依住、故名無住　肇曰、心猶水也。靜則有照、動則無鑒　擬愛所濁、邪風所扇、涌溢波蕩、未始暫住　以此觀法、何住不倒　譬臨面涌泉而責以本狀者、未之有也　倒想之興本乎？　不住義存於此乎？　又問、無住孰爲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　此窮無、明無依本也　肇曰、若以心動爲本、則有有相　理極初動、更無本也　若以無法爲本、則有因無生　無不因無故、更無本　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此明一切法妄也　肇曰、無生故倒想、倒想故分別、分別故貪欲、貪欲故有身　既有身也、則善惡並陳　善惡既陳、則萬法斯起、自茲已往、言數不能盡也　若善得本、則衆末可除矣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卽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此下第二明天女、大士、身子　小乘論二種解脫證用不同　委曲料簡、知大小之懸殊、便歸宗矣　大文分七、一、明二種解脫習盡不同；二、『止此室』下約理明卽、不卽異；三、『於三乘』下約教明乘無乘異；四、『轉女身』下就相明轉、不轉異；五、『沒生』下就報明生滅、不生滅異；六、『久如』下就修明得、不得異；七、淨名述其本迹　初文有七、第一散花供養；二有墮、不墮；三神力去花；四天問所以；五答不如法；六彈訶解脫釋；七結惑盡不同　此初也　肇曰、天女卽法身大士、常與淨名共弘大乘不思議道、故現爲它神、同處一室　見大衆集、聞所說法、故現身散花、欲以生論也　花至諸菩薩卽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二者有墮、不墮　生曰、雖天力使然、而招之自有在矣　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三、去花也　肇曰、將辨大小之殊、故使花若此　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花？　四、問去花意　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五、答不如法。肇曰、香花著身非沙門法、是以去之　生曰、不如律法也　天曰、勿謂此花爲不如法。所以者何？　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此六、彈訶、文四、初、明花無分別；二、明如法不如法；三、菩薩不著；四、二乘便著　此初也　什曰、花性本無二、故無分別也　生曰、花性無實　是有如法、不如法之分別故　肇曰、法無有心於墮、不墮乎？　夠別之想出自仁者耳　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　二、明如法不如法　身子以犯戒爲不如法、大士以分別持戒爲不如法　生曰、若體花理無好惡者、乃合律之法耳　觀諸菩薩花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三、明菩薩離分別習故不著　無不二法門品明菩薩於漏無漏、爲無爲等、皆亡分別　人不二法門得無生忍、意皆然也　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　四、明小乘便著、文三、此初、喻也　生曰、恐畏之時、情既怯弱、故得便矣、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二、合喻也　菩薩生死卽涅槃、故大悲無畏；小乘生死異涅槃、故畏生死　又有分別故習氣不亡、六塵得便也　三、結也　生曰、苟曰惡之、好得便矣　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　四、結也　生曰、既已離惡、正使五情所欲陳列於前、不復能使之好矣　結習未盡、花著身耳；結習盡者、花不著也。此七、結揀　生曰、向惡花去之、雖非結病、然是其習矣　習尚招花著身而不可去、況有結乎？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此下二、約理體明卽、文三、初文字離不離；二、煩惱斷不斷；三、解脫證不證　此初問答、解釋六種分別　此身子問也　肇曰、正淨名大乘之室久近、妙辯若此乎　答曰、我止此室、如者年解脫　二、天答也　身子以執身止室問、天以聞法故悟心止解脫答　肇曰、將明第一無久近之義、故以解脫爲喻　解脫卽無爲解脫也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二、身子未喻答意、故重問也　天曰、者年解脫亦何如久？　四、天重問也　肇曰、逆問其所得、令自悟也。者年所得無爲解脫、寧可稱久乎？　舍利弗默然不答、五、身子自思解脫無久近、故默　天曰、如何者舊大智而默？　六、天問所以　肇曰、五百弟子、仁者習慧第一、默然何耶？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七、身子已離三界惑、得心解脫、永絕言數、故言不知所云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八、天辯不思議解脫卽文字也、文三、此初、標文字卽解脫　肇曰、舍利弗以言文爲失、故默然無言、謂順眞解、未能語默齊致、觸物無礙　故天說等解以曉其意　所以者何？　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此二、解釋所以　肇曰、法之所在、極於三處　三處求文字解脫俱不可得　如何欲離文字別說解脫乎？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是解脫相。二、明諸法等解　肇曰、萬法雖殊、無非解相、豈文字之獨異也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爲解脫乎？　此

二、明斷、不斷別、文二、初、問也。肇曰、二乘結盡爲解脫、開上等解乖其本趣、故致斯問。天曰、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卽是解脫。二、答也。增上慢者、未得謂得也。身子據小乘所證非增上慢、自謂共佛同坐解脫床名增上慢也。既未悟縛脫下等、故爲說離縛爲脫。若大士非增上慢者、爲說卽縛性脫、人不二法門也。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爲證、辯乃如是？三、明證、不證別、文二、此初、問也。肇曰、善其所說、非己所及、故問得何道、證何果、辯乃如是乎？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答文二、此初、正答。二乘捨縛求脫、故有得證。大士悟縛脫平等、非縛非脫、故無得無證。既智窮不二之門、故辯無礙也。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爲增上慢。二、反斥。肇曰、若見己有得、必見他不得、此於佛平等之法猶爲增上慢人、何能致無礙之辯乎？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爲何志求？此下三、約敎明乘、無乘別也。小乘有法執、故有差別乘。大乘不二平等、故無乘之乘。文二、此初、問也。肇曰、上云無得無證、未知何乘、故復問也。天曰、以聲聞法化衆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衆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衆生故、我爲大乘。二、答、文二、一總約化緣答；二別約今緣答。此初也。肇曰、大乘之道無乘之乘、爲彼而乘、吾何乘也。生曰、隨彼爲之、我無定也。又解、《法花》方便說三、意同此也。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此二、約今緣。文四、一明今緣唯一；二所化樂大；三室無小法；四約室顯法。此初也。肇曰、無乘不乘、乃爲大乘。故以香林爲喻、明淨名之室不雜二乘之香。止此室者、豈他嘆哉。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二、明所化皆樂大也。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三、明室無小法。肇曰、大乘之法皆不可思議。上問止室久近、欲生論端、故答以解脫。今言實年、以明所聞之不雜也。生曰、諸天鬼神暫入此室、尚無不發大意而出。況我久聞妙法乎。然則不能不爲大、非能爲大矣。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四、明未曾有室不說二乘之法也、文三、標、釋、結、此初、標也。何謂爲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四大寶藏、衆寶積滿、賙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卽皆爲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此下二、列不思議事、如文可見。大士所陳、必有所表。金色光照晝夜不二、表大乘寂照無生滅也。二、諸垢不惱、表眞空之室入者無垢。三、釋梵常會、表無緣大悲常與物會。四、常說不退、表遊眞寂路萬行無退。五、法化之樂、表住此理者、言皆稱法。六、四大寶藏、表住法寶藏慈濟無盡。七、諸佛念來、表佛理在心、念之便至。八、宮殿淨土、表凡聖所居不離法性。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三、結無小法也。肇曰、顯室奇特之事、以成香林之義也。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此下第四、就相明轉不轉異。小乘執相、定有所轉；大乘相本無相、故轉無所轉也。此初、問也。肇曰、以無礙之智、受有礙之身、而不轉捨、何耶？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二、答、文三、一明不轉；二明轉；三明非轉非不轉。初中有四、一明無轉；二反問；三答；四訶彈。此初也。肇曰、止此室來所聞正法、未覺女人異於男子、當何所轉？天悟女相、豈十二年而已乎？欲明此室純一等敎、無有雜聲、故齊此爲言耳。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人身、是人爲正問不？二、反問。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三、答不可轉也。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四、訶彈也。肇曰、萬物如幻、無有定相。誰好誰醜、而欲轉之乎？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二、明轉而無轉也、文四、一問；二答；三解釋；四引證。此初、明轉身而問也。肇曰、將成幻化無定之義、故現變而問、令其自悟也。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曰、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二、答也。肇曰、吾不知所以轉而爲此身、如之何復欲轉之乎？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則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

也。三，解釋　若身子自悟雖神通變女而實性是女，亦悟一切女人雖妄心變女而法性非女　又知天女雖大悲現女而法身非女　若能悟女非女，一切女人亦復如是，名爲轉也　肇曰，如舍利弗實非女而今現是女像，實非女也男無定相，類以可知矣　是故，佛說一切法非男非女。四，引證可見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　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二，明非轉非不轉，文四，此初，問也　肇曰，將推女相之所在，故復身而問也。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二，答也　肇曰，欲言有在，今現無相；欲言無在，向復有相　幻化無定，莫知所在也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三，天印許也　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四，引證。肇曰，豈唯女相無在，諸法皆爾　稱佛說者，以明理不可易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此五，就報明生滅，不生滅異　二，乘業生，故有生沒，菩薩法身，故無生沒　文四，此初也　肇曰，既知現相之無在，又問當生之所在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二，答也　法身無生之生，如幻化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三，難也　天曰，衆生猶然，無沒生也。四，順釋　肇曰，豈我如化，物無非化也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六，就修明得，不得異　小乘進修，有斷有得；大乘無相無修，無證無得　文二，初問；二，難無得。前中文五，此初，問也。肇曰，身相沒生，可如幻化；菩提眞道，必應有實　故問久如當成　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答　肇曰，取其必無也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三，非其言也。肇曰，聖人還爲凡夫，何有是處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　四，例也　肇曰，彼聖爲凡夫，我成菩提道，無有是處也　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五，釋　無所得故爲得　肇曰，菩提之道，無爲無相，自無住處，誰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　此二，難無得　身子不了無所得故爲得，故有此難　文三，此初，據得而難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二，約理答　肇曰，世俗言數有三世得耳，非菩提第一眞道有去、來、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三，假小況大，文三，此初，問也　肇曰，羅漢入無漏心，不見有得；入有漏心，則見有得　今問以第九解脫自證成道時見有得耶？欲令自悟無得義耳　曰，無所得故而得。二，答也　謂斷九地惑故無得，得第九解脫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三，況大　謂諸佛菩薩悟本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曾已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衆生。此三，淨名述其悲願現生　肇曰，上但明言生論，未知其道深淺　淨名傍顯其實，以生衆會敬信之情也

佛道品第八

此二，廣上大悲權假也　諸佛以悲化爲道故，六道、二乘皆佛道也　叡曰，上以天女內體妙慧而託質陋形，未達之流所以生惑，欲因其所惑，廣明大士莫礙之道　品文三，初問通達佛道；次明如來種；後明眷屬家業　初文有五，一，問；二，答；三，徵；四，釋；五，結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此初，問也　肇曰，諸佛之道以無得爲得　其道虛玄，非當行之所通，通之必有以，故問所以通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　二，答也　什曰，凡非其實而處之，皆名非道　肇曰，以道爲道，非道爲非道者，愛惡並起，垢累滋彰，何能通心妙旨，達至等之道乎？　若能不以道爲道，不以非道爲非道者，則是非絕於心，遇物斯可乘矣　所以處是無是是之情，乘非無非非之意　故能冥惡齊觀，履道常順，和光塵勞，愈晦愈明　斯可謂達平等無礙佛道乎？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此三，重徵問也　答曰，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　此下四，廣釋，文有九類，此初，惡趣非道也　五無間者，煞父，煞母，煞阿羅漢，出佛身血，破法輪僧　初二違恩，後三背德，故名逆也　叡曰，夫法身大士內秉沖虛，外權道俗，是非俱乘，逆順斯入，善惡反論，靡不通達，和光塵機而眞心常寂　和光同機，故能行五無間；眞心常寂，故能而無惱恚　乃至不斷生死，是名和光；現於涅槃，所謂常寂類皆然也　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肇曰，罪垢，地獄因也　示受其報，實無其因　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肇曰，癡慢偏，多墮畜生　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肇曰，慳貪無福，多墮餓鬼　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　二，善趣也　無想非想，外道計著，以爲涅槃第一最勝　菩薩和光，知其虛陋　肇曰，上二界道，受有之因　雖同其行，知其卑陋　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衆生無有恚礙；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　三，三毒也，肇曰，行三毒而不乖三善也　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

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智、出世間慧。四、十蔽也。肇曰、示行六蔽而不乖六度。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第七方便。肇曰、外現隨俗諂誑、內實隨經方便。示行憍慢而於衆生猶如橋梁；八願度也。肇曰、使物皆蹈我上、取卑下之極也。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九力度也。肇曰、煩惱顯於外、心淨著於內。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十智度也。肇曰、外同邪教、內順正慧。示入聲聞而爲衆生說未聞法；五、二乘。肇曰、聲聞不從人聞不能自悟、況能爲人說所未聞也。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衆生；肇曰、大悲、大乘法、非辟支佛所能行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六、雜報也。肇曰、手出自然寶、瞗窮無盡。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外現形殘、內圓法相外示下賤、內循殖德本、生佛種性也。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衆生之所樂見；肇曰、那羅延、天力士名也。端正姝妙、志力雄猛。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肇曰、法身大士生死永盡、況老病乎。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綵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衆生。七、異道。肇曰、津河可渡之處名正濟。嶮誑處名邪濟。佛道名正濟、外道名邪濟也。現過入諸道而斷其因緣；八、生死六道。肇曰、遍入異道、豈曰纂求、欲斷其因緣耳。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九、涅槃。肇曰、現身涅槃而方入生死。自上所列於菩薩皆爲非道、而處之無礙、乃所以爲道。故曰通達佛道。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此五、結也。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二、問如來種也。文五、一問；二答；三徵；四釋；五歎述。此初也。前生死雖非道、菩薩化之爲佛道；今煩惱雖生死種、衆生悟之爲如來種也。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二、答、文二、初列十法增數可知、此一法也。肇曰、有身見也。夫心無定所、隨物而變、在邪而邪、在正而正。邪正雖殊、其種不異。何則？變邪而正、改惡而善。豈別有異邪之正、異惡之善？超然無因、忽爾自得乎。然則正因邪起、善因惡生、故曰衆結煩惱爲如來種也。無明有愛爲種。二、法門也。什曰、向總說、此開爲二門也。一切結屬二、故偏舉二門也。自下次第廣開。又解文云、無明性即是明。又云、不滅癡愛、起於明脫。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如常數。七識處爲種、七法也。欲界人天、初識住。坌初初禪、二識住。二禪、三識住。三禪、四識住。空處、五識住。識處、六識住。無所有處、七識住。什曰、識住者、識得安住也。識念分明、無有惑患無礙者、是爲識住。惡趣則苦痛壞、四禪無想壞、非想滅定壞、亦彼地心想微昧、念不分明、故識不安住。八邪法爲種、八法也。謂邪見、邪思維等。九惱處爲種、九法也。什曰、愛我怨家、嗔我知識、惱我己身。一世則三、三世爲九也。義云、九結也。十不善法爲種、十法也、謂煞生等如前。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二、總結也。迷理爲見、著事爲煩惱。肇曰、塵勞衆生即成佛道、故是佛種。生曰、夫入乘之悟、本不近捨生死、遠更求之也。斯爲在生死事中、即明其實爲悟始者、豈非佛之萌芽起於生死事哉！曰、何謂也？三、徵也。肇曰、夫妙極之道、必有妙極之因。而曰塵勞爲種者、何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解釋也。文二、初法；次喻；後結。此初也。既煩惱性即菩提性、而二乘斷煩惱見無爲、妄安涅槃之樂、故自絕大心。凡夫爲生死所迫、慕勝心猛故能發大志也。生曰、以現事明之、見無爲入正位者、苦忍已上、結使已斷、既至其所、始爲見之。以本欲捨生死求悟、悟則在生死外矣。無復不捨、既悟之義、故不能復發菩提心也。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如是見無爲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衆生？佛法耳。此二、喻也。文二、此初、喻煩惱泥中有菩提蓮花也。二乘捨之證無爲、如高原也。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冀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此二、喻我見之地生滋茂慧芽、二乘斷滅諸見、如空中種也。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則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生一切智寶。此下結、文二、可見。若悟煩惱性、得菩提智；如不離大海、得無價寶珠。二乘捨煩惱求菩提、如人捨大海求無價寶、其可得乎？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決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爲如來種。此下五、迦葉歎述、文四、一總歎頌解；二述其得失；三舉喻自傷；四結無反覆。此初也。文殊謂意、以實相眞理、煩惱即菩提、捨之則非正求也。今迦葉領意、夫求菩提者、無數劫、久住生死、廣度衆生、滿弘誓願。今阿羅漢已斷煩惱、不受後有、於大悲願永絕因緣、如根敗之土。凡夫業惑猶在、生死未亡、若能發菩提心、即能滿三祇劫、尅終悲願、故不斷三寶、能報佛恩。法華經、迦葉述云、世尊往昔說法、

我時在座　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提法、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　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　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不生好樂之心　今聞授聲聞記、深自慶幸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此而推之往昔說法、於菩薩法生絕分想、即今之此歎也　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此述得失　聲聞結盡不堪、五逆惑在能發也　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三、舉喻自傷　五根若敗、不能欲五塵也　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覆、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　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四、結無反覆　凡夫能成菩提以報佛恩　二乘息滅而永斷也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爲是誰？　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三、明資生眷屬　無上法身非一眞所成　萬行爲資生、萬德爲眷屬、方能成就　此初問也　肇曰、淨名權道無方、隱顯難測、外現同世家屬、內以法爲家屬。恐惑者見形不及其道、故生斯問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二、四十二偈答、文四、初、四行明眷屬；二、七行明資生；三、二十八行明業用；四、三行結勸。此初也。內有正智、外有方便、法身生焉。肇曰、智爲內照、權爲外用、萬行之所由生、諸佛之所因出、故菩薩以智爲母、以權爲父　法喜以爲妻、肇曰、法喜、謂見法生內喜也　世人以妻色爲悅、菩薩以法喜爲悅　慈悲心爲女；肇曰、慈悲之情像女人性、故以爲女　生曰、慈悲以外適爲用、有女義焉　善心誠實男、肇曰、誠實眞直、男子之性　亦有爲惡而實、故標以善心也　畢竟空寂舍；肇曰、堂宇以蔽風霜、空寂以障塵想　什曰、有非眞要、時復暫遊、空爲理宗、以爲常宅。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昔無明郎主恩愛魔王、今化令隨道爲弟子也　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肇曰、成益我者、三十七道品也、可謂善知識乎。諸度法等侶、肇曰、六度大乘之要行、發心爲侶、俱至道場、吾眞侶也　四攝爲妓女；肇曰、四攝悅衆、以當妓女　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肇曰、口詠法言、以當音樂也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花、解脫智慧果；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此下明資生也　總持、實相理也　無漏、萬行林樹也　此樹開七覺之花、結解脫之果　什曰、解脫無爲果、智慧有爲果　此明慧也　八解之池、止禪定之水、敷七淨之花、五欲熱惱、貪愛諸塵、浴此則清涼矣　此行明定也　七淨者、一戒淨；二心淨；三見淨；四度疑淨；五分別淨；六行淨；七涅槃淨　肇曰、總持強記、萬善之苑也　於此苑樹無漏之林、敷七覺之花、結解脫之果、八八解之池、積禪定之水、湛然充滿　布七淨之花羅列水上、而復無垢之士遊此林苑花池、閑宴嬉遊、樂之至也、豈等俗林苑之歡乎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肇曰、五通爲象馬、大乘爲上車、一心爲御者、遊於八正道　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花鬘；相具三十二相、衆好八十種好、慚愧蔽陋惡、深心飾形服也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肇曰、七財、信、戒、聞、捨、慧、慚、愧等也　世人以玉帛爲饒、菩薩以七財爲富　出入法寶與人同利、兼示以滋息之法、令如說修行、迴向佛道、此利之大者　四禪爲床座、從於淨命生；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四禪宴息猶如床座、要從持戒淨命所生　離五欲濕散亂毒蟲、猶恐貪著禪味、故令多聞以自覺　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甘露法食以資慧解、八解禪漿上五欲渴、此二內資也　懺悔罪垢澡浴身心、嚴持戒香塗熏法體、此二外嚴也　此則身戒心慧、方爲修持矣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逾；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此下三、明業用　此行明自業成、下二十七行明濟物用、如世人功成祿厚惠濟貧窮　此初也　肇曰、外國法戰諍破敵、立幡以表勝　菩薩摧煩惱賊、降四魔怨、乃於道場建勝相也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此下功成則濟物、體眞則用大　生曰、明其有所云爲也　文七、初三行總明眞應自在也　肇曰、知無起滅、則得法身、無復生分　爲彼有生、故無往不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此行明雖供諸佛、肇曰：未嘗覺彼己之異。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此行明雖知人國空而修淨土以化物　肇曰、知空不捨有、所以常處中　諸有衆生類、形聲及威儀；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羣生；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二、此三行明知魔了幻而示現誘、濟老病死、如太子厭欲、淨居諸天四城門所現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衆人有常想、照令知無常；無數億衆生、俱來請菩薩；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三、二行明大三災　水風二災

文無者，略。初禪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內有喜受，外有水災；三禪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四禪無災，由不動故。什曰，或實燒，或不實燒者，衆生見燒想即悟無常，還攝不燒也。經書禁咒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於羣生。四，三行明世智也。什曰，以同習相感，先同而後乖也。世間衆道法，悉於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肇曰，九十六種皆出家修道，隨其出家，欲解其惑，不同其見。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肇曰，遇海漂人則變身爲地。水、火、風皆隨彼所須而自變形也。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衆毒；劫中有飢饉，現身作飲食；先救彼飢渴，卻以法語人；劫中有刀兵，爲之起慈悲；化彼諸衆生，令住無諍地；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五，四行明小三災。肇曰，菩薩法身於何不爲，或爲藥草，令服者病除；或爲飲食，令飢者得飽。刀兵七日，疾疫七月七日，飢饉七年七月七日。東西二州有似非正，謂瞋增盛，身力羸劣，數加飢渴等，北州全無戰陣助明刀兵可見。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輒往到於彼，勉濟其苦惱；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皆現生於彼，爲之作利益。六，二行明入惡趣救物。合有鬼趣，文無者，略也。什曰，如過去世時，人無禮義，欲殘害長老，猴象及鳥推敬長老，令人慙修善，咸相和順，如《大智論》中說。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令魔心憤亂，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七，十行明同事攝物。肇曰，欲言行禪，復受五欲；欲言受欲，復現行禪，莫測其變，所以憒亂也。自非靜亂齊旨，孰能爲之。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肇曰，反欲以順。或爲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祐利衆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我心憍慢者，爲現大力士；消伏諸貢高，令住佛上道；其有恐懼衆，居前而慰安；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肇曰，慢心自高，如山峰不停水。菩薩現爲力士，服其高心，然後潤以法水。或現離婬欲，爲五通仙人；開導諸羣生，令住戒忍慈。什曰，世無賢聖，衆生下劣不入深法，故化以戒忍。見須供事者，現爲作僮僕；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慧；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衆；假令一切佛，於無數億劫，贊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第四，結勸，此二行結也。生曰，應適無方，皆是佛之道矣。肇曰，其權智之道，無涯無際。雖復衆聖殊辯，猶不能盡。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凝冥無智者。此行勸也。不肖，二乘也；凝冥，凡夫也。肇曰，下上聞道而大笑之。日月雖明，何益瞽者。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此下二品廣上中道正觀。此品不二明體，下品能二明用。入者，觀照智也。不二法所觀理門者，文字教也。什曰，從始會已來，唯二人相對，餘皆默然。今欲各顯其德，故問，令盡說。亦云，情惑不同，發悟有因。各令說悟，廣釋衆迷。夫勝會明宗，必以令終爲美。今法座將散，欲究其深致，廣說不二乃盡妙也。問曰，亦有三四乃至無量法門，云何獨說不二耶？答，二事少而惑淺，餘事廣而累深。二尚應破，則餘可知矣。復次，萬法之生，必從緣起。緣起生法，多少不同。極其少者，要從二緣。若有一緣生，未之聞也。然則有之緣起，極於二法，二法既廢，則入於玄境。云何不破一邪？答曰，若名數之，則非一也。若以一爲一，亦未離於二。遣二則一，斯盡矣。復次，無相之一，名假而實立，實立則體與相絕，故直置而自無也。肇曰，言爲世則謂之法，衆聖所由謂之門。又解，入者悟入也。《法華》棄縛得脫名出火宅；此經返迷向悟名入不二。其言甚異，其旨甚一。爾時維摩詰語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品文四，一諸菩薩說；二妙德說；三淨名說；四時衆得益。初文二。此初，淨名問也。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二，諸菩薩答。一切諸法皆因緣生滅。小乘執實爲二，大乘知法如幻，故無生滅，入不二也。肇曰，滅者，滅生耳。若悟無生，滅何所滅，此即無生法忍也。此菩薩因觀生滅以悟道，故說己所解爲不二法門也。下皆類爾。萬法云云，離眞皆名二，故以不二爲言也。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肇曰，妙主常存，我也；身及萬物，我所也。我所，我之所有也。法既無我，誰有之者。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凡夫受著五陰，無學不受。此爲二也。肇曰，有心必有所受，有所受必有所不受，此爲二也。若悟法本空，二俱不受，則無得無行爲不二也。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凡夫倒心見淨，二乘觀身不淨，此爲二。肇曰，淨生於垢，實

性無垢，淨何所淨。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情發為動，想成為念。又解，安住實性即性無動，無動即無念。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法華》明一實相，般若經明無相。肇曰：言一欲以去二，不言一也。言無欲以去有，不言無也。而感者聞一則取一相，聞無則取無相，故有二也。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什曰：以施報故，手出無盡寶物，如五河流，故名妙臂。又解曰：自利聲聞心也，利他菩薩心也。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弗沙，星名也。什曰：生時所值，因以為名。不善，十惡也。善，十善及涅槃也。師子吼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罪，破戒也。福，持戒定慧也。罪福平等，一相，性為不二。肇曰：金剛慧，實相慧也。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苦集有漏，滅道無漏為二。大士平等觀同一實諦不二。什曰：師子吳水，要截流直度，曲則不度。此大士以實相智慧深入諸法，直過彼岸，故借以為名。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閡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四相有為也，四相滅無為也。相本不起，今則無滅。無二也。叡曰：數即有為無為也。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什曰：世間、三界也；出世間，解脫二也。悟世間性空，無入無出，故不二也。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受後有生死也，滅盡後有涅槃也。悟世生死妄，無生死也。肇曰：縛然生死之別名，解滅涅槃之異稱也。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有為虛偽法，無常故名盡；實相無為法，常住故不盡。若以盡為盡，不盡為不盡，皆二也。若能悟盡、不盡俱無盡相者，則入一空不二門也。善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非我出於我耳。見我實性者，我本自無，況於非我也。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明，慧明也。無明，凝冥也。見無明性即為是明。若見明為明，即明、無明相待，故不可取。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色是礙，滅色是空，二也。若悟色性自空，即空色不二。肇曰：若有不即空，無不夷迹。餘陰准知。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四種，四大也。空種，空大也。此五衆之所由生，故名種。然此四大之性，無前、後、中，無異空大。又解，小乘以四大堅濕煖動，性異空大。《大乘楞伽》以四大是妄想性，妄無自性，故不異空也。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存於情塵，故三毒以生。若悟六情性，則不起三毒，此寂滅之道也。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肇曰：六度為妙因，迴向一切智者，二也。若悟因果同性，入於一相，乃應不二。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大論云，聲聞經明三三昧，緣四諦十六行；摩訶衍同，緣諸法實相。斯則小乘諦異，故三昧門異；大乘理同，故三昧門不異也。肇曰：三行雖異，然俱是無緣解脫，故無心意識也。緣既是同，則三解不異。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丈六身，佛也；四諦，法也；四道果，僧也。此是小乘見迹異也。智無生，佛也；理無相，法也；行無修，僧也。此是大乘理本一也。小乘執迹故異，大乘返本故不異也。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以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陰苦聚為身，患苦故滅身，為二。若悟陰假會，即是非身，無生無滅，名見實相，為不二也。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

作相卽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三業雖殊，無作一也。 諸法之生，本乎三業，三業既無，誰作諸法？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三行實性卽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福，欲界善行；罪，十惡之流也。 不動，色、無色行也。 又解，妄動爲行，離動則平等。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由執我故，所對爲二。 肇曰，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 若見我實相，則彼我之識無由而起。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爲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得在於我，相在於彼。 我不得相，誰取誰捨？ 又解，於法有得，待物爲二；若無所得，則無有二。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爲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 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二乘入滅盡定六根都滅，雖經晝夜不覺晦明之異，以喻菩薩無心於明闇。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 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 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世間無縛，曷爲而厭？ 涅槃無解，曷爲而樂？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八、正、八邪爲二。 若住實相，平等無分別，名爲不二。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 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 肇曰，實相，慧眼之境，非肉眼所見。 慧眼尚不見實，而況非實。 雖曰無見而無所不見，此慧眼之體也。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二、文殊說。 此初，問也。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 此答也。 肇曰，上來諸人所明雖同，所因各異，且直辯法相，不明無言。 今文殊總衆家之說，以開不二之門，直言法相不可言，不措言於法相，斯之爲言，言之至也。 而方於靜默，猶亦後焉。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三、淨名說，文三：一問；二答；三稱善。 此初也。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二、答也。 肇曰，有言於無言，未若無言於無言，所以默然也。 上諸菩薩措言於法相，文殊有言於無言，淨名無言於無言，此三明宗雖同而迹有淺深，所以言後於無言，知後於無知矣。 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三、歎已。 肇曰，默頓者，文殊其人也。 爲彼待言所以稱善。 生曰，言迹盡於無言，故歎以爲眞也。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四、明時衆得益。

香積佛品第十

至人無名，隨化緣以作稱；眞法無相，逐緣相而目品。 本是法身戒定等香，迹現土之香，以化物也。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此一，淨穢雙遊，明中道用也。 香積，釋迦，法身平等，應物緣殊，淨穢異也。 品文三，一假緣念飯；二淨穢互遊；三聞品得益。 初文三，初念；次問；後許。 此初，念也。 什曰，舍利弗獨發念者，其旨有三：一者，結業之體未能無貪；二，絕意大方，樂法不深；三，推己有待，謂衆亦然。 處弟子之上，宜爲衆致供也。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 二，問也。 八解脫禪悅食養法身，雜欲食貪毒蛇身也。 人多爲養毒身廢修法身，故因念以誡之。 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三，許也。 小乘以禪悅法喜爲法食，以五欲段食爲毒食。 今香積之餐，食了得道，爲未曾有。 時維摩詰卽入三昧，此第二，淨穢互遊，文三，一明二法互化；二明二土佛事不同；三明捨穢生淨。 初文中二，初明從穢遊淨；二明彼淨來穢。 前文中三，初現淨土；二求往者；三現化生。 初文三。 此初，入三昧。 叡曰，三昧，秦言正心。 有二種，一修得；二報得。 報得三昧都無出入之名，況法身耶。 今言入者，豈非所以迹也。 以神通力示諸大衆，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 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佛爲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 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 此二，現淨土衆香。 香積等亦依正報，名無二乘明脊屬淨，香作樓閣等依報淨，坐食等佛事淨。 此諸大衆莫不目見。 三，明衆見。 使睹勝相而生信，飯至方期道也。 時維摩詰問衆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 此二，求往者，文四，此初，求往。 肇曰，既現彼國，推有力者令取飯。 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二，神力使默。 肇曰，文殊將顯淨名之德，故以神力令衆默然。 維摩詰言，仁者，此大衆無乃可恥

三、訶也　肇曰、勵未成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四、引答也　肇曰、進始學也　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於衆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衆會、此下三、明現化往、文三、一化往、二問訊、三衆歎　初中文四、此初、現化使往也　所以化蔽衆會者、欲令彼衆睹勝化而尋本也　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二、示去處也　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三、教問訊　肇曰、將示有身不得無患、故致問如來猶云少病少惱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四、陳請飯。肇曰、餘卑遜言也　彼土因香以通大道、此國衆生志意狹劣、故請香食之餘以弘佛事　時化菩薩卽於會前昇於上方、舉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此二、化到問訊、文三、此初、化到禮足也　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此二、問訊起居也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此三、述其請事、並如文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處？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卽以問佛。此下三、明彼大士驚異、文四、此初、歎問、問中有三。一、問從何所來、應言誰所化來、淨名化作也。二、問娑婆處　娑婆、此云『雜會』、雜惡衆生共會一處、又云『堪忍』、唯佛釋迦堪忍住故　三、問何名樂小法者、肇曰、其土純一大乘、不聞樂小之名、故此問也。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衆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並贊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此二、答三問　「四十二恆河沙」、超答第二問來處；「今現在五濁」等、答第三問、說小所由；「有菩薩名維摩詰」、卻答第一能化者、釋迦、此云『能』、姓也　牟尼、此云『寂』、名也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三、重問化事　既睹所使之威光、明能化之力妙、故再問也。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衆生。四、重答、令生企慕來娑婆也　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此下二、明淨土遊穢、文三、初受飯同來；二淨名賓待；三飯作佛事　初中文四　一、化受飯、如文　時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並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衆。二、彼衆欲來　雖稟香國之化、亦與聲聞教有緣、故欲同詣也　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衆生起惑著心。二、許往誡勅、誡中文三、此初、攝身香也　什曰、大怒則狂、大喜亦迷　宜攝汝香、防其惑因　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二、攝形也　什曰　恥深則殞、愧淺亦惱、二患交至、去道逾緬　上言惑著、此言鄙恥、二門互顯、約其文也　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爲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三、莫輕誡、文有標、徵、釋也。娑婆衆生遇劣則輕、見勝便恥、値好則著、故借彼以誡此也。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四、化衆同來　維摩詰卽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此二、淨名賓待　『如前』、指《不思議品》　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此三、飯作佛事、有二、初香、後味　前中又三　此受香普熏　彼熏十方、此但三千、緣應爾也。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二、聞香得益　肇曰、異香入體、身心怡悅　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衆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三、有緣斯會　肇曰、毗耶離國無有君主、唯有五百長者共治國事、月蓋衆所推重、故名主　『諸地神』下皆聞香而後集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此下二、味爲佛事、文四　此初、勸食也　世食資於毒身、此飯成於甘露　生曰、泥洹是甘露之法、而食此食者、必以得之、故飯中有甘露味焉　大悲所熏者、我心感報、所濟有涯；大悲熏修、福慧無盡　食者當誓求佛果普利羣生；若局於己身、自調自度、既背施心、則不消也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衆人人當食。二、異念也　肇曰、不思議飯非二乘所及、故生是念。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摶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三、化菩薩訶、文三、此初、訶也　聲聞目調之果名小德、諸佛大悲福報爲無量　四海魚龍之報可竭、此飯諸佛之福無盡　故雖多人長劫摶若須彌、終無盡也　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二、舉因釋也　肇曰、如來五分

去身無盡，功德報應之飯如何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漸。三，食不漸　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衆香國土諸樹之香。此四，食已利益　有得樂、出香，如文　爾時，維摩詰問衆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此第二，明淨機二土，應緣作化佛事不同　此初，問淨土也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此二，答化緣也　淺者入於律行，深者具足三昧　肇曰，其土非都無言，但以香爲通道之本　如此國因言通道，亦有因神變餘事而得悟者也　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卽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三昧，等也。肇曰，此三昧力，能生諸功德也　彼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此二，明機土，文四，一問，二答，三贊，四述　此初也　維摩詰言，此土衆生剛强難化，故佛爲說剛强之語，以調伏之。此二，答也，文三，法、喩、合　初法中又三，此初，標也　肇曰，聖化何常，隨物而應耳　此土剛强，故以剛强之教應之　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　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此二，列剛强語　法華以言通實相爲柔軟音，故此中始於地獄，終至世間，涅槃差別，皆非盡理不二之言，故悉名剛强語也　文約五乘明之　此初果離八難，因離三邪，生值佛法，正信修行，名人乘也　是煞生，是煞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婬，是邪婬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此二，不作十惡，卽十善業報，生欲天，名天乘也　若增修禪定，生色天也　兩舌者，離間語　無義語者，什曰，胡本云雜說也　夫不爲善及涅槃而起口業，悉名雜說也　是慳吝，是慳吝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此三，除六弊，修六度，卽菩薩乘也　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此下合明二乘，文分三學，此初，戒學也　「結戒」者，肇曰，如律藏說，謂因事制戒也　順受名持，違故名犯　開故應作，制故不應作　性成障道，遮故不障　或尤重心犯故障，輕心不障　不懺得罪，懺故離罪　是淨，是垢；此二，定學　凡夫以愛心修禪定爲垢，聖人無漏心修爲淨也　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爲，是無爲；是世間，是涅槃。此三，明慧學　三賢有漏，六聖無漏　六聖正道，背此名邪道　三諦有爲，滅諦無爲　三界世間，出三界涅槃　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下結文可見　譬如象馬，懼怯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强難化衆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此二，喩也　調馬有四，菩薩見鞭，二乘觸皮，人天觸肉，說三惡調，乃爲徹骨也　合文可見　肇曰，非鉤捶無以調象馬，非苦言無以伏難化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隨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衆生。此三，贊述，文二，此初贊佛也　肇曰，諸佛平等，迹有參差　迹有參差，由羣生下劣，志願狹小　故佛隱自在力，同其貧陋，順其所樂，而以濟之　應感無方，不擇淨穢，此未曾有也　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下歎菩薩可見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衆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衆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此四，述誠　不述佛者，道力圓也。文二，此初，述益深　化善則功少，化惡則功深　徹曰，久而無功，未若近而有益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爲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衆生，是爲十。二，釋所以也，有標數列釋可見。肇曰，夫善因惡起，淨因穢增　此七十惡法具，故十德增長；彼土純善，故施德無地，所以百千劫行不如一世也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此三，明淨土之行，文二，此初，問也。肇曰，將勵此土始學菩薩，令生淨國，故發斯問。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此二，答，文四，謂標、徵、釋、結　此初，標也　何等爲八？此二，徵，可見　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有功德盡以施之。肇曰，菩薩代彼受苦不自計身，所有功德盡施衆生，豈以有益而想其報乎？若不爲衆生，應久入涅槃　爲彼受苦，令其先度，彼去我留，非代何謂？此饒益之至。一法也。等心衆生，謙下無礙。肇曰，怨親不殊，卑己後人，等心尊彼，情無分然　二法也　於諸菩薩，視之如佛。肇曰，菩薩，衆生之橋梁，三寶之所繫　視之如佛，則增己功德　三法也。所未聞經，聞之不疑。肇曰，佛所說經，聞則信受，不以未聞而生疑惑　四法也　不與聲聞而相違背。肇曰，三乘雖異，歸宗不殊　不以大小而

相違背　五法也　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肇曰，他種他獲，曷爲而嫉？己種己得，曷爲而高？於是二中善自調伏，六法也　常省己過，不訟彼短；肇曰，省己過，則過自消；訟彼短，則短在己　七法也　恆以一心求諸功德；肇曰，塵垢易增，功德難集，自非一心專求，無以尅成　具此八法，則行無瑕疵，終生淨土矣　是爲八。結文可見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衆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得益　行深大士悟淨穢之隨緣，得無生忍　行淺者聞無疑之行，捨穢慕淨，發菩提心

菩薩行品第十一

此下兩品大段第三，歸宗印定。前品廣佛事不同，多明淨土之宗；後品現淨名勝身勝土，多明印定　香積大士悟諸佛之平等，知淨穢之隨緣，請法退還，因以目品也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品文三，初明事畢歸佛；二明佛事不同；三請法還土　初文復四，一現相；二詣佛；三慰問；四佛贊　初文又三，此先現相也　肇曰，至人無常所，理會是鄰。如來，淨名雖服殊處異，妙斯有在，所以來往興化，共弘不思議之道者也。因遣問疾，所明若上　今將詣如來封印茲典，故先現斯瑞，以啓羣心　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二，問緣　身子、迦葉隨文殊以作化，阿難侍者留菴羅園以啓導，故因瑞而發端也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衆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爲此瑞應。三，答　彼來令此生仰也。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此二，詣佛，文四，初唱往也。什曰，維摩勸共見佛，旨可尋也：一者，見其誠心，欲遂其本意；二者，欲令證明香飯多所發悟；三者，以其懷勝遠遊，宜令實返，故共詣佛所，諮請道法也。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二，文殊稱善　肇曰，有益時也。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衆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三，明掌擎詣佛也　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四，明次第致敬　什曰，世相迎送，必結駟輕騎；大士迎送，則運以妙通。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此三，明佛慰　慰辭文略，有敎有奉如文。衆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爲乎？此四，佛贊　淨名神力者，即彼已說，伏彼未聞　文四，此初，問也。唯然，已見。二，答也　於汝意云何？三，徵也　世尊，我睹其爲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四，釋也　肇曰，向與文殊俱入不思議室，因借寶座，睹其神力，兼食香飯，乘掌而還　莫測其變，故自絕於圖度，又解，身子自言不測者，將以激勵聲聞迴心向大也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此二，明佛事不同，文二，初因問香；二明佛事　初中文三，一阿難問；二身子述；三淨名解　初中文二，一問；二佛答。此初也　肇曰，如來將辯香飯之緣，故令阿難問也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二，佛答，彼大士香也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此二，身子自述　將明食飯之益，以顯淨名難思之事。文三，此初，述也　阿難言，此所從來？二，問也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衆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三，答來處也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此三，明淨名解飯爲佛事，文三，法、喻、合　初文四，此初，問也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二，答也　曰，此飯久如當消？三，重問也　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此四，正答，益有三，此初七日消，治四大病也　故律中有七日藥，以藥勢相接七日，可知。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此二，小乘益，有二，此初，見道益。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此二，無學益也　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此三，大乘益，有三，此初，十信益也　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此二，七地益也。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此三，等覺益也。飯有普利之功，而食者心自大小耳。例此，文字亦然也。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二，喻也　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此三，合也，文並可見。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此下第二，廣明佛事，大文有四，一明佛事隨化不同；二明佛身應緣故異；三明阿難伏罪；四明菩薩悔責。前中文四，一稱歎；二廣說；三密訶；四解釋　此即初也　小乘唯知娑婆一化音聲爲作佛事，未知十方佛化六塵皆爲佛事，故有此歎　肇曰，飯本充體，乃除結縛，未曾聞見也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此下二，廣明佛事。肇曰，阿難見香飯所益，謂佛事理極於此，故廣示其事，令悟佛道之無方也　此土衆生，見佛妙光，自入道檢，亦有

餘盡、但以光爲主　下煩惱也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肇曰，有佛默然居宗，以菩薩爲化主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大論云，須菩提當日成道，當日入涅槃，留化佛度衆生也　皆此比也　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肇曰，此樹光無不照，香無不熏　形色微妙，隨所好而見，樹出法音，隨所好而聞　此如來報應之樹也，衆生遇者自然悟道　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肇曰，昔闍浮提王得佛大衣，時世大疫，王以衣置高表上以示國人　國人歸命，病皆得除，信敬益深，因是悟道也　此其類也　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肇曰，衆香國即其事也　園林，如極樂林樹說法等　一義云，飯食以舌根通道，園林以眼根通道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肇曰，好嚴飾者，示之以相好也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肇曰，好有者存身以示有，好空者滅身以示空　如《密迹經》說也　上相雖在身，而身相不一，所因各異，故佛事不同　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肇曰，自有不悟正言，因喻得解者　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肇曰，即娑婆國佛事　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肇曰，有眞淨土純法身菩薩，外無言說，內無情識，寂寞無爲而超悟事外，非是言情所能稱述　此佛事之上也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法身無爲，應物爲故，進止威儀皆佛事也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肇曰，三毒，等分，此四，煩惱之根也　內一根生二萬一千煩惱，合八萬四千，因八萬四千出無量塵垢，故名門也　衆生皆以煩惱爲病，而諸佛以之爲藥　如婬女，欲爲患，更極其情，然後悟道　毒龍以瞋必爲患，更增其忿恚　此以欲除欲，以瞋除瞋，猶良醫以毒除毒。斯佛事之無方也　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若能深見實相，善惡兩亡，應物隨化，能善惡俱遊，名悟入法門也。是即或語、或默、或淨、或穢，皆是諸佛化物之門也　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此三，密訶香積等諸菩薩也　眞土平等，非淨非穢，應物而現，故有淨穢　若能悟淨非淨，故不貪高；悟穢非穢，故不憂沒　然淨穢不同，俱是佛大悲故，但於諸佛生淨信心，歎未曾有也　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四，解釋　眞土平等，化物不等也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　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此下第二，訶菴園聲聞執應身爲實，文三，初喻顯等不等；二明一切平等；三正折伏。此初也　地有差別，空無差別，喻也　應物色身故有若干，淨慧決身，切平等，此法合也　肇曰，佛慧如空，應形猶地　不以地異而異空，不以空一而釋地也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姓、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此二，明平等，文二，此初，諸佛身土眞應，權實皆等有也　生曰，諸佛色身雖復若干，而一佛無不有之，故無不等矣　是故名爲三藐三佛陀，名爲多陀阿伽度，名爲佛陀。二，明名等　肇曰，秦言正遍知　見法無差謂之正，智無不周謂之遍，決定法相謂之知　多陀等者，肇曰，秦言如來，亦云如去　如法而來，如法而去　古今不改，千聖同轍　故名如來，亦名如去　佛陀者，肇曰，秦言覺　生死長寢，莫能自覺　自覺覺彼，其唯佛也。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此下三，正明折伏阿難，文三，此初，明一人不受，正使三千等多亦不受　如是阿難等，明菩提無邊，故身智、權實、應化、功德不可思議　豈是聲聞所能量也。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爲多聞。此三，阿難伏過以激勸，文四，此初，阿難伏也　肇曰，阿難於五言弟子中多聞強記第一，今聞佛事乃自審寡聞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爲最多聞，非謂菩薩。二，佛慰也。肇曰，物有於上不足，於下有餘　不可以於下有餘而量於上也。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三，歎菩薩功德無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四，結　簡小大　大士不思議一時所現神力，非二乘所能爲也　爾時，衆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爲度衆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此四，大士悔責　文有悔有釋。肇曰，初見土穢，生下劣想　謂諸菩薩亦有昇降，聞上佛事乃自悔責　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此下第三，請法還國，文

三、請；三、答；三、稱歎還國。此初，請也。肇曰，既知佛事之難議，故欲請法而述三脩宣揚如來不思議道，令本土衆生念佛功德也。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此下二，答，文四，初標名；二略釋；三廣釋；四結勸。此初也。肇曰，有爲法有三相，故有盡；無爲法無三相，故無盡也。何謂爲盡？謂有爲法。何謂無盡？謂無爲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爲，不住無爲。二，略釋。肇曰，有爲雖僞，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爲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明。是以菩薩不盡有爲，故德無不就；不生無爲，故道無不覆。至能出生入死，遇物斯乘。在淨而淨，不以爲欣；處穢而穢，不以爲戚。應彼而動，於我無爲，此諸佛平等不思議之道也。何謂不盡有爲？此下三，明廣釋，文三，初釋不盡；次釋不住；後雙釋。初中又三，此初，徵也。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此下二，釋也。既雜明萬行無別科次。肇曰，慈悲乃入有之基，樹德之本，故發言有之。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衆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外化不離慈，內修不忘智，謂求菩提心不暫忘也。又外化不厭，內順四攝；外護法橋，內求功德。皆爲迴向菩提，方便化物不求二乘三界果也。肇曰，以慈爲根，發心爲心，然後順四攝，化衆生，護正法，種善根。以此衆德，茂其枝條，道樹日滋，不盡有爲也。下諸行願，枝條之流，取其日滋日茂，以成不盡義也。廢捨慈悲，道樹不建，衆德損耗，自隱涅槃，謂盡有爲也。求法不懈，說法無吝；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爲法不怠，供佛無畏。肇曰，不以結生，曷爲而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八風不移志，勸學不輕心。肇曰，未學當學，所以不輕；已學當成，故敬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爲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不樂煩惱，不貴涅槃，大士之化也。肇曰，獨善之道何足貴也。不著己樂，等大士之心也。在諸禪定，如地獄想；肇曰：禪定雖樂，安之則大道不成。菩薩不樂，故想如地獄。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肇曰，生死雖苦，大道之所因。菩薩好遊，故想如園觀。見來求者，如善師想；肇曰，求者雖欲自益而實益我，故想爲善師。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爲父母想，道品之法爲眷屬想。必因此施，成就善根至一切智。又不嫌毀戒，但念悲救想。波羅蜜能生法身，助成菩提莫過道品，此等是大士之想念也。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增廣萬善，嚴淨佛土，依報行也。開門大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肇曰，開四門，悉來者，所取無礙大施法也。又解，除垢惡以淨三業，行大施以嚴相好，正報行也。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衆生，永使解脫；大悲不屈於生死，精進不倦於佛德。以智慧劍破煩惱因，出法身果，荷負衆生，此薩埵心也。肇曰，法身越三界，陰界入所不攝，故言出。若受陰界入，身處積壘之內，則自固羈鎖，安能濟彼。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精進以摧魔，無念以證眞，少欲而不捨世，大士之行也。肇曰：眞智無緣故無念。不捨世者，肇曰，不以無欲而捨世自異。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衆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衆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不壞法身，起通道物，身業化也；正念總持，多聞不忘，意業化也；差別衆根，斷疑樂說，口業化也。此大士之三密也。不壞威儀者，肇曰，同俗俯仰不失道儀，天下皆謂我同己而我獨異人。樂說辯者，四辯也。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十善，欲天因；無量，梵王因。物無出世之根，故接以人天之善令離三途，此大士之方便也。勸請說法，隨喜贊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此大士之德也。佛音者，經云八音也。一，徹好，二柔軟，三和適，四諧了，五不女，六不誤，七深遠，八不竭也。又《密迹經》云，有無量音也。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衆善。三行則深修轉勝，導衆則化以大乘，又不矜一善以放逸，乃圓萬德以成道。此大士之進求也。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爲。此三，結也。肇曰，修如上法，自行化彼，功德日茂，不盡有爲也。夫善，有爲法，變壞物耳。廢捨不修，則日耗日盡。何謂菩薩不住無爲？此下第二，釋不住無爲，文三，如前，此初，標也。謂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此下二，釋，文三，此初，明三脫也。二乘觀三脫樂涅槃，故取證；菩薩觀三脫樂大悲，故不證。無起者，因緣生法無自性故，不生起也。肇曰，此空觀之別門也。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此二，四非常觀也。破常倒故，觀無常，以大悲故不厭善；破樂倒故，觀苦，以大悲故不惡生死；破我倒故，觀無我，以大悲故常誨人；破喧動故，觀寂滅，以大悲故不永滅。又，觀無常故，不住生死，不厭善本，不住涅槃。餘例然。觀於遠離而身

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衆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此三，雜明諸行也。雖身心離相而現身心修善，雖法性平等而現歸善法，雖理本無生而現生度物，雖漏本清淨而現行諸漏，雖本覺無行而現行引物，雖衆生性空而不捨悲濟。正位者，見眞人證之地也。以大悲故，不隨小乘而取證也。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肇曰，諸法因緣所成，虛假無本，以何爲實？以何爲主？雖知如此，然大願未滿，不以功德定慧虛假而不修。修如是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爲。此三，結也。肇曰，備修上法則不證無爲。證，謂觀無爲自證成道。自證成道即住無爲也。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此下三，雙釋所以。肇曰，上直明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未釋所以不盡、所以不住。夫大士之行，行各有以。妙期有在，故復對而明之。夫德之積也，必涉有津，若住無爲，則功德不具。智之明也，必由廣博，若廢捨有爲，則智慧不具。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肇曰，慈悲入生死，豈住無爲之所能！滿願由積德，豈捨有爲之所能！集法藥故，不住無爲；隨受藥故，不盡有爲；肇曰，採良藥必在山嶮，非華堂之所出。集法藥必在嶮有，非無爲之所出也。若廢捨有爲，則與羣生隔絕，何能隨而授藥？知衆生病故，不住無爲；滅衆生病故，不盡有爲。肇曰，習知衆病，必知病所，豈住無爲之所能！滅衆生病，必造有治，豈盡有爲之所能！諸正士菩薩已修此法，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此四，總結勸。肇曰，不盡有爲，故無闕德之累；不住無爲，故無獨善之礙。此二無礙門，是菩薩弘道之要路，佛事無方之所由。勸彼令學，示其佛事不思議道，令必審諸佛無若干也。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衆妙花若干種色，若干衆香，散過三千大千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及此經法並諸菩薩已，稽首佛足，默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本國。此三，聞法歡喜，供養稱述而還國也。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阿閦，此云無動，雖復變化萬形而實相常寂，故名也。粹證淨名勝德以即經，故取佛現土，因立品名耳。又據前牢品應云見如來，以後牢品顯迹證經，故從後立名也。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此品第二，顯淨名身土以證經。夫人有勝德，說必眞當，故問定也。文三，初明眞身眞土，二明應身應土，三歎聞經之利也。初文二，此初，問也。前文殊入室論之以無來、身子求經訓之以無求，今淨名見佛見之於無見，此皆會眞則言亡相寂，引物則示有去來耳。又二乘初心皆見相迹，故因以誨之也。肇曰，向命文殊共來見佛，雖復舉目順俗而致觀不同。如來逆睹其情，將顯其來觀之旨，以明佛事不思議，故知而問。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二，顯法身，文二，一正答法身，二論以生滅。前文三，初總答實相；二別揀百非；三結成正觀。此初也。肇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爲無，非無而不可爲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覺。其爲至也，亦以極矣何則？夫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是以則眞者同眞，法僞者同僞。如來虛照冥諧，一彼實相。實相之相即如來相，故經曰，見實相法爲見佛也。淨名自觀身實相，以爲如來相義存於是也。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此下二，別揀百非。意明諸相非相即實相也。法身非生滅故非三世，非有故非色，非空故非如，無自性故無性。肇曰，法身超絕三世，非陰界入所攝，故不可以生住去來而睹，不可以五陰如性而觀也。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三明與無明等；金剛之體非四大起，本覺性故不積六情，法界同眞不在三界，性離三垢常順三脫。明與無明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法身性也。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衆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法身非聚散，故非一異；亡彼我，故無自他；不同太虛，故非無相；不受著，故非取相；生死即涅槃，故無彼此岸；邪正道不二，故無中流。雖衆相都泯而不住滅，故教化衆生，是即常寂滅而無滅也。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法無彼此之相，故不彼不此；聖無彼此之執，故不以此不以彼。且二乘智所不測，豈凡識而能識哉！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性不可蔽故無晦，離覺所覺故無明。不可以名呼，不可以相示，豈強弱淨穢而分別哉！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佛身住法性，故不在方；菴園即法性，故不離方。眞

身不生滅，故非有爲；丈六即眞，故非無爲。應物而相非實相，故不可示；應物而名非實名，故不可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法身眞淨，不可以六蔽覆，不可以六度度，不可以善誠，不可以惡欺。感物而來非來，感謝而往非去。既無形於去來，亦無心於出入。斯言徑自絕也。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眞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無心福物非福田，有求見益非不福。無證無得非應供，德洽無邊非不應。取之則失眞，捨之則乖道。豈有相可相？無相可相，斯同眞際，等法性，越稱量之境哉！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衆結縛。等諸智同衆生，於諸法無分別；不可以世界量非大，不可以微塵比非小。離六塵之境，不可以合覺，不可以離見。無漏之體，體絕結縛。等實相之智，同衆生之性，渾然無際，豈與法有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肇曰：無得故無失，無清故無濁。事外之體，何可惱亂？孰能作之令起，生之使滅？恬淡寂泊，無爲無數，豈容憂畏喜厭於其間哉？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既亡三世之有，都絕言說之迹。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也。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三，結成觀也。肇曰，窮言盡智莫能顯示，來觀之旨爲若是也。又解，他觀者，謂二乘凡夫見生滅憂畏等背理爲他。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二，論生滅，文三，舍利弗約法問；二淨名約幻況出；三釋其生滅。前文又四，此初，身子問也。離生滅見不生滅者，二乘之見非實相義，若即因緣生滅悟不生滅者，此法身義也。有此差別故再論焉。上雖具顯百非，今但論於生滅。若悟生則無生，自然無生。自然無生，自然衆非可見矣。肇曰，上云「如自觀身實相」，實相無生而今現有生，將成其自觀之義，故以沒生問也。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二，反質也。肇曰，逆問所得，以證無沒生也。所得法，即無爲無相法也。舍利弗言，無沒生也。三，答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四，訶也。若觀諸法因緣生滅本無自性，云何乃問此沒生耶？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二，舉幻況，文五，初，舉幻問。舍利弗言，無沒生也。二，答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三，重問。答曰，如是，四，重答。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五，訶。若佛說諸法如幻相者，即幻生非生，幻沒非沒。云何更問此沒生也？肇曰，生猶化存，死猶化往，物無不爾，獨問我爲。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三，解釋。妄執虛誑有沒有生，悟法眞實無生無滅，幻滅非滅故不盡善本，幻生非生故不貪生長惡。此所以顯即生滅悟無生滅，成法身義也。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此下二，明應身應土，文二，初論應事；二現身土。前文又四，一佛示國名；二身子生疑；三約喻質問；四解釋應事。此初也。上既即生非生是眞身，此明不生能生是應身，國土亦然。故佛示其生沒也。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二，生疑。但可棄穢生淨，曷有捨淨來穢耶？肇曰，此土方餘國，怒害最多。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衆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三，質問。初問答，明日光自明，闇不能蔽，喻眞身處染不染。後問答，明日光能破彼闇，喻菩薩化生雜染。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衆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衆生煩惱闇耳。此四，合喻解釋。二重亦然。是時大衆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衆。此二，正現身土，文六，一時衆渴仰；二佛命令現；三奉命移取；四勸修行；五大衆發心；六利益還本也。此初也。佛知一切衆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爲此衆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衆，衆皆欲見。此二，命令現土。肇曰，既睹大衆渴仰之情，將顯淨名不思議德，故告令現本國也。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聲聞之衆，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二，奉命，文六，此初，念取彼佛國土及妙蓮花、寶階嚴飾，盡皆現也。及菩提樹諸妙蓮花，能於十方作佛事者。肇曰，彼菩提樹及妙蓮花皆能放光明於十方作佛事，及花上化佛菩薩亦於十方作佛事，皆通取來。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爲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肇曰，欲天報通足能凌虛。然彼土以寶階嚴飾爲戲遊之路，故同以往返也。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衆。肇

三、叢事之上、輻輳所集、人天之報相殊、未淺、故同路者多、有姿塵之歡娛又解、切利、此云三十三也　阿迦膩吒、此云色究竟　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　二、正取　肇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非三昧之力、無以運神足之動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衆並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　三、得通驚覺　肇曰、神通菩薩逆睹變端爲衆所問、其餘諸天未了而問　恐畏未盡、故求救護　無動佛言、非我所爲、是維摩詰神力所作　四、佛稱淨名作也　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　五、明不覺　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六、入不增減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衆、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皆曰、唯然、已見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此四、勸修行、文三、此初、勸觀也　二、皆曰：唯然，答見　『佛言』已下、勸修並可見　肇曰、登高必由其本、求果必尋其因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　釋迦牟尼佛卽記之曰、當生彼國。此五、明衆益、文三、發心；發願；佛記　如文　妙喜現此二意、一爲證淨名淨土、二爲若干有緣發心　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衆皆見　此六、利益已還本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衆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　此下第三、明聞經益、文二、一、身子發願；二、聞經利益　初文又三、一、問；二、答；三、發願　如文　妙喜淨土、淨名神通不思議事、二乘所無、故啓茲願也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此下二、明聞經得利、文二、此初、歎聞經益　其諸衆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此二、歎諸衆生聞經益、文三、初、歎聞經　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　二、總歎受持　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爲已得法寶之藏；三、別歎、有六、此初也　一、八難衆生、尚不聞名、況乎得哉！深種信根、値佛得經、解脫寶藏、卽爲已得　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爲諸佛之所護念；肇曰、行應於內、護念於外　理會冥感、自然之數　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爲供養於佛；持法藏者、行如來事、故如供佛　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則有如來；經是佛母、故經卷住處、佛及弟子、梵、釋、龍、天護如塔廟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爲取一切智　二、里之行、難於發足　一切智果、始於隨喜　既能喜心、必當獲證　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爲他人說者、當知此人卽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十善、五戒、報在人天　大乘深經、唯果菩提　故始信四句、便記成佛

法供養品第十三

此下二品、大段第三、證已須傳、流通分也　讀說護持、遠津遐劫、聞經修證、聖聖不絕、故曰流通　文二、此品贊法尊益大；後品睹益護持　大乘理教、名之爲法；修讀傳通、名爲供養　如文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衆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品文二、初、天帝發誓弘經；二、如來述可　初中又三、初、歎法勝；次、歎人益；三、睹益普傳　此初也　百千經、方便教也　決定實相、修證理；自在神通、所證用　肇曰、此經言雖簡約、而義包羣典　坐不踰日、而備睹通變　大乘微遠之言、神通應感之力、一時所遇、理無不盡　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衆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　此二、歎人、文二、此初、歎信解　肇曰、是法者、自在神通實相法也　什曰、若累深信薄者、經涉生死、究竟必得　若善積而悟深者、隨願輒成之　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則爲開衆惡趣、開諸善門、常爲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迹。此二、歎修行也　一念修行、開八難惡趣、開五乘善門　行應則諸佛冥護、修正則外魔摧伏；隨順佛理、名修菩提　不移此心、必安道樹　無上佛果、信心爲本　萬行菩提、一念爲階　所以始於一念修行、卽是履踐如來所行之迹　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爲作護　此三、天帝睹法眞益大、發誓弘護之　護持正法、菩薩行本、所以誓修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下二、佛贊天帝所以　文三、如前、此初、述歎法也　肇曰、善其護持之意也　三世菩提不思議道皆陳在此經、若受持護養則爲供養三世諸佛、故助爾喜　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爲供養去來今佛　二、述人益深、文二、此初、三述也　經是三世佛母、供其母則供其子也　又教能顯理、理能悟佛、故受持讀誦則爲供養三世佛矣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贊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剎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殖福寧爲多不？此二，校量，文四，此初，舉況問也。大千諸佛，福田最上，施安起塔，一世供養，是人殖福爲多不耶？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二，答福多。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三，正校量勝。生曰，衣食供養本以施功致福，非求理之法。據此正可生人天之中，終不得成佛也。供養法身者，以佛所體爲懷，至於大悟智慧而以相比，豈可同年語其優劣哉！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四，釋勝所以。諸佛從經生，供佛福尚多，何況供養經本乎！肇曰，高木必起重壤，瓊瑜必生荆岫。所以無量之果必由無量之因。諸佛菩提皆從習此經生，而菩提之道以無相爲相。無相之相不可限量，因是生福，福何可量？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曰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此下三，述弘護之報。我爲月蓋，護法成佛。天帝所願，報可知矣。文四，初明有佛，二明供養，三結會，四勸修。此初，明時有佛也。藥王別號『如來』等通號有十，一如來，乘眞如理來成正覺故；二應供，破魔度物應供養故；三正遍知，正覺諸法不顚倒故；四明行足，萬行滿足至三明果故；五善逝，逝往也，直往菩提不退還故；六世間解，大悲權智解世間故；七無上士，德業最勝無能過故；八調御丈夫，受化調伏皆丈夫故；九天人師，雖師範六道天人益多故；十佛，佛馱，覺也。生死長夜，自覺覺他故。餘劫名眷屬等可見。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二，明有王供養，文三，此初，父王供養也。七寶者，輪寶、珠寶、女寶、象寶、馬寶、藏寶、臣寶，兵神寶。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二，千子供養，有告有奉可見。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此三，明月蓋思法供養。文九。此初，獨坐思惟也。肇曰，極世餚珍，無以據其至至之情，冀所珍之外，別有妙養，以暢誠心。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二，天告。肇曰，藥王如來，知其將化，故變爲空神而告之。卽問，何謂法之供養？三，問天也。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爲汝說法之供養。四，令往問佛也。卽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爲法之供養？五，詣問佛。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六，示佛答法養。文二：初明法體，二明供養。法中文五：初明理法，二明教法，三明行勝，四明果勝，五總結也。此初，明實相理法也。肇曰，深經，謂之方等第一義也。其旨深玄，非有心之所得；微妙無緣，非明者之所睹。超絕塵境，無染若空。欲以有心有明而信受者，不亦難乎！又解，實相深理，難信難見，性淨無染，但可智悟，非分別思惟能得。又解，情與理違，故難信；行與理違，故難受；惑與理違，故難見。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此二，明菩薩法教，非小乘也。陀羅尼印者，無名相理，假名相說，終日名而無名，終日相而無相，此陀羅尼印也。故《勝天王》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般若大悲力，離言文字說。又，卽名非名，卽相非相，亦名實相印也。肇曰：菩薩法藏所攝，固非小乘之寶；總持所印，固非域中之道。總持所印，所印必眞；法藏所攝，所攝必寶。豈是常人所能開發？以明法寶深固，難可闚闖也。至不退轉，成就六度；此三，明理深教妙，起行必勝。文四。此初，不退行也。如彌勒章明。肇曰，不退所以至，六度所以成，大乘之所出，何莫由斯典。善分別義，順菩提法，衆經中上；此二，廣說行也。肇曰，善分別實相之義，順菩提無相之法，此經之上也。入大慈悲，離衆魔事及諸邪見；此三，離過行也。大悲故超二乘，離著故超諸魔，無邪見故超外道。此皆深經之所能也。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此四，證眞行也。謂順因緣，悟眞理也。無我等，我空也。空無相等，法空也。肇曰，法從因緣生，生則無自性，無自性則無主，無主則無我、人、衆生、壽命，唯、空無相、無作、無起。此深經之所順也。能令衆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此下四，明理深行妙，得勝果也，文三，初，明證道法身果。既成道樹，必轉法輪，所以天龍預懷忻歎。能令衆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衆菩薩所行之道；此二，明一切智果。既坐道樹，具佛法藏，

獲質聖智，得菩提道，因圓果滿，名行足也。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衆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此三，明大悲利益果。既坐道場，獲一切智，普雨法雨，利益衆生，令諸菩薩依實相義，權爲二乘宣無常理，聞經隨喜，毀禁罪除。諸魔外道，怖邪歸正，自非深信大乘，堅固悲願，安能致此無邊益哉。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此五，總結理也。肇曰：諸佛共稱，以明其法必眞也。生死雖苦，背之至難；涅槃雖樂，識之者寡。自非深經，孰啓其路？諸佛雖殊，其道不二，以明第一義經常一不差。美深經訖於是。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爲諸衆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此二，明供養，文二，此初，信行讀誦。肇曰，如是等經，盡諸佛法身也。若聞斯經，能信解護持，宜示分別，明令大法增廣，名法之供養。養成法身也。又於諸法如說修行，此二，明法行修行，文三，初觀除邪執；二四依簡失；三順寂滅證。初除執，文三，此初，標也。肇曰，諸法甚深經所說六度諸法，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衆生；此二，無我觀也。肇曰，不悟緣起，故有邪見之迷，封我之惑。若如說行，則得明慧。明見十二因緣根原所由，故能離邪見，得無生忍，無復吾我、衆生之想也。見緣如緣，謂之隨順。明白有無，謂之決定。皆智用之別稱。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此三，離我所也。肇曰，無違無諍，即是順義也。五受陰身，及家屬所有，因緣果報，即我所也。若能明見因緣果報之性，順而無違，離我所也。上直明觀因緣，知無造者，故離我見。今觀因緣果報，知無屬者，故離我所見。依於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二，四依簡失。《大集經》云，語者說生死，義者知生死無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說涅槃無性；語者說諸乘隨所安止，義者說諸乘入一相智門等。又，識者識四大，智者住四大無性；識者識六根、六識，智者住內外寂滅等。又，不了義經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說生死、涅槃一相；不了義經說我、人諸法，了義經說三空、無我也。又，人者攝取人見，法者解人無人見；人者凡聖三乘人也，法者知一切法無別無異，如虛空也。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此三，明順法寂滅相而修證。文三，此初，標法體也。肇曰：順因緣，知法無盡。法從緣而有，從緣而無。其有不從未來來，其無不歸入過去去，故曰無入無歸也。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二，辯寂滅相也。肇曰，畢竟謂始終常滅，始終常滅不復更滅，乃所以成無盡義耳。生曰，畢竟者，終要然也。終既要滅，生豈有哉？生若不有，其誰有滅耶？則無入、歸矣。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此三，結供養也。無明本性寂滅，故不生。不生即不滅，不滅即無盡。肇曰，上觀因緣無生，離常、我等諸見。今觀因緣無滅，離斷、滅等諸見。具四依，離諸見者，法供養之上也。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七，聞法得益也。《仁王》云，四五六地得此忍也。肇曰，心柔智順，堪受實相。未及無生，名柔順忍。即解實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二，解衣供養。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三，請加護也。肇曰，聞法供養，欣欲行之。然經道深遠，非己力所弘，故願加威神也。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八，明受記。什曰，欲令後人信伏，故記其守護法藏。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通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九，出家護法，文三，此初，出家得道。神通，身業；陀羅尼，心業；辯才，口業也。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二，以具三業功德，故弘法也。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衆生得生天上。三，明所化衆數。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爲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則我身是。三，結會。古今迦羅鳩孫馱，亦曰拘留孫，賢劫千佛之首，樓至千佛之終也。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爲上，爲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四，結勸。肇曰，吾成正覺，由法供養，以是可知法養爲上。

囑累品第十四

此品付囑，護持傳法事大，緣累不輕，殷勤付囑，故云囑累。又云殷勤再三，故云囑累。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品文三，一付囑彌勒等；二付囑阿難等；三經畢慶聞。前文又二，初付；後受。付文三，此初，正付也。肇曰，

《不思議經》，即佛無上菩提之道。其道深遠，難可尅成。吾無量劫不惜身命，骨施踰須彌，血施過江海，勤苦積集，今始得就。哀彼長迷，故垂之竹帛。然羣生德薄，魔事熾盛，吾道多難，非汝不弘。嗣正之第，所以重累。又城高衝生，道尊魔盛，自非神力無以制持，故勸以神力也。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衆生所應得利而爲廣說。二，釋付所以。緣不感佛，發在當來。不聞則失，聞之必益，故當頂受廣說。肇曰：法之通塞損益若此，故勸彌勒頂受廣說也。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爲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爲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畏，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爲久修道行。此三，簡傳通得失，有三，此初，總簡也。新學好文，久修好義。傳者應善其根緣，學者應鑒其得失。有標釋結可見。肇曰：行之深淺，各有異相。得失兩陳，以勵護持法者。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爲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爲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此二，別簡新學菩薩。文三，如前。決定深理，必在積修。敬法重人，方能久學。若謗法毀師，自絕深信，解慧不明，豈能決定正觀，獲不退轉也。肇曰：一毀法，二毀人。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爲二法。三，別簡舊學。二法者，一輕慢新學，自喪大悲；二樂分別，自壞大智。夫證無生忍，要悲智雙圓。有茲二患，自毀修證。文三，如前可見。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此下二，明彌勒四王等受旨，文三，此初，彌勒受旨。文二，初領旨；二佛贊。領中先受誡旨。肇曰：一生大士，豈有如斯之惡聞而復離耶？發言者爲未離者耳。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中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得受持讀誦爲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此二，領通經旨。如來得法，益通三世。末來有緣，我當令手得心持，自行兼說。彌勒神力者，肇曰：定已功於未然，息衆魔之候斷。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此二，佛贊。如又可見。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言：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二，諸菩薩受。法燈遍照，故誓宣十方。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爲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此下三，四天王受旨。經卷住處，災難自清。況天力護持，彌增法化。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阿難言：唯！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下二，付囑阿難。付受問答，欲令結集之時無所遺漏。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已下說付既周，慶聞修奉。

《金剛般若經疏》卷上

〔首殘〕□□…□復諸說不同，莫過三分。今即依此三分，開文不□…□。一明序分，即興致之由。二辨正宗，即合成之益。三顯流通，即澤沾遐代。依《佛地論》說，此三名復不同。一教起因緣分，二聖教所說分，三依教奉行分。教起因緣者，即是教起之因，所緣即是「如是」等六；第二所說分者，顯所說法門品類差別；依教奉行者，謂時人聞佛聖教，奉而行之。此雖名字不同，與前□…□一者，通序，即諸經皆有，故名爲通。二者，別序，□…□此之二種，即古舊相傳，名證信序，發起序耳。通□…□起。通序有二：一，制立因緣；二別解釋。制立因緣者，□…□緣起如何？解云：依《智度論》阿難請佛如來教置此之經教，□如彼說。二別解者，一列其名；二依名釋。列名者，於中六句，一信成；二聞成；三時門；四主成；五處成；六衆成。今言「如是」者，此信成也。此有二種，一是能信，即阿難心；二者所信，即此經法。信以決定爲義，此有二種，一體，二相。體即是心，相即是口。由心信故，即口稱「如是」。但信爲道元，智爲道本，進、念、定三，網羅終始。五根既具，堪受堪傳。信既在初，故云「如是」。如則指法，是爲定辭。如佛所說，一切皆是，故曰如是。《華嚴》、《大論》並同此說。依《佛地論》，義有四門。論云：「如是我聞者，謂顯已聞傳佛教者。言如是事，我昔曾聞。依四義轉，轉猶起也。一依譬喻，二依教誨，三依問答，

四依許可　依譬喻者，如有說言，如是富貴，如毗沙門　依教誨者，如有說言，汝當如是讀誦經論　依問答者，如是我聞，如是實說　依許可者，如有說言，我當爲汝如是而思，如是而作，如是而說，或信可言是事如是　依眞□：二疏釋如是者，此有六門：一依譬喻；二依教化；三依修行；四依決定；五依不異；六依如實　初譬喻如是者，如言此人大富，如毗沙門天王；又復，如言此人大智，猶如大海，大海譬般若慈悲　慈悲故不捨有，般若故不住滅　第二教化如是者，此有五種，一父母；二師僧；三國主；四閻羅王；五世尊　如好兒，父母教敕，即能隨從　若惡子者，父母慈悲，令師教誨；若師教不從，國法治之；又爲惡不改，命終之後，閻羅王治　發大心者，如來教之　前四教者，不名教化，以不定故；最後一，方是教化，有深益故　如言應作，如是莫作，依師教行，不減不長，名教化如是　此之二門，同《佛地論》第三修行如是者，此有四種，一者智慧；二者功德；三者眞實；四者正信　智慧者，有二：一是無我；二無我所　前則人空，後則法空　達人空故，不見能修；得法空故，不見所修。故下經云：『如是滅度無量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是名智慧修行　功德者，是五波羅蜜多，三輪清淨故　故下經云：『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想』，是名功德修行　眞實者，修行有三，一者外凡夫；二者二乘；三者菩薩　外道修行，是世間法，虛妄顚倒，謬執有我，不名眞實；二乘之人，雖是佛法，心迷著相，無有慈悲，雖得人空，不達法空，執無我相，非實境故，亦不眞實；菩薩修者，方名眞實，善得二空，無偏執故　故下經云：『如是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是名眞實修行　正信者，凡信有三，一邪信；二正信不依理；三正依理信　初即外道僻執，修行空無所得，不名爲信；次即二乘修得少分，亦不究竟，故非正信；後即菩薩修無上菩提，不同前二，所得功德，諸佛證知，方名正信　故下經言，『聞是修多羅，乃至一念能生淨信，如來悉知』等，是名正信修行　第四決定如是者，此有三種，一聞；二理；三人　決定聞者，阿難親從佛聞，不增不減，非是傳聞，如所聞說，名決定聞　決定理者，即二空理，亦名法界，亦稱眞如　離此之外，更無別理，通達此理，決是聖人，是決定理　決定人者，即是世尊，尊者阿難親從佛聞，還自說非從餘聞，是名決定人　第五不異如是者，此有三種，謂名、句、味　名不異故，能生聞慧；句不異故，能生思慧；味不異故，能生修慧　又名不異，故初善；句不異，故中善；味不異，故後善　又初善者，即道前如如；中善者，即十地行；後善者，即佛果德　今以難說法利益如佛，故名不異　第六如實如是者，一爲斷疑，二令生信　斷疑者，阿難比丘佛滅度後，結集法時，身登高座，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世尊住持之力，加被阿難，身相如佛　當時徒衆遂有三疑：一疑世尊已入涅槃，恐是大悲還從滅起；二疑尊者是佛堂弟，將非紹繼身成佛耶？　三疑他佛來此土耶？　爲拂此疑，故說六句　云如是法我從佛聞令生信者，《智度論》云：『說時方人，欲令衆生生信心故』

經曰『我聞』者，此第二，聞成也　依《大智度論》，問曰，若佛法中言一切法空，一切無有吾我，云何佛經初云如是我聞？答，佛弟子雖知無我，隨俗法說我，非實我也　世界法中說，非第一義。復次，世界說言有三根本，一邪，二慢，三名字　是中二不淨，一淨　一切凡夫三種語；見道學人二種語，除見；聖人一種語，除見、慢』聞者，《阿毗曇》用耳根聞，《成實論》說用耳識聞，依大乘宗和合故聞　《智度論》說：『問曰，聞者爲用耳根聞？爲用耳識聞？爲意識聞？若耳根聞，無識空根何故不聞？若耳識聞，識一念不能分別，亦不應聞　若意識聞，聾人亦應聞，以意識不壞故　答曰，聞是因緣聞，耳根不壞，聲至可聞處，作意欲聞，情塵意和合因緣聞，故曰聞』。又復我者，依《佛地論》說：『我謂諸蘊世欲假者，聞謂耳根發識聽受，廢別就總，故說我聞』　有義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聞者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雖親依自善根力起，而就強緣，名爲佛說　由耳根力，自心變現，故名我聞　有義聞者，善根本願增上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是佛利他善根所起，名爲佛說。聞者識心雖不取得，然似彼相分明顯現，故名我聞』也。夫聞有三：一倒，二亂，三正。倒復有三，一能說者倒，二所說法倒，三能聽者倒。能說者倒者，如頻婆婆藪仙人云，煞生祠天，得生天上，得壽命長，此是倒見，故能說者倒　所說倒者，無次第，違法相，執一切世間有常、樂、我、淨，著斷、常見等。如婆藪仙人於波斯國，初說善法竟，欲還本國　波斯國人惜不許去，遂打腳折。仙人云，我更說最上好法，遂倒說十惡，云是善法。國人受行，於今不改。此爲倒說。能聽者倒者，有二：一，凡夫；二，二乘。凡夫聞佛說偈：『煞父及害母，王二婆羅門；國界並人民，是名清淨行』。此偈是喻，謂煞癡愛心王國耳。五陰界數法人民，如此名行，而凡夫不解，謂父母，此名倒聞。二乘倒聞者，如佛說一切法本性清淨，不生不滅，常住無變，二乘

聞已，心生恐怖，不受此法，作三種觀相而求三脫，此爲倒聞，以不依眞如道理故。第二散亂聞者，有二，一不敬師，二不信法。不敬師故心驕慢，不信法故不攝。耳聽雖聽，心緣別境，猶如覆器，瀉水不入，故名散亂聞。第三正聞者，如尊阿難敬信佛法，一心正受，如瓶瀉水，置之一器，不倒不亂，心緣正法，常無厭足，如貧念寶，如病思藥，不增不減，義味眞正，無諸疑滯，是名正聞。謂阿難比丘親承音旨，隨世流布，故曰我聞。

經曰：「一時」者，第三，時成也。謂俱合時。俱合時者，有三：一，法王在坐；二，正說此經；三，親承音旨。三義不闕，名俱合時。《佛地論》說：「一時者，謂說聽時，此就剎那相續無斷，說聽究竟，總名一時。」若不爾者，字、名、句等說聽時異，云何言一？」又長耳三藏解時有三種：一，分段世分時；二，不思議變易時；三，假名時。分段時者，五陰爲體，心相爲相，一斯果報，如陶家輪，勢極則住，名分段時。變易時，生死相轉，於法分齊難識，名不思議變易時。假名時者，外國名劫婆目，有三意：一，迦羅；二，三摩耶；三，世流布。迦羅者，此云別相時，如制戒律，大戒時聞，小戒時不聞；出家時聞，在家時不聞等。三摩耶者，此云破邪見時，謂諸經論不簡緇素，一切得聞，此二與大論同。世流布者，七種語中世流布語。世語一時，如云我於一時，在申怨林等調音起轉，即是世人語法。今依後二，故名一時。《佛地論》云：「有爲法上假立分位，或是心上分位，影像依色心等，總假立故，是不相應行蘊所攝。」

經曰：「婆伽婆」者，此第四，主成也。此外國語，唐云「世、出世尊」，今存本語也。依《佛地論》說：「謂薄伽聲依六義轉：一，自在義；二，熾盛義；三，端嚴義；四，名稱義；五，吉祥義；六，尊貴義。」此義云何？謂諸如來不繫屬諸煩惱故，具自在義。炎猛智火所燒練故，具熾盛義。妙三十二大士相等所莊嚴故，具端嚴義。一切殊勝功德圓滿，無不知故，具名稱義。一切世間親近供養，咸稱贊故，具吉祥義。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故，具尊貴義。問，佛有十號，何故一切經首但置此名？答，依《佛地經論》釋云：「謂此一名，世咸尊重故。諸外道法，稱本師名薄伽梵。又此一名，總攝衆德，餘名不爾。是故經首皆置此名。」依《涅槃經》，七義解釋，廣如彼論。彼《大智論》，四義解釋。論云：「云何名婆伽婆？此翻有德。婆伽名德，婆言有，是名有德。復次，婆伽名分別，婆名巧，巧分別諸法總相別相，是故名婆伽婆。復次，婆伽名聲，婆名有，是名有名聲。復次婆伽名破，婆名能，能破婬怒癡，故稱婆伽婆。」《佛地經論》以六義釋，廣如彼說。

經曰：「在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者，此處成也。舊經中或言「舍衛國」，或云「憍薩羅」。今新譯經云「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皆同也。此云聞城者，《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法鏡經》言，聞物國。《善見律》云，多有國，智士英髦皆歸此國，故言多有。在中印度境。「祇樹給孤獨園」者，前明在國，爲化俗人。此住給園，統出家衆。正言「誓多」，此云「最勝」，太子之名。舊曰「祇陀」者，訛也。「樹」者，謬，即太子所施。本音「煩那」，或云「煩泥」，此翻爲「林」。舊云「樹」者，謬也。「給孤獨」者，謂須達長者，好施孤窮，從行爲目，國人遂號給孤獨氏。太子施樹，長者買園，合爲名也。如餘經說。問，印度之境有多大國，如來何故偏在此城耶？答，《智度論》說，爲報二恩，多住二處。一者，爲報法身恩故，多住王舍城；二者，爲報生身恩故，多住舍婆提。問，佛偏二處，何名平等？答，有二義，一遂本願；二益衆生須達既廣行施多有人物。又此大城有十二億家，爲益處廣，所以多住。」

經曰：「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者，此第六，衆成也。即是同聞，以身兼彼，名曰「與」，猶共也。《大論》說云：「共謂同一施、戒、見及三業慈；大者或大或多或勝，能破大惡，能證大果，爲大人主大人恭敬，是故名大。數至千二百五十，故名多。論議能破九十五種道，故名勝。」《佛地論》云：「一切皆是最極利根波羅蜜多種姓聲聞，故名爲大；皆住無學果位，故名爲大。」又云：「如實義者，皆是不定種姓聲聞，得小果已，趣大菩提，故名爲大。」「比丘」者，義譯三種：一，曰怖魔；二，稱乞士；三，名破惡。依此即爲初、中、後也。夫創入玄門，即建降魔之志，故剃髮染衣，天宮動而魔怖。身爲道器，身安道隆。故已治法服，須乞食以資身。聖人道長，凡夫道消。故所修已滿，即破惡以證果。然乞士有三：一，不高慢；二，不懈怠；三，不獨用。不高慢者，剃髮披服執鉢，不言我是上姓，不可從貧下乞。假令百里數十里，但有食處，必須從乞。菩薩亦爾，發菩提心，披忍辱衣，手執法器，隨行聽法，不言我是貴姓，彼是賤人，而不從其受學。設使百里數十里有說法處，即應往聽。不懈怠者，知世危脆，有爲非安，急急行道，如救頭然。菩薩亦爾。知三種衆生根性各異，稱機說法，皮肉心難可共住，魔化衆生，不暫時停，名不懈怠。不獨用者，比丘乞食還已，先減取上分供養聖僧，又以一分別擬施外

衆乞者，又食竟所餘施鳥獸　菩薩亦爾　通達法如如，見以妙辭深義贊嘆諸佛；次化同類，令得此如如法相；後向衆生說我已通達如如，汝今亦應修集得見佛性　外國名　僧伽，此言「和合衆生」　云何和合？　一，同爲一法；二，信受無違，故名「和合」　「千二百五十人」者，是佛常隨之衆　但標數而不列名者，既是常隨，非他處來故　依《智度論》，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共有千人眷屬，身子、目連共有二百五十人，並舊是外道梵志，佛度出家，皆得聖果　雖曰無學，猶荷佛重恩，是故常隨供養，進止同游，名俱　此中但列聲聞，菩薩略而不舉，若準下流通分中，此間應說，但翻譯略之　故下文言：「佛說此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達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故如是。依《佛地論》，略爲八義：一者，爲於大乘生疑惑者，除彼疑故；二者，爲引不定種姓菩薩生定信故；三者，爲已清淨諸大聲聞捨於自身尊貴慢故；四者，爲諸聲聞常隨佛故；五者，爲諸聲聞形同佛故；六者，爲諸聲聞內眷屬故；七者，令諸菩薩於聲聞衆生恭敬故；八者，亦令其餘於聲聞衆生淨信故　何故名聲聞？　依《法華經》，迦葉自說我等今者眞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佛地論》釋：「聞佛言音而悟聖道，故名聲聞」。經約利他，論依自利耳　通序證信竟

經曰：「爾時世尊」者，次明別序，即發起序　但屬此經，於中兩重：一佛自發起，即冥加衆；二弟子發起，即蒙加來集　前中復兩：一外化；二內靜　外化八重：一化主；二化辰；三化儀；四化處；五化事；六化等；七化滿；八化終。此化主也　《成實論》云，具上九號，故曰世尊　同前婆伽婆釋　又有四義：一非世間無三品煩惱故；二具足諸功德力不共法等；三無染　有二義：一無染；二離垢。無染者，道前法身；離垢者，通道後法身。四利益無分別　此即功德智慧，五度功德故利益；般若智慧故無分別　又悲故不入無爲，智故不著生死；悲故異二乘，智故別外道　故曰世尊

經曰：「食時」者，此第二，化辰也　時有二種：一，歌羅，此云長時；二，三摩耶，此云短時　前是外道所執，是長時　三摩耶有二義：一名短時；二契劑時　短者，念念不住故。今言時者，正是三摩耶時　得食者，得啖，過即不得受用，異外道所執　外道云，歌羅名爲無契劑，故云長時　僧佉曰出乞食，鞞世師曰盡乞　是時時無定時，佛異此四外道，但隨世法，同人間時　謂出家人，依齋法中食之時　弗本云，於日前分，即辰巳之間

經曰：「著衣持鉢」者，第三，化儀也　著衣者，著僧伽梨衣　然佛制三衣，亦表中道　但俗人華飾數重，外道裸形無耻。今明離此二邊，唯著三衣　必須壞色，此彰少欲知足行成　持鉢者，謂持四王所奉石鉢　此義云何？　佛在道樹，未成正覺，受乳糜時，所用金鉢，食竟棄於水中　初成道時，欲受提婆利叉鄰鼓龍等所施諸果，而未有鉢，自念，三世諸佛無手受食法　而阿迦尼吒天見佛心念，即送過去諸佛四枚石鉢，置四天王宮，而四天王即以奉佛，佛無漏心併受四鉢，按之成一　緣有四義，自爾恆用　佛涅槃後，此鉢終應歸彼天上，還成四鉢　彌勒下生，還用此鉢，事相亦爾　此鉢眞諦說在屬賓，奘法師云在波斯國　此衣與鉢常自隨身，如鳥二翼，與諸弟子作誡儀式耳復有四義：一爲隨三世諸佛所行威儀；二爲破外道裸形及手捧食；三爲顯莊嚴威儀，能生衆生清淨信心；四爲隨順慚羞世間心。故恭敬自法，整肅威儀　有餘部說，如來著衣離身一指，不著佛身　正量部說，離身一髮

經曰：「入舍婆提大城」者，此第四，化處也　依《法顯傳》，祇桓精舍在城南五里，自外之內，故名爲入　此城家有九億，縱廣十二由旬，所以稱大

經曰：「乞食」者，此第五，化事也　祇爲乞食，故入其城　依印度法，屠人魃膾皆住城外，佛雖心等，恐生譏謗，故入城乞食。然如來眞體，本離食身，不假資須，但應在人間，示同人法，是故不食現食，亦欲與諸弟子作其儀軌耳　此有二意：一爲省事行道；二爲福利羣生　復有四義：一爲利益貧苦厄難，不得自在及老病者，自往行乞，令得下種爲解脫因；二爲出家有高慢心，及貴姓等不能行乞，爲破此故，自行乞食；三爲斷著樂之諦，佛自行乞，令諸弟子恆習此行；四爲顯知足，如來雖有天人上供，佛不樂著，躬行乞食　廣說因緣有二十種，如《樂莊嚴纓絡女經》廣說。依《瑜伽論》第八十六卷說：「由十因緣，如來入於聚落乞食　一者，當顯杜多功德故，即舊言頭陀聲訛耳；二者，爲欲引彼一分令入乞食故；三者，爲欲以同事行攝彼一分故；四者，爲與未來衆生作大照明故，乃至令彼暫起觸證故；五者，爲欲引彼粗弊勝解諸外道故；六者，爲彼承聲起謗，故現妙色寂靜威儀，令其驚嘆，心生歸向故；七者，爲彼處中衆生，以其少功而樹多福故；八者，爲令懷信放逸深生耻愧，雖用小功而獲大福故，如爲放逸者，懈怠者亦然；九者，爲彼盲聾癲狂心亂衆生種種災害，皆令靜息故；十者，爲令無量無邊廣大威德天龍八

部等，從如來至所入家，深生羨仰，勤加賓衛，不得惱害故。』

經曰『於其城中次第乞食已』者，此第六，化等也。亦言如理。此有二種：一世間如理；二法如理。世間者，若捨富從貧，卽益貧不益富；捨貧從富，卽益富不益貧。捨富從貧，故大迦葉所以被呵；捨貧從富，故須菩提所以置鉢。今不簡貴賤，但次第行乞，隨順世情，世間如理也。法者，隨及來施，卽受不及者，更不迴取，順諸佛儀，心境平等，是法如理。

經曰『還至本處』者，此第七，化滿也。乞食旣足，還向祇園，故云本處。若約行者，本處有三。一凡夫二乘，凡夫未斷惑業，於三界中升墜不定，不得名本處；二乘雖斷皮肉，得出三界，亦未得本處。二者菩薩，登地以上分得本處，以上地勝進未極故。三者如來。證得道後無相法界，四智圓滿，方是本處。然佛食處有二：一白衣家；二在精舍。今卽乞已，還至祇園，隨諸佛法，取鉢中食分爲三分：一分置草上，施陸地衆生；一分置水中，施水中衆生；一分自食。問曰，佛旣實不食，所以言食，竟歸何處？答，《大智論》云，有大力諸天，持至十方，給施大衆，施作佛事也。

經曰『飯食訖』者，此第八，化終也。然金剛之體，豈資於食？爲益衆生，現同食也。上八句外化竟。

經曰『收衣鉢』者，此第二，內靜也。上欲令異生生福故，所以行途而乞食。今欲令異生生智故，所以入靜而欲說也。三意：一屏慮；二淸身；三正靜。此屏慮也。制僧伽梨衣，爲入聚落；受四天王鉢，爲貯資糧。至處本故，衣須收；食事訖故，鉢須置。

經曰『洗足已』者，此第二，淸身也。向旣遊步，所以穢足；今還靜攝，所以淸身。此有二義：一者，法身道前，道後，體性常淨，不論盥洗；二者，生身示同人法，表淸淨相，故須洗之。然三世佛行時，恆有蓮華捧足，坐時自有師子之座。而有斯見，但爲釋迦出於濁世，異生垢重，不感見也。毗首吼佛時，蓮華恆現，亦爲異生福德所致。今釋迦行時，雖不現華，然足不著地，履水行塗，並不污足。今言洗者，終爲弟子之軌也。

經曰『如常敷坐結跏趺坐』者，此第三，正靜也。兩重：一靜儀相；二靜體相。此靜儀也。坐有二義：一所坐法；二能坐人。此各二種。一者，生身佛，卽丈六身，是能坐人；敷師子坐等，是所坐法。順三世諸佛所坐之法，故曰如常。二者，法身佛，能坐是如如智，所坐是如如境。境智是一，逐義爲二。智卽如境，境卽如智。理無差別，故曰如常。『跏趺坐』者，正明坐相，此怖魔坐也。《智度論》曰：『見畫跏趺像，魔王尙懷怖，何況入道人，安坐而不動。』若約生身，身居法坐；若約法身，卽智安於境。前卽化身，後卽法報。依《瑜伽師地論》第八十六卷說：『由八因緣，如來入於寂靜天住。一者，爲引樂雜住者，令入遠離故；二者，爲欲以同事行攝遠離者故；三者，自受現法樂住故；四者，爲與大族諸天示同集會故；五者，爲以佛眼觀察十方世界，現大神化，隨其所應，作饒益事故；六者，爲令諸聲聞衆，見於如來，深生渴仰故；七者，爲顯諸大聲聞，於所略說，善能悟入故；八者，勸捨樂著戲論制作言辭故。』

經曰『端身而住，正念不動』者，此第二，靜體相也。『端身而住』，卽靜相，表心不亂。亦《大品經》中直身之義。『正念不動』，卽靜體，亦《大品》中入三昧王定義。此明如來心無散亂，故爲靜體也。亦可端身而住，卽生身靜；正念不動，卽法身靜。又前靜儀，卽生身不動；後明靜體，卽法身不動。又復正念有三：一，外道修定，至非想還退失，故非正念；二，二乘未到極處，非正念；三，佛具三事，是正念。一，道前如如，是因正；二，道中十地十度，是行正；三，道後究竟，是果正。此由因正故，能行正行，由正行得正果所言正者，卽二空理。能通達此理，故名正念。不動者，有三：一境；二斷；三果。境有三種：謂凡夫執常，以有爲境；二乘尙斷，以無爲境；佛行中道，以二空爲境。二空爲境，故異外道；二空不無，故異二乘。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故云不動。斷不動者，謂外道諸仙，伏惑非斷，還流轉故，非是不動；二乘唯除皮肉，不斷心障，亦非不動；佛三障都盡，法界顯淨，故云不動。果不動者，卽一切智滿足也。又復前來廣明如來身業發起，正念不動，卽意業發起。又前明洗足，卽身淸；今明不動，卽意淨。此明如來遊神正定，審理觀機，密加衆集，更無餘想，故云不動。此卽以身端，表心不動也。故《無著論》曰：『世尊何故以寂靜者威儀而坐也，顯示唯寂靜者，於法能覺能說故。』謂依證起也。

經曰『爾時諸比丘來詣佛所』者，此第二，明弟子發起。二重：一人；二儀。此第一，發起人也。『爾時』者，有八：一如來出定時；二佛欲說法時；三大衆事善知識時；四聽聞正法時；五持護所聞時；六決除疑惑時，七調宜曲見時；八通達深義時。故言爾時。此諸比丘，卽上所舉千二百五十人，

各逐所宜，隨便行道。今蒙加召，故來佛所也。

問曰：唯下經文有四衆八部，今何意但言比丘來耶？答，有五義：一勝諸衆；二先得道；三常近佛；四共佛住；五能持法。十二部經是其傳故，餘衆不爾，故舉比丘來佛所者。一切弟子若來佛所，有五利益：一未聞，二聞得清淨；三難解者決；四見諸天形；五得無上法利。各詣講堂，故云來至也。

經曰『到已，頂禮』至『坐一面』者，此第二，發起儀也。依《智度論》禮法三品，頭頂著地，上禮也；頭不著地，中禮也；直揖不跪，下禮也。今言頂禮，表佛德尊及自利益。然弟子敬師有三時。一晨旦用楊枝竟，先問辭禮拜師竟，後方聽法。二中復三，初夜依眞諦說此三竟，表三位：一，道前，在信位已上；二，道中，卽十地；三，一生補處。今至佛所，正是道中非前、非後。『退坐一面』者，此坐也。恐喧大衆，所以退坐。上來明發起序竟。初六句辨其通序，次佛及弟子廣明別序，總顯興致之由竟。

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者，第二，正明經體。兩周：第一，明菩薩行體；第二，爲斷菩薩行障。初周先請，後答。此請也。無著論釋：『何故上座須菩提問？有六因緣：一爲斷疑；二爲起信解；三爲入甚深義；四爲不退轉；五爲生喜；六爲正法久住故。具此六緣，卽般若波羅蜜，令佛種不斷也。』云何不斷？謂有疑得斷故。如下廣辨。有樂福德心未或熟者，聞多福德於經起信故。已熟心者，入甚深義。已得不輕賤者，修行受持有多功德不退轉故。已得順攝及淨心者，於法自入及見生歡喜故，令未來大乘教久住。』廣如說論。又釋，上來由序既興，宜應卽說。但沙門幽秘，事藉人弘。若不請而談，明問法之流不生難遭之想，故須請也。請內三重：一請儀；二稱贊；三正請。請儀五重：一請人；二所在；三避席；四表敬；五示專。此請人也。『慧命』者，難德也。謂無流勝解，順空不斷，以此爲命，故云慧命，或云淨命。卽離五種邪命，如《無上依經》及諸經說。若在家人五種不淨：一賣刀仗；二販魚肉；三貨生口；四造毒藥；五酤酒。諸以斯存命，故非淨命。出家離此，以慧爲命，故云慧命。又慧非諸過，亦爲淨命。或言長老，謂年尊說廣，亦是美行之異名耳。今言具壽。『須菩提』者，此云善業，或云善吉，或名空生。今言善現義亦非異。於五百弟子中得無淨定，解空第一，令對說般若。然須菩提位是聲聞，智慧狹劣，世尊前來，未有言及，何能輒請？豈不蒙加能然也。

經曰『在大衆中』者，此所在也。卽向來詣佛所衆中也。

經曰『卽從坐起』者，此避席也。但尊人重法，理自不可端拱，況卽事請道，而不避席？

經曰『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者，此表敬也。既有師資示有驅策，亦是隨國法，卽以右袒爲恭，故云偏右也。屈曲伏從，示無違相，故云著地。

經曰『向佛』至『而立』者，此事專也。斂容祇仰，顯有專一之志。前言著地，今復云立，此示矛盾，不知何定？既欲聽法，立不應久，故云著地。亦可將請先起，所以云立。正述所請，故還著地也。依《能斷經》，著地卽請，無其立文。

經曰『白佛言，希有，世尊』者，第二，稱贊。先總，後別。此總嘆也。一以如來難遇，二以功德超殊，故云希有。

經曰『如來、應供、正遍知』者，此第二，別贊。兩重：一有三句，贊內德；二有兩句，贊外化。具斯二德，是故希有。此贊內德也。乘如實道，來或正覺，故名如來。如卽眞如，來曰無分別智。如者不異爲義，來以主處爲功。三世諸佛皆以無分別智，乘眞如道來成正覺，故名如來。智斷具足，堪受供養，故名應供。知法周普，稱實不邪，故名正遍知。

經曰『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者，此第二，兩句，贊外化也。『善護念』者，依無著《般若論》釋，佛證正覺，轉法輪時，『化深行菩薩。善付囑』者，『於佛般涅槃時』，命化淺行菩薩。然善者，巧也。故論曰：『巧護義應知。』善有三種：一善智慧；二善境界；三善方便。善智慧者，《世親論》云，『謂於菩薩身中與智慧力』故。云何與力？如菩薩求菩提，亦令衆生同行此法故。善境界者，《論》云：『令成就佛法故。』佛法者，是如如境；令成就者，卽令通達也。此二與自行。善方便者，《論》云，『又彼菩薩攝取衆生與教化力故。』卽是念衆生同菩薩所行，卽與化行也。護者，防其自身與前二善；念者，緣其所化與後一善。又善智慧者，卽眞實般若；善境界者，卽二空之理。此二令自分成。《別本》云，善護念諸菩薩摩訶薩，由無上利益故，卽令契二空也。善方便者，卽慈悲、般若兩法並行，此一令化他俗。然化力有三：一神通輪，二記心輪，三正教輪。神通變化，故能使背邪以歸正。記心言實，故能使除疑以生信。正教顯理，故能令捨惡以修善也，故云『善護

念』。『付囑』者，付』即將淺行以授深行，『囑』即令深行以度淺行。《論》云，『謂於得未得功德中懼其退失，付授智者』故。又云：『得不退者，不捨大乘故』。此令守自分。『未得不退者，於大乘中欲令勝進故』。此更令增進也。此有二人：一深行；二淺行。亦有二：一空行，即般若；二有行，即慈悲。修空自進，修有化他。般若即不住道，慈悲即住道。淺行之人，緣上地慈智，能雙進二行，一者，仰緣智，但是似；二者，仰修慈，復未眞。此道約地前，名爲淺行；若大地已上，眞證行成，即是深行，故名『善付囑』。眞諦譯經云，『善付囑菩薩摩訶薩，由無上教故』，即令化淺行也。依《無著論》，此二句，顯示種姓不斷』。案：令深化淺，展轉相教，故不斷也。言『菩薩』者，此云『覺士』。覺有四義：一應覺是理；二正覺是智；三覺覺分是戒、定等；四令覺，即十二分教。初一斷德，次二智德，後一恩德。士有二訓：一事；二理。謂以覺事而理化故，名曰『覺士』。『菩薩』者，眞諦云，十行已上是菩薩，雜二乘心故；十迴向已上名摩訶薩，捨二乘心故。又七地已下是菩薩，行雜道故；八地已上名摩訶薩，行不雜道故。

經曰『世尊，云何菩薩大乘中』至『三菩提心』者，第三，正請。四重：一問心地位；二云何住，問信樂位；三云何修行，此問見位；四云何降伏，此問主位。又解，初問十信位，二問十解位，三問十行位，四問十迴向位。又，初問信樂地，二問見地，三問修地，四問果地。又，初問爲總，後三爲別，亦可。總爲立本，別爲正問。謂菩提心是大乘之本，亦可。菩薩者，問機發心，問本住，問其位修，問其行伏，問其解。此爲總也。『云何菩薩大乘中發心』者，須菩提上嘆如來善能護付，即問此諸菩薩云何發心。故《無著論》云：『何故唯問發行菩薩乘？爲三種菩提差別故』。大乘者，何者是乘體而云大也。大乘者，如《十二門論》說：『大乘深義，所謂空也』。此《般若論》云，大乘者，謂法無我眞如故，此皆以理爲乘體。或言乘六波羅蜜遊法性路，趣菩提座，此以福智二行以爲乘體。然萬法皆空而獨徵乘體者，未可然也。何者？若以乘門明法，知法非乘，但空理是乘所依，福智二行是乘作用，佛及菩薩是乘乘之人。然人無別體，正以行爲體；行不自成，契理而就。但理外無行，行外無人，而人能秉行，行能人理。三事和合，總說爲乘。大者，乘雖獨絕，非小不彰。故《論》云：摩訶薩者，於三乘爲上。《瑜伽・菩薩地》中明菩薩乘與七大性共相應故，說名大乘。《無著論》亦爾。一者，法大性，謂菩薩方廣藏；二者，發心大性，菩提心；三者，勝解大性，謂解方廣之教；四，增上樂大性，謂住初地；五，衆具大性，謂福智具足；六者，時大性，謂三阿僧祇耶；七者，□大性，謂得菩提果。解者多以四義來釋：一者體大；二者大人所乘；三大人所證；四者能成大義。此四之中，有體用兩分，因果遍舉，自他二行，故曰大乘。若泛說大乘，始從發心，終至佛地，皆名大乘。今所言者，是初地已上聖位大乘。何以得知？下論偈云：『此乘功德滿。』若泛論大乘，滿足唯佛。今具廣等四心，何得言滿？故知此滿唯是初地已上。下言發心，亦同此釋。故言大乘。『發阿耨菩提心』者，『阿』名無，『耨多羅』名上，『三』名正，『藐』名遍，後『三』名知，『菩提』名覺，總曰『無上正遍知覺』。正是如理智，遍是如量智，知是無分別智，覺是無分別後智。如理智緣眞，故言正；如量智緣俗，故言遍；無分別智斷二無知，故言知；後得智出眠夢之表，故言覺。此四即是佛果，起心求此，故名發心。此立本總問竟。

經曰『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者，此第二，別問。正請也。依眞諦譯經第三問云：『云何發起菩提心？』此問中但請其因，而不請果者，此經顯大乘法門，菩薩正行，所以請因。由其因成，必得果故。下雖舉果，但爲明因耳。泛論大因，依《佛性論》，有其三種：一應得因；二加行因；三圓滿因。所應得者，謂菩提心；所可行者，謂十度行；所修滿者，謂三德果。發心因乎佛性，起行因乎發心，果圓因乎加行，故以佛性爲應得之因，發心爲加行之因，加行爲圓滿之因。此中三問，具問二因。初『云何住』，此請加行因，即菩提心。言欲發菩提心，住何心而成發？次『云何修行』，此請圓滿因，即十度行。言欲修菩薩行，起何行而成修？後『云何降伏其心』，此重請圓滿因，言欲滅正行障，降何心而成滅？又『云何住』者，自分滿足，守位不退。『云何修行』者，隨事造修，勝進增長。『降伏心』者，於事不著，令心調柔。此之三門，若以位論地，地皆有別，如前說。

經曰『爾時佛告』至『善哉！善哉』者，次下，正答。先答緣，後正答。答緣中，五重：一贊；二述；三誡；四許；五願。此第一，贊也。何故須贊者，上請問中，善吉問佛菩薩行，然大衆心疑，以其小乘，恐向嘆問，未必當理。故言佛贊，除衆疑心，明其嘆請，合理多益，故曰『善哉』。故《無著論》云，『以善問故』，『應稱善哉』。然善吉向前欲請，先嘆佛而後問。佛今將說，亦先贊而後答。此乃互爲影響耳。

經曰「須菩提」至「善付囑諸菩薩」者，此第二，述也。牒上問也。所稱合理，故云如說也。

經曰「汝今諦聽」至「如是降伏其心」者，此誡許二門也。但道法幽玄，聽須詳審，故先誡之，令諦聽也。「當爲汝說」等者，雖言許說，未知說何故牒上請，如菩薩等。

經曰「須菩提」至「願樂欲聞」者，此第五，應願也。善言既聞許說，情深渴仰，故承命欲聽，故曰「樂聞」。

經曰「佛告須菩提，諸菩薩生如是心」者，下，次正答。三重：一，立經體；二，顯經用；三，勸修行。立體兩重：一，依問正答；二，因答斷疑。正答則標宗略說，斷疑則開宗廣說。正答三重：一，答「云何住」；二，答「云何修行」；三，答「云何降伏其心」。答「住內」，先總，後別。此總教也。「生如是心」者，即嘆願四恩心也。《世親論》曰：「若菩薩有四種深利益菩提心，此是菩薩大乘住處」。案，此大乘以菩提心爲本，故名住處。四種心者，一，廣大心；二，第一義心；三，者常心；四，不顛倒心。此四種心，初二是慈悲門，後二是般若門。前中，初一是無邊慈，以發心廣遠故。後一是無等慈，以凡小不能作此利益故。後二心中，初一是不變異般若，即是常心，故不變異。以不二故名常。不二者，《論》云：「菩薩取初衆生，猶如我身故。後一是如實般若，謂不顛倒心，不顛倒故如實。若有我見，即無般若；若有衆生見，即無慈悲。無悲智故，則非菩薩。今明菩薩有悲智，故心不顛倒；不顛倒，故如實也。又復前之二心，明度而能普，即以廣降狹；後之二心，明度無所度，即以無隆有。以廣降狹，是伏二乘心；以無降有，是伏凡夫心。伏凡夫心，顯有智慧；伏二乘心，明有慈悲。

經曰「所有一切衆生，衆生所攝」者，第二，別序。四恩即爲四分。先明廣恩心，三重：一，標；二，釋；三，結。此總標也。「所有一切衆生」總收法界衆生。「衆生所攝」者，簡去非情，有生皆攝。

經曰「若卵生」至「非無想」者，此釋也。《無著論》曰：「差別說也。」三重：一，舉四生；二，色無色；三，有想無想。此列生類也。即是四生。《地論》云：「生依至差別。《無著論》云：「受生別故，雜諸根起名生。」生別不同，有其四種：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此列生類也。人、畜二趣並具四生，餓鬼唯有胎化，諸天、地獄一向化生。若以四生對六趣，六趣狹而四生寬，以由除化生，非趣攝故。「若有色若無色」者，此列界類。《無著論》曰：「依止別故。」界者，別義。一，欲；二，色；三，無色。「若有色」，即攝下二界衆生；「若無色」，即攝上一界衆生。何故如是？以欲界必並有色，色界其必無欲，無色界無色無欲故。「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者，此列性類。性者，體義。一切衆生以想爲性。《無著論》曰：「境界所攝別」故。「有想」者，即有心而粗；「無想」者，即無心而寂；「非有想非無想」者，即雖有心而非粗非寂。非粗故異有想，非寂故異無想，故言「非有想非無想」也。言「若有想」，即攝七有想定及欲界衆生；「若無想」，即攝二無想定及無想天衆生；「非有非無」，即攝非想非非想天衆生。《俱舍論》云：由想昧劣，謂無明勝想得非想，名有昧劣想，故名非非想。此並廣心之境，欲求作佛，必先依之而發心也。此界性二類，《十地論》名粗細差別。

經曰「所有衆生界，衆生所攝」者，此結佛說。故《無著論》曰：「謂上種種想，住衆生界，佛施設說也。」

經曰「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此第二，明第一恩心也。三意：一，第一心；二，第一法；三，第一事。「我皆令入」者，此能施恩，即第一心也。「無餘涅槃」者，此所施恩，即第一法。此有二義：一，三障永盡；二，德滿無缺，故號「無餘」。不同二乘，但亡身智，名曰「無餘」。「涅槃」者，翻爲滅度，亦言寂滅，亦言成就大樂，亦曰清涼。「而滅度之」者，欲令衆生皆證此樂，故言度之。此第一事也。《無著論》問曰：「何故願此不可得義？」《論》曰：「生所攝故無過。」彼又問曰：「如所說卵生等，並入願數者，彼卵生、濕生、無想及非有想、非無想等，則不能入，云何能令一切衆生入涅槃也？有三因緣故。難處生者，待時故；非熟者，成熟之故；已成熟者，解脫之故。」彼又問道：「何故說無餘涅槃界，不直說涅槃？」彼自釋言：「若如是，便與世尊所說初禪等方便涅槃不別故，彼自以丈夫力故，無佛亦得，但非究竟故。」案，此初定等凡夫外道，及劫燒時同皆得故。彼又問云：「何故不說有餘涅槃界？」釋云：「彼其果故，自以宿業。」又值佛說而得果故。又非一向身苦有餘故說無餘。」前來二心相唯慈悲，非無智慧。前之廣心，雖與人天之樂，即是下恩；與二乘樂，即是中恩；今與大涅槃無上之樂，故是第一恩也。

經曰「如是滅度」至「即非菩薩」者，此是第三，常恩也。三重：一，牒前二心，明俗有慈悲；二，正辨常恩，明緣眞有智慧；三，釋所以。「如是滅度」者，

牒第一心；「無量無邊」等者，牒廣大心。由此二心是慈悲故，處有不息也。然無量有四義：一者，約事名無量，由菩薩恆起大悲及正勤，自度令他度，無量衆生皆得涅槃，是事無量；二者，時無量，於無量劫自度令他度，無量衆生得涅槃故；三者，方便無量，於向劫中，由悲智故，隨衆生根性種種方便，現三乘教，度脫之故；四者，性無量，衆生有三性，二性有量，一性無量。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是有量虛妄法故，圓成實性名無量眞智境故。一切衆生，約前二性，則無般涅槃，與如如智相違故。約圓成實性，得般涅槃，以四德爲體，與如如智相應故。由約此性是無量故，得般涅槃。又無量者，豎通三界；無邊者，橫括十方。「實無衆生得滅度者」，由智緣眞，物我一體，此正常恩。常有二種：一者，常體，謂人法二空，性無遷變故；二者，常用，謂處攝生，化用不斷故。《世親論》云：「菩薩取一切衆生，猶如我身」，以此義故，菩薩自身滅度，無異衆生得滅度者。此由悲故，己外無異生，智故，異生外無己。故曰「實無得度」。無著亦同此也。依《文殊般若經》，明衆生界不增不滅，故無得滅者。《經》云：「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過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復有無量無邊諸佛，如是一一佛晝夜說法，心無暫息，各各度於無量恆沙衆生，皆入涅槃。於衆生界亦不增不滅，何以故？衆生定相不可得故。十方亦爾」。

「何以故」至「即非菩薩」者，第三，釋所以也。前言化生入滅，後云無生得度，二言矛盾，故責何以。即自釋云，「若菩薩有衆生相，即非菩薩」，由己外見衆生故非菩薩。故《無著論》曰，「若菩薩於衆生所他想轉非自體想，不名菩薩故」。《世親論》亦同，彼云：「若菩薩於衆生起衆生想，不生我想，則不應得菩薩名。如是取衆生如我身，常不捨離，是名常心利益」，此示廢異智。

經曰「何以故非」至「不名菩薩」者，此第四，明不顚倒思。己外見生，竟有何失，而言非？故即自釋言：「若菩薩起衆生相等，則不名菩薩」。我等四執是分別，分別之心，即菩薩正障。既有正障，故非菩薩。今明菩薩無我等相，則自惑己亡。心無顚倒，故能常化也。初我相，就內身破；次三相，就外境破。有我相，故無涅槃；若有衆生等見，故無慈悲，故非菩薩。今無四見，明有悲智，有悲智故，則是菩薩。故《無著論》曰，「若以煩惱取衆生命人想，轉彼則有我想，及於衆生中，有衆生想轉，菩薩於彼不轉，已斷我見，故得自行平等相故。行謂五陰行，信解自他平等故」。

經曰「復次須菩提」至「行於布施」者，此下第二，答「云何修行」。然無著世親名高印度，奇才卓犖，昆季師資，並學冠當時，位隆上忍，悲雲外作，慧炬內融。注法澤而洽羣萌，秉智燈而輝巨夜。皆以修多羅藏秘密難通，各暢述所知，制茲經論。雖復筌蹄異唱，闕旨無違，庶返迷方，殊途一致耳。然世親所制，後魏翻行，無著注述，後隨方釋。前論則行之已久，取則者成林；後論乃創始流傳，知聞者適有一二。今先依無著，後述世親。師遞相承，以爲其次。《無著論》曰：「彼諸波羅蜜有二種果：一未來，二現在」。案，論即以二果釋經三句。「未來果者，施得大福報，戒得釋梵報，忍得大伴助大眷屬，進得果報不斷，定得生身不可損壞，慧得諸根猛利，於大人衆得自在等。現在果者，得一切信敬供養，及現法涅槃等」。云何釋經三句？論云，若求未來果故行施，爲住物行施，如所施物還得彼物果，此爲所除。經言：「不住於物，應行布施」，物即事也。此不住者，是能除。《無著論》云：「此爲依義，顯示對治住著故。應行施者，此爲說相，謂說檀等故」。又云：「若求未來尸羅等果故行施，爲有所住行施，此爲所除。經言，無所住應行布施」，無所住者，此是能除。案，能求即有取障，能除即無相修。此之兩句，但約未來果以釋。《論》云，「若求現在果信敬供養等故行施，爲住色聲香味觸行施」，此爲所除故。

經曰「不住色」等，此爲能除。若求現法涅槃故行施，爲住法行施，此爲所除。故經言，不住於法應行布施。此爲能除。此一句約現在果以釋。此解與舊釋頗反，應知。若依《世親論》釋，以一偈攝此三句經文。偈云：「自身及報恩，果報斯不著；護存已不施，防求於異事」。故攝三句者。《論》曰：「不住於事者，謂不著自身。無所住者，謂不著報恩。報恩者，謂供養恭敬種種等門。不住色等者，謂不著果報」。下半偈解不住意。此三句經，即爲三別相傳解釋。前二句，約現在；後一句，約未來。正解修行有三，即教離三障：一不行障；二僻行障；三倒行障。依《世親論》，初令不著自身，即離初障；次令不著報恩，離第二障；後令不著果報，離第三障，即爲三重。不住於事者，此初句也。即不著自身，住猶是著。《論》云，謂不住自身，故事著五陰身事。此有二種：一以菩薩善知自身本空無物，但是假名；二知身無常，不久磨滅，何足可保？是故不著。若著自身，則有二過：一畏身不活，擁財

可已，不肯布施，即是慳貪；二者設行布施，心有取想，不到彼岸，即是其障。今既不住行施，即離初障也。經曰『無所住』等者，《世親論》云：『不住報恩』報恩者，謂以少施而求大報。若報他報，名為僻行。一者因僻，不以悲智為方便故；二者果僻，不以佛果為所求故。今既以二行為因，求三德果，故離第二障也。故無所住也。此二據現在也。

經曰『不住色布施』等者，論曰：『不著果報』，此一據未來，無著約現在。正報是受體，在法塵；依報是受資，即五塵。生死之受，實苦計樂，所以是倒；為生受體，求受之資，故亦名倒。今令不住五塵，即捨依報；不住法塵，即捨正報。為求佛果德而行施者，即菩薩正行也。問：行乃塵沙，何故唯論布施？答：為明菩薩行者。若行一行，即攝一切行，故舉一檀以攝諸行也。《世親》、《無著》皆以三檀具攝六度。故論說言：『六波羅蜜所攝一切檀那性故』。一者，資生檀，攝布施一度，此名體相當也。二者，無畏檀，攝戒、忍兩度。《世親論》云：『於已作、未作惡不生怖畏故』。於已作惡布施捨心者，無報怨心故。不令他怖，忍施無畏施也。於未作惡不生怖畏故者，而不犯戒，起惡加物，戒施無畏也。三者，法檀攝進、定、慧三度，身心不倦故是進，善知識故是定，如實說法故是慧。故論偈曰：『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既中一二三，名為修行住』。此答云何修行竟。

經曰『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想』者，自下答第三發伏心問。雖答伏心，即是成上修行。上所以不著三事者，良由內有不取相心故。若依外國疏釋，此下但答第三問，不兼成上二問。然束為兩節，初明發起無心可以相，下明發起無疑心。於中五重：一立本；二利益；三舉譬；四合喻；五勸行。此立本也。『應如是布施』者，應如上不見三輪，行無相施。『不住相想』者，謂施者、受者財物相，此為所住，即所取也。想謂能取三輪想，此謂能住，即能取也。相是遍計所執性，即相結；想是依他起性，即粗重結。此二種結，即菩薩正障。若作無性觀，觀遍計所執，本末無相，故相結滅，即不住相也。觀依他，本來無生，故粗重結滅，即不住想也。若行諸度，離諸度相想，即降伏執相心，成無相行也。

經曰『何以故』至『不可思量』者，此第二，釋利益也。『何以故』者，住相何損？捨相何益？而今不住故。又若離施相想者，云何能成施福？故即釋云：『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聚不可思量』。此答明福難量也。何者？有相是俗，無相是眞。有相行施，但感世間之報，其福有窮；無相行施，遠招出世之果，其福無量。此於三輪，雖離相想，非無平等惠而行布施，故不可量也。

經曰『須菩提』至後『佛言如是』者，此第三，舉譬。前雖法說，義猶未彰，故引空為喻，成福德多。故《無著論》曰：『如是建立不住已，或有菩薩貪福德故，於此不堪為令堪故。世尊顯示不住，行施福聚甚多，猶如虛空。有三因緣：一遍一切處，謂於住不住中福生故；二寬廣高大殊勝故；三無盡究竟不窮故』。若相傳解空有三義，故不可量：一性常，二體一，三容受。無相布施類空亦爾。一常而不變，二衆相寂滅，三體合衆德。備此三義，故不可量也。文中兩重：一問東方；二類餘九。為彰因滿，如空無限故。東方三重：一問；二答；三述。此問也。東方空體論『遠近，可思量不？』答述可知。次問九方，類以可解。

經曰『須菩提』至『不可思量』者，此第四，合喻。無相布施，如空三德，故云亦如是。

經曰『佛復告』至『行於布施』，此第五，勸行也。但應如我上來教汝離於相想而行施者，必成大果功德之聚，如空無限也。上來答問標宗略說竟。

經曰『須菩提』至『見如來不』者，此下第二，因答斷疑。即開宗廣釋。《世親論》曰：『自此以下，一切修多羅斷生疑。三重：一約正行斷疑；二約正教斷疑；三約正果斷疑。此第一，約正行也。六重：一問；二答；三釋；四印妄；五顯眞；六結實。此第一，問也。疑者云，若為菩提而行施者，此即有相；若無所為，即施空無益。前來既行忘相之深因，應招無相之妙果；今既見有相之身，則因非無住明矣。為斷此疑，故為斯問也。相即三十二相，可以此相見眞體不？佛及問善吉者，凡有三義。一明理體平等，契者便通。若佛獨說，似有我見，與居己無我故，令弟子說也。二為接下情，若佛獨說，則近行之流咸生自絕。既見下人能說，則便依修。故《地論》云，何故菩薩說，增長諸菩薩力故。三明畢竟斷疑，要須反問，令其取解也。

經曰『須菩提言』至『得見如來』，此第二，答也。先總，後別。明須菩提承佛加被，善知法身體是無為，但可顯了，非修所得，故云『不可以相成就得見如來』。若以相見如來，有二過失：一罔輪王有三十二相故；二同有為有三相故。故論云：『何以故？如來名無為法身故』。

經曰「何以故」至「即非相」者，此第三，釋　顯何以故者，問前不也，意即釋云「如來所說相即非相」故，所說化身俗諦相，即非法身勝義相，故云「即非相」也。

經曰「佛告」至「皆是妄語」者，此第四，自成有爲虛妄也。　前明善吉說妄相理，下如來自說成前義實。故《世親論》云：「示現彼處三相無故」。案：彼處即法身處，離生、住、滅，故言無；凡說俗相非眞實體，故云妄語。《無著論》云：「第一義中相具足爲虛妄，相非具足不虛妄」。

經曰「若見」至「非妄語」者，此第五，顯眞也。　若見有爲之三相，非是無爲之實相，爲人說者，此非妄語，此達妄入眞也。

經曰「如是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者，此第六，結實也。　如是諸相非相者，牒前化相非眞；「則見如來」者，結實。明菩薩善知如來法身，即相無相，離相證實，故見如來。故《無著論》曰：「此爲顯現。謂相應三昧及攝散心時，於彼相中，非相見故」。《世親論》云：「菩薩如是知如來爲佛菩提，行於布施」。此明菩薩，如是通達，行離相因，得無爲果，不名執著也。　釋初正行疑竟。

經曰「須菩提」至「生實相不」者，次第二，約正教斷疑。先問，後答。此問也。　疑者云：前說不住之因既不可得，則深而難行。後說無相之果又是無爲，則妙復難得。是則如來在世，深行難解，乃得利益。未來末世，機根淺薄，頗有聞經，行無住之深因，得無相之妙果。不如其不得，則如來有徒說之過。於中五重：一標章；二舉信；三時節；四聞教；五重問。可知。

經曰「佛告須菩提」至「生實相不」者，此答也。　答意者，雖復末世，必有信者，謂凡聖二人具足三德，於此深義，決信不疑，即成如來不空說法也。　答中，先遮無，後示有。此遮無也。佛將說有以杜疑，先遮無以正問，故言莫作是說。

經曰「佛復告」至「法欲滅時」者，此示有也。　示有中，先示比信，後示證信。比信則依於戒福慧。又初明戒福，舉供諸佛；後明智慧，則說二空。良以福從田生，智由境發。田中之上，莫勝如來；境界之深，豈過空理？是以舉佛勝田，彰福廣大；明空境妙，顯智幽微。比信六重：一信時；二信德；三信依；四信體；五信因；六信果。此第一，信時也。未來末世，法欲滅時者，佛者，佛滅度後第五五百年也。依《大集月藏經》，第一五百年，解脫得堅固；第二五百年，禪定得堅固；第三五百年，智慧得堅固；第四五百年，造塔寺得堅固；第五五百，斗諍堅固。若以正像皆千年者，即第五五百年，經云：末世故。若正法只五百年者，則第四五百年，經云：法欲滅時故。《無著論》曰：「正法欲滅時者，謂修行漸滅時」也，則第四五百年。

經曰「有持戒修福德智慧」者，此第二，信德也。　依《無著論》云：「戒等三學，與福德對，彼智慧並是福門，而兩說者，戒是止相，福修義，所以二說。持戒者，清禁自居，防息三業；修福者，隨事造修，備積衆善。此二即比信之德」。《無著論》曰：「功德者，少欲等功德等爲初，乃至三摩提等，即福德也。智慧者，鑒照空有，令心無滯，即證信之德也」。

經曰「於此修多羅章句」者，此第三，信依也。　修多羅，即此經也。「章言大分，『句』論委細。前說不住因爲一章，後說無相果爲一章，故云『章句』者，因中不住色等之流，果中相即非相之類。依《無著論》：『修多羅句說者，謂所有義，則以所詮爲說，能詮爲句』」。

經曰「能生信心」，以此爲實」者，此第四，信體也。　信行無住之深因，必招無相之妙果。又信法有實益，實有信人。

經曰「佛復告」至「而種善根」者，此第五，明信因。　兩重：一反釋；二順解。此初也，兩重：一非少供諸佛；二少種善根，樹因久也。

經曰「佛復」至「種諸善根」者，此順釋也。　一供事多佛，二多種善根。明植福深。　問：前信德中云持戒，今言供佛者何？　答：持戒清潔稱可，聖心則爲法供，此無違。

經曰「聞是」至「生淨信」者，此第六，信果。　信果有三：一信微；二證重；三因誠。此初，信微也。　顯信少而福多，故云「乃至一念」也。

經曰「須菩提」至「是諸衆生」者，此第二，證重也。《世親論》曰，彼持戒等人，諸佛如來非見果比知「□…□」事此何爲福德「□…□」正言殑伽，此翻爲「□…□」許河中沙數世界，一沙爲一世界「□…□」。

經曰「須菩提」至「何況其沙」者，第二「□…□」諸河是「□…□」河尚無數，況乃其沙？

經曰「佛言」至「得福多不」者，此第三，問施也。　一恆之沙爲第一多，一沙復爲一河爲第二多，諸恆之中復各有沙，爲第三多，諸沙之中一沙復爲一

界，爲第四多　若人施寶同於此□，所生之福，得爲多不？

經曰：須菩提言甚多　至「得福甚多」者，此第四，答施也　寶多福勝，故甚多也

經曰：佛告須菩提『至「阿僧祇」者，此第五，比勝，正明經勝用也　此明施寶雖多，但是有流而生福少；持經雖少，能感菩提而生福多　此乃染淨懸殊，昇沉不類，故言勝前無量也　《無著論》名此一段爲『攝取福德』也

經曰：復次『至「如佛塔廟」者，此第六，釋勝　明此經之勝成，生福多也，五重：一明經力，能令物尊；二辨經體，從眞流出；三顯經教，諸佛同說；四舉經用，爲滅惑本；五論經福，諸善中勝　初能令物尊　四重：一令處尊；二令人貴；三釋人貴，四釋處尊　此令處尊也　《世親論》云：『一者所說處，隨何等說此經，令生尊重奇特相故』《無著論》名『等供養』

經曰：『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此經』者，此第二，令人貴也　《世親論》云：『二者，能說人。隨何等人能受持及說，以尊重經論故』何況者，一以無情況有情，謂以地況人也；二□況多，以一偈況盡受也　地無處，說處尚令尊重；人既有識，持者深須敬養也　《世親論》云：『非七寶等，隨何處捨，隨何人能捨，如是生敬重故』　案：捨寶人處，不令人貴　故《世親論》云：『此法門與一切諸佛如來證法，作勝因故』案：若不持說，不得菩提　由此義故，處人尊貴也

經曰：須菩提『至「希有之法」者，此第三，釋人尊也　是人者，即持經人也。得菩提果，名成最上，物不能並，故云第一　世間所無，名爲希有　《無著論》名『難作』

經曰：若是『至「似佛」者，此第四，釋處尊也　「則爲有佛」者，一解，云經是正教法身，若持在心，是人身中即有法身，此以持經之人爲處　又解，則爲有佛，即指持經人爲佛　佛本在世，自證此法，爲人弘宣　若人受持此經，隨分取解，名爲自覺；爲人演說，則是覺他　障雖未盡，亦得名佛　故經云：當知是人坐我坐處，即是如來也　又有經之處，則爲有佛，佛教不異經教也　聖既居中處可尊□…□佛者，此明傳經益也　既等如來故勸供養，宜作佛□…□弟子者，即是菩薩，有佛顯有，能說有；『三』顯有，能受兩聖居中，處可尊也　《無著論》名『起如來等念』□…

經曰『爾時須菩提『至「云何奉持」者，此第二，明此經體從一…□雙

問，二雙答，三雙釋　此雙問也　所以此中□…□雖復對佛演說，而未聞其名　既見有大□…□願欲　夫證眞如者，得眞般若，從眞般若流□…□流大悲，從大悲流化身，從化身流此經，故此法門□…□流也　經眞流故，持少福多；寶非眞流，施多福少　欲顯此□…□情，初當何名，此經約文以求目，後我等云何奉持約□…□

經曰『佛告『至「波羅蜜」者，下雙答　先答初問□…□宣實，實之爲名，本證實者，能流於名，尋名□…□之所流還詮證實之智□…□中佛自答名金剛□…□

□…□羅蜜雖是世間法能□…□心　今言布施即攝六度也。上來約有住斷疑竟。

經曰『須菩提『至「應如是布施」者，此事二：約無住斷疑也　兩重：一約外化；二約自行　外化兩重：一約俗有化□…□；二約眞無住　此約俗有化也　疑云，若其無住，爲誰修行？若見衆生可爲，即名住者也　今明約俗，可言有爲，故言爲利衆生，應如是布施。案：若心存三事，則利物有限；若能不見三事，方爲大利也

經曰『須菩提言『至「即非衆生」者，此約眞無住也　衆生相者，即衆生□…□非衆生相者，明其體空，色心俱不可□…□無相即　答言，如來說一切衆生即□…□衆生名非衆生者，正顯名空體既空□…□也。故《世親論》曰：『假名及三二，如來離彼相，諸佛無彼二，以見實法做』□明得二空外化耳

經曰『須菩提『至「不異語者」者，次約自行斷疑　《世親論》曰：『此中有疑，於證果中無道，云何彼於果能作因？』爲斷此疑者，云理中無教，云何藉教而能得理？　此疑從上，如來實是『如』□…□不住，何能爲因，此乃聖者所知，非凡能測，但依教修也　欲顯此行，可信可證，故舉四語以勸之　於中兩意：一勸信；二防過　此□…□說眞智實語，說四諦，即人空；如實語說□…□事，此乃境有四種，故語有四非　謂如來語□…□及小乘說『擊訶衍』法，及一切受記，以不虛□…□等，此何所顯示，欲令信如來故能忍　於中眞語者，爲顯世諦相故，即苦諦　實語者，爲顯世諦修行，有煩惱及清淨相故　於中實語者，此行煩惱，此行清淨故　案：此二語則說世間染淨，即集諦□…□者，爲第一義諦相故，即滅諦　不異語，爲第一義諦　修行有煩惱及

清淨相故，即道諦。案：此二語則說出世間清淨

經曰『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所說法，無實無妄語』者，此防過也。前既□…□畏守言失道，爲防彼故。所得法者，即二空理，□…□不即理故。言無實教，必順理故。無妄語□…□喻興道處無言，故捨船之譬作。無著論□…□如言說性故執著。爲遣此故，經言：須菩提，如來正覺法及說□…□無實無妄。無實者，如言說，性非有故；無妄者，不如言說，自性有故。

經曰『須菩提』至『亦復如是』者，此第三，雙約有住、無住斷疑。《世親論》曰：『復有疑，若聖人以無爲眞如法得名，彼眞如一切時一切處有，云何不住心？得佛菩提，則非不住。若一切時處實有眞如，何故聖人可得，凡夫不得？爲斷此疑，故說斯喻也。』無著論：顯爲受□…□對治』。兩重：初一法喻。明有住，喻凡夫，即外凡也。□…□以不定故，引入闇以況之。問曰，外凡本□…□一以常在闇中，亦得言人。故經云，從闇入□…□次三，對聖人，爲出顯凡爲人依。《無著論》爲報行施，便著於事，欲樂苦受中，不解出離。猶如入闇，不知我何所趣。後一法喻，顯無住，喻聖人。闇以譬惑，明即喻智，色喻眞如。若心有住，是有惑無智。若心無住，是有智無惑。眞雖不隔於惑智，其惑不滅，不可以證眞。亦如色雖不隔於明闇，其闇不滅，則眼不能見色。若如是，有智者得，無智者不得，何關眞如遍不遍也？於中皆初□…□前文可知。後喻內如人有目者，《世親論》□…□慧種子，明有見體也。夜分已盡者，世□…□光明者，如能治法現前故。若如是，目譬□…□見種種色者，理事斯鑒，故云見。《無著論》亦同此說。

經曰『復次』至『讀誦修行』者，從上初恆以來至明經用。此下第三，次勸修行。兩重：一勸修；二美業。勸修四重：一教因；二示果；三舉劣；四顯勝。此教因也。於此法門者，此修行處，即教道也。受持讀誦者，修行事也。《世親論》云：『依彼名字，得成聞慧。此有三種：一受；二持；三讀誦。受持修行，依持法故。讀誦修行，依聞慧廣』。□…□亦名聞慧，此則修行，爲總受持。讀誦□…□讀誦是思慧，修行是修慧。又復受是信□…□修慧。又復受持等是智慧門，廣說者是慈悲□…□慈悲則外化。《無著論》說：『受者習誦故，持者不忘故。』論名一段，爲如來憶念。

經曰『則爲如來』至『功德聚』者，此示果也。知見如前釋。悉覺者，即分別後智，出眠夢之表故言覺。此明照俗，前顯證眞，此乃將明修福之轉勝故，先言得福之無邊也。《無著論》名『攝福德』。

經曰『須菩提』至『以身布施』者，此舉劣也。兩重：一捨身；二時大捨中，先捨，後結。前明捨身。直明持經有□…□慧成就。今明修行見理，三慧得成，以三□…□校量也。《世親論》云：『以事勝故』。案：即捨恆□…□即百千萬億劫故。

經曰『若復有人』至『爲人廣說』者，□…□不謗者，即信也。直爾生信，猶勝捨身，況能持經，固難爲喻也。又不謗者，明信心勝；受持誦等，明智慧勝；廣爲人說，明慈悲勝。

經曰『須菩提』至『無邊功德』者，此第二，美業。明依此經而修，則三慧轉勝，近除三障，當獲二果。未成佛以來，備受人天勝報，功業成辦，多所饒益。欲修行之用，以勸修行之心也。文中有九：一境界深；二依止大；三滿界種；四持正法；五難信聞；六處成□…□障；八速證果；九果報大此境界深也。無□…□者，所詮之理深，心口所不及，非凡小之境界也。□…□稱量者，智慧波羅蜜，上極虛空故，權衡不能準，不可稱量也。□…□有等及勝故，無邊功德者，餘五波羅蜜，傍盡十方故，弘揚不能測，無邊功德也。《世親論》曰：『非餘者，境界故。』

經曰『此法門』至『最上乘者說』者，此明依止大。此成前不可稱義法門者，即此般若無相法門，運出三乘之義，故曰大乘。過兩障之外，故稱最上。《無著論》云：『餘乘不及，故最上；煩惱障智障淨，故最勝。』又爲三賢菩薩，通說法身，故曰大乘。說彼報身，故稱最上。又爲地前人說，名爲大乘。以發心故，爲大地已去菩薩說故，名爲最上。以□…□有三：一者，下說四諦十二緣等，即二乘；二者，上□…□上說，說三無性，即一乘。此經爲發後二乘者說□…□依大人說故。又此法門爲大乘人學所依處，故名依止大。又諸□…□故名依止。大乘者，有五義：一者乘體，即眞如佛性體，能出離故；二者乘因，謂福慧二行，能引出眞如性故；三者乘攝，謂一切衆生，皆可濟度故；四者乘障，謂皮肉心三惑，是處所離故；五者乘果，謂無上菩提，是乘所至，無過此故。

經曰『若有人』至『無量功德聚』者，此有滿量種也。即三種佛性：一自性佛性；二引出佛性；三至得果佛性。初即眞如界，次是菩提心，後明六度行。案：初□…□即名界，後二名種。此乃依眞如界，發心行種故。今名

□……無邊無量之福，此與三世相應故　遍滿界種□……□悉知見者，此嘆修行　不可思等者，別釋無量等……□菩提者，此明持正法　正法即菩提，菩提名覺　覺有四種：一應覺，謂二空眞如，應須覺故；二正覺，無分別智是覺體故；三覺分，謂度十地及道品等，是覺因故；四令覺，謂十二部教，令得覺故　初是覺緣；二是覺體；三是覺因；四是用　若受持讀誦此經，即持令覺　依正教修正行，即攝持覺分　依正行生眞智，即攝持正覺　依眞智證眞如，是攝持應覺　攝持即荷擔　問，菩提非色法，云何名擔？　解云，非色故不同世擔，□……□及廣度衆生，即二處荷負，豈非擔耶？　世親論□……□釋弁擔能擔中立　云『五陰粗重常惱，故名爲擔，如佛所說，何謂擔？　五陰是擔，諸阿羅漢，此擔已除，以是故言弁擔　能擔者，是佛法中二種功德擔應擔』一者自利，二者利他　一切諸漏盡，不悔解脫等諸功德，是名自利　信、戒、捨、定、慧、等諸功德，能與他人，是名利他　復次，譬如大牛壯力，能負重載，此諸阿羅漢亦如是　得無漏根力覺道，能擔佛法大事擔　以是故名能擔『案：此經亦以自利、利他以爲荷擔　菩提既以悲、智爲體，即爲二利』

經曰『何以故『至』無有是處』者，此明難信聞　兩重：一天明小乘難；二顯凡夫難　若樂小法者，即二乘人如□……□輪，無受大之機故　若有我見等即外道□……□

□……□此明淨三障，謂惑業報　《無著論》『名滅罪爲人輕賤者立』，何以故？　下釋：持經之人，應可尊重，何以爲人輕賤故？　答，意先世有，後報重罪，以此身上，聞經持說，能轉重業，現世輕受，未來苦報，因即不牽　非謂持經，招此輕賤也　若爾，既有重罪，何得聞經？　答，以其先身罪福並造，既有罪故，應入惡道，以兼餘福，故得聞經　若能深達，相應輕報亦盡□……□現受人輕爲人賤故，轉報障先罪滅故□……□障　《世親論》曰，及遠離諸障故』

經曰『須』……□速證果　三重：一舉劣；二彰勝；三比勝　燃燈佛前者，謂□……□　燃燈之前，今引長時供佛功德，與來世少時持經之善共相比較，顯經力勝，速證菩提　從始至末，四事供養，故無窮過　此舉劣也　『若復有人』下，此舉勝也　後末世者，謂佛滅之後　別本云，於末世五十歲時，持經之善，勝供佛者何？　此有四義：一者，三世諸佛，以般若爲母故；二者，供養諸佛，多起人相故；三者，以但生福德□……□佛有限故　今明持經發解，遠離衆相稱□……□云法供養者，諸供中勝，持經之福多，事□……□『世親論』云，復能速證法故』　今以事佛福爲一分，持經福爲百分，事佛一分□及經福百中之一分　次以百中一分爲千，亦不及中之一分　後云□……□故云乃至

經曰『須菩提『至』疑惑不信』者，此明得大報　兩重：一顯因多；二明果大　《無著論》云：『此顯示彼福體及果不可測量故』此因多也　我若具說者，世、出世報，皆持經得者，可名具說　今但論出世，故名不具　所以但說持經，得出世報者，恐凡小聞說世報□……□近果，遠捨菩提，永失本心，名爲狂亂不信　即凡□……□

經曰『須菩提『至』亦不可思議』者，此果大也　□……□法門，果報者，即出世間十王三身之果　十王□……□思三身大果，則體用大而難測　論曰：成種種勢力，得大妙果報故』上來第一，周明立菩薩行體竟

經曰『爾時須菩提』至『云何降伏其心』者，此下第二，周斷菩薩行障　先問，後答　此初問也　《無著論》云：『何故復發起此初時問也？』論自釋云：『將入證道菩薩，自見得勝處，作是念：我如是住、修行、伏心，我滅度衆生，爲對此故，須菩提問』《世親論》曰：『何故前說三種修行，今復重說，此有何勝？』偈言：『於內心修行，存我爲菩薩；此則障於心，違於不住道』

經曰『佛告須菩提』至『一切衆生』者，此下答問　一……□疑，此破障也　兩意：初慈，後智　此慈也　一無邊慈，所及廣遠故；二無等慈，二乘不能行故，已如前釋　此第一慈也　經曰『令入無餘涅槃界』者，此第二慈也

經曰『如是滅度』至『即非菩薩』者，此下明智　前明畢竟智，即是常心；後明眞實智，即不顚倒心　此初智也　三意：一標前二心，明化俗有慈悲；二『而無』下明緣眞有智慧；三『何以故』下釋意

經曰『何以故『至』□……□』者，此第二智　兩意：一難；二通　何以故者□……□生，猶如我身，何故復言無我人等？　若實無我□……□住修行等也以此推之，似當有我，而爲菩薩，何故說云無我等故？　故云何以　實無有法，下通也　通意，始從種性，終盡法雲　於內心中超我心分別者，皆是障道　不以此心，名爲菩薩，故曰實無　即應難云，若起我心，非菩薩者，起何等心，名爲菩薩？　應舉住　答，通達無我、無我法者，名爲菩薩　廣如下說

案：此一段經文，即標上答『云何住』，經文亦應具有『修行』、『降伏』　但義

有文無，何故如是？夫心爲行元□…□其心必知有行，故略之耳。又復前文，但遣著未□…□有過，故異於前，非煩重也。故《世親論》曰：「若菩薩於自身三種修行，生如是心，我住於菩薩大乘，我如是修行，我如是降伏其心。菩薩生此分別，則障菩提行故。」《無著論》中亦同此說。又存自者，不能忘觀；存他者，不能忘境。其欲自他兩滅者，莫若境觀雙盡。是故如來標前無度以盡境，引令無發以盡觀。境盡故絕於所度，觀盡故絕於能度。所度絕則他我滅，能度絕則自我亡。二我之執既除，障道之累自息。若如此，豈有一我名爲菩薩而發心乎？

經曰『須菩提』至『三□…□』者，此第二斷情疑。兩重：一約菩薩；二約如來。菩□…□二就化生，三依嚴土。得記展轉四重：一斷有菩薩□…□；三如來有得疑；四斷如來無得疑。有菩薩疑，四重：一問；二答；三述；四成。此問也。疑意云：若今時菩提是無，昔日亦應是無。若昔有者，今亦應有。昔若無者，釋迦菩薩不應依燃燈以得道；今若無者，彌勒不應依釋迦以受記。只可無自體神我菩薩，可無非色非心假名菩薩。爲斷此疑，故爲斯問。前說燃燈，今復重說，二文何別？案：前則疑法可取，今則疑人能取，文雖大同，疑則不一。

經曰『須菩提』至『□…□』，此答也。善吉既玄悟聖旨，故答以無得；既無所取，故□…□得菩薩提者，此有二義：一者，菩薩爾時猶在性地，□…□實證無生眞理，故言無得；二者，初地已去，得無生實證，不見一法是菩提，而爲智證，方得授記，故言無得。所以明此二者，此經前後具說二種人故。又《佛藏》、《華嚴》、《發菩提心》等，諸經中皆明供佛，以有所得故，佛不授記。末後遇燃燈佛，方得授記，以無所得故。又《大品經》、《名字》、《集散》、《十無》、《燒城喩》四品中，廣明有菩薩無菩薩義，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中無菩薩，三毒、十二因緣中無三世，六度、三十七品□…□十力無畏、十八不共法、一切種智中無，乃至善不善□…□常等諸觀中亦無，如是一一法非菩薩，諸法和□…□如是說即眞說般若，如是觀即是眞行般若。聞如是說不驚不畏，即住阿鞞跋致性中。後言即空離空，無菩薩行般若；即般若離般若，無菩薩行般若；五陰、六度乃至實際一一法中，無菩薩行般若；諸法和合中，亦無菩薩行般若。如是所見，無法亦不可得，亦無有生，無有無，於是法中，通達無疑。是名菩薩住無生法忍。五陰、假名菩薩得是法故，名行般若。此是世俗故，說第一義中□…□是無生菩薩得是法故，便得授記。發菩提心。論□…□無解、無相、無念、無取、無捨、無垢、無淨，乃至空中□…□名爲空。若菩薩如是知陰、界、入性，即不取著，是名法忍。菩薩以是忍，故得授記。忍如是等說，豈有一菩薩體實不空，而得授記也？

經曰『佛言，如是，如是』至『得菩提』者，此述也。美其言得，故署言如是。以燃燈時行非上故，不得授記。

經曰『須菩提』至『釋迦牟尼』者，此成其義也。二意：一返釋；二順成。此返釋也。授者，示其果；記者，定其時。燃燈既遙，授以當來，明釋迦未即成於囊日，故□…□授記，燃燈行非上。後時者，授記後時方得佛也。□…□得果也。此明有所得，故不記。

經曰『以實』至『釋迦牟尼』者，此□□也。正以無所得心，悟無生忍，故燃燈記我得佛也。前有所得，行非是上；今無所得，乃名爲上。有得即地前，無得即地上也。依《首楞嚴經》，授記有四：一不現前授記；二現前；三發心；四無生忍。經但列四名，不配位地，而解者不同，就位上下。不現前者，謂三賢菩薩，積行未遠，雖未現證，宜與授記。故現前者，謂初地菩薩，見解現前，而得授記。發心者，二地已去，七地已還，發心修道，而得授記。無生忍□…□法雲悟無生忍時，而得授記。又解，不現前者，佛□…□去其不在會者，皆亦得佛也。現前者，即在會，而與記也。發心者，或在外凡，或住三賢，或在初地，當發心時，即得授記也。無生忍者，或在初地，或在八地，而得記也。摩那婆者，此云無方行人，舊來相傳，譯者亦云，仍重眞諦，譯爲有意年少。如《因果經》中說，善慧仙人因五大夢，欲問普光佛，於其中路，住五百婆羅門，論議得勝。彼五百各施一銀錢，盡用買花，如經具說。佛授善慧記已，猶見善慧□…□鹿皮衣，如來欲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爲淤泥□…□行而地濁深，心自念言：云何乃令千輔輪足蹈此而□…□，以用布施，不足淹泥，仍又解髮，亦以覆之，如來即便蹈之而度。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人天，不以爲難，必如我也。善慧即時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升虛空。說偈贊佛訖，白普光佛言，我昔在山，得五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夢枕須彌山；三夢海中一切衆生入我身內；四夢手執日；五夢手執月。願爲我說此夢之相。普光佛說：夢臥大海者，汝身即時，在於生死大海之中。枕須彌□…□，得般涅槃相。一切衆生入身內者，當於生死大海爲

[illegible]處　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　手執月者，以方便智，大於生死；以清涼法，化導衆生，令離惱熱　此夢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也

經曰『何以故』至『即實眞如』者，此第二，斷無如來疑　疑云，前舉燃燈，明法不可取；今舉燃燈，明人不可得　若爾，本以菩薩修萬行故，而得菩提，故名如來　今既無菩薩得法，將非一向無如來故，故言『何以故』　此疑意謂，行未滿，果未圓，未成佛者是法身　爲斷此疑，即答云：如來者，如來即實眞如也　此明法身如來，眞實不倒，□…□不倒故如理，不同報佛，報佛修得　法佛性淨實者，非顚倒義。故眞如者，不變異故　稱理故不倒，當故不變　此明人無別體，即以法爲人，未證故名法，如已證故名如來　名雖不同，其體一也　法既實有，即知如來不無。《無著論》曰：『如清淨故，名爲如來；清淨如，名爲眞如』

經曰『須菩提』至『不實語』者，此第三，斷如來有得疑　先舉疑，後正斷此舉疑也　疑云，前無菩薩故，可使無得菩提者，今既有如來，則如來自證菩提，疑不當理，故不言實

經曰『須菩提』至『得菩提』者，此正斷『□…□』語　前說菩薩得菩提，彼爲不實；今謂如來得菩提，此□…□實無有法，佛得菩提也　菩提以眞如爲其體，眞如者，妙有妙無，非因非果，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難以覺觀求，不可以身心得，而謂如來　得之於色心，求之以覺觀，此不實也　故言實無有法，佛得菩提　故《維摩經》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

經曰『須菩提』至『三菩提』者，第四，斷如來無得疑　四重：一標有得；二遣虛實；三示虛實；四譬虛實　此標有得也　前明如來無所得，或謂如來一向不得菩提，爲斷此疑，□…□來所得菩提　如來者，即報身如來；所得菩提者，得報果也　《世親論》云：『非實有爲相故，報佛如來非三相故有爲相者，謂五陰相。彼菩薩法，無色等相故』

經曰『於是中不實，不妄語』者，此第二，遣虛實也　疑云，前言有得非實，今言有得非虛，此何謂也？爲斷此疑故，明報佛菩提，無世間虛妄等相可得，故不實；而有法界淨色可證，故不妄語。又彼法身如如，非世間虛妄等相，故不實；即是菩提相，故不妄。故《世親論》偈言：『彼即非非人，以不虛妄故。不妄語，若以言取，即□□實。不實，即遣有相，中有謗；不妄，即遣無相，中無謗』

經曰『是故如來』至『皆是佛法』者，此第三，示虛實　初引說，後正示此引說也　『一切法者，謂眞如法，是一切諸佛所得法，一切法中如如爲自體故』　問，眞如應一，云何言一切？　解云，如如非多法，故言一切　故論云：『彼法如來所證，故言一切諸佛法』故此舉所得，示不妄語

經曰『須菩提』至『名一切法』者，此正示虛實也　然眞如是諸法之通體，諸法於如，有違有順。順則眞持，違則眞離　所持，眞處有；所離者，眞處無　眞處有者，是一切法，亦名佛法；眞處無者，雖是一切法，而非佛法　故云，即非一切法。此則一切世□…□妄等法，非如如眞實法故，是名一切法者，即是如如眞實法。故此舉不得，示不實也　故《無著論》云：『顯一切法法如清淨故，如者遍一切法故』

經曰『須菩提，譬如有人其身妙大』者，此第四，譬虛實也　先立，後答此立也　前明大身，顯報佛無取；今辨大身，彰法身無相　大身雖同，而所顯各異　故《無著論》云：『爲入證道故　經曰須菩提，譬如有人妙身大身，如是等顯示入證道時，得智慧故離慢』。《論》言：『云何得智？有二種智，謂攝種性智及平等智　若得智已，得生如來家，得決定紹佛種，此爲攝種性智　此智已，能得妙身。《論》云：『平等智復有五種平等因緣：謂粗惡平等；法無我平等；斷相應平等；無希望心相應平等；一切菩薩證道平等。得此等故，得爲大身，攝一切衆生大身故』。《世親論》云：『依彼法身佛，故說大身喻』。故論釋大有二義：一者，遍一切處，故名大，此約法身；二者，功德大，故名大，此約應身。遍故名大，明眞如爲一切法通體；功德大，明報身出遇世間、出世間。法身稱妙，出二障之外；報身名妙，契二空之理，與無著釋殊，彼□…□得攝種姓智，故妙；得平等智，故大　今言妙者，屬報身；大者，約法身。亦不乖前旨。

經曰『須菩提言』至『說名大身』者，此答釋也　說人身妙大者，引佛所即說法身爲人身也　則非大身者，非是相報身　《世親論》云：『無有諸相故，是名非身』　大者，有眞如體，如是即名妙大身　說名大身者，即是法身法也　此名法身爲所依，報身爲能依。身者，依止義　法身依自性身，報身依法身、化身，如《攝論》說。上來第一，約得記斷疑

經曰『佛言』至『非菩薩』者，次第二，約化生斷疑　無著論名離慢　經

曰，證菩提者，是自行；度衆生者，是化他。昔無菩提，則無自行；今無菩薩，誰化衆生耶？兩重：一標疑起問；二答釋正斷。初中復兩：一就教無總標；二約理無正問。前則無邊慈，後則如實智。此總標也。『菩薩亦如是』者，上來就佛明法身菩提，對彼情執，彰有虛實。自下還明菩薩行相，有是有非，與上法身無異，故云亦如是。我當滅度衆生，此是慢者，非實菩薩。《無著論》云：『若菩薩有衆生念，則不得妙身大身故。』

經曰『佛言』至『名爲菩薩不』者，此約理無□□也。於五陰中，頗有實我，爲菩薩不？

經曰『須菩提言』至『名爲菩薩』者，此答釋正斷也。兩意：一依理答無；二引說正斷。此答無也。明陰、界、入中，本來空寂，無有一法，豈得有我名爲菩薩？

經曰『是故』至『無壽者』者，此引說也。衆生無故無所度，主宰無故無能度，壽者無故無恆度。此三若寂，即是人空。人既是空，何有菩薩而度衆生？

經曰『須菩提』至『是不名菩薩』者，次第三，約嚴土斷疑。疑曰，若無菩薩者，誰起心修行清淨佛土，自他兩利耶？爲斷此疑，三重：一標疑；二正斷；三示眞。此標疑也。

經曰『何以故』至『是名莊嚴佛國土』者，此正斷也。上言莊嚴，顯所嚴之土不可取；今說莊嚴，明能嚴之人不可得。所嚴不可取，即顯法空；能嚴不可得，即顯人空。人法既空，何有菩薩能嚴佛土乎？故《世親論》曰：『不達眞法界，起度衆生意，及清淨國土，生心即是倒。』所以是倒，由不達眞法界故。若起此心，即是顚倒。非菩薩者，起何等心，名爲菩薩？

經曰『須菩提』至『眞是菩薩菩薩』者，此示眞也。□…□二空，名眞菩薩。成生自熟，嚴淨佛土也。初無我者，即人空；無我法者，即法空。菩薩菩薩者，顯有二智：一知世間智，知凡夫；二知出世間智，知聖人。以慈悲故，不捨世間；以智慧故，不取流盡。如是二處不著，故重菩薩菩薩，亦凡夫聖人二菩薩。凡即三賢，聖即十聖。故《無著論》云：『爲於彼二種無我中二種正覺故。』《世親論》曰，『此言攝世諦菩薩』，是故重說菩薩菩薩。上來約菩薩斷疑竟。

經曰：須菩提『至』有佛眼』者，此第二，約如來斷疑　世親論曰：『復有疑，前說菩薩不見彼是衆生，不見我爲菩薩，不見清淨佛國土，何以故？以不見諸法名爲佛故。若如是，或謂諸佛如來不見諸法？』爲斷此疑，故說五眼。《無著論》曰：『爲見智淨具足，故經說肉眼等。』又上言不見者，但人法體空，無定性可見，非謂佛不能見。故《世親論》曰：『雖不見諸法，非無了境眼，諸佛五種實，以見彼顚倒。』兩重：一即果斷疑；二可以三十二相下推因斷疑。即果三重：一約應身斷疑；二約化身斷疑；三約法身斷疑。應身兩重：一約智身；二約福身。智身三重：一出體；二顯用；三判境。此初，出體也。《無著論》曰：『爲見智淨具足，故經言如來有肉眼不？如是等肉眼，以人中淨眼爲體，緣障肉色爲境；天眼以天中淨眼爲體，緣障外色爲境，《無著論》云「第一義諦攝」。法眼以如量智爲體，緣俗諦爲境，《無著論》云「世諦攝」。佛眼以無功用智爲體，緣一切法爲境，《無著論》云「一切種一切應知攝」。佛在人中生，故有肉眼；常在三昧故有天眼；得不思議空智，故有慧眼；隨機說法，故有法眼；以一念相應慧知一切法，故有佛眼。通局云何肉天二眼，凡聖通有？後之三眼，唯聖非凡？大小者，前三，通大小乘；後二，大非小。若爾，小乘人得法眼淨，此云何通？解云，此乃見法生滅，遠離我相名淨，非謂五眼中，善知根欲性，名爲法眼也。因果者，前四，通因果；後一，唯果。對治者，肉天二眼，對治皮惑；慧眼破肉惑；法眼亦伏亦斷心惑，如斷初地，伏二地；佛眼清淨，斷三惑盡。修、報者，肉眼唯報得，《無著論》云「法果」。天眼，亦報亦修，《無著論》同得。餘三，修得。五眼中各二，一問二答可知。

經曰『佛言』至『如來悉知』者，此第二，顯用也。展轉三意：初問答沙；次問答界；後正顯用。前二可知。顯用中，《無著論》云：『爲敎彼衆生寂靜心故安立智。』若干種心者，出所知也。謂攝心、亂心、垢心、淨心，三毒四倒等，條緒繁廣，故以若干總之。廣如《大品經・佛母品》說。《無著論》云：『若干種者，謂染淨也。』如來悉知者，正顯智用，如來智淨，所以悉知。但心細難知，尚能盡知，況復粗色也。

經曰『何以故』至『是名爲心住』者，此第三，判境也。兩重：一就境顯倒；二即性名虛。此就境顯也。何以故者，衆生心性，各各不同，何故如來以一心知？故如來說諸心住者，明住六塵，皆爲非心住者，遠離四念處。故非住，是名心住者。明住六塵者，是顚倒心故。又眞諦解說諸心住者，是三

相心住，皆非心住者，有爲諸法不停，故非心住。是名爲心住者，卽是法性眞實心住。卽問，云何知法性心是眞實心住耶？解云，餘心有爲虛妄三相，遷移不得，名住法性；不動不變，故名心住也。

經曰『何以故』至『未來心不可得』者，此卽性相空也。何以故者，何以得知諸心有住，皆非住故。卽答云，過去心已滅，空故不可得；未來心未有，空故不可得；現在心虛妄分別，念念不住，卽體是空，故不可得。無得以爲得，此爲虛妄。然諸心雖妄，唯佛體妄，故能知之，心非倒也。上來約智身斷疑竟。

經曰『須菩提』至『得福多不』者，次約福身斷疑。故《無著論》說：『福自在具足故』。三重：一問；二答；三述。此問也。『疑云，若前心是倒，此心修福，爲倒非倒。如眞是倒，不應名善；如眞非倒，何以依倒而生？爲斷斯疑，示現心住雖倒，福德非倒。偈言，佛智慧根本故。』無相之禮，能生佛智，故非倒也。又復此禮依智而起，故不倒也。

經曰『須菩提』至『甚多』者，此答也。若爲報行施，則心福俱倒；以不求思報，二俱非倒。故云，以是因緣得福多。

經曰『佛言』至『福德聚福德聚』者，此□…□是。如是者，述也。『若福德有實』下，釋。時衆復疑：聞向福德非倒，便謂前三千恆沙亦應非倒。爲是故，佛卽告善吉，若福德有實，如來則不說福德聚福德聚。此明若前福德卽實我，上亦不應說二種福德。不可聞此福與佛智爲本，便謂前福亦實。若福德有實者，卽是相。若五度爲般若所持而有相者，佛卽不說爲福德聚。以是無相，故說爲福德聚。初福德聚是有相，重福德聚是無相也。

經曰『須菩提』至『見不』者，第二，次約化身斷疑。兩重：一約化體；二約化用。此化體也。兩重：一約八十種好；二約三十二相。兩章，各三：一問；二答；三釋。尋文可知。此問好也。《世親論》曰，『復有疑，若諸佛以無爲法得名，云何諸佛成就八十種好、三十二相而名爲佛』也？案：此若佛是色，不應以眞如爲名；若佛非色，不應身有相好。爲斷此疑，故發斯問也。法身如來可以色身見不？《無著論》云，『爲好具足故』。

經曰『須善提言』至『色身見』者，此悟化眞之不一，故答以不應也。此假異破一。

經曰『何以故』至『具足色身』者，此釋。何以故者，明不應意。眞身是體，化身是用，色身卽非色身，以化入眞也。說名色身，不離法身。而有色身，從眞起化也。此乃體用相依，未曾相離也。不得見化謗眞，聞眞疑化也。

經曰『佛言』至『說名諸相具足』者，此約三十二相斷疑。唯前三重可解也。《無著論》云，『爲相身具足故』。

經曰『佛言』至『有所說法耶』者，此約化用斷疑。疑曰，若如來具足色身，成就相好，不可得見，云何言如來說法？爲斷此疑，兩重：一斷疑；二生信。斷疑三重：一出疑；二遮疑；三釋疑。此出疑。汝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卽理離理，有名教可說耶？

經曰『須菩提莫作是念』者，此遮疑也。汝勿謂如來卽理離理，有言說也。

經曰『何以故』至『不能解我所說故』者，此釋疑。何故遮汝莫作是念故，故言何以故。理外無說，而謂有說，此不解也。依執口言，則爲謗也。

經曰『何以故』至『是名說法』者，轉釋不解義。何故不解？卽言說法說法者故。初一說法卽教，彼一說法卽義故。《世親論》曰：『一者所說法，二者所有義』。『無法可說者，推俗以入眞，於法界外無法。爲說所說，卽第一義空，無自性可得故。言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者，從體以起用，謂從衆淸淨法界流大悲，從大悲流化身，從化身流出經也。

經曰『爾時』至『生信心不』者，此生信也。前明有信，信於因證果；今明生信，信於人法。《世親論》曰：『復有疑，若言諸佛說者，是無所說法，不離於法身，亦是其無有。何等人能信如是甚深法界？爲斷此疑，善吉請問答意，偈言：「所說說者深，非無能信者」。』此明有聖人，能非凡夫也。兩重：一問，二答。此問也。問中三意：一人，二時，三於是法生信不？所以有此問者，前明法身，是說者深；次明言教，所說復深。既二重並深，未來惡世衆生根鈍，云何能信？廣已如上約正教斷疑中具說。

經曰『佛言』至『非不衆生』者，此答信也。先答，後釋。非衆生者，信此經者，非凡夫衆生，《無著論》云，『第一義故』。非不衆生者，雖非虛妄凡夫衆生，非不是因中聖人衆生也。《無著論》曰，『世諦故』。

經曰『何以故』至『是名衆生』者，此釋也。衆生者，凡夫，無信衆生。又衆生者，聖人，有信衆生。如來說非衆生者，說非凡夫衆生；是名衆生者，是能信聖人衆生也。

經曰『佛言『至『三菩提耶』者，此第三，約法身斷疑　疑曰，證果下者有上，證果上者無上　前說實無有法得菩提，無上之名，因何而立？　爲斷此疑，故爲斯問　答，意明菩薩有二種：一者法身，體非作法；二者報身，修善方有　不可聞法身非修，便謂不須修道，道亦不可修得　於中三重：一約法身果斷疑；二約法身因斷疑；三約法身業斷疑　出離眞如爲果，一切善法爲因，解脫衆生爲業　約果四重：一問；二答；三述；四釋　此問也　汝等意謂如來法身，要修道方得耶？　彰體滿也

經曰『須菩提言『至『三菩提』者，此答也　法身本寂，何有可證能證也？《無著論》云：『此顯示菩提自相故，菩提解脫相故，彼中無微塵，許法有體，是故亦無可得，亦無所有　應知』

經曰『佛言『至『三菩提』者，述也　諸法本寂，煩惱性空，煩惱既空，有何可斷？　空卽是滅，何須別證？　此滅卽無上菩提也

經曰『復次『至『三菩提』者，此釋也　三重：一體無等；二淨無等；三道無等　此體無等也　體卽法界也　在聖不高，居凡不下　衆生成佛，亦不增不減，佛亦不滅　故云，平等無有高下，釋平等也　既云平等，故無上也　此約性淨，不增不減　《無著論》云：『無高下者，顯示一切諸佛第一義中尊命等無高下故』

經曰『以無衆生『至『三菩提』者，此淨無等也　以無衆生等故，因時自性淸淨，果時無垢淸淨　淨既無等，卽無上也　此明二空　《無著論》云：『顯示菩提，於生死法平等相故』『前末約性淨釋無上也』

經曰『一切善法『至『菩提』者，此道無等，卽方便淨　兩意：一攝體；二顯用　此攝體也　《世親論》云：『又彼法有無上方便，以一切善根滿足故，說阿耨菩提』『無上方便，卽福智圓滿，故云無上　《無著論》云：『顯示菩提道故』『以因無上，故得菩提　然菩提有四：一信樂出世，卽伏心菩提；二者見位，雖見如如，是出世初無分別智；三者十地，受菩薩灌頂，位猶有餘後無分別智　此三種菩提，猶有上下，不名無上　唯佛菩提，是出世後無分別智，乃名無上

經曰『須菩提『至『是名善法』者，此顯用也　善法者，是出世善法　《世親論》曰：『以無有漏法故，是故名爲善法』說非善法者，非世間善法　《世親論》云：『彼法無有漏法，故名非善』《無著論》云：『此安立第一義相故，是名善法者，結是出世善法也』《世親論》曰：『以決定無漏善法故，此因既無等，故果無上也』

經曰『須菩提『至『所不能及　者，次第二，約法身因斷疑　疑曰，若一切善法滿足得菩提者，則所說教法，不能得大菩提　何以故？　以所說法是無記法故　云何以無記因得菩提果？　此是薩婆若多部所執，彼宗以名味句爲教法體，名等性是無記，故爲此疑　若大乘宗出教體者，如《佛地論》說　爲斷此疑，明汝法是無記，而我法是記　何者？　正記卽是發起善，本從眞實生，末還顯眞實，所以一切法寶勝無量珍寶也　於內三重：一舉施，二持經，三比勝　歌羅分者，此義翻爲口勝　如析一毛爲百分，一分爲歌羅　明持經功德，有大勢力，唯取一歌羅分，亦勝施福　優波尼沙陀者，此義翻爲因勝　明持經功德，成無漏因　布施善根，但成有漏因也　《中論》以四義釋　《世親論》曰：『云何爲勝？　一者數勝，如經百分不及一等故；二者力勝，如經不及一歌羅分故；三者無似勝者，此福德中，數不相似，此福不可數故，如經所不能及故；四者因勝，因果可不相似，此因果勝彼因果故，如經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不及一故』

經曰『須菩提『至『度衆生耶』者，次第三，約法身業斷疑　《世親論》云：『復有疑，若是法平等相無高下者，云何如來名度衆生？』爲斷此疑故，五重：一條疑；二遮止；三出過；四顯德；五釋成　此初條疑　莫謂我爲能度，他爲所度　《無著論》曰：『爲安立第一義教授故，經言如來頗作念等』

經曰『須菩提『至『如來度』者，此遮止也　佛及衆生俱不離法界，故無能度，所度　又復已外無衆生，故無所度　衆生外無已，故能度　今言度者，此乃依世俗故說，非爲勝義故　《世親論》曰：『平等眞法界，佛不度衆生，以名共彼陰，不離於法界』故此有二義：一以平等法界，離自他增減相故；二以不出，如來雖度假名衆生，不將出法界之外　故云，實無有生，如來度者　《花嚴經》云，不增衆生界，不減衆生界　此就法身眞實，無增減也　《大品》、《小品》中皆說一切衆生本來淸淨，假令諸佛於百千劫，唱言衆生，而無一實衆生可得　以此驗之，平等理中，無衆生異佛而相度也　故《諸法無行經》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凡夫強分別，作佛度衆生　是人於佛法，則爲甚大遠　又若佛度衆生，是則佛還度佛，法界還度法界　以此而推，卽法身上有此衆生名字，非法界外有別可度，故不增不減　經云，或覆法身，名爲衆

生　無著說亦同此說

經曰　佛言『至『壽者相』，此出過也　若佛起心，謂法界之有五陰所成虛假衆生而可度者，是則如來猶有我執，豈名爲佛？故《諸法無行經》云，若人作是念，我當度衆生，即著衆生相，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住於身見中

案：此即與凡同，故云則有我相

經曰　須菩提『至『以爲有我』者，此顯德也　如來說我非我者，顯佛說我隨俗，故說而不取我，故曰即非　此乃聖與凡殊　毛道凡夫生者，以爲有我者，嬰愚凡夫，說我取我，隨言起著，故云以爲有我，則凡與聖別也　毛道凡夫者，此依梵，正言云婆羅必粟託仡那；婆羅，此云愚；必粟託，此云異；仡那，此云生　總言愚異生，義譯名凡夫　案：梵毛言縛羅，愚名婆羅，此譯人之失　言毛道，取依能斷　經云，愚夫異生，羅什譯經直云凡夫　此乃不善梵音，訛於清濁，失在此耳

經曰　須菩提『至『是故言毛道凡夫生』者，此釋成也　生者，起也　凡夫起我，取生死法，故曰生者；不取隨順法界聖人法，故說非生；『是故』下結凡夫起我，故曰凡生　上來從五眼以來依果斷疑竟

經曰　須菩提『至『得見如來不』者，此第二，推因斷疑　展轉五重：一斷執因比果疑；二斷謗因無報疑；三斷迷常謗果疑；四斷化眞一異疑；五斷動靜相違疑　此初疑也　先長行，後偈頌　長行五重：一問；二答；三述；四難；五成　此問也　疑曰，前說如來不可以相知，若可以相知，應可以福感　爲斷此疑，故問，汝可以同凡之僞相，觀異化之法身不？

經曰　須菩提『至『得見如來』者，此答也　法身非色比，智理不能知，不可以福能感相，便謂以相比法，此明相非眞也

經曰　佛言『至『見如來』者，此述也　善吉所談理當，所以再言如是也

經曰　佛言『至『應是如來』者，此難也　若以相觀法身，則輪王應是佛若觀王不見佛，則都相非法身　故論曰：『非是色身相，可比知如來，諸佛唯法身，轉輪王非佛』

經曰『是故』至『得見如來』者，此結成　相報非法身

經曰『爾時世尊』至『彼識不能知』者，此偈頌也　此有四意：一爲攝持妄失，前於長行散說已廣，時衆或散亂遺妄，不憶次第，故以偈略說，令得憶持；二者前長行廣說爲鈍根者，令得解故；此偈略說，爲利根者，攝多義故；三者爲顯邪正方便，若邪方便，但約相觀無相；若正方便，約無相觀無相，今合離邪修正故，說此兩偈顯邪非正也；四爲時衆一聞之中，有鈍根者，未得解了，如來慈悲，不辭疲倦，故重爲說也　此偈兩重：初偈，明邪境邪觀；後偈，顯正境正觀　前中，初半行顯邪境　邪境者，小乘明佛唯約二種：一取色，謂相好身；二取聲類，謂長時無間，聞不重義　所以小乘具足色聲爲佛者，色對眼，聲對耳　但受化之徒，因見色聞聲，次見聖道，故一切小乘，同執色聲以爲眞佛　若但色相無說，如輪王也；若但有說無相，如二乘弟子，並是佛也　今大乘中，若以色聲求佛，即成邪境，良以法身，絕衆相故　是人行邪道者，此句顯邪行　是人，即凡夫、二乘人，由約色聲起見聞等，謂見如來，故是邪行　何以故？　法身如來是無分別智所證見故　不能見如來者，此句顯邪得　若以見聞等行，不得無德，但得妄境，不見法身，故云『不能見如來』也

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者，下一偈，明正境正觀　此二句明正境　彼如來妙體即法身，此明眞身境　諸佛者，即應化二身，此明智悲境　法體不可見者，此句明正觀　法體非色，故不可以眼見也　又，不與四人共見，故不可見　一，凡夫如生盲，故不見；二，二乘如始生嬰兒，不見日輪；三，空散亂菩薩，如翳眼人見色不明；四，深行菩薩，如羅縠中，視見不明　了此四人，既不見故，即顯如來能見　若爾，何法能見？　應云無分別智稱境而見，彼識不能知者，謂虛妄顚倒，六識不能知也　此顯正得　識既不知，何法能知？　應答云，三無性觀知　故《世親論》曰：『唯見色聞聲，是人不知佛，以眞如法身，非是識境故』此偈一句，釋經兩句，可知

經曰『須菩提』至『菩提』者，次第二，斷謗因無報疑　《無著論》曰：『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菩提　《世親論》曰：『有人起如是心，若不依福德，得大菩提。如是諸菩薩摩訶薩，則失福德，及失果報』爲斷此疑，六重：一遮果無；二遮因滅；三量遮力；四出遮因；五領遮理；六答遮義　此遮果無也　先問，次遮　此問也　可以修成相好，成就得法身菩提也　『莫作是念』者，此遮也　明法身菩提，定不爲福相成就　故云莫作是念，而法身不無　此遮也

經曰　須菩提『至『斷滅相』，此第二，遮因滅　先牒，次遮，後釋　此？失因　若言失因，即說斷滅也　此下一段經，依無著《般若論》云：『於心具

足中，爲不住生死涅槃故』經言：汝作念發行菩薩乘者，如是等。論云：『於法不說斷滅相者，謂如所住法而通達，不斷生死影像法，於涅槃自在，行利益衆生事』案：此由慈悲故，不斷生死，由智慧故，不捨涅槃。論云：『此中爲遮一向寂靜故，顯示不住涅槃』案：此異二乘。論云：『若不住涅槃，應受生死苦惱。爲離此著故，乃至是故菩薩取福德等』案：此異凡夫『莫作是念』者，此遮也。若說斷滅，則不成發心。『何以故』至『不說斷滅相』者，此釋也。既發心故，則不說斷滅也。然斷不斷義，凡有二種：一事，二理。若就事者，則有能斷智、所除障。智漸增，惑轉減。智增故，二障除；惑減故，三德備。若就理者，菩薩畢竟不見生死，涅槃二相可得；若見生死可盡，涅槃可得，即斷常二見，豈中道正解？而對治中言斷生死，得涅槃者，此盡斷無所斷，得無所得。雖斷非斷，故斷；雖得非無得，故得。雖得非無得，故得在於無得，可無得以得之；雖斷非無斷，故斷在於無斷，可無斷而斷之。是故，菩薩常知，於二而無二也。今以明菩薩得無生忍，所修諸善，與法性相應，轉更精勝，終成佛地，畢竟常住，不同小乘，捨滅身智。故云，菩薩發心，不說斷滅也。

經曰：須菩提『至『所得福德』者，此第三，量遮力也。向雖云福不斷滅，而未知何時不斷。今明菩薩得無生時，功德不斷，轉更增廣。無著論亦同此說。故引此喻，顯轉勝不斷也。『知一切法』者，有爲無有流無流三性等法。『無我』者，約分別性；『得無生』者，約依他性。又復無我有二：謂無人我及無法我。約無識者，說人無我。何以故？於外道所執二十種身見中，無有識者可得也。約三無性，說法無我。何以故？三無性中，平等一味，無有一法可爲我也。《無著論》云：『如來於有爲法，得自在故，無彼生死法我，故名無我者。』無生者，約因果及自他皆不成，故說無生。《無著論》曰：『非業煩惱力生故。』無生法忍者，無生法，謂無生無滅，不斷不常之法，是所修眞如境也。忍者，是能觀之相名，或是般若，當體立名也。若小乘說，但有法無人，唯忍於法，故名法忍。若大乘說，但以眞如爲法，謂三無性，本來不生，是般若所緣，故名無生法忍。忍者，即是忍受堅固，不可破壞。又忍有二：一爲無間道故說忍。何以故？智未起時，一切煩惱，熏習於心。至智起時，能解煩惱。至得所對之惑不能間礙般若，所經煩惱，雖復正對，亦不能間，故名般若爲無間道。二爲無礙道，以其堅固，惑不能壞也。

經曰：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取福德故『者，此第四，出遮因。前約不滅，以明得；今約不取，以明捨。以不取相故，不感有爲果報，所以勝前福也。《無著論》云：『顯示不住生死，若住生死，即受福聚。』

經曰『須菩提』至『不取福德』者，此第五，領遮理也。別本中，善吉問不受理。但領前也，問亦不妨。由菩薩不取相故，則知不感有漏之果，故云不取也。《無著論》曰：『此有何義？以世尊於餘處說，應受福聚故。』

經曰『佛言』至『取福德』者，此第六，釋遮義。受不取者，菩薩知有二種無我，名之爲受；而不著相，故言不取。偈言：『是福德無報，如是受不取。』故是福諸即無漏之福。若菩薩依菩提心，修福慧二行，及眞如觀，內外貪愛，即便除滅。是故菩薩所修福德，無有執取。此無漏業，不招報故，故言不取。《世親論》曰：『無彼有漏報，是故此福受而不取。』取者有三：一謂離菩提心，起諸善業；二但修福德，不修智慧；三但修俗觀，不修眞觀。由此三義，故名爲取。論云：『取者，彼福德得有漏果報，故彼福德可呵，名之爲取。』是故菩薩取福德者，結上受無漏果報福也。《無著論》云：『以方便應受，而不應取。』

經曰：須菩提『至『不解我所說義』者，此第三，斷迷常謗果疑。一遮，二釋遮。疑曰：若菩薩福德之因，不受世間報者，云何如來有去、來、坐、卧同世威儀，爲衆生受用？既四義三相遞易更遷，此若名常，誰其無常？爲斷此疑，若有人者，即凡小人也。約彼化身，而執法身有來去等，而非常者，此不解我所說也。此明法身於三位不動，一道前，二道中，三道後。今言去來者，即化身佛。故《世親論》曰：『去來化身佛，如來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案：常不動者，即法身也。《無著論》說：『行者，謂去來；住者，餘威儀。』不解我說者，此有四種：一依不了義經；二依言不依義；三以文字爲勝不以義；四但得聞慧，未得修慧。由此義故，不解所說。

經曰『何以故』至『名如來』者，此釋意也。更曉不解之意，故云。何以故？如來者，即法身也。體是常住，無生無滅，非三世攝。約現在，望過去不滅，故無所至去也；約現在，望未來世不生，故無所從來也。有無損減故，無所至去；無增益故，無所從來也。以如是法，如是智，故名如來也。約此法說如，約此智名來。即境智無著，別變異故名如來。

經曰『須菩提『至『寧爲多不』者，此第四，斷化眞一異疑。疑曰：若應佛

有去來，眞佛不去來者，未知一佛爲一爲異？若一，不應有去來等異；若異，未知供養應佛爲得福不？爲斷此疑，故前論云：『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此明如來三界受生，或時一、異　今既惑盡，住佛界中，法界平等，無有二相，故能證之。人亦無一、異，其猶微塵，未碎則有彼此；既碎爲末，則無方所。以況諸佛煩惱盡時，無有一異　以無異故，供養應佛，其福無量。《世親論》曰：『世界作微塵，此喩示彼義，微塵碎爲末，示現煩惱盡』。於中三重：一破粗爲細；二推有入無；三障盡說益。前中復二：初問；次答。此問也。世界作塵，是塵從界出，譬法身垂迹，則化從法生，此爲多不？

經曰『須菩提』至『甚多世尊』者，此答也。塵多遍空，化周法界，故云甚多。

經曰『何以故』至『是故佛說微塵衆』者，此第二，推有入無。兩重：一破相結；二破粗重結。相結謂塵界，粗重謂二見。相結兩重：先破微塵，後破世界。微塵四重：一徵；二釋；三證；四結　何以故者，此徵也。若微塵碎末，無有體者，何故答云甚多故？若是微塵衆，實有等者，釋也　若實有別物是塵衆者，佛應依其自體，立具自名　不應依他微塵，而立衆名　由衆無異體，不可自立故。約微塵而假立名，故言若復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也。『何以故』等者，此證也。何以故者，何以得知微塵假說無自體故　此有三義：一若離微塵無有別聚不成；二由鄰虛不成，就聚亦不成，鄰虛不成就者，若一分爲聚，則無實鄰虛，何以故？鄰虛復由多物成故；三若具分聚，集成鄰虛者，既無大物一切諸物，但唯守本，如鄰虛大，無增長義，以此義故，無有聚。無有聚故，亦無大千世界也。鞞世師說鄰虛是實是常，無有方分，此雖常無異，而爲失不殊，何者？如一時七塵共聚，如具是實，一分觸耶？具分觸耶？若一分觸，中間一塵，向外有六萬之分，則如一分。若具分塵觸，則外邊六塵，向內同爲一體　有方之一分，則是假。而如實同爲一體，復不可積小，以成其高。用此而推，則鄰虛是假，故曰塵衆，則如塵衆，非實也是名者，結但假施設也。

經曰『世尊』至『是故佛說三千大千世界』者，次破世界。五重：一立虛；二破實；三轉假；四人眞；五推妄。此立虛也。若離能成之塵，所成之界，微塵決非是實，故世界亦假，同前可知

經曰『何以故』至『是一合相』者，此破實也。若塵界並空，云何兩說？故小乘執聚分是實，聚是假名，譬如已指是實，權是假名　若今執界爲有物，即界如微名，即與界分之執同，故言是則一合相　若作此執，即同外道，爲有分執，亦名具分執。若界分不合，則是非實。

經曰『如來說』至『佛說一合相』者，此轉假也。合是觸義，若合是具分觸，則世界量等鄰虛；若合是一分觸，則世界終無別體　故一合亦非一合也。而名一合者，但假施設也　又非一合相者，有三義：一所執之聚無所有，能執亦不得成；二無物中，強生分別執以爲有執，不當類，是故非執；三是非理惡執。此三並是非執，故言非一合也。是名一合相者，此爲顯眞依正智。依正智者，分是實有，聚是假名有，故說一合相也。眞正智者，名聚物三種平等，實無所有，此一合相執與一合相同無所有，故說一合相也。《無著論》曰：『此須菩提安立第一義諦故』。

經曰『佛言』至『則是不可說』者，此入眞也。此明塵雖空，而不壞假名說諸法相，法界平等，非一非異，非有非無，此乃證智所知，非言能述　故《無著論》曰：『世言說故有，彼搏取第一義故，彼法不可說也』。

經曰『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者，此推妄也。言說者，凡情之妄取，依名起執，不依於義。故《無著論》：『彼小兒凡夫如言說取，非第一義也』。

經曰『何以故』至『爲正語不』者，次破粗重結。先舉，次釋。何以故者，舉也。凡夫有著，可取塵界；如來無取，何故亦說界及塵故？下釋　先破人見，後破法見　人見三重：一問；二答；三釋　此問也　人法是境，見則是心。境則遍計所執，見則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是無，依他起性是虛　無則不可斷滅，虛則不可滅無，顯可滅義，故爲此問。有人謂佛先說有我，後得無我，爲正語不？正語有三：一依了教語；二順道理語；三不生謗心語　若依此三，名爲正語。

經曰『須菩提言，不也世尊』者，此答也。若謂如來，約有約無，說我見等，翻前三正，並非正語，故云不也。

經曰『何以故』至『壽者見』者，釋也。先釋，後結。此釋也　若外道約有起此四見，若二乘約無起此四見。於二乘爲障無見，於菩薩爲障。今明我法本空，二見寂滅，無斷無證，實無所有。所見有無，既不成就；能見之心，亦不得有。不同愚小，故曰即非　故《無著論》云：『此等顯示，如所不分別，外道說我，如來說爲我見故，安置人無我』。此釋即非我見，是名我見等者，結不

同墨小也　明此四見，以有爲性亦無，以無爲性亦無　雖有無不同，並皆非見，但隨虛妄而說見也。《世親論》曰：『見我卽非見，無實虛妄見』故

經曰：『須菩提至不住法相』者，此破法我見非見故　《無著論》云：　又爲說有此我見故，置法無我。『先擧能對法，後明所破障　此擧法也　『於一切法』者，總擧　《無著論》云：『顯示於何法不分別』。『如是知者』，《無著論》云：『此顯示增上心故』；『如是見者』，『增上智故』；『是信解者』，『於無分別中，知、見、勝、解也』。論又解云：『若智依止奢摩他故知，依止毗鉢捨那故見，此二依止三摩提故　勝解以三摩提自在故　解內攀緣影像，故名勝解』。又釋如是知者，謂世俗智　如是見者，謂出世智　如是信者，謂約前二智出生世，出世定　俗智者，卽學眞如方便得聞惠故　眞智者，卽契眞如，無分別修惠智也　世定卽小乘九次第定，出世定卽三空門也　又如是知者，知境界得法無我爾炎地故　如是見者，通達人無我故　如是信者，隨順法界故　如是不住法相者，《無著論》云：『此正顯示無分別故』。案：不著前三能對法，亦不取三相也　又不住法相者，於人法二處無適住著故　故《世親論》曰，此是微細障，見眞如遠離』也

經曰：何以故『至是名法相』者，此破障也　何以故者，何故如是不住法相故　又何以法相不得生起故　法相法相者，謂眞相俗相也　又地前地中所破相如是等，如來說卽非法相者，卽世、出世法相，能取能取，實無所有，不可言說，故非法相也　又世俗法，非出世法相　出世法非世法相　餘如上說

經曰：須菩提『至無量阿僧祇』者，此第三，明障盡　說益四重：一量說力；二問說相；三答不取；四證不取　此量說力也　謂明如來由化身顯說功德無窮，故說譬格量。於中有兩：一明上人下功德，謂財施；二下人行上功德，謂持說。此之二福，由法故有勝劣，不由人也。此是初門，或約福慧二行，故言菩薩摩訶薩。或約二利，或約悲智，名摩訶薩。前來明施，並有限量　今明無量，故顯福勝也。勝有二義：一財多，二人勝　此明上人行七寶施，故是下品功德。善男女等者，此是第二下人，於此《般若經》持說一偈者，此上品功德　勝彼無量等者，正格量也　此明下人行法，猶勝上人行於餘行，何況上人行此上法，所得功德，故不可量也　此由法施無量，無盡，無漏故勝　如上具釋

經曰：云何爲人演說『者，此問說相也　未知化佛說法之時，爲自顯化身而說，爲不顯化身而說，此云何？若顯我是化身，則受化衆生，於佛及所說法，卽不生尊重心，謂是幻化故，由不尊人故，不受正法　不受，則有大損也

經曰：須菩提而不名說『者，此答不說也　而不名我是化身，爲人說法也　由不顯自身是化故，令衆生於佛起尊重心，受所說法。由尊人重法故，生無量功德也。論偈曰：『諸佛說法時，不言是化身』

經曰：『是名爲說』者，此證不說，而不名說也　別本云，如如不動　又由智，故說此經；由悲，故不言化　此說及不顯說，卽是正說。故云，是名爲說　又起衆生尊重恭敬心，由此二義，令衆生得正行及恭敬行，故言：是名爲說也　此乃益常故，名爲不動　論偈曰，『以不如是說，是故彼說正』也

經曰：『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者，此下第五，斷動靜相違疑　先控引，後偈頌　此控引也

經曰：『一切有爲法，應作如是觀』者，此偈頌也　《世親論》曰：『復有疑，若諸佛如來常爲衆生說法，云何言如來入涅槃？』案：此則乖前說　何者？若入涅槃，則不說法；若恆說法，則不入涅槃。爲斷此疑，故說此偈　論偈曰：『非有爲非離，諸如來涅槃，九種有爲法，妙智正觀故　此明諸佛涅槃，不在有爲，不離有爲。以智故，不住有爲；以悲故，不離有爲』。《世親論》云：『何故諸佛示現世間行，而不住有爲法中耶？』案：有爲法中，有九種無常相，卽是顚倒，是故不住　雖復在中，不爲所染　論云：『九種有爲法，妙智正觀故』。『一切有爲法』者，此一句統擧諸法有三相遷者，皆名有爲　則一切有爲，不出九種，如星等者，正出喩體，有爲雖衆，九種統之　何等爲九？卽譬九法

九喩者：一星；二翳；三燈；四幻；五露；六泡；七夢；八電；九雲　如經所列　九種法者：一見；二相；三識；四器；五身；六受；七過去法；八現在法；九未來法　故《世親論》曰：『見相及於識，器身受用事，過去現在法，亦觀未來世』卽以九喩，對於九法，如其次第可知　依《無著論》：『束此九法以爲四種有爲相：所謂自性相，著所住味相，隨順過失相，隨順出離相』。前之三喩，各譬一法，是自性相，謂相摩識，各有自體故　次，約喩，顯著所住味相，謂器世間識所變作無體實故　次露、泡二喩，顯隨順過失相，謂無常苦恆逐故　後之三喩，顯隨順出離相，謂三空無分別智，離

妄攀緣得出離故。故《無著論》云：「如是知三世行轉生已，則通達無我故。」

如星者，此喻諸見，亦六內入。《世親論》曰：「譬如如星宿，爲日所映，有而不現。」能見心淨亦爾。案：能見則諸見。《無著論》云，共相見識。也法性常有，爲見所覆，有而不現。如星夜燭，日出便隱，諸見亦爾。雖覆法性，智即生滅，故如星也。

翳者，《世親論》曰：「如目有翳，則見毛輪等色。」非有此喻能遍計心，實無人法，妄計人法。《無著論》云，「人法我見如翳，應如是見，何以故？以取無我義故。」猶塵也。《世親論》喻，相即所見，外人但識變作，似而非實，妄說爲有，故如翳見，此喻所遍計。

燈者，喻六識，我愛爲體。《世親論》云：「依貪愛法住故。」《無著論》說：「渴愛潤取緣故。」熾然光依油炷新滅，識亦如是，依愛而住，念念無常。

幻者，喻器。即器世間，無實爲性，盛貯爲用。《世親論》云：「器世間種種差別，無一體實故。」案：此由衆生業幻故，見種種世界差別，隨衆生受用妄盡。即《無著論》云：「珠著顚倒境界故，彼如幻，應如是見。何以故？」以顚倒見故。

露者，喻身，以根塵爲體。《世親論》說：「以少時住故。」《無著論》云：「彼露譬喻者，顯示相體無有，以隨順無常故。」露但夜陰，見日便晞，身雖暫停，逢死必壞。

泡者，喻所受用事。《世親論》云：「以受相因，三法不定故。」案：因即是行。《無著論》云：「泡譬喻者，顯示隨順苦體以受，如泡故。」若有受，皆是苦。生故，是苦苦；破滅故，是壞苦；不相離故，是行苦。

夢者，《世親論》云：「又如夢，過去法亦如是，以唯念故。」謂諸法已滅，非證智境。但爲憶持所緣故，應觀如夢。夢中無有五識證知，若已覺時，意識復滅。但憶念攝持，體無所有，以非有法故，譬之如夢。

電者，喻現在法。論曰：「又如電，現在法亦如是，刹那不住故。」譬如電光，緣聚所作，不由功用，念念自滅，現法亦爾。雖是有法，由功用起，不由功用，自然消滅，以無恆隨，非安心處，故喻之如電。

雲者，喻未來法。《世親論》曰：「又如雲，未來法亦如是。」以於子時，阿賴耶識與一切法爲種子根本故。「此明無始時也。」故《攝論》曰，此界無始時，一切法依止等故。謂未來果報，是種子生，阿賴耶識生故。未來果時，生名種子，遍滿本識，應觀如雲在空，滿空而未有雨，已竟，雲即散滅。若果報起，種子便謝。故未來法約果未有，故無所有，如雲時未雨也。故以譬雲。上來偈竟。

《世親論》曰：「觀此九種，得何功德？成就何智？」論偈云：「觀相及受用，觀於三世事；於有爲法中，得無垢自在。」論釋有三：「一觀有爲法，以觀見相識，即前三法見，謂淸淨識。相是色陰，識是識陰，此三是因。見者，依識緣相，故起生死。所以此三是因也。二者，觀受用，即是果，果是生死。生死有三：一受用處，謂器世界；二能受用，即是身；三所受用，即苦樂。捨此三是果，即中間三法。三者，觀有爲行，以何等法，三世轉差別故。即前因果不離三世，謂由過去無，明行二因，感現在五果，復由現在三因，感未來生、老死二果。此即十二因緣。如別具述。觀此因果等三，即是三解脫門觀；若見此九種無人無法，即空解脫門；觀此九種皆空，離於十相，即無相解脫門；若見此空及無相，由此九法成故，即知此九法不可願求，即無願解脫門。觀前二，是眞觀；觀無願，是俗觀。約空、無相二觀，故起般若；約無願觀，起大悲。若但起般若，大起大悲，即同二乘；若但起大悲，不起般若，即同凡夫。若依般若，約俗行者，此行不起菩薩垢，由了別有爲過失故，謂是三事而行俗行故。若約俗行眞行者，亦不生菩薩垢，由不怖畏涅槃故。何以故？能了別涅槃功德故。若並行眞俗二行，菩薩於生、死涅槃，得無礙自在，謂無住處涅槃。此並行異前，依眞行俗，依俗行眞者，謂並行自利他，即六地方成，初地菩薩猶未能恆爾也。如來得此九觀，所以不動。上來廣明經體彰即坐之益竟。

經曰：「佛說是已，信受奉行。」者，此下大文第三，流通也。列衆多少，已如上釋，不復重論。兩聖對揚，四部蒙益。是故心喜而身躍，信受以流通也。若向前述者，信則序分，依稟聖言故；受則正宗，奉持所說故；奉行則流通，津遐代故。

《法華經文外義》〔前殘〕大義

復云，何爲在相續，復通實法也？

又解，一念之善，是乘而不運，是火而不燒。

復有一解，火本相續中有燒，實法之中則無用也。

又問，若實法中無用，何故名火也？

又解，熱多色等衆成，故名之爲火　以因來解，義四大類解不異也

更有一解，火一運中有用，乘要在相續中有用

又問，若爾，一運之火實法，則有燒用之義；我一念之善，則有運載之義

若一念之善則無乘義，一運之火則無燒義也。

又解，火是一時因成假，故實中有；乘是相續緣成假，故相續中有用，實中無也

問，眼識一念中有用以不？

又解，眼識一念之中，則能了別青黃也　又解，一念眼識，攬三相相續而成，此一念亦是相續緣成之假，而實中有用者。善亦是相續緣成假，實法中亦應有乘義　等是相續緣成假，所以眼識一念中有了別之義，善則無用也

又解，眼識亦相續緣成假，但三相實法之位，實位相續，有來對境，根塵相順起，則了別青黃，故實中有用也　乘本要就假位相續，故相續中有用，實中無也。

又問，根塵相順實中有用者，若爾，善本起則順理，實中亦應有乘也

又解，不同。起則順理，實中得有善義，不得有乘義也。

又問，相續義云何？

又答，解義不同　一解，前能感後，前與後作因，不得續名；後必赴前，後不絕前，後念上得其續名也。

又問，前能感後，前得作後　後必赴前，後得作前以不？

又解，前能感後，前得作後。後者正者，正得赴前，不得作前也。何以得知？金剛心感種智，得與種智作因，故得作種智。種智赴金剛，不得作金剛也。所以如此，金剛是因，無常不滿；種智是果，常而滿足。正以無常不滿足，故得作常；種智常而滿足，故不得作無常不滿足也。復又一解，前能感後，後必赴前。前後相續，中間得不絕之名。此一組就兩頭得名也。

又問，攬常無常、明無明，成相續一。問此一爲是常、爲無常也？爲是明、爲無明也？

又解，此一不得名常，不得名無常；不得名明，不得名作無明。正得名非常非無常、非明非無明。何以得知？攬常成故，不得名無常；攬無常成故，不得名常　爲大明成故，不得名無明；爲無明成故，不得爲明也。

又問，若攬常無常，成此相續一，得不名常無常者，攬金剛已還無常神慮，金剛已後常神慮，成此相續，此一得名非慮非不慮？

又解，此一正得名大慮，不得名非慮非不慮也

又問，若爾，正應得名常也，正得名大明，不得名非常非無常也，非明非無明。

又解，不類。常無常、明無明別不通，故所感一，不得名常無常、明無明也。慮名是通，所成相續一，得名慮也　何以得知？因亦是慮，果亦是慮，是以所成一，得名是慮。不得因是無常，果亦無常；因是無明，果亦無明以是義故，正得道非常非無常，非明非無明也

更有一解，此一亦得名常，亦得名無常　何以得知？攬常成故，從後作名，名爲常也；爲無常成故，從前作名，名爲無常也　明無明亦如此解　此問攬常無常，成相續一。

問，此一二諦作判，落在何諦所攝？

又解，二諦所不攝。何以得知？橫截而言，二諦往判，唯二無一；以一諦往組，始終相續，唯一無二也。故經言「相續一實諦」，明義各異，何相關也。問「何諦所攝也」？

復有一解，此一爲二諦所攝也　何以得知？以二諦往分，從後故爲第一義諦所攝，從前故世諦所攝。

又問，若爲二諦所攝，云何道非常、非無常也？

又答，若如前解，不得名常無常　若依後解，亦得名常，亦得名無常；亦得名明，亦得名無明也。爲常所感，從後故名爲常也；爲無常所成，從前故名爲無常也。明無明亦如此也。

又問，此相續一慮，照何境而起？

又答，解有二種。

一解言，照一境而起。何以得知？前境常無常，相續一慮，那得有別境可照也？以是義故，得言「照一境」也。復有一解，亦得緣常無常，二諦理也。何以得知？金剛是因心不滿，由常緣二諦理起，豈況果心滿足而不照也！此解當就後念上得續名也。

又問，衆生作佛，佛續衆生者，涅槃是假以不？

又答，諸師解義不同。一解，涅槃是續而非假也

又問，涅槃所以得置於續，何故不得安假也？

又解，續名與常相順　何以得知？常以不斷爲義，續義復是不斷　二名相順，是以果頭得安續名也。假義與常相違　何以得知？涅槃是實，絕於假誑，假是虛僞不實　二義相背，故不得安假也。

更有一解，金剛以還，是續而是假；金剛以後，是續而非假　何以得知？金剛心與種智爲因，有赴前而感後，故是續而是假也；種智但有赴前而無感後之義，是以續而非假也。

復有一解，涅槃得言是相續相待假，而非下地因生因成也　衆生修行作佛，佛得續衆生，故是相續假也。經言『有心，故所以有其當性』，此詎不性待於心也。有如來藏故，生死相續不斷，此生死待如來藏也。此是相待假也。是以涅槃是續而是假也。

又問，涅槃體絕百非，云何是假也？

又答，涅槃絕者，絕於下地之相體，絕下地之假也。絕下地之非，絕下地之是。金剛以還，百是不能是，百非不能非。體正是大相也。體正是大非，是大是也。體非金剛以還生死之是，故稱爲非；體絕金剛已還生死之非，故稱爲是也。

又問，涅槃若是假，應是無常？

又答，何必是無常也。何以得知？如虛空結盡，是相待假，而非是無常。涅槃假之中極，非是無常也。

又問，言無明，此義云何？

又一解，就相續道中，本時行地，無明闇惑之心，今變作果頭大明。

又問，明解既起，斷去無明，云何得相作也？

又解，解起惑喪，理不相作。但明解之生，沒他無明心後起，道言『作』也。

更有一解，明闇相連，不得相作。就相續道中，本時無明所成續，今作果頭大明所成續也。續名是通，得相作也。故經言『本時鹿王，今則我身』是也。就寬時中，本時鹿王成續，今作佛續。

又問，金剛已還，離心之續；金剛已後，卽心之續。云何非心得續於心？若非心得續於心，金剛已還，色亦應得續於心。若色不得續心，金剛已還，非色非心者，不得續於果頭心也。

又解，續義非心義，所以得相續也。

更有一解，金剛以還，有二種之續，有卽心續，有離心續。今言『續』者，卽心續；續於果頭者，離心續。齊金剛已還，謝滅不通，果頭也。續名是通，慮亦是通，得相作也。常無常時，明無明別，不得相作也。

又問，衆生修行作佛，爲當一中得佛，爲當異中作佛？

又解，正衆生與佛相續一，故就相續一中，衆生修行得作佛也。

復有一解，若苕然異，不得作佛；若冥庭一，亦不作佛也。正以有一有異，故就一異之中，衆生修行得作佛也。

又問，乘體之義，如上所論　乘之齊畔，竟復云何？

又答，經論師解義各自不同。

一解，要取性地以上善以爲乘體，乾慧以還，非爲乘體也。何以得知？性地以上無漏空解，直感菩提運載行人，必故不退，此善是強，得爲乘體也。乾慧以還，退沒不定，進趣無恒，非爲乘體也。就大乘中，習種性深廣心以上得爲乘體。自此以前，非爲乘體也。何以得知？經言『世間諸善，不動不出，有相沈沒，無相出世』，亡相無報也。以此驗知，世間善非爲乘體也。

又問，若世間善非爲乘體者，何以經言『是乘微妙，從三界出，至薩婆若住』？復言『積世間善滿，得出世間善』。下經言『低頭舉手，童子壅沙，一毫之善，皆得成佛』。以此驗知，有相諸善，都得以爲乘體，云何道言『世間善非爲乘體』也？

又解，道言『從三界出』者，三界善與乘爲因，故能遠生於乘，道言『從出』，道言『積世間善滿』也。『低頭舉手，有相諸善，皆得成佛』者，世間有相諸善能發生於乘，與乘爲因，爲緣。何以得知？五戒十善，感得人天果起。此善理數滅盡，更無所感，故知非正乘體也。

又問，若世間有相諸善與乘爲因，爲緣，非正乘體者，問此見諦一念惑中，得與修道爲因，與三界外恒沙爲因，與無明住地作因，得與處處爲因　今且問，見諦與修道作因者，此因爲當屬見諦，爲屬修道也？

又解，見諦與修道爲因，以修道果未緣，屬於修道，名爲修道惑也。

又問，若見諦與修道作因，此因屬修道，不名見諦者，我世間有相諸善，與出世無漏作因，應屬於出世，應名相善得爲乘體也。若世間善與出世無相作因，不得屬於無相；見諦與修道爲因，不應屬於修道，名修道惑，應名見諦

又解，不類。惑本同是違理取性，障解不殊爲一，無礙解脫所除。是以見諦中爲因者，得名修道惑。善本相無相異，漏無漏別，伏除有異。雖與無相作因，不得漏於無相，得爲乘體也。

又問，乾慧以前，此善爲因，不爲乘體，此事可解。今問，乾慧與性地爲因者，此因云何？

又解，乾慧終心與性地作因者，此善得言「屬無相」，以爲正乘。自此以前，但有資發之義，非正乘也。

復有一解，莫問有相無相，但使一毫諸善，皆能運載行人，都得以爲乘體也。何以得知？經言，『是乘微妙，從三界出，至薩婆若住』。經復言，『低頭舉手，童子壅沙，皆得成佛』。以此驗知，都得以爲乘體也。若世間有相善不能運載外化，凡夫乘何善來，得至性地？性地既不到，初住乃至十住，何由可階？衆生從無始已來，無有修行得佛者。若爾，法吉已來無有諸佛聖人，正以衆生從無始以來修善，來至性地，乃至十住，修行作佛。以此都驗，故知世間有相諸善皆能運載，得爲乘體也。

又問，若世間善都以爲乘體者，世間善有動出，何以經言「世間諸善，不動不出，有相沈沒，無相出世」也？此解語不違經文也？

又解，「道言相善不動不出」者，靈山以前不了義說，爲修五戒十善，得人天果報，屬於人天，名人天乘。道品等行，因緣觀智，屬於二乘，名聲聞、緣覺乘也。行六波羅蜜，名菩薩乘。爲欲彰五乘教別故，道言『不動不出』也。又來，世間有相善中，有二種因，有遠有近。近者感人天果報，遠感於佛。道言，「有相諸善，不動不出」者，但道感人天義強，感佛義弱。隱他感出世義邊，故道「不動」，道理有出世義邊也。雖復相、無相相異，同能運不殊，故得爲乘也。

道言，『相善進退無恒』者，泛論因果之道，要果起則因發。人天乘退，退，非佛乘有退也。何以得知？本修五戒十善，情期人天。修因有局，果報有限，是以退。感佛之因，大果未就，爲因不忘，永無退理。修世善未滿，佛乘義弱，遇緣則退。若修世間滿，佛乘強者，乘此善故，永無退也。

又問，上來所論佛法理中，所修諸善得爲乘體也。未量外道修禪伏結，所修諸善，得爲乘不？

又人解言，不得爲乘也。何以得知？外道修善，情標別趣，是以不得爲乘也。

又問，若就情期不得爲乘者，修五戒十善亦情期人天；二乘修道品等行，因緣觀智，情期灰身涅槃以爲究竟。

又解，若當就情期，二俱情有所標；若當就理，皆應有感佛之義。所以人、天二乘所修諸善，獨得爲乘；外道所修諸善，所以不得爲乘也。以如斯往伏，不見有解。今且依一師解，意存前解也。就理論乘，不就情期也。何以得知？本修五戒十善，道品觀智，論情各有所期。理而言之，皆有感佛之義。是以道言，『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故知不就情也，就理得爲乘也。

又問，若當就理爲乘，不就情期者，何由得有內外之別也？

又解，論五戒十善，非不情有所期。但以順佛教生善，故不名外道。外道修禪伏結，生在非想，起於斷常，不依佛教而生，故名外道。雖內外有異，皆有遠感之義，莫非是乘也。

又問，道義乘義，有何等異？

有一解，道亦相續運通，乘亦相續運載也。論其能都在相續，不異也。

更有一解，有異。道停而通物，乘是相續運載，故所以有異也。何以得知？道是停而通物，一念之解，能除相續之結，故知實中有用。乘本要攬前後善相續，得有運載之義，假中有用。故知二義有異也。

又問，上來所解因乘，粗可如此。果乘之義，竟復云何？

又答，諸師解義不同。

又一解，果頭無乘義。何以得知？唯有因中不足，境中有進趣運載，得有乘義。果頭滿足，更無進趣，無有乘義也。何以得知？《勝鬘經》言，得究竟法身者，於上更無說一乘法事。若果頭有乘義，應道說一乘法事。正以經言「更無說一乘法事」，故知果頭無有乘也。

又問，若果頭無乘義者，《一乘章》末言，「一乘者，卽第一義乘」，此爲是因乘，爲果乘也？

又答，「一乘者，卽第一義乘」，第一義諦，能發生於乘。此是緣中說乘也。

又問，若作此解，果頭無乘義者，若爾，唯因中不足，境中有惡可防，得有戒義；果頭無惡可防，無有戒義。因中有苦可代，得有樂義；果頭無苦可代，無有樂義。如是類難，萬義可知。果頭無乘，復無戒義、常樂義。若爾，

唯因中得有萬義、果頭無也。云何經言「大涅槃體備萬義」也？如此之難，云何可解？此解難存也。

又一解，果頭有乘義。果體滿足，雖無進趣，得此滿足之理，能運度菩生。下接解乘義也。

復有一解，運載行人，代苦得樂，名之爲乘。如似世人乘於車馬，代於馳驟之苦。萬善相續，載行人離苦得樂，名爲乘也。因中代苦不極，猶尚得有乘義；果頭代苦之極，特得乘義也。是以果頭亦得有乘義。

又問，代苦得樂解乘義者，代無常得常亦得解乘義以不？若代無常得常，不得解乘義者，代苦得樂，亦不得解乘也。我淨亦爾，類難不異也。

又答，代無常得常，亦得解乘義。無我得我，不淨得淨，都得解乘義也。何以得知？苦以逼切爲義，樂以適悅爲能，乘以運載爲義。苦、樂義非是乘義，而得解乘義。常以不遷爲義，無常以遷流爲義，乘以運載爲義。常、無常亦非乘義，何以不得解乘義也？以此驗知，代無常得常，無我得我，不淨得淨，都得解乘義也。

又問，若都得解乘義者，何以不道代無常得常，無我得我，不淨得淨，乃道苦樂也？

又答，苦樂是衆生報之主，分報之精，功由苦樂。又來，但舉於果，不通於因。且就顯處語無常義，漫通於因果。不淨義亦爾。彰乘義不顯，故不道也。

更有一解，代苦得樂，不解乘義，運載解乘義。但乘義於善惡無由取別，將代苦得樂，來欲標善惡乘別。何以得知？運載行人，代樂得苦，以知不善乘；運載行人，代苦得樂，以知是善乘也。以是義故，得知善惡乘別也。

復有一解，運載解乘義。因中不足，境中進趣運載，解於因乘；果頭運載之極，解於果乘也。何以得知？如人乘車遠來，至家停住，雖無有去，由故名爲車來到。果頭雖無進趣，但運載極故，由故得名善能運也。以是義故，果頭得有乘義也。

又問，因、果乘同能運載，何由取別？

又答，因中進趣運載，解於因乘；論果頭也運載物，解於果乘。所以有別也。因中行者，何由不墜落三途？良由有乘可乘，故行者不墜不沒也。果頭行者，何由湛然常住？正以有乘可乘，故以無常窮極之善，運無窮行者，是以湛然常住。

又問，「果頭運載之極，得有乘義；止惡之極，得有戒義」者。若爾，果頭止惡之極，應名大護，何故名爲三不護也？

又答，因中止惡不極，事須三業防護。果頭止惡極故，不須防護，故得不護之名也。

又問，能乘所乘，何以得知？

又答，如似車是能載，人是所載也。

更有一解，人能柄法。人是御乘之人，善是所乘之法。

又問，乘既如此，一義復云何？

又答，一解，一義唯在於果；不通於因。何以得知？大果無二，乃得名一；因中參差，不得爲一。唯果頭得一名，因中無也。

更有一解，因雖萬差，同感一果，始終相續，運義不殊，名爲一因。果雖有萬義差別，同是滿足，訓因義不殊，名爲一果。故經言「因無異趣，果無別從」。天下道理，唯有一因一果。是以乘通因果，一亦通因果，故言「一乘」也。

料簡文經理經

又問，唯取能詮爲經，所詮亦是經也？

又答，解義不同。

一解言「唯取能詮爲經，不取所詮也」。何以得知？若取所詮爲經，何由得有三寶體別？能詮佛文是經，所詮佛事復是經；能詮僧文是經，所詮僧事復是經。若爾，唯一法寶。以是義故，無有三寶異也。今明三寶歷然，故知所詮非經也。又來，若取所詮爲經者，經言狐狼野干不淨等物，豈可是經？若是經者，煞狐狼野干，應得煞法寶之罪。今煞狐狼野干，不得煞法寶之罪。以是義故，所詮前事，體非是經也。又復，「涅槃經」七善中言「知十二部經，名爲知法」，是其能詮；前理名爲知義，是其所詮。若取所詮爲經者，何由得有七善體別？便應正有六善！又來，四無礙中，初明達於能詮，名爲法無礙；知於所詮，以爲義無礙。若以所詮爲經，唯有三無礙，不應有四也。四依中言，以「能詮」之教以爲初依，教下所詮之理以爲第二依。若取所詮爲經，何由得有四依義別？正應唯三，無四。今時正以有四依義殊，四無礙體別，七善有異。以此衆驗，故知唯取能詮爲經，不取所詮也。

復又，解能詮所詮，俱皆爲經也。何以得知？經言：『泥洹是眞法寶，理處精高，益物中勝，故知理爲經也。如人不識月，以指指月，欲使尋指以得月。若論先識者栖於月上，何用指爲？教亦如是。正以耳目之徒不達於理，聖人佈教萬差，正欲使行者尋教得理。若能同於法身以上，冥心會理，豈復假此粗教？及其會理，要必亡詮。夫聖人設教之來，正欲引汲不逮之流，是故說以名相。名相既陳，道在方寸。故知教是接俗之近詮，非是至聖環中之妙旨。論其理，益物之本，法寶中精。棄本以存末，何異宋氏之守株。

又復《涅槃經》言：『正以經之威力，便令夢睹羅刹，墮於地獄，加怖發心，永隔闡提』，故知所詮爲經也。若當唯文爲經，不取理者，昔日三乘經，亦是金口所說，名字句爲體。今《涅槃經》亦是名字句，色法以之爲體也。等是其文，有何所以昔日對文不能發菩提道心，今日對文能發菩提道心？故知由二常之理，察機分明，應感而作。能使夢睹羅刹、地獄，加怖發心，故知正是理之能也。

又來，復言卿若遲晚者，對文不悟，復以理加怖發心，故言：『自往』。以此來驗，故知所詮是其經也。又復，下六念中言三世諸佛，同有秘密之藏。迦葉菩薩因卽發問：『若三世諸佛同有秘密之義，迦葉佛時有是經不？』如來答言：『有』。迦葉復問：『迦葉佛法，七日便滅，云何有也？』如來答言：『但爾時衆生利根，但假四依，七日流通。七日以後，不假文經，理行於心。文經雖滅，理經常存』。若理非是經，何故道『理經不滅』？故知文、理俱皆爲經也。

又來，復驗若理非是經，下經言：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欲明理深幽遠，唯佛獨究，十地不逮。若但以文爲經，讀誦得者便到，何故道人無能到，十住不詣？以此驗知，理爲經也。

又問，若以理爲經者，唯一法寶，何由得有三寶體別？

又答，據理而言，唯一法寶。就法寶中離出佛、僧，因中除僧，果頭除佛，二諦有爲無爲，都是法寶。以是義故，三寶有別也。

又問，若以理爲經者，狐狼野干不淨諸物，是所詮前事，都應是經也？

又答，都是所詮前事。前事中有精有粗。精者是事而是經，粗者是事而非經也。凡經文自有宗途。若論昔經，以空爲宗，二諦理精，得以爲經，餘者是事而非經也。向引狐狼野干不淨物者，是事而非經。何以得知？爲鈍根人故，不能深識其患，故借世物事，以況無明煩惱濁亂。其心不堪聞大，是以施三。引此物事，正爲廣釋施三之意，何關理事？故知非經耶。若論事別不同，皆是其事。下經言：『一大事』者，此是一乘之事。事之中精者，是事而是經也。

又問，若以理爲經者，何由得七善義別？正應有六善。又來，正應有三無礙，不應有四也。正應有三依，則無有四。

又答，夫聖人說法，爲物故作，或合或離。彼中爲欲彰七善義別，文之以理，分爲二善；此中道經者是總，文理合爲一也。爲欲彰四無礙義別，四依體異，故能詮所詮，分爲二也。

又解，十二部經，唯校於文。經首之經，文、理通爲經也。何以得知？從『如是』卒至『歡欣奉行』，直說語言，名修多羅。理非語言，故知唯在於文。《妙法蓮華經》、《涅槃經》，此是經首之經，文、理通是也。

更有一解，莫問十二部經、經首經，文、理通爲經也。

又問，解義唯一，更有異釋？

又答，解義不同，非唯一種也。

又一解，經者，是逕。此法逕由聖心之所由履，亦稱爲經。

又問，若爾，金口所說，可名爲經，餘四種人所說，云何得名經也？

又解，雖非金口所說，爲聖述成。逕由聖述，亦得名經。佛去世後，諸弟子造論，不爲聖述，不在經例也。

又復解言，經之言，由三乘聖人由之得道，故曰經也。

又復解言，經者是徑，如世間徑路，通人遠游之。詣法亦如是，由履此徑，遠之佛果，故名徑路也。

更有一解，經者，常也。雖復古今有殊，而覺道不改。三世諸佛，履之不變，恒爲益物，故曰常也。

又問，修多羅可翻以不？

又答，不可翻也。如似涅槃含萬，羅漢、比丘各含於三，修多羅含五，皆是總意，不可翻也。別意可翻。何以得知總不可翻，別名可翻也？就胡音，自有總別，能喚於萬，總別斯收。此間漢地，發言是別，但能喚別，不能一音喚於萬，故知不翻也。別名可翻，如胡言，般若，秦言是「智」。此相收得盡，

得論翻也

又問，若修多羅不可翻，何以經言『直說語言，名修多羅』？若爾，語言翻修多羅，云何不翻也？

又答，修多羅體是語言，非是語言翻修多羅也

又問，若依《百論》，胡音名『修多羅』，漢言『經本』。若爾，經本翻修多羅也。

又答，修多羅體中有此本義，故道言『本』也。何以得知？語言以本，不翻修多羅。本以出生爲義，語言以詮談法相爲義。修多羅以五爲義，何關本事？如似柱體上有方圓義，何關解柱義？柱以楮椽爲義。正以修多羅體上有此出生義，故道言『本』。本義實不翻修多羅也。修多羅更無別義解，五義盡，即是解修多羅義也。如涅槃更無別義解，萬義周盡，即解涅槃義也。

又問，修多羅含五，所以修，以常名顯修多羅處。

又答，解有二種。

一解，常義是萇，觀通於五，所以代也。何以得知是萇？或能流潤，或不能流潤，非眞涌泉。正以備有常義成故，萇能流潤，是眞涌泉，故知是萇也。或能莊嚴，或不能者，非眞華鬘。正以備有常義故，萇能莊嚴。餘義類解異也。

更有一解，常義一在五義之外，彷彿似總。云何似總？五義是別，修多羅是總，總別有異，得言總在別外。經復是五義之外，故常名代修多羅處也。

復有一解，若依論解，語言翻修多羅。何以得知？涅槃七善中言，始從『如是』，終至『歡喜奉行』，名修多羅。復道『直說語言，名修多羅』。以此來驗，故知語言翻修多羅。胡音名『修多羅』，秦言『直說語言』。若作此解，以何爲修多羅義？胡音何以名修多羅？詮談前理，名修多羅義。此間漢地，何以名『直說語言』？詮談法相，名爲『語言』義也。以是義故，得論翻也。

又問，若以語言翻修多羅者，何以道修多羅含其五義也？

又答，若寧馨解時，修多羅不道含五也。但修多羅體中有此五義，不以五義解修多羅義也。如似陰體有無常義，無常義不解陰義。修多羅體上有無量義，但道於五義。如似涅槃體有萬義，略列三事，法身、般若、解脫，可以知萬。以此來驗，略道於五，可以知萬也。

更有一解，若依《百論》解，『本』翻修多羅。何以得知？胡音名『修多羅』，此間漢地名爲『經本』。胡何以名『修多羅』？能出生十二部，名『修多羅』義。此間漢地何以名『經本』？出生十二部，名之爲『本』。雖復名異義同，故知正相翻也。

又問，若以經本翻修多羅者，何故經言『直說語言，名修多羅』？

又答，經言『直說語言』者，出修多羅體，故知不以語言翻修多羅也。

又問，文、理俱皆爲經者，所詮之理是善可解，能詮之文是如來口業，亦是善以不？

又答，解有二種。一解言，能詮之文是如來口業，亦是其善也。

問，能詮之文，是名字句。爲音聲性成，是其色法，體是頑礙，云何是善？

又答，即返質問，無作體亦是頑法，而是善惡。論其經是如來口業，是其善，竟復何慊？經復言『三業供養』，故知口業是善也。

更有一解，音聲所成名字句體是色法，是其無記。爲過因所得，復是頑法，故知非善非惡。然是口業，能通善惡，名爲善惡，體非善惡也。然經道『三業供養』者，因中說果，故言善惡。身業亦然。

又問，若爾者，善惡無作體是頑法，亦應非是善惡也。

又答，不類。何以得知？雖復同由意地而發，然而有異。身口業，善心亦能作動，惡亦能發動，無記心亦能作動。三性通者，驗無可求。論其無作，不爾。要善心能發，惡亦發，無記之心不能發，於善惡無作，故知有異也。無作體正是善惡。復有一事：一發常有。何以得知？要心發得，要心即謝，無作終身。而《勝鬘經》言，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所受戒，不起犯心。此身遷流無常，論其無作，恒存不滅。修蹤長短，皆由善惡。心有寧馨異故，故知無作體是善惡，不類身口。如似揮刀奪命，詎得名刀爲善惡也。遠近雖異，同是無記，動轉諸業，三性通有，不同無作也。

又問，若善惡唯心，不在於色，色以質礙爲義，心以能緣爲義，善以順理爲義，惡以違理爲義，始卒同類，善惡義非是心義。云何善惡唯在意地，不在身口也？

又答，法相有通有塞，經言『即意』，是意業。如似無記之心，無記義非心義，得言『即心無記』，無記體即是心也。善惡義雖非心義，得言『善惡』，體即是也。故經言『心爲天堂』、『心爲地獄』，故知善惡正在於心，不在於色也。

二智

二智者，權實雙明，稱之爲二。決判分明，故名爲智。大聖一念靈解，照萬境朗然，何限於二。但府就化宜，略判有二。其二者何？實智、方便智。但就經教，明二智各自不同。若就昔經，明空有二智者，第一義空，絕於假誑，名之爲實，緣此實理而起，名實智；世諦假誑不實，名爲方便，緣此假誑理起，名爲方便智也。此解二智，皆從境得名也。

更有一解，實智從境得名，方便智就功能得稱。何以得知？世諦華薄，誑凡眼目，生人染著之心；聖慮高解，照而不著，故得巧之名。是以方便智，就情得稱也。空理是實，實智緣實理而生，故知實智一向從境得名也。

又問，世諦華薄，凡應生著，照而無染，得巧之名，故就情得名者，我第一義空生患處深，聖者照而不著，亦應得巧之名。若爾，實智亦就功能得名，云何實智從境，方便智就情？

又答：二諦皆能生患，但世諦生患處重。又來，是生惑根本，於此世諦生患根本處，照而不染故，是以得巧之名。第一義空生患處薄，正以禪脫因緣，流浪至於空上。又來，生惑之末從多，故不得巧名也。依《維摩經》明二智復異。直緣二諦理起，實智所照；緣巧智所爲者，方便智照也。如似借坐燈王，室苞乾像，大小相容，修蹤長短，香積取餐。緣如斯之者，是方便智境。方便智境，小隱難見。空如空而緣，有如有而緣；大如大而照，小如小而照。如似須彌極大，芥子絕小，如大小而緣故，是實智所緣也。小能容大，作如斯照者，是方便智境。實智從境得名，方便智就功能得稱也。依《涅槃經》明二智復異。二常之理，絕於百非，稱之爲實。緣此實理而起，故稱實智。金剛已還，生滅流動，假誑不實，稱爲方便。緣此方便理起，名爲方便智也。

又問，金剛以後有性空，何智所緣？

又答，果頭有性空故，是方便智所緣也。

更有一解，果頭無性空。何以得知？果體凝然常住不可空，乃問何智所緣也！

又問，果頭有互無，何智緣也？

又答，果頭有二種互無。何以得知？涅槃中無二十五有，二十五有中無涅槃。此無不成涅槃，落在世諦，爲方便智所緣也。復一種互無成涅槃，涅槃體非二十五有，此無即成涅槃，二十五有體非涅槃，此無即成二十五有。若寄譬解時，果頭互無，爲實智所照也。如牛中無馬，此無馬之無，不關於牛。牛體非馬，此無即成於牛也。昔曰性空二諦，今常住二諦。往判落在世諦，爲方便智照也。

又問，若道第一義空，落在世諦者，第一義空絕於假誑，名之爲實。若爾，方便智亦緣實理而起，云何一向道言方便智所緣，故名方便也？

又解，有中參差不等，空理均精，是一從多，故道言緣方便亦有緣實也。

又來，世諦萬有，是空之詮。就詮語故，道言緣方便名方便智也。今此《法華》明復異也。一乘絕於三虛，名實。緣此實理起，名爲實智。三乘之教，無而說有，稱方便。緣此三教而起，稱爲方便智也。若作此解，《法華》明二智極狹。

更有一解，緣一乘，緣一理起，及以乘之境界，皆是實智所緣。緣五乘之教，文六如來，猿猴鹿馬權智所爲者，是方便智所緣也。若依後解，《法華》明二智極寬。何以得知？莫問昔日空有二諦，常住二諦，皆能發生於乘，故知寬也。

又問，得智名云何？

又答：二智得名，各自不同。實智從境得名，方便智就情得稱。何以得知？方之言善，便之言巧，正以善巧故，能權施三教。教是色法，若爲得論巧也。正如人善知作車，人巧故善知作車，可得名車爲巧。得巧名，人正得目也。以此驗知，方便就情得名，實智一向從境也。

又問，二智緣境云何？

又答：二智皆緣境起，若不緣境時，知名是何物智？如似有木在山卧地，不知名作何木。亦有巧匠繩墨揣握，名某都盡。智亦如此。以境來彰智，得有萬智差別也。緣黃故名爲黃智，緣青故名爲青智。餘萬境類可知也。以此驗知，緣一，故名爲實智；緣三，故名爲方便智也。

又問，方便之義，唯有一種，更有異也？

又答，方便有多種，自有前道方便，自有誑相方便，有進趣方便，復有善巧方便也。

又問，此經明何等方便也？

又答，此經大意明進趣，及以善巧。何以得知？引汲小心，趣向大理，故知是其進趣方便。能使無而說有，權假施三。良由巧故，所以能爾，故知

是其善巧方便也

又問，三乘方便，聖者無而說有，惑情不達，執以爲實。若爾，以往實無小機，云何得言稱機說法？

又答，實如所問。本來無其小機，正是一大乘機根。但就大乘機根中，自有強弱差別不同，自有感六度之機，有感十二因緣機，有感四諦之機。但小情念果，機非是情，但情上有此機義。今時以念來約，得言稱機說法也。何以得知？以聲聞念來約四諦機，得言稱機說四諦。以緣覺念來約十二因緣機，得言稱機說十二也。以菩薩念來約此六度機，故得言稱機說六度。

又問，緣一故名爲實智，緣三故名爲方便智者，今問，聖智靈解照時，爲知本來有三可照，爲知本來無三可照也？

答，聖智照時，知本來無三可照。何以得知？此三曲遂物情，故所以有，非是道理有之。以此來驗，知本來無也。

又問，若聖照知本無三者，云何緣三，故名爲方便也？

又答，聖智知本來無三，但三乘人所念，有三究竟。緣他三乘人所念，有三究竟邊故，得言『有三可照』也。

又問，三乘人所念三究竟心，爲是惑，是解也？

又答，是其惑心，非是解也。

又問，三乘人念三究竟，以爲惑者；如來能緣之心，亦應是惑也。何以得知？如來知本來無三，緣他三乘人所念有三，得言『有三可照』。三乘人所念『有三』，既是惑心，如來能緣之心，那得非惑也？如似邪見人謗無三寶、四諦。此緣無之心，是其邪見。如來今緣他邪見所緣無，如來能緣之心，亦應是邪見也？

又答，不得作如此難也。何以得知？如來緣三，反照己智，卽知此三非三。是以如來能緣之心是其解，非是惑也。三乘緣三，不能反照己解，卽知此三非三。是以三乘執三究竟，是其惑非是解也。邪見之難，亦如此解。如來緣邪見所緣無，反照己智，卽知此無非無。是以如來能緣之心是解，非是邪見。邪見之人不能反照己解，卽知此無非無，是以是其邪見，非是解也。

又問，三乘人執三究竟心，爲是惑，爲是非惑也？

又答，解者不同。

又一解言，是其相善。何以得知？三寶四諦，虛假不實，凡情不達，執爲定實，此是相善。以此來驗，緣實三究竟，此亦是相善也。

復有一解，執三之心，一向是不善。何以得知？道理有三寶四諦，於此上計定實心，是其相善；道理無三，妄執爲三究竟，無三究竟可以當心，故知一向不善也。

又問，三乘同執，爲斷結處齊，爲當有異也？

又答，二乘根鈍，要斷三界結盡，然後方覺。菩薩根利，但布位至習種向也，而不斷結。但三乘習菩薩行，同在習種性中也。

又問，此經明二智，唯有一種，更有異也？

又答，若作無常解，但有一種二智；若作常解，有二種二智。《安樂》以來，明其因乘。緣此因乘，名爲實智。緣三乘虛教，名爲方便智也。《踊出》已下緣《壽量》常果，名爲實智。緣金剛已還，生滅理起，名爲方便智也。若如此解，與《涅槃》同。然復小異，《涅槃》緣二常理起，名爲實智。此經緣於現果報不明當性，故所以異也。

更有一解，此經明二智，苕然與《涅槃》異。何以得知異也？經教宗徒，各自不同。《涅槃》二常爲宗，常、無常兩判。此經以一乘爲綱，不以常、無常兩別。明義既不同，故知除患亦異。靈山以前空、有以相對，《涅槃》常、無常以相對，此經一、三以相對。昔經所以空、有以相對者，正以衆生不達萬法虛假，計爲定性。是以如來爲說空、有二諦，明世諦因緣故有，實義故無，破衆生計性之患，故空、有以相對也。所以《涅槃》常、無常以相對者，正以衆生八倒在懷，金剛已還有漏法中，妄計神我以爲常樂我淨。以此邪倒在懷故，是以如來爲說金剛以還苦空無常，除彼常樂我淨倒也。於無爲法中妄計苦空無常倒在懷故，是以如來爲說金剛以後常住湛然第一義諦，除彼苦空無常倒也。是以常、無常以相對也。今日此經所以一、三以相對，正以三乘衆生執己所得，以爲究竟。是以如來顯明，一乘是實，三乘是虛，破除衆生對三之患。是以一、三以相對也。以是除患不同，明義有別，故所以異也。然《涅槃》緣金剛以後名爲實智，金剛以還名爲方便智。今日此經明一乘，乘通因果。莫問因之以果，但使緣一乘理起，名爲實智；緣五乘教起，丈六如來，猿猴鹿馬，名爲方便智也。

又問，此經具有二智以不？

又答，他人有一種解。此經不具二智，何以得知？昔日施三，但有方便

智，無實智。今日破三無三，但有實智，無方便智也。

又問，若爾，如來二智不具足也。若道昔日施三，但有方便，無實智。昔日但言是實，不道方便。要今日顯大，彰昔是權，得稱方便。昔時不得道方便，亦無方便智。今日時破三無三，但有實智，無方便者。問，今日時中，聖智緣此像正法中三乘教，何智所緣？

解言，是方便智所緣也。若爾，云何破三無三，無方便智也？又來，縱使破三無三，緣三世諸佛三乘教，復是何智所緣？故是方便智所緣也。以此來驗，云何道今時破三無三無方便智也？

更又一解，如來道王樹下時，二智雙然並有，乃可就教中顯有難易、有顯不顯也。何以得知？如來無始不緣三權三，無始不緣三爲一。緣三權三，方便智照；緣三爲一，是實智所照也。故知如來二智恆並有，未曾暫廢也。

又問，智之以慧爲同緣一境，爲有異緣也。

又答，依經教，明義各自不同。若依昔經，緣空爲慧，緣有爲智。

復有一解，緣空亦得名智，亦得名爲慧也。何以得知？決了名智，觀達名慧。於二諦理，決了分明，名之爲智。觀達二諦理原，名之爲慧。若爾，二智皆同緣二諦境起也。依如前解，《法華》、《涅槃》，緣境有異也。若依後解，《涅槃》、《法華》，智慧緣境不異也。

次明因緣

又問，因緣之義，爲當一體義殊，爲當別體義異也？

又答，諸師解義，各自不同。

有一解言，萬善強而辨果，名之爲因；萬善弱而助發，名之爲緣。若作此解，因緣別體也。

更有一解，因緣一體。萬善無而能變當佛果，此是親故，名之爲因也。可有當佛道理故，萬善能變；若畫無當果道理，萬善何由能變？是以無而能變，說之爲因；可有而有，說之爲緣。若作此解，因緣一體而義異也。如似胡麻中道理有油，故後時人功搗押，能使出油。道理無油，頗能使有油？如似沙中無油，縱使人功搗押，頗能出油也？永無許理也。

又問，無而能變名爲因者，爲當變無作有，爲當變有作有也？

又答，故是變有作有。若無善惡因時，當果畫無。如似二頭三手、龜毛兔角，此是畢竟無，不可變使有也。正以有一念善因起，變果在當也。是以故，變有作有，非是變無作有也。

復有一解，現在善惡能親而變果，名之爲因。此因不固，流動過去，迴曾因以之爲緣。未有善惡因時，當果畫然有因，故果在當。親故，說之爲因。果已在當，要須曾因扶故，果體顯現。故說曾因，以之爲緣也。到指現現時因以爲曾因，以之爲當，是以張寫爲言。

更有一解，無而能變，目之爲因。此因體卽有，疏而助發，名爲緣。一體之中，具有因緣義也。

又問，因緣之義，粗可如此。因緣齊畔，竟復云何？

又答，諸師解義，各自不同。依如先舊宿德解：初一念善感佛義不足，要萬善備感佛義圓滿。如似衆系繫象，初一系不能制象，要多系能制象也。

又問，初善感佛義不足，衆善感佛義滿者，若爾，佛果有優劣。何以得知？果頭萬義，有其勝如，在前感者，不滿爲不如；在後感者，滿足以爲勝也。豈非勝如也？

又答，若作萬善爲緣因，佛性爲正因，可有許理。何以如此？萬善是緣，緣有強弱，正因恆滿也。若作萬善作正因，此解難存也。

復有一解，無始以來，曾起一念善以爲正因。自爾以來，既至金剛，所修諸善皆爲緣也。

更有一解，從無始以來卒至金剛，就大寬時中，束爲一因，感佛義圓滿。但因不頓發，要須次第而起也。始從習種，終至金剛，起因盡故，種智現前也。

復有一解，最後金剛，一念善心，感佛果圓滿，得爲因義。自此以前，感佛義不滿足，但相資發，都名爲緣也。故經言『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也。

又問，金剛以前，但次第緣發，無有因義者。若爾，見諦惑中，不應得與修道爲因，復不應與三界外恆沙無明住地爲因。若言見諦得與處處惑爲因，復感苦樂之果，我解中何不得與處處解爲因，復與佛爲因也？

又答，明義不同。惑本從粗以至細故，得與處處爲因。解本從微至著故，但有次第發起之義，無有越感，不得爲因也。

告諸聲聞衆及求緣覺乘者

又問，略說中何等人於中得解？

又答，解義不同。

一解，略說中有三，菩薩、利根、辟支於中得解。何以得知？略說中文略義隱，自非利根，何由得解？故知利根於中得解也。

更有一解，此中無有緣覺之人，何以得知？經中道言：譬如彗星夜現，時人以爲不祥之相。辟支出世，亦復如是。有此人時，無有佛出；有佛時，無有此人。云何道言緣覺於略說中得悟？此事謬也。何以得知此中無有此人得悟？三根人得理在懷，要先領解，聖與授記。何以如此？但二乘諸人從昔以來，對教情重，要須破教，執心則喪，惑心既除，得勝理在懷，其必領解。若當領解，聖應授記。何以得知？如似舍利弗廣說得解，《譬喻品》初領解，後聖與授記。四大聲聞於火宅得悟，窮子領解，後聖與授記。下根人亦如此。三根得解，要須領解、授記。此中若有此人得解，應有領解、受記。今時一不見領解，二不見受記，以此事來驗，故知二乘於略說不解，廣說方悟也。

又問，若爾，菩薩得勝理在懷，亦應有領解、受記。何故經不道？

又解，《大品》座上已與別記分明，今更不復受記。菩薩利根，執心處薄，但得理在懷，不須領解也。

又問，若當無中乘人，聖者徒設此中乘之教，竟有何益？

又解，聖者非無有益。但中乘有二種人：一緣覺緣覺，二聲聞緣覺。今但有聲聞緣覺，無緣覺緣覺。

又問，若無彼人，今何故經中道「及求緣覺乘」？

又解，今時座上有此仰習辟支人，故道『及求緣覺乘』也。

又問，假設有辟支，山中獨悟竟，然後值佛出世，欲使並當，此人置在何許？

又答，此人昔日在聞思慧中，本願無佛出世，因緣獨悟。既有此願心，願心既強，縱使有，此人不來佛邊聽法也。

又問，若爾，畢竟可不解大乘也？

又答，今時雖不悟，盡此報身，未來世中，餘方淨土中值佛，得聞大乘，必能解悟也。從初住既至六地，感聲聞得悟，皆是聲聞地。七地已上，不復假教，名辟支佛地也。但使聞音聲得解，都名聲聞，就聲聞中更作累名。菩薩本曠兼天下，就行析名。緣覺利根，從境得目也。聲聞根鈍，存其本稱也。

又問，未知何者是緣覺，何者是聲聞？

又答，事亦難知。身子利根，在先得道，應是緣覺人。何以得知？緣覺根利，在先得悟。今時舍利弗法說得解，故知是緣覺人也。又復，舍利弗、目連在外道法中，與沙然爲弟子。沙然去世後，以五百弟子委付目連、舍利弗：『爲我匠，令成就』。如來知彼根熟時至，遣阿鞞比丘往化：『汝今日入城乞食，值一非常之人，應略爲說法』。舍利弗朝樓上觀看，見阿鞞比丘持鉢挾錫，威儀詳序，來入城乞食。『此人既有如斯威儀，必有好師，我當往問』。是以即問阿鞞比丘：『汝既有如斯威儀，必有好師。師爲是誰？』阿鞞比丘即答：『吾師天中天』。舍利弗言：『我師亦天中天』。『乃至拔斷十二根』。舍利弗聞道拔斷十二根，此人解悟，外道但能伏，不能斷也。是以問阿鞞比丘：『爲我說法』。比丘謙讓：『我年既幼稚，學日有初淺，何能宣至眞如來廣大義』。舍利弗問：『何以名沙門？』。阿鞞比丘爲解：『一切諸法本，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原，故號爲沙門』。舍利弗於是悟解，即成初果。後來至佛邊，佛爲說法，道成羅漢。聞道因緣空無主，復聞道拔斷十二根，正是十二因緣。以此驗知，舍利弗應是緣覺人也。舍利弗既緣覺，還來爲目連說。復得初果，後得羅漢，故知目連亦是緣覺人也。迦旃延亦是緣覺。何以得知？以藥來驗病。迦旃延計常，十二因緣本爲除斷，常二見。以此驗知，是緣覺人也。唯有迦葉一人，經有成文：王舍城中爲大迦葉具說十二因緣也。故知是緣覺人也。

更一解，舍利弗是聲聞人。何以得知？經道言舍利弗等，於小涅槃而般涅槃，緣覺之人於中涅槃而般涅槃。若是緣覺人，經何以不道於中涅槃而般涅槃？以此驗知，舍利弗定是聲聞人。其餘者，未可定判也。菩薩中有三根：上根者，於無量義座上得解；中根人，略說得悟解；下根者，於廣說與身子同解。緣覺中亦有三根：利根者，於廣說中解；中根，火宅得悟；下根微弱，假化城然後方解。聲聞亦有三根：上根，廣說得解；中根，火宅得解；下根者，正假化城微末生解，未能迴灼，要得記分明，方能得解也。

若二若三者

又一解，若二者，無聲聞緣覺；若三者，無菩薩，三乘都破。何以得知？就道理之中，唯有平等大乘，萬善得佛，何處別修六度行得佛？以此驗知，三教都破也。道言『修六度得佛』者，亦是方便說也。下經言：『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者，天下道理，尚無聲聞、緣覺乘，何況菩薩乘也。下偈

中經文，亦如此解。

更有一解，若三教都破，違下經文。何以得知？下經文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若當三教都破，應道。餘三非眞』也。下窮子領解中，密遣二人。若三教都破，應道密遣三人。乃至化城中，息處故說二。若三都破，應道息處說三也。以此三處經文來驗，故知但破二乘教，不破菩薩。何以得知但破二乘，不破菩薩也？明聲聞二乘，情標別趣，對果心重，常行捨心，不欲化物，是以患由教生。要須破教，執果情息，然後迴心向於大理，故須破教。菩薩本執心處微，今言破者，但破執心。正以昔日道言，『我獨成佛，聲聞不得』。有此存大之心，是以須破也，不破於教也。何以得知？菩薩修六度行，道理作佛，教中復言『向佛』。今若破菩薩教，更向何路？以是驗知，但破二乘，不破獨大也。菩薩乃可行有廣略。初始機根微弱，不堪聞大，備修萬行，但說六度進德，遠標佛果。然後機根成就，爲說萬行，得佛道品等行。雖復理中向佛，教中不道，得佛是虛。今日破使向佛，以是義故，但破執心，不破於教。

若爾，何故言破三？本道理唯一大乘，就一上施二，通本數故，所以有三。今言『破三』者，破三之名數，故言『破三』也。

又言，五濁故施三。本爲五濁衆生，一上施二，通本數故，道言『施三』。今既遣其二，何處有三？故下經言，無二亦無三也。今言分一爲三者，分何等一以爲三乘？若論果體眞實，理無優劣，不可得分。就因乘解，有深淺優劣不同，得論分於一乘，以爲三乘也。合三爲一者，本正是一大乘行，今就教中，分道品等行以爲聲聞因，因緣觀智以爲緣覺因，六度等行以爲菩薩因，分一因以爲三因。今時合三爲一者，合三因以爲一因。本有三果，可爲三因所尅。今既破無果，三因竟何所尅？是以合三因以爲一向佛因也。今言『理中無三』者，若就昔經，第一義空理中無三者；若就今經，一乘以爲第一義諦，三乘以爲世諦。今言『理中無三』者，一乘第一義理中，無有三乘也。

又問，破三歸一者，歸何等一也？爲歸果一，爲歸因一？

又一解，歸於因一也。何以得知？本分一因以爲三因，今時破三歸一，破三因以爲一因，故知歸因一也。

復有一解，歸於果一也。何以得知？本三因向於三果，以爲究竟。今三果既無，更有歸趣，唯有一果，故知歸於果一也。

又問，二乘生患，竟在何處？

又解，良由佛教而生也。

又問，佛教竟有何僞，而致生惑也？

又解，佛教言近而意遠，是以二乘執近而乖遠，故致生惑

又問，聖教僞在何處？

又解，聖教但道斷三界惑盡，身亡智喪，有爲苦盡，無爲涅槃以爲大樂，更不道有當法身而續。是以二乘從凡向聖，修行得果，情期最後身盡無爲，以爲大樂，執爲究竟。生患故稱僞也。

又問，此對果之心，爲是惑、爲是解也？

又解，是惑心也。

又問，若是惑者，云何惑復能斷惑也？

又解，初執果之心是惑，從此心後，修道品等行，是其解。心通前道故，得言是惑。就後也，得言是解，所以能斷惑也。是以解能斷惑，非是惑能斷惑也。

又問，二乘執果之心，既言是惑，未識爲是何惑也。爲是三界中惑，爲是三界外惑也？

又解，此惑不定，隨凡聖有異。若外凡夫貪心執教，此外凡惑。若內凡執教，是內凡惑。若三果執教，是三界思惟惑。若羅漢執教，是三界外惑。何以如此？三學已還，未斷三界惑盡，是以執教，是三界內惑；羅漢見諦思惟惑盡故，由有執果之心，是三界外惑也。

又問，起惑既如此，今聞大乘，得斷此惑以不？

又答，諸師解義不同。

又一解，今聞大乘，但伏使不起，不能永斷也。何以得知？三乘被破，今修菩薩行，乃在習種性中。若當聞大乘，但使斷三界外一毫惑者，後修行得登七住時，增其勝解，結應更斷，三界外惑盡。若爾，便應在前成佛。八住已上，何須一阿僧祇劫，行行方登正覺。以如斯來驗，故知三學及羅漢聞大乘，但言伏也。

又問，今聞大乘，但能伏者，何處、時方得斷也？

又答，斷惑自有次第，不可越也。若依大乘斷惑極自難知。以小乘來

準，無望可以得知。小乘經中，懦、頂以來伏惑，無相已上永斷者，準於大乘中，住前伏惑不起；初住已上，作無相行，以爲永斷也。何以得知？《涅槃經》中，是人出世，具煩惱性，故知住前伏惑不斷也。

復有一解，言生空以上，得一亳空解在懷，永斷煩惱；乾慧地中，伏惑不起也。若寧馨解時，懦、頂以來，方斷三界外凡見諦惑盡；從無相以上，斷三界內凡見諦惑盡，道成須陀洹果。以此來類，大乘中住前性地，解行，斷外凡見諦惑盡；習種性中但能伏惑，不能永斷也。初住以上，斷內凡惑也。初住斷欲界內凡惑盡；二住斷色界內凡惑盡；三地斷無色界內凡惑盡，名須陀洹菩薩；四住斷欲界思惟；五住斷色界思惟；六住斷無色界思惟，名斯陀含菩薩；七住、八住斷欲界習；九住斷色界習盡，名阿那含菩薩；十住斷無色界惑盡，名羅漢菩薩。諸佛斷萬惑斯盡，名大阿羅漢也。依大乘斷結，粗可如此。今二乘執教生患，修行得登何處也？若外凡執教惑，修行得登性地，解行地，住前得斷盡也。內凡執教惑，修菩薩行得登初住，乃至三住以來，方斷盡也。三果執教惑，修行得登四住，至六住以來得斷盡。若羅漢執教惑，修行得登七住，以上方得斷也。

更有一解，二乘人、三果、四向及羅漢執教，今聞大乘，得論斷也，不得論伏。

又問，若爾，還指前解或難。結應在前成道也。

又解，藥病相當，非不斷也。一亳執有之患，解空則遣；對三之惑，解一則遣。理數相違，何由可背。但三界外惑細而難遣，要多劫修行，方得斷除也。三界惑粗，容有頓遣，何以得知？聲聞一形修道，道成羅漢，故知容有頓遣也。是以二乘始從習種訖七住以來，但修有中諸行，得登八住，斷結處齊，無有前後也。

又問，經言『下下智斷上上煩惱，上上智斷下下煩惱』，今二乘人習菩薩行，乃在習種性中後七心中安。今問，此習種菩薩，何如性地以上，乃至六住菩薩智？六住菩薩正斷三界、四住惑盡，習種菩薩不如百千倍校，云何乃斷三界外細惑？以此格量，何由可解？後解難立也。又人解，破聲聞，無聲聞，亦無四諦；破緣覺，無緣覺，亦無十二因緣。若爾，境界亦無，云何涅槃座上故具明四諦、十二因緣？以此來類，此解難存。

有一解，破有，所以《華嚴》座上爲大根大行，頓明一切法相，說四諦、十二因緣是菩薩境界；道品等行、因緣觀智、六度諸行是菩薩加行；滅結無爲、菩薩滅諦、四果之名是菩薩之果。名五戒十善，皆得於佛，爲菩薩頓明一切法相，得作根本法輪。漸教中四階說法廣他，《華嚴》座上以爲條末。後爲聲聞小行，不堪聞說深理，割四諦、十二因緣，屬二乘境界；道品等行，因緣觀智，屬二乘觀行；滅結無爲，以爲二乘寂滅諦，四果之名，割屬二乘。析果之名，五戒十善，得人天樂果。是以四乘諸人順教修行，各有所得。如來三十年中說空宗《般若》等經，柔伏其心，長養道機，今始成就。今時靈山中還伏流明義，屬在菩薩，故言『破三』。五濁者，名雖有五，語體有三。煩惱以見，及以命濁，據神慮爲體；衆生非色非心爲區；劫濁不定。

一解，以色爲體。

復有一解，通於色心，及以非色非心，斯皆爲體也。何以得知？劫是其寬，餘四是別，道劫通權於四也。如似時、方，要就法以辨，時、方通於色、心、非色非心。萬法莫非是時、方，亦如此也。以此來驗，就濁以辨劫，不就劫以明濁，故知劫是寬，故通於四也。餘四是狹，不通於劫也。

又復解言，劫非是濁，劫中有此濁事，道劫爲濁。衆生亦爾，非是其濁，以濁法成於衆生，名衆生爲濁也。

又問，五濁煩惱，障何處解？爲當但障大乘解，亦障小乘解？

又解，大小乘解俱障也。但障有近遠，五濁煩惱，近障小乘解，遠障大乘道也。

又問，大小俱障，何以得說於小，不得說大？

又解，小乘理淺惑粗，乾慧解想伏除，故所以得說生解斷除。大乘理深，要須善強惑薄，方能取悟。正由衆生失解起惑，五濁在懷，惑重垢深，翳障大解，不得說故。今時斷粗惑以盡，解強惑弱，方得說也。

又問，五濁大小俱障者，爲是事障，爲是性障也？

又解，小乘初道，但有事障，無有性障也。第三無礙解脫以後，有事有性。大乘解亦有事、性也。

又人解，障常之解，唯事無性。小乘解，事、性俱有。依如一家，不存此解也。

又問，以何爲事、性也？

又解，事、性無定。有解言：八禪之定，以之爲事；性空之理，稱之爲性。亂惑障定，以爲事惑；煩惱障理，名爲性惑也。

又復一解，現起紛紜，稱之爲事；過、未冥伏不起，目之爲性。

又問，五濁是其障，三濁可見。劫以衆生。云何是障？

又解，亦得論障。煩惱以見，乃至於命，此之三濁，是煩惱障也。衆生是其報障，劫是時節障也。亦應道業障，經文略，故不道也。

又復解言，唯有三濁是障，餘二非障也。何以得知非障？攬此濁法，以成衆生，名衆生濁，衆生非濁也。煩惱是障，以障法成於衆生，名衆生障，衆生非障也。劫亦如此也。

又問，更以異方便者，破人天與二乘何異？

又一解，破二乘，無二乘；破人天，無人天。四乘都齊。

今時有一解，破人天，異二乘，人天因果道理有之。修五戒十善是人天因，因果都是其實。就此一相，一向非虛，何故道虛？明一念善中有其二感。昔日但道招人天報是實，不道向佛邊是虛，是以人天因果，亦實亦虛。二乘一向是虛，果既不實，因解那得是實。是以二乘因果，俱皆是虛也。

又問，若人天因果道理有之，是實。不道向佛邊虛。明二乘亦然。盡無生智，三界惑盡，報身盡處，無爲名爲滅諦，亦實有之。不道向佛邊是虛。若爾，亦有是實。云何二乘一向是虛？

又解，人天因果，道理有之，因果俱皆是實，道理有此。二乘因果，道品等行，盡無生智，滅結無爲，四果之名，菩薩家觀行，二乘何處有此？以此來驗，知二乘一向是虛，人天因果有實有虛。以是義故，破人天異於二乘也。

燒舍宅者、道根者

夫爲世間，舍以蔭覆爲義，宅以安身之處。有漏五陰能蔭覆行者，喻若於舍；道根栖託之處，喻若於宅。世間身命，一形中貴；道根，出世中勝。喻身命、道根軀命寄在蔭形宅中也。以何爲道根？王子時曾聞《法華》，得生大乘想解，能伏除煩惱，名之爲道。復能發生後善，名之爲根。指道作根，故稱道根也。此想解變今日無漏，名之爲因。能感今日教，亦名感也。能與今日無漏作其基均，亦名爲機也。此解可貴，名之爲珠也。從王子以來，所修諸善有其強弱，強善發於勝道，下善發於弱道。雖復強弱有異，皆能發生後解，都得爲道根。

今時何故但道王子時者？但王子是發解之初。爲因義成，不可改更，是以但道始也。道理但使發道，皆得爲根也。煩惱能燒燃善根，喻若於火。道根是所燒，煩惱是能燒。所燒有二種，能燒亦有二種。所燒二者，一是蔭身；二是道根。能燒二者，一舊；二新。何者爲舊、何者爲新？舊者是九十八使煩惱；新火者，大邪見，斷善根。舊火但燒蔭身，不傷道根；新火亦燒道根，亦燒蔭身也。

又問，何處火以爲舊火，何處以爲新火也？

解有二種。

一解王子以來，其人近出以前，以爲舊火；其人近出以來，既至鹿野，以爲新火也。

又問，舊火但燒(陰)(蔭)身，不燒道根。其人近出以來，既至鹿野以前，此亦燒道根以不？

解言，不燒道根。要鹿野中起大邪見火，喪王子時爲因義，故得燒也。

又問，若爾，等不傷道根，何故一得舊名，一與新稱？

又解，等不傷道根，但其人近出以前，機根微弱，未可是名，是故起惑，但與舊稱。從其人近也以來，一應出世教，修諸微善，資助道根漸增，中間起惑，鄰近道根，與其新名。故言道隆則魔盛也。正以道根強，故煩惱熾也。

更有一解，但使燒陰身火者以爲舊火，燒道根火者以爲新也。要今日鹿野中起大邪見火，燒喪王子因義不感，果道不續，得論新火。夫爲世間火，本能焚燒物，有改變之義，名之爲火。諸結煩惱及以重邪見，能改利爲鈍，改好爲醜，能令神明昏昧，得有改變之義，故名爲燒。夫爲燒斷之法，要舉相續道中得有燒斷也。若論實法道中，王子時一念解心，當體自滅，惑心自生，不名爲燒。要就相續道中能改利爲鈍，改好爲醜，能使神明昏昧，有改變之義，名之爲燒斷也。

復有一解，能燒據實法，所燒就相續；能斷就一念，所斷要舉相續道中也。

又問，若實法中有燒斷者，經中何故言『實法道中無燒無斷』也？

又解，經言『無斷無燒』者，就前所燒、所斷法中，就實道之中，終不可

得燒斷也。論王子時大乘想解現前，莫問粗細之惑，一切皆伏。邪見是惑中之重，唯有王子時解之力強，故共相對治，能伏大邪見，使令不起。其餘諸使煩惱，非重對治。是以從王子以來得起九十八使煩惱，修五戒十善，伏也。

又問，依如斷結來驗，上上智斷下下煩惱，正應王子時大乘解伏九十八使輕微煩惱，五戒十善應伏大邪見重惑不起。今時王子勝解，伏其粗惑。自爾以來，修諸微善是弱，伏於細惑也。若爾，豈可不違斷結義也？

又解，伏惑不同理解斷，事中相違使伏。如似曠劫以來，修得乾慧想解，現在一身中粗惑不起；發得生空之解，解起則能斷除。何以得知？事中相違便伏，不同理解斷也。如戒律中第一遍罪，粗而易斷，愍心懺悔，然後方除。九十事波逸提惑細而難除，對手便遣。此是伏惑，非是理解斷時，要從粗至細也。以此驗知，王子時大乘解，伏大邪見火不起。自爾以來，修五戒十善，伏九十八使輕微煩惱也。王子時大乘一念想解，永伏大邪見火不起。自爾以來，故起九十八使輕微煩惱也。何以得知？如《涅槃經》中正以二常威力，能使夢睹羅剎，墮於地獄，發菩提道心，生毛孔信，永隔闡提。唯除闡提，經力所不及。論毛孔信人與今日繫珠人相似，皆能伏邪見不起。唯起三種惡，四重五逆，謗方等經，正不作闡提也。論其闡提位人，雖在現不起大邪見，皆名闡提。所以得知，此人成就邪見因果，已成當成，皆在闡提位中也。縱使十身、五身不起大邪見，非是伏故不起，根鈍不起。不同毛孔信人，伏故不起也。後《迦葉》中明恒河七人，各自當位處別。第一名常沒人，第二暫出還沒，是其繫珠人。常沒者，起大邪見，不免闡提。暫出還沒者，雖復遇惡知識，不起大邪見，永隔闡提，正是王子時繫珠人也。何以得知？下合言正旨。舍利弗等諸聲聞是。以此驗知，王子大乘解伏大邪見不起也。

又問，王子時大乘想解，爲當永伏，爲當暫伏也？

又解，解有二種。

一解，永伏不起。何以得知？大聖含慈，何曾不欲救拔物苦，與衆生樂？何有驗道之際，聖不救接？今言起者，假設之言。假設聖不救接，容有起理也。

更有一解，暫伏非是永伏。王子時大乘解，伏大邪見。勢力正至今時，若聖不救接，大邪見必起，喪王子因義，斷善根，成闡提，永輪生死，無有出期也。何以得知？王子時大乘想解，爲因義成，伏邪見，果雖不起，爲因猶存背。王子失解以來，流浪生死，或時起九十八使煩惱，或時修五戒十善伏，番覆迭起。起九十八使煩惱，資助邪見因熾；修五戒十善，資助道根義增。既至今日鹿野中，二力正停，凡聖交際，在於今時。若遭遇良緣，得道成聖。若值惡知識，必起大邪見火，喪滅道根也。何以得知？下經言『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故知暫伏也，非是永也。明今時何以不起？此人修善來久，積集想解，神機爽利。從六師受學，習之不難，未逕幾時，已習得彼法。如是遍學六師，都不得道。既求理不得，即便生謗：『若有聖道，我應得之。我今不得，故知無有聖道。』即謗無因果，起大邪見。何但遇惡知識起謗，縱使聖爲良緣，說不應機，亦起大邪見。故上經言：『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破法不信故，墜墮三惡道』也。以是故知非永伏也。如來玄知畔齊，乘機救接，得無漏空解，斷除邪見，粗細俱盡也。

又問，永伏、永斷，有何等異？

又解，永名雖同，然而有異。永伏者，雖復不起，因果不除。永斷者，喪滅因果也。如似以大石蓋其小草，永無生理，由有根株不去，喻於永伏。撥石却根，永無生性，喻若永斷也。就經文中，何者燒陰身火，何者是燒道根火？焚燒舍宅者，此舍以爲大火所燒，宜時疾出，此是舊火燒於陰身也。長者見是大火：『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爲火焚。但令諸子，得免火難。』此是新火，燒道根也。舊火已起，新火未起也。

即脫瓔珞者，一師解意：爲利根人，樹王下見；爲中根人，法身城中見；爲下根人，王子來見。正由見有遠近，彰根有利鈍。上火宅中爲中根人說法，見患四思惟，盡在法身城中，事要法身中說之。方法一一，叩機相應，竟非形無以通化。捨眞妙法身，應爲丈六。法身精妙，若似瓔珞細濡上服丈六色根是粗，望如法身，若似粗弊之衣。上來至此，皆領法身中事。今明即脫瓔珞，捨眞妙法身，現丈六之容，樹王成道。自此已下，都領應道中事。若爾，違上經文。第二思惟言『驚入火宅』，第三思惟言『具告諸子』，乃至具陳上事。何故有此經文？若言『盡在法身城中』，法身城中絕於言相，那得言有『具告陳說』。

又解，經文若言『驚入火宅』、『具告陳說』者，將入，故名『入法身城中』。作告說方法，故言『具告陳說』也。若言爲利根人言一應見者，經言『諸佛唯

以大事出世，復言「以五濁故出世」，以知所從來遠。云何道言「應見」也？今一師不如此解。依上經文，第二思惟言「驚入火宅」，復言「我始坐道場」，以此來驗，故知三根人見患起悲，盡在法身城中。第二思惟已下，皆是應迹中事。今四大聲聞如理而解，還領法身城中，見患起悲。第二思惟乃至第四思惟，理中教領樹王下事；「告爲說，領鹿野中事。若爾，今言「即脫瓔珞者，捨丈六之身，現老比丘，同形以勸進。何以得知？王舍城中有三億人，一億人見如來丈六形，有一億人見如來老比丘，復有一億人見如來默聚，良由衆生感悟不同。或見盧舍那佛如爲瞿師羅，現三尺形，如斯非一。正由感有濃淡，致令見有精粗。故知捨丈六之形，作老比丘也，正以聲聞懈怠，不勤修道，是以現作老比丘，同習小乘，勸進修道。進行遂猛，十二年中有如斯事。今日解故，是以通領。今四大聲聞所領，作何等法身解？一師解，十二年中，但謂悉達太子六年苦行，人中實成，正以丈六爲眞。到三十年中，明義漸深。道六十小劫，行菩薩行，報身中得一切種智。《大品》以後，知有法身，能爲應本。但作菩薩爲本，應爲丈六，意謂如似彌勒，一生人中成道。今因經中，亦作此解。三根授記，皆作菩薩身爲本，應爲華光。至《踴出》中略說一周，明成佛來遠，得此常住一切種智，故知菩薩應身中方始得也。何以得知應身成道？若法身成佛，無形無相，於物無益。爲益物故，菩薩發願，人中成佛。應身中得一切種智，上玄談四句，眞實爲本。下明伽耶娑婆是得常處所。若爾，上經文言「佛眼觀」，復言「諸佛出世」，若菩薩法身爲本，應爲丈六者，何以不道「菩薩眼觀」、「菩薩出世」？以此驗知，非是菩薩法身爲本。

今一師解意不爾。《大品》以前，所解不異。《大品》中言「我不以此身名爲佛，以一切種智名爲佛」，明義以顯。自《大品》以後至《維摩》座上，知有法身爲本，應爲丈六。何以得知？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解脫生。又言：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非方不離方。一解言，虛盡環中，不在方；俯應六道，不離方。

復問，八住以上，不思議大士有眞妙法身，能爲無方之應。現作魔王者，多不思議解脫菩薩。意謂大聖，亦當如是。到今《法華》座上，因經之中，聞道諸佛出世而生三界，驚入火宅。尋此經文，知有佛法身能爲應本。三根授記，解知佛法身爲本，應爲華光。凡論授記，要就應迹道中得有受記。眞處冥寞，不論記也；應迹道粗，得有記也。爲作常法身，爲作無常法身？解意道理，正是眞常法身爲本，應爲丈六。何以得知？《維摩》中以漏照明常，何況《法華》座上而不明常也？但聲聞習無常教來久，猶作生滅法身解，意謂同八住以上菩薩法身也。若爾，菩薩法身、佛法身竟有何異？

又解，八住以上結習未盡，未能具足清淨。如來結習覆亡，具足清淨，雖具足，不具足異，生滅處同。故知三根人決定，知有佛法身爲本也。

又問，今因經中三根人領解，作生滅無常法身者，生滅無常解心，是其惑道之心，下如來云何《藥草》述成也？

又解，四大聲聞，昔來不達二乘是權，對以爲實。今日因經中既明理無二、三，計實心亡，方領如來二萬佛所化導功德，善得其宜，故知如來述成也。無常上作無常解，此是惑心，是以聖者不述也。

復有一解，以義來分，取法身上還作法身解，故如來述成。作生滅解邊，所以不述成也。

更有一解，迦葉是權行大士，何不栖心常住？是故今者，但述迦葉也。何以得知？此品中長行及偈皆是迦葉語，故知述迦葉也。今《踴出》中還非前解，何有人中會得常佛？今論理數成佛，從初發心，廣修諸行，得登七住，斷三界惑盡，絕其分段粗形。八住已上，大無生相續，訖至金剛終心，修因備滿，照理周盡。金剛心謝，爾時會得常佛。爾時無形無相，十住不遠，此是理數成佛，何有人中得也？既得此眞常爲本，應在樹王現成正覺。下經言初得菩提者，明應成佛，爾時教化。《踴出》從我發心。若爾，《踴出》中生疑者，如來實成，知法身爲本，能爲丈六。但事中不達，意謂今日伽耶成道，化爾許踴出菩薩。三根人事中不達，是故執迹生疑也。

更有一解，三根聖人，於中不疑也。凡夫八部，於中生疑。如來實成，踴出菩薩從其發心。何以得知凡夫八部生疑？下《壽量》中言「汝等天人修羅，皆謂今日釋迦娑婆成道」者非是，故知是凡夫八部生疑也。有疾自知者，疾者是死寂緣，世人將欲死，故先現其疾。三乘丈六何由廢，正由機感盡所以廢。是以機根與如來爲疾也。機根漸成，以之爲疾；機根轉著，名爲死也。昔日王子一發之善爲因，自爾以來修諸微善，資助機根轉著，鹿野之中，得說三乘等教。藉此三乘無漏，資助根機轉熾，得說《法華》大乘。因此一乘之解，資助根機最熾，雙林之中，得說《涅槃》始終相續。機根。今言「疾」者，

大品》半上機根漸成，將發權不久，喻若疾時；中機根轉著，發三乘丈六，喻如死時

更有一解，三乘機、大乘機別也　有多種因，自有次第，相感招邊自有越義也　昔日王子，發之善，有與苑之中爲因，與靈山之中爲因，有與雙林之中爲因　今道《大品》座上，三乘機根將盡，大乘漸增，喻若疾時　亦靈山之中，三乘機盡，大乘機根著，廢其權教，名爲死時　故道三乘丈六盡在此經，言權盡於三說　今言盡《化城》者，就終處語，亦應言實顯於三說，但不道實邊也　身權盡於《壽量》者，識身權盡，故言盡，非謂滅身也　亦應身實顯於《壽量》，道理都應雙明　今時但道權邊，不道實　此盡爲當惑上得名，爲當解上得其盡稱也？　若論惑上置盡者，三乘丈六是實，皆是惑心　聞法說一周，身子一人，雖得除遣，中下二根計實之心，猶未得除，不與盡名　要聞三周說法，三根之人計實心盡，方與盡名　到《踴出》中略明　常住大士雖復於先領悟，始行未解，猶執丈六是實，不與盡名　爲說《壽量》，廣明法身常住，解知丈六是權，計實心盡，方得盡名　依此二解，盡名置在惑上　若論置在解上，三根識權盡，聞法說一周，身子一人，雖解權盡，中下未悟，不與盡名　要三周說法竟，三根盡解權盡，故方與盡名　到《踴出》中略說一周，大士利根，於先解悟；小行未解，不與盡名　爲說《壽量》，解法身常住，丈六是權，利鈍同解，方得盡名

又問，因經之中，以知有法身，識身權分明，何以不與盡稱，要《壽量》中方與盡名？

又解，因經之中，雖復識知身權，大意正明於言權，不欲明於身權。舉身權來，爲欲明言權也　是以不與盡稱　要《踴出》已下，顯明常果，方與盡名

復有一解，因經中雖知有法身，但作生滅之解，未識眞本，所以達應不明，不與盡稱　要《踴出》已下，顯當住法身識眞故，能達應分明，故得盡稱也

淨土者

衆生純修善業，報得七珍，體性光潔，名之爲淨　安身置形，目之爲土　論其土雖衆，不出於二，一是圓應變化淨土，二是實報淨土也　圓應者，衆生感悟不同　應見淨者，應爲淨土；感見穢者，應爲穢土　故經言，或現作僮僕，或復作風火，國城及大品，以有衆生　故知爲淨穢也　經言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者，道圓應淨土也，變二者，欲明大聖，衆生悟緣不同，受道有異，應見變土得益者，聖人卽以神力變穢爲淨，亦得隱穢彰淨，隨物改變　變者，寄質改形，異於本色，名之爲變　隱穢者，如來神力，以足指案地，隱穢顯淨，非是變土也　化者，無而忽有，稱爲化也　就實報中有四種，第一純淨；第二純穢；第三半淨半穢；第四淨多穢少、穢多淨少　第一純淨者，欲明衆生修彼淨土業時，其善純精，更無惡間　所得之土，純是精妙，不爲沙礫所雜，名之爲淨　以此淨色，安身置形，目之爲土　第二明其純穢者，欲明衆生不修善業，唯是其惡，更無善間　所感之土，唯是土石鄙惡，既不爲淨間純穢，以此粗色，安身置形，以之爲土　第三半淨半穢，修業之時，善惡並有，因既不均，所感之土，半淨半穢　四淨多穢少、穢多淨少者，過去修因之時，善業是強，不善業弱，所感之土，淨多穢少；修業之時，惡業是強，善業微弱，所感得土穢多淨少　四土論衆生實因所得，變土非衆生實因而得　何以得知？　大聖知衆生應悟淨穢以受道者，如來神力能變穢顯淨，亦能隱淨彰穢，是以得知非衆生實報之土　就實報土中，大意不過有二　第一明異質而同處，二者一質而異見　何者是異質而同處？　論淨穢二土皆遍三千，淨土亦遍三千，穢土亦遍三千　此是異質而同處　土本形礙，俱遍三千而不相妨礙，欲明衆生果報，不可思議　如似河鼻無間地獄，一人受苦，身亦遍滿；多人在中，身亦不小；一人在中，身亦不大　俱遍阿鼻而不相妨礙，罪業不可思議　若爾，阿鼻地獄粗惡果報，猶尚不相妨礙，何況淨穢俱遍三千，精粗同處而有妨礙？　故知衆生業力不可思議　第二，一質而異見者，衆生造業，有共有別　共業因緣，同在一質；別業因緣，淨穢有異　自有感見而從用者，自有感見而不從用者　若修業之時，善業力強，感見淨色，感而有用；不善業弱者，雖感見穢而無用　若不善業強，感見穢色，感而有用；善業弱者，亦復如是　彼見穢者，卽我之淨；我見淨者，卽彼之穢　我用淨時，發彼之穢；彼用穢時，發我之淨　若二業均等，用卽共用，不用卽置　正由業有強弱，用爲興廢　此一質見異者，難解也　土雖有四，不過此二。論土果可爾，其因云何？　經言十善是菩薩淨土，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故知道品等行，皆感得淨土

他人非此解　解言，三十七品無漏，感得淨土　得此淨土，爲當是無漏，

爲是有漏？若因是無漏，所感之土亦是無漏不？因既是無漏，所感之土那得非無漏。經言『無漏自在不繫』，云何感得有漏果報？他人以此爲妨，更作異解，欲明三十七品是無漏，若爲感於無情？若非淨土因，何故經言『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

解言，經道『三十七品感得淨土』者，實非淨土因。但以修此三十七品，得彼常住法身，故能應爲淨土。有如斯緣由之義，故言『道品感得淨土』。由無漏故，感得淨土，無漏實不感淨土。若爾，以何爲淨土因？正以十善爲淨土因。何處人修此淨土因？欲明性地已上內凡修淨土因。經言，『聖人畢故不造新』，云何修淨土之行？今言修土者，性地以前外凡夫修淨土因。欲明外凡夫中所修精勝十善，感彼淨土；性地已上一切，不造淨土之因。

此是一家解淨土，今論經師不存此解。向難言三十七品是無漏因，既得是無漏，所感之土，哪得非無漏。寧馨難者。若爲五戒十善感得人天，因既是善，所感之果亦是善不？五戒十善悉是其善，所感人天果報，果是無記，非是其善。三十七品雖是無漏，所感之土非無漏，竟有何患？君家不解經意，道三十七品便是無漏，所得淨土亦是無漏。自有是無漏者，自有非無漏者。經中道言三十七品感得土者，非是一人修。住前性地、解行，亦修道品。初住已上，亦修道品。雖同修道品等行，有其勝如。是以今道無漏不感淨土時，初住以上，眞空無漏，唯感常住，不招淨土。何以得知？經言，『聖人畢故不造新』，何由修眞無漏感於淨土？是以《涅槃》後迦葉問言：『世間第一法，相似相續生，何以不爲道品？』如來答言：『世第一法是世間心，不免相間，與無漏不相似，故不名道品。』以此來驗，故知三十七品有其勝如。始從外凡，終訖解行，都名世間，非眞道品。所得無漏，非眞無漏，但是名字相似而已。故知初住已上所修三十七品是勝，眞爲道品。是以今言，聖人不造新者，正是初住已上不造淨土之行。今論修淨土行，何處人修淨土因欲明此土精勝，住前三十心人，所修諸善，亦感得淨土。論其成就淨土之行，要性地已上方始得成。如人造立舍宅，依空依有，舍宅得成。若一向依空，不得成舍；一向依有，亦不得成。要須依空依有，舍宅得成。修淨土行亦然。若一向處有，同於凡夫；一向處空則同聲聞。處有，淨土行不成；處空，亦不得成。是以五不求中，但念空、無相、無作，成衆生淨國土，都無忻樂。故知空中亦不得成。今明修淨土行，要須空、有並修。進不同聲聞，一向處空；退不同凡夫，一向處有。要藉空解道達，有中行成，假空藉有，淨土行成。是以經言，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若論解之深淺，修業強弱，所感之土，階降不等。逐解而言，乃有階差。今但就前三十心，約略束爲三品。若論習種性中，相心尤重，善業微弱，所感之土，最是不如。性地以上，相心漸薄，所修業勝，感彼淨土，次勝於前，名之爲中。論其解行，相心轉得微薄，所修諸行，增明於前，所感淨土，最是其勝，故得上名。正由相有輕重，業有精粗，致令有其優劣、階降不同。若論六住以還，報身未亡，要須假土而居。

問，七住以上及以諸佛，爲有土不？

又人解言，菩薩亦有土，諸佛亦有土。何以得知？經自成言：『妙色湛然常安隱，不隨時節劫數遷。既有其色，那得無土？欲明佛身精妙之色，所感之土，純是精妙，土中最勝。以此淨色，安置身形，目之爲土。經言，『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諸佛猶尚有土，何況菩薩不假土而居？故知菩薩亦有土也。

今時不存此解。六住以還，猶有父母報身，可假土而居。七住菩薩斷三界惑盡，無父母報身，唯有法身，無其色根，何處假土而居？欲明四禪地人，猶尚患色聲煩，求於無色，豈況大聖由假土而居？君家不解經文，聞道妙色湛然，便謂法身，爲土可居。凡解色法，顯現故名色。若論下地，青黃顯現可見，故名爲色。論其佛地，何處有此青黃可論？果頭萬惑斯盡，衆德普備，靈智顯現，義同於色。他人見經文道，『因無常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得如是，意謂果頭有其五陰。果頭何處猶有識？識是無記，想是無記。若論下地，識本對色，想取假名。向言果頭有受想行識義中，解作欲明大聖究竟之果，無實而不知義。若於識無，假而不違，義同於想，果頭至極大樂義。若於受法身，正是大善，行中之極，名之爲行。果頭有萬德故，一一義解，故道佛地有受想行識，論其大聖，靈智獨存，何處有此受想行識可論？故知果頭亦無其色，那得有土。若爾，何故經言『菩薩佛土』？解意欲明衆生修淨土行，要由諸佛、菩薩教化，方能修淨土行。衆生既有淨土，感得諸佛、菩薩在中施化。若爾，此之淨土由聖化故有，從化主作名。故菩薩佛土，理實則無。淨土名教，粗略如此。

五百由旬險難道者

此中還與法說經文作喻。上爲利根說於五濁，正以五濁在懷，濁亂其心，不得說大。爲中根借火宅爲喻，正以火宅之難，故以三車汲引。此爲鈍根人借險道喻，正以險道長遠，故須施三中息。上法說中道言諸佛，火宅中借長者爲喻，此中名爲導師。上言三乘，火宅中引三車爲喻，此中名爲化城。上爲利根明破三歸一，爲中根借大車爲喻，今爲下根明其滅化。爲三根說法，雖借事有異，皆大意爲明煩惱在懷，濁亂其心，不得說大。

然今解以何爲五百？

一種解，以五道爲五百。何以得知？三界內生死粗重，煩惱亦粗，能與假名行人作其留難。三界外變易生死苦輕，怖畏處微，無明住地惑細，力能自斷，不與假名人爲留難。是故，但與三界內爲喻，不與三界外爲喻。依此一種解義，今言『曠絕無人』者，無無漏聖人。何以得知？無漏本不繫屬三界。六住以還，非不有分段報形，本不以分段果報以爲聖人。要得無漏者名爲聖人。是故今言，天人中無無漏聖人。下言過三途，在人天中，施二乘言教。何以得知？三途報障，非受道之器。諸龍雖復受持一日之戒，一形之中，終不得道。是以施二乘言教，要在人天。是故今言『五百』者，但與五道爲喻。

更有一解，若言『三界外變易苦微，不能與假名人作留難』，故不須道。爲據有識，爲據凡夫無識？若論無識，凡夫雖遭大苦，不以爲患。若論有識，無相以上深識行苦。經言，『聖人覺苦，如眩入目』，又言，『阿羅漢怖畏生死，如人執劍欲來害己』，云何言『變易生死怖畏處微』？又復言『無明惑細，力能自除』，故不須道。何以經言『下下智斷上上煩惱，上上智斷下下煩惱』？要當上智能斷細惑，下智能遣粗結者，云何言『三界外惑細，不能與假名人爲留難』？經言『無明住地，其力最大，聲聞辟支所不能斷，唯佛菩提智方能得斷』。那得言道『惑細，力能自斷』？若言『三界惑粗，能與假名人作留難』，故須道。電光之人，一入空觀，摧三界結，斷之不難。云何言『三界惑粗能與假名人爲留難』？又復一事，若以五道爲五百者，經言『若有多衆，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本王子時一發大解，情標佛果，常可情期過五道而已。若當情期過於五道，於聲聞行何異？聲聞之人，本亦情標出於三界，今雖道成羅漢，去佛果故，喻遼喻遠。經言『阿羅漢二萬劫到』，到何處？到於性地。若道成羅漢，竟二萬劫中修行，方始到性地。故知去佛果喻遼喻遠。又言『若情期過於五道』，何由得彰中息之義？

今明險道長遠，難可越度，欲明生死路遙。菩薩勇猛，情標佛果，一往欲越度生死，不論中息。聲聞疲極之人，情無遠標，不欲一往遠涉夷途，是以於其中路說二乘涅槃，彰中息義顯。又言『至珍寶處』，何者爲珍寶處？豈可以二乘涅槃爲珍寶處？故知正以佛果爲珍寶處。欲表生死長遠，聲聞懈怠，不能越度，要須化城中息。又來，何以得知三界外變易無明，通以爲險道？是以今言『五百』者，正以三界爲三百；七住二乘，同斷三界惑盡，束爲一百；八住以上，終至金剛，此一段生死，復束爲一百，以爲五百。

他人難言，若當險道終盡金剛者，上法說中有其五濁，爲中根引火宅爲喻。此之二種，亦通三界外不？若當不通，有何所以爲鈍根人說法，偏明其遠？解者言，良有所以。上爲身子，先以法相道理明義，然後舉五濁者，釋三之所以。正以五濁在懷，濁亂其心，故一上作三解。五濁是施三因緣，是以不通。三界外惑非是施三因緣，不能一上作三解，那得相決？爲中根借火宅喻，但明能燒道根，復能燒陰身，以之爲火。三界外惑，不燒道根。火本能燒，改變，名之爲火。三界惑粗，障解處重，能改利爲鈍，喻若於火；三界外惑，非不障解，乘理不明，不能改利爲鈍，是故不得名爲火也。今爲鈍人借險道爲喻，欲明險道長遠，從始發心，終於金剛，三大阿僧祇修行，方始得佛欲明生死路遠，聲聞疲極，不能越度，要須化城中息。

又復言，衆又清淨，無有三界粗濁翳障，名爲清淨。若義通三界外，云何得道『衆又清淨』？何以得知火不通。經言：『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復言：『見諸子等，安隱得出，到無畏處』？若火通三界外，正是可怖可畏，云何道言『到無畏處』？今者險道何以知通？經文但言『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卽滅化城』，不言『無復險道』。若以三界爲險道，何以不道『無復險道，卽滅化城』？故知險道通三界外。經文前後明義不同，今爲下根，要須借道路遠事，宜彰於遠。若道三界爲險道，未足表險難長遠。欲明生死路遙，難可越度，菩薩勇猛，一往越度生死，不論中息。聲聞疲極之人，不能一往越度，要須化城。若當道近，何由得彰中息之義？是以爲彰中息義，顯事須道。

更有一解，上爲中上二根。其人根利，但說三界火宅五濁，不得說一

以能知達　三界外亦是五濁，同大宅也　今爲下根說法異，正以其人根鈍，要說達處，方能得解　是以金剛以還，通爲險道也　爲下根人喩說小異，不同中上也　蹴絕無人者，初住已上終至金剛，乃有塵沙聖人，何故言「無人」？凡解人義，識古知今，施恩報德，名之爲人　今解人，要達古今理盡，得名爲人　欲明金剛以還，雖有施恩、報德，識古今理不盡　經言，「十住菩薩但知其終，不達其始」　人義不滿，不與人名。如來道備先登，居宗體極，三達靈智，識古今理盡　人義備滿，方得人名　是以今言「無人」者，金剛已還，無有滿足之人，故言「無人」　下言「過三百」者，二乘涅槃標果，不屬三界，故言「過」也　下言「無水草」者，金剛以還，無有佛果無漏，故言「無水草」也　三界外無明何由得起？正以三界中作因，故得起何以得知？凡爲惑本，乃自無量　略舉其對，不過有四重之惑也　外凡見諦，澈通三界；內凡見諦，亦通三界；思惟煩惱，復澈通三界；三界外習惑無明，復通三界

又問，三界外無明，何由得通三界也？

又解，良由三界中爲因，故所以起，故道「通」也。三界外凡見諦，一念三毒中，還與外凡同種類作因，復與三界內凡作因，復與三界思惟作因，復得與三界外恒沙無明作因　略道粗處，中間可知也　粗惑中得與細爲因，細中不得與粗作因也　何以得知粗惑得與細作因？若外凡惑不與內凡惑爲因者，斷外凡惑盡，此內凡惑何由得生？若內凡惑不與修道作因，此修道煩惱，云何得起？正由外凡與內凡作因，內凡復與修道爲因，是以內凡惑修道煩惱得生也　三界外習惑作因義，顯可知也　復所以得知外凡遠與修道爲因，有一人入空觀，斷內凡見諦惑盡，道成初果，出空觀，復不得起內凡煩惱，修道惑何從而生也？何以得知外凡惑遠與三界外恒沙無明作因？從初住至六住，斷三界惑盡　若不與作因，三界外惑何由得有？今斷三界惑盡，由有彼惑在，故知粗中與細作因也　何以得知細惑不得與粗爲因？內凡人斷外凡惑盡，不見有起外凡惑者，不見有修道以上得起內凡夫惑也，復不見八住已上人起三界思惟惑也　以是驗知，細不與粗爲因也。三毒煩惱，不得交互爲因也　故經言，無明住地惑，精細難除　要佛菩提智，方能斷盡。以此驗知，三界外恆沙無明，變易生死，都得以爲險道也

又人解，細與粗爲因　三界外無明住地惑與恒沙爲因，又與四住煩惱作因，正由無明爲因，故恒沙、四住得起也　何以得知？三界外有識窟，從此識窟中出流來入三界，漸漸起粗，造善惡業，起四住之惑，然後入三途受苦，既爲衆苦所嬲，方始罷苦樂求涅槃，方始修道斷除也　故經言，「大地壞故，草木隨喪」　無明以爲大地，恒沙、四住依無明而生，以爲草木　斷無明根本盡，恒沙、四住一切皆盡　故言「大地壞故，草木喪」也

此解難解，依如一家，不存此解，存於前解：粗與細爲因也　若粗與細爲因者，以何爲大地草木？因以爲大地，果以爲草木，因本能生於果　三界四住中，萬處無明因，以之爲地　萬處中無明果，以爲草木也　果依因住，名爲住地。故言道「大地壞故，草木隨喪」也。「依」如不作「流來」解者，如斯解經文也

次明二依

漸教之初所，以法爲四依　今漸教之終，人爲四依也　有二種解　一解言，昔日苦空無常理淺，但能依法，自能會理，不須依人也　今時大乘理深，要須由人解釋，方能得解　是故人爲四依也

復有一解，昔日三乘經，不了義教　但道法爲四依，道理人亦可依　何以得知？昔經勸依知法人，依止和上，阿闍利。以此驗知，人亦可依也　但道依法者，勸依法以取人也。昔日四依者，第一依法，莫依於人　如來去世後，四依隱化，無有眞人可依，唯有僞人。人本巧僞多端，則不可依也　佛去世後，唯有金口所說眞法在世，法是鏗定，則是可依　故勸依法，莫依於人也　又來，人去理遠，法去理近，故勸依近而去遠。是以勸依法，莫依人也　但說依法莫依於人，利根者別解第一，即通解後三　如似外書，舉一隅則三隅返，問一以知十

又問，通解法用云何？

又答，聖人但道依法莫依人，即能思惟此法，有了、不了，懼畏人傳則謬。作此思惟，知不了教不可依，了教可依。復更思惟，了教詮理，不了教亦詮理　故知理不定屬於言，即能解義是可依，語不可依　以復思解，就言局理，此是想識，不得依止；亡言取理，此是智慧，則可依也　此是通解之方

次解別依、通依

說第一依，即是別依　通解下三，即是通依　依據前境，所恃之法，解據

內淸，故有通依、別依、通解、別解之異也。第二依，由末生解，復爲說依了義經，莫依不了義經。何等名爲不了義經？如《七女經》言，如雀在瓶中，羅縠覆其口，縠穿雀飛去，識神隨後走」。三乘究竟，一切無常，一切無我。如斯非一，皆經法不分明，多生人惑，如似「識神隨走」，謂言「雀」而隨後走也。一切無常，謂舉常果，第一義空，諸無爲等，皆是無常。聞道三乘，謂舉鏗然是定，故知不了教多生人惑，不足可依。何等以爲了教？還翻上「識神相續隨後走」，有爲中無常，三乘非究竟，卽是一乘。如是眞正能生人解，是以可依，卽是別解第二依。復能通上二依，卽是通解也，亦卽是別依。通解上一下二，卽是通依也。次解第三，第三，依人柄教定宗，由末生解，是以聖者移言易句，依義莫依於語。夫言生於不足，不足則於無言，因言以會理，斯皆可依也，卽是別解第三。通解上二下一，通依如此也。次解第四依人。此人由故柄教定宗，執迷不返。是以聖教依亡相之智能備取理，存得之識則不詣於理。故勸依智，莫依識。第四依人，卽別解第四，通解上三。通、別之依，亦如此也。

更有一解，說第一依時，四人同解第一。利根者，通解下三；第二根人，依教但解第一，不能探解下三。第二人聞說第二依時，三人同解第二也，第二人探解下二；下二人依教生解，不能探解下二也。說第三依時，二人同解第三；第三人探解下一，第四依人由故不解。復爲說第四依時，但爲第四人。如斯二解，並應可存也。

依既有通、別之解，當在何處人？若是外凡，不能賞文尋理；若是內凡以上，神爽以高，假文通理也。解言，三根性地以上，第四人應在乾慧之末何以得知？經無成判，以人情卜量，三根能探，自非得理在懷，安如此也。第四人不能探解，故知落在乾慧之末也。驗依之人如此，說依之人復在何處也？應在四果以上，堪爲說依人。此人永絕相心所簡，人定知衆生機根，出定稱機說法，是故堪爲師也。維摩呵諸聲聞：「何不先當人定，觀此人心？」故知人定能知也，出定不達。性地訖至世間第一法，亦能說法化人。但不免相心所簡，隱其師名，一向落在弟子位中也。

四依者，名雖有四，理實有八，四白依、四黑依、四白因、四黑因。法是一白依，了教是二白依，了義是三白依，智是四白依。人是一黑依，不了教二黑依，語是三黑依，識是四黑依。何以名白？因能生白解，名之爲白也。能生黑解，名之爲黑也。第一義空，非是黑白，能生白解，名爲白也。智體是白，復能生白解，名之爲白也。

復有一解，相形白黑，猶如輕重相形，得有假名輕重名生，故知有白黑也。四白因、四白依能生四解，與後作因，故名白因也。四黑因者能生四惑，名之爲黑，此惑復能與後惑作因，故言「四黑因」也。

道理人亦有可依，但不了教故，但道法爲四依也。今經人亦有可依，不可依，法亦有可依，不可依。何以得知？魔邪外道則不可依；魔之所說法，外道所說法，亦不可依也。四依眞人則可依；四依人所說眞法則可依也，四依所說眞法亦可依。此大乘經究竟了義之教，會通四依，人法通依也。道言依人者，勸依人以取法也。《涅槃經》具明四依，住前性地、解行，五恒行道，大乘理中得八分實義，以爲第一依也。從初住已上訖至七住以來六恒行道，大乘理中得十二分義，以爲第二依。從七住訖盡九住七恒行道，大乘理中得十四分義，以爲第三依。十住菩薩，八恒行道，大乘理中得十六分義，以爲第四依。此經略，但道二依。下《分別》中，明三受持也。

何等爲二依？一解，十住菩薩，大乘理中具足十六分義，以爲上依；九地以還，未具足十六分義，束爲下依也。

復有一解，凡聖分判，住前性地，在凡位中以爲下依；初住以上訖於十住，聖人位中束爲上依也。

十地者

離辨三忍，以之爲十。三忍者，信忍、順忍、無生法忍。信忍者，有其二義，一者聞信；二者證信。聞信者，淺行之徒未能自悟，必須憑師藉教，然後得解。從初立名，故言聞信也。證信者，始涉理照，得會眞寂，驗先聞非虛，故言證信也。緣此二信以辨智，故名信忍。順忍者，智行既久，觀道調易，內照冥符，心無違逆，故言順忍。無生法忍者，體鑒淵極，會理喩深，以境目智，故言「無生法忍」。尋此諸忍，皆乘信，順以會理。一忍之中，具應有三名而初「信」，後「無生」者，蓋因義用不同，彰其明昧之別。夫行行之體，要應先信而後順；觀照之方，必先順而後理。故始「信」中「順」，末言「無生」也。又云，初解淺故，藉「信」義彰；次照稍深，「順」義將顯；終智極理，「無生」事著，故宜直言「無生法忍」。忍有始終之殊，行宜有淺深之異，各於茲致三品之別。信、順二忍，開以爲六；無生法忍，分以爲四。下下之智，斷無明之粗

品，又除三界之餘習，雜治兩惑，聞智雙明，制以爲七地。餘分爲三，合以成十。

一者歡喜地，二者離垢地，三明，四炎，五難勝，六現前，七遠行，八不動，九妙善，十法雲。歡喜者，昔在凡地，未夷三途，常懷五怖，既登聖位，永絕生死之苦，方趣無爲之樂，情忻所遇，義云歡喜。離垢者，夫垢以塵障爲能，善以遣惡爲用。二地精修十善，以去十惡之垢。垢有三品，斯地已滅其二，從離多以立稱，故曰離垢。此據見惑爲言，非是終盡之謂。明地者，信忍之上，窮十惡之原，禪心內靜，淵照外發，故曰明地。炎地者，順忍之初，斷思惟惑始，究竟精進，遍行道品，慧鑒殊深，逾前地之照，猶室中之明，未若燈中之炎，故以爲稱。又云，炎者，上昇之義。四地明勝，有上昇之德，故名爲炎。難勝者，諦觀內周，五明外被，物我兼益，下學人天所不能，故曰難勝。現前者，順忍之上，分段惑盡，達觀因緣，理照無滯，常會三空，如現在前。遠行者，德過二乘，行出三界，深會無生，遠同法身高行，故言遠行。不動地者，常在法流，心冥大寂，不動而應，不慮而化，止勞絕務，識用俱滅，故曰不動。妙善者，具足無礙，妙於知機，應病授藥，物無不益，妙於前善，故曰妙善。法雲者，行圓照滿，位居受職，諸佛作雲雨之說，無不領悟。亦以所得之法，作雲雨之益，故稱法雲。推此名者，皆應互辨，初地分身百佛，化沾羣品，豈無慈悲並潤之事？十地受職，曾所未得，寧無忻遇悅喜之情？但義有隱顯，故置名不同。夫功深則利遠，德薄則化淺。從凡登聖難，從聖習聖易。初地始登其難，而化益未深，既乘其易，功濟彌深。欣遇義顯，故立歡喜之名。功濟事彰，宜置法雲之稱。初地不云離垢者，夫善則心樂，照淨則垢離。見惑三品，初地斷一以離苦，二地除二以息惡。離苦喜相事顯，止惡則離垢義著。初地曰歡喜，二地名離垢也。住者以人爲名，地以法爲稱。將明人住此地，故言地。故經言，『菩薩爾時名住歡喜地，以不動法』也。故知人爲住也。

七地以還，所以得增道之稱。八住以上，得損生之名。又二種解。一解言，七地以還，但彰所得，隱於所除。八住以上，但彰所除，隱於所得。互舉一相，理自可知也。又復解，七住已還，去大果遼遠，生無邊畔，不可制生爲限，是以得增道之稱。八住以上，鄰近大果，生有邊畔，可以局生爲限，故得損生之名。如似小乘經中，須陀洹果未斷見諦惑盡，生無頭數，不可制爲六、七，亦斷見諦惑盡，生有頭數，可制爲六、七。極鈍者至七生，無漏智熟，道成羅漢。今此中亦爾也。

八住以上，爲當假教，爲不假教也？一解，七地以還，假教增道；八住以上，一向不假於教。云何聞如來壽命長遠？道言聞者，爲物故聞，理實不聞也。

更有一解，皆有所假，但假有所以。七住以還，有此三界報身，一向假此音聲粗教以悟理；八住以上，法身菩薩不復假此粗教，但有所不達，恒作仰諮之意。聖者，冥心授法。假聖冥益，故道言假也，實不假此粗教也。若不假教，云何聞如來壽命長遠也？當此一坐時中，假聖冥益，義同於聞也。

又問，損生者，損何等生也？若三界報生，久已絕竟，復不須損。若應生者，有感則應，機盡則滅，不與人爲患，復不須損也。今言損者，損何物生？

又一解，三界外無漏中，無常以之爲生。無漏爲眞智因得，無常爲不善因招。今聞《壽量》常果，損此惑因既盡，不受無漏中無常。損此無常，故言損生也。

復有一解，無漏中苦受以之爲生。『無漏』爲前無漏因得，『苦受』爲不善因得。雖復同體共住，二因有別也。今聞如來壽命長遠，增其勝解，斷此不善因盡，不復受此無漏中苦受。損此無漏中苦受，故言損生也。

復有一種解，八住以上猶有四陰報身。此身何由而得？正由出觀，起習相善作因，習無明緣潤，感得四陰報，以之爲生。今聞說《壽量》，增其勝解。斷此緣潤既盡，習相業燋，不復受此四陰報生，故言損生也。

又問，八住以上，若習相善業作因，習無明緣潤，感得四陰以爲生者，《勝鬘經》中云何無漏業作因，無明爲緣，感得阿羅漢、大力菩薩三種意生身也？

又解，無漏不感生死，道言無漏業爲因，習相善業從前，無漏後起相從，故道言『無漏作因』。其實習相善業作因也。

又問，若八住以上，由故造習相善業，感四陰者，經云何道言『聖人畢故不造新業』也？

又解，三界報粗，故用凡夫時，故業受生，更不須造業而得。八住以上，

四陰報精，更須造業而得也。經言『畢故不造新』者，不造三界業也。

又問，若三界報粗，更不須造業而得者，云何《涅槃經》中『是法報得色界五陰』，燗、頂法中造禪定業，受上地報也？

又解，經師解義不同。

一解言，性地以上聖人不復造業，此人在外凡夫時造取相定業，感上地報。今來入性地，修習無漏，燗、頂法中出空觀無漏，還入凡夫時取相定之種類，故言『是法報得色界五陰』也。

復有一解，燗、頂法中出空觀無漏，造別報定業，招上地色界五陰中樂受報，故言『是法報得色界五陰』也。經言道『聖人畢故不造新』者，不造總報業也。造別報業，有何傷也？

更有一解，燗心後造禪定業，受上地報也。

他人又問：燗心後造定業，受上地身者，斷上二界內凡惑盡，欲界思惟煩惱未斷一毫，還牽來欲界受生。聖人但論上進，不言下生。今爲惑牽生，豈非枉聖退生？

又解，但使燗、頂法中，用定業受上地生者，其必入空觀，要斷上二界內凡惑盡，斷欲界思惟惑盡，然後出觀。若不斷盡，終不出觀。作勢極解也。若爾，欲界無惑，云何牽生也？若寧馨解時，經道『聖人畢故不造新』者，無相以上，聖人用凡夫時故業受生，更不造新也。世間第一法以前是內凡夫，非是聖人得造業招生也。

又問，八住以上若當出觀起惑，云何經言『八住以上，入法流水中，念念常淨』也？

又解，經言『法流水中常淨』者，此是從多之謂也。入觀情多，出觀情少，故道言『念念常淨』。亦有出觀時也。如小乘經中道，羅漢一切時空心中行者，可萇在空心中行，亦有出觀時也。

又問，八住以上猶有四陰報身者，三界中無色界亦有四陰報身。等是四陰無差，云何三界外得變易名，三界中與分段稱也？

又解，等是四陰無異，精粗有殊。三界四陰，報粗得其分段之名。三界外四陰，報精與變易之稱也。

更有一解，正指無漏爲生也。經言，『無漏業爲正因，無明爲緣，感得變易身』。以之爲生，八住以上，生乃無量。略舉其對，一地中相似無漏，粗者，域作三生，三地中有其九生也。八住中有入地行心、住地行心、有滿地行心，域此三種心，作其三生。乃至九住、十住，皆如此也。惑亦域作九品，還潤九生。

今言『潤生』，用何等惑潤七住菩薩，起三種愛心？八住以上，不復起惑。八住地中，上品惑潤下品無漏。何以上品惑潤下品生？惑本從粗至細，解本從微至著。是以上品煩惱，潤下品生也。夫爲解法，捨下趣中，捨中趣上。既至金剛，次第增進，無漏相續而生。正由上品習惑，因果不斷，故潤下品無漏種類，恒相續而生。有彼惑故，下品無漏恒生，故言『潤生』也。不如三界中逕心起愛，故潤生也。

言『損生』者，先斷上品惑，因果應盡。今聞如來壽命長遠，增其勝解，斷上品惑盡，使下品無漏種類，不復相續生。中品勝進，無漏得生。有如此義故，道言『損生』也。解一品既爾，乃至九品，皆如此損，無異也。

又問，若損上品惑盡，使下品無漏種類不復生者，若爾，此便斷無漏，與闡提何異？

又解，不斷無漏。下品無漏中有二因，有與下品同種類作因，有與中品無漏作因。今聞常增解，下品中因不感，中品果不赴。如君所難，可斷無漏，同於闡提。今聞常住，更生勝解，斷上品習惑，因果既盡，下品因速感，中品果速赴，乃更有勝進無漏，流來在現。云何損無漏？不損無漏也！何以得知？小乘經中未斷見諦惑盡，時須陀洹果前下品見諦無漏，恒相續而生；亦斷惑盡，滅須陀洹果。修道中勝進生時，須陀洹果前下品無漏不復生。得言損無漏不？若言須陀洹果前下品無漏不生道言『損』者，我今下品種類無漏不生，故道言『損』也，竟有何傷也？而言修道中更有勝進解生，不得言損無漏。我今更有中品解生，云何損無漏也？雖復大小乘經別，所斷無異也，損時共損，不損共不損也。

又問，若不損無漏，云何名損生？

又解，損潤生之惑，故言『損生』也，實不損無漏也。何以得知？《勝鬘經》言，有餘生法不盡，故有生。三界外恒沙無明，是潤生之法，正由不斷三界外習惑無明，故更須受，變易生身。以此驗知，損潤生惑也。

前之三種，餘法師所辨，最後一解，經師所存。未量是非，隨情消息，便者用也。

文軌《天請問經疏》

如來大悲，隨機攝誘，兼濟十愚，匪直五乘，所以化創橋陳，道終須跋。文積鉅萬，簡累大千。幽宗妙旨，奚易稱述。或談空，空於實際，性相俱亡；或論有，有於假名，果因雙備。然則空不離有，悟有即空；有不離空，迷空成有。或談權道之三乘，乃分羊鹿之殊駕；首楞，謂馳騁也。或論究竟之一實，復合白牛之同驅。然則，實不離權，因權入實；權不離實，爲實施權。有雖不離空也，然以因果爲宗；權雖不離實也，明是聲聞藏攝。

已知經宗藏攝，次釋經首題名。所言《天請問經》者，因天請問，說此經也。此天知已勝報，由昔勝因，爲令他知，故來請佛。或問罪福，或問犯持，或問苦樂，或問慧智。然爲牟理深玄，法門浩瀚，故隨事寄喻，以啓問端。所冀籍淺以涉深，因近以梯遠，即從此「請」以制經名。所言「經」者，貫攝義也。以佛聖教貫穿攝持所說之義，名爲「經」也。故云《天請問經》。

《經》曰：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

述曰：經分三分：一，教起因緣分，即序分；二，聖教所說分，即經體；三，依教奉行分，即流通。序分有二：一，通序，爲證信，諸經通有此序故；二，別序，爲發起，唯爲發起此經故。此即通序也，有四句：一，總顯「已聞」；二，說教時節；三，說教之主；四，說教之處。如是我聞「者，此依《佛地論》釋，謂總顯「已聞」也。傳佛教者，言如是事，我從佛聞，故言「如是我聞」。若別釋，如是，依四義轉：一，依譬喻；二，依教誨；三，依問答；四，依許可。今且依「許可」解釋。謂結集時，諸大聖衆咸共請言：「如汝所聞，當如是說」。傳法之者，便許彼言，如是當說，如我所聞，故言「如是我聞」。「我」謂諸蘊，世俗假者。「聞」謂耳根發識聽受。廢別就總，故說「我聞」。又釋，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聞者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雖親依自善根力起，而就強緣，名爲佛說。由耳根力，自心變現，故名「我聞」。「一時」者，說教時節也，謂說此一部經法竟時也。又說者，聽者相遇時等，故名「一時」。「薄伽梵」者，說教主也。舊云「婆伽婆」，訛也。佛有十號，此第十號也。諸經之首，皆置此名者，以此名中總攝衆德，餘九不爾。又，此之二名，世咸尊重，是故經首皆置此名。然舊譯人初傳佛號，故以佛名替薄伽梵也。依《佛地論》，薄伽「聲中具含六義：一，自在義，謂諸如來永不繫屬諸煩惱故；二，熾盛義，猛炎智火所燒煉故；三，端嚴義，妙三十二大士夫相所莊嚴故；四，名稱義，勝德圓滿，無不知故；五，吉祥義，世間供養，咸稱贊故；六，尊貴義，利樂一切，無懈廢故。「梵」者，圓滿義，即是如來圓滿成就如上六義，故名爲「梵」。然舊譯爲「世尊」者，但得第六一義，不得餘五。《智度論》等云，能破四魔怨敵，名婆伽婆者，但得初自在義也。又《涅槃》云：「婆伽」名破，「婆」名煩惱，能破煩惱，名婆伽婆者，亦當自在義也。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者，說教處也。舊云「舍衛」，或云「舍婆提」，皆訛也。諸來三藏，皆有「楚夏」故也。具足應云「室羅筏悉底」，今略去「悉底」也。唐云「好名聞」也。上古之時，有二兄弟於此修學，俱獲仙證，有好名聞。後王於此建立都城，即以仙名爲城之稱。又曰「多聞城」。此城多有聰明學問，能造記論。九十五種外道師弟此中最多。又，十六大國有六大城，此城最勝，有四德故：一，財物德；二，欲塵德；三，善法德，謂施戒修；四，解脫德，謂出世果。故曰「多聞」。此但城名，舊云「國」者，謬也。其國名憍薩羅也。或可以城名國，亦名「室羅筏國」也。「在」者，亦名爲「住」。「住」有八住，如餘處說。又有四住：一，天住，住四靜慮；二，梵住，住四無量；三，聖住，住三解脫門；四，佛住，住眞法界。今此「住」者，隨諸住緣，義合四住。前受頞婆婆羅王請故，住王舍城；後受須達多長者請故，住室羅筏。又，爲報法身恩故，住王舍城，以於王舍取正覺故；爲報生身恩故，住室羅筏，以始本祖居室羅筏故。「誓多」者，舊云「祇陀」，訛也。唐云「戰勝」。太子生時，鄰國怨至，戰而得勝，因以名之。「給孤獨」者，梵云「須達多」，此云「善施」，即此國之大臣也。須達內慈外施，賑貧恤寡，國人美之，號爲「給孤獨長者」也。園是須達所買，林是誓多所施，二主齊舉，以目林園。事在別經，不可委錄。眞諦三藏云，須達多爲過去鳩留村馱佛，於此地起精舍。爾時地廣四十里，佛及人衆壽四萬歲，須達爾時名「毗沙長者」，以金板布地，寶衣覆上，而爲供養。俱那含牟尼佛時，佛及人壽三萬歲，須達爾時名「大家主長者」，以銀布地而爲供養。爾時此地廣三十里。迦葉波佛時，佛及人壽二萬歲，須達爾時名「大幢相長者」，以七寶布地，地廣二十里。今第四釋迦牟尼佛，佛及人壽百歲，地廣十里，以金餅布地，周滿其中，買園奉佛。後彌勒佛出時，佛及人壽八萬歲，地廣四十里，以七寶布地，須達爾時名爲「蠰佉」，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果。

《經》曰：時有一天，頌容殊妙。

述曰：此下別序。以天來下，發請如來，方始起說，故是發起序也。有

五：一請者，二請時，三請處，四請儀，五請德。此即請者。時有一天者，或是六欲諸天，或是四靜慮諸天，或是五淨居諸天，或是十三果報菩薩諸天，或是佛所化天，爲物請疑，發起深法也。此天獨來，故言一也。「顏」爲姿顏，「容」爲容貌，「殊」謂殊特，「妙」謂微妙。此天昔行戒忍殊妙之因，今得顏容殊妙之報也。

《經》曰：過於夜分，

述曰：此請時也。西國法，晝三時，夜三時，合有六時。天避人喧，又惡人穢，故於靜夜詣佛諸疑。言「過於夜分」者，謂過初夜之分，即中夜分，人正寢時。又釋，過中夜分時，故言「過於夜分」。初分，如來教授門徒；中分，如來入諸禪定；後分，如來出已說法。

《經》曰：來詣佛所，

述曰：此請處也。如來五眼內觀，四恩外度。凡諮疑請護，孰不投之。故天懷問，詣佛請決也。依《佛地論》，有四義釋佛：一，具二智，謂一切智、一切種智；二，斷二障，一，煩惱障，二，所知障，并斷盡故；三，圓二覺，謂自覺、覺他，并圓滿故；四，如二喻，謂如睡夢寤，如蓮花開。如睡夢寤，是破障義；如蓮花開，是顯德義。故名爲「佛」。

《經》曰：頂禮佛足，卻坐一面。

述曰：此請儀也。既睹尊顏，理須申敬；將請疑問，故復卻坐。「頂」謂天頂，「足」謂佛足。天以頭頂禮佛脚足，故言「頂禮佛足」。此顯敬之極也。

《經》曰：是天威光，甚大赫奕，周遍照曜誓多園林。

述曰：此請德也。《涅槃經》云：多光明故，名之爲天。此由前身戒忍光潔，進定明淨，故感天報，光明赫然也。

《經》曰：爾時彼天以妙伽他而請佛曰：

述曰：此下聖教所說分，即經體也。合二十頌，有九重請答。一一請答中，皆先請後答。一一請中，皆先序請，後正請。答亦先序答，後正答。此即第一請答中先序請也。「伽他」者，唐云「諷誦」，以美妙音詞，吟詠諷誦也。舊譯云「歌經」，或云「詩經」，皆其義也。舊云「伽陀」，或云「偈他」，皆訛也。

《經》曰，云何利刀劍？云何磣毒藥？云何熾盛火？云何極重暗？

述曰，此正請也。有四問：一問利劍，二問磣毒，三問熾火，四問極暗。云何利刀劍者，此第一問，此問意云：世間刀劍能傷害人，未知法中，頗更有傷害利過刀劍以不？「云何磣毒藥」者，此第二問。「磣」謂磣刺，此問意云：世間毒藥能損身害命，未知法中，頗更有損害磣過毒藥以不？「云何熾盛火」者，此第三問。「熾」謂炎熾，此問意云：世間盛火能燒於人，未知法中，頗更有燒人熾於盛火以不？「云何極重暗」者，此第四問。「極」謂過極，「重暗」謂黑。日昏夜暗色，或生盲覆障，名爲重暗。此問意云：世間重暗，覆障既然，未知法中，頗更有覆障極過重暗以不？

《經》曰，爾時，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

述曰，此下答也。初序答，後正答。此序答也。

《經》曰，粗言利刀劍，貪欲磣毒藥，瞋恚熾盛火，無明極重暗。

述曰，此正答也。即以惡口及意地三業，次第答前四問。「粗言利刀劍」者，答第一問也。「粗」謂粗曠，即惡口業道也。世間刀劍，但損害身；粗言惡口，兼害慧命。問，餘三語業亦兼害法身，何故此中但名惡口？答，兼害慧命，誠如所徵。但交惱前人，非餘三業。謂妄語誑他，他非即惱。兩舌傳鬥，未卒傷人。綺語乖典，交非損物。唯粗言惡口，毀辱前人，發怒生瞋，最爲切害。所以佛答：粗言利過刀劍也。且如釋種，以一句粗言詈琉璃王以爲婢子，琉璃王發怒，誅煞釋種得須陀洹者九十六億，後墮阿鼻地獄。故知粗言不但能害肉身，亦害法身也。又俗語云：「一語傷人，痛於劍刃」。故知粗言利於刀劍也。「貪欲磣毒藥」者，此下三句，即貪、瞋、癡三毒也，此通障見、修二斷。見道所斷盡，得初果；得初果已，漸斷修道所斷，至羅漢果，方始斷盡。未得羅漢已來，皆爲三毒所惱也。此答第二問也。「貪」謂貪求，「欲」謂欲染。貪即是欲，亦名「渴愛」。如飲咸海，此海有竭，渴愛無盡。於已得、未得五欲塵中，永無厭足。故此貪欲有四：一，色欲；二，心欲；三，食欲；四，婬欲。欲界衆生，俱有四欲。色界衆生，但有色、心二欲。無色界衆生，唯有心之一欲。三界衆生，皆爲貪欲之所害故，不證解脫法身慧命也。此答意云，世間百味，雜以鴆毒，但害欲界一身之命，不能損三界離食貪者。若凡夫欲樂，及以八定，雜以貪欲，能害三界多身慧命。所以佛答，貪欲磣於毒藥也。且如郁頭藍子，得非想定，於頻婆娑羅王女生貪染心，退失神足，後修禪定，情忿魚鳥，非想報盡，受飛狸身，煞害物命，墮阿鼻獄。此由心欲未盡，故墮阿鼻。若欲色界衆生，爲於四欲，或爲二欲，輪墮三塗，不言可悉。故知貪欲磣過毒藥也。「瞋恚熾盛火」者，答第三問也。發怒作色爲「瞋」，憤

擊擾心爲「恚」。《遺教經》云：「瞋恚之害，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又《經》云：「瞋心一起，能障百法明門。」又《經》云：「多瞋業故，所生之處，多受蚖蛇蝮蠍等身。」此答意云，世間盛火，但燒肉身；瞋恚之害，並損慧命。又，世間之火，但燒一生；瞋恚之害，能損多世。是故佛答，瞋恚熾於盛火也。且如提婆達多以瞋恚故，造三逆罪，墮阿鼻獄。又如『無明極重暗』者，答第四問也。自體昏暗，無有慧明，故名無明；亦名爲愚，於境迷故；亦名爲痴，體昏憨故。故《攝大乘論》云：「於諦、寶、因、果，心迷不解，名曰無明。」「諦」謂四諦，「寶」謂三寶，「因」謂善、惡二因，「果」謂苦、樂兩果。此之無明，不解四諦之理，不知三寶之尊，不知惡是苦因，不了善招樂果。於此諦、寶、因、果境中，體性痴憨，迷暗不明，故曰「無明」。此之「無明」，或與諸使相應，或獨頭而起，與諸煩惱爲根，能令衆生流轉生死。故十二因緣中，無明爲初支也。此答意云，世間重暗，但障肉眼；無明之障，能覆慧眼。所以佛答，無明之障，極過重暗也。且如鴦崛魔羅，以無明故，煞害千人。取指爲髮，貫其身首。求望生天，並欲害母煞佛。

《經》曰：天復請曰：「何人名得利？何人名失利？何者堅鉀冑？何者利刀杖？」

述曰：此下第二請答也。此即先請。此亦有四問：一問得利；二問失利；三問堅鉀；四問利杖。「何人名得利，何人名失利」者，此第一、第二問也。「利」謂福利。泛問凡俗之人，未得財寶，求而得之，名爲得利。已得財寶，守而失之，名爲失利。未知佛法之中，有此得利、失利人耶？「何者堅鉀冑」者，此第三問。此問意云，世間鉀冑能御怨敵，頗更有御怨堅於鉀冑以不？「何者利刀杖」者，此第四問。此問意云，世間刀杖能煞讎怨，頗更有煞怨利於刀杖以不？

《經》曰：世尊告曰：「施者名得利，受者名失利。忍爲堅鉀冑，慧爲利刀杖。」

述曰：此答也，亦次第答其四問。「施者名得利，受者名失利」者，此答第一、第二問也。施有三種：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今此意明財施。財施得三果：一施得相似果；二物得相似果；三用得相似果。施得有四：一自手施，得財能用；二尊重施，得敬重財；三不惱施，財不損失；四應時施，得應時財。物得有四：一施好色，得可喜色；二施好香，得好名聞；三施好味，得美妙身；四施好觸，得細軟觸。如寶女觸身等。用得有五：由受施食人得色、力、命、樂、辯五事故，施者未來多生之中，得五事果也。然此若施畜生，得百倍報；若施闡提人，得千倍報；若施善人，得萬倍報；施持戒人，得千萬倍報；施離欲人，得百千萬倍報；施諸聖人，得無數倍報。此謂世倍，非事倍。如施畜生一口飲食，百生之中，常豐飲食，故言百倍也。餘皆準此。若發增上施心，奉勝福田，即得現報。故《雜心》云：「慈無諍滅定，見道及無學，從彼正受起，施者得即果。」既行少施，受多果報，故言「施者名得利」也。若自不行施，但受他施，新福不生，舊福漸盡，故言「受者名失利」也。如有谷種，下在田中，名爲得利。若熟而食之，名爲失利也。「忍爲堅鉀冑」者，答第三問。《莊嚴論》說忍有三種：一，他毀忍，以不報爲性；二，安苦忍，以耐爲性；三，觀解忍，以智爲性。今此正明他毀辱忍。此忍得起，由三思、五想。三思者，一思他毀是我自業，若報則重自造苦，不由於他。二思彼我俱是行苦，彼以無智，於苦加苦；我今有智，云何復爾！三思聲聞自利，尚不以苦加人；菩薩利他，豈得以苦加物？五想者，一修本親想，捨願想。一切衆生，久來無非親屬故。二修法想，離生想。罵者、打者不可得故。三修無常想，離常想。衆生性是死法，尚不應瞋，況加害故。四修苦想，離樂想。衆生不離三苦，正應令離，不應加故。五修攝取想，離他想。本願令樂，不令苦故。由此三思、五想，於他毀辱，便能忍之。《遺教》云：「忍之爲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阿含經》云有六種力：小兒以啼爲力，欲有所索，必先啼故；女人以瞋爲力，欲有所索，必先瞋故；國王以嬌豪爲力；阿羅漢以精進爲力；諸佛以大悲爲力；比丘以忍爲力。《大智度論》云：「自除瞋恚刀箭，亦除他人瞋恚刀箭。」《法花經》云：「柔和忍辱衣。」據此等經論，並將瞋恚以爲刀箭，忍爲衣鉀，以御捍之。且如律中，佛爲比丘鬥諍不止，乃爲廣說梵摩達王煞長生王，長生王臨死，誡其太子長摩納曰：「以怨報怨，怨終不止。唯有無怨，怨乃息耳。」太子於後得讎怨，便欲煞梵摩達王，三思父王遺言，遂放不煞。梵摩慶喜，還以長生本國，策長摩納爲王，兩國和好。佛復爲諸比丘更說偈云：「若以諍止諍，諍終不可止；唯有無諍法，此法最尊貴。」比丘聞此，瞋恚休息，更無鬥諍。故知忍力能敵瞋恚。由此忍故，所生端正，乃至作佛，感得三十二相可

喜之身。此答意云，世間鉀胄但御一身怨敵，忍力能御多身怨敵。故云『忍爲堅鉀胄』也。『慧爲利刀杖』者，答第四問。九十八使能害法身慧命，故是怨賊。修道之人，初以聞、思二慧，作五停心觀、別相念處、總相念處，三方便觀。次以修慧作燸、頂、忍、世第一，四達分觀，折伏煩惱，如執利刀，怖擬怨賊。次以四諦無漏聖慧，斬煞見道所斷八十八使，得須陀洹果。次更重用四諦無漏聖慧，斬煞修道所斷十使，得第二、第三及阿羅漢果。故阿羅漢翻爲『煞賊』。此答意云，世間刀杖但煞一身之怨，無漏聖慧能煞多身之敵。故言，其慧利於刀杖也。問，慧與智何殊，而不言其智？答，觀達稱慧，決斷名智。此則觀中稱慧，出觀名智也。又十度中，第六名慧，第十名智。又正體名慧，後得名智也。今問斷惑，正是觀中，故言其慧。若通而言之，智即是慧也。

《經》曰，天復請曰：「云何爲盜賊？云何智者財？誰於天世間，說名能劫盜？」

述曰，此下第三請答。此即請也，此有三問：一問盜竊；二問聖財；三問劫盜。『云何爲盜賊』者，此第一問。盜謂竊盜，賊爲殘賊。此問意云，世間盜賊私竊珍財，未知法中盜何名賊？『云何智者財』者，此第二問也。世間凡人皆畜錢貨，佛法智者，儲何爲財？『誰於天世間，說名能劫盜』者，此第三問也。『天』謂二十八天，即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四天也。『世間』爲四天下人也。此問意云，強奪人財，世名劫盜。未知法中，天上人間誰最強奪，名能劫盜？

《經》曰，世尊告曰：「邪思爲盜賊，尸羅智者財，於諸天世間，犯戒能劫盜。」

述曰，此答也。即次第答前三問。『邪思爲盜賊』者，答第一問。『邪思』者，謂不正思惟也。由不正思惟發起無明，由無明廣造諸業，由諸業恆受生死，不得解脫。所有功德、聖財，盡皆喪失。此邪思起時，人皆不覺，故爲私竊，盜賊也。『尸羅智者財』者，答第二問。『尸羅』，梵音，此云『戒』也。戒有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及菩薩三聚戒等。以能防非，名爲戒也。《經》云：『戒如大地，衆善之基，一切功德，因之增長，有智之人，護若明珠。』由此戒故，近得人天福樂勝報，遠得三乘菩提涅槃，故是財也。諸經之中，多明七聖財，一信、二戒、三聞、四慧、五捨、六慚、七愧。前五爲財體，後二如守財人，若無慚、愧，失戒等故。今此經中但舉戒者，以有戒者，必有餘六，故略言也。『於諸天世間，犯戒能劫盜』者，答第三問。謂犯四重禁戒、十三僧殘等，皆名犯戒，律中廣明。如斷多羅樹頭，畢竟不生。猶如析石，不可還合。又如死尸，無還生義。《彌勒問論》明犯戒有六事，一破、二嘿、三污、四屬、五食、六呵。破者少分，謂少分不修故。嘿者，自不修，教他修故。污者，見他不修，心隨喜故。屬者，依於他人，方能修故。食者，取有資生故。呵者，迴向世間，智者不贊故。由犯戒罪，應得三乘法財盡皆散失，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故於天上世間之中，無過犯戒，名『能劫盜』。此中應引諸經律中犯戒之事，廣說其相。

《經》曰，天復請曰：「誰爲最安樂？誰爲大富貴？誰爲恒端嚴？誰爲常醜陋？」

述曰，此下第四請答。此先請也。此有四問：一問最安樂；二問大富貴；三問恒端嚴；四問常醜陋。『誰爲最安樂』者，此第一問。五欲迷心，四倒亂想，耽婬嗜酒，乘肥衣輕，多欲多求，謂爲安樂。未知佛法之中，更有安樂過此以不？『誰爲大富貴』者，此第二問。財多爲富，體重爲貴。未知佛法之中，頗有富貴過此以不？『誰爲恒端嚴』者，此第三問。『端』謂端正，『嚴』謂嚴儀。世間端嚴，老至即皆衰壞，未知法內，誰得始終端嚴？『誰爲常醜陋』者，此第四問也。『醜』謂醜拙，『陋』謂鄙陋。且如嫫母，醜陋但在一身，未知法中，誰是多身醜陋？又如勝軍王女，名曰金剛，容貌醜陋，見佛懺悔，遂得端嚴。此女醜陋，即不恆也。未知法中，誰是常醜陋人？

《經》曰，世尊告曰：「少欲最安樂，知足大富貴。持戒恒端嚴，破戒常醜陋。」

述曰，此答也，即次第答前四問。『少欲最安樂』者，答第一問。儉約爲『少』，耽嗜名『欲』。世間耽嗜，唯多唯廣。暫隨愚情，速即破壞。尋生追戀，苦惱切心。佛法反俗，貴尚無爲。少欲少求，最爲安樂。又《經》云：『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直爾少欲，尚應修習，何況能生諸善功德。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涅槃之樂，樂中之最。如此最樂，因少欲得。因含果說，故言『少欲最安樂』也。『知足大富貴』者，答第二問。世間凡愚，雖得富貴，貪求轉甚，常懷不足。知足之人，無爲無事，無可減衰，常自有餘，故大富貴。《經》云：『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

蘊，如頞生長等，即是其事。又云：『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故言『知足大富貴』也。『持戒恆端嚴』者，答第三問。『持戒之人，尸羅清淨，近得人天可喜妙相，遠得三乘端嚴法身，故言『持戒恆端嚴』也。如優陀羨王有相夫人，持一日戒，其夜命終，即生天上，得端正身。依王先契，還下報王。嫌王身臭，沉歸天上。即是其事。『破戒常醜陋』者，答第四問。『破戒之人，罪業增長，墮三惡道，受醜陋身。若生人中，諸根不具，邊地下賤，形儀鄙拙，人不喜見，經百千生。』故言『破戒常醜陋』也。

《經》曰：天復請曰：『誰為善眷屬？誰為惡心怨？云何極重苦？云何第一樂？』

述曰：此下第五請答。此即請也，亦有四問：一問善眷屬，二問惡心怨，三問極重苦，四問第一樂。『誰為善眷屬』者，此第一問。『眷』謂家眷，『屬』謂親屬。世間眷屬，或父不慈，或子不孝，或兄不順，或弟不恭；或內外諸親，不仁不義。情相乖阻，狀若怨家，雖名眷屬，而非是善。若父慈子孝，兄順弟恭，內外諸親，仁義相向，情無乖阻，水乳和同，如此眷屬，名之為善。未知法中，誰得名為純善眷屬？『誰為惡心怨』者，此第二問。婬賢嫉勝，名為惡心，欲相加害，名為怨也。未知法中，誰是行者惡心怨也？『云何極重苦』者，此第三問。世間煞縛，枷鎖囚禁，怨會愛離，病死所逼，名之為苦。未知法中，更有苦惱過此以不？『云何第一樂』者，此第四問。世間富貴，乘肥衣輕，目觀美艷，耳聽絲竹，田遊煞獵，耽婬嗜酒，縱恣歡娛，名之為樂。未知法中，更有快樂過此以不？

《經》曰：世尊告曰：『福為善眷屬，罪為惡心怨。地獄極重苦，無生第一樂。』

述曰：此答也，次第答前四問。『福為善眷屬』者，答第一問。福謂施、戒、修三德。施有三種：一，財施，由無貪善根成；二，無畏施，由無瞋善根成；三，法施，由無痴善根成。戒有三種：一，攝他戒，謂身三，由無貪善根成；二，不嬈他戒，謂口四，由無瞋善根成；三，饒益戒，謂受持。此二福相續生，由無痴善根成。修有三種：一，四靜慮，由無貪善根成；二，四無量，由無瞋善根成；三，四無色，由無痴善根成。又六度中，前五亦是福也。如是福德，皆以十善業道為性。若施、戒二福，生生之處，內感欲界人天勝身，外招十善清淨眷屬；所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之人以為眷屬。若修定福，感得色、無色界殊勝之身。此之二福，乃至遠得三乘聖果也。此答意云，世善眷屬，暫會永離，難聚易散，不保終久。未若法中，二福善業，真實牢固，常資行人，多有利益。諸眷屬中，此為最善也。『罪為惡心怨』者，答第二問。破滅三寶，五逆，十惡，並名為罪。由此罪故，能令諸衆生輪墮三塗，長劫受苦。此答意云，世間惡心，但害一身，尚名為怨；法中罪業，能害多身，豈非大怨？故言『罪為惡心怨』也。『地獄極重苦』者，此答第三問。梵云『那落迦』，舊云『泥犁』，訛也。唐云『不可樂處』。然以不可樂處即是其獄，多在地下，故云『地獄』。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熱地獄有八：一，等活；二，黑繩；三，衆合；四，叫喚；五，大叫喚；六，燒熱；七，大燒熱；八，無間。此八在瞻部洲下，重累而住。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治，後三無主治。然此八為本，一一各有十六圍。一面有四，四面合十六。通本為十七，八個十七，合有一百三十六所。罪人於中，受熱惱苦。寒地獄亦八：一，頞浮陀，由寒苦所逼，肉生細皰；二，尼頞浮陀，由寒風所吹，遍身成皰；三，阿吒吒，由唇不得動，唯舌得動，故作此聲；四，阿波波，由舌不得動，唯唇得動，故作此聲；五，嘔喉喉，由唇舌皆不得動，振氣故作此聲；六，鬱波羅，此是青蓮華，此花葉細，由肉色細坼，似此花開；七，波頭摩，此是赤蓮華，由肉色大坼，似此花開；八，芬陀利，此是白蓮華，由彼骨坼，似此花開。前二從身相受名，次三從聲相受名，後三從瘡相受名。又前二可叫，次三不可叫，後三不叫。此八在四洲間，著鐵圍山底，仰向居止。罪人於中，受寒凍苦。邊地獄有三：一，山間；二，水間；三，曠野。受別業報，寒熱雜受。此答意云，雖有人間煞縛、枷鎖、怨會、愛離、病死等苦，及以畜生、餓鬼之苦，比於地獄，百分不及其一。乃至千萬那由他分，亦不及其一。故言『地獄極重苦』也。『無生第一樂』者，答第四問。涅槃之體，名曰『無生』。以無生故，畢竟不滅。聖人證此，寂然涅槃，常住安隱，故是極樂。此答意云，世間欲樂，樂極則苦；豈若涅槃，無苦常樂。故《經》云：『高者必墮，常者必盡，合者必離，樂者必苦。』此偈明生死妄想，樂極必苦。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此偈明涅槃無苦，畢竟常樂，故言『無生第一樂』也。

《經》曰：天復請曰：『何者愛非宜？何者宜非愛？何者極熱病？誰是大良醫？』

述曰，此下第六請答也。此即先請，亦有四問：一問愛非宜，二問宜非愛，三問極熱病，四問大良醫。何者愛非宜，何者宜非愛，者，此第一、第二問。且如甘飯雜毒，雖是所愛，而損身害命，不宜食之。又如良藥苦口，即非所愛，而利於病，所宜服之。又如諂辭順情，雖是所愛，而損於行，不宜聽之；忠言逆耳，雖非所愛，而利於行，所宜聽之。未知法中，何者是情所愛而於身不宜，何者於身有宜而非情所愛也？何者極熱病，者，此第三問也。迦摩羅病，世稱熱病，遇此病者，必定當死，世醫拱手。未知法中，頗更有病極過於此熱病以不？誰是大良醫，者，此第四問。良，者，善也；醫，者，意也。善識病源，妙閑藥性，療者必瘥，稱曰良醫。良醫有四義：一知病；二知病因；三知病瘥；四知病瘥已不生。未知法中，頗有良醫大過如此良醫以不？

《經》曰：世尊告曰：「諸欲愛非宜，解脫宜非愛；貪為極熱病，佛是大良醫。」

述曰，此答也，次第答前四問。諸欲愛非宜，者，答第一問。諸欲謂可愛色、聲、香、味、觸，五欲境也。能生欲心，為欲所取，故名欲也。《經》云：「五欲誑人，如蜜塗刀，舐者傷舌。猶如炙疥，初雖少樂，後即大苦；如逆風執火，如其不放，必定燒手。如國王貪色，遂失其位；仙人愛聲，從空墜林；比丘嗅香，河神責罵；沙彌嘗味，投池作龍；藍弗染觸，退失神足。又此五欲，現受三苦，謂覓時生勤勞苦，守時生怖畏苦，失時生熱惱苦。又為非法，追求五欲，復墮地獄，餓鬼、畜生。多時受苦，後生人天。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此等苦，皆為貪著五欲因緣。故知五欲雖是凡情欲心所愛，而於行者極非所宜，故言『諸欲愛非宜』。解脫宜非愛，者，答第二問。涅槃無為，體絕衆縛，故名解脫。證解脫者，永離生死，常住湛然。如此解脫，資潤行者，極是所宜；而凡夫愚情之所不愛，故言『解脫宜非愛』。故《經》云：「凡夫寧樂疥癩、野干身，不樂涅槃。野干猶有眼、耳、身、心，涅槃無故。」貪為極熱病，者，答第三問。貪，是貪使，體通三界，遍障五門；六識俱行，六塵齊染；生死腳足，苦惱根源。世間熱病，豈能比此？如《智度論》說：「欲火熾發，燒於祆祀。」豈非貪愛是極熱病耶？現在尚自火燒，來生寧免湯鑊？故言『貪為極熱病』也。佛是大良醫，者，答第四問。如來五眼內明，六通外朗；豎觀三際，橫睹十方。至於身心病源，對除藥法，悉皆洞照，無非目前。故設教逗機，皆稱根性；隨病授藥，無不獲益。是故號『佛是大良醫』。《阿含經》說佛有四智：一知苦，二知苦因，三知苦滅，四知苦滅道，故曰『良醫』。又《經》云：「世醫所療治，雖瘥還復生。如來所治者，必竟不復發。」故言，佛是大良醫也。

《經》曰：天復請曰：「誰能覆世間？世間誰所魅？誰令捨親友？誰覆障生天？」

述曰，此下第七請答。此即先請，亦有四問：一問覆世，二問魅世，三問捨友，四問障天。「誰能覆世間」者，此第一問。覆，謂障蔽。世間眼目為暗盲覆蔽，不見衆像。未知法中，更有何物覆蔽世間，不識道理？「世間誰所魅」者，此第二問。如世間魅鬼，魅人令癡，或悲或喜。未知法中，更有何物能魅世間，令其迷亂？「誰令捨親友」者，此第三問。朋流交密，即為親友。若因財密，財盡則疏；若因勢親，勢歇便阻。如張、陳兇終，蕭、朱隙末是也。未知法中，誰令衆生捨於親友？「誰覆障生天」者，此第四問。天之勝報，人皆愛樂，由誰為障，不得上生？

《經》曰：世尊告曰：「無智覆世間，世間癡所魅，慳貪捨親友，染著障生天。」

述曰，此答也。次第答前四問。「無智覆世間」者，答第一問。無苦、集、滅、道四諦智，或無眞、俗二諦智，名為無智。無智，即無明使也。由無智故，不知生死苦果集因，不知解脫道因滅果，不知眞諦一相無為，不知俗諦三世因果。此答意云，世間盲暗，但覆肉眼，無智能覆世間慧眼。故言『無智覆世間』也。「世間癡所魅」者，答第二問。「癡」即無明別名也。由癡魅故，於無常見常，於無我見我，於不淨見淨，於苦見樂。所有行解，皆皆顚倒。如此顚倒，並由愚癡，故言『世間癡所魅』也。「慳貪捨親友」者，答第三問。「慳」是吝於己物；「貪」是欲於他財。如律中說：「有一比丘，池邊習定，池龍敬德，以身繞之。比丘心惡，欲令其去，方便說偈，從索珠云：『光耀摩尼寶，纓絡莊嚴身；若能施我者，是名為善親。』池龍慳惜，說偈答云：『我愛摩尼寶，過汝比丘身；我終不施汝，任汝不相親。』佛因此事，復說偈云：『多貪人所惡，數乞朋友乖；比丘乞龍珠，一去不復回。』故知慳貪能捨親友也。又由貪故，唯欲他財；由於慳故，不行惠施。所生之處，貧窮之少；無父無母，無妻無子；無善知識，無親友人。故言『慳貪捨親友』也。《成實論》有五慳：一施

慳；二家慳；三處慳；四讚慳；五法慳。此之五慳，並捨親友也。『染著障生天』者，答第四問。天謂二十八天，皆須厭下而得上生。若染著下地，不得生上。若染著人中五欲，縱情放逸，不肯厭離，不得上生六欲天中。如佛弟難陀厭孫陀羅，欣於天女，方始持戒，願生天上。如經廣說。若染著六天五欲，不得上生色界天中。若染著色天果報，不得上生無色天中。故言『染著障生天』也。又三乘聖人，名爲淨天，若染著三界二十八天有漏果報，不得入彼三乘聖道。故言『染著障生天』也。

《經》曰，天復請曰：「誰非火所燒，風亦不能碎，誰非水所爛，能浮持世間？誰能與王賊，勇猛相抗敵，不爲人非人，之所來侵奪？」

述曰，此下第八請答也。此卽先請，問有兩意：一問誰無七難，二問誰有一能。七難者：一火難；二風難；三水難；四王難；五賊難；六人難；七鬼難。火以燒焦爲難，風以飄碎爲難，水以溺爛爲難，王以威力爲難，賊以劫煞爲難，人以侵害爲難，鬼以精魅爲難。世間之人，多不免此七種災難。未知法中，誰能離免此七種災難也？經文可解。一能者，能浮持世間也。世間有二：一器世間，卽依報；二衆生世間，卽正報。如世水輪，能浮持地輪及衆生類。未知法中，誰能浮持此二世間？此由水有二用：一能爛物；二能持地。故問水爛物之次，卽問浮持也。

《經》曰，世尊告曰：「福非火所燒，風亦不能碎；福非水所爛，能浮持世間。福能與王賊，勇猛相抗敵；不爲人非人，之所來侵奪。」

述曰，此答也，答前二問。『福』謂施戒，修三種福也，如前善眷屬中釋。答無七難，意云，凡遭七種災難，爲造十惡罪因。既修三種福德，寧羅七種災難？問：賊行非理，容可拒之；人法屬王，何得抗敵？答：如殷紂暴虐，周武拒之，雖是王人，有相抗敵。又，王是總語，兼稱臣屬，銜王命者，並亦名王。如此王臣，暴行酷虐，非理同賊，亦得抗之。且如經說：有王責臣，令簿錄家財。其臣遂錄已修福物，王瞋責言：「已修福物，今並見無，何不錄汝家中現物？」臣答王言：「已修福物，是臣之物。家中現物，原屬王家，非臣獨有，所以不錄。」王心開悟，遂亦修福。故知其福，非他能奪。答有一能，意云，由三福故，感得人天殊勝正報，兼感器界、屋宇、資緣種種依果，故言『福能浮持世間』。『問，孔、老等云，從道以生一，從一以生二，從二以生三，從三生萬物。『道』謂虛通，『一』謂元氣，『二』謂陰陽，『三』謂天地人，『萬物』謂雜畜草木等。又云：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感天地精靈以成於人。據此而言，卽是外器世界，能持衆生世間；豈非是衆生內福，能持外器世界？答，孔、老所說，則天地生人；釋宗所明，則人生天地。謂由衆生共相業力，外感器界天地依報，若成若壞，如餘處廣說。故《經》云：『三界所作，皆是一心。』又《論》云：『外由內得成。』此則孔、老但觀外相先後，卽謂天地生人；如來洞知內體因果，故說人生天地。三教深淺，觀此可知。

《經》曰，天復請曰：「我今猶有疑，願佛爲除斷。今世往後世，誰極自欺誑？」

述曰，此下第九請答也。此則先請，上半序問，下半正問。序問意云，上蒙廣答，已析諸滯；下情多惑，尚有餘疑。願佛慈悲，爲我除斷。正問中云，『今世』謂現在，『後世』謂未來，謂從今身往後身也。問，有爲無常，不來不去，又無主宰，說誰往耶？答：前滅後生，不常不斷；因招果續，假說往來。譬如將燈從此至彼，雖念念滅，假說往來也。問，三世輪環，果因圓備，何故偏請現、未，不問過耶？答，前事已經，無勞更問，後身未受，故須請之。如諸天禮白骨，餓鬼鞭死屍卽是。已經之事，多分自知，故不問也。此問意云，世間欺誑，但欲侵損他人。未知法中，更有從今向後而自侵損極欺誑耶？

《經》曰，世尊告曰：「若多有珍財，而不能修福，今世往後世，彼極自欺誑。」

述曰，此答也。『珍』謂金銀八珍，『財』謂錢絹等物。世人愚惑，自謂常存，不識果因，多積財寶。於悲田所，無慧施心；於敬田中，無供養意。忽然命盡，無一福資，輪墜三塗，長時受苦。錢財珍寶，他人用之，己無片善，豈非自負？故云：『若多有珍財，而不能修福，今世往後世，彼極自欺誑』。又如《經》云：『惜財不布施，藏積畏人知，捨身空手去，餓鬼中受饑。』又如《經》云：『親眷皆分離，唯業不相捨，善惡未來世，一切時隨逐。』此中應引畜三妻人爲喻，又應引有三子人爲喻。又《經》云：『寧自割身肉而啖食之，不肯持錢財布施，求後世之福。此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等。』

《經》曰，爾時，彼天聞佛世尊說是經已。

述曰，此下第三，依教奉行分，卽是流通。有三：一聞法；二申敬；三隱還。此卽聞法也。

《經》曰：歡喜踴躍，嘆未曾有，頂禮佛足。

述曰：此申敬也。既聞妙法，不覺欣然，爲申敬德，故復嘆禮。

《經》曰：即於佛前，欻然不現。

述曰：此隱還也。來爲諮疑，已蒙析滯，所懷既遂，故隱還宮也。

安惠《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卷二

論：復次，於前所說十八界中，幾有見，幾無見？幾有對，幾無對？幾善，幾不善，幾無記？

釋曰：自下簡釋諸法品類，委細分別有見等性，故有斯問，餘如論文。何以此中唯分別界品類差別，不分別蘊、處之品類？約界分類，相貌易知，文句簡略，善。約蘊、處分別品類，即文句煩廣，分別有漏等義理難見。是以唯約界分別，不約蘊、處。

論：頌曰：一有見謂色，十有色有對；此除色聲八，無記謂三種。

論曰：十八界中，色界有見，以可示現此，彼差別，由此義準說餘無見。

釋曰：十八界中，一界有見，所謂色界。頌雖不說，以義準知。除色界外，餘皆無見。問，豈不於前釋名義中，已說有以最勝故，以可指示此彼差別。已說之事，何須重釋？答，前雖已約十色界義說爲最勝，今約十八界中差別，令知唯此一界是有見故，無重說過。問，見是何義？答，約婆沙宗，眼名爲「見」。色是眼境，此見俱故，名爲「有見」。約經部宗，眼識名「見」。色是彼境，以可指示在此，在彼，眼識得生，名爲「有見」。或色之差別可指示故，名之爲「見」；色與差別俱故，名之「有見」。有說此色有示現故，名爲「有見」，可示在此，在彼別故，如有所緣。阿闍梨衆賢云，此色定與見俱，故名「有見」。由色與眼俱時起故，如有伴侶。或此色於鏡等中有像可現，故名「有見」，可示如彼，此亦爾故。不可說聲有谷響等應成有見，不俱生故。由說此相，餘界無見，義準已成。

論：如是已說『有見』、『無見』。唯色蘊攝十界有對。對是礙義。此復三種：障礙、境界、所緣異故。障礙有對，謂十色界自於他處被礙不生，如手礙手，或石礙石，或二相礙。境界有對，謂十二界、法界一分諸有境法，於色等境。故《施設論》作如是言，有眼於水有礙非陸，如魚等眼；有眼於陸有礙非水，從多分說，如人等眼；有眼俱礙，如畢舍遮、室獸摩羅及捕魚人、蝦蟆等眼；有俱非礙，謂除前相。有眼於夜有礙非晝，如諸蝙蝠、鵂鶹等眼；有眼於晝有礙非夜，從多分說，如人等眼；有眼俱礙，如狗、野干、馬、豹、豺、狼、猫、狸等眼；有俱非礙，謂除前相。此等名爲境界有對。所緣有對，謂心、心所於自所緣。

釋曰：十八界中，十界有對，謂色蘊攝十有色界。《頌》唯言「色」，若爾，法界中亦有色，何故非是有對中攝？以法界中雖亦有色，於中亦有非色，法界不全是色，故此不攝。彼蘊所攝之十色界，定全是色，故此所攝。「對」者，「礙」義。亦是恚義。今此何故唯礙義，非是恚義？礙復非一，此別有三：障礙、境界、所緣異故。「障礙有對」者，彼微聚色於虛空中所容受處生，此名自位；於中礙他令不生，故名「障礙有對」。「如手礙手」，猶如左手於自住處，若右手來附著左手，爲左手礙故，不得於左手所住位中住，故名障礙有對。「如石礙石」，道理亦然。或有手礙石、石礙手等，故云「或二相礙」。又空界色爲微聚色礙，故名「有對」。色界既爾，餘聲等界，例此應知。「境界有對」者，如五根爲五境礙，故名境界有對。猶如眼根取一色時，被此色礙，故於餘色不轉。餘根亦爾。論中言「十二界、法界一分」者，通六根、六識，及法界中心所法界，此皆有境。約有境說，亦不相違。以此等義得決定故，引《施設論》云「故《施設論》作如是言，有眼於水有礙非陸」。此中礙是其見義，非謂礙故不見。如魚等眼於水中見，故名爲礙。「有眼於陸有礙非水，多分如人等眼」。言「多分」者，謂亦有人水中見物。「有眼俱礙，如畢舍遮、室獸摩羅及捕魚人、蝦蟆等眼」。「畢舍遮」者，謂水中羅刹，亦言水獸。此類水陸俱有，及水陸俱見。「室獸摩羅」者，謂蛟龍也；其形如被，周匝有頭。此有多種，或云「宜羅悉」，此名「執捉」。能繳纏人畜，其形如蛇。或名「竭揭吒」，此云「角捉」。既得人畜，以角據地，堅執不放。此等水陸俱能見色。餘如論文。「有俱非礙，謂除前相」者，如在胎內定夭壽者，及滅盡定並無想定無想有情；此等現行者，及獸迦捺哩二合祇，唐言「世界中間」，於兩世界中間生有情，彼此世界日月光明之所不及，常幽暗故，非佛出世佛光所照，餘常不見，此亦黑暗地獄之類也；及過去、未來眼，及卵殼內定夭壽者，此等水陸俱不見，故云「俱非礙」。若約刹那，彼同分眼亦爾。「有於夜有礙非晝，如諸蝙蝠、鵂鶹等眼」。「蝙蝠」者，名「伏翼」，肉翅，夜飛晝伏。「鵂鶹」者，俗呼爲「薰狐」，亦晝隱夜飛。此等皆夜見晝不見。「有眼於晝有礙非夜，從多分說，如人等眼。」言「多分」者，人中亦有夜中見者，如有一類竊盜云者。「有眼俱礙，如狗、野干、馬、豹、豺、貓、狸等眼等」者，「等」謂熊、虎之類餘禽獸等。亦

有一類人，或以業力，或業力故，亦夜分見。此等晝夜俱見，文易可知。「有俱非礙」，謂除前相」者，如前第四句。論總結云，「此等名爲境界有對」。「所緣有對」，謂心、心所於自所緣」，心、心所法，約所緣起，故名「所緣有對」。

論：境界、所緣，復有何別？若於彼法此有功能，卽說彼爲此法境界，心、心所法執彼而起，彼於心等名爲所緣。云何眼等於自境界所緣轉時，說名有礙？越彼於餘，此不轉故。或復礙者是和會義，謂眼等法於自境界及自所緣和會轉故。應知此中唯就障礙有對而說，故但言「十有色有對」，更相障故。由此義準，說餘無對。

釋曰：境界有對、所緣有對，相極相似，若無差別者，卽不應別說有境界有對及所緣有對。欲知此二差別之相，故作斯問。論自答云：「若於彼法此有功能，卽說彼爲此法境界。」「功能」者，是作用義。以諸根有取境作用，故說色等是根境界。如世亦言，如於何處我有功能，卽說彼爲我之境界。「心、心所法執彼而起，彼於心等名爲所緣」者，如羸弱人依杖而起，心、心所法亦復如是，緣境而起，非境不起。此說何義？境是眼之所有，亦是心、心所之所有。所緣唯是心、心所，非餘。夫言「對」者，是不轉義。猶如水流，堤等礙故，不復流住，名爲「不轉」。今者眼等於境界等轉，翻名有對，與世間相違，故起問言：「云何眼等於自境界所緣轉，說名有礙。」論自答云：「越彼於餘，此不轉故。」此中「礙」者，是不轉義，非是轉義。以被此境礙，故於餘境不轉。是以不與世間相違，隨世所說故。「或復礙者是和會義，謂眼等法於自境界及自所緣和會轉故」者，「自境轉」者，取彼根，緣彼識，名自境轉。隨取何境之眼根，亦緣此境而生眼識。取此境眼，緣此境識，俱滯此境，故名「有對」。已說三種有對，然亦未知十色界等是何有對。論自釋云：「應知此中唯就障礙有對而說，故但言十有色有對，更相障故。由此義準，說餘無對。」「更相障故」者，如色能礙聲，聲能礙色等，於自位中障餘生故。以十色界微聚性故，更相障礙。總意云，眼等色等是障礙有對；眼等及心、心所是境界有對；唯心、心所是所緣有對。五境唯障礙有對；五根通二有對，謂障礙、境界；心、心所亦二，謂境界、所緣。以此爲四句分別等。

論：若法境界有對，亦障礙有對耶？應作四句，謂七心界、法界一分諸相應法，是第一句；色等五境，是第二句；眼等五根，是第三句；法界一分非相應法，是第四句

釋曰：「七心界及法界一分諸相應法，是第一句」者，心、心所法有彼境故，故名境界有對。非障礙有對，非微聚故。「五境是第二句」者，境是微聚，故名障礙有對。自是其境，非有境故，非境界有對。「五根是第三句」者，體是微聚故，能取境故，亦是障礙有對，亦是境界有對。「法界一分非相應法，是第四句」者，此中不相應及無爲無恚，此等皆無自位處所，自他不能爲障，故非障礙有對；以無取境用故，非有境故，非境界有對。

論：若法境界有對，亦所緣有對耶？應順後句，謂若所緣有對，定是境界有對。有雖境界有對，而非所緣有對耶？應順後句，謂若所緣有對，定是境界有對。

釋曰：「句」者，是顯義句，謂因此句能顯彼義。此一問中有其二句，初句云「若法是境界有對」，第二句云「亦所緣有對耶」。若所答之人先舉初句，名「順前句答」；若先舉第二句，名「順後句答」。句以如是。若狹問寬，卽順前句答；若以寬問狹，應順後句答；若互有寬狹，卽作四句。此中以寬問狹，故論云「應順後句」。「謂若所緣有對，定是境界有對」，以心、心所仗境而起故，境界、所緣，不可相離，是知心、心所法非境不轉，若是所緣，必是境界。故答此問，定順後句。「有雖境界有對，而非所緣有對，謂眼等五根」者，約此五根，境與緣有其差別。五根唯能取境，心、心所等能取於境，亦能緣境，故成差別。五根唯能取境，而無能緣。以是根故，能取境故，是境界有對。非心、心所，非能緣故，非所緣有對。

論：此中大德鳩摩羅多作如是說，是處心欲生，他礙令不起，應知是有對，無對此相違。此是所許。

釋曰：此師意云，所依、所緣中間，有他法礙，令識不起，故名「有對」。所依者，謂五根；所緣者，謂五境。此二中間，五識被他法障，故不得起，是以十界名有對。「無對此相違」者，隨於何境，識生無障，此名無對。如意界、法界中間，無法能障意識，令其不生，故名無對。然以義準，應知七心界及法界是其無對。

論：如是已說「有對」、「無對」。於此所說十有對中，除色及聲，餘八無記。謂五色根，香、味、觸境，不可記爲善、不善性，故名無記。有說不能記異熟果，故名無記。若爾，無漏應唯無記。其餘十界通善等三，謂七心界與無貪等相應，名善；貪等相應，名爲不善；餘名無記。法界若是無貪等性相應等起擇滅，名善；若貪等性相應等起，名爲不善；餘名無記。色界、聲界，若

等、不善心力等起身、語表攝、是善、不善、餘是無記

釋曰：『於此所說十有對中、除色及聲、餘八無記』者、此八定是無記性攝　何以得知此定無記？以頌云『餘三種』。餘既通其三性、以是故知、此八定唯無記。何名無記？以不能記、故名無記　五根三境、不可說爲善、不善性、故名無記。論自釋云：『不可記爲善、不善性、故名無記』應贊毀法、可記說在黑、白品中、名爲有記。若於二品皆所不容、體不分明、名無記法。『有說不能記異熟果、故名無記』者、以不能記可愛、可惡二異熟故、名爲無記。論主不許後師所說、故有難云：『若爾、無漏應唯無記』。亦不能招可愛、可惡異熟果故　此二說中、前說爲善。『其餘十界通善等三』者、此等定通三性、不得言唯通一、二性等。所言『善』者、善謂捨惡、是違惡義。或復『善』者、名慧攝受　謂若諸法慧所攝受、或攝受慧、皆名爲善　或復『善』者、是吉祥義。能招嘉瑞、如吉祥草。或復『善』者、是善巧義。爲可贊法、名之爲善。誰有善者、能爲『可贊』之法　翻此卽釋『不善名義』。此之十界、以因故通其三性：一者性；二者相應；三者等起。此之三因、非俱時過。於十界中、七心界是相應、以相應通於三性、與無貪等五法相應名善、與貪等五相應名不善、與無記相應名無記　法界所攝品類衆多、於中諸法具其三因、故通三性、無貪等五是善性、此相應心所等是相應善、無恚及得、相等不相應行是等起善、擇滅是勝義善；除於擇滅、餘若翻此、名爲不善；餘名無記。色、聲二界一向約等起、通善、不善、無記。故論云：『若善不善心力等起身、語表攝、是善不善、餘是無記。』有一師說、其五識身皆無分別、又唯一念隨在境中、非如意識、云何立爲善、不善性？此理不然。若謂五識無分別故非善不善、有大過失。或等引中所有意識皆無分別、應非善性。又五識身、非無分別、許與尋、伺相恒相應故。又雖一念隨在境中、誰遮相應有信、貪等？由有意識、雖復一念隨在境中、而成善惡。故不應用此所說因、遮五識身善不善性。化地部說、前四識身但異熟生、唯無記性；身識有時轉變生故、與意識俱通有記性。此說非理。與契經中立六愛身義相違故。彼部復云、如彼經說：眼觸無間所生貪愛、名眼觸生。言無間者、明知彼約別剎那說。此釋非理。受等同故、六六經中說眼觸生受、想、思等、非不許彼與眼觸等俱時而生。又經唯言眼觸所生受等、無『無間』言、汝宗所加、謬取經意、是故不應作如是釋。然諸衆生有種種性、或軟煩惱、或利煩惱。軟煩惱者、要先發起虛妄分別、然後煩惱方現在前　利煩惱者、不待分別、境力相順、煩惱便起　由此道理、或有先起染污餘識　如前所說、七心界約相應通其三種；法界通四種善、三種不善、四種無記；色、聲二界約等起通三。如是等義、許極成立。

論：已說善等、十八界中、幾欲界繫？幾色界繫？幾無色界繫？

頌曰：欲界繫十八、色界繫十四；除香味二識、無色繫後三。

論曰：繫謂繫屬、卽被縛義　欲界所繫、具足十八；色界所繫、唯十四種、除香、味境及鼻、舌識　除香味者、段食性故　離段食欲、方得生彼　除鼻、舌識、無所緣故　若爾、觸界於彼應無　如香、味境段食性故、彼所有觸非段食性　若爾、香、味類亦應然　香、味離食、無別受用　觸有別用、持根、衣等　彼離食欲、香、味無用　有根、衣等、故觸非無

釋曰：此十八界、欲界具有、無有一界不屬欲界　故論云：『欲界所繫、具足十八。』言『繫』者、是非離義。爲欲貪繫、不得生離。論自釋云：『繫謂繫屬、卽被縛義。』於欲界中雖具十八、然十八中法、非盡屬欲界、無漏無爲不繫欲界故。色界所繫有其十四、於十八中、除香、味二境、鼻舌二識。何故彼中無其香、味？答、此唯段食性故　彼無段食、故無香、味。彼中何以無段食耶？答、彼無用故、如無色界。色於彼何以不須段食？論自釋云、『離段食欲、方得生彼』、是以不須。如離色已、生無色界　又彼何以無鼻、舌識？論自釋云『無所緣故』。無所緣境、識不生故。如無色界、眼、耳等識、無其境故、識亦不起。無香、味因、義未具故。復起問云：『若爾、觸界於彼應無、如香、味境、段食性故。』答云、觸界若唯段食性者、誠如所難。以觸有二、段食性、非段食。非段食性者、何妨彼有？論自釋云：『彼所有觸、非段食性。』又問：『若爾、香、味類亦應然。』如觸、有是段食性、有非段食性。香之與味、亦應如是、有是段食、非段食故。非段食性者、色界應有。答、此難不齊香、味二界、離於段食、更無別用；觸離段食、更有別用。然香、味境、離段食無、可爾無過。觸卽不爾、離段食外、更有別用、以能爲彼色界根依、謂四大種、卽此大種名之爲觸。若色界無觸、應無大種；既無大種、卽無所造；既無能、所造色、應同無色、不名色界。所言『持』者、彼色界天有所居宮殿、所依地等、行住坐卧、必有觸對宮殿等故。言『衣』者、色界中有、尚與衣俱；豈況本天、無衣裸露？既有衣服、卽有聚集、可秤輕重、所造觸生。香、味不然、故彼非有。然觸於彼更有別用、具三因故、如上所說：持義、根所依義及

衣義等，故觸非無。

論：有餘師說，住此依彼靜慮，等至，見色、聞聲、輕安俱起，有殊勝觸，攝益於身。是故此三，生彼靜慮，猶相隨逐。香、味不爾，故在彼無。

釋曰：言「餘師」者，謂即大德室喇羅多。說如是意，謂住此界修彼定者，生彼界已，亦同因中所修得定。謂修定者，約其靜定，後天眼、耳，見色、聞聲，有輕安俱殊勝觸。殊勝觸界，攝益於身。故知生彼靜慮亦有此三，謂見色、聞聲、輕安俱觸。香、味二境，修定之者，因中無用，故生彼界，香、味亦無。

論：若爾，鼻、舌彼應非有。如香、味境，彼無用故。

釋曰：此中論主於尊者室喇羅多所說更無徵斥，將欲出彼毗婆沙師所說之過，故復論云，若如是者，鼻、舌二根，彼應非有。如香、味境，彼無用故。毗婆沙師立量云，色界無香、味（宗），彼無用故（因），如女、男根之境（喻）。此中毗婆沙師約體有無，及有用、無用為因。言若有其用即有，無所用即無，故論非之。若以無用故為因者，即鼻、舌二根，彼應非有。不能與識為其依故，不緣境故。此中因有不定過：為如香、味，彼無用故，彼界無耶？為如鼻、舌，彼無用故，彼界有耶？毗婆沙師救彼因云：

論：不爾，二根於彼有用，謂起言說，及莊嚴身。

釋曰：毗婆沙師立量救云，彼色界中有鼻、舌根（宗），彼有用故（因），猶如眼根（喻）。彼中鼻、舌如何有用？有二種用：一者起言說；二為莊嚴身。若無此二，身不端嚴，及不能起言說等故，是以二根決定有用。論主難云，雖說鼻、舌有用之因，此亦不定。

論：若為嚴身及起說用，但須依處，何用二根？

釋曰：如婆沙師說二用因，是則但約二根依處，不在其根。以莊嚴身及起言說，唯要依處，何用根為？根是淨清色，非現量得，何能嚴身及起言說？為如鼻、舌依處，有嚴身用故，應是有耶？為如二根，無嚴身等用故，彼應無耶？彼復救云：

論：如無男根，亦無依處；二根無者，依處亦無。

釋曰：毗婆沙師意，欲成立有用因，故引證救云，若離於根，無別依處；要定有根，方有依處。言依處有用者，即是根有用義。猶如男根。彼無男根亦無依處，明知彼有鼻、舌根故，方有依處。依處有用，定知根亦有用。又，非色界中，離鼻、舌二根有別依宗，與根為依處故因，猶如男根依處喻。論主將出喻中之過，故復論云：

論：於彼可無男根依處，彼無用故。鼻、舌依處，彼有用故，離根應有。

釋曰：此中法喻不齊。男根依處，彼無用故，無亦不妨；鼻、舌依處，彼有用故，離根應有。鼻、舌依處，彼即有用，男根依處，彼無用故，故汝所引法喻不齊。毗婆沙師復救前量義云，非無用故，彼法定無。其理云何？

論：有雖無用而有根生，如處胞胎定當死者。

釋曰：此中意云，非無用者便言非有，有雖無用而立有者。如處胞胎定當死者，雖意無用，豈便無根？如是應知，色界之中，鼻、舌二根雖無其用，何妨彼有？故前所難以無用故彼非有者，理定不然。論主復云：

論：有雖無用，而非無因。

釋曰：此論主破婆沙師義，雖有無用而得生者，非定無因，以有為法必有因故。如胞胎中定當死者，彼雖無用而亦有故。於彼色界，鼻、舌二根非但無用，亦無別因，故不成例。毗婆沙師徵論主云：

論：彼從何因得有根起？

釋曰：此之意云，彼處胞胎定當死者，何別因許有根起，色界鼻、舌不許別因？論主答云：

論：於根有愛，發殊勝業。若離境愛，於根定然。彼離境貪，應無鼻、舌。

釋曰：此論主出彼胞胎定當死者根起之因，「於根有愛，造殊勝業」，此業是彼根起之因。若言色界於根有愛，理定不然。彼於香、味不生貪故。於境既爾，於根定然。故離境貪，應無鼻、舌。以於此中無根，境愛。胞胎死者，由愛生根。理既不齊，故不成例。要受前境貪愛其根，不緣受境，即無根愛。如離淫觸，即無男根。如是色界既無根愛起業之因，故鼻、舌根定應非有。由是此說，其理極成。故立量云，色界定無鼻、舌二根宗，無根起之因，彼非有故因，猶如男根喻。根喻或如無種之芽。論主極彼毗婆沙師，重設難云：

論：或應許彼男根亦生。

釋曰：此中意云，鼻、舌二根於彼無用，尚猶許有，男根於彼雖即無用，何妨亦生？以婆沙師宗云：色界有情相續，與鼻、舌根俱生宗，是色根故

[因]，如欲界有情相續（喻）。論主出彼因，喻之過，故引男根難云：男根亦是色根，欲界有情相續亦有，故極令色界應有。

論：若謂不生，由丑陋者，

釋曰：毗婆沙師若云，鼻、舌雖有，然非丑陋；男根若生，身即丑陋者，論主云，此亦不然。

論：陰藏隱密，何容丑陋？

釋曰：論主非毗婆沙師。以彼宗云，非男根於色界有（宗），以丑陋故（因），如眇、跛者（喻）。論主出此因不定過云，『陰藏隱密，何容丑陋？』如諸佛及輪王等陰藏，有何丑陋？阿闍梨衆賢云，色界之中，離根愛故，男根不生。由離根愛，依處亦無。此中何因作如是執？若離境愛，根愛亦無；非根愛無，處愛亦離。根與依處，鄰逼而生。境界不然，如何倒執？男根依處於彼不生，即顯男根於彼離愛。既許鼻、舌依處彼生，故知二根彼愛未離，故不應執彼離根愛未離處愛。理如前說。彼說不然，但離根愛，未離依處，亦無過失。猶如識依。如第二禪已上，離眼等五識愛故，無其五識，然彼識依處猶在。此亦如是，但無其根，何妨於彼有其依處。又衆賢云，又，眼等根互相繫屬。見諸啞者，多分耳聾；涂足、不涂，眼便明昧；齊輪塗澀，津潤於唇；拔鼻中毛，眼中落淚。諸如是等，其類實繫，故知諸根更相損益。勿令眼等諸用微故，鼻、舌根色界定有。此亦非理。以此但是毗婆沙語，非經部宗。經部不許眼等諸根互相繫屬。此是隨一不成之過。又，色界天諸根清淨，豈有諸根更相損益？故所引例，無相繫屬，義皆不成。恐其文廣，是故不然一一叙破。

論：又諸根生，非由有用，若有因力，無用亦生。男根於彼雖爲丑陋，設許有因，於彼應起。男根非有，鼻、舌應無。

釋曰：此即論主重破有宗。婆沙宗主云，男根有用方生（宗），有淫觸用故（因），猶如女根（喻）。論出有用因過，故作如是言：『又諸根生，非由有用，若有因力，無用亦生。』如陰藏等，是大人相。無經論說色界諸天有大人相。男根於彼雖有丑陋，設有因者，彼亦應生。以彼無因，是故不起。鼻、舌亦爾，彼無因力，理定應無。故立量云，男根非由有用故有（宗），約因生故（因），如眇、跛者（喻）。毗婆沙師引契經證成前說，云：

論：若爾便違，契經所說：彼無支缺不滅諸根。

釋曰：言「支缺」者，是依處；「不滅」者，是諸根。「滅」、「支缺」者，是根等無損害義。「不滅」者，諸根具義。此中意云，如契經說，色界諸天根無缺滅，以彼鼻、舌二根有故，所以世尊作如是言。論主破云：

論：隨彼諸根應可有者說爲不滅，何所相違？若爾許然，男根應有。

釋曰：意云此亦不違契經。契經唯約彼應有根言無缺滅，非一切根。契經若約欲界諸根如是說者，於彼亦應兼有男根，乃名無滅，何故偏標鼻、舌，不說男根？故所引經亦不應理。諸瑜伽師評此義云：

論：如是說者，鼻、舌二根於彼非無，但無香、味，以六根愛依內身生，非依境界而得現起；其男根愛依淫觸生，淫觸彼無，男根非有。故於色界、十八界中唯十四種，理得成立。

釋曰：此師意云：非諸經證皆以因明以爲定量，是故不應全彼義。以六根愛約我而有，總約六根故，非別約一、二、三等。此非於境而得現起，所言境有即有，境無即無。此是我愛。若色根斷，餘五亦斷；若有之時，皆具足有。若如是者，彼男根愛，何妨亦約我愛而有？對此義故，瑜伽者云：男根之愛，一向依境而生。誰有淫愛，而彼造作生男根業，非是我愛。故於色界、十八界中，唯十四種理得成立。

論：無色界繫唯有後三，所謂意界、法界及意識界。要離色，欲於彼得生，故無色中無十色界；依緣無故，五識亦無。故唯後三，無色界繫。

釋曰：如論可知。

論：已說界繫。十八界中，幾有漏，幾無漏？

頌曰：意法意識通，所餘唯有漏。

論曰：意及意識，道諦攝者，名爲無漏；餘名有漏。法界若是道諦無爲，名爲無漏；餘名有漏。餘十五界唯名有漏。

釋曰：問，無學相續之中，五識既無煩惱，其得亦無與此五識相應之惑，於聖道中先已知故，應名無漏，何以此中言是有漏？又十色界亦無煩惱，其得亦無此相應惑，亦非惑體，此於無學相續之中，亦應無漏，何以此中說爲有漏？答，有爲之中一向無漏者，唯十六行相相應受等，及此俱有得及相等隨轉無恚，此等皆得名爲無漏。此之五識，與其十六行相，爲俱有及隨轉色故，皆不得名爲無漏。如所問者，即外非情，色、聲等法，亦應無漏？此無煩惱，其得亦無相應之惑，又非惑體，於聖道中皆亦已知，應爲無漏。由此理故，不

應於中作如是問　論所說中，此無色所繫後之三界，卽說此爲有漏、無漏、無爲一向唯無漏，餘如論文。問：虛空、非擇滅非是對治有漏之法，何以亦得名爲無漏？答：非婆沙宗。如是說能治有漏，說名無漏；不能對治有漏法者，不名無漏。若不爾者，世尊亦應名爲有漏，無漏解脫及勝進道應爲有漏，擇滅亦應非是無漏。但是證法，非對治故。唯無間道名爲無漏。是故不應作如是問。無漏之義，如前已釋。

論：如是已說有漏、無漏，十八界中，幾有尋有伺，幾無尋唯伺，幾無尋無伺？

頌曰：五識唯尋伺，後三三餘無

論曰：眼等五識有尋有伺，由與尋、伺恆共相應，以粗相粗、外門轉故顯義決定，故說唯言

釋曰：唯五識身決定唯是有尋有伺，故頌言『唯』。餘如論文。阿闍梨衆賢云：此五識身『恒與尋、伺共相應』者，經主釋言『以行相粗、外門轉故』。此因非理。現見意識內門轉時，亦常與彼共相應故。應作是釋：五識唯於尋、伺所隨地中而得有故，非於欲界、初靜慮中心、心所法，除尋與伺而有。不與尋、伺相應，何用外門爲因簡別？彼難非理，此亦無過。尋、伺相應，名有尋有伺；若不相應，不得名爲有尋有伺。若與尋、伺相應之者，必行相粗及外門轉。雖梵天中，除中間禪，亦有尋、伺相應，意識是內門轉，少故不言。以多分皆是外門轉，故論所釋亦無有失。

論：後三，謂是意、法、意識、根、境、識中各居後故。此後三界皆通三品。意界、意識界及相應法界除尋與伺，若在欲界、初靜慮中，有尋有伺；靜慮中間，無尋唯伺；第二靜慮已上諸地，乃至有頂，無尋無伺。法界所攝非相應法，靜慮中間，伺亦如是。尋，一切時無尋唯伺，無第二尋故，但伺相應故。

釋曰：此後三中，有二決定，一者決定通於三品；二者決定此三通三。何以言『後』？文居後故，次第學者最後知故，故名爲『後』。若在欲界、初靜慮中，除尋、伺體，餘相應法有尋有伺。意界、法界及意識界，皆通三界。初靜慮已上無尋，中間禪已上無伺。所以於欲界、初靜慮中三通三，非於餘地。此中何以除尋、伺體？雖於欲界、初靜慮中與相應法俱，然自體相應，是以除之。不相應法，不與尋、伺而共相應，是故簡言唯相應法，除法界中非相應行。相應法中除尋之與伺，餘相應法及意界、意識界，於中間禪無尋唯伺，中間禪已上乃至有頂，無尋無伺。如於欲界、初靜慮中，非相應法及中間禪伺無，皆無尋無伺。尋，一切時無尋唯伺，無第二尋故，但伺相應故。是唯第二品攝。尋，一切時不離於伺，故言唯伺。是以離伺無有尋起，而或離尋得有於伺。

論：伺在欲界、初靜慮中三品不收，應名何等？此應名曰無伺唯尋，無第二伺故，但尋相應故。由此故言有尋、伺地有四品法，一有尋有伺，謂除尋、伺，餘相應法；二無尋唯伺，謂卽是尋；三無尋無伺，謂卽一切非相應法；四無伺唯尋，謂卽是伺。

釋曰：此何故問？經論之中唯說三品，謂有尋有伺、無尋唯伺、無尋無伺。不說第四品，三品卽應攝諸法盡。今於此中，伺於欲界、初靜慮中三品不收。且初品不收，此雖有尋而無其伺，以除自體無第二伺共相應故，初品不收。於第二品亦復不收，此與尋相應故，不得言無尋；復無餘伺共相應故，不得言唯伺，故第二品不收。第三品亦不收，以第三品是無尋無伺，此祇得爲無伺，不得爲無尋，故不收也。故起問云『應名何等』。論自答云：『此應名曰無伺唯尋，無第二伺故，但尋相應故。』爲第四品。此中論意，說三品者唯約一切地，非約一切法。三品攝一切地盡，攝一切法不盡。今約攝一切法，故應說第四品。因此論主引《對法》云，『有尋有伺地有四品法：一有尋有伺，謂除尋、伺，餘相應法。』『有尋有伺地』者，謂卽欲界及初靜慮。『謂除尋、伺餘相應法』者，除其自體，自體不與自體相應，無第二尋及第二伺共相應故，此爲初品。『二無尋唯伺，謂卽是尋』者，與伺相應故，無第二尋故，爲第二品。『三無尋無伺，謂卽一切非相應法』者，此以尋、伺無相應義，爲第三品。『四無尋唯伺，謂卽是伺』者，與尋相應故，無第二伺故，爲第四品。阿闍梨衆賢云：豈不經主言無第二尋故，設有第二，許相應耶？有第二，受而不相應。無第二言，非爲定證。此但應言自體不與自體相應，義爲明顯。今於此中不見有過，唯爲成立。別法與彼別法相應，彼聚之中無別尋故。故論主云無第二尋。有何過失？所言『有第二，受而不相應』者，雖有二，受非聚中。設一聚有，誰遮相應？是以一聚之中無有二故，故不相應。由是《論》善說此義，無第二尋。

論：餘十色界尋、伺俱無，常與尋、伺不相應故。

釋曰：餘十色界，必定無伺，相應之義，在心、心所。此十是色，故不相應。是以論云『尋、伺俱無，常與尋、伺不相應故』。

論：若五識身有尋有伺，如何得說無分別耶？

釋曰：此中尋是分別異名。五識決定與尋相應，如何說此爲無分別？又何處說爲分別，意識卽於餘處有，說爲有分別；義準五識，是無分別。未知有尋，何故有處名無分別，故有斯問。

論：頌曰，說五無分別，由計度隨念；以意地散慧，意諸念爲體

論曰：傳說分別略有三種，一自性分別；二計度分別；三隨念分別。由五識身雖有自性而無餘二，說無分別。如一足馬名爲無足。

釋曰：此中何以爲傳說？言經部宗無自性分別，如《五蘊論》云，尋云何？謂心有尋求，是思慧之差別。此中意說，離心之外，無別尋體。三分別中，經部不許自性分別，由斯故置『傳說』之言。或餘處說八種分別，今此說三，論主不許，故云『傳說』。八種分別者，一自性，二差別，三總執，四義，五我所，六愛，七非愛，八彼俱相違。釋此名義，如《對法》第二，三分別中。五識唯有自性分別，而無計度、隨念分別。唯一分別，名無分別。如一匹馬，無其三足，唯有一足，無行步用，亦名無足。五識亦爾。問，若五識身唯一分別，故名無分別者，意識有時亦一分別，如二釋已上定中意識，彼中無尋，故彼無有自性分別；非散慧故，亦無計度。唯餘隨念一分別俱，是故亦應名無分別。答曰，雖有意識唯一分別，約意識類作如是說；意識有時具三分別，有時具二，有時有一。五識不爾，唯一非餘。是以意識名有分別，非五識也。

論：自性分別體唯是尋，後心所中自當辯釋。餘二分別，如其次第，意地散慧、諸念爲體。散謂非定，意識相應散慧，名爲計度分別。若定若散意識相應諸念，名爲隨念分別。

釋曰：『散謂非定』者，是別別緣，非一境轉，此是聞慧、思慧、生得慧攝。此何以得計度之名？隨彼彼名計度而轉，謂隨色、受、想、行等名。定中修慧，此卽離名不隨名轉，所以不名計度分別。所以五識相應之慧不得計度分別之名，不緣名故。約心粗相自性分別，故名爲尋。阿闍梨衆賢云，夫分別者，推求行想，故說尋名自性分別。簡擇明記，行似順尋，故分別名亦通慧、念。由此三行差別攝持，皆令於境明了轉異。於已了境遮餘行生，故分別名不能於想；於未了境不能印持，故分別名不通勝解。理未必然。諸心所法依緣、行相、時事等故，於境轉轉，甚難分別。今獨如何說尋名爲自性分別？理極難通。今於此中未釋心所，後至其次當卽廣明。故論主云『心所法中自當辯釋』。計度分別，隨念分別下無釋處，故此應明。慧有二種，謂五識俱及意識俱。意識俱者，復有二種，謂定與散。言意地者，卽簡五識；散者簡定。定中之慧不爲計度，如前已釋。念亦有二，謂二，五識俱及意識俱。此中意言，簡五識俱諸念，攝定、散二位。以定、散位於所緣境明記用同，不隨名轉，其義亦同，是以總名隨念分別。五識俱念以不明利，差別用微，故不得名隨念分別。若在欲界及初靜慮不定意識，具三分別；若初靜慮在定意識，及上散心，各二分別；上地意識若在定中，及五識身，各一分別。

論：如是已說有尋、伺等，十八界中，幾有所緣，幾無所緣？幾有執受，幾無執受？

頌曰：七心法界半，有所緣餘無；前八界及聲，無執受餘二

論曰：六識、意界及法界攝諸心所法，名有所緣，能取境故。餘十色界及法界攝不相應法，名無所緣，義準成故。

釋曰：七心界及法界一分，決定皆是有所緣。『有所緣』者，有所緣故，名爲所緣。所緣者何？所緣，所行及與境，名雖差別，其義並同。言『法界半』者，謂卽此中法界所攝諸心所法。言『餘無』者，卽七心界及法界一分之餘，十色界及法界一分不相應法，定無所緣。阿闍梨室唎羅多云，五識依緣俱非實有，極微一一不成所依所緣事故，衆微合成所依所緣事故。猶如盲者一一亦住無見色用，衆盲集聚見用亦無。如是極微，一一亦住無依緣用，衆多和集此用亦無。故處是假，唯界是實。此中意云，五識依緣，皆非實有，以一一微不成依緣。非但一一不成依緣，縱令衆多極微和集，亦非依緣。唯此和集極微之中和合，以爲五識依緣。此之和合，復是假有，是故五識依之與緣，俱非實有。毗婆沙師云，五識不緣非實有境，和集極微爲所緣故。又五識身無分別故，不緣衆微和合爲境。非和合名別目少法可離分別，所見乃至所觸事成，以彼和合無別法故，唯是計度分別所取。五識無有計度功能，是故不緣和合爲境。卽諸極微和集安布，恒爲五識生起依緣，無有極微，不和集故。設有極微不合集者，是彼類故，亦屬依緣。然五識身唯難依和集爲所緣故，不緣彼起。猶如雖有過去、未來色等境界，以五識身準現境故，不緣彼起，雖不緣彼而五境攝。又眼識身不緣和合爲境，以青等顯色應非實故。若

眼識緣和合爲境，青黃等覺應決定無，青等不應和合故。若是和合，應非實有，是則顯色亦假非真，無容眼識不取青等。如經說云，依眼緣色生於眼識，乃至依意緣法，生於意識。由是故知，和合非是色、聲等法，是故不能爲五識境。室唎羅多復云，若五識身了勝義境，何緣五識不斷結耶？彼難非理。了自相故，外門轉故，無等引故，無分別故，一墮境故，所緣少故，雖了勝義而不斷結。故說七半有所緣中，五界唯緣勝義爲境，餘緣勝義，亦緣世俗。

論：如是已說有所緣等。十八界中，九無執受。前七心界及法界全，此八及聲，皆無執受。所餘九界，各通二門，謂有執受、無執受故。眼等五根住現在世，名有執受；過去、未來，名無執受。色、香、味、觸住現在世不離五根，名有執受；若住現在非不離根，過去、未來，名無執受。如在身內，除與根合髮毛爪齒大小便利涕唾血等，及在身外地、水等中色、香、味、觸，雖在現世而無執受。

釋曰：十八界中九無執受。何等爲九？謂前所說七有所緣，並全法界，此八及聲，皆無執受。頌中『及』言，具含二義：一顯總集，謂八及聲總無執受；二顯異門，謂餘師說不離根聲亦有執受。餘九通二。此之二九，皆決定義。謂前九種定無執受，後之九界決定通二。後九者何？眼等五根，除聲四境，通有執受及無執受。頌云『前八界及聲無執受』。不言『餘二』，即恐疑之後之九界唯有執受，是以故置『餘二』之言，令決定知通有執受及無執受。『眼等五根住現在世，名有執受』者，此與心、心所法展轉損益更相隨故，名有執受。『過去、未來，名無執受』者，不隨心等有損益故。『色、香、味、觸住現在世不離五根，名有執受』者，亦而五根種類而說。不離於根，義如根釋。『若住現在非不離根，過去、未來，名無執受』者，過去、未來，一向皆唯是無執受；現在離根，亦無執受。此類是何？如論自云，『如在身內，除與根合髮毛爪齒』，此之四界若與根合，剪拔之時，即有苦受。『大小便利涕唾血』等者，取精污痰癰『及在身外地、水等』。『等』者，取大風瓦石草木磚塊　如此等中，色、香、味、觸雖在現而無執受。

論：有執受者，此言何義？心、心所法共所執持，攝爲依處，名有執受，損益展轉更相隨故。即諸世間說有覺觸衆緣，所觸覺樂等故。與此相違，名無執受。

釋曰：何以起問？有爲之法無我、我所，無有主宰。眼等諸根，云何可得名有執受？故有斯問。問云『有執受者，此言何義？』本論中說，己身所攝名有執受。此復云何？論主釋云，『心、心所法共所執持，攝爲依處，名有執受，損益展轉更相隨故』等。心、心所法共所執持，攝爲依處，義應已備，何用更言『損益展轉更相隨故等？心、心所法，非色，無有方所，依處難知，是故論主復言『損益展轉更相隨故』。如何名爲『損益展轉』？如眼等根，以安善那等藥涂之，眼根爽朗，發識明利，此即名爲根益於識。翻此名損。若時識與樂受相應，能益於根，名識益根。翻此名損。此即名爲『展轉損益』。『即諸世間說有覺觸衆緣，所觸覺樂等故』者，以世間說，若所依損即有苦受，以常妨護茅灰火刺霜雹等緣，及內貪瞋怖憂悲等。因如是事，即便變異，因若火刺等煩惱所依，即有苦受；若喜悅事意遍所依，即有樂受。世間說此，名爲執受。問，前於聖教已說執受，何用更依世俗說耶？答，眼等諸根是所執受，心、心所法是能執受。今有執義唯在諸根，非於心所。若更不依世俗說者，遇緣所依有若樂等，同所依根，是有執受。是以更依世俗釋之，令其了知心、心所等非有執受。毗婆沙師說，若諸色法逼迫斷壞，便能生苦；與此相違，即能生樂。是已身攝，名爲執受。有餘師說，若我執執爲我所有，名爲執受苦。若爾，即濫心、心所法爲有執受。以於心所亦執我故。此難不然，無如是失。以心、心所與我執俱執彼根等爲我所有，故唯九界通有執受。諸心、心所與我執俱爲能執，非能執法爲有執受我。復心所爲能，所執，義不定故，非有執受。復有餘云，不離身根名有執受。此應思擇前所說義，如言『心、心所法共所執持，攝爲依處』者，色等四法體非是根，不能與心、心所爲依處，應爲無執。答，無如是失。此色等四不離於根，雖不能與心、心所爲根依，然亦能爲依處，故無斯過。

論：如是已說有執受等。十八界中，幾大種性？幾所造性？幾可積集？幾非積集？

頌曰：觸界中有二，餘九色所造；法一分亦然，十色可積集

論曰：觸界通二，謂大種及所造　大種有四，謂堅性等。所造有七，謂滑性等　依大種生，故名所造。餘九色界唯是所造，謂五色根、色等四境。法界一分無表業色，亦唯所造　餘七心界，法界一分除無表色，俱非二種。

釋曰：此文之中有決定義，謂觸決定通大種及所造二種，餘九色界及法界半，決定是所造。無有一界唯是大種。義準知餘俱非二種。此類是何？

謂七心界、法界一分除無表色。餘如論文。

論：尊者覺天作如是說：十種色處唯大種性。

釋曰：此師意說，離能造外，無別所造。「唯」言是遮，造色有、無無表，故說色處定唯有十。

論：彼說不然。

釋曰：此卽斥行彼計云，汝說離於能造無別所造，理定不然。彼師有云，非爲是言便爲定量。

論：契經唯說堅等四相爲大種故，此四大種唯觸攝故。

釋曰：此論主引經以答。世尊唯說大種有四，謂地界等，不說有十。又堅等性現可得故，若離大種無別所造，有色之處應唯有四，不應有十。或唯一處，所謂觸處，以諸大種觸處攝故。又世尊說堅、濕等法謂大種故，非眼等處有如是相。量云，非諸所造唯大種性（宗），與堅、濕等相各別故（因），如受性（喻）。彼云，如何得知眼等所造，與堅等性相各別耶？

論：非堅、濕等眼等所取，非色、聲等身根所覺。

釋曰：以諸大種觸處所攝，唯身根境；眼等色等非觸處攝，非身根覺。色等四處是所見、聞及所嗅、嚐、眼等五根是能見、聞及嗅、嚐、覺，非是所觸。若唯大種，應一切根取一切境。然無是事，故論言『非堅、濕等眼等所取』。由此故知，地、水等性非色、聲性，非色、聲等身根所取。由是故知，色、聲、香、味，非大種性，其理極成。

論：是故彼說理定不然。

釋曰：此結成也。

論：又契經說，苾芻當知，眼謂內處四大種所造淨色，有色、無見、有對，乃至身處廣說亦爾；苾芻當知，色謂外處四大種所造，有色、有見、有對；聲謂外處四大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香、味二處廣說亦爾；觸謂外處，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如是經中唯說觸處攝四大種，分明顯示餘有色處皆非大種。

釋曰：此論主引經重成。經中世尊不說眼等爲境，爲顯自性是其內處及別顯境。由此故知，根境體相所顯各異。卽此經說大種唯四，觸處所攝，是身根取；異色外處，是別外處。由此故說，有色處非唯能造。雖此大種觸處所攝，然不遍攝一切觸處。以經中說『觸謂外處，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四大種』言，攝根性等；『所造』之言，攝滑性等。故四大種唯能彼觸處少分，故決定知餘有色處皆非大種。若一切色皆大種者，何故世尊唯說觸處分爲二類，餘眼等處卽不如是？以能造色與所造色，其性各異，故佛世尊作如是說，更無異因。若說色處唯大種性，是則此說與經相違。

論：若爾，何故契經中言，謂於眼肉團中，若內各別堅性堅類，及至廣說。

釋曰：覺天又云，若眼等根非大種者，何故契經作如是說：眼肉團中堅性堅類卽是地界，乃至廣說？世尊意說，地等大種聚集爲根，故於經中置肉團言。若不爾者，此言何用？

論：彼說不離眼根肉團有堅性等，無相違過。

釋曰：此經所言，約意趣說，不離眼根所依肉團。作如是說，非約眼根極微，此約所依能然依故。非此肉團，卽名眼根，而是淨色。有餘師說：佛隨世想，故有此言。世間相，彼所依肉團大種造色；而眼想非想淨色。若不爾者，卽但應言眼堅性堅類，何用更說肉團之言？所依肉團，聲第七轉。卽約此釋，顯彼根微所依大種及眼依肉團大種，皆攝在此。覺天云，又云若眼等根及色等境非大種者，是則便與聖教相違。《入胎經》說，苾芻當知，地等六界卽是士夫。若離大種有眼等相、色等境者，不應唯說地等六界，有體之法，非應秘匿而不盡說。

論：《入胎經》中唯說六界爲士夫者，爲顯能成士夫本事，非唯爾所

釋曰：此論依主令彼覺天所引契經。此《入胎經》約引主起，彼約本事，明依最初羯羅藍位，唯此六界爲士夫體。眼、耳、鼻、舌，彼然非有，雖有言根，未能覺觸，縱有色等，未能爲境。此之六界，從續生心至故終心，任持相續，非無其用。有餘師說，唯四大種爲所造依，更無餘法。非此所造爲大種依，三界縛脫皆因相識，非由相我。受等心所，皆依心王。空界之義，已如前說。故此六界是極本事。問，何大種爲所造依，色等非能爲大種依？答，以四大種遍諸色，諸色聚中有堅等性。青等不爾，以示無故。覺天又云，何得知契經之言如仁所說，異我所言？

論：彼經復說六觸處故。

釋曰：此論主通彼《入胎經》說六界已，無間又說六觸處故，謂眼觸處至意觸處。所說觸處，具攝根境，三和生故。由此應知，非如汝說無生造色。

若不爾者，世尊但應說無六界，不應復說此六觸處。說六觸言，應來無用。復有餘過。

論：又諸心所應非有故。

釋曰：此論主重以理證。如是經中唯說堅等，不說眼等，故撥無造色。又此經中唯說於識，不說受等，應無心所。覺天又云，如離大種，無別所造；如是離心，無別心所，斯有何過？

論：亦不應執心所即心。

釋曰：此論引餘經證。雖不與《胎經》相違，然違解經。覺天又云，我違何經？

論：以契經言：想、受等心所法，依止心故。

釋曰：論主引經，若唯有心，無心所者，然但應言想、受等心，即不應言想等心所。又此經言『依止心故』，非心自體還依止心，能依、所依，相各異故。量云：想等心所，離自所依，定有別體（宗），依彼轉故（因），如壁持畫（喻）。又違餘經。

論：又，亦說有貪心等故。

釋曰：論主又引餘經，如契經言，有貪心、有瞋心、有癡心等，乃至廣說如此經言，有貪心者，有彼貪心，名有貪心；心對貪等，方名有貪，非獨自體而言有彼。由此故知，貪等心所，離心別有。

論：由此如前所說諸界大種，所造差別義成。

釋曰：此論主結成正義。

論：如是已說大種性等。十八界中，五根、五境十有色界是所積集，極微聚故。義準餘八非所積集，非極微故。

釋曰：此有準義十有色界是所積集，頌雖不說，義準所知：餘之八界非所積集。積集之義，唯在極微，極微衆聚積名積集。故十色界是所積集。餘如論文。

論：如是已說所積集等。十八界中，幾能斷？幾所斷？幾能燒？幾所燒？幾能稱？幾所稱？

頌曰：謂唯外四界，能斷及所斷；亦所燒能稱，能燒所稱淨。

論曰：色、香、味、觸，成斧、薪等，此即名爲能斷、所斷。

釋曰：頌言『謂唯外四界能斷及所斷』者，論言遮內四者，簡去外六界中聲、法二界。言『斧、薪等』者，『等』言通斧及薪二處。『斧等』等取刀劍，此爲能斷；『薪等』等取諸草木等，此爲所斷。論中從勝作如是釋。理實此等少分互通能斷、所斷：亦有刀斧能斷刀斧，亦有堅硬草木之類能斷刀斧。

論：何法名斷？

釋曰：此問也。何以有斯問起？有爲之法生已即滅，不得至於所斷之用，剎那之中生便滅故。若就剎那，亦不可斷。一剎那中時極促故。若別剎那，義亦不可，前後剎那不相待故。若得經停至第二念，即應是常。是以問云：何法名斷。

論：薪等色聚相逼續生，斧等分隔令各續起，此法名斷。

釋曰：此答也。故不應執此更別有能、所斷。言『色聚』者，如一極微，定不可分爲之二分。此無斷義，多微聚集方名所斷。『相逼續生』者，如一事中相續，相離，二義不並，相離法中，亦無斷義，故所斷義在相續中。聚相續中，斧等分隔，得名爲斷。剎那之法，不假刀斧，自然斷絕，故不名斷。是相續法，斧等分隔令各續起，即名爲斷。且如有法，一類續起，中有異因，隔爲二分。以異因故，有異果生，異類續起。是以色等四外種界，名爲能斷。離此非餘。問，若唯聚集及聚相續生，名能、所斷。眼等諸根亦是聚集，亦相續生，應名斷等。何以說言離色等四餘無斷義？爲對此問，

論：身等色根不名所斷，非可全斷，分成二故。非身根等可成二分，支分離身則無根故。

釋曰：離身支分，即無身根，不覺觸故。由此義知，眼等諸根，不名所斷。問，若如是者，如見剝鼻，雖被鼻已，卻安本處，封藥附之，後復如本亦能覺觸。故前所言支分離身便不覺觸。此義如何？答，彼異熟根既被截已，更不相續。彼卻續者，是長養根還能覺觸。又問，若說身根不可斷者，現見蜥蜴被截尾已，其尾跳動。若無身根，動者是何？答，彼跳動者，非是身根，唯是風界。動是風用，身根之用，但是能觸。是故動者不名身根。

論：又身根等亦非能斷，以淨妙故，如珠寶光。

釋曰：如說身根不爲所斷，亦非能斷，以淨妙故，猶如珠光，不可斬之分爲二分。既非所斷，亦非能斷。聲界亦非能斷、所斷。非常相續自間斷故，非與色等常相續轉故，無能斷及所斷義。如能、所斷，能燒、所燒，能稱、所稱，如是六義，七心、法界、六義皆無。非有質故，非聚故。

論：如能斷、所斷、體唯外四界　所燒……能稱、其體為爾

釋曰：燒者是何？相續色中、火等因緣起於作用。令此變異、異相續起、名之為燒。眼等諸根非是所燒、以淨妙故、遇火等緣即便滅盡、非所變異、異相續起。相續起、方名為燒。諸根既無、故不名燒。

論：謂唯外四界名所燒……能稱。身等色根亦非二事、以淨妙故、如珠寶光。聲界總非、不相續故。能燒……所稱。有異諍論。謂或有說能燒……所稱『體亦如前、唯外四界』或復有說唯有火界可名能燒、所稱為重。

釋曰：此二師中、前師意云、火界雖即以為能燒、非獨能燒、亦不離於色、香、味、觸。後師之意就增勝說、雖火界與色、香、味、觸俱時而有、然能燒用、火界遍增、所稱亦爾、其性遍增。問、既六種用唯外四界、有何因故、為能、所斷乃至『能燒……所稱』差別？答、是四界中、火種作用有勝劣故、堅等用勝則為能斷、堅等用劣則為所斷。『能燒……所稱』、義亦如是。現見斧等猛風溶水烈火等中堅等增盛、而能壞於木山薪等。如麥豆等、鹽合味、隨味強盛、舌即先覺。如是色等四界之中、隨大種用有勝劣故、有能、所斷等。此中能斷、所斷等作用、應知皆是彼外四界、非謂大種。若言『遍以火界增盛為能燒』者、即應斧等能斷義中、地界遍增。如是一切、皆應唯是大種作用。由此義故、不應執言唯有火界所為能燒、所稱唯其性。應知一切、皆外四界、隨應勝劣、即為能斷、所斷。『能燒……所稱』、義亦如是。問、若如是者、論主何以不遮後師所說之義？答、論主但約增盛聚義、故不令遮。以此師云、能燒之中、火界增盛；所稱之中、其性增盛；此二之中、二性稍增。論主微許能斷之中雖地性增、增非唯地、世間現見正斷之時、斧等刃熱、如彼亦有火界等增、不同前二、唯火唯其彼中遍盛。其所遮者、遮彼唯火、不兼外界；其所許者、許彼增盛。故不令遮止。

上來大門分別十八界有見、無見、及能所稱燒等義竟。

又卷三

論：已說諸蘊及處、界攝、當說其義。此蘊、處、界別義云何？

釋曰：何以有斯問？起以蘊中事與處、界無有差別、如於蘊中、除無為外、餘所說事、處、界亦然。雖其義三處不殊、然猶未知以何義故三科異名、故發此問。

論：頌曰、聚生門種族、是蘊處界義

論曰：諸有為法和合聚義是蘊義

釋曰：□□……□欲顯示三科別異之義、先以三法□□……□義、顯三差別。言三法者、一聚、二生門、三種族。此三如此、即蘊、處、界。或復於此三科之中有彼三義、非異名也。謂聚、生門、種族是蘊、處、界之義、依主釋也。如何得知聚是蘊義？論自答云：

論：如契經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為一聚、說名色蘊。由此聚義、蘊義得成。

釋曰：以此經言、『如是一切諸所有色、略為一聚、說名色蘊』、由此故知聚是蘊義。

論：於此經中、無常已滅名過去、若未已生名未來、已生未謝名現在自身名內、所餘名外。或約處辯。有對名粗、無對名細。或相待立

釋曰：言『無常已滅名過去』者、『已滅』之等、此是無常滅。言『無常滅』、為簡餘四。若但言過去色者、謂已滅色、即恐濫餘滅、故言『無常』以簡之也。有說此言唯簡擇、非擇滅、其理可然。若簡定滅之義、不相應故。以此二滅是心、心所、但言色滅已成差別、何用更言『無常已滅』方能簡之？復有餘說、此可簡擇滅、若簡餘三、其義不然。此非擇滅二。約未來不生法、有定及生滅。亦約未來心、心所有。由此、但說過去色言已別。此擇滅既是三世有漏之法之滅、故應簡之、餘三不可。前二師說、理不如是。此中四滅皆應簡之。已下論云、『受等亦然』。此中若不簡相定滅及生滅滅、是即與後心、心所等義相雜亂。今此簡之、復釋四蘊、即無此失。又、□……□不許簡非擇滅、但言色滅□□……□知以何滅？滅為□□……□為無常滅、亦可□……□非擇滅。於□……□滅二言、濫彼義故、若□……□成雜亂。『若未已生名未來』者、此未流至現在世時、未成作用。『已生未謝名現在』者、『已生』之言、別於未來；『未謝』之言、別於過去。未來之法、雖名未謝、然是未生；過去之法、雖云已生、然是已滅。所以為簡去、來二世、定取現在。『自身名內、所餘名外』者、此約自身眼等五根、色等五境、名之為內。翻此他身、及非情色、名之為外。『或約處辯』者、約自、他身眼等五根、名之為內。自身、他身色等五境、及以非情、無表色等、並名為外。『有對名粗、無對名細』者、極微聚色、十處

有對：諸無表色、及非聚微、名無對色。「或相待立」者、此依相待爲粗細故。如蟣對虱名細、虱對蟣名粗。若如是者、有對應二：望細名粗、望粗名細、可相待故。無對名細、無相待故。

論：若言相待、粗細不成

釋曰：此外起問、若言相待爲粗細者、此義不然。如蟣對隙塵爲粗、虱對麥爲細。又、虱對蟣名粗、蟣對虱名細。如是蟣虱亦粗亦細、□□粗細無定體故。

論：此難不然、所待異故　待彼爲粗、未嘗爲細；待彼爲細、未嘗爲粗猶如父子、苦集諦等。

釋曰：「…」體各別故。相待二法、粗細位定、粗定爲粗、「…」二種相繫。屬定細者、不復爲粗、粗者不復爲細。若所餘法、粗細不定。若望本二、粗細已定、如父與子、其位已定。由斯不可以相待故、今子爲父、父反爲子。如苦、集等、義亦應然。

論：染污名劣、不染名勝

釋曰：有覆、不善、名之爲染；善及無覆、名爲不染。染法何故名之爲劣？以是善人所弃法故。不染何以名之爲勝？不爲諸惑所染污故。

論：去、來名遠、現在名近。

釋曰：過去、未來、相望遠故、故名爲遠。現在居中、故爲近、望於過、未、稍爲近故。或約作用。過、未名遠、已作、未作極相遠故；現在名近、現作用故。或過、未名遠、過去已於相續、未來未得故；現在名近、現位相續故。

論：乃至識蘊、應知亦然

釋曰：如是諸所有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爲一聚、說名受、想、行、識蘊。由此聚義、蘊義得成、故曰「然」。

論：而有差別、謂依五根名粗、唯依意根名細　或約地辯。

釋曰：受等四蘊、與其色蘊、蘊餘義不殊、唯有粗細二義不同。以識等蘊中、無有微聚顯形色等粗細義故、故曰「而有差別」。除粗細義外、餘過去、未來、劣勝、遠近、皆如色釋。此之四蘊、粗細如何？此約所依、非據相待。如論云：「謂依五根名粗、唯依意根名細。」所依五根是有對故、從彼依生、故名爲粗。所依意根非是微聚、是無對故、從此依生、故名爲細。「或約地辯」者、欲界四蘊爲粗、初靜慮四蘊爲細、乃至無所有處四蘊爲粗、非想非非想處爲細。此即欲界四蘊一向爲粗、非想地一向爲細、中間九地亦粗亦細。

論：毗婆沙師所說如是

釋曰：如上釋經、是婆沙師所說之義、故總結也。

論：大德法救復作是言：五根所取名粗色、所餘名細色；非可意者名劣色、所餘名勝色；不可見處名遠色、在可見處名近色；過去等色、如自名顯。受等亦然、隨所依力、應知遠近。粗細同前。

釋曰：「大德法救復作是言」者、有二師云、是經部師、名爲法救。以不許於婆沙師前所釋義、故作是言。復有說云、若是法救、說有過、未、應知是毗婆沙者、非經部師、以經部師唯稱大德。此師不許毗婆沙所說之義、非是法救。何以不許？以彼經中、世尊自說過、未、現在、何故豈將過、未釋遠、現在釋近？有此相違、粗細之義亦不決定、劣勝之義理復不盡。是以此師復釋。「五根所取名粗色、所餘名細色」者、五根所取之境、即是五外處、此名爲粗。以五識緣無分別故。「所餘名細」者、謂意根境、名曰「所餘」。此意根境、謂即五根及無表色、此名爲細。非現等得、即決是粗細之義。「非可意者名劣色、所餘名勝色」者、不可愛色、名「非可意」、此即名劣、以不令心有喜樂故。言「所餘」者、謂即可愛、此名爲勝、謂能令心有喜樂故。言「喜樂」者、此即可愛可惡之義也。「不可見處名遠色」者、約處所辯。有雖近、細而不可見、以不可見故、名之爲遠；以處所可見故、名之爲近。此是可見義。何以？有色雖近、而有障隔、自體與處俱不可見。齊可見處、復無障隔、眼得起、名之爲近。異此名遠。「在可見處名近色」者、此復約位立、處所現故。云處有雖遠而可見者、如星宿等、雖即可見、不名爲近、以處所不可見故。異此名近。又、眼等五根一向名近、此之依處可見處故。色等五境及此住處、齊眼可見、名之爲近；眼觀不及、名之爲遠。「過去等色、如自名顯」者、以此義故、經部大德再釋其義、世尊經中自說過去、未來、現在、毗婆沙師以此三世釋於遠近、重釋之過。此三世義如經所說、是故論云「如自名顯」。「受等亦然」者、如前說色、今釋受等亦如前義。「隨所依力應知遠近」者、此受等四蘊遠近、隨所依分別：所依可見、名之爲近；所不可見、名之爲遠。「粗細同前」者、如前毗婆沙師所說「五根所取名粗、意根所取名細。或約地辯。」

論：心、心所法生長門義、是處義　訓釋詞者、謂能生長心、心所法、故

名爲處　是能生長彼作用義

釋曰：何故言處是生門義？生誰之門？以「訓釋詞」故。前生門義。生誰之門？生心、心所法。「生長門義是處義」訓釋詞者」，如論中云：「謂能生長心、心所法，故名爲處。是能生長彼作用義。」「作用義」者，如依眼、色生於眼識，乃至意、法，應知亦然。如契經說：梵志當知，以眼爲門，唯爲見色。此經唯證門義有六。然心所法有十二門，故契經說「眼、色爲緣，生於眼識，三和合觸俱，起受、想、思，如是乃至意、法爲緣，生於意識，三和合觸，起受、想、思。」

論：法種族義，是界義。如一山中有多銅鐵金銀等族，說名多界。如是一身或一相續，有十八類諸法種族，名十八界

釋曰：如何知族是其界義？與世種族義相似故。論中云：「如一山中有多銅鐵金銀等族說名多界。」金銀等礦，乃以種族說名爲界。「如是一身或一相續」者，「身」謂所依，「相續」即是心、心所相續。或「身」者剎那，「相續」者即隨流。「有十八類諸法種族名十八界」者，此一身、一相續中，有十八法種子，亦名種族，亦名爲界。

論：此中種族是生本義。如是眼等，誰之生本？謂自種類，同類因故

釋曰：言「生本」者，謂生之所依。此十八種，是別別法生之所依。問：此十八界攝一切法，離此之外，是何別法生之本耶？以此義故，論發問云，「如是眼等，誰之生本」。異十八界，更有別法，即言此是別法生本。離十八界更無別法，此是誰之生本？論自答云，是「自種類，同類因故。」如前生眼根與現生眼根及未生眼根爲同類因，乃至法界，應知亦爾。雖離十八界更無別法，然與自類而爲生本。若如是者，此中攝義不盡，故論問云：

論：若爾，無爲應不名界

釋曰：無爲之法，無前及後，非同類因，如何得爲生本耶？既非生本，亦應不得名之爲界。今既不許如此之義，故論更以異義釋云。

論：心、心所法生之本故

釋曰：諸無爲法，與心、心所爲所緣緣及增上緣，此名生本。故約此釋，攝義周盡。此中雖即攝義周盡，此復有過。以此處、界，義應相濫，俱心、心所生本義故。爲避此過，復轉釋云：

論：有說界聲表種類義，謂十八法，種類自性，各別不同，名十八界。

釋曰：此中餘師轉復異釋，十八界義，如金銀等展轉相望，體類不同，故名種族；如是眼等展轉相望，體類不同，故名種族。類是體義。此十八界各各自體，互相差別，不成雜亂，故說「界聲」爲「種族義」。

若爾，意界望於六識無別體類，應非別界。此難不然，所依、能依，體類別故。有說：安立時分異故。復有說者，六是意先，意非六先，故甚有異。雖諸界體並通三世，然就位別，故立異名，由此故言六先意後。未來意、六，時位未分，如何可言六先意後？

論：若言聚義是蘊義者，蘊應假有，多實積集共所成故，如聚，如我

釋曰：何因有此問耶？以毗婆沙師處、界實有，許蘊亦然；以而聚義說是蘊故，多法積集以成於聚。於此聚中，無其實體，故起斯問。如多穀麥積集一處，名之爲聚。聚是假立，無其實事，穀麥分散，何有聚體？如是色等五蘊積聚，假說我名。色等分離，我亦非有。如經頌云：「如即攬衆分，假想立爲車；世俗立有情，應知攬諸蘊。」如是過去及未來等多實積集，假立蘊名。

論：此難不然。一實極微亦名蘊故

釋曰：婆沙師云，理不如是。一一極微皆有蘊義。經部云，若如是者，蘊中不應說其聚義，一一極微不名聚故。阿闍梨衆賢云，此難不然。於聚所依立義言故，非聚即義。義是實物名之差別，聚非實故。或一極微三世等攝，以慧分析，略爲一聚。蘊雖即聚，而實義成。餘法亦然。故蘊非假。尊者於此雖作是說，然違契經。以經說云：「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爲一聚，說名色蘊。由此聚義，蘊義得成。」故知世尊說彼多法略爲一聚，方名爲蘊。今既說言一一極微得爲蘊者，與經相違。阿闍梨聖奴作如是說，一一極微各互對，得名爲聚；一一各別不互待，不名爲聚。若相待者，一一皆得名之爲聚。若異此者，如何可以無常、苦、空、非我行相，而得證知及能除斷？又，何能爲施設我因？若非實事之所成者，如何得有如是差別能爲我因，乃至應知及應斷等？以處爲界，實事是有，故有如是差別。理極蘊亦如是，實事有故，由斯亦有如是差別。此亦非理。若如是者，即瓶、衣等悉應是實。以此等中，一一實事，極微相待共所成故。復有餘過，謂隨有幾所攝色等，應合亦有多蘊。若如是說，如經所言「若過去、若未來」乃至「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

爲一聚、說名色聚』。如是經義、故應不成。聖奴又云、無如是過。蘊亦不應如是成多、以要多事相對待時得名蘊故。猶如言多、非卽一法名之爲多、以有多法方名爲多。多亦卽是此中法等。

此亦不然。法喻不齊。以喻中云衆法爲多、非一爲多。前所說云一一極微相待之時得名爲聚、故知所說法喻不齊。若彼復言『如過去等、如是略爲一聚名爲蘊』者、應知此蘊決定是假、如豆蘊等。若謂『既非實事所成、如何得以苦、空、非我等行相應知及應斷』者、聽說此義、世尊今觀無常、苦、空、非我相中、豈要有其實事？亦但是假。如世尊說、一切有情皆爲無。如有頌云：始自入胎及出胎、復從嬰孩至老死：歷茲十位極迅速、往而不返如駛流。無有實事、名爲有情。世尊約現所化有情、隨機說蘊亦爲無常等、有何違？又彼所言蘊『若非以實事所成』、『如何得爲施設我因』者、現見假法、還與假法而得爲因。如世指樹以爲林因、指一士夫爲軍因等故。聖奴師有衆多說、皆不應理。例破皆爾、此不更說。

論：有說能荷果重擔義是蘊義　由此世間說肩名蘊、物所聚故

釋曰：『果』者、卽是所擔之物。『果』卽是『重擔』、持業釋也。五蘊荷負此『果重擔』、猶如身分擔荷重擔、世間人等呼之爲蘊。『果重擔』者、眼等六處、與總五蘊爲『果重擔』。如經說云、『名色緣六處』。言『名色』者、卽是五蘊、應知六處是名色之『果重擔』也。此卽六處、名總五蘊之『果重擔』。或約二蘊釋其重擔。如經說云、『六處緣觸』。此卽觸與色、識二蘊爲『果重擔』。此六處中、眼、耳、鼻、舌及身五處、名爲色蘊、意爲識蘊。或約一蘊釋於重擔。如經云、『受緣愛』。愛卽是受蘊之『重擔』。或一蘊與一蘊爲重擔。如經云、『行緣識』。識與行蘊爲『重擔』也。或五蘊與一蘊爲重擔。如經云、『識緣名色』。名色與識蘊爲『重擔』。餘法亦應如是分別。若約分位緣起而論、位位之中、皆有五蘊、五蘊與五蘊爲『重擔』。若如是釋、卽一一事皆得爲蘊、若聚一處、是卽一一各有力用、能荷重擔。

論：或有說者、可分段義是蘊義　故世有言、汝三蘊還、我當與汝

釋曰：此中釋蘊爲可分段義。言『三蘊』者、蘊是分義。猶如世間可與之物、有其三種、謂飲食、衣服、房舍卧具。故世有言、如是三分、我當與汝。雖卽大種及所造色、心、心所等同時俱生、然可以智慧分析爲分段故、諸有爲法有三段、謂過去、未來、現在。一一世中有五分段、謂色乃至識。如是釋者、是則五蘊有其實事、非假立也。此前二釋、論主不許、故後說之。

論：此釋越經、經說聚義是蘊義故　如契經言、諸所有色、若過去等、廣說如前

釋曰：皆不應理。世尊經中若不說言聚義是蘊、卽前二說其理可然。今既世尊親說聚義、故前二說違越契經、義爲不可。阿闍梨衆賢云、經主決判此義釋越經、今謂不然、不違理故。處、界二義、豈不越經、而於其中攝取爲正。復有何理、唯蘊義中固求經證；於處、界中唯依理釋、絕不求經！觀此義言、似專朋黨。故應如彼、據理無違。非並用執、此中有理。世尊經中雖說處、界、然無處云以何義故、此名爲處；以何義故、名之爲界。是以諸師隨意解釋、故無違越。於蘊義中、世尊親說聚爲蘊義。今者越經別爲異釋、固違聖說、理定不然。

論：若謂此經顯過去等一一色等各別名蘊、是故一切過去色等一一實物各各名蘊

釋曰：毗婆沙師若更釋云、雖卽世尊此經中說聚義爲蘊、然經意云過去色等一一各別皆得爲蘊、不言總聚身名蘊者。

論：此執非理、故彼經言、如是一切略爲一聚說名蘊故。是故如聚、蘊定假有

釋曰：此卽經部對婆沙師、不應認取此經意、云：『過去色等一一各別皆得爲蘊』。若如是者、經不應言『如是一切略爲一聚說名爲蘊』。經說既爾、故汝所說定爲非理。是故所說聚義爲假、如是蘊義亦定假有。

論：若爾、應許諸有色處亦是假有、眼等極微、要多積聚、成生門故

釋曰：毗婆沙師復以處義難經部說、若言聚蘊定假有者、卽十處色亦應是假。眼等極微、要積聚身可得成生門義故；五識依緣皆積聚故。由斯、如是眼等、色等多微積聚身、方爲所依及所緣故、亦應是假。

論：此難非理。多積聚中、一一極微有因用故。若不爾者、根、境相助共生識等、應非別處、是則應無十二處別

釋曰：此經部師對婆沙師：若言多微積聚成生門者、理定不然。多積聚中、一一極微各爲因用。既一一微各得爲因、如何說言多微積聚方成依緣？若毗婆沙師言此理不然、此一一微非能爲因、須相待故方成因用者、此亦不然。若言諸微以相待故、是卽應知多微積聚故。然爲因用、以積聚故、

方得爲處。此處亦應定是假有。若一一微得爲處者，不應相待，非如色處。此非色處獨能爲因不相待故者，此亦不然。若一一微不爲因者，是卽根、境不應獨能爲其別處。根、境相助方生愚，爲遮此計，所以分色爲之十界，心爲七界，令其了知色、心各異，立界亦別。既知各別，彼見自除，故爲說界。

論：然毗婆沙作如是說，對法諸師若觀假蘊，彼說極微一界、一處、一蘊少分。若不觀者，彼說極微卽是一界、一處、一蘊。此應於分，假謂有分。如燒少衣，亦說燒衣。何故世尊於所知境，由蘊等門作三種說？

頌曰：愚根樂三故，說蘊處界三。

論曰：所化有情有三品故，世尊爲說蘊等三門。傳說有情愚有三種，或愚心所，總執爲我；或唯愚色；或愚色心。根亦有三，謂利、中、鈍。樂亦三種，謂樂略、中及廣文故。如其次第，世尊爲說蘊、處、界三。

釋曰：愚心所者，是上品愚，愚於微細相似事故；愚於色者，是中品愚，愚於粗著相似事故；色心俱愚者，是下品愚，愚於粗細相似不相似法故。爲欲除遣此三愚故，說蘊等三。說此三故，除於身見。於總聚中起於身見，今知各異，此見卽除。約此身見所起諸惑，亦皆除遣。是以世尊說蘊等三。根亦三者，婆沙師云，約信等根，有利、中、鈍。若爲鈍根、中根說蘊，此不能達處、界之義。若鈍根者，雖聞蘊、處，然不能達十八界義。由此根異，故說三科。此等不然。若如是者，約彼利根，卽是處、界便應無用；若約中根，蘊、界無用；若約鈍根，蘊、處無用。言先說蘊時，中、鈍不了，故復說處；以雖說處，鈍根不了，故復說界。若如是者，但應說界，三根俱達，更何用說蘊、處二耶？是故定應爲利說蘊，爲中現處，爲鈍說界。以廣、中、略，稱其根宜，是能普利一切。三科俱爲有用。樂亦三者，爲宿習故，樂略、中、廣，是世尊隨其樂欲說此三種。若不稱機爲異說者，此卽卻爲不信之因。唯樂奢摩他者，樂聞其略；樂奢摩他及毗鉢舍那者，樂聞其中；唯樂毗鉢舍那者，樂聞其廣。故現此三。現此三者，爲顯擇法。故論云，擇法不生，惑無由滅等。

論：何緣世尊說餘心所，總置行蘊，別分受、想，爲二蘊耶？

釋曰：何故有此問耶？爲前說云，愚於心所總執爲我，爲此世尊分別心所爲受、想、行蘊。若欲爲遣心所愚故，分別心所立三蘊者，卽應一一委細分別，何故唯分受、想二種，立爲二蘊，餘心所等，共爲行蘊？欲知其因，故有斯問。

論：頌曰，諍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故；於諸心所法，受想別爲蘊。

論曰：諍根有二，謂著諸欲及著諸見。此二，受、想如其次第爲最勝因味受力故，貪著諸欲；倒想力故，貪著諸見。

釋曰：『諸欲』者，欲謂貪求。求五妙境也。於五境中，愛味受著。『著諸見』者，見略有五，謂身見等。若廣，卽分六十二種。於此見中，以倒想故，貪染執著。爲著此欲及著見故，卽有諍興。諍何以興？謂由受、想爲其因也。生諍之因爲唯此二，爲更有餘？雖更有因，非爲最勝。故論說云：『此二，受、想如其次第爲最勝因。』此二何以爲最勝？論就釋云：『味受力故，貪著諸欲；倒想力故，貪著諸見。』以貪著故，卽爲諍因。貪著欲諍，多約在家；貪著見諍，多約出家。何以得知貪著欲諍多約在家？以契經云，爲由染著貪欲因故，俗與俗諍，乃至廣說。何以得知貪著見諍多約出家？以聖教中諸出家者，非法法想，法非法想，各執異見，互相爲諍。出家外道，無我我想，乃至戒禁取等見中起諸倒想，互興於諍。言『味受』者，謂樂受唯於受，故云『味受』。受卽味故，持業釋也。以何味受？謂以貪。貪染之受，依主釋也。或受中有味，味謂貪欲，卽第七轉所依聲攝。依受有味，緣受起愛，愛彼資受之境，於彼境中貪著。諸資受境者，卽五境也。問，若言因想有諸見者，如見諦者，雖有其想，然無諸見，如何得言想爲見因？答，因倒想故，卽起諸見。若無倒想，諸見卽無。此見諦者雖有其想，然非顛倒，不爲見因，故無諸見。此不應執。顛倒知之，無明與見而爲其因。以此無明無知爲性，行相隱覆；見是慧性，行相明利。故彼無明不爲見因，與此無明相應倒想，能爲見因。應知境中，不如理知，顛倒執故，故起諸見。如有頌云，如魚處泥中，躍水令渾濁；無明中倒想，污慧亦復然。以此知由倒想故，貪著諸見，無明中想與見爲因。

論：又生死法，以受及想爲最勝因，由耽著受，起倒想故，生死輪迴。由此二因及後當說，次第因故，應知別立受、想爲蘊。其次第因，鄰次當辯

釋曰：此受與想，非唯諍因，亦是生死之最勝因。何以爲生死之勝因？論自說云，『由耽著受，起倒想故，生死輪迴』。『耽著受』者，愛行有情；『起倒想』者，見行有情。言『耽著』，是堅執義。『倒』者四倒。生相續時，由四倒想，受生有而六。頌云，『倒心趣欲境，濕化染多受』。此中約義，現是生死因之因故。貪著及倒想是生死因，受、想是生死因之因。以受、想故，爲彼貪

著，及以顛倒。由貪著、倒故，受生死中。非唯約諍根因及生死二義，別立受、想爲蘊，亦可約後蘊次第中，粗、染、器及界等四義，別立受、想，以爲二蘊。粗等四因，次下當釋。

論：何故無爲說在處、界，非蘊攝耶？

釋曰：何因作此問耶？世尊說法，非無因緣；法相攝屬，皆有由致。未知何因此無爲法蘊所不攝，欲顯其因，故有斯問。

論：頌曰，蘊不攝無爲，義不相應故。

論曰：三無爲法，不可說在色等蘊中，與色等義不相應故。謂體非色乃至非識。亦不可說爲第六蘊，彼與蘊義不相應故。聚義是蘊，如前具說。謂無爲法，非如色等有過去等品類差別，可略一聚，名無爲蘊。

釋曰：若說無爲蘊，所攝者應有二義：或應說在五蘊之中，或可更應立第六蘊。若說無爲在五蘊中，義爲不可。立第六蘊，理復不然。何以不許攝在蘊中？此非是色，亦不是識，於何處攝？色是變壞，無爲不爾；廣說及至識能了別，此無是用。故俱不攝。如何不許爲第六蘊？蘊是聚義，無爲不爾，故不可立爲第六蘊。如論釋云：「謂無爲法，非如色等有過去等品類差別，可略一聚，名無爲蘊。」問，無爲若非實有體性，不爲蘊者，其理可然。既言是有，如何不許衆多積聚成無爲蘊？如彼色等，有過去等品類差別，可略一聚，說爲色蘊。無爲亦爾，何妨有多，即積聚無爲，爲無爲蘊？答，聚有二義，一者，各在異處，收攝積集令在一處，名之爲聚；二者，三世之法，可以智慧略爲一世，名之爲聚。其無爲法無此二義，如何名聚？故不可立爲第六蘊。

論：又言「取蘊」，爲顯染依；染、淨二依，「蘊」言所顯。無爲於此，二義都無，義不相應，故不立蘊。

釋曰：蘊有二義，一者染依，謂是「取蘊」；二者染淨依，謂即是「蘊」。無爲都無此二種義，一，非染依，染依是有漏，無爲非漏，故不爲依；二，亦不與染、淨爲依，以不隨增諸煩惱故，不爲染依；非道諦故，不爲淨依。不可立爲無爲蘊。

論：有說現如瓶破非瓶，如是蘊息應非蘊。

釋曰：如說「瓶」破不復名「瓶」，如何蘊息復名爲蘊？且如擇滅、非擇滅，是滅蘊之滅，如何復得名之爲蘊？唯獨虛空，又不應成無爲蘊也。論主不許此師所說，故次論云：

論：彼於處、界，例應成失。

釋曰：此若依蘊作如是，其義可然，於處、界中，復如何說？以言蘊息不復爲蘊，如是處、界息，二應非處、界，喻並如前。處及以界，既與蘊同，無爲即應三科不攝。有二師云，無如是失。且如蘊滅，蘊所攝者悉皆滅盡。如是處、界雖則息滅，此所攝者非滅盡，故不爲例。復有餘說，此之「息」言，非顯斷空，非擇滅體非是斷故。此言意顯，若於是處，蘊相都無，名爲蘊息。三無爲上，聚義都無，可名蘊息，非門、族義於彼亦無，故不應例。此釋與頌，義善相符。

論：如是已說諸蘊廢立，當說次第。

釋曰：上釋聚是蘊，蘊不攝無爲，故云「廢立」，是則立蘊別於處、界。「當說次第」者，世尊起教，道慧爲先，依何說蘊如是次第？

論：頌曰，隨粗染器等，界別次第立。

論曰：色有對故，諸蘊中粗。無色中粗，唯受行相，故世說我、手等痛言；待二想粗，男女等想易了知故；行粗過識，貪、瞋等行易了知故；識最爲細，總取境相難分別故。由此隨粗立蘊次第。

釋曰：五蘊之中，色最爲粗。何者爲粗？有見有對，故名爲粗。有說得與五識爲依，六識所緣，故名爲粗。「無色中粗，唯受行相。」非形段法應以相顯，故云粗也。如何「相顯」？如論自云「故世說我、手等痛言」。「待二想粗」者，待故行、識，想即爲粗，想之作用易可知故。如論釋云，「男女等想易了知故」。「行粗過識」者，行方於識，行相易知，故云粗也。如論釋云，「貪、瞋等行易了知故」。有餘說云，行之造作相易可知，思願言「願我富樂福壽」等故，是以言粗。「識最是細」者，望前諸法，識極微細。論自釋云「總取境相難分別故」。「由此隨粗立蘊次第」者，隨所化機易了知故，如是隨粗立蘊次第。粗易知，故先說；細難了，故後陳。

論：或從無始生死已來，男女於色更相愛樂，此由耽著樂受味故。耽受復因倒想生故，此倒想生由煩惱故，如是煩惱依識而生。此及前三皆染污識，由此隨染立蘊次第。

釋曰：如何隨染立蘊次第？色爲染因，故先立蘊。以男女等，於顯形色、聲、香、味、觸互相貪染。故論釋云，「或從無始生死已來，男女於色更相

愛樂、如經說云、無有一色互相染著如男女者、乃至觸等應知亦爾　廣說如經　何因於色更相染著？此由受故、有斯耽著。耽著者何？貪味樂受。受相應愛、貪不離欲、故云『耽著』。論自釋云、『此由耽著樂受味故』。有餘說云、已得之受於中貪著、未得之受周遍追求、故云『耽著』。故云受蘊次於色蘊。以於受如是耽著、此由倒想。倒想者何？謂苦爲樂故倒想。此耽著者、唯是樂受、必不耽苦。既於樂受生於樂相、有何顛倒？答云：此之樂受、若約行苦、壞苦觀之、亦得爲苦。今者決定生於樂想、故名顛倒。何以爲瞋起茲倒想？此由煩惱迷於無常、苦及不淨、非我理故、起於倒想。此諸煩惱、行蘊所攝。如是煩惱依何而生？此依識生。此復能引、續生後識。此諸煩惱依識而生、復能染識。論自釋云、『此及前三皆染污識』。『由此隨染立蘊次第』者、何處染？因何染？如何染？誰能染？此染誰？依如是義、立蘊先後。

論：或色如器、受類飲食、想同助味、行似廚人、識喻食者、故隨器等立蘊次等。

釋曰：色何喻器？爲受依故。受何喻食？餐啖性故。有說此能增益損減有瞋身故、故受喻食。何以想同助味？以取可意、不可意相助於受故。以此助故、受相明了；由倒想故、於受生貪、是以想同助味。有說由取怨、親、處中等相助生受故、想同助味。行何以喻廚人？能造作故。由思、貪等業煩惱力、愛、非愛等異熟生故。識何以喻食者？能取境故。有一說云：執有我故、故喻食者。復有說云：有情本中爲主勝故、識爲上首、受等生故、故識喻食者。論自結云、『故隨器等立蘊次第』。

論：或隨界別立蘊次第。謂欲界中有諸妙欲、色相顯了；色界靜慮有勝喜等、受相顯了；三無色中取空等相、想相顯了；第一有中思最爲勝、行相顯了。此卽識住、識住其中。顯似世間田種次第、是故諸蘊次第如是。

釋曰：『謂欲界中有諸五妙欲、色相顯了』者、以欲界中色最爲勝、諸根境色皆具有故。『色界靜慮有勝喜等、受相顯了』者、受差別、靜慮差別。初、二靜慮中、約修得定、俱有喜受故；二靜慮如次、有樂及捨二受。約生得定、如論頌云：『生靜慮從初、有喜樂捨受；及喜捨樂捨、唯捨受如次。』有餘說云、色界受勝、於生死中、諸勝妙受、具可得故。由是等故、色界受勝。『三無色中取空等相、想相顯了』者、彼地取相最分明故、故云『想相顯了』。此無色中同是捨受、不可分別、受非勝。有說餘靜慮中各攝受支、三無色無、唯取空等、以此卽是想之作用。『第一有中思爲最勝、行相顯了』者、彼中卽是思之大果、思於行蘊最爲殊勝。何蘊中何者最勝、卽名『顯了』。故云『思最爲勝、行相顯了』。所以依此立爲行蘊。『此卽識住』者、識住有四：一、色近行、謂卽欲界；二、受近行、謂卽色界；三、想近行、下三無色；四、思近行、謂第一有。此之四蘊是識所住、故論云『識住其中』。『識住其中』者、以貪愛故、故住其中。『顯似世間田種次第』、先有其田、後方下種、四蘊如田、識猶種子、是世尊先說四蘊、後說於識。故論云、『是故諸蘊次第如是』。

論：由此五蘊無增減過　卽由如是諸次第因、離行別立受、想二蘊、謂受與想、於諸行中、相粗生染、類食同助、二界中強、故別立蘊。

釋曰：『由此五蘊無增減過』者、以粗等四重、立蘊次第、故蘊唯五、無增無減。『卽由如是諸次第因、離行別立受、想二蘊、謂受與想、於諸行中、相粗生染、類食同助、二界中強、故別立蘊』者、諸心所中、受想最粗、及爲染因、以喻餘食、及爲助味、二界强勝、故離行蘊別立二蘊。

論：處、界門中、應先辯說六根次第、由斯境、識次第可知

釋曰：且此六根有二因勝：一者與識爲依、二者能取境界。故隨所依、立能依識；隨能取法、立所取境。故言『先辯說六根次第』。依此六根、餘境、識等次第可知。

論：頌曰、前五境唯現、四境唯所造；餘用遠速明、或隨處次第

論曰：於六根中、眼等前五唯取現境、是故先說。意根不定、三世、無爲、或唯取一、或二三四

釋曰：六根之中應先說意、以一切法、意爲先故。何以置此先說餘根？意根之前說餘五者、以此五根唯取現境。現世近故、所以先說；過、未遠故、所以後說。現在之法、實有處所、作用分明、緣如是定、故先說。意境不定、有爲緣現境、如緣地心；有緣過去、如宿住事；或緣未來、如欲願知；或緣三世、如觀諸行皆是無常；或不勝世、如緣滅知；或緣三世及以非世、如一切法皆無我觀。以緣如是境不定故、意根後說。

論：所言『四境唯所造』者、前流至此、五中前四、境唯所造、是故先說

身境不定，或取大種，或取造色，或二俱取。

釋曰：五根之中應先說身，以最大故，餘根依此少分立故。何以後說，先說餘根？身根之前說餘四者，此四之境唯是所造，定故先說。身根不定，或取大種，或取所造，或二俱取，所以後說。

論：餘謂前四，如其所應，用遠速明，是故先說　謂眼、耳根取遠境故，在二先說。二中眼用遠故先說，遠見山河不聞聲故　又眼用速，先遠見人撞擊鐘鼓，後聞聲故

論：鼻、舌兩根用俱非遠，先說鼻者，由速明故　如對香美諸飲食時，鼻先嗅香，舌後嘗味。

釋曰：四根之中應先說舌，以此根依，能起言說及生聞慧，作用大故。又復對於眼、耳二根，理應先說鼻、舌等二。以此二根能取段食香、味等境資養身故，眼、耳二根無如是能。功能多者，何故後說，功用少者，越此先論？眼、耳、鼻三，取境遠速，所以先說。舌根不爾，所以後說。眼、耳二根，能取遠境，故此說在鼻、舌二前。就眼、耳中，眼復逾遠，是以先耳。何以得知能取遠境？『遠見山河不聞聲故。又眼用遠速，先遠見人撞擊鐘鼓，後聞聲故』是以眼根，說先於耳。又眼、耳二取遠速境，故先說在鼻、舌二前。『鼻、舌兩根用俱非遠，先說鼻者，由速明故。』鼻、舌二中先說鼻者，以鼻取境速明於舌。論自釋云：『如對香美諸飲食時，鼻先嗅香，舌後嘗味。』舌望身根，舌先知味，身後覺觸。次第如是。此中逆說四之次第，謂彌速逾遠。如舌望身，舌取境速；鼻望於舌，鼻復彌速；耳望鼻、舌，耳取境遠；眼望於耳，眼復逾遠。問，如何得知鼻根取境速於舌根？答，如前已說，『如對香美諸飲食時，鼻先嗅香，舌後嘗味』，以是故知，鼻根取境速於舌根。問，若如是者，鼻根應能離中知境，以境未至即能知故。答，鼻根唯取合中知境，如對香美諸飲食時，風吹香氣觸於鼻根，雖不能知食中之味，然先能取食中之香；食未至舌，鼻根先已取其香氣。不是食，是食之氣，食之類也。或此食氣是食極微，吸氣觸鼻，即先知也。

論：或於身中，隨所依處上下差別，說根次第　謂眼所依最居其上，次耳、鼻、舌，身多居下，意無方處，有即依止諸根生者，故最後說

釋曰：眼、耳、鼻、舌、身，理實齊等，猶如花鬘，然由依處上下差別，說根次第。意根亦得言依五根，以五識身依五根生，意識復依無間已滅五識生故，由斯故『有即云依止諸根生者』。六識非色，無有方處，所以後說。有餘頌云，前五用先起，五用初二遠，三用初二明，或隨處次第。於六根中，眼等前五，於色等境先起功用，意後方生，是故先說。如本論言：色等五境，五識先識，意識隨識。為自識依及取自境，應知俱是眼等功用。於五根中，初二用遠，境不合故，所以先說。二中眼用復遠於耳，引事如前，是故先說。鼻等三用，初二分明，故鼻居先，舌次，身後。如鼻於香能取微細，舌於甘苦則不如是；如舌於味能取微細，身於冷暖則不如是。彼說不然。若色等識，五識先受，意識後知，云何夢中能取色等？有餘師說：夢中憶念先所受境，若不爾者，諸生盲人於其夢中亦應取色。此亦不爾。夢中非唯能憶念彼曾所受境，如覺寤時，取彼彼境夢中所見，覺已，為必定分明憶念，如於覺位所見之事。覺位所見，後能憶念，如是應知，夢中所見後亦能憶。或有覺時未曾見事，於夢中見，如何說言：若是覺時所見之境，爾乃方於夢中得見？若言此是前生所曾見之境者，即生盲人，應於夢中亦能見色，以於前生曾見色故。故所說言『五識先受意後方知』者，理定不然。然對法言『色等五境，五識先取，意識後知』者，約容有說，非盡如是。問，夢中所見色等五境，為是實有，為非實有？有說云：『此是實有。如定境色，清潔分明，無所障礙，如空界色。夢所見境，亦復如是。』此說不然。如夢中所見，象、馬山等，此即不名清潔分明及無障礙，非如前說定中所見。毗婆沙師若言『夢中所見山雖不清潔，有所障礙，然此實清潔分明，無有障礙，以夢覺已無所有故』者，此即應是無所緣知，以於清潔彩色作不清潔等見故。若更徵結，恐文繁雜，故今且止。

論：何緣十處皆色蘊攝，唯於一種立色處名？又十二處體皆是法，唯於一種立法處名？

釋曰：論主何因有如是問？以前頌言，『此中根與境，許即十處界』。此中五根、五境，十處同立色蘊，體皆色故。何因聖教唯於一處目為色處，餘之九處更立別名？餘九既各異名之處，一何無別號？又前頌云，『若離擇法定無餘』，明十二處體皆是法。既皆是法，何唯於一立為法處，餘處即不然？欲尋本因，作斯問。

論：頌曰，為差別最勝，攝多增上法；故一處名色，一名為法處。

論曰：為差別者，為令了知境有境性種種差別，故於色蘊，就差別相

建立十處，不總爲一。若無眼等差別想名，而體是色，立名色處。此爲眼等名所簡別，雖標總稱而卽別名。

釋曰：雖十色處體皆是色，又十二處體皆是法，此若但以一名呼之，卽此十處及十二處如何分別？今爲差別此等義故，所以立一以爲色處，一爲法處。此所餘者各立別名。十色處中，餘之九處各爲別名，此之一處雖無別名，還能異彼餘之九種。如十人中九有別名，一無異號但呼爲人，雖無別名亦簡餘九。十二處中法處無名，例亦同此。餘義如論，文易可知。

論：又諸色中，色處最勝，故立通名。由有對故，手等觸時卽便變壞；及有見故，可示在此，在彼差別。又諸世間唯於此處同說爲色，非於眼等。

釋曰：又復應知，十色處中色處最勝。如何最勝？有三義勝，一由有對，手等觸時卽便變壞；二由有見，可指示在此，彼差別；三由世間唯於此處同說爲色，非於眼等，以此三種最勝義故，立色通名。又諸世間，唯指此處名之爲色。諸大論師，亦隨世間，非於聲等立色名故。諸佛如來，亦隨世間，說此爲色。

論：又爲差別立一法處，非於一切，如色應知。又於此中，攝受、想等衆多法故，應立通名。又增上法，所謂涅槃，此中攝故，獨名爲法。

釋曰：法處差別，其義如前釋色處說。此之法處最勝義者，有二因緣一者，此中攝受、想等衆多法故。又於此中攝品類法名諸法，如七覺支攝於擇法。餘義類中更有衆多帶法名者，且如擇法，覺支法、智法、隨念法、證淨法、念住法、無礙法、實法歸。此等法名有無量種，一切攝在此法處中。故立通名，獨爲法處。二者，最增上法，所謂涅槃，此中攝故，特名爲法。以斯二義，獨得此名。

論：有餘師說：色處中有二十種色最粗顯故，肉、天、聖慧三眼境故，獨立色名。法處中有諸法名故，諸法智知故，獨立法名。

釋曰：十色處中，唯除色處，餘諸處中無如是等衆多品類諸色差別，以品類多，故說爲粗，立爲色處，非餘處也。「肉、天、聖、慧三眼境」者，肉眼如人，天眼謂天。聖慧眼者，謂卽諸聖以無漏智知緣一切法。肉、天二眼一向緣色，色處爲境。肉眼唯緣現前所對境。天眼緣四方、上下、障內、障外。肉眼緣粗，天眼緣細，無漏慧眼，以此色處及餘諸法，以無常等行相緣之。是故色處爲三眼境。除此更無餘有色處，能爲如是三眼之境，故唯此一，得色處名。「法處中有諸法名」等，獨立法名，義如前說。如上說言「色有見故，可指示在此，彼差別」者，爲言「在此」者，謂卽遠處；或「在彼」者，爲言「在此」者，謂是近處；言「在彼」者，謂卽遠處。或「在此」者，在自依處；言「在彼」者，在他依處。眼等五根以比量知，不可指示彼、此差別。香、味、觸三，合中知故，根境觸對方乃可知，亦不可示彼、此差別。雖卽聲處唯可指示在某等方，不可指示言在某處。故唯色處爲可指示，非餘處也。言「一切法中涅槃最勝」者，有三因緣：一者爲是勝義善故；二者常故；三滅苦火及苦因故。以三因故，於一切法最勝最上。最勝上法，法處攝故，故此法處十二處中獨標爲勝，得「法處」名。

論：諸契經中，有餘種種蘊及處、界名想可得，爲卽此攝，爲離此耶？

釋曰：何因有此問？起以契經中處處別說蘊及處、界，其類甚多，未知爲此蘊等中攝，爲復如何？若非此攝，如前說云：「此中蘊攝一切有爲，取蘊唯攝一切有漏，處、界能攝一切法盡。」卽與前說義理相違。若此攝者，攝在何所？又此不攝，謂契經中諸蘊、處、界有何過失？卽有諸佛所說一切語名之中不達體性愚迷過失。是以此中必定須說。將尋此因，故有斯問。

論：彼皆此攝，如應當知。且辯攝餘諸蘊名想。

頌曰：牟尼說法蘊，教有八十千；彼體語或名，此名行蘊攝。

論曰：諸說佛教語爲體者，彼說法蘊皆色蘊攝。諸說佛教名爲體者，彼說法蘊皆行蘊攝。

釋曰：經部諸師，皆說佛教以語爲體。語語是音聲，語聲爲體，故色蘊攝。毗婆沙師，說佛言教以名爲體。此名等是不相應法，故行蘊攝。對法諸師，雙以語、名爲佛教體。彼論說云，佛教云何？答，謂佛語言、許論、唱詞、語路、語音、語業、語表是佛教。佛教當言善耶？無記耶？答，或善或無記。云何善？謂佛善心所發語言，乃至語表。云何無記？謂佛無記心所發語言，乃至語表。以此等義，故知佛教以語爲體。又彼論云：佛教名何法？答：名身、句身、文身，次第行列，安布連合。以此義知，佛教以名爲體。此雖但言以名爲體，理實兼以句、文爲體。名者何義？以此詮實義及世俗有體，故稱曰名。如「色」與「瓶」，「無常」名及「人」、「色」及「無常」是實義有，「瓶」之與「人」是世俗有。其句者何？謂顯所說義理周圓，故名爲句。謂於何法，了知作用，時有差別。如言「提婆達多將黑牛來構乳」等。其文者

何？謂卽是字，如言「阿」等。問，語，教異名，教容是語。名，教別體，教何是名？答，要由有名，乃說爲教，是故佛教體卽是名。所以者何？詮義如實，故名佛教；名能詮義，故教是名。由是佛教定名爲體，舉名爲首，以攝句、文。如何得知牟尼法蘊有八十千？由經說故，所以得知。如契經中阿難白佛，我聞世尊所說法蘊八十千餘，我今受持。又餘經說有其八十千法蘊。

論：此諸法蘊，其量云何？

釋曰：雖知法蘊有八十千，然未能知一一法蘊量有幾何，是以起問。

論：頌曰，有言諸法蘊，量如彼論說；或如蘊等言，如實行對治。

論曰：有諸師言八萬法蘊一一量等《法蘊足論》。謂彼一一有六千頌，如對法等法蘊足說。

釋曰：一師云，如《法蘊足論》有六千頌，如是八萬法蘊一一各別，亦六千頌。唯謂其一，餘皆謝滅。以欲令知有如是等衆多法蘊，故亦於此立法蘊名。

論：或說法蘊、隨蘊等言，一一差別數有八萬，謂蘊、處、界、緣起、諦、食、靜慮、無量、無色、解脫、勝處、遍處、覺品、神通、無諍、願智、無礙解等一一教門，名一法蘊。

釋曰：佛所說法，如說五蘊從始至終，舉此一段，名一法蘊。如是處、界，廣說乃至無礙解等，及謂善、不善十業道，四攝等無量法門，一一教門，名一法蘊，共有八萬。

論：如實說者，所化有情有貪、瞋等八萬行別，爲對治彼八萬行故，世尊宣說八萬法蘊。

釋曰：「如實說者」，是決定說。以所化有情有貪、瞋、癡、我慢、身見及尋、思等八萬行別，爲對治彼八萬行故，世尊宣說八萬法蘊。謂說不淨、慈悲、緣起、無常、相空、持息念等諸對治門。有一說云，前說蘊等無量法門，一一教門爲一法蘊，如是共有八萬四千。今言以所化有情有八萬行別，爲對治彼，世尊故說不淨觀等八萬法門。此卽順顯「隨蘊等」言。無蘊等言，不爲對治有情病行，唐捐而說。故知前後諸所說但是異名，尋其義言，理卽無別。言「八萬行別」者，一類有情唯是貪行，一類瞋行，一類癡行，一類慢行，或有一類是其見行，或有一類是其疑行。或有一類是貪、瞋行，如是廣說乃至二合論，或有貪、瞋、癡行，如是三三合論。或有內貪而外瞋，或爲內瞋而外貪，如是舉貪爲內乃至疑爲外等，互爲內外。或有上品貪下品瞋，或有上品瞋下品貪，如是六眠，歷上上乃至下下等九品，互爲上中下差別，如是共成八萬。

論：如彼所說八萬法蘊，皆此五中二蘊所攝。如是餘處諸蘊、處、界，類亦應然。

釋曰：如此八萬法蘊，色、行二蘊所攝。諸餘經中諸蘊、處、界，亦於此中蘊、處、界攝。如是蘊攝蘊，處攝處，界攝界。

論：頌曰，如是餘蘊等，名隨其所應；攝在前說中，應審觀自相。

論曰：謂契經中諸蘊、處、界，隨應攝在前所說中，如此論中所說蘊等，應審觀彼一一自相。且諸經中說餘五蘊，謂戒、定、慧、解脫、解脫智知見五蘊，彼中戒蘊，此色蘊攝；彼餘四蘊，此行蘊攝。

釋曰：諸經所說蘊、處、界等，今於此中如何相攝？如此論中所說，蘊、處、界體相應。審觀彼自相、自體，隨應攝之。戒等五蘊中，戒蘊是身、語業性，故色蘊攝；餘之四蘊是心相應法，於此五蘊中除受、想二，非此性故，於行蘊攝。解脫卽是有爲解脫，非是無爲。有爲解脫，勝解爲體。解脫智見是慧差別，以慧數攝。

論：又諸經說十遍處等，前八遍處無貪性故，此法處攝。若兼助伴，五蘊性故，卽此意處、法處所攝。攝八勝處，應知亦爾。空、識遍處、空無邊處等四無色處，四蘊性故，卽此意處、法處所攝。

釋曰：十遍中除後空、識二種遍，餘八皆無貪爲性。何者爲八？謂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無貪善根，法處攝故，此八遍處同無貪性，亦法處攝。此不孤起，必兼助伴，五蘊性故，此卽意處、法處所攝。五蘊如何與遍處等而爲助伴？定隨轉色，名爲色蘊；與此相應受、想二法，爲受、想蘊；與此無貪相應受、想外，餘心所及得、相等，爲其行蘊。同時心王以爲識蘊，此意處攝。餘之四蘊，法處所攝。「攝八勝處，應知亦爾」者，「亦爾」之言，亦無貪性及有助伴，五蘊爲性，故亦意處、法處所攝，故言「亦爾」。空、識二遍處及空無邊等四無色處，四蘊性故，卽此意處、法處所攝。以此決定無隨轉色，故四蘊性。

論：五解脫處慧爲性故，此法處攝。若兼助伴，卽此聲、意、法處所攝。

釋曰：云何五？如經說云、一者聽聞法要；二者以大音聲讀誦；三者爲他廣說開示；四者獨處寂靜、思惟、籌量、觀察；五者所有義趣，而能善取，隨一定相，於彼定相能善思惟，又善了知，復善通達。且第一解脫者，經云：「具壽當知，若諸苾蒭、苾蒭尼等，或有大師爲說法要，或有隨一尊重有知同梵行者爲說法要如如大師，或有隨一尊重有知同梵行者爲說法要如是如是。於彼法要能正了知若法若義，由正了知若法若義便發起欣、欣故生喜，心喜故身輕安，身輕安故受樂，受樂故心定，心定故如實知見，如實知見故生厭，厭故能離，離故得解脫，是名第一解脫處。是諸苾蒭、苾蒭尼等安住此處，念未住者能住正念，心未定者能住正定，漏未盡者能盡諸漏，未得無上安隱涅槃者疾能證得。復次，具壽！若諸苾蒭、苾蒭尼等雖無大師，或餘隨一尊重有智同梵行者爲說法要，而能以大音聲讀誦隨曾所聞究竟法要如如，以大音聲讀誦隨曾所聞究竟法要如是如是。於彼法要能正了知若法若義，由正了知若法若義便發起欣、欣故生喜，心喜故身輕安，身輕安故受樂，受樂故心定，心定故如實知見，如實知見故生厭，厭故能離，離故得解脫，是名第二解脫處。是諸苾蒭、苾蒭尼等安住此處，念未住者能住正念，心未定者能住正定，漏未盡者能盡諸漏，未得無上安隱涅槃者疾能證得。復次，具壽！若諸苾蒭、苾蒭尼等雖無大師，或餘隨一尊重有知同梵行者爲說法要，亦不以大音聲讀誦隨曾所聞究竟法要，而能爲他廣說開示隨所聞究竟法要，而能爲他廣說開示隨曾所聞究竟法要如如，爲他廣說開示隨曾所聞究竟法要如是如是，乃至安隱涅槃疾能證得，是名第三解脫處。復次，具壽！乃至亦不爲他廣說開示隨曾所聞究竟法要，而能獨處寂靜，思惟、籌量、觀察隨曾所聞究竟法要所有義趣如是如是，乃至安隱涅槃疾能證得，是名第四解脫處。復次，具壽！乃至亦不獨處寂靜，思惟、籌量、觀察隨曾所聞究竟法要所有義趣，而能善取隨一定相，於彼定相，能善思惟，又善了知，復善通達，如如善取隨一定相，能善思惟，又善了知，復善通達，如是如是，乃至安隱涅槃疾能證得，是名第五解脫處。」此五即以名解脫處，以是生解脫之門，故名解脫處。解脫本由智慧而得，故此五種皆慧爲性。慧於法處所攝，故此五種亦法處攝。若兼助伴，五蘊性故，即此聲、意、法處所攝。從他聞法及心讀誦，爲他廣說，此三一分，聲處所攝，以此等中皆有聲故；此餘一分，及後二處全，意處、法處所攝。以後二中無有一聲，故非聲處攝。以慧俱有心所、心王，是故意、法二處攝。

論：復有二處，謂無想有情天處、及非想非非想處　初處即此十處所攝，無香、味故　後處即此意、法處攝，四蘊性故。

釋曰：又契經說此二處，一者有色有情，無想無異想，故名「無想有情天處」。二者無色有情，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如非想非非想天處。「初處即十處所攝，無香、味」者，「初」即無想有情天處。此中無香、味處故，餘十處攝。此中無心，如何於彼得有意處？答：於生死二位有心故，得爲意處，理亦無失。「後處即此意、法處攝，四蘊性故」者，「後」即非想非非想天處。此中除色，餘四蘊性故，唯意、法二處所攝。上處攝訖。

論：有《多界經》說界差別有六十二，隨其所應，當知皆此十八界攝

釋曰：如何《多界經》說六十二界？如彼經說，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何知者得界善巧？佛告阿難陀，若諸知者於十八界如實知見，謂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識界。阿難陀！知人於此十八界中，應如實知見。復次，有六界應如實知見，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有六界應如實知見，謂欲界、恚界、害界、無欲界、無害界、無恚界。又有六界應如實知見，謂苦界、樂界、憂界、喜界、捨界、無明界。復次，有四界應如實知見，謂受界、想界、行界、識界。復次，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又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色界、無色界、滅界。又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過去界、現在界、未來界。又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劣界、處中界、妙界。又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善界、不善界、無記界。又有三界應如實知見，謂學界、無學界、非學非無學界。復次，有二界應如實知見，謂有漏、無漏界。又有二界應如實知見，謂有爲界、無爲界。此二界應如實知見。阿難陀！若諸知者如是於界得善巧，如是從前六至後二，一一未皆應言阿難陀者，如是於此界得善巧。今恐文廣，故略去之。此六十二界如何相攝？今當敘之。十八界如前所說。地等界六，六中前四，即此觸界所攝；空、識二界，次下論中自釋其相。欲等六界，此法界攝。此欲界言，非是三界地獄、傍生、鬼、人及六欲天等二十處之欲界。若是三界之欲界者，即不應說恚、害界，以此具有故。欲界者是欲貪。欲、恚、害，皆是心所，故法界所攝。苦等六界亦是心所，故法界攝。受等四界中，前之三界是心所故，亦法界攝。識界即此

七心界攝。欲、色、無色三界之中，欲界卽此十八界攝；色界卽此十四界攝，除香、味、鼻、舌識四界；無色界此意界、法界、意識界攝。色、無色、滅三界之中，前二如前所攝，滅界卽此法界所攝。過去等三界，一一皆此十八界攝。無間滅意雖準過去，此之種類通其三世。劣等三界，但是欲、色、無色等三界之異名，攝如前說。善等三界中，善、不善二，此色、聲、法及七心等十界所攝；無記界此通十八界攝。有學等三界中，前二卽此意界、法界、意識界三界所攝；非學非無學界此通十八界所攝。有、無漏二界中，初界卽此十八界攝；後界卽此意界、法界、意識界攝。有、無爲二界中，前此通十八界攝；後界此唯法界所攝。此上十八界爲能攝，餘四十四界爲所攝，共爲六十二界相攝意。

論：且彼經中所說六界，地、水、火、風四界已說，空、識二界未說其相，爲是虛空名爲空界？爲一切識名識界耶？

釋曰：論中何故作此問耶？如前論云：於餘所說蘊、界等，應審觀自相，然後相攝，唯攝自性。今於地等六界之中，前之四界如前已說，空、識二界未說其相。欲知其相，故有斯問。論自答云：

論：不爾

釋曰：此答：非卽虛空，得爲空界；非一切識，盡爲識界。

論：云何識？

釋曰：此徵：若不爾者，其義云何？

論：頌曰，空界謂竅隙，傳說是明暗；識界有漏識，有情生所依。

論曰：諸有門窗及口鼻等內外竅隙，名爲空界。如是竅隙，云何應知？傳說竅隙卽是明暗，非離明暗，竅隙可取，故說空界明暗爲體。應知此體不離晝夜，卽此說鄰阿伽色。傳說阿伽謂積集色，極能爲礙，故名阿伽。此空界色，與彼相鄰，是故說名鄰阿伽。有說阿伽卽空界色，此中無礙，故名阿伽。此空界色餘礙相鄰，是故說名鄰阿伽色。

釋曰：所言「空」者，非是虛空。何名「空界」？謂卽竅隙。雖言竅隙，然亦未知竅隙是何，故言「傳說是明暗」。「傳說」者，不樂許之詞。以此皆極微，互不相觸，中間皆有竅隙。既皆如是，於中何者名爲空界，何者不名空界？以此故有「傳說」之言。若言明暗是空界者，何用更說彼竅隙耶？對此，論云「竅隙卽是明暗，非離明暗，竅隙可取，故說空界明暗爲體。應知此體不離晝夜」。以明是晝，暗卽是夜，此卽空界。於何得知？謂竅隙可知。諸經論中有鄰阿伽色，此卽空界之異名。阿伽者，積集色。此何以名阿伽？阿者恒義，伽者礙義。恒常礙故，故有此名。自礙、礙他，故名爲礙。空界唯爲他礙，不能礙他，故與阿伽色別。此空界色鄰近阿伽，故名鄰阿伽色。是阿伽類，非卽阿伽；是色界、色處、色蘊性義。《對法論》云，是明暗二色之差別，名空界色。經部諸師云，虛空之外，無別空界；空無實事，空界亦爾。毗婆沙諸師云，空界有其實事（宗），經說內外空界故（因），如地等（喻）。以可分別爲內外故，知有實事，如地界等。如經說云：內空界者，所謂眼竅，及至廣說；外空界者，所謂室中及門窗等諸有竅隙，非無爲法。可言內外，以此故知虛空與空界異。無有之法，亦定不可言其內外。是以知有實事。阿闍梨衆賢云：離虛空外，實有空界。故世尊言，虛空無色，無見，無對，當何所依？然藉光明，虛空顯了。此經意說：虛空無爲，雖無所作而有所依，謂容受一切光明。以果顯因，有實體相。虛空無者，應無光明；既有光明，眼識所取，是色差別，故有虛空。以能容受光明等故，實有虛空，理極成立。由此所說，契經文句，顯二分明，各別實有。故知異空別有空界。又於色界得離欲時，亦說斷此虛空界故。如世尊說，離色染時，心於五界，解脫離染。唯餘識界不應說斷虛空無爲，諸漏於中曾未轉故。

此理不然。經部諸師，不說光明與虛空別，亦不許光明爲虛空界，妄引契經，誠非此證。此中有隨一不成過。以自宗許光明與虛空異，經部不許，故說此虛空無實事義。次下《根品》自當廣釋。言斷虛空界者，義亦相違。經部亦不言煩惱於虛空中不轉，與煩惱轉故，是以說斷。若不爾者，是則世尊卽應唯言斷四大種。能造斷故，諸所造色亦應例斷，何用更言斷虛空界耶？以所說言光明卽是虛空界，以此是所造色故。所說虛空有內外者，約根、境說。以身內虛空能持身根，身外虛空持外諸色，約所持事，故分內外，非謂虛空有內外也。阿闍梨衆賢復作是說，如契經說，實有六界成假士夫。又是有爲，假士依故，猶如地等；又是有漏，說此爲緣入母胎故。此亦非理。此有所依不成及不定過。此中宗尚未立，何更言因？虛空尚無實體，於中更何言有有爲，有漏？既所立無體，能立立何？爲如虛空界有漏，故是色耶？爲如心所等有爲，有漏，故非色耶？傍論且止，應辯本論。

論：諸有漏識名爲識界。云何云說諸無漏識爲識界耶？出論云：與是諸有漏生所依故。如是諸界從續生心至命終心，恒持生故。諸無漏法與不如是。彼六界中，前四即此觸界所攝，第五即此色界所攝，第六即此七心界攝。彼經餘界，如其所應，皆即此中二界攝。

釋曰：非一切識盡爲識界，唯有漏識得爲識界。何以無漏識不爲識界？爲此六界與生爲依，緣六界有入胎等。如契經說，六界爲緣入母胎故。如前五界，與生爲依，皆是有漏，如是識界與生爲依，應亦有漏，除此等餘不續生故。云何爲生？所爲內處。此是有漏，是故所依亦是有漏。以此論云：『如是諸界，從續生心至命終心，恒持生故。』如是六界，是有情生生、養、長因差別轉，是生所依。生因謂識界，續生種故；養因謂大種，生依止故；長因謂空界，容受生故。『諸無漏法則不如是』，由有情生斷、害、壞等差別轉故，非生所依。地等前四，身之境故，此觸界攝。第六識界，此七心界攝，謂五識全，二識少分。

上來釋體性及相攝訖。

道宣《行事鈔中分門圖錄》（《藏外》第一輯）

初序　次列三十篇題目：《標宗顯德》第一，《集僧通局》第二，《足數衆相》第三，別衆法附。《受欲是非》第四，《通辯羯磨》第五，《結界方法》第六，《僧網大綱》第七，《受戒緣集》第八，捨戒六念法附。《師資相攝》第九，《說戒正儀》第十，《安居策修》第十一，受日法附。《自恣宗要》第十二，《功德衣法》附，《篇聚名報》第十三，《隨戒釋相》第十四，《持犯方軌》第十五，《懺六聚法》第十六，《三衣總別》第十七，《四藥受淨》第十八，《鉢器制聽》第十九，房舍等五行調度衆具法附。對施興法第二十，頭陀行儀第二十一，僧像致敬第二十二，造立像寺法附，《計請設則》第二十三，《導俗化方》第二十四，《三客相待》第二十五，四儀法附。《瞻病送終》第二十六，《諸雜要行》第二十七，謂出世正業等此所依。《沙彌別行》第二十八，《尼衆別行》第二十九，《諸部別行》第三十。就三十篇中，總括得一千三百六十門，具列如後。

一、以十門括：

【甲】第一門：序教興意。有二

【乙】初，通明教興意。自三

【丙】初，對三藏明教興意

【丙】二，對外道明教興意

【丙】三，對異宗明教興意

【乙】二，別就當宗明教興意。就中

【丙】初，總序

【丙】次，以五例明

【丁】一，以遮性往分明教興意

【丁】二，以開制往徵明教興意

【丁】三，以報有強弱明教興意

【丁】四，以機悟爲先明教興意

【丁】五，以事法相對明教興意

【甲】第二門：明制教重輕意。就中

【乙】初，總序

【乙】次，別辨。有七

【丙】一，約興厭漸頓明制教重輕

【丙】二，約結正業科明重輕

【丙】三，約報果不同明重輕

【丙】四，約攝趣優劣明重輕

【丙】五，約起情虛實明重輕

【丙】六，約開制互立明制教重輕

【丙】七，約行彰異明制教重輕

【甲】第三門：明對事約教制處意

【甲】第四門：明用諸部文意

【甲】第五門：明文義決通意

【甲】第六門：明教所詮意

【甲】第七門：明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

【甲】第八門：明僧尼二部行事通塞意

【甲】第九門：明下三衆隨行異同意。就中

【乙】前，明二衆、沙彌

【乙】後，明式叉摩那

【甲】第十門：明鈔者引用正文失誤傳貫科酌意。就中自三

【乙】先，明引用正文
【乙】次，明世中僞說
【乙】後，明鈔興本意
上卷有十二篇，攝於衆務《標宗顯德篇》分二
【甲】先，出宗體 即是標宗 有四
【乙】一，戒法
【乙】二，戒體
【乙】三，戒行
【乙】四，戒相
【甲】後，直引聖說成證 即是顯德 就中分二
【乙】初，明順戒有益 分二
【丙】前，約化教 自四
【丁】一，小乘經
【丁】二，小乘論
【丁】三，大乘經
【丁】四，大乘論
【丙】後，就制教 分兩
【丁】先，約律本
【丁】二，依律論
【乙】二，明違戒有損，還約化、制二教雜明。
《集僧通局篇》分二
【甲】前，明集僧軌度 自二
【乙】先，具列文
【乙】後，以義設
【甲】二，明來處通局 有二
【乙】初，明來處分齊 分二
【丙】一，作法界 有三別
【丁】一，約有戒場大界明來處分齊
【丁】二，約無界場大界明來處分齊
【丁】三，約三小界明來處分齊
【丙】二，自然界 有四
【丁】初，約聚落界 有二
【戊】一，可分別
【戊】二，不可分別
【丁】二，約蘭若界明來處 自二
【戊】一，無難
【戊】二，有難
【丁】三，約道行界明來處
【丁】四，約水界明來處
【乙】二，明用之通局，即有四種、七種等。
《足數衆相篇》別衆法附 即二
【甲】初，明正篇 就中四例
【乙】初，明體是應法，於事有違，故不足數 中
【丙】初，總列數
【丙】後，釋相 文云：就中相隱難知者以下
【乙】二，明體境俱非，雖假緣亦不足數
【乙】三，明體非僧用，於緣成足
【乙】四，明約緣有闕，不妨成法，少分不足
【甲】次，明附篇 有二
【乙】初，明別相
【乙】二，明成不 分二
【丙】初，約體明成不
【丙】次，就外相內心明成不 文云：衆取威儀，不用心順者是 分二
【丁】先，約外相威儀
【丁】二，約內心虛實門
《受欲是非篇》有二
【甲】初，明欲緣 有三
【乙】一，制意釋名明體 中
【丙】初，明制意
【丙】次，明釋名

【丙】次，辨體。

【乙】二，明有開遮。

【乙】三，定緣是非。

【甲】後，明欲法　分三

【乙】初，明與法　又分二

【丙】前，明與法。

【丙】二，明對僧說法

《通辨羯磨篇》　分二。

【甲】初，明作法具緣，有十。

【乙】一，稱量前事。

【乙】二，約處以明。

【乙】三，集僧方法。

【乙】四，集僧差別。

【乙】五，和合之相。

【乙】六，簡衆。

【乙】七，與欲應合。

【乙】八，正陳本意。

【乙】九，問其事端。

【乙】十，答。

【甲】後，立法通局，並曲解羯磨　分二

【乙】初，明立法通局。分二。

【丙】初，明相攝分齊　總有四

【丁】一，約法明分齊　分二

【戊】初，明分齊　自二

【己】初，略依三位明分齊

【庚】一，心念法。

【庚】二，對首法。

【庚】三，衆僧法。

【己】次，曲分前三成八

【庚】心念分三

【辛】一，明心念

【辛】二，對首心念

【辛】三，衆法心念

【庚】對首中分二

【辛】一，但對首

【辛】二，衆法對首

【庚】衆法中分三

【辛】一，單白

【辛】二，白二

【辛】三，白四。

【戊】後，略明非相　文云上明攝法分齊，即須明非相。

【丁】二，約事明攝法分齊。

【丁】三，對人明攝法分齊　有三

【戊】初，約四人以上明分齊——此門細分有七，始從計下一人也

【戊】次，約二、三人明分齊

【戊】後，約一人明分齊

【丁】四，約界明攝法分齊　自二

【戊】初，約四種自然界明攝法分齊

【戊】二，作法界明分齊　自五

【己】一，約難事受戒小界明攝法分齊

【己】二，約自恣小界。

【己】三，約說戒小界。

【己】四，約戒場

【己】五，約大界明攝法分齊

【丙】二，別舉成壞。自八。

【丁】一，約但心念明成壞

【丁】二，約對首心念明成壞

【丁】三，約衆法心念明成壞

【丁】四，約但對首明成壞。

【丁】五，約衆法對首明成壞

【丁】六，約單白明成壞
【丁】七，約白二明成壞
【丁】八，約白四明成壞
【乙】次，解羯磨正文　應分二別
【丙】初，總標敘
【丙】次，正釋文
【丁】前，釋單白
【丁】次，釋羯磨
【丙】後，以三法料簡
【丁】一，明增減
【丁】二，明通塞
【丁】三，明是非

《結界方法篇》　有四

【甲】一，列數定量　總列三種
【乙】一，攝衣界，指如衣法中
【乙】二，攝食界，指如藥法中
【乙】三，攝僧界，是此所明　就中分二
【丙】一，自然界，指如集僧中
【丙】二，列作法界明量　有三
【丁】初，明大界並量
【丁】二，明戒場並量
【丁】三，明三小界並量
【甲】二，依位作法　文中倒不次，應分二
【乙】初，明結法　分三
【丙】初，結無場大界　分二
【丁】先，出緣成　有三
【戊】一，料簡是非
【戊】二，豎標唱相　分二
【己】初，明標相　自二
【庚】初，定標體
【庚】次，明界形
【己】二，明唱相　自二
【庚】先，明唱之是非
【庚】次，正明唱法
【戊】三，集僧欲法　自二
【己】初，明集僧
【己】二，明不得受欲
【丁】二，正加聖法
【丙】二，結有場大界　分二
【丁】先，總明三重標相差別
【丁】後，明結法　文云今明結法者是
【戊】先，結戒場　分三
【己】初，明先後
【己】二，明唱相
【己】三，正加法　文云羯磨者言以下是
【戊】次，結大界　中
【己】先，明唱相
【己】後，加法　文云言如當言是
【丙】三，明結三小界法　三門分之，此中更明三種界別
【丁】初，明集僧遠近
【丁】二，明不豎標相
【丁】次，明結法略不出
【乙】次，明解法
【丙】先，明解無場大界
【丙】次，解有場大界
【丙】次，解三小界
【甲】三，明法起有無
【甲】四，明非法失相　自二
【乙】初，明非法
【乙】後，明失不　自二

【丙】先，明失相。

【丙】二，明不失相。

《僧網大綱篇》。分五

【甲】一，約化制之教明相不同。分二

【乙】初，約化教。

【乙】二，就制教。分二

【丙】初，總標舉數。

【丙】次，別辨治法，則有二、九義，滅擯總十

【丁】一，呵責治。分二

【戊】先，出其過。

【戊】後，明正治。自四

【己】一，明立治。

【己】二，明奪行

【己】三，明順從

【己】四，明爲解

【丁】二，擯出治。

【丁】三，依止治。

【丁】四，遮不至白衣家治

【丁】五，不見罪

【丁】六，不懺罪

【丁】七，惡見不捨舉

【丁】八，惡罵治。

【丁】九，默擯。

【丁】後，更明滅擯。文云言滅擯者。以下是

【甲】二，約僧制衆食以論通塞。分二

【乙】初，約僧制。自二

【丙】先，明世立非法制

【丙】次，明如法僧制。

【乙】二，約食明。自二

【丙】先，明通塞之意。

【丙】後，引聖言量證

【甲】三，約法就時對人以明

【乙】初，約法

【乙】次，就時

【乙】次，對人。

【甲】四，約處就用以明。分二

【乙】初，約處。自二。

【丙】初，約處

【丙】二，約威儀。文云二者威儀之形。以下是

【乙】後，就用。文云《四分》云，不得著俗人裙等。以下是

【甲】五，衆主教授之相。

《受戒緣集篇》。捨戒六念法附。卽分二

【甲】初，明正篇。分二門

【乙】初，緣集成受。分五緣

【丙】一，能受人。有五

【丁】一，是人

【丁】二，諸根具足

【丁】三，身器清淨

【丁】四，出家相具

【丁】五，得少分法

【丙】二，所對境。有六

【丁】一，結界成就

【丁】二，有能秉法僧

【丁】三，數滿如法。

【丁】四，界內盡集

【丁】五，有白四法

【丁】六，資緣具足

【丙】三，發心乞戒。

【丙】四，心境相應。

【丙】五，事成究竟。

【乙】後，加教法。有二。

【丙】初，明緣起方便。有十。

【丁】一，受者得法以不。

【丁】二，請師。就中有三。

【戊】一，請和上。

【戊】二，請二闍梨。就中。

【己】前，請戒師。

【己】次，請教授師。

【戊】三，請七證。

【丁】三，教發戒。就中有二。

【戊】初，明緣境。

【戊】二，明心量。文云：次分發戒，下是。

【丁】四，立見不聞處。

【丁】五，單白差威儀師。

【丁】六，出衆問難。就中。

【戊】初，出難體相。又二。

【己】初，出難相。

【庚】一，明邊罪難。

【庚】二，污淨行尼。

【庚】三，賊心受戒。

【庚】四，破內外道。

【庚】五，黃門。

【庚】六，煞父。

【庚】七，煞母。

【庚】八，煞羅漢。

【庚】九，破僧。

【庚】十，出佛身血。

【庚】十一，非人。

【庚】十二，畜生。

【庚】十三，二形。

【己】二，出諸遮難相。

【戊】二，正明問法。文云：上已略明難相，今正出衆問，下是。

【丁】七，單白召入衆。

【丁】八，正明乞戒。

【丁】九，戒師白和。

【丁】十，戒師問難。

【丙】二，正明體用。有四。

【丁】前，受體。就中。

【戊】前，略發戒。

【戊】次，正受體。

【丁】次，記受時節。

【丁】次，說相。

【丁】次，受衣鉢。

【甲】後，明附篇。自二。

【乙】前，明六念法。

【乙】後，明捨戒法。

《師資相攝篇》。分二。

【甲】初，明弟子依止法。分二。

【乙】初，明師弟名相。就中。

【丙】前，明名相。

【丙】次，名總相攝。

【乙】後，明依止法。分二。

【丙】先，明應法。自二。

【丁】一，明得不依止。

【丁】二，明須依止。

【丙】二，明正行。自二。

【丁】一，明七種共行。

【丁】二，明三種別行。

【甲】二，明二師攝受法。此中和上與依止合明。分七。

【乙】一，明依止意。

【乙】二，明得無師時節
【乙】三，簡師德。
【乙】四，請師法。
【乙】五，師攝受法。
【乙】六，明治罰呵責法。自四。
【丙】一，合呵之法。
【丙】二，依法呵誡。
【丙】三，明不應之失。
【丙】四，明辭師出離之法。
【乙】七，明失師法。
《說戒正儀篇》。大分二門。
【甲】初，明僧法。分四。
【乙】一，明時節不同。分五。
【丙】一，明十三、十四、十五日不同。
【丙】二，明食前食後不同。
【丙】三，明若晝若夜。
【丙】四，明若增若減。
【丙】五，明時與非時。
【乙】二，明雜法衆具。
【乙】三，正說儀軌。分十。
【丙】一，明說處。
【丙】二，明衆具。
【丙】三，明說戒日。「上座白僧」
【丙】四，明鳴鐘集衆。
【丙】五，明供具。
【丙】六，明維那行事。
【丙】七，明請戒師法。
【丙】八，明供養說戒法。
【丙】九，明問答法。
【丙】十，明說戒竟法，就中更雜相分別。
【乙】四，略說雜相。自二
【丙】前，明略緣。
【丙】二，明略法。
【甲】後，明別人法。就中。
【乙】初，明三人法。
【乙】次，明二人法。
【乙】後，明一人心念法。
《安居策修篇》。受日法附。有三。
【甲】初，明正篇。大分五門。
【乙】初，明安居緣。有三。
【丙】一，明處有是非。
【丙】二，明結時不同。有三。
【丁】一，明前安居。
【丁】二，明中安居。
【丁】三，明後安居，就中泛明前後。自三。
【戊】一，賞罰前後。
【戊】二，得罪前後。
【戊】三，難事前後
【丙】三，明夏閏延促。
【乙】二，明分房舍法。
【乙】三，明作法不同。分二。
【丙】一，設教對緣。有四。
【丁】一，對首法。
【丁】二，心念法。
【丁】三，忘成。
【丁】四，及界。
【丙】二，明用法分齊。
【乙】四，明夏中遇緣失不。分二。
【丙】初，明有難移夏。
【丙】後，明受日出界逢難。

【乙】五，明迦提五利，並夏中解結界法　自二
【丙】初，明迦提五利
【丙】次，明解結界法
【甲】二，明附篇。就中分三
【乙】一，心念法。
【乙】二，對首法。
【乙】三，衆法。
總分三別
【丙】一，通料簡。分四
【丁】一，對人不同
【丁】二，對界
【丁】三，先後。
【丁】四，明相攝。
【丙】二，定緣是非　有八
【丁】初，定緣是非　有五緣
【戊】一，三寶緣
【戊】二，道俗病患生善滅惡
【戊】三，父母大臣
【戊】四，爲求衣鉢藥草
【戊】五，和僧護法
【丁】二，對事離合
【丁】三，明懸受
【丁】四，明互用。
【丁】五，明重受
【丁】六，約事長短
【丁】七，僧尼不同
【丁】八，事訖不還成不
【丙】三，依位解。亦云正加法　分三
【丁】一，心念法
【丁】二，對首法
【丁】三，衆法
【甲】三，料簡雜相
《自恣宗要篇》。迦絺那衣法附　即二
【甲】初，明正篇　大分三別
【乙】初，明緣集相應　分二
【丙】初，明緣時節　分三
【丁】初，約閏明時節
【丁】二，明諍事增減自恣
【丁】三，明修道稱意延日自恣
【丙】二，明相應人
【乙】二，正自恣方法　分二
【丙】初，明五人已上法　分四
【丁】一，集僧緣起
【丁】二，明五德集不　分二
【戊】初，明六人以上法　有四
【己】一，簡人是非
【己】二，差法正式
【己】三，五德行事
【己】四，對座說之儀式
【戊】後，明五人法　此門移在四人法前明也
【丁】三，明尼來請罪
【丁】四，雜明略說　自分二
【戊】前，明略說法。
【戊】二，明有難　結小界自恣
【丙】二，明四人以下至對首法
【丙】三，明一人心念法
【乙】三，雜明諸行
【甲】後，明附篇。就中分五
【乙】一，明受衣時節
【乙】二，明衣體是非
【乙】三，簡人是非　自二

【丙】先，明受人
【丙】後，明持人
【乙】四，明受衣方法　就中分二
【丙】初，明作衣法
【丙】後，明受衣法　自二
【丁】前，明疊綴衣法
【丁】二，明和僧受法
【乙】五，捨衣雜相。自二
【丙】先，明捨衣。
【丙】次，明雜相，即是五利也。
中卷有四篇，遵於戒體，持犯立懺　《篇聚名報篇》　分二
【甲】初，明戒護是違失之宗。
【甲】後，明篇聚名報之相　分二
【乙】初，明篇聚　中。
【丙】初，略列六聚名
【丙】次，釋位，即有六
【丁】初，釋波羅夷
【丁】二，釋僧伽婆尸沙
【丁】三，釋偷蘭遮
【丁】四，釋波逸提
【丁】五，釋波羅提提舍尼。
【丁】六，釋突吉羅。此後更明二不定、七滅等。
【丙】後，明因果。分二
【丁】初，料簡起業重輕　自有三
【戊】一，約善心明重輕
【戊】二，約不善心
【戊】三，約無記心
【丁】二，引文證成來果。
《隨戒釋相篇》　分四別。
【甲】一者，戒法　自有七
【乙】一，聖道本基
【乙】二，戒有大用
【乙】三，略知名趣　自二
【丙】先，釋三名
【丙】次，明其義
【丁】初，明律義。
【丁】二，明戒義。
【丁】三，明解脫義。
【乙】四，具緣不同
【乙】五，優劣有異。
【乙】六，重受通塞
【乙】七，震嶺受緣
【甲】二，明戒體　有四門。
【乙】一，明戒體相狀。有五不同。
【丙】一，辯戒體多少。
【丙】二，明立兩所以，並解名義
【丁】前，明立二所以　自二
【戊】初，明立二所以。
【戊】二，引教證成
【丁】次，解名義。
【丙】三，出體狀。就中。
【丁】前，明作戒體。
【丁】次，明無作體。
【丙】四，明先後相生。
【丙】五，明無作多少。
【乙】二，明受隨同異。自二
【丙】前，明二種無作。有五同、四異。
【丙】後，明二種作戒。有五同、四異。
【乙】三，明緣境寬狹。自分四
【丙】一，明能緣心寬狹，局現前

【丙】二，明所緣境寬狹，局三世

【丙】三，發戒寬狹，局現在

【丙】四，明防非寬狹，通過、未

【乙】四，明發戒數量。就中

【丙】先，總對諸境辨數量

【丙】次，對衆明發戒多少。

【甲】三，明戒行。

【甲】四，明戒相。即隨八篇，分作八門。此下諸戒，且隨《鈔》中摘取三、五戒而圖之

【乙】初篇四戒。

【丙】初，淫戒。分三。以下諸戒，例準此分三

【丁】一，明犯境。

【丁】二，明具緣成犯相　有二

【戊】一，自有淫心　具四緣

【己】一，是正境。

【己】二，興染心

【己】三，起方便

【己】四，與境合

【戊】二，明怨逼。具四緣

【己】一，是正境。

【己】二，爲怨逼。

【己】三，與境合。

【己】四，受樂。

【丁】三，開不犯。

【丙】二，盜戒。分三。

【丁】一，犯境。

【丁】二，犯相。具六緣。

【戊】一，有主物。有三

【己】一，三寶物　分二

【庚】先，明知事

【庚】後，明盜用差別　即三。

【辛】初，佛物

【辛】二，法物　總以四門分別

【辛】三，僧物

【壬】一，盜用。自三。

【癸】一，明盜佛物。

【癸】二，明盜法物。

【癸】三，明盜僧物。有四。

【子】一，常住常住。

【子】二，十方常住。

【子】三，現前現前。

【子】四，十方現前。

【壬】二，互用。分四。

【癸】一，三寶互。

【癸】二，當分互。

【癸】三，像寶互。

【癸】四，一一物互。分三

【子】先，約佛。自四

【丑】一，佛受用物。

【丑】二，施屬佛物。

【丑】三，供養佛物。

【丑】四，獻佛物。

【子】二，約法物。亦四，如前

【子】三，約僧。有四，如盜□□

【壬】三，明出貸。

【壬】四，瞻待道俗。

【己】二，人物。有二。

【庚】一，損正主

【庚】二，損守護主　總分七種

【辛】一，掌護損失主。

【辛】二，寄付損失主。

【辛】三，被盜物主。有二位

【壬】一，不現前，盜。

【壬】二，對面現前，奪。

【辛】四，賊施物主。

【辛】五，收囚縛賊主。

【辛】六，狂人施物主。

【辛】七，守視人作主。此中更泛明盜相，文云『了論中』以下是。就中分二。

【壬】初，六根、六塵明。

【壬】次，約六界明。

【己】三，非畜物。分二。

【庚】初，明非人物。

【庚】後，明畜物。

【戊】二，有主想。

【戊】三，有盜心。

【戊】四，重物。分二。

【己】初，定重物。

【己】二，以義門明。有六句。

【庚】一，約錢有貴賤明滿五。

【庚】二，約有貴賤明滿五。

【庚】三，約時貴賤明滿五。

【庚】四，約得物不得物明滿五

【庚】五，明不滿五明滿五。

【庚】六，明一人盜多人物，多人盜一人物明滿五。

【戊】五，興方便。

【戊】六，舉離處。就中。

【己】初，總相明離處。

【己】次，以義十句明之。

【庚】一，約文書成立明離處。

【庚】二，約言教以明離處。

【庚】三，約標相以明離處。

【庚】四，約籌算以明離處。

【庚】五，約異色明離處。

【庚】六，約轉齒明離處。

【庚】七，約離處明不離處。

【庚】八，約不離處明離處。

【庚】九，約無離處明離處。

【庚】十，雜明離處。

【丁】三，開不犯。

【乙】第二篇十三戒

【乙】第三篇有二戒。

【乙】第四篇三十戒。

【丙】第二離衣戒。分三。

【丁】一，犯境。

【丁】二，犯相。具六緣。

【戊】一，是三衣。

【戊】二，加受持。

【戊】三，人衣異界。有四。

【己】一，染礙。

【己】二，隔礙。

【己】三，情礙。

【己】四，界礙。有二。

【庚】一，作法界。

【庚】二，自然界。有十五。

【辛】一，僧伽藍界。

【辛】二，村界。

【辛】三，樹界。

【辛】四，場界。

【辛】五，車界。

【辛】六、船界
【辛】七、舍界
【辛】八、堂界
【辛】九、庫界
【辛】十、倉界
【辛】十一、蘭若界
【辛】十二、道行界
【辛】十三、洲界
【辛】十四、水界
【辛】十五、井界
【戊】四、不捨會
【戊】五、無因緣　有七
【己】一、別人作法離
【己】二、對僧作法離
【己】三、對處作法離
【己】四、蘭若恐怖離
【己】五、王路隔塞離
【己】六、迦提賞勞離
【己】七、僧塔諸緣離
【戊】六、明相出
【丁】三、開不犯
【丙】第十八畜寶戒中
【丁】初、因明八不淨財　分四門
【戊】一、列數顯過　自二
【己】初、列數、即列八名
【己】二、顯過
【戊】二、開制不同　自分二
【己】先、明開　就中有八
【庚】一、田宅園林
【庚】二、種植生種
【庚】三、貯積穀帛
【庚】四、畜養人僕
【庚】五、養繫禽獸
【庚】六、錢寶貴物
【庚】七、柄杓釜鑊
【庚】八、象金飾牀
【己】後、明制　文云佛不聽者下是
【戊】三、結罪輕重
【戊】四、交貿罪多少
【丁】後、正解本戒　分三
【戊】一、犯境
【戊】二、犯相　具四緣
【己】一、是錢寶
【己】二、知是
【己】三、爲己
【己】四、受取
【戊】三、不犯
【乙】第五篇九十戒
【丙】別衆食戒　分三
【丁】一、犯境
【丁】二、犯相　就中
【戊】初、列緣多少　有七
【戊】次、釋相　分二不同
【己】初、料簡定第二緣　有三
【庚】初、僧次　文云若施主以下是
【庚】次、別乞　文云言別乞者以下是
【庚】次、別請　文云若別請人應令作法是
【己】次、隨七緣一一釋
【庚】初、明施主
【庚】二、明別僧、別乞、別請　自三

【辛】初，明僧次

【辛】次，明別請　文六，若施主別請僧食，應如是

【辛】次，明別乞　文六，善見別乞四句等是

【庚】三，是五正食　略不釋

【庚】四，食處成衆

【庚】五，明界內不集

【庚】六，無因緣　文三，律中不犯開二緣，以下是

【庚】七，咽咽犯　略不釋

【丁】三，不犯。

【丙】不受食戒。十門分之

【丁】一，明制受意

【丁】二，明能受人

【丁】三，明所受境

【丁】四，明所受食　自二

【戊】初，泛明須不。

【戊】二，明轉變

【丁】五，明受食處。

【丁】六，明受食法。有六。

【戊】一，器食相對受　自三。

【己】一，至身邊受。

【己】二，至物邊受。

【己】三，至器邊受。

【戊】二，身心相對受。自四

【己】一，身受非心受

【己】二，心受非身受

【己】三，身心平等受

【己】四，非身心受。

【戊】三，單心無對受

【戊】四，連絆觸礙受。

【戊】五，心境相對受。

【戊】六，非心境受

【丁】七，明食觀。

【丁】八，明食食法　釋中六，正受食法

【丁】九，明失受法　有六

【戊】一，決意棄捨失

【戊】二，捨戒失

【戊】三，捨命失。

【戊】四，任運失

【戊】五，轉變失

【戊】六，遇緣觸失

【丁】十，對文解　自三。

【戊】一，明犯境。略。

【戊】二，明犯相　《鈔》文隱，具三緣

【己】一，是四藥。

【己】二，自取。

【己】三，食咽犯

【戊】三，不犯

【乙】第六篇四戒。

【乙】第七篇百戒。

【乙】第八篇有七戒　此篇略不辨也

《持犯方軌篇》。初序，次釋　就中七門分別

【甲】初，知持犯名字。分二

【乙】先，解二持　自二

【丙】先，解止持。

【丙】二，解作持。

【乙】次，釋二犯。自二

【丙】初，釋作犯。

【丙】二，釋止犯

【甲】二，解體狀　有二

【乙】一，就能持明體。

【乙】二，就所持明體。有二。

【丙】初，對制聽二教明持犯體。自二。

【丁】先，就制教。

【丁】次，就聽教。

【丙】後，對二教明持犯攝法分齊。文云『今分二教攝法分齊』者是。

分二。

【丁】初，總略標舉。

【丁】次，一一別解。自四。文云『就前止持對二教中』以下是。

【戊】初，將止持對二教明分齊。

【己】初，對制教事明。

【己】次，對聽教事明。

【戊】次，將作持對二教明分齊。

【己】初，對制教法事明。

【己】次，對聽教法事明。

【戊】三，明作犯。翻止持即是。

【戊】四，明止犯。翻作持即是。

【甲】三，明成就持犯處所。有三。

【乙】先，約心行。

【乙】二，對治行明。

【乙】後，就三業明。

【甲】四，明持犯通塞。有四門。

【乙】一，就一心門明通塞。

【乙】二，將心望境明通塞。

【乙】三，約自作教人明通塞。

【乙】四，約前後自業相成明通塞。

【甲】五，明持犯漸頓。分三。

【乙】初，就心明持犯漸頓。

【乙】二，對行明漸頓。

【乙】三，就止犯別解明漸頓。四句分之。

【丙】一，以不學無知相對解漸頓。

【丙】二，別解不學之罪明漸頓

【丙】三，明不學無知結罪分齊。

【丙】四，明不學無知二罪。『可懺』以下。

【甲】六，明持犯優劣。有二。

【乙】先，明二持優劣。有十門。

【丙】一，約法明優劣。

【丙】二，就位明優劣。

【丙】三，就人明優劣。

【丙】四，就行明優劣。

【丙】五，就心明優劣。

【丙】六，就所求明優劣。自四。

【丁】一，賊分齊。

【丁】二，罪分齊。

【丁】三，福分齊。

【丁】四，道分齊。

【丙】七，約方明優劣。

【丙】八，約佛前後明優劣。

【丙】九，約遮性明優劣。

【丙】十，約六聚上下明優劣。

【乙】次，明二犯優劣。有十門。

【丙】初，約位明優劣。

【丙】二，對行明優劣。

【丙】三，就心明優劣。

【丙】四，約戒威儀篇聚上下明。

【丙】五，就遮性明優劣。

【丙】六，就佛前後明優劣。

【丙】七，將心望境明優劣。

【丙】八，將制約報明優劣。

【丙】九，單心三時辨優劣。

【丙】十，約有心無心相對以明優劣。

【甲】七、雜料簡　分五

【乙】一、以不學無知歷位分別　分二

【丙】初，且叙結。

【丙】後，約兩持二犯，對可學不可學，以明不學無知等罪有無輕重分齊　則有四

【丁】先，就止持明　自二

【戊】初，約可學事作九句明

【己】先，列句。

【己】次，解釋。

【戊】次，對不可學事作九句明

【丁】次，就作犯，亦如前對可學不可學事，作二九句以明

【丁】次，就作持，實有二九句　一事二法，以階降不異，合為一九。自二

【戊】初，依古唯對可學明

【戊】後，開不可學　故文云，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如兩段後二句說之者是

【丁】次，論止犯對事法合明，或九句八句。自二

【戊】初，釋相。

【己】前，釋九句

【己】次，釋八句。

【戊】後，列句。文云，若對事明，亦有兩個九句，謂可學迷及不可學迷二等是也　準此更應列八句云，亦有兩個八句，謂可學迷、不可學迷等，但是略也。

【乙】二、方便趣果分別　必有三時

【丙】一，前方便。自三

【丁】一，遠方便。

【丁】二，次方便。

【丁】三，近方便。

【丙】二，根本。文云，若無七緣並至果」以下是

【丙】三，後方便　文云，何者後方便」以下是

【乙】三，具緣成犯分別　有二

【丙】先，明具緣成犯意

【丙】次，正明具緣　分二

【丁】初，明別緣　指如釋相中說也。

【丁】次，明通緣　七種不同。

【戊】一，是五衆出家

【戊】二，無諸重病，了知是比丘等

【戊】三，期心當境

【戊】四，無命難。

【戊】五，無梵行難。

【戊】六，稱本境

【戊】七，進趣正果

【乙】四，境想分別　五門。

【丙】一，明制境想意。

【丙】二，泛明境界位階　具五

【丁】一，約內報明犯境

【丁】二，約外事

【丁】三，約法明犯境。

【丁】四，對時明犯境。

【丁】五，緣罪明犯境

【丙】三，明境想有無　分二。

【丁】前，約律本明有境想。

【丁】次，明無境想　通對前五。

【戊】一，約內報明無境想　自二。

【己】一，明無　自二。

【庚】初，或是理無。

【庚】次，或略無。

【己】二，定略無。

【戊】二，約外事

【戊】三，約法

【戊】四，約時。

【戊】五，約罪。

【丙】四，明境想定方多少　就中。

【丁】初，列句多少。

【丁】次，釋增減　文云：五句如此所以多少，等是，就中。

【戊】初，叙昔解。

【戊】後，明正義　文云：若唯觸本境犯之有無者，下是。

【丙】五，解境想罪輕重。

【乙】五，雜相分別。

《懺六聚法篇》。

【甲】初，序。

【甲】次，正釋懺。　分二。

【乙】初，明通懺　有理事二別。

【乙】次，明依律別懺　分六位。

【丙】初，明懺波羅夷法。

【丁】先，叙須懺。

【丁】次，立懺儀。　文云：有斯諸罪，故立兩儀，是　即二。

【戊】先，分別須治。

【戊】後，明立法。　文云：律曰應殺等，是。

【丙】二，懺僧殘。　分二。

【丁】初，略知對治。　自四。

【戊】一，明治覆藏情過。

【戊】二，明治覆藏罪。

【戊】三，明治僧殘情過。

【戊】四，明治僧殘罪。

【丁】二，明立懺儀軌。　分二。

【戊】初，引相文。　分二。

【己】初，略引五方。

【己】次，一一別釋五方。

【庚】第一方：檢定是殘非殘。

【庚】第二方：檢擇藏不藏相。　自一

【辛】先，明成覆藏。

【辛】次，明不成相　十種。

【壬】一，形差。

【壬】二，法差。

【壬】三，病差。

【壬】四，過差。

【壬】五，人差。

【壬】六，業待時差。

【壬】七，敬雜差。

【壬】八，無心覆差。

【壬】九，無慚愧差。

【壬】十，迷心差。

【庚】第三方：觀業聚學處簡擇四部衆等。

【庚】第四方：觀業相應學處爲行白四等羯磨。

【庚】第五方：觀十三殘中一日一夜等藏不藏等地，立宿住營衆多等。

【戊】後，顯格義。　亦云：正立懺儀。　此中文隱，應分三。

【己】初，懺覆藏。　分九。

【庚】一，知罪名種相。

【庚】二，知成覆以不。

【庚】三，知用僧多少。

【庚】四，知用聖教。

【庚】五，懺儀置設。

【庚】六，知覆日長短相從。

【庚】七，明總別懺法。

【庚】八，明正加法　自二。

【辛】先，明懺威儀乞詞。

【辛】二，明羯磨所被。　文云：次明與法行白。

【庚】九，明奉行誠教行護法。

【己】二，明與摩那埵　分三。

【庚】初，明乞法

【庚】次，與法　文分二，上座如前作法，下是

【庚】後，明行護法　文分彼得羅懺，已下是

【己】三，與出罪　分三

【庚】先，教乞法

【庚】次，正加法　文一，羯磨者如前作法，下是

【庚】後，誡敕教示　文分與出罪二，下是

【丙】三，懺餘蘭遮　分二

【丁】初，明罪相　自二

【戊】一，明從生蘭　三義分別

【戊】二，明自性蘭　三義分別

【丁】二，立懺儀　亦分正明法　分三

【戊】一，大衆法　自七

【己】先，陳過乞法

【己】二，請懺主

【己】三，懺主單白和僧

【己】四，當爲說罪名種相

【己】五，正明捨罪

【己】六，呵責。

【己】七，立誓　「答言爾

【戊】二，小衆懺法　同前有七，乞法指司前，余者有六

【己】初，請懺主

【己】二，懺主和邊人

【己】三，爲說罪名種相

【己】四，正捨罪

【己】五，呵責。

【己】六，立誓

【戊】三，一人法　自五

【己】一，請懺主

【己】二，爲說罪名種相

【己】三，正捨罪

【己】四，呵責

【己】五，立誓

【丙】次，有一段文結前生後　文分上來，懺悔是

【丙】四，懺波羅逸提　分二

【丁】初，明三十捨墮　分三

【戊】一，僧法　分四

【己】一，明捨財　有四

【庚】一，辯定須捨不　又二

【辛】初，總明捨法差別　自二

【壬】一，明自捨

【壬】二，明對他　自二

【癸】前，明對俗

【癸】次，明對道，又通局　分二

【子】先，明局

【子】次，明通

【辛】二，辯財體是非　略依三意明　即三

【壬】初，約長衣　分二

【癸】初，明長體　五種

【子】一，屬受持不須說

【子】二，是百一物

【子】三，是隨重物

【子】四，人餘捨墮

【子】五，是佛開緣

【癸】後，明相染　指如前第四門　文分長染之文如上

【壬】二，約離衣

【壬】三，約販賣

【庚】二，忘見本物成不

【庚】三，修捨威儀

【庚】四，正說捨詞
【己】二，明捨心。
【己】三，明捨罪。自七。
【庚】一，乞懺
【庚】二，請懺悔主
【庚】三，懺主單白和僧
【庚】四，爲說罪名種相。
【庚】五，正懺根本墮罪。
【庚】六，呵責。
【庚】七，立誓
【己】四，明還衣雜相　分三
【庚】初，料簡是非
【庚】次，正明還衣　文云：律云，若大衆多難集，以下是
【辛】先，明展轉還法
【辛】次，明直付法　文云：律云，應問彼言，以下是
【庚】後，明雜相　文云：問先懺根本，以下是。
【戊】二，衆多人法　分三
【己】初，對四人
【己】二，對三人。
【己】三，對二人
【戊】三，對一人。
【丁】二，明懺九十單墮法　分二
【戊】先，分別從生懺法
【戊】二，正懺根本墮罪
【丙】五，懺四提舍尼　有五
【丁】一，請懺悔主
【丁】二，爲說罪相
【丁】三，正說捨罪
【丁】四，呵責。
【丁】五，立誓
【丙】六，懺突吉羅。分二。
【丁】先，出方軌。
【丁】次，立條例　文云：今立律論，二種懺，下是　分二。
【戊】先，出罪種　就中自三。
【己】初，明諸篇覆藏
【己】次，明諸篇方便。
【己】後，明獨頭。文云：若獨頭吉羅，下是。
【戊】後，明懺儀。分二。
【己】先，懺故作。
【庚】先，懺從生
【庚】次，懺根本
【己】次，明誤作。分二
【庚】先，出其相
【庚】次，明作法
【辛】先，懺從生
【辛】後，懺根本。此下更明發露法。
文：卷明隨機要行，有十四篇。從二衣總別篇。分二。初，
【甲】初，明制　分三
【乙】前，明三衣　分二
【丙】初，明衣法。自四。
【丁】一，明制意釋名功用。自三。
【戊】先，明制意。
【戊】次，釋名
【戊】三，明功用
【丁】二，作之方法　自有八門不同
【戊】一，明求財如法。
【戊】二，財體如法
【戊】三，色如法
【戊】四，量是非

【戊】五，條數多少。
【戊】六，堤數長短。
【戊】七，重數多少。
【戊】八，作衣方法。
【丁】三，加受持法。分二。
【戊】初，明對首法。自二。
【己】初，明受法。
【己】次，明捨法。
【戊】二，明心念法。
【丁】四，雜出料簡。分三。
【戊】初，明受捨是非。
【戊】二，補治浣染。
【戊】三，受用擎舉。
【丙】後，明攝衣法。自二。
【丁】先，明結法。
【丁】後，明解法。
【乙】二，明坐具。
【乙】三，明灑水袋。
【甲】後，明聽。分四。
【乙】一，百一諸長。分二。
【丙】先，明百一。
【丙】次，明諸長。分二。
【丁】先，明長相。
【丁】後，開說淨。六門。
【戊】一，明制說淨意。
【戊】二，明二施主差別。分二。
【己】初，簡施主。就中
【庚】先，明衣藥鉢淨主。
【庚】後，明錢寶穀米淨主。
【己】二，明請法聽不。又二。
【庚】前，請衣藥鉢主。自二。
【辛】先，明須請。
【辛】次，明似不須請
【辛】後，正加請法
【庚】後，請寶主
【戊】三，開說進不。
【戊】四，說淨之法。
【戊】五，辨施主存亡所以
【戊】六，失法不同。亦云作法失不之義
【乙】二，明糞掃衣。
【丙】初，明制著意。
【丙】次，明衣體。文云言衣體者是。
【乙】三，明檀越施衣。分二。
【丙】一，時施。自二。
【丁】一，時現前。
【丁】二，時僧得。
【丙】二，非時施。
【丁】一，非時現前。
【丁】二，非時僧得。
【乙】四，明亡五衆物。有序。分十門。
【丙】初，明制入僧意。
【丙】二，明對亡者分法不同。十種
【丁】一，糞掃取。
【丁】二，入當時現前僧。
【丁】三，入同見僧。
【丁】四，入功能僧。
【丁】五，入二部僧。
【丁】六，入面所向處僧。
【丁】七，入和上。
【丁】八，入所親白衣。

【二】九、隨所在處得

【丁】十、人同住現前僧

【丙】三、明同活共財

【丁】先、明同活

【丁】後、明共財

【丙】四、明囑授是非　分四

【丁】一、明囑授善惡　自四

【戊】一、明囑授善

【戊】二、明囑而不善

【戊】三、明不囑善

【戊】四、明不囑不善

【丁】二、明人物差別　自四

【戊】一、是囑

【戊】二、是授

【戊】三、是囑非授

【戊】四、非囑非授

【丁】三、明重單囑授

【丁】四、明成不之相

【丙】五、負債還不　分二

【丁】初、明債在當處　自二

【戊】先、以義分

【戊】後、引教證　文云若十誦云，若比丘[illegible]是

【丁】後、明債在異處　文云又僧息異處[illegible]是

【丙】六、定物輕重　分二　二階處決

【丁】一、唯用《四分》，不用外宗

【丁】二、《四分》先準　諸部類分義決有無，旁出輕重　有二

【戊】初、略以三門料簡

【己】一、佛所制畜

【己】二、制不聽畜

【己】三、佛開聽畜　分三

【庚】一、性重

【庚】二、性輕

【庚】三、從用輕重

【戊】後、更以七門重判　四分七

【己】一、絲麻毛綿所作

【己】二、瓦石鐵木竹等

【己】三、田土園林房舍等

【己】四、皮革等

【己】五、畜生等

【己】六、人民奴婢

【己】七、四藥等

【丁】三、通用律藏廢立正文及事要者，不之依[illegible]分為定

【丙】七、明具德賞勞　文中[illegible]

【丁】先、明看病人德

【丁】次、明所與物

【丁】後、簡人進不

【丙】八、明分物時節

【丙】十、正加分法　有二

【丁】先、集財物

【丁】二、加法。分之有三

【戊】一、羯磨法　自二

【己】初、五人已上法　中

【庚】初、集僧捨衣

【庚】次、問負債有無　文云先問僧中誰[illegible]下是

【庚】次、問囑授匡法

【庚】次、定輕重

【庚】次、作賞勞　文云先作賞勞下是

【庚】次、正分輕物　文云次分輕物律令[illegible]下是

【庚】次、與外界不集者　文云若[illegible]不集者是

【庚】次、與沙彌淨人分法

【庚】後，明分法雜相　文六，還是總計大數，下還

【己】後，四人法

【戊】二，對首法。

【戊】三，心念法。

【丙】十，明雜分物法。

《四藥受淨篇》。無序，要分四別：一，時藥；二，非時；三，七日；四，盡形。總以五分明之。

【甲】一，明四藥體。有四。

【乙】初，就四藥明四藥體。

【乙】二，就六味明四藥體。

【乙】三，就轉變明體

【乙】四，就相和明體。

【甲】二，明淨地處所。分四。

【乙】一，制意釋名。

【乙】二，列數作法。自四

【丙】一，不周淨

【丙】二，檀越淨

【丙】三，處分淨。

【丙】四，作法淨。

【乙】三，正加法。

【乙】四，雜出料簡。

【甲】三，明護淨不同。五門。

【乙】一，翻淨。有四不同。

【丙】一，緣淨。

【丙】二，體淨。

【丙】三，緣不淨。

【丙】四，體不淨。

此門釋中移在第四也會取。

【乙】二，明護淨。自四。

【丙】前，護惡獨。

【丙】二，護自煮

【丙】三，護內宿

【丙】四，護內煮。

【乙】三，明罪通塞　分二。

【丙】初，約四藥明罪通塞。

【丙】二，約四過明通塞。分二

【丁】先，明四過相。

【丁】二，將四過對人約時就處望食明通塞

【戊】初，將內宿就處人時食明。

【戊】二，將內煮如前。

【戊】三，將自煮亦如前

【戊】四，將惡觸。

【乙】四，互明淨染。

【乙】五，明儉緣開事。

【甲】四，明淨法差別。有三。

【乙】初，明制淨意。

【乙】二，明淨處人

【乙】三，明淨法。

【甲】五，明二受有別。分八門。

【乙】初，明制二受意。自二。

【丙】前，明手受意。

【丙】次，明口受意。

【乙】二，明受通四藥。

【乙】三，明對人不同。

【乙】四，明受法差別。分四。

【丙】初，明時藥。指如不受食戒。

【丙】二，非時。

【丙】三，七日。此三藥自三

【丙】四，盡形。

【丁】初，明非時　自四。

【戊】一、明所受藥須無八患

【戊】二、明能授作四法

【戊】三、明所受人作三法

【戊】四、正加法

【丁】二、明受七日　自四

【戊】一、明所受藥須無八患

【戊】二、明能授人作四法

【戊】三、明所受比丘　有二

【己】一、自無五過

【己】二、自作四法

【戊】四、正加法

【丁】三、明受盡形藥　自四

【戊】一、明藥無八患

【戊】二、明能授人作三法

【戊】三、明所受比丘作三法

【戊】四、正加法

【乙】五、明說淨通局

【乙】六、明二受寬狹

【乙】七、明重加進不

【乙】八、雜明罪相　自三

【丙】初、略雜明七日藥

【丙】二、歷四藥明手口二受所防罪多少

【丙】三、歷四藥明手口二受生罪多少

《鉢器制聽篇》　有序，房舍衆具等陪明之　即分二

【甲】初、正篇中制聽　分二

【乙】先、明制教　自分七

【丙】一、明制畜鉢意

【丙】二、明鉢體

【丙】三、明色

【丙】四、明鉢量

【丙】五、明受鉢法

【丙】六、明失受相

【丙】七、明受用行護法

【乙】次、明聽

【甲】二、附篇　此門入聽門攝　文云：餘行養生，貝入聽藥，白如麥乳也　此門合明　文云：聽教中既曰衆具，故雜列之也

《對施興治篇》　有序　就中分三

【甲】初、明受施人是非

【甲】二、明厭治方便

【甲】三、明立觀有教

【甲】四、明作觀方法　依了論作五門

【乙】初、計功多少，量其來處

【乙】二、自忖己身德行

【乙】三、防心離過

【乙】四、正事良藥

【乙】五、爲成道業

【甲】五、明隨治雜相

《頭陀行儀篇》　有序　就中分四

【甲】一、釋總名

【甲】二、列數明體　應分二

【乙】先、列數位　分爲四

【丙】一、衣

【丙】二、食

【丙】三、處

【丙】四、威儀

【乙】次、明行體　分二

【丙】先、出相生次第　即分十二

【丁】初、納衣

【丁】二、三衣

【丁】三、乞食

【丁】四，不作餘食法
【丁】五，一坐食
【丁】六，一揣食
【丁】七，阿蘭處
【丁】八，冢間
【丁】九，樹下
【丁】十，露地
【丁】十一，隨坐
【丁】十二，常坐不卧。
【甲】三，明諸部異行
【甲】四，雜出諸法。
《僧像致敬篇》。有序，造立像寺法附。即二
【甲】初，明正篇。分三。
【乙】一，明制相敬意。
【乙】二，對敬立緣合不兩相。即二
【丙】初，明對緣是非。
【丙】二，明應禮不應禮。自二
【丁】初，無緣合禮。
【丁】次，有緣不應禮。文云《四分》十種非威儀不應禮。是
【丙】三，明立敬儀式。有三
【丁】初，明敬佛法。自二。
【戊】初，明敬心
【戊】二，正明敬相
【丁】二，明敬僧法。
【丁】三，大小致禮法。
【甲】後，明附篇。分二。
【乙】初，明造像法。自二
【丙】初，明造經像法意
【丙】次，造塔法
【乙】二，明造寺法。自二
【丙】前，明造寺法
【丙】次，因明敬三衣法
《訃請設則篇》。有序。就中分十
【甲】一，明受請法。
【甲】二，往訃法。
【甲】三，明至請家法。
【甲】四，就座命客法。中
【乙】前，明就座法。
【乙】後，明命客法。文云《五分》，若請處外客，比丘不得人二以下是
【甲】五，明觀食淨行法
【甲】六，明行香咒願法
【甲】七，明受食方法。應分五
【乙】前，明咒願食法。
【乙】二，明出衆生食法。此門前鈔文自顯。
【乙】三，明受食法。文云《僧祇》云：當留比座坐處行食人過。以下是
【乙】四，明唱等供法。文云《四分》云：得食便食爲俗譏責。以下是
【乙】後，食食法。文云《僧祇》：食時應護左手二以下是
【甲】八，明食竟法。
【甲】九，明嗽法。
【甲】十，明出請家法。
《道俗化方篇》。有序。分三。
【甲】初，明說法軌儀授戒法。分二
【乙】前，明說法儀軌
【乙】二，明授戒法。分三。
【丙】初，明翻邪三歸。分四
【丁】一，明制意
【丁】二，明懺悔法。
【丁】三，作法。
【丁】四，雜料簡
【丙】二，明五戒。分三。

【丁】一，簡人是非。
【丁】二，作法差別。
【丁】三，料簡之。
【丙】三，明八戒。中。
【丁】初，明受法。中。
【戊】前，明心念受法。文云「必若無人者」以下是。
【戊】次，從人受法。文云「次受法者，《智論》云」以下是。
【丁】次，明懺悔。
【丁】次，爲說相。
【丁】次，發願。文云「願持是布薩福報」以下是。
【丁】次，引證。文云《僧祇》：佛告比丘」以下是。
【甲】次，辨生緣奉敬法。
【甲】後，明士女入寺法。中。
【乙】先，出意。
【乙】次，正明入法。中。
【丙】初，依舊法明。
【丙】後，更明護過要術。文云「餘更略出」下是。
《主客相待篇》。有序，四儀法附。卽二。
【甲】前，明正篇。就中分四。
【乙】初，明入寺法。
【乙】二，明問主受房法。
【乙】三，明相識敬儀。
【乙】四，明同受利養。
【甲】二，明附篇。
《瞻病送終篇》。無序。分二。
【甲】初，明瞻病。有四位。
【乙】一，明制瞻病意。
【乙】二，簡人是非，並供養法。
【乙】三，安置處所。
【乙】四，明說法斂念。
【甲】二，明送終。分二。
【乙】初，明將屍出法。
【乙】二，明葬法。
《諸雜要行篇》。有序。十種分之。
【甲】一，明佛法僧事。
【甲】二，明衆中雜事。
【甲】三，明別人自行。
【甲】四，明共行同法。
【甲】五，明出家要業。
【甲】六，明遇賊法。
【甲】七，明大小便法。
【甲】八，明慈濟衆生法。
【甲】九，明避惡衆生法。
【甲】十，明雜治病法。
《沙彌別行篇》。有序。就中分二。
【甲】先，明出俗本意。有七門。
【乙】一，明出家之緣。
【乙】二，明勸出有益。
【乙】三，明障出有損。
【乙】四，明既出家已，行凡罪行。
【乙】五，明行凡福行。
【乙】六，明行聖道行。
【乙】七，大小乘相決同異。
【甲】後，依意隨解。分五。
【乙】一，明出家具緣。
【乙】二，明作法不同。
【乙】三，明受戒方式。分三。
【丙】初，明緣。
【丙】二，明體。
【丙】三，明相。

【乙】四，明隨戒相。分二。
【丙】前，明隨相自行。中。
【丁】前，明隨相，指同大僧。
【丁】次，明秉法。
【丙】二，明衆法。中。
【丁】前，明通行。
【丁】後，明別行。
【乙】五，明雜行教示。
《尼衆別行篇》。無序。分三。
【甲】前，明大尼。有七別。
【乙】一，受戒。分二。
【丙】前，明畜衆。
【丙】次，明受大戒。分二。
【丁】前，濫相。
【丁】二，正受戒體。分二。
【戊】初，明緣有。分五。
【己】初，明來往是非。
【己】二，明僧尼數量。
【己】三，明尼須結果。
【己】四，安置儀式。
【己】五，入戒法中。
【戊】二，體略指不論。文云『以外受法問難戒體』等是也。
【乙】二，懺罪。
【乙】三，說戒。自二。
【丙】先，引《善見》會通《四分》。
【丙】二，明差人請法。
【乙】四，安居受日。
【乙】五，自恣。
【乙】六，明隨戒相。
【乙】七，師徒雜行。中。
【丙】前，明相攝。
【丙】次，明諸要行。
【甲】二，明式叉。
【甲】三，明沙彌尼。
《諸部別行篇》。有序。就中分七。
【甲】一，明僧數多少。
【甲】二，明聖法通塞。
【甲】三，明重犯不同。
【甲】四，明攝事寬狹。
【甲】五，明心境差別。
【甲】六，明捨懺有異。
【甲】七，明隨相階別。

《大乘起世論》 詳眞諦之門者，三世諸佛之要路也。亦有多覺而不知者；亦有多學而不知者；亦有博識多能而不知者；亦有世智辯聰而不知者；亦有慈悲喜舍而不知者；亦有禪定智慧而不知者；亦有常修戒行而不知者；亦有行六波羅密而不知者；亦有久處閑靜而不知者；亦有常近善知識而不知者。所以者何？是以妙門幽秘，實相難量。非聖者能知，而證者所及。但覺人彌衆，悟者全希。縱久處空閑，盡歸邊教。住邊者雖出三界，不離二乘；存有者生天人，皆牢達。況凡夫狹劣，常在愛河。名纏有相之門，身染無安之宅。黑闇崖下，長夜睡眠，未曾修一念善因。想教示理，造諸惡業。見他修福，卻起謗心。行煞盜淫，衆皆稱美。贊顯語小，談他非。己過牢藏，何曾自說。害衆生，作眉手方，覓空名，圖他財貨，專營勢利。不知命如霜露，氣若浮泡。殊無恐怖之心，豈懼未來之業。波波覓利，急急求名。名利俱未稱情，不覺無常來至。一身虛度，冥路長居，三途苦身，悔將何及！觀諸仁者，念念須驚，莫信狂人，道無地獄。既有善惡，卽有聖凡，須歸聖道。聲聞緣覺，行各不同，殊別，不測妙門，未聞佛智。願學者遠癡友，近良朋。先須安心，不久當證。弘大願，發大心，起大念，行大施，興大慈，立大至，有大疑，問大法。亦有善人，人不知善；亦有惡人，人不知惡。惡人語則善，行乃粗；善人語則粗，行乃細。要須智者，乃可辨之。愔久在山澤，積有歲年，親近良朋，頗識眞教。測三世諸佛意，敢曉五

乘；貪八聖之玄門，粗闡四智。請十方俊者，衆共詳之者，八輩士人，同觀見解。謹造《大乘起世論》，願學者同示，未學者披之，有疑者尋之，不決者問之。

問：以上十種人，並是學道者，云何而不知？

答：爲不逢眞善知識。

問：何者是眞善知識？

答：眞善知識者，善解諸法，順正理人。

問：何者是順正理人？

答：常說一切法空無所有，是順正理人。

問：何者是理？

答：道是理。

問：云何道是理？

答：一切修學者盡皆求，總不見道，俱不見理。

問：云何是道？云何是理？

答：心是道，心是理。答：不起妄是道，不行顚倒是理。

問：何者是妄？何者是顚倒？

答：不識自心是妄，起種種境界是顚倒。

問：何者是自心？何者是妄心？

答：分別是妄心，不分別是自心。

問：分別心從何生？不分別心從何生？

答：分別心從顚倒生，不分別心從正智生。

問：顚倒、正智，俱從何生？

答：顚倒、正智，俱無生處。

問：既無生處，云何稱有顚倒？云何稱有正智？

答：不識卽顚倒，識卽正智。

問：識與不識，阿誰生？

答：識從悟生，不識從妄生。

問：一切衆生，總在妄想，何曾有正智者？

答：一切衆生，原在正智，實不妄想。

問：我今現在妄想，云何道在正智？

答：你原來無妄。你今日稱「妄」者，如人食黃菪，虛空覓針，虛空實無針。如渴人見陽炎，言爲是水，實非水。

問：既原來無妄，令人斷何物而求道？

答：不斷一物，無道可求。

問：既無道可求，無物可斷，云何經文說斷妄想？

答：我實不遣你斷妄。

問：經文現說斷妄想！

答：說斷妄想者，衆生自有妄想。世尊隨衆生說妄想，世尊實不說妄。譬如良醫，對病說藥；若無病，不說藥。

問：世尊既原不說妄想，其妄想阿誰造作？

答：衆生自造作。

問：何爲不造作正智？何爲造作妄想？

答：不識正智，卽有妄想。若識正智，卽無妄想。

問：既有正智，卽合有妄想。何事說無妄想？

答：衆生實原無妄想。

問：既無妄想，卽無凡聖？

答：有凡聖。

問：云何是凡聖？

答：分別是凡，不分別是聖。

問：若分別是凡，不分別是聖，可不易？如嬰兒，亦不分別；如癡人，亦不分別。是聖乎？

答：你若起此意，大罪過人。如嬰兒幼稚，不識好惡；如癡人，不識尊卑。豈得是不分別？會須於眞如現中，常行分別，得不分別智。

問：作何物生，是不分別智？

答：你但看心起處，卽須覺知。心從本以來淸淨，不被外緣染，見因緣性空。因緣不空，世間參羅萬像，君臣父母，仁義禮智信總不空。是世法，不得壞。若壞，是凡夫人，是生死人。知衆緣之中，各各無主，和合之時，亦無主立，體不可得，卽是見性人。於分別中得分別智。常行分別得不分別，此是不壞世法，得第一義；不壞威儀，得第一義。

問：云何不壞威儀，得第一義？願一切示其要。

答：《維摩經》云：『常求無念實想智慧，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法求之無厭。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衆生。』此是妙印。我示你其要。

問：《維摩經》說『常求無念實相』，何爲經說布施、持戒、人天之福？即是有念說法因緣。何令一切學者狐疑不信？願示之。

答：你莫不信，你莫不解事。佛說布施、持戒、人天之福，爲衆生在妄想，世尊說妄想法。人天之福是方便，非究竟門。你若不信，我與你引經。《法華》云：『我此九部法，隨順衆生說。入大乘爲本。』又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又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又云：『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又云：『勿親近小乘三藏學者。』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諸法無行》云：『若人分別戒，是則無有戒。若有見戒者，是即爲失戒。』明諸佛說究竟門，不說人天。說人天者方便，引衆生令入佛慧。過去、現在聖人說心得自在，說心得解脫，心得聖。此是三世諸佛印，破汝疑，須知之。

問：諸佛若說一乘，教化衆生，如今總得悟盡，何須說三乘，惑亂衆生，豈不罪過耶？

答：你莫起此意。諸佛大慈悲故，緣衆生落三惡道者衆，所以開方便門。說六波羅密，說人天三乘，一不罪過。

問：若不罪過，與我分析六波羅密。

答：六波羅密，布施、持戒、忍辱、行此三事，離三惡道，人天往來。精進、禪定、智慧，修此三事，離生死苦，當來作佛。

問：過去諸佛說三乘？爲當現在諸佛說三乘？爲當未來諸佛說三乘？

答：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總說。

問：云何得知？

答：《法花》云：『若但贊一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破法。不信故，墮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三乘？』明過去諸佛，並說三乘，引衆生，令入一乘。

問：何者是一乘？

答：心是一乘？

問：云何心是一乘？

答：了見心空無所有，是一乘。

問：了見心空無所有是一乘，得聖耶？

答：得聖。

問：有凡耶？

答：有凡。

問：凡聖有異乎？

答：無異。

問：云何無異乎？

答：見性從本以來清淨無染，故知是一。

問：誰知無染？

答：心知無染。

問：心云何知無染？

答：三世諸佛說心無形體。

問：何得知無染？

答：只爲無形體，故知不染。若有形體，還有染。

問：心總有幾種心？

答：在凡有數種心，在聖唯有一。

問：凡心何爲多？聖心何爲一？

答：凡心起種種邪見，聖心原不動。

問：何者是凡心？何者是聖心？

答：取想是凡心？離想是聖心。

問：取想心故不取心以想，願示其要。

答：一切修學學者，見來去心、見長短心、見好惡心、見憎愛心、見瞋喜心、見邪正心、見凡聖心、見自在心、見不自在心、見涅槃解脫心、見佛菩薩心、見究竟心、見知解不知解心。如此種種心，並是凡心、妄想心。

問：云何是聖人心？

答：不起一念，不見一物。都無如許心，是聖人心。

問：汝得聖人心耶？

答：我不得聖人心。

問：既不得聖人心，云何知『都無如許，是聖人心』？

答：我語你道『得聖人心』，我卽是罪過人，卽是顚倒人。

問：你語我道『得聖人心』，卽是罪過人；你不語我道『得聖人心』，豈亦不是罪過人耶？

答：我不語你道『得聖人心』，卽無罪過。

問：云何道得聖人心，卽罪過；道不得，卽無罪過？

答：聖人心無得，所以知無罪過。

問：云何知聖人心無得？

答：《維摩經》云：『若有得有證，卽於佛法爲增上慢』。是以知聖人心無得。《金剛》云：『過去、現在、未來心，三世俱不可得，』是聖人心。又云：『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般若》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問：可得是何心？

答：是凡心。

問：既不可得心是聖，一切聖人有何知解？

答：聖人實不立知解。

問：既不立知解，云何稱有三世諸佛？有究竟涅槃？有常樂我淨？有解脫方便？

答：爲不立知解，卽得究竟涅槃，解脫方便。若立知解，卽不得。

問：立知解卽不得究竟涅槃、解脫方便，不立知解卻得，豈不是顚倒法？

答：不顚倒。

問：云何不顚倒？

答：你有所得心，卽有顚倒；無所得心，卽無顚倒。

問：修學人總有所得心？總無所得心？

答：修學人總有所得。

問：既有所得，是合道耶？是不合道耶？

答：有所得卽不合道。

問：有所得卽不合道，云何三大阿僧祇劫修萬行，得涅槃？

答：若道三大阿僧祇劫修涅槃樂，卽是誑惑你，卽是下脫你，卽是嫌你，我是慢語人。實無修得。莫起癡心，莫起狐媚心，莫起希望心。若於佛法中起毫毛心，總是妄想顚倒心。若見證見聖，卽是見鬼人。但莫起心，我卽憐你，我將接你到涅槃樂。

問：過去諸佛總不起心，得涅槃，爲當獨自教我不起心？

答：過去諸佛總不起心，得涅槃。

問：云何得知？

答：《文殊般若》云：『無知無解是佛所知』。此是法印，豈虛言哉！無知，煩惱障斷；無解，所知障除。二障既除，法我俱空。若立知立解，見好見惡，見青見黃、赤、白，卽流浪生死，作凡夫人，不得自在。但不立知解，不見一物，卽是了事人，卽是有精神人，眞大夫，出三界外，得如如心。

問：不立知解，不見一物。此卽是究竟法？非究竟法？

答：此是究竟法。

問：究竟法無本，阿誰知？無本，阿誰解？

答：無本是佛知，無本是佛解。

問：無本，天生有閃佛？爲當修得成佛？

答：修得成佛。

問：云何無本是佛知？無本是佛解？

答：只緣修得，始知佛知、佛解；未解得，不知佛知、佛解。

問：究竟法，佛向誰邊得？

答：向佛邊得。

問：向阿那佛邊得？

答：向如如佛邊得。

問：如如佛在何處？

答：如如佛遍法界。

問：如如佛既遍法界，云何衆生不見？

答：衆生盲不見。

問：衆生總盲不見？亦有見者？

答：亦有見者。

問：何等人見？何等人不見？

答：如日月，盲人不見，不盲人見。

問：佛得法成？爲言法向佛邊得？佛與法豈無先後耶？

答：無先後　佛與法一時起

問：云何一時？

答：一切法無先後　如仰與覆，如拳與手，如醉與醒，如波與水，並一時無先後

問：若道一切法無先後、無來，亦無佛、亦無法

答：阿誰語你道有佛？阿誰語你道有法？

問：若無佛無法，云何經文遣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

答：經文爲你在凡二乘，不達佛性，遣你會三歸一，所以語你道『久受勤苦』　若達佛性，卽達性空；若達性空，卽是歸一；若達歸一，卽名一時　更不勞你久受勤苦

問：若遣我歸一，還與我作障礙

答：你不須愁，你莫作障礙　但達佛性，卽是歸一　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合一亦不立　此是法印　你何須強立一？不關你事！《維摩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善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

問：身又不得，心又不得　何須比來，漫受辛苦！

答：你今日大解事　我觀你比來常立睡，如今始覺也

問：我今日以後，不作一事，不爲一事，得不得？

答：你若一事不作，一事不爲，是牆壁木石

答：你但覺性從本以來，清淨無染，無取無舍，無好無惡，無是無非　身共世間種種同心，不染世間，卽是寂滅人，得心人　行住坐臥，所作所爲，都無滯礙

問：今日以後，不作諸見解，止依若見解，得不得？

答：你若依我見解，卽是蟲蛆漢子，我卽禮遇你

問：你何爲禮遇我？

答：你是了事人，得無爲心

問：爲當我獨自道我是了事人？更有稱揚我者？

答：三世諸佛，總稱揚你

問：云何乃知？

答：《諸法無行經》云：『常處無爲空寂行，恆沙佛藏一念了』　此是諸佛菩薩眞語、實語、如語、不誑語　此是印處，須知之

問：實有心可印？實無心可印？

答：若有心可印，卽是凡夫；若無心可印，卽是外道斷見人；若見非有非無心可印，卽聲聞人；若見不有不無心可印，卽是緣覺人　《般若順中論》云：『迦葉見有，著常見，卽是斷見』是故，黠慧者不依止有無　又云：『迦葉有是一邊，無是一邊，中者非有非無，以無處所』此義應知，明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得虛無心　住有亦不得，住無亦不得，住非有非無亦不得，住不有不無亦不得　經云：『若菩薩心住於法，如人入暗，卽無所見』任你自容易取，莫咬我　我不耐煩，我無法答你

爾時疑衆亦無問可問，豁然大悟　一時長嘆，聲徹十方：善哉！我等長夜，常處迷津，共守邪途，習學邪教　流浪三界，不了一乘　恆懷速出之心，未達性空之心　過去諸佛、菩薩及善知識演希有法，令我得聞，令我得解，令我得悟　豈期今日寶藏自開，往願皆從，無求立至　三毒八苦，迴作菩提；四大色身，卽是常住　降六賊，破魔軍，見法王，封爵祿　賞摩尼妙寶，賜如意明珠　分施衆生，善能隨順　開方便教，起大慈悲　幻盲迷人，入安樂國，一時見性，同證無生　苦和合僧到事等禮如如佛，行如如法，住如如宅，坐如如床，卧如如褥，着如如衣，食如如味，飲如如漿，見如如父母，共如如兄弟妻兒眷屬，常疑如如佛究竟　齊以偈贊曰：

爲求大法闡大義，普願衆生速受記。廣開方便度泥黎，疾證菩提無上智。

《佛性觀修善法》

但信行竊聞：衆生佛性，是諸佛樹功德之城；思此眞如，實菩薩納善根之藏　所以諸佛因時解故，積功德於佛性之城；菩薩多能，貯善根於眞如之藏　故知體城密緻，所以諸佛託之；性藏堅牢，菩薩於中賦納。此城居藏主，乃是本覺法王　自古迄今，無能欺奪　香塗刀斫，無愛無憎；譽毀二言，色無變異　斯由得心自在，得法無爲，塗斫譽毀緣中，故能荷負　是使貪瞋力士，息偸盜之方；諸見是非，無由抄劫　乞憎逢違不怒，七愛値順不貪　六賊息百端於色塵，七識廢工巧於詐僞　此由耕無名之地，佃平等之田，種不雜之苗，收不焦之實　復使第八龍王行雨，旱澇時宜，功不虛施，是獲不空之果　諸佛因時如是，乘此報而證理槃，菩薩亦然，塡生死於三界　此由因時寄付，委雄猛之丈夫，交託得人，超越於生死　以斯況

蟲、悲鳴傷懷　引此比方，可碎身而骨肉

魂昔枉無明之地，個名相之田，種與種於荒荒，植爛芽於鹹鹽　三龍暴虐，雖三霜靈之災　無始留難，至今度頓　致使秋收之日，困乏首陀之饑；春農之時，復遭調牛之力　再思是理，由客名相老公，杖託失人，致令若此　還歸取，債索無於　當知名相乾城，多饒賊盜，故知其城脆朽，不可時時善根　今捨名相之老公，歸猛雄之大士

問：猛雄之大士者，是如來之所師　我欲歸憑，如何可見？

答：約緣亦爾，得見所由　汝好精誠，一心佈願　佛以有情、無情相對，則凡夫見佛性不虛　又以生人、死人比方，則了了見如妙德　有情無情之喻，並在涅槃之文，生人死人比方，備在勝鬘之典　所以生者有解，與死不同；死者無情，與生有異　用斯況並，則眼下分明　又以愚心，亦謂如來說竟，所謂迷時，聆佛性名相舉體作名相衆生；悟時，則名相衆生舉體即如眞佛性　既是佛性，理無昔日名相衆生可除　既無昔日名相衆生可除，則昔日名相衆生是今佛性　佛爲闡提不信因果，說佛性是衆生　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修羅　爲菩薩背生死之依，說衆生是佛性　是如來藏佛，是佛性佛，是當來佛，是佛相佛　故佛云：「若言衆生身中別有佛性者，是義不然。」故知佛性之中別有衆生者，亦無是理

尋佛此語，即見如妙德比丘，了了分明，如觀掌中阿摩勒菓　四大雖僞，假僞而顯眞；名雖是虛，藉虛名而呼喚　耻慚無始迷故，轉佛性爲衆生，今既悟時，還衆生是佛性　迷時迷眞作妄，悟時悟妄還眞　迷悟本由自心，妄眞實無二境　所以然者，以體收相，無別名相可除；以相收如，理無別眞可立　故知相即是體，故無別妄可除；體即從緣，理無別眞可立　由心倒逆，於佛性上妄見衆生；迷既醒時，即衆生上見於佛性　既見佛性，無別衆生既無衆生，還無別眞可立　既無別眞可立，體即從緣　體若從緣，六根還依塵境

此則約緣總見，仍未及不到　自次已後，緣正雙揮，得及不過，始終不改，乃至成佛　初則歷緣，以求眞性

第一依持

體能依持四大，不破不傷　攬捉卅六物，諸緣不離不脫　喻如微塵，與水相和依持　若也不持，水塵流散　此由金剛本覺持縛使然，連合地水火風，團成色陰　色則眞如實色，陰相則佛性　業行形容，色即與體生死相隨，陰相則壹時不住　所以喻如金人，初作二色，色相分明　斯乃色相超然，不得不言不異　毀人從質，人相虛無　色與眞金，湛然常住　故知相之與色，三世有殊　色則隨體旋環，相陰即從斷脫而灰謝　譬材木工巧，治木爲床，析床還木之時，床相與名，俱安在？木之與色，如影隨身　以此比方，用爲有異　善哉體性，奇異奇能　隱四大之中，浮沉難測　貫穿諸骨，接綴相叉　皮肉髮毛，外遮補納　縫不用綫，割不須刀　自性能爲，巧於巧婦　可身秤體，不褊不褒，寬迮任情，不褥不煞　從緣大小，恰秤身裁　無始迄今，渾成披著　隨身引縮，不由工匠舒軟；性自捉持，不假梓材撲斲　依於四大，猶如血乳難分，住在陰中，實難離析　同而不共，共而不同　觸骨觸皮，徹骨間而覺了　而是覺性，無相無形，非短非長，難方難比，體無別體，不可言無，若色若心，無處不遍　祇可而無尺樣，離緣見之　縱依別體報身，還以妙覺爲體　將知此覺，即是佛性大人　色上六根，則眞如用具　眼中觀視二色，色相了了分明　耳裏聽聞，隨其類解　口能嘗味，甘苦皆知　身被觸時，無不曉覺　心間憶想，善惡俱緣　鼻對香臭之時，善能分別　斯則六根窮覓，窠窟皆空　與色並觀，朦朧似見　不知若爲依怙，而於陰內寂絕無蹤，竟無寸尺可尋，如太虛無質　依持未謝，約色而逕眞；離脫之時，陰如塵而星散　體無相貌，不知何以能然　法性不自露形，隱六根而寄大動　雖無形像，不可言無　觀生死兩人，求不見而不得

第二建立

此言過去諸佛菩薩，皆因佛性而生；未來大聖羣賢，亦從眞如流出　現在泥龕素像，悉是果德聖容　以末窮根，乃衆生是本　故知一乘、三乘之佛，皆以佛性作之；六趣四生，悉用眞如爲體　由無明迷理，縛在三界凡夫；以智慧達迷，翻生一乘、三乘淨土　名雖有別，相縱有殊，以體往收，二心無二　斯爲無明緣妄，能樹立三界雜類之身；逐淨識歸眞，建成一乘三乘之佛　嗚呼本覺，染淨隨緣，凡聖界中，受身無量　泥溺名相，妄相之界，號曰衆生；八識超六、七二心，則稱之爲佛　是故一乘、三乘，佛土依報，並是佛性解行莊嚴；三界六道，養性資生，悉是眞如智情雕飾　哀哉體性，巧隱陰、人、界中　彼若法身，無形無假　從凡至聖，若個不然　約四大之身，造作恆沙萬行，故知含靈有識，皆具足二種莊嚴　以此言之，故云建立

第三五陰

此明五陰，抱陰是歸，自性隱藏，潛於陰入，雖不可見，而亦不無。一切伎能，皆因四大，恆沙萬德，無非抱陰造作施爲。受想行識，無相無形，依陰想而爲主。

第四六識

此明眼、耳、鼻、舌、身、意，惟是一心。舒心緣境之時，則名六識。喻如一室，致一彌猴，四壁迴旋，而安六牖。愚人圍喚，於此六牖，見六彌猴。智者推求，一而無二。以斯喻況，故知六識唯是一心。六喻色塵，六牖彌猴譬於六識。愚人呼喚，六牖之內，唯一彌猴。室喻四大之身，六牖比於六穴，歷緣別用，呼作六根。卷六唯心，無別無二。故佛言：『心如猿猴，騰踴跳躑。』

第五生滅色身

內外十時差別，故號生滅色身。此由第七生滅色心，使第六內不生滅色身，輪迴不住。

第六不生滅色身

此由不生滅色身，體不壞故，續生滅色身。續此斷常，無始至今，而不休息。此不生滅色身雖無相貌，性至堅固，不爲生老病死所殘；體實堅剛，不被三塗阻壞。是以能續三世，如綫穿珠；此死彼生，如經持繩。

第七生滅色心

生由無明不覺，稱言生滅色心。以六、七無常，使第六內不生滅色心而不暫歇。由生滅色心故，使第六內不生滅色身，受生死之身，從昔至今，暫無安暇。不其如來藏體自性無能，隨六、七二心而緣名相，任貪瞋牽拘不自由。從無始至今，爲斯驅涉，妄想翻境，名相易心，八識湮墮，第七生滅之心輪迴不住。

第八不生滅色心

此言不生滅色心體常，故續生滅色心，如拖火之輪，故知不生滅色心續生滅色心而不休息。前第七內不生滅色心從生滅故，使不生滅色心同生死無常。今第八內中，以眞收妄，則眞家之妄，則生死同一法身。故佛言：『生死、涅槃一也。』滅不常滅，雖滅即生；生不常生，雖生則滅。能續生滅色心，故轉無始生滅色心，而至於今，今生滅一心，猶如眼目。

第九始覺

此明始覺從近邇生。三世無常，緣緣無記，放一捉二，猿戲於林，從愛見而起心，若風飄水日。哀哉始覺！隨老小而惛愚。生滅無能，逐嬰童而黯稱；盛年慷慨，奮迅師子之雄；歲向半秋，營停而羸弱。含生悉爾，有識皆然。過去之事莫知，未來之生亦爾。現在無記，念念如流，三世無常，嘗無一醒。但能造作生死之因，使本覺流離，退菩提之位，隨名隨相，好醜而易其心。有始無終，故名始覺。

第十本覺

此本能爲萬物之主，是凡聖法王。無始迄今，如大地陰陽，能生一切。雖在苦空無常之界，不爲生老病死毀傷。縱在常樂我淨界中，不爲菩提涅槃增長。體自明了，猶若寶珠，照耀心神而無闇冥。斯則已前九事，從此本生，有始有終，故名本覺。

問：如前十種觀行，本覺無相無形。我欲發心，不知何重安隱？

答：若以依持而收本覺，則本覺而是依持。又以本覺而收依持，則依持而是本覺。哀哉！眞如無質，似女似男；佛性無形，似人似畜。何期男名女相，籠縛眞如；畜相人名，裹纏佛性！嗚呼名相，乃斬體解之刀；六、七二心，是壞思惟之劍。噫嘻名相，盲無量衆生，痛歎嗚呼，斫破凡夫眼目，致使盲聾瘖啞，流轉十二緣河，旋環八苦之中。栖遲若是，迷如如之道，失體解之途，乘名相之泥，我所之地。今壞二千年內，忽得見眞眼衆，分見如來難見之性。既見如來難見之性，誓死捉持，觀體解之心，無令暫間斷，則不免名相之劍刎壞六根，若欲境智鈎鎖連珠，唯藉思惟綴接。若不以解續體，即佛性沒名相之中。又不以體續心，則八識湮溺無明大夜。一時不察，體解之解，無以可成。一念不思，見體之心難續。所以衆生佛性，相似不殊，或佛性似衆生，或衆生似佛性。是以學人得失，莫若由斯。聞者不勤持，由體同物類奇哉聖性！若能隱密其形，居凡聖界中，寂無影像。處聖人身內，似佛如來；在凡夫陰中，似衆生男女。難斷難理，體相混沌無源，表裏無殊，和而一揆。是以內無別體，取者皆迷；外無別相可除，捨而難捨。取相爲體，作見解續之，用覺了收緣，得而不得。斯由一人兩諱，貴賤不分。悟則體相俱眞，迷則妄眞俱妄。故知如來藏體，從器方圓，是使一境而翻。四心若器，隨其見解，取各不同，故知體即無質無形，相即唯名唯色。是以從四心團割，不自

名言；臣取者裁量，隱眞從意　故使一乘體解，翻生淨土之心；二乘觀五陰緣空，得辟支佛道　三乘觀色無常臭惡，見苦離因，以淨戒修身，獲四沙門果

人天迷名迷相，所以受生死之身，三惡旋環，案丸不住　此由性無別體，聲聞緣覺息求覓之心；理無別眞，感人天起斷常之見。是使比丘法愚，不念父母，宗親，我所資生，悉皆捨盡　東三業於如如之境，注心眼續之　人菩薩不退印中，以監境智　二千年內，不覺晝夜昏明，一意專緣，以八心續體，所以長時困苦，祇由易壞難成，積歲累年，淹功二萬。此由凡心罪垢，聖境難尋，況汝末代凡人，風聞雨潤。嗚呼，見體之心不續，則境智斷常　境智斷常，六、七二心，則羣行攻劫，貪瞋力士競怒英雄，名相、妄想相征，猶如亂世。此由六、七謀臣無道，叛八識慈善法王，使本覺湮流，泥於生死。斯由見隨名相，嘗劫火燒天　解不續眞，常行刀刃，心頑肉冷，謂舉無傷，三世踐之而不覺痛。以斯照察，過於寶鏡之鑑　用此比方，可不自知得否。涅槃生死，駕御今身，三惡之後難期，地獄之前努力　無常之將至，若秋暴霜，司命無慈，毒過毒藥，入人膚體，如劍解之，痛楚心肝，如刀攣切，聞身康健，努力勤行忽爾羅此之時，悔將何及　所以作十重院郭，欲使學者樹三世見解之基　若也不然，恐被斷常而繫縛　既融心續見知，法體如然，無始以來，至今常爾非關學人斷理，致使若斯，從昔迄今，體當如是　今欲心境相就，十重之內，依倚何重。除七附三，始終不二。觀依持建立，知斷脫者非親　五陰如如，知有情者是爾　須別體而見，約相而詮眞，必須以見解分張。體相之殊，同四大眞如，不可超然離析。何者？體則以覺了知情爲體，了了與相有殊；相則四大爲之，迢然與體有別。更相依怙，攙灑實難。故佛言：「體相如如，二而不二」或如水冰同體，取捨甚難。復以寶像，內在琉璃，欲將有異。亦同鑄金爲佛，體相俱眞　又以米在殼中，可舂可簸，則欲颺治糠糲，恨無智慧簸箕。又非是善舂之人，停心息意，且含糠而咽，免作餓死之人　倘運遇而值慈父釋迦，安徐請決

嗚呼，何期體相，生存斷脫，離合共居，況乃求後分張，是其常惑。斯乃衆生體相，無始常然，離合同而不同，迄今若此　斯由無明緣行，迷色陰貪瞋，感使本覺棲遲，隨斷常而離合。爾能會是，可恆見解於聖法之中。若也不時，無由履踐如如之境　故知衆生佛性在五陰之中　會陰名空，則五受陰名爲佛性　既是佛性，即是五分法身　智者如此解時，體行眞如，自然方現當來果性；依教稱揚，體行兩性眞如，則不輕恭敬　體性、行性，約色見而證眞果性無形，非凡夫心而可及　依教仰信，歎當來本覺色心法，不輕而敬禮　分見衆生佛性，斯是見佛之人；不達法性眞如，縱值別聖彌陀，猶爲不見　是以優波相解，錯禮神竈，所取是邪，名爲不見　須菩提觀佛，亦與優波不殊，佛恐謬歸，三轉輪聖王爲喻之。於是須菩提解佛所說，捨凡聖相而體歸三藏　煞羅漢之時，迷法身而由相攝　此由以相收體，不見眞如，隨教解聞，名爲不見　違情則煞，不生畏懼之心又復不認盲人，勃香山羅漢之也　以體收相，證理悟聞，依性分知，是名爲見　看風必須依樹，樹動斯則見風。欲覓法性眞如，理須就相　此明風無相貌，自性無形，動樹揚塵，聲林乃見　相則非相，相即是如。樹內無風，則風搖其樹　故知色動，體使其然也。觸相有知，覺驅其身　覺無相貌，不可別見手持　若不約相取之，如何可得也　父精白骨，即是佛性棟樑；母血皮筋，是則眞如住室　此明凡夫佛性，父母赤白二精，三界有身，憑斯而住。法身無相，隱居四大之中，地水火風雖殊，悉有眞如覺性。如如本覺，無相無形，隱五陰之中，如人在器，無貌無質，不可提持。入陰界中，寂然無似，唯見色陰，微妙精華　尋究是人，無踪可逐，不知若爲，依持四大，不破不傷。陰色輝輝，與非人懸異，內外明朗，狀如影戲之籠，此由本覺大人使之然也　善哉希有，不可思議　恥無始久迷，愧今聞而太晚　骷髏最上，號名承露之盤；四大股拔，稱曰浮圖精舍　此明聖凡七孔，並寄在頭　言答見聞，無不攝道　四大色陰，眞是浮圖，故號骷髏爲承露盤也。體不獨立，性不孤存，借此地水火風，喻浮圖精室所以壘磚作塔，稱曰浮圖，凡屋草堂，猶名佛舍。斯乃以眞攝僞，磚得浮圖塔婁之名，何況體相一如，而不得稱？以斯類並，骷髏得作承露之盤；用此比方，四大得言浮圖堂也斯則融緣屬體，即以體收緣，緣既體緣，是故得稱如前言也。悚暫齊慄，敢肆誠言，信此邪智之情，作如是解之。祇洹堂裏，晏坐歡娛；五陰林間，熾然無變　祇洹者是歡四大之辭，法性於中，寂然安靜　將此四大，喻若祇洹，行住坐卧於中，故稱堂也。色、受、想、行、識，嘗五陰之林，佛性遊五陰之間，逍遙自在　世尊於內，寂寞無形，法性無生，故名常住。此言聖人凡人修道，悉依此性而證菩提　既爲凡聖所師，故稱此性爲世尊也。由佛性常故，凡聖依之　既爲凡聖所依，故號名常住也　無爲染淨，不住其中；生死涅槃，從緣來去　不守自性，染淨隨緣。體實堅牢，生死不及。此由無明七識，使衆生受生滅之身，以本覺體常，爲生滅身而依怙也　但使衆生有覺者，若個不是眞如？若有解斯，誰敢見而不敬？是以不輕被打，不改敬心，菩薩尊之　如來大事，於帝釋也　析旋俯仰，皆是性能；憙笑憂悲，無非佛性。無情之物，一切無

能；有識解心，一切能作也。色身存在，體相一如。四大傾色，則相殊體異。不異之性，是況夫所學之門。不，眞如，是聖人所觀之處。斯則如如無形無色，喻若箜篌之音，散在曹木絲弦之間，寂然無似。衆生佛性，亦復如然。隱四大箜篌之中，無名無相，是以智臣善鼓，能歌萬種之聲；大王拙謀，毀其曹木。智臣善鼓，喻八識之心。大王拙謀，譬無名六七。六七翻眞成妄，卽生輕煞之心；八識翻妄成眞，則誓身而受死。是以不輕八識，敬四衆箜篌之身。譬上慢心，唯行打罵也。此性幽儼寂寞，無跡無踪。尋陰入界推求，無形無質。三十六物，不知在何物之中。皮肉骨血之間，未悉住之何處。則煞其四大，如屠肆之家，狼藉破著，寒心不忍。分作四分，圍曆推窮，不瞬視之，覓而難見。書黃亦白，一色全無；大小短長，然無寸尺。若麻若豆，芥子等形；若髮若毛，而無津膩。或臍上下，唯有兩袋糞囊；或在目中，白黑二精如水；或言頭內，唯有白腦如膿；或乃心求，唯肉一臠；或言在耳，唯見結貯。滿中處處被求而無名色，不知姓字何等，名諱是誰。出過百非之言，逃奔四句之外。是以十方聖者，稱曰如如，無相無名，寂然無似。身如芥子，不窄不寬；身等須彌，不寬不博。大小相稱，長短能裁。傍側任情，方圓從意。難求難覓，自性隱藏。三十六物之中，寄言無所。生來死去，猶如夢見之身。如蛇脫皮，空留四大。此陰入界性，實無所可方。十八界中，而無一相。名而則無名可字，字而則無字可名。欲視則無相可觀，欲觀則無形可視。如虛空空故，而得空名。此性非有非無，離有無而得字。搜求訪覓難見，阿那律見空中鳥跡之難。本覺無相無名，如和羹之酢味，香美鼻口，無體可求。四大眞如，亦復如是。滿中覺了，而遍六根。取則而無，捨之卽有。於是煩惱心醉，迷悶傷魂。良久澄神，少時蘇息，心口相慰，悲歎交懷。含不哀之啼，落無聲之淚。於則逃神出陰，靜嘿端居，繫念思惟身心糜爛。欠以前析色求體，無有一似可以擬心也。於是還合四大，就色推尋，陰內籠中，似將有異，狀如影戲，思實可觀，種種色身，於中顯現。斯則似於所似，可字可名，從器方圓，可觀可視。此性體非凡非聖，似聖似凡；非畜非人，似人似畜；非神非鬼，似鬼似神；非道非魔，似魔似道。無形無質，能於種種形容；無相無名，能爲多種名色。非黃非白，能作黃白之軀；非智非愚，能爲智愚之行。如論色陰，恆沙萬類之差，一性體中，寂然空靜，而能容受千同萬異之形。性淨界中，顯化塵沙萬像。色雖差別，喻若牧牛；一性解心，猶如乳味。善哉，體性工巧，譬彼畫師，九七印作三界之圖，畫出四生之類。以五戒十善，剋作人天之身。十惡五逆之愆，簸出三塗之罪。品類隨其貧富，雕飾六道之形。八識丈夫，安置恆沙淨土。用三十七品，畫作八十種好之大人。以六波羅，位分十地。苦集二諦，纍出聲聞。十二因緣，像題緣覺。八九畫師慈故，惟以白法，鏤作人天淨土之身。六七工匠拙謀，唯以黑法莊嚴四趣。是以隨其生處，卽失本名。如來供須，從緣立字。若佛在世，覺性不殊。與今無別。若佛涅槃，解心不二。與昔不殊。性相常住，猶若虛空。不守自性，故染淨隨緣。凡聖界中，受身無量。故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色無自性，從四大生。非有非無，善其能取。故經云：色卽是空，非色滅空。喻如虛空，無自性故，從緣轉變，得無是名。能斷能常，隨斷常而出沒。由體常故，續生死而不休。自性無爲，隨生死輪而不休息。是以三世流轉，不息不住；六趣往還，不絕不斷。故知聖凡陰色，悉是佛性姿容；眉眼口鼻耳身，則是眞如相貌。故智者言：相卽是體，故知色陰卽是佛性形容；體卽從緣，故知眼耳鼻舌諸根，悉是眞如相貌。四大雖僞，覺性遍中。受想行識之心，依於色陰。性不獨立，眞僞相持。和合共成，建揚諸法。諦觀四大，實如鏡裏之形；欲取捉持，復似水中之月。以眞爲體，卽表裏俱眞；棄相求如，無同水月。未審與學人取證，見解不同，但某愚情，以斯爲見。嗚呼八九之心，羈零六七二心。緣治牽流淨識，湮沒生死之河。致使眞如，妄眞俱妄。浩浩名相，若海沸而揚波；六識七心，逐山渠而俯仰。水流逢轉，隨堰礙而從緣。一味淨心，溺名相波而湮沒。是以菩薩善取，以佛性澄六道名相之波；凡夫拙謀，以名相波濁，眞如亂沸。是以不輕善取，以體收相，捨身命而歸依；直心解謀而揚體善，佛稱弟子。八大善人，取相度六百四萬億名相衆生，身壞死時，墮於地獄。三藏謀拙，煞羅漢於說戒之辰。以此校量，體學相歸，非凡夫心而可雪。是以一一境界，則不輕體解續之，發氣吐言，法直心而揚體善。己罪悔過，於師同學不敢覆藏。第八識心，自然淸淨。六七忤而不得，無明惑之不迷。能觀之心，特加獎勵，用如來之敎，試敕無明；欽諸佛之言，捨除我所。名相妄相，是轉生死之繩；諸見是非，實繫身之獄索。今以體收相，斬縛生死之繩；以聖攝凡，割繫身之獄索。斯則按眞如寶劍，斫破生死名相網羅；持應聖之刀，刎壞三塗惡果。修無名相之善，供養八種佛陀，如過去諸佛，歸依願生淨土。勿使無明惑亂，能觀之心，境智相扶，無令玷缺。念取則心玷，減於妄相，境缺則名相覆眞，境智乖違，六七二心則存遊名相之內。故知妄相如火，名相若風。風火相燃，誰堪

當處？如來之藏難得見聞，況復修行，誠言不易。若道聞難行易，佛不應說退菩提之心。故知難行，又若聞易行難，緣覺聲聞，不應如聾如醉。此明難聞三乘破破，果極始迴，歷劫積功，尚猶勤塗。斯等共佛鬬諍，執理不歸。佛自說三，云何見毀。咎其得失，乃謗如來；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佛乃揚言，白：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佛乘，一乘猶自無，何況有三乘？斯則破三乘，捨末歸真。故佛言：一乘、二道，一行、一緣是。佛如是奪三乘人之見解，如活剝生牛；授與一乘，如服沙礫。執見不熟，於是如來說毒塗乳，顯慈母養子之方。更唱楊柳之文，上嬰孩啼泣。三乘學者，譬彼嬰孩。緣覺聲聞人當其位。故經云：三子之內，名活第一不孝之兒。楊柳之文，喻於漸教也。故知難聞難見，難信難行。況復薄福凡夫，胞聞向管得？必須加功懇力，資慶希逢。無始迴來，未嘗聞見。今生值遇，難值難逢。攻針，暫出得聞，越盲龜御木孔也。是以堅持八識，如護浮囊，秤體歸依，如持油鉢。行住坐臥，如盲人杖而隨身。見聞覺知，如入海而軟體。今既聞聲聞難聞之法，復得緣覺不信之根，悲喜交懷，譬臨刃因而會救。何期重種，今日重生。析石久離，忽然還合。復慶盲人得眼，見昔日不見眞如。無始冥冥，至今請呼失去。不期貪瞋力士，蒙醫見瞪顏之珠，寶藏久埋，貧女忽然會遇。既得頗珠家寶，即應息盜衆生，懺謝無始欺奪之罪，而懼無上煞害。此明既得見已，則須了了如見修行，境智相扶，如持油鉢。亦如渡者，堅護浮囊。鞭此死屍，截流而去。觀如聞修行之。汝帶生盲之甲，戰諸見之兵，無慧因故，肉眼所見，見悉而盲。於可善可惡之人，不敢而生分別。十善十惡之教，是凡夫斷惡修善之經。已欲修行，肉眼必須分別是教可捨，是教可依。此則慧眼，肉眼猶行，善哉希有。持應聖之刀，煞是非之賊，由不識凡人聖人故，不敢是非。打我煞我之人，敬爲佛解，彌陀地藏，任意作之。逢杖逢刀，甘心受認。決定刀下受死，杖下受殃。敢死從心，不爲凡解，但能作如對治，則不虛死浪生。見解不空，始是必有功而死也。按眞如寶劍，斷吼名相乾城，敕第八之丈夫，戮無明魅主。以體收相，即翻破無始無明。六已一心，無依生處，貪瞋憎受，凌解盡消。故勝鬘經言：我以第八識心翻破名相。即通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降伏四魔，則師子吼。是以生盲之觀，非法忽而常爲；應聖感機，非眼開而須作。凡夫之眼，等牛羊，見而無知。雖是人心，譬畜情而無別。若不遠期法忍，恐令肉眼壞之，是以深防，無自輒用。既聖凡不辨，愚識無知，不待眼開，如何放棄。如來藏觀，離衆生見而安心，過去普親，況別生養而知報。以體收相，則聖凡悉是眞如。以本覺故，六已一心，即善惡無記。斯皆佛性。但能作如是解，設錯不墮三塗，縱不遠結菩提，在此不生邊地。既不生邊地，復不墮三塗，以此思量，何處不生淨土？蓮花之舌，應不虛言；金口所說，全減無二。前既得見聞信，復得修行。次已後，明無常忽至，及橫報來侵，於生死兩人若爲對治。無常取使，或天人，或鬼神，或羅刹像，或鳥獸身，或獄卒形，或魔佛，或眞佛，或菩薩形，或聲聞像。唯以體收相，唯以聖攝凡。無始已來，打我煞我，亦同前解。安心捨受。以體收相，用價循環，以聖攝凡，所感如是。此盲應體觀，渡凡夫出生死大關，縱被留問委曲，以斯辯答。問：眞如寶印，披視闍羅，奉應聖之符，以爲公驗。斯則東園凡夫過所，是盲者淨土行文，報至之時，乘斯而去。大丈夫開如來藏庫，握佛性妙刀，用盲觀爲傍排，以應聖爲矛戟，牢持信根之箭，深信此觀，堅固其心。帶精進之弓，繫念思惟，如聞奉行，無時懈墮。駕大乘之寶車，以體收相，伐戰鼓而聲彼，念彌陀，念地藏。敕正念臣爲總管，使第八識心，勇除六已。生死存亡，用斯捨受。此則凡夫降魔之寶印，伏外道金剛之神符，生死輪王，自然息歎。故經云：如人得王印，去處無障礙。既奉如來寶印，握諸佛神符，此死彼生，必號蓮華佛子。當知此觀，非今渡一個兩個凡夫，十方淨土聖人，皆由此送。姓頗羅墮者，非恆沙算而得窮。同字釋迦，析大地草木，數至十三，數難知數。其名彌陀之佛，豈虛空譬而得知？十位菩薩住地之人，非百千萬阿僧祇而能測悉。善哉佛性，送爾許凡夫，出生死之園。希有眞如，運三世衆生，超昇火宅之外。何期佛性，無始渡人，從昔至今，未嘗閑暇。嗚呼佛性，乃解生死組繩，挽拔無量凡夫而生淨土。汝今逢遇，努力提持，一失此緣，何生再值。噫，癲病忽爾，眉生痛歎，無始久盲，忽然見道。自此已下，引佛證成。同如來迴向，明知四佛，不離衆生。今古聖人，皆從凡出，故知衆生佛性，則是三世諸佛道場；一味眞如，並是聖凡出纏之路。以體收相，則無佛不歸；以果收因，即無凡不敬。故經云，體解大道，則凡聖一如；超越聲聞，名無上意。既歸凡聖，理必盡原；通聖及凡，始終體解。境無名相，則受取自亡；三毒撞傾，則生死歇暇。以體收相，斯則梵行之人；以果收因，即我生已盡。慚先日愚癡無智，謂十二部經內而有眞如，今日方知，乃於衆生身中而見。故知衆生佛性，不在素紙竹帛之中；無相法身，隱在衆生之內。何期佛性，隨器立名；一味眞如，則失其本字。隨名隨相，而爲名相衆生。無始飄零，泥於名相。嗟與諸佛，無前無後，受識同時。彼則解脫出纏，余則稽留五燒之世，迷於無始之際，悟於像末之秋。生無教主之辰，開無決疑之口，是以戒見俱破，喻如活剝生牛。煩惱是非，其瘡極大，所以如來拱手，諸佛不治。大聖寂於涅槃，菩薩分形異類。所以久來

流浪，只爲不遇佛性。浮囊不愼，羅剎索求，名相墳河，漂流生死。是以十方諸佛不救，故知是定死難渡之人。今於釋迦遺法之中，忽然還活，如囚得命，荷慶佛性。耆婆無始迷狂，賴値眞如妙藥。何期無明大夜，忽遇明燈，三毒林中，乃生佛子。貪瞋境裏，悉有眞如，凡聖人中，乃有法身之佛。如來藏體，與聖齊功，果得菩提，無生不備。故大聖稱言，如來藏佛，若悟深而則淺，佛是衆生。以因收果。復不悟淺而則深，衆生是佛。以果收因。斯則冰中見水，誰道此人而言妄語？斯則依水求冰，攢火木中，無有人能譏嫌得失。斯則貪瞋不起，癡卽不生。三毒既無，名爲解脫。既出貪瞋三界，生老病死何足可傾。境無憎愛可貪，是則名爲晏坐。故《維摩》言，不於三界見身口意，是名晏坐。智人斷惡修善，道人已過數陳，息道人不善。不輕悔罪，約法性而陳愆，生死危亡，觀藏體而除謝，斯則修善。盡聖凡之際，斷惡理及因果眞如，名超聲聞之階，行越三乘之位。以體收相，則是淨土之人，以果收因，是則名爲正見佛道。以相收體，是邊地之人，廢體從緣，故名流轉生死。昔三世諸佛，因時修善，悉入佛性道場。凡欲陳愆，則對眞如懺謝。晝則尊行恭敬，夜則明燃心燈，悶則行道遣眠，乏則坐觀如來藏佛。諦觀法性則無始罪業自亡，目視眞如則未來生死永息。懺斯舊罪，如秋葉辭林，悔過善根，復似春花發樹。一時一念，定勝千劫名相修禪，一念一時，過越恆沙文字持戒。敬生中道，是則得渡因緣，貴聖敬凡，是則名爲淨身口意而修佛事。學大丈夫之調御，咄提婆之惡心。潛盲觀而獨存，入聖聚而菟伏。非如來印而不語，非見佛不出頭，非得眼不人師，非識根而不授藥。次已後，明體學相歸，一倍顚倒。引此兩人以爲軌則，策勵身心，知相學是邪，體歸是正，用斯況並深生信怖。所以昔三藏煞羅漢於說戒之夜，由不得盲觀入心。牛王目起嫌於蘭若比丘，爲不忍天鼓。善星解行不救，爲不秤實而知，有見由譏，爲不依佛慧。斯等爲別解別行，而造集因。分別是非，自招苦果也。是以多聞三藏，有漏學之纏，善星解行超羣，返造三塗惡業。未知前人，凡聖得教，就義應然。我既是生盲之人，理須休彼。一人具八大之善，傳惡嚮於三塗，空歎教內文字眞如，棄衆生佛性，此持文字之戒。不是非於人，不了法性眞如，不受人謗毀，故經云教內似得，文外卽無，此之謂也。不輕菩薩勤三業於衆生，三藏之留棲勤學於經論，教非邪錯，取者有及有過，文義相乖，令勤學而無益。以體收相，故是有解丈夫，廢體從緣，故非君子攬矣。所以智人則聖，遇像凡詐智師，賢求愚弟，賢求愚弟，則以體收緣，凡詐智師，卽以相收體。慧廣令智退，所謂善星。解多令心盲，謂之三藏。故經言，寧當少聞，多解義味。千金買藥，不愈微風。賤價之醫，能除滿病。不輕敬闡提四衆，故稱賤價之醫。免生死而證涅槃，今號釋迦之佛。善星親事無上法王，不免三塗，空歸無益。千金之藥，卽喻如來，賤價之醫，喻如四衆也。牛王精勤求佛，返受羅剎之身，貧女無求，倒生天上。牛王著文字修道，捨體應兩人，雖誦三聚法輪，而不能救。隨逐諸見，爲名相而破眼根。又不認盲，謗於蘭若。縱持法聚，是無慚愧之人。爲此因緣，而爲羅剎。故佛言，雖復誦經禪，口中刀劍出。卽牛王是也。貧女者，是破戒持見之人。終日思愆，常慚常愧，見人過咎，不敢譏論，於己罪辜，身心惶懼，懷任一子，寄產他方，還國値河，漂流而死。爲憐子故，併命黃津，不以生天，共兒受死。故佛言，無求倒生天上。是故汝今亦復如是，守護見解，及菩提心，逢杖逢刀，一所併命。如彼貧女，愛念其兒。兒喻菩提之心，女喻汝身，事須努力。他方喻於名相，本國卽喻眞如。黃河喻彼違緣，併命喻斯受死。斯等三人，爲解多慧廣，返惑眞如。語閑辭繁，失衆生佛性。終歸悟理，少解如聞，不藉廣知，軌在用之無失。不輕體解，傳美響於十方，三藏文知，傳臭名於今代。若人起教，擬策末世凡夫，我若不順不行三業，卽同前闡諍。以斯況並，故知無始常行打罵聖人。據昔類今，卽是知不正學之人。是以生盲之觀，非法忍而常爲，應聖感機，非眼開而須作。法身之觀，以體收相而安心，菩薩大慈，於愛憎而平等。普親之觀，況別生養而知恩，不淨無常，去愛慢而除捨。拭塵巾觀，則不輕而敬四生，慚愧之衣，非成佛而披著。以聖攝凡悔過，則惡名不到三塗。以體收相而歸依，則美名流於淨土。舒則聖凡周流萬像，卷則凡聖一味一如。文有凡聖二名，義無聖凡別體。以因收果，則無聖不從凡而來，以果收因，無凡不當成聖。時差別故，因果異名，證有先後差殊，則立聖凡二字。王臣佐史，皆是一人。諸佛、菩薩、衆生，終無異體。所以身不證者，只爲迷故成凡，會理有無解故，所以稱之爲聖。此由人迷理，擁凡聖則別立二名。理顯人通，義均則凡聖一捨。何期一池之水，妄立八字之名，一味眞如，分居十一之位。此由解心不等，取境不同，隨見解而牽，生致如斯也。是以諸佛觀生若己，則謙下於漏徒，菩薩觀己若生，則恭卑於僕禮，香塗刀斫，會理無怨。解節身技，達迷能忍。了衆生無相，則相是如，悟己無人，則身無我過。所以捨身屬彼，棄我所而事之。此性諸佛所師，不可輕也。故佛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淨。是故於彼勿生下劣想，應當尊重，彼卽我師，如法恭敬。捻香燃火，禮空裏之如來。地上眞如，信凡心而謗罵。空中無佛，尙盡身命而歸依，眼見佛性容聖，返生輕害。素紙竹帛，猶合掌南無，前境眞如，全無敬意。因文敬義，

義則是衆生，因義敬文，文則是經卷。因文敬義，因義敬文，文義相從，豈非是理？將刀斫影，豈可關身？只是識字讀經，何關罪事？若言文字是道，不見廣解者不墮三塗，復唱三藏解知，不見無免煞聖人之罪。斯等不敬衆生佛性，唯學教內文字眞如，復輕聖內之凡，又慢凡中之聖。衆生佛性，非今始傳。諸佛應身，昔非不有。三藏講說，豈不見聞？信有而不行，知有而不作，是以是薩埵羅漢，類凡夫而煞之。由不認盲人，乃逢斯事。加復隨名隨相，不體解衆生，恣縱心神，聖凡俱害也。

謂名文是道，慢得定之人，信口是非，賤敬衆生之行。故經云，增上慢人。此之謂也。不專論誦，捨教內文字眞如，口歎身恭，敬衆生佛性，當根秤理，空悟偈言，臨欲終時，更增受命。其罪滅已，顯過消除，三毒既亡，六根清淨。今當作佛，號曰釋迦。以果收因，即不輕是也。增上慢衆，干劫阿鼻。歷代經傳，豈虛談也。先師既爾，弟子應然。步涉師蹤，則如舊跡。以體收相，故號不輕，廢體從緣，名爲增上。若愚學即不及，若慧學即太過。得及不過，謂眞學也。是以不輕煞智慧之賊，存福行而恭懃，歎三性而讚言，汝當作佛。誦一十凡字，故曰少聞。以體收相，而妄心是名多解，多聞三藏，經說無知少解。不輕今稱天人師佛，隨文取義，相執是非，學與根差，反增生死。故佛言，如返人得兵，劫火遇風災，此之謂也。是以聖人常住，以無明爲宗，六道死生，以是非爲本。大丈夫辭怨親於平等，別生死於自他，防刃刀息於地獄，斷是非於憎愛。呵五陰，淨六根，明頓漸，離於心腑，遠諸見於無知，積菩提於無我，謂解脫之丈夫，故曰出纏之大士。又非破漏之才，故曰全賢之像。上來盲應佛性，敢肆果毅之錄，所見愚情，寄於尺紙。且自悅心腑，以慰愁懷，迷悶之時，暫將榮殆。斯喻羣盲摸像，言似杵臼之箕。唱色暉紅，則有雪軻之異。故知此性叵測，惟大聖稽古得知；法性深邃幽玄，非凡情陳而窮曉。其言寡碎，不堪悟人，信自愚情，撰之成韻。請明知解者，願勿哂之。有智賢等，乞不嗤笑？唯願改定，去僞留眞。但某雖是逢夫，不諱簸揚之惡縱生貧賤，志存松竹之心。亦有見賢思齊之，亦慕智人思愆。

又明如來藏觀明所行方法。如來藏觀者，於內有三。一者明所觀境界。二者明能觀之心。三者明頓入一乘，頓出生死。

第一所觀境界者，於內有二。一者明緣體義同。二者明見之方法及不見所由。緣體義者，何故名緣。緣者有其二種。一者相，二者行。相緣者，即佛衆生六道相殊，塵沙差別，未論體有，故曰名緣。所言行者，即如佛，約緣起行，所行緣行，或六塵，一事，善惡邪正，大小淺深，苦空常樂，如是諸行及以名相，並約緣生，故曰名緣。體者，即因，佛性，本覺，眞如。能與法界作依持建立，故言爲體。云何名爲緣體義即者，即眞如佛性體起成緣，緣即是體，故言爲即。出生義同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一切聖人，皆悉出於火宅之源，離於生死之際，故言爲出。義同者，三世諸佛，悉同有塵沙萬行，一一行德，皆盡虛空遍法界，悉從眞如性中流出，不離眞如，有斯萬德，故言名同。同者凡聖不二，即者緣體不殊。但以體章名，故言同即。

第二見之方法者，即《涅槃經》說，對非佛性，說名佛性，非佛性者，即土木瓦磚，離此無情之物，悉名佛性。又言，衆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離衆生，無處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復言，未得成佛以還，悉名佛性。以此來驗，故知，眞如佛性，體起成緣，緣即是體，故言可見。又如《寶性論》說，依此妙法身，出生於三寶。即知，三寶衆生，皆從眞如性中流出，皆用眞如以爲根本。眞如佛性即是妙法身。因此眞如佛性，約緣依持，始有此三寶衆生，故道，依此妙法身，出於三寶。不出生者，是即眞如佛性是能生，佛僧衆生是所生。能生是體，所生是相。因眞如佛性能生體，始有佛僧衆生所生相。既知，眞如佛性，約緣能作三寶衆生，故知，三寶衆生即是佛性。既是佛性，理然可見。亦如《起信論》文說，依眞如，有生滅覺不覺。眞如者即是六道名相。眞如既是佛性，性體之中，合通一切萬法。既合萬法，即能約緣依持染淨。眞如既也依持染淨，染淨即是塵沙差別，差即六道，六道即是名相。名相即是生滅。既知依於眞如有斯生滅。故知，生滅即是眞如。既是眞如，何以故不見。覺不覺者，覺有三種。一者本覺，二者始覺，三者了覺。言本覺者，即是眞如佛性。自性清淨，本識之中覺性分明，在纏未出，故言本覺。始覺者，即是行也。覺惡能斷，覺善能修，斷惡修善，故名爲覺。初發心故名始覺。又始覺者，覺有二種。一覺理，二者覺量。言理者，正覺眞如佛性，於染淨二業力能雙持，妄法所纏體不缺壞，淨法滋勳亦不增異故體恆如，不缺壞故性常定。既曉眞境，照理不虧，見性常恆，故言覺理。言覺量者，於內有二。一明覺能成因，即苦空常樂是。二明覺所成果，即三身果德是。所以因果雙照，理量俱明，昏闇初開，故言始覺。言了覺者，即是行因感果，四德俱圓，諸惑皆妄，三祇德滿，於所行法，曉達無窮，照理明徹，故言了覺。言不覺者，即是無明翳覆眞如，約緣起妄，染諸倒惑，迷情塵厚，滯隱纏染，睡識未

明，故言不覺。不覺者即是無明。本覺者即名自性住。始覺者即是引出了覺者即名至德。自性住即名本性。引出者即名行性。至德者即名果性。始了二德即名佛僧，體與無明即是衆生。以此理推，即知，眞如佛性約緣依持善惡二業，善惡二業即名覺不覺。若覺即名僧，不覺即是衆生。以是義故，故知，佛僧衆生即是佛性。既是佛性，故云可見。又如《涅槃經》三十二卷過半後說，五陰者即佛性。故知，色受想行及諸識等行住轉動所造施爲悉名佛性，故言可見。復言，六識者即是佛性。以此文驗故知，眞如佛性，體起成緣，依持染淨，舉體皆是，故言可見。又如《勝鬘經》說，識及心法智，不種衆苦涅槃因。即是廢緣證體，故德道非。唯有如來藏法，即是性體。種衆苦即是惡陰及惡六識。能厭苦樂求涅槃即是善陰識等及六度一乘三乘苦空常樂，如是諸行，俱名厭苦善性。故言，唯有如來藏法，種衆苦，及能厭苦樂求涅槃。以此理推，故知，眞如佛性，體起成緣，於染淨二業力能雙持，濕潤生長六道果報凡聖二衆，亦復如是。既知，前境佛僧衆生盡是佛性，不離眞如有斯名相，不離名相別更眞如。即是名相即妄，是眞如正相，眞如俱因俱果所以眞如佛性顯現分明，約境對緣，豈容藏隱？由不隱故，性相常恆，以常恆故，故言可見。如《涅槃經》說，是人雖信佛法僧寶，不信三寶同一性相，是名爲信不具足。又言，三寶性相常恆。亦同是例。如《勝鬘經》復道，生死者依如來藏故說生死，本際不可知。所以得知，離生死外無別眞如，離眞如外無別生死，故知生死眞如即是一體，既同一體，理然可見。行者若悟斯理，無妄不眞闇識總融，何邪不正，性智一起，相見摧亡，無始纏迷一時解散。引文證者如《古察經》下卷內說，初發心凡夫，學大乘者，作一實諦觀。復道，善根微少，凡夫恐眞如難見，息心不學，地藏菩薩勸進學人稱名繼念得見法身，即是眞如，眞如即是一實諦觀。以此推驗，即知，凡夫得見眞如佛性。如《起信論》文道，凡夫得眞如，於後既見十種利益。故知，凡夫得見眞如。又《涅槃》中直心內說，若見衆生有少善事，即讚歎之。以此文驗，故知，眞如佛性體起成緣，緣還即體，故言可見。不見所由者，不知眞如佛性體起成緣緣即體故，所以不見。又廢緣談體名爲不見，以果對因亦名不見。又言不見者，唯有成佛果性，金剛後心非佛不了，凡夫位分理然不見。不見者對體以章名，可見者約緣而立稱，見與不見俱有道理，不得於間辨相違也。

第二能觀之心者，亦有二種。一明入觀方法，二明照性起行寬狹長短。入觀方法者，於內有二。一明攝念方便。二明善境界了了分明，知又不入相。攝念方便者，須知，若不攝念，學諸觀行，無由可成。云何攝念。初始學觀，先須攝諸妄念，令心停住，故知，妄念本來無實性，實性淨心中本無虛妄動情既謝，息妄歸眞，緣妄不生，故云攝念。妄情既滅，唯有眞心。復須引此眞心，入於眞境，善人境界分明了了，知入不入。觀前境界唯是眞如，引此眞心常令入觀，觀智一起，相境摧亡，眞心不返，故言善住。行立坐臥，心境相隨，剎那生滅，故念不移，所以名相不起，妄相不生，眞心一發，塵境不行，恆定不亂，故言了了分明。一日一夜分爲十，分明時檢驗自心爲當在觀爲不在觀。若心在，即自知入，若不在觀，即知不入。如是校量，即自知已當已不當。若心不在觀隨神妄境，十分五分一不相應，若逢違順還復貪嫌，以此量之，明知，觀心不立。心不立故，故言不入。若也不入，即知，是佛性外浪，行人即自知是佛性，不救衆生，佛道如是之人雖存，日夜並是偷地，而行雖受飲食，恆爲盜食，行住臥悉是非儀，運手動足皆名是賊法。若食信施一口飲食，百生萬劫，割切身實，償其施主。上來雖復文多不同，但以文勢相連，其不皆明入觀方法。

第二明照性起行寬狹長短者，於中有二。一者起心寬狹，二者明引心令深。起心寬狹者，謂行者等但見前境一個身眞，即見前際微塵數身悉是佛性。何以故。體無別故。若見一個身眞，即見眞如佛性佛橫遍十方（豎）通凡聖。以此理推，即知，性行兩心是寬非狹。二明引心令深者，諸行者等好自思量形像佛表眞身，作見即不敢生輕，況復眞如佛性。塵沙功德，體性滿足，不少一分一毫，云何於上生輕也。引事比校如其淺深，如似象王被他箭射，由故見善，乃至畢竟發心不改，如來藏觀亦復如是。被打被罵，以死爲期，不退者，始名爲深。初時雖復布心入觀，後逢違順，便復起心貪嫌，明知，觀心不立。又與六相應者是名爲深。

第三頓入一乘，頓出生死者，但見眞如佛性境了了分明，觀智一起，倒識不行，前後通用，不假翻迴，塵沙萬境理體同一，以同一故，故言一乘。性智一起，更無後心，迷惑不返，故言頓入。如《古察經》說，地藏菩薩言，若能作此眞觀者，速疾得入菩薩種性。既入種性，名頓入一乘。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能開解，亦同是例。出生死者，三慧起心，照達眞緣，望情頓謝，諸惡摧亡，倒識偏心，永息不行，即名頓出生死。如《勝鬘經》說，捨身命財，盡生死

後際等身。但知，眞如佛性，起心照境，身命不惜，所爲所作悉是出生死業所觀之境唯見眞如，能學之心三業俱盡，境眞如故，卽名頓入一乘。俱盡故復名頓出生死。上來所制，未敢指南。若有智者，願知定之。

又明法身觀。第一法身觀，略有二種。第一就體以明法身。第二法身觀者約緣以明法身。體法身者，卽是眞如佛性體湛然，自性清淨，非緣修作，在因不少，至果不多，在染不減，處淨不增。本識淨心從本已來，體無有二，無去無來，非生非滅，動散常恆不增。本識淨變，圓滿十方，究竟一相，自性清淨，本來性爾，諸惑容塵，所不能染，塵沙清淨，自性湛然，性體常恆，非緣情異，恆沙諸德，自體滿足，故名體法。

第二約緣辨法身，復有二種。一凡，二聖。一法身者，卽眞如佛性約緣住轉，恆沙品類方得成立，行因報緣無自體依正眞如。既法身以體收緣故，以體起是緣，緣卽是體。何名爲法身者，體變是妄。何故佛性是眞非妄。佛者是因果俱眞，性則是因果俱談，故名佛性。舉因談果，果非妄，以因果俱眞，故因眞，故果眞。不見眞因，生妄果，以體攝於緣，凡聖同一，相體外見相緣各殊，本外見末，體不相，體相卽約緣，因果卽緣而受稱，就就事而立名因果，別論出體。如《寶性論》云，一切衆生界不離諸佛智，以彼淨無垢性體不二故，依一切諸佛平等性法身，知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以此文驗，故知法界衆生卽是法身佛。何以故，因果雖殊，體無別故。眞如佛性既是法身，能成體用。用起成緣，所行緣相，生滅不生滅，覺了諸行等，悉是法身所成用。以體收緣，莫問名之與相，解與行等法界參羅俱名一法，諸行者等，若悟此理，見一眞如身，卽見法身橫遍十方(豎)(豎)通三世，但見現在身眞，卽見前際微塵數劫一一劫中微塵數身悉是法身，雖可約緣流轉不住，法身之體離生滅故，但見現在身眞卽見後際佛地，以還悉是法體。所以故，自性法身，約業持業，流轉不住，倒於後際，所以得知。《六根聚經》第二卷說明，眞如佛性法身爲煩惱薰染隨緣起妄。經文道，但從無始世來，與無明心俱，癡闇因緣，薰習力故，現妄境界，以依妄境界薰習緣故，起於妄想，應心計我，我所造集諸業，受生死苦，說彼法身名爲衆生，若是衆生中法身，薰習而有力者，煩惱漸薄能厭世門，求涅槃道，信歸一實，修六波羅蜜等一切菩提分法，名爲菩薩，乃至修行，一切滿足，究竟得離無明睡者，轉名爲佛。當知，如是衆生菩薩佛等，但依世間假名言說，故有差殊，而法身之體畢竟平等，無有異相。如此文驗，故知，前際塵沙品類悉是法身。

報身者，一一身上，行因感果，故名報身。又法報兩身同異義者，同則緣體不二，異則各有差殊，不異者報身卽是法身。何以故。體起成緣，緣卽是體，本來無別，未有體外無明別卽。《起信論》云，始學之義還同本覺。故知，報卽法，法卽報。報者卽本識淨心約緣依持染淨等業，故知，性非獨立。本緣成報，卽《起信論》云，以有本覺，說名始覺。亦如《勝鬘經》說，以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本際不可知。亦同是例。以有自性法身，乃至成三身，亦同一種。以此來驗，故知外無別緣。體卽緣，法外無別報。法卽報，報卽法，非一以成法，卽非二以成二。報卽法，非一故，緣體恆不同。非二故，法無兩別不同，得立法報名。不異故，復得成一義。

第二就體以明報應。報應法身者，過去諸佛行因尅果名之爲報，體寂然名之爲法，對生就用名之爲應。卽此應身名爲報身。何以故。體無別故卽知，應身卽報身故。故知，諸佛爲度衆生，於一念中分身百億，橫遍法界，(豎)(豎)通凡聖，作一切身盡。何以故得知。如《寶雲經》說，如來九種無窮無盡功德，一一功德皆道盡虛空遍法界。故知，法身遍周法界。二如《涅槃經》說，諸佛度衆生，隨類化之，衆生之類有形無形，天地虛空，悉皆充滿。明知，諸佛法身遍滿虛空盡衆生界，一佛既爾，一切同名異名皆亦如是。經文道，佛身者卽法身是也。故知，諸佛法身無量無邊，不可窮盡。報身者，佛於過去三大阿僧祇行法界因，今還感得法界果。訓先所求，故名爲報。諸行者等，好自思量，從無始已來，恆在一切諸佛境界，不覺不知。心不知故，於爾許諸佛法身所，於佛身上佛心中佛眼裏，具造一切十惡五逆誹謗毀呰呵責打罵剝皮割肉飲血噉髓，一一惡法悉皆具造由如虛空大地等，至於今日未曾一悟。次論生死。沒煩惱河，如斯惡業熾然，更造不休不息，思尋是已，切痛悲傷，更造諸惡，不可具說。諸行者等，好須作意，此當來世甚當可畏。自今以去，既得悟斯眞境，斯等諸惡卽須頓息，三慧照裏，稱境修行，累劫三祇，於斯頓廢身口意業，與死爲期，不證菩提，終無退轉。希同雪山之士誓願，等彼論勤修過四句，始是報佛慈恩。

又明法身同異義。若將果望體談，應報俱名法。若將短因就長因，法應俱名報。若以長因就短因，法報俱名應。同則三身體。何以故。體無別故。異則各有差殊。何以故。對生就用，因果不同故。體一故。應報法中，生各

別故　因果緣中，出因緣出果故　法界得成應成不二故　法身義復立，同者就體以章名　異者對座而受稱，故名爲異

又明三種法身同異義。性法身就體明　緣法身約報論　果法身出緣說　明體故因果非約緣法報卽論果故出凡識體一故調然別法報卽同而異體眞非始了法報果非因因果體全別是故名爲異同者體眞卽緣果　何以故　卽《起信論》文云道，以有本覺，覺圓時轉名爲佛，緣報卽是二德。何以故，還彼論文道，始覺之義，還同本覺及了覺。故果法卽體　何以故　卽《寶性論》文說，眞如性體，遍通三處，乃至究竟，三時不變。亦同是例緣行融之有異果、體則因果雙持，稱理而談，則原來不異，故名爲同　亦如《六根聚經》說平等法身義。經文道，眞如佛性，自性淸淨，約體不少，入緣不多。不少故衆生體不異。法身體故，故說衆生卽法身　不多故，果異，體不異，於同體故，故說法身卽衆生。復道，如是衆生菩提佛等，但依世間假名言說故有差殊，而法身之體畢竟平等　以此文驗，故知，佛僧衆生體相因果俱同一體故因法身諸佛法身遍三界，如聖眼滿虛空，恆在佛心佛眼裏衆生造罪幾千里。

又明心寂觀其體寂者，卽眞如佛性自性淸淨，體無塵穢，本來虛寂。雖居惑，不以惑能惑。雖處淨緣，不假淨而能淨。所以眞如佛性，體性如如，自性寂然，常恆不變。雖復至於三處，其體湛然　在凡聖四六之中，性無增減在淨則名離垢。處穢則名性淨。性淨故，染非能染。離垢處穢則名性淨性淨故，染非染。離垢故，穢非無　非無能穢　染非染故，性常恆穢。非穢故，體恆淨。體恆淨故，知在衆生不少，至諸佛不多　但以體收六趣四生，卽恆不變，故理無塵。以塵無故，故言體寂。所以知之，不染浪緣，性體之中，空無妄業，性非染業，故曰無塵，擧理妄緣，故云體寂。其心寂者，則內興三慧，外達眞緣，照理除迷，眞興妄謝，觀智一起，妄相摧亡，倒識不行，故言心寂。體寂者，卽是其可。心寂者，卽是其能　由體寂故，則外有眞緣。由心寂故，則內興正智。外淨故塵境摧亡，內靜故妄心謝滅。妄心謝故，故言心寂。塵境滅故，故言體寂。體寂者，無屬惠也。心寂者，卽無屬定也。

《菩薩總持法》亦名《破相論》，亦名《契經論》，亦名《破二乘見》（《藏外》第三輯）

明如來住世時，口宣爲法，敎導羣品，以爲法則。明如來般涅槃後，遺敎之法，著其文字，名爲正法，住世五百年。五百年後名像法，住世一千年。「像」者喩義。若有修道行人，須了三種「法」義　第一是如來在世時，金口親說，敎導羣品　第二是如來滅後，著文字十二部經　第三是像法中間有二種人：一者造像；二者法離像　夫求出世獲涅槃者，皆須了此三種因緣　若不了者，徒施功力

竊見今時學道之輩，多將善惡同源，苦樂無差，是非齊一，地獄與天堂不別，魔佛與明暗渾然　或說生死不異於涅槃，或說涅槃卽同於生死　或說初別中，乃有了分。究問因緣，後還爲一。

謹按：《涅槃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四大，皆有無明　佛言，但是衆生有此三種體。本起因緣從何所生？　又言，四大從何體生？　爲當從佛性體生？　爲當從無明體生？　又言，無明從何體生？　爲從四大體生？

如此三種之體，各各從何而生？　爲當本源是一，中乃分三，今欲希求，還合爲一？　爲當本是三體，中間和合，而今方便，欲擬分析，還復歸三？　若本是一，後緣何事，分作於三？　本若是三，後有何緣，合爲一體？　當是初一後三？　爲復初三後一？　三一先後，請爲明解。如此佛性、無明及以四大，一一須有指歸。若無指歸，亦無勞措手而言學者。如來敎示，了了見性。萬行威儀，皆能成辦。出生死海，證大涅槃。

正法住世五百年者，是著文字經敎是也。

謹按：《法華經》云，如來說初、中、後善，三種大義

云何可名初、中、後善？

初者，淸濁初分，開闢之際。其一，初者，說其世尊本起因緣，從何所生。其二，初者，若求道之人，須明涅槃本際　其三，初者，須明一切衆生因緣起時，以何爲母，生死別類。其四，初者，分別四大、五蔭本起因緣，從何積聚。其五，初者，能明地獄本從何立，復在何方而安置之。其六，又初六種，差別不同。右如上六種，管於「初」字之義云云

中者，說世界中萬像形位，皆有生滅之相。如此萬像，爲復有盡，爲復無盡？　若有盡，至何方？　若無盡者，何因緣現生滅相？　如上管於「中」字之義云云。

後善者，明諸佛如來，以大慈悲究竟，能救一切衆生歸大涅槃，能令四生盡歸寂滅　右如上是「後善」字之義云云。

像法住世一千年者，爲衆生往返沉淪，具受生死、輪轉識性，遍受已訖，還至人身　今生像法之中，皆爲沉迷覆蓋，故不了　故要籍形像，始能發起

道心。道心既發，須訪大善知識，決斷生死，莫被形像所攝，而忘眞如。

佛在世時，羅漢比丘見行如來智慧，而證涅槃。其智慧門，略說十種，條義不同，羅漢比丘悉能分別。

第一，決了涅槃。第二，決斷生死世界從何緣起。第三，能知四維上下，邊陲里際。第四，能了身中佛性，緣何等事與五蔭相纏。第五，能知四大、五蔭敗壞之身，以何因緣拘繫佛性，令墮五趣。第六，能了世間曉夜之相，晝現爲樂，夜現爲苦，年月相催，沒在生老病死苦。如此之事，名大因緣。第七，能了四生，胎、卵、濕、化異類之形，發本因緣，從何所生。第八，具諸如來總持之敎，厭捨世間，道業圓備，獲涅槃果。第九，羅漢善種，爲度衆生，代代相傳，紹隆佛性。內秘菩薩之行，外現聲聞。三界游行，遇不遇也。福德之人，始能親近。第十，若有衆生，曾於往世已經發露，親近正法，令生人身。既得人身，得遇菩薩大乘正道，能入涅槃解脫之路，亦離於生死苦海。

當爾，世尊口授羅漢敎者，其義如是。又於十種，一一條中，有無量義能了如上十種法者，是名見性菩薩人也。

又正法住世五百年者，亦是過去衆生上根上智，尋讀如來正法經典，悟理得道之人。何以故？過去衆生與佛滅度時爲相近故，如來智慧眞正之法易顯現故，所有衆生，尋讀如來眞正經典，卽得悟解，不假諸餘有爲之相而發善。故當此之際，若有衆生希求解脫，厭捨世間，尋讀經典，不虧戒行，捨報身，便卽解脫。此是正法住世五百年時，與今像法時人，並悉不同。

像法住世一千年者，今時是也。今時衆生，悉皆愚昧，諸根暗鈍，不了因緣。何以故？爲其識性與佛滅度時，年月多遠；亦爲波旬改換法故。法既被改，佛慧威力不照及故。爲輪迴昏迷覆故。所以像法中生。何以故？衆生若也不以形像而招引時，亦無發心求於善道。今縱以像引得之者，其心一志，不離於像。將諸金銀銅鐵泥木，廣興其像，以心倚託，將作究竟。涅槃之果，長生妙道，何日悟也。曾聞識是長生之識，身是破壞之身。識卽隨業受生，身便銷亡散壞。是故，智人所修，惟修於性；愚人所重，惟重於身。乃不知身依性立，性在身存。但貴於身，又輕妙性。如有見性智者，自分了性因緣，亦明身本。修行人不了身性二體因緣，徒自千生迷心修學，無解脫期云云。

第一如來正法是親發授時。第二如來滅後五百年中，諸修道人不假有相之法，萬行威儀並在身行。第三如來像法者，是一千年中，行人以像爲事，智人見像而證正理，愚人失理。如來於自身上起方便法，將照眞理，亦爲譬喻。如來當爲菩薩上智之人，說證道果時，我當成道，得牟尼陸升白牛乳糜，吃便證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其牛非黑非黃，亦非赤色，純是白色。其牛不在高原，不居下濕，不與特牛同羣，亦不吃閻浮水草。於閻浮界內，亦無腳迹，身作紫磨金色。我當吃此牛乳，卽成佛道。如來是法者，當對菩薩說是方便，以爲譬喻。其次說於形像，亦皆悉是方便譬喻。所以著其文字也。

釋曰：如來淸淨法身，不因三毒、六賊所生，亦不稟四大、五蔭所生。是故法爾自然，常樂我淨。入此三界，以爲世便，勸導人倫，令歸寂滅。如來淸淨，心不染貪。是名心大禪定，亦名佛寶，亦名禪師。如來淸淨，口不居瞋饞。是名口大智慧，亦名法寶，亦名法師。如來淸淨，身不染觸欲。是名身持淸淨戒，亦名僧寶，亦名律師。此三法者，是戒定慧，亦名心口身，亦名三業淸淨。

衆生和合，心爲染貪，是意業不定。以不定故，是名心染貪毒。衆生和合，口爲染瞋饞，是口業無慧。以無慧故，是名口染瞋毒。衆生和合，身爲染觸欲，是身業無戒。以無戒故，是名身染癡毒。此名衆生身中三毒，亦名三惡，亦名三界。心爲貪界，口爲瞋界，身爲癡界。

如來三界，同衆生類。與衆生說心口身，爲衆生有三業故。是以如來說三業淸淨。如來心不染貪欲。觀生死，財寶，如毒蛇相。是故心不染貪境，心爲佛寶。以心定故，名爲壹斗。如來口不染瞋饞。觀衆生身分，如父母子肉相。是故口不取饞境，口爲法寶。以口慧故，名爲壹斗。如來身不染癡欲。觀世女人，如臟瘡相。是故身不取癡境，身爲僧寶。以身淸淨，名爲壹斗。

右此心口身，具持戒定慧，是名叁斗。斗者，數之量也。乳者，是如來心口身中智慧也。如來常以三大智慧調伏衆生。一切衆生，若得如來戒定慧法，能具持，名飮得如來叁斗陸升乳糜。陸升者，如來六根本無，六識淸淨，是名陸升。升者，亦同斗之數義。如來滅後，留此戒定慧法與修道比丘。是故方便道：我成道時，先吃叁斗陸升乳糜，證得三明六通。三明者，心了觀見二種空定，口能分別二種之慧，身能具持二種之戒。如是心口身中，各各具大智慧。大智慧者，喻於乳糜。今時比丘不閑如來心口身戒定慧之義，便吃世間生死牛乳，不會佛意。如此世間牛者，皆因雄雌相染，然始有胎。因

有胎故，便卽有乳。據此乳者，婬欲之因，精血所變。行人飲之，豈不是觸？罪業之本，沉溺之因，皆由此惑也。如來以此戒定慧，名爲叁斗；陸根清淨，名爲陸升。六根者，卽是眼耳鼻舌身意是也。如來以六根清淨法，化導有緣，是故名爲六波羅蜜法。

檀波羅蜜者，是如來法施都名號也。如來以戒定慧及六波羅蜜、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施與有緣衆生。施者，施也，施張如上等法上中下品。比丘行用，作解脫因緣。是故檀爲萬行之首也。

戒波羅蜜者，是如來一切戒律之名號也。如來先施禁戒，然後授法。戒如城隍，心如其王，法如龍衣冠冕。譬如國主，無有城隍，不穿龍衣，不戴冠冕，不得稱爲國主。如比丘不以如來禁戒止遏凡心，縱受法言，不爲解脫之果。是故先施戒行，約勒比丘身心，禁縛無明，調柔性地。性地既熟，然後納其種子。以地壤故，種一收萬。是故如來一切戒律，能禁比丘身中一切過患。

羼提波羅蜜者，是如來忍辱法之名號也。如來入三界置法，有六種之厄。第一，王難障閉；第二，父母障閉；第三，妻妾男女障閉；第四，一切財寶障閉；第五，朋友障閉；第六，邪見障閉。如有修道之人求解脫者，皆爲如前六種之厄而爲閉障。但有比丘欲求出離，皆須忍受如此六難。仍自餘有無量境界，皆是障閉。如來大忍辱施與比丘，比丘常須持此忍辱。

比梨耶波羅蜜者，是如來精進之法。如來法身常精進體，今留此無礙常精進法施與比丘。如有比丘求解脫者，攝除懈怠，念念之中，堅持精進。

禪波羅蜜者，是如來禪定之法，施與比丘。若有比丘具持如來禪定法者，能除身中三毒、六賊及一切諸境。不使心神攀緣一切諸境界故，是名禪定。

般若波羅蜜者，是如來智慧之法。如來常以智慧教導衆生。一切衆生言求解脫，須有智慧分別善惡。若無智慧，縱求解脫不可得。又言「蜜」者，達於彼岸之義。亦是智慧之總名者也。

如來常以六種之法，施與求解脫人。是故著文傳於後學，令其行人知其方便。

又如來一體三寶者，亦是如來心口身也。心大禪定，是名佛寶；口大智慧，是名法寶；身大清淨，是名僧寶。此名一中具三，故名三寶。亦名三定，亦名三禪，亦名三解脫，亦名三業清淨。

今時比丘破滅如來三禪之法。何以故？如來定心，是禪，不染貪；如來智慧口，不染瞋饞，是慧；如來清淨身，不染癡欲，是戒。心爲禪師，口爲法師，身爲律師。一身之中，具持心口身戒定慧，是名三寶，是名三定。今時比丘破毀三寶，不了如來方便因緣，分散正法，以爲三段。禪師不讀經，不持律，山中端坐，妄道得悟，是名破如來心法。法師上高座，說章疏，不持定律，是名破如來口法。律師執事，不了定慧之義，是名破如來身法。

如來勸持戒比丘，身具三種慧。因何三法，當頭自行。準一體三寶義，心是佛寶，是性，管於口。口是法寶，是體，管於身。身是僧寶，含其衆善。如此心口身，互相管束。始名身中住持三寶。

今時禪師合是心法，今時法師合是口法，今時律師合是身法。云何？比丘，三禪之法，互不相管，豈不錯亂者。禪師、法師、律師更互相嫌，互爲不是，卽是錯亂。比丘受如來法者，持戒比丘心須似如來心，斷貪，是名心業清淨，亦名心定，定者是禪師。壹斗。口須似如來口，斷瞋饞，名口業慧，慧者法師也。貳斗。身須似如來身，斷癡染，是名身業清淨，亦名身戒。戒者，律師也。叁斗。此是比丘受如來心口身法戒定慧，是名持得如來三寶，是名禪法。既能持得如來之法，具足之者，是名比丘。身中一體三寶，亦名三斗乳糜，亦名三禪，亦名清淨。一如世尊，不縱六賊，六根清淨，常持六法，是名六升。此是比丘受持頓教。上智之人，始可得了。

如來起勸法者，若有比丘受如來法者，須行道無時歇息。如來本意，行其佛道之道；不是繞其殿塔，行其道路之道。比丘身中行其佛道者，而有五種。一行眼道，不得觀世間色相，發動三業，唯得觀如來解脫之道。二行耳道，不得邪聽一切亂聲，起三業，唯聽聞眞正法聲。第三行鼻道，不得嗅悅男香、女香，幻惑三業，唯須分別清淨法香。四行口道，不得飲酒食肉。其酒肉各有二種。酒二種者，一是有礙酒，二是無礙酒。有礙酒者，卽是世間飲醉之酒。無礙酒者，卽是行人耽着世事，毀禁戒者，是名無礙昏亂之酒。肉有二種者，一是有礙之肉，二是無礙之肉。有礙肉者，卽是衆生身分質礙血肉。二無礙肉者，卽是暴酷、妒嫉、咒詛、罵詈毀禁之語。如此口者，能生惡業，唯得受持、讀誦經典，歌揚贊唄，是名善口。五行心道，不得亂思五欲之樂，解動三業，汙泥身中三內淨性。唯得思惟厭世間法，求解脫果。若是比丘，

常須行此五種之道，勿使色聲香味觸損汙佛性，是名清淨比丘。若有比丘不行分別，不行如上五種善道，是名破塔壞寺，得罪無量。

如來勸諸行人造諸功德形像者，普「比丘而合造之」。凡夫亦不合造何以故？功德法性，悉是無爲，云何令人造質礙像而契佛意？其義甚乖佛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據此言，但是有爲，皆是幻化。云何行人，專崇此像，豈非迷倒！

略徵有爲之法而契眞如，釋之於左。

有爲形像，數因寺。寺一所，方三門。一所三門有六扇。三門外左右金剛，各執一杵立。三門內二神王，各把一刀。三門下左右各一師子。佛前燃四十九盞燈。又令放四十九生，入長生池。七寶香爐，燒無價寶香。出入洗淨，澡盥淨水瓶。持鉢一口，用盛齋飯。濾羅一，講堂一所，法座一所。聖容左右有阿難、迦葉，各剃除鬚髮，而穿三衣。佛前左右二菩薩，赤體不着衣服，而穿瓔珞。佛前燃長明燈，常令不絕。寺中衆妙高廣樓閣。浮圖一所，七級、十二級。四十九尺長幡，色有五種。寺中澡浴池一所。比丘苦行名目：剜眼、燒頂、截腕、煉指、鉤身、刺劍、斷五辛。俗人供養者。病比丘：聾、盲、瘖、瘂、攣、跛、癖，及坑中餓狗、貧窮下賤，得福無量者。

釋曰：寺者，清淨之義，亦喻持戒比丘具持如來戒行，能煞身中三毒、六賊及一切煩惱之境，悟了大乘見性比丘。此比丘然始銷得十方供養，卽得堪爲檀越解脫橋梁，還得如彼佛在世時羅漢無異，了了見性。又以大乘眞正妙法，接化羣盲，得度生死。如此比丘能具如來三千威儀、六萬細行。三千威儀者，降伏身中三毒，三業清淨。從是戒定慧中，有無量法。比丘得三業清淨，是人了三無量義者，故是三千威儀。六萬細行者，爲六根清淨，能制六賊，具六神通。既有六通，能具一切智。是故一切智中，能攝六萬細行。若有比丘具如上事，身心悟解無滯礙者，故喻持戒清淨。比丘爲活寺，世尊勸人造寺者，其義如是。

三門義者，亦喻比丘身。比丘能持三戒，名爲三門。心戒於貪，名爲一戒。口戒於瞋，是名爲二戒。身戒於癡，是名三戒。心戒是定，口戒是慧，身戒是戒。如此戒定慧，能降貪瞋癡三毒之性，三業清淨。三業既淨，是名三明，是名三聚淨戒。是故世尊勸造寺者，先標三門爲首。

三門下金剛把杵防衛者，亦喻比丘身。比丘爲持戒行，外見觸境，境不入心。常以智心觀外觸境，若見觸境能避之。故喻智心爲杵，勇猛喻於金剛。外見諸觸來，以勇智能降伏之。是故如來勸諸行人，造金剛像。

內神王把刀者，亦喻比丘具持戒行，常禁身中三毒、六賊，不令興起。常以智慧，降伏無明。淨性喻於神王，智慧喻於刀也。比丘內持智慧，心神清淨，故喻門內神王也。

三門下左右二師子者，亦喻比丘身。比丘於諸戒，而得自在；於諸智慧，亦得自在。是故比丘亦能降內外諸惡境界，心得自在，故喻爲師子。師子於諸百獸以爲王也。比丘心王於智慧門出入自在，亦復如是。

佛殿者，亦喻比丘身中清淨佛性。清淨喻殿中佛像；萬種莊嚴者，喻比丘功德善業、智慧妙行也。

佛前燃長明燈者，亦喻比丘身具如來智慧之法。是故燈明喻於正法，法光能破愚癡之暗也。四十九盞者，喻比丘七竅是也。所謂兩眼、兩耳、兩鼻及口，是爲七。七竅之中，各有其七識，七七四十九識。常無境染，眞實正念，無有散亂，故喻於長明燈也。是故行人若無七竅納受如來種種妙法，不可分別善惡因緣也。

又令行人放四十九生入長生池者，亦喻比丘身。比丘常以七竅四十九識清淨無染。以四十九識善業莊嚴，積於諸佛性藏，喻長生池。放生喻比丘善業功德悉能成就。至無常日，能得生存。善業扶護，相因解脫，獲涅槃果，一受快樂，更無滅壞，故號長生。

七寶香爐燒無價寶香，亦喻比丘身。比丘七竅，七識合成。因其七識有大分別，常出種種和雅法音。故喻七識爲七寶香爐。供養者，喻歌唄贊嘆，諸佛嘆之，故喻比丘具持法。故名七寶香爐燒無價香。

出入護淨，以水洗者，亦喻比丘身。比丘常護內性，不令內賊興起而發三毒，是名內護淨。外見五欲之境，常以智慧，能除伏之，是名外護淨。

澡瓶盛水者，亦喻比丘身。瓶喻於身，淨水喻智。身中佛性常被無明所汙。若有覺性比丘，觀如身中三毒、六賊欲起動者，卽以智慧而降伏之。是故名爲瓶水洗淨。

鉢盂者，亦喻比丘身。飯者，喻於智行食。觸鉢不受者，喻諸境入心，心不納受。故喻於觸食不受，心無所染也。

濾羅者，亦喻比丘身。水者，喻淨性。羅上濁者，喻煩惱。羅下清者，喻

心不染，諸境攀緣，常能正念。故喻爲澄濾心神，清淨妙行。

講堂者，亦喻比丘身。法座者，喻覺性。法師者，喻法智。聽衆，身中煩惱。若有比丘煩惱境起，當以法智而覺察之，深入正念。故喻煩惱爲聽衆也。

聖容者，亦喻比丘身中佛性也。衆相莊嚴者，喻比丘萬行功德威儀也。

聖容前左右阿難、迦葉者，喻二種智。左爲識解脫智，右爲了生死智也。

剃髮、披三衣者，剃髮喻煩惱結縛；三衣喻戒定慧。方袒是戒衣，覆膊是定衣，袈裟是慧衣。如是戒定慧，能降貪瞋癡。是故比丘常須剃除煩惱之結，常披戒定慧衣。是名比丘剃髮披三衣。

佛前左右菩薩赤體不穿三服，唯佩瓔珞者，喻持戒比丘具持如來清淨戒行及萬行威儀，能降身中三毒、六賊及諸境界，不亂其心。故喻諸善莊嚴以爲瓔珞。不著衣者，喻煞煩惱，一切境悉能降伏。故菩薩不著煩惱之衣也。

佛前左右力士者，喻比丘勇猛精進。能摧身中三毒煩惱也。

又左右神王者，喻比丘內心湛然，不起亂想，心王能調伏諸根也。

像前燃燈常令不絕者，喻比丘身中覺性。暗喻一切煩惱，明喻智慧法。持戒比丘常持如來智慧之法，於念念中，無有異相境界。故喻智慧能破愚癡，故喻燈明，滅除暗障。

寺中高廣樓閣者，亦喻比丘一報，善業成就，積在冥中。捨報之時，衆善迎接，安居寂滅，常樂涅槃，永絕沉淪。言稱彼岸莊嚴衆相，寶殿寶樓。由是一生在肉身時，能持忍辱、四苦、八難，圓滿具足，獲涅槃果，是故比丘得如是福報。故喻行人造諸高廣樓閣。

浮圖者，喻比丘自身也。七級者，喻比丘七竅也。繞塔浮圖行道者，喻持戒比丘常以定心降伏三毒、六賊，常令七竅不納五欲，以智慧心繞於七竅，降諸境界。故名繞塔行道。十二級者，亦喻持戒僧常煞六賊，六根無染；以禁六賊，六識清淨；六種是善，六種是惡。行人常向身中料揀此十二種事，是名繞十二級浮圖行道也。道是道德之道，不是世間腳行之道。今時比丘以腳繞於磚石泥土，周而復始，不知休歇。繞塔行於道路之道，此爲迷見也。

四十九尺五色幡者，亦喻比丘身。何以故，一切衆生無始已來，隨諸色境，順於三毒，具造惡業。六趣四生，無形不受，無苦不經。遍受苦畢，今得人身，遇佛法以信受。故能持如來出世間法，戒行具足，得解脫果。從是能翻一切宿障業故，是名爲幡。變惡爲善，是爲幡義。四十九尺，喻比丘七竅之中，有其七識。一識之中，具有於七。是故七竅，身之爲首。四十九分識性皆變爲善，懸於長杆供養者。行人思惟出世之路不離心肝，無有一時剎那境界而有散亂。常懷決定，繫在心腑，故喻懸竿。亦非質礙竹木之竿。五色者，眼耳鼻舌心是也。此爲五根，常受世間五欲之境。如此之境，各爲一色。色爲無量境，聲爲無量境，香爲無量境，味爲無量境，觸爲無量境。

寺中施浴者，亦喻比丘身。是比丘身中三毒、六賊及八萬四千諸境煩惱，觸動淨性。是故比丘於其身中，降伏如此境界。以持智慧法，故不令放逸。若有如此智慧，是名洗浴。衆僧喻身中佛性，水喻智慧法。但能降伏身中一切諸魔境，不亂心王，是名衆僧常得清淨。

俗人供養病僧者，復是何義？並是比丘諸威儀義也。

行人剜眼睛供養者，喻持戒比丘斷觀色欲諸邪境界義也。行人截手腕供養，喻持戒比丘斷觸財利之境界也。行人煉指供養，喻比丘息異念，諸緣不住境，心不觸境，內心異念是也。行人下劍供養者，喻比丘煞六賊、三毒境。行人鉤身供養者，喻比丘淨念超五欲境。行人斷五辛者，喻比丘斷五毒心境。病比丘者，是名聾、盲、喑、啞、攣、跛、癱；坑中餓狗，貧窮下賤也。並是持戒比丘具持法故，制禊身心義也。病比丘者，常持禁戒。不觀邪色如盲；不聽邪聲如聾；鼻舌不染味香是名喑、啞；手不煞生命，腳不行非法之道，是名攣、跛；身中佛性未遇法食，喻坑中餓狗；五蔭肉身，故喻爲坑；未遇如來法財，是貧窮；未持如來禁戒，被染之性，是名下賤。

如來當勸檀越供養此等之者，並是具持萬行威儀比丘身是也。如此比丘爲持戒故，和合之身其時不得七事供養，法事有闕。七供養者，第一床座，第二中食，第三衣服，第四侍人，第五醫藥，第六迎送，第七歡喜。持戒比丘所至之處，悉皆須得如上七種供養，業行始圓備。

右如前所列種種行門，種種形相，種種事，譬喻，悉在比丘身上，行諸方便，以成解脫之果。比丘具持如上諸方便門，皆令備足，無有闕失。是故名爲總持法門，是故名爲入一乘法，是卽名爲入不二法門。若智慧門開，卽得解脫。若未遇大善知識，無解脫期。是故行人要須得善知識引導開示，從彼說中，妙詮其理，一一分別。因分別故，始得覺悟。故卽能決斷生死，卽能決斷解脫之因。如上一一並令了達，一一無有闕失，始名入道也。

俗人作福者，以何因緣而得成其解脫因緣？十方檀越當造何福，與持戒比丘相因而得解脫因？其七種供養，與持戒比丘作解脫因　第一施床、第二施中食，第三施衣服，第四施侍人，第五施醫藥，第六施迎送，第七施歡喜。持戒比丘乃是證羅漢人所生之處，皆悉須得如前七種供養　若不得者，道業有闕　闕有何義？第一闕床座，有廢禮拜贊嘆　第二闕齋食，廢讀誦思惟　第三闕衣，有廢講說　第四闕侍人，有廢教示　第五闕醫治，有廢歌唄　第六闕迎送，有廢書寫　第七闕歡喜承受，有廢善解脫想念　其此七種之中，闕一不可　猶如有人一身之中，唯籍七竅　萬事成辦，由此七竅　若無兩目，睹視無功　若無兩耳，聽響無功　若無兩鼻，舒吸無功　若無其口，言說無功　是故七竅，身之頭首　比丘具持如來法教，亦籍七事供養爲首　其此七事供養，能資比丘道業，亦如身之七竅　有殊異十萬檀越爲發善心，所營善業修功德，云何造作而合佛意？唯於持戒羅漢比丘而行前件七事供養，是名相因解脫　何以故？爲其比丘行諸佛威儀，是以須此七事供養若無七等助道之法，比丘萬行功德不爲

其如此七事供養日夜修營，七種功德報施主恩　七功德者，第一，禮拜贊嘆；第二，講說尊經；第三，接化初學；第四，梵音唄響；第五，書持經律；第六，讀誦清齋；第七，三禪法足　如此七功德，能救身中七識　清淨解脫，以能成就七功德故　皆由檀越七種供養，然捨檀越俗中七種妙事　且七罪者，一爲家口田宅驅迫，二爲內外親眷及六畜惱亂，三爲種種莊嚴衣服，四爲被差軍陣征討，五爲未捨俗染，六爲病死煩惱，七爲門戶差科點役　但是俗人，無問人道者，皆悉有此七種纏縛　所以於俗務中，抽減七事供養比丘　比丘善業成就，於冥道中相救　致此即名爲相因解脫　但是俗人，爲此七罪纏縛身心，一切罪業悉皆因此七種之事　是故比丘爲無如上七種纏縛，所以名爲道中清淨善人　一切俗人爲有如此七種纏縛，故名爲被禁縛者　依如前所營，即契佛意　莫獨偏執，著於邪路　其偏執者，皆是三人修行之者。何以故？

第一禪師，執於山藪，空居寂處，獨執一門　九部尊經，未曾尋討　空思一理，善惡不分　魔佛渾齊，邪正無二　文不入眼，法不入心　唯言自悟爲功，不假執文有相　言此見者，便是大迷　何以故？佛說山者，喻於貪心　貪心處身，甚爲險峻　聚林，喻於五陰　五蔭，喻於五毒　即是眼毒、耳毒、鼻毒、口毒、心毒　如此五林毒心處中，險於山川　比丘若於身中，降此貪魔，不令興起，名心定，是名禪師

第二法師者，作比丘口，常智慧演暢正法及讀誦歌唄，正念能降口中瞋饞毒魔，是名法師　故如來方便之行，講堂喻比丘身，高座喻比丘覺心，法師喻智，此是法師之義。今時比丘偏執一理，空尋章疏，不契眞如　瞋饞覆心，實無智慧　身披質礙衣服，而坐質礙法床，又居凡木講堂，口說偏居一法，戒定原無習處，眞慧不了其源　何有滅罪之功？況更引他凡庶，！

第三律師者，行律行，執事爲功　唯律其身，不律其性　何以故者？能正三毒及以六賊諸境界故，令其心王不染三毒及以六賊，是名爲律　諸細觸境，悉能除剪，喻諸細行　今時比丘眞示於身，行其文字之律，不行如來無相眞律　空執一法，禪慧悉無功疏，是偏執破戒律師者也

是名禪、法、律等三種法門　於比丘身上，心口身中，各行一法，始名三禪之法，是名三寶之義也

智人思之，幸細觀察矣　此文義況爲是邪？如有不是，請細詳究　此之所見，具有宗承　不是家生詐傳之理　夫之文義，理有淺深　聲聞所解理，即繫於聲聞；緣覺所解理，即執於緣覺；菩薩所解理，即通於菩薩　譬如江淮與海，器量不同　大海納於百川，川灌亦無盈縮　菩薩之見，義通於玄妙之門　緣覺、聲聞，若江淮之受納小川　二水及有盈縮之期　緣覺、聲聞，未出生死之厄　菩薩見性，了了無疑，履解脫門，無有障礙　聲聞、緣覺、小道之人，於像中普用　如是持戒，不了是非，地獄涅槃，未能分別　空執無形之相，空中不了眞形　邪正莫分，魔佛同生共滅　仔細尋究，空有並道不知　唯信愚心，扇他邪意者矣

《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

禪門之法，如經論所說，乃有多義，非直一名　一名禪定門，亦名制心門，亦名照心門，亦名覺心門，亦名察心門，亦名正心門，亦名知心門，亦名了心門，亦名達心門，亦名徵心門，亦名息心門，亦名定心門，亦名悟心門，亦名住心門，亦名安心門

何名『安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　迷是自心變作，知境界唯是自心作，此觀自然，漸合唯識觀智　唯識者，遮詮爲義　遮卻雜染虛妄之法，詮取眞如佛性者　不去不來，不生不滅，不取不捨，不垢不淨，無爲無染無著，自性清淨湛然，常名爲唯識觀智

故言『名安心門』。此出《唯識論》。

又言『住心門』者，常看守心故，心卽不起。無動故，心卽安住。《維摩經》云：『心常安住，無礙解脫。』故言『住心門』。

言『悟心門』者，由久看，心不起動，卽自心體，卽與道合。心虛空寂，無礙爲道。故言『悟心門』。

言『定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於五欲境界，不爲亂惑。由看心，中不令亂。故《維摩經》云：『一念定總持。』故言『定心門』。

言『息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息妄緣念，歸眞寂定，故言『息心門』。

言『徵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卽見心，心數法攀緣妄想，卻徵緣心，虛妄不可得。故云『徵心門』。

言『達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漸達自心本性淸淨，不爲一切煩惱之垢之所染污，猶如虛空。故云『達心門』。

言『了心門』者，由常看守心，了自己心無障礙，靈通迅速，如體常住不動，畢竟寂滅，卽涅槃相。故云『了心門』。

言『知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知去來，知心生時，知心滅時。復常知過去心已滅不可得，未來心未至不可得，現在心無住不可得。由常看守心故，知心去、來、生、滅悉常善。故云『知心門』。

言『正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不令妄念輒生，正念不移。故云『正心門』。

言『察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察煩惱賊，六根之中六個頭首大賊。六賊者，眼愛美色，耳貪好聲，鼻貪美香，舌貪美味，身貪滑觸，意內貪塵弊、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卽爲所燒。是故智者察六塵賊，不令得入。譬如關令守門，端坐專察，門中有人來去，悉須察慮，不得一人輒盜來去。察心亦爾。所言『察』者，卽是覺察之義。覺察心口善惡等念，悉無有偏。若有善，卽隨生有滅；有惡念，總守覺察，挫制斷除。常自察慮身心過失，故云『察心門』。

言『覺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卽覺自心體性眞如，無色無形，非常非斷，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離諸色相，不出不沒，不來不去，不生不滅，非垢非淨，亦非方圓、大小、長短，離有離無，畢竟空寂。此是自家眞如本性淸淨心，不可得以言說分別顯示。《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心亦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與佛同體，與法相應。自體無爲，卽合僧義，卽是僧寶。動成物執，卽爲法義，卽是法寶。常覺，卽爲佛義，卽是佛寶。覺照見心中三寶，復覺道在身中，若心內覺，不久見佛；若著相外求，累劫彌遠，去道轉遙。《華嚴經》云：『自歸依佛，自歸依法，僧。』此是心中一體三寶。《維摩經》云：『若自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謂自觀身心，得禪定解脫道，故名正觀。邪觀者，謂身心之外，別取境界，惑見諸佛、菩薩、青、黃、赤、白、光明等事，並是相心妄見，與道違。故名邪觀。又言覺心者，是覺悟之心，覺悟自心，卽是眞佛。《無量壽觀經》云：『是心是佛。』《念佛三昧經》云：『念佛祇是念心，求心祇是求佛。』所以者何？心識無體相。《維摩經》云：『煩惱卽是菩提。』謂覺煩惱性空，無有處所，名爲菩提。故名『覺心門』。

言『照心門』者，慧日明朗，照自心室。不以日月所照爲明。《觀音經》云：『慧日破諸闇。』故云『照心門』。

言『制心門』者，心爲身主，成敗之事，皆由自心，造惡並是心作，善卽天堂所近，惡卽地獄所收，不離生死。大士發心，善惡俱斷，降伏自心，入無生正觀。《遺敎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名『制心門』。

言『禪定解脫心門』者，禪定能絕念，定卽無思。心無思念，體性明淨，離諸結縛，名爲解脫。《法華經》云：『禪定解脫等，不可思議法。』故云『禪定解脫心門』。

〔前殘〕寂，無礙爲道。故名『悟心』。

言『定心』者，由常看守心故，於五欲境界，不亂不惑。由看心故，中不令亂。故《維摩經》云：『一念定總持，辯才不斷。』故云『亦名定心』。

言『息心』者，由常看守心故，息妄緣，歸眞心寂定，故云『亦名息心』。

言『徵心』者，由常看守心故，卽見心中心、心數法，攀緣妄想，卻徵緣心，虛妄不可得故。故云『亦名徵心』。

言『達心』者，由常看守心故，漸契自心，本性淸淨，不爲一切煩惱諸垢之所染污，猶如虛空。故云『亦名達心』。

言『了心』者，由看心故，了自己心，無障無礙，靈通迅速，而體常住不動，畢竟寂滅，卽涅槃相。故云『亦名了心』。

言『知心』，由看心故，知心去來，知心生時，知心滅時；知過去心已滅不

可得，未來心未至不可得，現在心不住不可得。由常看守心故，知心去、來、生、滅悉常善。故云『知心』。

言『止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不令妄念輒生，止念不生。故云『亦名止心』。

言『察心』者，由看守心故，察煩惱賊，六根中六個頭首大賊。六根者，眼愛美色，耳貪好聲，鼻貪好香，舌貪美味，身貪滑細，意貪六塵。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若貪著生愛，即爲所燒。是故智者察六塵賊，不令得入。譬如關令守門，端坐專察，門中有人來去，悉須察慮，不得一人輒盜來去。察心亦爾。所云『察』者，即是覺察之義，覺察心口善惡等念，悉無遺漏。若有善念，即隨生滅；若有惡念，急手覺察，挫制斷除。常自覺察身心過失，故云『察心』。

言『覺心』者，由看守心故，即覺自體性眞如，無色無形，非常非斷，非外非內，亦非中間，離諸色相，不出不沒，非方非圓，大小、長短，離有離無，畢竟空寂。此是自家眞如心，本性清淨心，不可以言說分別顯示。《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與法相應。自體無爲，即合僧義，即是僧寶。動成物執，即爲法義，即是法寶。常覺，即爲佛義，即是佛寶。照見心中三寶，復覺佛在身心，若內覓，不久見佛；若著相外求，累劫施功，去道轉遠。』《維摩經》云：『若自觀者，名爲正觀。』正觀者，謂自觀身心，得禪定解脫道，故名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觀者，謂身心之外，妄取境界，或見諸佛、菩薩、青、黃、赤、白、光明等事，並是想心妄見，與道相違，故名邪觀。言覺心者，是覺悟之心，即是眞佛，即是菩提。《無量壽觀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念佛三昧經》云：『念佛祇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心識無形，佛無相貌。《維摩經》云：『煩惱即是菩提。』謂覺煩惱性空，無所有處，名爲菩提故名『覺心』。

言『亦名照心』者，慧日明朗，照自心源。不以日月所照爲照明。《觀世音經》云：『慧日破諸闇。』故名『照心』。

言『制心』者，心爲身之主，成敗之事，皆由自心，造惡並是心作，善則天堂所攝，惡則地獄所收，不離生死。大士發心，善惡俱斷，降伏自心，入無生正觀。《遺教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故云『亦名制心』。

言『亦名禪定解脫心』者，觀心自在，不被生死繫縛，解脫無礙。故《法華經》曰：『禪定解脫等，不可思議法。』乃是智者所知，非是凡情所測。

此大聖無相禪觀門，並是往古大德禪師所作，依經論修學，非是今時謬說。

問曰：禪有大小以不？

答曰：禪觀門有數種：一、大乘觀門；二、小乘觀門。小乘聲聞觀法，即數息安般。安般即有次第：第一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即有所求，即有所見，即有所得。得生人天，得生非想非非想天，受快樂，報盡還墮三途。即聲聞觀法。若依大乘觀法，無求無欲，無言無說，寂然無相；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漏無爲，湛然常住。若依菩薩五門觀法，行時定、住時定、坐時定、卧時定、偃息時定，著衣時定、喫食時定、語笑時定，一切時中，無有間念。若依小乘觀法，身心俱動，即有出定，即有入定。若依菩薩觀法，無有出入，湛然一相，無有變異，身雖動作，心常不動。《維摩經》云：『心常安住，無礙解脫。』人身喻如何物？喻如車輪。人有十八識，車有十八輻。輪行千里轉，車軸恆如故，鉤心常不動。若無鉤心，車即破壞，不能運載。《頭陀經》云：『五陰以爲車，無相以爲牛，調御以爲心，運載諸羣生，趣向般若洲。』人亦如是，亦如十八識。車輪者，人身也。車有十八輻，人有十八識。車鉤心者，佛法也。車軸，人心也。內有六根，外有六塵，中間有六識。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名爲六根。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名爲六塵。六識者，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名爲六識。六根、六識、六塵各六，共爲十八，亦名十八界。雖行住坐卧，舉動，施爲，心王常不動。心王若動，即流浪生死，不能運載法之財寶。《維摩經》云：『不著世間如蓮花，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蓮花雖在淤泥中生，不被泥之所污染。行人雖在五欲煩惱泥中坐，不被煩惱所染。

偈贊云：『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彼者，彼岸。浮囊者，心守城者，不令賊入。賊者，六根是也。守護心，不令賊入。

《七祖法寶記》卷下　〔首殘〕

《佛藏經・諸法實相品第一》亦名《選諸法卷第□》

爾時，舍利弗從三昧起，行詣佛所，偏袒右肩，頭面作禮，□…□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

『舍利弗！譬如巧畫師，畫□…□師者，爲希有不？』

希有，世尊！

「舍利弗！如來所得阿耨多□…□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舍利弗！譬如藕絲懸須爾□…□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無所有，一切世間所難信解。何以故？是法無想，離諸想，無念□…□量所能得知，無行無相，無有熱惱，無念過諸念，無心過諸心，無向無背，□…□無說無不說。舍利弗！我此聖法，皆能降伏一切貪著者，說有者，說□…□者，皆違逆佛，與佛共諍。舍利弗！乃至於法少許得者，皆與佛諍，與佛□…□。若非我弟子，卽與涅槃共諍，與佛共諍，與法共諍，與僧共諍。舍利弗！如是見人，□…□利弗！如是見人，我則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但勤修習無相三昧，於無相三昧亦不取相，□□□達一切諸法相，皆是一相，所謂無相。」

《佛藏經・念佛品》云『惡知識』

佛告舍利弗：『若有比丘教餘比丘，汝當念佛、念法、念戒、念僧、念施、念天，唯愛涅槃畢竟清淨。如是教者，名爲邪教。謂是正教，而是邪教。舍利弗！如是教者，名爲惡知識。是人名爲誹謗於我，助於外道。亦爲他人說邪道法。舍利弗！如是惡人，我乃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

「舍利弗！是念佛法，斷語言道，過出諸念，不可得念，是名念佛。舍利弗！一切諸念，皆寂滅相。隨順是法，此卽名爲修習念佛。不可以色念佛，何以故？念色取相，貪味爲識。無行無色，無緣無性，是名念佛。是故當知，無有分別，無取無捨，是眞念佛。」

《佛藏經・念法品》云『善知識』

「舍利弗！是人爾時都無所有，寂滅無性。不集諸想，滅一切法，是則名爲修習念佛。念佛名爲破善不善一切覺觀。無覺無觀，寂然無想，名爲念佛。何以故？不□…□無觀，名爲清淨念佛。」

「舍利弗！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如是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中乃無微細小念，何況粗身、口、意業處？無念無分別，空寂無相性，□…□念佛時莫取小相，莫生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實念佛。何以故？如來不名爲色，不名爲相，不名爲念，不□…□是人於佛猶尚不得，何況於念？舍利弗！如是教者，是名□…□者，世間希有。得不顚倒眞實見故，名爲正見。復次，舍利佛！正見□…□顚倒，如實而見，是故如來說名正見。若生我相、人相、衆生相者，當□…□」

《佛藏經》云『惡知識』

「舍利弗！人以清淨信等諸根，出家學道，□…□戲，輕躁無羞，言語散亂，不攝諸根，心不專一，癡如白羊。親近如是惡□…□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乃至失於生天之樂，況涅槃道？」

「舍利弗！□…□母生離死亡喪失，親里衰惱，國土破壞。生八難中，捨於樂處。遇惡知識□…□不喜見，不喜聞法，不與佛衆而共和合。」

念誦經護法普通諸部

三藏金剛□…□

凡念誦，先須護身結界澄想，觀察本尊聖者，起慈悲心，愍念有情，發大誓願，迴向菩提，方可念誦。

持四種念珠，念四種念誦。一者，音聲念誦；二者，金剛念誦，合口動舌默然誦是；三者，是三摩地念誦，心念誦是也；四者，眞實念誦，如字義修行是也。能令行者速證無上菩提，具一切智，此心眞言是一切諸佛第一義。如智中流出，非是作法顯現。如巧色摩尼，能滿諸願，一切諸佛同聲共說。思惟之時，唯是明朗，亦不見身之與心，況無一物。法非空故，若久能熟，當自證智。作是觀時，誦密言曰。念此明者，卽能證入一切灌頂曼荼羅位。於諸菩薩秘密法門，隨意無礙。作是觀時，不復延促，務在證入。若能一一與心相應，方大成就。一切時處作意，任運相應，無所罣礙。一切妄想貪嗔癡等，□□□除，自然不起，性常清淨。此眞實法門，是一切衆生自性清淨心，名爲大圓鏡智。上從諸佛，□□□□，悉皆同等，無有增減。但爲無明妄想所覆，令其法體不得顯現。作是觀者，便證解脫□□□□昧，名爲地前三賢位。所有動作，任運相應，自然進入初地，生大歡喜。所以然者，以觀月爲方便，具有三義：一，月清淨義，離貪欲垢故；二，清淨源義，離貪嗔熱惱故；三者，光明義，離愚癡故。所以取月爲喻，亦莫作月解。世間月者，四大所成，畢竟破壞。衆生自性清淨心無生滅故，此是佛菩薩內證，非二乘聲聞外道所知境界。作此觀者，一切佛法，恆沙功德，不由他悟。此一法攝無量，刹那悟入諸法中。自作無礙，從地至地，漸漸昇進。覺此觀者，不得專守無念以爲究竟，當須正念進修方便，然後證入清淨究竟法海。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金剛三昧經・眞性空品第六》

舍利弗言：『如尊所說，在事之先，取以本利，是念寂滅。寂滅是如，總持諸德，該羅萬法，圓融不二，不可思議。當知是法卽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佛言：『如是，如是。眞如空性，性空智火，燒滅諸結，平等平等。等覺三地，妙覺三身，於九識中，皎然明淨，無有諸影。』

若有衆生，無餘雜念，爾時菩薩，常作化身，擁護是人，不離左右。

《大般若經・魔愁品》

若有衆生修行般若波羅蜜者，與不憶不念相應，一切魔家眷屬悉皆憂愁，皆不樂。

《佛藏經》云：『舍利弗！我法無諸難事，不乏飲食、卧具、醫藥，汝等但當勤行佛道，莫貴世間財利供養。舍利弗！汝今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假佛一切形像是。

《金剛經》云：『凡是有相，皆是虛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佛藏經》云：『舍利弗！我餘經說，若人見法，是爲見我。如來非法，亦非非法。不順有相，不依無相，卽是見法，見法者見本性。何以故？調達愚人及諸外道，皆以色身見佛。舍利弗！如來不應以色身見，亦復不應以音聲見。舍利弗！若人以色身見佛，是去佛遠。所以者何？佛不名見，名爲見佛。不依有見，不依無見，卽是正見。』

《維摩經》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卽染著，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唯！舍利弗！夫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法華經》云：『無上寶聚，不求自得。』若人不求種種世法，亦不求佛法，卽是眞求法人。『眞佛者』，識心見性，悟理之人，卽是眞佛。

《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離有離無故，不垢不淨故，無生無體故。』

法身禮

《入佛境界經》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法。以不分別世間故，敬禮無所觀。虛空無中邊，諸佛體亦然，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一切平等禮，無禮無不禮，一禮遍含識，同歸實相體。』實相者，不相有相，不依無相是。

《楞伽經》云：『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諸佛體性。」佛言：「大慧！覺二無我，除二種障，離二種死，斷二種煩惱，是佛體性。大慧！聲聞緣覺得此法已，亦名爲佛。我以□…□善知二無我，除二障二惱，及不思議死，是故名如來。」』

假三寶□…□剃髮披袈裟，受二百五十戒，是僧寶。若不識心、不見性，總無寶。眞□…□

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爲二，佛則是法，法則是衆。是三寶□…□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不隨有行，不依無行，卽是隨法之人。

《思益經》云：『□…□離法見身。於是觀中不見二相，不見不二相。如是現前知。

〔尾殘〕

〔首殘〕

識不生，無生可□…□無止，亦不住於無止，亦不住於無住，云何是生？菩薩白佛言：『無生之心，有何取捨？住何法相？』

佛言：『無生之心，不取不捨。住於不心，住於不法。不住諸行，心常空寂，無有異相。譬如虛空，無有動住，無起無作，無彼無此。得空心眼，得法身空。五陰六入悉皆空寂。善男子！修空法者，不依三界，不住戒相，清淨無念，無攝無放，性等金剛，不壞三寶，空心不動，具六波羅蜜。』

解脫菩薩白佛言：『尊者！六波羅蜜者，皆是有相。有相之法，能出世也？』

佛言：『善男子！我所說六波羅蜜者，無相無爲。何以故？若人離欲，心常清淨，實語方便，本利利人，是檀波羅蜜；至念堅固，心常無住，清淨不染，不著三界，是尸波羅蜜；修空斷結，不依諸有，寂淨三業，不住身心，是羼提波羅蜜；遠離名數，斷空有見，深入陰空，是毗梨耶波羅蜜；俱離空寂，

不住於空，心處無住，不住大空，是禪波羅蜜；心無心相，不取虛空，諸行不生，不證寂滅，心無出入，性常平等，諸法實際，皆決定性，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

『善男子！是六波羅蜜者，皆獲本利，入決定性，超然出世，無礙解脫，解脫菩薩而說偈言：

大覺滿足尊，
入於決定處，
無相無有行，
空心寂滅地，
寂滅心無生。
不壞於三寶，
具六波羅蜜。

佛言：『無忍不生心者，心無形段，猶如火性，雖在木中，其在無所決定性，故但名但字，性不可得。欲詮其理，假說為名；名不可得，心相亦爾。』

『是決定性，亦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入不出，不生不滅，離諸四謗，言語道斷，無生無心，亦復如是。』

心王菩薩言：『如無生行，性相空寂，無見無聞，無得無失，無言無說，無知無相，無取無捨。云何取證？若取證者，即為諍論；無諍無論，乃無生行。』

佛言：『總持無相，則無三受等三，悉皆寂滅，清淨無住。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

心王菩薩言：『禪能攝動，定諸幻亂，云何不禪？』

佛言：『菩薩！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禪性無生，離生禪相；禪性無住，離住禪動。若知禪性無有動靜，即得無生，無生般若。』

無住菩薩言：『一切境空，如何有見？』

佛言：『見即為妄，何以故？一切萬有，無生無相，本不自名，悉皆空寂，一切法相，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身，亦復如是。身尚不有，云何有見？』

『善男子！覺者不住涅槃，何以故？覺本無生，離衆生垢；覺本無寂，離涅槃動。住如是地，心無所住，無有出入。』

佛言：『一念心動，五陰俱生。五陰生中，具六十惡。』

無住菩薩言：『十方遍計，皆由一念心生。

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
無念無生心，心常生不滅。』

《金剛三昧經・入實際品》

大力菩薩白佛言：『尊者！如如所說，五空出入，無有取捨。云何五空而不取捨？』

佛言：『菩薩！五空者，三有是空，六道影是空，法相是空，名相是空，心識義是空。菩薩！如是等空，空不住空，空無空相。無相之法，有何取捨？入無取地，則入三空。』

大力菩薩言：『云何三空？』

佛言：『三空者，空相亦空，空空亦空，所空亦空。如是等空，不住三相，不無眞實。文言道斷，不可思議。』『菩薩！無名義相，不可思議。何以故？無名之名，不在於名；無義之義，不無於義。』

佛言：『如是。衆生之心，實無別境。何以故？心本淨故，理無穢故，以染塵故，名為三界。三界之心，名為別境。是境虛空，從心化生。若心無妄，即無別境。』

佛言：『菩薩！彼心喘者，以內外使，隨使流注，瀝滴成海。』

大力菩薩言：『云何存用？云何觀之？』

佛言：『心事不二，是名存用。內行外行，出入不二；不住一相，心無得失，一不一地，淨心流入，是名觀之。』『菩薩！如是之人，不在二相，雖不出家，不住在家。故雖無法服，不具持波羅提叉，不入布薩。能以自心，無為自恣，而獲聖果。』

大力菩薩言：『如是之人，應不持戒，於彼沙門，應不敬仰。』

佛言：『為說戒者，不善慢故，海波浪故。如彼心地，八識海澄，九識流淨，風不能動，波浪不起。戒性等空，持者迷倒。』

《金剛三昧經・真性空品》卷下

『善男子！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衆緣斷滅。何以故？一本不起，三用無施。』

舍利弗言：『不住事相，不無功用；是法眞空，常樂我淨；超於二我，大般涅槃；其心不繫，是大力觀。一切萬法，皆悉言文；言文之相，即非為義。

如實之義，不可言說。今者如來，云何說法？

佛言：我說法者，以汝衆生在生說故。說不可說，是故說之。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不言義者，皆是妄語。

『善男子！是法非因非緣，智自用故；非動非靜，用性空故；義非有無，空相空故。』

『善男子！若化衆生，令彼衆生觀入是義。入是義者，是見如來。』

舍利弗言：『如來義觀，不住諸流，應離四禪，而超有頂。』

佛言：『如是。何以故？一切法名數，四禪亦如是。若見如來者，如來心自在，常在寂滅處，不出亦不入，內外平等故。』

『善男子！如彼諸禪觀，皆爲想空定，是如非復彼。何以故？以如觀如，實不見觀；如相諸相，相已寂滅。寂滅卽如義。如彼想禪定，是動非是禪。何以故？禪性離諸動，非染非所染，非法非影，離諸分別，本義義故。善男子！如是觀定，乃名爲禪。』

舍利弗言：『不可思議。如來常以如實而化衆生，如是實義，多文廣義利根衆生，乃可修之；鈍根衆生，難以措意。云何方便令彼鈍根得入是諦？』

佛言：『令彼鈍根，受持一四句偈，卽入實諦。一切佛法，攝在一四偈中。』

舍利弗言：『云何一四句偈？願爲說之。』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
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

『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
滅諸分別法，是法非生滅。』

『離識法卽空，故從空處說；
滅諸生滅法，而住於涅槃。』

『一切空寂法，是法寂不空；
彼心不空時，是得心不有。』

『法本無有無，自他亦復爾；
不始亦不終，成敗則不住。』

地藏菩薩言：『不可思議！不思議聚。七五不生，八六寂滅，無相空無，有空無有，無空無有。如尊所說，法義皆空。知有非實，如陽炎水；知實非無，如火性生。如是觀者，是人智也。』

佛言：『以淨心見佛，以見佛故，當生淨土。』

性空寂滅時，是法是時現。

佛言：『猶如闇室，若遇明燈，闇卽滅矣。一人觀時，諸罪悉滅。』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諸佛世界，放無量光明，說無盡妙法。教諸菩薩，入一相門，得無所畏，善降衆魔，教化度脫外道邪見。若有衆生樂聲聞者，說聲聞乘；樂緣覺乘者，說緣覺乘；樂世間者，說世間乘。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攝諸衆生，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泥洹者，令得泥洹究竟。菩薩所行，善入諸佛法藏。如是種種功德，皆悉具足。

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聞此般若波羅蜜，不驚怖畏，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當爲大施主，第一施主，勝施主，無第一施者，當具足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當具諸功德，成就相好。自不怖畏，令人不怖畏。究竟般若波羅蜜，以不可得，無相，無爲第一眞實不可思議法故。』

『迦葉！譬如三十三天人，見波利質多羅樹初生苞時，作如是念：此苞不久必當開敷。如是，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說此深般若波羅蜜經，心生歡喜，亦復如是。』

『迦葉！譬如摩尼珠師，見摩尼寶，心生歡喜，亦不假思量，卽知眞僞。何以故？以慣見故。』

『譬如學射，久就卽巧。後雖無心，箭發皆中。修般若波羅蜜亦如是。』

『譬如有人，從遠方來，後有人從彼方來說：「彼方流泉浴池，花果茂盛。」勸彼人令交更說。若人聞般若波羅蜜，歡喜信樂，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以無量千萬佛所種衆善根。得聞般若波羅蜜，信樂受持。』

『善男子、善女人，聞此深般若波羅蜜，不生怖畏，當知是人，受佛法印。此法印者，是佛所造，是佛所貴。何以故？以此法印，印無著法故。』

《佛說決定毗尼經》亦名《破壞一切心識》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獨園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十萬人。爾時世尊，如龍王視，觀察大衆已，告諸菩薩：「仁

者，誰能於後世，堪忍護持正法，以諸方便，成就衆生？

『又，舍利弗！師子獸王大吼之時，其餘小蟲能忍不？』

『不也，世尊。』

『又如香象，其所負重，諸驢騾等堪忍不？』

『不也，世尊。』

『又如釋梵所有威德光明色像，貧窮之人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又，舍利弗！於意云何？金翅鳥王所有勢力，鴿鴿等鳥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如是，舍利弗！菩薩所有，其心勇健，善根勢力，所有之罪，依出離智，得見諸佛。』

『又，優波離！菩薩乘人持不盡護戒，聲聞乘人持盡護戒；菩薩乘人持開通戒，聲聞乘人持不開通戒。』

『優波離！菩薩乘人，以日初分有所犯戒，於日中分思惟，當得一切種智。菩薩爾時不破戒身。』

『優波離！如來觀察籌量，爲大乘人不應一向說厭離法；不應一向說離欲法；不應一向說速疾法，常當爲說發歡喜心相應說法；常應向說甚深無雜無悔纏法；常應爲說無取無礙空無之法。』

『優波離！如來先說欲難捨離，名爲小犯；唵易得離，名爲大犯。』

爾時，文殊師利語優波離言：『一切諸法，究竟無垢，能自調心，乃能得見究竟毗尼；一切諸法，無有染污，我不可得，乃能得見無悔毗尼。』

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作是思惟，欲斷貪欲，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見諸法空，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見於無相，名增上慢。是名聲聞住增上慢云何名爲菩薩增上慢？佛乘最勝，作是思惟，我當於中，發菩提心，名增上慢；行六波羅蜜，當得作佛，作是思惟，名增上慢；般若波羅蜜能得出離，更無餘法而得出離，作是思惟，名增上慢。』

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思惟諸心時，不著思惟，是名最勝，離增上慢。』

『心心所思名爲思，若有所思名有縛

若有思惟諸法空，是名著相凡夫人

若有比丘常念佛，卽是非眞非正念

將知佛從分別起，實不可取亦不生

是故無思能解脫。』

須菩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應得？云何應住？云何修行？云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須菩提：『諸法自相空，卽是三菩提。』

『平等一相，無自無他，不緣境界，決觀心息，自然悟解，無有分別是非處所，是人不久成佛。行我行處，到我到處，見我見處，住我住處，得我得處，坐我坐處，無有煩惱。若境若智，本來不生，本來不滅，不來不去，不一不異，不因不果。非惟無有，亦復無無。不靜不亂，不散不去。諸法無是有，修多羅般若波羅蜜如是有。如是發心，上求作佛，所以無求爲求；下度衆生，所以無度爲度。發菩薩心，有所得者，卽是邪見。邪見之人，永不見佛。斷一切智，名爲佛智。』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說「修多羅般若波羅蜜甚深」，何者是？』

佛言：『空相是，無相是。無造、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垢、無淨、無所有、無依止、無住處、如虛空，是修多羅般若波羅蜜甚深，不可思議。不生不滅相，不垢不淨相，不散不亂相，不說不聽相，不言不義相，不得不失相何以故？修多羅般若波羅蜜法中，無是諸法相。一切諸法，因緣和合有，皆悉畢竟空，求無處所，覓不可得，應如是解。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諸經大乘要抄》

《楞伽經》云：『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於自心，是則無爲諍。』

又云：『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若依止於事，此法卽便壞。』

又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又云：『理教中求我，是妄垢惡見；離聖教正理，欲滅或反增。是外道狂言，智者不應說。』

《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

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思益經》云：『比丘！云何隨佛教？云何隨佛語？若稱贊毀辱，其心不動，是名隨佛教。』又云：『若不依文字語言，是名隨佛語。』

『比丘！云何應受供養？答言：於法無所取者。云何消供養？不爲

世法之所牽者。誰人報佛恩？答言：依法修行者。

《楞伽經》云：「如是種種相，墮於外道見。」

《法句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

《金剛三昧經》云：「我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不動不禪，是無生禪。」

《思益經》云：「不依止欲界，不住色無界。行如是禪定，是菩薩遍行。」

《維摩經》云：維摩詰訶舍利弗林間宴作，訶須菩提，大迦葉不平等。

《轉女身經》云：無垢光女訶天帝釋：汝聲聞乘人，畏生死，樂涅槃。

《決定毗尼經》云：「菩薩乘人持開通戒，聲聞乘人持盡遮戒，盡護戒。」

《藥師經》云：「佛訶阿難：『汝聲聞人，如盲如聾，不識無上窟義。』」

《佛頂經》云：「訶聲聞人，得少爲足。」

《佛藏經》云：「『舍利弗！如來在世，三寶一味。我滅度後，分爲五部。舍利弗！惡魔於今，猶尚隱身，佐助調達，破壞我法僧。如來大智見在故，弊惡魔衆，不能成其大惡。當來之世，惡魔變身作沙門形，入於僧中，種種邪說，令多衆生入於邪見，爲說邪法。爾時惡人，爲魔所迷，各執所見，我是彼非。舍利弗！如來預見未來世中，是破法事故，說是深經，悉斷惡魔諸所執著。阿難！譬如惡賊，於王大臣，不敢自見；盜他物者，不自言賊。如是阿難！破戒比丘成就非沙門法，尚不自言我是惡人，況能向餘人說自言罪人？阿難！如是經者，破戒比丘，隨得聞時，能自降伏，則有慚愧。持戒比丘，得大增長。」

《大佛頂》云：「即時如來普告大衆及阿難言：『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眞修行法，汝猶未識。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細魔事，魔境見在，汝不能識。洗心非正，落於邪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魘魅，心中不明，認賊爲子。又復於中，得少爲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

所以釋迦如來，傳金襴袈裟，令摩訶迦葉有雞足山，待彌勒世尊下生分付。今惡世時，學禪者衆，我令達摩祖師遂傳袈裟，表其法正，令後學者，有其稟承也。

《法句經》云：「說諸精進法，名增上慢說；若無增上慢，無善無精進。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金剛三昧經》云：「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無念無生心，心常生不滅。」

《維摩經》云：「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常求無念，實相智慧。」

《楞伽經》云：「聖者內所證，常住於無念。」

《佛頂經》云：「阿難！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云：見由難見，見不能及。」

《思益經》云：「云何一切法正？云何一切法邪？若以心分別，一切法邪；若不以心分別，一切法正。無心法中，起心分別，並皆是邪。」

《楞伽經》云：「見佛聞法，皆是自心，分別不起見者，是名見佛。」又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已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又云：「八九種識，如海衆波浪。習氣常增上，盤根堅固依。心隨境界流，如鐵於磁石。」如水瀑流盡，波浪即不起。如是種種滅，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弟子非聲聞。」

達摩《息諍論》

夫法身至寂，近遠等同；理性弘幽，玄深叵測。虛融妙體，凡俗難明；進證得知，文辭未辨。且三乘而演暢，權弘迷徒。趣理尋思，未即於中覓道。小兒無識，可使楊葉爲金。智者明然，明知不實。於是息諸諍論，寂默義論不申。假使語盡其源，亦未能至矣。

故道眞如難辯，不在強文之中；縱令義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但經文具載，得意忘言。言若是眞，寧容止息？祇因衆生不會，乖理求言，一向貪逐文辭而不趣向其意。眞如佛性，具在身中。不自內思，披文外覓。假使多讀不會，祇是鸚鵡學言，終無了悟之情，豈免褐鴉所食。如來設教，祇爲大慈。雖演三乘，義歸於一。慈悲愍念，故述多方。引接迷徒，望同證理。可嘆今時學者，一向述言。雖復講解千章，驗行全無一備。口談藥方雖切，終不病除。對乏論聚，那能止渴？說食百味，不那饑苦仍存。豈容語義之中，能居聖體？是以言中無道，道亦無言。言語之由，乃與爲凡標述，權尋聖跡。非是口談證悟，道源都無演說。凡夫未會，雖復要藉言詞；祇爲不悟，言中展轉迷相。或必欲存心慕道，須學少用易明。不假多知，勞而無用。若也廣求，成道善星祇可玄登，所以多求，返生墮落；但看周利，觸事無堪，箕帚存心，由登羅漢。據斯道理，何假多求？事藉專精，心居在定。菩提之

路，不近不遙。轉即內求，不勞外覓。若人內覓，是則不遙；若也外求，將知不近。但使世人不信，願檢後辭。理不可違，那能謬說。

余今略承斯證，願粗恩君。必不此言，方知大悟善事。非獨聞為好，亦望普使聞知。願此含生，俱成佛道。所說引證者，禮拜之中，勸人自歸依佛，僧、法亦然。「體三寶在身，何勞遠涉。今因此證，將作佛道不遙；更欲遠求，不及迴心向己。故言：『愚賢不能自聖，觸食不濟己饑。凡則自凡，聖歸他聖。學人雖藉明師相訓，還順以己精專。若也驕慢不勤，師亦未能輒度。

蓋聞道在不遠，解不外憑。觸食尚不濟饑，愚賢那能聖己？但知如此，即須自制其身。師者祇是良醫，有疾藥須自服。夫大道幽冥，不可枷杖協成。乃從歡喜之生，不從憂戚之起。既知如此，何故不勤？礦雖有金，非爐不出。是以君子得意，盡夜苦己自求；無識小兒，始乃憑他度』。若也背身求佛，徒費功程。如捨日月而求明，背燈光而覓曉。祇可明從日起，日是明根。祇是日乃生明，未見別有明能生日。千章萬句，並是心為。心是萬法之尊，豈可棄之外涉。諸法因身而立，將知身是法根。若也無身，法無存立。行者但知身為法主，法則是僧。僧法既是己身，佛亦將知不別。佛法僧寶，本是一端。迷者不知，將為別體。為此勸人求己，不外緣塵。君子自勵成人，小兒憑他敗己。前賢後聖，並自求心。況乃今人，而不向己。法若內無，外有，學亦制不關人。縱使內外俱含，亦須迴心返照。若能返照，必達其源，事成不久。

夫道體之本，以己為源；萬行緣由，不離一心為主。祇為人多不信，一執堅牢，一向貪著，外求總總，不及向己。波波辛苦，轉益迷昏。學問雖多，終無所由。祇如無財話寶，豈得資身？縱使論言，何曾遺己？但自心迷廣說，祇是論高。假使廣說心迷，終如話寶。竊以經云：『具說多聞，狀似貧人。昔夜數計他珍，終無半錢入己。』如人見他造業，即須剋己修營。豈得委彼自賒，而望福報。事無斯理，浪受貧窮。唯須一一自專，論他無益。虛談聖跡，廣說無為，說者祇嘆彼前賢，何關身己？爾乃自嗟迷久，識了不周，每將語義為原，不自窮研身己，一向論諍道理，執相逞才，說是道非，不覺隨聲忿怒。口雖說言無我，不覺隨語我生。縱道無瞋不妨，因茲即發。凡是論諍，特有人我，非我不諍。未審餘人，僕情如此。是以學人但能息諍，定得理長，識諍知非，將知不謬。眞如渺冥，豈在諍論之中？佛性衝虛，那關有無之境？但自迷徒擾擾，不悟法性虛通。計著有無，凡情競起。遂即高聲執義，諍鬥紛紜。稱意必忤，違情克怒。口云將身慕道，專事人我不休。是以學者雖多，成無一二。嗚呼長嘆，實是昏迷。可不久滯無明，爾乃恆諍勝負！但欲學貴己，先自取弱卑身。不得以己迷成遠，即輕於後學。學無前後，達者為先。有識之徒，俱含佛性。祇是未逢師匠，溢溺凡愚；一遇明師，還霑聖位。將知如此，不可以色觀人。道德在心，誰能輒識。孔丘雖聖，猶自惡見後生。況此凡流，能輕初學？夫立身之本，但以普敬、忍惡為源。萬善之中，莫過慈愍。欲求無失，事藉治心。在世生平，必須思慮。千殃之禍，不入慎門。百事不祥，無能逼善。思尋此事，實用非虛。上古已來，焉知不爾。

又處俗願莫諍。有義欲申，善須和睦，不得輒生忿怒。縱逸喧情，非直損人，亦能傷己。向來此語，多喜不適。彼情若有慈心，莫將為咎。計君道理，不藉此言。望使善事共弘，惡事同捨。

非直才能故騁，且如螢蟲助日。即不加光，但盡赤心，述斯拙見。

《禪策問答》問：禪有幾種法門？

答曰：禪有無量法門。若聖理歸眞，惟存大道。故《法花經》云：『唯有一乘法，餘二即非眞。』

問：禪師，若為坐？

答：端身直住，斂手對心，累腳重安，開眼合口，名之為坐。故《維摩經》曰：『坐十小劫，謂如一食頃。』

問：禪師，若為方便安心？

答：前念、後念，凝寂虛平。非空非有，非色非名。定住凝心，更無畢想。故經云：『念念相續，即得悟道。』

問：禪師，若為看心，心何所緣？

答曰：定心凝寂，無滅無生，非黑非白，非暗非明，非長非短，非住非行，無言無說，皎絕際停。故《法花經》云：『如諸佛所說眞實微妙法，於此無緣法，云何有緣？』

問：禪師，既無所緣，合大乘意，會應方便旨歸之處？

答：悟心坦蕩，無有旨歸，接引禪門。定由念起。念遂心成。去思離想，勤行不住。非妙非暗非冥，清虛杳絕，迴悟無生。故《維摩經》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

問：禪師，若爲證得清淨？

答：坦然平正，絕想離思，非意所圖，非心可測。故《法花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

問：禪師，既絕思離想，若爲行道？

答：冥寂無心，名爲行道。故經云：「言若有所受，法墮於斷常。當知所受法，亦常亦無常。」

問：禪師，有心即應可進道。若無心，云何知？

答：身心直住，垢淨空閑，所以得知。故《維摩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故引此證。

問：禪師，若爲喚作禪？

答：故攝存心，無諸放逸。六根清淨，動轉無虧。《法花經》云：「安禪合掌，說千萬偈。」

問：禪師，何名爲空？

答：冥眞絕思，不見身相，清虛直住，皎絕網覆，名爲空。故經云：「入大寂定，名大涅槃。」

問：禪師，何名入禪？

答：斂容安坐，心無散動，善惡都捨。不染暄塵世見，似痴合聖教。故《法花經》云：「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復有一行，是如來行。

問：禪師，若爲坐禪？

答：身心常定，隨世散情，欣喜稍寬，卻於疲厭。教清虛氣，不染塵荷。故《法花經》云：「恆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盡。」

問：禪師，何爲覺觀？

答：定住凝心。心有見聞，名之爲覺；覺無取捨，稱之爲觀。故經云：「是空亦空，是淨亦淨。」

問：禪師，定有所覺知不？

答：住定悟然，都無所覺。雖復去來，知見不繞心。故經云：「色空愛、色愛空。」

問：禪師，既無所知，能受楚毒割截不？

答：不然。心堅固，空，離六塵，非是木石痴頑受鐫刺。故經云：「內空、外空。內空者，六根空；外空者，六塵空。」名爲證。

問：禪師，諸法盡空，不墮空見耶？

答：空若有見，即有所依。若有所依，名爲見著。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也。既如此，空有並非。若修道若空有之性，即知道從空有而生。得意忘言，存有空而不失。故經云：「空非空，故空，此空是空；有非有，故有，此有是空有名。」名爲證也。

問：禪師，禪定以後，更有思量不？

答：定心平坦，無有塵埃。定後一處不移，念想恆存不散。雖復去來，知見不染聲塵。一想湛然，無生無滅。故經云：「王宮生而不生，雙樹滅而不滅。」

問：禪師，四威儀中，何者得定？

答：大乘閑靜，開通無滯。四儀同寂，六度俱圓。一定清虛，更無前後。故經云：「無前無後。」

問：禪師應樂山林閑寂，何意住在村坊城郭暄嘩之處，豈容得定？

答：小心偏仄，意好山林，非寂不安，鬧無由定。大道寬弘，周流法界，亦暄如寂，見靜不欣。雖處四流，心無愛染。故經云：「衆生行世間，即見世間相；菩薩行世間，不見世間相。」

問：禪師應餐松啖柏，何因還同世人相似？

答：理歸眞寂，唯持心靜，何須餐松啖柏，服氣扶身？心涉六塵，無由合道。莫見形容相似，意實行得道之門，豈由自餓？故《涅槃經》云：「庵羅之果，生熟誰知？」

問：禪師戒行精研，去魔離障，何因饒病？

答：戒行修身，必得來生果報。今身饒病，過去業緣。現愛除，當來樂果。故經云：「現身精進，多饒病痛，行者肥充。」此是也。業果未圓，愚生異解。

問：禪師應著糞掃三衣，何意還同世人衣裳相似？

答：道從心起，不由破納衣裳；行逐身生，何論碎衣成道？但存心念定，三毒不生。雖復衣合人心，心爲聖主。如此之意，寧將心持身，終不將身持心。故經曰：「寧作心師，不師於心。」

問：禪師能受罵辱楚毒，何意諧語面參異？

答：皮膚淺薄，隨色變異；心意幽深，無由可測。罵他得罪，受辱私欣故經曰：『罵者是誰？打者是誰？』

問：禪師德行高明，何者被人訶詰，作於誹謗，唯而無對？

答：行過三界，德被無邊。受詰彌欣，誹謗生喜。今雖受屈，往業彌長。莫見不聲，謂無所識。謗罵唯深，罪積須彌，業過阿鼻。故經云：『作色而罵佛，其罪尚輕；罵受持《法花》人，其罪過於彼』。

問：禪師心應平等，

答：彼意自違，念定不動，到生偏耳。禪師心恆端直，彼心不定，見有是非，謗毀前人，謂言阿曲。莫見慘色精神，教於無識。故經云：『粗言及軟語，皆歸第一義。』

問：禪師性行柔和，言語低下，何因高強精神，雄猛用意？

答：出言契理，實是合心。貶受含靈，性行不等。柔隨和教，強逐剛誹。禪師心意坦然，身隨世網。莫言雄烈，卽道心非；時見溫柔，便言證理。是故《涅槃經》云：『應久住處，不知大喻』。菩薩方知持戒，破戒。

問曰：課處卽應得坐，何意要在房舍、禪床，始行法教？

答：自心求道，隨處得安。欲教有緣，必依房舍。鈍根無智，必須盡力護持；上行之人，通半偈而悟道。故《菩薩經》云：『有一比丘，乞好房舍，始可修道。佛卽喚來，與共同房宿，當夜得道，成羅漢果』。

問：意會無生，心遊淨境。何因出空入有，還住世間，見於善惡？

答：雖合無生名，意遊震旦。此土煩鬧喧繞者多，若不隨世化，無由入理。身逐凡情，心遊出世。雖復現身，隱顯身是。夫心入至道，冥寂幽微，非是淺情之能測。故《心王經》云：『凡身粗重，不能遠到他方』。

問：修道應須勤苦節身，廣學多聞，何意端然直坐，懵懵無所思量？

答：心存波若，淡泊清虛。雖復身力不勤，心功竭盡。廣學知見，都無成益；嘿念思禪，卽是出道之梯蹬。故經云：『五百羅漢習學盡世之經書，不能迴心反照』。

問：佛示定心悲嘆始喜門，心意坦然。何意還有經論，乍惡乍好，道是說非？

答：得意忘言，亦無好惡是非言。二毒未除，小智無知，身心俱暗，或生卑賤。習氣未除，惡業緣牽，還歸舊道。利根宿貴，心遊曠遠，識達苦空，體解眞如，合無生理。故經云：『羅睺是佛之子，嬌慢陵天。如來一乘，柔和更無違犯，名爲羅睺蜜行』。

《如來在金棺上囑累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說涅槃託竟，垂入金棺，欲焚其身，偏坐金棺楯上，雙目出淚。無量大菩薩、衆天龍八部等悉皆生疑。解□…□衆仰請決疑，不審聽不？』佛言：『任說』。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恆說涅槃常樂，永無生死，何由今坐金棺楯上，涕淚交流，令衆疑也？』佛言：『須菩提，吾今欲說，汝已請問。吾亦不爲涅槃生苦而懷泣耶。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爲說。我去世後當來末劫之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善男子等所造經像，悉不如法，是故愍之』。

須菩提言：『世尊，何者是法，何者非法？』佛言：『若未來世四衆、善男子等所造經像，望顏逐意，濫取匠手，雖造經像極多，獲福甚少；若有精誠，所造雖少，獲福甚多』。

須菩提言：『世尊，何故造多福少，造少福多？』

佛言：『善男子，造經像法：嚴持淨室，香湯灑地，懸繒幡蓋。經像之師別作淨衣，大小便利，澡浴入室，燒香禮拜，然後捉筆捉鑿之具，寫典刊容，是法，酒肉五辛永乖勿□，妻室之宮，亦莫近之。歲三、月六，不得有闕。如是，經像之師眞是大士，合消供養。經像主莫論道雇，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訖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受吾約制，是佛眞子』。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比丘之中作經像師合取直不？』

佛言：『不得取價直！賣父母取財，逆過三千，眞是天魔，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善男子，安經案處、安像處，方圓百由旬，諸天擎華香，四廂供養，肉眼不見。若造經像精誠敬心，經至一偈，像如拇指，其福最大。佛不妄語。善男子等若欲造經像，先誦此典，然後營造，得福無量。善男子，當來末劫五濁惡世，四衆、善男子、善女人等所造經像直欲解願，所有匠手覓財，不取上勝賢善之人，直取不識法相者以爲師匠。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造經如微塵數，造像如微塵數，其福甚少，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藏。勞如功少，不敬之坐，死入地獄。主匠二人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善男子，經主、像主、□…□悉是過去人士，但由

耽着惡識，不記宿命，吾今欲說，永劫不盡　入涅槃時至，不得久住，略說遺言，大衆流通，莫生懈怠」說此經　說已，金棺忽開，火起焚身　菩薩大衆非號咽絕　於卽如來聲止滅去，大地傾動，衆生失蔭　大衆奉行

《如來在金棺囑累清淨莊嚴敬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說涅槃訖竟，垂入金棺，欲焚其身，偏坐金棺栖上，雙目出淚，放光動地　無量大菩薩衆、天龍八部等悉皆生疑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今欲普爲大衆仰請決疑，不審聽不？』佛言：『任汝所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恆說涅槃常樂，永無生死　何由今坐金棺栖上，涕淚交流，令衆疑也？』

佛言：『須菩提，吾今欲說，汝已請問。吾亦不爲涅槃生苦而懷泣耶　汝等諦聽！　善思念之，吾今爲汝等說。我去世後當來末劫之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所寫經造像悉不如法，是故愍之』

須菩提言：『世尊，何者是法，何者非法？』

佛言：『若未來世四衆、善男子等所寫經造像，望顏逐意，濫取匠手，雖寫經造像極多，獲福甚少；若有精誠，所造雖少，獲福甚多』

須菩提言：『世尊，何故造多福少，造少福多？』

佛言：『善男子，寫經造像法：嚴治淨室，香湯灑地，懸繒幡蓋　經像之師，別作淨衣，大小便利，澡浴入室，燒香禮拜，然後捉筆捉鑿之具，寫典刊容。造幡華亦爾清淨。是法，酒肉五辛永不得近，妻室之宮，亦莫近之。歲三、月六，不得有闕，長齋最上　如是，經像之師眞是大士，合消供養　經像主莫論道俗，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訖布施，一人獲福，不可度量　欲說其福，窮劫不盡　受吾約制，是佛眞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比丘、居士之中作經像師合取直不？』

佛言：『不得取價直！　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眞是天魔，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比丘尼、優婆夷亦如是　其若還直，得罪無量　何以故？　由吾出家，得免王使故。善男子，安經案處、安像處，方圓百由旬，諸天擎華香，四廂供養，肉眼不見。若寫經造像，精誠敬心，經至一偈，像如拇指，其福最大。佛不妄語。善男子等若欲寫經造像，先誦持此典，然後營造，得福無量　善男子，當來末劫五濁惡世，四衆、善男子、善女人等所寫經造像直欲解願，所有匠手覓財　不取上勝賢善之人，直取不識法相者以爲匠。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寫經如微塵數，造像如微塵數，其福甚少，蓋不足言　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藏　勞如功少，不敬之坐，死入地獄　主匠一人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　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死，造多福少』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經像、邑義所有財物、牛驢合生息不？』

佛言：『不合。其若取者，時還得福；稽留得罪，邑人有愆，不如不造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邑人有物若多若少，或豐或儉，一人欲得造經作像，一人不欲得作經像，待物貴造作，是理合不？』

佛言：『不合，遮止。其若遮止，世世惠目　止得進造，莫問多少，造成得福。若規世利，死入地獄。人身不恆，劫變不定　脫有水火、盜賊、虛失福物，結果不就，幾許誤哉！　第一速造，愼莫出息』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有國主、宰相、貴勢之徒抑於細民，所造經像，不還施直，得福德不？』

佛言：『若免其王使，卽是細民價值；其若不免王使，必還布施，當經像師心，得福無量。若欲具說，窮劫不盡』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經像師不論價直，經像主不還布施，得福德不？』

佛言：『善能具問。道徒喜生現孤人情者，何名修福人也』

佛言：『善男子，吾直以方便使二人獲福，不使論其價直，遂卽不酬布施敗人善心，善何獲乎！　量其巧功，依法施之。吾先於經中說：「一點一畫，價直娑婆」，何得賤寶虛施？』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末世惡人雖有福物，自多潤用，所有財者無多。經像師營福以訖，布施不稱匠心，又無券書可記，福就不還，有善果不？』

佛言：『譬如有人無耳無鼻，眼復睹瞎，何假明鏡睹其面像？　必有地獄重受，何待問也』

佛言：『善男子，吾今囑累專爲末世衆生食經像時返逆者。衆營多虛少實，道心華薄，福財覓利，多求名聞。我今造福，勝於餘人割截福物，所造齋會，羅門斷戶，無意食人。吾見此末世，垂淚說此遺言　善男子，當來末世劫欲盡時，割截福物人不用聞此言；比丘、居士客作經像師，不用聞此言　吾慮衆生隨苦者多，出溺者少；在六畜者多，在人道者少；飢貧者多，富樂者

…；殘患者多，具相者少；短命者多，長壽者少；愚癡者多，黠利者少；造惡者多，作善者少；在地獄居者多，生天者少。何以故？實由衆生前業，不敬三尊，雜行不善，致有差別也。汝須菩提，汝向所問寫經造像，本無券書，又不布施，善哉有理。後代惡人，虛假無實，敗善根人所寫經造像，雖不置券，仰好作施名，不得論物多少，以防有虛。凡夫根淺，未得實根，善男子，我本在定光佛末法之中作遊行經生，至天羅城邑，寫經不論價直。其時經主許施金錢一萬寫《般若波羅蜜》。我寫經已訖，其經主名那梨，違本自心，施我半錢。吾心歡喜，祝願受之。那梨在後，本契不具，落在地獄五千劫，寫《般若》因緣，得出惡趣。善男子，雖不作券，但置施名，異於俗法，得福無量。善男子，所寫經造像，不一一…□合□□相□□就，不遠地獄，一一…□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乙字、重點，五百萬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一一…□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爲上，妙果先昇。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

佛語須菩提：「此經名《如來在金棺涕泣囑累》，亦名《清淨莊嚴敬福經》，如是受持。今涅槃時至，不得久居，略說遺言。大衆流通，莫生懈怠。」

說此經說已，金棺忽開，火起焚影。菩薩、大衆悲號咽絕。於卽如來聲止滅去，大地傾動，衆生失蔭。大衆奉行。

《佛說淨度三昧經》卷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神鳥山中，與大比丘衆俱。比丘二萬五千，皆阿羅漢，神通已達，脫於恐畏，已過諸畏，畏無所畏，三脫無礙。空無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其心空寂，皆入空慧，辯才無礙。菩薩七萬八千，皆住無畏三昧、普光三昧。有還淨戒三昧者，已得不動三昧者，已得了生三昧者，有得法雨三昧者。

大尊明士漚和拘舍羅智積無限，辯才無侶，智度無極，已藏七寶。心空無礙，淨如水月。無心意識，已脫死地。度無恐畏，畏無所畏。五眼明達，觀三界五道，轉化受形顛倒。羅網圍繞，罪福自追，圍繞其身，廻流不絕。人物之屬，有識之類，沒溺愛海，苦痛愁惱都無覺知，而自謂爲樂。遭逢苦厄不知迷行，致之而反怨天。遂益愁憂，毒心亂起，嗜心滋甚。沒命經入三塗，考治萬端，五毒兼備，受罪數千億劫。形罪雖竟，化成惡形，更受百畜之身。出一身入一身，出一識入一識。忘本識，周旋五道，終而復始。輪轉無際，廻流不絕。目視三界生死苦畏，爲六欲所溺，甚於須彌山。沒溺大海，無有出期。雖爾天地衰老，劫盡大燒，海水幹竭，須彌山猶有出期。三界之羣生，爲六欲所溺，甚於須彌山。

菩薩大士，觀見審諦愍傷愚蠢凶騃之人，未見生死參差。世尊開漢正法，恤化三界，齊渡五道，斷諸徑路，滅生死火，開虛無門。安入泥洹宅，現自在之制，無我結解。見生死之縛，十二癡本，六十二見，令衆結解脫無罣礙。

世尊導化，善安利業。諸天、人民，菩薩大士，輔佐世尊。蕩除三界，閉絕三塗，開三善路。世尊現變，感動魔衆。盡一佛境界，天地六返震動。人天易色，魔衆、一切鬼神、龍、阿須倫、宮屬，悉感動不安。諸天、龍、鬼神、阿須倫等，各各宮屬，皆自於所惶怖，自歸命佛。

佛悉愍傷，放白毫相光，往而安之。光明徹照三十二天，下照十八地獄，極佛境界。薑場、左右，莫不歡喜，尋光卽到佛所。諸天、帝釋、天子、王女、天上諸大尊、神妙諸天神、魔王、及諸宮屬、司錄、司命、三十二鎭王、柱天將軍、特進兵王、律法義都、已公科車赤符郎、功曹使者、天侯太一、四天大王、太子、使者，一時悉皆尋光至佛所，稽首歸命，皆禮佛足，繞佛七匝。禮佛訖，懸住空中。諸龍王、阿須倫王、將官屬尋光而至，稽首歸命，禮佛畢訖，侍佛後面。諸天神王、釋、梵、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及諸天子、輔天將軍，皆持天上華香寶玉、赤眞珠、摩尼珠、碧玉、金、銀、水精、流離、車渠、馬腦、幡彩、琦珍、寶蓋、名香、雜香、澤香、搗香、珍琦寶物，盡天上所有，賫持供養世尊及諸尊、菩薩、大弟子。十八地獄皆悉休息，監官屬皆尋光而至，歸命稽首，繞佛百二十匝，叩頭悔過。禮拜畢訖，住佛右面。地獄監官玄都王、聖都王、廣武王、晉平王、玄陽王、武陽王、公陽王、平陽王、廣進王、都陽王、延慰王、平胡王、璉石王、水官都督、鐵官都督、天官都督、仙官都督、土官都督、十八使者，各將諸宮屬尋光而至，頭面禮佛足，三自歸命，悔過拜謝，繞佛七十匝，稽首而立。國王洴沙將十億衆，來詣佛所。清信士、清信女二百萬五千人，皆來會坐。凡人數千萬，皆來會坐。別坐左面，聽佛說經。時國人皆疾疫，及臣民行惡凶危。佛慈愍之，恐墮三塗，沒溺苦毒，欲度脫之故，還處靈鷲山，現變感動，無不蒙度。

佛告四部衆、及諸天、龍、鬼神、阿須倫、閻叉、眞陀羅、摩睺勒、鬼神、及

闍羅、官屬：悉皆明聽。」

各言：唯諾，唯諾，今受佛教，願聞聖化，重衰教戒，當奉行之。

佛言：「三界衆生，食福無行，還墮地獄。含毒害生，死入地獄。論諂欺誑，死入地獄。貪利不止，心懷嫉妒，憍慢自用，更相伺侯，共相中害，死入地獄。中正相嫉，佞諂相讎，邪常自正，死入地獄。殺、盜、婬、欺、妄言、兩舌、惡口、罵詈、咒咀，死入地獄。飲酒迷亂，食色嗜欲，害生可口，死入地獄。慳食獨食，死入餓鬼。多諸瞋恚，喜怒無時，死爲賤人。負債不償，借貸不歸，持頭抵觸人，後爲畜生。論諂，後爲鬼神。無所倚屬，種福多怒，含毒瞋恚，後則爲龍蛇。戒羸自尊，好爲人主，五度不純，死主地獄。五戒完堅，死則爲人。十善行羸，生忉利天以下。十善堅強，好欲，生六天以下。一禪生色天，二禪生無色天，三禪不解空，生二十四天以上，不離於地獄苦。一切諸身形類之屬，各自從心生，種行得之。諸天、人民，作天行則得天身，作人行則得人身。龍、鬼神，平生爲人時，含毒瞋恚，好著巾角叉樹，是爲龍行，死則爲龍。作鬼神行，則墮鬼神中。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作奴婢行，墮奴婢中。作餓鬼行，墮餓鬼中。作地獄行，則墮地獄。忍辱得端正，人所樂見。瞋怒得醜陋，恭敬得長且尊，憍慢得矬小且賤。種苦得苦，種樂得樂，作是得是，不作是則不得是。汝等各自種行，隨行受報。乃今有若干種類，受形各異。尊卑、貴賤、好醜、長短，不等者何？出心所生。心念不同，故致是報。」

諸天、龍、鬼神、地獄王、人民、四輩、菩薩摩訶薩，聞佛所說正眞大法罪福證驗，實如世尊慈化之教。形類各異諸神等，無量各自本來身心。各言：「受教奉行，原除愚癡。從今更始，立行爲本。」

佛言：「能行四恩、四等，無相、無頭，入空定，立八正行、八維務禪、九次第禪，除九思，行十定法者，則離生死，得出三界，不畏三塗之難。履刃不傷，蹈火不燒，處欲不汙，在禍不殃，致平等覺。」

舍利弗離坐，正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諸天、人民、鬼神、龍、阿須倫、閱叉、眞陀羅、迦樓羅、甄多羅、摩睺勒、餓鬼、地獄、飛鳥、走狩，識神一等，行地不同，志趣不齊，罪福所應云何？」

佛言：「衆生受形，隨行獲其果報。所墮之處，各隨所習，以致殃福。」

文殊師利白佛言：「諸法本淨，何因有罪有福？法本無二，心本本無，寧有三也？二本無，尙無一，何況二也？

心無本，心無男女，心無大小，心無尊卑，心無若干。心空空，如泥洹空。心如本無空。心之無形，其心爲神舍。神亦無形。神神去，法空空，如神空。神空如本無。三界空，五道空，萬物空，四大空，地水火風空，等無有異。吾我空，眼耳鼻口身心意識，此八本空。

本來空，本淸淨。色本空，淸淨。痛癢思想生死識本空，淸淨。吾我本淸淨，身心本淸淨，三界本淸淨，人物本淸淨，眼耳鼻口身心六事本淸淨，地水火風空本淸淨，靑赤白黑本淸淨，文字亦空本淸淨，一切諸法空淸淨，般若波羅蜜本淸淨。

三界如幻，人亦如幻。色痛癢思想生死識如幻，五陰、六衰亦如幻。色生色死，色起色滅，無常如幻。痛癢思想生死識，識生識滅，無常如幻。生老病死，無常如幻。饑渴寒熱，無常如幻。四大非眞，色滅速朽，皆歸無常。

計本來無色，痛癢思想生死識亦本無。吾我本無，五陰、六衰本無。地水火風空本無。諸法本無，三界本無，人物本無。有我世、無我世、我所、非我所本無。有想、無想本無。有佛想住，如故本無。

佛哀世故，化現佛身，欲還衆生，使還神本無。本無無住，無來無去，無捨無取，無著無縛，無生無死，不存不滅，寂若虛空。不起不滅，無增無減，無苦無樂，無憂不憂。心法本無，是爲還神，還歸本無。

譬如人遠客遊，在他邦窮困，積有年歲。數在他邦犯事，閉繫牢獄。獄吏難惡，酷毒掠治，五毒兼備。冀望意氣，孤獨一身，僑在他鄉。身在獄中見閉，保身無賈用，外無知識，父兄、妻子，遠在故鄉，里旣無知者。受罪窮厄，饑不得食。困得脫出，今復歸家，身得安隱，不乏衣食，快樂無極。

人從生死，恐畏生老病死，痛地獄之苦。而得歸還本無，休神泥洹。寧不喜耶？」

佛言：「如是，如是。衆生從苦得樂，從痛得愈，從饑得飽，從寒得溫，從熱得涼，從死得生，從貧得富。其人乃更諸苦，各若干返，然後脫此諸苦，事事快樂。其人寧喜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其人前苦今樂，甚大歡喜不可言。」

佛言：「人出大生死得度，至泥洹無爲，快樂無極，所願已得。心卽從計：『所作已辨，離諸熱惱，無復生死。神存自在，長得解脫。』」

爾時，大衆在坐者諸天、人民，聞文殊師利說本無，時千比丘意解漏盡，皆得應眞。八千菩薩皆得無所從生法忍，八萬天人皆得不起法忍，五百天人發無上正眞道意，八百清信士皆得歡喜忍，五百比丘發無上正眞道意，六十比丘尼漏盡意解，百萬天人得諸法法眼淨，二百清信女皆得道迹。說是法時，大人八種聲，上至梵天，下聞三塗。地獄、餓鬼苦痛休息，聞法寶音，盡發無上正眞道意。畜生、飛鳥、走狩，聞法之音，心發善念。畢此一身得人道者，我當作沙門行佛道。地獄王監、官屬，皆發無上正眞道意。天、龍、鬼神盡發慈心，國中人民，其得病者，即皆歸命，亦發無上正眞道意。

文殊師利白佛言：「諸天、人民、羣萌之類，皆更三塗之苦，今皆發慈心，因其善心，盡可得度？」

佛告：「天人、雜類心意識淨者，便可盡度也。」

佛即放身相光。五色曄曄晃晃，盡恆邊沙佛刹。其見光者，諸法法眼淨。尋光得六法證，盡入律行。地獄、餓鬼、走狩、飛鳥，尋光發意，願畢形壽，得爲沙門，奉行清化，當求佛道。諸天、人民，皆得清淨戒。凡人二萬二千，皆得道迹，求五戒，爲清信士女。佛即許五戒。

地獄王閻羅起正衣服，正心正意頭面著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我所典治百三十四獄，其一大泥犁中，有數千億百萬罪人男女，不可計數。大泥犁有八中泥犁，中泥犁有三十小泥犁，小泥犁有九十六小泥犁。有千里、二千里、四千里、八千里，萬六千里者，數千萬里者，罪人滿中。復有監官、小王、令長、都督、五官、使者，盡屬我。天中天世尊，大赦大千蒙度。我壽未盡，當何所統攝耶？」

佛告泥犁王：「盡赦百三十四獄！」

因並諸餓鬼、鬼神、龍、阿須倫、飛鳥、走狩，盡放之。如是不久，王獄隨滿，不過一日。

「王莫愁耶？王當發慈心，愍傷衆生，不可求名。與天王、魔王、阿須倫，共諍求名。不可以主民多爲尊，欲求累劫尊貴。約五從戒，行六度，四恩、四等、四禪、四諦、忍辱、柔和、布施、調意、寬仁，慈愍衆生，救濟苦人，卑下天下。捐棄強梁憍慢之心，滅除貪婬，斷絕婬鬼之種，立清潔之行。王當觀察泥犁中罪人。坐何等而見考治？泥犁中不治善人，但治惡逆無行，無義無仁，無慈無禮，無信慳食，不信三尊，無反復。唯治貪婬嫉妒愚癡人耳。不問豪尊卑賤，罪同一統。不問男女少老好醜，有識之屬，作罪得罪，作福得福，爲罪福所錄。無有地方所，海水山石間，脫止不受死。」

王言：「唯唯，受教！輒奉持之，不失尊教。當宣正法，教化罪人，令發善心，使得解脫憂苦。」

法自在菩薩白佛言：「三界衆生，豈得自在？欲至無上正眞大道以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斷滅三塗生死之熱惱，欲求除己之殃，拔地獄之罪名，削棄五官之赤籍，濟度三界往來之難，拔生死之根，滅除五處名籍，還神本無，蕩除三界之想垢，淨六神宅，平治泥洹之徑路，爲衆生開泥洹門，閉塞三流之川，斷絕生死之徑，難易云何？」

佛告法自在菩薩：「汝慈心多愍，能爲一切衆生重任。憂念天下人、雜類，乃作是問，欲度人故耳。」

佛告法自在菩薩及衆生：「大士，皆悉明聽。善思念之，內著心中！」

佛言：「愚夫樂生死，如豬居溷中，恣情放心意，自種生死根。輪轉更五道，因立五處籍，繫綴在五道，迴行不休息。皆由心所種，貪婬爲死徑。愚癡爲泥塗，沒溺不得出，嫉妒爲罪本，貪利爲自衰。老不止婬，夙夜不學，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八者，爲自侵欺。放逸入三塗，百罪從心生。心爲泥洹君，道在身中。自心致之，不從他人求，何有難乎？從他人得者，爾乃爲難。心之出入，往來無門。周流遊洋，住止無處。心無端底，亦無端緒，無形無像，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大無小，無老無少，無好無醜，無男無女。心之自然，生死自然，罪福自然，道法自然，泥洹自然。自然者，自爾也。自然從心生，故謂自然。高士制御心意，法自然泥洹，順敘聖諦。入八正行，卻八邪業，除九思，求十慧。致十神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積功致泥洹寂然無爲。不動不搖，無生不生，無死不死，獨拔特出，滅三界苦，除五處籍，獨步無畏，得無比行，入大總持門，得無邊底三昧，則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自在菩薩白佛言：「心得自在，何因有若干種類，爲五道主所見錄籍，生死名不除？」

佛言：「心者，心不見心，有心不知心。心之自然，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中心念惡，即言即行。心無黠計，心迷行惑，心癡意愚。計身有常，親愛是身，謂是我許。沐浴、櫛梳、好衣、美食，先欲與之。東西走作，勤苦思慮，求索財寶、官爵、奉祿、香華、瓔珞莊飾是身，以求榮名。名字定

空，空無所有。三界不久空，悉求空名，爲名色，六入，更樂，痛癢，思想，生死，識，五陰，六衰所誤。種生死惑，生沒迴旋，往來不絕，繫名五道。皆求貪欲恩愛，爲生死本。是法無常，人亦不住，如水常流。猶如幻化，忽生忽死；亦無常形，又無常名。放心在欲行，嗜欲增其惑。貪色日夜長禍，離愛則無患。貪欲意爲田，無厭行爲種。斷貪除利業，離愛無憂患。從是拔苦根，棄苦昇紫堂。永離生死惱，終始不復更，長存得自在。五處爲都滅，神籍不復用。制命爲人尊，宗仰如帝王。尊獨無能過，是故稽首禮。

佛說是時，坐中萬菩薩皆得阿惟顏；八百比丘皆得無所從生法忍；七萬天人皆得法樂忍；三十萬天人發無上正眞道意；三十萬淸信士皆得柔順法忍；十萬淸信女皆得歡喜忍；五千比丘尼皆發無上正眞道意；六十萬鬼神、龍王皆逮總持門；司隸、司命、三十二鎭臣、特進兵王、輔天將軍、太子、使者皆得淨光三昧；侍從盡得不還道；五道大王與眷屬具足得往來道；地獄王、小王、凡有百三十七人，意平等，悉得阿惟越致；官屬臣下，凡十億得信忍；凡士、凡女合十億，皆得道迹，莫不過度。病疾除愈，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痷者能語，拘躄者得手足，女人懷妊，母子俱安。飛鳥、走狩，其聞法者，盡其壽命，皆生天上。諸天、帝釋，皆持七寶蓮華，名香，揭香，澤香，雜香，繪彩，華蓋，天幡綩綖，以爲供養。天人、天子、玉女，各各持華香，幡彩，珍琦，雜寶，皆散佛上，及諸菩薩大比丘上。天尊威變，化成大殿。莫不歡喜，發於無上正眞道意，皆禮佛足。

爾時國王洴沙，與大臣長者三百人離坐，叉手長跪白佛言：「吾等久在大生死，沒溺穢海，五毒苦樂，諸道皆更，爲老病死恐所司，愁苦叵言。

佛言：「一切衆生，其在大生死中者有十習苦。何謂爲十習？一者生苦，二者老苦，三者爲病苦，四者爲所愛別苦，五者一切不可意爲苦，六者怨憎共居苦，七者愁憂苦，八者饑渴苦，九者寒貧苦，十者死苦。復有三苦。一者地獄苦，二者餓鬼苦，三者畜生苦。復有二苦。一者鬼神龍苦，二者不得自在苦。皆由習所致苦。習諸盡者，則苦滅。是十習行，事屬五官。五官屬閻羅，閻羅屬佛。

洴沙王白佛言：「我有併父昆弟流沙，無戒。不知屬何官府，有何罪事，得病三年，於今不差？世尊難遭，願聞其意。若令罪大，得病當即死。罪小者，不應久病。天地間盡，有幾許台閣、官府、監司？幾部人犯？幾過爲罪？何者爲小罪？犯何過爲大罪？人死不同。有老而死者，有壯而死者，有少死者，有病死者，有卒死者，爲官府所殺者，賊殺者，燒死者，水死者，餓死者，凍死者，渴死者，牛馬所殺者。若干種死，魂神所歸云何？願佛垂哀，開示盲冥，令知禁防。有可避者不？

佛告王曰：「凡人無戒，復無七事行者，死屬地獄，爲五官所司錄，命屬地獄天子。天子名閻羅，典主三界。諸天、人民、鬼神、龍、飛（鳥）、走狩，皆盡屬天子。天子有八大王，八大王復有扶容王三十國，扶容王各復有小統九十六國，各各所主不同。復有外監、五官、都督、司察、司錄。八王使者、司隸等，與伏夜大將軍、都官、唐騎承天帝符，與五道大王共於八王日風行，覆伺案行諸天、人民、夷狄、雜類、鳥狩，以知善惡。分別種類若干，億萬里數，分部疆界所屬。司征君王、臣民，疏善記惡，以奏上扶容王。扶容王轉奏八王，八王復轉奏大王，大王奏天子。人民所犯凡二十事，最重亡失人身，死不復生，遂墮三塗，永以不還。億千萬不可計劫，乃出爲畜狩。二十惡行引人，著三十八大苦處大泥犁中。三十八大苦處泥犁各有城廓，有八大王，有小王三十。

第一平胡王，典主阿鼻摩訶泥犁。中有大釜，准廣縱四十里，其深亦爾。罪人滿中，但坐殺生，婬盜，不孝，不忠。

第二晉平王，典治黑繩地獄。中有鐵繩，有三劫者，四孤者，八孤者。拔直人身，鋸解之。或斧斫人身，或四方，或八角。但坐犯五逆殺生，矛杖刀斧害人及畜狩，婬盜，嫉妒，恚癡。

第三莽都王，典治鐵臼獄。治榨人身，如榨麻油。但坐鎭沓殺人及諸衆生。

第四輔天王，典治合會獄。中有大鐵釘。釘人身百節，痛徹遍人身。空中自然雨大石，碎破人身，身小如麵。但坐誹謗聖道，毒念向佛，眞人，菩薩，反逆不孝，斷法斷功德，輕慢父母，師友及所尊，殺生無道，以致斯殃。

第五聖都王，典治太山獄。人適入山，山自然合，破碎人身骨肉，屎尿合碎，如榨蒲陶汁。但坐犯五逆罪，嫉妒，愚癡，瞋恚，尊己賤人，不順父母，師友，君父止教，朋黨賊盜，婬欺殺生所致。

第六玄都王，典主火城獄。火燒人身，燋燃盡。但坐欺中人，無信；衣食他人衣食，貪利；不肯布施凍倮人；使身貪好服所致。

第七廣武王，主治銅樹獄　獄中刀劍亂風吹，斫破人身，無完處　復大鷲所食噉　但坐屠殺射獵，心心爲惡，故受此殃

第八武陽王，典主嚾吼獄　中有狗，斷人頭，飲血噉肉　但坐心口，身行殺人及殺畜狩類，倩人殺，教人殺，故致此殃

第九平陽王，主治八路獄　中有利劍遍地，間無空　人走其上，截足斷趺　但坐喜行無慈心，齋日相使致其然，破壞法橋，損衆生，強教人犯禁，故致斯殃

第十都陽王，典治刺樹獄　獄中樹刺長三丈　人適上樹，刺下逆人；人適下樹，刺上逆貫刺人；身皆破傷　但坐無戒，受人信施服飯，珍玩，常矛刀所刺，分攫鉆鈐。人念愛身，賤他人，陰嫉害衆生，使獲此極殃。

第十一消陽王，主治沸灰獄　獄中有熱沸灰河　入其中，身悉爛壞　但坐得豬羊雞害生，可口　飲酒迷亂，臥沙門被枕中，口出惡語，無有慈心，以獲此殃。

第十二延慰王，典治大噉獄　鐵城覆蓋，閉其門戶，大火四起，燒其罪人　但坐誣謗三尊及良善人，焚燒山澤，害衆生命，剝脫人衣，讒害人，不孝三尊及其二親，憍慢自恣，無戒信，故致此極殃

第十三廣進王，典主大阿鼻獄　五毒治人，破解人身，披拓人身，如張牛皮　大釘釘之，心手足支節皆遍，及眼舌耳鼻皆通徹　但坐犯五逆十惡並五戒，以致此殃

第十四高都王，主治鐵車獄　獄中人鐵犁耕舌上，車轢[illegible]人身　但坐虛欺兩舌無信，輕慢善人，役人三刀，自謂應然，故致斯殃。

第十五公陽王，主治鐵火獄　炭火燃至人膝　坐舍正入邪，不信善人、沙門、師友父正教，數行來蹈殺蟲螫，不持齋戒，或心持齋卻行，以致此殃

第十六平斛王，主治沸屎獄　廣長極深，罪人入中，身體熟爛，蟲鑽人身，徹髓筋，臭穢　坐不布施，強逼人，殺生養身，以致斯殃

第十七柱陽王，主治地燒獄　人足到地即燋燃。坐入律戒不能忍，坐數行來白衣舍，齋日卻行來害衆生所致

第十八平身王，典治獼離獄　獄中有蟲，嘴如鐵錐，嚙人肌骨，皆令盡但坐捕撮衆生肌汁，殺生養身，故致其殃。

第十九璉石王，主治山石獄　獄中有石，利如刀刃，與人膝等，或高五寸，足蹈走上，或上或下，截足斷趺，剝腳斷筋，石利如刀　平人王日不行道，心雖念善，足行遊逸，令六神飛揚　天官所察，以致斯殃

第二十狼耶王，主治多洹獄　獄中有熱風　與人相逢，吹人辟地　嗚呼之極，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生時[illegible]　坐惱人所致。

第二十一都宮王，主治犁洹獄　獄中有大噉人鬼　身中出六十刺而貫人身　身中出火，燒人食之　但坐婬妹，犯人婦女及畜生，殺衆生，故致斯殃。

第二十二玄陽王，主治飛蟲獄　蟲飛來，食人不置，四面來無數　但坐射獵蚊虻之對，故致斯殃

第二十三太一王，主治湯河獄　流河水熱，過於世間沸麻油　但坐殺生，羅網捕魚，易卵飲酒，亂失十五行，故受此殃

第二十四合石王，主治大磨獄　廣縱二千里，磨磨人如面　但坐殺生可意，研殺衆生，垣石相填，可殺蚤蟣，故致此殃

第二十五淳無王，主治寒雪獄　獄中罪人寒凍　但坐凍殺衆生，殺後剝脫他人衣，禁固衆生，著寒中，不施和溫之所致，故受斯殃。

第二十六無原王，主治鐵杵獄　燒杵正赤，刺人咽中，舌腸胃皆悉燋爛　但坐惡口求味，身行惡，心念惡之所致，故受斯殃。

第二十七政始王，主治鐵柱獄　燒柱正赤，令人抱之　或臥燒鐵床上，爲婬鬼所食　但坐心口身婬所致，故受斯殃

第二十八高遠王，主治膿血獄　坐血食食生，不淨施人，貪婬所致。

第二十九都進王，主治燒石獄　燒石正赤，令人吞之，燋爛腸胃　俱坐無戒，食人信施食，不持齋戒，斷絕人福，以爲己有之所致，故受斯殃

第三十原都王，主治鐵輪獄　燒輪正赤，自然出人頭上。但坐騎度父母、師長、君王、夫主及所尊，持頭抵觸人，弄沙門頭形，笑蹇吃禿人，蹈師友父影，火燒人頭，故致此殃

是爲三十大劇苦泥犁。犯是二十大過者，皆更遍三十泥犁，積不可計劫　大泥犁形竟，次入百四小泥犁　終劫竟，從地獄出　當更餓鬼、畜生、奴婢、下賤，積億億萬劫萬恆邊沙數　一沙爲千劫，盡萬恆沙數，乃復爲人　雖得爲人，口中恆臭，口舌妄來，多病不利，爲人短命　犯是二十事者，今現世不利，當爲諸天地獄所司

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一歲四覆。四覆之日皆八王日。八王日者，天王案比諸天、人民、雜類之屬，考校功最，有福增壽，有罪減壽奪算。

天地浩浩，黎庶無數。諸天、地獄、五道大王、司命、都錄、五官、都督、四鎮王、使者、承天、大將軍等，春秋冬夏承天統攝，禁察非法。總持衆生名籍，制命長短，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不知天地五官所記，不能自知生所從來，死至何所。不能自知命之長短。不知爲五官所收錄。不知豫作善求安，不知豫作功德救罪。亦不曉依附三尊，求後世救。不曉求守戒明經道士，從求度世道。如牛老敗不中用，大家言：「此牛老敗不中用。煩勞牧養，久已無益我家。但當早殺，可得肉食之，亦可除煩勞。」人亦如是。不奉持戒禁，亦不作功德，如牛煩勞大家甚多。不益大家，又不能自活。人依道生，道氣養之。不肯奉道，亦不能自度。爲五官所收，死付地獄，盡屬三十王所治如是。

《淨度三昧經》卷二　屏沙王白佛言：「何謂爲八王日者，當何以知之？」

佛告王：「八王日者，諸天、帝釋、參佐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持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文書，案校地方人民、八夷鬼神、飛鳥、走獸，立行善惡，知與文書同不。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都錄、監司、廷尉、郵公、伏夜將軍、五帝使者，同日同時俱出，承天竹使符，統攝衆生，禁檢非法，捕惡賞善。有罪卽效，重犯者卽收神錄命。福多者移書，關下天上、地獄，增壽益算，除死定生。一歲入出，故謂八王日。」

欲知日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日最急。歲終事畢，考課結定罪福，決死定生爲急。終到立冬屬春。立冬、冬至是爲八王日。前一日夜半竟後一日夜半，是其時也。重犯者謂從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彊有救，安隱無他。天帝、將軍、鎮王、使者、司命、主者，用福故，原貰過之。到後齋王日復犯，是爲重犯者。」

王白佛言：「何等爲五官者？」

佛告王曰：「五官者亦大分治黎庶。天上五官主賞善。地獄中亦有五官，與主五道。大鬼神王收捕罪人。六事罪屬五官。一者行五逆罪，二者行十惡，三者不守五戒，四者不敬三尊，五者不畏天禁。何謂五官。一者仙官主禁殺。二者水官主禁盜。三者鐵官主禁婬。四者土官主禁兩舌。五者天官主禁飲酒。犯罪屬地獄。五官呼名，各自有時。好殺無慈，心口行惡，爲仙官所錄。命在春。好盜貪求無厭劫人，爲水官所錄，命在冬。好婬欲，爲鐵官所錄。婬鬼食其不淨，並飲心血。病在心肝腎頭目。命在秋。好酒醉亂，仁義不行，禮敎廢，爲天官所錄。命在夏。好妄言、兩舌、惡口、傳舌讒人，誹謗聖道，爲土官所錄。命在季月。五官主人根，人根從五事生，故有五官。乃自然之王也。五官及輔臣、小王、都錄、監司、廷尉、郵公、伏夜將軍、五帝使者，收捕罪人錄命收神。死者不同。皆依本罪，故令不同。」

屏沙王白佛言：「流沙俗人，本所不知，本所不曉，肉眼濁翳，不見天神、鬼王，監伺來時，云何避之？」

佛言：「欲避天神、鬼王，以救大難者，則爲欲求無量安穩無極之福。諦聽思念，內著心中，莫忘莫失。」

王及大衆皆言：「受敎！」「心奉持。」

佛言：「未得道者持五戒。上至具戒人，名曰戒眼。貪著吾我，不見聖諦。貪求益得，走作思慮，東西南北，四出治生。更相欺中，婬蕩無度，殺生可日，酒亂無禮，不奉聖化，不畏禁忌，行來至趣，放心恣意。從其所欲，可是諸情。心亂如蘊，不覺行入三苦。自許以道，死後受殃，悔無所及。今得自在，欲求何道，隨心得之。求大得大，求小得小。三乘之寶藏，譬如海水，取者便得。三塗之災，亦復如是。六藏俱然。三善三惡，俱無吏將守也，求者便得。作罪得罪，作福得福，求道得道，自作自得。以心爲本，身爲行首，審諦求道。不欲與三惡道從事，不欲爲地獄惡鬼所錄，欲削除地獄名籍者，當追明師，從受五戒，具足奉行。九齋、八王之日，守持十事，立志令堅。何謂爲十。一者齋日當詣佛寺，燒香散花，繞塔禮拜三尊，種道根栽。二者當從師受齋，如法持之，隨師敎令。三者堅持五戒。四者專心念道。五者閑諸情欲。六者念佛，念慧，念師恩重。七者不得念妻子，居家，財寶。一不得念，持心如眞人。八者不得妄行來。九者深自責本罪。十者不得念一切人惡。當施立功德本，消滅殃罪。是爲十事。

九齋日者，先前一日，當自嚴設，斷絕因緣，男女別坐，飲食香潔。至其

齋日、令得清淨、齋戒完具。八王日者，當先前一日，男女異處，守持十法，齋竟後一日夜半。所以爾者，諸天、帝釋、四鎮、輔臣、司命、使者，當下覆伺。竈君在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疏善，女神記惡。先前一日夜半，盡共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諍了罪福，毛分不錯。諸天亦自有歲盡簿書分明。竈君左右契重，復持九齋所記，校四王所結，知爲同不。校事三日，決死定生。罰謫了定，事諾聽還。罪數多者，滅壽奪算，條名尅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召。鬼無慈心，死日未到，鬼隨不遠推排，強使作惡，欲速其命。或五年，或三年，一年，半歲，百日，一月，十日，三日，一日。罪惡之人，爲鬼所使，妄作非法，稍近死地，命日促盡。其福多者，增壽益算，天遣善神營護其身，條名關移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得上天，爲諸天所尊，生天地獄，各有迎人。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者。應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伎樂來迎之。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應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鐵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行所作，得其果報。罪輕微者榜擿之，謫者錄神受罰，其人即病。各有日數，輕重不同，所繫官亦不同。隨行所屬，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屏沙王白佛言：「流沙受何罪徒謫，形竟何時？繫在何官？願示所在，罪過輕重，竟不竟？」

佛告王：「流沙所犯過，無花實，唯有根莖節。罪從心生，意惡嫉妒，毒心施人，意惡懷毒。天上所屬星，被對下人，即病。星者天之光，人之精。精神被問，繫在土官，受謫千七百九十日，罪乃竟。」

屏沙王白佛言：「我見人，日日犯惡，強健無病者何？天神豈不知邪？犯大過亦無死者，犯小過亦無受病謫者，復有守善，死亡不利，疾病縱橫，更相注瀆，善惡不分。孩兒無過，復有病者，死者。何因復爾？願釋所疑，令知本罪。」

佛告王曰：「所問大善。善思念之。當爲一切解釋愚癡，令得開解。」

佛言：「三界顛倒，甚難了理。非阿羅漢、辟支佛之所能知。人根深遠，受形無數。或尊或卑，或貴或賤。或父爲子，或子爲父，或母爲女，或女爲母，或母爲婦，或婦爲母，或兄爲父，或父爲兄，或姊爲母，或母爲姊，或姊爲婦，或婦爲姊，或弟爲父兄，或父兄爲弟。或師爲弟子，或弟子爲師，或師爲父，或弟子爲子。或君爲子，或子爲君，或君爲臣，或臣爲君，或父爲君，或君爲父，或父爲臣。或母姊爲君婦，或君婦爲母姊，或三婦爲君婦，或君婦爲己婦。或兄爲君，弟爲臣，或弟爲君，兄爲臣，或師爲君，或弟子爲臣，或太父爲君父，或師爲太父，或弟子孫子臣爲太父。或怨家爲子，或爲父兄，或怨家爲兄弟，或怨家爲父母，或怨家爲婦及姊妹，或怨家爲君爲臣，或怨家爲伯叔，或爲外家內親，或怨家爲奴婢僮僕，或怨家爲朋友親厚知識，或怨家爲將主，或部民，或怨家爲鄰里。或父殺子，或子殺父，或兄殺弟，或弟殺兄，或母殺子，或子殺母，或夫殺婦，或婦殺夫，或姑殺婦，或婦殺姑，或母殺女，或女殺母。或君殺臣，或臣殺君，或奴婢殺大夫，或大夫殺奴婢，或奴婢殺大家，或大家殺奴婢。或祖父母殺孫子，或孫子殺祖父母，或師殺弟子，或弟子殺師，或父食子肉，或子食父肉，或兄食弟肉，或弟食兄肉，或母食子肉，或子食母肉，或夫食婦肉，或婦食夫肉，或君食臣肉，或臣食君肉，或師食弟子肉，或弟子食師肉，或婦食弟肉，或弟食婦肉，或怨家相食肉，或大夫食奴婢肉，或奴婢食大夫肉。如是顛倒。或奴婢爲父母兄弟，或父母兄弟爲奴婢，或伯叔爲奴婢，或奴婢爲伯叔，或奴婢爲君將主，或君將主爲奴婢。或父母爲牛馬驢騾雁膚豬羊犬，或兄弟爲牛馬豬羊犬，或爲驢騾雁馱，或子爲雁馬驢騾牛羊豬犬。

人在生死海顛倒。或高或下，或尊或卑，或貴或賤，或親或疏。幡覆顛倒，更相茹食、乘騎，無有上下。宿命相讎嫉，更相殺害，共相食噉。因爲怨結，或在鬼神中，來相殺害；或天上來，爲民主識宿命；或在龍、阿須倫中識宿命；或在地獄中識宿命；共相遭逢。對有大小，德行各有厚薄，德有勝貧。宿對惡責，適相遭逢，惡心自起，便欲相殺，以報宿怨。雖受天身，十結未解，得對便起。宿命福強，今雖行惡，宿福退救，不逢苦厄。未遭宿怨，其罪未熟。至其熟時，自受其殃。貞良現禍，以宿福薄，爲故世罪所追，遭逢宿怨。對至不救，其福未熟。至其德熟，自受其福。殃福自追，如形影逐人，都無與者。作是得是，自作自得，不作是即無對，亦無所得。一切皆由因緣生。孩兒無過，而有病者，死亡者，當知是人宿命。故世魚獵、探撈、破卵、殺生衆多。故得短命，過生而去。

一切罪福，命之長短，苦樂憂喜，皆由種生，獲其類報。種福得福，種罪得罪，種長命得長命，種短命得短命，種好得好，種醜得醜。如人種麥得麥、

種粟得粟、種麻得麻。隨其本種，生其類報。人之種行，亦復如是。王不足疑也。

持一戒完者，一天令五神護之，持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營救門戶。上至六天，凡有百五十神，番代擁護，不令衰耗。

諸天歡喜皆言：『善哉。當共護之。』

『如是持戒完具者，十方現在諸佛皆稱歡。是善男子善女人臨壽終時，佛皆分身往迎之，不使墮惡道。若戒羸者，當益作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燃燈、燒香、散花、禮拜。益持齋戒，亦復得度。戒不完者，諸天善神稍遠離之。犯一戒者，二十五神去之；犯五戒者，百五十神盡棄離遠之。惡鬼稍嬈近，因衰病之，耗亂其家。遂致衰喪不利，財物不聚，所向不偶，死入地獄。雖戒完具，不持九齋，如六畜不生乳，樹無果實，婦不生子，種穀不滋，治生無利，折耗失本。作吏無衣幘，使者無傳，寧有信用者不？不持齋者，如人裸身，無有四時衣。如人倮形無衣，寧可用人衆貴人中不也？』

王曰：『不可也。』

佛言：『弟子不持齋，齋不如法，無清淨福。戒倮無護，爲無輔助，如人孤獨，無有恩子。倮形無衣，露居無舍，必有恐畏。

不持齋，有五事勤苦。何謂五事苦也？一者恆生穢濁處。二者所生之處雖得人身，難與三尊會。三者更生信道難。四者更生求師難得。五者世世求道難得定。是爲五事苦。復有五事苦。一者恆生多事處。二者生多驚怖處。三者生五從殘處。四者恆生劇苦地。五者生邊地無福之處。是爲五事苦。合爲十苦劇也。

復有五事自侵欺。一者不用佛教。二者不用師教。三者言我持齋，不從師、明經道士受齋。四者不受法化。五者持齋不完。爲自侵欺，亡失大福。復有五事，亡失大福。何謂爲五？一者恆生愚家。二者難得出家。三者所生貧賤家。四者不得昇人道場。五者頑愚難化。是爲五事。

復有五事難。何謂爲五？一者生中國難。二者生貴人家難。三者求作沙門難。四者求智慧難。五者求解脫難。復有五事難。何謂爲五？一者生佛前難。二者求安隱難。三者求三昧定難。四者斷絕生死難。五者求清淨難。復有五事難。何謂爲五？一者若後罪畢得爲人主，安國難。二者若後爲天，度人難。三者除罪難。四者求六度難。五者解十結離著難。是爲五難。

不持齋者，有是三十五難，難得度脫。』

佛言：『末世時人，作佛弟子，爲世事所逼，役荷民廝，衣食不充，熱惱自隨，不得從心。所願不成，皆宿命不持齋，不精進，懈慢不從師教令。或持齋，或不持齋，或有布施，或不布施，有無多少，各隨所作德本，受其殃福。或在他方清淨佛國，不行清淨，漏行所致，福不還生天，罪不應墮地獄，謫來生閻浮提續人種，令不斷絕。或從天上來生閻浮提，或從人道中來生，或從三惡道中罪畢，得生爲人。五道中生死交符，更相換代，晝夜往來，日日不絕，譬如天雨，以續人種，故不斷絕。皆由宿命齋戒不如法，謫來生是家。衰末五燒，毒燃濁世，受是十苦之惱，十自侵欺之患，墮十五綴礙之難。迴流三界，十二輪轉生死不絕，受苦無竟。但坐宿命不奉大人重訓，棄正行邪故，受是三十五苦惱，不得度脫。』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每授人戒，並持九齋。皆言盡形壽。今復教弟子齋日，更受齋法，何因得爾？經法至重，如是爲慢法弟子耶？』

佛告無盡意菩薩：『佛授人戒，欲度脫。居家修道，當持五戒行。歲三齋除三毒，月六齋制六賊，九齋除九惱，滅九思，愈九病，閉絕十二惡道，開十二門，令至泥洹。士女持齋戒，當令究竟，盡畢形壽。然弟子受戒以後，故有欲著，經營居家。畜養妻子，縣官之緣，奴婢，傭工役使，衣食之求，販賣治生，墾地種殖，殺生萌類。貪求無厭，放心恣意。三毒猛盛，六神各逐所欲，心垢積厚。垢穢之罪引人入冥室，受苦無竟。已聞道門，當令閉塞三塗八難之處，令得至泥洹清淨無爲。猶如長者有大寬堂舍，以圈牛馬羊豬，滿中作糞。節日已逼，貴客當來。無餘坐堂，不及除掃。卽以沙土而覆糞上，喚客前坐。主人設好美食，種種香美食客。至暮時，客還去。主人續圈牛馬豬羊，屎尿滿圈。上至七日，雜畜衆多，屎尿以厚。有遠方貴客來，不及除糞，如前以沙土覆上，復用過客。遭年六中，凡百二日，過客百日過，蘊圈糞各有百二重。弟子齋日不從師、明經道士受齋，使言我已見經，曉解齋法了了自於舍持齋，專精勤進，念道不懈，清淨無欲，已滅穢念，持心如眞人而無瑕垢。譬如長者，以好沙土覆糞屎尿上。善男子善女人，受佛五戒、十戒爲尊者子，當令如法。人身譬如大堂舍，馬牛豬羊譬如外五欲之利，糞譬如惡念也。至自持齋清淨者，如土覆糞上。用不從師受，自淨齋日，自言我曉齋法，

內自持齋，如法奉行清淨齋日，猶如沙上覆屎，屎不淨，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百歲之中，種後世栽，甚爲難數。魂神遂種受形，遍三千大千剎土中，地間無有空地。於是佛愍念十方，哀傷弟子廻流沒溺，沈沒愛海，生死苦惱。故設法橋，化度無福，令得解脫。弟子心迷習俗，勞垢日生。佛以三淵法水，洗治弟子六衰之垢，令得解脫。前齋日已過，七日之中罪垢復生，重復齋福。罪垢未厚，復到後齋。大慈愍傷，開法惠水，洗去欲垢，令得清淨。猶如除糞到本淨地，香潔可居。弟子齋日，恭肅清淨，驚怖監司，畏懼神明。齋日當棄家居緣務，就詣塔寺，禮拜三尊，從師受三自歸、八關齋，於顧堂如法持之，猶如除糞到淨地。齋過後，男女更相染汙，到後齋悔過，三自歸，思惟前齋，七日、或五日，其間所施行身口意，凡犯幾過。至心懇懇，首過三尊，愼無覆藏著恥。須臾之間而不自首過，後長受痛，無竟已時。悔過，首罪，更受三自歸，受清淨齋。齋福相接，間無罪垢，清淨得度。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慈恩，愍念弟子，劇如慈母念其赤子。子不念母育養之恩，弟子亦復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但用愚癡無黠故。』

佛說是時，八百比丘漏盡意解，三百菩薩入淨光三昧，三萬天人發無上正眞道意，三萬二千清信士，萬二千八百清信女皆見道迹，千億天人皆遠塵離垢，三十億凡士、二十億凡女悉得法眼，前受五戒，莫不歡喜。作禮皆言：『幸賴得聞清淨妙法，以救生死，制斷三流，四瀆，澆滅三毒之熾火，蕩滌六情之垢，漸近清淨，守齋無爲，漸近泥洹。』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受佛五戒、十戒，得爲尊者子。應在尊者坐次不耶？』

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佛十戒、五戒，得爲尊者子。居家身穢，不得共尊者、比丘同床席坐，應當別坐。尊者、比丘坐復尊過於國王、太子、長者之坐。皆有大尊天神衛侍左右。白衣不應共坐。正使出家持十戒作沙彌，亦不應共坐起、飲食。正使具戒大沙門，犯戒，心不清淨，尚不應共坐。何況白衣持五戒、十戒者。亦不應與白衣凡人共坐起，汙尊者子。殺生、婬盜、兩舌、醉亂、無禮無義，屠兒偷僧物，不當往來交易借貸。與之薩瀆，虧損道行，共相汙染，引人入地獄門，自作當難，墮隧惡道。爲人證任，繫綴三界，不得時度。愁苦憂惱，痛不可言。

如人與盜賊爲友，其賊有罪，王收捕著獄，五毒治之。獄吏問賊：『卿與誰爲友？具說意狀。』囚言：『我與某長者爲友。』即便聞王，王即下外部錄召長者。長者來到。王便問曰：『聞卿好人，貴人之種，何不自愛，擇善人爲友，反與不肖惡人爲友？今日爲此死罪囚所引。卿復作囚，云何？』長者白王言：『此囚亦好人君子，與我中外兄弟，或言婚親士大夫。邂逅遇事耳。』王言：『此無罪人，與同罪者，亦當死。卿欲云何？』長者對曰：『實自不知。雖與囚爲友，實不見不知。願王聖心採察明。某口口守善，未曾犯惡。某有爲佛弟子。』王言：『卿爲智人，何不教令禁檢？縱而置之，卿爲已共，同心作賊。坐與爲友，或教之，或爲作方便。卿雖不能禁止者，何不遠避之？且往詣獄。罪人若不怨卿，辭不及卿者，放卿使去。』

弟子與凡人凶愚無戒行者，犯戒者共相交往，後爲俗人所引，入地獄。地獄主問弟子：『卿爲佛弟子，何不持佛經戒，教卿知識、鄰里、朋友、親族？卿爲智人，縱而置之，無有慈心，不念衆生。今此罪人引卿云：何不教我？我愚癡不曉佛道。謂死生不屬佛，謂天云爲大，死生屬天，不知有地獄。不教我，不度我如是。罪人怨亂云：卿無慈心，不相念度。卿促人爲罪。卿不能教度者，何不遠避之？』弟子對曰：『我謂但自持戒，守善爲佳。德行不高，實不能度。人又不用我言。願王原救，除我過罪。我是佛弟子，尊者子也。』

佛言：『清信士女，當自愼護，令清淨。愼無與凡人爲友，爲侶，引人入地獄中也。』

無蓋慈菩薩白佛言：『凡夫士女，前世持佛五戒，今得人身，依道而生。貪富貴賤，好醜長短，苦樂不同，安危事異。或有復還信佛者，不信者。其意云何？願釋所疑，當令大衆而得開解。』

佛言：『善哉善哉。憂念人民乃爾。』

佛告無蓋慈菩薩：『人有六事，得生富貴家。何等爲六？一者用善師教。二者喜布施。三者持九齋，五戒不犯。四者行忍辱。五者一切行恭敬。六者孝事二親，禮拜三尊。是爲六事。生豪富家復有十事。生則知道，信佛、三尊。一者立願。二者精進持九齋不廢。三者不行八邪業。四者不使

巫師卜問解除。五者不祠天求福。六者不事外道，不稱歎外道。七者不爲邪業。八者不爲蠱道。九者不行幻術。十者不與夷人從事。是爲十事。行恆生中國，便能信佛、三尊，後世昇天福堂，累劫無患。人不能奉行此十事者，生墮邊方八難處，貧賤家。又不信道，或不値佛世，常在冥室，陷墮六川，累劫不出。』

無蓋慈菩薩白佛言：『持五戒，行布施，得生富貴家，當得老壽。復有少死者何？』

佛言：『殺生作施，雖富不壽。』

無蓋慈菩薩白佛言：『貧富癡黠不別。富而癡者，貧而黠者，長短不同，好醜亦爾。其意云何？』

佛言：『皆由宿命作人時，修行所致，種德不同。故布施不行忍辱，不喜聞經，後世富且愚。持戒、讀經、行忍辱，不布施，後世聰明、黠慧、辯才、多智、端正且貧。長短不同者。好喜廣學，廣智慧，廣敎人起立迎人，後世得好身形，智慧中王。不能廣智慧，有慧乍欲語人，乍不欲語人，起立迎人，短且愚。人之種行隨本種，自得其報。』

說是語時，二千萬比丘漏盡意解，十萬菩薩皆得信忍，四十萬天人皆入六度三昧定，四方菩薩、弟子、行者、諸天、人民不可計數。從四方稍來，滿八十里廣縱間無空地，聞佛說經，莫不歡喜。三十萬淸信士、七萬淸信女皆得六慧智度無極，八千比丘尼皆得柔順忍，二十億天人發無上正眞道意，百萬鬼神、龍、阿須倫、乾沓和、閱叉等皆發無上正眞道意，地獄王官屬千億重發無上正眞道意，願畢形壽，得作沙門，奉行淸化，福度衆生。

爾時法意菩薩下坐，長跪叉手白佛言：『多陀阿竭爲如本無法，隨法度，無人民。』

佛告法意菩薩：『多陀阿竭不見本無法，亦不見隨法度者，亦不見有三界，亦不見有諸天人民，亦不見有人，亦不見無人，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度，亦不見度者，亦不見吾我，亦不見五陰、六衰，亦不見身心意識，亦不見地水火風空，亦不見四大合時，亦不見不合時，亦不見色痛癢思想生死識，亦不見諸法來時，亦不見諸法去時，亦不見色痛癢思想生死識本，亦不見地水火風本、無有本。』

說是三昧時，八萬菩薩皆得阿惟顏，如本無無所有。七萬菩薩得不退轉，二十萬比丘逮得無所從生法忍，百萬天人得不起法忍，五百淸信士得淨意解脫三昧，七千萬淸信士下髮作沙門，皆得信忍，十億凡士、三十萬凡女皆發無上正眞道意，前受五戒，八百龍王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爾時大忍菩薩白佛言：『多陀阿竭以大慈哀念十方諸天人民，法雨三界，潤澤羣黎，莫不得過度者。多陀阿竭用意淨故，所說淸淨，言辭淸淨，如法淸淨。忍者無猗，空無處所，心無端底。忍大勤勞，忍伏諸情，忍大生死，以無蓋慈救衆人病，令一切諸天、帝釋、梵忍天、勝英、天子、國王、臣民、龍、鬼神莫不忍，棄諸欲態惡。忍本淨根，根生莖節，莖節轉生花實。生花實，復還本無無所有，忍守根門。以法化導，令入泥洹。』

佛告大忍菩薩：『一切大聖皆行大忍，自致成本無。如來化導衆生，忍不視色，眼則淸淨；忍不受聲，耳則淸淨；忍不受香，鼻則淸淨；忍不受味，口則淸淨；忍不求細骨，身則淸淨；忍不多念，則心淸淨；忍不思想，則意淸淨。忍不分別上中下、好惡，識別萬物爲作名字，心無所著，意無所想，識無所別，則爲識淸淨。外六事本淸淨，內六事本淸淨。外六事爲泥洹，內六事爲身本。外六入內，內六喜樂受之。受之者爲不淨，故使隧三塗。譬如姪姝女人，雖不行求男子，視外如貞，內常思念。有男子從遠方來，寄宿外堂，夜人定靜，時彼失聲，不在遠方。男子因往，親近主人婦。婦人得男子，心中獨喜，因留三日。外六、內六更相姪汙，諸情各受所習。姪婦女習愛男子，留三日者，謂心意識姪著情。外六爲男子，內六爲婦人。留者謂外六事與心意識共相可入。因種生死，姪於六欲，種罪根本。菩薩常行大忍，不姪六欲，內外淸淨，如本無淸淨。心意識淸淨無瑕穢，自致得佛道。』

解脫菩薩白佛言：『諸法無著無縛無脫。色無著無縛無脫，色之自然故。痛癢思想生死識本無，無著無縛無脫。何以故？本淨故。地水火風本無，無著無縛無脫，本淨故。吾我本無，無著無縛無脫。身心意識四事本空，無著無縛無脫。何以故？因沒溺四瀆水流，漏入三苦，不得解脫。』

佛言：『善哉善哉。解脫菩薩，如汝所說無有異。皆佛威神之所致。諸法如本無，無著無縛無脫。色痛癢思想生死識如本無，無著無縛無脫。地水火風如本無，無著無縛無脫。薩云若如本無，無著無縛無脫。多陀阿竭如本無無說經，無著無縛無脫。佛心與衆生心等無有異。多陀阿竭本在凡夫時心如凡夫，心無有異。亦六欲所溺，迴流三界，隨四顚倒，受形無數。更生

更死、或男或女、或尊或卑、或貴或賤、受身周遍三千大千國土　持針刺地、皆中我牧身　後見寶蓮花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　住世二十中劫時、佛爲諸天人民說六度大法　我時儒童、往而觀之、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前受五戒、三自歸命、持九齋、不失敎法、行之不廢、功積致佛」

佛言：「欲求道遠離罪門者、當奉佛經戒、追事明師、給事所須　當隨師敎、數數講論　三潤之法水洗心垢穢、心淨得度　一切衆生擾擾、但諍咽喉不急之事、萬罪還自纏繞　或相害傷、忿怒成仇、皆由貪生、競諍利欲　羣迷雷同、不識道義　老死日加、常與罪對　溺於五陰、六衰、侵漏三苦、受罪無竟。是身如聚骨、連鎖支柱、筋束而立　內盛臭處、外強文飾　身如畫瓶、外以五彩餝之、內盛膿血、屎尿不淨　愚者保之、長處生死、不得解脫　苦劇終身、囚繫在於牢獄、無有出期。衆生樂於生死、自沈五江、沒於三瀾、無有出期　但坐隨六情、逐世榮名、噓天雅步、尊身重名、虛僞無信　衆態在內、如鐵生垢、自消其形、都不覺知。人爲六情所消、消滅人形、死不復生　諦觀如是、當行布施、以戒神水澆除五陰之垢。建志求生、除死滅憂、關閉獄戶、斷絕苦本、便得泥洹。故心之自然、棄除五陰、六衰、解脫無有憂苦」

淨度白佛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惟三佛、用一切衆苦故、愍念衆生永處七痛、變惶累劫、無有終竟　故演尊妙經典之要、等度一切三界羣生、莫不解脫、安至泥洹。心空意淨、六情澄清、澹然不起　蕩除三界、三塗盡度、地獄虛空、莫不歡喜　逮入道門、無不獲安、此彼無二、等度一切　德尊巍巍、恩蓋天地。尊極無過佛者」

佛告淨度及四部衆：「各各明聽。吾當說之　一切諸天、人民、鬼神、龍、阿須倫、闍叉、乾沓和等、受佛重戒、治心穢病、求度世道者、持五戒、上至五百戒、爲入律弟子　能與諸情諍者、乃爲信順道化、審諦畏罪　志欲求道者、勤持律行　畏順縣官、奉上敬下、如奴事大夫、朝廷肅清　以智敎愚、以黠敎癡　愚癡者、當勤詣智黠者問受、受則奉行、不得缺犯　若缺犯者　當尋聚衆、隨實至誠首過、不得隱廻　有所畏難、居神著泥梨中、後悔無益　若有知法律者、見人有過、不糾舉治之、爲與同罪　何以故？坐共同一處故也」

淨度白佛言：「何謂爲淨？何謂爲不淨？何者可同一處、何者不可共一處？」

佛言：「人於生死地、持戒不犯如毛孑者爲淨、犯戒者爲不淨　淨者可共一處、不淨者不可共一處」

淨度白佛言：「實爾！天中天　四部弟子、從生死急難之地、持五戒求人道、持十戒求羅漢道、持具戒求菩薩道　獨立甚難、持律立行　自可不犯道禁、奈何禁他人？惡人犯戒、善人終不犯戒　善人奈何正惡人？」

佛言：「我法中不受大惡人　末世時、我弟子不承至法、用名譽故、取求弟子、至令有惡人耳　惡人犯戒、放逸傲慢、不畏禁戒者　持法律者、案法治之　小過笞之一百、中過笞之二百、福罰之　大過笞之三百、福罰之　不改、不首過者、長擯棄之」

佛告四部衆：「不知法律者爲未作沙門、爲未持戒、非佛弟子　已知法律、不當慢法　受人意氣、縱人入罪、死後共入鐵城獄中」

淨度白佛言：「末世時人衆、不用法律　一人之力那衆何？而伏之？」

佛言：「能感佛恩、愍傷衆生、福度一切、令得解脫者、大法欲危、沒命濟之　便以律戒、示天子、國王、以正佛法

不能爾者、爲不行大慈、愛少棄多　且行忍辱、出羣愚之衆、獨處山澤、樹下、塚間、日愼一日　結伴不良、不如獨行　獨善無憂、奚用伴爲？結友不固、久則成怨　今微相尅記、後成大怨　天神所識、生生相値　智者避之、愚者近之。延智曰明、延愚曰惑；習智成聖、習愚失行　一世能正心、三世受吉祥；一世心不正、三世受惱患」

淨度白佛言：「持法律沙門、當云何正居士、戒耶？」

佛言：「如父正子、如君正臣　不亦易耶？白衣居士、不如法敎者、亦當持法律度之」

淨度白佛言：「白衣居士、悉應用法律罰治耶？」

佛言：「四部之衆、盡用法律共相整頓、如長者恆賈不死之藥　若飲食爲病、若寒熱爲病、若中風爲病、若鬼神所病、尋時服藥、病則除差、長存不死。爲佛弟子亦復如是　得持法律人、共相遭値、如見佛不異　常以三時、督厲弟子、不令罪生、如長者尋服不死之藥　良藥苦口以愈百病、苦言逆耳以利身行、此之謂也」

淨度白佛言：「佛每敎弟子常默不語、今復設是敎耶？」

佛言：「弟子之法、求道之初常默　是法所以持法律者、當語、明正衆人

故耳

淨度白佛言：「不語者則爲善，語則爲不善。不善難居，善者易居。誰欲爲不善乎？」

佛言：「大慈人乃能持法律，憂念一切令度脫，言如法語。如法者，是則爲善；不偷、不諂，不二意，是則爲善；不凶懷，不失正，是則爲善；糾舉奸非，令衆度脫，是則爲善。不謂默然，從而入罪門者，爲不善也。度人者爲善，不度人者爲不善。捨小慈行大慈者爲善。正眞道教勸厲衆生令發無上正眞道意，是爲最善。」

《佛說淨度經》卷三

佛言：「末世時人，獷強羣凶，賤善尊惡，正法□棄，邪事苦有餘。中正放逐，佞諂寵位，君子爲蠻夷，小人居朝坐，大夫食糟糠，僮僕食粳糧。衆怨速疾，大命將至，時到變生，禍及門族。生此怨來久矣，非適今也。皆由宿命墓凶殺生，□□貪利，快意歡喜。歡喜作罪，啼哭受報，強健作惡，羸露受殃，罪福所錄，生□□。但是故，人當慮報應，守善勿疑。」

佛告大會及諸弟子：「但遺後世福，勿遺後世罪。若弟子中，或有惡沙門、惡比丘尼、惡優婆塞、惡優婆夷，來相壞亂，當覺知魔爲，但相和解。魔欲破壞法橋，欲令墮落，魔亂我意耳。爲佛弟子棄惡，當如糞掃，滲洗去垢，勿遺其餘，作後世緣，勤求至法，親敬明師。穢弱者當依附勇健者，病者當依仰強健者，無目者當依有目者，蹇者當依有腳，欲行賈當依有本者。人民依沙門，沙門依佛，佛依人民。人民依仰沙門，得若干種福，亦可得道。得福、得道與侍佛身，正等不異。」

佛告淨度大士及四部衆：「道尊且貴。道以清白爲首，頷梵行爲道信。齋戒淨如水月，是道之性。若有不堪任清淨戒者，不當自極強。欲入海洗除衆垢，竟未洗垢，而反溺死。弟子中有不能守護經戒身口意者，不當強入弟子輩中，更相染汙。共同利者，其罪同等。愼之則爲福。」

淨度白佛言：「世尊弘演大慈，愍傷衆生，盡度一切十方諸天、人民、三塗之屬，莫不過度者。今復爲未來者，垂訓教化，爲後生者，深垂恩覆蓋。願禮如來無量覺。」

佛告淨度：「一切諸天、人民，欲自度故，乃受佛教戒，如法奉行。依佛慧，自得福德，得度得道。佛實不度人，人自度耳。」

淨度白佛言：「佛開甘露門，演六度無極、四禪、四等、四諦。大慈令一切依慧，施行六度，莫不免難，度脫生死者。佛說淨度等尊法，如我目所睹見。不可計百千之衆，莫不從佛得度者。」

佛告淨度：「如汝所言，一切依佛三尊，佛授與經戒，盡可度之。若有愚人，作惡甚健，不受聖化。佛說萬章，罪人不信。不受佛教，不能強度。若復有宿惡之人，多罪少福，不憂死後神入惡道，但念治生。四出求利，以爲家業，給與妻子。齋日不肯入塔寺受持齋戒，亦不念作福施。導師教戒誥之，罪人端自謂爲是，而語師言：『道是我心中！戒與法亦是我心中！』佛亦人，師亦人，我亦人。人相似，有何異？『多辭云云也。」

佛告淨度：「如是輩人，心無恭恪。億佛不能療，何況一佛。是故人爲自度，佛不度人。」

淨度白佛言：「何等人，聞教即奉行，自憂後世？何等人，聞教而不奉行，亦不憂後世？」

佛告淨度：「人從三惡處，罪未竟。大慈菩薩若師爲救，因假來出，寄生休息，惡鬼常護其人，恆使其人心中注強愁念，多怒惡性，不可觸近。其人不自覺知，但知目前一世之事，不知恆爲獄收鬼可守。不置邊人久以知行道，檢其人故，謂行足，自許以道，死墮地獄，甚可愍傷。人從三善處來生，聞教即奉行，乃能自憂，求度世道。」

淨度白佛言：「人從三惡處來生者，爲無反復，籠戾難化耶？」

佛言：「如是。人從三惡處來生者，惡心未歇，獷強意未滅。不仁無義，骨肉相疏，不好學問，妒賢嫉能，證人人罪，語欲勝人。又不肯奉持齋戒。師父呵語，欲使順戒奉法，其人言：『戒法在我心中，但念佛及師，經戒，行坐臥起不去心口，復欲使我爲耶？』師曰：『九齋之日，何不詣塔寺齋戒耶？』其人言：『我非沙門，何必塔寺？』『月持六齋，一年之中妨廢家計百餘日。吾寧可止不生活耶？我知當爾，我不受戒，亂我心不得生活。』師曰：『吾但欲使卿得脫惡道耳。不益吾身也。』致吾何爲也？」其人言：「寺中諸沙門，何不盡得道去？故復與我曹相似。塔寺、我舍，復何異乎？道在我心中，不在塔寺。衆人中得也。」如是人輩，當知地獄家，假使來小休息耳，獄鬼屯守不置。其人不自知爲惡鬼所守，不知死後當入大泥梨中，無有出期。」

淨度白佛言：「其人爲自知從泥梨中來出不？自知死後，當還入泥梨

宜不？

佛言：「人在胞胎中時，端識宿命，欲生時，從道中到地，神識亂忘失宿命，不復識事。」

淨度白佛言：「吾我人，來踐迹者，言聾如羣羊，不知命在何時，戀著妻子，積聚財寶，修治園圃，遺與妻子，作罪求利，賤命重財，好得惡與。師教作福，其人言「和上不知我曹，官私百端，適不能死，但道閑事，和上閑居，但思美食好衣，不知我曹官私百事不可諧活，官家亦有役使，發調，佛家當差，亦復甚於官家，我受戒直爲更求役調」師曰：「吾但欲使卿自得後世福，福可救，罪當棄」其人言：「我今交欲餓死，妻子飢窮無知者，那知後世也？」凡布施之福，自發心乃爲福，不在他人勸強也。」

佛言：「如是人輩，罪之所致，不受勸厲之諫，但自用，心慳貪無信，死入地獄，五毒治之，妻子財寶盡在世間，了無福救，受罪苦痛，無復竟已，悔言：「我平生之時，愚癡不知益作布施，不知益作諸善」悔不益持齋戒，悔已無益。」

淨度白佛言：「其人已脫地獄，來生爲人，不欲還入地獄可得爾不？」

佛言：「可得爾，當求明師，受佛戒，行歲三齋，月六齋，齋日如法，益作福施，勤加散華、燒香、燃燈、禮拜、悔過，用師教令，數數講論，常從師問度世之道，隨師節度，死不復歸三苦處，恣意所欲，所生之處常在福地。」

淨度白佛言：「其人地獄家，假使來小休息，當還受餘罪，那得生福地？」

佛言：「猶如大長者，任獄囚出之，囚自知餘罪未竟，囚黠慧不惜所有，依因長者廣作道地，後亦得脫，人亦如是，地獄雖有餘罪待之，其人依因三尊作功德，何憂不生善處？」

蓮華淨菩薩白佛言：「人已得爲佛弟子，如法淸淨奉持齋戒，自可長離三惡趣，行之既易，無所作爲無煩勞，不損功德力，閑居無爲，何有難乎？而憂三趣也。

我自憶念，從本無中始出時，得爲人，常保三道：天上、人間、十方佛前，至於今日未曾更三趣、三惡冥路，何所忘樂而受患害？」

佛告蓮華淨：「而衆生樂於欲，爲色聲香味細滑所誤，猶如鷹師持一鴿捕數鷹，人亦如是，求六情利，竟未歡樂，長夜受罪誅，貧富數已定，愚者謂可益，智者任宿福，如耕有限量，春種多秋收多，種少秋收少，人之貧富皆由宿種，今不可力也，世人不了是，貪求無厭，欲十錢利，未有百錢益十倍，稍零落，歡曰不足，言憂惱甚大多，坐是入三苦，永失於神路。」

相淨菩薩白佛言：「何謂爲五戒相？何謂爲十戒相？何等爲具戒相？」

佛告相淨菩薩及諸會者：「明聽內著心中。」

佛言：「守戒不犯，心口恆淨，不說師父短，不證人人罪，死死不犯戒，堅住須陀洹地者，五戒相也。十戒相者，謂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難動如地，禪求三脫，與神同道，道氣同無眞人地，十戒相也。具戒相者，樂戒閑居，節少行來，知足不求，少欲易可，慈愍衆生，如母愛子，欲令度脫，心住阿惟越致地，是具戒相。」

佛說是時，百萬菩薩得不退轉，五十萬比丘得三萬三昧門，十億天人發無上正眞道意，八萬士女皆得道迹。

長老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目犍連、須菩提、舍利弗等五百弟子，離坐頭面作禮，長跪叉手，向白佛言：「何謂爲淨？何謂爲不淨？」

佛告諸弟子：「不持戒者爲淨，何以故？淨不爲諸情動，外不入內，內不著外，用不著故爲淨，以淨故，故不持戒，不淨者持戒，以不淨故持戒，檢諸情，使向本無，向本無淨，是故持戒者爲不淨。」

縛色長者聞佛大會，廣度天、人民、雜類、尊天、釋、梵，盡共大會坐，長者有五百美女，甚重愛之，常以嚴飾諸女，如待賓客，以自娛樂不離食息，妒心在內，欲留美女，情中不能離欲；與共俱行，恐人衆觀；狐疑不決，佛力感致，即將五百美女，俱至佛所，禮拜揖讓，畢訖就坐，而坐聽佛淸化，殊非流俗所用，其事盡及長者，意疑離坐，禮佛足叉手，長跪白佛言：「色者光目耀身，人之所尙，好聲者悅耳之音，忘憂除患，色聲香味細滑，最是天下快樂之本。佛皆反之耶？」

佛告長者：「就坐諦聽，內著心中，信五色令人目盲，愛色婬奔，令人無色，恆爲婬鬼所守，食噉五藏，飲人心血，令人髓消腦騫，視聽不聽，老病速至，死入地獄，有何樂哉？五音陷耳之錐，國家用之，亡國破家，臣下用之，亂朝失位而身危亡家，庶人用之，男女多婬，破家滅亡，死入地獄，有何樂哉？」

長者白佛言：「天下之人，以何爲好？」

佛告長者：「頭澤衣帛不爲好，面首端正不爲好，細色好身形不爲好，立行巧步不爲好，言音綺語不爲好。心端意正，行合道化，死得上天，爾乃爲好。」

長者白佛言：「天下之人，以何爲樂？」

佛告長者：「不謂藏積機寶，行則車乘，坐則帷帳，美女恣情，飲食可口，文彩服飾，衆伎自娛，坐呼立至，應心所欲，不爲樂也。謂奉持五戒，十善行，十法本齋，四恩，四等，八聖諦，空無相願，死而得泥洹，是爲最樂。」

長者聞經，欲垢漸薄，五百美女結解，發無上正眞道意。爾時外復有豪族長者七萬人，來欲禮世尊。前來長者，使人聞門。言：「內有宮人美女，外人聞此有上妙婦女，欲來觀我婦女耳。我何爲將美女來，用示人衆？」人衆共觀我美女。

佛化作大城宮殿，竟不能閉門。外長者衆通問得聽，便至佛所。坐中長者語諸美女：「皆伏地！勿爲人所觀！」

諸妙首婦女盡伏地。七萬長者禮佛畢訖，自詣坐次而坐。

於是佛告先來長者：「卿莫慳貪迷惑女色，以心度他人心，以意度他人意。謂心等意同，乃復不爾。卿自謂美女好無比，吾觀從頭至足盡穢，無一好者。譬如革囊，內滿不淨，身體骨幹，內塗血澆，皮覆以蔽，汙露。汙露在內，外強以飾，幻人耳目。樂家縛獄，貪世不斷，是種苦本。色妒害賢，禁止他人善心，死受重殃。」

長者白佛言：「婦人情貪，爲他男子所觀，更相婬汙，遂種罪根，故禁之耳。」

佛言：「正使人萬劫中熟觀美女，能使美女媚好損滅不？正使男女俱相悅色，對共相視，身不相到，能有損益不耶？愛色增獄苦，離色無憂患。妻爲鎖當，子爲杻械，舍爲牢獄，財爲繫閉，是四爲地獄種。無著乃解脫，離愛則近道。近愛增苦本。婬樂自纏，如蠶作繭。黠者能解婬縛，不婬除衆苦。心念放逸，行見婬，以爲淨，恩愛意熾盛，從是造獄牢。覺意滅婬火，常念欲不淨，從是出獄牢，能斷老死患。愛欲自覆蓋，自恣可情意，自縛詣獄門。如魚入鉤口，爲老死所司。一日過去，人命稍盡。譬如牽牛向屠，牛舉一腳，稍近死地，可哀無救。人亦如是，寸陰以過，人命亦減。人生則有死對，強健則有病對，一壯則有老對。四等共居，苦皆從愛欲生。三毒愚癡，三毒貪婬，三毒瞋恚。除此三者，四怨則滅，無復生老病死痛，得長解脫，無憂患。」

長者意解，即得道迹，前受五戒，爲清信士。愛縛已解，獄苦以滅，死法梵天。

長者告諸美女：「吾已得道，意已離汝。從汝所宜，吾不拘汝。」

五百美女，皆得道迹，發於無上正眞道意，求作沙門。

聖衆比丘僧皆言：「不聽此人大好。若聽爲沙門，罪人不少。」

長者聞五百美女發意，亦甚歡喜，長跪叉手白佛言：「願垂大慈，聽爲沙門！」

五百女人解身瓔珞珠寶，散佛上及菩薩大弟子上，化成寶蓋。其一寶蓋下有一化佛，皆言：『聽爲沙門！』

於是五百女人頭髮自然墮，袈裟便著身，以成沙門。其女歡喜，化成男子，皆得阿惟越致。五百沙門繞佛七匝，頭面禮佛足下，並大弟子衆。報恩已訖，歡喜和顏悅色，叉手長跪白佛言：「請問四事所疑。若見聽者，乃敢發問。」

佛告五百沙門：「自恣所問。佛當爲汝解釋所疑。」

五百新沙門俱同一念，白佛言：「我等蒙佛重恩，今得過度，出於死地，還見四事：人及鳥狩，身神一等，受形不同；狩著甲戴角，鳥角作啄；我等何緣去女爲男。願釋所疑。」

佛告五百沙門：『諦聽，內著心中。狩所以著甲戴角，皆由宿命種行致之。前世爲人時，喜著木屐入寺舍講堂及沙門房中，死後入地獄。燒地熱如赤鐵，其足到地皆燃燃盡，毒痛不可言。積數千萬劫，罪之未盡，故使不死死復入鐵刃獄。足行其上，地生鐵刃，利如剃頭刃。人走其上，斷趺折骨，亦積若干億萬劫罪，竟從地獄中來，復作著甲狩，戴角者。喜著步搖、華樹、巾角，持頭觝觸人，死後入大鷲獄。鷲立人兩肩上，嘴如鐵錐，啄人頭，發骨食腦。積不可計劫，乃復得出，爲戴角蟲。鳥所以著角嘴者，宿生爲人時，喜口強辭，竟傳舌，鬪亂言人。死入鐵鉗獄。獄鬎燒鉗正赤，以鑠其舌。復燒鐵鉤正赤，鉤有三刃利如錣，獄鬎以鉤，鉤斷其舌。復以利刃削其舌，細如縷。舌適還生，復以犁耕之。復以燒鐵杵刺其咽中。罪過未盡，故不死。積不可計劫，形竟得出爲鳥，以角爲嘴。若說君主師父，其罪未殃，墮五不請。

佛言：「汝所以於佛前，去其女身爲男子者，惟昔定光佛之時，國中有一梵志，字彌蘭，博學多知，國中儒學者皆師仰之。梵志彌蘭當時五百弟子以爲左右，常修梵行。時適講堂，菩薩過之，一一解釋經中要事，令五百人各得開解。終日竟夜，門徒皆悅，菩薩捨之而去。後日同時俱見錠光佛，佛授菩薩決，五百梵志亦發無上正眞道意。爾時受朔菩薩者，今我釋迦文身是。爾時彌蘭者，今長者優多羅身是。爾時五百弟子者，今汝五百沙門是。雖修梵行，忿態不除，故受女身。宿師相遭，結解得成男子。汝等五百人從後十六中劫當得作佛，號寶手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其同一字，國名妙樂，人民熾盛。但有菩薩衆，無小道證。其佛住世十有六劫，像法亦住十六中劫。其時國中豐熟，快樂難量。」

佛說是時，三十萬比丘得不退轉，四十億菩薩得阿惟顏，九十億天人皆得無所從生法忍，八千清信士求作沙門。佛即聽爲沙門。十萬凡士、七萬凡女前受五戒，六十億清信女皆得柔順忍，二十萬比丘皆發無上正眞道意，二百萬天人亦發無上正眞道意。

恐畏長者白佛言：「我身更是千痛萬毒已遍，今欲遠避之。何等爲五不請罪，何等爲十不救罪，何等爲五無竟罪？願佛加恩解說。」

佛告恐畏長者：「受持勿忘。五不請罪者，惡意向佛，破塔壞佛像，盜三寶財物，亂比丘僧，謗人師父罪。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弟子不謹慎，師爲弟子除殃滅罪，教去惡就善，恩倍於親，百有餘分。然弟子不深解經律藏，濁眼觀其外，動記師過。若師有實事，弟子悔過，師爲咒願，其過得除。師無實事，弟子罪重。師雖以佛故，慈心療救弟子，天網以設，不得赦。三尊極尊，度人無量。而誣謗之。父母生之膝下，推燥居濕，慈感神祇，血化爲湩，乳哺養育。至其長大，教詣師氏，禮義成之。其恩重天地，而更背恩，不奉父母。君主仰授，能令人尊貴，能使人貧賤，能殺人活人。而反不忠。天下有三大難事。何謂三大？一曰佛，法，衆師，二者父母，三者君主，王侯。得歎其善，不得說其惡。罪成不可救。」

恐畏長者白佛言：「君主、父母、師友有過，我欲諫之云何？」

佛言：「大善。大欲諫者，自可諫君及父母耳。雖爾，當詳審其事，乃可諫。師有可諫者，不可諫者。已知得道者不論，未得道者有二輩。一者憙守來不畏禁戒，數是犯法者，亦當詳審審諦，乃可長處，驚諫三過。不止，當自現，不自悔過而退，云得轉爲他人說。二者守戒畏死，兢兢念道，出入分明，不數犯禁。如是內外無過缺，雖時有過失，或欲戒人，或知人有過不得善說，故深求佛意，漏和均舍羅度人。是輩不可諫，但當自責我曹。弟子曰：「弟子中誰有不如法者？願尊師當爲我曹罪戾之人原除罪事。」師曰：「弟子盡來，即具香火。」師問弟子：「卿戒淨不？」戒淨者燒香禮佛。

佛言：「戒淨懺悔而退，戒不淨者首過如事說。師當教悔過，過乃除滅，不實守萬劫，罪不除。是爲五不請罪。

十不救罪，一者貪無厭足。二者婬無厭足。三者瞋恚難諫曉。四者愚癡所爲，無道難與共語。語之正事，反引邪事爲喻，不信正法。五者嫉惡他人。六者憎妒他人。七者主求他人短，不自見過。八者禁固他人，使不得聞經，行道，布施爲福。九者不信罪福。十者習惡不止。是爲十不救罪。

五無竟罪者，一者殺生，心口念殺，受罪無竟。二者貪利劫盜，心貪意念，受罪無竟。三者婬嫉無厭，受罪無竟。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傳舌相鬬，受罪無竟。五者嗜酒貪味，狂亂無禮，受罪無竟。是爲五無竟罪。」

恐畏長者白佛言：「人處世間甚爲危險。度世大難，我甚憂怖。唯有作沙門，閉房自守，不豫世事，雖不得道，是免苦地。我今年已過，妻兒累重，情中戀戀，生相棄復難。這住家，衆罪日滋。云何自度？」

佛告恐畏長者：「汝乃能自憂度世道，能滅我憂，何甚快。汝今遇大福德，遭値佛世，尚復可可耳。乃得復聞淨度三昧，其福功德無以爲喻。十方須彌山，段段解稱量，可知斤兩銖數；十方各十萬恆河沙佛剎海水，可量知斛斗升合數；其聞是尊經三昧，歡喜奉行如法者，其福尊無比。是皆非凡人行。如中事不失分毫者，尊過十方天上世間，德無能與等者。汝莫憂，行者得度。雖不能出家作沙門，居家亦可修道。堅持五戒，行九齋，使如齋法，齋日詣塔寺受齋，蕩滌六垢，論講道化，求度世道，自可得度。何憂之有耶？」

恐畏長者白佛言：「我所居處，去王舍國五百里。遠田既無塔寺，亦無沙門。佛行度人非一處住。我羅從二十餘人，我年復老，或復小弱，不能行遠道者。既到塔寺行齋，日，妨廢五日，所得既少，所損甚多。日月久長，於生死意久則疲厭墮落，續入惡道。當云何？」

佛告恐畏長者：「人身難得，度身急事。人來生時，不手將妻子來也，死

去亦不將去　我且非我　何況妻子財　且自憂身　身自不度，那何度他人？　自不能泅，莫負他渡水，兩死水中耳　自未能得度，戀念妻子，枯並不度　求道，身中急事也　男女各自當盡心敬意　不避勤苦，乃可免難　自作自得，不與他人計日疑難也　若彼聚落賢衆少，不能起塔寺居沙門者，當棄頑闇之羣，馳就賢者之衆　孩兒可度，何況成人任戒者　八歲男、十歲女可行千里，各自有腳　欲求度身，不當疑難

恐畏長者白佛言：『已解　居聚落無佛弟子，但有俗人　我當從業移，近善友塔寺，我自得其福』

阿難白佛言：『是尊三昧，度人乃爾　衆生之類，有識之屬，莫不得度者　尊巍巍，諸經中最，衆行之首，立道之元，百福之王，尊妙乃爾　名爲何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斷諸苦本，一名總持諸法門三昧　又名淨度三昧　度諸天、人民、鬼神、龍、阿須倫，下及三塗，莫不度脫　淨諸情、淨三界，故名淨度　過去諸佛皆奉行是淨度三昧，自致得佛；現在諸佛從是三昧，自致得佛；當來諸佛亦當學是三昧，從中得佛　當奉行之　阿難，供養是三昧，復當過於六度　阿難，是經從生死大難中拔度衆生，恩重不可量　阿難，當念報恩　阿難，諷誦說是經處，魔皆愁毒　劇如人一朝亡失妻子、父母、財產、寶物，身復在牢獄，號哭愁毒如是　魔悔可便，欲斷是法　當堅持之，勿爲魔得便　阿難，我滅度後，當廣爲一切諸天、人民，布露演說，令得度脫，如我今日　阿難，我周遍說法，一人不度，終不捨去　阿難，我般泥洹後，末世時人，少有信佛奉行經戒者，倚法倚界難名　設有奉法者，皆言：『是狂人！』耳一日不作，百日不食　云何不作？　正使沙門萬萬，未有能樂戒究竟者也』

阿歎白佛言：『人道難得　已得爲人，復得聞佛經戒，何故不精進？』

佛告阿難：『有四輩弟子，無本心故不精進　何謂爲四？　一者家居貧苦，來受佛戒，冀望富樂　二者疾病，來作佛弟子，趣求一時利　三者強教人，來受佛戒　四者聞作佛弟子，後脫地獄，可得生天，謂直一受戒，後得所願，不知行之委曲　是爲四輩　人愚癡，不曉求後世濟神離苦，唯求目前利　其人既不精進，年前年卻，反爲魔得便　所向不偶，謂呼受戒，反得其殃　不知自行違所致，用無本心故

復有四輩人能精進　一者畏三惡道　二者從人道中來　三者從天上來　四者從他方佛國來，便能精進

沙門亦有四輩，無本心不承至法　一者避世間苦，來作沙門　二者避官役，來作沙門　三者不能得衣食，來作沙門　四者避病，來作沙門　無本心故，不能精進，亦不能免三苦

復有四輩人作大精進　一者念生老病死痛　二者宿世沙門中來　三者天上來　四者他方佛國來，乃能精進

我般泥洹後千歲欲末，若有沙門、若清信士，中有守戒精進如律行者，此非凡人　或是文殊師利，或維摩詰，或惠法大士，或颰陀和菩薩，或彌勒輩，示現作沙門，建立懈廢之人　清信士女中有能殷勤齋戒，死死不缺犯者，亦他方上士　或罪謫來生閻浮提，或因緣來生閻浮提　亦非凡人也』

阿難白佛言：『弟子於閻浮提五燒、五毒、愁苦之世，衆雨之中，奉行淨度三昧一日一夜，其福何所爲喻？』

佛告阿難：『若有菩薩，起七寶塔滿閻浮利，作七寶講堂，一一堂上，施設金銀水精流離車渠馬瑙珊瑚眞珠，作床坐，床繞縫，坐具，遍諸床榻上，繪綵華蓋，燒好雜香、澤香、搗香，供養百劫　其福寧多不？』

阿難言：『甚多甚多，天中天』

佛言：『不如活一人福倍多』阿難，不可爲比　活滿四天下人，不如自守一日福倍　復倍相去甚遠，不可爲譬喻　人能於是五燒毒燃之中，清淨自守齋戒，如法一日，其福隆盛，轉身得度不久』

阿難白佛言：『若弟子中有精進如法者，後自可度，不須師耶？』

佛告阿難：『弟子精進，雖足免難，非師不度　師爲重任　如人生無父母難名，又無所寄屬，云何名字之？』

阿難白佛言：『如佛言者，末世時，弟子皆共更相放效，不奉律行　已爲廢棄，尚不能自度，何能度弟子？』

佛告阿難：『人欲求度世道者，當求明師　譬如人欲渡海，當隱視船，爲可任用不？　足能到彼岸不？　船師爲本船師不？　爲新來也？　船完堅、師本故師，便可度無憂　船有不牢，師復新人，如是者不可強度　當觀師戒行完不？　堪任我師不？　我行可師意不？　我中師弟子不？　師爲有律行不？師法難易耶？　我能堪任奉事師不？　我爲能持師戒不？　若觀中師者，當奉敬如事神明，當護師意　師爲我曹故勤苦　我曹亦不當於師有所愛惜　當

知師性所喜不喜，語言不得觸師，違傷師意，師意微恨，後或大罪。頭之頭之。是爲求法。

阿難白佛言：『末世之人，不用正化，律行者少，國中無持戒律者，可止不作佛弟子不？人身難得，爾當更劫數，云何？』

佛告阿難：『經法所到之處，時時往往，有持律行沙門，比繼佛種不絕域中凡有若干億萬菩薩弟子，若干億萬清信士女。十方諸佛一日一夜各三時放道眼，普視諸天人民幾許精進，幾許不精進，幾許爲俗，幾許爲道，幾許爲惡，幾許爲善，佛盡知之。從五戒上至具戒，入律行者，十方佛悉，皆稱譽受作弟子。不入律行者，十方諸佛亦自不受。是爲棄人耳。是故，四部弟子當念精進，晝夜各三時禮拜首過。雖不能日日三時禮拜，莫失齋日勤修，講誦淨度三昧。信樂受持，衆垢漸少，心明意淨，稍近泥洹。若人布施萬億劫，不如一日諷誦是三昧，其德出彼福上。施萬億劫，心無懈倦想，不如讀是經，一竟思惟解慧，其德正直等。是經累汝，阿難。是經度人無量，阿難。是經中有大尊天神，與是經俱。』

爾時四天大王，自與眷屬俱白佛言：『是經所在之處，我自擁護持經之人。』

第二忉利天、帝釋與諸官屬俱白佛言：『若後有善男子善女人執持經卷者，我自護是善男子善女人。』

鹽天、兜率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天、大梵天、梵輔天、上至不入慧天等，皆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信樂執持是經卷者，我自護是善男子善女人。』

諸天結願已，各作禮而還。

佛告阿難：『如是經卷所止之處，當令有五清淨。一者枰榻令清淨。二者掃灑令清淨。三者香火供養令清淨。四者讀是經，當用鮮潔手巾。五者齋戒清淨，無食葷辛。是爲五清淨。初聞是經者，心意不堅，魔憙亂欲，斷是經法。讀是經時，若男子、若女人，持異種不好語來聞善男子、善女人耳者，不當受。當逆呵之：「卿欲亂我意耳」。受者魔已深入，爲魔得便。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不久得聞法，聞亦不能究竟。以爲魔得便，以失善師意。師與弟子已有瑕釁，師案法律行事。沙門欲得情淨無勞垢者，一時一從，則無塵勞。久則生垢，敬意以盡，慢意以生，兩不得福。俗人不知清信士女法，清信士女不知沙彌法，沙彌不知沙門法，展轉不相知行事。不能承用法教者，但種罪根，俱墮惡道。不如早解，後可無對。』

佛說經竟，諸天、阿須倫、鬼神、龍王、地獄官屬、國王、臣民、四輩弟子，不可計菩薩衆，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傳惠辯《佛爲心王菩薩說頭陀經》

若夫至道圓明，虛無湛極。悉悲普攝，濟生死之深河。浮大寶舟，廣度四生之難；恩沾大道，迴拔三界之牢。慧鏡長懸，照無明之巨夜。法王慈愍，接引多方。衆苦之病無窮，設藥之途非一。故有照明大士，垂音五濁之中，悲愍羣生，勸請如來設教遺。

首稱：『佛爲心王菩薩說頭陀經』者，以爲王心爲身之主，耳目處其外，任持六根，不壞善惡種子，使之不亡。乍去乍來，無有限礙，自在如王，故言『心王』。『菩薩』，解脫之別稱，得道之異名。以覺合機，故稱『佛說』。『頭陀』者，西國之語，此土往翻名爲『抖擻』。煩惱不生，寂然無相，故曰『頭陀』。『經』者，常也。人能悟道，永離生死，故號爲常。

爾時時無有二行人發意之時，故云『爾時』也。佛『佛』者，覺也。自覺虛凝，離心意識，蕩寂空無，神變自在，故名爲『佛』也。在大林藪山。五陰煩惱，是『大林藪』。無明厚重，不能覺察，名之爲『山』也。山形大小，縱廣八萬四千由延。五陰、三毒、合爲八萬。『地、水、火、風，名曰四千。『由』者，從也。『延』者，長也。其身心造不善業，迄至死，不能改悔，故名由延也。其山四方，有無量夜叉、羅剎、虎、狼、師子、毒蛇、惡鬼，煞害衆生，啖人精氣。『四方』者，四大是。四大假合，共成此身，故曰『四方』。煩惱數多，故言『無量』。緣境不住，故名『夜叉』。取捨心起，名爲『羅剎』。無明熾盛，吞食善法，名之爲『虎』。貪心造罪，不生厭離，名之爲『狼』。惡性盛猛，能壞善根，名之爲『師子』。『毒蛇』者，貪、瞋、癡是，能壞法身、慧命。煩惱亂其身心，不得自在，名之爲『惡鬼』。萬行法門，自然消滅，故云『煞害衆生』。『啖人精氣』者，煩惱是也。其山四維，復有無量賢善大士，修學大乘。眼、耳、鼻、舌、自性清淨，無所染著，名曰『四維』。一切煩惱，自然改變，故言爲『智慧』。『賢善大士』，亦名『修學大乘』。不簡怨親，通同普載，名爲『大乘』，亦名『無乘』。『名曰』，『大乘』也。於佛法中，決定生信。『佛、法、僧寶，本是一心，更無別異，故名爲『信』。『信』有十心。一者，信知此身無常，無我；信三寶常住不滅，設有變滅，信知亦現之相，非是實滅，是名『信心』。二者念心，非是生滅之念，色心不二，自性不動，守本不移，是名『念心』。三者，進求涅槃，是名『進心』。四者慧心，覺了自性，空寂無二，是名『慧心』。五者定心，常住法性，是名『定心』。六者不退心，進趣般

写、不爲生死之感、是名「不退心」　七者迴向、觀行淳熟、流入法河、是名「迴向心」　八者護法心、護諸衆生而成就之、護己善根而不失之、是名「護法心」　九者、戒斷生死、永捨俗緣、是名「戒心」也　十者、志願滿足六波羅蜜、超生死輪、趣涅槃岸、是名「願心」　故曰「生信」也　護持禁戒、如淨明珠　清淨心是「守護心城、摧伏外道」　習繫爲城、城諸妄想、下令漏失　經曰、以無心意、無受分、而悉能摧伏諸外道也　五峰神仙、最居山頂　色陰、想陰、識陰、受陰、行陰　「陰」者、蓋也　能掩其心、令不明了　形礙爲色、領納是非爲受、妄書思惟爲想、歷緣諸境爲行、了別名稱爲識　無明、黑暗長生、致曰「神仙」、亦名「長受」　恃人我慢、高於五嶽、故曰「最居高頂」也　仙人我慢、五欲自恣、不悟無常　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五處受生、貪是名爲「五欲」　隨所樂著、任情造造、故曰「自恣」　生老、病、死、念念遷謝、故曰「無常」也　佛與迦葉、諸大菩薩、側塞虛空、前後圍繞　佛者、心也　心王自在、能使識不起、異念卽是弟子、故曰「迦葉」　既隨教命、心得解脫、名爲「菩薩」　法身廣大、包括十方、故言「側塞虛空」　無處不遍、故曰「圍繞」也　四部弟子、一時共會　眼、耳、鼻、舌、名爲「四部」　心王所制、不染色、聲、香、味、故言「弟子」　俱登正覺、故言「一時」　身心不二、卽是「共會」　「會」、合也、合「一相」理也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世以救滅爲義、尊以覺證爲能　覺知一切煩惱無所有、故號「世尊」　「衆」者、十煩惱之中、悟平等道、故曰「衆中尊」也　坐寶蓮華、觀行已畢、至無功用、寂住果位、名之爲「坐」　「寶」者、道也　道體明淨、舉塵不染、故曰「蓮華」也　結跏趺坐、此爲入定也　端其身卽心眞、正其念卽虛靜也　嬉怡微笑　悟道性情、美名之「嬉」　「怡」之言悅　悅樂心神、故「微笑」之也　威德光明、普照一切　煩惱消滅名「威」、「識了無生曰「德」」、故曰「威德」　清淨是「光明」　「普照一切」者、謂陰、入、界、一切法　陰者、五陰、色、受、想、行、識是　入者、十二入、內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有六塵：爲色、聲、香、味、觸、法、名十二入　界者、中間六識、六根、六塵、卽是十八界　是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一切」　行人觀之、空無所有、名之曰「照」　故云「普照一切」也

佛告心王菩薩：　告之言發、發開生死心、見法身相、虛凝不動、自在無礙、卽是心王菩薩也　汝當爲諸大衆、宣說甚深無上妙法　「宣」、猶吐也　從無明地吐出法身寂寥、無相平等　平等不二、故言「甚深」　「妙」者、要妙之法、佛所說也　令諸衆生、識煩惱性空無所有　衆生迷故、爲有煩惱；覺已知無、故言：「空無所有」也　令頭陀正法、苦樂一相　「生死是「苦」、涅槃爲「樂」」　生死既空、涅槃非有　平等無生、故言「一相」也

心王菩薩承佛神力、身昇虛空、變現自在　「承」者、受也　受佛神力、自覺身心本無所有、故云「虛空」　變現自在者、轉妄以入眞、萬物不動、故云「自在」也　於大衆中、放大智光　光如百千萬億日月、清涼調適　「清涼」是「寂」　寂相不動、說名爲「如」　「一百」者、百波羅蜜、「千」者、六法明門：「萬」者、行也　定慧雙照、明同日月、故言「百千萬億日月」也　煩惱火滅、故言「清涼」　喜怒不生、名爲「調適」也　隨諸衆生、所求皆得　聖化無礙、故云「皆得」　普照十方、招集有緣諸來大衆　「十方」者、十惡也　「招集」者、四諦是「有緣」者、「二」因緣是　煩惱非「一」、名曰「諸來」　「來」之言「會」　煩惱交會、共造「一心」、故言「大衆」　體寂空明、名之「照」也　天龍八部、護法善神、心淨爲「天」；智慧爲「龍」；五陰、三毒、合爲「八部」　不起異念、名爲「護法善神」也　四天王等、眼、耳、鼻、舌、名爲「天王」　見聞覺知、二相不起、名之「四」等　上至有頂、下極空際、「頂」是實也　實相之理、圓空不動、故言「有頂」　上下無二、曰「極」　「極」者、「空」也　「空際」、名爲佛性也　六道四生、蒙光喜悅、眼、耳、鼻、舌、身、意、名爲「六道」　地、水、火、風、名爲「四生」　神光照蕩、空寂無生、故云「喜悅」也　皆來聽法、理性虛無、湛然不動、名爲「聽法」也　大衆雲集　言此妄身、猶如雲集、暫有還散、究竟無實也

菩薩摩訶薩大慈所薰　「菩薩」者、西國語、此云「道心衆生」是　「摩訶薩」者、亦是西國語、此云「大道心衆生」是　慈能拔苦、苦惱不生、名曰「大慈」　「薰」者、香也　香義我身、煩惱滅盡　頭是無價寶香、非是世間草木之香、故云「大慈所薰」也　復放八百萬億最勝光明　「八百」者、六根是　「一根一百」、故曰「八百」　「萬」者、萬行之門也　「億」者、總持之大名　見道轉深、故名曰「最勝」也　其光明中宣說：「一切衆生本性清淨、「衆生」相、卽是實相　故言「本性清淨」也　無生無滅、妄想不起、是名「無生」；善法常生、是名「不滅」　無垢無淨　「分別是「垢」；無分別是「淨」」　垢性自空、淨性非有也　無生死際、無涅槃際　生死性空、涅槃非有　二際平等、等諸法空故　「際」俱空、空故平等　諸法亦然也　閑居靜住、卽是頭陀　因成果就、故曰「閑居」　淳一無雜、名爲「靜住」　寂然念道、絕斷攀緣、見道性空、攀緣卽滅　不生分別　識性體空、本無分別也　何以故？生死、涅槃、不一不二　法身不動、離諸名數、故云「不一不二」也　但假名說、援引愚夫　涅槃方便、是世權教　指方陳說、令識道性體空、生死如夢、如電　愚夫不了、爲生死可捨、爲涅槃可得　於空之中、妄生染著、衆自覺嘆、迷來日久、故言「假說」也　上品衆生、體達法相、不入涅槃、不出生死　法性體空、空無出入　中品衆生、捨於生死、貪求涅槃　捨生死是「聲聞行」、貪求涅槃

是之人間　名塗　不求是菩薩之也　無方便慧，實際爲家　不識生死，虛繫諸虛妄
幻化，是無方便慧　經曰：「有慧方便解，無慧方便縛」也　下品衆生，無明癡住，心無
智慧，名曰　無明　不能發起道心，故言　癡住也　不覺不知，沉淪苦海　恬在生死，
故曰　沉淪苦海　常以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憂
悲之苦　憶想不住，念念分別，名爲「生苦」　老苦者，煩惱惱亂身心，不得自在，故言
「老苦」　攀緣妄想，馳散外境，心神躁擾，名曰　病苦　菩提之性理，在煩惱之中，不覺不
知，名爲「死苦」　非本所求，妄生追念，念不離意，名爲「求不得苦」　佛是衆生慈父，愛念
衆生，猶如赤子　衆生皆牧，輪迴生死，故云「愛別離苦」　五陰爲怨，惡業爲憎，煩惱交
會，隱藏無地，故曰「怨憎會苦」　大道之門被塞，佛性未由顯現，故曰「憂悲之苦」　苦苦
無際，名之爲「海」也

「諸菩薩等，汝當諦了，如是光明，從何而來？」內外推求，都無生處　內
外根塵，空無自性，故曰「都無生處」也　從心化生，湛然常一　從定生慧，故曰「化
生」　言「心」者，非是生滅之心，乃是無相之心　名字雖多，其體不異　故曰「常一」也
「一相光明，觸衆生身，從毛孔入」　「觸」之言照，「衆生身」，內外徹通　衆生心納，猶
如毛孔　「一相光明，無處不遍」，名之曰　「入」也　衆生遇者，入無量定　「入」之言觸
觸此身心，猶如虛空，本來不動也

「光觸眼者，入妙色三昧；眼雖見色，妄識不起，與物合故，名爲「妙色三昧」也
光觸耳者，入音聲三昧；耳雖聞聲，不得聲相，識不分別，名曰　音聲三昧」也　光觸
鼻者，入香林三昧；鼻雖聞香，不得香體，即是空　空無分別，故言「香林三昧」也　光
觸舌者，入法喜三昧；舌雖觸味，不得味相　味相自空，識無分別，名爲「法喜三昧」
也　光觸身者，入智明三昧；身雖知寒、熱、澀、滑等，不得觸相，識不分別，故名爲
「智明三昧」也　光觸心者，入法明三昧　「六識體空，無能分別，狀若韻音」，六根是同
一根，故名爲「法明三昧」也

「光遍十方　仙人蒙光，我慢即除，無相之光，超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自然消滅也　身心清淨，悟無生忍　清淨之心，是無生忍也　惡鬼、毒蛇、夜叉、羅
刹，啖人精氣者，皆發菩提心　身心空寂，是發菩提心也　一見牛頭，門靜心息
善惡二見，名曰「牛頭」　生滅不住，名之爲「門」　畢竟不生，名之爲「息」也　波旬魔
王，開地獄門，施清涼水　生死魔、煩惱魔、魔力威大，自在如王　無明閉塞，名爲「地
獄」　豁然悟解，萬象參羅，本無所有，名爲「地獄開」　「施」，言捨　捨離諸見，妄想不生，
即是法　「清涼水」，即是法水，湛然清淨也　饑餓衆生，自然飽滿，心生煩惱，憶想妄
緣，名爲「饑餓」　禪定無生，法喜無滿，故名爲「飽」也　發清淨心，飡法喜食，身心解
脫，妄道心相，名爲「法喜」　不生自無，即「解脫」也　深入，法性，自在無爲，實相之
理，名曰「深入」　體性不動，言「逍遙自在，故言無爲」也

「雖得無爲，察心不住　不住而住，自在不住也　學方便故，所化之緣，皆
可　能化之智，曰「便」也　以法爲妻，化生一子，名爲法王子　處在深宮，出
念思惟　「妻」者，定也　定能生慧，故曰「化生一子」　者，菩薩是也　實相云遠，觀而莫
睹，故曰「深宮」　空寂無生，名爲「出念」也　學大方便，不捨有爲，不住無爲　「住」雖
有無，平等不二，是「大方便」也　二慧方便，念念具足　「既不住，二從何立？」慧亦
無體　言「不行名，解了還無」，故曰「方便」　前念猶淺，後念轉深　深相不等，名爲「具足」
也　其年雖小，常樂出家，學無上道　初入，定門，道行未成，名爲「年小」　心無間
念，曰「定」　「從定起慧，名爲「出家」」　「學」者，學性平等，故曰「無上道」也　不樂世事，
常修少欲知足之行　端心自守，五陰消亡，故曰「不樂世事」　意識無求，名爲「知
足」　修六和敬，眼與色和　心滅境亡，體無分別　色心不二，合一相理也　何以
故？　心不緣色，妄識不生，即是和義　「和」者，合也　合一切空，空故名「義」，
義即是佛也　餘如上說　耳、鼻、舌、身、意等，此之五根，義同眼釋　故言「餘如上
說」也　動靜常一，守護心城，不令賊入　「道心堅固，六塵之賊，無由得入也」

「外道六師，多方巧術，詐爲親善，六賊向外取塵，名爲「外道六師」　取捨難
易，故曰「多方」　強生分別，名爲「巧術」　塵性本空，取不可得，迷惑不二，言「詐親善」
也　語王子言：「世有極樂，自恣歡娛，長養王身　六識馳騁，誘引心王，追求六
塵，縱逸自在，喜悅身心，名爲「極樂」　生死不住，名爲「歡娛」　五陰熾盛，故言「長養」
既受樂已，天上伎樂，種種饌膳，自然來至　衆生愚癡，見惡歡喜，如觀伎樂　妄想
無數，故言「種種」　貪癡食，名爲「饌膳」　舉心即是，故曰「自然來至」也　五欲天女，
巧轉王心，所求皆得」　「心迷五欲，五欲本空，愚夫不了，妄生染著心，名爲「天女」　執
情取相，任意創造，故云「皆得」也　王子聞已，似悲復喜：　心迷故悲，吾解還喜　「我
從昔來，祇爲愛網，網我身心，昔」者，古也　從古以來，五欲羅網，籠罩佛性，不能得
出，故曰「愛網」也　不能自拔，何能救他？　爲無慧眼，不見根本，故曰「不能自拔
佛性既不顯現，煩惱云何能遣？　故曰「不能救他」也　今曰何緣，復作斯語，誑惑於
我？」　心開悟道，而語無明本無實事，云何誑我？　「我」者，佛性是　佛性者，無來無去，
無住無著，無爲無相，無生無滅，猶如虛空，湛然不動也　「一念返源，即爲心師」　「一念
無生，即是心師」也　不師於心，妄心不得自在，故言「不師於心」　即知虛妄，不受其
語　生死本空，何曾有語？　法性湛然，故言「不受」　外道六師，徒黨眷屬，自然

磨滅　「磨」者，盡也。「滅」，猶空也。煩惱怖畏，名曰「滅盡」也。

「王子心地，決斷猛利，猶如金剛」　能斷煩惱，名爲「猛利」。永定不動，故名「金剛」。見諸法性，體明淨故。識煩惱性，即知明淨。設有惡念，即便覺知，入「一相門」。若能覺者，惡念皆滅，名入「一相門」也。其「一相」者，即是大道之無盡也。「盡」者，是大道體性空寂，包含一切也。「一」是法海母，能生諸佛。「一」者，定也。定是海母，能生子義也。子即是佛也。諸菩薩等，佛與菩薩，同體異名，故言「等」也。

「常生柔和，質直其心，不邪不曲」　安心境定，猶若須彌。慧眼常明，邪由自滅也。「常樂坐禪，修空三昧」　「坐禪」者，西國之語。此云「功德叢林」。三世諸佛，皆從禪生，故云「功德叢林」。又云，法性虛凝，清淨無染，是「樂坐禪」。「三昧」者，西國語，此云「調直其心」，今入定也。「居有不有，入有空三昧，破諸常見」　「居」者，住也。住有不有，不著有見。見性自空，常見即滅也。「一切煩惱，無明之父」　煩惱，無明，是佛慈父也。「居無不無，入空有三昧，破諸斷見」　住無不著空見，心性自離，斷見斯亡。「一切煩惱，恩愛之母」　煩惱，恩愛，能生菩提，故曰爲母也。「入有空三昧，莊嚴法身，有即是體，空即是花」　煩惱空花，本來寂淨，名之「莊嚴」也。「入空有三昧，莊嚴色身，空即體有，有即空花」　有此智慧之花，而自莊嚴微妙色身也。「色身即具三十二相，八解脫，八聖道，八菩薩，八天，四八十二」　無相心中而自莊嚴，不同化身之相也。「爲度三十二相知見鬼神」　貪爲一十，瞋爲二十，癡爲三十，善惡兩心，名三十二惡相。以此壞識，名爲「知見鬼神」。「行者觀之，空無所有，畢竟不生，名之爲『度』也。」法身具無量相，「無量相」者，一無相也。無相不相，爲度微塵愛法衆生。「入一實道，度無量無邊衆生，而無衆生可度，是名『入』實道」也。「達煩惱性，開闡法幢，『幢』者，高相。相是無相，無相是相。入微妙境，絕意亡識，假喻世高，永超三界也。」「摧挫我見，增長聖種。我見滅亡，聖種即長也。」「翻五陰賊，具五分身」　「翻」者，破也。破五陰賊，成五分身者，爲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也。「不隨三毒，三明現前」　「隨」者，順也。不順三毒，三毒消滅，即是「三明」。「心常清淨，故名曰『現前』也。」「八邪不起，入八解脫。五陰，三毒，縱橫亂起，即是『八邪』。行人觀之，空無所有，即是『八解脫』，亦名『八聖道』也。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照明。心淨故曰照。解脫之理，故言爲「照明」也。「慈念今世，五濁衆生，五陰亂起，名爲『五濁衆生』。不修少欲知足之行，命終即墮三惡道中。善心滅盡，即是命終。貪瞋癡起，是名『三惡道』也。勸請如來，說頭陀法，開化衆生，涅槃明鏡，照了衆生，彼此俱通，名曰『開化衆生』也。於闍浮提廣作佛事。」闍浮提者，是已之耳，心是行人，觀煩惱性，畢竟空寂，是爲「佛事」也。

「佛告照明菩薩：『善哉！善哉！』『善』之言定，『哉』之言慧。定慧雙滅，故曰『善哉』也。善男子，我適命心王菩薩，普爲大衆說斯妙法。無生正智名曰『善心非』，名『子』。故言『善男子』。汝今復問，今當廣說。」

「其頭陀者，從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從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時頭陀」。三世諸佛，常行此法。衆行中上。」「時」，春秋是。初悟心時，猶如春日，百草競生。法眼開明，亦復如是。「秋」者，熟也。道心淳熟，收斂煩惱，入無盡藏無盡藏者，空靜心是。故曰「三時」。「三世諸佛」者，覺也。能覺心源，名之爲「佛」。覺妄想心已滅，名爲過去佛。覺未來心不行，名未來佛。覺現在心不動，名爲現在佛。「同一心體，更無別異。故三常行。」愚夫不識，驚驢覓驢。愚迷衆生，一何太甚也！吾今得道，常行此法，況汝凡夫！勸諸學人，不得懈怠，學心之人，少時妄念，名爲「懈怠」也。縱恣六情，造作諸惡。六情妄起，染著外塵，名爲「造作」。何以故？凡夫壽命，稟道氣生，不識是非曰「凡」，廣受生死曰「夫」，故曰「凡夫」。「稟」者，受也。「道氣」者，佛性是也。佛性者，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猶如大地，湛然不動。一切衆生，喻如草木，有生有滅。大地無滅，佛性亦復如是。其佛性體，量同虛空，等空法界。衆生依佛性而生，佛性中滅。識其佛性者，實不生不滅。猶如虛空，遍滿一切處。身中亦滿，身外亦滿，處處皆滿。非是散動，遍一切處，言性不動，常住不變。作此解者，身即無常，佛性是常。故言佛性猶如大地，衆生譬如草木。爲此衆生稟道氣而生也。法無有定。生死之法，本性無定。無住無著，故言「不定」也。以不定故，聖亦不定。何以不定？「聖者，正也。正體是常，言說流轉，故言『不定』也。」法如幻故，無而見有，名之爲「幻」。寂滅無爲。緣慮已盡，法如化故，雖有而無，名之爲「化」。冥寂無心，人無漏智。幻生於化，五陰如幻，生於四大，四大是化，故言「幻生於化」也。化生於幻，四大是化生，四大生五陰，故言「化生於幻」也。化生，幻死，各不相知。「化生」爲四大緣合，幻死爲五陰分離。諸法無自性，是以各不相知。衆生愚癡，織生死網，自纏自縛不識道理，名爲「愚癡」。生死不住，名之爲「織」。未得解脫，是大羅網。「纏」是十纏：一者無慚，二者無愧，三者睡眠，四者無悔，五者慳，六者妒，七者嫉，八者瞋，九者覆，十者惡。衆生於中縛繫，未得解脫，故言「自縛自纏」也。十二地獄，身居其中。六根，六塵，二六十二，閉塞其心，不得解脫，故名「地獄」也。四大毒蛇，同共一室。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此之四大，能害法身，名之爲「蛇」。「一室」者，虛妄心是。十八識賊，遍羅諸道。六根，六塵，六識，三六十八，劫人功德，名之爲「賊」。煩惱非一，蔽障「諸道」也。設有善念，隨生隨滅。衆生無常，善根微弱，惡業強盛，前念生善，後念生惡，未

說之善，故云隨其滅也。何有智者，不返斯源。智，反照，凝神空，故云返源也。六識為根，心識為本。六識依心識生，是以心為根本。無明波浪，心識常動。無明之昏，遍緣諸境，名之波浪也。遊戲六情，造生死業，至死不捨。六情者，六識是也。取捨不息，名為遊戲。生死不捨，死復更生，故言不捨也。無能制者，自在如王。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衆生不覺，妄心流注，故言如王也。是故我言，生死魔王，念念傷害。生滅不住，傷害法身。衆生不覺，輪迴生死，何由得出？覺即解脫，不覺即輪迴也。善男子，汝當正信三寶。真如佛性，性廣非無，湛然常住，不生不滅，名為「佛寶」。中道聖生，舍上是非，歸心一路，名為「法寶」。四大之身，東西行化，毀譽不動，等心無二，名為「僧寶」。三寶同是心體，故名之異理理同於如。如是解者，名為「正信」也。道從信生，求善知識。「言是道眼，非信不生，故言道從信生也。

照明菩薩白佛言：「世尊，何者名善知識？」

佛言：「心王菩薩是一切衆生眞善知識。心王菩薩，能破煩惱，永離生死，法性寂寂，名「善知識」也。汝當歸依，請求救護。歸心寂寂，識了了無生，名為「救護」也。心王菩薩神力無量，能拔汝苦。能拔三毒，名為「神力」。五陰不生，即是拔苦。照明菩薩合掌白佛：「心王菩薩今在何處？我當普為一切衆生請求救護。」「掌」之言了，了合於道，道合於心，故言「合掌」。本性清淨，故言「白佛」也。

佛言：「心王菩薩不近，不遠，不在內間。「不近」，不在六根中間。「不遠」，不在六塵中間。「不在」，不住六識中間。愚人迷惑，不能了解，為言有內、外、中間。智者觀之，空無所有也。若欲得見，當觀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身心端直，正念思惟。心王菩薩當至汝所，解煩惱結。觀心空寂，滅煩惱結。「菩」之言「結」，「薩」之言「散」。能解煩惱結散，名為「菩薩」也。如是念念，精勤不捨，身心清淨。心王菩薩即至其所，如應說法。「如」者，空也。「應」，猶慧也。內外身心，空無所有，名之為「說法」也。

「諸菩薩等，我本與汝及一切衆生同一性相，一體無異。衆生身是佛，佛身是衆生身，同體異名，故言「無異」也。汝自生心，強起分別，為言我異。我實不異。迷故言異，悟即無別。何以故？是煩惱性，性無所有，即涅槃性。涅槃之性，性無所有，即煩惱性。煩惱性自空，涅槃亦如是。一性不二，名為正性，名為法性，譬如眼目，同體異名，故言「不二」也。佛所行處，不二之性，是佛行處。經曰：「行我行處，是我坐處」是也。是故我言，本無有異。衆生未悟，為言身與佛別體，悟即同體。舊來不異，非由今悟，始不異也。

照明菩薩言：「若本不異，一切衆生煩惱即是涅槃？」

答曰：「不然。我言煩惱，性無所有，為涅槃耳。要須慧眼，識煩惱性，畢竟空寂，名為而作涅槃。非是肉眼所識煩惱而作涅槃也。若言煩惱即是涅槃，何得以涅槃還惱涅槃？識即是涅槃，不識即是煩惱也。行人善巧方便，觀察身心，得空慧力，空寂無生，名為「慧力」。行頭陀法，靜亂不二，正念思惟，攢煩惱性，得性心淨。生無漏火，燒煩惱薪。名不動慧，不動而動，名方便慧。「不動」是定，「而動」是慧。故言「方便慧」也。

心王菩薩語照明菩薩言：「我於爾時，入佛性海，海納百川，喻無分別。多出珍寶，即喻智慧。故言「入佛性海」也。甚深三昧，名法輪慧。見現理不住，名為「法輪慧」也。不可思議煩惱之中，出生諸佛。「煩惱」名衆生，悟解即是佛。故言「出生諸佛」。又曰：「凡夫與聖人，本來祇是一解知，即作佛，迷故凡夫是」也。

照明菩薩言：「六識心常動，其相如車輪，名為方便慧。雖轉而無分別所用，六識亦復如是。終日輪而未曾轉，終日動而常靜。虛空無動，轉動亦皆是空也。心王常不動，其相如車軸，名為不動慧。車雖運載，流轉不住，軸常不動。身造東西，隨緣作務，心常不動。其義亦爾也。「一根中具六，六六三十六，其相如車輻，名為法輪慧。「一根」是「心」，心緣六根。眼中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耳根中亦有眼，耳識，鼻識，舌識，意識。鼻識中亦有眼識等。身識中亦有眼識等。舌識中亦有眼識等。意識中亦有眼識等。四大本來空，六識何曾有？智者巧分別，皆是空中立名字。名字無常定，名為「法輪慧」也。五陰以為車，無相以為牛，調御以一心，運載諸羣生，趣向波若洲。「波若洲」者，佛地也。又「洲渚」者，涅槃是。涅槃者，波若是。波若者，能生佛。佛是波若智。智者巧分別，同一心體也。

「諸菩薩等，汝當修行。一切衆生，常為客塞煩惱之所覆蔽，不見佛性。色、聲、香、味、觸、法，名為「客塞」。衆生不覺，名為「覆蔽」。「蔽」猶塞也。「塞」猶斷也。塞斷佛性智，使不現故，名為「覆蔽」也。如竹不鑽，火即不出。煩惱亦爾。若鑽煩惱，佛性顯現。要須在定。心在定故，定力，慧力乃能鑽插。如實說法，義有多端。處要之方，莫過定慧。其是是即佛身。故言「定慧力能鑽插」也。

「譬如谷子，糠皮盡淨，雖蒙時節，雨水調適，牙不能生。糠皮喻煩惱。不生喻涅槃。凡夫亦爾。若遇善友，諸佛，菩薩，示其方便，以大乘法杖，鞭分別心。心蟲既死，內外清淨，毒害不生。加功磨瑩，心性調善。鞭者，打也。打破無明，智慧流出。又言，五陰，三毒，諸見妄想，名為「心蟲」。行人觀之，空無所有，一時

清淨、空之體也。空之體也，空寂寧寂，虛空廣明，故言「磨空」。通達平等，本離是非，乃「遇寶也」。所作眞妙，可合聖道。施爲擊動，皆合大道。蕩除塵垢，破無明殼，雖在生死，愛水澆灌，識穿種子，自然不生。身心清淨，生法王家，入菩薩位。不住有無，是菩薩位。四弘六捨，眼不取色，是「弘」；耳不取聲，是「弘」；鼻不取香，是「弘」；舌不取味，是「弘」；「弘」，滿，通也。觀是四塵，本性自空，故言名爲「不捨」也。

有大方便，巧度衆生。

照明菩薩言：「云何名衆生？」

答曰：「煩惱愛結，名爲衆生。若能攝心，寂然無念，無生、無滅，妙慧成就，度脫衆生。」「識衆生無衆生，名爲『度衆生』也。

照明菩薩言：「觀煩惱性，內度衆生，其相可解。外法云何？」

心王菩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問，內外不異。雖復不異，要先觀內。煩惱淨，衆多法淨。心清淨，八萬四千煩惱惡皆清淨。經曰：心淨則佛土淨也。何以故爾？內是外根源，內心是外根。無明株杌既斷，六師自然消滅也。衆聖之源。前佛後佛，皆同其道，故云衆聖之源也。得斯要法，法度衆生。煩惱是衆生，清淨是法。故言「法度衆生」也。

衆生無盡，佛身無盡；衆生無邊，佛身無邊；衆生之性即虛空性，虛空之性即衆生性。由有衆生，即有佛生。若無衆生，佛亦不生。離衆生無佛，離佛無衆生。譬如人眞，必是佛生。有佛，有衆生，聲聞見。無佛，無衆生，菩薩見也。是故我言：「諸佛菩薩，常度衆生。佛者，覺也。覺煩惱性，本來清淨。淨即是佛，故言「佛度衆生」也。有因緣故，方便巧說，衆生度佛」。轉衆生身作佛身，故云「衆生度佛」也。我常宣說：「諸法平等，無有二相。佛度衆生，衆生度佛，始名平等。」「佛性本來空，衆生性亦空。空無有二，故號爲平等。

佛告心王菩薩言：「善哉！善哉！佛告心王菩薩，達平等性是也。汝入究竟陀羅尼慧，無礙大辯。心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取不捨，名爲「究竟」。「陀羅尼」者，西國語也，此云「遮翻」。「作總持」，若達實相，故言爲「總持大辯」也。於諸菩薩大衆之中，作師子吼，顯平等法。我於餘經竟未說之，前心證粗，細尋未盡，故言「餘經竟無說之」也。今於頭陀大乘方等。心王菩薩，大衆純熟，智慧明淨，眼見一切十方，不起二相，等同「虛空」，不辨東西南北也。大慈大悲，利根大士，堪聞大法。菩薩方便，所以說之。「法體無言，菩薩慈悲，所以說」。接引衆生，令人言說也。法相深邃，難信難解。眞是無爲，非凡夫之所見，是以「難信」。「理性幽玄，玄而難識，故言「難解」。修學大乘，有眼慧者，乃能信解也。「一乘凡夫，鈍根小智，雖聞妙法，無慧方便，不生信樂。聲聞、緣覺，名爲「二乘」。聲聞之人，不見玄理，唯見聲，香，味，觸，法，法生盤著，安生逆觀，從香味推至微塵，從微塵推至虛空。色心不起，名爲「見聲」。從羅漢更，名爲「鈍根」。「心天」，緣覺之人，不識本性，妄觀十二因緣，名爲「數不起」。皆爲「緣覺」。「聲聞」支佛果，是名爲「小智」。由執相故，聞空妙理，如盲如聾，都無所見，故言「不生信樂」也。

善男子，我滅度後，多有衆生，放逸自恣，或犯四重、五無間罪。「癡恚嫉妒，名爲四重罪」。不用他好，名爲「癡」；瞋不出口，名爲「恚」；恐人勝己，名爲「嫉」；見他好彰其美，名爲「妒」。亦名「四蛇」。五陰妄生，是「五無間重罪」也。作一闡提，無歸依處。「向空見，謂無罪福，名「闡提」。不識本性，流浪生死，故言「無歸依處」也。當念心王菩薩，學頭陀法。「空淨心是」。心王菩薩，大慧方便，慈悲衆生，怨親不二。「聲聞之人，以五陰爲怨，涅槃爲親。厭苦求樂，名曰「聲聞」。菩薩慈悲，苦樂因體，故云「不二」也。若有信心，即開方便。示實相門，說法巧妙，令人易解。巧則易受，妙則易解。衆生聞已，不生異念，「忘懷絕慮，湛若虛空處，故云「不生異念」也。

心王菩薩即爲說法，諸菩薩等正念聽受。「諸法實相即衆生相，深遠實相，名爲「聽受」。若心取捨，即遠實相。取求涅槃，捨於煩惱，是「遠」。「遠」實相也。實相曰道，道字無爲，「虛寂」心是也。無爲曰「一」，「一」是慧刀，割斷諸見，解了無生，諸見自滅，故言「割斷」也。見根不生，名爲解脫，「解脫名空」。「空」即是佛也。「空」虛身心，清淨無染，名爲波若。「波若」，佛之異名。「波若名慧，慧名心光，照除「入」界。暗室開明，明明無盡。「無盡心光，名涅槃智」。智能巧慧，四大城邑，五陰精舍。四大無我，假喻城邑。五陰空寂，是佛精舍。善惡心起，名爲「諷達」。「諷」本無生，「妄起」善惡，名爲「諷達」也。色心不二，名曰如來。身即是色，色即是心，名爲「色心」。色心平等，心等虛空，色亦如是。色身本來性是虛空，衆生不悟，謂色是眞。「色」本來性是虛空。四大從香味生，香味從微塵生，微塵從虛空生。「空」即虛空，「微塵」空亦是空。微塵生香味，香味亦是空。香味生四大，四大亦是空。四大成是其身，身亦是空。色之與心，無非虛空，「合之相」。「一切衆生，共迷心色，謂心是有，謂色是眞。故名爲「主」。「智者觀之，無非虛空，合之相」。名曰「如來」。「無無衆生，故離衆生病。既無衆生，亦無涅槃。是故經曰：「不住世間，不住涅槃，名爲「解脫」也。從衆眷屬，八萬四千，寂寞清虛，湛然清淨。「八萬四千煩惱，名爲「眷屬」。「行人悟之，悉皆清淨，即是八萬四千波羅蜜，亦名八萬四千三昧，亦名八萬四千法門，亦名八萬四千菩薩，亦名八萬四千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識，名之曰「具足」。

「其頭陀師，內解三藏，方乃爲師。戒藏、定藏、慧藏，何名戒藏？藏名貪相，貪相不生，善惡不二，不二之性，卽具「尸羅」，名爲戒藏。何名定藏？藏名瞋相，瞋相不生，靜亂不二，究竟寂滅，卽具禪那，名爲定藏。何名慧藏？藏名癡相，癡相不生，不生而生，生眞實慧，卽具波若，名爲慧藏。通達此三者，名爲三藏師，始名師子吼；能破三毒，入一相門，名師子吼。貪瞋癡無，名大法師，貪瞋不生，名「法師」。非是名聞講說，名爲「法師」也。大頭陀師，空爭心是「大精進師」，心無動念曰「精」，轉加深妙曰「進」。不誑衆生師，大清淨師，無心生是「大解脫師」，煩惱不生名「解」，免生死苦爲「脫」。故云「大解脫師」也。無繫縛師，大持戒師。虛無心是也。善爲衆生方便說法，一一開解種種演說，皆合無心。從「生多，多不異一」，故云「開解」也。不生滅心，常住心是。又曰，道體虛無，離諸生滅也。說實相法。了衆生相，名爲「實相」也。不妄語師。眞如心是。又曰，生滅永除，卽非妄語也。

出家、在家、四部弟子，修行此法，不著三異，名曰「出家」。家寂無生，故曰「出家」。「十八種物，自隨己身」，「十八種物」者，十八界是。「隨」者，煩惱。「慎己法身，清淨無染也。常行乞食，少欲知足。心常念寂，故曰「常行」。「乞食」，無三正智之食。「少欲知足」者，謂不念內外諸法也。正中一食，不二時食。中道正觀，一相之食。「不二食」者，無善惡兩心，故云「不二時食」也。從頭陀時，日日十二時移，「時」者，行人悟道之時。「移」者，轉也。轉離生死十惡，根塵自然無著。故曰「時移」也。不樂本處，永離生死之處，常行空寂之道，遠離聚落，內外根塵，名爲「聚落」。觀身空寂，卽是「遠離」也。不近不遠，心遊外散，將知「不近」。迴心念寂，故言「不遠」也。空閑靜處，塚間樹下，繫念思惟。一切煩惱盡，理入涅槃。「塚間」，不捨煩惱，不入涅槃，名曰「塚間」，亦曰「樹下」。亦心爲樹，樹大無相，遍覆三千參羅萬象，陰蓋衆生，清涼解脫，故言「樹下」。一心禪寂，觀身實相，雜念不生。萬法虛融，本無所動，故云「不生」也。巧慧方便，凝靜心王，令身調善。惡從心生。心靜無緣，入深三昧，自然調善也。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學大法鼓，響心遠聞。入微妙境，境絕意識，異學斯亡也。外道邪師，入佛性海，六根「外道」，三毒是「邪師」。行人觀之，空無所有。名「入佛性海」也。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妄識不起。種性清淨，生如來家。心清意淨，「如」者，不動；「來」者，會也。會合無生，是「如來家」也。與諸菩薩，論頭陀法。「法性衝玄，無生不動，是「頭陀法」也。

爾時心王菩薩語諸菩薩言：「頭陀淨法，是法微妙，甚深玄奧，寂滅無生，是名「玄奧」也。諸行中上，法門雖多，空寂第一。我等云何敢問斯事？今當承佛大威神力，「卽從座起，合掌向佛。無生不動名「威」；智慧無礙曰「神」。故言「威神力」。「卽從座起」者，引《觀音註》簡三種心：凡夫心，聲聞心，菩薩心。凡夫心浮造惡業，沒在三有，不能得起。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不行中道，不見佛性，沉心住空，不能得起。菩薩心不沉不浮，不沉故不同小乘；不浮故不同凡夫。離此二行，是菩薩行。故云「卽從座起」也。卻住一面。「卽」者，迴也，返照。「住」言不動。凝靜神明，故云「一面」也。先澄停心海，行人心不入煩惱大海，不能得無價寶珠。靜心之水澄，猶如虛空，湛然不動。名爲「心海」，亦名「寶珠」。珠喻佛性也。入無盡三昧。不捨煩惱，而入涅槃，名「無盡三昧」也。從三昧起，知大衆疑。卽向佛說：『何故頭陀止取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復何因緣，取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何者名「頭」？何者名「陀」？新學諸菩薩咸有疑心，願爲大衆，慈悲解釋疑網垢累，令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心王菩薩：「汝能巧問，我今善答，令衆喜悅。善男子！汝等審聽。汝心令無異念，當爲汝說。」

頭陀正法取正月十五日者，衆生垢重，無量劫來，心常邪曲。今思惟五陰，空無所有。調適得所，法性因緣，發自然慧。五分法身，具一切智。照諸黑暗邪曲衆生，心地正直，常入三昧。明見法相，猶如春日。故言正月十五日。』

『至三月十五日者，諸法無性，各不相知。前心隨生，後心不緣。無故留心，心相不生，卽是實相。心性本空，空無所動，非是抑留，故云「無故留心」也。三毒清淨，究竟無染，名三解脫。故言三月十五日。』

『取八月十五日者，正爲衆生，於八聖道，起八邪風，心地波動，無生妙藥，沒在深叢。「無生」是「妙藥」，煩惱是「深叢」。行人善巧，尋其根本。澄心內觀曰「尋」，究竟無生曰「本」。故曰「根本智」也。本旣無生，心性清淨，不動如山。法王妙藥，自然還出。法性空明，照諸黑暗。故名「還出」也。衆生服藥，八風病息，勤觀空相，名爲「服藥」。煩惱不生，故曰「病息」也。八解脫現前，故言八月十五日。』

『至十月十五日者，行人修道，十念成就，長養聖胎，具諸根力，無惱無熱，八邪滅，入我不生，名爲「十念成就」。初悟聖道，得果未成，名「養聖胎」。禪定名

根，智慧爲方，定慧雙照，惱熱消也。如明淨月，郁蒸清涼，煩惱見息。故言十月十五日。

「頭」者，行人初破煩惱，擊大法鼓，吼煩惱賊，得其頭主。賊民無主，無所依止，無明是「頭主」。無明之心既破，六賊自然消亡，故云「無所依止」也。即求出家，爲我弟子。一切煩惱，隨心所化。究竟清淨，名佛弟子也。攝心學道，身心清淨，悟無生忍。故言「頭」也。「陀」者，後心行人，善巧方便。雖得前心，後念多失。前心初定，名之爲「得」。後劇懈怠，是以「多失」也。既失其後，即是漏心，名爲煩惱。行人勤加精進，前心注後，後心注前，前後不二，名爲正法。即是阿難受持佛語，無有遺漏。是故言「陀」。「阿難」者，西國語。此云「歡喜」。證無漏智，是以歡喜也。又復「陀」者，陀汰煩惱，如陀金沙。先除粗者，眞金始現。「粗」者，貪瞋癡是。「眞金」者，佛性是。新得悟道，故云始現。

爾時大衆，聞佛如來慈悲解釋，諸結煩惱，自然爛壞。五陰盤結，空寂無生，名爲「爛壞」。無明藏開，自然踴出無量無邊如意寶珠，法身無相，等同虛空，故云「無量無邊」。諸法相似曰「如」，一物無私曰「意」，道性恆明曰「寶」，圓寂無心曰「珠」，故云「如意寶珠」也。不可稱數。化在身上，以爲瓔珞。道理無窮，故云「不可稱數」。一切諸法皆從心生，故云「化在身上」。戒、定、智慧，以爲瓔珞也。

菩薩爾時復自思念：「如是妙寶，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流轉生死，名爲『不得』。今悟無生，是以『得之』。」十方諸佛，甚深法藏，不可思議。並是如來慈悲願力，使我悟道。「還以此寶，奉獻如來。如來不受，還施菩薩。初心入道，淨心守一，以爲寶。道體性離，無一無寶，名爲『不受』也。何以故？爾時佛身究竟，不受其功。見於佛性，而得明了。菩薩籍一入道，道心未明，捉一自守，見於佛性，而不明了。悟見佛性，性離一切，無道無爾，還同於如來，而不受寶也。

善男子，此處難明。直是最上利根菩薩，聞一悟解，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自覺心所爲，皆不合道，並覺諸識。故言，自覺、覺他，名爲「正覺」也。不由次第，等覺、妙覺。計有十地而修道者，此是鈍根人。大士學道，發心則是，故云「不由次第」。初學道時，學有是非。又修純熟，一切平等，不見高下。無是無非，等若虛空，名爲「等覺」。「妙覺」者，圓明內融，窮鑒法性，體無終始，窮微盡極，故名「妙覺」也。前念爲因，後念爲果，生死爲「因」，涅槃爲「果」。金剛聖體，種智現前。大清淨心是也。涅槃城中，證究竟果。無證，無涅槃，名爲「究竟果」。

爾時照明菩薩問心王菩薩言：「何故衆生本性清淨？以何因緣而生妄想，失其本心，煩惱所纏，不能得出？云何方便，轉此虛妄？」

心王菩薩即答言曰：「衆生之性，即是法性。法性常淨，具諸相好。從本以來，無得無失。從本以來，無出無沒。從本以來，性常眞實，亦無虛妄。從本以來，無有煩惱，亦無涅槃。從本以來，不增不減，究竟清淨。不可宣說，言語道斷，無有文字，猶如虛空。虛空離有無，心性亦如是也。」云何問言：「衆生妄想？」如是問者，名爲邪問。

照明菩薩言：「如是！如是！甚深！甚深！眞淨妙法，不可思議。誰能信者？利根大士，研心盡淨，乃能生信。」「研」，猶「窮」也。「窮」，猶「盡」也。煩惱盡淨，故云「無生」也。

心王菩薩復更爲照明菩薩說本業因緣：「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祖父無明，恩愛爲母，常策使我，不得自在。衆生背道日久，雖聞法言，都不開解。何以故？此等衆生，知見垢心，閉塞昏暗，不能得悟。猶如明鏡，塵垢汙染，不見面像。凡夫亦爾，常爲八風，汙染其心。法鏡不明，亦復如是。世法八風，清淨妙藥，揩拭衆生心鏡塵垢。衆生不受，當如之何？一念起心，八萬四千煩惱郎主使役其身。身心破裂，煩惱亂起，損害法身，名爲「破裂」也。身器淋漏，妄想流注，即是「淋漏」也。瘡癤深厚，攀緣妄想，是大「瘡癤」。未證無生，名爲「深厚」也。雖聞醫言，不肯信受，非如來咎。諸佛慈悲，有大方便，療治衆生，煩惱重病。衆生雖聞，不能深信，非如來咎也。

照明菩薩言：「云何爲郎主？」

答曰：「法無有貪，貪郎役使，不得自在，貪鬼縛我。法無有瞋，瞋郎役使，不得自在，瞋鬼縛我。法無有癡，癡郎役使，不得自在，癡鬼縛我。求名、求利，分別取捨。無明郎主，其數無量，說不可盡。諸菩薩等，汝當精勤，隱處山林，諸見樹下，修行正念。先觀四大，何者是我？地、水、火、風，一一推求，究竟無我。因緣和合，妄生於我。此念成時，四大三昧，自然現前。即覺身心，湛然入定，內外清淨，無有相貌。身與定合，不動如山。身戒、心慧，不由他教，自然開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八萬四千塵勞，爲大般若諸波羅蜜甚深法門。」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諸天散花，作衆伎樂，以供養佛。爾時菩薩具二種智：一者實智，二者方便智。實智離凡夫地；方便智離聲聞地。「諸菩薩等，汝當修學二種方便甚深法藏，何以故？十方諸佛之所行

處，能令行人安心得所。不爲六師外道天魔之所壞，皆是行者頭陀功德，念念融鑄眞金，眞金像現，分身散體，普遍十方，教化衆生。

微塵菩薩，其數無量，勸請心王菩薩轉正法輪

心王菩薩言：我乘如來威神之力，爲大衆說，令汝開解，無復疑悔。法輪名一，一道清淨，名正法輪。正念思惟，觀身實相，不生不滅，名正法輪。常修慈心，怨親不二，苦樂一相，名正法輪。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不生疑心，名正法輪。能師子吼，吼諸煩惱，究竟清淨，名正法輪。觀察五陰，空無所有，煞諸結賊，名正法輪。觀生、老、病、死，性常清淨，名正法輪。正行心處，不生邪曲，名正法輪。攀緣心息，覺觀盜賊，畢竟不生，名正法輪。放心隨順，不畏生死，名正法輪。諸菩薩等，汝當修行如是甚深最上最妙法，究竟清淨無染法輪，得此法時，不依生死，不住涅槃，超然解脫，放任沉浮。卽身如虛空，容受一切。心如金剛，護持諸戒。眞佛弟子，卽是頭陀。蘭若住處，始名出家。以智慧刀，剪煩惱髮。念念無間，得解脫智。具足二忍：一衆生忍，二法忍。聽法因緣，獲究竟忍。

爾時心王菩薩欲重宣述，以偈贊曰：

震吼法鼓降四魔，內外怨賊悉清淨；五欲毒箭變爲花，遍散虛空供養佛；如來受已放大光，衆生蒙光卽解脫；無明暗室光照了，慧燈授記成正覺；了達法相一如如，凡聖究竟無差別；雙林樹下得成道，卽是導師方便說；若能勤行心王法，頭陀禪定常寂滅；一心普爲貪衆生，三轉法輪成佛道；如是甚深佛境界，學心大士乃能了；十八種物常隨身，行住常觀十八識；一日一夜十二時，常從不住十二人；雖在六塵不染著，皆是心王菩薩力；專求無上佛菩提，守護諸根不放逸；不畏生死如虛空，身心清淨無所染；我從今日始悟解，頂禮無上大覺尊；遍觀諸法如幻化，佛與菩提亦復然；內鑄眞如無相佛，世法金泥磨瑩身；巧轉凡夫成正覺，頂禮大慧無著人；五陰一相是如來，貪瞋卽是三解脫；護持淨戒無所犯，心性明珠不變異；我今隨分贊嘆佛，唯願大悲哀納受。

爾時佛告心王菩薩：「善哉！善哉！善能稱嘆頭陀行法，勸諸學人勤行修習諸波羅蜜，莊嚴身戒、心慧。身戒名息世譏嫌戒，何以故？息諸煩惱，不生愛結。愛結若生卽犯斯戒。心慧名性重戒，何以故？淨心住慧，無有方便，犯性重戒。若犯斯戒，雖復出家，頭陀苦行，常坐不卧，日常一食，講經說法，教化衆生，不名師子，名爲野干。非我弟子，我非其師。

善男子，我昔爲凡夫時，學頭陀法，常處山林，觀身不淨，安那波那，深心專修此法。經無量劫，不能得道。徒自疲苦，勞我精神，不能得道。爾時遇善知識，學心不二，隱五陰山。守一不移，精神不散，萬靈扶衛。思惟正念十八大城，心王直住十二大國。太子居中，遊戲三門，出城學道。出貪瞋癡貪瞋癡，名三毒山城，學無貪瞋癡道。出知見城，學無知見道。出生死城，學無生死道。出八風城，學八聖道。出五陰城，學五分法身道。出分別城，學無分別道。出高下城，學平等道。出衆相城，學無相道。出凡聖城，學無凡聖道。出十二入、十八界、八萬四千城，學八萬四千波羅蜜道。我於爾時出虛僞城，入眞實道。超凡夫地，種性清淨。正念思惟，念薩婆若。學大方便，入法性城。

爾時世尊放法性光，入法性三昧，坐金剛座，從三昧起，告爲我演說微妙法。說一煩惱性卽是我身，汝今見我，與我無異。我於爾時，聞斯妙法，悲結雨淚，心自慚愧。無量劫來，迷失聖道，今日始聞，聞已卽悟，道心開發，次第遊觀，入涅槃城。爾時如來放涅槃光，入滅際三昧，坐法王座，從三昧起，普爲大衆說摩訶衍。言諸衆生身心清淨，不生不滅，不去不來，湛然常住。我聞法已，諦心聽受，慧解轉深，入究竟城。爾時如來慈悲普覆，入平等三昧，坐師子座，究竟如來，身如虛空，所有眷屬，亦復如是。從三昧起，無言無說，寂然無聲，教化衆生。於念念中，一一微塵，出生諸佛，轉正法輪，不可思議。

我於爾時，聞究竟法，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身心喜悅，得未曾有。道薰我身，生慈悲心，神變自在，現種種禪。調伏衆生，利益一切。入布施禪，令諸衆生慳心休息。入持戒禪，令諸衆生尸羅清淨。入忍辱禪，令諸瞋恚衆生發慈悲心。入精進禪，令懈怠衆生察心不住。入寂滅禪，令散動衆生入無量定。入智慧禪，令愚癡衆生開發慧眼。入地輪禪，令諸衆生身心不動，猶如山王。入雲雨禪，雨大法雨，滅諸衆生瞋恚猛火。入火光禪，燒諸衆生煩惱薪垢。入風輪禪，鼓動衆生法芽增長。入雷震禪，震動衆生無明癡心。入希有禪，令諸衆生虛心渴仰。入巧慧禪，令小乘人得大乘食，有慧方便。入禪神通禪，拔出衆生三毒等箭。入八聖禪，令修道人世法不染，猶如蓮花於水不著。入無相禪，令諸衆生分別心息。入甘露禪，令諸衆生飡法喜

食、入藥三禪，遍施衆生清淨妙藥。入方便禪，引導衆生學無上道。

「善男子，汝當次第修行染淨法門。心無所作，自閑自靜，調伏諸根。尋善知識，學平等行。無相無礙，正直清淨之心，放心。心靜，靜故不亂，不亂故清淨，清淨故寂滅，寂滅故無爲，無爲故解脫，解脫故涅槃，涅槃故一相，一相故平等，平等故不可言說。善男子，莫隨虛妄，憶想分別。當以無漏智慧之火，燒諸動念，消融諸見，即會無生。凡夫之人，未遇善友，不解安心，除欲，制心，心水即動，動即羅網。生死大樹，因動而生。無明皮厚，凡夫不覺，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六識羅網？知見獵師，是非貪狗，念念狂逸，難可制御。」

「御！我今得道，明見斯事，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佛復告心王菩薩：我今以是頭陀正法，付囑於汝。我見當來衆生，無有信心。出家、在家，多營世俗，貪求名利，學廣知見，起諍鬥業，自是非他，聞諸法空，謂言：『我解！』行於大乘，學無分別，正法之性，非空非有，而諸衆生，一向作解。身口不節，恣心縱逸，著空名字，實未一念修空三昧，遊心法性，善入無爲，安神學道。憶想分別，生滅垢心，心與行違，口是心非，爲五根賊，詐爲親善。長養無明，取捨不息，以利求利，心爲羅網，貪著美味，愛染爲池，錢作羅網，念念求捕。衆生身分，肉、血、骨、髓，飲六塵賊等。貪心鬼王，住其身內，六根狂醉。生死魔王，催其作惡。遍緣諸法，念念不住。不能制心，心馬放逸，沒在生死。隨心所作，貪欲狂癡。行道之人，慈悲衆生，尚恐生惱，何況啖食，不知饜足？言學大乘，無有分別，食者無罪，即患取空，罪復彌重。不覺不知，雖受人身，行畜生業。或見他人，行菩薩道，即生嫉妒。如斯之輩，著外道空，飲無明酒，六識迷醉，純行惡業。諸佛菩薩，慈悲攝受，無捨離心。法相是一，說種種名，開示衆生，令得悟解。

「若有信心，受持讀誦，燃無生香，日日供養。不見身相，禮拜恭敬。波若法水，洗除心垢。若讀、若誦，稱贊講說，念念之中，功德無量。薰練身心，五藏調適，無復惡夢，恐畏災害。何以故？十方聖衆，苦行頭陀，成等正覺，雖成佛道，不捨衆生。示同凡夫，頂戴恭敬，護念此經。因由斯法，滿菩提願。以是因緣，令諸衆生，所求皆得。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得現身即凡爲聖，莫著文字邪見。外相是非，吾法滅矣。當自內求，行空寂行。不染內外，信心具足。學我妙術，讀頭陀經。如說即行，靜坐思惟。精進察心，不令間念。頃餐見息，智慧方便，降伏龍王。龍王心水，澄淨清淨。貪瞋癡海，生佛性珠。珠威神力，變現自在。說微妙法。衆生聞已，道心開發。即見我身，神處如來。諸菩薩等，當知聖道近在身內。凡夫不解，馳騁外求。無有方便，令念遠道，不可思議。一切衆生，若能勤心，三毒不生。法輪三轉，龍華三會，廣度衆生。衆生心淨，前念出家，後念成道。道精淳一，樓實無聞。凡夫好聞，學世間智。智生僞出，是非心起，五陰橫生。如是之人，云何合道？愚智不生，佛如是生。唯吾一人，獨返其無。」

「諸菩薩等，勤心修習諸波羅蜜。頭陀居山，一心禪寂。修行正法，少欲知足。常行乞食，不樂本處。糞掃三衣，取得而足。不樂世事，攝念思惟。悟世無常，幻化四氣：地、水、火、風，共相擊成，究竟無我。正念思惟，隱我見山，煩惱叢林。修學神通，宿命、他心，即知此身，仗生無實。色身粗重，未能輕舉，遠到飛行，教化衆生。菩薩即學方便，結跏趺坐，觀人虛空三昧，觀粗重身，作輕空想。如是念念不捨，此觀行法成時，色身自在，無相無礙，如鏡中像，亦如水中月。身心不動，普遍十方，不可思議。尋善知識，見心王菩薩，善爲說法要。法水灌心，心垢即淨，乃能生信。尚非六度菩薩、二乘境界，豈是凡夫六識所知！菩薩爾時悲喜俱至。何以故？悲者，我從昔來，常於此身，生無量漏，眞如實相，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能得出。故言悲也。喜者，菩薩爾時遇善知識，正心眞學平等無礙一相大乘。六波羅蜜之所薰修，念念無間，即入法流，明見佛性。故言喜也。菩薩即轉其身，成無上道。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當動之時，妙色身佛從眼根三昧安詳而出；妙音聲佛從耳根三昧安詳而出；香積如來從鼻根三昧安詳而出；智明如來從身根三昧安詳而出；法喜如來從舌根三昧安詳而出；法明如來從心根三昧安詳而出。何以故？六自在王，性清淨故，各各自行微塵菩薩以爲眷屬教化衆生，行頭陀法。故言喜也。」

「佛告心王菩薩：『一切衆生，正信者少，邪見者多。我今現在正法弘通，衆生聞已，如說修行，即得悟道。我滅度後，愚癡衆生若見、若聞，出家、在家，永割親愛，捨離家業，不爲名利，求無上道，頭陀苦行，尸陀林中、塚間、樹下、鬼神住處，繩床自居，常坐不臥。信家非家，出家學道。思惟正法，觀身一相。不惜身命，修行我法。邪見衆生，無有慧眼，雖受人形，畜生無異。六識生盲，不見聖道。憎嫉賢善，反生誹謗。如斯罪人，長墮地獄，劫數難出。

遇善知識、生少信心　設復得人身、諸根暗鈍　雖聞大乘『頭陀經』法、多生疑心、輕毀不信　生此念時、現身破裂、還墮阿鼻地獄之中　苦痛萬端、難可言說

佛復告心王菩薩：「我所囑累、唯有此經　勤加精進、守護斯經　若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如說修行　依經方法、於二時頭陀、冬夏坐禪　眞我弟子、我是其師　於惡世中、修行我法、在在處處、多所利益　國主、人王、獲得法利、身心安樂　羣臣、百官、一切人民、溫毒、疾病、惡夢、災害、自然消滅　何以故？頭陀正法、微妙藥王、威神力故　他方怨賊、亦使退散　五谷豐登、人民喜樂　佛日重興、賢聖出世」

爾時衆中無量衆生聞佛如來說頭陀法、深心信解、發大乘心　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即轉此身、成無上道　復有微塵菩薩、其數無量、發菩提心　或得無生忍者；或得一生補處者；或得法眼淨者　無量諸天、於虛空中、歌詠贊嘆、合掌散花　各相謂言：「未曾有也！」即發誓言：「願我來世、亦得如是增長善根、利益不少」「一切大衆、聞經悟道、敬心奉行」

《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前殘）

「……」「遇萬年　八坐諸貴爲此犢子大議、諫得大王　王答諸「……」：「我今愛敬憐憫犢子、不可思議　若煞此犢子之時、莫在我宮內殺之　我見此犢子行跡死處、我即心肝寸寸斷絕、交死不活」爾時國王語諸臣曰：「若欲殺此犢子時、爲我牽向屠兒坊中、方便殺之、勿使我見」

遂遣黃門牽此犢子往向屠兒坊中　到屠兒門底、遙喚屠兒三聲　屠兒出看　黃門語屠兒曰：「國王二后垂命至死、須此銀蹄金角犢子心肝　卿急手打殺、劈取心肝、白紙重裹、送來門底　我在門邊待卿」

屠兒聞黃門作如是言、手牽犢子入於家中、繫著大柱、手捉大斧、舉欲打殺　犢子語屠兒曰：「卿住！未忙殺我　聽我一言、當死　唵！」「屠兒住、聽犢子言　犢子語屠兒曰：　我非是犢子　我是栴陀羅頗黎國王太子　我父索其三妻、我母處在小限　兩夫人意欲殺我　我不得違二母之意、變作犢子　卿莫殺我　我「之日、必作國王　我作國王之時、使卿金千斤、撥國半治、封邑萬戶與卿　屠兒、願莫殺我」

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大芒迫身、言：「丈夫立身以來殺害衆生恆河沙數、小來未見有是銀蹄金角犢子語我此言」「屠兒即語犢子曰：「我今爲卿身死、不得殺卿」犢子語屠兒曰：「卿不得殺我之時、亦當必死　若活我之時、卿用我語、使我共卿兩都得活」

爾時犢子作是言時、有一天帝釋變作黑狗、從屠兒門中而入　到屠兒中庭、倒地自死　犢子語屠兒曰：「卿若爲我之時、將我抱著草中、莫使人知　你莫惜家中自死黑狗、劈取心肝、送向門底、付與黃門」「你亦得活、我亦得活」

爾時屠兒劈取黑狗心肝、白紙重裹、送與黃門　黃門領得犢子心肝、欲送入殿　王聞犢子心肝、今則氣塞哽咽、爛腸寸寸斷絕、淚下覆面、暈倒落床、發聲大哭　其黃門送犢子心肝往至宮裡「二后聞之、甚大歡喜、狼傍皆起　夫人下床、身自往就黃門手中生啖心肝、不由湯火煮炙、生自食訖　二后云：「此肉甚美、我今食之、百脈流徹、心底惶悟、眼目精明、手腳輕便、病當得瘥」

爾時屠兒送犢子心肝得了、迴還語犢子曰：「我今爲卿輸心肝得了」犢子語屠兒曰：「你爾恩德、昊天難報　你若放我之時、夜半中放　我去時莫使人見」

犢子夜半中去時、與其屠兒泣淚辭別、語屠兒曰：　我今離你去後、作一變異、使你交見、知我有賢德、必令報卿恩　卿家去城三百餘步　我從卿門出、使無腳跡　唯有城西北角一留一腳跡　卿一跡踏土之處、知我有賢德、能得報你」

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燒香禮拜、供養跪起、泣淚奉送出門　至明天曉、人未得時、尋此犢子腳跡　處處不見、城外亦無腳跡　城西北角上正見一足踏土之處　屠兒知有賢德、念佛還家

爾時犢子投明行去、離國三千餘里、往到舍婆提國　遇値國王有一美女、爲人可嬉、種種姿妍　面如月滿、端嚴無比、世間希有、八功德水、以浴其體、著劫波紬衣及乘天宮殿、化城九重　國王意欲嫡配、此女不就；「王若配、會是賢德之人、女便共活」王語女曰：「我生在凡處、肉眼衆生、知誰是賢？」女答王曰：「阿耶與女召集儀同僕射、高良貴子、守令之家、方伯子孫　在於都市、女自選夫主」

女從王後行、手捉金鍾、盛蒲桃酒　在父後行、選儀同僕射、高良貴子　一行無稱意者　王語女曰：「向前十行者、王侯子孫、尚不共活　自餘卑微、

寧可之意？女答王言：「向前十行者，雖可有形貌，而日似人，腹中無德。女欲共活之人，會是賢德，女便共活。」王聞此語，任女意懷，不違女願。復行至十行，下頭見一犢子，銀蹄金角，下行頭立。王已行過，女尋後至，向父王曰：「此是賢德之人，女欲共活。」王任女意。女得王言，即過手中鍾酒，與其犢子。犢子得酒，向口飲半。犢子過與女，女即飲盡。交杯必定，永爲匹配。

爾時諸臣、百官、頓國之人皆大笑王：「國之女，嫁與牛犢。聽損邦國，寧有此事！」王聞羞恥，便欲殺女。有一帝釋，變作智臣，遂即諫王：「王有一女，甚有賢德，何待殺之？陟出國外，令使慚愧，愁不改行？」女聞此言，甚大歡喜。又手白王：「父子生有離別，何待殺女？求從遠陟，離王國土。外書云：『女外向，千里從夫。』若與王別，請乞乘騎，送女出國。」

王共夫人送女出城，號啼大哭，悲哀泣淚。語：「諸臣左右，青衣、吏民都共送之。」百鳥悲鳴，聲動天地。父子分離，辭王及夫人，心肝痛切，將欲氣絕。

爾時女共犢子離出王國，轉復前行。見一木城，女問犢子曰：「此是你國以不？」犢子答曰：「此非我國。」次復前行，見一土城，「此是你國以不？」「此非我國。」次復前行，見一鐵城，「此是你國以不？」「此非我國。」次復前行，見一銅城，「此是你國以不？」「此非我國。」次復前行，見一銀城，「此是你國以不？」「此非我國。」次復前行，見一金城，「此是你國以不？」犢子答曰：「此是我國。」

在金城國可選由旬，宿其間。此犢子供不變現。女問犢子曰：「君若是賢德之人，應當不變？」爾時犢子聞道此語，手捉銀蹄，撫角，犢衣脫卻，於地拱身一丈，頓如婆果，齒如珂貝，眉如畫弓，眼如衆星夜朗，號爲「金城國天子」。宮殿自然，零仙綵女，伎樂音聲，百味飲食，隨念即至。女見夫主可嬉，變身一丈，歡喜不可思議。即便作書與王，並告夫人：「阿耶比日道女不識賢德之人，陟女外國。女夫主以有聖德，甚大端正。阿耶星夜來看女夫主何如。」

本日王得女書，召集羣臣、諸官悉集。「卿等本日笑我女共犢子而活，我女以有賢德，嫁與金城國王。我今歡喜，不可思議。」王即爲女夫放大恩赦，所有罪人，悉皆放免。

爾時舍婆提國王並夫人來至金城國裡看女。見女夫主甚奇殊妙，便即問曰：「卿比日在我國中，如何變作犢子？」太子又手白言：「某甲非是犢子。某甲是梅陀羅頗黎國王太子。」阿耶索其三妻，阿孃處在小限。兩大夫人意欲殺我。我不違二母之意，變作犢子。今得王女，愧王無已。孃今在父母國，快成辛苦。願王權在金城逕等時，向欲共王女暫向父國往看其母。」

太子夫妻二人輕馬往詣父國。內門裡，入磨坊中。見母頭如蓬耕，面上垢土，手腳皴劈，脊背打破，膿血沾著處爛盡。爾時太子見母頭戴石五升麥，來向磨坊中。太子不忍認母，二人眼中泣淚。手捉馬鞭，撥母頭上，麥翻著地，磨何而去。「母不識，其母遙喚：『貴人且住！聽我一言。看君不似凡濫。某甲備是王家辛苦之人。請得此麥，依課磨之，恆不得充，況復翻地？是度王聞，必死不活。』太子夫妻俱時下馬，以衣袖掃其麥聚，收著器中。頭戴而去。太子眼泣血，氣塞吞酸，忍痛不忍認母，輕馬還國。

爾時太子告舍婆提國王曰：「我母如今甚大苦劇，筋骨相連，形容憔悴，面上垢土，頭如蓬耕，處處打破，血流遍體，快成辛苦。」王聞道是，心憐女夫及母，眼中泣淚：「我親家母豈可如是！」爾時太子又手白王：「若與某甲一親以往，暫欲殯王借少衣馬。金城如自有兵馬，衆相將往詣父國，救看其母。」

二國軍馬悉送太子往向梅陀羅國。去城四十餘里，其父城頭知軍來到，懸豎白幡。太子語左右曰：「城頭白幡者，盡是降幡。我父見我往到，謂我是外國大王，必向我跪。此是我父，不合跪我。」唤十人，唤廿二十人，走往捉置，勿聽跪也。」

如是所言：王見太子，出城步步欲跪。左右捉之。兩相對已，攜手腕接，相隨上殿。飲食娛樂，良久以訖。啓白王曰：「王是一國之主，治民快樂，天下豐饒，雨澤以時。王今快樂，可有幾妻？」國王不識太子：「與仁臣奴，臺奴不敢誑王，正有兩妻。」太子問曰：「一國之主，皆聞三夫人、九嬪，據何禮律，正有兩妻？王須實道。償後檢得，王必合死。」王答太子曰：「臺奴伏死！不敢調王。實有三妻。」太子曰：「喚將來看。」

王遂先遣兩大夫人莊嚴冠帶，來至殿前。太子問曰：「向前道三，如何見二？一在何處？」王答太子曰：「今在磨坊中。」太子問曰：「太子之后，如何安置磨坊而驅使也？」爾時太子母聞道大王，尋聲走來，欲以投訴。殿前行過，太子遙見其母，狼徬下殿，走抱母頭，捉臂嚙指，稱天大哭：「阿娘，

由子五逆不孝，致使阿婆如許辛苦。阿婆！阿婆！王見哀哭，然是我子，更有何言！父母並子三人抱頭大哭。爾時雲飛鳥落，樹木摧折。諸臣百官，見者泣淚，不能自勝。

爾時太子盡哀以訖，良久，將香湯與母洗浴，取虎龍服與母著之，還上殿上而坐。喚其二母並父，道其苦狀。王聞道此死苦由緣，眼中泣血。王喚兩妻，立著南廂。去殿百步，濩湯爐炭，刀山刃樹，銅升鐵概，車川犁耳。遣此兩大夫人立其傍：「濩湯濯之，故嫌此輕。我憶卿本日生啖我子心肝之時，與一人喚取一百力士，二人喚取二百力士，一時遣此力士，鋸此二后，作其段數，如釋我意。」

力士至已，欲殺二母。太子畏殺二母，口中告佛。刀山摧鋒，濩止熱，二百力士手腳疲疿，不能生害。太子喚其二母，並共陳道活之狀：「子本存命，實由屠兒。」王語太子曰：「阿耶本日實不知子遭此苦劇。阿耶如今捨去王位，與子治國。身自出家，隱居山林，永不干國。除仁一人，自餘爵祿輕重，悉屬屠兒。」王即出家，鬚髮自落。觀睹宮殿，若視穢廁。修行善道，得阿羅漢果。太子名喚屠兒，封受國相，位登王侯。庫藏珍寶，悉屬屠兒把攬。於先施恩，今獲交報，重賞其德。太子共母不轉凡身，即得成佛。

是時二后諛心不捨。天神帝釋變作猛風吹此二后，毛孔而入。本食心肝作太鐵丸，節節出炎如車輪，救不可得。

當說此經時，大會之中所千萬人皆得悟道，棄惡從善，交獲佛果。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我身是。爾時父王者，今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我母者，今摩耶是。爾時我婦者，耶輸陀羅是。爾時屠兒者，今阿難是。爾時黃門者，今目連是。爾時帝釋變作黑狗者，提迦葉是。爾時二后者，提婆達多。第二后者，調達是。」

佛說經竟，天龍八部、帝王、人民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最妙勝定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與大比丘二萬人俱。菩薩大士五十人等、天龍八部、諸天人等。復有四天大王，復有四部鬼神，皆悉集會。

爾時世尊入光明三昧，寂然無聲。時諸大衆各懷疑惑。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與從座起，繞佛三匝，說偈贊嘆：「善哉諸法王，寂然入靜室；此諸大衆等，心皆懷疑惑；善哉日月光，嘿然無所照；善哉金寶聚，而不施貧乏；善哉人中王，今可出禪定；善哉大龍王，而不降甘露；善哉人中尊，宜速演說法，善哉爲衆生，演說一乘義。」

爾時世尊從禪定起，告諸大衆：「我今安樂，大有珍寶。若有貧乏，恣汝所用，莫生疑惑。所謂珍寶，無上智慧，恣汝所用。」

聞爾時，何難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我今多聞，疾得無上菩提。如經中說，多聞智慧，利根之者，得道甚難，生於八難中。我今云何成無上道？」

佛告阿難：「多聞之人有二種心。云何爲二？一者定心；二者亂心。心若在定，多聞無妨。心若亂者，雖復多聞，何所益也！若人善能定慧具足，最是疾得無上佛道。」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處處經中贊嘆定慧爲最第一？」

佛言：「阿難，定慧具足，亦如師子，獸中第一；亦如日光，能照一切；如須彌山，衆山中上。何以故？定慧具足，其力最勝。」

佛告阿難：「若復有人造作旃檀精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復有一人造七寶精舍，亦滿三千大千世界。功德云何，得等以不？」

阿難言：「七寶者勝。」

佛復告阿難言：「復有一人造黃金精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復有一人造紫磨黃金精舍，亦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紫磨黃金，功德甚多。」

佛言：「阿難，若復有人造旃檀像及香木像，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供養禮拜；復有一人造紫磨黃金及七寶像，亦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禮拜。於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七寶紫磨黃金像者，功德甚多。」

佛言：「阿難，若復有人起大心施，持七寶庫藏並及妻子，持用布施；復有一人持頭、目、身體，並及難得七寶庫藏布施。此等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七寶、身體、妻子者多。」

佛言：「復有一人，書寫十二部經，流通世間，使人讀誦，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復有一人，執文如讀，於文通利，亦滿三千大千世界。於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執文者多。」

佛言：『復有一人，能誦十二部經，悉皆通利，不解深義，其經卷亦滿三千大千世界；復有一人，讀誦十二部經，悉皆通利，並復解深義，亦滿三千大千世界。於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讀誦解說，其功德甚多。』

佛告阿難言：『有一人解說十二部經，不行布施、持戒、忍辱、慈悲、喜捨；復有一人，解說十二部經，廣行布施、持戒、忍辱、慈悲、喜捨，於諸衆生，等心如子。而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其慈悲、喜捨、持戒、忍辱、布施衆生，功德甚多。』

佛言：『阿難，若有一人，解說十二部經，講說五違陀論，爲人宣說，流通於世。復有一人，善能解說十二部經，十五違陀論，所謂生論、定論、五陰論、十二入論、十八門論、大空論、日月論、月愛論、莊嚴論、第一義論、空金剛心論、種諸論、性空三空門論，復能持戒、布施、忍辱、慈悲、喜捨，於諸破戒，等心無二。心行平等，亦如虛空，不見衆生一切過惡。等心衆生，如視一子。於怨憎中，平如虛空。不謗方等十二部經。如此二人，功德云何？』

阿難言：『不謗方等十二部經，其人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佛言：『復有一人，如上所說，一切功德，皆悉能滿，亦滿三千大千世界，亦能讀誦十二部經，十五違陀論，持戒、忍辱、布施論，持戒、忍辱、布施多聞，於諸人中，最爲第一。演說萬法，皆悉空寂。令諸聽者，得五神通。雖有是益，不如一人一日一夜入定。何以故？多聞之人心生驕慢，猶如山海。驕慢多者，惡道受苦，經無量劫。若出地獄，生爲飛鳥。當知多聞何所益也。若有禪定，能除生死惡業重罪。多聞如草，禪定如火；多聞如鐵，禪定如金；多聞如毒草，禪定如藥樹；多聞如江河，禪定如大海。我若說之，禪定功德，不可窮盡。』

佛告阿難：『我自憶往昔作多聞士，共文殊諍利，諍有無二諦。文殊言有；我言無也。由是諍論而不能定二諦有無。死墮三惡道，服熱鐵丸。經無量劫，從地獄出。值迦葉佛爲我解說有無二諦。迦葉佛言：一切諸法，皆無定性。汝言有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萬法，皆悉空寂。此二諦者，亦有亦無。汝今解者，但解文義，不解深義。汝於此義，如盲如聾，云何解此甚深之義？我聞是以，即於林中而自思惟，入於禪定。經七日已，於四禪中三昧、三定、三智、三空、大空、第一義空。解此空已，一切萬法，悉亦是空寂。何以故？一切萬法本性空故。當知修禪最妙、最勝。若有人能一日一日乃至七日，念修禪定，於無量劫極重惡業漸漸輕微。復有五種重罪：一者，煞父、害母、煞眞人羅漢、破塔壞寺、焚燒僧房；二者，犯四重、八重、五重、六重姓戒；三者，謗方等經；四者，說他人過，不生恭敬，常起驕慢。如向所說五種性罪，但修禪定，自然滅除。除禪定力，餘無滅者。七日之中，尚得如是無量功德，何況終身於閑居、山中、林樹下、端座思惟，觀除入捨。何以故？心如水流，恆不暫停；亦如獼猴，放一捉一。要由定心，令使不移。心若移者，於一切法生迷想亂。心若定者，能知世間生住滅想。一切萬法，悉皆空寂，無常變化，苦、空、無我。所有諸法，如電、如風、如水聚沫、如熱時炎、如呼聲響、如空中鳥跡。世間所有山林、江河、池源、大海，火劫起時，一切燒盡。除四禪及四空定，乃至萬法，皆悉空寂。當知禪力不可思議。心若有定，能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大海、山川、林谷，如見掌中阿摩勒果。亦如禪定現神變化，飛到十方恆河世界。十方世界所有風、火、地、水、日月、星辰、山河、林木、天宮、龍宮，悉亦變化。當知禪力不可思議，於禪定中能動此三千大千十方世界。』

佛言：『阿難，大目揵連入禪定中，種種能爲，能動大地，如轉火輪。當知多聞之人，不能如是。』

佛告阿難言：『汝今亦可動此大地？』

阿難言：『我無禪定，何能如是？』

佛言：『阿難，若修禪定，雖不即得四沙門果，猶勝多聞百千萬倍。』

爾時竹林精舍有諸比丘，其數五百，皆學多聞。今聞世尊爲阿難說目連神通禪定第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習學多聞，今已通達十二部經，十六大國敬我如佛。云何世尊說言：「多聞永不能得無上菩提？」』五百比丘同時發聲：『我捨多聞，而習禪定。』

佛言：『諸比丘，莫作是語：「我捨多聞，如入禪定。」我見汝智，亦如蚊翅，欲障日月。汝如盲者，欲蹬須彌山。如無船舫，欲度大海。如折翼鳥，欲飛虛空。汝亦如是。』

時諸比丘，心生惶怖，如欲死人。

佛言：『比丘，汝莫惶怖，應定其心。』

諸比丘言：『我無禪定，何由得？』

佛言：「我有妙藥，今女得定。」

諸比丘言：「唯願說之，我當修行。」

佛言：「良藥者，所謂觀除入捨。」

諸比丘言：「觀除入捨，我今不解。唯願世尊爲我說之，我當受持。」

佛言：「初心爲觀，第二心起爲除，第三心起爲入，第四心起名捨。」

復次云何？初禪爲觀，二禪爲除，三禪爲入，四禪爲捨。

復次云何？初禪名身念處，第二心念處，第三心法念處，第四受念處。

如是四法通一切法。所謂四正勤、四如意足、四諦、四空、四無想、四菩提。

汝於初禪亦未明了，況於四禪及一切法。

諸比丘，種種方便，得入禪定。若作不淨觀時，見身四大，脾胃、骨節、血流，亦如漩水。九孔流出不淨之物，屎尿臭穢，甚可厭患。於此定中，見種種物，若動、若住、若青、若黃、若白、若黑，種種異變，令心散亂。見此事已，攝之令還。白骨流光，阿那波那，亦亦如是。若犯四重姓戒，尼破八重，優婆夷破五種戒，沙彌破十戒，學戒尼破六重，盜佛物、法物、招提僧物，師長父母物，大衆僧物，及謗方等經，言無威德。如是之人，於禪定中見自身中氣如黑風，血如猛火，骨如山石，脈如林木，五藏如蛇蚖。見手提大火，逆風如走頭戴大山，去如復倒。口出師子，眼出羅刹，鼻出蟒蛇，耳出豺狼。大小便道，流水如海。若有十方一切諸佛，皆悉變黑。若見此相，從禪定起，往至林中空閑之處，讀方等經，懺悔先罪。或以七日、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日，衆罪已除，便入禪定。罪若薄者，漸見身如琉璃山。若不破四種乃至五重性戒者，禪定中見十方佛同時說法。或說四諦、四正勤、四如意足、菩法、忍法、頂法、世第一法。或說七覺、四禪、八背捨、四空、三三昧、八勝處。禪定中見暗見明。從禪定起，心生悅樂。

時諸比丘既還林中，修行禪定。經七日中，皆得羅漢。來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脫生死，得無上果。」

佛言：「若得，今宜可現。」

時五百比丘現大神變，坐臥空中，或行，或住，作十八變。於時多聞比丘皆習禪定，亦如目連神通無二。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妙法，如來滅後幾時在此悉土流行？」幾所衆生修行此法，得四沙門果？」

佛言：「阿難，吾滅後二百，於拘尸城滅度之後，六十年中，流行此法。多有衆生塚間、樹下，思惟此法，觀除入捨。十億衆生，九億得四沙門果。二百年時，百億衆生，前十億得四沙門果。三百年後，五百年頃，我諸弟子，漸著惡法，心懷嫉妒，邪念自活。五百億人，十億得四沙門果。五百年後，八百年前，我諸弟子，著俗衣服，畜養牛、羊、猫、狸、驢、馬，積聚谷米，自作自啖，養育奴婢。當爾之時，千萬億人，萬人得四沙門果。八百年後，千年之前，我諸弟子，習學惡法，與國王、王子、大臣、長者而爲親友。通致使命，耕田種植，聚積谷米、金銀、七寶，飲酒食肉，長養四大，著新色衣，亦如淫女，魃魃魍魎。億億萬人，百人得四沙門果。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我諸弟子，著俗衣服，雖披袈裟，如木頭幡，無有威德。白衣見之，不生恭敬，亦如屠兒。當爾之時，國國相戰，共相煞害。不避君臣、父子、兄弟，無慈悲心。人民繚亂，饑餓困苦。無婦、無夫、無男、無女，聾盲喑啞，身不具足。逃奴走婢，亡破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白衣見之，如視獵師。亦如天下，亦如惡馬狂象，不可禁制，自在而去。雖有師徒，如惡狂賊。貪淫無度，不避尊卑，亦如蟲獸，等無有異。造作惡業，不畏三途。所行之處，乃與酤酒、屠兒、獵師、淫女而作伴侶。口出惡言，心生惡念。或國官力，迫脅良善。如取財物，供給生緣。或獵射，羅網取魚，自煞，自煮，自取，自啖。月、半月盡，不共說戒。在塚，自恣。若說戒時，默然而去。上中下座，師徒弟子，共相論說是非好惡。亦如蚖蛇聚入一穴，各相朋黨，共相辱罵。無尊無卑，猶如羣賊劫奪良善，心貪利養，無有饜足。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沉沒於地，不復讀誦我諸弟子習學兵法、畫法、泥法、木法、騎法、師法、棋法、歌法、笑法、稍法、射法、走馬之法。習學如是邪法，死入惡道，無量數劫；生爲畜生，饑餓困苦，負重而行。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塚間、樹下。心恆作念，闕求利養。多貪財物，無饜無足。乃至法師解釋佛語，萬不著一。多將徒衆遊行聚落，詣白衣舍，勸化白衣，多取利養。飲酒食肉，如梅陀羅。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不食酒肉，呵責比丘：「汝大德出家之人，心無慈悲，多作爾許不如法事。我觀智者亦如屠者。」比丘聞已，競共打罵，自相謂之：「如來在時，不聽我等飲酒食肉。」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說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亂言綺語，以作義語。亦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若寬、若狹。亦如聾人自言：「我聞天上說法之音。」有

諸羣盲集，共住聚聽，各各唱言：『我見日月，若大、若小』此諸比丘，亦復如是。

世有文殊、大迦葉等，現如其中，競共打罵，驅逐令出，不令得住。亦如師子居香山中，一切蟲獸，皆不來近。師子去後，百獸毒蟲共相鳴呼，入香山中。取其甘果，飲其流泉，皆令枯涸。香山神仙，不復擁護。便生毒草，食者命終。

吾滅度後，一切比丘取我十二部經，競共讀誦。以上著中，以中著下，以下著上，中著前後。非義言語，義言非語。亦如外道，各言我是。當爾之時，十二部經雖行於世，無有德。設有讀誦，無有一人得四沙門果。我諸弟子，如失國王，若鳥無翼。塔寺空荒，無人料理。設有形像，幡花、寶蓋，如破軍資，鳩雀、猪羊競共入中。如是比丘，自住屋舍，塗淨妙好，修行經說。

佛告阿難：『吾爲汝等，略說此事。』

阿難聞佛說此語時，流淚悲塞。爾時阿難悲涕不止。佛告阿難：『莫大悲泣。當持此經流通於世。』

阿難捫淚而言：『我今受持。』

時諸天、人、帝釋白言：『尊者，我亦受持。若人在山林、樹下、空處、塚間讀誦，我將天人並及神鬼往詣其所，不令妄失一句一偈。』

說此經時，五千比丘得四沙門果，千五百比丘尼得初果，五百優婆塞得清淨信。天龍鬼神作禮而去。

摩尼教部

《摩尼教殘經一》

〔若不遇緣，无由自脫，求解〕。『宾身本性，是一爲是二耶？一切諸聖，出現於世，施作方便，能救明性，得離衆苦，究竟安樂？』作是問已，曲躬恭敬，却住一面。

爾時明使告阿馱言：『善哉善哉！汝爲利益无量衆生，能問如此甚深秘義，汝今卽是一切世間盲迷衆生大善知識。我當爲汝分別解說，令汝疑網永斷無餘。汝等當知，卽此世界未立已前，淨風、善母二光明使，入於暗坑无明境界，拔擢、驍健、常勝，□□□大智甲五分明身，策持昇進，令出五坑。其五類魔，黏五明身，如蠅著蜜，如鳥被黐，如魚吞鉤。以是義故，淨風明使以五類魔及五明身，二力和合，造成世界——十天八地。如是世界，卽是明身醫療藥堂，亦是暗魔禁繫牢獄。其彼淨風及善母等，以巧方便，安立十天；次置業輪及日月宮，並下八地、三衣、三輪，乃至三灾、鐵圍四院、未勞俱孚山，及諸小山、大海、江河，作如是等，建立世界。禁五類魔，皆於十三光明大力以爲囚縛。其十三種大勇力者，先意、淨風各五明子，及呼嘘瑟德、呦嚕嚦德，並窣路沙羅夷等。其五明身猶如牢獄，五類諸魔同彼獄囚，淨風五子如掌獄官，說聽喚應如喝更者，其第十三窣路沙羅夷如斷事王。於是貪魔見斯事已，於其毒心，重興惡計：卽令路傷及業羅泱，以像淨風及善母等，於中變化，造立人身，禁囚明性，放大世界。如是毒惡貪慾宾身，雖復微小，一一皆放天地世界。業輪、星宿、三灾、四圍、大海、江河、乾濕二地，草木禽獸、山川堆阜、春夏秋冬、年月時日，乃至有礙无礙，无有一法，不像世界。喻若金師，摸白象形，寫指環內，於其象身，无有增減。人類世界，亦復如是。其彼淨風，取五類魔，於十三種光明淨躰，囚禁束縛，不令自在。魔見是已，起貪毒心，以五明性，禁於宾身，爲小世界。次以十三无明暗力，囚固束縛，不令自在。其彼貪魔，以淸淨氣，禁於骨城，安置暗相，栽蒔死樹；又以妙風，禁於筋城，安置暗心，栽蒔死樹；又以明力，禁於脉城，安置暗念，栽蒔死樹；又以妙水，禁於宾城，安置暗思，栽蒔死樹；又以妙火，禁於皮城，安置暗意，栽蒔死樹。貪魔以此五毒死樹，栽於五種破壞地中，每令惑乱光明本性，抽彼客性，變成毒菓。是暗相樹者，生於骨城，其菓是怨；是暗心樹者，生於筋城，其菓是嗔；其暗念樹者，生於脉城，其菓是婬；其暗思樹者，生於宾城，其菓是忿；其暗意樹者，生於皮城，其菓是癡。如是五種骨、筋、脉、宾、皮等，以爲牢獄，禁五分身；亦如五明，囚諸魔類。又以怨憎、嗔恚、婬慾、忿怒及愚癡等，以爲獄官，放彼淨風五驍健子；中間貪慾，以像唱更說聽喚應；饞毒猛火，恣令自在，放窣路沙羅夷。其五明身，既被如是苦切禁縛，廢忘本心，如狂如醉。猶如有人以衆毒虵，編之爲籠，頭皆在內，吐毒縱橫；復取一人，倒懸於內，其人爾時爲毒所逼，及以倒懸，心意迷錯，無暇思惟父母親戚及本歡樂。今五明性在宾身中爲魔囚縛，晝夜受苦，亦復如是。又復淨風造二明船，於生死海運渡善子，達於本界，令光明性究竟安樂。怨魔貪主，見此事已，生嗔妬心，卽造二形雄雌等相，以放日月二大明船，惑乱明性，令昇暗船，送入地獄，輪迴五趣，備受諸苦，卒難解脫。若有明使，出興於世，教化衆

生，令脫諸苦。先從耳門，隆妙法音；後入故宅，持大神呪。禁衆毒虵及諸惡獸，不令自在；復賣智斧，斬伐毒樹，除去株杌，並餘穢草。並令清淨，嚴飭宮殿，敷置法座，而乃坐之。猶如國王破怨敵國，自於其中庄飾臺殿，安處寶座，平斷一切善惡人民。其惠明使，亦復如是。既入故城，壞怨敵已，當即分判明暗二力，不令雜亂。先降怨憎，禁於骨城，令其淨氣，俱得離縛；次降嗔恚，禁於筋城，令淨妙風，即得解脫；又伏婬慾，禁於脉城，令其妙水，即便離縛；又伏忿怒，禁於肉城，令其妙水，即便解脫；又伏愚癡，禁於皮城，令其妙火，俱得解脫。貪慾二魔，禁於中間；飢毒猛火，放令自在。猶如金師，將欲鍊金，必元藉火；若不得火，鍊即不成。其惠明使，喻若金師，其凝嚩而云嚩，猶如金針。其彼飢魔，即是猛火，鍊五分身，令使清淨。惠明大使，於善身中，使用飢火，爲大利益。其五明力，住和合體。因彼善人，銓簡二力，各令分別。如此宾身，亦名故人。即是骨、筋、脉、宾、皮、怨、嗔、婬、怒、癡、及貪、饞、婬，如是十三，共成一身，以像无始无明境界第二暗夜。即是貪魔毒惡患惟諸不善性，所謂愚癡、婬慾、自譽、乱他、嗔恚、不淨、破壞、銷散、死亡、誑惑、返逆、暗相，如是等可畏无明暗夜十二暗時，即是本出諸魔記驗。以是義故，惠明大智，以善方便，於此宾身，銓救明性，令得解脫。於已五體，化出五施，資益明性。先從明相，化出怜愍，加被淨氣；次從明心，化出具足，加被明力；又於明思，化出忍辱，加被淨水；又於明意，化出智惠，加被淨火。呼嚧瑟德、嚩嘍囉德，於語藏中，加被智惠。其氣、風、明、水、火、怜愍、誠信、具足、忍辱、智惠，及呼嚧瑟德、嚩嘍囉德，與彼惠明，如是十三，以像清淨光明世界明尊記驗。持具戒者，猶如日也。第二日者，即是智惠十二大王，從惠明化，像日圓滿，具足記驗。第三日者，自是七種摩訶羅薩本，每人清淨師僧身中，從惠明處，受得五施及十二時，成具足日，即像窣路沙羅夷大力記驗。如是三日及以二夜，於其師僧乃至行者，並皆具有二界記驗。惑時故人與新智人共相鬬戰，如初貪魔擬侵明界。如斯記驗，從彼故人暗毒相中，化出諸魔，即共新人相體鬬戰。如其新人，不防記念，廢忘明相，即有記驗：其人於行，无有憐愍，觸事生怨，即汙明性清淨相體；寄住客性，亦被損壞。若當防護記念，警覺逆逐怨憎，當行憐愍。明性相體，還復清淨；寄住客性，離諸危厄，歡喜踊躍，礼謝而去。惑時新人忘失記念，於暗心中化出諸魔，共新明心當即鬬戰。於彼人身有大記驗：其人於行，无有誠信，觸事生嗔；寄住客性，當即被染。明性心體，若還記念，不忘本心，令覺駈逐，嗔恚退散，誠信如故；寄住客性，免脫諸苦，達於本界。惑時新人忘失記念，即被无明暗毒念中化出諸魔，共彼新人清淨念體即相鬬戰。當於是人有大記驗：其人於行，无有具足，慾心熾盛；寄住客性，即當被染。如其是人記念不忘，於具足體善能防護，摧諸慾想，不令復起；寄住客性，免脫衆苦，俱時清淨，達於本界。或時於彼无明思中，化出諸魔，共新人思即相鬬戰。如其是人廢忘本思，當有記驗：其人於行，即無忍辱，觸事生怒；客主二性，俱時被染。如其是人記念不忘，覺來拒敵，怒心退謝，忍辱大力，還當扶護；寄住客性，欣然解脫，本性明白，思體如故。或時於彼无明意中，化出諸魔，即共新人意體鬬戰。如其是人忘失本意，當有記驗：其人於行，多有愚癡；客主二性，俱被染汙。如其是人記念不忘，愚癡若起，當即自覺，速能降伏；策勤精進，成就智惠。寄住客性，因善業故，俱得清淨；明性意體，湛然无穢。如是五種極大鬬戰，新人故人，時有一陣。新人因此五種勢力，防衛怨敵，如大世界諸聖記驗：憐愍以像持世明使，誠信以像十天大王，具足以像降魔勝使，忍辱以像地藏明使，智惠以像催光明使。爲此義故，過去諸聖及現在教，作如是說：出家之人，非共有礙，穴身相戰，乃是无礙。諸魔毒性，互相鬬戰，如此持戒清淨師等，類同諸聖。何以故？隆伏魔怨，不異聖故。或時故人與衆退敗，惠明法相寬泰而遊。至於新人五種世界无量國土，乃入清淨微妙相城。於其寶殿敷置法座，安處其中；乃至心、念、思、意等城，亦復如是，一一遍入。若其惠明遊於相城，當知是師所說正法，皆悉微妙，樂說大明、三常、五大，神通變化，具足諸相；次於法中，專說憐愍。惑遊心城，當知是師樂說日月光明宮殿，神通變化，具足威力；次於法中，專說誠信。惑遊念城，當知是師樂說大相窣路沙羅夷，神通變化，具足默然；次於法中，專說具足。惑遊思城，當知是師樂說五明，神通變現；次於法中，專說忍辱。惑遊意城，當知是師樂說明使過去、未來及現在者，神通變化，隱現自在；次於法中，專說智惠。

「是故智者諦觀是師，即知惠明在何國土。若有清淨電魀勿等，如是住持无上正法，乃至命終不退轉者。命終已後，其彼故人及以兵衆，无明暗力，墮於地獄，无有出期。當即惠明引己明軍，清淨眷屬，直至明界，究竟无畏，當受快樂。《應輪經》云：「若電魀勿等身具善法，光明父子及淨法風，皆於

身中每當遊歷。其明文者，即是明界无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淨法風者，即是惠明。《寧萬經》云：「若電爬勿具善法者，清淨光明，大力智惠，皆備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汝等諦聽，惠明大使入此世界，顛倒耶城，屈曲聚落，壞朽故宅，至於魔宮。其彼貪魔，爲破落故，造新穢城，因己愚癡，恣行五慾。惑時白鴿微(微)妙淨風，勇健法子，大聖之男，入於此城，四面顧望，唯見烟霧周鄣屈曲，无量聚落，既望見已，漸次遊行，至於城上，面下遙望，見七寶珠。一一寶珠，價直无量，皆被雜穢，纏覆其上。時惠明使先取膏腴肥壤好地，以己光明无上種子，種之於中；又於己體脫出模樣，及諸珎寶，爲自饒益，大利興生，種種庄嚴，具足內性，以爲依柱。眞實種子，依因此柱，得出五重无明暗坑，猶如大界。先意淨風各有五子，與五明身作依止住。於是惠明善巧田人，以惡无明崎嶇五地而平塡之。先除荊棘及諸毒草，以火焚燒；次當誅伐五種毒樹。其五暗地既平殄已，即爲新人置立殿堂及諸宮室；於其園中，栽蒔種種香花寶樹；然後乃爲自身庄嚴宮室、寶座臺殿，次爲左右无數衆等亦造宮室。其惠明使，以自威神，建立如是種種成就；又翻毒惡貪慾暗地，令其顚倒。於是明性五種淨體，漸得申暢。其五體者，則相、心、念、思、意。是時惠明使於其清淨五重寶地，栽蒔五種光明勝譽无上寶樹；復於五種光明寶臺，燃五常住光明寶燈。時惠明使施五施已，先以駈逐无明暗相，伐卻五種毒惡死樹。其樹根者自是怨憎，其莖剛強，其枝是嗔，其葉是恨；菓是分拆，味是泊淡，色是譏嫌。其次駈逐无明暗心，伐卻死樹。其樹根者自是无信，其莖是忘，枝是諂墮，葉是剛強，菓是煩惱，味是貪慾，色是拒諱。其次駈逐无明暗念，伐去死樹。其樹根者自是婬慾，莖是怠墮，枝是剛強，葉是增上，菓是譏誚，味是貪嗜，色是愛慾；諸不淨業，先爲後誨。次逐暗思，伐去死樹。其樹根者自是忿怒，莖是愚癡，枝是无信，葉是拙鈍，菓是輕蔑，味是貢高，色是輕他。次逐暗意，伐去死樹。其樹根者自是愚癡，莖是无記，枝是嫚鈍；葉是顧影，自謂无比；菓是越衆，庄嚴服餝；味是愛樂，瓔珞、眞珠、環釧諸雜珎寶，串佩其身；色是貪嗜，百味飲食，資益宍身。如是樹者，名爲死樹。貪魔於此无明暗窟，勤加種蒔。時惠明使，當用智惠快利钁斧，次第誅伐，以己五種无上清淨光明寶樹，於本性地而栽種之；於其寶樹漑甘露水，生成仙菓。先栽相樹。其相樹者，根是怜愍，莖是快樂，枝是歡喜，葉是美衆，菓是安泰，味是敬愼，色是堅固。次栽清淨妙寶心樹。其樹根者自是誠信，莖是見信，枝是慙懼，葉是警覺，菓是勤學，味是讀誦，色是安樂。次栽念樹。其樹根者自是具足，莖是好意，枝是威儀，葉是眞實，庄嚴諸行，菓是實言無虛妄語，味是說清淨正法，色是愛樂相見。次栽思樹。其樹根者自是忍辱，莖是安泰，枝是忍受，葉是戒律，菓是齋讚，味是勤修，色是精進。次栽意樹。其樹根者自是智惠，莖是了二宗義，枝是明法辯才；葉是權變知機，能摧異學，崇建正法；菓是能巧問答，隨機善說；味是善能譬喩，令人曉悟；色是柔濡美辭，所陳悅衆。如是樹者，名爲活樹。時惠明使以此甘樹，於彼新城微妙宮殿寶座四面，及諸園觀自性五地，於其地上而栽種之。其中王者即是怜愍。其怜愍者，即是一切功德之祖。猶如朗日，諸明中最；亦如滿月，衆星中尊；又如國王花冠，於諸嚴餝最爲第一；亦如諸樹，其菓爲最；又如明性，處彼暗身，於其身中，微妙无比；亦如素塩，能與一切上妙餚饌而作滋味；又如國王印璽，所印之處，无不遵奉；亦如明月寶珠，於衆寶中而爲第一；又如膠清，於諸畫色而作牢固；亦如石灰，所塗之處，无不鮮白；又如宮室於中有王，因彼王故，宮得嚴淨。其怜愍者，亦復如是。有怜愍者，則有善法。若无怜愍，修諸功德，皆不成就。緣此事故，故稱爲王。其怜愍中復有誠信。其誠信者，即是一切諸善之母。猶如王妃，能助國王撫育一切；亦如火力，通熟萬物，資成諸味；又如日月，於衆像中最尊无比，舒光普照，无不滋益。怜愍誠信，於諸功德成就具足，亦復如是。怜愍誠信，亦是諸聖過去未來，明因基址，通觀妙門。亦是三界煩惱大海，側足狹路，百千衆中，稀有一人，能入此路；若有入者，依因此道得生淨土，離苦解脫，究竟无畏，常樂安淨。又惠明使，於魔暗身，通顯三大光明惠日，降伏二種无明暗夜，像彼无上光明記驗。第一日者，即是惠明；十二時者，即是勝相十二大王，以像清淨光明世界无上記驗。第二日者，即是新人清淨種子；十二時者，即是十二次化明王，又是夷數勝相妙衣，施與明性以此妙衣，庄嚴內性，令其具足，拔擢昇進，永離穢土。其新人日者，即像廣大窣路沙羅夷；十二時者，即像先意及以淨風各五明子，並呼嚧瑟德、吻嚧嘎德，合爲十三光明淨體，以成一日。第三日者，即是說聽及喚應聲；十二時者，即是微妙相、心、念、思、意等，及與怜愍、誠信、具足、忍辱、智惠等。是其此喚應第四者，以像大界日光明使、怜愍相等。十二時者，即像日宮十二化女，光明圓滿，合成一日。其次復有兩種暗夜。第一夜者，即是貪魔；其

十二時者，即是骨、筋、脉、肉、皮等，及以慳悋、嗔恚、婬慾、忿怒、愚癡、貪欲、飢火，如是等輩，不淨諸毒，以像暗界无始无明第一暗夜　第二夜者，即是猛毒慾熾焰；十二時者，即是十二暗毒思惟　如是暗夜，以像諸魔初興記驗。時惠明日，對彼九明重昏暗夜，以光明力降伏暗性，靡不退散。以是義故，像初明使降魔記驗　又惠明使，於无明身，種種自在降伏諸魔，如王在殿，賞罰無畏　惠明相者，第一大王，二者智惠，三者常勝，四者歡喜，五者懃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齊心一等，十二者內外俱明　如是十二光明大時，若入相，心、念、思、意等五種國土，一一孳遠，无量光明；各各現果，亦復无量；其菓即於淨徒衆而具顯現　若電耻勿具足十二光明時者，當知是師與衆有異　言有異者，是慕闍、拂多誕等，於其身心，常生慈善，柔濡別識，安泰和同　如是記驗，即是十二相樹初萌，顯現於其樹上，每常開敷无上寶花；既開已，輝光普照，一一花間，化佛无量；展轉相生，化无量身　若電耻勿內懷第一大王樹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不樂久住一處，如王自在；亦不常住一處，時有出遊；將諸兵衆，嚴持器仗，種種具備，能令一切惡獸怨敵，悉皆潛伏。二者不慳，所至之處，若得儭施，不私隱用，皆納大衆。三者貞潔，防諸過患，自能淨潔；亦復轉勸餘修學者，令使淨潔。四者於己尊師有智惠者，而常親近；若有无智，樂欲戲論及鬬諍者，即皆遠離。五者常樂淨徒衆，同共住止；所至之處，亦不別衆獨寢一室，若有此者，名爲病人。如世病人，爲病所惱，常樂獨處，不願親近眷屬知識。不樂衆者，亦復如是。二智惠者　若有持戒電耻勿等內懷智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常樂讚歎淨有智惠人，及樂淨徒衆同會一處，心生歡喜，常無厭離。二者若己智根見解狹劣，聞他智者智惠言語，心無妬嫉。三者諸有善行，常當勤學，心不懈怠。四者常自勤學智惠方便，諸善威儀；亦勸餘人同共修習。五者於其禁戒，慎懼不犯；若悞犯者，速即對衆發露陳悔。三常勝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勝性，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不樂讒諂狠(原作「限」)悞，如有是人，亦不親近。二者不樂鬬諍諠乱，若有鬬諍，速即遠離；強來鬬者，而能伏忍。三者若論難有退屈者，不得承危，嘆以稱快。四者輒不漫陳，不問而說；若有來問，思忖而答，不令究竟因言被耻。五者於他語言，隨順不逆，亦不強證，以成彼過；若於法衆，其心和合，无有分拆。四歡喜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歡喜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於聖教中所有禁戒、威儀進止，一一歡喜，盡力依持，乃至命終，心无放捨。二者但聖所制，年一易衣，日一受食，歡喜敬奉，不以爲難；亦不妄證云是諸聖權設此教，虛引經論，言通再受，求解脫者，不依此或。三者但學己宗淨法，亦不求諸耻敗教。四者心常卑下，於諸同學而无憍上。五者若謂處下流，不越居上；身爲尊首，視衆如己，愛無偏黨。五勤修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懃性，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不樂睡眠，妨修道業。二者常樂讀誦，勵心不怠；同學教誨，加意喜謝；亦不因教，心生怨恨；己常懃修，轉勸餘者。三者常樂演說淨正法。四者讚唄礼誦，轉誦抄寫，繼念思惟，如是等時，无有虛度。五者所持禁戒，堅固不缺。六眞實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眞實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所說經法，皆悉眞實，一依聖教，不妄宣示；於有說有，於无說无。二者心意常以眞實和同，不待外緣，因而取則。三者所持戒行，每常眞實，若獨若衆，心无有二。四者常於己師，心懷決定，盡力承事，不生疑惑，乃至命終，更无別意。五者於諸同學，勸令修習，以眞實行，教導一切。七信心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信心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信二宗義，心淨无疑，弃暗從明，如聖所說。二者於諸戒律，其心決定。三者於聖經典，不敢增減一句一字。四者於正法中所有利益，心助歡喜；若見爲魔之所損惱，當起慈悲，同心憂慮。五者不妄宣說他人過惡，亦不嫌謗傳言兩舌，性常柔濡，質直无二。八忍辱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忍辱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心恒慈善，不生忿怒。二者常懷歡喜，不起恚心。三者於一切處，心無怨恨。四者心不剛強，口无麁惡；常以濡語，悅可衆心。五者若內若外，設有諸惡煩惱，對値來侵辱者，皆能忍受，歡喜无怨。九直意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直意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不爲煩惱之所繫縛，常自歡喜淨直意。二者但於法中若大若小，所有諮問，恭敬領受，隨喜善應答。三者於諸同學言无反難，不護己短而懷嗔恚。四者言行相副，心恒質直，不求他過以成鬬競。五者法內兄弟，若於聖教心有異者，當即遠離，不共住止；亦不親近，共成勢力，故惱善衆。十功德者　若有淨電耻勿等內懷功德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所出言語，不損一切，恒以慈心善巧方便，能令衆人皆得歡喜。二者心恒淨淨，不恨他人，亦不造慼，令他嗔恚；口常柔耎，離四種過。三者於尊於卑，不懷妬嫉。四者不奪徒衆經論弟子，隨所至方，淨淨住處，歡喜住

五、不擇華好　五者常樂教悔一切人民善巧智惠，令修正道　二、齊心一等者　若有清淨電腥勿等穢懷齊心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法主慕闍拂多誕等所教智惠，善巧方便，威儀進止，一一依行，不敢改換，不專己見　二者常樂和合，與衆同住，不願別居，各興異計　三者齊心和合，以和合故，所得儀施，共成功德　四者常得聽者恭敬供養，愛樂稱讚　五者常樂遠離調悔、戲笑及以諍論，善護內外和合二性　十二內外俱明者　若有清淨電腥勿等內懷俱明性者，當知是師有五記驗：一者善拔穢心，不令貪慾，使已明性，常得自在；能於女人作虛假想，不爲諸色之所留難，如鳥高飛，不殉羅網　二者不與聽者偏交厚重，亦不固戀諸聽者家，將如己舍；若見法外俗家損失及愁惱事，心不爲憂；設獲利益及欣喜事，心亦如故　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不寵宾身，求諸細滑衣服卧具、飲食湯藥、象馬車乘，以榮其身　四者常念命終，險難苦楚，危厄之日常觀无常及平等王，如對目前，無時暫捨　五者自身柔順，不惱兄弟及諸知識，不令嗔怒，亦不望證，令他惡名，常能定心，安住淨法　如是等者，名爲十二明王寶樹　我從常樂光明世界，爲汝等故，持至於此　欲以此樹栽於汝等清淨衆中　汝等上相善慧男女，當須各自於清淨心，栽植此樹，令使增長　猶如上好無砂鹵地，種一收万，如是展轉至无量數　汝等今者，若欲成就无上大明清淨菓者，皆當月嚴如寶樹，令得具足。何以故？汝等善子，依此樹菓，得離四難及諸有身，出離生死，究竟常勝，至安樂處。

爾時會中諸慕闍等，聞說是經，歡喜踊躍，歎未曾有。諸天善神，有得无得，及諸國王、羣臣、士女、四部之衆，无量无數，聞是經已，皆大歡喜。悉能發起无上道心，猶如弃木值遇陽春，無不滋茂，敷花結菓得成熟；唯除敗根，不能滋長。

時慕闍等，頂礼明使，長跪叉手，作如是言：「唯有大聖，三界獨尊，普是衆生慈悲父母，亦是三界大引道師，亦是含靈大醫王，亦是妙空能容衆相，亦是上天包羅一切，亦是實地能生實菓，亦是衆生甘露大海，亦是廣大衆寶香山，亦是任衆金剛寶杖，亦是巨海巧智舡師，亦是火坑慈悲救手，亦是死中與常命者，亦是衆生明性中性，亦是三界諸牢固獄解脫明門。

諸慕闍等又啓明使，作如是言：「唯大明一尊，能歎聖德，非是我等宾舌劣智，稱讚如來功德智惠，二万分中能知少分。我今勵己小德小智，舉少微意，歎聖弘慈。唯願大聖垂怜愍心，除捨我等曠劫已來无明重罪，令得銷滅我等今者不敢輕慢，皆當奉持无上寶樹，使令具足。緣此法水，洗濯我等諸塵重垢，令我明性，常得清淨。緣此法藥及大神呪，呪療我等多劫重病，悉得除愈。緣此智惠，堅牢鎧仗，被串我等，對彼怨敵，皆得強勝。緣此微妙衆相衣冠，庄嚴我等，皆得具足。緣此本性光明模樣，印痛我等，不令散失。緣此甘膳百味飲食，飽足我等，離諸飢渴。緣此无數微妙音樂，娛樂我等，離諸憂惱。緣此種種奇異珎寶，給施我等，令得富饒。緣此明綱於大海中，撈渡我等，安置寶舡。我等今者上相福厚，得遇大聖殊特相好，又聞如上微妙法門，蠲除我等煩惱諸穢，心得開悟，納如意珠威光，得履正道。過去諸聖，不可稱數，皆依此門，得離四難及諸有身，至光明界，受无量樂。唯願未來一切明性，得遇如是光明門者，若見若聞，亦如往聖及我今日，聞法歡喜，心得開悟，尊重頂受，不生疑慮。」

時諸大衆，聞是經已，如法信受，歡喜奉行。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開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誕奉詔集賢院譯

託化國主名號宗教第一

佛夷慧德烏盧訖者，本國號也。譯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謂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醫王應化法身之異号也。當欲出世，二耀降靈，分光三體；大慈愍故，應敵魔軍。親受明尊清淨教命，然後化誕，故云光明使者；精眞洞慧，堅疑克辯，故曰具智法王；虛應靈聖，覺觀究竟，故号摩尼光佛。光明所以徹內外，大慧所以極人天，无上所以位高尊，醫王所以布法藥。則老君託孕，太陽流其晶；釋迦受胎，日輪叶其象。資靈本本，三聖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貫皆悟道。

按彼波斯婆毗長曆，自開闢初有十二辰，掌分年代。至第十一辰，名訥，管代二百廿七年，釋迦出現。至第十二辰，名魔謝，管代五百廿七年，摩尼光佛誕蘇隣國跋帝王宮，金薩健種夫人滿艷之所生也。婆毗長曆，當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二月八日而生，泯然懸合矣。至若資稟天符而受胎，齋戒嚴潔而懷孕者，本清淨也；自胸前化誕，卓世殊倫，神驗九徵，靈瑞五應者，生非凡也。又以三願、四寂、五眞、八種無畏，衆德圓備，其可勝言；自天及人，拔苦與樂，謨德而論矣。若不然者，曷有身誕王宮，神凝道慧，明宗眞本，智謀特正，

體質孤秀，量包乾坤，識洞日月；開兩儀大義，示自性各殊；演三際深文，辯因緣瓦合。誅耶祐正，激濁揚清。其詞簡，其理直，其行正，其證眞。六十年內，開示方便，感四聖以爲威力，騰七部以作津航；應三寶而建三尊，法五明而列五級。妙門殊特，福被存亡也。

按《摩訶摩耶經》云：「佛滅度後一千三百年，袈裟變白，不受染色」。《觀佛三昧海經》云：「摩尼光佛出世時，常施光明，以作佛事」。《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挪玉界蘇陵國中，示爲太子，捨家入道，号曰摩尼。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上從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我法當盛者。」五九四十五，四百五十年，教合傳於中國。至晉太始二年正月四日，乃息化身，還歸眞寂。教流諸國，接化蒼生。從晉太始至今開十九歲，計四百六十年。證記合同，聖跡照著。

教闡明宗，用除暗惑；法開兩性，分別爲門。故釋經云：「若人捨分別，是則滅諸法；如行修行人，不應共其住」。又云：「鳥歸虛空，獸歸林藪；義歸分別，道歸涅槃」。「不覈宗本，將何歸趣？行門眞實，果證三宮。性離無明，名爲一相。今此教中，是稱解脫。略舉微分，以表進修。梵本頗具，此末繁載。

形相儀第二

摩尼光佛頂圓十二光王勝相，體備大明，無量秘義；妙形特絕，人天無比；串以素帔，倣四淨法身；其居白座，像五金剛地；二界合離，初後旨趣，宛在眞容，觀之可曉。諸有靈相，百千勝妙，寔難備陳。

經圖儀第三

凡七部並圖一。

第一，大應輪部，譯云《徹盡萬法根源智經》；

第二，尋提賀部，譯云《淨命寶藏經》；

第三，泥萬部，譯云《律藏經》，亦稱《藥藏經》；

第四，阿羅瓚部，譯云《秘密法藏經》；

第五，鉢迦摩帝夜部，譯云《證明過去教經》；

第六，俱緩部，譯云《大力士經》；

第七，阿拂胤部，譯云《讚願經》；

大門荷翼圖一，譯云《大二宗圖》。

右七部大經及圖，摩尼光佛當欲降代，衆聖贊助，出應有緣，置法之日，傳受五級。其餘六十年間，宣說正法，諸弟子等隨事記錄，此不載列。

五級儀第四

第一，十二慕闍，譯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七十二薩波塞，譯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誕；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譯云法堂主；

第四，阿羅緩，譯云一切純善人；

第五，耨沙喭，譯云一切淨信聽者。

右阿羅緩已上，並素冠服；唯耨沙喭一位，聽仍舊服。如是五位，稟受相依，咸遵教命，堅持禁戒，名解脫路。若慕闍犯戒，即不得承其教命；假使精通七部，才辯卓然，爲有憑違，五位不攝。如樹滋茂，皆因其根；根若憊者，樹必乾枯。阿羅緩犯戒，視之如死，表白衆知，逐令出法。海雖至廣，不宿死屍。若有覆藏，還同破戒。

寺宇儀第五

經圖堂一，齋講堂一，礼懺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

右置五堂，法衆共居，精修善業；不得別立私室廚庫。每日齋食，儼然侵施；若無施者，乞丐以充。唯使聽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每寺尊首，詮簡三人：

第一，阿拂胤薩，譯云讚願首，專知法事；

第二，呼嚕喚，譯云教道首，專知奬勸；

第三，遏換健塞波塞，譯云月直，專知供施。

皆須依命，不得(檀)〔擅〕意。

出家儀第六

初辯二宗：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爲？

次明三際：一，初際；二，中際；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忽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甚離於形體，

大它願求於出離　勞身救性、聖教真宗　即安馬眞、孰敢問命？事須嬉戲、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眞安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　一宗各復、兩者交歸

次觀四寂法身

《下部讚》　□思　鞞里思唯烏嚧詵伊烏嚧詵□□　□布思□鞞里思唯麗引所嫁反伊所紇毘喃布　□□□伊嗚嚧詵於嗢所倒五奴嚕阿勿倒六奴嚕　□□門崛利呼唵吽九謀蘇吽噎而坭緩十奴嚧呼詘爵　□□□反引聲涅薩底十一拂羅辭所底十二薩喏夷嘎紗囉□□能十三

□□□覽讚夷數文

敬礼稱讚常榮樹、衆寶庄嚴妙无比　擢質弥綸充世界、救葉花果□□□一切諸佛花間出、一切智惠菓中生　能養五種光明子、能降五種貪□□□心王清淨恒警覺、與信悟者增記念　如有進發堅固者、引彼令安平正路　我今蒙開佛性眼、得覩四處妙法身　又蒙開發佛性耳、能聽三常清淨音　是故澄心礼稱讚、除諸乱意眞實言　承前不覺造諸愆、今時懇懺罪銷滅　常榮寶樹性命海、慈悲聽我眞實啓：　名隨万土无量名、伎隨万土无量伎　一切明性慈悲父、一切被抄憐愍母　今時救我離豺狼、爲是光明夷數□　大聖自是无盡藏、種種珎寶皆充滿　開施一切貧乏者、各各隨心得如意　大聖自是第二尊、又是第三能譯者　與自清淨諸眷屬、宣傳聖者□□□悟　又是第八光明相、作導引者倚託者　一切諸佛本相貌、一切諸智心中王　諸寶嚴者眞正覺、諸善業者解脫門　與抄掠者充爲救、與纏縛者能爲解　被迫迮者爲寬泰、被煩惱者作歡喜　慰愈一切持孝人、再蘇一切光明性　我今懇切求哀請、願離肉身毒火海　騰波沸涌无暫停、魔竭出入吞舩舫　无是魔宮羅刹國、復是稠林簾筆澤　諸惡禽獸交橫走、蘊集毒虫及蚖蝮　亦是惡業貪魔躰、復是多形卑訢斯；　亦是暗界五重坑、復是无明五毒院；　亦是无慈三毒苗、復是无惠五毒泉　上下寒熱二毒輪、二七兩般十二殿　一切魔男及魔女、皆從肉身生緣現　又是三界五趣門、復是十方諸魔□　一切魔王之暗母、一切惡業之根源、又是猛毒夜叉心、復是貪魔意中念　一切魔王之甲仗、一切犯教之毒綱、能沉寶物及商人、能翳日月光明佛　一切地獄之門戶、一切輪迴之道路、徒搖常住涅槃王、竟被焚燒四永獄　今還與我作留難、枷鎖禁縛鎖相榮　令我如狂復如醉、遂犯三常四處身　大地草木天星宿、大地塵沙及細雨、如我所犯諸愆咎、其數更多千萬等　廣惠庄嚴夷數佛、起大慈悲捨我罪　聽我如斯苦痛言、引我離斯毒火海　願施戒香解脫水、十二寶冠衣纓珞　洗我妙性離塵埃、嚴飾淨躰令端正　願除三冬三毒結、及以六賊六毒風　降大法春榮性地、性樹花菓令滋茂　願息火海大波濤、暗雲暗霧諸繚蓋　降大法日普光輝、令我心性恆明淨　願除多劫昏癡病、及以魍魎諸魔鬼　降大法藥速醫治、噤以神呪駈相離　我被如斯多部礙、餘有無數諸辛苦　大聖鑒察自哀矜、救我更勿諸災惱　唯願夷數降慈悲、解我離諸魔鬼縛　現今處在火坑中、速引令安清淨地　一切病者大醫王、一切暗者大光輝、諸四散者勤集聚、諸失心者令□□　我今以死願令蘇、我今已暗願令照　魔王散我遍十方、引我隨形染三有　令我昏醉无知覺、遂犯三常四處身　无明癡愛鎖相榮、降大法藥令瘳愈　大聖速申慈悲手、桉我佛性光明頂　一切時中恒守護、勿令魔黨來相害　與我本界已前歡、除我曠劫諸煩惱、盡我明性妙庄嚴、如本未沉貪欲境　復啓清淨妙光輝、衆寶庄嚴新淨土、琉璃紺色新惠日、照我法身淨妙國　大聖自是吉祥時、普曜我等諸明性　妙色世間无有比、神通變現復如是；　或現童男微妙相、願發五種雌魔類；　或現童女端嚴身、狂亂五種雄魔一　自是明尊憐愍子、復是明性能救父；　自是諸佛最上兄、復是智惠慈悲母

讚夷數文第二疊

懇切悲嗥誠心啓：滿面慈悲眞實父！　願捨所造諸愆咎、令離魔家許親厚　无上明尊力中力、无上甘露智中王、普施衆生如意寶、接引離斯深火海　懇切悲嗥誠心啓：救苦平斷无顏面！　乞以廣敷慈悲翅、令離能鈞諸魔鳥　无知肉身諸眷屬、併是幽邃坑中子　內外塹塞諸魔性、常時害我清淨躰　一切惡獸无能比、一切毒蛇何能類　復似秋末切風霜、飄落善□□□　懇切悲嗥誠心啓：美業具智大醫王！　善知識者逢瘳愈、善慈愍者遇歡樂　有礙无礙諸身性、久已傷沉生死海、肢節四散三界中、請聚還昇超万有、更勿斷絕正法流、更勿抛擲諸魔口　降大方便慈悲力、請蘇普厄諸明性　莫被魔軍卻抄將、莫被怨家重來煞　以光明翅慈悲覆、捨我兩般身性罪　唯願降大慈悲手、按我三種淨法身。除蕩曠劫諸繚縛、沐浴曠劫諸塵垢　開我法性光明眼、无礙得覩四處身；无礙得覩四處身、遂免四種多辛苦　開我法性光明

耳，方礙得聞妙法音；尤礙得聞妙法音，遂墮於殿虛妄曲
口，具歡三常四法身；具歡三常四法身，遂免渾合迷心濁
手，遍觸如如四寂身；遍觸如如四寂身，遂免沉於四大巨
足，得履三常正法路；得履三常正法路，速卽到於安樂國
心，淸淨光明常開寂；淸淨光明常開寂，永離迷妄諸顚倒
父，更勿輪迴生死苦　諸根已淨心開悟，更勿昏癡尤省覺　我今依止大聖
尊，更勿沉迷生死道　速降光明慈悲手，更勿棄擲在魔類　懇切悲嗥誠心
啓：降大慈悲恆遮護，恕我曠劫諸愆咎，如彼過去諸男女　我是大聖明羔
子，垂慶含啼訴寃屈　卒被豺狼諸猛獸，劫我離善光明牧　降大慈悲乞收
採，放入柔濡光明羣，得賴秀居法山林，遊行自在常尤畏　復是大聖明穀種，
被擲稠林荊棘中　降大慈悲乞收採，聚向法場光明窖　復是大聖蒲萄枝，元
植法園淸淨苑，卒被葛勒藤相遶，抽我妙力令枯萃　復是大聖膏腴地，被魔
栽蒔五毒樹；唯希法鑼利刀鐮，斫伐焚燒令淸淨　其餘惡草及荊棘，願以戒
火盡除之　榮秀一十五種苗，由暢一十五種幹　復是大聖新妙衣，卒被魔塵
來坌染；唯希法水洗令鮮，得賴法身淸淨躰　懇切悲嗥誠心啓：衆寶庄嚴
性命樹，最上尤比妙瓔珠，平安淨業具衆善　常榮寶樹性命海，基忙堅固金
剛臺，莖幹眞實无妄言，枝條修亘常歡喜　衆寶具足慈悲葉，甘露常鮮不彫
果，食者永絕生死流，香氣芬芳居世界　已具大聖冀長生，能蘇法性常榮
樹　智慧淸虛恆警覺，果是心王巧分別　懇切悲嗥誠心啓：具智法王夷數
佛！令我肉心恆康賴，令我佛性無繚汙；一切時中增記念，令離能吞諸魔
口；令離能吞諸魔口，永隔惡業貪口魔；放入香法妙法林，放入淸淨濡羔
羣，令我信基恆堅固，令我得入湛寒譽　懇切悲嗥誠心啓：慈父法王性命
主！能救我性離災殃，能令淨躰常歡喜　作寬泰者救苦者，作慈悲者捨過
者，與我明性作歡愉，与我淨躰作依止，能摧刀山及劍樹，能降師子噤蚖蝮！
難治之病悉能除，難捨之恩令相離　我今決執法門幃，大聖慈慇恆遮護！
慇懃稱讚慈父名，究竟珎重願如是！

歎无常文（末思信法王爲暴君所逼，因卽製之）

告汝一切智人輩，各聽活命眞實言：具智法王忙你佛，咸皆顯現如目
前　我等旣蒙大聖悟，必須捨離諸恩愛，決定安心正法門，勤求涅槃超大海
又告上相福德人，專意勤求解脫者，努力精修勿閑暇，速卽離諸生死怕　一
切世界非常住，一切倚託亦非眞，如彼磧中化城閣，愚人奔逐喪其身　世界
榮華及尊貴，以少福德自在者，如雲涌起四山頭，聚以風吹速散能　臭穢肉
身非久住，尤常時至並破毀；如春花葉暫榮柯，豈得堅牢恆青翠？　富造肉
身由巧匠，卽是虛妄惡魔王，成就如斯窟宅已，綱捕明性自潛藏　尤恩飢火
充連鏁，煞害衆生尤停住，終日食噉諸身分，仍不免於生死苦　積聚一切諸
財寶，皆由惡業兼妄語　尤常之日並悉留，仍與明性充爲杻　先斷尤明恩愛
欲，彼是一切煩惱海　未來緣彼受諸殃，現世充爲佛性械　苦哉世間衆生
類！不能誠信尋正路，日夜求財不暫停，皆爲肉身貪魔主　肉身破壞魔卽
出，罪業殃及淸淨性　隨所生處受諸殃，良爲前身業不正　愛惜肉身終須
捨，但是生者皆歸滅；一切財寶及田宅，意欲不捨終相別　縱得榮華於世
界，摧心須猒生死苦；捨除憍慢及非爲，專意勤修涅槃路　生時裸形死亦
尒，能多積聚非常住　男女妻妾嚴身具，死後留他供別主　迴獨將羞並惡
業，尤常已後擔背負；平等王前皆屈理，卻配輪迴生死苦；還被魔王所綰
攝，不遇善緣漸加濁；或入地獄或焚燒，或共諸魔因永獄　歌樂儛咳諸音
樂，喫噉百味營田宅，皆如夢見皎還尤，子細思惟尤倚託　世諦暫時諸親眷，
豈殊客館而寄住？　暮則衆人共止宿，旦則分離歸本土　妻妾男女如債主，
皆由過去相侵害；併是慈悲怨家賊，所以意分還他力　食肉衆生身似塚，又
復不異尤底坑，杜煞尤數羣生類，供給三毒六賊兵　佛性湛然閉在中，煩惱
逼迫恆受苦　貪婬饑火及先殃，尤有一時不相煮

世界漸惡恆忿迫，上下相管尤歡娛，衆生唯加多貧苦，富者魔瞋尤停住
修善之人極微少，造惡之輩尤邊畔　貪婬饞魔熾燃王，縱遇善緣卻退散　對
面綺言恆相競，尤尤羞耻及怕懼　於聖光明大力惠，非分加諸虛妄語　衆衆
多被尤明覆，不肯勤修眞正路；謗佛毀法慢眞僧，唯加損害不相護　汝等智
人細觀察：大界小界作由誰？　建立之時緣何造？　損益二條須了知　一切
有情諸形類，世界成敗安置處，如此並是秘密事，究竟力物歸何所？　善業忙
你具開楊，顯說一切諸性相；汝等尋求解脫者，應須覺了諦思量　布施持齋
勤讀誦，用智分別受淨戒，憐愍怕懼好軌儀，依因此力免災隘　踊躍堅牢於
正法，勤修智惠如法住　共捨一切惡軌儀，決定安心解脫處　寧今自在爲性
故，能捨一切愛欲習　尤常忽至來相逼，臨時懊惱悔何及？　子細尋思世間
下，尤有一事堪憑在　親戚男女及妻妾，尤常之日不相替　唯有兩般善惡

業、隨彼佛性將行至　一切衆華所玩具，是常之日皆須捨　智者覺察預前修，不被魔王生死侵　能捨恩愛諸榮樂，即免三毒五欲沉　普願齊心登正路，速獲涅槃淨國土　亡厄四苦彼无尤，是故名爲常樂處

普啓讚文（末夜暮闍作）

普啓一切諸明使，及以神通清淨衆，各乞慈念慈悲力，捨我一切諸憑咎

上啓明界常明主，並及寬弘五種大，十二常住寶光王，尤數世界諸國土　又啓奇特妙香空，光明暉輝清淨相，金剛寶地无堪譬，五種覺意庄嚴者　復啓初化顯現尊，具相法身諸佛母，與彼常勝先意父，及以五明歡喜子　又啓樂明第二使，及与尊重造新相，雄猛自在淨法風，並及五等驍健子　復啓道師三丈夫，自是第二尊廣大，夷數與彼電光明，並及湛然大相柱　又啓日月光明宮，三世諸佛安置處，七及十二大舩主，並餘一切光明衆　復啓十二微妙時，吉祥清淨光明躰，每現化男化女身，殊特端嚴无有比　又啓五等光明佛，水火明力微妙风，並及淨氣柔和性，並是明尊力中力　復啓富饒持世主，雄猛自在十天王，勇鍵大力降魔使，忍辱地藏與催明　又啓闇默善思惟，即是夷數慈悲想，眞實斷事平等王，並及五明清淨衆　復啓特勝花冠者，吉祥清淨通傳信，最初生化諸佛相，及與三世慈父等　又啓喚應警覺聲，並及四分明兄弟，三衣三輪大施主，及与命身卉木子　復啓四十大力使，並七堅固庄嚴柱，一一天界自扶持，各各盡現降魔相　又啓普遍忙你尊，闇默惠明警覺日，從彼大明至此界，敷楊正法救善子　詮柬十二大慕闍，七十有二佛多誕，法堂住處承教人，清淨善衆並聽者　又詮新人十二躰，十二光王及惠明，具足善法五淨戒，五種智惠五重院　一切諸佛常勝衣，即是救苦新夷數，其四清淨解脫風，眞實大法證明者　又啓善法羣中相，上下內外爲依止　詮柬一切本相貌，上中下界无不遍　復告寶窟一切衆，大力敬信尊神輩，及諸天界諸天子，護持清淨正法者　又啓善業尊道師，是三明使眞相貌，自救一切常勝子，及以堅持眞實者　復啓光明解脫性，一切時中尤盡藏，及彼最後勝先意，並餘福德諸明性　我今諦信新明界，及与於中常住者，唯願各降慈悲力，蔭覆我等恆觀察　我今專心求諸聖，速與具足眞實願，解我得離衆災殃，一切罪鄣俱銷滅　敬禮清淨微妙風，本是明尊心中智，恆於四處光明宮，遊行住止常自在　清淨光明大力惠，我今至心普稱歎，慈父明子淨法風，並及一切善法相　一切光明諸佛等，各願慈悲受我請，與我離苦解脫門，令我速到常明界　又歎善業修道衆，過去未來現在者，各開清淨甘露口，吐大慈音捨我罪　末夜今修此歡偈，豈能周悉如法說？　而於聖凡諸天衆，咸願无殃罪銷滅　復啓一切諸明使，及以神通清淨衆，各降大慈普薩覆，拔除我等諸憑咎　清淨光明力智惠，慈父明子淨法風，微妙相心念思意，夷數電明廣大心　又啓眞實平等王，能戰勇健新夷數，雄猛自在忙你尊，並諸清淨光明衆　一切善法羣中相，一切時日諸福業！　普助我等加勤力，功德速成如所願！

次偈宜從依梵

伽路師羅吽！伽路師立尤羅三伽路師阿嘍訶三呬覩訖哩吵四伽路師奧卑嘌五伽路師奧補忽六伽路師奧活時雲嘛七薩於而勒八嗚嚕嘛而雲咖引九薩佛呬不哆吉頭漢沙，十蹩羅訶耨呼邏十一蹩羅訶紇弥多十二夷薩烏盧訖十三祚路薩於呬十四伽路師十五伽路師十六稱讚忙你具智王　諸慕闍作

稱讚忙你具智王，自是光明妙寶花，擢幹弥輪超世界，根果通身並堪譽，若人能食此果者，即得長生不死身；或復嘗彼甘露味，內外庄嚴令心悅，即是衆生倚託處，策持令安得堅固，能與我等尤生滅，豈不齊心稱讚礼？　珎重珎重慈父名！　究竟究竟願如是！

一者明尊（舵羅延佛作）

一者明尊，二者智惠，三者常勝，四者歡喜，五者勤修，六者眞實，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齊心和合，十二者內外俱明。　主嚴智惠，具足如日，各十二時，圓滿功德

收食單偈（大明使釋）

一者无上光明王，二者智惠善母佛，三者常勝先意佛，四者歡喜光明佛，五者勤修樂明佛，六者眞實造相佛，七者信心淨風佛，八者忍辱日光佛，九者直意盧舍舵，十者知恩夷數佛，十一者齊心電光佛，十二者惠明庄嚴佛　身是三世法中王，開楊一切秘密事；二宗三際性相義，悉能顯現尤疑滯

收食單偈第二疊

无上光明王智惠，常勝五明元歡喜，勤心造相恆眞實，信心忍辱鎮光明，直意知恩成功德，和合齊心益惠明；究竟究竟常寬泰，一稱讚稱楊四處佛！

初聲讚文（夷數作，義理幽玄，宜從依梵）

於呬喝思能一蘇昏喝思能二慕嚕嘟落思能三唵呼布喝思能四喋夷里弗哆喝思能五阿羅所底弗哆喝思能六佛呬弗哆喝思能七呼於里弗哆喝思能八

訶布哩弗哆喝思唯十呼史拂哆喝思唯十呵哩阿哩你弗哆喝思唯十　呵哩哩弗哆喝思唯十呼囉尤婆奚弗哆喝思唯十三遏唎以弗多喝思唯十四彌呬哩麼你弗多喝思唯十五呵呼坏喝思唯十六阿雲眼哩訖喝思唯十七阿拂哩殞喝思唯十八薩哆舌車摩訖喝思唯十九雲駅囉哩於布囉喝思唯二十佛塔唎烏盧訖喝思唯二十一止訶舌黑哩婆布哩弗哆總朝前可

歎諸護法明使文（於黑哆忙你電達作，有三疊）

烏矩弗哇阿富覽、彼驍踊使護法者，當明使衆无堪譽、願蒙大慈護我等！　尤上貴族輝耀者，蓋覆此處光明羣！　是守牧者警察者，常能養育軟羔子　眞斷事者神聖者，遊諸世間最自在，能降黑暗諸魔類，能滅一切諸魔法進途善衆常提策，於諸善業恆祐助；與聽信者加勤力，於諸時日爲作侶　又復常鑒淨妙衆，令離怨嗔濁穢法；勤加勇猛无閑暇，令離魔王犯網毒　寥簡一切諸明性，自引入於淸淨法；訶罰惡業諸外道，勿令損害柔和衆　光明善衆加榮樂，黑暗毒類令羞耻；下降法堂淸淨處，自榮善衆離怨敵　顯現記驗爲寬泰，能除怕懼及戰慄；持孝善衆存慰愍，通傳善信作依止　滅除魔鬼雜毒焰，其諸虛妄自然銷　備辦全衣具甲仗，利益童男及童女　一切魔事諸辛苦，如日盛臨銷暗翳　常作歡樂及寬泰，益及一切善法所　接引儀瞻不辭勞，利益觸處諸明性　歡樂寬泰加褒譽，普及同鄉光明衆　唯願驍勇諸明使，加勝大衆堅固力　自引常安泰寬處，養育我等增福業

歎諸護法明使文第二疊

護正法者誠堪譽！　所謂大力諸明使　尤上光明之種族，普於正法常利益　如有重惱諸辛苦，聖衆常蠲離淨法　碎散魔男及魔女，勿令對此眞聖教　能除怨敵諸暗種，安寧正法令尤畏，救羔子離豺狼，善男善女寧其所　芸除惡草淨良田，常自鑒臨使增長　弱者策之加大力，慄者偶之使无懼　同鄉眞衆須求請，如響應聲速來赴　一切時中策淨衆，其樂性者常加力　造惡業者令羞耻，修善業者令歡喜　淸淨法門令寬泰，又復常加大寧靜　我實不能具顯述，此歎何能得周悉？　勇族所作皆成辦，伎藝弥多難稱說　尊者郎助傷怒思，其餘眷屬相助者，一切時中應稱讚，爲是究竟堪譽者　唯願今時聽我啓，降大慈悲護我等，任巧方便自遮防，務得安寧離怨敵　唯願法門速寬泰，巍巍堂堂尤鄣礙，我等道路重光輝，遊行之處得尤畏　歡樂慕闍諸尊首，乃至眞心在法者，令加踊躍及善業，必於諸聖獲大勝

歎諸護法明使文第三疊

諸明使衆恕我等，慈父故令護我輩　尤上善族大力者，承慈父命護正法　既於明羣充牧主，所有苦難自應防　是開法者修道者，法門師子皆相護　樂性者棄世榮，並請遮護加大力　柔濡羔子每勤收，光明淨種自防倚　法田鞋棘勤耕伐，令諸苗實得滋成　既充使者馳驛者，必須了彼大聖旨　復興法躰无尤二，平安護此善明羣　世界法門諸聖賢，專令使衆常防護　頭首大將耶俱爭，常具甲仗摧逆黨　既充福德驍勇者，賢勿輕斯眞聖教　福德勇健諸明使，何故不勤所應大雄淨風能救父，勅諸言教及戒約　必須如彼能牧主，掣脫羔兒免狼事？　勿懷懈怠及變異，莫被類於犯事者　无化使衆自庄嚴，故令護法作寬虎　彼大威聖降魔將，是上人相常記念　今請降魔伏外道，以光明手持善衆，勤加勇猛常征罰，攻彼迷途害法者泰　淸淨善衆持戒人，各願加歡及慈力　我今略述名伎藝，諸明使衆益法者　其有聽衆相助人，與法齊安无鄣礙　救拔詮者破昏徒，摧伏魔尊悅淨衆

歎无上明尊偈文（法王作之）

我等常活明尊父，隱密恆安大明處　高於人天自在者，不動國中儼然住　爲自性故開惠門，令覺生緣涅槃路　巧示我等性命海，上方下界明暗祖　微妙光輝內外照，聚集詮簡善業林　魔王惡纛競怒嗔，恐明淫暗不自在　苦哉世間諸外道，不能分別明宗祖，輪迴地獄受諸殃，良爲不尋眞正路！　告汝明羣善業輩，及能悟此五明者，常須警覺淨心田，成就父業勿閑暇。分別寥簡諸性相，及覺明力被掟縛　於此正法決定修，若能如是速解脫　世界諸欲勿生貪，莫被魔家網所着　堪譽惠明是法王，能收我等離死錯　照曜內外尤不曉，令我等類同諸聖　恬寂仙藥與諸徒，餌者皆獲安樂迹　鍊於淨法令堪譽，心意庄嚴五妙身　智惠方便教善子，皆令具足无不眞　奇特光明大慈父，所集善子因祖力　搥鍾擊鼓苦衆生，明身離縛時欲至　究竟分折明暗力，及諸善業並惡敵　世界天地及參羅，並由慈尊當解折　魔族永囚於暗獄，佛家踊躍歸明界，各復本躰妙庄嚴，串戴衣冠得常樂

歎五明文（諸慕闍作，有兩疊）

敬歎五大光明佛，充爲惠甲堅牢院　世界精華之妙相，任持物類諸天地。一切含識諸身命，一切眼見耳聞音，能爲骨節諸身力，能爲長養諸形類復作諸舌數種言，又作諸音數種聲　亦是心識廣大明，能除黑暗諸災苦　一

切仁者之智惠，一切辯者之言辭，能作身貌端嚴色，能爲貴勝諸福利。復作上性諸榮顯，又作勇健諸伎能；是自在者威形勢，是得寵者諸利用。一切病者之良藥，一切競者之和顏，能作万物諸身酵，能爲依止成所辦。復是世界榮豐稔，又是草木種種苗；春夏騰身超世界，每年每月充爲首。若有智惠福德人，何不思惟此大力？常須護念眞實言，恆加怕懼勿輕慢。覺察五大光明佛，緣何從父來此界。了知受苦更尤過，善巧抽拔離魔窟。是卽名爲有眼人，是卽名爲智惠者。停能一切諸惡業，遂送還於本宗祖！齋戒堅持常愼護，及以攝念恆療治；晝夜思惟眞正法，務在銓澄五妙身。其有地獄輪迴者，其有劫火及長禁，良由不識五明身，遂卽離於安樂國。

歎五明文第二疊

復告善業明兒弟，用心思惟詮妙身，各作勇健智舩主，渡此流浪他鄉子。此是明尊珎貴寶，咸用身舩般出海，勤發被刻苦瘡疣，久已悲哀希救護。請各慈悲眞實受，隨卽依數疾還主；貴族流浪已多年，速送本鄉安樂處。端正光明具相子，早拔離於貪欲藏；幽深苦海尋珎寶，奔奉涅槃清淨王。抽拔惡刻出瘡痍，洗濯明珠離泥溺。法稱所受諸妙供，庄嚴清淨還本主。夷數肉血此卽是，堪有受者隨意取。如其虛妄違負心，夷數自微尤雪路。憶念戰慄命終時，平等王前莫屈理。法相惠明餘諸佛，爲此明身常苦惱。過去諸佛羅漢等，並爲五明置妙法。今時雄猛忙你尊，對我等前皆顯現。汝等智惠福德人，必須了悟懈怠性。勤行發奉防所禁，其有苦患令瘳愈。威行威儀恆堅固，持齋礼拜及讚誦。身口意業恆清淨，歌唄法王尤閒歇。又復眞實行憐愍，柔和忍辱淨諸根。此乃並是明身藥，遂免疼悛諸苦惱。流浪他鄉一朝客，既能延請令歡喜。庄嚴寺舍恆清淨，勤辦衣粮雙出海。

歎明界文（凡七十八頌，分四句，末冒慕闍撰）

我等上相悟明尊，遂能信受分別說。大聖既是善業躰，願降慈悲令普悅。蒙父愍念降明使，能療病性離倒錯，及除結縛諸煩惱，普令心意得快樂。尤幽不顯皆令照，一切秘密悉開楊。所謂兩宗二大力，若非善種誰能祥？一則高廣非限量，並是光明尤暗所。諸佛明使於中住，卽是明尊安置處。光明普遍皆淸淨，常樂寂滅尤動俎；彼受歡樂尤煩惱，若言有苦尤是處。聖衆法常皆嚴淨，乃至諸佛伽藍所；常受快樂光明中，若言有病尤是處。如有得往彼國者，究竟普會尤憂愁。聖衆自在各消遙，拷捶囚縛永尤由。處所庄嚴皆淸淨，諸惡不淨彼元尤；快樂充遍常寬泰，言有相凌尤是處。尤上光明世界中，如塵沙等諸國土。自然微妙寶庄嚴，聖衆於中恆止住。彼諸世界及國土，金剛寶地徹下暉，无始時來今究竟，若言震動尤是處。在彼一切諸聖等，不染尤明及婬慾，遠離擬愛男女形，豈有輪迴相催促？聖衆齊心皆和合，分折刀劍尤由至，釋意消遙尤鄣礙，亦不願求婬慾事。伽藍處所皆嚴淨，彼尤相害及相非，生死破壞尤常事，光明界中都尤此。彼无怨敵侵邊境，亦无戎馬鎭郊軍；魔王縱起貪愛心，於明界中元尤分。金剛寶地極微妙，尤量妙色相暉曜，諸聖安居尤鄣礙，永離銷散尤憂惱。聖衆嚴容甚奇特，光明相照躰暉凝，將此百千日月明，彼聖毛端光尚勝。內外光明尤暗影，妙躰常暉千萬種，遊行勝譽金剛地，彼則尤有豪釐重。所着名衣皆可悅，不因手作而成就；聖衆衣服唯鮮潔，縱久不朽尤垢蝨。此界名花皆採集，喻彼微妙端正相；然彼服飾更加倍，奇特莊嚴色尤量。彼諸寺觀殿塔等，妙寶成就無瑕疊；飲食餚饌皆甘路，國土富饒无饑饉。琉冤究竟不破壞，一戴更无脫卸期；諸聖普會常歡喜，永尤苦惱及相離。花冠青翠妙庄嚴，相映唯鮮不萎落；肉舌欲歎叵能思，妙色尤盡不淡薄。聖衆躰輕恆淸淨，手足肢節尤擁塞；不造有爲生死業，豈得說言有疲極？彼聖清虛身常樂，金剛之體尤眠睡；既尤夢想及顚倒，豈得說言有恐畏？聖衆常明具妙惠，健忘尤記彼元尤，尤邊世界諸事相，如對明鏡皆見覩。諸聖心意皆眞實，詐僞虛矯彼元无，身口意業恆淸淨，豈得說言有妄誑？世界充滿諸珎寶，尤有一事不堪譽，伽藍廣博尤乏少，豈得說言有貧苦？飢火熱惱諸辛苦，明界常樂都尤此，永離飢渴相惱害，彼亦尤諸醎苦水。百川河海及泉源，命水湛然皆香妙，若入不漂及不溺，亦尤暴水來損耗。諸聖安居常快樂，國土堪譽不相識，怨憎會苦彼元无，亦下面讚背相毀。慈悲踴躍相憐愍，妬嫉諸惡彼元尤。行步速疾疾遙風，四肢癱緩尤是處。神足運轉疾如電，應現十分尤鄣礙。奇特妙形實難陳，諸災病患无能害。迫迮諸災及隘難，恐懼一切諸魔事，戰伐相害及相煞，明界之中都尤此。世界常安尤恐怖，國土嚴淨尤能俎，金剛寶地尤邊際，若言破壞尤是處。彼處寶樹皆行列，寶菓常生不彫朽，大小相似尤垢食，青翠茂盛自然有。苦毒酸澁及黯黑，寶果香美不如是，亦不內虛而外實，表裏光明甘露味。寶樹根莖及枝葉，上下通身並甘露，香氣芬芳充世界，寶花相映常紅素。彼國園苑廣嚴淨，奇特香氣周圓圃；瓦礫荆棘諸穢草，若言有者尤

是處　彼金剛地常暉耀，內外鑒照无不見；寶地重重國无量，徹視間間皆顯現　香氣氛氳周世界，純一无雜性命海，弥綸充遍无鄣礙，聖衆遊中香妙最　虛空法尔无變易，微妙光雲无影礙，湛然清淨无塵翳，平等周羅諸世界　彼界寶山億千種，香烟涌出百万般，內外光明躰清淨，甘露充盈无邊畔　泉源清流无間斷，眞甘露味无渾苦；聖衆充飽无欠少，若有渴乏无是處　妙風飄蕩皆可悅，和暢周迴遍十方，輕拂寶樓及寶閣，寶鈴寶鐸恆震響　光明妙火无可比，妙色清淨常暉曜，赫尔恆存不生滅，奇特暉光寶難類　火躰清虛无毒熱，觸入於中不燒煑，彼无灰燼及烟煤，若言焚燎无是處　彼處殿堂諸宮室，皆非手作而成堅，不假功夫法自尔，若言修造无是處　所從寶地涌出者，皆有見聞及覺知，得觀无上涅槃王，稱讚歌揚大聖威　彼處暗影本无无，所有內外明无比，一切身相甚希奇，於寶地者恆青翠　聖衆形軀甚奇特，高廣嚴容實難思，下徹寶地无邊際，欲知限量无是處　彼聖妙形堪弥重，元无病患及災殃，有力常安无衰老，說彼无損躰恆強　若非大聖知身量，何有凡夫能筭說？　金剛之躰叵思議，大小形容唯聖別　聖衆色相甚微妙，放大光明无邊所，无始現今後究竟，若言身壞无是處　人天聖凡諸形類，同有肉舌能讚彼　諸佛性相實難思，金剛寶地亦如是　聖衆堂樂无疲極，珍重榮華究竟悅，身相微妙恆端正，內外庄嚴實難說　聖衆光明甚奇異，无有間斷互相暉；彼聖齊心皆和合，若言分折无无是　諸聖嚴容微妙相，皆處伽藍寶殿閣，起意動念諸心想，普相照察无疑錯　光明界中諸聖等，其身輕利无疲重，妙形隨念遊諸刹，思想顯現悉皆同　聖衆齊心恆歡喜，演微妙音无停止，讚禮稱揚无疲猒，普歎明尊善業威　讚唄妙音皆可悅，其聲清美皆安靜，上下齊同震妙響，周遍伽藍无不寧　其音演暢甚殊特，遍互歌揚述妙德　諸聖快樂皆究竟，常住恆安无疲極　光明寶地无邊際，欲尋厓岸无是處　元无迫迮及遮護，各自逍遙任處所　聖衆齊心皆和合，元无分折爭名利，平等普會皆具足，安居廣博伽藍寺　伽藍清淨妙莊嚴，元无恐怖及留難；街衢巷陌廣嚴飾，隨意遊處普寧定　一切諸魔及餓鬼，醜惡面貌及形軀，无始時來今及後，若言說有无是處　鷄犬豬狗及餘類，涅槃界中都无此；五類禽獸諸聲響，若言彼有无是處　一切暗影及塵埃，極樂世界都无此　諸聖伽藍悉清淨，若有昏暗无是處　光明遍滿充一切，壽命究竟永恆安　珍重歡樂元无間，慈心眞實亦常寬　常樂歡喜无停息，暢悅心意寶香中，不計年月及時日，豈處命盡有三終？　一切諸聖无生滅，无常殺鬼不侵害　不行婬慾无穢濁，豈得說言有癡愛？　敗壞男女雄雌躰，生死无常婬欲果，極樂世界都无此，處所清淨无災禍　光明界中諸聖尊，遠離懷胎无聚散；遍國安寧不驚怖，无有怕懼及荒亂　皆從活語妙言中，聖衆變化緣斯現　一一生化本庄嚴，各各相似无別見　國土大小皆相類，身觀安居復无異　各放光明无限量，壽命究竟无無記　諸邊境界恆安靜，性相平等地无異　三常五大鎮相暉，彼言有暗元无是　无有三災及八難，生老病死不相遷　斯乃名爲常樂國，諸佛明使本生緣　能闡生緣眞正路，聖衆普會得如是　斯乃如如一大力，忙你明使具宣示

第一，句齋默結願用之

稱讚忙你具智王，及以五明清淨躰；稱讚一切諸明使，及以護持正法者！　過去一切慈父等，過去一切慕闍輩，過去一切拂多誕，過去一切法堂主，具戒男女解脫者，並至安樂普稱歎；亡沒沉輪諸聽者，衆聖救將達彼岸！

右，三行三礼至於亡沒聽者，任依梵音唱亡人名，然依後續

一切信施士女等，於此正法結緣者，倚託明尊解脫門，普願離諸生死苦！　今日所造諸功德，請收明使盡迎將；一切天仙善神等，平安遊止去來殃　一切法堂伽藍所，諸佛明使願遮防；

此偈讚日光訖，末後結願用之

稱讚微妙大光輝，世間最上最无比！　光明殊特遍十方，十二時中作歡喜　大力堪譽慈悲母，驍健踴猛淨活風，十二船主五收明，及餘无數光明衆，各乞愍念慈悲力，請救普厄諸明性，得離火海大波濤，合衆究竟願如是！

此偈讚盧舍那訖，末後結願用之

稱讚哀譽，蘇露沙羅夷，具足丈夫，金剛相柱，任持世界，充遍一切，以自妙身，以自大力，利益自許，孤捿龍子　我等今者，不能具讚，唯願納受，此微啓訟，護助善衆，常如所願！

此偈讚夷數訖，末後結願用之

稱讚淨妙智，夷數光明者，示現仙童女，廣大心先意，安泰一切眞如性，再蘇一切微妙躰；病者爲與作醫王，苦者爲與作歡喜　五收明使七船主，忙你慈父光明者！　捨我一切諸懺咎，合衆平安如所願！

此偈讚忙你佛訖，末後結願用之

稱讚褒揚，恭重莫大，彼眞實主，內外安寧无礙礙，上下和合福延長！

第二，凡常日結願用之

稱讚忙你具智王，及以光明妙寶身；稱讚護法諸明使，及以廣大慈父等！慕闍常願无礙遊，多誕所至平安住，法堂主上加歡喜，具戒師僧增福力，清淨童女策令勤，諸聽子等唯多悟，衆聖遮護法堂所，我等常寬无憂慮！

右，三行三礼，立者唱了，與前偈結，即合衆同聲言『我等上相……

我等上相悟明尊，遂能信受分別說　大聖既是善業躰，願降慈悲令普悅！

若『我等上相』既了，衆人並默，尊者即誦《阿拂利偈》，次云　光明妙身結

光明妙身速解脫，所是施主罪銷亡；一切師僧及聽子，於此功德同業念；正法流通得无礙，究竟究竟願如是！

此偈讚明尊訖，末後結願用之

大眞實主，十二光王，衆妙世界，微塵國土，常活妙空，堪褒譽地，作光明者，忙你尊佛，捨諸罪，有礙无礙，或時本意，或隨他意，身口思想，諸不善業，我等善衆，及諸聽者，乞懺罪已，各如本願！最上光主，常明世界，及其聖衆，忙你法王，明尊許智，諸聖許惠，從三惡處，來生死中，蘇我等性，爲大聲王，作平斷者；開甘露泉，栽活命樹，救同鄉衆，收光明子，於柔軟羣，作當牧者；增聖福田，滋盛菩實，於清淨法，作守護者　敬禮威德！慚愧深恩！對九上尊，對光明衆，深領大恩，慚賀大澤　寶於我等，除大厄難，作大歡喜；我等今者，對於諸聖，誠心懇懺；一切從忙你佛邊所，受上方之塩印，日夜堅持，不敢輕慢；我等今者，於一淨名，決定修行，究竟獲勝，如先本願！

此偈凡莫日用爲結願

敬礼及稱讚，常加廣稱歎，讚此今時日，於諸時最勝！諸有樂性者，今時入香水，滲浴諸塵垢，皆當如法住　稱讚大威相，充遍於淨法；自是夷數佛，能蘇諸善種　稱讚眞實主，大力忙你尊，能活清淨躰，能救諸明性，願以慈悲眼，普觀此淨衆，如斯最小羣！如斯最小處！唯願自遮防，恆加力提策，礙身无礙躰，內外常加被！我等淨法明，諸聖童女輩，及以諸聽者，究竟如所願！

此偈凡至莫日，與諸聽者懺悔願文

新發現文獻總部・摩尼教部

汝等聽者，大各跪跪，一誠一懇切，求哀懺悔，對眞實主，大慈悲主，十二光王，淨樂國土；對妙生宮，左邊聖衆，不動不俱，金剛寶地；對日月宮，二光明殿，各三慈父，元堪讚譽；對盧舍鬼，大山嚴桂，五妙相身，觀音勢至；對今吉日，堪讚歎時，七寶香池，滿活命水，有缺已施

十戒三印法門，又損五分法身，恆加費用；或斬伐五種草木，或勞役五類衆生，餘有无數懺違，今並洗除懺悔；若至无常之日，脫此可厭肉身，諸佛聖賢，前後圍遶；寶船安置，善業皆迎，直至平等王前　受三大勝，所謂：花冠瓔珞，萬種妙衣串佩；善業福德佛性，无窮讚歎　又從平等王所，幡花寶蓋，前後圍遶，衆聖歌揚　入盧舍鬼境界，於其境內，道路平正，音聲梵響，周迴弥覆　從彼直至日月宮殿，而於六大慈父及餘眷屬，各受快樂无窮讚歎　又復轉引到於彼岸，逐入淨樂常明世界，與自善業，常受快樂　合衆同心，一如上願

此偈結諸願願而乃用之

梵音唄響，詞美殊佳，善業同資，普及一切　上啓諸天聖衆：荷重光明，願降大慈，增諸福力，捨我合衆之過，及篤信聽人，於一常名，究竟安樂！

此偈爲亡者受供結願用之

某乙明性，去離肉身，業行不淨，恐沉苦海，唯願一大光明，五分法身，清淨師僧，大慈悲力，救拔彼性，令離輪迴，剛強之躰，及諸地獄，鑊湯爐炭　唯願諸佛，哀愍彼性，起大慈悲，與其舶脈，自引入於光明世界——本性之處，安樂之境　功德力資，依如上願

此偈你遙沙懺悔文

我今懺悔所，是身口意業，及貪嗔癡行，乃至縱賊毒心，諸根放逸；或疑常住三寶，並一大光明；或損盧舍鬼，身兼五明子；於師僧父母，諸善知識，起輕慢心，更相毀謗；於七施，十戒，三印法門，若不具修，願罪銷滅！

吉時吉日，翻斯讚唄　上願三寶捨過及四處法身，下願五級明輦乃至十方賢悉，宜爲聖言无盡，凡識有涯　梵本三十之條，所譯二十餘道；又緣經、讚、唄、願，皆依四處製爲　但道明所翻譯者，一依梵本　如有樂習學者，先誦諸文，後暫示之，即知次第；其寫者，存心勘校，如法裝治；其讚者，必就明師，須知訛殊　於是法門蕩蕩，如日月之高明；法船行行，若江漢之清肅　唯願皇天延祚，寥寀忠誠；四海咸寧，万人安樂！

景教部

《景教三威蒙度讚》

无上諸天深敬歎、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心眞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羅訶　一切善衆至誠礼、一切慧性稱讚歌、一切含眞盡歸仰、蒙聖慈光救離魔　難尋無及正眞常、慈父明子淨風王、於諸帝中爲師亞、於諸世尊爲法皇　常居妙明無畔界、光威盡察有界壇、自始無人曾得見、復以色見不可相　惟獨純凝清淨德、惟獨神威無等力、惟獨不轉儼然存、衆善根本復無拯　我今一切念慈恩、歎彼妙樂照此國、弥施訶普尊大聖子、廣度苦界救無繇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誓耽苦不辭勞、願捨塵生積重罪、善護眞性得無崤　聖子端任父右座、其座復超無崤高、大師願彼乞衆請、降梵使免火江漂　大師是我等慈父、大師是我等聖主、大師是我等法王、大師能爲普救度、大師慧力助諸贏　諸目瞻仰不暫移、復與枯燋降甘露、所有蒙讚善根滋、大聖普尊弥施訶　我歎慈父海藏慈、大聖謙及淨風性、清凝法身不思議

《尊經》

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弥施訶、證身盧訶薩保沙、已上三身司歸一體

敬禮：瑜罕難法(王)、盧伽法王、摩訶辞別法王、明泰法王、牟世法王、多惠法王、景通法王、寶路法王、千眼法王、郎寧漢法王、暗艷法王、摩薩吉思法王、宜和吉思法王、摩沒吉思法王、岑穩僧(伽)法王、廿四聖法王、憲難邦法王、賀薩耶法(王)、彌沙屯法王、娑羅法王、瞿盧法王、報信法王

敬禮：《常明皇樂經》、《宣元至太經》、《志玄安樂經》、《天寶藏經》、《多惠聖王經》、《阿思瞿利容經》、《渾元經》、《通眞經》、《寶明經》、《傳化經》、《罄遺經》、《原靈經》、《述略經》、《三際經》、《微詣經》、《寧思經》、《宣義經》、《師利海經》、《寶路法王經》、《刪訶律經》、《藝利月思經》、《寧耶頤經》、《儀軌律經》、《毗遏啓經》、《三威讚經》、《牟世法王經》、《伊利耶經》、《遏拂林經》、《報信法王經》、《弥施訶自在天地經》、《四門經》、《啓眞經》、《摩薩吉斯經》、《慈利波經》、《烏沙鬼經》

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卅部，並是貝葉梵音

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賫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聞，後召太穀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部卷，餘大數具在貝葉夾，翻未翻譯

引用書目

説明

一、引用書目包括了本分典所使用的主要書籍，尚有部份使用較少之書籍未列入。

二、本書目基本上採用傳統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分類編排。同類書目大體上按編、著者之時代先後，並參考《四庫全書總目》等工具書進行排列。各類之間不標目，以空行加以區分。

三、各書著錄通行善本、新整理本或較具影響之版本。根據本分典使用情況，有些書所列不止一種版本，實際使用的版本，不少超過本書目所列，爲避免繁冗，本書目不一一開列。

四、各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纂者、注者、評點者等）、著者、編注評點者一般祇錄姓名，個別書之注釋、評點等特別重要，則著錄某人撰、某人注或評點等）、刊印時代或所在叢書名、新整理（點校、注釋）之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者等）、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錄卷數。

佛教部分

叢書、彙編

中華大藏經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　中華書局

大正新修大藏經　高楠順次郎等　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

（大）日本續藏經

高僧傳合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唐文　董浩等　中華書局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所　巴蜀書社

全遼文　陳述　中華書局

全元文　江蘇古籍出版社

般若心經譯註集成　方廣錩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佛教經錄輯校　方廣錩　江蘇古籍出版社

藏外佛教文獻　方廣錩　宗教文化出版社

其他書籍

牟子殘叢新編　牟子　東漢　中國書店

世說新語　劉孝標注　東晉　中華書局

肇論　僧肇　東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徐梵澄譯注本

注維摩詰所說經　僧肇　東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三藏記集　僧祐　南北朝　中華書局　蘇晉仁點校

宋書　沈綸　南北朝　中華書局

高僧傳　慧皎　南北朝　中華書局　湯用彤校點

隋書　魏徵等　唐　中華書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慧立等　唐　中華書局　孫毓棠等點校

華嚴金獅子章　法藏　唐　中華書局　方立天校釋

壇經　惠能　唐　山西教育出版社　李申、方廣錩校註

寒山詩註　唐　中華書局

舊唐書　劉昫等　五代　中華書局

祖堂集　靜、筠禪師　五代　中州古籍出版社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　中華書局

宋高僧傳　贊寧　宋　中華書局　范祥雍點校
宗鏡錄　延壽　宋　三秦出版社
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　宋　中華書局
蘇東坡集　蘇軾　宋　商務印書館
黃庭堅全集　黃庭堅　宋　四川大學出版社
陸放翁全集　陸游　宋　中華書局
張耒集　張耒　宋　中華書局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直齋讀書解題　陳振孫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燈會元　普濟　宋　中華書局　蘇淵雷校
古尊宿語錄　賾藏主　宋　中華書局　蕭建文、呂有祥校點
宋史　脫脫等　元　中華書局
湛然居士文集　耶律楚材　元　四部叢刊本
松雪齋文集　趙孟頫　元　四部叢刊本
宋學士文集　宋濂　明　四部叢刊本
明太祖全集　朱元璋　明　四庫全書本
紫柏老人集　眞可　明　金陵刻經處
焚書　李贄　明　中華書局
續焚書　李贄　明　中華書局
袁宏道集箋校　袁宏道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船山遺書　王夫之　明　太平洋書店
雲棲法彙　袾宏　明　崇禎刻本
憨山老人夢游全集　德清　明　清江北刻經處
徐渭集　徐渭　明　中華書局
蕅峰宗論　智旭　明　清江北刻經處
御選語錄　胤禎　清　金陵刻經處
明史　張廷玉等　清　中華書局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子字義疏証　戴震　清　中華書局
二曲集　彭際清　清　金陵刻經處
吳梅村全集　吳梅村　清　中華書局
揚州八怪詩文集　清　江蘇美術出版社
魏源集　魏源　清　中華書局
書目答問　張之洞　清　中華書局
楊仁山全集　楊文會　清　黃山書社
墨子教及其東漸　林悟殊　現代　中華書局
唐代景教再研究　林悟殊　現代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道教部分

正統道藏　明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太平經　漢　中華書局　王明合校本
抱朴子內篇　葛洪　晉　中華書局　王明校注本
白眞人集　白玉蟾　宋　清同治刻本
性命圭旨　明　上海古籍影印本
悟眞篇集注　仇兆鰲　清　上海古籍影印本
全宋文　巴蜀書社
全元文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白玉蟾集　宋　金正耀校本（未刊）

伊斯蘭教部分

正教眞詮　王岱輿　清　錦城寶眞堂板同治癸酉（一二年）重刊
清眞大學　王岱輿　清　民國間中華書局鉛印本
希眞正答　王岱輿　清　民國一四年北京清眞書報社印本
清眞指南　馬注　清　道光八年馬大恩重刊

天方性理　劉智　清　錦城寶眞堂板同治辛未一〇年重刊
天方典禮　劉智　清　乾隆庚申五年京江童氏重刊
五功釋義　劉智　清　民國間馬福祥刊本
四典要會　馬復初　清　民國一二年北京清眞書報社刊本
大化總歸　馬復初　清　民國一二年北京清眞書報社刊本
天方至聖實錄　劉智　清　錦城寶眞堂板同治壬申一一年重刊
清眞釋疑　金天柱　清　鎮江城內清眞寺板光緒二年重刊
清眞釋疑補輯　唐晉徽　清　成都清眞寺板光緒乙酉一一年重刊

基督教部分

利瑪竇全集　利瑪竇　明　臺北光啓出版社一九七六
匕克　龐迪我　明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一九三一
太平詔書　洪秀全　清　神州國光社
天道溯源　丁韙良　清　華北書會一九一〇
教務紀略　李圖已　清　上海南洋官報局一九〇五